叢書集成新編

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冊目錄

總類

諸子叢鈔

續談助五卷　宋　晁載之著　十萬　一
古雋八卷　明　楊　慎輯　函海　三一

考據

風俗通義十卷　漢　應　劭撰　兩京　六一
古今注三卷　晉　崔　豹著　顧氏　九三
封氏聞見記十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　封　演撰　雅雨　一〇〇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　段成式撰　學津　一二〇
資暇集三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　李匡義撰　顧氏　一八六
蘇氏演義二卷　唐　蘇　鶚纂　藝海　一九四
中華古今注三卷　五代馬　縞集　百川　二〇二
兼明書五卷　五代丘光庭著　寶顏　二一五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　宋　宋　祁著　百川　二二八
東原錄一卷　宋　龔鼎臣撰　藝海　二三五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沈　括著　學津　二四一
夢溪補筆談一卷附續筆談一卷　宋　沈　括著　學津　二八九
珩璜新論四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孔平仲撰　學海　三〇〇
猗覺寮雜記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朱　翌撰　知不足　三一三
嬾眞子五卷　宋　馬永卿撰　學海　[illegible]
肯綮錄一卷　宋　趙叔向著　學海　三五四
甕牖閒評八卷　宋　袁　文撰　聚珍　三五八
西溪叢語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姚　寬輯　學津　三八一
辨誤錄三卷　宋　吳　曾纂　學海　三九九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前附四庫提要、後附拾遺　宋　吳　曾纂　聚珍　四一八
考古編十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　程大昌撰　儒學　五三七
演繁露正續二十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程大昌撰　學津　五五九
宜齋野乘一卷　宋　吳　枋著　顧氏　六三九
五總志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　吳　埛述　知不足　六四二
石林燕語辨十卷　宋　汪應辰辨　儒學　六四九
寓簡十卷附附錄　宋　沈作喆纂　知不足　六七三
雲麓漫鈔十五卷　宋　趙彥衛撰　涉聞　六九六

續談助

晁載之著

刻續談助敘

澶淵晁氏，爲北宋文獻之宗。自文元而後，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聯翩，如景迂悅之、深道詠之、叔用沖之、無咎補之、伯咎公邁、子止公武、子西公遡，各以氣節文章名當世，此外著書編集傳世亦多。自文元至于公武，羣從子孫數十人，著述之見于各家書目者百數十種，今尚存十五種，一門著書之富，未有如是之盛者也。續談助五卷，明文淵書目始著于錄，未著撰人，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廣搜祕笈，亦不得見，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于錄，但據每種後跋語，知爲崇甯中人伯宇所編，而姓氏爵里無攷，以愚攷之，蓋澶淵晁載之之書也。載之字伯宇，文元迥之元孫，與景迂諸人爲兄弟行，鐘應舉進士，歷官陳留尉、濠州參軍，終于封丘丞。學問精碻，守文元家法，多從長者遊，年二十，所作詩騷，已甚奇偉，黃魯直薦之東坡，東坡歎爲異材。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伯宇傷之，有詩曰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也應沉水取珊瑚，人多傳誦。又有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尤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呂居仁極稱之，推爲少比。著有封邱集二十卷、談助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曲洧舊聞、郡齋讀書志、紫微詩話，封丘集久佚，談助宋史著錄，今惟見姚寬西溪叢話所引，八百年來若顯若晦，幸而僅存者惟此書耳。明江陰徐子寅藏有宋刊，後歸秦汝立，姚舜咨于嘉靖壬戌借而手鈔，嘉道閒爲常熟張金吾所得，余所藏本即從舜咨手抄本傳錄。書中如北道刊誤志、大業雜記、琵琶錄、乘軺錄等書，

今皆不傳，十洲、洞冥、漢武內傳、故事、山水小牘等書，今雖尚存，可以參攷同異，更爲校梓，與學者共之。伯宇早爲蘇、黃所重，文學必有可觀，此乃節錄以供流覽，不足以言著述，而決擇亦頗不苟。時爲陳留縣尉捕賊于法雲寺，當崇甯五年七月至八月所抄，下寮奔走，手不廢書，可以見其嗜學之勤矣。每種皆繫以跋語，明去取之由，原原本本，不同無實空言。東坡歎爲異材，紫微稱其少比，豈虛語哉。于以歎晁氏之多材也。

光緒十三年歲在強圉大淵獻霜月既生霸，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兼管水利太平關監督歸安陸心源書于潛園之務裕樓。

續談助目錄

第一卷

十洲記　洞冥記

琵琶錄

第二卷

北道刊誤志

第三卷

乘軺錄　文武兩朝獻替記

牛羊日曆　聖宋掇遺

沂公筆錄　竹譜

筍譜　硯錄

三水小牘　漢武故事

第四卷

漢孝武內傳　殷芸小說

大業雜記
第五卷
營造法式
膳夫經手錄
綠珠傳

續談助卷之一

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上有不死之草。草形似菰。苗長三四尺許。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登時得活。採服之。令人長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銜此草以覆人面。於是起活。始皇遣使者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此祖洲不死草也。生瓊田中。或名為養神芝。一葉可活一人。始皇乃使徐福入海尋不死草。去而不返。福字君房。

瀛洲。在東海之東。洲有大海中大泊。是對會稽岸。上有鑪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玉酒。或名玉膏。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地。上有太玄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上對天西北門。上多泰玄仙官。宮室各異。饒金玉紫芝。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其氣常霜蕭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或張網取之。積薪數車焚之。薪盡而毛不焦。斫刺不入。擊之如皮囊。以鐵鎚鎚其頭數十下乃死。若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菖蒲塞其耳鼻則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黃或白。拔其毛。績之以為布。名火浣布。國人衣服乃此布。或露汙。以水浣濯。終不能瑩。唯以火燒布兩邊。食許。出振。其垢即去。更潔白

如雪。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千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樹林。故名青丘。又有風山。常震有聲。上有紫府宮。天眞仙女多遊於此。

元洲。在北海中子地。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飲之長生。與天地相畢。服其芝亦不死。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合羣。又有神草百種。亦多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為集絃膠。或名連金泥。以能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亦以膠連之。使力士打擊他處乃斷。此膠際不復斷也。漢天漢三年四月。西國王遣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二領。帝以為西國雖遠而止貢不奇之物。稽留使者未遣。時帝幸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因上書自入上膠一分。以口濡之。續弦。帝曰。異物也。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膠青色如碧玉。吉光裘毛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厚謝使者而遣之。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侍郎之遠見矣。昔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杯容三升。刀切玉如土。杯與日之晶光齊明。洞照冥夕。出盃於庭中以向天。比明旦而水滿杯。汁甘而香美。斯實神靈之器也。如膠之所出。並從鳳麟洲來。刀之所出。必從流洲。並西海中異物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北接崑崙。上多眞仙靈官之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師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有大山似人鳥形像。因名人鳥山。山多大樹。似楓而材芳。花葉香數百里。此名返魂。香叩其樹。自作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粭。乃可圓。名驚精香。亦名返生香。或名震靈圓。或名人鳥香。或名震檀香。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其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香覆乃活。延和三年春。武帝行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形如五六十日狗子。似狸。其色黃。帝問使者。此物小耳。何名猛獸。對曰。夫能猛者。威加百獸。不必其形之大小。是以神麟為巨象之王。鳳凰為大鵬之宗。百足之蟲。猶制勝於騰蛇。豈在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此乃閶浮國將有好道之君矣。我國王賤儒墨而貴道德。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毳車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今已十三年矣。豈圖陛下不知眞邪。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又問。猛獸以何方能伏百邪。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邪。使者曰。猛獸所出。或在崑崙。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嘗。餐氣飲露。解人之語。仁下虫蟻。息於天王之林。遊于大帝之庭。役御師子。名之猛獸。蓋

總化無常。能為大獸之宗。乃攫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兄也。香雖少。斷更生之神圓也。於是帝令使者勑獸發聲。使者乃指獸令喚一聲。舐脣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之音。又作兩目礹礹交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乃顚蹶掩耳。振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內外牛馬犬豕之屬。皆絕絆離繫。放蕩入許。乃定。帝忌之。因以獸付上林苑養之。虎聞獸至。乃相聚屈脊如死虎狀。獸入苑。逕上虎頭。溺虎口。去十餘步。顧視虎。虎輒閉目。明日忽失使者及猛獸所在。後元元年。長安城內大病疫。亡大半矣。帝乃取月支

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帝乃祕錄餘香。一旦忽失之。明年帝崩于五柞宮。

流洲。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治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

生洲。在東海丑寅之地。接蓬萊山。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草木常生。地無寒暑。長養萬物。又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水味甘如飴酪。至良洲者也。

滄浪海島。在北海中。海水四邊。各廣五千里。島上專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人形。石腦桂英丹青石胆之類。百餘種。皆生於島石上。服之神仙長生。島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各方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受太玄生籙。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帶洲。在巨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今海等。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上有大帝宮。太眞東王父所治之處。多生林木。葉如桑。又有椹樹。長者二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也。仙人食其椹。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翔玄虛。其樹雖大。其葉椹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始一生耳。味絕甘香。地生紫金光玉。如中夏之瓦石狀。眞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爲百身十丈者也。

蓬丘、蓬萊也。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其山週迴五千里。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上有九成氣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有飛仙得到其處也。

崑崙丘、崑崙山也。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東去岸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匝繞之。東南接積石之圃。西北據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王母告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方長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二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三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眞官靈仙之所宗。上通璇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也。此山乃天地之根軸。萬度之綱柄矣。

臣朔所見不博。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曾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阜。皆是眞仙與墟。神官所治。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其□□□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含。天帝君之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波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來木山。並鍾山之支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處如一。先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城域也。仙眞之人。出入道徑。自有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大穴中。乃至南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周邇。且有四城之高。但當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畢。乃乘

蹻車渡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河。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五嶽。使工刻玉。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了。今丈尺里數皆是禹時書也。不但刻度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也。

右鈔世所傳漢太中大夫東方朔所撰海內十洲記。朔之自序其略曰。漢武帝既聞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始知朔非世俗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有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曾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涉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虛之子。飛眞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並華蓋。南翔大丹而西掖大夏。東之通陽之務。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安及於是。媿不足以睹廣訪矣。按朔雖多怪誕詭譎。然不至於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後人借編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選郭景純遊仙詩。已云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門矣。則此書亦近古所傳也。景純遊仙詩曰。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善之注如此。其後又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善之注曰。東方朔十洲記言北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若景純所言果以此。則此書誠出於晉魏之前矣。至其載月支使者謂武帝曰。臣今日仰瞻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恣。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成天下之治也。其言亦誠可錄。故廣鈔之。崇寧五年歲在丙戌七月二十日記。時年四十一。權陳留縣尉捕劇賊于故襄法雲寺。

洞冥記 郭子橫

漢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而下。當崇芳之閣。見赤氣如霧。來蔽戶牖。望閣上有丹霞蓊鬱而起。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生武帝。青雀羣飛於霸城門。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飾。以文石瑤玉爲列錢之形。刻木爲綺橑。雀既去。改爲青綺門。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是年景帝三年。鄰母拾朔養之。年至十三。天下祕讖。一覽闇誦於口。忽失朔。經年。母罵之。朔曰。兒旦至紫泥之海。紫水汚衣。乃還虞泉湔浣。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之。爾悉經何處行。朔曰。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忽眠。王公啗兒以丹栗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方醒。既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遂嚙兒腳傷。母更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之。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向來布裳挂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封年中遊濛鴻之澤。忽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有黃眉翁指阿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爾亦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歲。目中瞳子色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代毛。吾自生以來。三洗骨五代毛矣。

建元二年。帝起騰光臺。臺上撞碧玉之鐘。挂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管。唱來雲依日之曲。東方朔再拜於帝

前曰。東遊房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涔源丹鵲。涔源之水。魚鱉皆赤。西過洞壑之外。得滄淵虬子。靜海遊珠。洞冥在虞淵西。龍虬泉池在五柞宮北。有追雲舟、趨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檝。以木蘭文杏爲橈。又有掇月舟。起五層臺於月下。弔影山。去照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鵲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根入水中。又有紫河萬里。流珠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盛。有降靈臺、祭靈池。分光殿七間。奔雷宮七間。望蟾閣高千二百尺。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支祇國獻。此鏡照見鬼魅。不敢隱形。郁夷香如棗核。食一斤則歷月飽。粒如粟米大。投清水中。俄而滿一盂也。甘泉宮南有昆邪池。中有靈波殿十二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帝既耽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靑錫爲屑。以淯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緋蛾如蜂赴燈。侍者舉麟鬚拂驅之。

元光元年。起壽靈壇。壇上種垂龍之木。木似靑梧。高十丈。霞色如丹。汁灑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傾虹樹。亦名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浪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之輦而至。與燕歌奏春歸之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遶梁三匝而止。梁傍草樹枝葉或翻或飛。歌之感也。壇之四面。列種軟條靑桂。風至枝自拂階上游塵也。董謁字仲玄。武都邑人也。少好學。獨行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簡書。言其易卷懷也。編荊爲牀。聚鳥獸毛以寢其上。

波岐國。亦名心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草。亦名春蕪草。一根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緊密如冰紈。握之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中有連錢荇。浮根菱。倒枝藻。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波下。實細皮薄。味甘香。葉半青半白。霜下彌美。因名青冰菱。倒枝藻枝橫水上。長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及鳴鶴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罥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鷁羽舫、遂龍舟、凌波艦、提雷艦、□阿舫、擂雷舸、常遊燕焉。

元鼎元年。起招仙靈臺閣於甘泉宮西偏。以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輕玉者。其質貞明而輕。有得光繡、連烟繡、走龍錦、雲平錦、飛鴻錦。閣上燒雜寶之香。屑如粟。燒一粒。氣三月不息。進方塘細棗。出淝漣山。山臨碧海上。萬年一實。實如今之軟棗。進之有膏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因名握核棗。於閣下燃芳茨燈。此草形如蓮。出奔虛國。芳茨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馬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赤頭赤足遊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中。唯見白燕直昇天。後宮人常作釵名曰玉燕釵。言其吉祥也。

元鼎五年。支祇國貢馬肝石。常以水銀養內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舂碎以和九轉丹。服之。彌年不飢渴。以之拭髮。白者使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

以此石拭之。應手皆黑。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雜丹砂。不可近髮也。

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下。隔綈紈重幕間朔曰。漢承唐運。火德天統。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對曰。臣嘗至晃明之墟。是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乃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中出。若土德王。則黃雲出。火德赤雲。水德黑雲。金德白雲。木德青雲。此皆應德而出。

元封元年。起方壺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謀於祕殿。備燒天下異香。有沈光香、祇精香、叢肌香、明庭香、金磾香。沈光香者塗魂國所獻。燃靑楨之燈。楨木膏如淳漆。削置器內。以蠟和之。以塗布。燃照數里。起神明臺。上有九戶。置九天道。皆金牀象席。琥珀簡鎮。雜玉爲龜甲屏風。梔紗帳。文犀爲簟。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灌濯。酌瑤琨碧麥酒。削靑豹之脯。果則有涂陰紫梨、琳國碧李、與羣仙歡笑焉。

跋勒國貢文犀。犀有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室中。則有影。在日南之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以爲車。船乘象入海底取寶。宿鮫人之舍。得淚珠。鮫人所泣成也。亦曰泣珠。

甜水者。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得數斛以獻帝。投之陰井之中。井遂常甜而寒。酒肉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一飲二旬不醒。漱甜水乃醒。

涂山北有梨。大如斗。色紫。一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葉李。色如碧。數千歲一熟。味酸。昔韓終嘗餌此李。名韓終李也。

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其高六尺。尾環繞角。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蹄在石山。皆如蓮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高三尺。立作望仙宮。因名龍鍾石。自陷入土。唯尾出土。今謂龍尾墩。是也。帝別微行於長安城西。見一玉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

篩貫玉螭腹爲戲弄。今玉螭腹穿痕。安非此邪。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以誡余也。

四年。脩彌貢駮騾。高十丈。（一作尺）毛色赤斑。背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寶爲鎖以絆之。以實器盛芻以飼之。

五年。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一本無百字）之間。如黃鵠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日時。亦名候日蟲也。帝養之宮內。旬日而飛都盡。明年集於帷屏。入衾袖。因名禪衣宮內嬪婦皆悅之。有集於衣者。輒蒙帝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也。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東方朔從西那汗國還。得風木十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洹。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名。帝以枝偏賜尊臣。臣有凶者。此人有疾者。枝則汗。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于周世。年七百歲。枝未汗。偓佺生於堯時。年已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已見此樹枯死。死而復生。何啻汗折而已哉。語曰。年末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一萬歲一枯。

11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鳳(一本作風)臺.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如照月.仍名照月珠.於□□
□以賜偃.偃以琉璃之匣.
四年.朔從支提國還.此國人長三丈三尺.有三手當胸.手足各三指.國中小山能共移.洞泉相與飲而盡.
又有人長一丈.全砥霜露.結海苔爲衣.其戲笑皆取犀象投擲爲樂.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高九尺.帝
問朔是何獸.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
馬於青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名
爲何.對曰.因事立名.則曰步景.朔常自馭之.如駑蹇之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
歲方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得以秣馬.立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祥之澤.多此草.移於九景之山.
大如吉雲之地.帝曰.何以爲吉雲之地.朔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起雲.五色照人.
著於草木皆五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朔曰.臣嘗負吉雲之草以從輿馬.此立可得.朔乃東
走.至夕而返.得玄露.盛於青琉璃之器.各五合.帝偏賜羣臣.羣臣得嘗露者.老而皆少.疾者皆除.凡五臣
嘗露.(董謁 李充 孟岐 黃安 郭瓊)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春負五嶽眞圖而至.帝禮待之.因號負圖先生.
孟岐.清河之逸也.年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叔旦.拜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
玉笏與之.岐常寶執.以衣袂拭拂.笏厚七分.今銳欲折.嘗切桂葉而食之.聞帝好仙.披草蓋而來.郭瓊東
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行乞.宿入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眠不閉目.行地無迹.帝聞其異而徵

之.黃安.代郡人也.早自卑猥.不處人間.執鞭荊而欲書.乃畫地以記其數.一夕地成池.時人曰.黃安舌耕.
年可八千餘歲.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大神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子坐此龜幾年矣.
對曰.伏羲始造罟.一出頭.余坐此已來.經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人謂黃安萬歲人也.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館.忽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而跪.帝曰.子大夫爲
脫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及
異榮也.有明莖草.如金鐙.折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時見腹外有光.亦名洞明草.
帝到此草.以爲泥筋.以塗明雲之館.則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入水不沈.有香草似蒲紅.晝縮入
地.夜則出.名夜夢草.懷其葉則知夜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夢夫人.因改
名懷夢草.有鳳葵.色丹.味甘.久服令人骨輕.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虯入水.得珠一枚.色如眞金.或言是
黃虯之卵.故名曰虯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虯珠.有五味菜.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不使人眠.亦
曰卻睡草.未多國獻此草.人長四寸.織鱗毛爲布.以文石爲床.人形雖小.器宇崇曠.織鳳毛爲錦.以爲帷
屏.烏弈國有龍爪薤.長九尺.色□.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有
掌中芥.葉如蓉.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手掌中吹
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躡地.亦名躡空草.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乃指彗
星.彗星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爲獸鳴星.有紫柰.大如升.甜如蜜.核□紫.花色青.其汁書衣

不可浣.亦名脂衣柰.有龍肝瓜.長一丈.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瑕丘仲賣藥得之.
食之千歲不飢.瓜上常如霜雪.刮其上如蜜滓.帝封泰山.從者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
刀長三尺.朔曰.黃帝採首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去.雌者猶在.金鐶出九陽青溪.有鵲銜火於青溪
之上.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深恐後人得而銷之.刀於手中化爲赤鵲.入雲.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
光如聚數炬火.有小臣於蹔驚窺視.鵲白頭.鼓翅於帝前.皆東方朔耳.時朔著黃棘單衣.頭巳斑白.濃朝
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善化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其殼勝於黃也.亦謂之
蟹膠.勝於鳳喙膠.帝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有雙白鵠集於臺上.倏忽化爲二神女.舞於樓上.握鳳管
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吳春波之曲.帝舒暗海玄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此香出胥池國.地有發日樹.
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illegible]樹.有汗滴地.如松脂也.
玄都有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菱.仙人鳥子常遊翠水之涯.採菱而食之.令骨輕身生毛.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之實歸於南土.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愛
奇之.劉之以釀酒.亦名桂醪.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飲黃酒.呪雞翁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
雞.雞如鶴大.色紫.有八翼.下有目.亦名明羽鶴也.
望鵠臺西起俯月臺.下穿影娥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
曰眺蟾臺.酌雲濡酒.菹以玄草、黑茨、金蒲、甜蓼.果有鳳膠、青櫻、龍瓜、白芋、塹褰、蕨地花、紫葛.此葛於地下

十丈生.入地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如虎須草.因名紫須葛.池中有遊月船、觸日船、鴻毛船、遠見船.或以青
桂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棹.衡皐練實三竹爲篙.亦自輕竹也.石脈之草爲繩纜.石脈出補東國.細如絲.
可縋萬斤.生於石裏.破石得此脈.縈結如麻苧也.亦曰石麻.亦可爲布.池中有璧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
璧上於沙岸也.語曰.壽未央.得龜黃.池北有鳴琴之苑.有生金樹.析其皮開.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金樹.
又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也.有喜日鵝.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舞
日鵝.有昇菱鴨.赤色毛輕.上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啖葉間垂露.因名獻鴨.亦曰丹毛鳧.有女香樹.細枝葉.
婦人帶之.香百年不歇也.武帝與東方朔狎暱.帝曰.不老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邪.
朔曰.東北有日芝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羲和馭之.以手掩
烏目不令下.畏食此草.則美飽不能動也.帝曰.子何知乎.朔曰.臣爲兒時.掘井陷地下.數十年.有人引臣
欲往此草中.仍隔洪泉.其人以隻履與臣.乃泛洪泉.採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衣.邀臣入雲蔽之幕.
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雕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雲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蛟毫珍褥.以白鮫之毫敷水
藻之屏風.臣舉手拭之.恐濕其席.乃其光也.
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膚柔滑.吐氣勝蘭.不欲衣拂之.恐傷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芝生殿.唱迴風
之曲.庭中花樹皆爲翻落.帝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汙其體也.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
恐隨風而起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麗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帝昇望日臺。日將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而止於臺上。至夕。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取露淀布爲纏。火甚微。而無幽不燭。青鴨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握鯨文之大鏤五枚以獻帝。於几前身定而影動。名曰影鏤。

元封三年。倭國貢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有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開一穴。以通氣也。東方朔曰。唯承桂露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下則拜而問焉。

唯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側有青琨唾壺。巨靈乍入乍出其中。戲於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乘一青雀。帝因其飛起處。建青雀臺。時見青雀。則不見巨靈矣。

右鈔郭子橫所撰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子橫之論以爲漢武明特儁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昭然顯著。故撰記名之洞冥。而張柬之言。隨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孫義強、李知續、三公。言似非子橫所錄。其父乃言後梁尚書蔡天寶與岳陽王詧。稱湘東昔造洞冥記一卷。則洞冥記梁元帝時所作。其後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知者。祭酒彭陽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餘人問此出何書。柬之對在江南見洞冥記云。漢武穿影娥池於望鶴臺西。於是天下學徒。無不繕寫。而尋劉歆、阮籍七錄。了無題目。貞觀中撰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紫臺丹笥之祕。罔不咸集。亦無採拔。則此書僞起江左。行於永徽明矣。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義造王子年拾遺錄。王儉造漢武故事。並操觚鑿空。恣情迂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其志。庸何傷乎。按柬之所稱湘東所造洞冥記一卷。而此分爲四。然則此書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又此書記曼倩父張氏。而王充論衡道虛篇。復言朔姓金氏。神仙道家之言。其荒誕舛錯。類皆如此。故并鈔之以廣聞見。且使後生知雜家小說爲不足多尚。此余之志也。

琵琶錄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弦象四時。釋名爲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曰琶。因以爲名。漢遣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之。有直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關也。古曲陌上桑間。范曄、石苞、謝奕、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東鎮西謝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有舉子白秀才。寓止京師。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自削納一妓焉。跨驢之洛。風清月白。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適奉遊靈武季靈耀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河滿子。四坐傾聽。俱稱妙絕。唯白秀才無言。近坐詰之。曰某有一妓人。聲調殊異於此。廉問知之。促召至。則澹服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者何曲。曰河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響激越。諸樂不能逐之。纔有一面琵琶聲高下攏抑撚揭。審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姉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無。二人相對欷歔流下。

貞元中有康昆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即街東有

康昆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昆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六幺是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及以爲名。誤言六幺也)其街西亦建大綵樓。東市大誚之。及昆崙曲度。(一本作曲罷)西市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昆崙即驚愕。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賂莊嚴寺僧本善(一作段)。以定西鄽之勝。翌日。德宗召入內。令陳本藝。異常佳(一本作嘉)獎。乃令教授昆崙。段師奏曰。且請昆崙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昆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家女巫授一品調。後乃易數師。師精鑒如此。段師奏曰。且遣昆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孫綱。皆習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不事提(一本作叩)絃。興奴攏撚。下撥稍軟。時人謂曹有右手。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師於曹綱。綱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靈性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彈蕤賓調。忽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前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躍出池岸。視之。乃一片方響。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安節門中有樂人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妙。本宣徽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間。方彈。楊志懇求教授。堅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他人。楊志乃賂觀主。求寄宿竊聽。仍繫脂皮腰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志即告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其能與之。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即宮人官)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因匙頭脫。即送崇仁坊內(一本作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皆在此坊也)有二趙家最妙。時權相國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過長五尺許。上以錦繡繳之。令家童接得就岸。即祕器也。開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巾(一本有繫字)繫頸。遂解領中伺之。口鼻有餘息。即移入室。將養經旬。始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錦綺即弟子臨刑相贈耳。厚本納爲妻。因言其琵琶今在趙家。値訓、注之亂。人莫知之。厚本賄其樂匠贖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陌有黃門放鷂子過。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竊覘詣之。翌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宣召問其實緣。乃捨(一本作赦)厚本罪。任從匹配。仍加錫賜焉。或通中有米郎(即嘉榮子其父善歌)。因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名金兩)

右廣鈔唐國子司業段安節琵琶錄。安節文昌孫成式子。□□□中爲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故今錄特詳。舊史言成式好弋獵。所述酉陽雜俎紀靈儁事最多。而安節以善樂律琵琶錄又詳。術固不可不愼也。七月二十三日。陳留崇寧寺法堂。

續談助卷之二

北道刊誤志 王瓘（自東京至雄州，述客往來所經郡縣之道也。）

東京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豫之言舒也，言其中和之氣性安靜也。）周鄭、衛、三國之地。（南屬周之內地，東屬鄭分，北屬衛分之衛。詩曰：在浚之郊。又曰：在浚之下。鄭詩曰：彼浚之三，國風。）後又屬鄭。戰國時魏都焉。（史記：魏惠王三十一年徙治大梁。漢書曰：秦滅魏。）秦隸三川郡。漢文帝十二年封子武為梁王，都大梁。（武徙治睢陽，梁孝王。）後武帝元狩元年置陳留郡。（陳留，鄭地，故陳留。）縣十七：陳留、小黃、（小黃在陳留縣東北。）成安、寧陵、雍丘、酸棗、東昏、襄邑、外黃、（魏郡有內黃，故加外。）封丘、長羅、尉氏、傿、長垣、平丘、濟陽、浚儀。王莽以歲以南付新平，雍丘以東付陳定，封丘以東付治亭，陳留以西付祈隧。（陳留縣莽改曰陳定，封丘莽改曰治亭，故東郡，新平故淮陽，祈隧故陳留。）陳留無復有郡矣。後漢陳留郡十七城：陳留、浚儀、尉氏、雍丘、襄邑、外黃、小黃、東昏、濟陽、平丘、封丘、酸棗、長垣、己吾、（寰宇記：己吾在寧陵縣東南。）考城、圉城、扶溝。三國時屬魏。晉為陳留國，縣十：小黃、浚儀、封丘、酸棗、濟陽、長垣、雍丘、尉氏、襄邑、外黃。自漢至晉並兗州刺史所部。東魏天平元年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郡三：陽夏、開封、陳留。陽夏郡治雍丘，縣五：陽夏、雍丘、濟陽、圉城、襄邑。開封郡治開封，縣二：開封、尉氏。陳留郡治浚儀，縣三：浚儀、封丘、小黃。北齊併開封郡入陳留郡。後周大象元年改梁州為汴州，以城臨汴水為名。隋開皇初廢陽夏、陳留二郡。大業初又廢汴州，分其地入滎陽、濟陰、潁川、梁東等郡。唐武德四年王世充平，於浚儀縣置汴州總管府，領汴、洧、杞、陳四州。（今尉氏縣，武德四年置洧州；今雍丘縣，武德四年置杞州；貞觀元年並廢。）汴州縣五：浚儀、新

里、開封、封丘、小黃、外黃。（一作）七年改為都督府，縣五：浚儀、雍丘、陳留、中牟、尉氏。貞觀元年隸河南道。景雲二年為中都督府，領宋、亳、曹、滑、許、陳、潁七州。尋罷。開元二十一年置採訪使，此為河南採訪使治所。（唐每道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河南治汴州。）天寶初改為陳留郡，縣六：浚儀、開封、尉氏、封丘、陳留、乾元元年復為汴州。建中二年置宣武軍節度使，領汴、宋、潁、亳四州。梁開平元年為開封府，（按五代史名東都。）縣十五：開封、浚儀、陳留、雍丘、封丘、尉氏、酸棗、長垣、中牟、陽武、襄邑、戴邑、（古戴國也，漢以為甾縣，章帝改曰考城。其名改曰考城。）扶溝、鄢陵、太康。後唐同光初復為汴州宣武軍，縣十：浚儀、開封、封丘、陳留、雍丘、尉氏、陽武、長垣、扶溝、考城。晉天福三年復為開封府，領縣如梁制。（按天福三年十月升汴州為東京，置開封府。）

皇朝建隆四年領縣十六。登東明。咸平五年置咸平縣。大中祥符二年改浚儀為祥符。廂八，坊一百二十。

府境（東西三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四十五里。）

分野　周禮保章氏：鶉首，衛也；壽星，鄭也。漢書天文志：房心，豫州。地理志曰：魏地，觜觿（音弋亡切）、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漢書曰：梁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

戶口　戶十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四，口二十六萬四千二百五十二。（漢武帝陳留郡戶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口一百五十萬九千五十口。唐天寶初陳留郡戶十萬九千八百，口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七。）

唐貢絹，今酸棗、中牟貢酸棗仁、麻黃。（附四）

物產　張載七命曰：大梁之黍。水經注曰：國多池沼，地中出神劍，其民象而作之，號大梁氏劍。

風俗　河圖曰：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又陳留風俗傳曰：（漢議郎圈稱撰陳留風俗傳三卷。）人多髦俊，通儒術，雜以游俠，施與有魏公子遺風，故其人難動以非，易感以義。

城池　舊城周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唐建中二年築。（按汴州記李勉重築。）

南面三門。朱雀。（梁曰高明，晉曰薰風，太平興國四年改曰朱雀。）保康。（大中祥符五年建。）崇明。（周曰興禮，太平興國四年改崇明。）

東面二門。麗景。（梁曰觀化，晉曰仁和，太平興國四年改曰麗景。）望春。（梁曰建陽，晉曰迎春，周曰和政，太平興國四年改曰望春。）

西面二門。宜秋。（梁曰開明，晉曰金義，太平興國四年改曰宜秋。）閶闔。（梁曰乾象，晉曰乾明，後更曰千秋，太平興國四年改曰閶闔。）

北面三門。景龍。（梁曰興和，晉曰元化，太平興國四年改曰景龍。）安遠。（梁曰含曜，晉曰寧陽，太平興國四年改曰安遠。）天波。（晉曰大寧，太平興國四年改曰天波。）

新城周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顯德三年築。

南面五門。南薰。（周曰景風，太平興國四年改。）宣化。（周曰朱明，太平興國四年改。）安上。（周曰長景，太平興國四年改。）普濟。（惠民河上水門，太平興國四年名。）廣利。（惠民河東水門，太平興國四年名。）

東面五門。朝陽。（周曰延春，太平興國四年改。）上善。（汴河南水門，見開遠門注。）通津。（汴河東水門，舊名東水門，太平興國四年名通津。）（舊名善利，太平興國四年改上善，汴河東水門，太平興國四年名。）[illegible]

西面五門。順天。（周曰迎秋，太平興國四年改。）開遠。（舊曰上開遠，太平興國四年改。）金耀。（周曰肅政，太平興國四年改。）大通。（汴河西水門。）

咸豐。（太平興國四年名，汴河上水門，已上並名。）

北面四門。景陽。（周曰景陽。）永泰。（周曰愛景，太平興國四年改。）通天。（周曰元德，太平興國四年改。）安肅。（太平興國四年名。）

廂 左第一城東 右第一城南 左第二城西 右第二城北

坊 太平 信陵 汴 義和 有信陵 安業 孝故名 昭利 寶積 讓非 延談 宜化 盛和 崇昌 德和 常樂 太和 光化 宗明 利仁 口壽昌 延秋 成寧 嘉平 慈壽 濟德 福昌 永濟 陵安 善利 廣資 安流 敦教坊 宜義 有國子 景福 盟故名 保義 王顯故 山舊坊 名 曰夷門 景輝 大中辟 永泰 祥改个 進 名不 成宜 保寧 安定 永順 崇化 延福 保安 昭善 泰寧 安化 嘉慶 長慶 昌樂 順政 建寧 清河 慶成 甘泉 岳樂 宜平 昭德 清化 永寧 崇節 曾惠 顯仁 興化 崇仁 敦義 曉寧 福壽 光慶 永平 崇義 永和 春明 徽安 保和 金順 觀德 延德 永昌 豐義 曾寧 崇平 汴陽 延禧 靖安 嘉昌坊 明德 崇濟 敦信 崇慶 奉化 昭化 崇善 永豐 昭慶 有啓聖 嘉善 興道 永安 安興 歸德 敦仁 宣陽 豐安 嘉德 院太宗 景宗 光德 豐通 延慶 大寧坊 武城汴 安仁 義康 崇福 護聖之 惠政 宜春 有夷門 顯幽 崇城 有武 雄隆 顯感 興嗣 地故 日道 崇

晉呂豫為陳留太守。陳留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豫遣吏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曰，有蔡子凡、江應元。蔡克、江統。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人物 魏段干木 公子無忌 信陵君昭王時 隱士侯嬴 朱亥 張儀 秦尉繚 魏張耳 陳餘 唐崔顥 張十殷 父亡廬墓有虎狼佐之 汴女李 州里數其孝武后時詔表門閭

赤開封縣本漢縣。功臣表高帝十一年封陶舍開封侯 屬河南郡。今縣南五十里開封故城即漢治所 晉屬滎陽郡。東魏於此置開封郡。北齊天保七年廢。隋縣省開封。六年復屬汴州。煬帝改隸滎陽郡。唐武德四年復置汴州，以縣屬焉。正觀元年省入浚儀。延和元年析浚儀十四鄉、尉氏三鄉復置。後為望縣。梁開平初升為赤縣。中圖名曰赤縣神州張衡蓋塞圖曰冀州 東南有赤縣神州風兩有此寒置有節左思魏都賦曰神州之略赤縣之畿 遷於仁和門內。按此錄前稍遷景門梁日觀化晉曰仁和而此言梁遷於仁和門內恐誤 後唐同光中降為望縣。晉天福三年自洛都汴，復升為赤縣。皇朝開寶三年徙于今治。按唐以開封治東界令縣本舊事具開寶中范延修縣記

廂 京東第一、第二、第三 京南

坊 安節 含暉 明義 務本 清明 嘉豫

園苑池。宜春苑 玉津園 瓊武池

國子監。建隆三年重修，有文宣王殿。其後建閣，以藏太宗御書。又有真宗御製御書碑二。其一作端論劍致論停史縫其

一崇儒術論，一為君難為臣不易論。修監碑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撰 太學在其東。

景靈宮在太平坊，大中祥符八年置。正殿曰天興，有奉真、孝嚴、英德三殿，以奉三宗聖容。又有章懿太后廣孝殿。宮之東隅建碑，刻景靈宮讚并序，真宗御製御書。按景靈宮頌及奉真殿碑記并劉筠撰并序錢惟演撰 真山亭記碁珠撰奉真殿碑記

崇先觀。舊曰壽星，本上清宮壽星殿。慶曆三年火，此殿獨存，因以為觀。嘉祐七年更今名。有永崇殿以奉真宗聖容。

集禧觀。舊曰會靈，大中祥符七年置，以皇祐五年火，更今名。正殿曰奉神，殿之東廡有奉神述碑，真宗御製御書并篆額，仁宗親書篆額于石。按奉神述碑陰文梁適撰又有祥源觀殿以真宗御製 有奉真園、芳華園、凝祥池。

醴泉觀。舊曰祥源觀，天禧二年置，以至和元年火，更今名。正殿二，前曰寧聖，後曰感通。其西涌清殿有湧泉，飲者疾多愈。有靈嬉園。

奉先資聖禪院。乾德二年置，有宣祖昭憲皇后陵基殿。

大相國寺。唐延和元年立今額。本北齊大建國寺後周唐為汴州司 馬鄭審之宅園疾舊為招提坊復置寺睿宗以封相王改曰相國事具汴州記一云鄭景之宅舊 至道中增修。修寺記宋白撰 太宗御題額。手額記呂夷簡撰 正殿北資聖閣。按寺舊有寶嚴高三百尺敵國以西寶閣塔唐大順初浚後唐興二年復修禧咸平中改曰寶聖閣又重樓三門至道元年造長 其南仁濟、寶奎二殿。東曰仁濟立銅人武并刻鐵像 圖經于石有仁宗御書實聖北口口西日實聖有仁宗飛白御書章得象羨額殿殊撰記實蕃撰序有經藏天聖初降真宗御集 其西法華院有佛牙碑。太宗、真宗、仁宗御製頌偈贊。又按寺佛之牙東碑廡實有呂真朝宗眷御御製製法韓苑琦集立篆石題計名藝記額異王文文莊建公序撰井書 東南隅普滿塔。案普滿塔中建寺有唐

撫玉岊變相感政道畫天王璞衡畫梵王帝釋衛智撮證位文圖世以此為十絕又有玉石藍曹孝嚴書 僧惠雲鑄像尊宗寺額王書法堂泉精吳延遵畫文殊維摩李秀賜額恩瑞遣排李閭石 有韓幹畫神功亦李坤書絕倫真矣大據其津所州記 塔旁羅漢院有桂籍堂。案云新云寺縣中第有進設上翰多院集記於宋此綬撰撰碑資以聖刻御新詩院并記題李名 記淑吳撰育裕撰堂

明聖觀音禪院。梁乾化元年置額樓碑晉徐台符撰 案豊撰遊趙管安淨仁院書序陶 定力禪院。本梁晉後唐同光二年置咸三年立今額院記李昉撰天 普淨禪院。唐長興二年僧天禧四年立今額晉

景德寺。本相國寺之東園，周顯德中置寺，六年曰天壽，景德三年改今額。案舍利塔碑附陶穀撰

天清寺。在繁臺上，周顯德二年置，在清遠坊，六年徙於此。三門記王著撰 有興慈塔。開寶中建

乾明寺。舊曰報先，太平興國三年改今額。乾明，太宗誕節名。後徙無相寺入焉。修寺碑李昉撰

萬龍岡在縣東南五十里。兔岡在縣東北七里，舊云即梁孝兔苑，俗曰兔獻岡。

汴河。案水經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陽武元注曰陰溝亦謂之汳受旃然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之倉垣亭也說文云汳水出陳留浚儀陰溝東入泗作汴也汳之西征記曰二皇山上有二城 東曰廣武西曰廣武汴從河中東南官渡今北征中卑下臨水之為官逕水二皇山上一渠東南流經浚儀謂之洪溝一渠東經陽武為官水文穎曰洪溝即官度水自西渡曰鴻溝自浚以通淮 潤漢平帝時汴河決瓠明帝永平中引漢王景使陳利害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紹景興吳共治渠祀自祭陽水至于祭澤口景乃十里立一水門共相同往無復舊禮之患宋武帝北征後 渠為帝引河以通江淮發引汴水即通濟渠也埤元和郡縣志云汴渠一名通濟渠在縣南 水源受汴從出河前說少異疑各從所據故存之太宗至道中孔穎達南日汴水自杜預受通河濟 至陳入潁過郡四行七百八十里音于臘反本讀水字 是也師古曰狼湯渠音浪宕音于禮反本濟水

廣濟河，即荷水也。括地志荷澤在濟陰縣東北 俗曰五丈河。開寶六年，改曰廣濟。案五丈河顯德六年疏導於定陶人于濟州以通漕

（晉鄭）惠民河。自尉氏縣界經縣入祥符縣界。復過縣境東南入于蔡。俗曰閔河。開寶六年改曰惠民。（案建隆元年導閔水與蔡水合貫京師以西南為閔水東南為蔡）

蔡河在縣南八里。（案周顯德六年二月命韓令坤自京南引閔水入蔡河以通陳潁水運）

又蔡渠在縣東南二十里。水經云。蔡水東流至於潁。（案六典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枝流千二百五十二桑欽見時淡志酈道元字善長後魏人又據後魏書道元酈道元撰注水經四十卷）源出濟陂。自尉氏縣界入縣境。今涸。

浚溝在縣東北五里。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案詩注浚衛邑輿地志曰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經其北而若經不敢其處酈道元以為衛於大梁之北又曰浚水理或然也）

琵琶溝在縣南十里。自中牟富戶溝入祥符縣界。過鹿濆。自鹿濆而東貫建城。甘石。二陂。經縣境入尉氏縣界。一曰新渠。以形似琵琶故名。（案舊經又有過水在縣東南三里引水經云陰溝東南至沛為過水大梁三年開唐正觀十三年長史柳寔積鑿斗門引注琵琶溝今廢隋）

沙海。戰國策曰。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大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為日久矣。即謂此也。隋文帝疏鑿舊跡。引汴水注之。習舟師以伐陳。今涸。（在縣西北十二里）

逢澤。（案水經注渠溝東南入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在縣東北十四里）史記。秦會諸侯逢澤。一名逢池。（案通典作逢池）唐天寶六載。改曰福源池。（案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逢陂澤）

甘石陂。在縣東南。秦太史甘公所居。亦曰甘城。

蓼隄。在縣東北七里。陳留風俗傳云。漢梁孝王都大梁。以其地下濕。東徙睢陽。齊築此隄。至宋睢陽三百里。以近蓼城。故曰蓼隄。（案元和郡縣志云蓼隄梁孝王所造兩道也）

橋　汴河（延安　廣津）（通遠）（延福）　惠民河（觀津　宜秋）（安國　興國）

人物　鄭興　鄭冲

倉垣城。在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注云。濟水又東逕倉垣城。輿地志云。倉垣城南臨汴水。西北有蒼頡冢。城有列仙臺。（案元和姓纂云地記云蒼頡姓侯岡氏又云蒼頡居陽武又據尚書正義世本云古之王也始作書司馬灑固章黃帝之史官也嵇康蔡邕宋衷皆云世古之王也徐整云在馬神農黃帝之間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包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包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解書者以其相蓋故祭以為帝也。云耳）

廢新里縣城。在縣東三十里。顧野王輿地志云。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是也。隋開皇十六年。分浚儀置新里縣。大業二年廢。唐武德四年復。正觀元年又廢。（案唐志武德七年省新里入浚儀與此異）

吹臺。十道志。大梁有師曠、蒼頡吹臺。漢梁孝王增築曰明臺。孝王常案歌吹於此。亦曰吹臺。（案陳留風俗傳云繁臺有師曠城上有列仙吹臺梁王增築之）後有繁姓居其側。亦謂之繁臺。梁開平中。嘗閱武於此。又曰講武臺。（案亂之後乞臺皆為之亦乞）（活臺見元和郡縣志）

倚硯臺。張耳墓。以其形似硯。因名。（漢時）

信陵亭。在城內。臨汴水。魏公子無忌勝槩之地。俗曰公子亭。舊在相國寺前。大中祥符七年徙於此。（宮北壹直）

赤祥符縣。本浚儀縣。（案浚儀古大梁文類曰大梁是也）顧野王輿地志云。夷門之下。新里之東。浚水經其北。象而儀之。故曰浚儀。（案水經注云縣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故曰浚儀）帝王世紀云。禹避商均浚儀。晉地道記云。儀封人此縣也。（案舊注曰儀案衛邑封人官名寰宇記儀城在東明縣之西北）亦為衛地。漢屬陳留郡。晉屬陳留國。後魏徙大梁城。（東魏天平中於此置梁州）隋初屬汴州。煬帝改隸滎陽郡。唐武德四年。於縣置汴州。自隋歷唐迄于五代。晉周之間。凡六遷。（案東魏解在大梁東至唐始運城中既又）（案唐舊置縣於城內移遷州西其地即今右徙城北晉移縣仙坊郡運城北今班荊館是）皇朝乾德中。徙于今治。大中祥符二年。改曰祥符。（案唐以浚儀治西界）

廂　京西第一　第二　京北第一　第二　第三

坊　天馬　乾耀　天苑　鼎門　天泉　羅慶　金城　建陽　開化

瓊林苑。舊曰金鳳園。瑞聖園。舊曰含芳。

金明池。方八里。太平興國中。太宗以其地停水。因疏為大池。池中構廣殿。通以飛梁。其南瓊林苑。面池起樓。（樓今誤寶津）每歲暮春。具樓船水嬉。以備車駕臨幸焉。

都亭驛。在縣南官街西。（舊曰上源汴州記云南驛帝開汴河起此）

班荊館。在縣北景陽門外。（案班荊館見汴州記又有大梁信陵夷門三館今廟）

祆神廟。（案西京朝貫錄業圖有神祠名祆畢國有大祆祠文胡神也唐官有祆正一曰胡神為祆闕中貫天為祆神州樂園寓賴亦有祆神廟唐長慶三年置本號天神舊經引漢書金人祭天事據書去病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主）

萬壽觀。天聖七年置。正殿曰太霄。有延聖殿。以奉真宗聖容。（案長生崇壽殿讚并序并書額又表揭刻石記真宗御製御書仁宗御製并篆額）又

有章懿太后廣愛殿。

建隆觀。建隆中置。（觀記禹元撰城云本瑞靈觀地）

太一宮正殿曰黃庭。（宮記宋綬撰）

璚華宮在安定坊。景祐二年置。

太平興國寺。開寶三年置。（其地本唐龍興寺周顯德中廢為龍興倉）太平興國元年賜額。有開光殿。以奉太祖聖容。寺之西偏傳法院。（案傳法院太平興國七年置初以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法持梵夾來獻始蓋此院以譯新經）其中建閣。藏天竺梵經。有聖教序碑。太宗真宗御製。閣南乾華殿。有天竺梵字碑。仁宗御製序。御書梵字并篆額。（案梵字序寶昌明書梵字後紀章得象撰乾華西有譯經碑銘仁宗御篆記程琳撰）（又乾元節御試譯經詩序呂夷簡撰）

啓聖禪院。即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中置。有永隆殿。以奉太宗聖容。（院碑文元公撰）

慈孝寺。天聖五年置。本蔡國公主宅。有崇先殿。以奉真宗聖容。又有章獻太后彰德殿。（寺碑宋綬撰夏竦書永陸大殊撰）

普安禪院。周顯德五年置。有殿二。南曰隆福。元德皇后殿。北曰重徽。明德皇后、章穆皇后殿。（碑晏殊撰）

開寶寺。舊曰獨居。魏甘露五年修。唐更曰封禪。（案明皇東封近寺置行宮。改為封禪寺見汴州記）開寶中改今額。其西福聖禪院。

舊有靈感塔。經火廢。（案寺書有靈林院。唐睿宗立院。東上方院有令狐楚撰碑書并撰）其東經藏院。制舉登科。皆刻名於此。（案題名記楊察撰又仁王院碑）（王曾撰法書記宋白撰林院）

報慈寺。本梁祖故第。乾化四年置。（寺碑梁楊凝式撰）

寶相禪院。後唐長興元年置。晉天福三年立。甘彌勒閣。繳平寺。建隆元年。改(案宋宗景德感慈塔院…仁)

夷門山。今開寶寺。後。據冢記云。大梁城門名也。(案元和郡縣志…大梁…夷門…)

汴河。城冢記云。大梁城南。汴水東流。(案隋煬帝…引河通於淮…亦謂之通濟渠…)

廣濟河。上承金水河。置新城。(案水經…引京水…通五丈河…)

京索河。在縣西南十五里。京(案…京水出京縣…索水出…)

二水合流。亦曰金水河。自中牟縣界至縣境流入御溝。(案宋史…)

白溝減水河。在縣西南三十里。皇朝歲驟於萬勝鎮置斗門。以分汴水之溢入白溝。自中牟縣界經縣境入廣濟河。

琵琶溝。貫逢池。(案元和郡縣志…)

古酺池。在縣西。舊經云。梁孝王嘗大酺於此池。(案…)(中山…)

牧澤陂。(案水經注…)郡國志。浚儀縣西有牧澤。陳留風俗傳云。魏惠王牧馬之澤。唐正觀二年陂涸。今復渟水。皇朝為牧馬地。俗呼為蓐澤陂。(案…)

寒泉陂。邶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案…)

橋　汴河(天漢…)　廣濟河(…)　惠民河(…)

人物　邊韶(邊文禮)　王吉　符融　晉董養　後魏鄭太　隋魏醜郎

大梁古城。(案…)城冢記云。大梁城。畢公所築。(…)

挂鼓城。(…)城冢記云。師曠所築。

博浪城。(…)

崇臺城。冢記云。梁孝王所築。(…)

岳臺。舊云魏王齋事張山神築此。

張儀墓。在樂安鄉。形似硯。謂之北硯臺。(…)

司徒陵。執中碑。仁宗御篆額。曰襃忠之碑。(…)

長垣縣。春秋時衛地。(…)隋開皇十六年改曰正城。(…)縣南有故正城。(…)名。(…)皇朝避太祖廟諱。復為長垣。

濮水。在縣北五十里。(…)

隋開皇中刁巷(…)常導此水。俗曰刁溝。

韋城縣。古豕韋氏之國也。(…)屬滑州。

中衛南縣。本衛楚丘之地。(案…)春秋時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案…)於是文公名燬。乃自漕邑遷于楚丘。即今縣地。後又遷于帝丘。(…)漢為濮陽縣。隋開皇十六年。析濮陽、白馬、韋城縣地。於此置楚丘縣。屬滑州。後以曹州有楚丘。(…)改曰衛南。以其在衛之南垂。故名。皇朝雍熙中。析屬澶州。

白馬城。在縣西二十里。古衛之曹邑。城冢記云。秦昭王逐白馬至此而臥。遂築城以擁之。故名曰白馬城。

上澶州。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衛地。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淵是。(案…)漢為東郡頓丘縣地。唐武德四年。析魏州之頓丘、觀城。置澶州。晉徙于德勝渡。

土貢。唐澶州貢胡粉、角弓、鳳翮席。今停。

上頓丘縣。本漢縣。屬東郡。衛詩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舊治在王莽河西。後移于咸城東南二十五里。今縣北有陰安故城。亦舊縣也。唐於此置澶州。晉遷於德勝。縣并徙焉。即今治所。(…)

泉源祠。在縣北三十五里。詩云。泉源在左。

開福門。在縣西一里。本周高祖舊第。顯德元年置。曰興龍。五年改曰啓聖。今有信武殿。以奉真宗聖容。

中濮陽縣。(…)本高陽之墟。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春秋衛成公自楚丘遷于帝丘。後為韓魏所侵。衛獨有帝丘。(…)二漢屬東郡。(…)隋唐隸濮州。晉天福四年遷于澶州之南郭。

河瀆廟。在縣西北二里。景德元年車駕北巡因置廟。大中祥符元年進號顯聖靈源公。遣使告祠焉。(…)

德清軍。(…)

中清豐縣。本漢內黃縣地。孝子張清豐所居。號清豐店。唐大曆七年置縣。因曰清豐。屬澶州。皇朝慶曆四年四月。遷縣於德清軍。仍故屬云。

廣陽山。郡國誌曰。高陽所葬。俗號青冢山。

次畿南樂縣。本漢昌樂。屬東郡。(漢志作樂昌)後漢省。後魏太和二十年置昌州。治於縣。今縣西古城是。天平元年廢州。徙縣繁河西。更名繁水。今縣西廢城是。後周廢繁水縣。復置昌州及縣。今故昌樂縣是。隋又改為繁水。唐武德五年。復為昌樂。隸魏州。後改曰南樂。

北京大名府。(治大名、元城二縣)禹貢兗、冀二州之域。後為觀扈之國。春秋時為晉地。戰國時為衛、魏二國之境。秦以魏地置東郡。以趙地置邯鄲郡。漢高祖使韓信定河北。以秦邯鄲郡之南部并東郡之邊縣。置魏郡。(漢魏郡在鄴。郡治皆…)後封曹操為魏公。分置東西部都尉。黃初二年。置陽平郡。晉因之。前燕慕容儁都鄴。於今州治置貴鄉郡。宋文帝又分置東陽平郡。周大象二年。於貴鄉東界置魏州。隋大業初。罷州為武陽郡。唐武德四年。復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以舊冀州為魏州。升此為大都督府。咸亨三年。復為魏州。罷都督府。開元二十一年。置採訪使。此為河北採訪使治所。天寶元年。更為魏郡。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

建天雄軍節度。乾元元年復爲魏州。後爲魏博節度使大都督府。梁爲天雄軍節度。後唐同光元年升爲東京興唐府。三年建爲鄴都。晉天福二年爲廣晉府。（案五代史，天福三年升爲鄴都。）漢乾祐元年爲大名府。周廣順元年復爲天雄軍節度。皇朝慶曆二年五月十六日。德音升大名府爲北京。行宮正殿以班瑞爲名。

次亦大名縣。本漢元城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置貴鄉。因慕容暐之貴鄉郡以名之。後唐改曰廣晉。漢乾祐元年更曰大名縣。

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案瀆至王莽時塞，故世傳爲王莽河。或云王莽決河而東北，河遂塞，非也。見後館陶縣。）

次亦元城縣。本漢縣。屬魏郡。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遂氏焉。

次畿館陶縣。本春秋時晉冠氏邑也。縣西北七里有陶丘。趙時置館於其側。因以名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石勒移陽平郡治此。後周大象二年置毛州。隋大業初廢。以漳水溢決。徙今治。屬武陽郡。唐屬魏州。

屯氏河。（案漢書注，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在縣西三十里。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顏師古曰。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案師古以隋設置毛州。據上文周大象二年置。又周尉遲迥爲相州總管。不受代。自稱大總管。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皆從之。則周已有毛州明矣。師古注釋疑誤。）

次畿永濟縣。本漢清河郡貝丘縣之地。隋以後。其地入臨清縣。唐大曆七年。析臨清之南偏置永濟縣。以西瀕永濟渠。故名。本隸貝州。天祐三年隸魏州。

次畿臨清縣。本漢魏郡清淵縣地。（漢清河在西北。）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置。以臨清河。故名。後唐屬魏。

望恩州。禹貢冀、兗二州之域。據河自大伾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地里志云。降渠在經城縣北。去郡四十五里。今治在降水之東。古兗州之境也。水西諸縣乃冀州之域。周爲甘泉之地。春秋時爲晉東陽地。亦齊之西境。三家分晉入趙。秦并天下。爲鉅鹿郡地。漢高帝三年。韓信出井陘定趙地。分鉅鹿郡。始置清河郡。景帝故爲清河國。後漢桓帝二年（建和）故爲甘陵。（案[illegible]甘陵[illegible]）晉爲清河國。（石勒移於平原，苻堅又移於武城。）後魏移郡於漢厝城。北齊移於今州西北十里。後周建德六年平齊。於郡治始置貝州。（又案元和郡縣志，因貝丘以爲名。）隋初郡廢。煬帝初復清河郡。而廢州。唐武德四年復爲貝州。六年徙治於歷亭。八年復還故州。天寶初爲清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貝州。咸通中徙於故州東南十里。即今治所。晉天福三年爲永清軍節度。以博、冀二州隸之。皇朝慶曆八年改爲恩州。降爲軍。（案元和郡縣志云，郡臨清水，故號清河。）

清河絹爲天下第一。（隋圖經。）

緊清河縣。周甘泉市之地。秦爲厝縣。漢爲信城縣。屬清河郡。後漢安帝改爲甘陵。晉省甘陵。置清河縣於厝城之西南。歷後魏、北齊、至隋。凡三遷。（案後魏自厝城西南徙晉城中。北齊遷信成。隋又遷於郡郭城西。後魏及隋皆屬清河郡。）唐隸貝州。皇朝端拱元年徙於郡北永寧鎮。淳化五年再遷今治。

沙河。本降水。在舊縣西十里。自清陽縣界經縣境。禹貢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案尚書注，降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史記正義，絳水出潞州屯留縣方山，至冀州與漳水合入海。大陸在邢、趙界，一名鉅鹿澤。晉有大陸。注，鉅鹿縣北廣河澤是也。降一作絳。）

上漳渠。一名潤漳渠。（案淮南子，潤漳出發包。注，發包山一名鹿谷山，在上黨長子。漢志注，鹿谷山，潤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河。[illegible]水經注作鹿谷，世亦謂之潤漳爲鹿水。）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案正義，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于河。郭璞云，衡、漳二水名。）隋大業八年。以水溢壞隄防。遂於鄴郡成安縣界。決此水入下漳渠。此渠遂涸。（案淮南子注，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括地志，潤漳今俗名御河。）

下漳渠。一名清漳渠。（案淮南子，清漳出揭戾。注，揭戾山在上黨沾縣。[illegible]水經注，[illegible]俗謂之漳山。）在舊縣西二十五里。

自宗城縣界經縣境。（案上漳渠在舊縣二十二里，亦自宗城縣界經縣境入清陽縣界。）二十五里合漳渠。隋大業八年。自鄴郡成安縣界流上漳渠水入此渠。煬帝征遼迴。疏此渠。亦號曰樂河。大業十三年。竇建德於廣平郡界又疏此水入御河。

興永濟渠合此渠。遂涸。（案御河一名白溝。隋志，大業四年，煬帝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illegible]）（興永濟渠合御漳，[illegible]文意未明。）

故信成縣。在舊縣西北十四里。（寰宇記曰，唐武德四年[illegible]。）

望清陽縣。漢置。屬清河郡。（漢志注，清陽，王都。）又爲貝丘縣。（案[illegible]）古清陽之地。後漢省入甘陵。晉省甘陵。於此置清河縣。後齊省貝丘入焉。改曰貝丘。隋復爲清陽。唐永昌元年徙於永濟渠之孔橋。即州西南清陽故城是。屬貝州。開元二十二年自孔橋徙今治。

甘陵。（世傳[illegible]也。）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古清陽城內。舊經云。後漢清河王慶之墓。（案[illegible]章帝子，安帝父[illegible]）

英陵。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舊經云。漢安帝弟[illegible]之陵也。（案[illegible]章帝子[illegible]）隋姚思廉區宇圖云。名覽陵。陵上增築一級。俗稱覽、英聲相近。

碧陵。在縣東南三十五里。舊經云。安利王之墓也。（[illegible]）區宇圖云。名柄陵。以陵西連上道若柄然。俗稱柄、碧聲相近。（又見瀛州。[illegible]）

上冀州。舜有十二牧。禹貢九州。則其一也。（案晉志，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春秋時爲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屬趙。秦屬鉅鹿郡。漢置十三部刺史。冀州部郡國九。魏、鉅鹿、常山、清河、趙、廣平、眞定、中山、信都。國縣十七。（案信都，高帝置。景帝二年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爲信都國。明帝更名樂安。安帝改曰安平。見前後漢志。[illegible]）後漢亦郡國九。（案光武至下博，[illegible]信都太守任光出迎[illegible]）魏、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勃海、安平國十三城。州治高邑。袁曹爲州治鄴。魏時州治信都。晉郡國十三。安平國縣八。初治信都。又治房子。次後魏郡四。長樂郡縣八。（案通典，後魏爲長樂郡，置冀州。北齊、後周因之。）復治信都。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信都郡。唐武德四年改爲冀州。六年置總管府。徙治下博縣。正觀元年府廢。州復治信都。龍朔二年更爲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復故名。天寶元年爲信都郡。乾元元年復爲冀州。（案[illegible]）皇朝慶曆八年閏正月三日。升爲安武軍。（案周禮，河內曰冀州。[illegible]）淮南子云。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

風俗。漢志云。趙地大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跕音帖。[illegible]）大率勁

急尙氣執輕爲姦。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人案十三州志云冀州之地蓋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語曰仕官不偶值冀部

人物 嘯父冀州人。少在曲周市上補履。梁恩得其掌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母別。列數十火而登仙。見列仙傳。

堯信都縣。本漢縣。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後魏屬長樂郡。隋曰長樂。屬信都郡。唐復爲信都。屬冀州。天祐二年以避朱全忠祖名。改曰堯都。書正義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 後唐還舊名。

胡盧河在縣西。一名衡漳。信都記云衡水有袁譚渡。縣下博城北。東北注。謂之九爭曲。水味鹹苦。俗曰苦河。亦號黃漳。又曰長蘆水。水經注衡水又北爲長蘆水漢臯自北往還故得名

中衡水縣。本漢桃縣地。隋河北大使郎蔚之置。縣以西有長蘆河。則衡漳之故瀆也。因名衡水。今衡漳水

古降渠。隋開皇中穿。以引漳水。蓋熙寧元年大河決此渠遂廢

上武強縣。古武隧縣地。六國時屬趙。前漢屬河間國。後漢屬安平國。西晉於其城置武強縣。因故城以爲名。唐正觀元年自冀州析入深州。皇朝熙寧元年十月。以避大河及滹沱河水之溢。徙于縣北舊武強城。

上樂壽縣。本漢樂成縣。一作成城 屬河間國。故城在今縣東十六里。即漢治所。城中有獻王殿址猶存 後漢桓帝改爲樂陵縣。後漢書作樂成陵與此少異 帝追尊祖父河間王開爲孝穆皇。以爲邑奉山陵。魏改爲樂成縣。後魏還河間郡及縣於樂壽亭。又徙武桓城中。太和十一年 隋罷郡。以縣屬瀛州。開皇十八年改曰廣城。仁壽元年改爲樂壽。音樹 以亭名 取樂壽亭以爲名。大業十三年遷今治。唐隸瀛州。周屬深州。皇朝至道三年復還瀛州。

易淵。按九州記云。樂壽縣有房淵。方三百里。慕容雋元璽三年。水忽生璽如印。其淵一日再長再減。不失其度。治開記云與海通 居者時見龍狗之狀。戲於旁。棲落於淵者。輒有羣燕銜出。未詳其所。

祠。間孝王墓。河間國志云俗曰雙塚一云即後漢河間孝王陵有二孝王墓

上瀛州。舜有十二州。爲并州地。禹貢冀州之域。周爲唐叔所封之土。春秋時屬晉。七國時爲趙地。秦爲鉅鹿郡之東北部。漢爲河間國。後魏爲河間郡。孝文分置瀛州。郡國志云。以地帶瀛海。又以物產滋瀛爲名。隋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郡。唐武德四年改爲瀛州。竇建德改 天寶元年爲河間郡。乾元元年復爲瀛州。案瀛州甯號開南大平興國七年改曰高陽關

人物 琴高。案神仙傳。高。趙河間人。入涿水三月。乘鯉而出。衣服不濡。案高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遊冀涿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其日皆待於水旁設祠屋果乘赤鯉魚來去於樹中見列仙傳 元俗。河間人。賣藥於市。日中無影。李善注文選元俗服餌英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算術。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案元和姓纂云張敷封於信都因氏焉一云本申屠氏古者信申音同齊有信都芳

望河間縣。本漢州鄉縣地。屬涿郡。今縣東北四十里古州鄉城。即漢治所。後漢省州鄉入武垣。屬河間國。隋於此置河間縣。屬瀛州。大業初隸河間郡。唐復屬瀛州。皇朝景德三年。遷今治。

靈星祠。案周頌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禾蓋曰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 在縣東南武垣城。漢高祖制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案漢舊儀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三輔故事長安城東有靈星祠漢舊儀曰古歲時再祠靈星 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案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

滹沱河。在縣西十二里。自深州饒陽縣界。經縣界。入莫州任丘縣界。案周禮并州其川虖池注出鹵城并見冀州鄭康 虖沱河。又音呼沱 又切見洪志花 在縣一里。□滹沱河分流。案周禮并州其川虖池又山海經曰泰戲之山虖沱之水出焉漢志代郡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出平舒即此

義渡口。在縣西南二十里。後漢光武至滹沱河。案滹沱河舊在饒陽南今北注新溝漢河水後在饒陽北故 令王霸往視。霸詭曰。冰堅可渡。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即此地。案光武所渡處今謂之危渡口

君子淀。在縣北三十里。三郡記云。淀中多魚鱉菱芡。舊經云。後魏太和中嘗築學館於此。今淀中有君子家。南有君子鄉。李善注文選淀古字通又太冲魏都賦注云淀泉而淺者

上任丘縣。本漢鄚縣地。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隋分置任丘縣。因縣南任丘故城以爲名。案元和郡縣志云隋時屬瀛州 大業二年廢。唐武德五年復。屬瀛州。景雲中析隸鄚州。

謁城。一名任丘城。案郡國志三郡記云漢平帝元始二年遣中郎將任丘築此城以防海寇因名 在縣南二十六里。寰宇記云。後漢桓帝崩。太后使竇武詣河間迎靈帝。居此城。羣臣至此朝謁。謂之謁城。案竇武定策使劉儵此云竇武恐誤

上莫州。舜有十二州。爲并州東境。禹貢冀州之域。周爲唐叔所封之土。春秋時屬晉。晉獨太行之東。又爲晉東陽地。七國時屬趙。亦燕趙二國之境。秦爲邯鄲郡。漢屬涿郡。晉入符石。唐景雲二年。始以瀛州之鄚、文安、清苑、任丘、唐興、幽州之歸義置鄚州。案州即漢鄚縣地 是歲歸義還幽州。莫字本從邑。開元十三年。以鄚鄚文□□□□去邑。天寶元年改(原空十字) 莫州□天福初析文安置□州□□朝(原空八字) 清苑置保州(原空十一字) 鄚縣。本漢縣。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後魏隸河間。案寰宇記鄚縣後魏孝昌三年移治河間城周廣順元年遷今治 □□□□隋廢。屬瀛州。煬帝□復隸河間郡。唐武德四年屬瀛州。案武德四年以□□鄚博野清苑置滿州 正觀初改隸瀛州。景雲二年。於縣置鄚州。因屬云。

邳縣亭侯祠。在州城□北隅。即後漢公孫瓚也。邳子□三郡記云。漢□□□□□□多附瓚。瓚爲賑恤□復思其惠。爲之立祠。

滹沱水自任丘縣經縣境。入雄州歸信縣界。山海經云。泰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水經云。滹沱河出雁門郡□□□武夫山(原空七字) 易水在縣□二十□□□□軍向陽縣界經縣境五里入雄州□城縣界□□□禮并州其浸淶易水經曰□□□□山涿郡故安縣閻鄉

人物 扁鵲。案廣韻軒轅本□□□與扁鵲□□法撰□□上下經又案史記正義秦越人者與軒轅時扁鵲相類號扁鵲家於盧國因命曰盧醫 勃海郡鄭人也。鄭當爲鄚 姓秦氏。名越人。爲醫。或在齊。或在趙。名聞天下。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原空十九字)

鄚人留侯良人後□有□才(原空四字)軍(原空二十四字) 紹□早不□□繼絕英附□□

中雄州。舜有十二州。爲幽州地。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爲燕地。秦屬上谷郡。兩漢屬涿郡。晉爲范陽國。後魏亦爲上谷郡地。案易縣開皇初置上谷郡見隋志又云煬帝初爲上谷郡地唐因之據隋志無范陽郡 唐大曆四年。析范陽之南境置涿州。其地屬焉。州本涿州歸義縣之瓦子濟橋。當涿州南易州東。直九河之末。嘗置瓦橋關。周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以北控幽薊。置雄州。仍遷歸義、容城二縣於城中。

中歸信縣。漢易縣。屬涿郡。北齊天保七年省入鄚縣。周隋因之。唐武德五年置歸義縣。屬北義州。正觀八

年與州罷省。八年復置。屬幽州。大曆中析隸涿州。案大曆四年。幽州節度朱希彩奏置涿州。遂析爲屬縣焉。唐末遷于馬橋關。周世宗
復三關。於縣立雄州。皇朝太平興國二年改曰歸信。
洪城鎮。在縣東南四十五里。案舊經又有白溝鎮。在縣北。鎮有白溝驛。景德三年置。初開寶中以備太祖出師。因驛館於此。太平興國四年廢。及契丹修好。復增廣爲縣北。又有永安亭。亦曰景德三年置。今廢驛而驛亭具存。
易水。在州城南門外。自保州保塞縣界經縣境入霸州永清縣界。案淮南子注。易水。燕之南水也。又漢志易水至范陽入淶。
巨馬水。自易州界經縣境入霸州界。案袁紹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公孫瓚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遒縣界流入。水經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卽淶水也。
塘水。在縣南。南北袤二十里。東西廣五十里。東至西榆林村。西至郭李口。南至龍華村。北至火渦寨。皇朝
淳化四年。引進使何承矩奏。請自雄州東至于海。築陽關水淤屯田。朝廷命承矩充河北制置屯田使。□
□年積水三百里。歲溉田數百頃。莞蒲蜃蛤之饒。
居庸城在縣西□里。南臨易水。後漢公孫瓚破劉虞□□幽州□□□□□□□□□營壘樓觀□□
□□□□□□海居於高京以鐵爲門。建安三年。袁紹攻瓚。四年瓚大敗。斬之。後石季龍毀其固毀之。
中下容城縣。戰國時其地屬燕。本漢縣。漢志曰。燕地南有涿郡之容城。後漢省。晉復以涿地爲容城縣。屬
范陽國。案漢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晉武置范陽國。齊天保七年。併入范陽縣。隋開皇初改爲遒。案遒音字由切。漢涿郡之縣。隋屬上谷郡。元和郡縣志云。容城縣開皇元年改爲遒縣。唐武德五年置北義州。以遒縣屬焉。正觀元年州廢。縣隸易州。聖曆二年更名全忠。神龍
二年復故名。天寶元年更曰容城。周顯德六年升瓦橋關爲雄州。析縣隸焉。是歲八月縣廢。皇朝建隆四
年七月。復與歸信縣共治於州城中。
容城縣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古歸義縣城在今縣北十二里半。
右鈔熙寧四年集賢于瓚字君玉校□所纂集北道刊誤志。時大河自澶州東南流。今河徙。迂遼客者。自
滑由磁、相、邢、趙。至于瀛、莫矣。蓋此書本以備迎送北客問答之間。聞君玉之子仲寡。今續成其書矣。
未之見也。

續談助卷之三

乘軺錄　紹書鑑　路振

大中祥符元年。知制誥路振所作乘軺錄云。十二月四日。過白溝河。卽巨馬河也。五日。自白溝河北行至
新城縣四十里。新城屬涿州。地平無邱陵。六日。自新城縣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地平。十五里過橫溝河。三
十五里過桑河。涿州城南有亭曰修睦。是夕宿於永寧館。城北有亭曰望雲。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鄉縣
六十里。道徵險。有邱陵。出涿州北門過涿河。河源出太行山。與巨馬河合流。五里過胡梁河。十里過瑠河。
四十里過琉璃河。又云劉李河。西見太行山隱隱然。太行東至薊門。北至虎口。接奚界。凡八百里。山之秀
拔者有六屏山。屬涿州。山多蘭若。國業寺石經院。唐舊寺也。五天梵文。咸刻石於東峯之上。太行山巳下事順州刺史梁炳言。八日。自良鄉縣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地平無邱陵。十里過百和河。三十里過鹿孤河。五十里過石子
橋。六十里過桑根河。河繞幽州城。桑乾河訛而曰根也。是夕宿於永和館。幽州城周二十五里。東南曰水
窗門。南曰開陽門。西曰清晉門。北曰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有罽
賓、肅愼、盧龍等坊。並唐時舊名。府曰幽都府。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孫侯館五十里。地平無邱陵。出北安門
十里過高粱河。三十里過孤溝河。三十五里過長城。十一日。自孫侯館北行至順州三十里。地平。二里過
溫、渝河。順州古城周約七里。十二日。自順州東北行至檀州八十里。路險有邱陵。二十五里過白絮河。河

源出太行山。七十里道東有寨。柵門崖壁斗絕。此天所以限戎虜也。虜嘗摧塌於虎北口而收地在十五日。自虎北館東北行至新館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五里有關。虜率十餘人守之。潤水西南流至虎北口南。名朝里河。五十里過大山。名摘星嶺。高五里。人謂之辭鄉嶺。十六日自新館行至臥如館四十里。七里過編廂嶺。十七日自臥如館東北行至柳河館六十里。五里過石子嶺。道險。三十里過鑾河。四十里過轉斗嶺。又行十餘里至平州路。六十里過柳河。十八日過柳河館東北行至部落館八十里。十里過小山。六十里過契丹嶺。十九日自部落館東北行至牛山館五十里。山勢平漫。二十日自牛山館東北行至鹿兒館六十里。地勢微險。二十一日自鹿兒館東北行至鐵漿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二日自鐵漿館東北行至富谷（音浴）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三日自富谷館東北行至通天館八十里。山口路平。二十四日自通天館東北行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契丹國外城高丈餘。幅員三十里。南曰朱夏門。三里至第二重門城。城南門曰陽德門。城幅員約七里。自陽德一里至內城門曰閶闔門。東西掖門去閶闔門三百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於大同驛。驛在陽德門外。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武功門。見虜主於武功殿。飲凡三爵而已。二十七日自西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即虜主生之日也。正月一日。復宴文化殿。四日又宴於文化。五日又宴於武功。七日宴於南園。園在朱夏門外。八日辭國母於文化殿。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中京南至幽州九百二十五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靈河五百里。沿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又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為東京。又東至高麗、女貞、四千里。（自白河已下援伴副使李詢書。詢嘗使高麗、女貞、靈河。凡五十程。）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即遼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已下事館伴使劉經言。）北至上國一千里。即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林潢府。國之南有潢水。故也。西至炭山七里。山北有涼殿。西北至刑頭五百里。虜小暑即往涼殿。大熱即往刑頭。（赤經劉言）東北百餘里有鴨池。鶩之所聚。西南至山後八軍八百餘里。虜之兵欲南牧。皆集於幽州。兵入幽州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松亭路。三曰虎北口路。四曰石門關路。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松亭關在幽州東一百六十里。虎北口在幽州北三百里。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虎北口東三十餘里又有奚關。（榆關路幽州刺史李實書。松亭、石門、奚關路幽州客司牛曾書。）自白溝至契丹國凡二十驛。近歲以來中路又添頓館。奚民守館者皆給土田。俾營養焉。國信所至。則蕃官具芻。漢官排頓。置大閣執榍案。含利勸酒食。按錄是歲振受詔充契丹國主生辰使。故其錄如此。契丹今改其國號大遼。見宋使無常處。不皆在中京也。自虎北口以南。古漢唐故地。因續鈔之。以備他日遼人歸我幽薊與地之考。崇寧五年歲次丙戌八月三日壬戌。陳留縣故籍法雲寺伯宇記。

文武兩朝獻替記 李德裕

大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崇恩守本官平章事。時樞機不密。二十六日。京師已盛傳明日有麻。二十七日。寂然無事。皆言留中不行矣。余對迴。樞密使崔談峻、王士政、至中書。以文宗與樞密使手詔示諸相。其詞曰。命相絕是貴事。適看曆日。明日日辰非佳。且封麻。二十八日放下。去冬至今春。久無雨雪。京師昏霾尤

甚。是日甘澤霈然。樞密使謂予曰。禁中蓋此兩呼相公名。向下字訛替。曰李德兩矣。

三月暮。高品閻從約押賜含桃。謂余曰。不鑽櫃坊也。余未喻。曰。自相公入相。京師細婢良馬無價。兩市不鑽櫃坊。先是宗閔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辦。兩縣令官吏因緣求取。除羊酒外。每行又率見錢。所斂至厚。至是余與王相涯相約。向後有宴錢出使宰相及看花觀稼。宰相於宅中置宴。皆取冬至歲寒食三節假日。亦不邀故相及三品已上官。宰相皆先取旨。然後敢赴會。牛僧孺出鎮淮南日。開六七重坊門。夜宴至三更而散。又過李聽宅令出妓樂。每宴與平康坊倡妓同席酣飲。至是並不令兩縣更置娼妓。上聞之甚悅。

先是。兩省及中書。以江淮富人給文牒周遊天下。稱堂廚食利。方鎮皆令預宴。居諸道大將之上。余判向後所給文牒。並不得以堂廚食利為名。令有影占先給文牒者。使仰追收訖報。至是襄陽帥裴公謂給事中高銖曰。今宴席且免有堂廚食利人矣。

會昌二年四月。宰臣奏曰。河陽切要得人。側近惟陳許王茂元堪。且於河陽用之。但比來曾有微累。用後不免議論。上云。不然。但得才堪。些些已過之事。豈足吏言。及授茂元河陽。仇士良甚怒。樞密使至中書面如土色。謂德裕曰。緣相公用茂元。適軍容於浴堂詬怒。稱樞密使與宰臣相連。令大和中罪人領重鎮。近東都來。欲有何意。德裕對曰。茂元若當時受文宗意旨。便合誅斃。聞茂元江陵有一宅。兩中所得犀象貨物。盡在宅中。此時全家送出與軍容。既受他物。豈得更有此說。於是謗讟遂止。

右鈔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其已為史官所取與挾黨情者皆略之。

牛羊日曆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貶京兆尹楊虞卿為虔州司馬。虞卿字師皐。祭酒寧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宰政。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為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驗金釉璧。可以不謬書為名儒。不識字為博學。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為不語先生。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遽能結客交遊。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覺矻矻於筆硯間。暗記六經。思溺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為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鑣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為朝廷之陰蠹。□□□□□□□□□□□□□□□□□□□□□□敎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朔之子。與牛僧孺更相□和。抽擢私呢。廣納貨財。俾門大啓。而公道喪矣。僧孺外唯簡嘿。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譽。辛秘為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嘗秘為考官時。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感秘恩。一日乃為內官。以至朱紫。秘不之知。元和中秘為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座主記得門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堺仰眾。承和且言於帝。呼為牛郎。乃聲

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焉.洎承和掌權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黨人.常視之.咸呼為丑座.或為太牢.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瘡痛.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牢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牢僧孺少牢虞卿又曰.門生故吏.不牛則李.又曰.丑侯膿膿.汝江切多用半裴.言僧孺取人多取登科及宗閔之門生故吏之半裴及宗閔為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內有奧主.謂承和也凡在朋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樹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為行中書.裴度太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既得志.長譖度.度謂人曰.養蝦蟆得水病報.其附下罔上如此.

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為舒州刺史.實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蔭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嘗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眞珠.意取李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歷年老.眞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于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詰在□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終不可得.乃語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為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臟.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

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寵.上□□蓋勢傾六宮.必貴.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退思之.乃為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為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為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鎮.蓋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眞珠歸于僧孺.漢公遂為狎客.以眞珠為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為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右鈔大和九年秋季牛羊一作楊日曆.其後有檀欒子、皇甫松、續記云.太牢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為沈婆兒.謂睿眞皇后為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承和公私之事.必啟太牢而後行.世傳太牢父事承和.諸牘文父事叔康.乃好事之說.過其實也.八日陳留崇事監伯宇記.

聖宋掇遺

徐鉉為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稱也.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觴世長曰.此氣候誠早.彼想未有也.世長徐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是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至宴.主客謂涉曰.某常使南朝.宴內何使度耶.涉對曰.本朝盧綠黨度無用.故不去焉.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眞宗一日問櫝食原於何代.鎬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寵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將殊膳.乃命太官每具兩櫝.櫝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每中書罷歸私家.別構一小齋.圖繪山水.自題曰退思巖.

崔遵度為吏部郎中太子諭德.深於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三聲.徽非自數也.范仲淹嘗問琴道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陳摶逃遁於山間.有親者嘗訪之.問養生之道.摶曰.得便宜處莫再去.此可也.

右鈔聖宋掇遺.其首云天聖紀元甲子秋八月哉生明海陵序.而不書姓名.當問於知之者.

沂公筆錄　王曾

宣徽使舊亞樞密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眞宗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眞宗性謙慎.淳化中册為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抑損.至於宮僚稱臣.上牋稱殿下.立妃.皆乞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章穆皇后.訖太宗世.止為皇太子夫人.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御極之初.嘗驛召一邊臣.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後皆先入見.辭謝畢.乃得詣正衙.遂為定制.

景德初.契丹通好受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彼國.屬修聘之始.館待優異.務在豐贍.無所不至.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為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來.不改其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國初范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因其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而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帝從之.自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蕃大朝會.並服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令百執事由常趨而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在位.訝其方冬而錫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代之闕典.上於是特命製.今公卿大夫之有裌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設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

公欽若、陳公堯叟、請率內職同赴。乃聽自今大忌。樞密使內職學士內諸司使軍職下洎列校。同爲一班。先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宰相參知政事文武百官爲一班。次詣閤門。進名奉慰。訖退。齊赴佛寺行香。小忌則否。左右史所以記言動也。然而王者之密畫切間。弼臣之僉諧獻納。外廷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事。復有羣臣上殿奏事。或親奉德音。或時出宸斷。可以訓俗。二十後者月終錄送中書。亦同錄纂編訖奏御。宣付史館。景德祥符中。知樞密院王公（欽若）陳公（堯叟）奏請自今樞密院所視嘉言美德。史不錄送中書。願別爲時政記。從之。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性頗奢侈。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宋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居民繁夥。倡優亦衆。然率多鄙俚。爲高俗人所輕誚。每宴飲樂必效其朴野之態以爲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

右沂公筆錄一卷三十一事。特鈔其九。沂公姓王氏。名曾。青社人。世所謂青州王相公也。

竹譜（戴凱之）

九河鮮育。五嶺實繁。（九河即禹所導之河。在平原郡。五嶺之說。各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故老。及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爲北嶺。臨漳寧浦爲南嶺。五郡界內各有一嶺。以爲南北之三水。俱通南越。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趙佗所通。或馬援所并。其迹在焉。徐廣雜記以劉溪松陽建安康樂爲五嶺。其謬甚矣。俞益期與韓康伯書。以晉興所統南移大營九眞爲五嶺之數。又謬也。九河鮮育。忌寒也。五嶺實繁。好溫也。）

幹將枯死。花復乃騂。（竹生花實。其年便枯死。騂也。竹實也。音禍。）

䈙（音辭）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遂成町。竹謂死爲䈙也。）

籦龍之美。爰自崑崙。（籦龍竹名。黃帝使伶倫伐之於崑崙之陰。吹以應律聲云。）

員丘帝竹。一節爲船。（員丘帝竹一節爲船。郭注云未詳。）

篔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篔實衙箬。南越之居。梁柱是拱。（篔音雲。見三倉。性漂。）

竹之堪杖。莫尚於䈽。磥砢不凡。狀若人功。豈止蜀地。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禮記曰。五十杖於家。扶老者杖器也。）

會稽之箭。東南之美。箘簬載籍。貢名荊鄙。箭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簌。（箘竹齊之類節叢大。如履其皆各冬生俗。）（謂疑闕二竹皮特竊。孫蒲越亦有不止楚也。）

又有族類。爰挺嶧陽。𥰭篁之選。衆皆莫伉。（筀賦所謂鄒山大竹。嶧孤桐特能貞。絕笞郡鄒山有筍。形色不殊。宜爲笙管。）

右鈔武昌戴凱之所撰竹譜。而率爲韻語。舊於竹譜下注云并序。而無之。又其文脫錯。殆不可讀。故鈔之特略。八月己卯記。

筍譜（僧贊寧）

筍者、竹之萌也。根曰鞭。鞭間乳贅而生者。竹屬。兼草而木。稟少陽之炁。盛于高平之地。黃白息壤。則是所宜也。凡植竹。正月引□二月引根。鞭必西南而行。諺曰。東家種竹。西家理地。其居東北隅者。老竹也。老種不生。生亦不滋矣。宜用稻麥糠糞之。可澆沃。開坑深二尺許。覆土厚五寸。除瓦石。用軟柔之土爲佳。大抵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來氣至而涼。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萼。竹得是炁也。根伸而達。亦謂之鞭。鞭

行行頭爲筍。俗謂爲傷。（二花再生花也。二葉亦何也。官爲者音訛也。夢也亦知。）若以鞭行時分芽。露月八月爲春。當二三月爲秋。（凡言殼各以生爲春。熟爲秋。）

一名筍。（筍之生成萌）

一名䈝。（土出皮中之籜也）

一名䕩。（白蕪草之穉而都生。食味甜且脆。則今沙岸筍也。今江東言筍芽之根出籜）

一名箈。（出說文）

一名茁。（丁律切）

一名竹子。（張華博物志。竹子筍也。異經）

一名萌。（初生萌之。言稱萌芽也。）

一名䈽。（竹筍稱䈽。筍節也。）

一名竹牙。（竹之萌芽也。）

一名初篁。（見文選。篁竹叢。）

筍。（其竹皮薄而多空。大者二寸。皮上有麄澀文。可錯中物。并爪甲利如鎗。作者若用久鈍。則以漿水浸之。）

陸雲字士龍。爲性喜竹。著笑林論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煮其簀。因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轣轆欺我如此。

唐僖宗朝。陸龜蒙處士隱于蘇臺甫里村。號甫里先生。作筍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世）南中有方竹。今澄州游川鐵冶多方竹。內實微通。心若殺股。湘川人取作牀。有四棱。止穿孔入爾。

唐夏侯彪之爲新繁令。問里胥曰。竹筍一錢幾莖。對曰。五莖。取千文買五萬莖。謂之曰。吾未要。且寄林中養。至秋竹成。一竿十文。遂成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類此。

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栽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明年筍莖交出也。

偷筍。間閻人隔垣離。必埋貍（一作貓）於家牆下。明年筍自迸出矣。

王子猷暫寄人宅。便種竹。或問暫居何須。子猷笑曰。不可一日無此君。故後人謂竹此君。今作譜者可命筍爲此君之子也。

俗閩呼筍爲龍孫。竹能化龍。龍且不生筍。佳言巧語。呼爲龍孫爾。

右鈔沙門贊寧所作筍譜。其僞謬亦多。故鈔之亦略。庚辰陳留淨土院記。

硯錄（唐詢）

黃帝得玉治爲硯。其上篆曰。帝鴻氏之硯也。

孔子廟中有石硯。

晉武帝時。張華于闐青鐵硯。

端州石工識山石之文理。鑿之五七里。有穴出自然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硯。謂之子石硯。

西京雜記。以玉爲硯。取其不冰。

唐柳公權云。青州石末硯爲第一。言磨訖墨易冷。絳州之硯次之。

古亦有木硯。傳玄硯讚云。木貴其能軟。石貴其潤堅。（右並見古文房四譜。雖出古今傳記。）

二十年前。頗於人間見用歙州婺源石硯。或問江南故老。且云昔李王留意筆札。凡所用澄心堂紙。李廷

珪墨。龍尾石硯。李氏亡而龍尾石不復出。景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推考其事。乃得李氏取石之處。案其地本大溪也。常患溪水之深不可入。始斷其流。使繇別道。其溪遂乾。李氏去國。縣人苦涉溪回遠。復治之。而石中絕。仙芝乃移縣導之。使還故道。而石又出。遂與端石並行。

靑州黑山紅絲石爲硯。人罕有識者。此石至靈。非它石可與較議。故列之於首焉。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去州二十餘里。前臨大溪。登山五里。乃至絕頂。匠人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洞中常有水。秋夏即不可入。春冬水涸。採石者競入。而其間陰黑。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大抵以石中有眼者最爲貴。謂鸜鵒眼。蓋石文精美者。如木之有節。今不知者。反以爲石病。凡取石有四。曰上巖。下巖。西坑。後□悉其下也。惟上巖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靑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潤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觀之。似有芒。叩之有聲。此高壁之石。二者最爲發墨。其次靑紫參半。或紫而近赤。或靑多紫少者。皆石之下也。

端人每爲硯。凡色不佳者。須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至經水即色如故矣。

水精亦可爲硯。予曾於屯田員外郎丁恕處見之。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其用墨處。即不出光。嘗以墨試之。發墨如歙石。但未知久用之如何耳。

凡自紅絲已下。可爲硯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一。青州紅絲石一。淄州金雀山石五。端州斧柯石二。淄州青金石六。歙州婺源石三。萬州懸金崖石七。歸州大沱石四。戎州試金石八。青州紫金石九。登州駝基島石十一。青州永福縣石十。已上可爲硯石品也。濰州北海縣石末硯。士人取爛石研澄其末燒之爲硯。□柳公權爲第一者。澤乃唐首 州北海縣也十三水暢硯十四□□□□玉硯十五。已上可爲硯之品也。

右鈔本親北海郡侯唐詢所編硯錄。詢字彥猷。善書札。其第硯以紅絲爲首。蓋詢嘗自遣青州益都縣石工蘇懷玉者。求石於黑山之巔。懷玉以爲洞穴深險。相傳云。紅絲石去洞口□□有刻字。乃中和年采石者所記。竟不知取之何用。迄今二百餘年。人不復有至者。懷玉獨與詢所遣白眞往。六七日。得石廣四五寸者二。鑱以爲硯。自嘉祐六年辛丑夏四月。至癸卯春三月。歷二年。凡工人數十往。得硯大小五十餘。工人告以洞門巨石擁掩。不可復入。石遂絕。其後得之者。皆洞外黃赤之石。一耳五寸硯。流落人間者絕少。詢自以紅絲石發之自我。又人不能偏見品第之。故以其私意置之第一。余嘗於世父秘閣院。見所謂紅絲者。其理太細。磨之拒墨。但可研雌黃朱粉。色亦不甚紅。豈所謂洞外黃赤之石者耶。不然。詢以世所罕見者爲錄以欺後人哉。

三水小牘 皇甫枚

余溫泉別業有田客。咸通中。因耕于莊前冠蓋山之陰。獲古銅斗。長二尺餘。其魁方而下殺。柄曲且圓。旣治之。四周皆隱起麟鳳龜龍之狀。標有篆字十。訪於明篆籀者。亦莫能詳。余思之。古史云。秦皇所幸。令望氣者望有佳氣處。輒瘞奇物以厭當之。此其是乎。而莊後橫岡發自紫邏。聯鳴皐而東。泊莊之左。已延袤數十里矣。莊西二里許。舊掘溝三道以斷厥勢。亦類此也。故耳。

咸通癸巳歲。余從鼎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華之野狐泉店。鼎臣兄與余同登南嶺蘭若。訪主僧曰義海。因話三峯事。海曰。去秋有士人王玄冲者。來自天姥。云遊陟名山。亦盡東南之美矣。惟有華山蓮華峯。今則方候一登耳。計其五千仞爲一旬之程。旣上。當燒煙爲信。翌日。發笑取一藥壺并火金而去。及期。海至桃林。佇立數息間。有白煙歘起蓮華峯。海秘之不言。後二旬。而玄冲至。言曰。前者旣入華陽川。尋徼逕至蓮華峯下。初登雖峻險。猶可重足一跡。旣及峯三分之一。則劣容半足。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過石室。上下懸絕。則有蘿蔦及石髮垂下。接之以升。果一旬而及峯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脈。濃碧鮮妍。四傍則巨檜喬松。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旣周覽矣。乃燔火焉。旣而循池翫花。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慄。復倍於登陟時。海不覺執玄冲手曰。君固三淸之奇士也。於是沖盡以蓮葉舟鐵贈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尙子平五嶽。亦斯人之徒歟。

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氏。訛曰路山。則古堯山也。山邑有唐堯廟。故文選□都賦云。甘厥龍而爲醢。覩魯山而來遷。先帝之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邑一音節。子結切。高山貌。一作巀。昨結切。山峯。廣韻玉篇同。

汝州魯山縣。元魏時西廣州也。刺史紇豆陵鬲雄勇有智略。及卒。將吏奉遺言。定于子城南之左郄敵上。今縣治其中。於郄敵前立廟。題云紇豆將軍。歲時奉祀焉。

乾符丁酉歲秋七月。詔以左衞將軍劉秉仁爲江刺。劉公自京將一囊駝至郡。因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土無此畜。人覩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列狀於太守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旣至。憮然曰。此吾囊駝也。乃命瘞于江壖。

汝州臨汝縣南十八里。廣成坡之西垠。有小山曰崆峒。即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隱也。祠在山東麓。堂上廣成子像。戴獨角巾。被紫霞衣。二侍童而已。重門之石有碑。刺史陸長源文。其巔洞穴如盎。將有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田夫以爲候。亦名山曰玉犬峯。耆老云。若九春三秋。天景淸麗。必有素霧自山巴起。須臾粉堞靑甍。彌亙數里。樓殿轇轕。花木煥爛。數息中霧勢漫漫。不復見矣。庸詎不知神仙窟宅。謂廣成子化城。乃俚談也。

陸存者。愚儒也。衰白之後。方調汝州郟城令。乾符丁酉歲。王仙芝攻郡。途經郟城。存爲所虜。存紿之曰。庖人也。乃令溲麪煎油作食。所謂䭔䭔者。移時不成。賊首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懼急搦麪。兩手連拍。曰。祖父祖父。世業世業。衆大笑。釋之。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旣傾國。思乃入神。畜一女僮曰綠翹。一日。機爲鄰院所邀。暮歸。翹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已去矣。客乃機素相匿者。意翹與之私。及夜扃戶。裸而笞之。絕於地。機恐。坎後庭瘞之。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靑蠅數十。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客出語其僕。僕兄爲府街卒。常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之。呼數卒攜鍤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遂錄機詣京兆府。朝士多爲言。書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郞。

右鈔安定皇甫枚所編三水小牘．枚自言天祐庚午歲．寓食汾晉．爲此書．三水．安定郡地名．枚安定人．故云．其末云三水人遵美．蓋其字也．枚又言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宜宗朝再啓黃閣．蓋謂白敏中．其書卑腳犬花鵲吠剌客李龜壽事無甚異．且慮出白氏之私．故不鈔．

漢武故事 班固

漢景帝王皇后有娠．夢日入懷．帝又夢高祖曰．王夫人(帝時爲太子)生子．可名爲彘．及生男．因名焉．是爲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數歲．長公主嫖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笑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黃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是時皇后無子．立栗姬子爲太子．皇后既廢．栗姬次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微白之．上嘗與栗姬語．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上亦賢之．廢太子爲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爲后．膠東王爲太子．(武帝時封膠東王)年七歲．上曰．彘者．徹也．因改爲徹．

丞相周亞夫宴見．時太子(武帝)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弗輟．亞夫起．帝問曰．爾何因視此人．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因曰．此快快非少主臣也．元光元年．天星大動．光耀煥煥竟天．數夜乃止．上以問董仲舒．對曰．是謂星搖．民人勞之妖也．是時謀伐匈奴．天下始不安．上謂仲舒妄言．意欲誅之．仲舒懼．乞補刺史以自效．乃用爲軍候．屬程不識．屯雁門．

太后弟田蚡欲奪太后兄子竇嬰田．嬰不與．乃構嬰於太后．上不得已殺嬰．後月餘日蚡病．一身盡痛．若擊者．叩頭復罪．上使視鬼者察之．見竇嬰笞之．上又夢竇嬰謝上屬之．上於是頗信鬼神事．

陳皇后廢．立衛子夫爲皇后．初上行幸平陽主家．子夫爲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意動．起更衣．子夫因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歡樂．主遂內子夫於宮．上好容成道．信陰陽書．時宮女數千人．皆以次幸．子夫新入．獨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三女．後生男．即戾太子也．

淮南王安好學多才藝．集天下道書．招方術之士．皆爲神仙．能爲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上心惡之．徵之．使覘淮南王．云王能致仙人．又能隱形升行．服氣不食．上聞而喜其事．欲受其道．王不肯傳．云無其事．上怒．將誅．淮南王知之．出令與羣臣．因不知所之．國人皆云神仙．或有見王者．帝恐動人情．乃令斬王家人首．以安百姓．爲名．收其方書．亦頗得神仙黃白之事．然試之不驗．上既感淮南道術．乃徵四方有術之士．於是方士自燕齊而出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上甚信之．拜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神像祭祀之．少翁云．先致太一．然後升天．升天然後可至蓬萊．歲餘而術未驗．會李夫人死．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

上微行．嘗至柏谷．宿於逆旅．乞漿飲．旅翁曰．無．正有溺．無漿也．自是希復微行．時丞相公孫雄數諫．上弗從．因自殺．上聞而悲之．後二十餘日．有栢谷之逼．乃改殯雄．爲起墳冢在茂陵旁．上自爲誄曰．公孫之生．汚濟降靈．元老克壯．爲漢之貞．(一作禎)弗(一作拂)予一人．迄用有成．去矣游矣．永歸冥冥．嗚呼夫子．曷其能刑．

歎曰．萬物有終．人生安長．幸不爲大夫．復何傷．雄常諫伐匈奴．爲之小止．雄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胡．殺休屠王．獲天祭金人．上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人率長丈餘．不祭祀．但燒香禮拜．天祭長八尺．擎日月．祭以牛．上令依其方俗禮之．方士皆以爲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因乃止．

鑿昆池．積其土爲山．高三十餘丈．又起柏梁臺．高二十丈．悉以香柏．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死而有靈．霍去病微時數禱神君．乃見其形．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去病疾篤．上令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上乃造神君請術．行之有効．大抵不異容成也．自柏梁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取宛若(神君之妹)爲小妻．生子三人．與朔同日死．時人疑化去弗死也．

薄忌奏祠太一．用一太牢．爲壇開八通鬼道．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曰．此司命之神．總鬼錄者也．

上(武帝)尤好辭賦．下筆即成．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妙．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汝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即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弗責也．

上善接士大夫．拔奇取異．不問僕隸．故能得天下奇士．然性急不貸小過．汲黯每諫上曰．以有限之士．若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能盡．陛下欲與誰爲理乎．上笑曰．夫才爲世出．何時無才．且所謂才者．猶可用之器也．才不應務．是器不中用也．不能盡才以處事．與無才同也．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愚爲不知理也．上顧謂羣臣曰．黯自言便辟．則不然矣．自言其愚．豈非然乎．時北伐匈奴．南誅兩越．天下騷動．黯數諫爭．上弗從．乃發憤謂上曰．陛下恥爲守文之君．欲希奇巧於爭衰臣恐欲益反損．取累於千載也．上怒．乃出黯爲郡吏．黯忿憤．疽發背死．賜諡剛侯．

天子臺鼎湖．病甚．浮水發根言於上曰．上郡有神．能治百病．上乃令發根禱之．即有應．上體平．遂迎神君．會於甘泉．置之壽宮．神君最貴者大夫．次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者言與人等．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於北宮設鐘簴羽旌．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輒令記之．命曰□法．率言人事多．鬼事少．其說鬼事．與浮屠相類．欲人爲善．責施與．不殺生．

欒大曰．神尚清淨．上於是於宮外起九間神室．基高九尺．以赤土爲陛．基上及戺．悉以碧石．椽亦以金刻飛瑁爲龍虎禽獸．以薄其上．狀如隱起．椽首皆作龍形．每龍首銜鈴．流蘇懸之．鑄金如竹狀以爲壁．白石脂爲泥．漬椒汁以和之．白密如脂．以火齊薄其上．扇屏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以白珠爲簾．玳瑁押之．以象牙爲蔑．帷幕垂流蘇．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俎案器服．皆以玉爲之．前庭植玉樹．植玉樹之法．葺珊瑚爲枝．以碧玉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子皆空中．小鈴鎗鎗有聲．甍標作金鳳皇．軒翥若飛狀．口銜流蘇．長十餘丈．下懸火鈴．庭中皆壂以文石．率以銅爲瓦．而漆漆其外．四門並如之．雖崑崙玄圃不過也．上恆齋其中．而神猶不至．於是設諸僞使鬼語作神命云．應迎神嚴裝入海．上不敢去．東方朔乃言大之無□．上亦發怒．收大腰斬之．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乃施帷帳燒兜末香香兜渠國所獻也香如大豆塗宮門聞百里是日夜漏七刻西方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色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載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如鸞夾侍王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慾心尚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五枚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好作罪過疎妄無賴久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

上於長安作蜚廉觀於甘泉作延壽觀又築通天臺於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下春至泰山還作道山宮以為高靈館又起建章宮其東鳳闕高二十丈其西唐中廣數十里其北太液池池中有漸臺池中又作三山刻金石為魚龍禽獸之屬其南方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三堂甚與未央前殿等又作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其後又為酒池肉林聚天下奇異鳥獸於其中其旁別造奇華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寶充之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凡諸宮美人萬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長樂三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不由徑路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黑侍衣軒者亦如之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時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有孕者拜爵為容華充侍衣之屬□拳夫人葬雲陵上為起通靈臺於甘泉望氣者言宮中有蠱氣上又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逐之弗獲上怒閉長安城諸宮門索十二日不得乃止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湧大風晦冥不得御樓船乃還上乃言曰朕即位已來天下愁苦所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費耗天下者罷之田千秋奏請罷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鴻臚奏是也其海上諸侯及西王母驛悉罷之拜千秋為丞相時上年六十餘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歎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故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身體皆瘠瘦一二年中慘慘不樂三月丙寅上晝臥不覺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

右鈔世所傳班固所撰漢武故事其事與漢書時相出入而文不逮疑非固所撰也武帝以雄才大略不肯安於守文汲黯之言是矣雖其將死之言然自謂所為狂悖又言仙人盡妖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史亦載輪臺哀痛之詔蓋亦偉丈夫所為也與其終身不悟若唐憲宗以金丹被弒者有間矣辛巳淨土北窗燭下記

續談助卷之四

漢孝武內傳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四月戊辰帝夜閒居東方朔、董仲君在側忽見女子青衣帝問何人曰我墉宮玉女姓王名登為王母所使來語帝從今百日清齋七月七日西王母當暫來也武帝下席跪諾言訖失所在東方朔曰此西王母紫蘭室玉女也帝於是登尋真臺齋戒存道至七月七日至夜見天西南白雲起鬱鬱須臾王母乘紫雲之車駕九色斑龍視之可年三十餘下車登牀因呼帝共坐南向王母自設豐珍之肴酒觴數過乃令侍女王登拊八琅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琬陵華拊五陵之石范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樂激朗靈音駭空又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帝自陳曰徹不才不圖天真頓集今日願垂哀矜賜諸不悟王母曰汝能執靈味道自復佳耳然汝任情恣體多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若能蕩此衆亂守茲道誠若斯之事豈無髣髴如其不爾無為抱石而濟長津矣昔先師元始天王登于叢霄之臺於丹房說玄微之言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當堅守三一保固靈根汝為之足以度世至於太上之藥乃有中華紫蜜北陵綠阜玄都之綺蕙雲山之珠蜜崆峒靈瓜四劫一實冥陵騰胆炎山夜日扶桑丹椹長河文藻紫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紫芝天漢巨章南宮大碧西鄉扶老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其次藥有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靈蘗玉酒

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玉屋青數。閬風石髓。黑河琱瑚。蒙山白鳳之肝。靈丘蒼鸞之血。流淵鯨鯢。赤河絳璧。雲濆蕤艾。昆丘神雀。廣夜之草。流淵青荻。左食神光。右歛玄瀨。上擷蘭園之金精。下摘圓丘之紫柰。白水靈蛤。八陵赤薤。有得食之。後天而逝。其次藥有紫華紅英。玄霜絳雪。血流石胆。東滄青鏈。長光綠草。雲童飛千。子得食之。白日昇天。其下藥有松柏脂膏。山薑沉精。菊花澤瀉。枸杞伏苓。菖蒲門冬。苣藤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朱英。升麻。續斷。葳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子得服之。可以延年。亦能身生光澤。還髮童顏。役使鬼神。得為地仙。此是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說。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之。子善錄而修寫焉。於是王母欲去。帝下席請留。王母乃止。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帝不知夫人何神仙。須臾上元夫人遣一侍女來云。阿環再拜問起居。密香至奉信承降。尊劉徹處。願暫少留。帝因問上元夫人何神也。王母曰。是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官。統領十方玉女之名錄者。當二時許。上元夫人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是女子。年同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天姿清耀。服赤霞之袍。雲彩亂亂。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鬟角髻。餘髮散垂之至腰。戴九雲之冠。帶六山火玉之印。佩文華之綬。腰帶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再拜。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汝當起拜。帝拜之。夫人曰。阿母有志故來。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尸解之方。吾甚不惜。復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正念授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寫天下之尊。而使入林岫邪。帝又見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是靈方邪。王母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貨所宜佩帶乎。帝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靈元年。三天太上老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山岳

之高卑。因山源之規矩。覩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地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實之號。畫形祕于玄臺。而出為靈眞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畢靈尊奉。汝雖不正。然欣子有心。今以相與。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今雖得其形。而無五帝六甲。左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眞逯遁。靈玉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洞東蒙之文。右庚太素收攝殺鬼之律。壬癸六遯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眞素曲蒙書三五愼行。寅巳申亥紫庭炎光內觀中方。闕此十二事者。何以名山靈。朝地神。攝萬精。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識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唯願告誨。上元夫人曰。我無此文也。昔曾見扶廣山清眞小童有此金書祕字。欲令汝廣尋。以參眞形之用耳。王母乃告上元夫人曰。吾今既賜徹以眞形。夫人今當授以至靈之法。夫人曰。此是大聖羣文。眞人亦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道君者。恐徹下才。未應此用耳。王母色不平。乃曰。何足隱耶。夫人曰。昔於廣都之丘。建木丹城。俱景君無常先生。見授六甲靈飛方十二事。初授之日。二君告環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聽四百年一傳。得仙者聽四千年一傳。得眞者聽四萬年一傳。得昇天太上者聽四十萬年一傳。女授傳女。男授傳男。太上科禁。已表於照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矣。賢大女郎抱蘭。即環之弟子也。

環附不可以授男也。扶廣山清眞小童。男官也。此子是環學入火弟子。今正爾敕取以授徹也。即令侍女紀羅容□到扶廣山。敕清眞小童出六甲十二事以來。當以授劉徹。須臾侍女還。捧八色玉笈。鳳文之蘊。云清童小君問訊。弟子阿昌言紀羅容至。云尊欲得六甲十二事。輒封一通付信。於是上元夫人起立執玉笈而呪曰。授徹靈飛及此六丁。長存久視。還白留青。違犯泄漏。禍必攉傾。爾師主是清眞小童太上中黃道君之司命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陽。字庇華。形有嬰兒。故仙以清眞小童為號。呪畢。以二手摘所施用節度示帝。王母又命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如向巾器中者。以付帝。於是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曰。昔涉玄眞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遇紫微闈。眞人列如麻。綠景清飆起。雲蓋映朱葩。蘭珠眉碧空。□□啓瑤沙。丹臺結空構。暐曄生靈華。飛騁夢峙□。燭龍倚逶蛇。玉胎東□□絳芝。九紛□相招。棘仙發。萬劫方童牙。誰有壽蘭終。扶桑不為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曰。晨登太靈宮。挹此八玉蘭。夕入玄圃闕。採蘂掇瓊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霧。味之當一滄。紫微何濟濟。瓊輪服朱丹。且發汗漫府。事宿勾陳垣。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復猶存。奚疑億萬椿。莫與世人記。行尸言此難。歌畢。夫人與王母同乘車而去。

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焚柏梁臺。於是眞形六甲十二事。並於燒所失之。王母當以武帝不能從訓。故火之耳。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嶽圖授董仲君。（一作舒）又承上元夫人言。以五帝六甲靈飛十二事授李少君。二書得傳於世者。由此二君也。帝失書。悔不修德。其後東方朔一旦乘蜚龍飛去。帝愈恨。其年五月正曆。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官名協音律。云此王母意義。

齊人公孫卿。謂所忠曰。吾有師說祕書。言鼎事。欲因公奏之。如得引見。以玉羊一為壽。所忠許之。視其書而有疑。因謝曰。寶鼎事已決矣。無所復言。（汾陰得寶鼎鼎假見于祖禰藏于宗廟以合靈應）公孫卿乃因嬖人平時奏之。有禮書言黃帝得寶鼎。於是迎日推算。乃登仙于天。今年得朔旦冬至。與黃帝時協。臣昧死奏。武帝大悅。召卿問。卿曰。臣授此書於申公。已死。尸解去。帝曰。申公何人。卿曰。齊人。安期生同受黃帝言。有此鼎書。申公嘗告臣。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曾孫焉。寶鼎出與神通。封禪得上太山。則能登天矣。黃帝郊雍祠上帝。宿齋三月。鬼臾區尸解而去。（黃帝得寶鼎宛【一作冤】侯問於鬼臾區區曰帝得寶鼎神策延年是歲乙【一作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此一事出漢武故事）因葬雍。今大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於明庭。甘泉是也。升仙於寒門。谷口是也。

魯女生。長樂人。於嵩山見一女人。出五嶽眞形圖以與之。女生以傳薊子訓。訓傳封君達。左元放。

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乃入鳥鼠山。服鍊水銀。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

李少君。字雲翼。齊　臨菑人。少好道。入太山採藥。未成而病。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之。即起。遠漢武帝時。以方干上。言能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遠有先師安期生。授臣口訣。是以保貴物之可成也。元封六年九月。少君稱疾絕。殯百餘日。有見少君在河東蒲阪市者。乘青騾。帝聞之。發其棺。棺中無所復有。

右鈔世所傳漢孝武皇內傳。其言淺陋。又什有五六皆增贅漢武故事與十洲記。其上卷之末有云。

右從淮南王至稷丘君凡八事附之。案神仙傳淮南仙事的指又不出八公。定何姓氏。據劉根眞人傳。潁川掾吏王珍問劉君曰。聞神丹不可倉卒求。不審草木藥何者爲良。君曰。昔淮南八方。公一云各服一物。以得數百歲。而命神丹。而昇天太淸。韓衆服菖蒲。趙他子服桂。衍門子服五味子。羡門子服地黃。林子明服石韋。杜子微服天門冬。仕子季服伏苓。陽子仲服遠志。此諸君。並已登眞。降授淮南王。道成能變化自在。持此故事。仙昇定矣。今因此傳末并八公所氏以明之。焉予以唐天寶五載景戌歲十月十五日。終南山居玄都仙壇大洞道士王遊岩緒附之矣。其言鄙俗。其文脫錯至此。然則此書遊岩之徒所撰也。癸未伯宇記。

殷芸小說

晉明帝啓元帝。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賀表。答云。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甚。故力沐耳。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又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答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出晉勅。此卷並奏漢、晉、宋諸帝。

晉成帝時。庾后臨朝。南頓王宗。爲禁旅官。典管鑰。諸庾數密表疏宗。宗罵言云。是汝家門閤邪。諸庾甚忿之。託黨蘇峻誅之。後帝問左右。見宗室有白頭老翁何在。答同蘇峻已誅。帝聞之流涕。後頗知其事。每見諸庾。道枉死。帝嘗在后前。乃曰。阿舅何爲云人作賊。輒殺之。人忽言阿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云鼠何以作爾形語。帝無言。唯大張目。熟視諸庾。甚懼。出語林

宣帝問眞長。會王如何。劉惔答欲造微。桓曰。何如卿。曰。殆無異。桓溫乃喟然曰。時無許、郭。人人自以爲稷、契。出雜記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謂孫曰。此是噉名客。簡文顧之。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孝伯時罷祕書丞。在坐。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有驗。

簡文集諸談士。以致後客。前客夜坐。每設白粥。唯然燈。燈暗。輒更益炷。出世說

佛經以爲袪治神明。則聖可致。簡文曰。不知便可登峯造極。不然。陶冶之功。故不可輕。出郭子

簡文帝爲撫軍。所坐牀上塵。不令左右拂。見鼠行之迹爲佳。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打殺之。意不悅。門下起彈辭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出語林

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着單絹裙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有席。陛下晝過冷。夜過熱。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謝公歎曰。上理不減先帝。出世說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當似豬。出世說

武帝嘗於殿北窗下淸暑。忽見一人。著白□黃黃練單衣。舉身沾濕。自稱是華林園中池水神。名曰琳璆君。語帝若能見待。必當相祐。帝時飲已醉。便取常佩刀擲之。刃空過無礙。神忿曰。已不能佳士見接。乃至於此。當知之。居少時。而帝暴崩。出幽明錄

宋國初建。參軍高纂啓云。欲量作東西堂牀。六尺五寸。並用銀度釘。未敢輒專。宋武手荅云。牀不須局脚。

直脚自足。釘不煩銀渡。鐵釘而已。出宋武平勅

鄴鮮之、王智、傅亮啓宋武云。伏承朔見。南蠻明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群情遷來月否。宋武手荅云。勞第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出宋武平勅

介子推不出。晉文公焚林求之。終抱木而死。公撫木哀嗟。伐樹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將起於此。出異苑。此卷並周六國前漢人。

王子喬墓在京茂陵。國亂時。有人盜發之。都無所見。唯有一劍。懸在空中。欲取之。劍便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飛上天。神仙經云。眞人去世。而多以劍代其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老子始下生來。乘白鹿入母胎中。老子爲人黃色美眉。長耳廣額。大目疏齒。方口厚脣。耳有三門。鼻有雙柱。足蹈五字。手把十文。出神仙傳、玄中記

顏泉、唐神堯諱淵子路共坐于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甚懼。顏淵納履拔劍而前。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歎曰。仁者必有勇。

安吉縣西有孔子井。吳東校書郎施彥先復居井側。先云。仲尼聘楚。爲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復居井側。因以名焉。出吳興山墟記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壇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棄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痛夫二君。蘇秦、張儀荅書云。伏以先生秉德含和之中。游心靑雲之上。飢必噉芝草。渴必飲玉漿。德與神靈齊。明與三光同。不忘將書。誡以行事。儀以不敏。名問不昭。入秦斥霸。欲翼時君。剌以河邊。喻以深山。雖復素闇。誠銜斯旨。出鬼谷先生書

張子房與四皓書云。良白。仰惟先生稟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靈智。翻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遊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謂絕景不御。而駑服駕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寢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不翔乎太淸。騏驥遁。不步於郊莽。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料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四皓荅書云。竊聞幽藪。深谷是寔。豈悟雲雨之使。奄齊華止。方今三章之命。邈殷湯之曠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於金石。飛鳥翔於紫闕。百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嵓穴。足未嘗踐閶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日曦然後知三旬之終。覩霜雪然后知四時之變。聞射夫然后知弓弩之須。試伐木然后知斧柯之用。嘗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走。避役山草。倚朽若立。循水似濟。遂使靑蠅盜聲

於長鷄。魚目竊價於隋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顧令蔽婁廁方
夫之御。被龍服衣。而欲使女蘿上紺綾之緒。恐汨泥以濁白水。飄塵以亂清風。是以承命傾篋。閉籠若驚。
謀因飛龍之使。以寫□蟬之音。乞守兎鹿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出張良書）
晉簡文云。漢世人物。當推子房爲標的。神明之功。玄勝之要。莫之與二。接俗而不虧其道。應世而事不嬰。
玄識遠情。超然獨邁。（出簡文談疏）
湘州有南寺。東有賈誼宅。宅有井。小而深。上斂下大。狀似壺。即誼所穿。井傍局脚食牀。容一人坐。即誼所
坐也。（出盛弘之荆州記）
誼宅。今爲陶侃廟。時種甘猶有存者。（出庾穆之湘州記）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此何人。曰。古之愚夫。帝曰。天下廉士。何爲愚夫邪。對曰。賢者居世。
與時推移。不凝滯於物。何不汎汎如水中之鳧。與波俱逝。何自苦於首陽乎。（出朔傳）
俞益期。豫章人。與韓康伯道。至交州。聞馬援故事云。交州在合浦徐聞縣西南。窮日南壽靈縣界。傳云。伏
波開道。鑿石。猶有故迹。又云。此道廢久壅塞。戴桓溝之。乃得伏波時故船。昔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岸
北有遺兵十餘家。居壽靈之南。悉姓馬。自相婚姻。今二百戶。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猶與中華同。（出俞益期書）
（隆此卷並後漢人物）
袁安父母亡。使安以雞酒詣卜工問葬地。道逢三書生。安以雞酒禮之。畢。告安地曰。當此世爲貴公。別行
數步。顧視皆不見。因葬其地。後果位至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三公焉。（出幽明錄）
崔駰有文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人雖干木。君非文侯。何爲光光入我里閭。令見之。問
駰□曰。必瑗所書。召瑗將詰所書。乃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出世說）
馬融歷二縣兩郡七年。在南郡四年。未嘗論刑殺一人。性好音樂。善鼓琴吹笛。笛聲一發。感得蜻蛚出吟。
有如相和。（出融列傳）
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送車千乘。詣大槐客舍而別。唯李膺與林宗共乘薄笨車上大坂。觀者數千人。
望之眇若松喬之靈漢。（出膺家傳）
徐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號曰思賢亭。
（出穉別傳）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
有奇術。（出異苑）
李膺常以疾不迎賓客。二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轝出門迎之。（出李膺家錄）
張衡亡月。蔡邕母方娠。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即衡之後身也。（出世說）
郭玄葬城東。後墓壞改遷。厲阜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曰昭仁亭。（出玄別傳）
謝子微見許子政虔及弟紹曰。平輿之淵。有二龍出矣。（出世說此一卷後漢人物也）

汝南中正周裴。表稱許劭高□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時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
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齓。斷冤滯。摘虛名。誠未有如劭之
懿也。嘗以簡別清濁爲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投之潢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嘗不有尋究欣
然。兄子政常抵掌擊節。自以爲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樊子昭幘責之子。年
十五六。爲縣小吏。劭一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後果有令名。（出劭列傳）
禰正平年少。與孔文舉作爾汝交。時衡年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餘也。（出衡列傳）
孔文舉中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瞑。門人忿然曰。君責人太不以道。今暗若漆。何不把火照我。當得
鑽火具。然後得火。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文。（出諧文）
曹公與楊太尉書。論刑楊修云。操自是下不遺賢子見輔。令軍征事大。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掌。而賢子
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謹贈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枝一枚。青絹五百
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一疋。戎裝金鞍轡十副。鈴苞一具。□使二
人侍衛之。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鞾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
下便當概然成（一作承）納。不致往返。楊太尉答書云。彪白。小兒頑鹵。常慮當致傾敗。足下恩矜。延罪迄今。聞
問之日。心腸酷裂。省覽衆賜。益以悲懼。曹公卞夫人與太尉夫人袁書。卞頓首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位。
方今戎馬興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諮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輒行軍法。伏念悼
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一百疋。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
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書。袁頓首頓首。路岐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情。
抱勞山積。小兒疏細。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出魏武楊彪傳）
司馬德操初見龐士元。稱之曰。此人當爲南州冠冕。時士元尚少。及長。果如徽言。（出徽傳）
潁川太守朱府君。以正月初見諸縣史燕。問功曹鄭劭曰。昔在京師。聞公卿百僚歎述貴郡前賢後哲。英
雄瓌瑋。然未覩其奇行異操。請聞遺訓。對曰。鄙潁川本韓之分野。豫之淵藪。其於天官。上當角亢之宿。下
稟嵩少之靈。受嶽瀆之精。託晉楚之際。處陳鄭之末。少陽之氣。太清所挺。是以賢聖龍蟠。俊彥鳳舉。昔許
由、巢父、出於陽城。樊仲甫又出陽城。留侯張良又出於陽城。胡元安出於許縣。淮彪義山出於昆陽。審尋
初出於定陵。杜安伯夷又出於定陵。蔡道（一作遵）出於潁陽。府君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辭徵禮之
寵。恐貴郡未有如此者也。鄭公對曰。昔許由恥受堯位。洗耳河濱。樊仲甫者。飲牛河路。恥臨濁流。回車旋
牛。二周公但讓公卿之榮。以此推之。天地謂之咫尺。不亦遠乎。（出鄭公對潁川太守）
劉禎以失敬罷。文帝曰。卿以不謹。文憲答曰。臣誠痛寃。亦緣陛下綱目不疏。文帝出游。顧見石人曰。問彼
石人。彼服何鑿。何時去衞。來游此都。（出世說此卷並魏上人）
韓王北征。臨井幽眺瞩。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
遂令鑿看。果是大墓。礬石滿塋。一說粲在荆州。從劉表登障山。而見此異。曹武北征。粲猶在江南。以此爲

言。（出異苑）

管寧避難遼東。還泛海。遭船傾沒。乃思其愆過。吾曾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必在此。（出異苑）

王朗中年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與子姪宴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茂先稱此事。張曰。王之學華。蓋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華歆遇子弟甚整雅。閨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二門之中。兩不失其雍熙之軌度焉。（出世說）

中華佛法。雖始于漢明帝。然經偈故是胡音。陳思王登漁山。臨東阿。聞巖岫有誦經聲。清婉遒亮。遠谷有流響。肅然靈氣。不覺斂衿祗敬。便有終焉之志。諸曾解音以為妙唱之極。即善則之。今梵唄皆植依擬所造也。植亡。乃葬此土。（出異苑）

傅巽有知人之鑒。在房州目龐統為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平原人有善治傴者。自云不善人百一人耳。有人曲度八尺。直度六尺。乃厚貨求治。曰。君且□欲上背踏之。傴者曰。將殺我。曰。趣令君直。焉知死事。（出笑林）

董昭為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之世。下為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衛尉啼面言其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遷為司徒。（出語林）

晉撫軍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出郭子）

王輔嗣注易。笑鄭玄云。老奴甚無意。于時夜久。忽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即入。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極有忿色。言竟便退。而輔嗣心生畏惡。經少時。乃暴疾而卒。（出幽明錄）

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間問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殺之。（出語林）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嵇公看。致之懷中。既詣宅。畏其有難。懷不敢相示。出戶遙擲而去。（出世說）

鍾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道也。（出語林）

阮德如每欲逸走。家人常以一細繩橫繫戶前以維之。每欲逸。至繩輒返。時人以為名士狂。（出世說）

德如嘗於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白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氣定。徐笑而謂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如是。鬼赧而退。（出幽明錄）

桓宣武征蜀。猶見諸葛亮時小吏。年百餘歲。復問諸葛丞相今與誰比。意頗有矜。答曰。葛公在此。亦不覺異。自葛公歿後。正不見其比。（並出雜記。此卷吳蜀人）

武侯躬耕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都也。（出異苑）

襄陽郡有諸葛孔明故宅。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水臺。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常登之鼓琴而為梁甫吟。因名此山為樂山。先有董家居此宅。衰殄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出襄陽記）

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不。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輒顧視之。行殆不復前。（出語林）

顏邵為豫章。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有人開閤徑前。狀若方相。說是廬山君。與邵談春秋。燈火盡。燒左傳以續之。鬼反和遜。求復廟。笑而不答。（出志怪）

沈峻。珩之弟也。甚有名譽。而性儉吝。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良久。謂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相送。而無麤者。溫嘉其能自顯其非。（出笑林）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曰。向人前呼其父字。為是禮邪。恪笑而答曰。向天穿針。不見天怒者。其輕於天。意有所在耳。

孫皓初立。治後園得一金像。如今之灌頂佛。未幾。皓陰病不可堪。采女有奉法者。啓皓取像香湯浴之。灌殿上燒香懺悔。痛即便止。（出志感徹心記）

王安豐云。山巨源初不見老易。而意闇與之同。晉武帝講武于宣揚場。欲偃武修文。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武用兵本意。後寇盜蜂合。郡國無備。不能復制。皆如公言。時以為濤不學孫吳。而闇與會。王夷甫亦歎其闇與道合。（並出世說。此卷晉江左人）

羊琇驕豪。擣炭為屑。以香和之。作獸形。（出列傳）

羊雅舒琇。冬月釀酒。令人抱甕暖之。須臾復易其人。酒既速成。味仍嘉美。其驕豪此類。（出語林）

夏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作家風詩。（並出世說。此卷晉江左人）

孫子荊新除婦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生伉儷之重。（出世說）

裴僕射頠。時人謂言談之林藪。（並出頠別傳。此卷晉江左人）

士衡在座。安仁來。陸便起去。潘曰。清風至。塵飛揚。陸應聲答曰。眾鳥集。鳳皇翔。（出語林）

士衡河北都督。已遭間構。內懷憂懣。聞其鼓吹。謂司馬孫遊曰。我今聞之。不如聞華亭鶴唳。（出史）

阮瞻作無鬼論。忽有人謁阮曰。鬼神之道。古今聖賢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便是。忽異其形。須臾消滅。後年餘。遇疾而卒。（出列傳）

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人莫能屈。鄰州咸化之。後有一書生詣岱。岱理稍屈。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此日得相制矣。言訖失書生。明日而岱亡。（出雜記）

右鈔殷芸小說。其書載自秦漢迄東晉江左人物。雖與諸史時有異同。然皆細事。史官所宜略。又多取劉義慶世說、語林、志怪等已詳事。故鈔之特略。然其目小說則宜爾也。至于目若岩電事。或云。裴令公姿容爽儁。疾困。武帝使王夷甫往看之。裴先向壁臥。聞王來。強迴視之。夷甫出語人曰。雙眸爛爛如岩下電。精神挺動。故有小惡耳。（出世說）或云。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岩下電。（出語林）俱收並錄。並無攷訂。則其書亦可（跋文）

大業雜記 杜寶

大業元年敕有司於洛陽故王城東營建東京。以越國公楊素爲營東京大監。安德公宇文愷爲副。服三緒舊道。令開蠶檣道時有術人章仇太翼表奏云。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衝。不可久住。開皇之初。有童謠云。修治洛陽還晉家。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帝覽表愴然。有遷都之意。即日車駕往洛陽。改洛州爲豫州。自豫州至京師八百餘里。置一十四頓。頓別有宮。宮有正殿。發河南道諸州郡兵夫五十餘萬。開通津渠。自河起滎澤入淮千餘里。又發淮南諸州郡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于揚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通龍舟。兩岸爲大道。種榆柳。自東都至江都二千餘里。樹蔭相交。每兩驛置一宮。爲停頓之所。自京師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

東都大城。周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西拒王城。東越瀍澗。南跨洛川。北踰谷水。宮城東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城南東西各兩重。北三重。南臨洛水。開大道對端門。名端門街。一名天津街。闊一百步。道傍植櫻桃石榴兩行。自端門至建國門。南北九里。四望成行。人由其下。中爲御道。通泉流渠。映帶其間。端門即宮南正門。重樓。樓上重名太微觀。臨大街。直南二十里。正當龍門。出端門百步。有黃道渠。渠闊二十步。上有黃道橋三道。過渠二百步至洛水。有天津浮橋。跨水長一百三十步。橋南北有重樓四所。各高百餘尺。過洛二百步。又疏洛水爲重津。渠闊四十步。上有浮橋。津有時開闔。以通樓船入苑。重津南百餘步。有大堤。堤南有民坊。坊各周四里。開四門臨大街。門普爲重樓。飾以丹粉。洛南有九十六坊。洛北有三十坊。大街小陌。縱橫相對。自重津南行。盡六坊。有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橋南北有華表。長四丈。各高百餘尺。建國門西二里。有白虎門。門西二里至苑城。傍城南行三里。有天經宮。宮南二里。有仙都宮。並置先帝廟堂。建國門東五里。有長夏門。門南二里至甘水渠。渠南五里至伊水。水東北流十餘里入洛。端門西一里。有右掖門。門南過黃道渠橋。橋南道西有右候衛府。出右掖門。門旁渠西二里。有龍天道場。南臨石瀉口。即煬帝門師濟闍黎所居。石瀉東西三百餘步。闊五十餘步。深八尺。並用濟大石。長七八尺。厚一尺。自上至下積三重。並用大鐵爲細腰牙相鉤牽。亦非常之牢固。正當瀉口三十步。初造瀉之時。鑿地得大窖。容千斛許。於是塡塞。瀉成。不過一年即破碎。上令濟闍黎呪之。後更修補。得立二年。闍黎亡。還復毀破。前後計用四十萬工。以瀉王城池水。下黃道渠入洛。端門東有左掖門。門南道左有左候衛府。左掖門東二里有承福門。即東城南門。門南洛水有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新翻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葉形似枇杷葉而厚大。橫作行書。約經多少綴其一邊。牒牒然。今呼爲梵夾。道場北有道術坊。並是陰陽梵呪有道術人居之。向有百餘家。東城東有宣仁門。臨大街。街大小與天津街相似。東行盡六坊。有上春門。門外夾道南北有東西道。諸都邸百餘所。每年朝集使停止之處。并新戶坊東至豐槐樹三里。宮城正門曰則天門。南去端門五百步。則天門東行二百步有興教門。一里有重光門。即東宮正門。門東二百步有泰和門。並重觀。門內即左右藏。左藏有庫屋六重。重二十五間。間一十七架。總一百五十間。右藏屋兩重。總四十間。屋大小如左藏。（左綵縚布右綵獸麥）

（金鋼簃雜晉牙角）出則天門南橫街。直東七百步。有東太陽門。門東即東城門。東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門。門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門。出含嘉城西有圓壁門。門西有圓壁城。城正南有曜儀門。門南即曜儀城。城南玄武門。門內即宮。出則天門南橫街。直西七百步。有西太陽門。出門道西南行。第一院齊王宅。第二院燕王宅。第三院陳王宅。第四院代王宅。第五院越王宅。宅西拒周王古城。城西即入苑。則天門南八十步。過橫街。道東有東朝堂。道西有西朝堂。西連內史省。省西連謁者臺。臺連右翊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輦庫。庫西即西馬坊。坊西抵西城。西朝堂第二街北壁第一右驍衛府。府西連右禦衛府。府西抵右掖門街。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窖西至西城。西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御史臺。臺西連祕書省。省西連尚食庫。庫西連右監門府。府西連長秋監。監西抵右掖門街。街西即掌醢署。署西連良醞署。署西至粳米窖坊。坊東朝堂東來連門下省。省東殿內省。省東連左掖衛府。府東即抵左掖門街。街東即西鏡坊。坊連東鏡坊。東朝堂南第二街第一左驍衛府。府東連左備身府。府東左武衛府。府東連左屯衛府。府東連左禦衛府。府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監東即城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臺東連光祿寺。寺東連左監門府。府東連太府寺。寺東抵左掖門街。街東即少府監。連南監。監東至城。出東太陽門街北道東第一街有鴻臚寺。寺東有司農寺。寺東連太常寺。寺東拒城。第二街即宣仁門大道。大道北即尚書省。第三街將作監。監東連太僕寺。寺東至城。第四街有衛尉寺。寺東連都水監。監東宗正寺。寺東連大理寺。寺東拒城。則天門兩重觀。觀上曰紫微觀。左右連闕。闕高百二十尺。門內四十步有永泰門。門東二百步至會昌門。永泰西二百步至景運門。並步廊連而坐宿衛兵。永泰門內四十步有乾陽門。並重樓。乾陽門東西亦軒廊周帀。門內一百二十步有乾陽殿。殿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二百七十尺。十三間二十九架。三陛（一作階）。軒文櫳鏤檻。欒櫨百重。䆳拱千構。雲楣綉柱。華欂璧璫。窮軒甍之壯麗。其柱大二十四圍。倚井垂蓮。仰之者眩曜。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四面周以軒廊。坐宿衛兵。殿庭左右各有大井。井面闊二十尺。庭東南西南各有重樓。一懸鐘。一懸鼓。刻漏則在樓下。隨刻漏則鳴鐘鼓。大殿北三十步有大業門。門內四十步有大業殿。規模小於乾陽殿。而雕綺過之。乾陽殿東有東上閣。閣東二十步又南行六十步有東華門。門東四十步道北有文成門。門內有文成殿。周以軒廊。東華門南四十步左延福門。出門東行一百步至章善門街。乾陽殿西有西上閣。入內宮閣西二十步。又行六十步有西華門。出門西三十步道口有武安門。門內有武安殿。周以軒廊。西華門南四十步有右延福門。出門西行一百步至明福門街。大業、文成、武安三殿御坐。凡朝臣則宿衛隨入。不坐則有宮人。殿庭並種枇杷、海棠、石榴、青梧桐。又諸名藥奇卉。東有大井二面。闊十餘尺。深百餘尺。其三殿之內。內宮諸殿甚多。不能盡知。則天門東二百步有興教門。門北三十步有會昌門。門北二百步有章善門。入內尙食進食。尙藥進藥。內尙進物。皆由此門。會昌門內道左有內廄。內省少府內監內尙光祿內廚。道右門下內省左六衛內府左監門內府。入章善門。橫街東百二十步有重潤門。東有東宮。則天門西二百步。有光政門。門北三十步有崇運門。門北二百步有明福門。入內宮。命婦入朝。學士進書。皆由此

門.入景運門內道左.有內史內省.秘書內省.學士館.右監門內府.右六衞內府.鷹坊內甲庫.道右.命婦朝堂.惠日、法雲二道場.通眞、玉清二玄壇.接西馬坊.入明福門.北行三十步.有玄靖門.門內有玄靖殿.周以軒廊.即宮內別供養經、像之處.出玄靖門.橫街東行四十步.有修文殿.西行百步.有閣.閣重門.門南北並有仰觀臺.高百尺.門西即入寶城.城內有儀鸞殿.殿南有烏梓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行長百餘步.架南有射堂.對閶闔門.直西二百二十步.有寶城門.出北傍城三里.有方諸門.門即圓壁城.出寶城門西行七里.至青城宮.宮即西苑之內也.

元年夏五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屈曲遶龍鱗渠.其第一延光院.第二明彩院.第三合香院.第四□華院.第五凝暉院.第六麗景院.第七飛英院.第八流芳院.第九燿儀院.第十結綺院.第十一百福院.第十二萬善院.第十三長春院.第十四永樂院.第十五清暑院.第十六明德院.□置四品夫人十六人.各主一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雜彩爲之.色渝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翦綵爲芰荷.每院開東西南三門.門並臨龍鱗渠.渠面闊二十步.上跨飛橋.過橋百步.即種楊柳脩竹.四面鬱茂.名花美草.隱映軒陛.其中有逍遙亭.八面合成.鮮華之麗.冠絕今古.其十六院.例相倣斆.每院各置一屯.屯即周院屯名之.屯別置一人.副二人.並用宮人爲之.其屯內備養芻豢.穿池養魚.爲園種蔬.植瓜果.四時餚膳.水陸之產.靡所不有.其外遊觀之處.復有數十.或泛輕舟畫舸.習採菱之歌.或升飛橋閣道.奏春遊之曲.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州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道眞觀、集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機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海北有龍鱗渠.屈曲周遶十六院入海.海東有曲水池.其間有曲水殿.上巳禊飲之所.每秋八月.月明之夜.帝引宮人三五十騎.人定之後.開閶闔門入西苑.歌管□□.諸府寺因乃置清夜遊之曲數十首.初衞尉卿劉權、秘書丞章爲頃、總監築宮城.一時布兵夫.周市四面.有七十萬人.城周市兩重.延袤三十餘里.高四十七尺.六十日成.其內諸殿基.及諸牆院.又役十餘萬人.直東都土工監常役八十餘萬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餘萬人.河南郡在宣範里.西北去宮城七里.河南縣在政化里.去宮城八里.在天津街西.洛陽縣在德茂里.宣仁門

道北.西去宮城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在河南縣西一里.出上春門.傍羅城南行四百步.至漕渠.傍渠西行三里.至通遠橋.橋跨漕渠.橋南即入通遠市.二十門分路入市.市東合漕渠.市周六里.其內郡國舟船舳艫萬計.市南臨洛水.跨水有臨寰橋.橋南二里.有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甍宇齊平.四望一如.榆柳交陰.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餘店.重樓延閣.牙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出上春門.東十二里.有亭子宮.宮南臨漕渠.東臨積潤池.池東二十里.有華林園.備池塘臨玩之處.建國門西南十二里.有景華宮.宮內有含景殿.及射堂、樓觀、池隍.十餘里有甘泉宮.一名□潤宮.周十餘里.宮北通西苑.其內多山阜.崇峯曲澗.秀麗標奇.其中有圓風亭、麗日亭、棲霞觀、行雨臺、清暑殿.南有通仙飛橋、百尺澗、青蓮峯.峯上有翠微亭.遊賞之美.於斯爲最.大業元年春.遷都未成.敕內史舍人封德彝.於此置宮.又勅揚州總管府長史王弘.大修江都宮.又於揚子造臨江宮.內有凝暉殿及諸堂隍十餘所.又勅

王弘於揚州造舟.及樓船水殿.朱一作水杭、板艙、板舫、黃篾舫、平乘、艨艟、輕舸等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顯仁宮.宿平樂園.頓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裝以金碧珠翠.雕鏤奇麗.加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青絲大絛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普名殿腳.一千八十人.並著雜錦綵裝襖子行纏鞋韈等.每繩一條.八十人.分爲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腳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殿腳爲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嬪妃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彩舟.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及十六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腳百人.又有朱鳥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玄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其架船人名爲船腳.爲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羽舫六十艘.一重.一艘、一番四十人.又有青鳧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腳.奉一作 已上殿腳及船腳四萬餘人.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給黃衣夫.艘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玄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船別三十人.又有二樓二百五十艘.五品已上及諸國番官乘.黃衣夫船別二十五人.板榻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船別二十人.黃篾舫二千艘.六品已下.九品以上從官坐.幷及五品已上家口坐.並船別給黃衣夫十五人.已上黃衣夫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艨艟五百艘.艚䑸五百艘.八櫂舸二百艘.艇艋舸二百艘.並十二衞兵所乘.幷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舳艫相繼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獻.多者一州百舁.于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翊舟而行.冬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置城皐關於武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

二年正月.帝御成象殿元會.設庭燎於江都門.朝諸侯.成象殿即江都宮正殿.殿南有成象門.門南即江都門.二月.大駕出楊子.幸臨江宮.大會.賜百僚赤錢.於凝暉殿蒲戲爲樂.四月.勅土工監丞任洪則開東都漕渠.自宮城南承福門分洛水.東至偃師入洛.又迮洛水淺之處.名千步磧□兩磧.東至洛口.通大船入通遠市.五月.□江南諸州.科上戶分房入東都.住名爲部京戶.六□餘家.

六月.學士祕書監柳顧言、學士著作佐郎王曹等撰長洲玉鏡一部.四百卷.帝謂顧言曰.此書源本出自華林徧略.然無復可加.事當典要.其卷雖少.其事乃多於徧略.對曰.梁主以隱士劉孝標撰類苑一百二十卷.自言天下之事.畢盡此書.無一物遺漏.梁武心不伏.即勅華林園學士七百餘人.人撰一卷.其事數倍多於類苑.今文□又富梁朝.是以取事多於徧略.然梁朝學士取事.意各不同.至如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序劍者盡錄爲劍事.序溪者亦取爲溪事.撰玉者亦編爲玉事.以此重出.是以卷多.至如玉鏡則不然.帝曰.誠如卿說.

七月.自江都還洛陽.勅於汾州西北四十里.臨汾水.起汾陽宮.即管涔山河源所出之處.當盛暑日.臨河

豐漱，卽涼風凜然，如八月九月，宮南五十餘里，有分水嶺，上四十里，下亦四十里，嶺上有泉出，兩邊分流，闊數步，宮北三十里，卽是舊秦時長城也，

道士潘誕言能合不死之藥，帝乃於嵩山造館，名嵩陽館，八年金丹不成，斬之，

九月，改三侍爲三衞，親衞六品，勳衞七品，翊衞八品，又置左右十二衞府，官有大將軍，從三品，將軍並四品，武賁郎將二人，從四品，武牙郎將二人，從四品，鷹揚郎將、鷹擊郎將各四人，並從五品，又改侍官爲熊渠豹騎旄頭羽儀，又改武候府爲候衞府，

三年，帝御崇德殿，不怡曰，先朝不甚御此殿，宜於此館之西，別爲一殿，因乃造承乾殿，後改爲毓德殿，(在京師)行次金城郡，党項羌首朝見，帝問曰，古有先零、燒當等種落，爾是何者之後，對曰，相傳獼猴之後，帝笑之，至浩亹川，橋成乃行，先是□造觀風行殿，三間兩廈，丹柱素壁，雕梁綺棟，一日之內，嶷然峙立，夷人見此，莫不驚駭，以爲神異，

六月，勅開永濟渠，引汾(一作沁)水入河，又自汾(一作沁)水東北開渠，合渠水至于涿郡二千餘里，通龍舟，

十月，勅河北諸郡送工藝戶陪東都，三千餘家，於建陽門東道北□十二坊，此臨洛水，給藝戶居住，十二月，改天下州爲郡，郡置贊治，五品，丞六品，

四年二月，自京師還東都，造天經、仙都二宮，

九月，自塞北還至東都，改胡牀爲交牀，改胡瓜爲白露黃瓜，改茄子爲崐崘紫瓜，

梁都有清冷泉水，周闊二里許，卽衞平所得大龜之處，清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碭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煮以飲，碧渌色，香甚美，令人不渴，先有籌禪師，仁壽間常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爲青飲，拔楔根爲赤飲，酪漿爲白飲，烏梅漿爲玄飲，江笙(一作桂)爲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丁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香爲主，尙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玉食經，有四時飲，春有扶芳飲、桂飲、江笙(一作桂)飲、竹葉飲、薺苨飲、桃花飲，夏有酪飲、烏梅飲、加蜜沙糖飲、薑飲、加蜜穀葉飲、皁李飲、麻飲、麥飲，秋有蓮房飲、瓜飲、香茅飲、加沙糖茶飲、麥門冬飲、葛花飲、檳榔飲，冬有茶飲、白草(一作革)飲、枸杞飲、人參飲、茗飲、魚荏飲、蘇子飲，並加米䊦，

尙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新成，僭於宮省，宅方三百步，門院五重，高齋曲池，時爲冠絕，既而將入，遣人就衞尉少卿蘭陵蕭吉請擇良日，吉知其不終，必致禍敗，在於此宅，乃以斗加書一卷，封付使人，此書全述死喪之事，極凶惡之書也，素焚於前庭，素宅內造沉香堂成，閉之三日，開視，四壁並爲新血所洒，腥氣觸人，

六年四月，帝幸隴川宮避暑，

敕撰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敍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敍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敍城隍，則卷

首有公館圖，其圖上題書字極細，並是歐陽詢書，卽率更令詢之長子，別造新樣紙，長□□□□□□□□□勅開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面闊十餘丈，又擬通龍舟，並置驛宮、草頓，並足，欲東巡會稽，

十年，總兵東進，幸北平臨林宮，

弘農郡太守蔡王，以國忌之日，於弘敬寺設齋，忽黑雲從東北來，宮人繪未行香，並在殿前聚立仰看，見兩童子衣赤，兩童子衣青，俱從雲中下，赤衣先至殿西南角柱下，抽出一白蛇，丈餘，仰擲雲中，少選，蛇從雲直下，還入所出柱下，於是青衣一人捧柱，一人從空下，又拔出一白蛇，長二丈許，擲入雲中而去，一家謂此柱腹空，鑿柱至心果空，爲龍之所藏隱，

製成新書凡三十一部，總一萬七千餘卷，入觀文殿寶廚，初欲遷都洛陽，移京師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

大業元年，敕柳顧言等入嘉則殿簡次，此□第一本，(後缺)

續談助卷之五

營造法式 (李誡)

說文，堵，垣也，五版爲一堵，㙩，周垣也，埒，卑垣也，壁，垣也，垣蔽曰牆，栽，築牆長版也，(今謂之膊版)幹，築牆端木也，(今謂之牆師)

義訓，庢(音毛)、㯳，牆也，穿垣謂之腔(音空)，爲垣謂之垒(音累，字去)，周謂之㙩(音了)，㙩謂之䆓(音垣)，

說文，楯(之自切)，柎也，柎，闌足也，槢(章移切)，柱砥也，古用木，今以石，博雅，礎、碣(音昔)、礩(音質，又徒年切)，磌也，鑱(音讒)謂之鈹(音披)，

鶴(丁醉切，又奴刀切)謂之鏨(慚敢切)，義訓，礎謂之碱(仄六切)，碱謂之礩，礩謂之碣，碣謂之磌，磌謂之磉(今謂之石碇，音頂)，

字林，櫍(之日切)，𥔲(時釗切)，碇、磉、礎也，刊謬正俗音字，今山東匠人猶言垂繩視正爲櫍也，

傅子，構大廈者，先擇匠，而後簡材，(今或謂之方術，按周官考工記，此其規矩制度，皆以章數爲祖，今語，以人舉止失措者，謂之失章失梨，蓋此也)

栔，(說文，栔，刻也，音至)

拱 爾雅，閞謂之槉，(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楮，音疾)倉頡篇，枅，柱(古妍反，又音雞)上方木，釋名，欒，攣也，其體上曲，攣拳然也，

飛昂 說文，欂，楔也，何晏景福殿賦，飛昂鳥踊，又櫼櫨角落以相承，(李善曰，飛昂之形，類鳥之飛，今人名屋四阿拱曰櫼昂，櫼卽昂也)

義訓，斜角謂之飛棉，(今謂之下昂者，以昂尖下指故也，下昂尖面頭下平，又有上昂如昂桯挑斡者，施之於屋內或平坐之下，昂字又作枊，或作𣏌者，皆吾郎切，顚，於交切，俗作凹者，非是)

爵頭 釋名，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今俗謂之耍頭，又謂之胡孫頭，朔方人謂之蜉𧊀頭，蜉音勃，𧊀音縱)

抖 語，山節藻梲，(節，榑櫨也)爾雅，栭謂之楶，(卽櫨也)說文，櫨，柱上柎也，栭，枅上標也，釋名，盧在柱端，都盧負屋之

11

重也。枓在欒兩頭。如斗負上壁也。博雅。棻謂之櫨。節藥古文通用義訓。柱斗謂之楮。音褚

鋪作 景福殿賦。桁梧複疊。桁梧枓栱也皆重疊而施也李華含元殿賦。雲薄萬拱。又千櫨駢湊。今以斗栱層數相疊出跳多寡次第謂之鋪作

平坐 張衡西都賦。閣道穹隆。閣道飛陛也又䠂道邐倚以正東。䠂道閣道也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俯視流星。義訓。閣道謂之飛陛。飛陛謂之墱。今俗謂之平坐亦曰鼓坐

梁 爾雅。杗廇謂之梁。屋大梁也杗武方切廇力又切釋名。梁。強梁也。景福殿賦。重枚既脩。重梁也又重桴乃飾。重桴在外作兩重也[illegible]博雅。曲梁謂之罶。音柳義訓。梁謂之㮰。音禮

柱 詩。有覺其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又三家視桓楹。柱曰植曰桓釋名。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景福殿賦。金楹齊列。玉舄承跋。玉爲碣以承柱下跋柱根也

陽馬 爾雅。直不受檐謂之交。謂五架屋際椽不直上檐交於穩上說文。柧棱、殿堂上最高處也。景福殿賦。承以陽馬。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左思魏都賦。齊龍首以涌霤。屋上四角雨水入龍口中寫之於地也張景陽七命。陰虬負檐。陽馬翼阿。義訓。闕角謂之柧棱。今俗謂之角梁又謂之梁抹者乃柧棱之訛

侏儒柱 語。藻梲。爾雅。梁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楊雄甘泉賦。抗浮柱之飛榱。浮柱即梁上柱也釋名。棳、棳儒也。梁上短柱也。棳儒猶侏儒。短。故因以名之也。魯靈光殿賦。胡人遙集於上楹。今俗謂之蜀柱

斜柱 長門賦。離樓梧而相樘。丑庚切說文。樘、衺柱也。釋名。迕、在梁上兩頭相觸迕也。靈光殿賦。枝樘杈枒而斜據。枝樘梁上交木也杈枒相柱而斜据其間也義訓。斜柱謂之梧。今俗謂之叉手

棟 爾雅。棟謂之桴。屋穩也儀禮。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九委切西都賦。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棼桴皆棟也楊雄方言。甍謂之霤。即屋穩也說文。極、棟也。棟、屋極也。穩、棼也。甍、屋棟也。徐鍇曰所以承瓦故從瓦釋名。穩、隱也。所以隱桷也。或謂之望。言高可望也。或謂之棟。棟、中也。居屋之中也。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蒙覆屋也。博雅。穩、棟也。義訓。屋棟謂之甍。今謂之榑亦謂之檁又謂之檩

兩際 爾雅。桷直而遂謂之閱。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甘泉賦。日月纔經於柍桭。柍於兩切桭音真義訓。屋端謂之柍桭。今謂之廈

搏風 儀禮。直于東榮。榮屋翼也甘泉賦。列宿乃施於上榮。說文。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義訓。搏風謂之榮。今謂之搏風版

柎 說文。棼、複屋棟也。靈光殿賦。狡兔跧伏於柎側。柎斗上橫木刻兔形致木于背也義訓。複棟謂之棼。今俗謂之替木

椽 說文。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又椽方曰桷。短椽謂之棟。丑錄切釋名。桷、确也。其形細而疎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傳次而布列之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博雅。榱、橑、魯好切桷、棟、椽也。景福殿賦。爰有禁楄。勒分翼張。禁楄短椽也楄蒲沔切德明左氏傳音義。圜曰椽。

檐 余廉切或作櫚俗作櫩者非是爾雅。檐謂之樀。屋梠淮南子。橑檐榱題。檐屋垂也方言。屋梠謂之櫺。即屋檐也說文。秦謂屋聯櫋曰楣。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橝。徒含切屋梠前也。庌、音雅廡也。宇、屋邊也。易上棟下宇注上棟當楣前梁也釋名。楣、眉

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又曰梠。梠、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槾。槾、縣也。縣連榱頭使齊平也。宇、羽也。如鳥羽自蔽覆者也。西京賦。飛檐轍轍。又鏤檻文槐。槐連檐也景福殿賦。槐梠椽櫋。連檐木以承瓦也博雅。楣、檐、櫺、梠也。義訓。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峻廊謂之岩。檐槐謂之庮。音由

舉折 周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葺屋三分。瓦屋四分。各分其脩以其一爲峻通俗文。屋上平曰䎷。必孤切刊謬正俗音字。陂。今猶言䎷峻也。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庯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蓋庯峻也。今謂之舉折者詳以前后橑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爲四分自橑檐方背上至脊槫背上四分中舉起一分先以尺爲丈以寸爲尺以分爲寸以厘爲分以毫爲厘側畫于壁上定其舉勢折之圜和然後可見屋內梁柱之高下卯眼之遠近今俗謂之定側樣亦曰點草架如屋深三丈即舉起一丈之類如甋瓦廳堂四分中舉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甋瓦廳屋及瓪瓦廊屋每一尺加五分或甋瓦廊屋之類每一尺加三分著兩椽屋不加其副階或纏腰並二分中舉一分看詳卷

門 爾雅。閍謂之門。正門謂之應門。柣謂之閾。閾門限也俗謂之地栿根謂之楔。門兩旁木李巡曰楣上兩旁木楣謂之梁。門戶上橫梁樞謂之椳。門戶扉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也落時謂之戹。道二名也㮇謂之閾。門閫闔謂之扉。所以止扇謂之閎。長杙即門橛也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戶持鎖植也見埤蒼說文。閎、門旁戶也。閨、特立之門。博雅。闔謂之門。閈呼計切扇扉也。限謂之丞。扶橜巨月切機闑朶也。朶五結切義訓。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門持關謂之摙。音連戶版謂之䈴䉛。上音牽下音先門上木謂之枅。扉謂之戶。戶謂之閉。臬謂之柣。限謂之閬。闑謂之閫。閫謂之㦿。音蹊扊扅。音琰移扊扅謂之閫。所以止扉門上梁謂之相。音眉相謂之閞。音雞鍵謂之扊。開謂之闢。音傳闔謂之闔。音挺外闕謂之扇。外啓謂之闈。闉。音挺門次謂之闠。高門謂之閌。音唐閬謂之閎。荊門謂之蓽。石門謂之庯。音孚

烏頭門 唐六典。六品以上。仍通用烏頭大門。唐上官儀投壺經。第一箭入謂之初箭。再入謂之烏頭。

取門雙表之義。義訓。表揭闕閱也。音搗今呼爲櫺星門

華表 說文。桓亭郵表也。前漢書注。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人猶謂之和表。顏師古曰。卽華表也。

窗 考工記。四旁兩夾窗。窗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窗爾雅。牖戶之間謂之扆。窗東戶西者說文。窗、穿壁以木爲交窗。向北出牖也。在牆曰牖。在屋曰窗。櫺、楯間子也。櫳、房室之疏也。義訓。交窗謂之牖。櫺窗謂之疏。牖牘謂之篰。音部綺窗謂之廲。音黎廔。音婁房疏謂之櫳。

平棊 史記。漢武帝建章後閣。平機中有騶牙出焉。今本作平樂者誤山海經圖。作平橑。云今之平棊也。古謂之承塵今宮殿中其上悉用草架梁栿承屋蓋之重如攀額樘柱敦㮘方槫之類及縱橫固濟之物皆不施斤斧於明栿背上架算桯方以方椽施版謂之平闇以平版貼華謂之平棊俗亦呼爲平起者語訛也

鬭八 藻井 西京賦。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藻井當棟中交木如井畫以藻文飾以蓮狎獵其根於井中其花下垂故云倒也靈光殿賦。圜淵方井。反植荷蕖。風俗通義。殿堂像東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厭火。沈約宋書。殿屋之爲圜泉方井兼荷花者。以厭火祥。今以四方造者謂之鬭四

鉤闌 西都賦。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靈光殿賦。長塗升降。軒檻曼延。軒檻鉤闌也博雅。闌、檻、櫳、梐、牢

也。景福殿賦。櫨檻披張。鉤錯矩成。楯類騰蛇。槢以璂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櫨檻、鉤闌也。言鉤闌中錯爲方斜之文。楯、鉤闌上橫木也。）漢書。朱雲忠諫攀檻。檻折。及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今殿鉤闌當中兩栱不施尋杖。謂之折檻。亦謂之龍池。）義訓。闌楯謂之柃。階檻謂之闌。

拒馬叉子 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故書枑爲拒。鄭司農云。梐、榱也。拒、受居溜水涑橐者也。馬再重以周衛有內外列。杜子春讀爲梐枑。梐枑謂行馬者也。行）義訓。梐枑、行馬也。（今謂之拒馬叉子也。）

屏風 周禮。掌次設皇邸。（邸、後版也。其屏風邸染羽象鳳凰文爲飾。）禮記。天子當扆而立。（扆、屏風也。斧扆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爾雅。戶牖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今人稱家。義出於此。）釋名。屏風。可以障風也。扆、倚也。在後所依倚也。

槏柱 義訓。牖邊柱謂之槏。（苦濫切。今梁或額及槫之下。施柱以安門窗者。謂之槏柱。蓋語訛也。槏、俗音蘸。字書不載。）

鴟尾 漢紀。柏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厭火祥。時人或謂鴟吻。非也。譚賓錄。東海有魚虬。尾似鴟。鼓浪即降雨。遂設象於屋脊。

瓦 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也。旊、周家摶埴之工也。（旊、分兩切。）古史考。昆吾氏作瓦。博物志。桀作瓦。義訓。瓦謂之㼚。（音洛。）半瓦謂之㼽。（音浹。）㼽謂之㼾。（音爽。）牝瓦謂之㼲。（音版。）㼲謂之㽀。（音還。）牡瓦謂之㼰。（音皆。）㼰謂之𤬛。（音雷。）小瓦謂之㽁。（一作橫。）

階 說文。除、殿階也。階、陛也。阼、主階也。陛、升高階也。陔、階次也。釋名。階、陛也。陛、卑也。有高卑也。天子殿謂之納陛。以納人之言也。階、梯也。如梯有等差也。博雅。戺、（仕巳切。）㙯、（力忍切。）砌也。義訓。殿基謂之隚。（音堂。）殿階次序謂之陔。除謂之階。階為之墒。（音的。）階下齒謂之城。（七仄切。）東階謂之阼。霤外謂之戺。

塼 爾雅。瓴甋謂之甓。（甓、塼也。今江東呼爲瓴甓。）博雅。㼿、（音潛。）瓳、（音胡。）㼷、（音亭。）治、甄、（音真。）㽊、（力佳切。）瓻、（夷耳切。）瓴、（音零。）甋、（音的。）甓、甗、塼也。義訓。井甓謂之甗。塗甓爲瑴。（音哭。）大塼謂之㼾瓿。

築牆之制 每牆厚三尺。則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減半。若高增三尺。則加厚一尺。減亦如之。 凡露牆 每牆高一丈。則厚減高之半。其上收面之廣。比高五分之一。若高增一尺。其厚加三寸。減亦如之。（其用葽橛並準築城制度。）凡抽紝牆。高厚同上。其上收面之廣。比高四分之一。若高增一尺。其厚加二寸五分。（如在屋下。只加二寸。）

造柱礎之制 其方倍柱之徑。（謂柱徑二尺。即礎方四尺之類也。）方一尺四寸已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已上者。厚減方之半。方四尺已上者。以厚三尺爲率。

造踏道之制 長隨間之廣。每階高一尺。作二踏。每踏厚五寸。廣一尺。兩邊副子。各廣一尺八寸。（厚與第一層象眼同。）兩頭象眼。如階高四尺五寸至五尺者。三層。（第一層與副子平。厚五寸。第二層厚四寸半。第三層厚四寸。）高六尺至八尺者。五層。（第一層厚六寸。每一層各近減一寸。）或六層。（第一第二層同上。第三層以下。每一層各近減半寸。）皆以外周爲第一層。其內深二寸又爲一層。（逐層準此。）至平地。施土襯石。其廣同踏。（兩頭安望柱石坐。）

造馬臺之制 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八寸。廣二尺二寸。其面方。外餘一尺八寸。下面分作兩踏。身內或通素。或疊澀造。隨宜雕鐫華文。（詳石作。）

凡鋪作自柱頭上櫨枓口內出一栱或一昂。皆謂之一跳。傳至五跳止。 出一跳謂之四鋪作。（或用華頭子。上仍出一昂。）

出兩跳謂之五鋪作。（下出一卷頭。上施一昂。）出三跳謂之六鋪作。（下出一卷頭。上施兩昂。）出四跳謂之七鋪作。（下出兩卷頭。上施二昂。）出五跳謂之八鋪作。（下出兩卷頭。上施三昂。）自四鋪作至八鋪作。皆於上跳之上橫施令栱與耍頭相交。以承橑檐方。至角各於角昂之上別施一昂。謂之由昂。以坐角神。凡於闌額上坐櫨枓安鋪作者。謂之補間鋪作。（今俗謂之步間者非。）當心須用補間鋪作兩朵。次間及梢間各用一朵。其鋪作分布。令近遠皆勻。（若逐間皆用雙補間。則每間之廣。丈尺皆同。如只心間用雙補間者。假如心間用一丈五尺。則次間用一丈之類。或間廣不勻。即每補間鋪作一朵。不得過一尺。）

凡立柱。並令柱首微收向內。柱腳微出向外。謂之側腳。每屋正面。（謂柱首東西相向者。）隨柱之長。每一尺即側腳一分。若側面。（謂柱首南北相向者。）每長一尺。即側腳八釐。至角柱。其柱首相向各依本法。（如長短不定。隨此加減。）凡下側腳墨。於柱十字墨心裏再下直墨。然後截柱腳柱首。各令平正。

用椽之制 每架平不過六尺。若殿閣。或加五寸至一尺五寸。柱九分至十分。若廳堂。椽徑七分至八分。餘屋徑六分至七分。長隨架斜至下架。即加長出檐。每槫上爲縫。斜批相搭釘之。（凡用椽皆以頭向下尾向上。）凡布椽。其稀密以兩椽心相去之廣爲法。殿閣廣九寸五分至九寸。副階廣九寸至八寸五分。廳堂廣八寸五分至八寸。廊庫屋廣八寸至七寸五分。

造檐之制 皆從橑檐方心出。如椽徑三寸。即檐出三尺五寸。椽徑五寸。即檐出四尺至四尺五寸。檐外別加飛檐。每檐一尺。出飛子六寸。其檐自次角柱補間鋪作心。椽頭皆生出向外。漸至角梁。若一間生四寸。三間生五寸。五間生七寸。（五間以上。約度隨宜加減。）其角柱之內。檐身亦令微殺向裏。（不爾恐檐圜而不直。）凡飛子。如椽徑十分。則廣八分。厚七分。（大小不同。約此法量宜加減。）各以其廣厚分爲五分。兩邊各斜殺一分。底面上留三分。下殺二分。皆以三瓣卷殺。上一瓣長五分。次二瓣長四分。（此瓣分謂廣厚所得之分。）尾長斜隨檐。（凡飛子須兩條通造。先除出兩頭於飛魁內出者。後量身內。令隨檐長。結角解開。若近角飛子。隨勢上曲。令背與小連檐平。）

造板門之制 高七尺至二丈四尺。廣與高方。（謂門高一丈。則每扇之廣不得過五尺類。）如減廣者。不得過五分之一。（謂門扇合廣五尺。如減不得過四尺之類。）

造破子櫺窗之制 高四尺至八尺。如間廣一丈。用一十七櫺。若增廣一尺。即更加二櫺。相去空一寸。（不以櫺之廣狹。只以空一寸爲定法。板櫺窗高二尺至六尺。如間廣一丈。用二十一櫺。廣增一尺。更加二櫺。）破子櫺每窗高一尺。則長九寸八分。（令上下入子桯內。深三分之二。）廣五分六釐。厚二分二釐。（每用一條。方四分。結角解作兩條。則自得上項廣厚也。）每間以五櫺。出卯透子桯。（凡安于腰串下。高四尺至三尺。仍令當額與門額齊平。）

造井屋子之制 自地至脊。共高八尺。四柱。其柱外方五尺。（垂檐及兩際皆在外。）柱頭高五尺八寸。下施井匱。高一尺二寸。上用厦瓦。內外護縫。上安壓脊。垂脊。兩際施垂魚惹草。

造胡梯之制 高一丈。拽腳長隨高。廣三尺。分作十二級。攏頰榥施促踏板。（側立者謂之促踏板。平者謂之踏板。）上下並安望柱。兩頰隨身各用鉤闌。斜高三尺五寸。分作四間。（每間內安臥櫺三條爲度。）

造拒馬叉子之制 高四尺至六尺。如間廣一丈者。用二十一櫺。每廣增一尺。則加二櫺。減亦如之。（叉子首於上串上出者。每高一尺。出二寸四分。挑瓣處下留三分。）

11 1B 28

造叉子之制.高二尺至七尺.如廣一丈.用二十七櫺.若廣增一尺.即更加二櫺.減亦如之.(叉子首於上串上出者.每高一尺.則出一寸五分.出挑瓣減下留三分.)

造殿堂樓閣門亭牌之制 長二尺至八尺.其牌首(牌上橫出者)牌帶(牌兩旁下垂者)牌舌(牌面下兩帶之內橫施者)每廣一尺.即上邊線四寸.向外.牌面每長一尺.則首帶隨其長外.各加長四寸二分.舌加長四分.(謂牌長五尺.即首長六尺一寸.帶長七尺一寸.舌長四尺二寸之類.尺寸不等.依此加減.下同.)其廣厚皆取牌每尺之長積而為法.牌面每長一尺.則廣八寸.其下又加一分.(今牌面下廣謂牌長五尺即廣四尺下廣四尺五分之類.)上 首廣三寸.厚四分. 帶廣二寸八分.厚同上. 舌廣二寸.厚同上.凡牌面之後.四周皆用楅.其身內七尺已上者.用三楅.四尺以上者二楅.三尺以上者用一楅.其楅之廣厚.皆量其所宜而為之. 卷九佛道帳.無鈔. 卷十牙腳帳等. 卷十一十二.並無鈔.

用瓦之制 廳堂等用散瓪瓦者.五間以上.用瓪瓦長一尺四寸.廣八寸.三間以下.(門樓同.) 及廊屋六椽以上.用瓪瓦長一尺三寸.廣七寸.或廊屋四椽.及散屋.用瓪瓦長一尺二寸.廣六寸五分.

疊屋脊之制 堂屋若三間八椽.或五間六椽.正脊高二十一層. 廳屋若間架與堂等者.正脊減堂脊兩層.(餘同堂法.)門樓屋一間四椽.正脊高一十一層.或一十三層.若三間六椽.正脊高一十七層.(其高不得過廳.)廊屋或四椽.正脊高九層.常行散屋若六椽.用大當溝瓦者.正脊高七層.用小當溝瓦者.高五層. 營房屋若兩椽.脊高三層. 凡疊屋脊.每增兩間或兩椽.則正脊加兩層.(殿閣加至三十層止.廳堂二十五層止.門樓一十九層止.廊屋一十一層止.常行散屋大當溝九層止.小當溝七層止.營房屋五層止.)

壘牆之制 高廣隨間.每牆高四尺.則厚一尺.其上斜收六分.(每面斜收向上各三分.) 若高增一尺.則厚加二尺寸.減亦如之.

造立竈之制.幷臺共高二尺五寸.其門突之類.皆以鍋口徑一尺為祖.加減之.(鍋口徑一尺者.一斗.每增一斗.口徑加五分.至一石止.)轉煙連二竈.門與突並隔煙後.門高七寸.廣五寸.(每增一斗.高廣各加二分五釐.)身方出鍋口徑四周各三寸.(為定法.) 臺同上.廣亦隨身.高一尺五寸至一尺二寸.(一斗者.高一尺五寸.每加一斗者.減二分五釐.減至一尺二寸止.) 脖內後項子.高同門.其廣一寸.高廣五分.(項子內斜高向上入突.謂之搶煙.增減亦同門.) 隔煙長同臺.厚二寸.高視身出一尺.(為定法.) 隔鍋項子.廣一尺.心內隔作兩處.令煙分入突.直拔立竈.門及臺在前.突在煙匱之上.(自一鍋至連數鍋.) 門身臺等.並同前制.(唯不用隔煙.) 匱子長隨身高出竈身一尺五寸.廣六寸.(為定法.) 山華子斜高一尺五寸至二尺.長隨煙匱子.在煙突兩匱子之上. 凡竈突高視屋身.出屋三尺.(如時暫不生壘下者高三尺.突上作鞾頭出煙.) 其方六寸.或鍋增大者.量宜加之.加方尺二寸.並以石灰泥飾.

造茶爐之制 高一尺五寸.其方廣等.皆以高一尺為祖.加減之. 面方七寸五分. 口圍徑三寸五深四寸. 吵眼高六寸.廣三寸.(內搶風斜高向上八寸.) 凡茶爐底方六寸.內用鐵燎枝八條.其泥飾同立竈.

壘射垜之制.先築牆.以長五丈.高二丈為率.(牆心內長二丈.兩邊牆各長一丈五尺.兩頭斜收向裏.各三尺.)上壘作五峯.其峯之高下.以牆每一丈之長積而為法. 中峯每牆長一丈.高二尺.次中兩峯.各高一尺二寸.(其心至中峯心各一丈.) 兩外各高一尺六寸.(其心至中兩峯各一丈五尺.)子垛高同中峯.(廣減高一尺.厚減高之五.)兩邊踏道.斜高視子垛.長隨垛身.(厚減高之半.分作

二踏.每踏高八寸三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子垛上當心踏臺.長一尺二寸.高六寸.面廣四寸.(厚減面之半.分作三踏.每一尺為一踏.) 凡射垛五峯.每中峯高一尺.則其下各厚三寸.上收令方.減下厚之半.(上收至方一尺五寸止.其兩峯之內.先約度上收之廣.相對垂繩.令縱至牆上.為兩峯顱圜勢.)其峯上各安蓮花坐瓦火珠各一枚.當面以青石灰.白石灰上以青灰為緣泥飾之.(合青灰.用石灰及軟石灰各一半.如無軟石灰.每石灰一十斤.用粗墨一斤.或墨煤一十一兩.膠七錢.合破灰.每石灰一斤.用白蘆上四斤八兩.每用石灰十斤.用麥麩九斤.收壓兩遍.令泥面光澤.)

壘砌階基之制.用條磚.殿堂亭榭.階高四尺以下者.用二磚相並.高五尺以上至一丈者.用三磚相並.樓臺基高一丈以上至二丈者.用四磚相並.高二丈至三丈以上者.用五磚相並.高四丈以上者.用六磚相並.普拍方外階頭.自柱心出三尺至三尺五寸.(每階外細塼高十層.其內相並塼高八層.)其殿堂等階.若不砌.每階高一尺.上收一分五釐.如露齦砌.每磚一層.上收一分.(麤壘二分.)樓臺亭榭.每磚一層.上收二分.(麤壘五分.)

鋪砌地面.殿堂等磚之制.殿堂等每柱心內方一丈者.令當心高二分.方三丈者.高三分.(如廳堂廊舍等.亦可以兩椽為計.) 柱外階廣五尺以下.每一尺令自柱心起至階齦.垂二分.廣六尺以上者.垂三分.

壘砌牆隔減之制.殿閣外有副階者.其內牆下隔減.長隨牆廣.(下同.) 其廣六尺至四尺五寸.(自六尺以減五寸為法.減至四尺五寸止.)高五尺至三尺四寸.(自五尺以減六寸為法.至三尺四寸而止.)如外無副階.(廳堂同.) 廣四尺至三尺五寸.高三尺至二尺四寸.若廊屋之類.廣三尺至二尺五寸.高二尺至一尺五寸.其上收同階制.

造踏道之制 廣隨間廣.每階基高一尺.底長二尺五寸.每一踏高四寸.廣一尺.兩頰各廣一尺二寸.兩頰內線道各厚二寸.若階基高八磚.其兩頰內地栿柱子等.平雙轉一周.以次單轉一周.退入一寸.又以次單轉一周.當心為象眼.每階基加三磚.兩頰內單轉加一周.若階基高二十磚以上者.兩頰內平雙轉加一周.踏道亦如之.

壘砌慢道之制 廳堂等.每階高一尺.拽腳斜長四尺.作三瓣蟬翅.當中隨間之廣.(取宜約度.兩頰及線道.同踏道之制.)每斜長一尺.加四寸為兩側翅瓣下之廣.若作五瓣蟬翅.其側翅瓣下取斜長四分之三.凡慢道面磚露齦皆深三分.

壘馬臺之制 高一尺六寸.作兩踏.上踏方二尺四寸.下踏廣一尺.以為率.

壘馬槽之制 高二尺六寸.廣三尺.長隨間廣.(或隨所用之長.)其上以五磚相並.壘高六磚.其上四邊壘磚一周.高三磚.次於槽內四壁側倚方磚一周.(其方塼後隨斜分斫貼之.次壘三重.)方磚之上.鋪條磚覆面一重.次於槽底鋪方磚一重.為槽底面.(塼並宜用純灰下之.)

自卷十六至二十五.並土木等功限.自卷二十六至二十八.並諸作用釘膠等料用例.自卷二十九至三十四.並制度圖樣.並無鈔.

右鈔崇寧二年正月.通直郎試將作少監李誡所編營造法式.其宮殿佛道龕帳.非常所用者.皆不敢取.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潤州通判廳西樓北齋.伯宇記.(時蔡晉如通判潤州事.)

綠珠傳 樂史

綠珠者.姓梁.白州人.白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初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

爲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江。盤龍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珍珠三斛致之。崇有別墅。（一作館）在河南金谷澗中。有金水。自太白原來。崇乃即川阜稱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晉文王諱昭。改爲明君）明君者。漢曲也。崇以此數之。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妓妾。美豔者千餘人。擇數十人裝飾一處。（一作等）忽使視之。不相分別。刻玉爲龍珮。縈金爲鳳凰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珠於是墜樓而死。崇棄東市。綠珠有弟子宋禕。有國色。善吹笛。入晉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灘。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是以巨石鎮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水土之使然。昭君村上。女皆炙破其面。故白居易詩云。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此又與不完具者同焉。今人間尚傳綠珠者椎髻。按白州風俗。三種夷婦人皆椎髻。

右鈔直史館樂史所撰綠珠傳。史獨精地理學。故此傳推考山水爲詳。又皆出於地志雜書者也。二十六日西樓北齋鈔。（是日社。因[illegible]假）

膳夫經手錄（楊華）

虜豆。微似白豆而小。北地少。江淮多炒而食之。俗呼之虜豆。傖子名也。其味脆甜。止於卑屑。無等可稱。

胡麻。即巨勝也。是黑油麻。起脊者。飲食所須。與大麻略同。仙方中退皮九蒸九曝乾。爲飯煮粥。勝大麻子、

薏苡。味甘香。微寒。所在有之。宜山田。苗如[illegible]（於結切）珠子。形似粟米。大如小豆。煮食之甚美。

署藥。本爲薯預。犯代宗諱故。多生岡阜。宜沙地。

芋頭。有別種野生。俗呼爲天河生。研而粘替策。無以加也。又小方切。流水浸三月時。復曬曝漉乾。以麪食之。可爲休糧藥。

桂心。能殺草木。得蔥乃復生焉。

蘿蔔。貧窶之家。與鹽飯皆行。號爲三白。

江南有魚曰鶻鵝。有大毒。中者即死。蘆蔓菁汁。即復甦。

苜蓿。勃公英。皆可爲生菜。

刺結。絞汁飲之。療鼻衄。

菝蔞。本括蔞。避憲宗諱耳。

水葵。本蓴菜也。避順宗諱故。味甘平。無毒。性冷而踈宜。多食損人。出鏡湖者。瘦而味短。不如荊郢間者。

凡木耳菌子。亦色黃色青色黑聚爛者。例有毒。白褐者無毒。凡中菌毒。急取乾魚汁飲之。立愈。梨汁飲之亦然。

蘗黃。乃沙塞之赤榆子也。味辛。椒之亞也。

羊有二種不可食。毛長而色黑壯者。曰骨䜌。白而有角者。曰古羧（一作）羊。皆羶鼻發病。羊之大者。不過五十斤。唯奚中所產者百餘斤。

牛糞。可以去銅訓。（一作牛鼠。當以鼠爲是）

鵓子。本爲鴨子。避順宗諱。故改焉。

鶹（於六切）侯（屋侯切）鴬楚語也。解在文選音義。味微酸。極肥美。每春暮夏初而至。不知其自來也。毛色微類鶻鵒。狀似鵓鳩。居即自呼其名。食之解百藥。不益人。

鸑鷟。古人圖之於纁衣上。以服以其貞且義也。又爲羽族。即不棲樹林。類水鳥。而不在江湖。尤異者。養雛於土窟破冢之間。能使野狐衛其子。雖人逼而不去。豈物類相懸。而情性使之然歟。事雖微。義堪白首矣。食其肉。佩其毛。去邪魅病。其形類鴨而大。頸圓而朱臆。白腹而翠襟也。

鰻鱺魚。燒烟熏氈褥（一作毯）。經年不蛀。唯養蠶家忌。其燒煮之甚益小兒孩童。

鯽魚。其皮澀。可以磨物者。魚極肥。而腸與腮是爲蜒蝣者也。

櫻桃。其種有三。大而殷者吳櫻桃。黃而白者蠟珠。小而赤者曰水櫻株（一作桃）。食之皆不如蠟珠。

枇杷子。出江南。揚雄曰盧橘夏熟是也。

茶。古不聞食之。近晉宋以降。吳人採其葉。煑。是爲茗粥。至開元、天寶之間。稍稍有茶。至德、大曆遂多。建中

已後盛矣。名係鹽鐵。管搉存焉。今江夏已東。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舉其尤處。別爲二品總焉。　新安茶。蜀茶也。與蒙頂不遠。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折而言之。猶可以首冠諸茶。春時所在喫之。皆好。及將至他處。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處。惟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變。由此尤可重之。自穀雨已後。歲取數百萬斤。散落東下。其爲功德也如此。　饒州浮梁。今關西山東。閭閻村落皆喫之。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也。其于濟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長于蜀茶。　蘄州茶。　鄂州茶。　至德茶。已上三處出處者。並方斤厚片。自陳蔡已北。幽并已南。人皆尚之。其濟生收藏搉稅。又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團餅而巨串。歲取十萬。自潇湘達于五嶺。皆仰給焉。其有先春好者。在湘東甘味好。及至湖北。滋味悉變。然雖遠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細。　潭州茶。陽團茶。（粗惡）渠江薄片茶。（有油苦硬）江陵南木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處。悉皆味短而韻卑。唯江陵、襄陽皆數十里食之。其他不足記也。　建州大團。狀類紫筍。又若今之大膠片。每一軸十片餘。將取之。必以刀刮。然後能破。味極苦。唯廣陵、山陽兩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云療頭痛。未詳。（已上以多蒙實）蒙頂。（自此已降。少而精者言）始蜀茶得名蒙頂也。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是以蒙頂前後之人。競栽茶以規厚利。不數十年間。遂斯安草市。歲出千萬斤。雖非蒙頂。亦希顏之徒。今真蒙頂有鷹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嘗得其上者。其難得也如此。又嘗見書品。論展陸筆工。以爲無等。可居第一。蒙頂之列茶間。展陸之論。又不足論也。　湖　顧渚　湖南紫筍茶。自蒙頂之外。無出其右者。　峽州茱萸簝。得名近。自長慶稍稍重之。亦顧渚之流也。自是碧澗茶。明月茶。峽中香山

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雖所出至少、又勝於茱萸簝矣。　舒州天柱茶、雖不峻拔遒勁、亦甚
甘香芳美、良可重也。岳州灉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於茱萸簝、此種茶性有異、唯宜江水煎、得井水即
赤色而無味。　蘄州蘄水團黃、團薄餅、每斤至百餘斤、率不甚麄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　壽
州霍山小團、其絕好者、上於灉湖所闕者、馨花穎脫。　睦州鳩坑茶、味薄、研膏絕勝霍山者。　福州正黃
茶不知在彼味峭　上下及至嶺北、與香山、明月爲上下也。　崇州宜興茶、多而不精、與鄂州團黃爲列。
宜州鴨山茶、亦天柱之亞也。　東川昌明茶、與新安含膏、爭其上下。　歙州婺州祁門　婺源方茶、制
置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齎、數千里不絕於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
顧渚茶品之亞列、祁門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餘莫先於鄧魚鱐鮪鰤鱸炙之餚味飴黃竹
五種爲　佗皆強爲之利不足數也
不飥有　有世　長者有方　厚　者　有切麪筋夾粥羹粥
其　甚多皆　之流也又有羊肉生致椀　不能證之後以五味汁沃之更以椒酥和之
謂鶴突不飥　合陶或窯餅或餘切與不飥法略同
右鈔唐巢縣令楊華所撰膳夫經手鈔、大中十年六月成書、迨今二百餘年矣、其間如茶及食飲之
類、茗者鑽之類別鈔、皆與今不同、以此知古今之事、異宜者多矣、必曰井田肉刑籩豆而飲食者、非通之論也。
臘月八日、西樓記。

古雋序

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成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羅江李調元雨村識.

古雋卷第一

明　成都　楊愼輯

五帝銘（皇覽）

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拔也）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拜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尙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尙父言.因是爲戒隨躬.

衍湯言（說苑）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

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古遣將禮 淮南子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百有司而赦。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疲。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求后古禮 白虎通德論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侯昏禮。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謙於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

后夫人進御禮 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大師奏雞于陛下。然後鳴玉佩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君出朝。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凡進御君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明紀。

魯師春姜說 古列女傳

婦人之事夫有五。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息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虞巡狩傳 虞夏傳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

焉。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並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見。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

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羊羔。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荀子論詩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汚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毛萇說詩

巷伯云。哆兮哆兮。成是南箕。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其室隣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文仲子論豳風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 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竟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何邵公乘馬制

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孔子論御 韓詩外傳

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觀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

必曰。樂哉今日之驅也。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驅來驅來。女不驅。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進。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列子說御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閒。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淮南子說御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佚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還。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指招。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軼鶤雞於姑餘。騁若絕矢。躡風追猋。歸忽朝發扶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荀子論聖人

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荀子引古傳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

荀子引孔子遺言

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古雋卷第二

周齊侯鎛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睡．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余命汝朕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余小子．汝敷余於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變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剗伐厲司．敗乃靈司保少臣．惟輔咸有九歲．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𡣀．而鮑公之女雩生叔．是僖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考虎．讙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鎬玄鏐錛鋁．乃用作鑄其寶鐘．用享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畏若鐘鼓．外內斷辟．都俞造而屏臬．毋或承類．

周齊侯鎛鐘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睡．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宦．執而政事．而弘猷乃厭心．余命弘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事．穆和三軍徒旃雩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勤于戎

攻．余錫汝釐都盬𨟚．其縣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徒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毋曰．余季．汝敷余于艱卹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差變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朕壽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鐘鼓．外內開辟．造而屏臬．毋或承類．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肅義．政齊侯左右．毋央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叚安寧．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昭君辭辟委．揚乃先烈．虔不墜．諸覃享．以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虔貢千兩．勿廢文侯顯命．俾貫通弘．征繁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彝．用康西夏．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作敷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子孫．三壽是利．

六合解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短．季夏德畢．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虫行．五月陽氣不蒸．十一月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霣．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昆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雹．十二月凋類不見．六月五穀不實．此謂月衡．

九土解

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卭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拜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信土．此神農九州．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數倍於禹貢之九州．按晨土．淮南子作農土．高注可據．此疑係御覽所引．卭州．各本俱作大州．

括地象解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之部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一千里．神物之所生．仙人聖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層城也．中國之地．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堯舜七萬里．禹時七千里．隨德優劣也．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崤幽．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蜀漢之土．與秦同城．南跨卭莋．北阻襃斜．西即隈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周在中樞．西阻崤谷．東望荊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玉屋．望梁山．有蔺田之實．浮池之淵．趙．東臨九州．西瞻恆嶽．有沃澡之流．飛壺井陘之險．至於穎陽涿鹿之野．燕．却背沙漠．進臨易水．

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尼丘。衛、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彭澤。右指黎山。宋、北有泗水。南迫睢渦。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南與楚爲隣。五嶺以至于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東越東海。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冶嵩海深險絕之國也。竟九州之遼地也。亦因括地象。今附此。

五音解 管子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七觀解

孔鮒曰。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文心雕龍云擇七觀。

山書

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

井田記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事始 呂覽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客說周公 韓詩外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大。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管仲辭桓公觴

桓公禮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召管仲。管至。公執爵。大夫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

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中堂。公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免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洽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偸。順天之道。必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偸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叔向對晉平公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翟使對楚

翟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臺高三尺。壤階三等。茅茨弗翦。采椽弗括。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蓋悒如也。

惠盎諫宋康王

惠盎諫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矣。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諒毅使秦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左右曰。使者三往而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曰。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二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

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欒懷子諫田獵 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亦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柳下季對岑鼎 呂覽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柳下季對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赤章蔓枝諫夙繇 呂覽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宛春諫衛靈公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靈公以下．呂覽評贊辭也．)

狐援說齊湣王 (通鑑．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咺即援也．)

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庭．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鼎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呂覽

無鹽女說齊宣王 新序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為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嘔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衒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眾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眾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虞史伯夷曆術

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滜．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奮興．大戴記作權輿．秭鳩滜．戴記作瑞雉無釋．)

古雋卷第三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 桓譚新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鄰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眞逢讒羅謗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鳴條則傷心矣臣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爲之增欷歔流涕良而不可止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或謂楚王 戰國策

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之聽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蘇子說齊閔王 戰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義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畜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理之形者不約親不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窮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宗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攻戰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

長貴賤則同心於貴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兵。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此篇凡二千四百六十字。細其具衍兩兩相折。精神互照。明哲讀之。惟恐其繁冗。千載而下。讀者低首。蓋秦文章妙古今。可以泣鬼神矣。

蘇代約燕王說國策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楚齊得以有枳宋而不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於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王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錟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

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說淳于髡

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宜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一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

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爲意爲伯樂乎。臣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果善蘇代。

荀卿謝春申君書　國策

荀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刼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制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也。其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汗明說春申君　國策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鄒子折公孫龍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與其徒綦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音抒。舒也。）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矣。夫繳（音糾）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劉向別錄

家語致思篇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子曰。辨哉士乎。僊僊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以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非子論龜筴鬼神

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而北伐燕。將刼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熒惑刑星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孟子天時地利之說。亦是此意。孟子之言簡而明。韓子之言曲而悉。亦同而實也。）

賢良說奢侈踰制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鱉。不中殺不食。故徼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罔罝。掩捕麑㲉。耽湎沉酒。鋪百川。鮮羔䍪。幾胎肩。皮黃口。春鵝秋鶵。冬葵溫韭。浚茈蓼蘇。豐奭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稜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楯。堊𡏖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元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袍合不緣。夫羅紈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

繭紬縑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輻。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漆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靳飛軨。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袪。庶人則毛絝衳彤。襆皮傳。今富者鼲鼯狐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鴼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氂成。鐵鑣不飾。今富者轔耳銀鑷鞻。黃金琅勒。罽繡弇汗。垂珥胡鮮。中者漆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抔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賓子之讓。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鼈膾腥。麑卵鶉鷃。橙枸鮐鱧。醯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晨昏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析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領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之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樠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籧蒢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獲皮代旃。闒坐平莞。古者不粥飪。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市業墮息。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䐗馬朘。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膚脯。腼羔豆賜。鷇膹鴈羹。自鮑其瓠。熱粱和炙。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食。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楺。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衣紈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

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上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罘罳。古者鄰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於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褘。璧瑞簪珥。古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妻。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麤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華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玉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脩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息。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荀子對應候論秦

應候問荀卿曰。入秦何見。荀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

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其有其諰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駮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師曠論齊桓公 新序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功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純音嘽・兼音戀・

淮南論五遁

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標株欂櫨。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嬴鏤雕琢。詭文回波。淌游瀷淢。菱杼紾抱。芒繁亂澤。巧僞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抑淢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邅迴。以像湡浯。益樹蓮菱。以食鼈魚。鴻鵠鷫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崑崙。脩爲牆垣。甬道相連。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紾。寢兕伏尾。蟠龍連組。焜昱錯眩。照燿煇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纏錦經穴。似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猒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 說苑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邱。爵土等。其地不若營邱之美。人民不若營邱之衆。不徒若是。營邱又有天固。穆公心慚。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閒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呂覽論封建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子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

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以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少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鄣。鄣・湯之本國・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

呂覽論察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食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使人問之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近。至於晉而問之。曰。晉師己亥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愼也。

揚子雲論秦幷六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迄始皇三載而咸。句 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保。句 曰。東溝太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句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

荀子論義利

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乎。

荀子論強弱

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鬭。人之城守。人之力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鬭。人之民日欲與我鬭。吾民日不欲爲我鬭。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右出荀子王制篇・總論王霸三者之不同・全篇皆奇偉・而此段論尤精確・其辭密致・如寶塔湧出・玉環無端・可日誦之以爲警策也・

荀子論諸子

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天論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解蔽篇）

荀子論精一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能兩能而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荀子論子發辭賞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具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尙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之爲也。彼先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祿。庶人益地。是以爲善者雖爲不勝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事事成而成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按獨以爲私廉。豈不過甚矣乎。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孫伯論吳亡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八公論秦亡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下。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

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

楊子雲論李仲元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子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是。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宋玉答或問（新序）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王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元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宋玉讓友（新序）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鋑。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鋑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古雋卷第四

敍湯使伊尹覘桀 呂覽

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顫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桀之臣）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鬭。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適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敍武王使人候殷 呂覽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讒慝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選車三百。虎賁三千。至鮪水。商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

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何也）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敍武王定殷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鳥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日未明以前也。蓋云遲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敍周宣王殺杜伯

周杜國之伯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錡與伯皆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王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也。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以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右出顏之推寃魂志。納於晝寢之世。豈有此事也哉。蓋謂諸刪去之餘。而之推甚書之耳。當裒出之。）

敍韓褐子不斷河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議。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敍王孫商反趙 說苑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衞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捽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有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衞。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之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敍宋就瓜亭息爭 新序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

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稱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敍楚屠羊說辭賞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敍趙襄子襲代 呂覽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鬥。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

敍士尹池覘宋 呂覽

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宮人也。爲鞔者也。(鞔、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大三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敍郈成子卹右宰穀臣 呂覽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候(也何)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再過、謂之渫過。)

公孫龍進善呼者 淮南子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田鳩說秦王 同上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王因見予之將軍節。惠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鷙子鳥飛而維繩者。

薛燭說劍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王請不得已。乃若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檀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和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斧。絕鐵鑪。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純鈞。三曰勝邪。魚腸。湛盧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爲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李園納娟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元不我遣求謁于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不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曰。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王悅。取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與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復。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讀八音解 魏明帝

金音鏘。鏘以立橫。橫以勁武。故金音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硜。硜以致死。故石音正則人思守節矣。絲音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取聚。竹音正則人思和洽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矣。革音讙。讙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矣。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志。匏音正則人思愛恭矣。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己矣。

八風辯 服虔

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立春至春分爲震。春分至立夏爲巽。立夏至夏至爲離。夏至至立秋爲坤。立秋至秋分爲兌。秋分至立冬爲乾。立冬至冬至爲坎。冬至至春分爲艮。每節四十五日。

古雋卷第五

上秦皇言韓可擧書 韓非子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擧。下臣斯。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悷然。若居濕地者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絶也。若不絶。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納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上韓王書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雁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為雁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人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于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于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圖察之，而賜臣報決。

由余對秦繆公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能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宋人以玉為楮葉

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趙襄子學御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悍者辭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晏子對哀公

晏子聘於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文繡媵櫝

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未為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宋人謳唱

宋王與齊讎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周君畫莢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造父御馬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延陵卓子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鎩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鎩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人毀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楚人矛楯 今語曰、自相矛盾、出處在此、然用之不當、而問之不知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劍馬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於卒伍。此漢宣綜核名實。京房考功課吏之所祖也。

通變論 公孫龍

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黃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且青驪乎黃。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也。與其白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兩明也。兩明者不明。非正舉也。無當驪色。非正舉者。名實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可淺可深章 管子以下三十則皆同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以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逾瀷而不盡。薄承瀷而不滿。高下肥墝。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論赦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

堂上遠於百里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僾。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僾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

管仲復於桓公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附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復此言。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汝。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奈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天有常象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為人君者。廕德於人者也。為人臣者。仰生於其上者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為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之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

四稱 按三段補在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其令。以為式法。此亦

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仲對曰今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繪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有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敎其婦女獨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仲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語我以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假龍爲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賢者見賢若貪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所事倨傲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彌人爭唯趨人詔湛湎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輔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水樞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汚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是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聖君說度

故聖君說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程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敬靜定性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定

執靜道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文皆用韻）

廐吏論傳棧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婢子論詩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齔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應我曰浩浩乎育育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草十二衰

凡草木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𦸣𦸣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

蛟龍虎豹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抵國距國

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圄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于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爲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疑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

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立賞

管子曰．請立賞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邱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二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畝鍾之國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磧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

衡籍

桓公曰．寡人所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吾君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泲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萬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參患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不

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惟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儧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見舊上言兵事本也．）

主德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拔外權．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中央之人（中央之人．即史記所謂■親．孟子之所謂龍斷也．）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治國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正靜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太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而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于日月．察于父母．（此即戒慎恐懼．）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眗眗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此有[illegible]闕[illegible]之辭。

明王

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山多蟲螟。六畜不蕃。民多夭。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黃帝問伯高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地均二段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纆得入焉。十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之。賈知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國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準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

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戰路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皁。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古雋卷第六

文中子論祀祭享

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近之也。故以享禮接焉。古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旁作民。示形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尙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享。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元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

正本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荄不深。未必撅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亂于末也。

左儒死諫（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田饒謂宗衞不能用士

宗衞罷齊相。歸舍。召門尉二千七人問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對。宗衞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田饒曰。非難用也。是君之不能用也。廚中有腐肉。則門下無死士。今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下宮糅羅綺。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

五本（說苑）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漆雕馬人論三臧（說苑）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魯石公說劍（說苑）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尨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闔不及䀹。呼不及吸。舉足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尙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如說劍）

許綰諫起中天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天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默然無以應。乃能起臺。（此與莊子蝸角蠻觸之說略同。）

武王伐紂（韓詩外傳　以下二十一則俱同）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所與。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仁人之兵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角摧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

盡性致志（韓詩外傳）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乎而質不數鍭。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韓詩外傳）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庸人（同上）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關雎（同上）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下民瘁癉 同上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癉。

東海之魚 同上

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保。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行不能得食。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阱。則其幸也。詩曰。惟不順征。以衆垢闇行也。

德輶如毛 同上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就清而麗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養恃性命 同上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過康子 同上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色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議耶。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信可好。嚴守塊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義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人也。將南之楚。于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授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此事原誣也。而文辭似托諷之賦。平原君聞孔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于阿谷。而交辭于漢女。倘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由于近世。蓋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

天子出入之樂 韓詩外傳

古者天之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行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師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應。同聲相應之意也。詩云。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天地有合章 同上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月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臏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天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作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之日月也。

孔子論五美質 同上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知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家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桀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莅民。而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三苗貫桑 同上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繭卵喻性 同上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卜商折公孫悁 同上

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往，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子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伏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從君於圃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盍胥對晉平公 同上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崐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君子避三端 同上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卞莊子 同上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於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輔世繼宗，國家義不衰，而神保有所歸，是子道也，死節小具矣，而敬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以下是斷辭，情摯而切中。）

李克論吳亡 同上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議論全在重疊，網目去數句，便不成文。）

古雋卷第七

分職 呂覽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

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眥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知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也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任地 呂覽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麥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畜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爲稑。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辨土 呂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勒。爲其唯厚而及。鉆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勒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僛。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無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 呂覽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而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方。桴稻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粃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米多粃厚。糠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庭辟米而不時特。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時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炎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手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變彊。殈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古雋卷第八

古律呂書文

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載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及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公論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無有文字皆有五行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雨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者聞金鐵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音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易曰師出以律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吹南風不競知楚必無功太史遷曰六律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所係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幷而音尚宮國語伶州鳩曰王伐殷歲在鶉火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反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所以優柔容民也此皆可考吹律聽軍之事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史記

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長沙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劉須溪曰賁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而難辨若此者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 史記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狶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下邳。號曰成侯。

農器 六韜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管子禁藏篇曰。什伍以爲行列。賞誅以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襦。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戰功巧矣。又輕重己篇云。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穫渠當胡。月鉤鑱笠當楯櫓。故耕械具則戰備矣。合而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越女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於是袁公卽杖箖箊竹。竹枝上頡橋。未墮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別去。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彿彷。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卽見。

陳音論射

越王問陳音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對越王。

范蠡苦成對越王

越王問伐吳之策。范蠡對曰。臣聞峻高者隤。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熻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瀴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

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嚭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于朝事。子胥力於戰鬭。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

中黃伯斧勇 尸子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試焉。有力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鬭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者。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彫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所稱于世矣。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天老說鳳

天老對黃帝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鳥。名爲鳳焉。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思。(與腮同)龍文龜身。燕頷而雞喙。頭上戴仁。白抱義。斧赤負禮。胸黑蘊智。足下黃履信。有六象九苞。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聽達。舌詘申。色光彩。冠短周。(宋均云。周當作州。朱古同音)距兌鉤。音激揚。服文戶。(不妄飾。故曰文戶)天爲生食稻石之山。其樹名瓊枝。以琅玕爲實。天又爲生醴泉。一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琪玕。子其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翰如干。自舞。昏鳴曰歸昌。節足足。階階嵕嵕。其音英英淒淒喈喈。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八風。氣應時雨。𥐕鬱鳴翔。懸圃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止則啄于閣。司晨爲暮。夜牽行則翔于車。以節路驅。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

兵形象水 孫子虛實篇節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治氣治心 軍爭篇節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察敵三十二術 行軍篇節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

者。伏也。歐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長其衆者。不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勢 全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鬭衆如鬭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司馬法仁本篇 節

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興師。所以無愛民也。（文法如筆頭迸步。再提其民。已見彼此。又加一夫。尤妙。末云兼愛民。此句尤歸下。）

應劭記十反

伯夷讓國以采薇。展禽不法於所生。孔子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偶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紱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澣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垣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身。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思蓬門而株塋。

淳于髡斗酒說 史記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樂甚。飲可一石。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東坡曰。男女雜坐。幾於亂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蓋未有知其趣者。

九方皐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蔽篇 節文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宋人作朋黨論。千言不及此。）

論俗士輕今重古

世俗率神貴古昔而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世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嗤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曜。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於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剿絃者。諒有以乎。

古夢 御覽引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往來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為寤。告符瑞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古堯夢乘龍上泰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為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嚙其馬。其後皆失天下。

相貝經 御覽引

相貝經者。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獻珠于漢武。云不知所以。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幷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堯舜夏禹三代之異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靑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鄣。霞伏蛆蟲。不能延年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之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鼄。可以明目。宜金宜玉。貝如珠璣。或曰。豰。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黑白各半是也。濯使善驚。無以近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駮是也。瞧使人病瘧。黑鼻無皮是也。瞬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蠶。內殼赤絡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子淫。靑脣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員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祖餞祝 蔡邕

今歲淑月。日吉辰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吉兆休。一氣煙煴。卦著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彭彭。君旣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蒼龍夾轂。白虎扶衡。朱雀引靷。玄武作朋。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雜陰陽書

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七十日熟。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癸。死於寅。惡於甲乙。忌於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成後忌於大豆同。麻生於楊。或荊。七十日花。後六十日熟。種忌四秀。辰戌丑未。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稻生於柳或楊。八十日秀。秀後七十日成。戌巳四秀日爲良。忌寅卯辰。惡甲乙。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越國。立爲揚山。軫星散爲荊州。分楚國。荊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虛危之精。流爲靑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言陰收內安詳也。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陽精端。故其氣纖殺。分爲鄭國。鉤鈐星散爲豫州。豫之爲言序也。晉陰陽分布各得處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東距殽坂。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觜參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決。其氣急切決烈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入窈冥。敏勁易驍。故其氣躁急。營室流爲幷州。分爲衞國之鎭。立爲明山。幷之爲言誠也。精舍幷其氣勇抗誠信也。

宋何承天達性論

夫兩儀旣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淸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淸。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物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蠉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漁畋。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

孔融以爲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之。答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斯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阮瑀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察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旣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之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強木。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斁。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

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于廊廟。袞冕旒旒。翕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隆。從郁郁之盛也。夫賓者端一玄靜。儉嗇淳化。利用承濟。綦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不烈。紀綱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藏。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縠之桂裳。必將遊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郊勞。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興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乎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輕其慮。辟疆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麗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氾勝之書 論耕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上氣膏澤。早鋤穫。春凍解也。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見其二寸。立春後上塊散。上沒橛。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破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為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垎。名曰脂田。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以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風俗通義

應劭撰

大德新刊校正風俗通義序

漢太山太守應　劭

昔仲尼没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横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一本作竟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髙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廵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有梗槩之法楊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爲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旦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雖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風俗通義序

風俗通義目録

漢太山太守應　劭

第一卷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第二卷
樂正后夔一足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黄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第三卷
九江太守武陵威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内吳匡
河南尹太山羊翩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第四卷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
司馬頴川韓稜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起
江夏太守河内趙仲讓

第五卷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煇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茂伯
安平相汝南郅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内太守府廬江周景
河内太守司徒頴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倀
蜀郡太守頴川劉勝

第六卷

商　角　宮
徵　羽　埧
笙　鼓　管
瑟　磬　鍾
柷　琴　空侯
箏　筑　缶
笛　批把　竽
簧　籥　篪
簫　籟　菰
荻

第七卷

孔子　孟軻　虞卿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頴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第八卷

先農　社神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桃梗　葦茭
畫虎　雄雞
殺狗磔邑四門
臘　祖　禊
司命

第九卷

世間多有見怪　世間多有惡夢
城陽景王祠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
世間多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

第十卷

五嶽　四瀆　林
麓　京　陵
丘　墟　阜
培　藪　澤
沉　沛　湖
陂　渠　溝
洫

風俗通義目録終

風俗通義皇霸第一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晳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殊斯乃楊朱哭於岐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記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上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記虙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遂人為遂皇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種穀蔬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網罟以田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文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愨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共辨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庸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五伯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脩民事諸侯僭差於是昆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尅帶

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于今受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歎咨一言而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鶂王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僇笑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復兵不救須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是謂女潰盖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

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自顓頊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redacted]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煩勞不舍鄉亭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亡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redacted]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辭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程嬰之義為晉名卿寔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redacted]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衆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稱王到王假為秦所滅[redacted]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驊騮騄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

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恠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于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犬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而藏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刃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以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尅二國

於翟昔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態之効應也簡子卒無卹立是爲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犇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爲我以是遺趙無恤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釁鬚眉髭髯大膺大匈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并知山遂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間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爲所滅此童謠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上生毛[redacted]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爲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火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日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爲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后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王朝秦不脩戰備秦兵平安入臨菑民無敢格者遷王建於共國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亡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戮力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愛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愛人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議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雷之蕭條混壹海內爲漢驅除蓋秉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育馭戎何益於事且有彊兵良謀雜襲纏踵每輒挫衂亦足以袪敵啓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遂恣睢舊習矯任其私知坑儒燔書以愚其黔首窮奢肆欲力役無厭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踐祚四海又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風俗通義皇霸卷第一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孔子曰衆善焉必察之衆惡焉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豕之文非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氂差以千里故糾其謬曰正失也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封泰山禪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脩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武帝出璽印石裁有兆朕奉車子侯即沒其中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歷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赤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名山其身禪子聖人三王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

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爲元封武帝巳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焉能誕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没石乃止暴病而死悼惕無巳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碁没石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乏東嶽泰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壇處剋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曰古皆没太史記黄帝葬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耳

葉令祠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舄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

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録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僊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于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爲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顧而問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天女愼無言禍將及女其後太子果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死傳稱

王子喬仙或人問仙楊雄以爲虙羲神農黄帝堯舜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讜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圯絶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

見一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爲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及即位爲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廬居枕塊如禮至以發大病知後子不能行三年之喪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升一錢有此事不同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王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姬薄夫人傳詣雒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内後宮幸之生文帝二年而爲王者子常居宮闕内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黄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併又文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光宮及皇太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后崩不爲皇太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因修秦餘政教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餘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

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産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二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傳耆舊冷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嘗輦過郎署問中郎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

陳言聞之於祖父言廉頗李牧爲趙將市租諸入皆輸莫府而趙王不問多少日擊牛灑酒勞賜士大夫賞異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爲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死力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季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左右或毁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臣欺國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毁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上有慚色卒遣布之官又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大傅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欵塞天下殷富百

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至以無爲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比成王治幾太平也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以爲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於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者求得之因立爲代王微當即位後期日爲之再中集上書囊以爲前殿帷常居光明宮聽政爲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言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爲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與王霸之業變化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於是朔詣闕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恠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寶苑秘枕中之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乃謀叛逆刻皇帝璽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印漢使符節法冠趙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辟詐僞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爲九江郡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奉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恠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通同道隱形體弦詩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皇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處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劾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侯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

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恠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穽後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爲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爲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闞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爲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爲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栖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我俚語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楫櫂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輿之周旋云悉東度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彭城相袁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爲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大於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爲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官會賀臨嚴乘出而孫適生喜其加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父安爲司徒中心蹇匪躬盡誠事國啓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最爲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冉季歷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不娶曰吾不及尹吉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敕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爲煩耳虞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何其在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耳子爲蕭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宜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今俗間多有禁忌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爲妨害父母服中子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袁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高戶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荅曰齊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爲鄉里超然遠覽何爲過聆晉語簡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大言苟有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共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亞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言之玷

恐多有宜公之論故備記其終始

風俗通義正失第二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俯就不肖跂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朞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況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不忘帥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臣斜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京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適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己瀡灑酒以養姑舅契闊中饋經理蠶織[redacted]績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尚有回翔之思啁噍之痛何有死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容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死腹悲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大尉山陽王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侍御史與長樂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為司空比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苟訾通儒於義足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衰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大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為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為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吏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翩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滕滕焉豈不愍哉由鄭人失孔子皐為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晏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而不拒而交恭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飽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異惟其以擁孔子疾脒貪脒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俱去鄉里居緱氏城中亦教授生養聲價伯大爲議郎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衎衎誾誾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寢今相校三年耳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恠旦朝言恐論語恭而無禮則勞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堂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illegible]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弃聖絕知遯世保真當巖深山樂天知命今居緱氏邑僕城郭

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僞誑世耀名辭細即巨終爲利動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今二子胥胥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爲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後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旦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子亦不得見復踰拜耳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蹻食止壚案云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壅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一家之中諭若異域下牀闇拜遠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遂又不能送遠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者露首草舍餘皆有哉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由訊子路殺雞黍見其子焉何有藏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爲高斯亦婞婞鯉趨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當近之何乃苦茲者乎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既葬負笈徉涉齎一盤醱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進問其故哀之

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狥於已顧義報乎哭醱墳前是也記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徽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爲哉

風俗通義愆禮第三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於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爲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虐而不治怨慝並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旣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爲上狷爲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於饗中用延爲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顚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强歙可行也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爲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此爲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朋徒無幾習射矍相之圃三揖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姦贓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爲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爲高不因少以爲多況創病君父以爲己功者哉而論者苟眩虛聲以爲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於爰憎政在陪隸也

司空潁川韓稜少時爲郡主簿太守興被風病恍忽誤亂稜陰扶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興子嘗出教欲轉徙吏稜執不聽由是發露被考興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興吏病百日應免所以恤民急病懲俗逋慝也今興官尊任重經略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朝旰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爲樂而以黔首爲憂位過招殃靈督其舋風疾恍忽有加無瘳稜統機括知其虛實當聽上病以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耄亂政自己出雖幸無闕罪已不容於誅矣爲人謀而不忠愛人而以姑息凡人不可況於君子乎上令與負貪賕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問洶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是

太原周黨伯況少爲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讎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讎到與鄉佐相聞期鬭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徑輿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其立身果乃至於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旣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況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覩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讎者謂爲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旣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爲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入宛城引車到城東爲友人衞修母拜到州恂先是茂客仕蒼梧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爲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救解修

茂彈繩不撓修竟極罪恂亦以它事去
南陽疾惡殺修爲之語曰衞修有事陳
茂治之衞修無事陳茂殺之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
席止則專館朱軒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爲
官速謗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糾其贓狀以時
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旦且非
爲己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迺
光昭舊交之問手飽宣州牧行部多宿下亭
司直舉劾以爲輕威損命坐之刑黜今茂洪
弃天常進止由己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我
爲之古人病諸以爲大譏茂與修善由鷸鶵
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度遼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
欲退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
太守王旻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
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荅曰
威明欲得避第故作激發我爲朝廷惜
其功用何能爲此私家計耶規後爲中
郎將督幷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
因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太常張奐才任
將帥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
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
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
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
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
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況於第乎方殊俗越
溢太爲邊害朝廷比辟公府食規義在出身
折衝弭難而誅伐已定當見鎮慰何有挾功
苟念去位第實傷德不患無位而徒闒茸何
所堪施彊推轂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爲驃
騎將軍霍去病治第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
滅何以家爲去病外戚末屬一切武夫尚能
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儒何獨負哉又以黨
事先自劾銜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求
不可得推是從何憚於病曰畏舟之危自投
於水憂難於處樂其亟決主幸必不坐太誓
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炎自取之蓋嚴楊憚
勳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隆主威抑
驕侵也規顧第私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
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爲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
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名舊才操鹵鈍
小子髡鈍見齒鄉黨到見股肱曰太守
與遼叔同歲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
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
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
柳對曰明府謹終追遠與微繼絕然舊
實不如髡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聲曰
丈夫相臨兒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

間耶釋兄用第此爲故殃段氏之家並
稱相遭遇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
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
子伯起自乞子瓚尚弱而第琰幸以成
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
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始出
治劇平春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
乞留宿衞尚書劾奏增年受選減年避
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
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
同時公府辟瓚爲軍曲候瓚歸臥家軍
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雅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
以也春秋諸侯朝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
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終悼亡
不說子弟當見寵拔也魯有右成叔聘衞右
宰穀留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
以璧其妻孥闢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
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
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之義具於此矣語有
曰白頭如新交蓋如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
臨別眷眷念在報効何有同歲相臨而可拱
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
郡之舉斯爲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無
之亡者無顧覆之施飢寒緩急視之若遺非
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各
有心兩不得中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

傷及民人實宜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讓財與兄將妻
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耕種為上計
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
紹車後舉孝廉為陜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足則資有
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
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
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贏
田廬田可首粥力者耳何必官池客舍既推
獨車復表其上為其飾偽良亦昭晰幼起同
辟有辥孟嘗者與弟子共居弟子常求分力
不能止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老者曰與
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屋取其荒壞者曰我
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久者曰我
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
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
稱表蓋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則然
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
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皦皦乃如是乎方
之表薛差以千里兄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
讓其下耳况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
高唐令密乘鞶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
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
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
到也曰縣已遣吏迎乘有起居曰正我

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
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
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
太守以其宿有重名恐而不罪後為太
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
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臥厥形悉表露
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門
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
此非一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
章不可無也凡張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
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謁府乃
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
立執綏不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
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聲必揚家且猶若此
況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
唯詐是聞遽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
徐告退古既待放須起乃逝何得亂道進退
自由傲很天常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以貌
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
加之祿賜勢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日之
煖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為
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
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風俗通義過譽第四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
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
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
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
朱一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璽
而存郢夷吾朱紱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
惠施從車以百乘邑徒步而裸形寧戚商歌
以干祿顏闔踰墻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
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
空而弗營孟獻高宇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捸
樞傳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
然矣比其舛曰十反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
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又無力援仕
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
郡辟請未嘗荅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
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敬慰
愍契闊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博
士徵議郎叔方爾乃翻然改志以禮進
退三登台衮號為名宰○陽翟令左馮
翊田煇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
洪祚叔都最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
煇恥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託
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
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雨友人張子
平吉仲考等寄其穿踰奪取衣衾貂夜

獨處迫切至矣然無穀饗徒唶唶而已子平因前抱持曰我其公也謂汝避兄耳何意眞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間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乘綫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都沃酸神坐顛仰因語是月司隷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侍御史舉茂才不幸早隕戚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叡辯於持論舉孝廉光祿王事京師歸德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後饘粥不贍叔矩謂其兄弟禮不言事辯杖而起今俱匍匐號咷上闕眞酹下困餬口非孝道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獲以解債負士成家立祀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礿哀猶未歇郡舉至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梁國盛允字于翩爲議郎慕孟博之德貪樹於有禮謂孟博家公區區欲辟太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敵曰老夫年尊絕意世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于翩欲德我我不受也于翩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爲士子爲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王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

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粥身苦思率禮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襃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闕遺矣君子百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況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夷悅況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爲己高忍能厲然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流貨財於權變此罪人也田輝託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耳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爲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大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爲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徹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爲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爲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乎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爲高

謹按春秋叔牙爲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緣獄有所歸不探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雲用其人石碏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忍如路人昔樂羊爲魏伐中山歠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罰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麑猶不忍況弟子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與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爲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容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流惠氓隷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三孤足統喪紀正相追隨達數墳栢何若耀德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叔度鄧伯嚮盛孔叔留隨轜柩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薄之其官與祈相反俱爲侍

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爲其君衆雖見綠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勤顧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蓋子不以從令爲孝而乘置然要勤同儕去衰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河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平仰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齎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redacted]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援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偏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祈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闢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平長樊紹孟建俱爲司空虞放掾屬放遜位自劾還家郡以伊爲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質於二朝乎因出門名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君子不辭下位獨行脤事後公黃瓊大以爲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吏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爲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頻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秉隗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溷淆良可識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勅小懲而大戒哉

宗正南陽劉祖奉爲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爲戶曹史太守公孫慶當祠章陵舊俗常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側身陪乘執策握革有死而已無能爲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乘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敏敢充人之周旋進對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爲高歲盡俱

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適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于四友然猶御者不爲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爲乘馬御訓群騶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革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甽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貴樣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寢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姜肱爲犍爲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歲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驪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校

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

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爲冀州刺史[redacted]況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椽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相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項被疾病念存首丘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爲相得去實上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

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疾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廷覲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冠拜統侍中○司徒九江朱倀以年老爲司隷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顚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爲於是東閤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王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爲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爲創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月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乃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昭再見誠切惟之誠懣憒夫月

者太陰熒惑大星不宜相干臣聞盛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愼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當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令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況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周公將沒戒成王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旦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中勅屬省務知戒愼以退未萌以此無彊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倀表嘉其忠讜倀自數病手能細書詡素大臣尚肆私意詡坐上謝倀家慰勞

謹按論語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兢何憚於病朱倀位極人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倀年且九十足以惛憒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

提理周舉爲人誅而不忠維諾臣陳起自答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爲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收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夜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爲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埽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晨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鼈蜎冷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講學時所不綜而密達之冤疑動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密啓之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度不爲闕旣不害是多見譏論夫何爲哉於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其位孟軻亦以爲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特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婁婁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旣

見譏切不蹙坐誚負而多伐善以爲已力惟顏之厚慱而俗矣

風俗通義十反第五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鍾鼓鍠鍠磬管鎗鎗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夏湯作護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斟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護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省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聲音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鍾之管制十二篇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塤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詩曰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商

謹按劉歆鍾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凡歸爲臣

角

謹按劉歆鍾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

宮

謹按劉歆鍾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君

徵

謹按劉歆鍾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

羽

謹按劉歆鍾律書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德凡歸爲物故聞其宮聲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商聲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聲使人惻隱而慱愛聞其羽聲使人善養而好施宮聲亂者則其君驕商聲錯者則其臣壞角聲繆者則其民怨徵聲洪者則其事難羽聲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夫音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塤 一作壎者古今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爲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霆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鼖鼓晉鼓皆二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簫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皇儀也

瑟

謹按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春秋師曠爲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後蟲蛇伏地大合鬼神於太山之上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灃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室側身遂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故曰不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器也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徐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分之音也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

柷

謹按禮樂記柷漆桶方畫木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用柷止音爲節書曰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鄉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虡懸也雖在窮閻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人善心故琴之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聲動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適故近之閒居則爲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懾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子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太山頃之間而意在流

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空侯 又坎侯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侯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侯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箏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荊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為羽聲慷慨而素瞋目髮盡上指冠荊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伎癢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久畏約毋窮已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善擊筑重殺

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乃以鉛置筑木中後進得近舉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缶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以相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王為趙王擊缶也

笛 篴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羌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搥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竽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籥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吹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

篪 同 箎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簫

謹按尚書舜作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籟

謹按禮樂記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

菰

謹按漢書舊注菰吹鞭也菰者憮也言其節憮威儀

荻

謹按漢書注荻角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

風俗通義聲音第六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孔子困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粒藜羹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宋今復見厄於此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絃歌鼓儛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淵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得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杭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軻曰夫尹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爲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爲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爲上卿

孫況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諸子之事皆以爲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擯而猶不黜其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又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羞稱其功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況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況況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復爲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士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爲上卿故號爲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王請平原君願爲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出君

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爲賤也富而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取其頭與秦秦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困而不得意乃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畫曰君怨於齊大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朝而盈焉夕而虛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削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飢飯之竟漂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耳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君雖姣麗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後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爲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亭長與百錢公小人也爲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爲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方辱我時豈不能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燃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

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大爲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

聲暴於夷貊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爲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與妻子孫禮爲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爲除處所意氣周密人有請王都者禍至無日何宜爲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飢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衆談同愁冀亦舉辟轉薄爲厚上補從事中郎復爲尚書令五卿三公爲國光鎮王都慚悔自絕

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距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苦流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尚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爲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口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牀蓐手自收摸對之乘涕曰伯休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人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爲人所知邂逅不自貞我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蓐躬自御之手爲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熱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後稍加損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

交心間粗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彊健入舍後室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盧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騒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鄙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潁川韓演伯南為丹陽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剌探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贓釁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同歲也未至謂其賓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狴犴堅其鐶挺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杼秋相得令止傳舍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餚異曰明府所在流稱今以公徵往便原除不宜深入以介意意氣過於所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沛相斌去官乃臨中台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潁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欲復收蕃蕃曰我故大臣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勑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困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歲時往祠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家舍時令劉子輿亦本凡庸不肯出候股肱爭之爾乃會其家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令徐

乃下車即坐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深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欲召陵令我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豎子所慢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輿以臟疾見彈埋於當世矣蕃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訛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陳餘張耳構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終始以交為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於冠軍魏其之客移於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理宜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唯虞卿逼於疆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兼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為騒懿也

風俗通義窮通第七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徧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寓夷泯宰器闕亡蓋物盛則衰自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叙神物曰祀典也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土

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勾龍佐顓
項能平九土爲后土故封爲上公祀以爲社
非地祇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徧祭
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
百穀疏果故立以爲稷正也周棄亦以爲稷
正也周棄亦以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緣生
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
米稷反自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于次睢之
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祭以
爲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
吉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
經之說於斯悖矣米之神爲稷故以癸未日
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爲金相也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
仰荅曰唯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redacted]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
歐爵簸揚田農之事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
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
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
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
相

竈神

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
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
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
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
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喜祀竈臘日
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
之其孫識執金吾封原鹿侯興衛尉鮦陽侯
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孫常以臘日祀
竈以黃羊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
主簸揚能致風氣易巽爲長女也長者伯故
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
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爲風伯
故以丙戌日祠於西北火勝金爲木相也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爲玄冥師鄭大夫
子產禳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槱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
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易師封也土中之衆
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
於太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
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巳

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桃梗　葦茭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
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
無道理妄爲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
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乘葦
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
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
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
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
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
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則子
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
今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爲人隆雨下淄木
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
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
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
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
帛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
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也葦茭傳曰崔葦有藂呂氏春
秋湯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周禮鄉
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
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
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
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

悟虎皮飲之擊其爪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著門雌著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磔郊祀常以丹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痱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頭可以治蠱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菑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

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膢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膢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貙膢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禊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周禮槱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中文昌上六星也槱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

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義祀典第八

風俗通義怪神第九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大夫五祀士門戶庶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爲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樂刼弑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之節平荀罃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閒由是觀之則淫躁而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禍轉爲福矣傳曰神者申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爲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晃著者曰怪神也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鬭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鬭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鬭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召吏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爲奪人之功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爲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儛已而復曰請爲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顧汝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劒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

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瑯邪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後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旡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絕主者髡截嘆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挐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有年饑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

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
取公嫗歲易男不得復娶女不得復嫁
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
子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
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
扣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
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
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
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
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
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
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律不
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
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
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
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
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摇動不安或接
祝妄言倫勑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祟矣
鮑君神
謹按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
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
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
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

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
效驗因爲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方數
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
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
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
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
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
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
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
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
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間一
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
我所種耳因就斮也
石賢士神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
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暑熱行疲頓
息石人下小瞑遺一片餌去忽不自覺行道
人有見者時客適會問因有是餌客聊調之
石人能治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
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還自摩他處於此凡
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
轂擊帷帳絳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
往護視數年亦自歇沫復其故矣
世間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語聲氣所說
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
讀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病
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量不借挂柴後
昔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中皆亡取
之又李幼一頭牛本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
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女新從聟家來非
其所受人哀傷益以爲審父母諸弟衰經到
來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
相追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
其鬼也惝惘良久漢直乃前爲父拜說其本
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一夫死者澌
也鬼者歸也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
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況民疑
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
知之由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宣王
於鎬京子以爲桀紂所殺足以成軍可不須
湯武之衆古事既察且復以今驗之人相啖
食甚於畜生凡菜肝鱉瘕尚能病人人用物
精多有生之最靈者也何不芥蔕於其胷腹
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而時有漢
直爲狗鼠之所爲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
以爲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
牀上顏色服飾聲氣熟是也孫兒婦女以次
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
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剥斷絕如是三四家

益獸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咎殃

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聘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忪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慴邪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官士修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瘯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懆尅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又明視之則已臭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爲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按欻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簏中起衣物燒盡而麓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女孫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亡其厲猒者皆亡髮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棲宿未明發去亭卒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頓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餔時到亭勑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

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勑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卧有頃更轉東首以拏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畧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鷩令尸亡泝江而上到㟭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爲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爲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同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笥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卜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鴻卿意感名觧實應且惑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以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與內蛇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恠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末所於中門外臥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自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予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下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踧踖頗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恠白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秋節遷北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救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楊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登三事今妖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義恠神第九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由立五嶽設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男大小為差尚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灊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埆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四瀆

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崏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栢大復山東南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乂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祀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泰山西

南五六里子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illegible]

麓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殽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殽西殽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宛丘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

北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恕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爲丘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爲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頊之墟關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衆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衆城中委曲長七八里雜北芒坂即爲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栢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卬名之爲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漢獲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

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爲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莞蒲舟鮫守之韓詩内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澤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鄭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胡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本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爲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義山澤第十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録藏之携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加參攷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子好古者或得善本從而增攷是所望云嘉定十二年秋七月庚子東徐丁黼書

風俗通後終

古今注

崔豹著

古今注卷目

卷上
輿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樂第三
鳥獸第四
魚蟲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雜註第七
問答釋義第八

古今注卷上

晉 崔豹著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制車轄轉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車法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馬鈞晉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爲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辟惡車．秦制也．桃弧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焉．

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

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

鍠。秦改鐵鉞作鍠。始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之也。

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今或爲鑾。或爲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世滋僞。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以下通用之以前驅。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幡也。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而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鳥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乙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襪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襪衣。前漢畫假綠幘青韝。加襪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云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四謂爲騎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也。

伺風烏。夏禹所作也。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車有翣。即緝雉羽

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無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扇而制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因作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特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授。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止玉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

帢。魏武帝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帢。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也。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奏劾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皃之遺象也。武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於裳。

履者。屨之不帶者也。

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劍。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劍。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便謂此劍卽斬蛇之劍也。

吳大皇帝有寶刀三。寶劍六。一曰白虹。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刀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徹。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分界域也。

闤。市垣也。闠。市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肆。陳也。店。置也。

罘罳。屛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熟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屛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牆。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

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廟者。皃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皃也。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

丹徼。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遮蠻夷。使不得侵中國也。

拘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拘欄。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

古今注卷中

音樂第三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朝飛之操。將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鳴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奔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焉。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也

薤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儆戒也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也所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等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後還用七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鷺也似鷹尾上白

扶老禿秋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焉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餘者

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猿五百歲化爲玃

鷓鴣出南方鳴常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希出有時夜飛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吐綬鳥一名功曹

驢爲牡馬爲牝生騾騾爲牝馬爲牡生駏

秦始皇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犇電、飛翮、銅爵、晨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而至死故曰疋鳥

兔口有缺尻有九孔

麏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麏一名麕青州人謂麏爲麞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鷰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鵲一名神女

鴝鵒、一名鸜鵒

烏、一名孝烏一名玄鳥

雞、一名燭夜

狗、一名黃耳

猿、一名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作腐草爲之食蚊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螜胡卜切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渡谷四掘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濟南呼爲懶婦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腦重集則頭垂故謂之倒折食之神仙

蟚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謂之執火云

長蚑。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蚑。
蠅虎。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一名蠅豹。（一本作豹子）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一名紡緯。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蜓。一名龍子。一曰守宮。善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者善螫人。一名玄螈。一曰綠螈也。
蜻蛉。一名青亭。一名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呼爲撻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爲鳳子。一名鳳車。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人呼爲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鰕化爲之也。
魚子曰鯤。亦曰鱦。亦曰鮞。言如散稻米也。
鯉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
蜣蜋。能以土苞糞。推轉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曰。蛣蜣之智。在於轉丸。一曰蛣蜣。一曰轉丸。一曰弄丸。
蝸牛。陵螺也。形如螔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
蝸殼宛轉有文章。紋轉爲結。似螺殼文。名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爲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
白魚赤尾者曰䱚魟。一曰魧。或云。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魵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
蝦蟆子曰蝌蚪。一曰玄針。一曰玄魚。形圓而尾大。尾脫即腳生。

烏賊魚。一名河伯度事小吏。（本草作由事小吏）
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謂青鯉爲青馬。黑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雉。
鯨魚者。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皆導從之。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
人馬。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耳。見人良久乃入水中。
龜名玄衣督郵。　鼈名河伯從事。
江東呼青衣魚爲婢鯖。呼黃子魚爲丈父。呼鼉爲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古今注卷下

草木第六

非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曰蒲楊。
移楊。亦曰移柳。亦曰蒲移。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任矢用。又有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也。
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糯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翳。或作翳。翳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也。
紫栴木。出扶南。色紫。亦謂之紫檀。
豐豆。一名治豐。葉似葛而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豐荻。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葉似葛而實大如李核。可啗食也。
虎豆。一名虎沙。似貍豆而大。實如小兒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也。
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赤。莖葉不殊。但花色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華。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荖多。花大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鴈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可以度饑也。
萬連。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連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蔻。香美消酒。士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名白實。一名木石。一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爲棗。杼實爲橡。桑實爲椹。楮實爲任。
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裏。瓠亦瓠也。瓠其擔瓠其別也。
羊躑躅。花黃。羊食之則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稻之黏者爲黍。亦謂稌爲黍。
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
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荼。青者爲青荼。亦謂紫色者爲

紫蓼。青色者爲青蓼。其長大不苦者爲高蓼。高作馬
蒜。卵蒜也。俗人謂之小蒜。胡國有蒜。十許子共爲一株。籜幕裹之。名爲胡蒜。尤辛於小蒜。俗人亦呼之爲大蒜。
揚州人謂蘋爲斑杖。不知食之。
荊楊人謂葅爲蕺。
蘘荷似蘆苣而白。蘧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
燕支。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爲面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爲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苦蒧。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青赤。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一曰王母珠。一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文鄉嗇夫。行宦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乃分首而去。

雜注第七

孫亮作流離屛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二十種。
魏武帝以馬瑙石爲馬勒。車渠爲酒椀。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
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婦所制。
梁冀改驚翠眉爲愁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驚鶴髻。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驚帆。曹真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疾也。
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制蟬鬢。縹眇如蟬。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堂。青堂

一名合懽．合懽則忘忿．

程雅問拾櫃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名曰寶眊（一本作實）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卻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卽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兎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何也．答曰．綴珠垂下．重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也．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封氏聞見記

封演撰

封氏聞見記序

昔漁洋先生最愛封氏聞見記唐摭言二書以爲秘本可貴案封氏演唐代宗時人與陸長源友善天寶中同張柬之曾孫緯在太學先後舉進士大歷中爲縣令德宗時官至御史中丞嘗撰古今年號録一卷錢譜一卷聞見記五卷年號録錢譜二書並亡唯聞見記獨存然流傳絶少故稗海秘笈諸刻罕津逮焉前明東吳吳方山家藏是本虞山孫岷自得之秦酉巖同里陸勑先又從孫氏假録于是吳中間有藏者余倩友人訪而得之與唐摭言校刊行世尋唐書藝文志晁氏讀書志並云五卷今所傳乃十卷雖有闕佚則似展轉相録而失其本真耳然考據該洽論辨詳明乃說部之佳者宜爲漁洋所寶愛云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封氏聞見記目録

卷第一

道教　儒教

卷第二

文字　典籍

石經　聲韻

卷第三

貢舉　制科

銓曹 不全　風憲 闕

卷第四

尊號　運次

降誕　金鷄

露布　匭使

定謚　明堂

武監　淳瀆

卷第五

鹵簿　公牙

官銜　頌德

壁記　豹直

燒尾　花燭

第宅　巾幞

圖畫　長嘯

卷第六

飲茶　打毬

拔河　繩妓

石誌　碑碣

羊虎　紙錢

道祭　忌日

卷第七

視物近遠　海潮

北方白虹　西風則雨

松柏西向 已上闕　蜀無兔鴿 不全

月桂子　石鼓

弦歌驛　高唐館 已上又闕

溫湯 增

卷第八

歷山　二朱山

繹山　羑里城

文宣王廟樹　孟嘗鐘

佛圖澄姓　巨骨

大魚腮　鷄鳥

碑歷石　魚龍畏鐵

卷第九

剛正　淳信

端愨　貞介

謇諤　抗直

忠鯁　誠節

任使　禮遣

遷善　惠化

推讓　奇政

掩惡　解紛

陵壓　除盡

卷第十

務尚　諷切

歎狎　祛惑

脩復　贊成

討論　穎悟

敏速　避忌

戲論　失悞

謬識　查談

嘲玩　戇悚
狂譎　侮謔

並目録與跋共計六十四番
内七卷空五葉未審能得全
本補其闕略否也
青歸樹藏本

原本正德戊辰歲秋八月十一日録

封氏聞見記目録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道教

本自黄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稱爲黄老之學戰國時園冠蒙莊之徒著書咸以黄老爲宗師園冠天瑞篇引黄帝之書曰谷神不死是爲元牝元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章黄帝之言而存五千之内則老氏所書同出已明矣其後學道學儒學墨諸家分明各爲一教漢武帝進用儒術黄老由是見廢後漢桓帝夢見老子詔陳相孔壽立廟於苦縣刻石爲銘令一本作太亳州真源縣即古楚縣賴鄉也漢時屬陳國郭緣生述征記云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八井皆動即其地也國朝以李氏出自老君故崇道教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呼善行謂曰爲我語唐天子吾是老君即汝祖也今年無賊天下太平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廟于其地遂改浮山縣爲神山一作神仙縣拜善行爲朝散大夫高宗乾封元年還自岱嶽過真源縣詣老君廟追尊爲元元皇帝元宗開元二十一年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者習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元元皇帝廟京師號元元宮諸州號紫極宮尋改西京元元宮爲太清宮東京元元宮爲缺二字宮以下缺

儒教

缺一行

□□□□□□□□□□□□□復以諸生多不精勵遂廢州縣學京師惟留國子生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興教誘國朝以來州縣皆有博士縣則州補州則吏曹授焉然博士無吏職惟主教授多以醇儒處之衣冠彼又一作故人恥居此任元宗時兩京國學有明經進士州縣之學絶無舉人於是勑傳鄉貢一切令補學生然後得舉無何中原有事乃復爲鄉貢州縣博士學生惟二仲釋奠行禮而已今上登極思宏教本吏部尚書顔真卿奏請改諸州博士爲文學品秩在參軍之上其中下州學一事已上並同上州每令與司功參軍同試貢舉並四季同巡縣點檢學生課其事業博士之爲文學自此始也流俗婦人多於孔廟祈子殊爲褻慢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後魏孝文詔孔子廟不聽婦人合雜祈非望之福然則聾俗所爲有自來矣

封氏聞見記卷第一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文字

黃帝史官倉頡觀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而文史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一作諧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書與古文並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皆古文也其後諸侯不統于王車塗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又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于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繫雲陽獄中變篆爲隸以從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傳四曰摹印亦曰繆篆施于印璽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名者也善長注水經云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于秦氏也按此書隸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於時故脩改而獻非創造也漢興多因秦制通行隸書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學者計十七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爲書史平帝時徵沛人爰禮等說文字於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揚雄

采以作訓纂篇并前倉頡等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爲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書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以書幡信也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備著爲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從古爲證備論字體詳舉音訓其鄙俗所傳涉于妄者皆許氏之所不取故說文至今爲字學之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有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後魏楊承慶者復撰字統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爲本其論字體時復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此復有埤蒼廣蒼字指字詁字苑字訓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漢代又有草書故自倉頡至于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腳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蟲書偃波飛白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爲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並見施用餘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歆遂總會羣篇著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遷洛陽所載經

傳二千餘兩明帝尤重儒術爾後撰錄三倍於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爲帷囊及王允收而西者纔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魏氏采掇亡書藏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簿秘書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末靡有孑遺西晉著作郎李充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帝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命秘書監任昉于文德殿內集藏衆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爲七錄有典錄記傳錄子錄文集錄伎術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十萬餘卷周師入郢並自焚之宋武入關收其圖籍纔四千卷赤字赤紙其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稍僅充實尒朱之亂散落複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後周定目書止八千其後增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字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宏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疋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後經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亡（一作七）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籍志自後卷秩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

五萬八百五十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也

石經

後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論者以爲古（缺）神武作相自洛陽遷之於鄴至河陽岸没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爲柱礎貞觀初魏徵爲秘書監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一作秘）之本猶存秘府而石經自此亡矣天寶中予在太學與博士諸生共論經籍失正爲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遷延未發而蕃寇海內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聲韻

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以爲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爲詩取其宣道情致激揚政化但含徵韻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爲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後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於切韻殊不知爲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蕃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餘卷廣德中爲湖州刺史重加補葺更于正經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爲

謬然後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徵九經兩字以上取其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倣此自有聲韻以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歷二年入爲刑部尚書詣銀臺門進上之奉勑宣付秘閣賜絹五百疋

封氏聞見記卷第二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貢舉

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職當考試其後舉人憚於方略之科爲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詞俊楚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倣效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罪解官而王瑾亦無所成高宗時進士難其選龍朔中勑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污狼藉後于西堂朝次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曜元年員外郎劉思立以進士準試時務策恐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道并帖小經元宗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漁奪號之爲棚推聲望者爲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熒惑主司視聽其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屬于禮部侍郎姚英（一作奕）頗振綱紀焉其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一作策）并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六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多有聱牙孤絕倒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白首舉場者故進士以帖經爲大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士文名高而帖落者時謂試時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謁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大舉人有實才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餘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勑進士先試帖進仍前後開一行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

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論而題目多爲隱僻驀問五道舊例三通爲時務策一通爲商一通爲徵事近者商略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博通贍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爲登龍門解褐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迹廟堂輕薄者語曰及第進士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七尺焰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日名曰進士登科記亦所以昭示前良發起後進也余初擢第太學諸人共書余姓名于舊紀末進士張繟漢陽王柬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奉登科記頂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李右相在廟堂進士王如泚者妻公女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婿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換與一及第上許之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詔詰執政左相曰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不與亦得左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才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令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林甫卽自聞奏取旨如泚賓朋讌賀車馬盈門忽中書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者愕然失錯矣寶應二年楊綰爲禮部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於是詔天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條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能也其于應此科者蓋少遂罷之復爲明經進士

制科

國朝于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衆則天廣收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郞次拾遺補闕元宗御極特加精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高猶居進士之下宦途之士自進士而歷清貫（貫一作有）八儁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郞郞中不入□言此八者尤爲儁捷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同寮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御史張環兄弟八人其七人皆進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親故集會兄弟連榻令制科者別坐謂之雜色以爲笑樂舊舉人應及第開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牓放章甫上書時見牓云戶部報無籍記者昔傅說無姓殷后置于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改姓易名爲張祿先生秦用之以霸張良爲韓報仇變姓名而遊下邳漢祖用之爲相則知籍者所以計租賦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其德雖籍何爲今員外吹毛求瑕務在駮放則小人也都尋歸路策藜杖著草衣田園芸蕪鋤犂尚在所司不能奪特詔執政收之天下稱美焉常舉外復有通五經一史及進獻文章并上著述之輩或付本司或付中書考試亦同制舉開元中有唐頻上啓典一百三十卷穆元林上洪範外傳上卷李鎮上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義林二十卷辛之諤上敍訓兩卷卞長福上續文選三十卷馮中庸上政事錄十卷裴傑上史漢異議高嶠上注後漢書九十五卷如此者並量事授官或霑賞賚亦一時之美

銓曹

貞觀中天下豐饒士子皆樂鄕土不窺仕進至于官員不充省符追人赴京參選遠州皆單衣糧以相資送然猶辭訴求免選人至省便拜職官考滿卽授牒請處分吏部候人數滿百或二百卽引試量書判注擬乃無被放者故吏曹四時提衡略無休暇貞觀十年中書令馬周檢校吏部尚書始奏選人取所由文（一作文由）解十月一日起首三月三十日畢先是侍郎唐皎銓引選人問其穩便對曰家在蜀乃注吳有言親老在江南卽唱隴右有一信都人心希河朔悉給曰願得淮沔卽注漳滏間一尉由是大爲選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願者高宗龍朔（一作朔）之後以不堪任職者衆遂出長牓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宋道中魏克巳爲侍郎放牓遂出得留者名街路喧譁甚爲冬集人授接坐此出爲同州刺史同時鄧元挺素無藻鑑又患消渴選人作鄧渴詩牓之南院亦被貶爲壽州則天如意元年李志遠掌選有姓方姓王者並被放私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方改爲丁王改爲士擬授官後卽加增文字志遠一見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總知姓字何處有丁士乎此必方王也令史並承伏久視中侍郎顧琮性公直時多權倖公行屬托琮不堪其弊常因官齋見壁畫指謂同位曰此亦罪苦何不畫天官掌選乎陸元方常任天官侍郎臨終曰吾年當壽但以領選之日傷苦心神言訖而歿中宗景龍末崔湜鄭愔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注擬不盡卽用三考二百日關遣憂不了又用兩考二百關其或未能處置卽且給公驗謂之比冬選人得官有二年不能上者有一人衆速得留乃注校書郎選司綱維素壞皆以崔鄭爲口實愔坐贓貶江州司馬員外盧藏用承鄭氏之後尚有七百餘人未授官一切奏至冬處分大遣怨讟開元初宋璟爲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大革前弊據闕留人紀綱復振時選人王翰頗攻篇什（一作賦）而跡浮僞乃竊定海內文士百有餘人分作九等高自標置與張說李邕並居第一自餘皆被排斥陵晨于吏部東街張之甚于長名觀者萬計莫不切齒從愿潛察獲欲奏處刑憲爲勢門保持乃止姜晦自兵部侍郎拜吏部從前銓中廊宇布棘以防內外猶不免交通晦至盡去之大開門示無所禁初屬置者晦輒知之占論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革銓司舊制頗憂之既而銓綜流品皆得其敘而美聲洋溢十四年元宗在東都勅吏部置十銓以禮部侍郎□□工部尚書盧從愿散騎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材（一作林）魏州刺

史崔征鄭州刺史王岳荊府長史韋虛心等同掌選分爲十銓吏部窄狹乃權寄諸廨引注選人喧繁滿于省闥明年銓注復歸之吏部承前所司注擬皆約官資升降之時難於允愜侍郎裴光庭始奏立條例謂之循資格自後皆率爲標準舊良醞署丞門下典儀大樂署丞皆流外之任國初東皐子王績始爲良醞丞太宗朝李義甫始爲典儀府中宗時余從叔希顏始爲大樂丞三官從此並爲清流所處開元中河東薛據自恃才名于吏部參選請授萬年縣錄事吏曹不敢注以諸執政將許之矣諸流外共見宰相訴云醞署丞等三官皆流外之職已被士人奪卻惟有赤縣錄事是某等清要今又被進士欲奪則某等一色之人無措手足矣于是遂罷選曹每年皆先立版牓懸之南院選人所通文書皆依版樣一字有違即被駁落至有三十年不得官者楊國忠爲尚書創爲押例選深者先授官有文狀闕失許續通不令駁放淹滯之流翕然歸美其五品已上及清要官吏部不注送名中書門下者各量資次臨時勅除歷任有淺深官資有高下故授任者或稱檢校或稱兼試知攝內供奉之類名目非一自項請以下闕

風憲 闕

封氏聞見記卷第三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尊號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無別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于洛水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圖于是羣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後一作后稍加慈氏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中宗號應天神龍元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因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王盛稱莫或踰此既以爲祖父之稱又以爲子孫之號雖顛之倒之時有變易曷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回避貞元初主上超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直稱皇帝合于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沖意不之許昔光武皇帝詔群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其謙沖之意大矣哉

運次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遵劉說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染義無所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歷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南北兩朝咸非一統不得承五運之次勃言迂闊未爲當時所許天寶中升平既久上書言事者多爲詭異以希進用有崔昌以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歷代帝王皆屏黜之更以周漢爲二王一作主後二歲禮部試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賦則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而復酅介二公焉

降誕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爲歡會梁元帝少時每以誕載之辰輒設齋講經洎阮脩容殁後此事亦絕太宗嘗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云生日可喜樂以吾之情翻感思因泣下中宗常以降誕宴侍臣貴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國朝以來此日皆有宴會元宗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遂奏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百寮有獻承露囊者是日皇帝御樓張樂傾城縱觀天下士庶皆爲賞樂其後又改爲天長節肅宗因前事以降誕日爲天平地成節代宗雖不爲節猶受諸方進獻今上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顏真卿準奏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惟開元中始爲之又復本意以爲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曰千秋萬歲之後尚存此日以爲節假恐乖本意於是勅停之

金雞

國有大赦則命衛尉樹金雞于闕下武庫令掌其事雞以黃金爲首建之于高橦之下宣赦畢則除之凡建金雞則先置鼓於宮城門之左視大理及府縣徒囚至則槌其鼓按金雞魏晉已前無聞焉或云始自後魏亦云起自呂光諜書百官志云北齊尚書省有三公曹赦則掌建金雞蓋自隋朝廢此官而衛尉掌之北齊每有赦宥則于閶門前樹金雞三日而止萬人竟一作競就金雞柱下取少土云佩之日利一作又云日利日一作官數日間遂成坑所司亦不禁約武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其日設金雞宋孝王不識其義問于光祿大夫司馬膺之曰赦建金雞其義何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星動必當有赦由是王以雞爲候其後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先是有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祖孝徵與和士開語孝琬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言孝琬爲天子建金雞也齊王信之而殺孝琬叠封嵩岳大赦改爲萬歲登

封壇南有大槲樹杪置金雞因名樹爲金雞

露布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明沈璞一作沈璞之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宗怪而問之答曰頃聞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缺六字□□□□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大一作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時詔太常卿牛宏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舞蹈一作蹈舞者三又并一作拜郡縣皆同自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云

匭使

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之制爲方函四面各以方色東曰延恩匭懷材抱器希于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匭匡政補過裨于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匭懷冤受屈無辜受刑者投之北曰通元匭進獻賦頌涉于元象者投之置匭使一人判官一人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專知受狀每名進入以待處分餘付中書及理匭使使常以御史中丞或御史一作或御史下有中字爲之初置匭有四門其制稍大難于往來後遂小其制度同爲一匭依方色辨之漢時趙廣漢爲潁川太守設缿筩言事者投書其中匭亦缿筩之流也梁武帝詔于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橫議者投謗木函求達者投肺石函則今之匭也初則天欲通知天下之事有魚保宗者頗機巧上書請

置匭以受四方之書則天悅而從之徐敬業於廣陵作逆保宗曾與敬業造刀車之屬至是爲人所發伏誅保宗父承暉自御史中丞坐貶義州司馬天寶中元宗以匭字聲似鬼改匭爲獻納使乾元初復其舊名

定謚

太常博士掌謚職事三品以上薨者故吏錄行狀申尚書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擬議訖申省省司議定然後聞奏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謚二字者一字爲質一字爲文或文或質蓋出當時禮官之意非定例也自漢魏以來雖道德之重先無爵者不加謚晉代王導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甚失制度之本自是公卿無爵皆謚太宗朝鄭公魏徵元宗朝梁公姚崇燕公張說廣平公宋璟鄴公韋安石皆謚爲文貞二字人臣美謚無以加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謚有唐以來五人同謚亦無嫌也代宗朝吏部尚書韋陟薨太常博士程皓謚曰忠孝刑部尚書顏真卿駁之出處事殊忠孝不並已爲孝子不得爲忠臣一本多已字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故求忠于孝豈先親而後君移孝于忠則出身而事主所以叱一本作比誤馭而進不憚危險故王尊爲忠臣思全而歸恐有毀傷故王陽爲孝子則知晝之與夜本不相隨春之與秋豈宜同日且以爲尚書志業高遠羽儀前朝百行之中能事甚衆議行稱謚固多美名何必忠孝兩施然後表德歷考前史恐無此事敢率愚見請更商量皓執前議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于孝孝于家則忠於國愛于父則敬於君脫愛敬齊焉則忠孝一矣立君臣定上下不可以廢忠事父母承祭祀不可以虧孝忠孝之道人倫大經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夫孝始于事親中於事君終于立身此聖人之教也至於忠孝不並有爲而言將由親在於家君危於國奉親則孰當問主赴君一本作[illegible]則無能奉親歷

義相迫事或離兼故徐庶指心翻然辭蜀陵母刎頸卒令歸漢各求所志蓋取諸舊至若奉慈親當聖代出事生入事親忠孝兩全誰曰不可豈以不仕爲孝舍親爲忠哉況忠孝侯之傳龍印唐堯之代即有此官伏念美名請依前謚有司不能駁

明堂

垂拱四年則天於東都造明堂爲宗祀之所高三百尺又於明堂之側造天堂以伴佛像大風摧倒重營之火災延及明堂並盡無何又勅于其所復造明堂伴於舊制所鑄九州鼎置於明堂之下當中豫州鼎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百石其餘各依方面並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石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開元中改明堂爲聽政殿頗毀撤而宏規不改頂上金火珠逈出空外望之赫然省司試舉人作明堂火珠詩進士崔曙詩最清拔其詩曰正位開重屋陵空大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微滅烟生望若無還知聖明代國寶在神都史賊入洛陽登明堂仰觀棟宇謂其徒曰大好舍屋又指諸鼎曰煮物料處亦大近泊殘孽奔走明堂與慈閣俱見焚燒

武監

開元十九年置先師太公廟春秋二仲上戊日釋奠用張良配享牲用太牢軒縣之樂八佾之舞出師將發日皆引辭京兆曹盧若虛録太公之後姜氏呂氏尚氏齊氏高氏盧氏柴氏慶氏國氏紀氏紹氏禮氏賀氏指氏掌氏厲氏韋氏晏氏望氏獻氏易氏章氏謝氏丁氏申氏營氏浦氏萊氏許氏蓋氏雍門氏東門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氏子功氏牽氏公旗氏公牛氏盧蒲氏祭公氏閭公氏仲長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爲記禮部員外郎崔宗之制銘立於廟門天寶中太學生張綱上書請于太公廟置武監國子監相對教習胄子

春秋釋奠于先師太公一如國學文宣王廟書奏不報

漳瀆

開元中拾遺蓋匡朝上書以江淮河（一本河淮）濟各能獨達於海故受四瀆之名按尚書注云漳水橫流入河今之此水與古有異發源潞州東赴滄海有踰淮濟合著瀆名請以漳水爲一瀆并前爲五以淮水配西岳漳水配北岳濟水配中岳庶隨正方各得其宜陰陽克和風雨時若奏上不許

封氏聞見記卷第四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鹵簿

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儀（一本作義）按字書鹵大楯也字亦作櫓又作樐音義皆同鹵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導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但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别有他義也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僕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顏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不敢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公牙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牙府門爲牙門字稍訛變轉而爲衙也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于門側以（一本無以字）象獸牙軍將之行置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官銜

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是選曹補受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

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頌德

在官有異政考秩已終吏人立碑頌德者皆須審詳事實州司以狀聞奏恩勅聽許然後得建之故謂之頌德碑亦曰遺愛碑書稱樹之風聲者正此之謂亦有身未去官諷動羣吏外矯辭讓密相督責前代以來累有其事斯有識者之所羞也開元中右相李林甫爲國子司業頗振綱紀洎登廟堂見諸生好說司業時事諸生希旨相率署石建碑于國學都堂之前後因釋奠日百寮畢集林甫見碑問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對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爲此舉意色甚厲諸生大懼得罪通夜琢滅覆之于南廊天寶末其石猶在林甫薨後楊國忠爲左相兼總銓衡從前注擬皆約循資格至國忠創爲押例選深者盡留乃無才與不才也選人等求媚于時請立碑于尚書省門以頌聖主得賢臣之意勅京兆尹鮮于仲通撰文元宗親改定數字鐫畢以金塡改字處識者竊非之曰天子有善宰相能事青史自當書之古來豈有人君人臣自立碑之禮亂將作矣未數年果有馬嵬之難肅宗登極始除去其碑

壁記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辭褒美人材抑揚閥閱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一本作時）前後遷除出入寖以成俗然則壁記之由（一本作出）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豹直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義云宿直者離家獨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榮拜故以此相處伏豹者言衆官皆出已獨留如藏伏之豹（一本豹字作者）伺候待搏故云伏豹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每每霧露諸禽獸皆出取食惟赤豹深藏不出故古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義初官陪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北（一本北作比）燒竹爆之也杜說雖不甚明粗得其意韓其疎矣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爲人本尾猶在體氣既合方爲焚之故云燒尾一云新羊入群乃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燒尾事子奢以燒羊事對之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戶部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令於興慶池設食至時勅衛陳設尚書省諸司各具采舟遊勝飛樓結艦光奪霞日上與侍臣親臨焉既而問吏部船何在崔湜步自北岸促之遲戶部雙舸上結重樓兼畫樂一部即呼至岸以紙畫（一作畫）作吏部字帖牌上引至御前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見風吹動所帖之紙爲嗣立所見遽奏云非吏部船上令取牌探紙見戶字大笑嗣立請科湜罪上不許但罰酒而已

花燭

近代婚嫁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及有卜地安帳并拜堂之禮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今上詔有司約古禮今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中書舍人于邵等奏障車下壻觀花燭及卻扇詩並請依古禮見舅姑於堂上薦棗栗服（一本作腶）脩無拜堂之儀又氊帳起自北朝穹廬之制請皆不設惟于堂室中置帳以紫綾幔爲之又除俗禁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嫁娶者云婦姑不相見按起居郎呂才奉太宗詔定官陰陽書五十卷並無此事今亦除之

第宅

太宗朝天下新承隋氏喪亂之後人尚儉素太子太師魏徵當朝重臣也所居室宇卑陋太宗欲爲營第輒謙讓不受洎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就開元中此堂猶在家人不謹遺火（一本作漏）焚之子孫哭臨三日朝士皆赴弔高宗時中書侍郎李義琰亦至褊迫義琰雖居相位在官清儉竟終于方丈室之內高宗聞而嗟嘆遂勅將作造堂以安靈座焉則天以後王侯妃主京城第宅日加崇麗至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安祿山初承寵遇勅營甲第瓌材之美爲京城第一太真妃諸姊妹第宅競爲宏壯曾不十年皆相次覆滅肅宗時京都第宅屢經殘毀代宗即位宰輔及朝士當權者爭脩第舍頗爲煩弊議者以爲土木之妖無何皆易其主矣中書令郭子儀勲伐蓋代所居宅內諸院往來乘車馬僮客於大門出入各不相識詞人梁鍠嘗賦詩曰堂高憑上望宅廣乘車行蓋此之謂也郭令曾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是某築祇見人自改換墻皆見在郭令聞之愴然動容遂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巾幞

近古用幅巾周武帝裁出腳後幞髮故俗謂之幞頭至尊皇太子諸王及仗內供奉以羅爲之其腳稍長士庶

多以絁縵而腳稍短幞頭之下别施巾象古冠下之幘
也巾子制頂皆方平仗內即頭小而圓銳謂之內樣開
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元宗嫌其
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腳羅幞頭燕公服之入謝元宗大
悅因此令內外官僚百姓並依此服自後巾子雖時有
高下幞頭羅有厚薄大體不變焉近日長安尉程李家
好高巾不會改換未逾六十三度特入御史陸長源性
滑稽在鄴中忽裹蟬翼羅幞尖巾子或譏之長源曰若
有才雖以蜘蛛羅網裹一牛角有何不可若無才雖以
皁羖子裹一簸箕亦將何用先時吏部尚書劉晏裹頭
至慢每裹但擎前後腳撅兩翅之鄙不抽挽或曰尚書
何不抽兩翅晏曰兩邊通耶時人多哂之兵部尚書嚴
武裹頭至緊將裹先以幞頭曳於盤水之上然後裹之
名爲水裹撅兩翅皆有稱數流俗多效焉

圖畫

國初閻立本善畫尤工寫真太宗之爲秦王也使立本
圖秦府學士杜如晦等一十八人文學士褚亮爲讚今
人間十八學士圖是也貞觀十七年又使立本圖太原
幕府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于陵烟閣太宗自爲
讚褚遂良題之其後侯君集謀逆將就刑太宗與之訣
流涕曰吾爲卿不復上陵烟閣矣中宗曾引脩文館學
士內燕因賜遊觀至陵烟閣見君集像有半塗之傳云
君集誅後將至塗之太宗念其功而止元宗時以圖畫
歲久恐漸微昧使曹霸重摹飾之立本以高宗總章元
年遷右相令之中書令也時人號爲丹青神化今西京
延康坊立本舊宅西亭立本所畫山水存焉則天朝薛
稷亦善畫今尚書省考功員外郎廳有稷畫鶴宋之問
爲讚工部尚書廳有稷畫樹石東京尚書坊岐王宅亦
有稷畫鶴皆稱精絕稷位至太子少保元宗時王維特
妙山水幽深之致近古未有維終于尚書右丞鄭虔亦

工山水名亞于維勤善坊吏部尚書王方慶宅院有虔
山水之迹爲時所重虔工書畫又工詩故有三絕之目
而宦途屯蹇終于台州司户焉天寶中御史畢宏善畫
古松凡此數公皆負當時才名而兼擅工藝至若吳道
元畫鬼神韓幹畫馬皆近時知名者也爾後畫者甚衆
雖有所長皆不能度越前輩矣大歷中吳士姓顧以畫
山水歷抵諸侯之門每畫先帖絹數十幅于地乃研墨
汁及調諸采色各貯一器使數十人吹角十餘帀取墨
汁灘寫于絹上次寫諸色乃以長巾一（一本多一字）頭覆
于所寫之處使人坐壓已執巾而曳之回環旣遍然後
以筆墨隨勢開決爲峰巒島嶼之狀夫畫者澹雅之事
今顧子瞋目鼓譟有戰之象其畫之妙者乎

長嘯

永泰中大理寺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其（一本作夫）氣激
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
以通人事達情性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
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
（五句原本硃筆增入吳方山云所增數語二本俱無）故太上老君授南極真人南
極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務光務光授
舜演之爲琴以授禹自後或廢或續晉太行仙人孫公
能以嘯得道而無所授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不復聞
矣嘯有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
高柳蟬五曰空林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
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
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一本無章字）
廣云其事出道書余按人有所思則長嘯故樂則歌詠
憂則嗟嘆思則吟嘯詩云有女仳離條其歗矣顏延之
五君詠長嘯若懷人皆是也廣所云深溪虎古木鳶其
狀聲氣可矣至云太上老君相次傳授舜爲琴操飾過
甚非予所敢聞也按詩箋云嘯蹙口出聲也成公綏嘯
賦云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而今之嘯者開口卷舌略無
變古之法孫氏云激于舌端非動脣之謂也天寶末有
峨眉山道士姓陳來游京邑善長嘯能作雷鼓霹靂之
音初則發聲調暢稍加散越須臾穹窿砰磕雷鼓之音
忽復震駭聲如霹歷觀者莫不傾悚

封氏聞見記卷第五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飲茶

茶早采者爲茶晚采者爲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一本无學禪二字)務於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楚人陸鴻漸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鴻漸之論廣潤色之於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縣館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請爲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帽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公爲歡兩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鴻漸能茶者李公復請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既坐教攤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一作七十)文酬煎茶博士鴻漸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復著毀茶論伯熊飲茶過度遂患風晚節亦不勸人多飲也吳主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韋昭飲酒不多皓密使茶茗以自代晉時謝安詣陸納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按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始自中地流於塞外往年回鶻入朝大驅名馬市茶而歸亦足怪焉續搜神記云有人因病能飲茗一斛二斗有客勸飲過五升遂吐一物形如牛脾(一作肺)置柈中以茗澆之(一本澆之下有盡字)容一斛二斗客云此名茗瘕

打毬

打毬古之蹵鞠也漢書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顏注云鞠以韋爲之實以物蹵蹋爲戲蹵鞠陳力之事故附于兵法蹵音子六反鞠音鉅六反近俗聲訛蹋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太宗常御(一本无御字)安福門謂侍臣曰聞西蕃人好爲打毬比亦令習曾一度觀之昨昇仙樓有羣蕃街裏打毬欲令朕見此蕃疑朕愛此騁爲之以此思量帝王舉動豈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誡景雲中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園亭子賜觀打毬吐蕃贊咄奏言臣部曲有善毬者請與漢敵上令仗內試之決數都吐蕃皆勝時元宗爲臨淄王中宗又令與嗣虢王邕駙馬楊慎交武秀等四人敵吐蕃十人元宗東西驅突風回電激所向無前吐蕃功不獲施其都滿贊咄此云僕射也中宗甚悅賜強明絹數百段學士沈佺期武平一等皆獻詩開元天寶中元宗數御樓觀打毬爲事能者左縈右拂盤旋宛轉殊可觀然馬或奔逸時致傷斃永泰中蘇門山人劉鋼于鄴下上書于刑部尚書薛公云打毬一則損人二則損馬爲樂之方甚衆何必乘茲至危以邀晷刻之懽邪薛公悅其言圖鋼之言置于坐右命掌記陸長源爲贊美之然打毬乃軍州(一本改作軍中)常戲雖不能廢時復爲耳今樂人又有蹋毬之戲綵畫木毬高一二丈妓女登蹋毬轉而行縈回去來無不如意古蹵鞠之遺事也

拔河

拔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一作旦)望日爲之相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絕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絙長四五十丈兩頭分繫小索數百條挂于前分二朋兩相齊挽當大絙之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譟使相牽引以却者爲勝就者爲輸名曰拔河中宗時曾以清明日御梨(一作黎)園毬場命侍臣爲拔河之戲時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宰相五將軍爲西朋東朋貴人多西朋奏勝不平請重定不爲改西朋竟輸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興上大笑左右扶起元宗數御樓設此戲挽者至千餘人喧呼動地蕃客士庶觀者莫不震駭進士河東薛勝爲拔河賦其辭甚美時人競傳之

繩妓

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御樓設繩妓妓(一本多妓字)者先引長繩兩端屬地埋鹿盧以繫之鹿盧內數丈立柱以起繩繩之直如絃然後妓女以繩端躡足而上往來倏忽之間望之如仙有中路相遇側身而過者有著屐而行之從容俯仰者或以畫竿接脛高五六尺或蹋肩蹈頂至三四重既而翻身擲倒至繩還注曾無蹉跌皆應嚴鼓之節真奇觀者(一作也)衛士胡嘉隱作繩妓賦獻之辭甚宏暢元宗覽之大悅擢拜金吾曹參軍自安冦覆蕩伶倫分散外方始有此妓軍州(一本改軍中)宴會時或有之

石誌

古葬無石誌近代貴賤用之齊太子穆妃將葬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經起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琳石誌素族(一本作施)無名策故以紀行述耳遂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既有哀策(一本改策)不煩石銘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制墓下題版文原此旨將以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若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爲銘文按儉此說石誌宋齊以來有之矣齊時有發古冢得銘云青州世(一作二十)子東海女郎河東貴吳以爲司馬越女嫁爲苟晞子婦檢之果然東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隨代釀家穿旁作窖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銘有數百字然(一本乃云)知古人葬者亦有石誌但不如今代貴賤通爲之耳

碑碣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按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一本楹云桓楹下有豐碑桓楹四字）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貫紼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因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伐於碑上後又立之於隧口故謂之神道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紼索之像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爲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寖盛碑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注名楬杙也楬杙于瘞（一本作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峩嵋爲泉陽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是也其字本從木後人以石爲墓碣因變爲碣說文云碣特立石也據此則从木从石兩體皆通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稍衆有力之家多輦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飾遂成風俗蔡邕云吾爲人作碑多矣惟郭有道無愧辭隨文帝子秦王俊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徒爲後人作鎮石耳蘇哉是言也

羊虎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飾墳壟如生前之象（一本無象字）儀衛耳國朝因山爲陵太宗葬九嵕山門前亦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內又有蕃臣曾侍軒禁者一十四人石象皆刻其官名後漢太尉楊震葬日有大鳥之祥因立石鳥像于墓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爲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

捶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按禮經云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大夫樹楊士樹榆說文云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榆士楊按禮經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之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曰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于墓蓋殷周以（一作已）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風俗通文云汝南彭氏墓頭立石人石獸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一本片下同疑誤）餌著熱行疲息石人下遺一片餌客來見道行人因謂之云石人能愈病人來謝女轉相告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號曰石賢士輜軿轂擊帳帷障天絲竹之音聞數十里數年稍自休歇譙子云石門於墓古之道耶荅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爲觀乎非古也盧思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王柱（一本作桂無王字）楊太守趙越王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以石柱爲名然則（一本无則字）墓前石人石獸石柱之屬自漢代而有之矣

紙錢

紙錢今代送葬爲鑿紙錢積錢爲山盛加雕飾舁以引柩按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幣帛事畢則埋之後代既寶錢貨遂以錢送死漢書稱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率易從簡更用紙錢紙乃後漢蔡倫所造其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於匹庶通行之矣凡鬼神之物其象似亦猶塗車芻靈之類古埋帛（一本埋帛下有金錢二字）今紙錢則皆燒之所以示不知神之所爲也

道祭

元宗朝海內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幙有假花假果粉人麪粻（一本粻作獸）之屬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幙高至八九十尺用牀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技巧饌具

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節度辛景雲葬日諸道節度使使人脩范陽祭祭盤最爲高大刻木爲（一本无爲字）尉遲鄂公突厥鬬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高祖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縗絰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觀戲事畢孝子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其（一本其作漢）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特于衛州大河中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絳忻（一本忻作沂）諸方并管內滏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南至漳河二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猶三四百貫互相窺覘競爲新奇柩車暫過皆爲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未有如斯之盛者也

忌日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荅庾光祿書云忌日制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制假前止是不爲宴樂本不自封閉如今世自處者也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一本弔作吊）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故弛懈故（一本作放）過自晦不與外接設假之由是在於此顏之推（一本實）亦云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卒有急回寧無盡見之理（一本多不字）其不知禮意乎

封氏聞見記卷第六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視物遠近 缺

海潮 缺

北方白虹 缺

西風則雨 缺

松柏西向 缺

蜀無兔鴿

缺命左右貰兔鴿而往今蜀中鴿尚稀而兔已衆戴祚作西征記云開封縣二佛寺余至此見鴿大小如鳩戴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則江東舊亦無鴿梁武帝時侯景圍臺城軍士熏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鼠鴿皆盡然則江東之有鴿亦當自北貰往耳周禮稱橘踰淮北而爲枳鸜鵒不踰濟汶 一本汶上有無濟二字 則死地氣然也故春秋書鸜鵒來巢然則禽獸草木中土所無異方而來者衆矣漢代張騫自西域得石榴苜蓿之種今海內遍有之太宗朝遠方咸貢珍異草木今有馬乳蒲萄一房長二丈餘葉 一作萬 余國所獻也娑婆樹一名菩提葉似白楊摩伽陀那國所獻也黃桃名金桃大如鵝卵康國所獻也波羅拔藻葉似紅蘭實如蒺藜泥婆羅國所獻也又有酢菜似慎火苦菜似苣胡芹渾提葱之屬並自西域而來色類甚衆與方禽獸象出南越駝出北極今皆育于中國然不如本土之宜也

月桂子

垂拱四年三月桂子降于台州臨海縣界十餘日乃止司馬孟詵安撫使狄仁傑以聞編之史策月中云有蟾蜍玉兔并桂樹相傳如此自昔未有親見之者歷家之說月行者南北道假令此月上當台州之分則他年月桂豈獨無子何至此日方始降也且月行一月一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一本有分字 則行一日當歷十二度有餘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十日之間月行遂遠桂子何得常留此處又月徑千里周回三千里桂子若不 一作若下 彌漫三千里內亦不當專在台州咫尺之地日月麗天各有限域豈須洞無底而有桂子漏乎桂子得下蟾兔之類何能不落況天與地相去極遠桂子小物從空而下飛揚縈轉無所不之蓋爾台州何爲獨有或者台嶺與嶺南地接山多桂樹桂子多因風而至有若從天而來時人不加詳考謂之月桂郭景純云桂樹葉似杞大白華而不著子據此則桂樹無子台州所見其他物乎宋之問台州作詩云桂子月中下天香雲外飄文士尚奇非事實也

石鼓 缺

弦歌驛 缺

高唐館

缺諸 一本標云諸字下有處字男起 軺軒 又云軺軒下是高唐館已 來往無不吟諷以爲警絕有李和風者至此又題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畔荊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煞楚襄王讀者方解

溫湯

海內溫湯甚衆有新豐驪山湯藍田石門湯岐州鳳泉湯同州北山湯河南陸渾湯汝州廣成湯兗州乾封湯邢州沙河湯此等 以下缺

封氏聞見記卷第七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歷山

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以北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之井乾元中有魏炎者於此題詩曰齊州城東舜子郡邑人雖移井不改時聞汹汹動綠波猶謂重華井中在又曰西家今爲定戒寺東家今爲練戒寺一邊 一本多井二字 一井中投一瓶兩井相撼響泙湃又曰濟南郡裏多沮洳娥皇女英汲井處窺向池中潛𠊱來澆抃哇上平流去炎雖文士其意如是則誠以爲舜之所居也按酈元云歷山在河東應劭云在雷澤皇甫謐云在濟陰今東齊地名歷城與舜耕歷山其名相涉故俗人混同其說在河東者近是

二朱山

密州之東臨海有二山南曰大朱北曰小朱相傳云仙人朱仲所居也按朱仲漢時人列仙傳所載不言所居若爾朱仲未居之前山無名乎此西北數十里有春秋時淳于 一本作淳干 城淳于州國也吳楚之人謂居爲于古謂州爲朱然則此山當名州山也漢末崔琰於高密從鄭元學遇黃巾之亂從海而南作述初賦其序云登州山以望滄海據其處所正相合也大朱東南海中有句游島去岸三十里俗云句踐曾游此島故以名焉述初賦又云朝發兮樓臺回盼兮句榆頓食兮島山暮宿兮郁州郁州今海州東海縣在海中晉書石勒使季龍討青州刺史曹嶷嶷欲死保根余山然則句榆根余皆是一山亦聲之訛變耳

繹山

兗州鄒繹山南面平復東西長數十步廣數步其處生梧桐傳以禹貢繹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

常栢者諸山皆發地纍土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通人行山中空虛故桐木絶響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里志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也郭緣生述征記云嶧山在下邳西北多生梧桐則禹貢嶧陽下邳者是也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按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嶧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字（一本無字字）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聞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云謂以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於瑯瑘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語惟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羑里城

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曹子建誥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因之囹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與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見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丘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郭緣生述征記云彭城郡有秅城云是崇侯冢（一本作家）自淮迄于淮河上河（一本作城）而實秅丘壟可阻謂之囿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冢以爲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大歷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羑里城或問此是何城張尉答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時所築或曰此是羑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比在河南是不知文

王與紂事只將謂令公所築也

文宣王廟樹

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葉松身之樹各高五六丈枯槁已久相傳夫子手植永嘉三年其樹枯死至仁壽元年門內之樹忽生枝葉乾封二年復枯俗稱千年木痳心痛人多竊斵削之樹身漸細去地丈餘皆以泥累累泥封猶不免焉亦有取爲笏者色紫而甚光澤肅宗時二樹猶在廣德初御史大夫李季卿河南宣慰過曲阜謁文宣王廟因徧尋魯中舊迹縣使一老人導引每至一所老人輒指云此是顏子陋巷此是魯靈光殿階此是泮宮季卿閱之皆沈吟嗟賞曰此翁真魯人也次至池水復指之此是釣魚池季卿問曰何人釣魚老人對曰魯人靈光常此釣魚季卿曰魯人敗矣又於路側見古碑季卿問是誰碑諸君並不能對有一尉遽至碑下仰讀其題云李君德政碑走還白云李君德政碑季卿笑曰此與魯人靈光何異

孟嘗鑊

青州城南佛寺中有古鐵鑊二口大者四十石小者三十石制作精巧又有一釜可受七八石似瓮而有耳相傳云是孟嘗君家宅鑊釜皆是孟嘗君之器也至德初蕃冦南侵司馬李侹毀其大鑊以造兵仗其小鑊及釜僧徒懇請得免至今以鑊燒長明燈釜以貯油按孟嘗君門（一本多此二字）客三千人當時應有此器然至今千餘歲纍經喪亂何能使茲二器如甘棠之勿翦乎或恐傳者之妄

佛圖澄姓

邢州內丘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太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罽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濕所以言濕者思濶里（一作理）國澤被無外是以號之爲濕按高僧傳名僧傳晉書藝術傳佛圖澄

並無此姓今云姓濕亦異聞也大歷中予因行縣憩于此寺讀碑見之寫寄陸長源長源大喜復書致謝

巨骨

李司徒勉在汀州曾出異骨一節上（一本作止）可爲硯云在南海時有遠方客所贈云是蜈蚣脊骨又太子少師薛萼爲邢州留後亦有大骨面廣尺餘形圓有兩耳高可三四寸云洺州人掘漳河古堤于瓮中所得刺史魏凌知萼愛奇故封寄爲題云聞老王尾脚骨凌與萼酒徒相狎故有此戲

大魚腮

海州土俗工畫節度令造海圖屏風二十合予時客海上偶於州門見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篾予問之其人云海魚腮中毛擬用作屏風貼因問所得云數十年前東海有大魚死于岸上收得此惟堪用爲屏風貼前後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牛角小頭似豬鬃大頭正方長四五尺廣可一寸亦奇物也今人間大魚腮中鬢毛長不盈寸此物乃長四五尺魚亦大矣交廣記云吳時滕循爲廣州人或言蝦鬚有一丈長循不之信其人後故（一本多故字）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寄循魚腮長五尺無足怪者

竊蟲

人家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其難見號竊蟲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覩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牀壁牕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魅似都不識此蟲

霹靂

人間往往見細石赤色形如小斧謂之霹靂斧云被霹靂處皆得此物予曾於小朱山僧海德房中見一石與前後所見者皆相類問將此何用曰房中大石往年被

霹靂爲兩段於霹靂處得此俗謂之霹靂楔偶然收之無所用也按元中記云玉門之山西有國山上有廟國人歲歲出礦數千石（一作數千名）曰霹靂給霹靂用從春至秋乃罷諸字書檢無礦字禮記有雜金鑽牛骨鑽音爲柤今（一本作今字）合礦字石傍與金相類讀宜同矣盛宏之荊州記亦載南中雷神有洪五之事然則俗傳霹靂之石其信然乎夫雷者陰陽薄擊之爲耳激怒尤盛或當其衝則謂之霹靂若以爲神遣譴怒而降之罰又何待一拳之石以成其威耶

魚龍畏鐵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堰破水涸魚商絶行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輒壞如此者數四用費頗多知遠甚以爲憂或說梁代築浮山堰頻有闕壞乃以鐵數萬斤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大歷中刑部郎中程皓家在相州宅前有小池有人造劒于池內淬之蛇魚皆死于家井中有魚數十頭因有急索人以鐵杵投之于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鐵焉

封氏聞見記卷第八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剛正

狄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先修宮頓并州長史李元沖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仁傑謂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而欲避之元沖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吳楚風俗時多（一作加）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神號爲楚王廟祈禱至多爲吳人所憚仁傑先致檄書責其喪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除

淳信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買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汝太奇豈可爲錢而誑人

端愨

宋璟爲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內侍楊思勗馳馬往追璟拜恩就馬在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庭因訴元宗嗟歎良久即拜刑部尚書

貞介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鎮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駱奉鎬起自布衣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閹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大爲羣閹所謗稱其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荊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謇諤

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畫灼內典朝恩稱說集百僚有所評議恃恩陵轢旁若無人宰相元

戴以下唯唯而已遺挺眾中抗言酬對往復數四略無降屈之色朝恩不悅而去朝廷壯之

抗直

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百寮仰止祐甫每見執政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承旨人情所憚諸人避咄咄有辭而不能發崔獨見諮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于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袞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之也由是銜之及今上在諒闇袞矯制除崔為河南尹星夜電發今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於嶺外

忠鯁

李惇為淄青節度判官使王衡弟頗干政惇（一本惇字有）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憐愛祇合訓之以道何可使其縱恣也衡家又好祈禱卑與出入人吏頗以為弊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惇前後頻獻愚直大夫不能（一本無能字）用今又問衡作色曰李十五好為諷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諷訐久住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衡怒甚不使追之時人皆謂惇有古人風

誠節

權皐為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男慶和承恩尚主皐在京親禮會畢歸本道知祿山有異謀出路托疾詐死家人在（一本作載）喪以歸封丘僅達而關東鼎沸皐微服變姓名至臨淮於驛家傭賃欲數知北方動靜故也尋過江上（一本作二）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居郎辭疾不赴皐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江外七年卒

任使

李太尉光弼鎮徐方北拒賊衛兼總諸兵馬緣征討之

務則自處置倉儲府庫軍州（一本軍中）既差補一切並委判官張傪傪明練庶務按判發遣應接如流綽有餘地諸將欲見太尉論事太尉輒令與張傪判官商量將校見之禮數如見太尉無異由是上下清肅東方晏然天下皆謂太尉之能任人

禮遣

張延賞為河南尹官人有過未嘗屈辱其所犯既彰灼然不可容者但謝遣之而已先自拜立與辭即令郡官祖送由是士子畏憚各自脩飭而河南大理

遷善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舊判官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位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圍宋州見李太尉與勅使打毬闕判官張傪至太尉與之盡禮答拜神功大驚呼（一本呼上有驚字）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與之盡禮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是幕賓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神功比來受判官拜大是罪過公何不早說遂令屈諸判官謝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比來錯受判官拜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今還判官拜一一拜之諸判官避而不敢當遠近聞之莫不稱其宏量

惠化

閻伯嶼為袁州時征役煩重袁州先已殘破伯嶼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漸商閩湊州境大理及移撫州闔州戀百姓舉而隨之伯嶼未行或已有先發伯嶼於所在江津見舟船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津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如袁州之盛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而卒

推讓

高利自濠州改為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得粳米直數千貫準（一本作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濠州所在故為淹泊候過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奇政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僭違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掩惡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于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毀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為分雪之曰此皆眾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生（一本作坐）被人酷罵竟席無怒色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其雅量如此（一本作重）

解紛

熊曜為臨清尉以幹蠱聞太原守宋渾被人告（一本告字在論字下）經采訪使論使司差官領告事人就郡按之行至臨清曜欲解其事乃令曹官請假而權判司法及告事人至置之縣獄曜就加撫慰供其酒饌夜深屏人與語告以情事欲令逃匿其人初致前卻見曜有必取之色慮不免遂許之曜令獄卒與脫鎖厚資給送出城并獄卒亦令逃竄天明吏白失囚曜馳赴郡具陳權判司法邂逅失囚太守李澄不之罪也為申采訪奉帖牒但令切加捕訪而已既失告者渾竟得無事

陵壓

嚴安之崔譚俱為赤尉力行猛政譚恐安之名出己右（一本云攝力行猛政恐安之名出己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伍伯執大杖引前譚則益寵其杖安之越寵譚亦轉寵之如此大如拇力不能舉安之逆令執小杖譚亦細其杖安之越細

譚亦轉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筯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已
遂都去其杖使伍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專

除害

崔立（一作亞）為雒縣有豪族陳氏為縣録事家業殷富子
弟復多蜀漢風俗縣官初臨豪家必先饋餉令丞以下
皆與之平交初至陳氏欲循故事立逆呵之絲毫不入
録事心有悵惋至衙日恃其豪盛謂立必不敢損已禮
數甚倨立叱伍伯曳之初猶負氣下杖良久乃稱乞命
羣官爭使人來救立並不聽杖之既困立料其必死命
曳去之出門少須而卒而一縣驚駭陳氏子弟親屬數
十人相率號哭闌塞階屏立使鎖閉衙門一一收録取
其子弟盡杖殺之其疏者皆決驅出因自詣郡具言陳
氏豪暴日久謹已除之計其資產足充當縣一年稅租
太守知其事以申采訪云立不畏（一本云不畏豪強）豪強為人
除害使司大見褒賞奏立強幹特請立充采訪判官拜
監察御史

封氏聞見記卷第九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唐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封演

務尚

蕭誠自務札翰李邕恒自（一本云自恃書）言別書二人俱在南
中蕭有所書將謂稱意以呈邕邕輙不許蕭疾其掩巳
遂假作古帖數幅朝夕把翫令其故暗見者皆以爲數
百年書也蕭詣邕云有右軍真蹟寳之巳久欲呈大匠
李欣然願見蕭故遲回旬日未肯出也後因論及李固
請見曰許而不出得非誑乎蕭於是令家童歸見取不
得驚曰前某客來見之當被竊去李誠以爲信矣蕭良
久曰吾置在某處遂忘之遽令走出既至李尋繹久不
疑其詐云是真物平生未見在坐者咸以爲然數日蕭
默（一本多在默二字）候邕賓客雲集因謂李曰公常不許誠書
昨所呈數紙幼時書何故呼爲真蹟鑒將何在邕愕然
曰試更取之及見略開視置牀上曰子細看之亦未能
好

諷切

賀知章爲秘書監累年不遷張九齡罷相於朝中謂賀
曰九齡多事意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爲恨賀素詼諧應
聲答曰知章蒙相公庇蔭不少張曰有何相庇賀曰自
相公在朝堂無人敢罵知章作獠罷相以來爾汝單字
稍稍還動九齡大慚

歎狎

鄭卬性通脫與諸甥姪談笑無間曾被飄瓦所擊頭血
淋漓玉簪俱折家人惶遽來視外甥王在後至曰二十
舅今日頭壁俱碎卬大叫曰我不痛裏函（一作函）令（一作命）
酒酣興盡卬後至戶部員外郎滁州刺史云

祛怯（一本作法）

御史大夫鄧景山爲揚州節度有白岑者善療發背海
外有名而深秘其方雖權要求者皆不與真本景山常

急之會岑爲人所訟景山故令深加按劾以出其方岑
懼死使男歸取呈上景山得方寫數十本牓諸衢路乃
寬其獄

脩復

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其一立於郡
門內紀周時臺省擢牧諸郡者十餘人其一立於郭門
之西紀顏氏曹魏時顏裴高齊時顏之推俱于平原太
守至真卿凡三典茲郡其一是東方朔廟碑鐫刻既畢
屬幽方起逆朱之立也及真卿南渡蕃寇陷城州人埋
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晁好事之士也掘碑使立
于廟所其二碑求得舊文買石鐫勒樹之都門時顏任
撫州子晁拓三碑本寄之顏經艱故對之愴然曰碑者
往年一時之事何期大賢再爲脩立非所望也即日專
使賫書至平原致謝子晁後至相州刺史御史大夫

贊成

天寶初（一本有戴字 一本作戴）協律郎鄭虔采集異聞著書八十
餘卷人有竊窺其草藁告虔私脩國史虔聞而遽焚之
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
既無別本後更纂録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
名及爲廣文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會
粹取爾雅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
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即此之謂也

討論

著作郎孔至二十傳儒學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內族姓
以燕公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
公之子也盛承寵眷見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
族姓何關爾事而妄爲升降埱素與至善以兄言告之
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商榷姻親咸
就諮訪至書初成以呈韋公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垍
言至懼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

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胡不可也遂不復改

穎悟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之間遍能五經上書自舉并云一遍能誦千言勅付中書考試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能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一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依命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誦得何要滿十燕公執本臨試觀覽不暇而敬忠誦之已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嘆羨即日聞奏恩命引對賜緑衣一副兼賞禮物(一作袍笏)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侍講毛詩百餘日中三度改官特承眷遇為儕類所嫉中毒而卒

敏速

天寶中漢州(一作中州)雒縣尉張陟(一作涉)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考試陟令善書者三十人各令操紙執筆向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身自循(一作巡)席依題口授言訖即遍周而復始至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仍請滿萬數宰相曰七千可為多矣何須(一作如須)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為張萬言

避忌

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一作會)為判官行有日矣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為茍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茍不歸舊姓

戲論

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此非不和

爭(一本有直非二字)

失誤

陽(一本作湯)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也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荅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何姓荅曰姓漆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卻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縣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

謬識

相州城門舊以碑壘脩云越王為刺史時作大曆中鄴中有士人素無學識而強設經史曾與予俱出北門其人問曰太守專城此是乎初以為戲言察其意色非戲也余應之曰此是塼瓦之磚非專城之專其人悵然自失西門寔為鄴鄴令入寺行香見金燈花不識以為芝草遽于(一作令一作為)脩狀申使司使司差官就檢時兵戈之後僧徒多役輩亦不之識但云此芝草宿根春時生葉至夏生花秋乃死見來如此不記種蒔年歲檢官具上其事使司知其誤不復問矣

查談

宋昌藻考功員外郎之問之子也天寶中為滏(一作淦)陽尉刺史房琯以其名父之子常接遇之會有中使至州琯使昌藻郊外接候須臾卻還云彼(一作被)頗房公潛雅之士顧問左右何名為頗有泰軍亦名家子斂笏而對曰查名詖訶為頗房悵然曰道頗者已成可笑識頗者更是奇人近代流俗呼丈夫婦人縱放不拘禮度者為查又有百數十種語自相通解謂之查談(一作語)大抵追猥猝(一作近)

嘲誚

補闕王志安貶不得志久游恆趙之間人畏其口莫敢

引用志安作詩以刺當塗者云未劫蘭香科下人衣冠禮樂與君臣如來若向閻浮出莫覓從來丈六身見者彌增怨恚

慙悚

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公近問之曰有添換乎逖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曰盡右相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惟此二字依舊右相曰若有此還是未盡逖逡巡不能對而退

狂譎

王嚴光頗有文才而性卓詭既無所達自稱釣鰲客巡歷郡縣求麻鐵之資云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一本名姓)藏于書笈中人問將此何用荅曰釣鰲之時取此懶漢以充鰲餌兵亂之後嚴光年貌已衰任棣州司戶時刺史有馬州佐已下多乘驢嚴光作詩曰郡將雖乘馬羣官總是驢對衆吟誦以為笑樂

侮謔

范液有口才薄命所向不偶曾為詩曰舉意三江竭興心四海枯南游李邕死北望守珪殂液欲投謁二公皆會其淪躓故云然宗叔范純家富于財液每有所求純常給與之非一純曾謂液曰君有才而困于貧迫可試自詠液命紙筆立操而竟其詩曰長吟太息問皇天神道由來也已偏一名國士皆貧病但是裨兵總有錢純大笑曰教君自詠何罵我乎不以為過

封氏聞見記卷第十

禆家言用裨史氏之不足而讀封氏書於唐事知所未知其編類亦備富哉言乎明姑蘇吳岫識

予素有藏書之癖凡親友見借者暇日多手鈔之此書乃十五年前所鈔者至正丙申歲不幸遭時艱難烽火四起煨燼之餘尚存殘書數百卷今僻居漂村無以爲遣旦夕賴此以自適亦不負愛書之癖矣至正辛丑上元日重觀于泗北疑夢軒雲間夏庭芝伯和父謹誌

封氏聞見記自六卷至十卷昔友人唐子畏見借所鈔特以不全爲恨近又于柳大中借鈔前五卷庶幾爲全書然第七卷中全局俱欠止存末後一紙耳嗟哉古書之難得如此富室子弟積書萬卷而不讀亦獨何心哉朱良育記

萬歷辛丑假酉巖秦翁藏本校過右二跋亦從此本錄出

常熟孫伏生允伽記

原本係吾吳吳方山家藏物也向爲邑中前輩孫伏生所得孫復從酉巖秦翁假別本細勘不可謂不加詳矣余與伏生孫岷自善乃得假而錄之虞山陸貽典勑先識時崇禎辛巳仲春二十有六日也

是歲重午後六日晚將原本勘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封氏聞見記十卷唐封演撰演里貫未詳考封氏
自西晉北魏以來世爲渤海蓚人然唐書宰相世
系表中無演名無其爵里也書中石經一條稱天
寶中爲太學生貢舉一條記其登第時頌釋有千
佛名經之戲然不云登第在何年佛圖澄碑一條
記大歷中行縣至內邱則嘗爲邢州卷首結銜題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而書
號一條記貞元中事則德宗時猶於是官也是書
唐宋藝文志通志通考皆作五卷書錄解題作二
卷殆輾轉傳鈔互有分合此本十卷末有元至正
辛丑夏庭芝跋又有明吳岫朱貞育孫允伽陸貽
典四跋貞育跋云自六卷至十卷友人唐子畏見
借所鈔近又於柳大中借鈔前五卷第七卷中全
局俱欠只存末後一紙耳今考目錄所列凡一百
一條第一卷僅二條不盈兩紙亦似不完第三卷
銓曹一條闕其末而風憲一條全佚不止闕第七
卷第七卷中觀象遠近一條海潮一條北方白虹
一條西風則雨一條松柏西向一條皆全佚蜀無
兔鴿一條代[illegible]前半月桂子一條僅完其下石鼓
一條莚歌舞一條又闕高唐館一條亦不完其上
下溫湯一條又闕其末而目錄此條之下註增字
亦非僅存末一頁者中間又頗多闕字允伽跋稱
借秦酉巖本重校意其與朱本小異歟然稱朱跋
從秦本錄出則又不可解疑久無刊本遞相繕寫
又非復朱氏之舊矣唐人小說多涉荒怪此書獨
語必徵實前六卷多陳掌故七八兩卷多記古蹟

及雜論均足以資考證末二卷則全載當時士大
夫軼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諧語數條而已其
中音韻一條記唐韻譜分爲陸法言之舊其同用
獨用則許敬宗所定爲諸書之所未言文字一條
論隸書不始程邈援水經注爲證明楊慎著爲獨
見者乃演之所已言又顏眞卿韻海鏡源世無傳
本此書詳記其體例知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實源
於此而後人不察有稱眞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
字者其說爲杜撰欺人併知永樂大典列篆隸諸
體於字下乃從此書竊取其式又碑所自來月中
桂一條記桂子月中落一聯爲宋之問台州詩足
證計有功唐詩紀事駱賓王爲僧之妄他如論金
雞露布鹵簿官銜石誌碑碣羊虎拔河諸條亦皆
原委詳明唐人說部自顏師古匡謬正俗李匡乂
資暇集李涪刊誤之外固罕其比偶矣

酉陽雜俎

附續集

唐段成式撰

四庫全書提要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尙闕其一。考諾皋記篇後有云。客徵鼠蠱事。余戲撰作破蝨錄。今無所謂破蝨錄者。蓋脫其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綴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爲三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並同。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軼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爲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爲鈔合者。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爲之耶。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祕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爲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語。二酉藏書之義也。其子目有曰諾皐記者。吳曾能改齋漫錄。以爲諾皐。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未知確否。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閒。蓋莫得而深考矣。

酉陽雜俎後序

右酉陽雜俎二十卷。唐段成式少卿所撰也。余舊不識此書。惟見諸家詩詞多引據其說。及假來此。以其書之所名者訪焉。則無有也。郡博士管君容成偶得之。以示余。其書類多仙佛詭怪。幽經祕錄之所出。至於推析物理。器奇、藝絕、廣動植等篇。則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其載唐事。修史者或取之。按唐史。成式世居靑徐。齊褒公志元四世孫。宰相文昌子也。文昌少客荊州。酉陽、荊之屬。成式豈嘗寓遊于此耶。余聞方輿記云。昔秦人隱學於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書千卷。梁湘東王尤好聚書。故其賦曰。訪酉陽之逸典。或者成式以所著有異乎世俗。故取諸逸典之義以名之也。然自唐以前。雜家小說。今既不得。而瑣碎之觀。未有近于此者。詎可棄之而不存乎。且其書以酉陽名。而客之過此者。未嘗不以是書爲問也。因刻之於此。以備客對。嘉定七祀甲戌十月旣望。永康周登書。

段成式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書藝文志載之於丙部子錄小說家。今陳君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幷前集之序畀之。遂爲全書。謹按成式出于將相之冑。擊乎珪組之榮。而史氏稱其博學強記。且多奇篇祕籍。今考其論撰。蓋有書生終身之所不能及者。信乎其爲博矣。然是書也。世所罕睹。是以周使君訪之而無有。管博士得之而未全。余家聚書萬有餘卷。奧編隱帙居多。而此書偶在所錄。陳君知而求之甚力。姑序所以。俾廣其傳。嘉定癸未六月旣望。武陽鄧復應甫題。

昔太史公好奇。周遊天下。取友四海。歸而爲書。然則是書也。其亦段氏寓其好奇之意歟。余嘗過閩中。號多士之國。見其類書甚多。有所謂通志、天文、七音、六書、昆蟲、草木等略。比事、集句、史韻、姓氏、會元等書。浩乎博哉。猶有恨不得見酉陽之雜俎也。己酉夏。彼閩撤攝事於斯。始得其書觀之。嗚呼。何其記之奇且繁也。惜其字畫漫漶。考諸舊蘇。乃再刊而新之。廣文彭君奎實董其事。噫。後豈無太史公者。嘉其所好而備采錄哉。淳祐十載。

酉陽雜俎目錄

卷之一
忠志　禮異　天咫
卷之二
玉格　壺史
卷之三
貝編
卷之四
境異　喜兆　禍兆　物革
卷之五
詭習　怪術
卷之六
藝絕　器奇　樂
卷之七

酒食　醫
卷之八
黥　雷　夢
卷之九
事感　盜俠
卷之十
物異
卷之十一
廣知
卷之十二
語資
卷之十三
冥跡　尸穸
卷之十四
諾皐記上
卷之十五
諾皐記下
卷之十六
廣動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廣動植之二　鱗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廣動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攫部

酉陽雜俎卷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隋內廄有交臂玉猴。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製一曰十驥名。文多不錄。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勅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中宗景龍中。召學士賜獵。作吐陪行。前方後圓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啃曰。臣能取之。乃懸死鼠

於鳶足。聯其目。放而釣焉。二雕果擊於鳶盤。狡兔起前。上舉搊擊斃之。帝稱那庚。從臣皆呼萬歲。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蠆毒。

寒食日。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立春日。賜侍臣綵花樹。

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蠟脂。盛以碧鏤牙筩。

上嘗夢日自一作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

睿宗嘗閱內庫。見一鞭金色。長四尺。數節。有蟲齧處。狀如盤龍。靶上懸牙牌。題象耳皮。或言隋宮庫舊物也。上爲寬王時。嘗獵。上蝎跡成天字。上攞遽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爲蝎形。分置於釋道像前。

元宗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服。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爲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尙之。封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上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闊尾羊窟利。馬酪。音聲人兩部。野猪鮓。鯽魚并鱠手刀子。清酒。大錦。蘇造眞符寶轝。餘甘煎。遼澤野雞。五术湯。金石凌湯一劑。及藥直背子。就宅煎。蒸梨。金平脫犀頭匙箸。金銀平脫隔餛飩盤。金花獅子瓶。平脫著足疊子。熟線綾接靿。金大腦盤。銀平脫破觚。八角花鳥屛風。銀鑿鏤鐵鎖。帖白檀一曰花香牀。綠白平細背席。繡鵝毛氈。兼令瑤令光就宅張設。金鸑鷟裝緋羅立馬寶。雞袍。龍鬚夾帖。八斗金渡銀酒瓮。銀瓶。平脫掏魁織錦筐。銀笊籬。銀平脫食臺盤。油畫食藏。又貴妃賜祿山金平脫裝具玉合。金平脫鐵面椀。

肅宗將至靈武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令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歸京闕。虢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媧墳云。天寶十三載。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覺風雷聲。曉見其墳湧出。上生雙柳樹。高丈餘。下有巨石。兼畫圖進。上初克復。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見。衆疑向婦人其神也。

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上皇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曆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眞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鎭之。其數

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焉。一曰元黃。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鐫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服。五曰名闕。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有逾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置之日中。皆白氣連天。

禮異

西漢帝見丞相。謁者贊曰。皇帝爲丞相起。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

漢木主。纏以桔木皮。置牖中。張綿絮以障外。不出時。亢堂之上。以籠爲俑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凡節。守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使山邦用虎節。土邦用人節。澤邦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古者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戰鬭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祇。龍節也。大喪用琮。

北齊迎南使。太學博士監舍迎使。傳詔二人騎馬荷信在前。羊車二人捉刀在傳詔後。監舍一人。典客令一人。並進賢冠生。朱衣騎馬罩繖十餘。絳衫一人引從使車前。又絳衫騎馬平巾幘六人。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者百餘人。儀仗百餘人。刺絳如衣帶白羽間爲稍。髦髮絳袍帽。凡五色。袍隨幡色。以木爲稍刃、戟、畫絳爲蝦蟆幡。

梁正旦。使北使乘車至闕下。入端門。其門上層題曰朱明觀。次曰應門。門下有一大畫鼓。次曰大陽門。左有高樓。懸一大鐘。門右有朝堂。門闕左右亦有二大畫鼓。北使入門。擊鐘磬。至馬道北懸鐘內道西北立。引其宣城王等數人後入。擊磬。道東北面立。其鍾懸外東西廂皆有陛臣。馬道南近道東有茹茹崑崙客。道西近道有高句麗百濟客及其升殿之官三千許人。位定。梁主從東堂中出。云齋在外宿。故不由上閤來。擊鐘鼓。乘輿警蹕。侍從升東階。南面幄內坐。幄是絲油天皂裙。甚高。用繩係著四柱。繖黑漆曲几。坐定。梁諸臣從西門入。著具服博山遠遊冠。纓末以翠羽眞珠爲飾。雙雙佩帶劍黑舄。初入二人在前導引。次二人並行。次一人擎牙箱班劍箱。別二十人具省服。從者百餘人。至宣城王前數步北面有重席爲位。再拜便次出。引王公登。獻玉。梁主不爲興。魏使李同軌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仗。乘輿從南門入。操等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入。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群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著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飮。又圖象舊事。令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

梁主常遣傳詔童賜群臣歲旦酒、辟惡散、却鬼丸三種。

北朝婚禮。青布幔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婦。夫家領百餘人或十數人。隨其奢儉。挾車俱呼新婦子催出來。至新婦登車乃止。婿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婿爲戲樂。至有大委頓

者。（案。說文云。陸增字。）

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復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

近代婚禮。當迎婦以粟三升塡臼。席一枚以覆井。枲三斤以塞窗。箭三隻置戶上。婦上車。婿騎而環車三匝。女嫁之明日。其家作黍臛。女將上車。以蔽膝覆面。婦人門。舅姑以下悉從便門出。更從門入。言當躪新婦迹。又婦入門。先拜豬櫍及竈。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皆有詞。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襪及鞾。正月進箕帚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像銜之。或爲蝦蟆。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閣下。父母言膝下。通類相言稱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情）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元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係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元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艶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綫。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

其實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遂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藥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卽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一曰書）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卽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二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四人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賈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淸。大赤、禹餘、淸微也。 三淸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爲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洞天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絕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一作宛）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絕天主死。 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卽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景耀華。武陽帶神鋒。怙照吞淸河。闕闇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羅酆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瓊作重思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

時。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淸。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者。三官淸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鍊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蔭相及也。命終當道遁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眞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等號。溟澪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靑、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千惡爲二十八獄獄囚。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擔蒙山石。副太山。擔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貢。 東海風刀。 電（一曰書）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一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九品。七城。（一曰城一曰地）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

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多奉佛。不死。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也。 蠶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眞仙中。莊周爲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升玉淸。

白誌見頫。名在瑤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靑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元山。腹有元邱。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元邱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靑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元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飲食恚怒。其色靑。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

鍾山白膠　閬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青津碧荻　圜丘紫柰　白水靈蛤
八天赤薤　高邱餘糧　滄浪青錢
三十六芝　龍胎醴　九鼎魚
火棗交梨　鳳林鳴醅　中央紫蜜
崩岳電柳　元郭綺葱　夜牛伏骨
神吾黃藻　炎山夜日　元霜絳雪
環剛樹子　赤樹白子　徊水玉精
白琅霜　紫醬（一曰漿）　月醴
虹丹　鴻丹

藥草異號

丹山魂雄黃　青要女空青　靈華汎腴薰陸香　北帝元珠消石　東華童子青木香
五精金陽起石　流丹白膏胡粉　亭炅獨生雞舌香　倒行神骨戎鹽　白虎脫齒
金牙石　靈黃石硫黃　陸虎遺生龍骨　章陽羽元白附子　綠伏石母慈石　絳晨伏
胎茯苓（七白）靈　伏龍李　蘇牙樹　蔬薤。白華。一名守宅。一名家芝。凡二十四名。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蜚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
飛龜䄂　飛黃子經　鹿盧蹻經
含景圖　卧引圖　園芝圖
木芝圖　大隗新芝圖　牽牛經
玉案記　玉珍記　臚成記
丹臺經（一曰記）　日月廚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官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膝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盤錄（一曰經）

老君母曰元妙玉女。天降元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王國鬱寥山丹元之阿。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掖而生。生而白首。又曰。青帝劫

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氣繞身。五行獸衞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上皇洞眞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眞人、天老元中法師、上清太極眞人、上景君等號。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又耳無輪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壟。龍顏金容。額三理。腹三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毁。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衞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沈脈散而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內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扣棺。仇季子咽金液而臭徹百里。季主服霜散以潛升。而頭足異處。墨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氣而胃腸三腐。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眞御史。

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眞人位。有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鑽。使穿一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衞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俄然果來。因遽執袂請

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迺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為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置諸壇上．一夕．悉化為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恡．有頃．捧方而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孫復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入一方．人不得曉．及卒．後時有人見之．元宗幸蜀．夢思邈乞武都雄黃．乃命中使齎十斤送於峨眉頂上．中使上山未半．見一人幅巾被褐．鬚鬢皓白．二童青衣丸髻夾侍立屏風側．手指大盤石曰．可致藥於此．上有表錄上皇帝．中使視石上朱書百餘字．遂錄之．隨寫隨滅．寫畢．石上無復字矣．須臾．白氣漫起．因忽不見．

同州司馬裴沆常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在路數日．晚程偶下馬．覺道左有人呻吟聲．因披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翼俛咮．翅關上瘡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勁．一曰．然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卻至洛中干葫蘆生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拜祈之．胡盧生初無難色．開襆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下滿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復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行．纔數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味如杏酪．裴知隱者．拜請為奴僕．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叔真有所得．吾久與之遊．君自不知．今

有一信．遇君必達．因褁一襆物．大如羹椀．戒無竊開．復引裴視鶴．鶴所損處．毛已生矣．又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誡也．裴還洛．中路閱其所持．將發之．襆四角各有赤蛇出頭．裴乃止．其叔得信卽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其叔後因遊王屋．不知其終．裴壽至九十七．

明經趙業．貞元中．選授巴州清化縣令．失志成疾．惡明．不飲食四十餘日．忽覺室中雷鳴．頃有赤氣如鼓．輪轉至牀．騰上當心而住．初覺精神遊散如夢中．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出山斷處．有水東西流．人甚衆．久立視之．又東行．一橋飾以金碧．過橋北入一城．至曹司中．人吏甚衆．見妹壻賈奕與己爭煞牛事．疑是冥司．遽逃避．至一壁間．牆如黑石．高數丈．聽有呵喝聲．朱衣者遂領入大院．吏通曰．司命過人．復見賈奕．因與辯對．奕固執之．無以自明．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鼓刀．趙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罪．朱衣人又引至司人院．一人被褐幘紫霞冠．狀如尊像．責曰．何故竊撥幞頭二事．在滑州市隱橡子三升．因拜之無數．朱衣者復引出．謂曰．能遊上清乎．乃共登一山．下臨流水．其水懸注騰沫．人隨流而入者千萬．不覺身亦隨流．良久．住大石上．有青白暈道．朱衣者變成兩人．一道之．一促之．乃升石崖上立．坦然無塵．行數里．旁有草如紅藍．莖葉無刺．其花拂拂然飛散空中．又有草如苣．附地．亦飛花．初出如馬勃．破大如疊．赤黃色．過此見火如山．橫亙天．候焰絕乃前．至大城．城上重譙．街列果樹．仙子為伍．迭謠鼓樂．仙姿絕世．凡歷三重門．丹雘交煥．其地及壁澄光可鑑．上不見天．若有絳霧都覆之．正殿三重．悉列尊像．見道士一人．如舊相識．趙求為弟子．不許．諸樂中如琴者長四尺．九絃．近頭尺餘方廣．中有兩道．橫以變聲．又一如酒樽．三絃．長三尺．腹面上廣下狹．背豐隆．頃有過錄．乃引出闕南一院．中有絳冠紫霞帔．命與二朱衣人坐曹事．乃命先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公過．日下具之．如無．卽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一無差錯也．過錄者數盈億兆．朱衣人言．每六十年天下人一過錄．以考校善惡．增損其算也．朱衣者引出北門．至向路．執手別．曰．遊此．是子之魂也．可尋此行．勿返顧．當達家矣．依其言．行稍急．蹶倒．如夢覺．死已七日矣．趙著魂遊上清記．敘事甚詳悉．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雞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腳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願去騎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去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戴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小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奇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幹掃地高二三尺．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蔕．腹果然矣．論解衣將盡力苞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嘗聽長老說．昔日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個而返．僧切戒論不得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壺史

武攸緒．天后從子．年十四．潛於長安市中賣卜．一處不過五六日．因徙升中岳．遂隱居．服赤箭茯苓．貴人

王公所道鹿裘藤器。上積塵羅棗而不用。晚年肌肉始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安樂公主出降。上遣使齎詔。令勉受國命。堅臥高嶺。至京。親旨候謁。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封國公。及還山。勅學士賦詩送之。

元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腳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將困於魚服也。元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石磶中。乃易磶觀之。磶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穎陽書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斸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斸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崔問之。皆云邢真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騶五六。悉小幘朱衣。辟曰真人至。見邢輿中白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崔曰。公算盡。僕為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可為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亭。戒無妄窺。眾皆閉戶。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橫執象笏。其睫疎長。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師。君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終身之事。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於龜茲板。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茲板。今治為屠蘇也。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為託。其夕病鱠而終。

王皎（皎一曰）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為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為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鑼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屨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臥常虛枕。晚年往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過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群隨之。嘗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翫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為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常大雪中衣布褐入

青城山。嘗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為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眾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秀才權同休友人。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走使者本村墅人。雇已一年矣。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久而不去。但具湯火來。秀才且意其怠於祗承。復見折樹枝盈握。仍再三搓之。微近火上。忽成甘草。秀才心大異之。且意必有道者。良久。取麤沙數坏挼捋。已成豆矣。及湯成。與甘豆無異。疾亦漸差。秀才謂曰。余貧迫若此。無以寸步。因褫垢衣授之。可以此辦少酒肉。予將會村老。丐少道路資也。雇者微笑。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一枯桑樹。成數筐札。聚於盤上。噀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頃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方慚謝雇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為僕。雇者曰。予固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雇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歷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果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常之禍。若信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乃閉門伺之。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因蹴其戶。張重貨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回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眾人具告其所為。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因。官不能評。眾具言張閉戶逃避之狀。埋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為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槥就藥。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耐。竟潛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莊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甒。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亦攜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閒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為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

曰。此雀蟲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士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三二丸。言有急事卽服。歲餘。妻暴病卒。數日。方憶老人丹事。乃毀齒灌之。微有暖氣。顏色如生。今死已四年矣。狀如沈醉。爪甲亦長。其人至今輿以相隨。說者於四明見之矣。

酉陽雜俎卷三

貝編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

贊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由旬。遍留波陀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目不瞬。衆蜂出妙音。六天香風皆入此天。四天王十地彩地。貫多羅地八林。娑婆天十地金流河。無影山。有影遊（一曰[illegible]）。鳥隨（一曰衆）。其行處池同其色。衆鳥說偈白身天。身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柔爽。隨足上下。樂遊戲天。乘鵝殿。寶樹枝葉如殿。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憶念樹物。隨意而出。十花池。千柱殿。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鬘含支女（一曰女）所坐也。衣無經緯。將死者塵着身。焉殿千鵝鸛。金剛縷帶。行林隨天所至。衆鳥金幢。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阜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徧界爲蓮。膝有二圓。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甲胄林。甲胄從樹而生。不可破壞。蓮出摩偸美飲也。修一千二百

善業者。生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樹七箱。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遠池花不開。半（一無不） 二近林蜂（一曰蜂）離樹。三鵝天女歌而出歌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

又見身光及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爲黃。四風吹無裡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亂。又脣動不止。瓔珞花疊背重。十二種斷垢布施。生此天。摩鳥青影覆萬由旬。摩尼珠中有金字偈。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脩羅戰鬪等。三十三天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爲帝釋所識等。食夜摩天六失壞。食劣生慚等。兜率陀天四失壞。不樂聽王說法聲等。化樂天四失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曰五）十五。脈十三。身蟲有毛燈臟血。禪部摩蟲。流行血中。善色蟲。處糞中令人安樂。起根蟲。飽則喜。歡喜□蟲。能見衆夢。又有壞痔蟲等。蜍婆羅人穿脣。鼬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羅剎所住。胸目闘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鬱單越難多迦等天河七十。自在無長四天王香如鴨音林。麒麟陀樹。迦吱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脩羅鬪傷者。於此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卽開。拘尼陀樹花。見月光卽開。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尸利沙樹。足蹈卽長。又白龍活鵝旋鼻境界等花。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大國。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三大林峰蘇等。三（一作五）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南洲耳髮莊嚴。北洲眼莊嚴。西洲頂腹莊嚴。東洲肩脇莊嚴。生蠟部者見白髭。生鬱林越見赤髭。母如鵝生瞿陀夷。生黃屋。見母如牛生弗婆提。見青髭。見母如馬。阿脩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海地下八萬四千。由旬。酒樹。又有樹羣蜂流蜜。其色如金。婆羅婆樹。其實如鍼。

四婇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地名月鬢。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赤目魚止走冰。行住空。主山窟。愛池魚口等黃鬢林。

錯毗羅城。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卽死。鬼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畿雜令鬢鬼。此言鬼子魔遮吒迦鳥。唯得食魚。檐鶉鬼受此身。

畜生有三十四（一曰六）億種。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天。單越人熙冷風。龍不發冷。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也。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脩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地獄一百三十六。三角生死善無記也。圓生死諸天也。

齊出死地獄。黃出死餓鬼。赤叢嶼（一曰）畜生活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觜蟲蝨熱黃藍花心彌泥魚。抑滴。

黑繩地獄。旃荼（一曰案）劇。畏鷲處合地獄上中下苦銅汁河中身。洋如蘇鷲腹火入。割刺處堅鞭斫（一曰）炎口夜于（一曰干）。朱誅蟲。蠐螬。淚火處以佉陀羅灰致眼中鐵池罐。

號叫地獄。髮流火處。火末蟲處四百四痛火厚二百肘。大號叫地獄。閻廣三居賒。口生鐵蟲火燒（一曰熱）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赤樹魚腹苦。

燋熱地獄。十二炎處。火生十方及饑渴火也。針風生龍口中彌泥魚。鐵鬘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鐵塊鳥處地盆蟲量之。鼓牛鼓出惡聲。千頭龍。阿鼻十六別劇。衣蟲健破淀而速垢。將生阿鼻之相。死時見身如八歲兒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中鼻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之二山遞之。烏口處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書地獄變。唯隔子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皆無一據。舊說地獄中。彼牛頭阿傍無情業所感。現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器世將壞。無生地獄者。阿脩羅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池中。對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正行天顛梨樹見人行法與非法。毗留博天常於此覺之。切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無法鏡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形枯。半行善則半榮。微細行天實樹枝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閻摩那娑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作之業果報。又第二樹中有子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劇。悉見其中。夜摩天無垢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見過見業果。又閻浮那施場影中見欲界罪福。及三惡趣。育天象異者。若有將食肥膩沉水鳥下飛。日將蝕諸方赤。

二十八宿。昴（一曰角）爲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時。形如剃刀。姓韓耶尼。祭用乳。屬火。畢形如笄。又屬木。祭用鹿肉。祭頗羅墮。觜屬日（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菓。參屬日天。姓婆斯緒。形如婦人黶。祭用醍醐。井屬日。姓同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鬼屬木。姓炮波緣毗。形如佛胸。祭同井。柳屬蛇。姓祭與參同。形如蛇。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張屬福德天。姓毘曇彌。形祭如井。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軫屬毗沙鬼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秀稗。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花。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豆。氐姓多羅尼。以花祭。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心屬切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尾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菓根。箕屬清淨天。姓持叉迦。形如牛角。斗姓莫迦邏。形如人拓石。祭如井。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烏肉。虛姓同翼。形如烏。祭用烏豆汁。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曰心）。祭以粳米。室屬蛇頭天。蚓天之子。姓闍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難闍。奎姓阿濕吒。祭用酪。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馬頭。祭用

大麥。胃姓跋伽毗。形如鼎足。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軫宿生人。七步無蛇。角宿生人。好嘲戲。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虛角（一有牛字）勝。

一千六百剎那爲一迦那。倍六十名橫呼律多。倍三十日爲一日夜。夜叉口煙爲雲。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魏明帝始造白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怪問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跡煥然。善惡相悉見。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窣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方滅。元奘言城壞已三年。

西城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隔末已沒過胸臆矣。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北朝時。徐州角城縣之北僧尼着白布法服。時有青布袈裟者。

波斯屬國有阿軬荼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昔佛於此聽比丘著㒼縛屣。㒼縛。此言靴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啟。

魏使陸操至梁。梁主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靈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著菩薩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爲魏主。魏相高并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令使與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邱市易。皆化爲金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且言把粟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誌公曰。大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法和尋喪父。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國初僧元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元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又言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于庭樹。

僧萬迴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爲作齋。萬迴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元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迴。此僧寶誌

之流。可以觀其來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尚迴忽下堦擲其匙筯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爲不祥。一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觀之。乃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道讖於人家。經月乃密籍之。博陵微尚迴則滅族矣。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元宗敬之。歲常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捏泥龍五六。當溜水。作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元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遂激窣。一曰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

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邱陵。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爲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澗中。臭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瞚。則雨至。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元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眞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所進。初範模時。有異人至。請閉屋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并傳于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

荊州貞元初。有狂僧[illegible]僧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五伯塗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五伯從前隱慝也。五伯驚而自悔。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安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

酉陽雜俎卷四

境異

東方之人。鼻大。竅通於目。筋力屬焉。南方之人。口大。竅通於耳。西方之人。面大。竅通於鼻。北方之人。竅通於陰。短頸。中央之人。竅通於口。

無啓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爲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爲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爲人。

息土人美。耗土人醜。

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山。無所依托。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猴。有子曰溪。北通玃猳。所育爲傖。

突厥之先曰射摩舍利海神。神在阿史德窟西。射摩有神異。又海神女每日暮以白鹿迎射摩入海。至明送出。經數十年。後部落將大獵。至夜中。海神謂射摩曰。明日獵時。爾上代所生之窟。當有金角白鹿出。尒若射中此鹿。畢形與吾來往。或射不中。卽緣絕矣。至明入圍。果所生窟中有金角白鹿起。射摩遣其左右固其圍。將跳出圍。遂殺之。射摩怒。遂手斬呵𪘏首領。仍誓之曰。自殺此之後。須人祭天。卽取呵𪘏部落子孫斬之以祭也。至今突厥以人祭纛。常取呵𪘏部落用之。射摩旣斬呵𪘏。至暮還。海神女報射摩曰。尒手斬人。血氣腥穢。因緣絕矣。

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為形，盛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蘇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堅昆部落非狼種，其先所生之窟在曲漫山北，自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窟。其人髮黃、目綠、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胤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為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其骨。木耳夷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為用。

木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為柵，周十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舉俗事妖，不識佛法，有妖祠三百（一曰千）餘所，馬步甲兵一萬，不餉商販。自稱孝億人，丈夫婦人俱帶，每一日造食，一月食之，常喫宿食。

仍建國無井及河澗，所有種植，待雨而生，以紫鑛泥地，承雨水用之。穿井即若海水，又鹹土，俗潮落之後，平地為池，取魚以作食。

婆彌爛國去京師二萬五千五百五十里，此國西有山，巉巖峻嶮，上多猿，猿形絕長大，常暴田種，每年有二三十萬。國中起春以後，屯集甲兵與猿戰，雖歲殺數萬，不能盡其巢穴。

撥拔力國在西南海中，不識五穀，食肉而已。常針牛畜脈，取血和乳生飲。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唯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齎緤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物。自古不屬外國。戰用象牙排、野牛角為矟，衣甲弓矢之器。步兵二十萬。大食頻討襲之。

昆吾國累塹為邸，象浮屠，有三層，屍乾居上，屍濕居下，以近葬為至孝。集大氈居中，懸衣服綵綺，哭祀之。

龜茲國，元日鬭牛馬駝，為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婆羅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為戲。焉耆國元日、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牀撒。十月十日王為厭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作樂至歲窮。

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為兩朋，各出一人著甲，衆人執瓦石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即止，以占當年豐儉。

蘇都識匿國有夜叉城，城舊有野叉，其窟見在。人近窟住者五百餘家，窟口作舍，設關籥，一年再祭。人有逼窟口，煙氣出，先觸者死，因以尸擲窟口。其窟不知深淺。

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泠縣，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民為識耳，亦曰馬留。

峽中俗，夷風不改。武寧蠻好著芒心接離，名曰苧綏。嘗以稻記年月，非時以箭向天，謂之刺北斗。相傳盤瓠初死，置於樹，以箭刺其下，其後為象臨。

臨邑縣有鴈翅泊，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於此澤羅鴈鳥，取其翅以禦暑。

烏耗西有懸渡國，山溪不通，引繩而渡，朽索相引二千里，其土人佃于石間，壘石為室，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經，牛馬皆布氈臥焉。

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

梵僧菩薩勝又言，闍婆國中有飛頭者，其人目無瞳子，聚落時有一人。據于氏志怪，南方落民，其頭能飛。其俗所祠，名曰蟲落，因號落民。

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使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水外。

近有海客往新羅，吹至一島上，滿山悉是黑漆匙筯，其處多大木，客仰窺匙筯，乃木之花與鬚也。因拾百餘雙還，用之肥，不能使，後偶取攪茶，隨攪而消焉。

喜兆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蟆大如牀，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又言初授新州，將拜相，井忽漲水，深尺餘。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成式見大理丞鄭復說，淮西用兵時，劉沔為小將，軍頭頗易（一曰異）之，每捉生踏伏，沔必在數，前後重創，將死數四。後因月黑風甚，又令沔捉生，沔憤激深入，意必死，行十餘里，因坐將歷，忽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心有此燭在，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旌旗上，及不復見燭，乃詐疾歸宗。

禍兆

楊慎矜兄弟富貴，常不自安，每詣朝禮佛像，默祈冥衛。忽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塵三堆，如塚狀，慎矜惡之，且慮兒戲，命掃去，一夕如初，尋而禍作。

婁楚公嘗遊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盤，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

勿六指乎。乃強牽視妓。隨拳而倒。乃枯骸也。蓋乾及漏焉。

寶曆初。王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游死。

物革

諮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元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雀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為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為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塋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為蓮。

酉陽雜俎卷五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禮之。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覩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為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弓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起六七

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羣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磕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騁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宜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笻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果。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笻杖子。子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煞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腳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

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足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爲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傔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長壽寺僧譽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爲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慮.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昝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尸漸低.蛇㿈縮而死.村人乃活.

王潛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盃飲之.酒無遺瀝.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淡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海州司馬韋放.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緯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放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鬢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衆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効也.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歷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常在學院.子弟皆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兔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人熊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鞠.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

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蠶.塗倉.鼠不食穀.以塞埳.百鼠種絕.

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

宋居士說.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采隨呼而成.

雲安井自大江溯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檝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沿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致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爲老人.應召而止.乾祐諭之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勅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元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元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元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旨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歷.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歷.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元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元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
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
云.請爲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鏈.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六

藝絕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
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
以爲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爲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
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緻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
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沈散而已.
傳記藏彊令人生離.或言占語有徵也.舉人高映善意彊.成式嘗於荊州藏鉤.每曹五十餘人.十中其九.
同曹鉤亦知其處.當時疑有他術.訪之.映言但意舉止辭色.若察囚視盜也.山人石旻尤妙.打彊.與張
又新兄弟善.暇夜會客.因試其意彊.注之必中.張遂置鉤於巾襞中.旻曰.盡張空拳.左有眼.鉤在張
君襆頭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後居揚州.成式因識之.曾祈其術.石謂成式曰.可先畫人首數十.遺胡越
異辨則相授.疑其見欺.竟不及畫.

器奇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臨陣.常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
鋒鏑.西戎憚之.一軍賴焉.後吐蕃大北.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
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青春死後.劍爲瓜
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
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逵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
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
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
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歷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藕稍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丈.
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存不之寶.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獲焉.其藕
無絲.
元和末.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甓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不
蝕.照日光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高瑀在蔡州.有軍將田知迴易折欠數百萬.迴至外縣.去州三百餘里.高方令錮身勘田.田憂迫.計無所
出.其類因爲設酒食開解之.坐客十餘.中有稱處士皇甫玄眞者.衣白若鵝羽.貌甚都雅.衆皆有寬勉
之辭.皇但微笑曰.此亦小事.衆散.乃獨留.謂田曰.予嘗遊海東.獲二寶物.當爲君解此難.田謝之.請其
車馬.悉辭.行甚疾.其晚至州.舍於店中.遂晨謁高.高一見不覺敬之.因請高曰.玄眞此來.特從尚書乞
田性命.高遽曰.田欠官錢.非瑀私財.如何.皇請避左右.某於新羅獲一巾子.辟塵.欲獻此贖田.即於懷
內探出授高.高纔執.已覺體中清涼.驚曰.此非人臣所有.且無價矣.田之性命.恐不足酬也.皇甫請試
之.翌日.因宴於郭外.時久旱.埃塵且甚.高顧視馬尾鬣及左右騶卒數人.並無纖塵.監軍使覺.問高何
事尚書獨不塵坌.豈遇異人獲至寶乎.高不敢隱.監軍不悅.因求見處士.高乃與俱往.監軍戲曰.道者
獨知有尚書乎.更有何寶.願得一觀.皇甫具述救田之意.且言藥出海東.今餘一針.力弱不及巾.可令
一身無塵.監軍拜請曰.獲此足矣.皇即於巾上抽與之.針金色.大如布針.監軍乃劄於巾.試之.驟於塵
中.塵唯及馬騣尾焉.高與監軍日日禮謁.將討其道要.一夕.忽失所在矣.

樂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筵下
有銅管.上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眞樂不異.
有琴長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

車駙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為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絃用鵾雞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為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猴臂骨為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嘗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酉陽雜俎卷七

酒食

魏賈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瓟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噏之。名為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著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一曰鼎）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為臛。舉烽請兩兄。兩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為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黃。乃為

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䱇之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後梁章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為䱇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䱇言。伏見除書。以臣為粽（一曰熊）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腹之譏。每懼鼈巖之讓。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鈞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廁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佩欓。輕甌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成列。宛轉綠盤之中。逍遙朱脣之內。銜恩噬澤。九殞非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鎗門。奉表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謝也。

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謂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三材。九沸。九變。三糟。七菹。具酸。楚酪。芍藥之醬。秋黃之蘇。楚苗。挫槽。

山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噮。酸而不嚛。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薄。肥而不膩。

猩脣。獲炙。觾翠。擷臄。麋腱。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桂蠹。石䱇。河隈之鯀。萊洛之蟳。（一云橐）洞庭之鱄。灌水之鯷。（一云鰩）珠翠之珍。萊黃之鮐。臛鼈。炮羔。臇鳧。蠵臛。御宿青祭。瓜州紅菱。冀野之粱。芳菰。精稗。會稽之菰。不周之稻。•元山之禾。楊山之穄。南海之秬。壽木之華。元木之葉。夢澤之芹。具區之菁。楊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酪之菌。長澤之卵。三危之露。崑崙之井。黃頷臛。脁酒鮒。餳餬餦餭。柘枝。塞具。小蠏。熟蜆。炙䈰。蝑子。蟹䗩。葫精。細烏賊。細瓤。（一曰魚鰊）梨酢。鼎蕈。乾栗。曲阿酒。麻酒。攝酒。新蟹子。石耳。蒲葉菹。兩樽。青根粟。菰首。鯝子鮑。熊蒸。麻胡麥。藏荔支。綠施筝。紫䕷。千里蓴。鱠曰萬丈。蝨足。紅綷精細。曰萬盤百辣。蠅首如蜓。張掖九蒸豉。一丈三節蔗。一歲一花梨。行米。丈松。無鱗。蜡醬。蘇膏。糖頹蟣子。新烏鯽。鱅膠法。藥浪酒法。二月二日法酒。醬醴法。綠酃法。猪骸羹。白羹。麻羹。鵠臛。隔冒法。肚銅法。大宿炙。蜀檮炙。路時腊。棊腊。擺天腊。細麵法。飛麵法。薄演法。龍上牢丸。湯中牢丸。櫻桃餡。蝸餅。阿韓特餅。凡當餅。兜猪肉。懸熟。杏炙。鱸炙。脂血。大扁餳。馬蹄餳。黃醜。白饒。白龍舍。黃龍舍。荊餳。竿炙。羌煮。（一曰炙）疏餅。餢餉餅。餅謂之托。或謂之餦餛。飴謂之餹。（一曰餻）飽䭇謂之餚。（一曰餺）䭒。鮓。鮚。（鮚本二皆從魚字）茹噬食也。膜。（一曰䭈）膎。鯆。腝。膰。肉也。臑。臇。膔也。膳。臢。（一曰臛）膶。臨也。秎。粰。粹。糒。糍也。餢。（一曰餺）餤。䬪。餱。餌也。醲。醱。酎。

醨、醅也。醁、醆、醇、醲也。醕、醆、醹、醲也。醺、醋、醶、醡、醬、醬也。

折粟米法。取簡勝粟一石，加粟奴五斗舂之。粟奴能令馨香。乳煮羊胯利法。檳榔詹糊一寸，長一寸半，閒飯皮。

鯉鮒鮓法。次第以竹枝贅頭，置日中，書復為記。齏字五色餅法。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合中累積五色，豎作道，名為鬥釘。色作一合者皆糖蜜，副起粄法、湯胘法、沙碁法、甘口法、醲膏菹法。餢飳槍者，合眼掘取，作撐蒲形。蒸餅法。用大例麵一升，煉猪膏三合。梨漢法。醲肉法。蕭貼法。治犢頭，去月骨，舌本近喉有骨如月。木耳鱠。漢瓜菹，切用骨刀。豆牙菹。肺餅法。羝肝法。起起肝如起魚菹。菹族並乙去法。一曰又鱠法。鯉一尺，鮓八寸，去排泥之羽。鯽員天肉，肥從鬐前，用腹腴拭刀，亦用魚腦，皆能令鱠縷不著刀。魚肉凍胚法。渫肉醃胚，用鯽魚、白鯉、魴、鯸、鱖、鯨。蒸驢馬肉，用助底鬱驢肉。蝸作蠡脂反。炙肉，鱣魚第一，白其次，已前日味。

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饆饠，其色不變。又能造冷胡突，鱠鱧魚臆，連蒸詐草皮索餅。將軍曲良翰，能為驢騣駝峰炙。

貞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飯食，每說物無不堪喫，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敗障泥胡盝（一曰鹿），修理食之，其味極佳。道流陳景思說，敕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皺如鴻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禱之，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元策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娑婆（一有寐字），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飈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髑髏沈於石臼，取水轉注瓠盧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鳥銜之飛去，則衆箭射鳥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脈，斷人生死壽夭，百不差一。裴胄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唯持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脈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酉陽雜俎卷八

黥

上都街肆惡少，率髡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強劫（一曰弓劍），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今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部，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劄胸腹為山亭院池榭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又賊趙武建，劄一百六處番印盤鵲等，左右膊刺言：野鴨灘頭宿，朝朝被鶻梢。忽驚飛入水，留命到今朝。

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臂上刺葫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鬭，常入獄，滿背鏤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為坊市患害。左右言於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修理功德錢。

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胸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白舍人行詩圖也。

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人助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崔承寵少從軍。善驢鞠。逗脫杖捷如膠焉。後為黔南觀察使。少遍身刺一蛇。始自右手。口張臂食兩指。繞腕匝頸。齟齬在腹。拖股而尾及骭焉。對賓侶常衣覆其手。然酒酣輒袒而努臂戟手。捉優伶輩曰。蛇咬爾。優伶等即大叫毀而為痛狀。以此為戲樂。

寶曆中。長樂里門有百姓刺臂。數十人環矚之。忽有一人。白襴屠蘇。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若次骨。俄頃出血斗餘。眾人疑向觀者所為。令其父從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數十。乃捻撮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

成式三從兄遘。貞元中。嘗過黃坑。有從者拾髑顱骨數片。將為藥。一片上有逃走奴三字。痕如淡墨。方知黥蹤入骨也。從者夜夢一人掩面從其索骨。曰。我羞甚。幸君為我深藏之。當福君。從者驚覺毛戴。遽為埋之。後有事。鬼髣髴夢中報之。以是獲財。欲至十萬而卒。

蜀將尹偃營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太和中。南蠻入寇。偃領眾數萬保邛崍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張擁腫。初無痕撻。恃其力。悉眾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夾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問左右。咸無見者。竟死於陣。

房孺復妻崔氏。性妬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月給燕脂一豆。粉一錢。有一婢新買。粧稍佳。崔怒曰。汝好粧耶。我為汝粧。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皮隨手燋卷。以朱傅之。及痂脫。瘢如粧焉。

楊虞卿為京兆尹時。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刺。體無完膚。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一日有過。楊令五百人捕獲。閉門杖殺之。判云。鑿雙四支。只稱王子。何須訊問。便合當辜。

蜀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則色鮮。成式問奴輩。言但用好墨而已。

荊州貞元中。市有鷙刺者。有印。印上簇針為眾物狀。如蟾蝎杵臼。隨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瘡愈後細於隨求印。

近代粧尚靨。如射月。曰黃星靨。一曰靨。靨鈿之名。蓋自吳孫和鄧夫人也。和寵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彌苦。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髓。雜玉與虎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滅。左頰有赤點如意。視之更益甚妍也。諸婢欲要寵者。皆以丹青點頰而進幸焉。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百姓間有面戴青誌如黥。舊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點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狫子。蓋雕題之遺俗也。

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尚書大傳。虞舜象刑。犯墨者皂巾。白虎通。墨者額也。取漢法火之勝金。

漢書。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

又漢書。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等去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令。奴始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從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

梁朝雜律。凡囚未斷。先刻面作劫字。

釋僧祇律。涅槃印者。比邱作梵王法。破肉以孔雀膽銅青等。畫身作字及鳥獸形。名為印黥。

天寶實錄云。日南廐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胸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下。去前二齒。以為美飾。成式以君子恥一物而不知。陶貞白每云。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況相定黥布當王。淫著紅花欲落。刑之墨屬。布在典冊乎。偶錄所記。寄同志愁者一展眉頭也。

雷

安豐縣尉裴翼士淹孫也。言元宗嘗冬月召山人包超。令致雷聲。超對曰。來日及午有雷。遂令高力士監之。一夕醮式作法。及明至巳矣。天無纖翳。力士懼之。超曰。將軍視南山。當有黑氣如盤矣。力士望之。如其言。有頃風起。黑氣彌漫。疾雷數聲。元宗又每令隨哥舒翰西征。每陣常得勝風。

貞元初。鄭州百姓王幹有膽勇。夏中作田。忽暴雨雷。因入蠶室中避雨。有頃。雷電入室中。黑氣陡暗。幹遂掩戶。把鋤亂擊。聲漸小。雲氣亦斂。幹大呼。擊之不已。氣復如半牀。已至如盤。騞然墜地。變成熨斗、折刀、小折脚鐺焉。

李鄘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某日至介休收麥。良久。有人應曰。大王傳語。霹靂車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數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環綴旗幡。授與騎者曰。可點領。騎者即數其幡。凡十八葉。每葉有光如電起。百姓遍報鄰村。令速收麥。將有大風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刈。至其日。百姓率親情據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上有黑雲。氣如窯烟。斯須蔽天。注雨如綆。風吼雷震。凡損麥千餘頃。數村以百姓為妖。訟之。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睹其推案。

成式至德坊三從伯父少時於陽羨家。乃親故也。夜遇雷雨。每電起。光中見有人頭。數十大如栲栳。柳公權侍郎嘗見親故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窗櫺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

車．如圖黃者．久之一霆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

處士周洪言．寶曆中．邑客十餘人逃暑會飲．忽驟風雨．有物墜如玃．兩目睒睒．衆人驚伏牀下．倏忽上增．歷視衆人．俄失所在．及雨定．稍稍能起．相顧耳悉泥矣．邑人言．向來雷震．牛戰鳥墜．邑客但覺殷殷而已．

元稹在江夏．襄州賈塹有莊新起堂．上梁纔畢．疾風甚雨．時莊客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油甕悉列於梁上．一滴不漏．其年元卒．

貞元年中．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

夢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著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木傍鬼．果爲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爲城陽侯．

侯君集與承乾通謀逆．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骨一片．狀如魚尾．因嚄囈而覺．腦臂猶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揚州東陵聖母廟主女道士康紫霞．自言少時夢中被人錄於一處．言天符令攝將軍巡南岳．遂擐以金鎖甲．令騎．道從千餘人．馬蹀虛南去．須臾至．岳神拜迎馬前．夢中如有處分．岳中峯嶺溪谷．無不歷也．恍惚而返．雞鳴覺．自是生鬚數十根．

司農卿韋正貫應舉時．嘗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軍事判官．柳嘗夢有一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訪韋解之．韋曰．柴．薪木也．公將此不久乎．月餘．柳疾卒．素貧．韋爲部署米麥鏹帛．悉前請於官數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韋披案方省柳前夢．

道士秦霞霽少勤香火．存想不怠．嘗夢大樹．樹忽穴．有小兒青襦髽髮．自穴而出．語秦曰．合土尊師．因驚覺．自是休咎之事．小兒歸報焉．凡五年．秦意爲妖．偶以事訪於師．師遽戒勿言．此修行有功之證．因此遂絕舊說．夢不欲數占信矣．

蜀醫昝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一曰符）．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惡夢至四郊也．

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道門言夢者魄妖．或謂三尸所爲．釋門言有四．一善惡種子．二四大偏增．三賢聖加持．四善惡徵祥．成式嘗見僧首素言之．言出藏經．亦未暇尋討．又言夢不可取．取則著．著則怪入．夫瞽者無夢．則知夢者習也．成式表兄盧有則夢看擊鼓．及覺．小弟戲叩門爲街鼓也．又成式姑婿裴元裕言．羣從中有悅鄰女者．夢女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李鉉著李子正辯．言至精之夢．則夢中身人可見．如劉幽求見妻．夢中身也．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夢．不獨至人．問（一云聞）之騶皂．百夕無一夢也．

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爲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忽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焉．選人與韓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駮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威遠軍小將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瀉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卜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夢．賈客張瞻將歸．夢炊於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果卒已數月．方知王生之言不誣矣．

補闕楊子孫堇善占夢．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堇言．松．丘壠間所植．棗字重來．重來呼魄之象．二人俱卒．

酉陽雜俎卷九

事感

平原高苑城東有漁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算囊遂墜於水．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有得一墜水之囊．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之．

譙郡有功曹嚶．天統中．濟南來府君出除譙郡．時功曹清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於時春夏積旱．送別者千餘人．至此嚶上．衆渴甚思水．升直萬錢矣．來公有思水色．恕獨見一青鳥於嚶中乍飛乍止．怪而就焉．鳥起．見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撥之．清泉湧出．因盛以銀瓶．瓶滿．水立竭．唯來公與恕供濟而已．議者以爲盛德所感致焉．時人異之．故以爲目．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詔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延舟．冰觸舟．舟覆．詔失．李公驚懼．不寢食六日．鬢髮暴白．至貌侵膚削．從事亦訝其儀形也．乃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且請公一祝．沈浮于河．吏憑公誠明．以死索之．李公乃令具爵酒．言祝傳語詣河伯．其旨曰．明天子在上．川瀆山岳．祝史咸秩．予境之內．祀未嘗匱．爾河伯洎鱗之長．當衛天子詔．何返溺之．予或不獲．予齊告于天．天將謫爾．吏酹冰．辭已．忽有聲如震．河冰中斷可三十丈．吏知李公精誠已達．乃沈鉤索一一鉤

而出。封角如舊。唯篆印微濕耳。李公所至。令務嚴簡。推誠於物。著於官下。如河水色渾。駛流大木與纖芥。頃而千里矣。安有舟覆六日。一酧而堅冰陷。一釣而沈屍獲。得非精誠之至乎。

盜俠

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處。有人鈴下能著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高堂縣南有鮮卑城。舊傳鮮卑聘燕。停於此矣。城傍有盜跖冢。冢極高大。賊盜嘗私祈焉。齊天保初。土鼓縣令丁永興有羣賊劫其部內。興乃密令人冢傍伺之。果有祈祀者。乃執諸縣案煞之。自後祀者頗絕。皇覽言盜跖冢在河東。按盜跖死於東陵。此地古名東平陵。疑此近之

或言。刺客。飛天夜叉術也。韓晉公在浙西時。瓦官寺因商人無遮齋。衆中有一年少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䩮履膜皮。猿挂鳥跂。捷若神鬼。復建罌水於結脊下。先溜至簷。空一足。欹身承其溜焉。覩者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內。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即令左右撲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箭。韋意其異人。拜之。且謝有誤也。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院後。指鞍馱言。却須取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汲湯。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其一二焉。

相傳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千。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背二十。如擊鞔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老坊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內。入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弊衣懷公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閥。黎唯趨而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曰。誰引君來此。即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兆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慧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賊。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之過。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之術。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伎。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攙光電激。或横若裂帛。旋若規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植地。如北斗狀。顧黎曰。向試黎君膽氣。黎拜

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君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教。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銜山。僧指路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豈不能左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步者先排比。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即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又前進。日已没。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銜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僧但言且行。至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知其盜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不復彈。見僧方至一莊。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翅過也。有頃。布筵具蒸犢。犢劄刀子十餘。以齏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虀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已。飛飛當堂執一短馬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跳在梁上。循壁虛攝。捷若猱玃。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夕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遊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於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爐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槩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趼從師。只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可遇岳中相傳。盧因作色。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盱眙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盻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如不得。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沈。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嘗

所向。梔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酉陽雜俎卷十

物異

秦鏡。儛溪古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人五臟。秦皇世號爲照骨寶。在無勞縣境山。

風聲木。東方朔西鄰汗國迴。得風聲木枝。帝以賜大臣。人有疾則枝汗。將死則折。里語曰。生年未半枝不汗。

漢高祖入咸陽宮。寶中尤異者有青玉燈檠。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銜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炳煥若列星。

珊瑚。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燃。

石墨。無勞縣山出石墨。爨之彌年不消。

異字。境山西有石壁。壁間千餘字。色黃。不似鐫刻。狀如科斗。莫有識者。

田公泉。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勝灰汁。

螢火芝。良常山有螢火芝。其葉似草。實大如豆。紫花。夜視有光。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至七。心七竅洞徹。可以夜書。

石人。壽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倒石人祠。

冬瓜。晉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所拄杖光照一室。又有一物如冬瓜。眼遍其上也。

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銅釐。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釐生毛。毛端開花。

篊。晉時錢塘有人作篊。年收魚億計。號爲萬匠篊。

碑龜。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龜存焉。石趙世。此龜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龜將入水。因叫呼。龜乃走。墜折碑焉。

陸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盡。

穎陽碑。魏曹丕受禪處後六字生金。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遷魏也。

泉元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或試撓破之。尋手成龍狀。驢馬飲之皆驚走。

石漆。高奴縣石脂水。水膩。浮水上如漆。採以膏車及燃燈。極明。

麝襠。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麝襠。至家開視。有蟲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玉龍。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水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木字。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木簡。齊建元初。延陵季子廟舊有湧井。井北忽有金石聲。掘深二尺。得湧泉。泉中得木簡。長一尺。廣一寸二分。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再拜謁。木堅而白。字色黃。

赤木。宗廟地中生赤木。人君禮名得其宜也。

紅沫。練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削去逾明。名曰紅沫。

鏡石。濟南郡有方山。相傳有㚆生得仙於此。山南有明鏡。崖石方三丈。魑魅行伏。了了然在鏡中。南燕時。鏡上遂使漆焉。俗言山神惡其照物。故漆之。

承受石。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色黃。見者多凶。俗號承受石。

錐。中牟縣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

釜石。夷道縣有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

魚石。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黃。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有若畫。長數寸。燒之作魚腥。

銅神。衡陽唐安縣東有略塘。塘有銅神。往往銅聲激水。水爲變綠。作銅腥。魚盡死。

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漆水至此沸騰。鼓怒樣木。泛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

鼓杖。含涯縣翁水口下東岸有聖鼓杖。即陽山之鼓杖也。橫在川側。衝波所激。未嘗移動。衆鳥飛鳴。莫有

莘者。船人誤以篙觸。必患癰。

井。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氣甚芬馥。

燃石。建城縣出燃石。色黃理疎。以水灌之則熱。安鼎其上。可以炊也。

石鼓。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

半湯湖。句容縣吳濱塘有半湯湖。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淪雞。皆有魚鬚入輒死。

鹽。朐䏰（一曰）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泉。玉門軍有蘆葭泉。周二丈。深一丈。馳馬千頭。飲之不竭。

伏苓。沈約謝始安王賜伏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表。

古鐘。虢州陵縣石城崗有古鐘一口。樹生其內。大數圍。

君王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為君王鹽。

手板。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己手板托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日褚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鼠丸。不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木囚。論衡言。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臼。以蘆葦為郭。藉臥木囚於其中。囚當罪。木囚不動。囚或冤。木囚乃奮起。

蘇秦金。魏時。洛陽令史高嶠掘得黃金百斤。銘曰蘇秦金。

梨。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

飯。花縣县眞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罷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丸丸隆起。縣就視。聲轉壯。飯上花生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有光似金。俄頃萎滅。旬日縣得病卒。

官金。中蠊頂金最上。六兩為一蹙。有臥蠊蛄穴及水鼻形。當中陷處名曰趾腹。又鋌上凹處有紫色。名紫臆。開元中有大唐金。（一有印字）即官金也。

元金。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地陷入二尺。掘之得元金。廣尺餘。高七寸。

芝。天保初。臨川人李嘉允所居柱上生芝草。狀如天尊。太守張景佚拔柱獻焉。

龜。建中四年。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大棠梨樹。百姓常祈禱。忽有羣蛇數十。自東南來渡北岸。集棠梨樹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見三龜徑寸。繞行積傍。積蛇盡死。乃各登其積。視蛇腹各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甘棠奉三龜來獻。

雪。貞元二年。長安大雪。平地深尺餘。雪上有薰黑色。

雨木。貞元四年。雨木於陳留。大如指。長寸許。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偏十餘里。

齒。梵鄰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

石柱。劫化他國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色紺光潤。隨人罪福影其上。

旃檀鼓。于闐城東南有大河。溉一國之田。忽然絕流。其國王問羅漢僧。言龍所為也。王乃祠龍。水中有一女子凌波而來。拜曰。妾夫死。願得大臣為夫。水當復舊。有大臣請行。舉國送之。其臣車駕白馬入水不溺。中河而沒。白馬浮出。負一旃檀鼓及書一函。發書。言大鼓懸城東南。寇至。鼓當自鳴。後寇至。鼓輒自鳴。

石鞾。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鞾。

石阜石。河日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蘇馬跡。

舍利。東迦畢試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偏繞表樹。（一曰柱）

蟣像。鍵駄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為火所燒。其中粳米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

辟支佛鞾。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鞾。非皮非綵。歲久不爛。

石駝溺。拘夷國北山有石駝溺。水溺下以金銀銅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得仙。出論衡。

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馬。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秦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於此。

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派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祆祠。內無象。於大屋下置大小爐。舍簷向西。人向東禮。有一銅馬。大如次馬。國人言自天下。屈前脚在空中而對神立。後脚入土。自古數有穿視者。深數十丈。竟不及其蹄。西域以五月為歲。每歲日。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王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虵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虵磧。南北虵原五百餘里。中間遍地毒氣如烟。飛鳥墜地。虵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草。

石羅。私訶條國金遼山寺中有石羅。衆僧飲食將盡。向石羅作禮。於是飲食悉具。

神厨。俱振提國尙鬼神。城北隔眞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時國王所須什物金銀器。神厨中自然而出。祠畢亦滅。天后使驗之。不妄。

毒槊。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而死。言從天雨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擴得之。蠻中人呼為鐸刀。

甲。遼城東有鐵甲。高麗言前燕時自天而落。

土檳榔。狀如檳榔。在孔穴間得之。新者稍軟。相傳蛸蜍矢也。不常有之。主治惡瘡。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瘡。

石欄干。生大海底。高尺餘。有根。莖上有孔如物點。漁人網罥取之。初出水正紅色。見風漸漸青色。主石淋。

壁影。高郵縣有一寺。不記名。講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馬車轝影悉透壁上。衣紅紫者影中鹵莽可辨。壁厚數尺。難以理究。辰午之時則無。相傳如此二十餘年矣。或一年半年不見。成式太和初揚州見寄客及僧說。

醋石。成式舉從有言少時嘗毀鳥巢。得一黑石如雀卵。圓滑可愛。後偶置醋器中。忽覺石動。徐視之。有四足如綖。舉之足亦隨縮。

桃核。水部員外郎杜陟常見江淮市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人足。處士元固言貞元初嘗與道侶遊華山谷中。見一人股。穢膩猶新。斷如膝頭。初無痕迹。

瓷椀。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鷩。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靤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頃爆破。一無所見。茶椀如舊。但有微璺耳。數日。其子遂着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

鐵鏡。荀諷者。善樂性。好讀道書。能言名理。樊晃嘗給其絮帛。有鐵鏡徑五寸餘。鼻大如拳。言於道者處得。亦無他異。但數人同照。各自見其影。不見別人影。

大蟲皮。永寧王隨鎮舊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鬣尾斑點如犬者。

人臍。李章武有人臍。長三寸餘。頭項中骨筋成就。云是僬僥國人。

牛黃。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或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上清珠。肅宗爲兒時。常爲元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卽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泣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楚州界有小山。山上有室而無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長尺二。闊四尺。赤如□□。每面有六龜子。□□可愛。中若可貯水狀。僧偶擊一角視之。遂瀝血。半月日方止。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遶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輒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卽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于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忻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頭。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酉陽雜俎卷十一

廣知

俗諱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影。魂當去。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溲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合鍊。

鍊銅時與一童女俱。以水灌銅。銅當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凹陷者牝銅也。

鬵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鉤注居之。去則止。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脈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元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叩爲天磬。若經山澤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七。或二十四。

或十二。

玉女以黃玉爲誌，大如黍，在鼻上。無此誌者，鬼使也。

入山忌日：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一作二）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凡夢五藏得五穀：肺爲麻，肝爲麥，心爲黍，腎爲菽，脾爲粟。

凡人不可北向理髮、脫衣及唾、大小便。

月朔日勿怒。

三月三日不可食百草心。四月四日勿伐樹木。五月五日勿見血。六月六日勿起土。七月七日勿思忖惡事。八月四日勿市履屣。九月九日勿起牀席。十月五日勿罰責人。十一月十一日可沐浴。十二月三日可戒齋。如此忌三官所察。凡存修不可叩頭，叩頭則傾九天，覆泥丸，天帝號於上境，太乙泣於中田，但心存叩頭而已。老子拔白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二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一有六字）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隱訣言太清外術：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萵兩鼻兩藏，食之殺人。簷下滴菜有毒。堇黃花及赤芥（一曰莽）殺人。瓠牛踐苗則子苦。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婦人有娠食乾薑，令胎肉消。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三月不可食陳葅。沙衣結治蟷螂瘧。井口邊草止小兒夜啼，著母臥薦下，勿令知之。船底苔療天行。寡婦藁薦草節去小兒霍亂。自縊死繩主顛狂。孝子衿灰傅面皯。東家門雞栖木作灰治失音。砧垢能蝕人履底。古櫬板作琴底，合陰陽，通神。魚有睫及目合，腹中自連珠，二目不同，連鱗，白鬐，腹下丹字，並殺人。鱉目白，腹下五（一曰丹）字、卜（一曰十）字者，不可食。蟹腹下有毛殺人。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獸岐尾，鹿斑如豹，羊心有竅，悉害人。馬夜眼，五月以後食之殺人。犬懸蹄肉有毒。白馬鞍下肉食之傷人五藏。鳥自死目不閉，鴨目白，烏四距，卵有八字，並殺人。凡飛鳥投人家井中，必有物當投而放之。水脈不可斷。井水沸不可飲。酒漿無影者不可飲。蝮與青蛙蚘中最毒，蛇怒時毒在頭尾。凡冢井間氣，秋夏中之殺人，先以雞毛投之，毛直下無毒，迴旋而下不可犯，當以醋數斗澆之，方可入矣。頗梨，千歲冰所化也。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煑之令軟，可以雕刻。自然灰生南海。馬腦，鬼血所化也。元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世說曰：桃膠入地所化也。淮南子云：兔絲，琥珀苗也。

鬼書有業煞刀斗出於古器。

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冢書、金鵲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書、籀書、繆（一云繆）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署書、蟲食葉書、胡書、蓬書、天竺書、楷書、橫書、芝英隸、鐘隸、鼓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蟲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狼書、犬書、雞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揖書、景書、半草書。召奏用虎爪，爲不可學，以防詐僞。誥下用偃波書。謝章詔板用蟵腳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書。

（一曰壇）亦施於昏姻。

西域書有驢脣書、蓮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馱乘書、牸牛書、樹葉書、起屍書、石旋書、覆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胡綜博物，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鄴城西百餘步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燕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爲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爲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爲，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摇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擲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珀，蓋虎目光淪入地所爲也。

又言：雕鶚能食諸鳥羽，復善作鳳羽。鳳羽法：去括三寸鑽小孔，令透笴，及鏤風渠深一粒，自括達于孔，則不必羽也。

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影神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鳧，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囧（一曰囧）。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名魚全食不辨。

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爲此。古蠼螋、短狐、踏影蠱，皆中人影爲害。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

都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汙者。鳳翔山人張盈善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鳥不集者，非其靈驗

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符也。

又言。相寺觀當陽像可知其貧富。故洛陽修梵寺有金剛二。鳥雀不集。元魏時。梵僧菩提達摩稱得其真像也。

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南蠻記。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

李洪山人善符籙。博知。常謂成式。瓷瓦器璺者可以棄。昔遇道者言。雷蠱及鬼魅多遁其中。

近佛畫中有天藏菩薩地藏菩薩。近明諦觀之。規彩鑠目。若放光也。或言以曾青和壁魚設色。則近目有光。又往往壁上僧及神鬼目隨人轉。點眸子極正則爾。

秀才顧非熊言。釣魚當釣其旋繞者。失其所主。衆鱗不復去。頃刻可盡。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一曰畔）三斤。炭末三兩。瓷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澱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紙五張。渴擣汁半合。九味和擣三千杵。齊手丸之。陰乾。鄭彙爲刺史時。有富家名寅。讀書善飲酒。彙甚重之。後爲盜。事發而死。寅常詣靈鑒角放彈。寅指一樹節。其節目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一發而中。彈丸反射不破。至靈鑒。乃陷節碎彈焉。

王彥威尚書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傳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鬧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爲親家焉。

酉陽雜俎卷十二

語資

歷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涼畢。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illegible]）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爲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鼬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噏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海蠡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椀。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瀑酸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寧王常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嚬上訴。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薪對元宗棊局畢。悉持（一曰時）出。

黃羈兒矮陋機惠。元宗常凝之行。出外聞事。動有錫賫。（[illegible]曰內帆）一日入遲。上怪之。對曰。今日雨淖。向逢捕賊官與臣爭道。臣撥之墜馬。因下階叩頭。上曰。外無奏。汝無懼。復凝之。有頃。京尹上表論。上即叱出令杖殺焉。

歷城房家園。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歷中祓禊之勝也。曾有人折其桐枝者。公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參軍尹孝逸曰。昔季倫金谷山泉。何必踰此。孝逸對曰。曾詣洛西。遊其故所。彼此相方。誠如明教。孝逸常欲還鄴。詞人餞宿於此。逸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池塘十字焉。

單雄信幼時。學堂前植一棗樹。至年十八。伐爲鎗。長丈七尺。拱圍不合。刃重七十斤。號爲寒骨白。常與秦王卒相遇。秦王以大白羽射中刃。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竪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元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靑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公曰。此非遺德。命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季曰。此乃貌似。劼曰。若値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稿。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爲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白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靑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末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爲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周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從。謂薛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花柳之遊。竟畜亡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不獲者。時靖恭坊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富於財。更擅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十。大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氣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心義。好養私客。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辦裝。腰其白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與郎君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

周簡老蓋大俠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船上哭泣聲。皓潛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簡老尋卒。皓官已達。簡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愧。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大曆末。禪師元覽住荊州陟屺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爲寺之患。發瓦探鷇。壞牆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爲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曰蚤起）隱几而化。

馬僕射（一曰侍中）既立勳業。頗自矜伐。常有陶侃之意。故呼田悅爲錢龍。至今爲義士非之。當時有揣其意者。乃先著謠於軍中曰。齋鐘動也。和尚不上堂。月餘。方異其服色。謁之。言善相。馬遽見。因請遠左右。曰。公相非人臣。然小有未通處。當得寶物直數千萬者。可以通之。馬初不實之。客曰。公豈不聞謠乎。正謂公也。齋鐘動。時至也。和尚。公之名。不上堂。不自取也。馬聽之。始惑。即爲具肪玉紋犀及貝珠焉。客一去不復知之。馬病劇。方悔之也。

信都民蘇氏有二女。擇良婿。張文成往相。蘇曰。子雖有財。不能富貴。得五品官即死。時魏知古方及第。蘇曰。此雖黑小。後必貴。乃以長女妻之。女髮長七尺。黑光如漆。相者云大富貴。後知古拜相。封夫人云。

明皇封禪泰山。張說爲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元宗見鎰官位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黃幡綽曰。此泰山之力也。

成式曾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玉壺忌魚炙。見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蓬山忌鼠。金子忌蝨。尤甚。坐客乃競徵蝨拏鼠事。多至百餘條。予戲摭其事作破蝨錄。

酉陽雜俎卷十三

冥跡

魏韋英卒後。妻梁氏嫁向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卽變爲桃人茅馬。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淸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靑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怳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靑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無宜深入。靑衣曰。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坐。與什叙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屆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桓家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園中食杏。忽見一人云。報女郎信。俄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

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又烏鎮狐亦判冥。

于襄陽頔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朗。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涓涓芹努（一曰吐）牙。織爲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卽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涕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穸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亡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亡人不可送韋革鐵物及銅磨鏡奩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蕢助言。禮弁服鞈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蟲等。周之前用塗車芻靈。周以來用俑。

送亡者又以黃卷蠟錢兎毫彈機紙疏挂樹之屬。又作轜車。車古蔞也。蔞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爲樂喪。魌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僛。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俄。）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齎鏡奩蓋。

翣。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衞律發冢棄市。冢者重也。言爲孝子所重。發一蠶士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後魏俗競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兩邊作大銅環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幰車。塗素猾伏。打虜鼓。哭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毆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插其首。

還喪婦人有面衣。葬已下婦人着蠶。不着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幔內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邱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迴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僧多（一曰達多）。發冢取磚。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洛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柏棺莫作桑欀。吾地下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柏棺。主者曰。雖是柏棺。乃桑欀也。

南朝喪卒賻予者以瓷瓶。看貂蟬者以隔代之。稷者以書。

先賢大臣冢墓揭杙題其官號姓名。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

南陽縣民蘇調女死三年。自開棺還家。言夫將軍事。赤小豆黃豆。死有持此二豆一石者。無復作苦。又言可用梓木爲棺。

劉晏判官李邈莊在高陵。莊客懸欠租課。積五六年。邈因官罷歸莊。方欲勘責。見倉庫盈羨。輸尚未畢。邈怪問。悉曰。某作端公莊客二三年矣。久爲盜。近開一古冢。冢西去莊十里。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側有碑斷倒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旁掘數十丈。遇一石門。固以鐵汁。累日洋糞沃之方開。開時箭出如雨。射殺數人。衆懼欲出。某審無他。必機關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箭不復發。因列炬而入。至開第二重門。有木人數十。張目運劍。又傷數人。衆以棒擊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畫兵衛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懸以鐵索。其下金玉珠璣堆集。衆懼。未即掠之。棺兩角忽颯颯風起。有沙迸撲人面。須臾風甚。沙出如注。遂沒至膝。衆皆恐走。比出。門已塞矣。一人復（一曰後）爲沙埋死。乃同酬地謝之。誓不發冢。

水經言越王勾踐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常）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漢舊儀。將作營陵地。內方石。外沙演。戶交橫莫耶。設伏弩、伏火、弓矢與沙。蓋古製有其機也。

又侯白旌異記曰。盜（一作晉）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內火起。飛焰赫然。盜被燒死。得非伏火乎。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在揚州孝感寺北。夏月被酒。手垂于牀。其妻恐風射。將舉之。忽有巨手出于牀前。牽王臂墜牀。身漸入地。其妻與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狀。初餘衣帶。頃亦不見。其家併力掘之。深二丈許。得枯骸一具。已如數百年者。竟不知何怪。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裩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柏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藍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絕。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十四

諾皐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皐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

大荒中有靈山。有十巫。咸曰。郎盼彭姑真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名渾敦。狀如橐而光。其光如火。六足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諳）歌舞。實爲帝江。形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枚（一作杯）。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杯。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元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允不產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陰）。第二星曰叶詣（一作書）。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一作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illegible]）。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色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妗。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金匱言：一名馮循（一作脩）。河圖言：姓呂名夷，稱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學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內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水不溺。

甲戌神名林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真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illegible]生。丙午日鬼名[illegible]。乙卯日鬼名天賜。戊午日鬼名耳遠。壬戌日鬼名遙。辛丑日鬼名遲。乙酉日鬼名磊左。丙辰日鬼名天遥。辛卯日鬼名[illegible]。酉蟲鬼名髮廷遥。廁鬼名頊天竺（一曰[illegible]）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馬鬼名賜。蛇鬼名綱石圭（一曰[illegible]）。井鬼名瓊。衣服鬼名甚遼。神荼鬱壘領萬鬼，舊辭曰：申作食○狒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一曰[illegible]）食祥，攬諸（一曰[illegible]）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名共食磔（一曰[illegible]）死寄生，窮奇騰根共食蠱。王延壽所夢有遊光○暴鬼○諸渠○印堯○變豐○儵爍○將劇○擣厭○澤蜮（一曰[illegible]）寺。

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今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鄢忌，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鄰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遂日轉縱廣。女遂化爲海神，其海神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境內數百家皆失金寶。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

眠耳。王乃易衣持劍，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陁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㲲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㲲謁王，㲲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㲲。王怒問藏臣，藏臣曰：㲲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陁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㲲，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㲲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娑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娑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娑陁婆恨王與羣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娑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娑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歷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舉元手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漬）水宛（一曰冗）口傍，義興十二年，有兒羣浴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以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腳，徑可五寸許，豬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腳，錢行時賈草，輒便傳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至，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末，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

發函開書曰。裕與超滅。侍衞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一曰鼉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己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己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烏毛插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

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衞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蘂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總無。未必不如總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頷間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慼。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蕃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

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驚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蕃漢各一人得還。具奏。元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瞚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熟視之。良久。漸近牀前。牀前有婢眠熟。因扼其喉。咬然有聲。衣隨手碎。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飲其五藏。見老人口大如簸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矣。數月後亦無他。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于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

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躡之。

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覺不之測。

胡珦爲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鐶。鐶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邱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爲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我。我實對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我既爲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爾縱觀。不久當爾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曳杖者。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摑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誤犯之。常爲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中。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歷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軸索斷。紫衣者言撿簿。遂見數吏撿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妻脊筋修之。乃書吏之妹也。須臾吏還。持兩條白物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妹尚無恙。經宿忽患脊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勑勒之術。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爲起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爲加持也。婦人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近有魯家莊。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爲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慈悲何在耶。今事須去。因上階牽僧臂。僧驚迫。亦疑其非人。恍惚間以刀子刺之。婦人遂倒。乃沙彌誤中刀。流血死矣。僧忙然。遽與行者瘞之於飯甕下。沙彌本村人。家去蘭若十七八里。其日其家悉在田。有人皂衣揭襆。乞漿於田中。村人訪其所由。乃言居近智圓和尚蘭若。沙彌之父欣然訪其子耗。其人請問。具言其事。蓋魅所爲也。沙彌父母悉號哭詣僧。僧猶紿焉。其父乃鍬索而獲。即訴于官。鄭公大駭。俾求盜吏細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陳狀。貧道宿債。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論。僧求假七日。令持念爲將來資糧。鄭公哀而許之。僧沐浴設壇。急印契縛獲考其魅。凡三夕。婦人見於壇上。言我類不少。所求食處輒爲和尚破除。沙彌且在。能爲誓不持念。必相還也。智圓懇爲設誓。婦人喜曰。沙彌在城南某村幾里古丘中。僧言於官吏。用其言尋之。沙彌果在。神已癡矣。發沙彌棺中。乃苕帚也。僧始得雪。自是絕珠貫。不復道一梵字。

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鐶。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甃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元和中。蘇湛遊蓬鵲山。裹糧鑽火。境無遺趾。忽謂妻曰。我行山中。覩倒巖有光如鏡。必靈境也。明日將投之。今與卿訣。妻子號泣止之。不得。及明遂行。妻子領奴婢潛隨之。入山數十里。遙望巖有白光。圓明徑丈。蘇遂逼之。纔及其光。長叫一聲。妻兒遽前救之。身如繭矣。有蜘蛛黑色。大如鈷鉧。走集巖下。奴以利刀決其網。方斷。蘇已腦陷而死。妻乃積柴燒其崖。臭滿一山中。相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疋布。

將及旻。旻引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創者。剪方寸貼之。血立止。

酉陽雜俎卷十五

諾皐記下

和州劉録事者。大歷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斤。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豆。乃置於茶甌中。以疊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捽劉。因相歐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于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甕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其鼻如劓焉。

有陳朴。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朴常黃昏徙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飛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襯一死兒。長尺餘。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常於曲江洗馬。馬忽跳出驚走。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衣箱內。一日。送客至滻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鞭築地

成，窺，量蟲於中，扶豎其上，少頃，蟲蠕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黑氣如香煙，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風雨忽至，大震數聲。

永公寺前街中，舊有巨井，俗呼爲八角井。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從婢以銀稜椀就井取水，誤墜椀，經月餘出於渭河。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昭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淄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參謁，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窺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豬，隨盤至燈影而立，如此五六返，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鼾，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力，久乃相捽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牀上，入五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櫛，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廳，因命食，談笑甚懽，時時小聲曰，昨夜甚慚長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程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摸靴中得金一挺，授曰，薄賄，乞密前事。孟不敢辭，即爲前去，行數日，方聽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淄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遲明，空鞍失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索，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洎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隻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凶，竟不知何怪，舉人祝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誡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積中，常於京近縣莊居，妻病重，於一夕，劉未眠，忽有婦人白首，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謂劉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劉素剛，咄之，姥徐戚手曰，勿悔勿悔，遂滅，妻因暴心痛，殆將卒，劉不得已，祝之，言已，復出，劉揖之坐，乃索茶一甌，向口如呪狀，顧命灌夫人，茶纔入口，痛愈，後時時輒出，家人亦不之懼，經年，復謂劉曰，我有女子及笄，煩主人求一佳壻。劉笑曰，人鬼路殊，固難遂所託。姥曰，非求人也，但爲刻桐木爲形，稍工者則爲佳矣。劉許諾，因爲具之。經宿，木人失矣。又謂劉曰，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車輪奉迎。劉心計無奈何，亦許之。一日過酉，有僕馬車乘至門，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劉與妻各登其車馬，天黑至一處，朱門崇墉，籠燭列迎，賓客供帳之盛，如王公家，引劉至一廳，朱紫數十，有與相識者，有已歿者，各相視無言，妻至一堂，蠟炬如臂，錦翠爭煥，亦有婦人數十，存歿相識各半，但相視而已，及五更，劉與妻恍惚間卻還至家，如醉醒，十不記其一二矣。經數月，姥復來拜謝曰，小女成長，今復託主人，劉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擾人，姥隨枕而滅，妻遂疾發，劉與男女酹地禱之，不復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劉妹復病心痛，劉欲徙居，一切物膠着其處，輕若履屣，亦不可舉，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劉嘗暇日讀藥方，其婢小碧自外來，垂手緩步，大言，劉四頗憶平昔無，既而嘶咽曰，省躬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敍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譽，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譽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譽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鏵形，乃火其上，沃醯復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譽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譽亦隨出，譽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譽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譽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汲者攬得席帽，挂於庭樹，每雨所溜處輒生黃菌。

有史秀才者，元和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懷中，坐食頃，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覺葉上鱗起，栗栗而動，史驚懼，棄林中，遽白衆曰，此必龍也，可速去矣。須臾，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因與妻遍索房中，且無所見，一日，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蟲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舊莊城東狗脊觜（本紀注音此狗架觜），西，嘗築牆於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功不至，乃率莊客指揮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出蔽地，着牆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蠶蓋之半如界焉，因詣巫酹地謝之，亦無他焉。

山蕭　一名山臊，神異經作𤟤（一曰操），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曰[illegible]），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豬都，婦女爲人都，鳥都（一曰烏）左脇下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腳無大指，右手無三指，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豬都，在樹半可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壟法，山鵲法，其掌訣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都眼，左手自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窠表可爲履屧，治腳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一曰倉）場狐暴，劉遣吏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疥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狐亦不走，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自誇巨犬至，皆弭耳環守之，狐良久緩迹直上設廳，穿臺盤出廳後，及城牆，俄失所在，劉自是不復令捕，道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宮，有符有醮日，可洞達陰陽。

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輒低頭，其溺能理風疾，術士多言風狸杖難得，於翳形草，南人以上長繩繫於野外大樹下，人匿於旁樹穴中伺之，三日後，知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人候其怠，勁走奪之，見人遽齧食之，或不及，則棄

於草中．若不可得．當打之數百．方肯爲人取．有得之者．禽獸隨指而斃．有所欲者．指之如意．

開成末．永興坊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遣令塞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狀．一曰如有天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壘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辦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荊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眞官以君獨學．故令郎君言展．且論精奧．何癡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眞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騶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節使之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復被衆齧且衆留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騃肉眼．不識眞官．乞賜餘生．久之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即率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色赤．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焚之．後亦無他．

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入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即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錔．他嗇反．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即驢矣．筆錔乃油桶也．菌即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陵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常夜會寺僧十餘．設煎餅．二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衆僧驚散．惟惠恪掇煎餅數枚．置其掌中．魅因合拳．僧遂極力急握之．魅哀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斫之．及斷．乃鳥一羽也．明日．隨其血蹤出寺西南入溪．至一巖罅而滅．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蟹石．

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麩家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

及五千．詣麩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鄆州闞司倉者．家在荊州．其女乳母鈕氏有一子．妻愛之．與其子均焉．衣物飲食悉等．忽一日妻偶得林檎一蔕．戲與己子．乳母乃怒曰．小娘子成長．忘我矣．常有物與我子．停今何容偏．因齧吻攘臂．再三反覆主人之子．一家驚怖．遂奪之．其子狀貌長短．正與乳母兒不下也．妻知其怪．謝之．鈕氏復手簸主人之子．始如舊矣．闞爲災祥．密令奴持鐵鬧擊之．正當其腦．騞然反中門扇．鈕大怒．詬闞曰．爾如此．勿悔．闞知無可奈何．與妻拜祈之．怒方解．鈕至今尚在其家．敬之如神．更有事甚多矣．

荊州處士侯又元．常出郊．厠于荒冢上．及下．跌傷其肘．瘡甚．行數百步．逢一老人．問何所苦也．又元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元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元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元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荊秀才杜晬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瘴焉．有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當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焉．時馬立嘶鳴．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十六

廣動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燀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成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掊土培邱陵之學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蝦鬚，蔡謨不識彭蜞，劉縚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　總敘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分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濡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　日馮生元陽閼，元陽閼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　招搖生程君（一曰程若），程君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　海閭生屈龍（一曰尾），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藻，藻生浮草。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龜存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蚓（一曰蝴）蠏卻行，蜆蝎紆行，蜻蛚周往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胸鳴。　蜩三十日而死。　鮹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鴟鴞向日飛。　鯿與鱉魚，串鯪與移角，並相似。　鵢雉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麒麟牡鳴曰逝（一曰聲）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蟹無耳，爲守神。虎五指爲貙。魚滿三百六十年，則爲蛟龍，引飛去水。魚二千斤爲鮫。武陽小魚，一斤千頭。東海大魚，髓子大如三斗盎。桃支竹，以四寸爲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一節。木蘭去皮不死。荊木心方。蛇有水草木土四種。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雞左右脚裏第一指名兵爪。蜀郡無兔鴿。江南（一曰來）無狼馬。朱提以南無鳩鵲。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鵓楚鳩所生（鷇不敎乳）。裴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螢爲蠖蠖，許慎以盃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蠮螉。兔吐子。鶴雋吐雛。瓜瓠子曰犀，胡桃人曰蝦蟆。蝦蟆無腸（一曰鼃），腸屬於頭。科斗尾脫則足生。鳥未孕者爲鶵。鳥養子曰乳。蛇蟠向王。鵲巢背太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鶴影抱，蝦蟆聲抱。蟬化齊后。鳥生杜宇。椰子爲越王頭，壺樓爲杜宇項。鷓鴣鳴曰向南不北。逃閏鳴元靈廣繁頂（一曰顛）。豆以二十七爲族，粟累十二爲寸。

人參處處生。蘭長生爲瑞。　有實曰果，又在木曰果。　小麥忌戊，大麥忌子。　蕎、薴麻、蘼葵爲三樂，孟旻煞之。　烏頭殼外有毛，石劫應節生花。　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　木無故叢生，枝盡向下，又生及一尺至一丈自死，皆凶。　邑中終歲無鳥，有寇。郡中忽無鳥者，日烏亡。　雞無故自飛去，家有蠱。　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　見蛇交，三年死。蛇冬見雞室，主兵急。　人夜臥無故失髻者，鼠妖也。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黃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龜蛇者田蠶耗。　德及幽隱，則比目魚至（一曰生）。姿勝有制，則白燕來巢。　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葛稚川營就上林令魚泉，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鄰人石瓊就之求借，一皆遺棄。語曰：買魚得鱮，不如食茹。寧去累世宅，不去鱮魚額。洛鯉伊魴，貴於牛羊。得合淵鱮，雖不足豪，亦足以高。檳榔扶留，可以忘憂。白馬甜榴，一實直牛。草木暉暉，蒼黃亂飛。

羽篇

鳳骨黑，雄雌旦夕鳴各異。黃帝使伶倫制十二籥寫之，其雄聲，其雌音。樂有鳳凰臺，此鳳脚下物如白石者。鳳有時來儀，候其所止處，掘深三尺，有圓石如卵，正白，服之安心神。

孔雀，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

鶴，江淮謂群鶴旋飛爲鶴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探巢取鶴子，六十里旱，能群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

烏鳴地上無好聲。人臨行，烏鳴而前引，多喜。此舊占所不載。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群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十餘里。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　俗候烏飛翅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大歷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隳壞一十五處，

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水（一曰井）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爲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疋素練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浴沙塵受卵。蜀弔鳥山至雉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嗉不食。似持（一曰特）悲者以爲義。則不殺。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鳥下瞼眨上。獨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　元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吒。岐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廁上聽其聲不祥。厭之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鴝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　鵝咽頸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鐶貫之。

鴆鷂。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下養之。

鵼。（字郎）由　相傳鵼生三子。一爲鴞。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置鴞腦酒。鴞腦酒令人久醉健忘。

異鳥。天寶二年。平盧有紫蟲食禾苗。時東北有赤頭鳥羣飛食之。　開元二十三年。榆關有好蚄蟲。延入平州界。亦有羣雀食之。又開元中。貝州蝗蟲食禾。有大白鳥數千。小白鳥數萬。盡食其蟲。

大曆八年。大鳥見武功。羣鳥隨噪之。行營將張日芬射獲之。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三寸。狀類蝙蝠。又邠州有白頭鳥乳鴝鵒。

王母使者。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觜赤。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昔漢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守之。

吐綬鳥。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一曰毛）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彩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爲吐綬鳥。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遠草木。故一名避株鳥。

鵾鸏。一名墮羿。形似鵲。人射之則銜矢反射人。

鸛鷉。喙大而句。長一尺。赤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也。

菘節鳥。四腳。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

老鵵。秦中山谷間有鳥如梟。色青黃。肉翅。好食烟。見人輒驚落。隱首草穴中。常露身。其聲如嬰兒啼。名老

鵵。

柴蒿。京之近山有柴蒿鳥。頭有冠如戴勝。大若野雞。

兜兜鳥。其聲自號。正月以後作聲。至五月節不知所在。其形似鴝鵒。

蝦蟆護。南山下有鳥名蝦蟆護。多在田中。頭有冠。色蒼。足赤。形似鷺。

夜行遊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釣星。夜飛晝隱如鬼神。衣毛爲飛鳥。脫毛爲婦人。無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飴小兒不可露處。小兒衣亦不可露曬。毛落衣中。當爲鳥祟。或以血點其衣爲誌。或言產死者所化。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雞過也。

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所見。寶歷中。國子四門助教史迴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鶬糜鵠是九頭鳥也。

細鳥。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爲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此國以候日。因名候日蟲。集宮人衣。輒蒙愛幸。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常翱翔於海上。魏明帝時。其國來獻此鳥。飴以眞珠及龜腦。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爲器服。宮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

背明鳥。吳時越嶲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必對北。其聲百變。

岢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烏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

鵽雞。狀如鷰。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

鵶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鵶鳥。形類烏。觜赤如丹。一名赤觜烏。亦曰阿鵶烏。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娠乳兒兒病唯鵙毛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　西域有黑師子。捧師子。　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枝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荊地象色黑。兩牙。江豬也。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口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

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粮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鄭爲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脅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使無官人所憎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馬。膺中讒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籍眞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蘘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敦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體名有輸鼠。外梟。鳥頭。龍翅。虎口。　絲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迴毛在頸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右脅白毛。左右後足白。　馬四足黑。目下橫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烽。亦曰雞舌。綠袂方言以地黃甘草啗五十歲生三駒。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歧胡有壽。膺匡欲廣。豈筋欲橫。豈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肋難養。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一年接脊骨一節。

甯公所飯牛。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屬頸也。

北虜之先索國有泥師都。二妻生四子。一子化爲鴻。遂委三子。謂曰。爾可從古旃。古旃。牛也。三子因隨牛。牛所糞。悉成肉酪。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上。唯見牛跡。遺糞皆爲銀也。明年。世祖封禪。

鹿。虞部郎中陸紹弟爲盧氏縣尉。嘗觀獵人獵。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帶箭而去。及返。射者墜崖。折左足。

南康記云。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一丈。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趁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嘗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云犀前

腳直。常倚木而息。木欄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人以假角易之。

驢性沯木鬮。篤明騎千里腳。多誤作鳴字。睡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

天鐵熊。高宗時伽（一曰）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子。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髀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　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于狼腿上。狽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臨濟郡西有狼塚。近世曾有人獨行於野。遇狼數十頭。其人窘急。遂登草積上。有兩狼乃入穴中。負出一老狼。老狼至。以口拔數莖草。羣狼遂競拔之。積將崩。遇獵者救之而免。其人相率掘此塚。得狼百餘頭殺之。疑老狼卽狽也。

貊澤大如犬。其膏宜利。以手所承及於銅鐵瓦器中貯悉透。以骨盛則不漏。

猪獾。徼外物。樊州。熏陸香所出也。如楓脂。猪獾好啖之。大者重十斤。狀似獺。其頭身四支了無毛。唯從鼻上竟脊至尾有青毛。廣一寸。長三四分。獵得者斫刺不傷。積薪焚之不死。乃大杖擊之。骨碎乃死。

黃腰一名唐已。人見之不祥。俗相傳食虎。

香貍。取其水道連囊。以酒澆乾之。其氣如眞麝。

耶希有鹿兩頭。食毒草。是其胎矢也。夷謂鹿爲耶。矢爲希。

蝛似黃狗。圍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一云）則以草塞其尻。

猳玃。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猳玃。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往往玃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髲。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倚物。宋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鼈身人首。灸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又僧元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十七

廣動植之二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

井魚。井魚腦有穴。每翕水。輒於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競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穴出。反淡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菩提勝說。

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槊之狀。或號秦皇魚。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國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一曰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

鮨魚。凡諸魚欲產。鮨魚輒舐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鯌魚。章安縣出。出入鯌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網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斑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鸞。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構汁。去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爲鱟帆。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鱟子醬。鱟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

溫泉中魚。南人隨溪有三亭城。城下溫泉中生小魚。

羊頭魚。周陵溪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爲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於餘魚。

鱣魚。濟南郡東北有鱣坑。傳言魏景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溢入此坑。坑中居人皆爲鱣魚焉。

瑇瑁。蟲不再交者。虎鶴與瑇瑁也。

螺。蚌。鸚鵡螺如鸚鵡。見之者凶。蚌常雷聲則瘦（一曰雨）。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眞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輸與海神。未輸不可食。

善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謂之螯膠。勝鳳喙膠也。

平原郡貢糖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斲冰火照。懸老犬肉。蟹覺老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氈密束於驛馬。馳至於京。

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強。八月能與虎鬭。虎不如。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

奔䱐。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爲翅飛。

擁劍。一螯極小。以大者鬭。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一曰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炙之如牛頭胘項。

數丸。形似蟹蜞，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捏。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人捏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秀才韋翾（一曰翾），莊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蛺蝶，尺蠖蠶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為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為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鬪，俗呼為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黃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竊赤者，而色正黑，腰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生致蠖及小魚（一曰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處，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乂（一曰艾）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高三尺餘。

蜘蛛。道士許象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悉化為蜘蛛。

吳公。綏安縣多吳公，大者兔尋，能以氣吸兔（一云大者能以氣吸兔），小者吸蜥蜴，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

蠨蛸。成式書齋多此蟲，蓋好窠於書卷也。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旋以泥隔之。　方知不獨負桑蟲也。

顛當。成式書齋前，每雨後多顛當窠（俗人所呼），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莢。常仰捍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絲隙可尋也。其形似蜘蛛（如圖中者），爾雅謂之王蛈蜴，鬼谷子謂之蛈母。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蠨蛸寇汝無處奔。

蠅。長安秋多蠅。成式蠹書，常日讀百家五卷，頗為所擾，觸睫隱字，毆不能已，偶拂殺一焉，細視之，翼甚似蜩，冠甚似蜂。性察於腐，嗜於酒肉。按理首翼，其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聽，其聲在翼也。青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也。

壁魚。補闕張周封言，嘗見壁上白瓜子化為白魚，因知列子言朽瓜為魚之義。

蛣蜣。乍中有蛣蜣樹。

天牛蟲。黑甲蟲也。長安夏中，此蟲或出於離壁間，必雨。成式七度驗之，皆應。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客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遍其上，齧不可取。溫令燒之（方落）。每對一眼，底有觜如釘，漁子出血數升而死。

莫有識者。

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常肝息不可過。元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也。

白蜂窠。成式修竹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　工為窠於庭前檐，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鍾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門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為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蔕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溪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為虻，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木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槍。水蟲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針，螫人有毒。

負子。水蟲也，有子多負之。

避役。南中有蟲名避役，一曰十二辰蟲，狀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為十二辰狀。成式再從兄䢴嘗觀之。

食膠蟲。夏月食松膠，前脚傳之，後脚聶之，內之尻中。

蟧蜩。形如蟬，其子如蝦，着草葉，得其子則母飛來就之。煎食，辛而美。

竈馬。狀如促織，稍大，脚長，好穴於竈側。俗言竈有馬，足食之兆。

謝豹。虢州有蟲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裴沈子常掘地獲之，小類蝦蟆而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碎車蟲。狀如唧聊，蒼色，好棲高樹上，其聲如人吟嘯，終南有之。　一本云：滄州俗呼為樓，前太原有大而黑者，聲唧聊，碎車別，俗呼為沒𧕮蟲也。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黑黃襴，稍觸則斷。嘗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有毒，雞喫輒死，俗呼土蟲。

雷蜞。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矛蛇。頭鐘身，入水緣樹木。生嶺南，南人謂之矛。嘗至利，銅瓦器貯浸出，惟雞卵殼盛之不漏。主厭毒。

藍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出梧州陳家洞。南人以首合毒藥，謂之藍藥，藥人立死。取尾為腊，反解毒藥。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鹿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蝎。鼠負蟲。巨者多化爲蝎。蝎子多負於背。成式嘗見一蝎負十餘子。子色猶白。纔如稻粒。成式嘗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爲主簿蟲。蝎常爲蝸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爲蝸所螫。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蝨。舊說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本天壇法禳之。今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螺螭也。俗呼爲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成式修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株。大財如碗。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下。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覆一曰蕧。死曰箹。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枯死。

篔簹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闌隔一曰隔。狀如濕麪。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隕籜後。蟲齧處成赤跡。似繡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爲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繰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爲矛。筍未成竹時。堪爲弩弦。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也。

異木。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祕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每片一天王。塔戟成就。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薪之。天尊形像存焉。

異樹。婁約居常山。據禪座。有一野嫗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

異果。贈披國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群。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鳴吼。異常羣羊。異一曰之。明日遂獨行。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羊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鬼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纔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也。

甘子。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華實。相傳元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檉木。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鬭者。

石榴。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於洛中。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柿。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晉時大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鍼。

楷。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真白言。梔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相傳即西域薝蔔花也。

仙桃。出郴州蘇耽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至五六顆。形似石塊。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愈衆疾。尤治邪氣。

娑羅。巴陵有寺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爲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爲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今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

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赤白檉。出涼州。大者爲炭。復（傷一曰）入灰汁。可以煮銅爲銀。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實。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

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

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

蒲萄。俗言蒲萄蔓好引于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爲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曰。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瑾曰。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爲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爲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楨。即鍾藤也。葉大者。晉安人以爲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僕所獻。

蠡薺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啖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奈。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爲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梨一曰）婆力叉。二曰阿濕曷咃婆（婆一曰）力叉。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婆一曰）力叉。漢翻爲道樹。昔中天無憂王翦伐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王（一曰）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燋爛。後摩揭陀國滿胄王。無憂之曾孫

也。乃以千牛乳溉之。信宿樹生如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娑（娑一曰）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婆一曰）力叉貝多。三者部婆（婆一曰）力叉多羅梨（梨一曰多貝多）。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婆一曰）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嵩山記稱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徽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謬。

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爲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葉圓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有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斫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衆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啖。

紫鉚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爲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陁沙尼拔陁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鉚。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陁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爲阿蔀嚲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餳。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砮穡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羣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

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䖒（音湯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果。如中國之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朵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蓽撥。出摩伽陁國。呼爲蓽撥梨。拂林國呼爲阿梨訶咃。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蕺葉。子似桑椹。八月採。

𦵡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頂勃梨咃。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簷默。拂林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櫞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大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亦入藥用。

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

阿勃參。出拂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瘥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捺祗。出拂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蒜。葉中心抽條甚長。莖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薺麥相類。取其花壓以爲油。塗身。除風氣。拂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

野悉蜜。出拂林國。亦出波斯國。苗長七八尺。葉似梅葉。四時敷榮。其花五出。白色。不結子。花若開時。遍野皆香。與嶺南詹糖相類。西域人常採其花。壓以爲油。甚香滑。

阿驛。波斯國呼爲阿駔。拂林呼爲底櫩。樹長丈四五。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甘柿。一月一熟。

酉陽雜俎卷十九

廣動植類之四

草篇

芝。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胤所居柱上生芝草。形類天尊。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

大曆八年。廬江縣紫芝生。高一丈五尺。芝類至多。參成芝。斷而可續。夜光芝。一株九實。實墜地如七寸鏡。夜視如牛目。茅君種於句曲山。隱辰芝。狀如斗。以屋爲節。以莖爲剛（剛一作網。屋一作星。）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鐶實一枚種之。灌以黃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曰瓠）。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白符芝。大雪而白華。五德芝。如車馬。菌芝。如樓。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羅門山食（一曰生）石芝。得地仙。

蓮實。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滷能浮之。鴈食之。糞落山石間。百年不壞。相傳橡子落水爲蓮。

苦。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苦苣。布於塼上。色如藍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初改葬其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臥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紫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凌碧

瓦而含煙。又曰，惭魏宮之鳥悲，厭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大歷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曾瓦此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綖，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獲。

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角。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郢城菱，三角而無芒（一曰刺），可以節（一曰擬）莎。 芰一名水栗，一名薢茩。 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沒波下，亦曰青水菱。元都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芰。仙人鳧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棘及松，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儘，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儘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儘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為劉儘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時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琯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韓愈侍郎有疏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齎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種之，一名無義草。 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搖，一名離母。言若士人

所食者，合呼為赤箭。

蜀葵，可以緝為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蔕，偶問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壟，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元（一曰元造）院中有其種。 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荻，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修竹里私第，書齋前有枯紫荊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緣垂裙如鵝鞴（一曰韝），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氣如芋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枕臺，每念經，門生以為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梁下，短柱是柟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爪指及光相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鍱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末生，秋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傳。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

又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柄，內通幹空（一曰柄幹通空），皮質皆純白，根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同（一曰周），可五大寸，圓繞周匝，以罩柄上，相遠不相著也。其似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

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必動葉如舞也。

護門草，常山北草名護門，置諸門上，夜有人（一曰物）過，輒叱之。

仙人條，出衡岳，無根蔕，生石上，狀如同心帶，三股，色綠，亦不常有。

睡蓮，南海有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屯田韋郎中從事南海親見。

蔓金苔，晉時外國獻蔓金苔，爇之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上，光泛鑠日如火，亦曰夜明苔。

異蒿，田布悅之子也。大和中嘗過蔡州北，路側有草如蒿，莖大如指，其端聚葉似鵲巢在顛，折視之，葉中有小鼠數十，纔若皂莢子，目猶未開，啾啾有聲。

蜜草，北天竺國出蜜草，蔓生，大葉，秋冬不死，因重霜露，遂成蜜，如塞上蓬鹽。

老鴉笊離，葉如牛蒡而狹，子熟時色黑，狀如笊離。

鴨舌草，生水中，似蓴，俗呼爲鴨舌草。

胡蔓草，生邕容間，叢生，花偏如梔子稍大，不成朵，色黃白，葉稍黑，誤食之，數日卒，飲白鵝鴨血則解，或以一物投之，祝曰：我買你食之，立死。

銅匙草，生水中，葉如剪刀。

水耐冬，此草經冬在水不死，成式於城南村墅池中有之。

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

水韮，生於水湄，狀如韮而葉細長，可食。

地錢，葉圓莖細，有蔓，生溪澗邊，一曰積雪草，亦曰連錢草。

蚍蜉酒草，一曰鼠耳，象形也，亦曰無心草。

盆甑草，即牽牛子也，結實後斷之，狀如盆甑，其中有子似龜，蔓如薯蕷。

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隔，味如胡桃，或言蠻中藤子也。

油點草，葉似莙薘，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三白草，此草初生不白，入夏葉端方白，農人候之蒔田，三葉白，草畢秀矣，其葉似薯蕷。

落迴，一曰博落迴，有大毒，生江淮山谷中，莖葉如麻，莖中空，吹作聲如勃邏迴，因名之。

蔄蘄，根大如椀，至秋葉滴露，隨滴生苗。

鬼皂莢，生江南地澤，如皂莢，高一二尺，沐之長髮，葉亦去衣垢。

通脫木，如蜱麻，生山側，花上粉主治惡瘡，心空，中有瓤，輕白可愛，女工取以飾物。

毗尸沙花，一名日中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

左行草，使人無情，范陽長貢。

青草槐，龍陽縣裨牛山南有青草槐，叢生，高尺餘，花若金燈，仲夏發花，一本云迄十秋。

竹肉，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代竹皆向北，有大樹雞如桮棬，呼爲胡孫眼。

盧山有石耳，性熱。

野狐絲，庭有草蔓生，色白，花微紅，大如粟，秦人呼爲野狐絲。

金錢花，一云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荷，漢明帝時池中有分枝荷，一莖四（一曰兩）葉，狀如駢蓋，子如元珠，可以飾珮也。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

夢草，漢武時異國所獻，似蒲，晝縮入地，夜若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帝思李夫人，懷之輒夢。

鳥蓬，葉如鳥翅，俗呼爲仙人花。

雀芋，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濕處復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僵。

望舒草，出扶支國，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卷。

紅草，山戎之北有草，莖長一丈，葉如車輪，色如朝虹，齊桓時，山戎獻其種，乃植於庭，以表霸者之瑞。

神草，魏明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疏，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三蔬，晉時有芳蔬園，在墉（墉一曰金）之東，有菜名芸薇，類有三種，紫色爲上蔬，味辛，黃色爲中蔬，味甘，青者爲下蔬，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菜，可以藉食。

草中芥，末多國出也，取其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長三尺，乃植於地。

水網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網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尺，有似網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

地日草，南方有地日草，三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之馭以手掩烏目，食此則□悶不復動。東方朔言：爲小兒時，井陷，墜至地下，數十年無所寄託，有人引之，令往此草中，隔紅泉不得渡，其人以一隻履，因乘泛紅泉，得至草處，食之。

挾劍豆，樂浪東有融澤之中，生豆莢，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

牧靡，建寧郡烏句山南五百里牧靡草，可以解毒，百卉方盛，烏鵲誤食，烏喙中毒，必急飛牧靡上，啄牧靡以解也。

酉陽雜俎卷二十

肉攫部

取鷹法，七月二十日爲上時，內地者多，塞外者殊少，八月上旬爲次時，八月下旬爲下時，塞外鷹畢至矣。

鷹網目方一寸八分，從八十目，橫五十目，以黃蘗和杼汁染之，令與地色相類，蟲蟲好食網，以蘗防之。有網竿、都杙、吳公、磔竿二，一爲鶉竿，一爲鴿竿，鴿飛能遠察，見鷹常在人前，若竦身動盼，則隨其所視候之。

取木雞、木雀、鶉，網目方二寸，縱三十目，橫十八目。

凡鷙鳥雛生而有慧，出殼之後，即於窠外放巢，大鷙恐其墜墮，及爲日所曝熱暍致損，乃取帶葉樹枝插其巢畔，防其墜墮及作陰涼也。欲驗雛之大小，以所插之葉爲候，若一日二日，其葉雖萎而尚帶青色，至六七日，其葉微黃，十日後枯瘁，此時雛漸大可取。

凡禽獸必藏匿形影，同於物類也，是以蛇色逐地，茅兔必赤，鷹色隨樹。

鷹巢一名菆，鷹呼菆子者，雛鷹也，鷹四月一日停放，五月上旬拔毛入籠，拔毛先從頭起，必於平旦過頂至伏，鶉則止，從頸下過颺毛，至尾則止，尾根下毛名颺毛，其背毛并兩翅大鋼覆翮及尾毛十二根等并拔之，兩翅大毛合四十四枝，覆翮翎亦四十四枝，八月中旬出籠。

鶻角鷹等三月一日停放。四月上旬置籠。
鶻北回鷹過盡停放。四月上旬入籠。不拔毛。
鶻五月上旬停放。六月上旬拔毛入籠。
凡鷙擊等一變為鴘。二變為鴘轉鶬。三變為正鶬。自此已後。至累變皆為正鶬。
白鶬觜爪白者。從一變為鴘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若觜爪黑者。臆前縱理翎尾斑節微微有黃色者。一變為鴘。則兩翅封上及兩髀之毛間似紫白。其餘白色不改。
齊王高緯武平六年。得幽州行臺僕射河東潘子光所送白鶬。合身如雪色。臆前微微有縱白斑之理。理色曖昧如纖。觜本之色微帶青白。向末漸烏。其爪亦同於觜。蠟脛並作黃白赤。是為上品。黃麻色。一變為鴘。其色不甚改易。惟臆前縱斑漸闊而短。鴘轉出後。乃至累變。背上微加青色。臆前縱理轉就短細。漸加膝上鮮白。此為次。青麻色。其變色一同黃麻之鴘。此為下品。　又有羅烏鶬。雜麻鶬。鶬一曰鶻。
白兔鷹。嘴爪白者。從一變為鴘。乃至累變。其白色一定。更不改易。嘴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臆前縱理及翎尾斑節微有黃色者。一變背上翅尾微為灰色。臆前縱理變為橫理。變色微漠若無。髀間仍白。至於鴘轉已後。其灰色微褐而漸漸向白。其觜爪極黑。體上黃鵲斑色微深者。一變為青白鴘。鴘轉之後。乃至累變。臆前橫理轉細。則漸為鴿色也。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兔鷹一聯。不知所得之處。合身毛羽如雪。目色紫。爪之本白。向末為淺烏之色。（一曰目赤色。爪之本色白。）觜蠟脛並黃。當時號為金腳。
又高帝（齊。一曰高）武平初。領軍將軍趙野叉獻白兔鷹一聯。頭及頂遍看悉白。近邊熟視。乃有紫跡在毛心。其背上以白地紫跡點其毛心。紫外有白赤周繞。白色之外。以黑為緣。翅毛亦以白為地。紫色節之。臆前以白為地。微微有纖赤縱理。眼黃如真金。觜本之色微白。向末漸烏。蠟作淺黃色。脛指之色亦黃。爪與觜同。

散花白。觜爪黑而微帶青白色者。一變為紫理白鴘。鴘轉以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紫漸減成白。其觜爪極黑者。一變為青白鴘。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作灰白色。
赤色。一變為鴘。其色帶黑。鴘轉已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其背色不改。此上色也。
白唐。一變為青鴘。而微帶灰色。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
鵲爛堆（一曰鵰。又曰雉。）黃。一變之鴘。色如鶖鶖。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黃色。一變之後。乃至累變。其色似於鶖鶖。而色微深大。況鵲爛雉黃變色同也。
青斑。一變為青父鴘。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微微漸白。此次色也。
白唐者黑色也。謂斑上有黑色。一變為青白鴘。雜帶黑色。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漸漸微白。

赤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鴘。其色多黑。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轉細。臆前黑雜漸褐。世人仍名為黑鶬。
青斑唐。謂斑上有黑色也。一變為鴘。其色帶青黑。鴘轉之後。乃至累變。橫理雖細。臆前之色仍常暗黲。此下色也。
鷹之雌雄。唯以大小為異。其餘形像本無分別。雉鷹雖小。而是雄鷹。羽毛雜色。從初及變。既同兔鷹。更無別述。雉鷹一歲。臆前縱理闊者。世名為鴿斑。至後變為鴘鶬之時。其臆縱理變作橫理。然猶闊大。若臆前縱理本細者。後變為鴘鶬之時。臆前橫理亦細。
荊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有餘。便烏而快。一名沙裏白。生代北沙漠裏荊窠上。向鴈門、馬邑飛。
代都赤者。紫背。黑鬚。白毛。三斤半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川赤巖裏。向靈邱、中山、白鵰飛。
漠北白者。身長且大。五斤有餘。細斑短脛。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不知遠近。向代川中山飛。一名西道白。
房山白者。紫背細斑。三斤已上四斤已下。便兔。生代東房山白楊櫻樹上。向范陽、中山飛。
漁陽白。腹背俱白。大者五斤。便兔。生徐無及東西山。一名大曲小曲。白葉樹上生。向章武、合口、博海飛。
東道白。腹背俱白。大者六斤餘。鷹內之最大。生盧龍和龍以北。不知遠近。向渙休、巨黑、（一曰黽）章武、合口、光州（一曰川）飛。雖稍軟。若值快者。越於前鷹。十黃。所在山谷皆有。生柞櫟樹上。或大或小。
黑皂鷴。大者五斤。生漁陽山松杉樹上。多死。時有快者。向章武飛。　白皂鷴。大者五斤。生漁陽。白道河陽漠北。所在皆有。生栢枯樹上。便烏。向靈邱、中山、范陽、章武飛。　青斑。大者四斤。生代北及代川白楊樹上。細斑者快。向靈邱山、范陽飛。
鶵鷹。荏子。青黑者快。蛻淨眼明。是未曾發雛。尤快。若日多膠。蛻不淨者。已發雛矣。不任用。多死。又條頭無花。雖遠而聚。或條出旬然作聲。短命之候。口內赤。反掌熱。隔衣蒸人。長命之候。疊尾。振捲打格。雙立理而毛。藏頭睡。長命之候也。
凡鷙鳥飛尤忌錯喉病。入叉十無一活。沒在咽喉骨前皮裏。鈌盆骨內。膝之下。
吸筒。以銀鍱為之。大如角鷹翅管。鷹已下。筒大小准其翅管。
凡夜條不過五條。數者短命。條如赤小豆汁與白相和者死。
凡網損。攊傷。兔蹋傷。鶴兵爪。皆為病。

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柯古多奇編祕籍。博學強記。故其撰多非耳目所及也。昔于私第懸裡得片鐵。命周尺量之。笑而不言。置之秘室。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其博物殆張茂先之流耶。予向欲梓其全集。與溫飛卿諸公並行。而姑先以此為嚆矢云。湖南毛晉識。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第一卷

支諾皐上

第二卷

支諾皐中

第三卷

支諾皐下

第四卷

貶誤

第五卷

寺塔記上

第六卷

寺塔記下

第七卷

金剛經鳩異

第八卷

支動

第九卷

支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支諾皐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㐌。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㐌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㐌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㐌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旁㐌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㐌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㐌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㐌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㐌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糠（一作塘）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一作灘）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跡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觀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閾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縫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為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鈎）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為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赬鬐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為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里（一作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即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麄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為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鄰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即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即為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為禖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為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為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為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和視.左髆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即為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即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箑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為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為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豬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廄.潛身草積中.屏息.

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為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鬅鬙.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弄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為.漸逼近.乙因擒之.蹁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忠）.言住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為坊市之患.常臂鷂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為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鷂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為我暫留.具少酒.鬼因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為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為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為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為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甯采.圖為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為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紿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為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甯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為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想.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為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鄰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

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鄰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鄰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爲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鄆州舉其先同塋，（一作兄櫬，）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爲穴，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停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廟，體仆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噫嚱不安，因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賊稹（一作劉稹，）阻兵，誼爲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滁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廳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欹（一作檄，）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可盛，其下漸闊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懺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命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稹阻命之時，臨洺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韋邈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渡水中流，見二吏賫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壙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豔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麁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紅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蠹枝翻履，有慚於黔婁，攜植系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耳，

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支諾皐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踴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敕勒，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於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穫，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歘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其妻，妻亦卒，適乳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猩，赤如火，從病者腳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房，見其

物潛走竅中。其宗擧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與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擧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遲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既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既無託。願執爨井竈。王申即日倩衣貰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即梁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擧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狎暱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鬭牛脫其一角。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過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冰。即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即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髣髴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搐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即愈。

相傳人將死。蟲離身。或云取病者蟲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蟲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

日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擧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驍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涅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對鍼染。盎涅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爲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敕劍召之。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於酒上。瞻乃匿劍躧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汁。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爇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擧伐折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觀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漏。大如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羃巾網獲一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若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瑯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擧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覺。即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

篋鑱出。磚亦隨合。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畚鍤。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璉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先縣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帚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麄。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蹋屣。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颯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室。門牀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而去。宜乎。

寶曆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廳廚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拊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腳。以二十鐶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卽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戲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第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常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掏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

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襆。內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襆。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中。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攜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嚙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常夜度橋。見羣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卽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衝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某此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鎮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卽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日。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鎮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婿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歇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凡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支諾皐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癇疾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宏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齎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宏義．吏又曰．宏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篾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為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迴還俗了領來．僧遂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攜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鋌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闊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鐶．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一作文昌）．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璚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殁．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為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為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為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太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腳．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荊州百姓孔謙蚓．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荊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為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睹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置砧斮之．苦若脫廣．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洎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郅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睹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房中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瓶．覆以木盤．視之．有顱骨大方隅．頰下齶骨兩片．長八寸．開罅徹上．容斂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尼所產．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為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

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構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纍石象佛。默期冥助。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脈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荊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廝（一作）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腥不可飲。　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　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卽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寐。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荊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給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蹲。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諸榻。日夕薦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盌。卽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鑿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

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宏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生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元之。旣覩。勅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元之素厚嚴師。因爲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虵如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元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鉤鎖。附苔絡蘚。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倂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卻來取。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玄宗真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棲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千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翱等五人爲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糧。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麤率。勇於私鬬。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臥塚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左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

儻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尚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緡之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蟒。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糧持錫。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跰𨁏。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歘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钁斲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即着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飧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臬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劾步漸趍。以至蓦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冪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咒効亦歇。

秀才田曄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覆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

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朮及伏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元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

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可免也。元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予因讀座右方。謂之蹙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爲繆。（音謬）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直書直省者云寓直。實爲可笑。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嘲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效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竹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蘖丸於地。圓者趣窪。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

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聞。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荊州書告耽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博陵崔諶。暹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聻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爲聻合滄耳也。

予在秘邸。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鏊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趁蛇鸛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烟薰水蚍。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鐵上猢猻。

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

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買酒。少有醉時。其友題其門閣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令吉矜之。予無不記者。談數云。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元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爲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厮雅無道。內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沈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强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妊。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闍者誤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棋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爲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婿。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阪。胡言連蹇。譯瘖且聾。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予別著麟涉好爲查語。每云大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自穿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

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敘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獨坐。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藉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嶽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强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元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嶽。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躅。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愼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元績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驚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元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痆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效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尙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

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詰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嶽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赧。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尙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詵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詵微瞚。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擽身鳥外。詵曰。吾前心於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邱子。壺邱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邱子。壺邱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邱子。壺邱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邱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邱子。立未定。失而走。壺邱子

曰吾與之處而倚移因以爲方臟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寬是事也如昔時有人百鄉百盧王衍曰後鄉似前鄉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露筋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語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宏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北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爲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獐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爲獐形自獐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譬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以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貙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傳元賦云薦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燕（一作）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蝨心既盡飛衛之術計天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

予未齔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幕中有一客於宴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椀（一作椀）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僞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箸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檳榔護雀網爲罘罳其淺誤也如此禮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列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罘罳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

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予自築作已來凡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爲鏡罘罳事

世說銜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燕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燕胸斑黑聲大者是胡燕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眞僞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爲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也摯虞初禮（一曰顧）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

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效之目爲藏鉤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鉤摳者憚黃金摳者惛殷敬順敬訓曰摳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爲戲也

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棊用棊二十四以色別貴賤棊絕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棊依六博棊形（一云依大棊形）頗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開（一作聞）者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相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石座見云使爲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爲貌䫏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䫏體通說甚重之注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是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齋會說光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采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無齒爲繩三齒爲雜繩今樗蒲采行十一字棊皆許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毅後擲得雉

今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

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家承之不改。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斟。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漢殊絕。猶奏中嚴外辦。非也。

昬婚禮必用昬。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質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昬。謬之大者矣。夫宮中祭邪魅及非竊則用昬。又今士大夫家昬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壻為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為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母卺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五

寺塔記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祕書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于故簡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為名。新記云。優塡像。總章初為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塡在荊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栴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賫來者。○髮塔內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髮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旃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然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

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輠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貉子聽經。齋時鳥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蹈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陀以粉畫壇。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左顧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牆。其形大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勅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筩。今部落鬼神形像墮壞。唯天王不損。

【辯】二十字連句　乘晴入精舍。語默想東林。盡是忘機侶。誰驚息影禽。善繼　有松堪繫馬。遇鉢更投針。記得湯師句。高禪助朗吟。柯古　一雨微塵盡。支郎許數過。方同嗅薝蔔。不用算多羅。夢復　○蛤像二十字連句　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柯古　相好全如梵。端倪祇為隋。寧同蚌顆惡。但與鷸相持。善繼　○聖柱連句上有鐵索跡　天心助興詫。聖跡此開陽。柯古　栽想雷輪重。縈疑電索長。善繼　上衝扶蟠蟀。不動束鋃鐺。柯古　飢烏未曾啄。乖龍畢敢藏。善繼

【語】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　一實之數。無鈎不可。邊上人　唯猴可伏。非驢所堪。柯古　坑中無底。跡中無勝。文上人　與馬同渡。負猿而行。善繼　色青力劣。名香幾重。夢復　尾既出腸。身可取與。約上人　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　形如珂雪。力絕羈靮。善繼　園開脅上。河出鼻中。柯古　一醉雖調。六對曾勝。日萬上人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元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禪師法空影堂。世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風。常於空室埋一柱。鎖之。僧難輒愈。○佛殿。開元初。元宗拆寢室施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懷遠坊。後為延火所燒。唯像獨存。法空初移像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爐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嚇嚇有聲。迸分竟地為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處為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夢一僧形容奇偉。訴曰。暴露數月。豈聖君意耶。及明。駕幸驗問。如夢。卽令移就堂中側。施帷帳安之。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人。

【辯】紅樓連句　隱侯憐。重疊碎晴空。餘霞更助紅。蟾蜍近鵷鷺。鳥道接相風。善繼　苔靜金輪路。雲輕白日宮。元和中。帝李此宿。壁詩傳謝客。[illegible]門牓占休公。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紅樓集。柯古　○穗柏連句　一院暮雜侵。群青可影深。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衿。柯古　宿雨香添色。殘陽石在陰。乘閑勸詩思。助

靜人觀心。善繼 ○題璘公院 一言至七言每人占兩題 靜慮熟。際安居。夢復 龕燈斂。印香除。東林賓客。西澗圖書。

蠻外垂青豆。經中發白蓮。縱辯宗因袞袞。忘言理事如如。柯古 泉嵐定將入流否。隣笛足疑清梵餘。柯古 善繼

【語】徵釋門中僻事 須對 廉字。沙燈。華綿。象鷹。入昇上 集慧地。劫殿林。柯古 夜讀不見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宏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入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華嚴院中鍮石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嵌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甃亂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恆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寶息。上柱國眞德。爲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善繼 疑外國物。

【辭】吳畫連句 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鬼神如脫壁。柯古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夜窰窣時。安知不霹靂。善繼 此際忽仙子。獵獵衣鳥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夢復 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一作峙 蒼峭束高泉。角睞警欹側。柯古 冥獄不可視。毛戟脈流液。苟能水成剎。那更沉火宅。善繼

【語】各錄禪師佳語 闍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道。柯古 荊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繼 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夢復

題約公院四言 印火熒熒。燈續焰青。善繼 七俱那呪。四阿含經。柯古 各錄佳語。聊事素屏。夢復 丈室安居。延賓不扃。入昇上

大同坊靈華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華。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勅改爲靈華。儼卽康藏之師也。康本住靖恭里。甞曲觀光如輪。衆人皆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畫蹟拙俗。○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聖畫堂中構大坊爲壁。設色煥縟。本御武宗畫。不知何以得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燈照室。可閉戶六月。終經之。餘四日未滿。遂開戶。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修此說也。堂中有于闐鍮石立像。甚古。○遊目記所說刺栢。太和中伐爲殿材。

【辭】偶連句 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入昇上 清香惹苔蘚。忍草雜蘭蓀。夢復 捷偈飛箝答。新詩倚杖論。

柯古 壞幡標古刹。聖畫煥崇垣。善繼 豈慕穿籠鳥。難防在牖猿。柯古 一音唯一性。三語更三番。善繼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猶入神。○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蹟不工。故止一堵。

【辭】僧房連句 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傅巖。蝶閑移忍草。蟬曉揭高杉。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茝函。井通松底脈。書拆洞中緘。善繼 ○哭小小寫眞連句 如生小小眞。猶自未棲塵。夢復 輪狹將離壁。斜柯欲近人。柯古 昔時知出衆。情寵占橫陳。善繼 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隣。夢復 庾樓吹笛裂。宏閣賞歌新。柯古 蟬怯折腰步。蛾驚半額嚬。善繼 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柯古 復隴迷村徑。重泉隔漢津。夢復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爲鱗。善繼 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柯古

安邑坊玄一作元法寺。初居人張頻宅也。嘗供養一僧。僧以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閤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冤。悽悔不及。因捨宅爲寺。鑄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書嚴命徹障登楊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謂侍郎錢起郎中讚。○曼殊院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法凝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輙。

徵內典中禽事須切對 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夢復 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善繼 其命是化。人數論貪。柯古 木解出籠。豈能獻果。入昇上 鷄居其上。鷹墮於前。柯古 巢頂既安。人影不怖。字中疑鶴。一作鸛 珠裏認鵝。柯古

○徵獸中事須切對 金翅鳥王。銀角犢子。柯古 地名鹿苑。塔號雀離。善繼 啄啄同時。獼猴調伏。入昇上

○徵馬事 加諸毬毒。乾陟。善繼 馬寶。夢復 馱經。柯古 愛馬。入昇上 紺馬。善繼 馬麥約食糠。柯古 鐵馬。入昇上 先陀和。柯古 勝步。入昇上 遊人正路。柯古

小康坊菩提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傳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人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元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膝。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污。無虞臂胛肥。蓋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廉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缾甕於兩廡下。引吳道元觀之。因謂曰。檀越爲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許。予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中三門內東門塑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工也。其側一鬼有齧。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病。口曰如之。○

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意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嘗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䞋。齋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慙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膋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為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束草師。

【辯】書事連句　悉為無事者。任被俗流憎。（夢復）客異干時客。僧非出院僧。（柯古）遠聞疎磬韻。曉辨密龕燈。（善繼）步觸珠幡響。吟窺鉢水澄。（夢復）句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柯古）靜裏已馴鴿。齋中亦好鷹。（善繼）金塗筆是褻。彩溜紙非繒。（升上人）錫杖已剋鍛。田衣從壞塍。（柯古）古林類一一。香卷箭賴長肱。（善繼）佛日初開照。魔天破幾層。（柯古）呪中陳秘計。論處正先登。（善繼）勇帶綻（綻疑作綻）針石。危防邱井藤。（升上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六

寺塔記下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虢國夫人宅。安祿山偽署百官。以田乾真為京兆尹。取此宅為府。後為郭曖駙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為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繡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末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韻詩題此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日月金輪動。旃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翅。鐘挂鳳皇樓。非因見勅賜衣。

儭釋門衣事諧須對　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五納。三衣。（善繼）瓶帔。斗藪。（升上人）壞衣。敝身。（約上人）畜長十日。應作三誌。（入上人）雜身四寸。掩手兩指。（柯古）瓔形。刀殘。（善繼）其形如稻。其色如蓮。（升上人）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徵詔云。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蟲蟻。又以複素漉水。有蟲投一井水中。號護生井。至今涸。又鑄銅蠵為凶烟燈。天下傳之。今曼殊院嘗轉經。每賜香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

尉遲畫。下層窗下吳道元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廷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實。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辯】中禪師影堂連句　名下固無虛。敖曹貌嚴毅。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善繼）一言當要害。忽忽醒諸醉。不動須彌山。（如須彌一云不動）多方辨無匱。（夢復）坦率對萬乘。偶答無所避。爾如毘沙門。外形如脫屣。（柯古）但以理為最。不語怪力事。木石摧貪高。慈悲引貪恚。（升上人）當時乏支許。何人契深致。隨宜詎說三。直下開不二。（柯古）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于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疋換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于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元宗賜高力士。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勑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于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辯】先天幀讚連句　觀音化身。厥形孔怪。龐腦淫厲。衆魔膜拜。（善繼）指學淵紛。勝列區界。其事明張。何不可解。（柯古）閻浮德川。大士先天。衆像參羅。曒曒田田。（夢復）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繹。浩汗連綿。（善繼）焰摩界域（域一作滅）。洛迦香躔。正念歸依。衆害如蠲。（柯古）戾淬可汰。癡膜可蛻。稽首如空。睟容若睇。（善繼）闍提墨尿。瞋而為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微　高力士呼二兒。（柯古）呼阿翁。（善繼）呼將軍。（夢復）呼火老。（柯古）五輪礎。（善繼）初施榮戟。（夢復）常臥鹿床。（柯古）長六尺五寸。（善繼）陪葬泰陵。（夢復）詠薺。（柯古）嵩成印。（善繼）上闕下闕。（夢復）麥粳。（柯古）呂氏生綻。（善繼）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脩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煙可懼。東廊樹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元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

大曆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善繼云.合是劉銘.（一作銘）○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恭帝終此堂.（一作雍村）（雍村）○三門外畫.亦皇甫軫跡也.金剛舊有靈.大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稚齒俊俏.常悅西鄰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門.有巨蛇束之.俱卒.○佛殿內西座蕃神甚古質.貞元已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于壇而誓.相傳當時頗有靈.

【辭】三階院連句　密蕊助堂堂.隋人歌壓桑.雙弧摧孔雀.一矢隕貪狼.（柯古）百步望雲立.九規看月張.獲蛟徙破浪.中乙漫如墻.（善繼）還似貫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爲滅射天狂.（柯古）絕藝卻南牧.英聲來鬼方.麗龜何足敵.殪豕未爲長.（善繼）龍臂勝猿臂.星芒起箭芒.虛誇絕高鳥.垂拱議明堂.（柯古）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佛堂於此.重建此寺.寺內舊有池.下永樂東街數方土塡之.今地底下樹根多露.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并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乘象輿.羽衛四合.街中餘香.數日不歇.景龍二年.又賜眞容坐像.詔寺中別建聖容院.是元宗在春宮眞容也.先天二年.勅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修之.○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畫跡甚異.鬼所執野雞.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眞畫.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猶工.○寺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深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爲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冤.乃上鐘樓搖啓僧伽而碎身焉.恍惚聞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就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因聞之.悔愧自服.奴竟無事.

【辭】贈諸上人連句　翻了西天偈.燒餘梵字香.撚眉愁俗客.支頰背殘陽.（柯古）洲號唯思沃.山名秖記匡.辨中摧世智.定裏破魔強.（善繼）許獻歸心徹.湯休詩思長.朗吟疎磬斷.久語貫珠妨.（柯古）乘輿書芭葉.閒來入豆房.漫題存古壁.怪畫匝長廊.（善繼）

【事徵】釋門古今謎字　爭田書貞字.（善繼）焉兜知伯叔.（柯古）解夢羊負魚.（夢復）問入曰下人.（善繼）塔上書師子.（柯古）○徵前代關釋門佳話　何充志大宇宙.（善繼）此子疲于津梁.（柯古）生天在丈人後.（夢復）二何佞于佛.（善繼）同年答小如來五歲.（柯古）答四聲云天寶寺刹.（夢復）菩薩瞬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繼）周妻何肉.（柯古）

招國坊崇濟寺.寺內有天后織成蛟（蛟.志作紋）龍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辭】宣律和尚袈裟絕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鎖昆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葉相殘.（善繼）○和前云.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慚愧.斷續猶應護得龍.（柯古）○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疎.榆柳方迴屑.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柯古）半庭蒼蘚深.吹餘鳴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猶避陰.（善繼）僻徑根從露.閑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夢復）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

風飈一枝遒.閑窺別生勢.（升上人）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惆悵.爲與澄嵐隔.（柯古）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檀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辭】閑中好　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夢復）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柯古）閑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肇.畫中僧姓支.（善繼）

崇仁（一作義）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閒.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載贊.東廊北廂散馬.不意見者如將斷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異（一作眞）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茙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

【辭】諸畫連句　松梁體　吳生畫勇矛戟攢.（柯古）出奇變勢千萬端.（一作出奇驟變勢萬端.○善繼）蒼蒼鬼怪層壁寬.（夢復）覷之忽忽毛髮寒.（柯古）稜伽之力所疲癃.（一作所瘁）（柯古）李眞周昉優劣難.（夢復）活禽生卉推邊鸞.（柯古）花房嫩彩猶未乾.（善繼）韓幹變態如激湍.（夢復）惜哉壁畫勢未殫.（柯古）後人新畫何汗漫.（善繼）

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金身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太和中.賜白氍黃胯衫.寺墻西朱泚宅.

事徵　地獄等活.（約上人）八抹伽洛.（義上人）波吒.（升上人）壞從獄不生.（柯古）鉛河.（約上人）劍林.（義上人）烊銅.（升上人）諸上人以予該悉內典.請予獨徵.無中陰五無間.黑繩赤樹.火厚二百肘.風吹二千年.陸陁羅炭.鉢頭摩赫謨萬五十由旬.舌長三車.踰銅鷲鐵蟻.阿鼻十一義.九千鉢頭摩.如一婆訶麻.百年除一盡.（並柯古）

慈恩寺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勅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元以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宏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三藏謂才云.檀越平生未見太元.詔問須臾卽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卽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卽欲穿鑿.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析毫藏耳.袞袞不窮.凡數千言.才屈不能領.辭屈禮拜.○塔西面畫濕耳師子.仰摹蟠龍.尉遲畫.及花子鉢曼殊.皆一時絕妙.○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時常執爐循諸屋壁.有變相處.輒獻虔祝.年無虛月.又殿庭大莎羅樹.大曆中安西所進.其木檜賜此寺.四橛橛皆灼焦.其本大德行逢自稱之.一株不活.

酉陽雜俎續集卷七

金剛經鳩異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荊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洎韋之暮年。爲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于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于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嘌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所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于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于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靑龍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張鎰相公先君齊邱。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邱因衙退于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邱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忙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邱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爲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陷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迴。睹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曹吏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薑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劍南康鎭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髮繫撅。覆以驢毯。（氈一作）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

見金一鋌放光。止于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奮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章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床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豬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敗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設若干人齋。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幞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籍。知吏報云。昭本名劍。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歸。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即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迴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搖。亦以其跡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己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涔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迴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蚓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荊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曆初。(一云長慶)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櫑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忽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即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劍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嚙。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襆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于妻子。鄰人即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

今名永保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輸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胥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時。詣隣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遂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尙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于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靑腫。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尙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曆中。太原偸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冤。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于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舊嫌誣之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支動

北海有水兎。類顳顬。

鼠食鹽則身輕。

烏賊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爲戲物。

章舉每月三八則多。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傍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寘于右脚。右脚中有齒嚼之。方內于口。

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爲海朮。

貘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　又南方懸豺向人作聲。

衞公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觜似雞。身如魚。

衞公年十一過瞿塘。波中覩一物。狀如嬰兒有翼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即時不言。晚風大起方說。

何容赤沙湖食朱砂鯉帶微紅。味極美。

負朱魚亦絕美。每鱗一點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

蛇身一半已下鱗盡逆。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有李璧。時爲軸向予三從兄說。

南中瑇瑁斑點盡模糊。唯振州瑇瑁如舶上者。嘗見衛公先白書上作此瑇瑁字。

衛公言鵝警鬼。鵁鶄厭火。孔雀辟惡。

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彊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膽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距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章絢云。巴州兔作貍斑。

凡鷙鳥雄小雌大。庶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蚓必齧爲兩段。幾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鯸鮧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花爲蚓。

道書以鯉魚多爲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庶子張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豬肉也。

衛公嘗得鹹中異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公又說道書中言麞鹿無魂。故可食。

予幼時嘗見說郎巾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予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器而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牝象死。共瘞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蟹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虵浮江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

潛牛。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鬭。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貓目睛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貓。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

鼠。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腳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千歲燕。齊魯之間謂燕爲乙。作巢避戊己。元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記云。五百歲燕生胡髯。

鵪鴝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窠炙病者。疾立愈。

勾足。鸜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鬭狀。往往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

壁鏡。一日江楓亭會眾說單方。成式記治壁鏡用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爲膏塗瘡口即差。兼治蛇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已年不宜殺蛇。

大蝎。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紅蝙蝠。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蝙蝠。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知處。然後各致小口子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即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母者即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即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腳。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蜾蠃。今謂之蠮螉也。其爲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爲己子。蜂亦如此耳。

鯔魚。東南海中有溫州鯔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著而避風。此魚狀即與江河小鯔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黃魟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魟音烘。）

螃蟹。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離頭溺。一名螃蟹。其溺甚毒。

郫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劍魚。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爲名。虎魚老則爲鮫。江中小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金驢。昔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聖龜。福州貞元末有村人賣一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鍰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畜庭

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蓮根蠅。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蠅運粮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鄄州卜者。有書生住鄄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人値物埶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吉時焉。

五時雞。影娥池北有鳴琴苑。伺夜雞鳴。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鳥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

蟳見虎則跳入虎耳。

鷄子兩翅各有複翮。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翮出獵。必多獲。

世俗相傳云。鶴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獬豸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鬬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鼠膽在肝。活取則有。

酉陽雜俎續集卷九

支植上

衛公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卷上如蘆朵。蘂黃葉細。

鄗提櫨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卷心。心中抽莖高寸餘。葉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蘂。莖上黃葉。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蘂。花盛發如柿葉。蒂稜出蔣山。

溪蓀如高梁薑。生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蘇。花作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朵。

俱那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類木槲。出桂州。

瘴川花。若類海榴。五朵簇生。葉狹長重沓。承于花底。色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酋嶺。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溪。邛州亦有。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脈如筆跡。花蒂葉三瓣。瓣端分爲兩歧。其表色淺黃。近歧淺紅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爲朵。其簇一蘂。蘂如蓮房。色如退紅。出溫州。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如慎火草。出丹陽山中。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花色白。心黃。六瓣。出舶上。

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三賴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藥中最切用。

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耐日。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

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

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長一尺。

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蒂簇開。視一曰。日如槿。紅色。春秋皆發。非作杖者。

又言。衛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春秋皆發。

衛公又言。衛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棄知江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墻。隙植薔薇枝而已。

衛公言。有蜀花鳥圖。草花有金粟。石斛。水禮。獨角將軍。藥管。石斛。葉甚奇。根似櫻葉。大凡木脈皆一脊。唯桂葉三脊。近見菝葜亦三脊。

蕁根。蕁之絕美。江東謂之蕁龜。

王旻言。蘿蔔一曰。根葉並生熟俱涼。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爲桑槿。

金松葉似麥門冬。葉中一縷如金縷。出浙東台州尤多。

衛公言。迴訖草鼓如鼓。又難果能染。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又青州防風子可亂畢撥。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衛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校幾多。成式又嘗見衛公圖中有馮紹正雞圖。當時已畫牡丹矣。

衛公莊上舊有同心木芙蓉。

衛公言。金錢花損眼。

紫薇。北人呼爲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

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東都歷境有三溪．今張文規莊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瘦．今大如李．

廳黃薑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栢．及暮秋．葉上歛．俗呼合掌柏．

洛中鸎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碩又言．常處潘云．衡山石名樜．

三色石楠花．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衡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

處士鄭又元云．閩中多佛桑樹．樹枝葉如桑．唯條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紅者．

獨梪樹．頓邱南應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梪樹．

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魚甲松．洛中有魚甲松．

酉陽雜俎續集卷十

支植下

青楊木出峽中．爲床．臥之無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鄭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陰．蜀人呼爲楷木．

古文柱．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色綾木．彙山有色綾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爲枕．呼爲色綾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

黝木．節似蟲獸．可以爲鞭．

桄榔樹．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麵．大者出麵百斛．以牛乳噉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令畫工寫松．必數枝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漆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汎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泊下材．

交讓木．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敷榮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

三枝槐．相國李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

醋心樹．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鄰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于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鈎披蠹．再三鈎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爲女草．江湖中呼爲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爲名．

山茶花．山茶葉似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緋．十二月開．

異木花．衛公嘗獲異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歲發花唯木蘭．

王母桃．洛陽華林園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蔞．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國．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榛子．二年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東荒栗．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二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短氣而渴．

猴栗．李衛公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獮栗．形如素核．

儋崖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儋崖瓠．儋崖獺瓠成實．率皆石餘．

竈子寺竹．衛公言北都惟竈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大如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

石髮．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塞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縣破岡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云美倍諸菌．

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紅色者．

東官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凉郡．又以其地爲司諫都尉．東有蕪地．西臨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

槐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已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燒之香馥。

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乃還著巾中，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臯，而獻子諾之，是信臯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開曾孫某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坐，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取，今發明於此。　吳曾

附津逮祕書本酉陽雜俎卷首段成式序及續集卷末毛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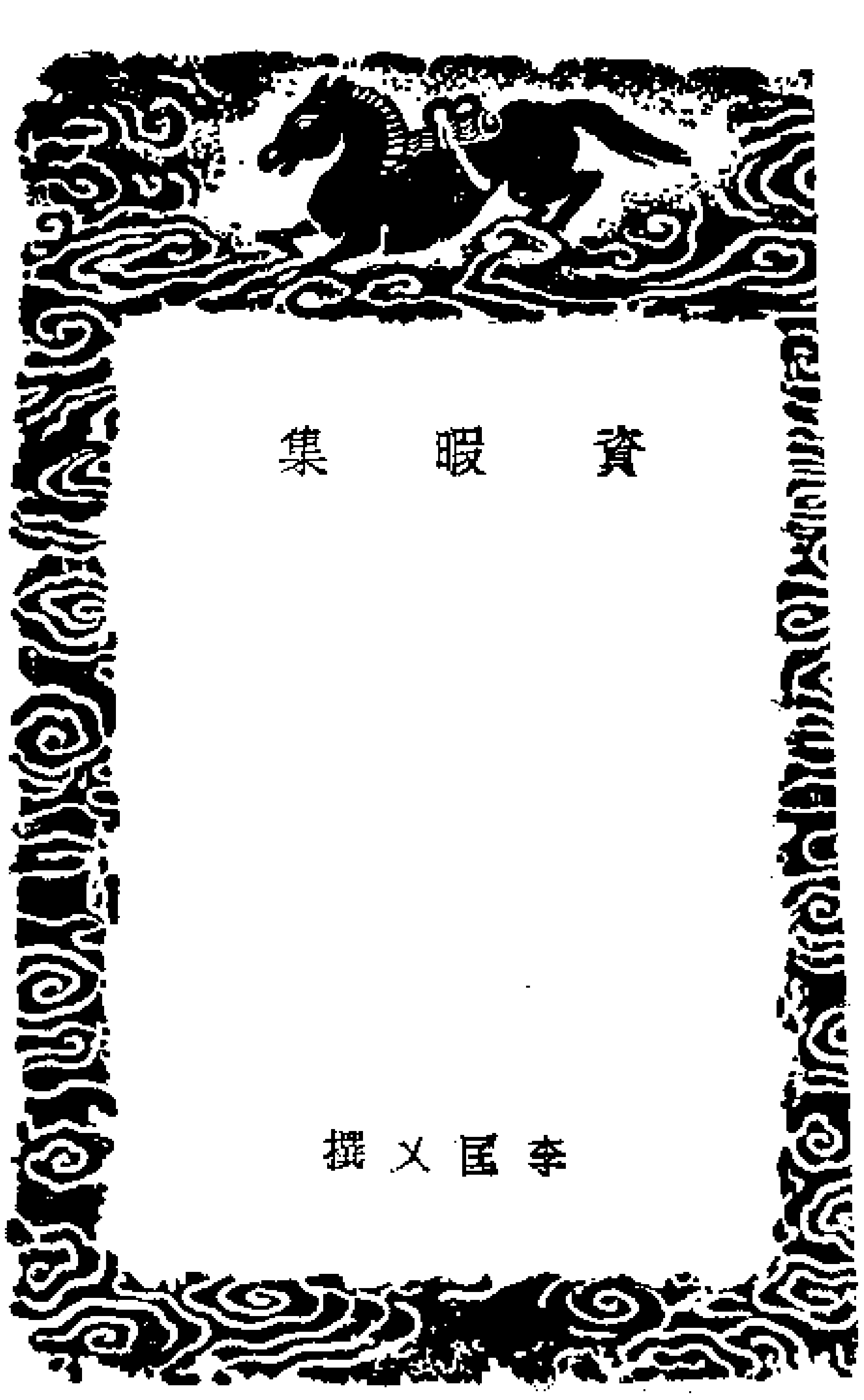
酉陽雜俎序

唐　太常少卿段成式撰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怪也，詩人南箕之奧，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怪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也。炙鴞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不以此間錄味也。

跋

酉陽雜俎前集，余既已梓之矣，茲續集也。前後俱有諾臯記，其命名之義，從來難解。宋人有以中行獻子許梗陽人巫臯事為解，理或近之。或曰，靈奇祕要辟兵法有呪曰諾臯，則益近於誕矣。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刹欲伴門事甚悉，庭書壁障繪畫，而不及土木之宏麗，蓋以文皇帝掃靖一處烟塵，使建一伽藍為功德，其筆畫之下，已有燕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不作贅疣也。若與楊衒之對案，西京東都，各自生面矣。酉嘉平月鐫工告竣，漫為識，湖南毛晉



資暇集提要

資暇集三卷，唐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乂，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文，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乂，諸書傳寫自誤耳。匡乂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鄭衆事云云，則當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即匡乂。書中但自稱守洺，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乂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謬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埭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尚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自序乃槩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嘗駁其傑直一條，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

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頗爲謬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踐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稱寧啗熊白一條，忽雜嘲謔雜事，於體例亦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啟將來之誤，角里作甪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撇別作用字之非。謂論語孝子書疑作甚疑，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盡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榜非上衙，而萬幾字誤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題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酇侯音贊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標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觧，屬南陽者音贊，匡乂已引鄭氏史記訓駁譏籛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資暇集卷上

隴西　李濟翁編

【車馬有行色】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柳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觀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謬歟。一本載其謎歟

【不拜單于】近代濟瑞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使熟，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寫升在甲等，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用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臥伏冰霜；仲師困無下拜，隔絕臨外，學者豈謊高而不解辭耶。一本無辭字

【行李】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㚔，傳寫之誤，誤作李焉。㚔古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角里】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鹿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虞將來之誤，直書祿里，可得而明也。案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角音餘，祿或作角，角字亦音祿。魏子、孔記、漢紀不得餘

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蕭上儒生.蕭旣在京之東.則角是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甪甪.然甪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睽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祿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鬊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陸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牙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謂讓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祿音.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懸而不樂矣.寔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歿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蓋痛其主人歿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旱潦】曲子名.并辭. 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蟲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乓爲下平.閒羅鳳爲閣羅鳳.蕃辭則河內王爲何柴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彈論.

【生子給】俗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媿怯.慮鬼物知而遞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

皇后誕女後.王苟欲悅后兄光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陵.漢書.陳涉將周章西入關.至戲.蘇林云.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㰁.音瓌.實語訛強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囘.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皆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蕃嵐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槐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瑰亦音囘.不音瓌.其瑰字音瓌者.是瓊瑰.音囘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今園廷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園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籞.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籞闌.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籞闌三字.

【月令】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書疑】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臥息也.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毋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亡字.毋字.毋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下亾.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字其義滋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先上无下無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雅.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

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廝心賊.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覈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遊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臘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爲炰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炰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翩對恍惚.則獨改翩翩爲翩翩.

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梟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卻犯國諱。豈唯矛楯而已哉。

【杜度】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晒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子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篇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劉則通名徹字犯漢武諱稱字通是也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為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篇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為一家。豈可不信杜篇論之本眞。而從韓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鵲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為據。斯甚疎闊。如此則當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今月門既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雁矣。若是採撥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者移於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譽王。固無忌諱。然欠審斟。若以諸王為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微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蓋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審詩文當悟。皆不可徵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歔欷。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詩矣。

【方寸亂】今見他人稍惑模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穎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為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為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弃蜀入魏。苟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妓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為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猗猗】詩衛淇澳篇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釋。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為白腳莎。或云。即鹿蓐草。又云。萹竹。似小藜。赤莖節。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萹竹。則明知非筍竹矣。今為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使襲其謬。殊乖斟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為昭明之弃也。故盡引陸郭之注疏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斷論。今秘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疊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鐫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萬幾字出於尚書皋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昔太宗為丞相時。於事勤。每經年。極溫思其稀遲而問。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頗得書義。近者改為樞機之機。豈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始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請長纓】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集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

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戾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敘請纓事。讀者[illegible]為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酇侯】漢相蕭何。封為酇侯。舉代呼為嵯。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睡。深可訝也。鄭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嵯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為指撝。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為嵯。遂使後學見今呼為嵯字。咸曰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學家自文穎孫檢盡龍駒及小顏之徒皆作贊音即不得云今多呼為嵯矣所以史學之者貸好學知司馬公之失矣。

【柏臺烏】御史臺有柏及烏。因在朱博之前也。漢書敘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為大司空。慮久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與正法度。因請能所任大司空。得為大夫。願盡力為百僚率。哀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為柏自博栽。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盡然也。

【除授】除授二字。當略分明。今多不能窮審意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自大曰。我乃掌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遺質書題之云。遂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訓新官。俾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為除。及被本語。則義旨宛在。今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為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山之館亭。俯以臨歧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尤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舊官與新人也。

【偏謝】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却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偏謝。其暗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賓暇集卷中

【甘羅】世成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戰國策云。爲呂不韋庶子。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武職。今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豎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揚州者。以其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合醬】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已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月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紿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令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救麴得法否耳。

【座前】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輕。遂擬坐前。無義

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字。差猶可矣。至如閣下字。蔡邕云。凡羣臣朝覲會遇。貴介將命。文書不相指斥。是以天子則曰陛下。太子曰殿下。公卿已下曰閣下。或云執事足下。侍者。陳劭云。此蓋謹漸之辭也。今無貴賤通書皆云閣下。其執事足下。不施用矣。侍者二字。移於道者僧徒山人處士之書。嗟。豈獨斯一二字乎。相倍與行路之人。紹其富貴。至有下恕孝之字。斯不當釋。奈體何。

【起居】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直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啓亦然也。

【不僅】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旬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變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廓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蠶蠶修辭賦。而廓不辨也毛。案劉氏代說。張濺父不才。濺祖鎮謂濺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濺僅數歲。斂手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誤諸。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劇丞相之甚。其謬厚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濺之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朝祥】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許其不待明日而歌斯夕。是以傷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徧示禮終。至明日。復營公務。無樂不爲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除喪。以爲明旦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今在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入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且月半。以朔望爲詞不見親賓。過節復如是。出何典歟。至有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以爲辭未敢聞命。非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禮外。罕安縞素而又公除之後。官人負此殷豐蓋僕多似爲中情哉。

【辰日】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誠爲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生所宜該。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寒食拜掃。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以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邀喝。又云。主人去墓百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在野。與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陵。並具公服。則四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改授皆見。所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時之享。布素哲去。襴衫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或往往仍有自宅使麻衣絲履而去。尤爲不可。或曰今有服在據。或有巾纔行上墓參辭禮。余諱不敢且又新歸參辭。具叙襴袖。夫兒郎既衫鞋。郎須新歸素色襆鞋。大爲宜也。

【忌日】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除訃不開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晚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齋閤。傲不韋之疏慢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容蓋得議非。暮當賓慰弔。不必盡俟客適者同也。其書也尺題留而不復。親戚來而不恒。音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拘彈。訪人辭酒。豈時之雅。媚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飡。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耶。或聞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嘗撫閱。莫究其端。近見憲郎中室云。合作武豹字。俗有得處偶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自恰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憲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官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從】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中簡笏發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讓之去就也。意者偏遂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簡笏前引以為尊殿乘。訖而無序。何耶。

【拜禮】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稽首、頓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誠靈而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卑謙太過。及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蓋禮深拜。又書狀弔慶辭謁。並削去拜字以敬僚官。都乖古風。

【卜則媼】非卜筮者。必話桑道茂之行。有媼一無所知。大開卜肆。自桑而卜回者。必曰媼於桑門置卜。其神乎。俾來覆之。桑言休則媼言咎。桑言咎則媼言休。厲後中否。桑媼各半。或有折話者曰。斯管公明門前媼也。咸訝矣。案符子云。齊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蓋是子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急急如律令】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為零。音若毛詩盧重令之令。若人姓令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永樂冢】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為東王公墓。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為東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為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為東里子產矣。光祿坊內亦有古冢。新記不載。時人以與永樂者對。遂目為王母墓。張郎中謨云。嘗於雜鈔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陵母墓。以聲呼為王母。所以東呼為王公。故附于注。

【蜀馬】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為蜀馬。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為宣州蜀馬。語習不悟。

良可笑焉。有似中宗時時人呼姚祈相為陝州吳兒。同州杜擧亦然。

【懸融】今有要局取道人行五棊。謂之懸融。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懸戎者。今之懸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錢戲】錢戲有每以四文為一列者。即史傳所云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訛其音。若攤為蚕蛇反音。鋪為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率作樗蒲字。何貶樗蒲之甚耶。案樗蒲起自老子。今亦為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倏然可見。

【寓直】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徒以當直字俗稍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二字。出於潘岳之為武賁中郎將。宿朝未有將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學自居第而稱僑儻也。

【端午】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二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

【俗字】俗字至夥。芻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趨。今皆以多居走。非也。音馳。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譚】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為刺史。謂般涉為官涉。謂茜為蒨。貪魚謂鯽為桂。以獵為紀。人振鼻為噴鼻。吐口為寶富。殊不知噴噦者音脫。鼻府氣噦出。驅骭為醍。前刀為箭。帽為蓋。禮為卑。保為補。娶為通。藝為歩。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挽歌】代云挽歌始自田橫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上馬】自使服乘馬已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恭尊高。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戴首面。如之何。

資暇集卷下

【非麻胡】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玭。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閩閻孩孺相脅云。薛尹來。咸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麻祜廟在睢陽。鄜方節度李丕即其後。丕爲重建碑。

【不及剉】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弃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剉。復訛爲唾爾。

【三臺】今之䣬酒。䣬合作嗺。嗺。促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䣬字。貴達近易識爾。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借借上子亦反。下子夜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爲癡。

【卷白波】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龍鍾】頃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輒以愚見。鍾卽涔爾。涔與鍾並踏足所踐處。則龍

之致雨上下所踐之義。因淋漓灑潑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嚏咒】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鄙風終風注。嚏猶愢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愢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咒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

【阿茶】公郡縣主宮禁呼爲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爲宅。四海爲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爲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爲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爲宅焉。

【下俚】俗呼下俚家爲嘉李家者。俗人呼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聯下字呼。因改爲嘉下聲遂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嚬嚬然。宜呼爲羊聲。義取報羔羊跪哺。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俗命如廁爲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溺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溺。因影爲沃頭焉。

【車輊】俚語以車頓前爲輊者。乃由不識輊字故也。輊音致。詩云。如輊如軒。前重爲輊。後重爲軒。俚見輊字似桎字。便以支乙音呼。俚語之譌。故此者。觸類而思。從可知矣。至如見馬首之低者。遂爲頭質。乃由車質之誤也。亦宜云頭輊。其義與車同矣。

【竹笪】籧篨因江東呼爲笪。今京洛皆呼爲竹笪。今俗字音笪爲怛。蓋此字音旦。又音闥。當是有於宜旁書旦。轉二音者。遂誤合二音反謂是怛。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闥音。爲輕薄所嗤。曰眞村裏書生。余應之曰。籧亦呼作旦音。知乎。若是者乂多。難悉言。

【驢爲衛】代呼驢爲衛。於文字未見。今衛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鞦有槽。譬如諸衛有冑曹也。因目爲衛。自前漢有虎賁郎吏居之。今則衛士處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廬舍以宿衛士是也。

【奴爲邦】呼奴爲邦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豎。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爲豎。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誤犯歡。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鄙寮以豎同音。因目奴爲邦。義取邦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豎爲樹。故歡後爲言。今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邦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措大】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因總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敍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南土有木。以抱爲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嫈水沫。依松而成。假松之氣。樹。故其臭芳。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脚。誠哉斯言。然余爲南漳守。命工爲廁匣筒韓。抑造清明毬卵。輕齋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陶牋】松花牋。代以爲薛陶牋。誤也。松花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牋長之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稠桑硯】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愍之叔翁宰虢之朱陽邑。諸季父溫清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於澗側見一紫石。憩息于上。佳其色。且欲□□□□□□□隨至。遂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後無刓缺。乃曰。不刓不缺。可琢爲硯矣。既就琢一硯而過。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如拳者。不可勝紀。遂與從僮挈數拳而出。就縣鐫製斲。時有省性巧。請斲之形出。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澗所得父兄。稠桑逆旅人也。因季父請解官藉而歸父兄之業。於是來斲。開席於大路。厥利騾肥。士客競効。各新其意。爰鏇諸器焉。季父大中壬申歲授陝令。自元和後。往還京洛。每至稠桑。鑴者相率輙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不怠。季父別業在河南福昌邑。下至於弟姪。亦其器稱福李家。則價不我賤。然則其石以爲諸器。尤愈於硯。

【石鏉餅】石鏉餅本曰喙餅。同州人好相餽。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備饑乏之糧。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李環餳】蘇乳煎之輕餳。咸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鎮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餳。其法寧聞傳得。唯博□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風爐子】以周統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亦近焉。

【相思子】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稆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爲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故備载之。

【投子】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即股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傳範睢曰。博者或欲大投。裴注云。投。擲也。則知以玉石爲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熊白啗】貞元初。稽寓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事前。時稽氏家法切峻。寓命諸子直饌。慈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採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爲。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脡。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日。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將形喜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寓飽之。戒使令曰。誰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生肝鏤膾】今樂生肝胔爲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膾。言其細切如彫鏤之義。一說名生肝膟膫。言似胡膟祭之餘肝。聲訛故云鏤膾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變王子泉偉約升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蠶燔瓜茄及猪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膞臆膀字反是字。當內焃字。音丑獵者。誤呼丑甲反爾。此字火旁云下木。別有火旁世。世下木。音七甲反。是沸湯渫菜字。其音丑獵者。義由暗爚也。

【畢羅】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書渾沌而食。避之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甚。此類頗多。推理證辨可也。元和中有姦僧鑒虛。以羊之大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率多此類也。

【阮咸】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愍之再從叔翁司徒汧公之鎮汧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爲之。音韻清朗。頗難爲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于今未豪佳號。況阮云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目爲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爲李崖州在相日所號。非也。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此即是也。案後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則周武所彈。乃是今之五絃。明知前代凡此之類。總號琵琶爾。又案風俗通云。以手批杷。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唯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熙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弃撥用□以指琵琶。是是不知故事之昔也。又因此而徵今之五絃之號。即出於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指。反不得古琵琶之名。都失本義也。

【琴甲】今彈琴。或削竹爲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汧公也。嘗患代指。而舊甲方脫。新甲未完。風景寥澄。援琴思徑。假甲於竹。聊爲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倣効。好事者且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且竹於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矣。況弃真用假。捨清從濁乎。蓋靡知其由也。至如箏筱之與秦箏。若能去假還真。其聲宛美矣。案中容樂論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桓問孟嘉此義。嘉曰。以其漸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真矣。

【茶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盃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爲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爲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焉。貞元初。青鄆油繒爲荷葉形以襯茶椀。別爲一家之樣。今人多云托子始

此非也，蜀相部今昇平坊家，訊則知矣。

【坼封刀子】起於郭汾陽書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皆陶偏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右所爲下者。以爲逐日須取文帖。餘悉卷貯。每歲終。則散主守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爲之處多不端直。文帖且又繁積。胥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粘。一日。所用爲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急。悅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加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檯其書而割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真郭子儀部吏也。言不廢折刃也。每語于外。後因傳之。益妙其製。

【書題戔】大作題上紙戔。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閽者之袖。而潞帥郗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問章啟幅。曲敍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遺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跌光進帥麟。覽啟帖手字。知誤。書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以認。故于今成風也。

【門狀】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崖李相貴盛於武宗朝。凡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爲舊刺輕。刺則今之名紙。相扇留具銜。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諂曲媚。猶有未臻之道。恨井丹、禰正平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藥忌】醫方云。牛膝忌牛肉。余好窮物性。嘗於冬日。以牛肉裹牛膝。經旬。肉藥俱不敗。因知始捉此論。意者徒以名類然也。即思本草云。莧菜令人臍下當痛。斯地絕倒。若爾。則王莽末南方饑甿掘食。何東觀書不載其多患脖臍氣乎。牛膝之忌。當由痔疾不宜食雉肉。痔風也。偶然此肉發動腸風而病。名與莧菜同寘。

【席帽】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氈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爲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參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傳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欻飛。時晉公繫帽是賴。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貴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折簷帽自在裴氏私第中。大和末。又染繒而復代罽。曰疊綃帽。雖示而妙。與氈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衒巧。抑有結絲帽者。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廁焉。近又染藤爲紫。復以輕相尚。

【被袋】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遊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邐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旋以細革爲腹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甑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斷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承床】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倚必將仰。脊不遑縱。亦由中貴人創意也。蓋防至尊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繩床

嘗作李字。言睡書可觀人來矣。

蘇氏演義

蘇鶚纂

蘇氏演義卷上

蘇鶚纂（鶚字德祥。京兆武功人。唐光啓二年進士。歷官未詳。著有杜陽雜編。）

風者。告也。號也。河圖記曰。風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耳。凡風動則蟲生。故風字從虫。

雪者。脫也。如物之雪脫。又曰屑也。釋名曰。綏也。水下遇寒而綏綏然下也。

堯禪位於舜。舜復禪位於禹。經史稱其聖德。汲冢竹書乃云堯禪位後爲舜王之。而相州湯陰縣遂有堯城。舜禪位後爲禹王之。任昉云朝歌有獄基。爲禹置虞舜之宮。劉子元引竹書以爲撫實。非也。夫堯、舜、夏禹。聖人也。位以禪代。爲盛德。後聖仰而傚之。凡善惡必書。謂之良史。湯、武。聖人也。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經史不爲之諱。則豈獨諱舜、禹之事而反褒之乎。知小說者之爲濫矣。蓋堯之耄。舜功之高。舜之耄。禹功之高。耄者必怠於政事。功高者人心之所歸。聖人知進退存亡之道。將以副天下之人心。不得不禪其位也。後儒意以爲篡奪而取禪代之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之流。則不然也。既退之後。無視事。無聽政。必處數十畝之宮。數雉之城。以兵衛護之。將奉其舊君也。而後人覩其餘址。不以爲聖人避燥濕。居退休之所。遂謂之堯城、舜宮。若舜爲禹王。又安得南巡乎。述異記云。會稽山有虞舜巡狩臺。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民思之立祠。又云。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巡狩而崩。葬於蒼梧之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下沾竹。悉成斑文。又禹遷舜於蒼梧。

皆非稽古之談。若有遷徙之事。必有鴆毒之患。則安得終於壽考。（舜爲禹王疑有脫誤）

春秋左傳載豢龍氏事。至今曹州定陶城東北三十里。尚有豢龍氏池。其村亦有十墓。古老傳云。豢龍池者。飲馬池也。櫪者。槽櫪也。即今以內廐爲飛龍。乃豢龍之義也。

歷山有六。一河州。二齊州。三冀州。四濮州雷澤。又其二不閑。又云。畊之與漁。宜皆在雷澤。史記注云。歷山在河東雷澤。今將濟陰。然則舜之耕不在此明矣。演義云。歷山其二不閑。豈此山乃其一耶。梁江文通題歷山詩云。愁生白露日。思登秋風年。落葉下楚水。別鶴噪吳田。嶂氣陰不極。日色[illegible]年天。酒至情蕭瑟。憑樽還憫然。文通會稽永興人。所題乃此山也。（按此條有史記注以下。係據會稽志中語。永樂大典誤編于蘇氏演義。今據爲舛誤。今演義原本別無可考。姑仍其舊。）

史記云。禹娶于塗山氏。今塗山有四。一者會稽。二者渝州。即巴南舊江州是也。亦置禹廟於其間。三者濠州。亦置禹廟。酈道元水經云。周穆古廟。誤爲塗山禹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即此是也。其山有蘇、禹啓三廟。又有五諸侯城。四者文字音義云。嵞山古之國名。夏禹娶之。今宣州當塗縣也。此嵞山既爲古侯國。禹娶之則宜矣。據禹之蹤跡所在。會稽最多。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誅之。其身長三丈。其後得骨節而專車。言滿一車也。述異記云。至今南中有防風氏。人皆長大。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音如狗嗥。三人披髮於庭。（按此下語氣未完。恐有闕誤。）

晉地里志云。蒲坂有雷首山。伯夷、叔齊所居。故曰首陽山。又隴西地名首陽。東有鳥鼠山。亦謂之首陽山。又杜預云。登邢山。山上有冢。制作甚儉。云鄭大夫祭仲冢。或云子產冢。東向新鄭城。又言洛陽之東。首陽山之南。有小山。西瞻宮闕。北望夷齊。因以洛水圓石爲墓。象邢山之葬焉。杜元凱、阮嗣宗。博學君子。尚不應以誤名首陽耳。魏文帝陵於首陽。即此是也。論語注以蒲坂者爲是。恐亦誤也。今洛陽石橋店東十里已來。大道之北當高山。山巔有一冢。乃杜預冢也。首陽北望。正與河陽城相對。北去河陽二十餘里。

今濮州有偃朱城。一云丹朱城。學者又云舜偃塞丹朱之所。遂謂之偃朱城。誤也。蓋舜禪位之後。築城以爲丹朱偃息遊沐之地。實非偃塞之義。劉子元又引竹書云。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皆非也。丹朱之有城。如周封祿父、微子之義。蓋爲二王之後也。

媼陵。媼者。婦人之美稱。媼陵在汴州陳留縣東北。即漢高祖母陵也。高祖之祖曰豐公。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太上皇。名執嘉。執嘉媼。是爲昭靈后。名含始。遊洛陽池。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天以此命。含始吞之。後又夢與神遇。遂生高祖。豐公媼及太公媼。傳紀俱未見其姓。時俗不識媼字。誤爲溫婆陵。其陵之東有昏城焉。古老相傳其城非人工所築。乃因鬼工而成。謂之昏城。又有蛟龍村附於昏城。即可驗降龍之地也。且漢祖稱唐堯之後。劉累之子孫。自秦徙魏。自魏徙梁。自梁徙豐。陳留乃大梁也。即媼遇赤龍於昏城。豈非居梁之時遊洛之日而遇此耶。其後昭靈崩。復葬於梁。可驗降龍之地。又云。媼乃梁之人。高祖生於豐。長於沛。太上皇本東西南北人也。今豐縣有龍霧橋。豐人又謂媼遇龍之所。即未必然也。今豐縣有漢祖廟。云本漢祖降生之宅。其廟殿靈。邑人乃敬事之。酈道元水經云。媼遇戰而亡。其後招魂葬

之。有赤龍於水沐浴其身而後入於樟內。道元云。昏城者。秦始皇東遊至此。値昏霧不散。迷失道路。遂謂之昏城。乃誤說也。其東北接故濟陽縣。後漢世祖父爲濟陽令。生世祖。其年嘉禾合穗。故名之爲秀。媼既遇龍於昏城而生高祖。秀復生濟陽地。土之靈若是耶。

陳留、圖經云。漢封張良爲留侯。陳留是也。今縣遂置留侯廟。此乃誤耳。漢祖與功臣起豐沛間。所封多不忘於舊地。即今滕縣東有留侯廟。是舊留地。封子房之處。漢紀云。高祖遇張良於留。即是此也。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丹徼。南方土色赤。故稱丹徼。爲南方之極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戎狄也。徼者、繞也。所以繞避外國。使不得侵中國也。按此條又見古今注。

今長安城北故漢城中。咸宜宮前有石麟。大中八年。宣宗遊於北城。睹石麟腰前有八分書字。遣近臣摹之。曰大夏眞興二年。陽平公造石麟。時俗呼爲石馬。大誤也。陽平公赫連勃勃之子。宋高祖破姚泓。遣其子義眞留守於長安。而後復爲勃勃破之。遂以陽平公鎭其地。咸宜宮亦漢制也。

沈釀名、鄭宏文靈帝文。鄭嗇夫行官入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勸酬飲盡。多醉暢。皆得大醉。因便名爲沈釀川。明旦分手而去。宏仕至尚書。

省者、省也。謂省察天下簿書之所。蔡邕獨斷云。省者、本號禁中。言門戶有禁。不得入也。漢孝元皇后父大司馬平陽侯名禁。因是避之。改爲省中。

縣者懸也。謂懸賦稅戶口法令以示於下民。大篆縣字從𥄉音梟從系者。斷罪人之首。倒懸謂之梟。即是古文𥄉音首字倒書也。上三短畫象人之髮。下象頭面之形。今人多用此梟字。系字上一古文爪側絞反下字從於系。爪者手也。又從於系。皆從懸繫之貌。古文懸字無從心者。後隸文始相傳用。

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爲方。方者、正也。曲者、詰曲也。古文◎音方。◙音曲。字象方物曲物之形。又曰、方類也。易曰。方以類聚。居者必求其類。夫以藥術爲方者。亦以同類之物成乎方也。今坊字從土。蓋隸爲欲強別白。遂不惜於文繁耳。篆文方字尙如此作。

周禮云。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今村墅間多以大樹爲社樹。蓋此始也。

寺者、司也。官有所司存。釋名曰。寺者、嗣也。謂官曹相嗣續其中。非也。許愼云。篆文寺音寺。字從㞢又從寸。言寺者掌法度之所。寸者手之象。謂如手持尺寸以度其典章耳。佛寺爲寺。亦佛祠也。祠者祀者。祭祀之義也。

觀者、樓觀也。又曰。觀平聲。可以於其上望焉。亦曰。觀者、謂屋宇之壯觀。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

闕者、缺也。門觀也。出於門兩旁。中間有道。遂謂之闕。蓋門觀者闕於中間也。

屋者、具也。謂具世人疑與之所。又曰。止也。息止之處。或問愚曰。屋舍皆人所居。屋何由從尸。舍何由吉。凶吉不同何也。對曰。屋非凶耳。且尸者、施也。說文曰如人宴息。弛其手足。又云施設與居之具。則不謂於屍

楃耳。又云。室也。言屋室爲人之室。可以依歸焉。尸字以象屋室之形。若使以爲尸柩。則不可也。如尼居屨等字從尸。則又豈皆凶意也。

苑者、園也。援也。謂墻之圍園者也。白虎通云。苑囿在東方。蓋生養萬物之處。今漢諸苑在舊長安城北。漢帝築東都。西都爲放盤苑。皆不取其東也。

垣者、援也。人所依以爲援衛也。案此條見古今注。

鉤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爐。槐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飛雲龍角於其上也。案此條亦見古今注。

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見其吻如鴟鳶。遂呼之爲鴟吻。顏之推亦作此鴟。劉孝孫事如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之蚩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即少意義。按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像冠於屋以禳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尙有爲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亦不類魚尾。見蘇師致雅進雜錄。

程雅問董仲舒曰。何謂三王。對曰。三王、三明也。按古今注只程雅問董仲舒曰。何謂三皇五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此本但存一條。疑大典割裂之。而又有遺脫也。

進士者、可進受爵祿者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造士者、成士也。能習禮而成其士也。樂正者、掌國子之教。今之祭酒司業也。司馬者、夏卿主正官也。黃帝時常先爲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尙書云。司馬統六師平邦國。大樂正以造士之秀者移居於司馬。司馬以進士之賢者然後使官爵之。故王制又云。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論。言各置其所長也。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夫秀才茂才孝廉之科。其來尙矣。漢之秀才對策。故武帝有策秀才文。孝廉者、孝悌廉讓也。學行俱至。始得舉孝廉。漢朝顯重此科。後漢尙書令左雄欲限年四十已上方可舉察。胡廣駁之。茂才異行者不拘年限。又東漢法雖舉胡廣孝廉。京師試章奏爲天下第一。自吳魏等皆以郡舉孝廉。察秀才。故州郡長史別駕皆赴舉察。漢朝又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三曰法令。四曰剛毅多略。近代以諸科取士者甚多。武德四年。復置秀才進士兩科。秀才試策。進士試詩賦。其後秀才合爲進士一科。

伍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曰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置一伯。故云戶伯。亦名火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尊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裳韎弁。古之遺法也。此條見古今注。

俗呼外舅爲泰山。一云古詩言結根太山阿。謂結姻親故也。一云泰者、高廣之貌。可以依倚也。今人咸云安知泰山亦是取廣大之意耳。開元中。封東岳。後各賜緋。時人因謂泰山緋。又道經中有泰山丈人。丈人者、長也。周制八寸爲尺。人長一丈曰丈夫。即今人八尺是也。夫者、男子之美稱。亦曰壯也。大也。從也。許愼

云。篆文夫音夫字上畫象冠簪之貌。下從大象人之形也。

母者。乳也。篆文𠔿音女字加二短畫謂之毋音毋二短畫象乳之形。遂云無乳曰女。有乳曰母。皆類人之形。許愼又云。二畫短或象懷姙者。則何必象雙姙乎。乃誤說也。

蒼史籒女曰嬰。男曰兒。嬰者。盈盈也。女之貌也。又嬰字從賏音嬰賏者。貝也。寶貝瓔珞之類。蓋女子之飾也。兒者。孺也音儒謂嬰兒孺孺然輸輸然。幼弱之象也。亦曰孺子。與孺同義。籒文兒字從囟音信從人象小兒頭囟之未合。又云囟音信字。又有作此者。隸文多作此顖音信今見篆書兒字往往從而此。大誤也。

而字說文象人頤頰之毛。又有耏者。古人剃眉鬢之刑。剃眉鬢者。刑中最輕者也。謂而字却爲面字。點畫不繁而可成也。如人剃眉鬢。眉鬢復生。而復全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髡刑則剃毛髮。有類於而之形。今用而字者。不過於語助而已。

俗呼奴爲邦。今人以奴爲家人也。凡邦家二字。多相連而用。時人欲諱家人之名。但呼爲邦而已。蓋取用於下字者也。又云。僕者。皆奴僕也。但論語云。邦君樹塞門。樹。猶屛也。不言君但言邦。此皆委曲避就之意也。今人奴拜多不全其禮。邦字從半拜。因以此呼之。說文曰。奴者。古之罪人也。婢者。卑也。奴者。徒也。徒役卑賤之義。古之伎音奴字從人邊作女。周禮云。男子入奸罪隸。女子入奸舂槀。蓋謂此也。

婚姻之禮。坐女於馬鞍之側。或謂此北人尙乘鞍馬之義。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穩同載者也。酉陽雜俎云。今士大夫家婚禮新婦乘馬鞍。悉北朝之餘風也。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蓋其始也。

風流者。態度之貌。風者。風味。風規。風格。流者。傳也。行也。謂有風可以爲法度。有味可以流傳於後人。遂謂之風流。

醋大者。一云鄭州東有醋溝。多士流所居。因謂之醋大。一云作此措字。言其舉措之疎。謂之措大。此二說恐未當。醋大者。或有擡肩拱臂攢眉蹙目以爲姿態。如人食酸醋之貌。故謂之醋大。大者。廣也。長也。上聲篆文亣字象人之形。按資暇集醋大者其嗜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一說新鄭有貴士以眦頁醋巡邑而賣邑人指其醋眦而號之又云鄭州東有醋溝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敍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言其能舉措大事也

藝者。執也。毛詩云。蓺之言種蒔也。今以人蘊蓄其能謂之藝者。如百穀之有種也。從埶從執。謂執持苗稼之實以散種也。按蓺从埶非从執埶亦非今之藝字又從云。云者。詞語之氣而有所云也。能者。獸也。許愼云。熊之類。字亦象獸之形。其足似鹿。能走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者爲能傑也。今人以多藝者謂之藝能。蓋緣此名耳。任昉云。堯使鯀治洪水。不能其任。遂誅鯀於塗山。化黃熊入於羽泉。鯀。禹之父。而後會稽人祭禹廟不用熊。曰。避羽泉之化也。爾雅又云。三足鼈謂之熊。奴來反蓋出水爲熊。入水爲能。奴登反冬化爲雉。春化爲蛐。謂無不能也。

從容者。躑躅容與之貌。卽從讀爲舂同容是也。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小者則小鳴。叩之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謂善問學者必待盡其詞理委曲之意。卽更問答。如撞鐘之聲。以待盡其從

容盧徐舂曏來去之音也。禮記正義云。謂舂擊以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者。每一舂爲一容。然後盡其聲。如善問答者待其一問。然後乃盡其義理。今人言從容者。蓋自此也。從讀爲舂書容反蓋從人以其本作從。疾容反遂相傳而呼之。

狼狽者。事之乖舛也。狼者。豺也。狽者。狼之類。神異經云。狽。無前足。一云前足短。不能自行。附狼背而行。如水母之目蝦也。若狼爲巨獸或獵人逐之而逸。卽狽墜於地不能取濟。遂爲衆工所獲。失狼之背。故謂之狼狽。狽字者。形聲也。犬。獸也。貝者。背也。以狽附於狼背。遂犬邊作貝。貝者。北海之介虫。陸居爲猋在水名蜬。凡貨賄之字皆從貝者。蓋古之貨也。篆文象介蟲之形。卽𧵍𧷃之類也。

滑稽者。詼諧也。汫者。淝也。謂物之圓轉若戲弄之不定。稽者。考也。實也。言一有詼諧戲弄之言。二有稽實之理。漢書東方朔滑稽是也。

婁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婁敬甘羅。非也。按此二條從曾慥類說補入

龍鐘者。不昌熾不翹舉貌。如藍鬖拉搭解縱之類。

拉颯者。與龍鐘鑑縱之義略同。

漢書注乾沒兩字云。得利曰乾。失利曰沒。蓋務於穿鑿。不欲淺近荒俗之意解之。殊不知道理之所未當。且乾沒之義如陸沉之義。陸沉者。因陸沉之水。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在於地。沒在於水。貨殖之事或在於陸地。或沒於水。又言物之極不利者。乾地而沒。不特沉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魏志傅嘏云。恪心不傾根。不竭本。寄命洪流。自取於乾沒乎。裴松之注漢書注云。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於理未解。乃云乾者。乾燥也。不取其乾燥。反沉沒之也。

毛詩小旻章云。築室于道謀。句是用不潰於成。注云。潰。遂也。箋云。如當道築室。得人與謀。所謂路人意不同。剛不得成遂也。昔慕容垂訪苻堅伐晉。亦引此語。令堅不用廣訪朝臣以亂聖慮。今俗云。當道造屋三年不成。是由此也。恪又云。闕路不行。詩云。如彼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是也。

古之神人有豸豸獻聖帝。帝問何食。曰。薦草。廌字從豸。蓋因豸所食餌。今又以薦字爲廌字。未知自何始也。篆文廌象獸有角尾四足之形。若爲廌進之字。則無意義。豸爲廌乃謂同用。古文灋字從豸從水。非從廌也。謂法律之正。遂從於豸。法律之平。遂從於水。卽廌豸明矣。臭者。氣之總名。從自從犬。篆文𦣹音自字。象口鼻之形。從犬者。謂犬能尋臭而知其路。後人依違撰造。遂從自下作死。實非稽古之制也。只如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甦。兩隻爲雙。神蟲爲蠶。明王爲聖。不見爲覓。美色爲艷。口王爲國。文字爲學。如此之字。皆後魏流俗所撰。學者之所不用。按顏之推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去之類是也未爲一字推見數點或妄斟酌遂更轉移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甦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

獲字從犬。謂獵有所獲也。

陸法言著切韻。時俗不曉其韻之淸濁。皆以法言爲吳人而爲吳音也。且唐韻序云。隋開皇初。儀同劉臻

等八人詣法言論音韻曰吳楚則多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此蓋研窮正聲削去紕繆也豈獨取方言鄉音而已哉洎採恆等論音韻者二十餘家皆以法言爲首出薛道衡隋朝之碩儒與法言同時嘗與論音韻則豈吳越之音而能服四方之名人乎蓋陸氏者本江南之大姓時人皆以法言爲士龍士衡之族此大誤也法言本代北人世爲部落大人號步陸孤氏後魏孝文帝改爲陸氏及遷都洛陽乃下令曰從我入洛陽皆以河南洛陽爲望也當北朝號四姓穆、奚、于皆位極三公比漢朝金張許史兼賀婁尉謂之八族後魏征西將軍東平王陸俟生馛、歸、騏、驎、馥皆相繼爲黃門侍郎騏孫爽隋中舍人生法言正言正言隋朝承務郎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爲漢明帝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暉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也以下六條皆見古今注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作也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亡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焉

吳越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怨之

武溪深乃馬援爲征南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人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焉

爲曰龜爲卜策爲筮周禮云玉兆瓦兆原兆三兆皆灼龜之文如玉瓦原坼裂之文也古文卜音卜字象龜支兆之文卜法云大曰兆旁出文曰支支者如草木有枝葉俗云十字不全爲卜大謬爾梁川子曰卜者鑽龜之聲卜者支音木反許愼云支者小擊之音從卜下從又篆文支字作攴象右手之形即是以手擊物成聲也凡子曰不卜者謂龜爲元武之精元武水神子爲本王之日蓋不敢鑽灼之或爲不筮者非也古文龜篆文龜二皆龜俱象龜之形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神龜爲之長說苑云靈龜五色似金似玉背陰向陽上高象天下平法地柳氏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侯之龜八寸大夫之龜六寸士之龜四寸其龜有紫靈者黃靈者公羊云有青純者朱靈者又千歲青髯者出於蔡地有金線者甲間皆如金線縈絡有千里路端直者光明通瑩如金玉者已上皆神龜卜必有靈所以龜經云欲得知龜聖但看千里徑欲得知龜神視骨如白銀欲得龜語質其色黃如日欲得龜有靈其色乃帶青又龜中有王其形尤小於常龜巢蓮者遊於葉之上者得非王乎其千里路取端直千里路前上

又文下徹第一橫文不偏曲者是爲王也雖千百無一二矣或爲人得之而衆龜悉從焉得者寶藏之不可施於鑽灼每卜則置於諸龜間以祝之而諸龜皆有靈其腹下堅文謂之千里路五行支兆之文悉以千里路爲準也凡文頭上向千里路下向外者爲金兆也文頭上向外下向千里路者爲火兆也堅爲木兆平爲土兆下垂而細者爲水兆夫金兆之長者爲良金堅剛短者爲鉛錫柔鈍火之兆長者爲光明炳煥短者爲爍爐焰煤木兆之長者爲舟檝林木短者爲榛棘枯朽土兆之長者爲山陵墟阜短者爲泥滓塵垢水兆之長者爲江海河淮短者爲洡濘陸淺昔楚元君夢人披髮而告曰予爲淸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乃訪豫且且以白龜五尺獻於元君元君得之將揆之衛平請刳之以卜七十鑽無遺策仲尼曰龜能夢於元君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免刳腸之患如是者智有所不知神有所不及也史記曰神龜出江水中廬江郡歲將生龜尺二寸者二十枚輸之大官以吉日刳取其甲千歲乃尺二寸也

筮者蓍蒿之屬生千歲而生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之蓍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生滿百莖者其上有雲覆之其下龜守之將筮於易者必操其易蓍五十易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衍者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四十有九數之極也其一不用者以不用爲用蓋天地之心也天地之本者天地以大靜無爲爲本其一不用者乃大靜之義故復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輔嗣注云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爲本矣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才揲之以象四時四揲之以成其文繫詞云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於蓍龜古文筮字從竹從巫竹者筮之數巫者舞也舞以降神謂之巫巫字象舉兩袂而舞者也

蘇氏演義卷下

急就篇曰。以竹爲書牘。謂之簡。釋名云。簡者、編也。可編錄記事而已。又曰。簡者、略也。言竹牒之單者。將以簡略其事。蓋平板之類耳。

牘者、讀也。以尺二寸之木爲之。簡、又獨也。言單獨而用也。既可書而讀誦。又執以見於尊者。形類今之笏。但不剴其角。荀悅漢紀云。武帝與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印封皆大字。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是也。

牋者、編也。古者書紀其事。以竹木編次而爲之。與此箋同義。古文或從前下作木。又曰。薦也。謂書其事皆可薦進於尊者。南朝上太子以牋。

表者、白也。言其情旨表白於外也。傳云。下言於上曰表。表者、本裳上衣。表字從毛下作衣。蓋古者以羽皮爲表。論語云。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言非私便之服。表者、衣上之衣。今之言表啓者。蓋披露於外也。

檄者、告誓之流。史記注云。檄者、皎也。辭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顏師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爲書。長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彥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

誥者、告也。言布告王者之令。使四方聞之。今言告身。受其告令也。

觚者、稜也。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面面皆可書。以有稜角。遂謂之觚。今或呼小兒學書簡爲觚木。文選又云。操觚進牘。急就篇云。奇觚與衆異。皆此義耳。或云。觚者筆類。誤也。西周賦曰。上觚稜而棲金爵。此乃幽角者也。文字音義云。觚者、酒器。受二升。論語注。禮器一升曰爵。三升曰觚。爲筆者誤也。

論衡曰。斷木爲槧。釋名曰。槧者、漸也。板長三尺者也。可以書紀其事。漸者、言當書漸漸而長也。鉛槧者、鉛黃之用。槧改其字。故謂之鉛槧。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木。案此條見古今注。

五明扇。舜作也。舜廣開視聽。求賢爲輔。故作。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以後。非乘輿不得用矣。案此條見古今注。

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謂鼓駕成於部伍者也。古文鹵音鹵。字象鹽田之形。安定有鹵縣。蓋西方之鹹地也。鹵字與西字上文同類。蔡邕獨斷云。鹵簿以備大駕。他不常用。古文鹵音西。字亦有如是作者。

五輅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鈴爲鑾。所謂和鑾也。按原本脫此五字。據古今注校增。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者。鸞鳥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鈴。今或爲鑾事一而義異也。按此條見古今注。

金斧、黃鉞也。三代通制。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故王者以爲戒。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以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也。按此條見古今注。

鍠、秦制也。今乘輿諸公王妃主通建焉。按古今注云。秦始皇改鐵鉞作鍠。

鐵斧、元鉞也。諸公王得建之。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元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案古今注遺上金斧爲一條。而句亦小異。

節者、操也。瑞信也。謂持節必盡人臣之節操耳。又曰。制也。言使臣仗節制置於四方。節之始制。三禮義宗曰。長一尺二寸。春秋握節而死者。蓋此節也。秦漢已還。易之旄幢之形。其制漸長數尺餘。出使之臣。節盛於碧油囊。令啓路者雙持於馬上。天子之命節。制於閫外也。及高宗改刺史爲節度使。漢蘇武陷匈奴中十九年。長執漢節。據此。豈能大長乎。古文卪音節。字。蓋象古之節。有符合之象。卽篆文㔾音印。字從爪。則殺反。從印者、信也。爪者、手也。謂執政之所持。古之諸侯。裂地而封。皆佩所封之印。其當代位者。皆傳所司之印。則古者持節類於持印。夫守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使山國者用虎節。使土國者用人節。使澤國者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皆節之等制也。三禮義宗云。天子以圭爲節。天子大圭。尺有二寸。以四鎮之山爲飾也。尺二寸者。法十二辰也。上公鎮桓圭九寸。侯鎮信圭七寸。子鎮穀

圭五寸。男鎮蒲圭五寸。凡諸侯之圭璧。各依其命數大小也。謂之鎮者。皆受之於天子。以爲瑞信。鎮撫國家也。皆謂之命圭者。言皆受命而得。故朝覲宗遇則執焉。夫瑞節者。有五種。一曰鎮圭。二曰牙璋。三曰穀圭。四曰琬圭。五曰剡圭。鄭元云。邦節者有五種。用之鎮圭以鎮守邦國。牙璋以起軍旅。牙、齒也。是兵之象。穀圭則用和歡聘女也。上飾禾稼之象。琬圭無鋒角。象文德也。以治德結好用之。剡圭有鋒芒。象傷害征伐誅討也。諸侯使大夫來聘。執以命事。故使爲瑞節。凡天子諸侯之使節。尺有二寸。有金節、玉節。玉節爲瑞節。行事之時所執以徵召四方者也。金節者、道路有持以爲信也。人龍虎三節。皆以金鑄之。使卿大夫聘於諸侯。乃爲行道所執之信。則非行事之時瑞節也。故鄭玄云。鎮圭玉節琬圭之徒。但云使者之瑞節。鎮圭琬圭之屬是也。二者使節。龍虎人形是也。三者符節。旌節管節是也。夫云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商由市者。即司市者與符節。古者貨符之關。幣軍棨繻。皆節之類也。

牛亨問冕旒以繫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繫露也。案此條見古今注。但綴玉而下句古今注作綴珠垂下。

今人以朱衣爲朱紱。乃大誤也。夫紱者、必也。韠者、蔽也。鄭元云。太古蔽膝之象。冕服謂之紱。其他謂之韠。皆以韋爲之。故曰蔽韋韠也。急就篇云。襌音單衣、蔽膝也。顏師古注云。亦謂之襜。詩云赤韍在膝之服。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韍、今之蔽膝也。明堂位曰。有虞氏始服韍。鄭云。韍、冕服之蔽。舜始作也。以尊祭服。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而韍字遂從於韋。韋者、皮也。春秋正義云。戰國時以韍非兵飾。乃去之。漢明帝復制韍。用赤皮。魏晉以還。易之以絳紗。韍字遂有從系者。古文韍音紱。一從巿。象市有連帶之形。說文云。天子朱紱。諸侯赤紱。大夫葱衡。士無紱。有韐音夾又音袷。韐字從市。市或從韋。隸書從巾。非正也。夫缺四角謂之韐。韐者、合也。言蔽合於兩膝之間。韍者謂之膝前。紱以爲蔽。然紱既古之祭服。其制度止於皮。蔽膝者也。玉藻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韠者、紱也。今蓋於袍上。圓領小袖。本非古服。即趙武靈王用以習射。是始也。後周武帝始令袍下加襴。北齊主好衣朱衣。婁太后崩。高湛不肯去朱袍衣素。是也。隋朝公卿好著黃袍。唐天德四年。制令三品衣紫。五品衣緋。絳衣綠袍。與紱制大相類。明矣。

漢書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一丈二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所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一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案此條見古今注。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玦云。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純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長同。四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婉轉繆織。織長一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皆廣一尺

六寸也。漢末喪亂。玉佩之法。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法。始更制焉。案此條見古今注。

孔穎達引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珽長三尺也。許慎云。圭者、上圜下方。法天地也。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笏度長短之異。復與今制不同。隋書禮儀志禮圖云。笏度二尺有二寸。中博二寸。其殺六分去一。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也。謂奏劾尚質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繒。自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按此條見古今注。

幰、魏武帝所制也。初以軍中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幰以表方面也。按此條見古今注。

貂蟬、朝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瞰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弓而不用焉。按原本并上爲一條。今據古今注校正。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已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

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詩靜女篇。靜女其孌。貽我彤管。

孫與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爲之妄傳。至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也。牛亨問曰至此三條原本並作一條文復訛舛今據古今注校正。

天子赦天下。必豎以雞。以其有五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取其告令之象。金者、雞之飾也。又以雞屬西方金之位。歷象云。雞星動。即有赦。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此條見古今注。

魏武帝以瑪瑙石爲馬勒。硨磲爲酒椀。此條見古今注。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此條見古今注。

北齊楊愔、字遵彥。爲吏部尚書。昔嘗遭厄艱危。一飧之惠。酬答甚厚。性命之讎。赦而不問。及典選取士。多以言貌恩舊。時致謗言。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日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以方扇障面。見我不下。云何不識。因謂曰。名以定體。漫漢名不虛。竟不爲選用。今俗以惡於己者謂何處見不下驢。蓋始於此也。

侯白、字君素。魏郡鄴人。始舉秀才。隋朝。頗見貴重。博聞多知。詼謔辯論。應對不窮。人皆悅之。或賞酒饌求其言論。必啓齒發題解頤而返。所在觀之如市。越公甚加禮重。文帝將侍從以備顧問。撰酒律、笑林。人皆傳錄。

魏文帝宮人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案：陳字古今注作田。)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鬢、標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作錦衣絲履、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按：原本作魏文帝、誤、今改正。)

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如粟米、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綵、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紇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嘉其聰慧、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眉娘不願住宮中、度以黃冠、賜號逍遙。及後成仙、香氣滿室。帝子將葬、舉棺覺輕、即撤其蓋、惟有舊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案：此條本見杜陽雜編、此書更不互載別條、恐永樂大典誤編入演義也、今姑存之。)

近代學者著張虬鬚傳、頗行於世。乃云隋末喪亂、李靖與張虬鬚同詣太原尋天子氣、及謁見太宗、知是異主。

六醜圖云、北齊徐之才家貧、割所居門外地以養親。忽賓客會中有言徐六賣却門前地、之才、第六也。盧思道恐辱之才、乃止之曰、不用道。時人遂因之用言戲、而今酒令名徐六者、蓋此始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形實之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時得三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旋盡成、不可久留、久則苦口不可飲、名曰青田壺。(案：此條見古今注。)

今人以酒巡匝爲婪尾。又云、婪、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爲貪婪。

金陵記、江南計吏止於傳舍間、及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莝刺喉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莝。杜詩畏人千里井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字無義、當爲莝、謂爲莝所哽也。案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遲、踟躕不得共、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亦不忍唾也。此足見古人忠厚、其理甚明。

黃帝之初、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啗砂石、制五兵之器、而變化雲霧。世本及呂氏春秋皆云蚩尤作五兵、謂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黃帝誅之於涿鹿之野。涿鹿屬冀州。任昉述異記曰、冀州有蚩尤神、謂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骨也。齊梁尚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牛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鬭、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冀州舊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帶角而相觝、即角觝之戲、蓋其遺制也。其後人遂以角勝之戲爲角觝焉。或獨以兩人競力爲角觝、非也。齊魏之間、太原村落中祭蚩尤神、向不用牛頭。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晝見、龜足蛇首。痓其里人、遂立祠。漢紀云、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以享外國朝獻者、而三百里內皆觀之。此角觝乃角

勝也、蓋始於戴角、遂有是名耳。抵與觝同用、此抵字非正文。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將離別、贈之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憂、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使人忘其憂也。欲蠲忿、贈以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則忘忿也。

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最秀者一名水旦、一名水芝、一名水華。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荽多。花大者至百葉。又有金蓮花、青蓮花、碧蓮花、千葉蓮花、石蓮花、雙蓮花、早蓮花。

烏蓮花細六葉、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謂之儒人花、一名蓮纈花、一名鳳翼。(按：古今注烏蓮葉如烏翅、一名烏羽、一名鳳翼、花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俗呼爲仙人花、一名蓮纈花、較此條尤詳。)

蘘荷似藍苴而白、藍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爲實矣。(按：古今注尙有葉似薑、實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十四字。)

茶、蔘也。茶紫色、蔘青色、其味辛且苦、食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或謂青葉者爲青茶、亦以紫色者爲紫蔘、青色者爲青蔘、其長大而不苦者爲馬蔘。

白楊葉圓、青楊葉長、柳葉亦長細。

蒲楊生水邊、葉似青柳。

移楊圓葉弱蒂、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紉、作矢用、或言萑苻亦水楊也。

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

苦蔵、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按：二字據古今注補。)正圓如珠子、亦隨裹青赤。長安兒童名爲神珠、亦曰王母珠、亦曰皮弁草。

虎豆、一名虎沙。(按：古今注尙有似貍豆而大、實似小兒拳三句。)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沙。(案：古今注尙有葉似葛、實大如李核、可啗三句。)

礬豆、葉似葛、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礬蔽。(按：古今注尙有一名治鬁句。)

馬豆、一名馬沙。(按：古今注尙有似虎豆而小、實大如指、亦可食句。)

枳椇子、一名木餳、實形拳曲、花在實外、(按：八字據古今注補入。)味甘如餳蜜也。一名樹蜜、一名木實、一名白石、一名白實。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一作軟皮。)及葉皆可生啗、味如蜜、解煩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甘美。

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是也。按自草木生類至此十九則、皆見古今注。

秀、橚也。草木之花如綺繡者、從禾從乃。禾者、和也。二月種、八月收、得時中和之氣、遂名曰秀。

烏文木出交川、色黑有文。

蘇枋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破、煮之以染色。

紫橿木、出扶南、而色紫、亦謂之紫旃。

燕一名天女、又名鷙鳥。

吐綬鳥一名功曹。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秦始皇有名馬七、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奔雷、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神鳧。

雞名燭夜、又曰翰音、狗曰黃耳、豬一名參軍事、古今注豬作猿、疑誤。羊一名髯主簿。按鳥文木條至此凡八則、皆見古今注。

世目無朋侶者爲獨、蓋名也。許愼云、北囂山有獸、名獨狢焉。其狀如虎、白身豕鬣、似馬尾、行止無伴、遂名曰獨。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元紺、遼東人謂之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闇天、海邊蠻夷食之、謂海中靑蝦化爲之也。按自此至末、皆見古今注。

蛺蝶、一名野蛾、江東人謂之撻末、按古今注作末、又作木。色白背靑者是也。按古今注有此七字。其大者或黑色、或靑斑、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原本脫落、今據古今注增補。

蜻蛉、一名靑亭、一名胡蝶、色靑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一名赤弁丈人。原本脫落、據古今注增補。

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促織、謂其鳴聲如急織也。

促織一名促機。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濟南人謂之懶婦。

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五色長細大者名爲蜥蜴、其短而大者名爲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元紺、善螫人、一曰綠螈、一曰元螈。

牛亨問曰、蟻名元駒者、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燭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爲巢窟、處處有之。

蛣蜣、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古今注有莊周曰蛣蜣之智在

于轉丸三句。

蠅虎、一名蠅豹子。按古今注尙有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凡十八字、此本當有脫落。

蟭蟟蟏蛸也、身小而足長、故謂之蟭蟟。

鯤子、一名魚子、好羣浮水上、曰白萍。按古今注曰、白魚赤尾者曰魧、一曰魧、或曰雌者曰白魚、雄者曰魧。魚子好羣泳水上者、名曰白萍、較此尤詳。

兗州人謂白鯉爲白騏、按古今注曰、兗州人呼赤鯉爲赤驥、呼靑鯉爲靑馬、謂黑鯉爲元駒、白鯉爲白騏、黃鯉爲黃雉、較此爲詳、此本當有脫落也。

江東人謂黿子魚爲土父、謂黿爲河伯使者。按古今注尙有呼靑衣魚爲婢一句。

鼉、一名河伯從事。

烏賊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彭越子、似蟹而小、揚楚間每遇寒食、其俗競取而食之。或傳云、漢醢布覆彭越醢於江、遂化爲蟹、因名彭越子。恐爲誤說、此蓋彭蜞子矣、蜞又作蚎。人語訛、以蜞子爲越子。彭越有名於世、故習俗相傳、因而不改。據崔正熊云、彭蜞子、小蟹也、亦曰彭蚑子、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螯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其螯赤故也。晉司徒蔡謨初過江、誤食彭蜞子、以爲蟹、吐下、以至委頓、他日言於謝尙、尙曰、卿讀爾雅不熟也。

中華古今注

後唐馬縞集

中華古今注序

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迨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諒益前言云爾。

中華古今注總目

卷上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冠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七十三門

宮　闕
城　城隍
秦所築長城　長安御溝
封疆　闌闠
肆店　罘罳屏
宗廟　漢成帝廟
堯誹謗木　方徽
闕塞　孫亮金瑠屏風
孫權銅船　漢高祖斬白蛇劍
魏武帝軍幟　吳大帝寶刀
孫文臺青玉馬鞍　魏武帝馬勒酒椀

大駕指南車　金根車
辟邪車　記里鼓
街鼓　華蓋
曲蓋　雉尾扇
障扇　五明扇
警蹕　唱
衮服　金斧
公主建鑣　盾幡
豹尾　馬前弓箭
貍頭白首　龍虎節
鞶容袜額　櫜鞬三仗
大武　矛殳
刀劍　枷棒
棒　車輻
旌旂　䡊旄

文武車耳　青印綬
籌白筆　文武冠
鑾輅　五輅
貂蟬　部兵伍陣
都者　兵陣
陣　武臣缺胯襖子
文武品階腰帶　九環帶
靴笏　履舄
宮人羅衣　伺風烏
玉佩　天子乘輿赤綬
公侯大將軍紫綬

卷中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部注凡四十三門

皇后太后印綬　冪䍦
魏宮人長眉蟬鬢　頭髻

冠子朶子扇子　釵子
梁冀盤桓釵　粉
燕脂　花子
衫子背子　裙襯裙
宮人披襖子　鞋子
靸鞋　女人披帛
麻鞋　襪
席帽　大帽子
搭耳帽　烏紗帽
幞頭　巾子
汗衫　半臂
袜肚　褔
袴　布衫
袍衫　絣綾袍
鞍　鐙鞚
芻韉珠　程雅問三皇五帝
牛亭問將離草名　程雅問拾櫨木
牛亭問書契所起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牛亭問籍者何云　程雅問口傳者何云
牛亭問草木

卷下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雜類等部凡八十門

雉朝飛　別鶴操
走馬引　安南王歌
武溪深　吳趍曲
箜篌引　悲歌
薤露蒿里歌　長歌　短歌
陌上桑歌　杞梁妻歌
董逃歌　短簫鐃歌
上雲　日重光月重輪

橫吹　鞞鼓
問大箏大瑟　問女媧笙簧
釣竿歌　楊鳥
扶老　鷹
龜　鶴
馬　猿
鶺鴒　驢
秦始皇馬　曹眞駃馬
鴛鴦　兔
獐　鹿
鵲　雀
雪　鴝鵒、
烏　雞
狗　獸犬
豬　羊
鵁鶄　螢火
蟪蛄　蟋蟀
蝙蝠　蟛蚓
長蚑　蠅虎
莎雞　蚯蚓
飛蛾　蜻蜓
蜻蛉　蛺蝶
紺蝶　魚子
鯉魚　鱅魚
蟯蜋　蝸牛
白魚　蝦蟇子
烏賊　鯨魚
水居　龜名
蟹名　草虫
鸛鷸　程雅問蠶

程雅問龜　牛亨問蟬
牛亨問蟬　宣嬰先生問鳳

中華古今注卷上

後唐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縞集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七十三門.

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實而兩名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宮闕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幟.咸陽二百里內.爲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城隍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至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爲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牴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封疆

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界分域也。

闤闠

闤者、市墻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罘罳屏

屏之遺象也。熟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應對之事也。塾之者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皃也。所以彷彿先人之靈皃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享也。

漢成帝廟

廟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雲龍角虛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方徼

徼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焉。

關塞

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曰。漢高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寶劍。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唯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卽斬蛇之劍也。

魏武帝軍幰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幰以表方面也。

吳大帝寶刀

吳大帝有寶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椀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爲酒椀。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卽位。故後漢恒離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常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常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尙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因而不改。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荊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鍾。尙方故事有作車法。

街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鼕鼕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䡅覩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警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爲行節也。

冕服

牛亨問冕者繁露。何也。答曰。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選云。袞冕垂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閉聽。尚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袞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

公主建𤧚

秦改鐵作皂製也。一本云。纛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今晉朝唯用白虎幡。舊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鳦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也。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行建焉。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已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焉。

貍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貍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貍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製金書以賜重臣。碧油籠之。廢而不用。則倒進之。漢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氈裹齧食雪臥節旄落遣漢仗節而過旄落盡也

軍容袜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衞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袜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櫜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製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韜韣三仗首袜額紅。謂之櫜鞬三仗也。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日爲之退舍。戈由殳也。戟以木爲之。後世刻爲無復典刑。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已下通用。以爲前驅。唐五品已上皆施棨戟於門。

矛殳

矛亦稍也。殳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器也。以木爲之。

刀劍

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與大帝有寶三.見上注中.與大帝有寶劍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伯一云王莽頭.孔子履.高祖斬蛇劍.二物皆為火焚之.唯劍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煥為豐城令.張華知煥博識.到縣乃掘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韙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覓之.乃見化為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為龍矣.高祖斬白蛇劍.見上注中.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凶.禮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蕃暑.去囚人枷杻.決斷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來俊臣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枷大枚.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神獄即臣.五曰失魂魄.六曰寔同反.七曰反是寔.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別有一枷名曰勣普迷切.尾榆.見即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立密羅織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金吾亦棒也.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為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猾也.

車輻

棒形如車輻.見上注中.

旌旃

旌者、旌也.旌表賢人之德.旃者、著也.以彰著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旃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旄

旄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紺為囊.盛印於後.謂劾奏尚其質直.故用布.非劾奏日文明.故用紺.自晉朝已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武冠

文官進賢冠.古緇兒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也.鑾輅衡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鈴謂之鑾.所謂和鑾者也.前有鸞鳥.故謂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鸞.或謂為鑾.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騮.戴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駱.戴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驪.戴玄旂.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禮圖.

貂蟬

胡服也.貂者須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兵陣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為伯.故稱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一竈.四竈一伯.故云戶伯.亦曰火伯.以為一竈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率其伍以道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常韎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陳

左傳云.兵由火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高宗臨殿策問員半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為上第.

武臣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已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衛

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衛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已上陪位散員官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馬周請於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已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已上用銀爲銙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爲銙沿至貞觀二年高祖三品已上以金爲銙服綠庶人以鐵爲銙服白向下插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師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勇也高祖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之以氈及絛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緋韋短靿靴詔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人錦靿靴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璆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爲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忠反覆其禍

履舄

履者屨之不帶也不借草屨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舄者以木置履下乾臘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曰君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刖人之足譏諫之也

廚人譜衣

廚人譜衣厮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譜衣前漢董偃綠幘青褠加譜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值之以爲恆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縹紺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采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已上皆長三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已上縌綬之間施玉環玦自墨綬已下縌皆長三尺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皆廣一尺六寸

中華古今注卷中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答問釋義都注凡四十三門

皇后太后印綬

太皇太后皇太后綬其制與天子乘輿同赤綬四采黃赤縹紺淳黃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制其赤綬四采赤黃縹紺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三百四十首綬 事 環 玦 等已 在 天 子 乘 輿 綬 門 中 見 上 卷 注 中

冪䍦

冪䍦者唐武德貞觀年中宮人騎馬多著冪䍦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至明慶年百官家口若不乘車便坐檐子至神龍末冪䍦殆絕其冪䍦之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繒帛爲之若便於事非乘車舉及坐檐子即此制誠非便於時也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妝露面士庶咸効之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內外一體也

魏宮人長眉蟬鬢

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

著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絕。

頭髻

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繫他族。故曰髻。而吉棒木爲笄。笄以約髮也。居喪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銅爲笄。於兩旁約髮也。爲之髮笄。殷后服盤龍步搖梳流蘇。珠翠三服。服龍盤步搖。若侍去梳蘇。以其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周文王又制平頭髻。昭帝又制小鬟雙裙髻。始皇詔后梳凌雲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嬪梳參鸞髻。至漢高祖又令宮人梳奉聖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墮馬髻。靈帝又令梳瑤臺髻。魏文帝令宮人梳百花髻。芙蓉歸雲髻。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歸眞髻。作白粧靑黛眉。有愁鬱髻。隋有凌虛髻。祥雲髻。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粧。貞觀中梳歸順髻。又太眞偏梳朵子作啼粧。又有愁來髻。又飛髻。又百合髻。作白粧黑眉。

冠子朵子扇子

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爲之。插五色通草蘇朵子。披淺黃叢羅衫。把雲母小扇子。靸蹲鳳頭履。以侍從。令宮人當暑戴黃羅髻。蟬冠子。五花朵子。披淺黃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靸金泥飛頭鞋。至隋帝於江都宮水精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插瑟瑟鈿朵。皆垂珠翠。披紫羅帔。把半月雉尾扇子。靸瑞鳩頭履子。謂之仙飛。其後改更寔繁。不可具紀。

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謠言。織女死時人插白骨釵子。白粧爲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宮人插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後漢書貴人助蠶玳瑁釵。

梁冀盤桓釵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粉

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傳以簫曲終而同上昇。

燕脂

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粧。

花子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粧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粧。插

通草朵子。著短袖衫子。

衫子背子

衫子。自黃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義。故衣裳相連。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背子。隋大業末。煬帝宮人百官母妻等。緋羅蹙金飛鳳背子。以爲朝服及禮見賓客舅姑之長服也。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並不許貢。

裙襯裙

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絹爲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焉。襯裙。隋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爲花籠裙。常侍宴供奉宮人所服。後又於裙上剪絲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褕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宮人披襖子

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繡羅爲之。或以錦爲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鞋子

自古卽皆有謂之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爲飾。至東晉以草木織成。卽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捎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繡鴛鴦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靸鞋

蓋古之履也。秦始皇常靸望仙鞋。衣黎雲短褐。以對隱逸求神仙。至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脫靸鞋。以絲爲之。今天子所履也。

女人披帛

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奉聖巾。亦曰續壽巾。續聖巾。蓋非參從見之服。

麻鞋

起自伊尹。以草爲之草屨。周文王以麻爲之。名曰麻鞋。至秦以絲爲之。令宮人侍從著之。庶人不可。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貴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緉。取其和鞋之義。

襪

三代及周著角襪。以帶繫於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繡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靿。

席帽

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飾。至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

去帽戴幞頭巾子幗也。以皁羅爲之。丈夫藤席爲之骨。鞔以繒。乃名席帽。至馬周以席帽油御雨從事。

大帽子

本岩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詔百官常以立冬日貴賤通戴。謂之溫帽。

搭耳帽

本胡服。以韋爲之。以羔毛絡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皁色爲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又隱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獵遊宴。後賜武臣及內侍從。

烏紗帽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已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幞頭

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皁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以至唐侍中馬周更與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

巾子

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與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證聖二年。則天賜羣臣絲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內樣。

汗衫

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緶而不開耳。

半臂

尙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請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請之制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袜肚

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爲之。宮女以綵爲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

裩

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裩。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可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人緋交襠。即今之裩也。

袴

蓋古之裳也。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爲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帝以綾爲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賜百官水紋綾袴。蓋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則別賜羅紋勝袴。取其曰勝。今太常二人服紫絹袴褶緋衣。執永籥以舞之。又時黃帝講武之臣。近侍者朱

衣袴褶。已下屬於鞋。

布衫

三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開胯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尙。不忘本也。侍中馬周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禮見之表。至仕官皆服之。

袍衫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皇三品已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爲之。至貞觀年中。左右尋常供奉賜袍。丞相長孫無忌上儀。請於袍上加襴。取象於緣。詔從之。

緋綾袍

舊北齊則長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黃。各從所好。天子多著緋袍。百官士庶同服。隋改江南。天子則曰給褶。公卿則中褐襦。北朝雜以戎狄之制。北齊貴臣多著黃文綾袍。百官士庶同服之。

被

語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燧銅鏡

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與艾承之則火出矣。

莫難珠

一名木難珠。色黃。出東夷國也。

程雅問三皇五帝

程雅問董仲舒曰。烏爲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者。三才也。五帝者。五土也。三王者。三明也。五霸者。五岳也。

牛亨問將離草名

牛亨問曰。將離相贈與芍藥。一名可離。故曰相贈與芍藥相招召則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靑裳。靑裳一名歎合。則忘忿也。

程雅問拾攎鬼木

程雅問拾攎鬼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木爲棒棒煞之。世人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取此木爲器用以厭却邪鬼。故曰無患也。

牛亨問書契所起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以羊毛爲被。所爲蒼毫。非爲兔毫竹管筆也。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孫綽字興公也。作天台賦。擲地作金聲。孫興公問曰。世稱皇帝黎峴山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地而生草。世名曰龍鬚。有之乎。答曰。非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傳。非也。今草有龍鬚者。江

東亦穀為席。曰西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騎虎而墮其鬚乎。

牛亭問籍者何云

答曰。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曰傳者何云

答曰。傳者以木為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期信。即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為證也。

牛亭問草木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有識乎。曰亡識。問亡識事為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虫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神鬼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中華古今注卷下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編類等部凡八十門

雉朝飛

犢木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陰升之姊。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為尹更生妻。

別鶴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聞之。中夜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飡。後人因為樂章。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讎。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為吏追。乃奔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惕然而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為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安南王歌

安南小山所作也。南王食求仙。遇諸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南王歌焉。

武溪深

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我武溪多毒淫。

吳趍曲

吳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游而渡。其妻隨而止。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授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墜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之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三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歌送士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長歌　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賢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賢。杞梁、植字也。

董逃歌

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規戒。

短簫鐃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

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留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羣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沾潤如海。光明曾比太子德實。故曰重耳。

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之。魏晉已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陽、望行人一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

鞞鼓

高辛氏娶于陳豐氏女。制鞞鼓鐘磬塤箎。

問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聞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舜之所造。有琴即有瑟云。

問女媧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義云何。答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鼇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爲發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

釣竿歌

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則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歌詩。今傳爲古曲。

楊鳥

白鷹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

秃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有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

鳧

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矢出。用爲藥倍勝者也。

鶴

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煞之。

猿

五百年化爲玃。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出以樹葉覆背上。

驢

爲牡則馬。爲牝則騾。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神鳧。

曹眞駃馬

曹眞有駃馬名爲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兔

口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麕獐。見人懼。謂之章智。

鹿

青州人謂鹿爲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塡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鷰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鷙鳥。詩云。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齊人呼爲鳦也。

鵁鶄

一名鴟鵂．一名鵋鶀．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也．

烏

一名孝烏．一名玄烏．燕白脰烏也．脰烏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雞

一名燭夜．禮云．雞曰翰音．鶾雞赤羽．逸周禮曰文翰若采雞．周成王時蜀人獻也．

狗

一名黃耳．犬曰羹獻．

鼩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鼩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亦曰彘．江東呼為豨．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豵．

羊

一名髯鬚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羊好能觝觸墻垣．

鵁鶄

似鳧脚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水災．

螢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為之．食蚊蚋．

螻蛄

一名天螻．一名㲉．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絕人．

蟋蟀

一名秋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嬾婦．一名靑蛩．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掛蝙蝠．食之神仙．

蟛蚏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為擁劍．一名執火．

長跂

蠨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跂．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為蟢子．

蠅虎

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一曰蠅虎子．

莎雞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一曰促機．絡緯一曰紡緯．

蚯蚓

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寒蚓．

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蝘蜓

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名曰蠑螈．蠐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名綠螈．

蜻蛉

一名靑亭．一名蝴蝶．色靑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為赤弁丈人．

蛺蝶

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為之撻末．色白而背靑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靑斑．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紺蝶

一曰靑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為紺蟠．亦曰童蟠．皆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靑蝦化為之也．

魚子

魚子曰鯤．亦曰鮞．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鯤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曰鱣魚．即今之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驥．謂靑鯉為靑馬．謂黑鯉為玄駒．謂白鯉為白旗．謂黃鯉為黃雉．

鱣魚

鱣之大者曰鱑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已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如鱣．小．建平人謂之鮥子．即此魚也．

蜣蜋

能以土苞屎轉而成丸．圓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蜣蜋一名蛣蜣．一名轉丸．一名弄丸．

蝸牛

陵螺也。形如螔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爲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子。舍蝸殼婉轉有文章，蔽縛爲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曰結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魟，一曰魧，或曰魟雄，又曰魧魚子，好羣浮水上者曰白萍。

蝦蟇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大，而尾脫脚生也。

烏賊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懼，悉逃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鯢，大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鼻似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名

玄衣督郵，又龜名十號：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大凡物含異氣，不可以常理推耳。火龜由火鼠耳。千歲之龜，常有白氣而起耳。

鱟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青衣魚爲婢鱟，魚爲童子魚，爲土父鱟。一名河伯使者。

草虫

結草虫，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鶢鶋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卽凶也。

程雅問蠶

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大古時人遠征，家有一女幷馬一匹，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歸，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之父所。父疑家有故，乘之而還。馬見女輒怒而奮，父擊之，父怪而密問其女，女具以實答父，乃射煞馬，曬皮於庭。所女以足蹙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歘然起，抱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蠶，績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二倍。今世人謂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

程雅問龜

問曰：靈龜五色知吉凶，何也？答曰：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陽，知存亡吉凶，千歲遊於蓮之上，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蓮蓍下。南方人以龜支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牛亨問蟬

問蟬曰齊女，何也？答曰：昔齊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爲齊女焉。

牛亨問蟻

玄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玄駒也。

玄晏先生問鳳

問曰：鳳爲羣鳥之王，有之乎？答曰：非也。鳳，瑞應之鳥也。其雌曰凰，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與鳥之異也。出則爲祥，非常見之鳥也。人自敬之，與鳥別也。

兼明書卷之一

宋　邱光庭著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惟安國爲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論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舉其遺。未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同天壤。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析。析而言之。則皇尊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勛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史記以放勛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明曰。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勛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於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於四海。祗承於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勛重華文命。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之非乎。答曰。以尚書經文知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勛是堯之名。則勛當其名處。今放勛乃在曰之下。連於欽明文思。豈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叶於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叶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敷於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於四海。又皋陶謨曰。允迪厥德。豈允迪爲皋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爲之名。今放勛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豈此三帝即位之後始爲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知舜之德可稱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舜自作。於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即放勛重華文命非堯舜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國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是五行之神。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陰。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無此禮。蓋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據祀地神。即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曰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子生爲五行之官。死後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康成於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黎。兼后土官。孔穎達曰。勾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神。后土有闕。黎則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於前。穎達狥之於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勾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勾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謬。又問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曾司地。何故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

康成謂川兼之配土。豈勾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勾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又問曰。勾芒祝融之類。皆是五行之名號。爲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與之同稱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於人。與鬼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於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若惟祭斯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且邑外之土。分爲五事之外。無餘地也。何必歷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按周禮地官。惟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卽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在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云者。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言季友之生卜之曰。間於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故謂之亳社。卽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故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社以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氏。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勾龍爲后土。爲社。是勾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祭於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卽勾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同何也。答曰。召誥云。越翌日戊午。乃社於新邑。則是今注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郊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答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

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答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穗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長而爲言之。以尊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正。正長也。爲謂農之長。死後以配祭於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爲穀之君也。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今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別日。與社同日者何也。答曰。以百穀生於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答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於黃帝蒼頡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豈鳳凰乃生於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懷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於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得尋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於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於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算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算之狀。按古文亥作亢。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言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豕。此則二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時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有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

之前。即隷書興於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隷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尚質。任土所宜。後代重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議。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方諸侯則割壇東之靑土。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靑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率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答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事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答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脈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斯自漢朝之失。積習爲常。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靑衣立靑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又按舊儀令立春前二日。京城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答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偏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鄕飮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鄕飮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曰。如此則尊卑無別。何爲分居上下哉。按鄕飮酒禮及燕禮事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如是堂上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器。樂工皆坐堂下。無人歌但吹笙播詩。亦無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郊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言貴重人之聲。故令歌者在上。輕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並無等級。有司不辨故也。

兼明書卷之二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息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蛇從霧。巢居知風。穴居知雨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答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先天不違者也。

莧陸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草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明曰。如諸儒之意。皆以莧陸爲一物。直爲上六之象。今以莧陸爲二物。莧者白莧也。陸者商陸也。莧象上六。陸象九三。上六象陰。莧亦至柔也。九三以陽應陰。陸亦剛上柔下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九五以陽處尊。旣剛且尊而爲決主。親決上六。而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莧陸夬夬。直言之者。決莧決陸也。由此而論。莧陸爲二物亦以明矣。按本草商陸一名葛根。葛音湯。根音豉。反音灼。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椹。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莧之號。蓋諸儒之說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答曰。九三以陽應

陰。有違於衆。若君子能決斷己意。與衆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密雲不雨

王弼云。凡雲雨者。陰氣布於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明曰。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於黃泉。絪縕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乾下巽上小畜）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艮下震上小過）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蒸氣生。氣生本於釜中。非結成於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於地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爲雲。豈能爲雨乎。

天地絪縕

繫辭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論者以爲絪縕天中之氣。明曰。絪縕未散之名也。其氣結於黃泉。非在天之間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氣自黃泉而生。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總名也。動植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豈絪縕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黃鍾。黃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種於黃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而升地。自地而升天。自天而迴環水下。所謂一陰一陽而無窮也。故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震下坤上復）天地之心陽氣在下。卽知絪縕之氣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穎達曰。樞戶臼。機弩牙。明曰。樞是門關。非戶臼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箭去。樞是門關。關發卽扉開。則是門之開閉由關不由臼也。且臼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關來去故不蠹敗。戶臼何謂不蠹乎。是知穎達之說謬也。

尚書

三江既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於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陸。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於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匣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爲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扞。扞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卽扞。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康王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爲昭。明曰。讀者非也。釗當音梟。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口邊着斗（音古由反）是叫字。卽金邊着斗當音梟明矣。今人依斜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謚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爲梟。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釗昭音同而字異。得非嫌名乎。答曰。言語之間。詩書之內。有音同字異者卽不爲之諱。豈父諱子謚可用嫌名乎。的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並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是自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男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卽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答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冠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論詩。一何狂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形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俗本云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由此而

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皆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盾。其爲妄作。無乃甚乎。

雎鳩

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鷢。明曰。按左傳云雎鳩氏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爲鶚。毛萇云。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爲鶚不可易也。爾雅又揚烏白鷢。是白鷢一名揚烏。則雎鳩非白鷢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爲揚。明曰。經無眉文。毛何得以爲揚眉。孔又以爲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爲臆說。蓋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爲明。目下爲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爲清。盼當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齊風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孔穎達曰。以意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至魯也。明曰。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送姜氏于讙。魯地。然則詩言曷又從止。是謂從送至讙。入於魯地。則穎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似兔。尾黃色。又引許愼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爲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耳。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卽尋常人。以其指斥莊姜。故云碩人。斯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於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生於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旣已寡特。而恩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亦如樹旣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於義何安。

11

15A

其帶伊絲

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卽此刺無君子。詩人思時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鸛鳴於垤

東山云。鸛鳴於垤。婦歎於室。毛萇云。垤螘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爲螘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敝及於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於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爲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於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雨思夫。故歎於室。若以於垤是螘上於冢。則鸛鳴竟於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螘文。何得鑿空生義。

沙雞

豳風云。六月沙雞振羽。毛萇云。沙雞羽成而振訊之。孔穎達曰。沙雞似蝗而色斑。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蟲之鳴出於口喙者多矣。有脇鳴者。有脰鳴者。有股鳴者。有羽鳴者。脇鳴者蜩蟬也。脰鳴者螻蟈也。股鳴者斯螽也。羽鳴者沙雞也。若以飛而有聲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沙雞也。且豳風所言。非偶然也。以沙雞斯螽之事。皆陰蟲也。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盡。著其將寒之有漸。勸人早備於寒也。今驗沙雞狀如蚱蜢。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素合不鳴。夜則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卽知斯言之不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沙雞。妄爲臆說。

鴟鴞

豳風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鴞鸋鴂也。孔穎達曰。鴟鴞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穎達之妄也。按郭璞注爾雅云。鸋鴂鴟之類也。爲鳩云。翩彼飛鴞。集於泮林。毛萇傳曰。鴞惡聲鳥也。又賈誼鵩鳥賦序云。鵩似鴞不祥鳥也。又弔屈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顏師古注曰。鴟鵂鶹怪鳥也。鴞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諸儒之說。則鴟鴞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室。我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蓋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己。言管叔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毀其土地。故云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鴞欲毀巧婦之室。巧婦哀鳴於鴟鴞。而康成穎達直以鴟鴞爲巧婦非也。

補新宮序

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公享之。賦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採之不歸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旣已刪定。子夏從而序之。其序不冠諸篇。別爲編簡。縱其辭尋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皙得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

頌。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廐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梁伯溝其公宮。居處之宮也。楚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宮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詩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時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爲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賓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衆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尅殷之後。諡之曰文。追尊爲王。其詩有風焉。周召南是也。有小雅焉。鹿鳴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有頌焉。淸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堯後追尊故也。新宮既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小序

新宮成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客燕飮。謂之成也。奐奐新宮。禮樂其融。明德維賢。□□□思爲忠以公。斯延是同。人之辭我。與我延賓。奐奐新宮。既奐而輪。其固如山。其儼如雲。其寢斯安。□□□分我既考落。以燕羣臣。奐奐新宮。既祭既延。我□□歸於以醉賢。有禮無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萬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鴟 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杜元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凡詩先儒所不見者。皆謂之逸。不分其亡與刪去也。明以茅鴟非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孔子時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十有三年學樂習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周禮盡在魯國。孔子賢於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爲依孔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答曰。新宮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非雅也。風也。何以言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食祿而無禮也。在位之人。有重祿而無禮度。君子以爲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茅鴟茅鴟。無集我罔。汝食汝飽。莫我爲祥。願彈去汝。來彼鳳凰。來彼鳳凰。其儀有章。茅鴟茅鴟。無啄我雀。汝食汝飽。莫我肯略。願彈去汝。來彼瑞鵲。來彼瑞鵲。其音可樂。茅鴟茅鴟。無搏鵂鶹。汝食汝飽。莫我爲休。願彈去汝。來彼鳲鳩。來彼鳲鳩。食子其周。茅鴟茅鴟。無噬我陵。汝食汝飽。莫我好矜。願彈去汝。來彼蒼鷹。來彼蒼鷹。祭鳥是徵。

茅鴟四章章八句

兼明書卷之三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玄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者。年即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爲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魯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玷。不可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晃所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時稱戰國。魯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用夏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末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

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當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草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即桓公也。諸侯讀皆知字。明曰。非也。完當作皃。何以知之。夫名以昭質。終將諱之。故既葬而爲謚。若衛侯名完。豈得謚之桓乎。故知完當作皃。按字書容貌之皃。從白下八。八音 俗書完作皃。與容貌之相似。是桓公本名皃。傳寫誤爲完也。

荊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荊者州名。州不若國。貶之者荊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荊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荊楚本號也。陳趙取公穀爲解。明曰。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並此楚荊。著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又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荊爲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荊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荊尸。皆謂舉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荊。則狄入衛。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按禹四海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於小而爲貶乎。且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荊。楚敗徐於婁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此爲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即爲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爲貶者也。或曰。既不以荊爲貶。經書荊而傳稱楚何也。答曰。當此之時。楚國實名荊。左氏爲傳之時近晉之爲楚耳。推此諸文。則記事之義爲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則是金鼓所以佐士衆之氣。若謂佐士衆之聲。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根本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蕃蔽茂者。以本根庇廕之多也。且庇廕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杜注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亦其難得。若畫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姞字之義。姞即當時姞從人。信作 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女。安得吉人之語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對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惟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即從命也。明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戰若幸勝。尚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僭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詩禮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則地爲之。觀臺者因門爲之。凡書雲物。如災祥水旱。逆爲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運曰。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爲貴也。臺門即兩觀也。由此言之。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答曰。若後者復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答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即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於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耶。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監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穎達曰。離讀爲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馮相氏保章氏常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異。孔穎達之解謬之甚也。且經云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且馮相保章即太史之官。何故將特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會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史太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曉經文。妄爲穿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孔穎達曰。有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釁。筮之神也。策蓍也。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蓍龜。兼釁此占兆之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龜長。賤於龜兆故也。明曰。按周禮龜人故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爲言緊人不緊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策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承總以吉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穎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詞闡出文經三□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將也。豈

短賤於龜乎。或曰。既不短於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吉乎。答曰。必非。慶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於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曰。菜似馬薤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月令用小正爲本。故王萯爲苦菜也。詩豳風。四月秀葽。鄭康成疑葽爲王萯。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去聲 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氣生。故苦葽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令所書。皆應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穎達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螻蟈

月令立夏之日螻蟈鳴。孔穎達曰。螻蟈蝦蟆也。明曰。非也。按蝦蟆一名蟾蜍。不能鳴者也。故□□□□牝鞠殖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鼃猶黽在水者黽。黽即蛙也。蟾蜍即蝦蟆也。郭璞曰。蝦蟆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也。蝦蟆形闊而短。色黃而皮如砂。觸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甘蟲狗毒。是今人悉呼蝦蟆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於二月。至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褐黑。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於者。是螻蟈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草多不詳識。明曰。王瓜即栝樓也。栝樓與土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驗栝樓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爲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即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鶂鵠上音子反 下古篤同 鵠也。然則鶂鵠是鵠。鵠即是鶂。鶂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於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堋之上畫鳥珠者。是正面畫鳥鶂也。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即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既不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口才與貌耳。如此則不得云而有宋朝之美。蓋此而亦當作不。傳寫誤也。

飯疏食

皇侃曰。疏食菜食。明曰。經典言疏食者。皆謂麤飯。非菜食也。音嗣。謂飯麤飯者。喫麤飯也。上飯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棣也。明曰。爾雅釋木云唐棣栘。常反 郭璞注曰。白栘似白楊樹。江東呼爲扶栘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啗。則唐棣是栘。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厭精

皇侃曰。食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鑿子各反

食饐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饐餲也。敗餿敗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餲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曰。音嗣。謂飯也。言孔子喫肉常令少於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云。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於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爲巽。於星爲箕。易曰。雷風恆。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大禍普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釁。蓋以禍淫爲怒。豈謂風雷耶。又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春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何也。答曰。春秋記異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因爲天所震。則楚子商臣。單于冒頓。何不震之。蓋夷伯之廟。偶因震而記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特雷霆也。且

人之生命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合震死者。然則雷之為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曰。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從霧龍從雲。雲既興而龍神隨之。或害物耳。水之深蛟蜃居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但人稟陰陽之變。豈可同於平常。故衣服冠而坐也。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為槨也。明曰。經北言為槨。是欲毀其車作槨耳。非將賣之也。若為車買其為槨之木。可以請於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且經無賣之文。何為妄說。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曰。覵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攘羊。而證之於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仲尼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隅巳嵎夷。萊巳並作巳。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巳音義同也。又按左傳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巳父。書音晉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漢有陳巳。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書仲尼之巳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概而呼。實乖聖人之旨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刊之典。顏閔無問答。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說頗有不同。且六親不和有孝慈。蓋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以孔子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不固因以勗之也。或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答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訓之以小杖則受。論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之道。常鋤瓜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菟字

釋草云。蘢菟芝蘩菟奚蘬菟瓜之類。菟字皆從草。明曰。菟字不從草。按草菜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為之。至如鼦鼠尾孟狼尾蕘雀弁雞烏蕕羿馬蓨茭牛蘄蔨鹿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草。菟亦獸名。何獨從草。蓋後人妄加之耳。

蜚蠦蜰

釋蟲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負盤。臭蟲也。明曰。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蟲一名蟗蠜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即郭解誤也。

桑鳸竊脂

釋鳥云。桑鳸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為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棘鳸竊丹。並諸鳸皆非為盜而偸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竊黃者淺黃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鵯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鳸。而郭注謂竊脂為盜脂肉。一何謬哉。

兼明書卷之四

文選

五臣注文選

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於代。將欲從首至末。搴其蕭稂。則必溢帙盈箱。徒費牋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餘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臣延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是與高節也。明曰。據賦文是雙關覆裝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宜於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端委之事。所興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宜將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非曲經。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注曰。端委禮服也。顏延曰。端玄也。委者長垂於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禮。彰顯先生之王化於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光弒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室而耕於野。遂若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宣播謙讓之風。以興盛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賦又曰。建至德以創鴻

業。世無得而稱。位延濟曰。言我吳都俊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穀大業。代無得而稱矣者。又曰。而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呂周翰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讓節以成風俗。蓋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周曰。此文亦雙關體。云建至德以創鴻業。世無得而顯稱者。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開鴻基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是也。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國而耕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德。以致混淆。賦又曰。外失輔車脣齒之援。臣向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以脣齒爲內外。明曰。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之物。有何不可。而子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旁之肉。則爲牙車脣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一不可。以喩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喩二國。故陪乘非也。

雲楶藻棁

靈光殿賦曰。雲楶藻棁。臣向曰。楶梁上柱。棁叉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栭謂之楶。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且上文枝掌杈枒而斜據。周翰曰。枝掌梁上交木。交卽叉手也。何得更以棁爲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水流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則非也。何者。凡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其水小裁可浮泛酒盃耳。

豈鮮耀於陽春

雪賦云。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臣銑曰。鮮寡也。雪之光輝豈寡於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輝耀。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於陽春也。

騰德瑞聖

赭白馬賦云。資有騰光。吐騰德瑞聖之符焉。臣良曰。騰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騰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曰。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靑門外。臣延濟曰。故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靑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賓也。明曰。按嗣宗此詩。是譏亂代。思深居遠害。故以瓜喩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靑門之外。又色姸味美。遂爲人所食啗。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意言人遭代亂。苟逞才露頴。必爲時所害。如美瓜膏火之自喪矣。而延濟不喩此義。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其詩又云。布衣可終身。臣銑曰。布衣謂邵平。明曰。此詩取瓜喩。不專指邵平。言人當亂代。但服布衣自可終身。何必紆朱拖紫也。

施己惟約

陸士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己惟約。於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薄豐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曰。觀士龍之意是祝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士龍自謂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爲器。故美百工之功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寒衣。停百工。人民安。可以課飮讌餞賓客也。而延濟訓休爲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爲器物。若如此則既興百工。是其勞苦。何歡讌之有。且時方寒凜。非用膠漆之日。翻覆尋繹。理無所通。

尙席函杖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尙席函杖。臣周翰曰。尙席儒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儒席也。尙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書講書也。知尙席爲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尙席函杖。承疑摔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尙席亦官吏。如尙衣之事也。

鳳吹

邱希範侍宴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體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衆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爲衆樂爲吹也。

細草藉龍騎

其詩又云。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騎。臣良曰。藉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草在馬蹄之下。故曰藉也。

借曰

陸士衡贈馮文羆詩云。借曰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曰。借日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遊。尙未爲足也。明曰。此本出於毛詩。按大雅箴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王尙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亦不幼小也。據毛詩之義。則以曰爲語辭。今臣銑此注以曰爲日月之日。則與毛詩之

義大乖。上衡之意不合矣。

項領

其詩又曰。之子既命。四牡項領。臣良曰。項領者駕木項上也。明曰。按毛詩節南山篇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大也。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靜之行。亦宜訓項爲大。而云駕木項上非也。

涕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寤言涕交纓。臣銑曰。纓衣領也。明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疎。詁訓釋名安可臆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設所居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以知之。以其詩云。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九五云。有孚攣如。无咎。其義言九五居尊爲中孚之主。爲信不可暫捨。而攣攣不絕。故得無咎。此爲主者之事。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辭義不當。今尋靈運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九二處重陰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昧。物亦應焉。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權利。惟德是與。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常抱此道。尚爲孟顗評奏。故曰。猶勞貝錦詩。而張銑以爲九五爻。何義也。

瓜田不納履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字之誤也。文章之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著也。低頭著屨。則似取瓜。故爲人所疑也。履且無帶。著時不必低頭。故知履當爲屨。傳寫誤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明曰。錯音措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至。解朱組珮青紱。組紱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銑以遠遊謂出征。一何乖謬。

兼明書卷之五

雜說

辛壬癸甲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約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子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惟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耳。若馬遷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之有焉。

地震

莊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明曰。莊子之言失之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遂。於是有地震。其意言陰氣盛於上。陽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遂出。故地震也。或曰。莊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則可謂之海水相薄。而爲地震之時。不同舉十。或秦

當而禁震。或搖動而吳安。由是而論。則水非而氣是也。

日遠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逢二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一兒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中小。非近大而遠小乎。其一兒曰。初出遠。日中近。何以知之。初出涼。日中熱。非遠涼而近熱乎。各以此理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涼日中熱者。天氣不施故也。初出之時。中國在日之西。故涼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孔子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爲不答也。答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大德彝。豈與小兒街談巷議乎。又六合之外。非關教化者。仲尼棄而不論。故子路問事鬼神與死。皆不答也。且孔子慕□道以默八索。而不知日之遠近乎。以其輕問故笑而不答。或問曰。子云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爲東海近而西海遠也。答曰。地傾東南垂入於海。今之海岸求其海際。以人之所見謂之近耳。

月桂

代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郤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或羽之行止。無人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實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並天下。分置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實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江左

晉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明曰。此據大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晉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聵於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堦。客就西堦。門以向堂爲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世人之傳寫誤也。

我承其弊

史記宋義云。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明曰。承字奉上之義。於理不安。當作乘陵之乘。與乘勝逐北。以剛乘柔。其義同也。

徒行

范曄後漢書。蔡琰見曹公。蓬首徒行而入。明曰。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履韈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韈。

象傲

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明曰。按虞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然則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

瀟湘逢故人

柳文暢江南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近代詞人皆以爲二人皆是生人。忽於瀟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曰。據其題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詩也。詩述婦人夫壻出行之後。於春月採蘋。次見洞庭湖上有人爲客而歸。婦人因問其夫。其人答言於瀟湘之上逢見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婦人言故人去不返。春華復將晚。言己之年貌漸衰也。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者。此婦人憶其夫在外戀新人而不歸。詭言行路遠耳。婦人謂夫爲故人。非謂生人逢遇也。或問曰。今湖州有白蘋洲。與此詩於庭內。則所言洞庭。得非具區中之洞庭山耶。答曰。按其題稱江南曲。其詩云。瀟湘逢故人。洞庭當與瀟湘接。非具區中之洞庭山。又爾雅云。水中可居曰洲。然則水中洲渚。所在有之。蓋文暢曾守吳興。後人遂題其詩於吳興之洲。因爲名耳。

白蘋

明曰。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草木疏亦未爲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萍。大謬矣。按爾雅釋草云。蘋大萍。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爲浮菜者是也。人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蘋花色白。故通無之時亦可呼爲白蘋也。

蔓菁

今人呼菘爲蔓菁。云北地生者爲蔓菁。江南生者爲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草所論亦然。明曰。此蓋習俗之非也。余少時亦謂菘爲蔓菁。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爲辟穀藥。又用爲塗頭油。又用之消毒腫。每訝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所謂。近讀齊民要術。乃知蔓菁是蘿蔔苗。平生之疑。渙然冰釋。卽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蔔子也。漢桓帝時年饑。勸人種蔓菁以充饑。諸葛亮征漢。令軍人種蘿蔔。則蘿蔔蔓菁爲一物無所疑也。然則北人呼菘爲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文軌不同。魏武之父諱嵩。故北人呼菘爲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由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爲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爲蘿蔔苗亦已明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異乎。答曰。按地骨苗名枸杞。芎藭苗名蘼蕪。蓮苗名蓮荷。亦其類也。斯例實繁。不可勝紀。何獨蔓菁蘿蔔不可異名乎。又曰。今北人呼爲蔓菁者。其形狀

與江南梂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藥草果實蔬菜。隨壤則形狀小異。而況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為大材。可為棟梁之用。明曰。杞梓小材木。可為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與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釋木云。杞柳椐。郭璞曰。今枸杞也。尚書梓材云。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孔安國曰。梓漆也。詩云。椅桐梓漆。然則梓非漆之別名。可以為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與梓。皆柔軟之木。杞則可為桮棬。梓則可為漆器。其非棟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為貨之時。析而斷之為小材耳。

七夕

明曰。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人即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蓋鼎峙之世。或中分之時。南北異文。車書不一。必北朝帝王有當七日而崩者。故其俗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為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楊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觸垣牆。作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明曰。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填其上者。土填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化雞

風俗通云。雞朱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曰。萬物之生始於闢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姓興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出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呼雞作朱朱聲。即云朱氏之化。且呼鴨作與與聲。又是誰氏之化耶。

脾磨

世上醫人見人病不能飲食。即云脾不磨者。明曰。按鳧鶩鷄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嚥嚼。須脾磨之然後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堅厚。若人則異畜獸。既有齒牙能嚼食物。故脾皆虛軟。惟用氣化耳。病人脾胃氣弱。即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語云。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亦別。而醫人不喻斯理。一概而言。歷代雖多。曾無悟者。

丘氏

孔穎唐譏引風俗通云。丘氏魯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豈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則左氏為傳之時已有丘氏。則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譏之疎也。

字書

茲（黑也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子且反）　兹（艸木多益也從艸絲省聲子之反）　滋（益也從水茲聲）　三字說文。孳（禮記音子之反上從茲從二玄作茲訛又音字書見隸書有也）一字字樣。明曰。字樣言訛者即是正也。按書云。樹德務滋。又云。名言茲在茲。古文並作茲。上從艸（音草）下從二玄（音一堯反）。蓋以隸書草之。其畫直過。暨書直下。即今文作兹。雅當其理。玄者物之初生之貌。故兹幾孳幽之字皆從二玄。文義交通。音韻相近。是知兹蓋茲此茲玆等字皆從二玄。別有轉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問曰。安知左傳水茲之字不從水乎。答曰。按杜注左傳云。滋濁也。不訓為黑。假令茲訓為黑。則玄是物之初生。自得為黑。不必要從玄也。且玄字亦從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禮記夏后氏尚黑義曰。夏以建寅為人正。物生色黑。詩云。何草不玄是也。又左傳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則是滋字元始於物生。不始於水濁也。又問曰。今之滋益之字。及左傳水滋之字。皆從水何也。答曰。後人加之耳。

氐（丁兮反從氐下一）　底（丁木反山居也亦月下也從氐）　二字說文。乃字樣　按氐字氏下一。凡聲相近者合皆從氐。祗祇之類是也。說文字樣底字獨無下一。非。

起（古文起者子齒立也從辵巳之巳）　杞（古文杞字從木巳）　芑（古文芑字從艹巳）　三字說文。明曰。按說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檢說文手部亦無此字。其下從手明。

協（容樣從十）　明曰。協字訓和宜從心也。且協音嫌臈反。心邊著劦。與口邊著十。皆是諧聲。何得協字更從十乎。

宋景文公筆記

宋祁著

宋景文公筆記上

釋俗

宋 宋祁著

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初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佩魚自若。人皆疑而問之。若水倦於酬辯。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人問者。輒示之。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故共易爲初月。王珪爲脩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政月爲端月。以正音政爲正。音征今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曾公亮疑而問予。予曰。不宜廢。凡月外尙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縣諸語相府。罷之。

國朝有骨朶子。直衞士之親近者。予嘗脩日曆。曾究其義。關中人謂腹大者爲胍肫。上孤下都。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爲胍肫。後訛爲骨朶。朶從平聲。然朶難得音。今爲軍額。固不可改矣。

予昔領門下省。會大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香爐。蓋注官夾案立。予詰吏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爲案。故名曰洞耳。丞相公序謂然。唐人鄭谷嘗用之。

宣獻宋公著鹵簿記。於攀槊不能得其始。徧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云江左有甈槊。以首大如甈。故云。一作攀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爲婿。亦可怪。

古人寫書。盡用黃紙。故謂之黃卷。顏之推曰。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雌黃與紙色類。故用之以滅誤。今人用白紙。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殊不相類。道佛二家寫書。猶用黃紙。齊民要術有治雌黃法。或曰。古人何須用黃紙。曰。蘗染之。可用辟蟫。今臺家詔敕用黃。故私家避不敢用。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尙數百種。故謂就爲鯽溜。凡人不慧者。卽曰不鯽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曰窟籠。不可勝舉。而唐盧仝詩云。不鯽溜鈍漢。國朝林逋詩云。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爲團。亦其謬也。

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寺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吾所未曉。

樂石有聲。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

擣辛物作虀。南方喜之。所謂金虀玉膾者。古說虀曰受辛。是曰中受辛物擣之。

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隨方言之便。而淮濟之名不顯。司馬遷作河渠書。并四瀆言之。子虛賦曰。下屬江河。事已相亂。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

葛公言。河陽出王鮪。卽今黃魚也。形如豕。口與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於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爲鮓。獻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謂王鮪鮪居者。

蜀人謂老爲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諾。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脩書學士劉羲叟爲予言。昏書言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喏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

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庯峻。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庯峭。蓋庯峻也。集韻曰庯屋不平也庯奔模切峭屋同都切

儒者讀書。多隨俗呼。不從本音。或終身不悟者。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爭、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朝請音才性切皆作請。屬精之請爛脫音奪皆作脫。大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聲爲防。廷尉評去聲爲評。中去聲與爲中與。若此甚衆。

葛公嘗言。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故詩曰。度其夕陽。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指山之處耳。後人便用夕陽爲斜日。誤矣。予見劉琨詩。夕陽忽西流。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

余見今人爲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嘗讀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且任器乃擔荷之具。雖見子史。何云未詳。

古今語無雅俗。惟世之習道者似雅。如古以大爲大。音如舟柂之權則言大雅、大夫、大閱、大舉、類不及今人言大徒蓋反之雅。古以車音居爲車。昌遮反漢以來乃言車。音居俗語則曰車。昌遮反則今語爲雅。

今公私文書以物音賢爲敕。吏既習諳有體。不復能改。

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眞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大上有口爲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力爲劭。

古無正字。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後人以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龜。奮奪從雀。席中從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皐分澤外。獵化爲獦。音葛獸名

虆左益土。靈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爲怪人。

余少爲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賦。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計粟米養親。紹家閥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爲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歟。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嘆所試辭賦。大稱之朝。以爲諸生冠。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爲是。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耳 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花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爲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家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以爲唐稱柳劉。劉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論。多類之。末年尤奧澁。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朽。不丐於古。而出一語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品目焉。

晏相國今世之工爲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已來所未有。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唱。

上即位。天聖初元以來。縉紳間爲詩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錢公惟演、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至丞相王公隨、參知政事宋公綬、翰林學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詩。而不專也。其後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皆自謂好爲詩。不能自名矣。

余於爲文似蹇蹇。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

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於史傳。發修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唯捨對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嘗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整者也。

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劉禹錫詩。有瀼西春水縠紋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健。莊子曰。生於不足於朝。王建詩曰。自別城中禮數生。

宋景文公筆記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國語越大夫舌庸。今春秋傳作后庸。而姓纂舌氏。引越大夫爲祖。

今人多誤以鮑照爲昭。李商隱有詩云。濃烹鮑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字。

衛宏漢儀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爲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爲太史令耳。遷尊之爲公。予謂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古者大夫字。便用邑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斯嶧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

今國學行王弼易。題曰周易乾傳第一。下云王弼注。且傳即注解名。下當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常棣爲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常。且常棣、棣也。唐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此兩物不相親。

鄭玄注禮記，謂樝、梨之臧者，今樝與梨絕不類，康成所指，非今樝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聖人隨有無言之，以教一世。必於有，則不可常見，如彭祖七百歲，黃帝升天，秦穆趙簡之帝所也。若必於無，則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時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論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予見蘇頲撰朝覲壇頌，有乩虞氏字，館閣校讎官輒點乩字，側云疑，不知乩即稽字。

顏之推說唐末文籍亡散，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鍇爲說文系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於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頗留意，予頃篇刻篆楷二體九經於國學，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陽冰深於篆隸，而名作冰，音凝，故參政王公堯臣但讀陽凝。予曰，陽凝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樸，案說文朴無樸音，俗以朴爲樸耳。

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僞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字爲學之比。隋有柳䛒傳，又䛒之訛，以巩易巧矣。予見佛

書以言辯字多作習，世人不復辨詰。

學者不識說文，余以爲非是。古者有六書，安得不習。春秋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度河，仲尼登太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聖賢何謂，何必爲固陋哉。

唐呂溫作由鹿賦曰，由此鹿以致他鹿，故曰由鹿。予案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圝。圝音由，呂得其意而不知說文有此圝字也。

焉本鳥名，能、熊名，爲、猴名，乙、鳦名，借鳳爲朋黨字，（鳳本音鵬）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

漢書李廣傳數奇，注切爲所角反，故學者皆曰數（音朔）奇。孫宣公奭，當世大儒，亦從曰數（朔）。後予得江南本，乃所具反，由是復觀顏注，乃顏破朔從所具反云，世人不之覺。

漢書黃霸傳云，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爵，議欲以聞。顏師古曰，此鶡音介，字當作鳻，此通用耳，鳻雀大而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載鶡也。今官本介字誤作芬，鳻字作鳻，鳻亦音芬，鳻是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鍇本亦如此改定。

予所見蕭該漢書音義若干篇，時有異議，然本書十二篇，今無全本，顏監集諸家漢書注，獨遺此不收，疑顏當時不見此書云，今略記於後。

儒林傳施讎傳云，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名莫如，字少路。該案風俗通姓氏篇，混屯，大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釋之，爲壽張令。案此莫如姓非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閔爲屯，驚怪者多。但毛屯相類，容是傳寫誤耳。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風俗通而不信。

趙子傳，蔡誼授同郡食我子公，師古無音，該案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

音嗣。

顏安樂傳，疏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路爲御史中丞。該案艸下完，音丸，又音官，今漢書本如作艸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筦二姓，云堯舜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龢爲西河太守。今筦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瑕丘江公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

揚雄傳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該案牢字旁著水，音滷，作牢。韋昭曰，浲騷也。鄭氏愁音曹。又恐鶗鴂之先鳴，師古，鶗音大系反，鴂音桂。該案蘇林鶗鴂音殄絹。　又挾獝狂，該曰獝狂無頭鬼，見字林。

招搖泰壹，顏以張晏注招搖、泰壹皆神名。該曰如淳作皋楆，皋積柴於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故曰皋搖。

儲胥弩陸，該引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陸。黃圖云，弩陸在上林苑外。灑沈菑而呀豁潰兮，呀或作呵，呵，吒開四瀆也。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顏曰，啾啾蹌蹌，騰驤貌。該說啾亦作愁，韋昭音揫，鳥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引埤倉啾，衆聲也。又引楚辭鳴玉鸞之啾啾爲据。云稽顙樹頷，扶服蛾伏，如淳曰，叩頭時，頂下向，則樹向上也。該案韋本作梨顙樹頷，梨顙，頯地，樹頷，頷觸地也，今作稽顙，傳寫誤耳。又玄有首衡錯測攤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該案衡作衝，云八十一家相對之弟，如韜韇之衝。又案別錄告下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疑今人不見太玄及別錄，不知其謬，誤爲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該案字林，譔，專教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尚有一卷未尋得。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此言之要也。

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爲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後借爲西北之北。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以卯爲昧，訓北曰北，猶別也。

古人語自有椎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有意緒，辭亦鈍樸矣。又不及沈約云，黃綺、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云。

古人名黑臀、黑肩、牛蝨、犬子，今不以爲雅。迎貓爲食田鼠，讀禮者不曰貓音茅，而曰貓（音苗），避俗也。莊子曰，道在屎溺，今爲鄙語，漢書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騾也，如此語鄙甚可削去也。

宣獻宋公嘗謂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道，二子之上，無有文矣，雖聖人復興，蔑以加云。予謂老子道德篇爲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柳子厚正符、晉說，雖模寫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謂文矣。劉夢得著天論三篇，理雖未極，其辭至矣。韓

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玄等師承有來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予曰，弼棄易象互體，專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鬱退之。今講易者已讀弼注，訖至小象，則更無可敷演矣。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及諸卦中皆有乾坤象。蓋孔子敍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輿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

老子曰，無物之象。古語亦有想象。韓非子曰，人希見生象，得死象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說亦怪矣。

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推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此語最佳。

太史公曰，趙勝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見自振擇，纔爲亂世之士，治世則罪人矣。

春秋者，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於春秋。是以引天下之與賢之，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譏貶之，姦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決獄，所以法仲尼也。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賈誼善言治，鼂錯善言兵，董仲舒善推天人，司馬遷敍事，相如、揚雄文章，劉向父子博洽至矣。

韓退之稱孟軻醇乎醇者也，至荀況、揚雄，曰大醇而小疵。予以爲未之盡。孟之學也，雖醇於用緩，荀之學也，雖疵於用切。揚則立言可矣，不近於用。

賈誼善言治，健而快，過董仲舒。一等仲舒優軟不迫切，純儒也。

莒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以爲江左高文，丞相以爲知言。

或誣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知用范增則敗矣。高祖之量之謀，兼韓信、彭越者八九，故三分關東地與之而不疑。嘗是時，玩信等如股掌上一丸爾。

高祖知呂后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瓦耳，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陳平、周勃、蕭何、曹參等，故委戚氏不顧，爲天下計，俾后佐之。惠帝六年，后八年，是時天下已定，姦人不能搖亂。文帝以一乘車自代來即位，則高祖料之熟矣。

世稱文帝、漢盛德主也，然在朝之儒，賈誼一人而已。所任宰相，盡高祖時猥將庸人，亦不深討禮樂典章。於時時皆伏而未出，然而天下太和，兵革不興，南越順德，諸侯軌道，匈奴雖數盜邊，亦不敢深入。由是言之，治天下者在質而已，不必尚文。故曰質近實，文近名，文弊則民詐興矣。

曹操忌孔融、崔琰，殺之。操之字爲弗裕矣。孫權引殺融爲比，而斥虞翻、誅張溫。權之量又下矣。特賢少忌，唯劉備爲綽綽云。

荀彧之於曹操，本許以天下，及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己耳。操不悟，遂殺之。然則天

釋其爽以誅彧，寧不信乎。

孫權用吳，諸葛亮用蜀，終不能得中國一尋一常地，卒之并吳蜀者晉也。

能以身爲國興亡者，獨諸葛、晉謝安、秦王猛是也。

霍光學伊尹，才不周用，故宣帝立。王莽學周公，姦足以自文，故平帝篡。

詩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見整而靜也。顏之推愛之。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寫物態，慰人情也。謝玄愛之。遠猷辰告。謝安以爲佳語。

左太沖詩曰，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使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柳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剌剌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莊周曰，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此遠矣。每讀至此，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愛奉之尊之也，遠而敬之也。人莫不本乎祖，祖一而已，尊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顧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至矣，不可以加矣。周公之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不見之天下非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而配之。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奈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明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

夔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敢問何謂也。對曰，以爲虞氏之德，上奉天，下法地，中得人，萬物字茂，寒而寒，暑而暑，教之不暴，貨之不私，挈天下納於仁壽。若夔器在堂，以其成功，奏之歌詩，蟲然寫金石，入匏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鳳未始來也，獸未始威也。且樂作之朝，作之廟，作之郊乎。朝有宮室之嚴，廟有垣墻之護，郊有贊衛之禁，則獸何自而至焉。自山林來，則必凌突淮河，職職林林，瞿睨躑躅，然運頓足掉首，蹤踏盤完，何其怪也。羣辟在廷，百工臚行，而獸參其間，吾以爲怪而不祥。曰，然則孔子何爲不刪而著之。曰，樂主成功，不得不盛。推吾誼侈吾言以肆之，有如祖考來格，又將見顓頊堯舜叟闐然於堂上耶。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不肖者讎，中行氏欲不亡得乎，孔子可謂知言矣，昔者郭公如是而國爲墟，中行氏既知之矣而不能改，又及於滅。

蜀關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張飛愛重君子，而不恤小人，二者特所偏耳，身皆死於人手，是不可忽也。

燕小國也，其地於天下若黶之著面，然而昭王賢王也，得郭隗尊事之，故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於莒，夙伏而不敢出，悉返燕地，計其衆不與齊醜，然而能申意至此者，由得士也，故曰無常安之家，無常治之民，得賢則安昌，失賢則危亡，自古迄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景，前事所以知今，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蹟於其所以安昌，未有以異夫却走而求及前人也。

余謂佛、西方之達人也，其言汪洋漫誕，貫生死鬼神，無有涯涘，合萬物之妄以爲一眞，眞立而妄隨，又去眞捨妄，以無術無證爲極，若曰無術乃術也，無證乃證也，雖術而未嘗術，雖證而未嘗證，故舉天下衆生皆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者，如是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得滅度者，又曰，如來說即非衆生，是名衆生，于以脫滯縛，泯有無，自放於太空無垠之所，雖然，法待言而立，不得無言，迷待法而悟，不得無法，故惟釋迦、文殊、剗言之藪，剗法之痕矣，自文殊而下，已自執所見，所見差駁，纖垢深矣，故維摩詰以一嘿對之，乃皆悟入，佛與中國老聃、莊周、列禦寇之言相出入，大抵至於道者，無今古華戎，若符契然。

堯之四凶，今之姦臣能之，周之十亂，今之賢臣能之，古與今變相勝耳。

堯舜之世，比屋可封，非盡可封也，可封之人多也，桀紂之世，比屋可誅，非盡可誅也，可誅之人多也，成康刑措四十年不用，非也，以爲二王能用法，不濫殺，可矣。

春秋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見中國之尊且見略於外也。

蜀人謂梅爲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事簡而當，亦不以字害句，故音韻淸濁，自宜改易，劉在新中入張韶留宴汾陰西入先韶，直取意順則已，至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惟白居易用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麒用借音，麒袍雪擺胡用鶻音，贈衫紅擺于三百六十橋用謝音等，往往有之，妥丞相殊嘗許之曰，詩人乘語便當如用字。

春秋、錫之濟不、在此舉也，古人以濟不作兩字用，謂濟與不濟也，今人用不，爲歟耶之比，不一音乎鳩反。

漢陳平封曲逆侯，蕭何爲酇侯，霍去病爲驃姚將軍，今學者讀曲逆爲去遇，酇作嵯，驃爲漂遙，不作本音何耶。

古人自有文語卓然可愛者，穀梁子曰，輕千乘之國則可矣，蹈道則未也，故柳宗元以爲潔，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明也，如萬衆皆啓齒，齒既白，以粲義包之，仲尼居，三蒼作尼，說文作凥。

宜從二間舟，再名亘字，隸改舟爲日，何法盛以再一爲舟航字。

宋景文公筆記下

雜說

君得其健，強陰幾戰，臣執其旨，有度乃凝，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君也。

天不待規而圓，地不待矩而方，天尊地卑，其道有常，君、天道也，臣、地道也。

天用其圓，地用其方，圓道主於生，方道主於成，天、君德也，地、臣職也，君操無爲以臨臣之有爲，萬物自歸。

上逸於制，下勞於事，有度乃治，無爲者、非謂塞吾耳不聽也，蔽吾目不視也，閉吾言不出也，謂審於有爲之內，不爲於有爲之外也，何謂內，曰，官不職，責之相，士不練，責之將，財匱責司農，獄不正責廷尉，是爲內。

何謂外，曰，歲有常賦而又賦焉，是曰賸，人有常役而又役焉，是曰橫，力不勝加，如負則跌，材已窮加，如任則敗，是爲外，振其領，羣毛整，提其綱，萬目張，綱歟領歟，君所執歟。

君有常道，臣有定守，賞當功，罰當罪，與之惟我德，奪之惟我權，君道也，奉法循令，竭己力以獻功於上，臣道也，故臣有所憎，能以得君之罰以去之，是謂作威，有所愛，能以得君之賞以貴之，是謂作福，法賊明，賞得輕重之謂之玩法，令可遵情得出入之謂之侮令，君喪道，臣失守，故曰，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能無卜而知吉凶乎，曰，以甚治攻甚亂，濟所以安除甚患，能無祭而福乎，曰，不奪民時而順物宜，能無禜漆而合乎，曰，不以遠近內外與之間，欲一推吾心納兆人之腹，能不賞而使人勸乎，曰，先賞有功，能無罰

而使人畏乎．曰．先聞有罪．兇惡不戢．姦笑於腹．當卦客寵．勞臣諒勇．奴耕于原．婢執其爨．丈人以安．

植表挺挺．下無曲影．善聲之唱．應無醜響．

不可得者．上不以求．不可止者．上不以禁．不可行者．上不以令．故曰求愈多．得愈寡．禁愈急．止愈少．令愈繁．行愈慢．上求而不得．謂之失威．求不可得而得．謂之變．禁而不止．謂之慢．禁不可止而止．謂之虐．令而不行．謂之凌．上令不可行而行．謂之亂．故聖人慎舉錯．去三不可．則善矣．

贏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儉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宄（作恐宄）而不可不嗇者財也．曰．因衆奈何．曰．人之情莫不惡勞而我逸之．莫不欲富而我與之．莫不懼危而我安之．莫不畏死而我生之．民已逸則可與共勞．已富則可與共乏．已安則可與同憂．已生則可與濟難．夫民．國之基也．五仞之牆．所以不毀．基厚也．所以毀．基薄也．故曰（曰一無字）．百足不僵．則附者衆．流水不窮．則來者遠．民之瘠無肥國．下之悅有豫（豫一作）君．

食者．人仰以生也．適則飽．過則病．甚病者死．法者．國仰以安也．順則治．逆則亂．甚亂者滅．商家之法一．而湯以王．桀以放．周家之法一．而文武以興．幽厲以亡．然則食無心於生死．在人之適過．法無必於治亂．在君之順逆．

古之人淳．今之人詐．奈何．不然．人無淳詐．在治亂而已．今日之治．三皇是也．唐五代之亡．桀紂是也．難曰．古巢居．今宮室．古茹毛．今饗熟．奈何．曰是直事有工拙耳．創始者難．踵成者易．功百物皆是．夫何足疑云．

東南天地之奧藏．寬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勁方．雄尊而嚴．故帝王之興．常在西北．乾道也．東南坤道也．東南奈何．曰．其土薄而水淺．其生物滋．其財富．其爲人剽而不重．靡食而偷生．士懦脆而少剛．笮之則服．西北奈何．曰．其土高而水寒．其生物寡．其財确．其爲人毅而近愿．食淡而勤生．士沉厚而少慧．屈之不撓．

小人之情易見也．其錚錚似辨．其悻悻似直．攻人之私似公．觸大臣．撼大事．似強．多所建請．似才．數譏小官．辭小祿．似高．陰引其朋．似薦賢．攻其朋之細過．似不黨．故君人者．權以與僞．則錚錚者敗．討其忠邪．則悻悻者露．語人之私隱而無驗．則公者詐．察大臣之可仗而不宜退．則強者詘．聽而不可施行．則才非是．權以要官厚祿．靦然而謝．則高者猥．所憎者去．所間者進．則非賢．時時取黨人之細過暴揚于外．如甘辛相反而和．水火不同性而濟．上疑主心．下欺與人．而君子已見其肺肝然．施施自以爲莫我得也．

夫生民晨作夜寢．早起晡食．寒絮暑絺．常忽而不爲之節．何哉．然則攝生不可不知也．冬許晚絮．春許衾襁．早許飽．夕許饑．行立坐偃．皆不得久．此甚易行．毋以吾胃熱生物暖冷物．勿以吾氣贊喜怒．且凝樂．喜怒．人所未嘗無也．多憂傷神．多思傷志．過樂喪守．喜極氣散．怒極氣愠而不下．若使吾心爲郵候．發樂喜怒至而不久舍．毋令少宿．則善矣．若有留彼．其以我爲囊橐矣．

掩其耳而聽窺窺．由洪洪然．掩其目而視了了．由眊眊然．惡來掩紂之耳．武王闘師於孟津之濱．宰嚭掩夫差之目．勾踐嗤笑於會稽之隳．（隳一作）

歌者不疊其聲．則少和．舞者不長其袂．則寡態．左顧者不能右眄．勢不兼也．

備之於髮．不去亂．不能治．髮法之於人．不誅有罪．不能完善人．此謂損之而益．

古語曰．斛滿人概之．人滿神概之．聖人其善概歟．大奢概以中．盜欲概以道．淫慢概以威．由是治身．由是化人．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爲國者審所樹而已．

鶬鶊鳴春．蟋蟀唫夏．蜩螗喝秋．蟣子戰陰．非有命之者．氣自動耳．

鑑向日而火至．方諸向月而水至．物有自然而感者．無遠近之間．

佞色不能悅堯目．忠言不能入桀耳．色非不美．堯識之．言非不至．桀厭之．

愚不可詐者民也．賤不可勝者衆也．撫之爲吾之子．毒之爲吾之賊．

重兵在邊．京師乃單．拂驅以尾．尾不可大．掉之不能．反爲驅害．臂大於指．屈伸可使．指大不使．其臂乃廢．

剛四肢者骨也．剛天下者兵也．

莫仁於雨露．而蘼草夏枯．莫嚴於霜雪．而松柏冬青．

作法者君．守法者臣．役法者民．臣弄其法．主威且劫．政在大臣．人走私門．私門可炙．君戶將闔．

父慈於箠．家有敗子．將厲於鈇．士乃忘軀．

珠丸之珍．雀不祈彈也．金鼎之貴．魚不求烹也．

闌金在途．無不掇也．吐珠在澤．無不拾也．

鼻不遏夜．弗能自惶．政必先鍊．姦人投詐．

父否毋然．子無適從．政產二門．下乃告勤．

君與臣不同而昌．君與臣同而亡．

謀不厭衆．決之在一．決不能專．朝有爭言．

金鼓既震．卒勝於陣．爵賜已明．士勇于廷．

重輕不同．衡獻其公．曲直相欺．繩黜其私．

造父亡轡．馬顛於畦．庸人屬策．馬爲盡力．

去山弗棲．虎喪其威．爪牙弗具．失所爲虎．

知賢不進．朝有刓印．知不肖不退．挈明人昧．

我與之生．故能爲吾死．我與之樂．故能爲吾憂．

鼎于鬻者雞至．嗟于牢者豕集．惠於國者天下來．

足食足衣．禮往從之．近寒與饑．恥則去之．

賈賈亂廛．窳農敗田．讒夫僨邦．害馬汙羣．

忠與邪並．黨衆者勝．主乃失柄．

不大其幹．而衆其枝．幹乃遂拔．

言等出於口。在賢者爲王。在不肖爲佞。
櫛所以去亂髮。浴所以濯膚垢。
工圖者飽於菊。善邦者羨於食。
騖外求閫無閫矣。法外索平無平矣。
與屨不同物。治亂不同日。
救亂之世不語儒。求治之世不語戰。
水淵則回。道衍則聖。
聖賢授受。功不贊漏。
抽裂傷錦。迂政損國。
任賢而二。五堯不治。
含糊不斷。上產其亂。
謀道作舍。三年弗架。
鼎大魚小。靡於數覺。
入林失斧。不能得楚。
主不謹戶。盜者夜歸。
樹枝太繁。必搖其根。
苦口之藥。疾者甘之。拂耳之言。明君愛之。
我惜之能。得罰於君。我愛之能。得賞於君。政在於臣。黨與成羣。君則孤而無民。
種禾不耰。而歉其秋。與食爲仇。
兩上不得相事。兩下不得相使。

庭戒諸兒

教之持世者。三家而已。儒家本孔氏。道家本老氏。佛家本浮屠氏。吾世爲儒。今華吾體者衣冠也。榮吾私者官祿也。謹吾履者禮法也。啓吾識者詩書也。入以事親。出以事君。生以養。死以葬。莫非儒也。由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蹠地。不知地之重。故天下蚩蚩。終无謝生於其本者。德大而不可見也。道家所尙。清淨柔弱。闕齒以剛而缺。不聞舌以柔而折。以有爲爲末。無爲爲本。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賊莫大於德有心。心有眼。吾有大患。爲吾有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然其清淨可以治人。柔弱可以治身。若等服而行之。不害爲儒也。佛家自遠方流入中國。其言荒茫夸大。多所譬諭。合羣迷爲前。指生死爲妄。以太虛爲體。其法曰。欲言則差。欲心則謬。如一漚生。一漚滅。還入於海。漚自妄見。海無生滅。無有也。亦無無有。亦無無無。淡然無所得而止。止亦不止也。

治戒

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濯浣之衣。鶴氅紗帽線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腊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烈然朗朗有識者。還於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於黃壤。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靴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刻吾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以請謚。有司不可受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生平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絡布纏棺。四翣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愼無妄編綴作集。

左誌

鄗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爾。葬從先子。

右銘

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妄吾。要明吾理。

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願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妄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經任子。此以諉莒國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矣。孔子稱天下有至德要道謂之孝。故自作經一篇。以教後人。必到於善。謂曰至。莫不切於事。謂曰要。舉一孝。百行罔不該焉。故吾以此教若等。凡孝於親則悌於長。友於少。慈於幼。出於事君則爲忠。於朋友則爲信。於事爲無不敬。無不敬則庶乎成人矣。若等兄弟十四人。雖有異母者。但古人謂四海之內皆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他人渠肯信哉。縱陽合之。彼顧背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大抵人不可以無學。至於章奏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詘矣。

宋景文公筆記下

右筆記三卷。以數本參訂。粗少舛午。景文公議論考據。精切如此。然前輩猶有一二可疑。如骨朶字。蓋檛字。古作簻。簻飾以骨。故曰骨簻。後世吏文略去卄。又簻朶二聲相近。故爲朶耳。鯨照因武舉而改爲昭。非誤用也。冉耕。字伯牛。而古犂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移者。今郁李也。非課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注云。薛瓚註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候切。入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無樸音何耶。卵乃古鯽字。又音鯤。今謂卵本柳字又何耶。衍既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二年四月初吉。上庾李衍謹書。

東原錄

龔鼎臣撰

東原錄

龔鼎臣撰（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宋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

舜典後有作。汩作九共篇、棄飫。孔安國以爲亡篇。疑其非亡也。乃孔子所删去者爾。況二典豈容此雜篇綴其後。言百篇者。獨安國而已。孔子未嘗言也。

尚書廿篇。其中別無可以爲後世法者。但孔子之志。以堯舜相繼。卽見其與賢。無此一篇。則不見禹之與子。故載之以示父子傳授之法也。

尚書本爲舜。故幷錄堯。詩之首本爲文王。故幷錄先公。費秦二誓。係在書後者。若只訖文侯之命。其誰不能編也。蓋前此皆帝王之書。所以人見其甚易。用費秦者。言典誥也。孔子更於諸侯中取之。有以勸諸侯之爲善。可繼帝王之書也。

易鼎卦有金鉉。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曰。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注云。扃、鼎杠。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鼏蓋以茅爲之。今文扃作鉉。釋文、鉉、胡犬反。一音扃。故周禮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是扃卽鉉也。說文乃以鉉爲鼏。莫狄切。非也。且鼏本茅爲以覆鼎。鉉以木爲以舉鼎。其誤可見。

易上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乃參伍錯綜之數爾。故子夏易傳。置於前段之末。韓康伯以爲後段之首。非也。

詩晨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斑駁。名曰六駮木。爾雅云。駮。赤李。註云。子赤。

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贏、養其不足者。凡十五字。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則不及也。當養之。

世俗稱詩曰作什。或曰見贈見寄之什。有以一篇爲什者。假以什爲詩之別名。殊失其旨。據詩大小雅周頌。凡於其始。則曰某詩之什。至其終。則曰某詩之什若干篇以十也。周禮宮正。會其什伍。先儒以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唯魯頌亦曰駉之什。至其終。以數不足。故曰駉四篇。然則詩一篇以上。稱什可也。

或問、李鼎祚解易。以聖人設卦爲伏羲。觀象繫辭焉爲文王。是否。予曰。伏羲設卦。觀示其象於人。文王演易。繫辭於卦下。故孔子言繫辭焉者六。皆不能有字著其上。一曰繫辭焉而明吉凶。二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三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四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五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六曰繫辭焉而命之。然則豈容與設卦離其句哉。

洪範九疇。宜皆有所說。獨八政祇載其八事。其五紀亦然。疑王省惟歲以下所說歲月日星。及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當在歷數字下。況有冬有夏。乃似歷法。其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當繼以無偏無黨以下。則大中之法備。如斂時五福。當在五福六極之後。乃是說福極之意爾。此漢儒所得錯亂。不能細考。以訪于伏生之類之人。使後世爲不完書。皆漢儒之罪也。

皇極以前四疇。皆治法也。皇極以後四疇。皆治之有善惡也。如三德之不善。則臣僭而後凶。民亦僭忒。稽疑亦有吉凶。下二疇善則善應。惡則惡應。與前四疇之體法異也。

前人有以賾爲探考之義者。自解人頗效之。且易有天下至賾。及探賾索隱之文。二者舉謂賾者幽深難見。唯荀爽謂賾測也。其前人或取之乎。皇甫湜右丞治易。有紀師說一卷。謂賾者所以測物情也。斯得之矣。

鄆州門樓與廟。大中祥符初。東封回。賜升中延福之名。禮記曰。升中於天。注。升、上也。中、猶成也。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左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當天下中和。則是太平。乃上其民中以告天也。中自有義。注者何必猶成也。

董仲舒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卑賤不能致也。在西漢鳳皆見於穎川。則是鳳鳥至。魏晉間張掖出石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未必皆聖人所致也。

揚子。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地矣。書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

又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精氣爲物。天神之精也。神而明之。天明之粹也。生而冥乎天。死而復於天。復者、精復於神。粹復於明。熙甯中。予在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言。後數年。因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云。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

齊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据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玄賦云。厲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即大城之門也。故水經注謂南門爲白門。今齊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鄭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

唐高宗諱治。當時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復舊名也。治禮郎爲奉禮郎。迄今因之。其後太子賢注後漢書。至王符愛日篇曰。治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乃改治爲化。夫以亂對治。則化不若治。要其語新。則治不若化。

仁宗嗣位。踰年改元天聖。時說則肅后垂簾共政。謂天爲二人聖也。於時胡旦嘗言未曉其義。蓋不知自有所出。晉殷仲堪天聖論。其略曰。天者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此恐是真宗爲天。仁宗爲聖也。

爾雅釋木曰。樲酸棗。郭璞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樲棘。其孟子本文云。養其樲棘。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

荀子非相篇曰。仲尼長。子弓短。楊倞解云。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史記謂有馯臂子弓。其學惟受易而已。韓文公亦曰。子弓之事業不傳。而荀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作馯臂也。常怪倞序荀子。其辭甚巽。曰。穿鑿之責。於何可逃。王劉解子弓乃朱張字也。吾荀卿以比孔子。蓋其道與孔子同。所以於逸民七人。獨不論朱張之何如也。然則讓道於人。取益多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若春秋夏五夫人氏之類。後人從之。莫有補其缺者。宜倞以罪辭而不敢逃責也。

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傳無見焉。劉向說苑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其質美而無文。故曰無文也。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何也。亦可審其學問之有遺。

歷代名臣法帖。有山濤啓事。云臣啓。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昔漢武朝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迪儒。咸以濤爲知言。

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錢。與古甚異。漢時萬錢比周時金重一斤。其言百金者。爲錢百萬矣。然則一金猶古萬錢之稱也。孔安國注呂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一曰錢也。今之百錢。豈止六兩而已。又或以鍰爲鐶。尤無稽也。

論語載蕭牆蕭屏也。後人因惡事斥之。遂若非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司設几筵。後人因喪事設之。若唯凶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惟通者則不然。各從其本而已。

11

16B

或問。馬融云。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何也。曰。言三家。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漢書。劉向推三家尙書以雍徹尙書則不見。唯見馬融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以意求之。則宜爲三代夏商周之家也。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若以下二患。爛腸之食。伐性之斧證之。當以蹶爲倒也。又蹶逆寒疾也。高氏注。以招訓至。蹶機門內之位者。誤也。

孟子謂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者也。若有能信之者。不遠千里。必求信之。恥指之不若人也。今之人心不若人而不恥。是之謂不知類矣。唐盧同常爲楄銘。蓋本於此。

孔子不喜與人辨。孟子好與人辨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辨。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辨者即辨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辨也。

張衡東京賦。李善注本云。解罘放麟。又曰。慕天乙之弛罘。其五臣注本弛罘作弛罟。故韓魏公進嘉祐編敕表。從罟。然網罟可通施於捕禽魚。作弛罟則不重複。於義爲當。呂氏春秋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酆宮之朝。二事先儒皆未知其所出。今傳於學者或得之。可補古史之闕。

汲冢書稱太甲殺伊尹。唐李宗閔謂孟子教諸侯叛。不別是非。毀知賢聖。甚可罪也。

落成之祭。人久不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宮。與諸侯落之。

揚子曰。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軌注。謂手者桎梏之屬。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睨天下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注意以文王聖而免桎梏。則與揚子合矣。

有問、竹與松柏皆能冒霜雪而不衰。竹虛而松柏堅實。其故何也。或對曰。竹則虛其心。松柏則實其腹。竹則弱其志。松柏則强其骨。非道之自然乎。

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敍。惟曰未有遜志。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安國之注爲二解。荀子幷爲一解。凡刑殺既義則當用。但解勿庸以即爲即行。斯與本文意異。

四瀆尊於百川。謂其發源而東。不假他水。直注於海也。然人呼淮者止曰淮。濟者止曰濟。不以他水寄名於其上。曰某淮某濟也。惟淮雖有秦淮。則秦非水名也。其江河則不然。凡水之相附通者。必寄名於其上。若沅漢則曰沅江漢江。洛汶則曰洛河汶河之類。是皆世俗之語。不可不知。

樊噲傳云。從攻項籍屠煮棗。顏師古謂皆未詳其處。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寃句有煮棗城。

劉向曰。禹無葬處。顏師古謂不見傳注也。按汲冢記。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禹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鏡瑤。皆沒於河。

書有亡本及逸詩者。蓋孔子之所刪也。不修春秋者。孔子之所未改者也。逸論語者。殆載齊魯古三論篇章之所遺也。設唐明皇道德經序。見君子傳注至公之辭也。孔子所存書之逸篇。皆因事而訓後世。如盤庚三篇。蓋以五遷之勞。民咨胥怨。故錄其丁寧告民遷之之意。欲後世凡議遷都。知民之必怨。用戒其不可輕遷也。

地理新書志。江淮間宅與墓。則隨五音取向。宅則皆須西北高東北下。流水辰巳開出。兼間用內向爲上。非也。凡宮寺祠廟郵館。皆無常主。故用內向。宅舍則當各隨本音。

邢元擧士家。作三代木主。大約依古制而規模小也。仍各用一小木室。安木主。作一靜室置之。不須更告影幀。蓋非古禮。又木主久而壞。可瘞而別製。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崔祐甫獨觸危於矢石之間。潛入家廟。負木主以竄。然則木主之制。唐士人之家皆爲之也。

孫樵紹先言。諸葛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擇吉日爲之故也。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不能足其數。

晁文元公常約己立四海之海法而專習之。謂無怒無怖無慮無住。無慮者。息其緊慮。無住者。不住著於一物。晁公每自謂得則象智。蓋見賢思齊。觸類而長。此取象中說所謂七無者。然皆原於論語子絕四也。

物有以類而名之者。鵝曰舒鴈。馬曰飛兔。皆名之美者也。至於人。則有曰鳳犬。曰虎狼者。豈不愧於鵝馬乎。

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釋者謂竹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然則齊魯間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爲天下第一。經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齊來。因種於此。故以姓得名。

物有蟄藏者。是保其身也。人若能蟄藏志意。待時而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不相離也。

文中子言。董威輦大雅吟。游於道。威輦之詞。不見於世。而見石崇大雅吟。然亦無能歌者。威輦。晉董京字也。京與崇同時人。其詩意異否未可知。且存崇詞以質斯義。其節曰。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三分有二。周文是向。於穆武王。奕世載聰。濬清吳會。六合乃同。大槩以司馬晉比姬周。大雅之意。其在是乎。

唐劉秩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之二百卷。號通典。通典所載。自書契以還。迄唐德宗貞元元年。上下數千年。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二百卷。裁二百年。其卷帙亦如之。與治晉張輔論遷固書一也。然秩書太略。白書太煩。不煩不略。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是知天下鉅細事。惟適中可以久而不廢。豈特書抄哉。

賦者。緣物以成文。必辭理稱。則彬彬可觀。唐楊遂賦。太極生兩儀。有云。品物流形。聚作草木鳥獸。不言善應。散爲霜露風雲。理雖長而辭不稱。無足觀者。王沂公賦。有物混成。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雖與前賦意合。而其辭理彬彬然矣。

高弁公儀。种先生放之高弟也。常著帝形三篇。有張荷若山亦學焉。先生以友道待之。著過非九篇。先生皆稱之。復謂過非在帝形之上。帝形今行于世。而過非世所罕見。大旨謂過非非過也。聖人作事於時。有本是而末非。非聖人之過也。蓋後世增飾之過也。陸魯望嘗因激而爲蠶賦。以其貽禍於民。遂欲伐桑滅蠶。思古民衣皮羽爲無得喪。則不及過非之意遠矣。

韓文公古詩曰。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謂李杜也。北夢瑣言。載文公律詩曰。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王黃州解梁官舍詩云。上天於我心還厚。只遣文章道更專。此皆原孔子天未喪斯文之意。

杜工部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云。子雲清白守。今日起爲官。諸本皆然。予以謂今作金。蓋金日磾本休屠王太子。與母閼氏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奇之。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唐中興時。贊普必有相類者。故甫用之也。

四六文字。雖變古體。其有至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崧論詩答徐巡官。其略曰。詩者或逸樂而興。或悲哀而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中。雖興言必遠。懲惡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者。豈徒然哉。是以讒驕虞之章。知岐周之盛德。誦芍藥之句。識鄭衛之淫聲。如巡官送官云。蟾桂三春捷。雞林一國榮。則知皐澤之被於遠人。素風漸於殊俗。又若貽友生云。詩道長年樂。生水食卻閒。則知尺璧輕於寸陰。千金賤於一字。如崧所述。豈必以古律爲別哉。

五代和魯公凝。長於歌詩。初辟征西從事。軍務之餘。往往爲歌篇。詔使往來。傳於都下。當時籍籍以爲宮體復生。俄而時主知之。遣中使馳驛索宮詞百首。即日上焉。其間有云。遙望青青河畔草。幾多歸馬與休牛。又云。赤子顒顒瞻父母。已將仁德比乾坤。又云。越溪姝麗人深宮。儉素皆持馬后風。盡道君王修聖德。不勞辭輦與當熊。使事中的。有風人之作。

和魯公上巳日。修禊事於濟汶之上。或曰。長津之內。游舸甚繁。鼙鼓鳴榔之下。必起飛躍而驚睡龍。俄有漁者獲一巨魚。長丈餘。其圍數尺。斑首赤喙。刀鬣背鱗。遂贖而放之。或謂曰。子欲望負足乎。魯公曰。豫且之箭。前編所遺。但惜其教學之功未展。不可隨泥蟠沙鰌同鮨也。且爲放魚歌。有云。背鱗背□背龍子。時張昭遠稱之云。解束縛之鱗。願登賢相。蓋志形於詞也。後爲右揆。傳說鯉魚滿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若此者。其歲蓋亦深矣。

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異。如李巽士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之精。陰以質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爲鼓。而其義有成。斯造於無愧於理矣。當時謂之李土鼓。後有鮑當者。著孤鴈詩甚精。時亦號鮑孤鴈。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六日。太宗始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三年。五年。又賜胡旦蘇易簡以下及第。初京師期集。未有題名石刻。至七年。衡起以贊善大夫通判歙州。蘇能以著作郎權知歙州。乃刻賜詩七首。其賜呂蒙正詩。有云。帝澤雖霑異。官榮莫忘貧。賜胡旦詩。有云。報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御注云。每相見。但相勸爲美善之事。莫教朝野人笑道。主文官家。知舉不了。呂蒙正自僕射乞出。得判河中府。太宗曰。卿狀元及第。朕用卿作宰相。今日可謂榮歸鄉里。因有詩曰。滿朝鴛鷺醉中別。萬里煙霄遊子歸。太宗聞之。曰。呂蒙正似無意再來。既而三召。方再入相。

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即爲歌頌。帝曰。人家蓋一箇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即擲於地。即今宣德門也。

劉仲芳上曹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子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與王去後，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用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之師，猶治易者各將所見苟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王元之詠中條山，皆愛田告詩有潤黑吹狂雨，峯青卓冷烟，乃作書求之，大槩言詩於茲山，只欠是爾，田諾焉，故田詩集不復載，

李文定公迪、與夏侯鱗、各題詩於濮州王贊郎中屋壁，文定曰，南巷蕭條北巷連，君歸未得伴君閑，郡樓獨上最高處，盡日凭闌不爲山，夏侯曰，夜來飛夢到瑤池，借得周王八駿騎，直能卻歸蓬島去，五雲狂踏影參差，明年文定第一人、夏侯第二人及第，

魏野詩曰，雲好低頭望，松宜側耳聽，便堪爲導引，誰信可延齡，頃年杜岐公晚年揮扇，或隱橋下，即側身取之，蓋亦欲略用力也，

王欽若三司勾當，來亳州散食鹽錢，知州有詩一句云，雪霜散處民心悅，欽若對曰，鼎鼐調時衆口知，

龐籍爲黃州司理，夏竦時知黃州，龐嘗遊洪水山，有詩云，登臨不覺致身危，夏顧異之，後龐爲相，而夏爲使相，龐適當軸，曰今日向司理筆下作使矣，

吉州雙流詩云，不知萬里爭流去，那派先成潤下功，向敏中與盛度分作，一人是殿中丞，一人是太傅，後向爲相，盛亦貴顯，

康定中，尹師魯過河陽，見予廳事之壁有石記墨本，題曰青州州學記，師魯謂當云青州學記，大抵文章

增減字，不可不思，嘗觀韓文公文章無一字用不當者，如藍田縣丞記其下主簿尉，若常人止曰簿尉也，且尉則官稱，簿則簿書，必曰主簿則名始完，是雖文之小疵，亦典刑不可不尚，

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修政，故杜甫贈蕭郎中詩曰，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徐鉉題雷公井，亦曰挨爾愚公谷，蕭條羽客家，皆謂其蕭灑可愛也，予守青社，因旱禱雨於愚公山下，即日而應，嘻，公野人也，生死有益於齊，亦嘗以靈異澤民，求爵號於朝廷，元豐二年，封顯利侯，

景祐二年，省試天子外屏賦，是時國子監元黃庠者，最有文稱，同試，問以所比證事，庠曰，可用疏屏內屏，問者以皆有屏者，謂庠不識，及庠程文第一，其辭曰，清廟之飾用疏，是殊彝制，諸侯之設於內，爰僭常尊，其人見之始愧服，時庠以疾不能就御試，既愈，陳遂於貢院，大略言，三月中偶感寒疾，幸蒙聖恩特降中使賜湯藥并酒，遂得平愈，近多士皆被榮恩，而庠自昔延登國庠，既於南宮，皆叨首薦，以母老獨未能甄錄，乞賜奏別賜一試，主文章，郇公而下，爲之進呈，仁宗曰，是亦三元也，詢問欲如何，郇公曰，乞出自聖恩處分，仁宗許將來就御試，徐曰，令奪狀元也，宋公庠時亦預進呈，退謂同列曰，將來好狀元，或問何以知之，曰，金口宣諭如此，故知此狀元定矣，

宋丞相舊名郊，第一人及第，或以名譖之，即更名庠，時葉道卿猶外補，寓書戲問曰，某當年狀元名郊，今名庠，何許人也，宋公因以詩答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時以謂劉向改名一事，古今人未嘗用，似留與公序也，

眞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斤，宣示宰臣而下，遂表謝，其表王沂公代爲之，有云，事將符於難老，效豈止於頤齡，又曰，臣等用愧鹽梅，言慚藥石，乃知前輩文必引事相類，雖涉小巧，亦不可不然，

葉道卿嘗帶貼職知秀州，時狀元宋公序、及同榜鄭天休、已修起居注，道卿有詩寄二公曰，相先一龍首，對立兩螭頭，世稱爲警句，

宋丞相嘗曰，皇朝狀首三十八相，我家第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與宋庠也，

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試珩圭賦，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玉之羞，是以上無虛授，下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曰，極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爲賦，實皆詔誥詞也，即授直史館，頃之，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云，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祏奉齋牷，欲知太姒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仁宗嘉之，賜絲二百疋，

劉侍郎夔，皇祐中，自汝上移守福唐，予送以詩，有云，家經武夷住，仕與會稽鄰，劉公云，武夷山在建州北二百里，崇安縣南三十里，方圓二百二十里，東南二方，皆枕流水，一水北至，一水西來，溪於大王峯前合而南流爲建溪，公既請老，燕息於其間，想公當時過家之榮，後日退居之樂，良可羨也，

景祐初，禮部試觀象作服賦，予愛其離合發揮篇文甚精當，常效之，以漢趙充國傳，能騎兵以萬人留田，曰罷兵留田，以試兗州進士，後有以韓安國傳謀事必就祖發政，括古語爲題曰，就祖發政者，離合之說也，

太宗詔徐鉉撰李璟誌文曰，聖人在上，雖善治者不能保其存，時謂文過太甚，和魯公比擬章書，以崑崙人物旅弓黑猾玄鶴孤猿之類，是形與色兼言也，

嘉祐四年貶呂溱，其誥詞劉敞行之，溱當貶而褒，嘉祐五年，劉沆贈僕射侍中，其誥詞張瓌行之，沆當褒而貶，

張舜民爲高遵裕幕客，元豐辛酉歲，隨遵裕至靈州，題詩於石峽曰，青岡峽裏韋州路，十去從軍九不還，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又曰，靈州城外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因爲李察劾之，降爲承務郎郴州監酒，

杜甫贈太常張卿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張平子南都賦作鸊鵜，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南楚之外謂之鸊鵜，

南京法寶院有二墨蹟，曼卿、守道也，雖精妙與奇性不同，然皆近世所罕有，

劉相沆爲臺官言後，令裴煜代作章奏，言雖三省之無他，柰羣犬之已甚，臺官與中復上言，劉相以犬斥言事之官，

潘佑曰，齊人王遂靈者，高士也，精覽九經，該博諸子，肥遯邁俗，目無全人，予早聞遂靈之名，常恨未得見其所長，佑、忠直人也，其語固不謬，後予守青社，因訪其著述，訖未能得，而遂靈去方百年，其知名者尚少，

況著述乎。乃知姓名有道之士。沮沒者何可紀哉。

周世宗既定軍制。左右有以刑名相犯取旨。世宗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宜。儀范今行之。

藝祖嘗令傳宣於密院。取天下兵馬數。及本院供到。即後批曰。我自別爲公事。誰要你天下兵馬數。御令還密院。

江南城破。曹彬見李國主。即放入宅。言令打疊金銀。京師桂玉難過。諸將皆言不可。恐別有事。彬曰。此無英氣不妨。

范文正公嘗勉士人讀書通古今。曰爲臺諫官。則遇事敢言。出當藩方。則有事敢斷。識者知公之事業有源深矣。

蔡君謨說。藝祖嘗留王仁贍語。趙普奏曰。仁贍姦邪。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於奏劄後。親翰大略。言我留王仁贍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妒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煩惱官家。趙約家見存此文字。

藝祖嘗以梁周翰補綾錦院。多決工匠不能處。及駕幸本院。即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相救解。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遂釋之。

蘇易簡榜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其爲參預及兩禁以上者、又數人。時亦號龍虎榜。

太宗嘗問寇萊公。孰可備東宮。公曰。此社稷大計。當自擇之。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事陛下不可離

御坐。臣亦不敢離此。願一言決定之。即言及眞宗。公乃賀曰。陛下知子矣。後數日。眞宗因出。有民竊語曰。好箇小官家。太宗聞之。頗不樂。召公問之。公又賀。太宗曰。何賀。公曰。儲貳之立。惟恐人不歸伏。今人民有是言。誠可賀也。太宗釋然。

張乖崖在蜀。聞寇萊公拜相。乃謂僚佐曰。寇有宰相之器。然富貴早。讀書少。

天禧中。眞宗已不豫。但患曹利用在兩樞跋扈。丁謂在中書弄權。一日召知制誥晏殊坐賜茶。言曹利用與太子太師。丁謂與節度使。並令出。殊對曰。是欲令臣作誥制。上頷之。殊曰。臣是知制誥。除節度使等。並須學士院操白麻。乞召學士。眞宗點頭。既起。即召翰林學士錢惟演。惟演遂教此二人。來日御除曹利用使相依舊樞密使。丁謂拜相。仍先露此意與二人云。自有回天之力。既而惟演遂除樞密副使。晏相嘗說與王哲學士。

庚子正月二日。予謁呂沖之。因問三館祕閣所藏之書。多散落於士大夫之家。客有對以所藏之書。今存者有三萬七千卷。其實有萬餘卷爾。惟祕閣與昭文、集賢最多存者。蓋閣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以故存者多矣。及言士大夫以金帛購書者不少。而書亦有人不得見者。且云景初家藏僞鄭氏詩譜注。人不見名氏。而歐陽永叔慶曆四年奉使河東。嘗得鄭譜。自周公致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穎達正義所載詩譜補全之。而復爲之序。景初之本甚完。嘗爲并州牛景勝借去。今乃亡吾之本矣。

舊說翰林學士草制誥。每爲宰相閣卻令改。謂之喫鞋底。

樞密學士張公升嘗言。頃在疾告。既愈朝參。對於便殿。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饅頭豈是多食之物耶。愚聞其說。爾後每食。於氣血通暢時則無恙。不如是則終日不平和。今漸入老境。書以自戒。

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富鄭公上前言。近能榷茶。改二百餘年之弊法。不能無些小未退便處。須略齊整可矣。譬猶人大病方愈。須用粥食湯藥補理。即便平復矣。上頷之。

丁謂嘗云。唐明皇時。異人言醮席中聞乳香。靈祇皆去。至於今醮之。眞宗時親稟聖訓。況乳香所以奉高眞上帝。百神不敢當。今士大夫家祭。多用濕香。亦道前聞也。

文相於西京宅旁建廟。嘗云取長安杜岐公宅廟制度。仍減一尺高。作四間兩排櫚。宋公敏求學士知典故。言規模太過窄。可作七間。文相因書杜岐公家廟一本示之。古之制度。惟存杜廟而已。

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尺。得承盈缶。詢其地。乃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藥鉛華之水積而致耶。

富鄭公嘗與余論治道。富公曰。大抵朝廷須用賢者多小人少。庶幾其治也。譬諸疾病者。元氣已虛。邪氣已甚。姑以平和湯劑扶持之可也。可進服疏轉之藥。則安能保其生耶。俟元氣漸實。邪氣漸退。雖使服藥瞑眩。亦無所害耳。元氣、賢者也。邪氣、小人也。使賢者多小人少。然後可力行其道也。

鄭公又言。人常勸鄭不次進用賢士大夫。及朝廷進用。偶未及已。則復出議論。余對以人往往必以一身

休戚觀朝廷。不能以天下休戚觀朝廷。鄭公以爲知言。

士熙道進中、符見人議條貫。乃曰。法令繁而君權卑。又見張宗益上言曰氣災異事。乃曰。此不經之語也。

王素爲諫官。言李淑姦邪。范希文在政府云。李淑少年可惜。以此名點汚法官。議官惟務其深。自以爲深則無咎。苟稍出之。則恐人疑其有情也。蓋官吏惟務撫人之惡。不顧治體之如何爾。自以爲吾卹治體。則儀乎不稱職矣。二者皆切於身謀。而忘至公之道。非國家之益也。

法官境法律者三十年矣。向之入法寺者皆外官。不爲上位所薦舉。無由改官。往往誦法書求試法律斷案。近年兩中選。無他才識。惟泥其文而深其法耳。自後朝廷既覺失出之罪。又稍用儒士。始漸知法之弊矣。

何郯待制爲門下封駁。舉嘉祐宰之後。王逵復知全州。中官武繼隆復防禦使。閤士良復爲延兵馬鈐轄。皆留告敕。繳納中書。自來封駁之司。名存而職不振。今郯振職矣。

千乘縣大王橋之東北。約一舍。有野塚。忘其姓名。熙寧九年。稱九十九歲。頎然其形。康寧異常。且言人皆可一百二十歲。是天與壽也。予嘗大壽之外。所得壽考。乃予功行之致。將遊西蜀江南。觀山水之勝。況筋力猶可日行百里。後二年。果辭出遊。

元豐元年。秦州有姜延賞者。年九十六歲。有孫及曾孫。俱登進士科。而元孫太亦肄進士業。世所罕見也。

待制張昷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以保州部署下一將兵士。嘗更番守邊。每遇行即請銀鞋錢。而知州下一將兵士。未嘗差出。故昷之皆互令差出。庶乎均也。其凶黨因此構造事端以叛。用供奉官監務韋貴爲首

領。及田況自與定來招降。盈之贊令悉殺。以戒後來。

王沂公知大名府。一日迎赦書。有禁軍兩指揮相併娛。一指揮在左。奔門闌者輪其關。因擊左右一指揮中。兩人皆斃。沂公密令申報。判云。令赴市曹處斬訖奏。於時坐客及人多不知至來日。其在右指揮一名。詳左指揮更有他事。沂公見其有酒。即令驗之。決脊配春州。已而兩軍方寧貼。

張昇果卿。嘉祐二年夏回虜聘。求聖上儀容事。昇見戎主言。前來皇帝曾將過御容在南朝。蓋以代相見爾。今已稱姪。須我主復以儀容去。則南朝必送聖範來。蓋前來是弟兄。即弟先送。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即伯後。答如此先後順也。託從其議。

富相言。老人星見。送史館不使。乞依古制送學士院。令文武百寮賀。

慶曆中。文彥博與杜祁公俱在樞府。彥博見祁公。依條例行事。乃曰此是措大治身之道耳。某雖晚進。亦不敢不以天下爲意。

狄青善用不滿千人之法。蓋擇銳敢死者而已。

景思忠父歷都官員外郎。景祐中。在慶州。撰邊臣要略二十卷。備言元昊必爲邊患。康定元年。其父知慶州。元昊果興兵。大寇延安。於時父又進平戎議三卷。換左藏庫使。

南京故李龍圖紘。雙生二子。長曰黃中。次曰象中。嘉定二年。同登進士科。三年。象中以贓濫罷。嘗於南。時黃中通判滁州。亦有公累被勤。數翻異。朝廷遣御史丁翊往制勘。而黃中云亡。以此見雙生之時。禍福亦不甚異也。

陳恕爲三司使。嘗言三司中惟起支爲難。蓋一起支則無由止也。不可不慎。

士熙道管三司商稅案。言天下諸商稅錢。每歲二千二百萬貫。自嘉祐三年後來。只收得七百萬貫。每歲虧一千五百萬貫。

度支外郎范祥作制置解鹽事。舊日沿邊令客人入斛斗。或造稭樓瓦木之屬。凡直六貫。即支解鹽一席。詳遂制置沿邊客人入一色見數錢六貫。依舊支與一席。客人得一席。賣得十貫。邊上卻用見錢糴物。官中有利。客人亦便解鹽。每歲三十四萬席。得錢二百萬貫。嘉祐四年。改作制置解鹽使。

興州濟衆監。每歲鑄錢七萬餘貫。近張方平自益州入作計相。因減課程一半。并嘉州監亦減半。惟邛州監亦依舊。以兩川錢重物輕。欲減半後。錢漸少而貴。物欲輕故也。川中三監鑄錢。

嘉祐四年冬。夏國諒祚之母。爲國人所殺。即元昊妻也。其舅沒藏用事。有沒哱者。其官高於沒藏。然勢力反出其下。因殺沒藏。諒祚悉爲不道。淫佚遊敗。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有嗢廝囉少子董氈。最號桀黠。病其侵己。乃與契丹結親。諒祚懼其與虜夾攻。遂來中朝。求尚主。欲結援自固。旣不許。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硇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羅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并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

即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偃師縣有先朝上陵日。民獻松二株。上以金篦親栽於驛舍兩廳之前。因號雙松驛。

麥六十。禾三千。謂之大有年。凡一錢當有此數。

李言說。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校。患人之不及己知己善者。傍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爾不聞在肆藥物乎。某藥性良。某藥性毒。某藥性寒。某藥性熱。然藥不能自言。而人旣諳嘗之。乃謂某良毒寒熱也。爾但爲善。則人亦稱你如稱藥矣。其人默而服教。予以其言鄙而有理。故錄之。

元豐二年。河朔京東歲歉。時予守青社。南山中土石化爲麪。可作餅餌。無甚沙磣。日有數千人取之。流殍因此全活甚多。乃聞於朝。有詔許匣盛以進。天救饑羸。前古罕聞。

江南徐熙畫魚甚佳。關中許道寧畫山水。頗類青州李成。成乃李宥諫議之祖。太宗時人也。

館中有蜀人黃筌畫白兔甚佳。蓋孟昶卯生。每誕辰即畫獻也。

青州龍興寺天宮院石柱。有韓熙載撰蹟。王子融宰益都日。將遣工刻。其兄沂公止之曰。似墨蹟難得也。元豐中。予假守是州。推官汪愁恐其難久。遂刊焉。旣而予與汪同閱。張擇賓郎中道沂公止之之因。頗恨不模於他石。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周環遠望。廣袤如一。謂有往來之勢。故名徂徠。

海州朐山。俗言朐山戴帽即雨。蓋謂雲出覆冒其上爲雨候。

飲食甚熱之物。如湯之類。使人耳嚻多鳴。

邵良佐使夏國。至昊賊處。與一大臣言。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匱。

右東原錄。范行可得之周公謹家。公謹乃傳上海莊氏本。予與行可爲文字交。故得錄焉。乙巳九月十八日。中隱山房識。

夢溪筆談

沈括著

四庫全書提要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宋沈括撰。括、字存中。錢塘人。寄籍吳縣。登嘉祐八年進士。熙寧中官至翰林學士龍圖閣待制。坐議城永樂事。謫均州團練副使。後復光祿寺少卿。分司南京。卜居潤州以終。夢溪即其晚歲所居地也。事蹟附載宋史沈遘傳中。祝穆方輿勝覽曰。沈存中宅在潤州朱方門外。存中嘗夢至一處。小山花如覆錦。喬木覆其上。夢中樂之。後守宣城。有道人無外者。爲言京口山川之勝。郡人有地求售。以錢三十萬得之。元祐初。道過京口。登所買地。即夢中所遊處。遂築室焉。名曰夢溪。是書蓋其閒居是地時作也。凡分十七門。曰故事。曰辨證。曰樂律。曰象數。曰人事。曰官政。曰權智。曰藝文。曰書畫。曰技藝。曰器用。曰神奇。曰異事。曰謬誤。曰譏謔。曰雜志。曰藥議。共二十六卷。又有補筆談二卷。續筆談一卷。舊本別行。近時馬氏刻本始合之。而重編補筆談爲三卷。續筆談十有一條。附於末。其序有曰。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幾件及中與後之分。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似非後人所得而擬。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十。餘各有補。今以其舊校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既然矣。亦則廊屋爲廡梓楡爲棵二件。亦補第二卷。乃故事。豈謂是乎。子午屬寅。本輪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盧衆論海潮。當補象數。而以補九卷之人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曰六件。大抵皆權智。當補十三卷。

而以補十五卷之藝文。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又云。通考筆談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併不侔。有如此者。此吾所以放筆而爲之更定也云云。今案宋史藝文志。顛倒舛謬。觸目皆是。其二十五卷之說。原可置之不論。至通志二十卷之說。則疑括初本實三十卷。鄭樵據以著錄。因摽轉傳刻。闕其一筆。故誤三爲二。其後勒爲定本。定爲二十六卷。乾道二年。湯脩年據以校刻。題爲完善。遂相承至今。而所謂補筆談續筆談者。則乾道本原未載。或稾本流傳。藏弆者欲爲散附各卷。逐條標識。其所據者。仍是三十卷之初本。故所標有二十七卷三十卷之目。實非括之所自題。分類顛舛。固不足異也。然傳刻古書。當闕所疑。故今仍用原本。以存其舊。而附訂其舛異如右。括在北宋。學問最爲博洽。於當代掌故。及天文算法鐘律。尤所究心。趙與時賓退錄。譏其稱一條文字有誤。王得臣麈史。議其算古柏一條。膠論太拘。小小疏失。要不足以爲累。至月如銀丸。粉塗其半之說。朱子語錄取之。蒲盧即蒲葦之說。朱子中庸章句取之。其他亦多爲諸書所援據。湯脩年跋稱其目見耳聞。皆有補於世。非他雜志之比。勘驗所編。知非溢美矣。

夢溪筆談序

沈括存中述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者。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者。其間不能無缺謬。以之爲言則甚卑。以予爲無意於言可也。

夢溪筆談目錄

卷之一
故事一
卷之二
故事二
卷之三
辨證一
卷之四
辨證二
卷之五
樂律一
卷之六
樂律二
卷之七

象數一
卷之八
象數二
卷之九
人事一
卷之十
人事二
卷之十一
官政一
卷之十二
官政二

卷之十三
權智
卷之十四
藝文一
卷之十五
藝文二
卷之十六
藝文三
卷之十七
書畫
卷之十八
技藝
卷之十九
器用
卷之二十
神奇
卷之二十一
異事
卷之二十二

謬誤譎詐附
卷之二十三
譏謔
卷之二十四
雜誌一
卷之二十五
雜誌二
卷之二十六
藥議

夢溪筆談卷之一

宋 吳門沈括存中述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

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歷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蹑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堦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為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短衣長靿靴。有蹀躞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

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沾。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算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環為節。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為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腳。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腳。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腳。本朝幞頭有直腳、局腳、交腳、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腳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腳。蓋兩腳繫腦後。兩腳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為虛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予及史館檢討時。議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聚語錄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參

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躬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拜舞于階上。百官拜於階下而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强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覩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予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牡箭。牝謂之闢仗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册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雖宰相亦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經生。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

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封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荆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議進。奏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爲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衞仗。衞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衞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爲之。上御後殿。則執檛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予嘗購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爲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稿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銅鑄而已。

夢溪筆談卷之二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歷中。葉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勑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間有敍學士者。然不爲定例。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竝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遂爲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受。予與刁親舊。刁嘗出表藁以示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太宗命創方團毬帶賜三府文臣。其後樞密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賜。

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耆舊特賜。御仙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沾。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官。多是暫時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導告喝。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過處。闌吏以梃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唯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著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制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真卿與左僕射定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衞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面請三四。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能。遂不復賜。

夢溪筆談卷之三

辨證一

鈞石之名。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冑。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個反。）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卽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無可反。訶從去聲。）三字合言之。卽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算家謂之格術。如人搖櫓。臬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爲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又如窗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窗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櫓臬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櫓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離鏡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著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爲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爲物礙者鮮矣。小則利害相易。

是非相反。大則以己爲物。以物爲己。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酉陽雜俎謂海翻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窗隙則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亦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予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而予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五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至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爲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絕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謻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謻、別也。東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贛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予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卽沮、漳合流。贛上卽漳、濵合流。漳州予未曾目見。鄣郡卽西江合流。亳漳卽漳、渦合流。雲夢卽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螮蝀。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有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卽虎符之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梢音霄。）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滷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莊子。程生馬。嘗觀文子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湴河之目，人多不曉湴河之義。予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為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湴、字書亦作埿。（蒲濫反。）按古文，埿、深泥也。術書有湴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汙，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予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茝、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燖、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燖備太古、中古之禮，予以為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為無知則不仁，以之為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為仁；不可食之腥、燖，所以為智。又一說，腥、燖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燖，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為淺黑色，璊為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燕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皂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璊、赭色也。毳衣如璊。（音門）稷之璊色者謂之穈。（穈字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穈有芑，今秦人音糜，聲之訛也。）穈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璊，色名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鴇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

乃偽鋼耳，暫假生鐵以為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為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莢，支出之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茅音草茅之茅。）以予觀之，此正所謂芧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芧者，（芧音序。）此文相近之誤也。

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真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元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元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元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為學士，似為學士時方更名耳。

唐貞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為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微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一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予見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處奧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扆，設扆於此，左戶右牖，戶牖之間謂之扆，坐于戶西，即當扆而坐也。）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面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

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武。所謂為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野馬為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偓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為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燄，即此物也。

蒲盧，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藝。夫政猶蒲盧也，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遂之而已，亦行其所無事也。

予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予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棊，至今仍襲舊名，未

皆改正。

予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璵者。其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璵有楊溥與方虔、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方虔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歿。紙尾書正月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卽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尙稱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夢溪筆談卷之四

辯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敍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入于震澤後。爲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過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旣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厎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豬。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盖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爲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厎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志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

乖謬。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爲實錄。謾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旣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爲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淸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甎縫中。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其木卽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卽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所在。平王卽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縊于芋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弒其君于乾谿。則後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阮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爲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耳。尙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不復可辯。退之遂爲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郡亦以十參爲一銖。參乃古之絫字。恐相傳之誤耳。

前史稱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爲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讀未畢。稱歎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蜀道難。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

肅宗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予按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雎，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予自隨州道安陸入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

夢溪筆談卷之五

樂律一

周禮：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聲之高下，列爲五等，以宮、商、角、徵、羽名之。爲之主者曰宮，次二曰商，次三曰角，次四曰徵，次五曰羽，此謂之序。名可易，序不可易。圜鍾爲宮，則黃鍾乃第五羽聲也，今則謂之角，雖謂之角，名則易矣，其實第五之聲，安能變哉。強謂之角而已。先王爲樂之意，蓋不如是也。世之樂異乎郊廟之樂者，如圜鍾爲宮，則林鍾角聲也，樂有用林鍾者，則變而用黃鍾，此祀天神之音云耳，非謂能易羽以爲角也。函鍾爲宮，則太蔟徵聲也，樂有用太蔟者，則變而用姑洗，此求地祇之音云耳，非謂能易角以爲徵也。黃鍾爲宮，則南呂羽聲也，樂有用南呂者，則變而用應鍾，此求人鬼之音云耳，非謂能變均外聲以爲羽也。（應鍾，黃鍾宮之變徵，文、武之世不用二變聲，所以在均外。）鬼神之情，當以類求之。朱絃越席，太羹明酒，所以交於冥莫者，異乎養道，此所以變其律也。聲之不用商，先儒以謂惡殺聲也。黃鍾之太蔟，函鍾之南呂，皆商也，是殺聲未嘗不用也。所以不用商者，商，中聲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故商爲中聲。）降興上下之神，虞其中聲人聲也，遺乎人聲，所以致一于鬼神也。宗廟之樂，宮爲之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宮、角、

徵、羽相次者，人樂之敘也，故以之求人鬼。（世樂之敘宮、商、角、徵、羽，此但無商耳，其餘悉用，此人鬼之敘也。何以知宮爲先，其次角，又次徵，又次羽？以律呂次敘知之也。黃鍾最長，大呂次長，太蔟又次，應鍾最短，此其敘也。）圜丘、方澤之樂，皆以角爲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始于角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水。（越金，不用商也。）木、火、土、水相次者，天地之敘，故以之禮天地。（五行之敘：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此但不用金耳，其餘悉用，此天地之敘也。何以知其角爲先，其次徵，又次宮，又次羽？以律呂次敘知之也。黃鍾最長，太蔟次長，圜鍾又次，姑洗又次，函鍾又次，南呂最短，此其敘也。）此四音之敘也。天之氣始于子，故先以黃鍾；天之功畢于三月，故終之以姑洗。地之功見于正月，故先之以太蔟；畢于八月，故終之以南呂。幽陰之氣，鍾於北方，人之所終歸，鬼之所藏也，故先之以黃鍾，終之以應鍾。此三樂之始終也。角者物之始也，徵者物之成也，羽者物之終也。天之氣始於十一月，至於正月，萬物萌動，地功見處，則天功之成也，故地以太蔟爲角，天以太蔟爲徵。三月萬物悉達，天功畢處，則地功之成也，故天以姑洗爲羽，地以姑洗爲徵。八月生物盡成，地之功終焉，故南呂以爲羽。（圜丘樂雖以圜鍾爲宮，而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方澤樂雖以函鍾爲宮，而曰：乃奏太蔟，以祭地祇。蓋圜丘之樂，始于黃鍾；方澤之樂，始于太蔟也。天地之樂，止是世樂黃鍾一均耳，以此黃鍾一均分爲天地二樂。黃鍾之均，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方澤樂而已，唯圜鍾一律不在均內。天功畢于三月，宮聲自合在羽之前，正當用商也。二樂何以專用黃鍾一均？蓋黃鍾正均也，樂之全體，非十一均之類也。故流自黃鍾爲宮，則皆以正聲應，無有空積忽微。他律雖當其月爲宮，則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其均起十一月，終于八月，統一歲之事也。他均則各主一月而已。古樂有下徵調，沈休文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鍾爲宮，南呂爲商，林鍾本正聲黃鍾之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南呂本黃鍾之羽，變爲下徵之商，皆以黃鍾爲主而已。）此天地相與之敘也。人鬼始于正北，成于東北，終于西北，萃于幽陰之地也。始于十一月而成于正月者，幽陰之魄，稍出于東方也。全處幽陰，則不與人接；稍出於東方，故人鬼可得而禮也。終則復歸于幽陰，復其常也。唯羽聲獨遠於他均者，世樂始于十一月，終於八月者，天地歲事之

一終也。鬼道無窮，非若歲事之有卒，故盡十二律，然後終，事先追遠之道，厚之至也。此廟樂之始終也。人鬼盡十二律爲義，則始于黃鍾，終于應鍾，以宮、商、角、徵、羽爲敘，則始于宮聲，自當以黃鍾爲宮也。天神始于黃鍾，終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爲敘，則宮聲當在太蔟徵之後，姑洗羽之前，則自當以圜鍾爲宮也。地祇始于太蔟，終於南呂，以木、火、土、水爲敘，則宮聲當在姑洗徵之後，南呂羽之前，中間唯函鍾當均，自當以函鍾爲宮也。（天神用圜鍾之後，姑洗之前，唯有一律，自然合用也。不曰夾鍾而曰圜鍾者，以天體言之也；不曰林鍾而曰函鍾者，以地道言之也；黃鍾無異名，人道也。）三律爲宮，次敘定理，非可以意鑿也。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同會于卯，卯者昏明之交，所以交上下，通幽明，合人神，故天神、地祇、人鬼可得而禮也。（自辰以往常在晝，自寅以來常在夜，故卯爲昏明之交。當其中間，晝夜夾之，故謂之夾鍾。再變爲太蔟，三變南呂，四變姑洗，五變應鍾，六變蕤賓，七變大呂，八變夷則，九變夾鍾。[illegible]……但歸位而已。）此皆天理不可易者，古人以爲難知，蓋不深索之，聽其聲，求其義，考其序，無毫髮可移，此所謂天理也。一者人鬼，以宮、商、角、徵、羽爲序者；二者天神；三者地祇，皆以木、火、土、金、水爲序者；四者以黃鍾一均分爲天地二樂者；五者六變、八變、九變，皆會于夾鍾者。

六呂：三曰鍾，三曰呂，（夾鍾、林鍾、應鍾；大呂、中呂、南呂。）鍾與呂常相間，常相對，六呂之間，復自有陰陽也。納音之法，申、子、辰、巳、酉、丑爲陽紀，寅、午、戌、亥、卯、未爲陰紀。亥、卯、未曰夾鍾、林鍾、應鍾，陽中之陰也。黃鍾者，陽之所鍾也；夾鍾、林鍾、應鍾，陰之所鍾也，故皆謂之鍾。巳、酉、丑，大呂、中呂、南呂，陰中之陽也。呂，助也，能時出而助陽

也，故皆謂之呂。

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八八爲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爲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濁倍。二說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爲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爲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而中也。（中呂當讀如本字，作仲非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爲主，陰常爲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爲賓也。納音之法，自黃鍾相生，至于中呂而中，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爲陰陽之中，子午爲陰陽之分也。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體算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爲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持歸以示鄰里。大小聚觀，莫不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聲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聲。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帝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爲藝可知也。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元稹連昌宮詞有逡巡大遍涼州徹。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䬑、嗺、哨、催、攧、衮、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每解有數疊者。裁截用之，則謂之摘遍。今人大曲，皆是裁用，悉非大遍也。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太宗皇帝賜今名。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聲猶自怨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雁，歸雁如今不寄書。其四：旗隊渾如錦繡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

有當時軋吃（憶·勿切）兒。

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往傳之。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五音：宮、商、角爲從聲，徵、羽爲變聲。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從律。故從聲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變聲以爲事、物，則或遇於君聲無嫌。（六律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爲君聲，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聲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亂無統，競爲新聲。自後又有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從變之聲，無復條理矣。外國之聲，前世自別爲四夷樂。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樂，前世新聲爲清樂，合胡部者爲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聲依詠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聲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聲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安且樂；亂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聲與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爲，莫知孰是也。今聲詞相從，唯里巷間歌謠及陽關、搗練之類，稍類舊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

古樂有三調聲，謂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樂部中有三調，樂品皆短小，其聲噍殺，唯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樂，皆不復辨清平側聲，但比他樂特爲煩數耳。唐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簴散亡，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以補樂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爲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爲磬，而尚存故聲哉！兼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爲宮、徵。嗣真必嘗爲新聲，好事者遂附益爲之說。既云裁爲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

十三宮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聲。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惜然者爲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用敬述所進爲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虞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鳴球非可以戛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宜祖考之來格也。和之生於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爲樂者。文備而實不足。師之志。主於中節奏。諧聲律而已。古之樂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樂成於心。然後宜於聲。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樂有志。聲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

新五代史書。唐昭宗幸華州。登齊雲樓。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辭三章。其卒章曰。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今此辭墨本猶在陝州一佛寺中。紙札甚草草。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宋玉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次爲陽阿薤露。又爲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遂謂郢人善歌。殊不考其義。其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則歌者非郢人也。其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陽阿薤露。和者數百人。陽春白雪。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和者止於數人。則爲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不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傳雖云。楚有善歌者。歌陽菱白露。朝日魚麗。和之者不過數人。復無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鄀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鬭宜申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文王遷郢。昭王遷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于火。火傳

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所謂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傳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謂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中呂之商。）隔八下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中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於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中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陰呂。陰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今太常鐘鎛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地得一古鐘。匾而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唯甬乃中空。而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鐘縣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挂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亦從竹從甬。則甬倘乎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以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在也。則有衡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蟲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鐘鎛校之。此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彼衡甬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括之橫於其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植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蟲形。或可謂之旋蟲。今鐘則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鐘可以掉蕩旋轉。則鐘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鐘今尚在錢塘。予尋從家藏之。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山陽蔡繩爲之傳。敘其事甚詳。有拋毬曲十餘闋。詞皆清麗。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拾繡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盧氏雜說。韓皐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毋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諷諫時事。散取曲名。廣陵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謂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簻、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簻。故潘岳笙賦云。修簻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簻者。餘器多裁衆簻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簻。五音皆具。當簻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

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空竹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以則子春之說。亦未爲然。今三禮圖畫篴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始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聲愈清。又常見越人陶道眞畜一張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紋石爲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冰篆數十字。其略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爲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所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樠、呿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卽呿陀也。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聽百物之聲。悉能占其災福。尤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聲相似者。而草輒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者。律法同管也。其知者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行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者爲吳音。

夢溪筆談卷之六

樂律二

前世遺事。時有於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彈不出。琵琶共有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所謂。予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爲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稹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聲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準。出於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與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學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聲多亡。而新聲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聲和。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卻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體又高教坊一均以來。唯北狄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今之燕樂二十八調。布在十一律。唯黃鐘、中呂、林鐘三律各具宮、商、角、羽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

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亦不正當本律。其間聲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呂宮。卻是古夾鐘宮。南呂宮乃古林鐘宮。今林鐘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鐘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下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清。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聲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古法鐘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鐘之簴。有大呂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聲重者。有聲輕者。材中自有五音。故古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也。又應諸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遍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四。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何暇及此。

夢溪筆談卷之七

象數一

開元大衍曆法最爲精密。歷代用其朔法。至熙寧中考之。曆已後天五十餘刻。而前世曆官皆不能知。奉元曆乃移其閏朔。熙寧十年。天正元用午時。新曆改用子時。閏十二月改爲閏正月。四夷朝貢者用舊曆。比來款塞。衆論謂氣至無顯驗可據。因此以搖新曆。事下有司考定。凡立冬晷景與立春之景相若者也。今二景短長不同。則知天正之氣偏也。凡移五十餘刻。立冬立春之景方停。以此爲驗。論者乃屈。元會使人亦至。歷法遂定。

六壬天十二辰。亥曰登明（避仁宗嫌名）。爲正月將。戌曰天魁。爲二月將。古人謂之合神。又謂之太陽過宮。合神者。正月建寅合在亥。二月建卯合在戌之類。太陽過宮者。正月日躔娵訾。二月日躔降婁之類。二說一也。此以顓帝曆言之也。今則分爲二說者。蓋日度隨黃道歲差。今太陽至雨水後方躔娵訾。春分後方躔降婁。若用合神。則須自立春日便用亥將。驚蟄便用戌將。今若用太陽。則不應合神。用合神。則不應太陽。以理推之。發課皆用月將加正時。如此則須當從太陽過宮。若不用太陽躔次。則當日當時日月、五星、支干、二十八宿。皆不應天行。以此決知須用太陽也。然尚未是盡理。若盡理言之。并月建亦須移易。緣目今斗杓昏刻已不當月建。須當隨黃道歲差。今則雨水後一日方合建寅。春分後四日方合建

11
17B

卯，殺兩後五日方合建辰。如此始與太陽相符，復會爲一說。然須大改曆法，事事釐正。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于亢，終于斗；南方朱鳥七宿，起于牛，終于奎；西方白虎七宿，起于婁，終于輿鬼；北方眞武七宿，起于東井，終于角。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

六壬天十二辰之名，古人釋其義曰：正月陽氣始建，呼召萬物，故曰登明。二月物生根魁，故曰天魁。三月華葉從根而生，故曰從魁。四月陽極無所傳，故曰傳送。五月草木茂盛，踰於初生，故曰勝先。六月萬物小盛，故曰小吉。七月百穀成實，自能任持，故曰太乙。八月枝條堅剛，故曰天罡。九月木可爲枝幹，故曰太衝。十月萬物登成，可以會計，故曰功曹。十一月月建在子，君復其位，故曰大吉。十二月爲酒醴以報百神，故曰神后。此說極無稽據義理。予按：登明者，正月三陽始兆于地上，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故曰登明。天魁者，斗魁第一星也，斗魁第一星抵于戌，故曰天魁。從魁者，斗魁第二星也，斗魁第二星抵于酉，故曰從魁。（斗杓一星建方，斗魁二星建方。一星抵戌，一星抵酉。）傳送者，四月陽極將退，一陰欲生，故傳陰而送陽也。小吉，夏至之氣，大往小來，小人道長，小人之吉也，故爲婚姻酒食之事。勝先者，王者向明而治，萬物相見乎此，莫勝莫先焉。太一者，太微垣所在，太一所居也。天罡者，斗剛之所建也。（斗杓謂之剛，蒼龍第一星亦謂之亢，與斗剛相直。）太衝者，日月五星所出之門戶，天之衝也。功曹者，十月歲功成而會計也。大吉者，冬至之氣，小往大來，君子道長，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十二月子位，北方之中，上帝所居也。神后，帝君之稱也。天十二辰也，故皆以天事名之。

六壬有十二神將，以義求之，止合有十一神將。貴人爲之主，其前有五將，謂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也，

此木火之神在方左者；（方左謂寅、卯、辰、巳、午。）其後有五將，謂天后、太陰、眞武、太常、白虎也，此金水之神在方右者。（方右謂未、申、酉、亥、子。）唯貴人對相無物，如日之在天，月對則虧，五星對則逆行避之，莫敢當其對。貴人亦然，莫有對者，故謂之天空。空者，無所有也，非神將也，猶月殺之有月空也。以之占事，吉凶皆空。唯求對見及有所伸理于君者，遇之乃吉。（十一將，前二火二木一土間之，後當二金二水一土間之。眞武合在後二，太陰合在後三。今二神差互，理似可疑也。）

事以辰名者爲多，皆本于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中有辰星，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于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于東方蒼龍角、亢之舍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既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謂之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于辰而畢見，以其所見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王之座，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洪範五行數，自一至五。先儒謂之此五行生數，各益以土數，以爲成數。以謂五行非土不成，故水生一而成六，火生二而成七，木生三而成八，金生四而成九，土生五而成十，合之爲五十有五。唯黃帝素問土

生數五，成數亦五。蓋水火木金皆待土而成，土更無所待，故止一五而已。畫而爲圖，其理可見。爲之圖者，設木于東，設金于西，火居南，水居北，土居中央。四方自爲生數，各并中央之土，以爲成數。土自居其位，更無所并，自然止有五數，蓋土不須更待土而成也。合五行之數爲五十，則大衍之數也。此亦有理。

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於一，動則惟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世之談數者，蓋得其麤跡。然數有甚微者，非恃曆所能知，況此但跡而已。至於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跡不預焉。此所以前知之神，未易可以跡求，況得其麤也。予之所謂甚微之跡者，世之言星者，恃曆以知之，曆亦出乎億而已。予於奉元曆序論之甚詳。治平中，金、火合于軫，以崇天、宣明、景福、明、崇、欽天凡十一家大曆步之，悉不合，有差三十日以上者，曆豈足恃哉。縱使在其度，然又有行黃道之裏者，行黃道之外者，行黃道之上者，行黃道之下者，有循度者，有失度者，有犯經星者，有犯客星者，所占各不同，此又非曆之能知也。又一時之間，天行三十餘度，總謂之一宮。然時有始末，豈可三十度間陰陽皆同？至交他宮則頓然差別。世言星曆難知，唯五行時日爲可據，是亦不然。世之言五行消長者，止是知一歲之間，如冬至後日行盈度爲陽，夏至後日行縮度爲陰，二分行平度。殊不知一月之中自有消長，望前月行盈度爲陽，望後月行縮度爲陰，兩弦行平度。至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一月之中亦然。不止月中，一日之中亦然。素問云：疾在肝，寅卯患，申酉劇；病在心，巳午患，子亥劇。此一日之中自有四時也。安知

一時之間無四時？安知一刻、一分、一剎那之中無四時耶？又安知十年、百年、一紀、一會、一元之間，又豈無大四時耶？又如春爲木，九十日間當趲趲消長，不可三月三十日亥時屬木，明日子時頓屬火也。似此之類，亦非世法可盡者。

曆法步歲之法，以冬至斗建所抵，至明年冬至所得辰刻衰秒，謂之斗分。故歲文從步從戌。戌者，斗魁所抵也。

正月寅，二月卯，謂之建。其說謂斗杓所建，不必用此說。但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因斗建也。緣斗建有歲差，蓋古人未有歲差之法。顓帝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古者正月斗杓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矣。又歲與歲合，今亦差一辰。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移也。

唐書云：落下閎造曆，自言後八百年當差一算，至唐一行僧出而正之。此妄說也。落下閎曆法極疏，蓋當時以爲密耳。其間闕略甚多，且舉二事言之：漢世尚未知黃道歲差，至北齊向子信方候知歲差。今以今古曆校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則閎之曆八百年自已差八度，兼餘分疏闊，據其法推氣朔五星，當時便不可用，不待八十年，乃曰八百年差一算，太欺誕也。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者，則古機衡是也。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行相符，張衡、陸績所爲，及開元中置於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璣衡正天文之器賦，舉人皆雜用渾象事，試官亦自

不曉。第為高等。漢以前皆以北辰居天中。故謂之極星。自祖亘以璣衡考驗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熙寧中。予受詔典領曆官。雜考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以此知窺管小。不能容極星遊轉。乃稍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遊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然後知天極不動處。遠極星猶三度有餘。每極星入窺管。別畫為一圖。圖為一圓規。乃畫極星于規中。具初夜中夜後夜所見各圖之。凡為二百餘圖。極星方常循圓規之內。夜夜不差。予於熙寧曆奏議中敘之甚詳。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疏繆。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澀。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二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為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為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算。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可以心得。不可以言喻。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為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疏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終始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算者有所未知也。以日衰生日積。乃生日衰。終始相求。迭為賓主。順循之以索日變。衡別之求去極之度。合散無跡。泯如運規。非深知造算之理。不能與其微也。其詳具予奏議。藏在史官。及余著熙寧晷漏四卷之中。

予編校昭文書時。預詳定渾天儀。官長問予。二十八宿多者三十三度。少者止一度。如此不均。何也。予對曰。天事本無度。推曆者無以寓其數。乃以日所行分天為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日所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一期天。故以一日為一度也。）既分之。必有物記之。然後可窺而數。於是以當度之星記之。循黃道日之所行一朞。當者止二十八宿而已。（度如傘橑。當度謂正當傘橑上者。故車蓋二十八弓。以象二十八宿。則予渾儀奏議所謂度不可見。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謂之舍。舍所以絜度。所以生數也。）今所謂距度星者是也。非不欲均也。黃道所由當度之星止有此而已。

又問予以日月之形如丸邪。如扇邪。若如丸。則其相遇豈不相礙。予對曰。日月之形如丸。何以知之。以月盈虧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之耀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

又問日月之行。日一合一對。而有蝕不蝕。何也。予對曰。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疊而小差。凡日月同在一度相遇。則日為之蝕。正一度相對。則月為之虧。雖同一度。而月道與黃道不相近。自不相侵。同度而又

近黃道月道之交。日月相值。乃相凌掩。正當其交處則蝕而既。不全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蝕。凡日蝕。當月道自外而交入于內。則蝕起于西南。復于東北。自內而交出于外。則蝕起于西北。而復于東南。日在交東。則蝕其內。日在交西。則蝕其外。蝕既。則起于正西。復于正東。凡月蝕。月道自外入內。則蝕起于東南。復于西北。自內出外。則蝕起于東北。而復于西南。月在交東。則蝕其外。月在交西。則蝕其內。蝕既。則起于正東。復于西。交道每月退一度餘。凡二百四十九交而一朞。故西天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乃今之交道也。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

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啟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北齊向子信候天文。凡月前有星則行速。星多則尤速。月行自有遲速定數。然遇行疾。歷其前必有星。如子信說。亦陰陽相感自相契耳。

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眾疾。亦隨氣運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膠於定法。故其術皆不驗。假令厥陰用事。其氣多風。民病濕泄。豈溥天之下皆多風。溥天之民皆病濕泄邪。至於一邑之間。而暘雨有不同者。此氣運安在。欲無不謬。不可得也。大凡物理有常有變。運氣所主者常也。異夫所主者皆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足之變。其發皆不同。若厥陰用事。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虛埃昏。流水不冰。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濁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零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燎。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謂之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晝昏。此之謂不足。隨其所變。疾厲應之。皆視當時當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熙寧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日驟晴。炎日赫然。予時因事入對。上問雨期。予對曰。雨候已見。期在明日。眾以謂頻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暘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日陰者。從氣已效。但為厥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驟晴者。燥金入候。厥陰當折。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此亦當處所占也。若他處候別。所占亦異。其造微之妙。間不容髮。推此而求。自臻至理。

歲運有主氣。有客氣。常者為主。外至者為客。初之氣厥陰。以至終之氣太陽者。四時之常敘也。故謂之主氣。唯客氣本書不載其目。故說者多端。或以甲子之歲天數始於水下一刻。乙丑之歲始于二十六刻。丙寅歲始于五十一刻。丁卯歲始于七十六刻者。謂之客氣。此乃四分曆法求大寒之氣。何預歲運。又有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謂之客氣。此亦主氣也。與六節相須。不得為客。大率臆計。率皆此類。凡所謂客者。歲半以前。天政主之。歲半以後。地政主之。四時常氣為之主。天地之政為之客。

逆主之氣爲害暴。逆客之氣爲害徐。調其主客。無使傷沴。此治氣之法也。

六氣。方家以配六神。所謂青龍者。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兼是數者。唯龍而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如是。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水之氣也。曰螣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其在於人爲腎。腎亦二。左爲太陽水。右爲少陽相火。火降而息水。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臟。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藏。左陽右陰。左右相交。此乾坤之交。以生六子者也。故腎爲胎育之臟。中央太陰土曰勾陳。中央之取象。惟人爲宜。勾陳者。天子之環衛也。居人之中。莫如君。何以不取象於君。君之道無所不在。不可以方言也。環衛居人之中央。而中虛者也。虛者。妙萬物之地也。在天文。星辰皆居四傍而中虛。八卦分布八方而中虛。不虛不足以妙萬物。其在於人。勾陳之配則脾也。勾陳如環。環之中則所謂黃庭也。黃者中之色。庭者宮之虛地也。古人以黃庭爲脾。不然也。黃庭有名而無所。冲氣之所在也。脾不能與也。脾主思慮。非思之所能到也。故養生家曰。能守黃庭。則能長生。黃庭者。以無所守爲守。唯無所守。乃可以長生。或者又謂黃庭在二腎之間。又曰在心之下。又曰黃庭有神人守之。皆不然。黃庭者。虛而妙者也。強爲之名。意可到則不得謂之虛。豈可求而得之也哉。

易象九爲老陽。七爲少。八爲少陰。六爲老。舊說陽以進爲老。陰以退爲老。九六者乾、坤之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除之數。有多有少。多爲陰。如爻之偶。少爲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其策三十有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爲之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爲震。中爲坎。末爲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多爲之主。巽、離、兌也。故皆爲之少陰。（多在初爲巽。中爲離。末爲兌。）皆八揲而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物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盈爲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眹。雖易亦不能言之。國語謂貞屯悔豫皆八。遇泰之八是也。今人以易筮者。雖不動。亦引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此流俗之過也。

江南人鄭夬曾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復、姤小父母也。乾一變生復。得一陽。坤一變生姤。得一陰。乾再變生臨。得二陽。坤再變生遯。得二陰。乾三變生泰。得四陽。坤三變生否。得四陰。乾四變生大壯。得八陽。坤四變生觀。得八陰。乾五變生夬。得十六陽。坤五變生剝。得十六陰。乾六變生未濟。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夬之爲書。皆荒唐之論。獨有此變卦之說。未知其是非。予後因見兵部員外郎秦君玠。論夬所談。駭然歎曰。夬何處得此法。玠曾遇一異人授此數。歷推往古興衰運歷。無不皆驗。常恨不能盡得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得聞也。予聞其言怪。兼復甚祕。不欲深詰之。今夬與雍、玠皆已死。終不知其何術也。

慶曆中。有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以獻荊王。王館於門下。會太史言月當蝕於昏時。李自云。有術可禳。荊王試使爲之。是夜月果不蝕。王大神之。即日表聞。詔付內侍省問狀。李云本善曆術。知崇天曆蝕限太弱。此月所蝕。當在濁中。以微賤不能自通。始以機巧干荊邸。今又假禳禬以動朝廷耳。詔送司天監考驗。李與判監楚衍推步日月蝕。遂加蝕限二刻。李補司天學生。至熙寧元年七月日辰蝕。東方不效。却是蝕限太強。曆官皆坐謫。令監官周琮重修。復減去慶曆所加二刻。苟欲求熙寧日蝕。而慶曆之蝕復失之。議久紛紛。卒無巧算。遂廢明天。復行崇天。至熙寧五年。衛朴造奉元曆。始知舊蝕法止用日平度。故在疾者過之。在遲者不及。崇、明二曆加減。皆不曾求其所因。至是方究其失。

四方取象。蒼龍、白虎、朱雀、龜蛇。唯朱雀莫知何物。但謂鳥而朱者。羽族赤而翔上。集必附木。此火之象也。或謂之長離。蓋云離方之長耳。或云。鳥即鳳也。故謂之鳳鳥。少昊以鳳鳥至。乃以鳥紀官。則所謂丹鳥氏即鳳也。又旗旐之飾皆二物。南方曰鳥隼。則鳥、隼蓋兩物也。然古人取象。不必大物也。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故南方朱鳥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是也。鶉有兩種。有丹鶉。有白鶉。此丹鶉也。色赤黃而文。銳上禿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皆火類也。或有魚所化者。魚鱗蟲龍類。火之所自生也。天文東方蒼龍七宿。有角。亢。有尾。南方朱鳥七宿。有喙、有嗉、有翼。而無尾。此其取於鶉歟。

司馬彪續漢書候氣之法。於密室中以木爲案。置十二律琯。各如其方。實以葭灰。覆以緹縠。氣至則一律飛灰。世皆疑其所置諸律。方不踰數尺。氣至獨本律應。何也。或謂古人自有術。或謂短長至數。冥符造化。或謂支干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唯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琯。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唯黃鍾一琯達之。故黃鍾爲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呂先已虛。故唯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疏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案上以水平其槩。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疏密。爲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于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乾之初爻子午故也。）中爻交于坤生坎。初爻納寅申。（震初爻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上爻交于坤生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于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坤之初爻丑未故也。）中爻交于乾生離。初爻納卯酉。（巽初爻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上爻交于乾生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于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敘。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甲。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敘。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此至理合自然者也。（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首系于幹。其上抵于地。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甲 子寅辰 □	乾	坤	乙 未巳卯 □□
丙 辰午申 戌子寅 □	生艮	生兌	丁 巳卯丑 亥酉未 □□
戊 寅辰午 申戌子 □	生坎	生離	己 卯丑亥 酉未巳
庚 子寅辰 午申戌	生震	生巽	辛 丑亥酉 未巳卯
壬 午申戌	乾	坤	癸 丑亥酉

夢溪筆談卷之八

象數二

史記律書所論二十八舍十二律，多皆臆配，殊無義理。至於言數，亦多差舛。如所謂律數者，八十一爲宮，五十四爲徵，七十二爲商，四十八爲羽，六十四爲角。此止是黃鍾一均耳。十二律各有五音，豈得定以此爲律數？如五十四，在黃鍾則爲徵，在夾鍾則爲角，在中呂則爲商。兼律有多寡之數，有實積之數，有短長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其八十一、五十四、七十二、四十八、六十四，止是實積數耳。又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夾鍾長六寸二分三分一，姑洗長六寸七分四，中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蕤賓長五寸六分二分一，林鍾長五寸七分四，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南呂長四寸七分八，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尤誤也。此亦實積耳，非律之長也。蓋其間字又有誤者，疑後人傳寫之失也。餘分下分數曰，凡七字皆當作十字，誤屈其中耳。（黃鍾當作八寸十分一・太蔟當作七寸十分二・姑洗當作六寸十分四・林鍾當作五寸十分四・南呂當作四寸十分八・凡言七分者・皆是十分。）

今之卜筮，皆用古書，工拙繫乎用之者。唯其寂然不動，乃能通天下之故。人未能至乎無心也，則憑物之無心者而言之，如灼龜、璺瓦，皆取其無心，則不隨理而震，此近乎無心也。

呂才爲卜宅、祿命、卜葬之說，皆以術爲無驗。術之不可恃，信然，而不知彼皆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

一術二人用之，則所占各異。人之心本神，以其不能無累，而寓之以無心之物，而以吾之所以神者言之。此術之微，難可以俗人論也。才又論人姓，或因官，或因邑族，豈可配以宮商？此亦是也。如今姓敬者，或更姓文，或更姓苟，以文考之，皆非也。敬本從苟（音亟）從攴，今乃謂之苟與文，五音安在哉？此爲無義。不待遠求而知也。然既謂之寓，則苟以爲字，皆寓也。凡視聽思慮所及，無不可寓者，若以此爲妄，則凡禍福、吉凶、死生、變化，孰爲非妄者？能齊乎此，然後可與論先知之神矣。

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强名而已，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强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謂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二十八宿，爲其有二十八星當度，故立以爲宿。前世測候，多或改變。如唐書測得畢有十七度半，觜只有半度之類，皆謬說也。星既不當度，自不當用爲宿次，自是渾儀度距疏密不等耳。凡二十八宿度數，皆以赤道爲法，唯黃道度有不全度者，蓋黃道有斜有直，故度數與赤道不等。即須以當度星爲宿，唯虛宿未有奇數，自是日之餘分，曆家取以爲斗分者此也。餘宿則不然。

予嘗考古今曆法，五星行度，唯留逆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跡如循柳葉，兩末銳，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兩末星行成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間行度稍速，以其徑絕故也。曆家但知行道有遲速，不知道徑又有斜直之異。熙寧中，予領太史令，衛朴造曆，氣朔已正，但五星未有候簿可驗。前世修曆，多只增損舊曆而已，未曾實考天度。其法須測驗每夜昏、曉、夜半月及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剔去雲陰及晝見日數外，可得三年實行，然後以算術綴之。古所謂綴術者此也。是時司天曆官，皆承世族，隸名食祿，本無知曆者，惡朴之術過己，群沮之，屢起大獄。雖終不能搖朴，而候簿至今不成。奉元曆五星步術，但增損舊曆，正其甚謬處，十得五六而已。朴之曆術，今古未有，爲群曆人所沮，不能盡其藝，惜哉。

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漏刻、觀天臺、銅渾儀，皆如司天監，與司天監互相檢察。每夜天文院具有無謫見、雲物、禨祥，及當夜星次，須令於皇城門未發前到禁中。門發後，司天占狀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歲皆是陰相計會，符同寫奏，習以爲常。其來已久，中外具知之，不以爲怪。其日月五星行次，皆只據小曆所算躔度謄奏，不曾占候，有司但備員安祿而已。熙寧中，予領太史，嘗按發其欺，免官者六人。未幾，其弊復如故。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爲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創

為玉壺浮漏銅表。皆藏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有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夢溪筆談卷之九

人事一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于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武昌張諤好學能議論。常自約。仕至縣令。則致仕而歸。後登進士第。除中允。諤於所居營一舍。榜為中允亭。以誌素約也。後諤稍稍進用。數年間。為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皆要官。權任漸重。無何。坐事奪數官。歸武昌。未幾捐館。遂終於太子中允。豈非前定。

許懷德為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為門客。懷德許之。舉子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堦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如此待之。

夏文莊性豪侈。稟賦異於人。纔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覺。須令人溫之。良久方能動。人有見其陸行。兩車相連。載一物。巍然。問之。乃綿帳也。以數千兩綿為之。常服仙茅鍾乳硫黃。莫知紀極。晨朝每食鍾乳粥。有小吏竊食之。遂發疽。幾不可救。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選。意甚不平。謝主司啓詞。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

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艦不前。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為國學第一人。驟為怪嶮之語。學者翕然効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為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為藴。人莫不以公為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為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子弟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他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為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堦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曆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延政據建州。令大將章某守建州城。嘗遣部將刺事于軍前。後期當斬。惜其材。未有以處。歸語其妻。其妻連氏有賢智。私使人謂部將曰。汝法當死。急逃乃免。與之銀數十兩。曰。徑行。無顧家也。部將得以潛去。投江南李主。以隸查文徽麾下。文徽攻延政。部將適主是役。城將陷。先喻城中。能全連氏一門者有重賞。連氏使人謂之曰。建民無罪。將軍幸赦之。妾夫婦罪當死。不敢圖生。若將軍不釋建民。妾願先百姓死。誓不獨生也。詞氣感慨。發於至誠。不得已為之戢兵而入。一城獲全。至今連氏為建安大族。官至卿相者相踵。皆連氏之後也。又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怒一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累年矣。暴骨滿地。奈何以一食殺士卒耶。則乃捨之。此卒夜縋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嶮素不設備。卒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二人者。其為德一也。何其報効之不同耶。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

爲獲人所疲。公曰。鹽一斤可得飽乎。曰。鹽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曼卿即著帽往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繫勒帛。都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入一別館。供張赫然。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槃肴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槃。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略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騃。不分菽麥。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蕭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閑話。軫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于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

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缾。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卻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於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予於良方敍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李士衡爲館職。使高麗。一武人爲副。高麗禮幣贈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疎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己物以避漸濕。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舟人大恐。請盡弃所載。不爾。船重必難免。副使倉惶。悉取船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暇揀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點檢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在船底。一無所失。

劉美少時善鍛金。後貴顯。賜與中有上方金銀器。皆刻工名。其間多有美所造者。又楊景宗微時。常荷畚爲丁晉公築第。後晉公籍沒其家。以第賜景宗。二人者。方其微賤時。一造上方器。一爲宰相築第。安敢自期身饗其用哉。

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紛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圍于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圍之外。蓋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座者。有司患之。近歲遂止令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綴而罷。每爲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蕃人、駱駝。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方贄以爲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已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贄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準、覃、巽、罕。準之子珪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報歟。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王荊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此垢汙。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頮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王子野生平不茹葷腥，居之甚安。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于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淮南孔旻隱居篤行，終身不仕，美節甚高。嘗有竊其園中竹，旻愍其涉水冰寒，爲架一小橋渡之。推此則其愛人可知。然予聞之，莊子妻死，鼓缶而歌；妻死而不輟鼓可也，爲其死而鼓之，則不若不鼓之愈也。猶邴原耕而得金，擲之牆外，不若管寧不視之愈也。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有所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郭進有材略，累有戰功，嘗刺邢州。今城乃進所築，其厚六丈，至今堅完，鎧仗精巧，以至封貯亦有法度。進於城北治第，既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乃設諸工之席于東廡，群子之席于西廡。人或曰：諸子安可與工徒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進死未幾，果爲他人所有。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乃進舊第東南一隅也。

有一武人忘其名，志樂閑放，而家甚貧，忽吟一詩曰：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至今致仕，尚康寧。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曾著於國史，熙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禧元年八月，敏中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禧元年二月，王欽若加右僕射。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値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游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寶元中，忠穆王吏部爲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

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爲三司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帥。鬷至定，治事畢，瑋謂鬷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鬷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柄。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鬷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幸以見教。曹曰：瑋實知之，今當爲公言。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常往來互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形容。既至，觀之，眞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是時殊未以爲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皆如其言也。四人，夏守贇、陳執中、張觀，康定元年二月，守贇加節度，罷爲南院，鬷、執中、觀各守本官罷。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迎之於石闥堰，與潛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稾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如此。廨後爲一庵，常臥其間，名之曰捫蝨庵。未嘗一日不醉。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

工部胡侍郎則爲邑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常日所用樽罍悉屏去，但陶器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往見之，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唯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甚愧德之。後晉公驟達，極力攜挽，卒至顯位。慶歷中，諫官李兢坐言事謫湖南物務。內殿承制范亢爲黃蔡間都監，以言事官坐謫，後多至顯官，乃悉傾家物與兢辦行，兢至湖南少日，遂卒。前輩有言：人不可有意，有意卽差。事固不可前料也。

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板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爲司農少卿。士人爲之傳者數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甚貧，有一女，約與廷式爲婚。後契闊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閭，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堅不可，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子疾而背之？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攜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遂爲之闊略。其後廷式管幹江州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

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襴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衆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爲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

夢溪筆談卷之十

人事二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皂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爲名臣。或云乃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國子博士李餘慶知常州，強於政事，果於去惡，凶人惡吏，畏之如神。末年得疾甚困，有州醫博士多過惡，常懼爲餘慶所發，因其困，進利藥以毒之。服之洞泄不已，勢已危，餘慶察其姦，使人扶舁坐廳事，召醫博士杖殺之，然後歸臥，未及席而死。葬於橫山，人至今畏之，過墓者皆下。有病瘧者，取墓土著床席間，輒差。其敬憚之如此。

盛文肅爲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爲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

未嘗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爲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爲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罷，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嘗以鶴飛爲驗也。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棋。常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棋。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人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官長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必慕黃霸之爲人。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顧知院官問曰：前時姓龐詳議官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指揮中書，與在京差遣，除三司檢法官，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

夢溪筆談卷之十一

官政一

世稱陳恕爲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爲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戎講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世傳算茶有三說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爲一說，犀牙香藥爲一說，茶爲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糧草，其價折爲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有并折鹽爲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爲一說，便糴爲一說，直便爲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抛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鈔（緊便錢謂水路商旅所聚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榷務），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糧草，乃詣京師算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慢便錢謂道路貨易非便處，慢茶鈔謂下三山場榷務）。直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三說，先博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競趨，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先足，不爲諸郡分裂。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予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緊密如石，斵之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

予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為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攻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下。乃為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疏。若敵人可到城下。則城雖厚。終為危道。其間更多刓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腳。但使敵人見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深可法也。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價。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下各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屬發運司）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館閣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圈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五代方鎮割據。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糶糴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煩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帳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謂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一子明日死。其家財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失於生者。一失於死者。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鹹滷。不可藝植。井泉悉是惡滷。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于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滷殆與土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流給居民。然原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田野饒沃。人物繁庶。正當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于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律云。免官者。三載之後。降先品二等敘。免所居官及官當者。期年之後。降先品一等敘。降先品者。謂免官二官皆免。則從未降之品降二等敘之。免所居官及官當止一官。故降未降之品一等敘之。今敘官乃從見存之官更降一等者。誤曉律意也。

律累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此止法者不徙為之。蓋有所礙。不得不止。據律。更犯有歷任官者。仍累降之。所降雖多。各不得過四等。注。各謂二官各降。不在通計之限。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為一官。勳官為一官。二官各四等。不得通計。乃是共降八等而止。予考其義。蓋除名敘法。正四品於正七品下敘。從四品於正八品上敘。即是降先品九等。免官、官當若降五等。則反重於除名。此不得不止也。此律今雖不用。然用法者須知立法之意。則於新格無所抵梧。予檢正刑房公事日。曾遍詢老法官。無一人曉此意者。

邊城守具中。有戰棚。以長木抗於女牆之上。大體類敵樓。可以離合。設之頃刻可就。以備倉卒城樓摧壞。或無樓處受攻。則急張戰棚以臨之。梁侯景攻臺城。為高樓以臨城。城上亦為樓以拒之。使壯士交槊鬬于樓上。亦近此類。預備敵人。非倉卒可致。近歲邊臣有議以謂既有敵樓。則戰棚悉可廢省。恐講之未熟也。

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鬬毆者。本罪之外。別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靳財。兼不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

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羈縻。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府按治。姦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敕律。

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凡師行因糧於敵。最為急務。運糧不但多費。而勢難行遠。予嘗計之。人負米六斗。卒自攜五日乾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盡。）若計復回。只可進九日。二人餉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則一夫所負已盡。給六日糧遣回。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若計復回。止可進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後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減一夫。給四日糧。後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減一夫。給九日糧。後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糧。）計復回。止可進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後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糧。）三人餉一卒。極矣。若興師十萬。輜重三之一。止得駐戰之卒七

萬人已用三十萬人運糧。此外難復加矣。（放回運夫須有援卒。緣運行死亡疾病。人數稍減。且以所減之食。準援卒所費。）人運糧之法。人負六斗。此以總數率之也。其間隊長不負。樵汲減半。所餘皆均在衆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負之米又以均之。則人所負。常不啻六斗矣。故軍中不容冗食。一夫冗食。二三人餉之。尚或不足。若以畜乘運之。則駝負三石。馬騾一石五斗。驢一石。比之人運。雖負多而費寡。然芻牧不時。畜多瘦死。一畜死。則并所負棄之。較之人負。利害相半。

忠、萬間夷人。祥符中。嘗寇掠。邊臣苟務懷來。使人招其酋長。啗之以券粟。自後有傚而爲之者。不得已。又以券招之。其間紛爭者。至有自陳若某人殺掠若干人。遂得一券。我凡殺兵民數倍之多。豈得亦以一券見給。互相計校。爲寇甚者則受多券。熙寧中會之。前後凡給四百餘券。子孫相承。世世不絕。因其爲盜。悉誅鋤之。罷其舊券。一切不與。自是夷人畏威。不復犯塞。

慶歷中。河決北都商胡。久之未塞。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錫親往董作。凡塞河決垂合。中間一埽。謂之合龍門。功全在此。是時屢塞不合。時合龍門埽長六十步。有水工高超者。獻議以謂埽身太長。人力不能壓。埽不至水底。故河流不斷。而繩纜多絕。今當以六十步爲三節。每節埽長二十步。中間以索連屬之。先下第一節。待其至底。方壓第二第三。舊工爭之。以爲不可。云二十步埽不能斷漏。徒用三節。所費當倍。而決不塞。超謂之曰。第一埽水信未斷。然勢必殺半。壓第二埽止用半力。水縱未斷。不過小漏耳。第三節乃平地施工。足以盡人力。處置三節既定。即上兩節自爲濁泥所淤。不煩人功。申錫主前議。不聽超說。是時賈魏公帥北門。獨以超之言爲然。陰遣數千人於下流收漉流埽。既定而埽果流。而河決愈甚。申錫坐謫。卒用超計。商胡方定。

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東、褒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食之。又次

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慎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史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錢塘江。錢氏時爲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以爲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可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爲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爲患。杜偉長爲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里

爲月堤。以避怒水。衆水工皆以爲便。獨一老水工以爲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衆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鉅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歲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費至多。不復可爲。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爲利也。

河北鹽法。太祖皇帝嘗降墨敕。聽民間賈販。唯收稅錢。不許官榷。其後有司屢請閉固。仁宗皇帝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祖宗墨敕不獲。然人人能誦其言。議亦寢。

夢溪筆談卷之十二

官政二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始於何時。舊傳召伯埭。謝公所爲。按李翺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此埭。天聖中。監眞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爲複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使張綸爲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爲眞州閘。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爲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二石。自後北神、召伯、龍舟、茱萸諸埭。相次廢革。至今爲利。予元豐中過眞州。江亭後糞壤中見一臥石。乃胡武平爲水閘記。略敘其事。而不甚詳具。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否。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爲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慶歷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真宗皇帝向衕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旱放稅。即有飛語聞上。欲有所中傷。太宗不悅。御史探上意。皆罪齊言開封府放稅過多。有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內亳州當按太康、咸平兩縣。是時曾會知亳州。王冀公在轂下。曾愛其識度。常以公相期之。至是遣冀公行。仍戒之曰。此行所繫事體不輕。不宜小有高下。冀公至兩邑。按行甚詳。其餘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仍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進用超越。卒至入相。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為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五。內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賣茶。嘉祐二年。收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七。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四萬二千一百二十一貫五百二十四。）四十四萬五千二十四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數。除川茶稅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百八十。係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買茶。公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九貫三百一十九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錢收買客引。以救引價。前此累增加饒錢。至天禧二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三分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元議省吏、計覆官、旬獻官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二月五日。降勅罷茶禁。

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共六榷貨務。取最中嘉祐六年抛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荊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荊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祖額錢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祖額錢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祖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一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二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錢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儀、南儀、復、蒙、春、陵、邁、遼、資、璧、梅、漢陽、通利、軍化、光化、清平、永康、荊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七。竹州（遵城）。杭州（南新）。晉州（特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籍縣）。忠州（桂溪）。兗州（鄒縣）。廣州（信安、四會）。陝州（湖城、陝石）。河中（河西、永樂）。巴州（玉盤、其章）。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經城。洹水、永濟）。莫州（鄚、長）。梧州（戎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汜水）。滄州（饒安、臨津）。融州（武陽、羅城）。象州（武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武陟）。道州（營道）。慶州（樂蟠、華池）。瀛州（束城、景城）。順安（高陽）。濮州（臨濮）。洺州（曲周、臨洺）。丹州（雲巖、汾川）。潞州（黎城）。瓊州（舍城）。火山（火山）。橫州（永定）。

宜州古陽·洛丹·汾州孝義·延州金明·延水·豐林·太原平晉·隨州光化·邢州堯山·平鄉·任縣·秦州長道·遂州三山·鼓·蜀·石
揚州廣陵·趙州柏平·柏鄉·贊皇·雅州百丈·榮經·祁州保塞·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洛陽·潁陽·緱氏·伊闕·福昌·濟州·相安
慈州文城·吉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綿州高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井陘·獲鹿·荊南枝江·建寧·辰州招化·麻陽·
陳州南頓·桂州修仁·永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川·懸州新陽·熙州狄道·河州枹罕·衛州新鄉·衛縣·
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岢嵐嵐石·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河·涪州溫山·閬州晉安·岐平·
復州玉沙·潤州延陵·

夢溪筆談卷之十三

權智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爲榦。上出井口。自木榦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榦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釃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絶。如此數月。井榦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置人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顙叫子。嘗有病瘖者。爲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顙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寃獲申。此亦可記也。

莊子曰。畜虎者不與全物生物。此爲誠言。嘗有人善調山鵲。使之鬭。莫可與敵。人有得其術者。每食則以山鵲皮裹肉哺之。久之。望見其鵲。則欲搏而食之。此以所養移其性也。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陳。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

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也。

狄青爲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予友人有任術者。嘗爲延州臨眞尉。攜家出宜秋門。是時茶禁甚嚴。家人懷越茶數斤。稠人中馬驚。茶忽墜地。其人陽驚。回身以鞭指城門鴟尾。市人莫測。皆隨鞭所指望之。茶囊已碎於埃壤矣。監司嘗使治地訟。其地多山。險不可登。緣此數爲訟者所欺。乃呼訟者告之曰。吾不忍盡爾。嘗貰爾半。爾所有之地。兩畝止供一畝。愼不可欺。欺則盡沒入官矣。民信之。盡其所有供半。既而指一處覆之。文致其參差處。責之曰。我戒爾無得欺。何爲見負。今盡入爾田矣。凡供一畝者。悉作兩畝收之。更無一犂得隱者。其權數多此類。其爲人強毅恢廓。亦一時之豪也。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麞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麞。何者爲鹿。雱實未識。良久對曰。麞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麞。客大奇之。

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遠近皆伏其能。有一偷亦善擊刺。常蔑視官軍。唯與此弓手不相下。曰。見必與之決生死。一日弓手者因事至村步。適值偷在市飲酒。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鬭。觀者如堵牆。久之。各未能進。弓手者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馬前決生死乎。偷曰。喏。弓手應聲刺之。一舉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鬭。矛刃方接。寇先含水滿口。忽噀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揕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噀水之事。寇復用之。水纔出口。矛已洞頸。蓋已陳芻狗。其機已泄。恃勝失備。反受其害。

陝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澗中。水遂橫流爲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縣患之。雷簡夫爲縣令。乃使人各於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也。

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州縣。悉要地圖。所至皆造送。山川道路。形勢險易。無不備載。至揚州。牒州取地圖。是時丞相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模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踏。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鳴鉦止之。

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弈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瓦橋關北與遼人爲鄰。素無關河爲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爲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蓼花。作蓼花吟數十篇。令座客屬和。畫以爲圖。傳至京師。人莫喻其意。自此始築諸淀。慶歷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爲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濼。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爲之源。東合滹沱、漳、淇、易、白等水幷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沉遠濼。東盡滄州泥枯海口。幾八百里。悉爲瀦潦。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爲藩籬。或謂侵蝕民田。歲失邊粟之入。此殊不然。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爲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異日惟是聚集遊民。刮鹹煮鹽。頗干鹽禁。時爲寇盜。自爲瀦濼。奸盜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

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氏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堞。樓櫓甚盛。浙帥攜寮客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謬曰。審如是。何不向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于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錦城。武勇指揮使徐綰、許再思挾宣卒爲亂。火青山鎮。入攻中城。賴城中有備。綰等尋敗。幾於覆國。

淳化中。李繼捧爲定難軍節度使。陰與其弟繼遷謀叛。朝廷遣李繼隆率兵討之。繼隆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謂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據石堡。以覘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遂進攻夏州。繼捧狼狽出迎。擒之以歸。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無水。今謂之囉兀城者是也。熙寧中所治撫寧城。乃撫寧舊城耳。本道圖牒皆不載。唯李繼隆西征記言之甚詳也。

熙寧中。党項母梁氏引兵犯慶州大順城。慶帥遣別將林廣拒守。虜圍不解。廣使城兵皆以弱弓弩射之。虜度其勢之所及。稍稍近城。乃易強弓勁弩叢射。虜多死。遂相擁而潰。

蘇州至昆山縣凡六十里。皆淺水。無陸途。民頗病涉。久欲爲長堤。但蘇州皆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籧篨芻稿爲墻。栽兩行。相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爲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實籧篨中。候乾。則以水車汱去兩墻之間舊水。墻間六丈皆土。留其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

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李允則守雄州。北門外民居極多。城中地狹。欲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恐其生事。門外舊有東嶽行宮。允則以銀爲大香爐。陳於廟中。故不設備。一日。銀爐爲盜所攘。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廟中屢遭寇。課夫築墻圍之。其實展北城也。不踰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則今雄州北關城是也。大都軍中詐謀。未必皆奇策。但當時偶能欺敵。而成奇功。時人有語云。用得著。敵人休。用不著。自家羞。斯言誠然。

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鍾。能辨盜至靈。使人迎置後閤祠之。引羣囚立鍾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鍾甚肅。祭訖。以帷圍之。乃陰使人以墨塗鍾。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唯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鍾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制。都水丞侯叔獻時涖其役。相視其上數十里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復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衆皆伏其機敏。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號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姥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姥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姥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敘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凡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火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

夢溪筆談卷之十四

藝文一

歐陽文忠嘗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也.楊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然稍牽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退之城南聯句首句曰.竹影金瑣碎.所謂金瑣碎者.乃日光耳.非竹影也.若題中有日字.則曰竹影金瑣碎可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富貴詩云.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里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又韋楚老蚊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家.

詩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其

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此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書之闕誤.有可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夭是椓.後漢蔡邕傳作夭夭是加.與速速方穀為對.又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坊記.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禮.君子之道.譬猶坊焉.夬卦.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王輔嗣曰.居德而明禁.乃以則字為明字.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无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无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小律詩雖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為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為人所知.若字字皆是无瑕可指.語音亦摭麗.但細論无功.景意縱全.一讀便盡.更无可諷味.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為醫也.

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歹而小者曰殘.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

王聖美為縣令時.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聖美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不曉何義.聖美曰.從頭不曉.主人曰.如何從頭不曉.試言之.聖美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為恨.遍訪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見鬻故書者有一小編.偶取視之.乃比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多傳之.予按摭言.比紅兒詩乃羅虯所為.凡百篇.蓋當時但傳其詩.而不載名氏.大年亦偶忘摭言所載.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云.俱化為餓殍.作孚字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餳耳.若作飲食.當音飤.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名止有續斷.無斷續.此類極

多。如杜牧阿房宮賦誤用龍見而雩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繆。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隱。故諸儒之論紛然。乃春秋開卷第一義也。唯啖、趙都不解始隱之義。學者常疑之。唯於纂例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更無可論。此啖、趙所以不論也。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又嘗見士人石端集一紀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爲詳密。其敘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得之甚喜。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遍檢未得。終未見的據。史記年表注。東遷在平王元年辛未歲。本紀中都無說。諸侯世家言東遷卻盡在庚午歲。史記亦自差謬。莫知其所的。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頗佳。唐人諸集中不載。今記于此。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藻井。玉峰晴色墮闌干。九重宮闕參差見。百二山河表裏觀。暫輟去蓬悲不定。一凭金界望長安。

古人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以謂無人能對。王荊公以對鳥鳴山更幽。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則上句乃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荊公始爲集句詩。多者至百韻。皆集合前人之句。語意對偶。往往親切過於本詩。後人稍稍有傚而爲之者。

歐陽文忠嘗言曰。觀人題壁。而可知其文章。

毘陵郡士人家有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有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

夢溪筆談卷之十五

藝文二

切韻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語已有二聲合爲一字者。如不可爲叵。何不爲盍。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之類。似西域二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輭字文從而、犬。亦切音也。殆與聲俱生。莫知從來。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脣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每聲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胮龐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爲之。如幫字橫調之爲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縱調之爲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爲四聲。幫牓傍博是也。（幫。宮之平。牓。宮之上。傍。宮之去。博。宮之入。）四等之聲。多有聲無字者。如封峯逢止有三字。邕胷止有兩字。竦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滂湯康蒼止有四字。四聲則有無聲。亦有無字者。如蕭字、餚字全韻皆無入聲。此皆聲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爲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脣與脣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爲綿。符兵爲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聲。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聲。東

字乃端字中第三等聲，故德紅切，紅字第三等聲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聲。又有互用借聲，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爲四聲，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竺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音韻龐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爲宮，稍清爲商，最清爲角，清濁不常爲徵、羽。切韻家則定以脣、齒、牙、舌、喉爲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脣之外，又有折、攝二聲。折聲自臍輪起至脣上發，如[illegible]字（浮金反）之類是也。攝聲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類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杜、鎖、呼、拖（前一拖輕呼，此一拖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聲）、車、娑麼（二合）、訶婆、縒、伽（上聲）、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左（二合）、侘、陀。爲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正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爲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爲之序，甚有詞辯。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爲燕人也。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

多，如傍犯、蹉對（蹉，千古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舉數事。如徐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樂"，意義不同，不爲重複，此類爲傍犯。如九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與"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詩多用正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昫、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駮飛，類化作鷙禽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

河中府鸛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奐、暢諸（唐詩作當）三篇能狀其景。李益詩曰："鸛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

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煙併在思歸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文奐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諸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饔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如鍾繇，極可愛。予攜之十餘年，文思副使夏元昭借去，遂託以墜水，今不知落何處。此銘朓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先競。嗣德方寢，時唯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軒鑾，高闢代邸。庶辟欣欣，威儀濟濟。亦既負扆，言觀帝則。正位非己，臨朝淵嘿。虔思寶緒，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東旭又良。龍驤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棗與棘相類，皆有刺。棗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皆從朿。朿，音刺，木芒刺也。朿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朿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者，觀文可辨。

金陵人胡恢，博物強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曰："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蝕四月朔。上爲徹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蝕。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之慶。蔡子正爲樞密副使，獻詩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之者。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脩，自往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收威，豈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人。

夢溪筆談卷之十六

藝文三

士人劉克博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有鬼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鬼主。然不聞有烏鬼之說。又鬼戶者夷人所稱。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

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述。分為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游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故後人知。欲於游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蜀人魏野隱居不仕宦。善為詩。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縣。重陽菊遶灣。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蕭灑。當世顯人多與之游。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云。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置門下。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士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

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憶陝郊詩曰。南郭迎天使。東郊訪隱人。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居陝中。

夢溪筆談卷之十七

書畫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日漸中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亦善求古人心意也。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

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眞爲識畫也。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耳。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別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卽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卽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他曲皆無。如潑攦聲之類是也。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藩。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爲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論非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眞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谿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其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渠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古文己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爲王。或左或右則爲己。僧肇曰。會萬物爲一己者。其惟聖人乎。子曰。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己之全者如此。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窰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旣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進。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爲楷字。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爲吳。無口爲天。按字書。吳字本從

口從夨。（音捩）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尙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者。按棗字從朿。（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刀爲劉。貨泉爲白水眞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按劉字從丣。（音酉）從金。如柳駵閱從丣。非卯字也。貨從貝。眞乃從具。亦非一法。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唐韓偓爲詩極淸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光上人詩。亦墨跡也。與此無異。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觀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擧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麤細。則以一指拒壁以爲準。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跡。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購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

鯉魚當脅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卽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平。黃筌幷二子居寶、居實、弟惟亮。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軋己。言其畫麤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復能瑕疵。遂得齒院品。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常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爲一。當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尗字乃二字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卽不可強使停。寡如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卽取上齊。釦則取下齊。如從尗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之良法也。

王羲之書。舊傳惟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惟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

塘。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王鉷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爲一時妙絕。畫工凡十八人。皆殺之。同爲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堵餘。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夢溪筆談卷之十八

技藝

賈魏公爲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卿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廳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郎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不至。公歎曰。許市井人耳。惟其無所求於人。尚不可以勢屈。況其道義自任者乎。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喩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聲）自梁以上爲上分。地以上爲中分。階爲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爲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爲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爲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爲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絛。又次曰前脇。後二人曰後脇。又後曰後絛。末後曰後竿。輦前隊長一人曰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爲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爲平道。此之爲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爲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爲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䇢術。䇢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有綴術二卷。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鱉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冪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有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并上下廣。折半以爲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爲句。以上廣減下廣。餘者爲股。句股乘弦。以爲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并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一。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爲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并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廣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罌。行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并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三十二。又倍下行長得二十四。并入上長。得二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并二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三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并入上行。得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爲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

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矣。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拆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拆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爲拆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爲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爲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爲句。倍之爲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爲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爲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爲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爲句。倍之。爲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爲四。倍之得爲八。退上一位爲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爲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籌。共行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嶮。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體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性體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此兩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挽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强而不來。節謂把梢裨木。長則柱。短則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弦聲清實。凡弓初射與天寒。則勁强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强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棊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爲億。十億爲兆。萬兆爲秭。算家以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萬萬兆爲垓。今但以算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

名可記。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大數。（萬字五十二、最下萬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局、第三是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萬兆局、第六是萬萬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萬垓、第九是萬萬垓、此外無名可記、但五十二次萬倍乘之、即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凡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法。（凡十九路、得一十億六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局。）凡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四億四千八百二十八萬七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兩行、凡三十八路變得此數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下乘下。置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數。有數法可求。唯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棊之局盡矣。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踘。以蹴踘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棊之戲。予觀彈棊絕不類蹴踘。頗與擊踘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踘。劉鋼勸止之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懽。此亦擊踘。唐書誤述為蹴踘。彈棊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也。李商隱詩曰。玉作彈棊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棊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敍棊用二十四棊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弈棊。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棊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

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唯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算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脣。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帖之。每韻為一帖。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羣從所得。至今寶藏。

淮南人衞朴精於歷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諸歷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唯一行得二十九。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年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凡四百七十五。衆歷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歷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歷。則縱橫誦之。嘗令人寫歷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

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歷。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歷。

藝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棊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能者。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常以我曹能者當彼不能者。此虞卿鬬馬術也。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乩。（必定反。）以艾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錢氏據兩浙時。於杭州梵天寺建一木塔。方兩三級。錢帥登之。患其塔動。匠師云。未布瓦。上輕。故如此。方以瓦布之。而動如初。無可奈何。密使其妻見喻皓之妻。貽以金釵。問塔動之因。皓笑曰。此易耳。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則不動矣。匠師如其言。塔遂定。蓋釘板上下彌束。六幕相聯。如胠篋。人履其板。六幕相持。自不能動。人皆伏其精練。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於男子。則知不屬腎也。

醫之為術。苟非得之於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术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术。理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莫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沉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耳。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況方書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子通之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者。又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距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制。失其舊跡。須當橫摹之。汎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夢溪筆談卷之十九

器用

禮書所載黃彝。乃畫人目爲飾。謂之黃目。予遊關中。得古銅黃彝。殊不然。其刻畫甚繁。大體似繆篆。又如欄盾間所畫回波曲水之文。中間有二目。如大彈丸。突起煌煌然。所謂黃目也。視其文。彷彿有牙角口吻之象。或謂黃目乃自是一物。又予昔年在姑熟王敦城下土中得一銅鉦。刻其底曰。諸葛士全茖鳴鉦。茖即古落字也。此部落之落。士全部將名。其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亦如篆文。如今時術士所畫符。傍有兩字。乃大篆飛廉字。篆文亦古怪。則鉦間所圖。蓋飛廉也。飛廉、神獸之名。淮南轉運使韓持正亦有一鉦。所圖飛廉及篆存。與此亦同。以此驗之。則黃目疑亦是一物。飛廉之類。其形狀如字非字。如畫非畫。恐古人別有深理。大抵先王之器。皆不苟爲。昔夏后鑄鼎以知神姦。殆亦此類。恨未能深究其理。必有所謂。或曰。禮圖罇彝皆以木爲之。未聞用銅者。此亦未可質。如今人得古銅罇者極多。安得言無。如禮圖甕以瓦爲之。左傳卻有瑤甕。律以竹爲之。晉時舜祠下乃發得玉律。此亦無常法。如蒲穀璧。禮圖悉作草稼之象。今世人發古冢。得蒲璧。乃刻文蓬蓬如蒲花敷時。穀璧如粟粒耳。則禮圖亦未可爲據。

禮書言罍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得一古銅

罍。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illegible]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者雷字也。古文[illegible]爲靁。象回旋之聲。其銅罍之飾。皆一[illegible]一◎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漢書罍字作櫑。蓋古人以此飾罍。後世自失傳耳。

唐人詩多有言吳鉤者。吳鉤、刀名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古法以牛革爲矢服。臥則以爲枕。取其中虛。附地枕之。數里內有人馬聲。則皆聞之。蓋虛能納聲也。

鄆州發地得一銅弩機。甚大。製作極工。其側有刻文曰。臂師虞士、耳師張柔。史傳無此色目人。不知何代物也。

熙寧中。李定獻偏架弩。似弓而施幹鐙。以鐙距地而張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謂之神臂弓。最爲利器。李定本黨項羌酋。自投歸朝廷。官至防團而死。諸子皆以驍勇雄於西邊。

古劍有沈盧、魚腸之名。沈盧謂其湛湛然黑色也。古人以劑鋼爲刃。柔鐵爲莖幹。不爾則多斷折。劍之鋼者。刃多毀缺。巨闕是也。故不可純用劑鋼。魚腸即今蟠鋼劍也。又謂之松文。取諸魚燔熟。褫去脅。視見其腸。正如今之蟠鋼劍文也。

濟州金鄉縣發一古塚。乃漢大司徒朱鮪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樂架之類。人之衣冠多品。有如今之幞頭者。巾額皆方。悉如今制。但無脚耳。婦人亦有如今之垂肩冠者。如近年所服角冠。兩翼抱面下垂及肩。略無小異。人情不相遠。千餘年前冠服已嘗如此。其祭器亦有類今之食器者。

古人鑄鑑。鑑大則平。鑑小則凸。凡鑑窪則照人面大。凸則照人面小。小鑑不能全觀人面。故令微凸。收人面令小。則鑑雖小而能全納人面。仍復量鑑之小大。增損高下。常令人面與鑑大小相若。此工之巧智。後人不能造。比得古鑑。皆刮磨令平。此師曠所以傷知音也。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誌。但漫剝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予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

世有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凡二十字。字極古。莫能讀。以鑑承日光。則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人有原其理。以謂鑄時薄處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後冷。而銅縮多。文雖在背。而鑑面隱然有跡。所以於光中現。予觀之。理誠如是。然予家有三鑑。又見他家所藏。皆是一樣。文畫銘字無纖異者。形制甚古。唯此一樣光透。其他鑑雖至薄者。皆莫能透。意古人別自有術。

予頃年在海州。人家穿地得一弩機。其望山甚長。望山之側爲小矩。如尺之有分寸。原其意。以目注鏃端。以望山之度擬之。準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太甲曰。往省括于度則釋。疑此乃度也。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要在機牙。其言

隱晦難曉。大意天覆地載。前後手勢耳。參連爲奇。謂以度視鏃。以鏃視的。參連如衡。此正是勾股度高深之術也。三經三緯。則設之於堋。以志其高下左右耳。予嘗設三經三緯。以鏃注之。發矢亦十得七八。設度于機。定加密矣。

予於關中得一銅匭。其背有刻文二十字。曰。律人衡閣注水匭容一升。始建國元年一月癸卯造。皆小篆。律人當是官名。王莽傳中不載。

青堂羌善鍛甲。鐵色青黑。瑩徹可鑑毛髮。以麝皮爲綇旅之。柔薄而韌。鎮戎軍有一鐵甲。匱藏之。相傳以爲寶器。韓魏公帥涇原。曾取試之。去之五十步。強弩射之不能入。嘗有一矢貫札。乃是中其鑽空。爲鑽空所刮。鐵皆反卷。其堅如此。凡鍛甲之法。其始甚厚。不用火。冷鍛之。比元厚三分減二乃成。其末留筋頭許不鍛。隱然如瘊子。欲以驗未鍛時厚薄。如浚河留土筍也。謂之瘊子甲。今人多於甲札之背隱起偽爲瘊子。雖置瘊子。但元非精鋼。或以火鍛爲之。皆無補於用。徒爲外飾而已。

朝士黃秉少居長安。遊驪山。值道士理故宮石渠。石下得折玉釵。刻爲鳳首。已皆破缺。然製作精巧。後人不能爲也。鄭愚津陽門詩曰。破簪碎鈿不足拾。金溝淺溜和纓緌。非虛語也。予又嘗過金陵。人有發六朝陵寢。得古物甚多。予曾見一玉臂釵。兩頭施轉關。可以屈伸。合之令圓。僅於無縫。爲九龍繞之。功侔鬼神。世多謂前古民醇。工作率多鹵拙。是大不然。古物至巧。正由民醇故也。民醇則百工不苟。後世風俗雖侈。而工之致力。不及古人。故物多不精。

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鬭八。吳人謂之罳頂。唯宮室祠觀爲之。

今人地中得古印章。多是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得以印綬葬者極稀。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陣者。

大駕玉輅。唐高宗時造。至今進御。自唐至今。凡三至太山登封。其他巡幸。莫記其數。至今完壯。乘之安若山岳。以措杯水其上而不搖。慶曆中。嘗別造玉輅。極天下良工爲之。乘之動搖不安。竟廢不用。元豐中。復造一輅。尤極工巧。未經進御。方陳于大庭。車屋適壞。遂壓而碎。只用唐輅。其穩利堅久。歷世不能窺其法。世傳有神物護之。若行諸輅之後。則隱然有聲。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

神奇

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墜。多於震雷之下得之。而未嘗親見。元豐中。予居隨州。夏月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一楔。信如所傳。凡雷斧多以銅鐵爲之。楔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楔。按圖經。雷州境內有雷擎二水。雷水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電白縣。乃是鄰境。又何謂也。

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纔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剸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又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爲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只有一竅如桮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爲之傳甚詳。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凡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心中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棋。試數白黑棋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棋。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大篋中。指以問之。其中何物。則曰空篋也。伯氏乃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襤褸。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為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余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荊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為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才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牀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菜品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耳。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棹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子中至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臂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龜。不類蛇首也。子中致詔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臙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腳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

中。遂不見。明日。子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窗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窗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釦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遽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慨。殆不可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有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息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蔕芥。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訣。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灑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士民觀者如墻。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為墓誌。略敘其事。予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人有前知者。數十百千年事皆能言之。夢寐亦或有之。以此知萬事無不前定。予以謂不然。事非前定。方其知時。即是今日中。間年歲。亦與此同時。元非先後。此理宛然。熟觀之可喻。或曰。苟能前知。事有不利者。可遷避之。亦不然也。苟可遷避。則前知之時。已見所遷避之事。若不見所避之事。即非前知。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遘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遘嘗學誦

揭諦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齊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絰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遍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缾中水呪之則涌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缾中。捷行道繞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一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缾耳。忠厚齋戒延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特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鄧州漁人擲網于湍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椽。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綢繆巢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經。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攝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沾濱。爲士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簡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勝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鄧州興陽寺。特爲嚴麗。

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宦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詣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凌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凌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眞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凌乃爲之築廟于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游溫州雁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愼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

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請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雁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僊營一舍。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缾。封鐍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唯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爲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僞。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鍛金。升云。其法爲爐竈。使人隔牆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爲之。初自冶中出。色尙黑。凡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之鵶觜金者是也。今人尙有藏者。上令尙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庭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淸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以爲寶鎭。牌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己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至今匱藏。

11

17R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一。

異事 異疾附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所鑠。都無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之。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皇祐中。蘇州民家一夜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悉似在字。字稍異。一夕之間。數萬家無一遺者。至於卧內深隱之處。戶牖間無不到者。莫知其然。後亦無他異。

延州天山之巔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毗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爲膚施縣。詳膚施之義。亦與尸毗王說相符。按漢書。膚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傅會縣名爲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歷中。施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爲倉。發尸毗墓。得千餘秤炭。其棺椁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顱骨大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衝牙長僅盈尺。皆爲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役夫。爭取珍寶。遺骸多爲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閤門使夏元象時爲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爲予言之甚

詳。至今天山倉側。昏後獨行者。往往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予於譙亳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之。此鏡甚薄。略無銲跡。恐非可合也。就使銲之。則其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泠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惘然不測。

世傳湖湘間因震雷有鬼神書謝仙火三字於木柱上。其字入木如刻。倒書之。此說甚著。近歲秀州華亭縣亦因雷震有字在天王寺屋柱上。亦倒書。云。高洞楊狗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內令章兩字特奇勁。似唐人書體。至今尚在。頗與謝仙火事同。所謂火者。疑若隊伍若干人爲一火耳。予在漢東時。清明日。雷震死二人於州守閣中。脊上各有兩字。如墨筆畫。扶疏類柏葉。不知何字。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爲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爲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腳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牆柱之下。有光熠然。就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挹之。其物在扇中滉漾。正如水銀。而光豔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煮鹽鴨卵。其間一卵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屋中盡明。置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爲鄉民詛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爲牛。羊者復爲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之間。往往得小金餅。上有篆文劉主字。世傳淮南王藥金也。得之者至多。天下謂之印子金是也。然止於一印。重者不過半兩而已。鮮有大者。予嘗於壽春漁人處得一餅。言得於淮水中。凡重七兩餘。面有二十餘印。背有五指及掌痕。紋理分明。傳者以謂埿之所化。手痕正如握埿之迹。襄、隨之間。故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褭蹏。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極工巧。褭蹏作圓餅。四邊無模範跡。似於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柹。土人謂之柹子金。趙飛燕外傳。帝窺趙昭儀浴。多褱金餅以賜侍兒私婢。殆此類也。一枚重四兩餘。乃古之一斤也。色有紫豔。非他金可比。以刀切之。柔甚於鉛。

雖大塊亦可刀切。其中皆虛軟。以石磨之。則紛紛成屑。小說。麟趾褭蹏乃婁敬所爲藥金。方家謂之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於他金。予在漢東一歲。凡數家得之。有一窖數十餅者。予亦買得一餅。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淸麗。今謂之女仙集。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牋篆、茁金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跡。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淒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韈而登。如履綿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志于此。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棋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眞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恥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食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顚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飢亦便龁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甓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鎭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船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登州巨嵎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頹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爲常。莫知所謂。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雞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空而觀。則末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影。疑此近之。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

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溼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狀。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隨州醫蔡士寧嘗寶一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映人。搜和藥劑。有纏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篾剔之。出赤屑如丹砂。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煉丹藥也。形色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隨州大洪山人李遙殺人亡命。逾年至秭歸。因出市。見鬻柱杖者。等閑以數十錢買之。是時秭歸適又有邑民爲人所殺。求賊甚急。民之子見遙所操杖。識之。曰。此吾父杖也。遂以告官司。執遙驗之。果邑民之杖也。榜掠備至。遙實買杖。而鬻者已不見。卒未有以自明者。有司詰其行止來歷。勢不可隱。乃遞隨州。大洪殺人之罪遂敗。卒不知鬻杖者何人。市人千萬。而遙適値之。因緣及其隱匿。此亦事之可怪者。

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曾有鱗。莫知其的。詔欲謂之麟。則慮夷獠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最爲慎重有體。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按漢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于平津門外。註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鐫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南豐曾阜爲南陽令。題宗資碑陰云。二獸膊之所刻獨在。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鬣皆鱗甲。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

錢塘有聞人紹者。常寶一劍。以十大釘陷柱中。揮劍一削。十釘皆截。隱如秤衡。而劍鋩無纖跡。用力屈之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絃。關中种諤亦蓄一劍。可以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蓋自古有此一類。非常鐵能爲也。

嘉祐中。伯兄爲衛尉丞。吳僧持一寶鑒來云。齋戒照之。當見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鑒。鑒不甚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爲京寺丞。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間。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爲御史。嘗照之。見已着貂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祀。遂假貂蟬。景繁終於承議郎。乃知鑒之所卜。唯知近事耳。

三司使宅本印經院。熙寧中更造三司宅。自薛師政經始。宅成。日官周琮曰。此宅前河。後直太社。不利居

者。始自元厚之自拜日入居之。不久。厚之謫去。而曾子宣繼之。子宣亦謫去。子厚居之。子厚又逐。而子宣三司使。亦以罪去。李奉世繼爲之。而奉世又謫。皆不緣三司職事。悉以他坐褫削。奉世去。安厚卿主計。而三司官廨宅毀爲官寺。厚卿亦不終任。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船。畫以爲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鉤。極銛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以食。生卵甚多。或爲魚。或爲鼉黿。其爲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鉤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爲所斃。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按此物即虎頭鯊也。能變虎。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舁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洛中地內多宿藏。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張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爲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爲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置第之直。劉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款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熙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予亦自兩見如此。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元豐末。予到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搨之。無異石刻。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授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豫告耶。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二

謬誤譎詐附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竹爲竹。箭爲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爲矢。而通謂矢爲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爲笴。而謂之箭。則謬矣。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敘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爲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昔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于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之因。曰。設於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繆以屏爲反坫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其間敘草木異物。尤多繆妄。率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雞舌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草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

非同類。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祗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且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闊，上顧謂近侍曰：丁謂帶與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熙寧中復歸內府。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欲，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獲。有因此著名，終身獲利者。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罪，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盛稱浙茶之美，云：自來進御，唯建州餅茶，而浙茶未嘗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舳艫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牋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官素服其該洽，不復詰問。

海物有車渠，蛤屬也，大者如箕，背有渠壟如蚶殼，故以爲器，緻如白玉。生南海。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康成乃解之曰：渠，車罔也。蓋康成不識車渠，謬解之耳。

李獻臣好爲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爲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餐來未？使臣誤意餐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

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慚沮而言曰：不敢仰昧，爲三司軍將日，曾喫卻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爲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飯，欲奉留一食耳。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三

譏謔 [illegible]附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只乞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館吏人也。杖而遣之。

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亦文章之病也。

庫藏中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叫。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敘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二，尚能拳歐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爲中允者極少，唯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爲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爲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

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爲妖服。執歸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泥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卻是知府具一隻眼。

士人應敵文章。多用他人議論。而非心得。時人爲之語曰。問即不會。用則不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曄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牀。冰上拽之。謂之凌牀。予嘗按察河朔。見挽牀者相屬。問其所用。曰。此運使凌牀。此提刑凌牀也。聞者莫不掩口。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薦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訟于星子云。職位顚倒。稱號不便。星子令封牒與告。告乃判牒曰。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同。非爲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妄自矜顯。豈所謂大道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俗登科。爲健吏。至祠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今俸。

嘗有一名公。初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戲爲一詩答之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尙未厭糟糠。僮僕豈免遭飢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爲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瓮。熙寧中。例增選人俸錢。不復有五貫九百俸者。此實養廉隅之本也。

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于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勑牒靴服。數人皆嚶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語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爲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蔡景繁爲河南軍巡判官日。緣事至留司御史臺閱案牘。得乾德中回南郊儀仗使司牒檢云。準來文取索本京大駕鹵簿勘會。本京鹵簿儀仗。先於淸泰年中。末帝將帶逃走。不知所在。

江南宋齊邱。智謀之士也。自以爲江南有精兵三十萬。士卒十萬。大江當十萬。而己當十萬。江南初主本徐溫養子。及僭號。遷徐氏于海陵。中主繼統。用齊邱謀。徐氏無男女少長。皆殺之。其後齊邱嘗有一小兒病。閉閣謝客。中主徵召之。亦不出。有老樂工且雙瞽。作一詩。書紙鳶上。放入齊邱第中。詩曰。化家爲國實良圖。總是先生畫計謨。一箇小兒抛不得。上皇當日合何如。海陵州宅之東。至今有小兒墳數

十。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嘗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謔。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驥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殽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厨以飮食至。甚爲豐腆。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驥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紿坐客耳。李乃杖驥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曆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

吳人多謂梅子爲曾公。以其嘗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遣人餉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曾公一甕。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四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興帥鄜。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於世。自予始爲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又汝南亦多大風。雖不及鹽南之厲。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夷矣。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云。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高，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爲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爲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與黑水胡、南與達靼接境。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常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置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爲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受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一官不可妄得，況其大者乎。

趙韓王治第，麻搗錢一千二百餘貫，其他可知。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方磚甃之，然後布瓦，至今完壯。塗壁以麻搗土，世俗遂謂之麻搗。

契丹北境有跳兔，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北日，捕得數兔持歸。蓋爾雅所謂蟨兔也，亦曰蛩蛩巨驢也。

蟪蛄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爲胡螓，亦螓之類也。

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即此也。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謂史記所載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蓋久矣。

予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爲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唐李翺爲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嘗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同輩鍊朱砂爲丹，經歲餘，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徒丸服之，遂發懵冒，一夕而斃。朱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爲大毒，豈

不能變而爲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

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峯，峯下芙蓉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永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鑿音漕去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皋、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木天。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二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驟，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驟。

熙寧中，珠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於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座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掃徹，得珠十餘兩，分賜是日侍殿閤門使副內臣。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碗脣上皆可爲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爲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於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有之。磁石之指南，猶柏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歲首畫鍾馗於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說亦遠矣。

信州杉溪驛舍中有婦人題壁數百言，自敘世家本士族，父母以嫁三班奉職鹿生之子。名[illegible] 娩娠方三日，鹿生利月俸，逼令上道，遂死于杉溪。將死，乃書此壁，具逼迫苦楚之狀，恨父母遠，無地赴訴，言極

哀切。頗有詞藻。讀者無不感傷。既死。葬之驛後山下。行人過此。多爲之憤激。爲詩以弔之者百餘篇。人集之。謂之鹿奴詩。其間甚有佳句。鹿生、夏文莊家奴。人惡其貪忍。故斥爲鹿奴。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唯四夷則全以氏族爲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種。自餘皆爲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族遂盛行于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爲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七姓。然地勢相傾。互相排詆。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於朝廷爲之置官撰定。而流俗所徇。扇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五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爲庶姓。婚宦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在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內。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楊之類。自爲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爲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爲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來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爲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傍不肯。

養鷹鸇者。其類相語。謂之㖿嗽。㖿音以灼反。三館書有㖿嗽三卷。皆養鷹鸇法度及醫療之術。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罥於蛛網。蛛搏之。爲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爲蜂螫者。挼芋梗傅之則愈。

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今之烏賊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甕。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羣學士會於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法魚。鱗鬣虬然。無下筯處。主人則捧而橫嚙。終不能咀嚼而罷。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宦州縣時。從人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爲害。至烏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害。

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至于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昆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何也。

北岳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即歸雁門。今飛狐路在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卻自石門子冷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唯北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

鎮陽池苑之盛。冠於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予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師政爲定帥。乃與之同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爲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瀰漫數里。頗類江鄉矣。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五

雜誌二

宣州寧國縣多枳首蛇。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略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以藥傅其創。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櫬。舉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于廳。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

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陵、遇野利等。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藩。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慶歷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于金肅城。獲其僞乘輿、器服、子婿、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甯令受。甯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藏訛哤之妹。生諒祚而愛之。甯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沒藏氏。授戈于甯令受。使圖之。甯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藏訛哤輩仆甯令受。梟之。明日。元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哤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哤子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沒藏氏。訛哤懟甚。謀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哤。執於內室。沒藏。強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為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戰。陣者強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血流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謂之沒甯令。沒甯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死。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契。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罔萌訛。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昵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為梁氏所誅。而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叢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為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為銅。水能為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濕。土能生金石。濕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為鐘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濕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為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椎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旄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醋醋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幣者。春官以白琥禮西方是也。有以為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二是也。有以為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閤門祇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

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兼溝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三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閤門關。則使人傳拜以為敬。本朝兩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於閨閫。則立使人而拜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為禮如賓主。慶歷中。王君貺使契丹。宴君貺于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主置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帝兄。託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帝千萬歲壽。先是戎主之弟宗元為燕王。有全燕之衆。久畜異謀。戎主恐其陰附朝廷。故特效恭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閬字逍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為友。狂放不羈。嘗為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跡甚急。閬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潘逍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嗔爾口嗷嗷。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後會赦。以四門助教召之。閬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復為掃市舞。詞曰。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為士人不齒。放棄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為備。唯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巳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予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茇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為楚。楚亦荊木之別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為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黃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穀。嗜肉。狄人為珍膳。味如豚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

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質厚．可以爲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妾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尙也．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既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尙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于席東．設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假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略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螃蟹．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乾蟹．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瘧者．則借去挂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留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爲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敍錄．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脚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陷．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尙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敕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

慶曆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於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卽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如何．對曰．如喪考妣．上默然．既退．卽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爲文飾．至今閤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卽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爲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偏履山川．旋以麵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爲．又鎔蠟爲之．皆欲其輕易賫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爲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爲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閒言．

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尙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眞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閤門祗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尙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衆．乃共推順爲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尙懷之．故順得脫去．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爲丁璉所殺．復有其地．國朝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士人黎威殺璉自立．三年．威死．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爲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爲邊患．屢將兵入寇．至日尊．乃僭稱法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爲太祖神武皇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僞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尙吉與其母黎氏號燕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討之．拔廣源州．擒酋領劉紀．焚甲峒．破機郎、決里．至富良江．尙吉遣王子洪眞率衆來拒．大敗之．斬洪眞．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事皆制于尙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聖七年．首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衙職．轉運使章頻罷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儻州有之．七源存福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州歸存福．慶曆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協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無所歸．交趾覘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趾．不克．爲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表投邕州．乞歸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高與其酋盧豹、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寨．入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從紀．至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紀．以廣源爲順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貴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貴之子紹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爲婚姻．故爲邊患．自天聖五年．承貴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使邊境．至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機郎縣．

太宗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衞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者．卽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傭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靑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尙恐熱作亂．率衆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籛逋之子唃廝囉東據宗哥邈川城．唃廝囉人號瑕藶．籛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華言佛也．囉．華言男也．

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嗃厮囉立。立遵與邈川首領溫（溫音反）逋相之。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哥邈川即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遵與嗃厮囉引衆十萬寇邊。入古渭州。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嗃厮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氊、磨氊角。立遵死。嗃厮囉更娶喬氏。生子董氊。取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氊居河州。磨氊角居邈川。嗃厮囉往來居青堂城。趙元昊叛命。以兵逼嗃厮囉。遂與中國絕。屯田員外郎劉渙獻議通嗃厮囉。乃使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至青堂。見嗃厮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磨氊角死。嗃厮囉復取邈川城。收磨氊角妻子質於結囉城。嗃厮囉死。子董氊立。朝廷復授以爵命。瞎氊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頭也。以其嗃厮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頭龍。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氊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氊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氊挾瞎征居結（古野反）河。瞎征數與篤氊及沈千族首領常尹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欺溫者。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氊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征居洮河間。瞎征居結河。董氊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征母弟結吳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巴氊角降。盡得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嗃木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人度李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去。雞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朱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常謂校書如拂塵。一面拂。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夢溪筆談卷之二十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希範眞五臟圖亦畫二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冶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達。但滓穢即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既入腸。爲眞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飛走融結者。皆隨眞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雞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

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說也。設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泄。取其温且澀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澀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擣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本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概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菔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卽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黯惡。此其效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筀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者。謂之晚筀。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麖麈駝。鹿極大而色蒼。尻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陜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爲眞。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圩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卽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蘦、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靑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澀。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既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既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蘞。本草又出鶴蝨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卽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卽蔓菁也。）故有二名。鶴蝨卽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蘞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蘞。（火蘞。本草名稀薟。卽是豨薟。俗人不識。亦重複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靑精飯色黑。乃誤用烏臼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之間。莖如蒴藋。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楝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

太陰元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元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元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淸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元精。然喜暴潤。如鹽鹻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穄子。穄子乃黍屬。大雅。維

秬維秠。維穈維芑。秬秠穈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穈。音門。今河西人用穈字而音糜。

苦耽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㯠膠。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即小。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即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即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即車螯也。海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礲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靴。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挼。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廣陵集丁崇撰。幸存黌宮兩廡。研爲官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廩於外。因其舊扶顛易圮而新之。既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修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須。既教而養之蔑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爲表裏也。今既闢絃歌之地。又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齊公庫務有之。往往貿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及是。益見薄於己而厚於士。賢前人遠矣。括年代既許宮備校書之職。詳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輒易。姑存其舊。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

二年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沈括、錢唐人。兄遘。徙蘇州。括以蔭任沭陽主簿。縣依沭水。即周禮所謂浸曰沂沭。故蹟久爲汚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節宣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復以吳縣籍登嘉祐八年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加龍圖閣學士。坐事謫均州。徙秀州。以光祿少卿分司居潤。卒年六十五。括學術浩博。文藝深長。經史之外。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卜諸家。無不通練。亦有論著。喜建事功。所著夢溪筆談行於世。此姑蘇志名臣小傳謂括與遘兄弟也。但馬氏又云。沈括、字存中。有長興集四十卷。沈遘字文通。有西溪集十卷。俱爲翰林學士。括于文通爲叔。而年少于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曰扶。扶之父曰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志周與文通墓。及滂志其伯父振之墓可考。合諸家之說參之。當從馬氏。蓋兄弟命名。偏旁取義相肖。古今人皆然。沈氏曰同曰周。一代也。曰振曰扶曰括。二代也。曰遼曰遘。三代也。則四朝史與姑蘇志之誤無疑矣。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其自序云。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其亦玩世不恭之詞歟。虞山毛晉識。

余閱范文穆公志云。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蘇郡。始大修設廳。規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今讀湯教授夢溪筆談跋。亦云刊行是書。以充郡帑。以爲養士無窮之利。二事約略相似。不覺爲之撫卷而嘆。夫以吳郡、廣陵。劇郡鉅費。乃取給于浣花、夢溪二老片紙隻字間。不聞徵助之令。不見輸獻之苦。上恬下熙。相忘于無事。始信古人用心之不擾民也。方今人間願見未得之書。豈無百倍於杜詩、沈談者乎。況伍卒如饑鵠。田廬如縣磬。倘得天下司鐸師長各就其風氣所需。留心簡策。步趨王琪、湯脩年故事。不惟右文。兼可備武。是或一道也。晉又識。

夢溪補筆談

沈括 著

補筆談

補第二卷後十件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出。神宗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即依常例一面放班，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史中丞，彈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退，即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侍制，仍舊衣緋。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緋衣，仁宗問所以，中璫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歲許沖元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自國初以來，未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過正衙，正衙既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日御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辭謝班，正御殿日，卻謂之無正衙，須候次日依前綴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爲守，乃徙居他室，空使宅以待之。時以爲知體。慶曆中，張鄧公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以其國爵也，遂爲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魚袋，賜揚王、荊王，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館職，在校勘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或參辭謝事，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稾，乃是新除蘇州刺史，李（忘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爲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補第三卷二件（一中一後）

今人多用廊廡爲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爲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廈。四柱屋則謂之東西廈，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

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駮馬。駮馬即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駮也，但聲之訛耳。詩，隰有六駮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斑駮似馬之駮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樹檖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補第四卷後十件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故立廟號爲朝雲。其曰先王嘗遊高唐，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瓌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以文考之，所云茂矣至不可勝讚云云，皆王之言也。宋玉稱歎之可也，不當卻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又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若玉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既

辯玉覽其狀。即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字誤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預焉。從來枉受其名耳。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嘗欲以爲皇后。帝寢疾。才人侍左右。熟視曰。吾氣奄奄。顧與汝辭。奈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一殉。及大漸。審帝已崩。即自經於幄下。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按李衛公文武兩朝獻替記云。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殞。群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與唐書所載全別。獻替記乃德裕手自記錄。不當差謬。其書王妃之死。固已不同。據獻替記所言。則王氏爲妃久矣。亦非宣宗即位乃始追贈。按張祜集有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曰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囿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卻名北苑。丁亦自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慊。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佽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上乾知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謇。以謇謇

比謂爵。尤爲乖謬。君子夬夬。夬夬二義也。以義決其外。勝己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儒多以爲連語。如虩虩啞啞之類讀之。此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當爲句。君子則夬夬。何咎之有。况於凶乎。自天祐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

書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安國謂湯沒至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尙有外丙、仲壬。而尙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湯時誥命。湯沒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年。百姓存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况畿內乎。論語曰。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多讀爲斷章。斷音鍛。爲詩之斷句。殊誤也。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濆丹秫染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縓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謂之竀。竀赬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皁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疋屈而束之。今用十疋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祝藥劀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爲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尙書本秦官。尙音上。今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尙爲常。

補第五卷一件中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弦。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海之藝不在於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此眾人所不及也。

補第六卷二件一中一後

又一說。子午屬庚。(此納甲之法。震初爻納庚子庚午也。) 丑未屬辛。(巽初爻納辛丑辛未也。) 寅申屬戊。(坎初爻納戊寅戊申也。) 卯酉屬己。(離初爻納己卯己酉也。) 辰戌屬丙。(艮初爻納丙辰丙戌也。) 巳亥屬丁。(兌初爻納丁巳丁亥也。) 一言而得之者宮與土也。(假令庚子庚午一言便得庚。辛丑辛未一言便得辛。戊寅戊申一言便得戊。己卯己酉一言便得己。故皆屬土。) 三言而得之者徵與火也。(假令戊子戊午皆三言而得庚。己丑己未皆三言而得辛。丙寅丙申皆三言而得戊。丁卯丁酉皆三言而得己。故皆屬火。) 五言而

得之者羽與水也。假令丙子丙午皆五音而得庚。丁丑丁未皆五音而得辛。甲寅甲申皆五音而得戊。乙卯乙酉皆五音而得己。故皆屬水。七音而得之者商與金也。假令甲子甲午皆七音而得庚。乙丑乙未皆七音而得辛。壬申壬寅皆七音而得戊。癸卯癸酉皆七音而得己。故皆屬金。九音而得之者角與木也。假令壬子壬午皆九音而得庚。癸丑癸未皆九音而得辛。庚寅庚申皆九音而得戊。辛卯辛酉皆九音而得己。故皆屬木。此出於抱朴子。云是河圖玉版之文。然則一何以屬土。三何以屬火。五何以屬金。其說云。中央總於天之氣一。南方丹天之氣三。北方玄天之氣五。西方素天之氣七。東方蒼天之氣九。皆奇數而無偶數。莫知何義。都不可推考。

十二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聲。宮、羽、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大石角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宮、高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鐘商、仙呂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下一、高四、六、合。林鐘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鐘宮、越調、黃鐘羽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為犯。燕樂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鐘商。七角。越角、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鐘角。七羽。中呂調、南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補第七卷十件一中九後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鐘。下四字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鐘。高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字配林鐘。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鐘。六字配黃鐘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緊五字配夾鐘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世聲律浸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之有十三泛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三。故琴以為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然。考工為磬之法。已上則摩其端。已下則摩其旁。磨之至於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弦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為器。不得中聲。不得為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為十六。故鐘磬以十六為一堵。清宮所以止於四者。自黃鐘而降至林鐘。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即以黃鐘為角。南呂以大呂為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

而用黃鐘、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鐘為商。太簇為角、應鐘以大呂為商角。皆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鐵性易縮。時加磨瑩。鐵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為準。若準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石與銅。取其不為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鐵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既亡。金石又不足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鐘皆匾。如盒瓦。蓋鐘圓則聲長。匾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為圓鐘。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辨。

琴瑟弦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即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弦令聲和。乃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弦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自此始為一弦嵇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弦。至徵則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與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商。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庬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為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為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黃鐘宮今為正宮。用六字。黃鐘商今為越調。用六字。黃鐘角今為林鐘角。用尺字。黃鐘羽今為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為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商今為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為越角。用工字。太簇羽今為正平調。用四字。夾鐘宮今為中呂宮。用一字。夾鐘商今為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鐘角、夾鐘羽、姑洗宮、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為大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為高平調。用一字。中呂宮今為遊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為雙調。

用上字。中呂角今爲高大石調。用六字。中呂羽今爲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鐘宮今爲南呂宮。用尺字。林鐘商今爲小石調。用尺字。林鐘角今爲雙角。用四字。林鐘羽今爲大呂調。用尺字。夷則宮今爲仙呂宮。用工字。夷則商、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爲歇指調。用工字。南呂角今爲小石角。用一字。南呂羽今爲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爲黃鐘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爲林鐘商。用凡字。無射角今燕樂皆無。無射羽今爲高般涉調。用凡字。應鐘宮、應鐘商今燕樂皆無。應鐘角今爲歇指角。用尺字。應鐘羽今燕樂極。(下有闕文)

補第八卷一件中

世俗十月遇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遇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時令。此不出陰陽書。然每歲候之。亦時有准。莫知何謂。

補第九卷一件中

盧肇論海潮。以謂日出沒所激而成。此極無理。若因日出沒。當每日有常。安得復有早晚。予嘗考其行節。每至月正臨子午。則潮生。候之萬萬無差。(此以海上候之。得潮生之時。去海遠。即須據地理增添時刻。)月正午而生者爲潮。則正子而生者爲汐。正子而生者爲潮。則正午而生者爲汐。

補第十卷後七件

曆法見於經者。唯堯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置閏之法。自堯時始有。太古以前。又未知如何置閏之法。先聖王所遺。固不當議。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後世者。如歲差之類。方出於近世。此固無古今之嫌也。凡日一出沒謂之一日。月一盈虧謂之一月。以日月紀天。雖定名。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奇。復與日會。歲十二會而尚有餘日。積三十二月復餘一會。氣與朔漸相遠。中氣不在本月。名實相乖。加一月謂之閏。閏生於不得已。猶搆舍之用磹楔也。自此氣朔交爭。歲年錯亂。四時失位。算數繁猥。凡積月以爲時。四時以成歲。陰陽消長。萬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而已。但記月之盈虧。都不繫歲事之舒慘。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矣。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者是也。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也。時尚謂之冬也。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者是也。徒謂之甲歲之冬。乃實乙歲之春也。是空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而又生閏月之贅疣。此殆古人未之思也。今爲術。莫若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十二月常一大一小相間。縱有兩小相併。一歲不過一次。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陵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不須改舊法。唯月之盈虧。事雖有繫之者。如海胎育之類。不預歲時寒暑之節。寓之曆間可也。借以元祐元年爲法。當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如此曆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予先驗天百刻有餘有不足。人已疑其說。又謂十二次斗建當隨歲差遷徙。人愈駭之。今此曆論。尤當取

怪怒攻駡。然異時必有用予之說者。

五行之時謂之五辰者。春夏秋冬各主一時。以四時分屬五行。則春夏秋冬雖屬木火金水。而建辰建未建戌建丑之月各有十八日屬土。故不可以時言。須當以月言。月謂之十二辰。則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也。黃帝素問有五運六氣。所謂五運者。甲己爲土運。乙庚爲金運。丙辛爲水運。丁壬爲木運。戊癸爲火運。如甲己所以爲土。戊癸所以爲火。多不知其意。予按素問五運大論黃帝問五運之所始於岐伯。引太始天元冊文曰。始於戊己之分。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王冰注引遁甲六戊爲天門。六己爲地戶。天門在戌亥之間。奎、壁之分。地戶在辰巳之間。角、軫之分。凡陰陽皆始於辰。上篇所論十二月謂之十二辰。十二支亦謂之十二辰。十二時亦謂之十二辰。日月星謂之三辰。五行之時謂之五辰。五運起於角軫者。亦始於辰也。甲己之歲。戊己黅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土運。角屬辰。軫屬巳。甲己之歲得戊辰己巳。干皆土。故爲土運。下皆同此。乙庚之歲。庚辛素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金運。庚辰辛巳也。丙辛之歲。壬癸元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水運。壬辰癸巳也。丁壬之歲。甲乙蒼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木運。甲辰乙巳也。戊癸之歲。丙丁丹天之氣。經於角、軫。故爲火運。丙辰丁巳也。

素問曰。始於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凡運臨角、軫。則氣在奎、壁。以應之。氣與運常同天地之門戶。故曰。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甲己之歲。戊己土臨角、軫。則甲乙木在奎、壁。奎屬戌。壁屬亥。甲己之歲得甲戌乙亥。下皆同此。曰金位之下。火氣承之。乙庚之歲。庚辛金臨角、軫。則丙丁火在奎、壁。曰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丙辛之歲。壬癸水臨角、軫。則戊己土在奎、壁。曰風位之下。金氣承之。丁壬之歲。甲乙木臨角、軫。則庚辛金在奎、壁。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戊癸之歲。丙丁火臨角、軫。則壬癸水在奎、壁。古今言素問者。皆莫能喻。故具論如此。

世之言陰陽者。以十干寄於十二支。各有五行相從。唯戊己則常與丙丁同行。五行家則以戊寄於巳。己寄於午。六壬家亦以戊寄於巳。而以己寄於未。唯素問以奎、壁爲戊分。軫、角爲己分。奎、壁在亥戌之間。謂之戊分。則戊當在戌也。軫、角在辰巳之間。謂之己分。則己當在辰也。遁甲以六戊爲天門。天門在戌亥之間。則戊亦當在戌。六己爲地戶。地戶在辰巳之間。則己亦當在辰。辰戌皆土位。故戊己寄焉。二說正相合。按字書。戌從戊從一。則戊寄於戌。蓋有從來。辰文從厂(音漢)。從亥。厂(音六。左傳亥有二首六身。亦用此厂字。)從乙(音隱)從己。則己寄於辰。素問、遁甲相符矣。五行土常與水相隨。戊陽土也。一、水之生數也。水乃金之子。水寄於西方金之末者。生水也。而旺土包之。此戊之理如是。己陰土也。六、水之成數也。水乃木之母。水寄於東方木之末者。老水也。而衰土相與隱於厂下者。水土之墓也。厂、山巖之可居者。乙隱也。

律有實積之數。有長短之數。有周徑之數。有清濁之數。所謂實積之數者。黃鍾管長九寸。徑九分。以黍實其中。其積九九八十一。此實積之數也。林鐘長八寸。徑九分。八九七十二。(前漢書稱八八六十四。誤也。解具下文。)餘律準此。所謂長短之數者。黃鍾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六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長八寸。此長短之數也。餘律準此。所謂周徑之數者。黃鍾長九寸。圍九分。(古人言黃鍾圍九分。舉盈數耳。細率之。常圍九分七分之三。)林鐘長六寸。亦圍

九分。·十二律併圍九分·前漢志言林鍾圍六分者誤也·予於樂論辨之甚詳·史記所謂林鍾五寸十分四·此則六分九五十四·是以較前漢志誤也· 餘律準此。所謂清濁之數者。黃鍾長九寸為正聲。一尺八寸為黃鍾濁宮。四寸五分為黃鍾清宮。倍而長為濁宮·倍而短為清宮·餘律準此·

八卦有過揲之數。有歸餘之數。有陰陽老少之數。有河圖之數。所謂過揲之數者。亦謂之八卦之策。乾九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九三十六。坤六揲而得之。揲必以四。四六二十四。此乾、坤之策過揲之數也。餘卦準此。前卷敘之已詳· 所謂歸餘之數者。乾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五。再變三變之初各四。并卦為十四爻。三合四十二。此乾卦歸餘之數也。坤一爻三少。初變之初。九。再變三變各八。并卦為二十六爻、三爻合之七十八。此坤卦歸餘之數也。餘卦準此。陰陽老少之數。乾九揲而得之。故曰老陽之數九。坤六揲而得之，故曰老陰之數六。震、艮、坎皆七揲而得之。故曰少陽之數七。巽、離、兌皆八揲而得之。故曰少陰之數八。所謂河圖之數者。河圖。北方一。南方九。東方三。西方七。東北八。西北六。東南四。西南二。中央五。乾得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五。坤得東西南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震得東南西南東西北。故其數十有七。巽得南中東北西北。故其數二十有八。坎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中。故其數二十有五。離得東西南北。故其數二十。艮得南東西東北西北。故其數三十有三。兌得東南西南中北。故其數十有二。具圖如後。·圖缺

揲蓍之法。凡一爻含四卦。凡一陽爻·乾為老陽·兩多一少·非震即坎·非坎即艮·少在前·震也·少在中·坎也·少在後·艮也·三揲之中·含此四卦·方能成一爻·陰爻亦如此·三爻坤為老陰·兩少一多·非巽即離·非離即兌·多在前則巽也·多在中·離也·多在後·兌也· 積三爻為內卦。凡含十二卦。一爻含四卦·三爻共十二卦也· 所以含十二卦。自相重為六卦爻。凡得六十四卦。重卦之法·以下爻四卦乘中爻四卦·得十六卦·又以上爻四卦乘之·得六十四卦· 外卦三爻亦六十四卦。以內外六十四卦復自相乘。為四千九十六卦。方成易之卦。此變卦之法也·揲蓍凡十有八變·成易之一卦·一卦之中·含此四千九十六卦在其間·細算之乃見· 凡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此變卦法·周易是也· 六十四卦之為四千九十六卦。此之卦法也·如乾之坤·之屯之蒙·盡六十四卦·卦皆如此·共得四千九十六卦·今焦贛易林中所載· 四千九十六卦方得能却成一卦。終始相生。以首生尾。以尾生首。積至微之數。以成至大。積至大之數。却為至微。循環無端。莫知首尾。故因象成名圖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之為四千九十六卦·四千九十六卦却變為一卦·循環相生·莫知其端· 大小一也。積小以為大。積大復為小。豈非一乎。往來一也。首窮而成尾。尾窮而反成首。豈非一乎。故至誠可以前知。始末無異故也。以夜為往者。以晝為來。以晝為往者。以夜為來。來往常相代。而吾所以知之者一也。故藏往知來。不足怪也。聖人獨得之於心。而不可言喻。故設象以示人。象安能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學者當觀象以求聖人所以自然得者。宛然可見。然後可以藏往知來。成變化而行鬼神矣。易之象如是。非獨此數也。知言象為糟粕。然後可以求易。

補第十一卷一件中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爾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唯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補第十三卷三件中

孫伯純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三鹽場。孫以為非便。發運司親行郡。決欲為之。孫抗論排沮甚堅。百姓遮孫自言置鹽場為便。孫曉之曰。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買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不患鹽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郡。卒置三場。近歲連海間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多緣三鹽場所積鹽如山。運賣不行。虧失欠負。動輒破人產業。民始患之。朝廷調發軍器。有科楷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楷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被科無已時也。其遠慮多類此。

孫伯純史館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狀。字當從犬。當從大。因而排訟。孫令褫去巾幘。紗帽下乃是青巾。孫判其牒曰。偏傍從大。書傳無聞。巾幘用青。屠沽何異。量決小杖八下。蘇民聞之以為口實。

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縣。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於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於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錢買菜。笞而遣之。自後人皆務農。至今謂遺廟為張知縣菜。

補十五卷後六件

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殉。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面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戎兵。步騎甚衆。芻糧亦富。戎人得諜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寶元元年。黨項圍延安七日。鄰於危者數矣。范侍郎雍為帥。憂形於色。有老軍校出自言曰。某邊人。遭圍城者數次。其勢有近於今日者。敵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萬萬無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測。某甘斬首。范嘉其言壯人心。亦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賞拔。言知兵善料敵者。首稱之。或謂之曰。汝敢肆妄言。萬一言不驗。須伏法。校笑曰。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殺我。亦聊欲安衆心耳。

韓信襲趙。先使萬人背水陣。乃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與趙人大戰。佯敗。棄旗鼓走水上軍。背水而陣。已是危道。又棄旗鼓而趨之。此必敗勢也。而信用之者。陳餘老將。不以必敗之勢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過餘。乃敢用此耳。向使餘小黠於信。信豈得不敗。此所謂知彼知己。量敵為計。後之人不量敵勢。襲信之跡。決敗無疑。漢五年。楚漢決勝於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高帝在其後。絳侯柴武在高帝後。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楚師。此亦拔趙策也。信時威震天下。籍所懼者獨信耳。信以三十萬人不利而卻。真卻也。然後不疑。故信與二將得以乘其隙。此建成墮馬勢也。信兵雖卻。而二將維其左右。高帝軍其後。絳侯、柴武又在其後。異乎背水之危。此所以特勝籍也。用破趙之迹則殲矣。此皆信之奇策。觀古人者。當求其意。不徒視其迹。班固為漢書。乃削此一事。蓋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戰耳。從古言韓信善用兵。書中不見信所以善者。予以謂信說高帝還用三秦。據天下根本。見其斷。虜魏豹。斬龍且。見其智。拔趙破楚。見其應變。西向師亡虜。見其

有大志。此其過人者。惜乎潰散脫略。漫見於此。

世衡初營清澗城。有紫山寺僧法崧。剛果有謀。以義烈自名。世衡延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崧酗酒狎博。無所不為。世衡遇之愈厚。留歲餘。崧亦深德世衡。自處不疑。一日。世衡忽怒謂崧曰。我待汝如此。而陰與賊連。何相負也。拽下械繫捶掠。極其苦楚。凡一月。濱於死者數矣。崧終不伏。曰。崧丈夫也。公聽姦人言。欲見殺。則死矣。終不以不義自誣。毅然不顧。世衡審其不可屈。為解縛沐浴。復延入卧內。厚撫謝之曰。爾無過。聊相試耳。欲使為間。萬一可脅。將洩吾事。設虜人以此見窮。能不相負否。崧默然曰。試為公為之。世衡厚遺遣之。以軍機密事數條與崧曰。可以此藉手。仍偽報西羌。臨行。世衡解所服絮袍贈之曰。胡地苦寒。以此為別。至彼須萬計求見遇乞。非此人無以得其心腹。遇乞。虜人之謀臣也。崧如所教。間關求通遇乞。虜人覺而疑之。執於有司。數日。或發袍領中。得世衡與遇乞書。詞甚款密。崧初不知領中書。虜人苦之備至。終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舍崧。遷於北境。久之。遇乞終以疑死。崧邂逅得亡歸。盡得虜中事以報。朝廷錄其勞。補右侍禁。歸姓為王。崧後官至諸司使。至今邊人謂之王和尚。世衡本賣崧為死間。邂逅得生還。亦命也。康定之後。世衡數出奇計。予在邊。得於邊人甚詳。為新其廟像。

錄其事於篇。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為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笐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補第十八卷後五件

李學士衡士喜藏書。有一晉人墨跡。在其子緒處。長安石從事嘗從李君借去。竊摹一本。以獻文潞公。以為真跡。一日。潞公會客。出書畫。而李在坐。一見此帖。驚曰。此帖乃吾家物。何忽至此。急令人歸取驗之。乃知潞公所收乃摹本。李方知為石君所傳。具以白潞公。而坐客牆進。皆言潞公所收乃真跡。而以李所收為摹本。李乃嘆曰。彼眾我寡。豈復可伸。今日方知身孤寒。

章樞密子厚善書。嘗有語。書字極須用意。不用意而用意。皆不能佳。此有妙理。非得之於心者不曉吾語也。嘗自謂墨禪。

世之論書者。多自謂書不必有法。各自成一家。此語得其一偏。譬如西施、毛嬙。容貌雖不同。而皆為麗人。然手須是手。足須是足。此不可移者。作字亦然。雖形不同。掠須是掠。磔須是磔。千變萬化。此不可移也。若掠不成掠。磔不成磔。縱其精神筋骨猶西施、毛嬙。而手足乖戾。終不為完人。楊朱、墨翟。賢辯過人。而

卒不入聖域。盡得師法。律度備全。猶是奴書。然須自此入。過此一路。乃涉妙境。無跡可窺。然後入神。

今世俗謂之隸書者。只是古人之八分書。謂從初篆文變隸。尚有二分篆法。故謂之八分書。後乃全變為隸書。即今之正書、章草、行書、草書皆是也。後之人乃誤謂古八分書為隸書。以今時書為正書。殊不知所謂正書者。隸書之正者耳。其餘行書、草書。皆隸書也。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老子朱龜碑也。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和華山碑。皆今所謂隸書也。杜甫詩亦只謂之八分。又書評云。漢、魏牌榜碑文。非篆即八分。未嘗用隸書。知漢、魏碑文皆八分。非隸書也。

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其印記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集賢殿書院印。以墨印之。謂之金圖書。言惟此印以黃金為之。諸書畫中。皆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唯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者。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云。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後主嘗自號鍾山隱士。故晦其名。謂之鍾隱。非姓鍾人也。今世傳鍾隱畫。但無後主題筆者。皆非也。

補第二十卷後三件

熙寧八年。章子厚與予同領軍器監。被旨討論兵車制度。本說以周禮考工記及小戎詩考定車輪崇六尺。軹崇三尺三寸。軹轂末至地也。并轂崇四尺。亙圍一尺一寸。厚一尺三分寸之二。車周也。轂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輪之數三寸九分寸之五。轂上刻輻鑿眼是也。大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一。記謂之賢。轂之裏穿也。小穿內徑三寸十五分寸之四。記謂之軹。轂之外穿也。輻九寸半。幅外一尺九寸。并轂三寸半。共三尺二寸。乃轂之長。金厚一寸。大小穿其金皆一寸。輻廣三寸半。深亦如之。輿六尺六寸。車隧四尺四寸。隧育也。謂車之深。蓋深四尺四寸。廣六尺六寸也。或深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七寸三分寸之一。在軫內。軾崇三尺三寸。半輿之深而之崇。較崇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較兩轎上出。二者并車高五尺五寸。軫圍一尺一寸。車後橫木。軾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此軹乃輢木之植者衡者。與轂末同名。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此二之楨者衡者如轂之植軹。而名互異。任正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此與下三面材持車正者。輈深四尺七寸。此梁輈轉也。軹崇三尺三寸。由轉加轐。轉上四尺七寸。并衡頸高八尺七寸。除衡頸則加馬之高。長一丈四尺四寸。軌前十尺。隧四尺四寸。軌前一丈。策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二。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前輿當兔者。與任正相是為四面。頸圍九寸十五分寸之九。頸前持衡者。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之五。踵後承軫者。軓廣八尺。兩軓之間。陰如軓之長。圍於軓前。軸二。前著驂轡後膠陰。在軓之外。所以正出。脅驅長一丈。皮為之。傳驂於衡。乎軫內。驂所以出入。服馬當衡軛。兩服齊首。兩驂雁行。驂馬齊衡。驂馬之首。與服馬頸齊。轡六。服馬二轡。驂馬一轡。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以法付作坊制車。兼習五御法。是秋八月大閱。上御延和殿親按。藏於武庫。以備儀物而已。

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謂鬲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謂濁惡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方為鼎實。今京師大屠善熟彘者。鈎懸而煮。不使著釜底。亦古人遺意也。又古銅香爐。多鑿其底。先實火於爐中。乃以灰覆其上。火盛則灰滅而持久。又防爐熱灼席。則為盤薦水。以漸其趾。且以承灰炮之墜者。其他古器率有曲

意。而形制文章。大概多同。蓋有所傳授。各守師法。後人莫敢輒改。今之衆學。人人皆出己意。奇衺淺陋。棄古自用。不止器械而已。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板格。以庋膳羞者。正是今之立饋。今吳人謂立饋爲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補第二十三卷二件一中一後

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寺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濒海素少士人。祥符中。廉州人梁氏卜地葬其親。至一山中。見居人說。旬日前有數十龜負一大龜葬於此山中。梁以爲龜神物。其葬處或是福地。與其人登山觀之。乃見有邱墓之象。試發之。果得一死龜。梁乃遷葬他所。以龜之所穴葬其親。其後梁生三子。立儀、立則、立賢。立則、立賢皆以進士登科。立儀嘗預薦。皇祐中。儂智高平。推恩授假板官。立則值熙寧立八路選格。就二廣連典十餘郡。今爲朝請大夫致仕。予亦識之。立儀、立則皆朝散郎。至今皆在。徙居廣州。鬱爲士族。至今謂之龜葬梁家。龜能葬其事已可怪。而梁氏適與其偶然邪。抑亦神物啓之邪。

補第二十五卷後一件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刁景純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子京謂之曰。久不辱至寺。但聞走馬過門。李邯鄲獻臣立談間戲改杜子美贈鄭廣文詩嘲之曰。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忽地退朝逢。便遭官長罵。景純爲官四十年。偶未識磨氊。賴有王宣慶。時時乞與錢。葉道卿、王原叔各爲一體書寫於一幅紙上。子京於其後題六字曰。效子美誶景純。獻臣復注其下曰。道卿著。原叔古篆。子京題篇。獻臣小書。歐陽文忠公又以子美詩書於一綾扇上。高文莊在坐曰。今日我獨無功。乃取四公所書紙爲一小帖。懸於景純直舍而去。時西羌首領唃斯羅新歸附。磨氊乃其子也。王宣慶大閹。求景純爲墓誌。送錢三百千。故有磨氊、王宣慶之誚。今詩帖在景純之孫僕處。扇詩在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補第二十六卷一件中

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踰月。巫醫殫伎。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屨一足。跣一足。懸一屨。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眞紫香囊及上玉笛。遶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

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奏云。臣鍾馗氏。卽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若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爲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覩。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旰。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以衞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壽。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祇應夢。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宜徧識。以祛邪魅。兼靜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熙寧五年。上令畫工摹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入內供奉官梁楷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象。觀此題相記。似始於開元時。皇祐中。金陵上元縣發一塚。有石誌。乃宋征西將軍宗慤母鄭夫人墓。夫人漢大司農鄭衆女也。慤有妹名鍾馗。後魏有李鍾馗。隋將喬鍾馗、楊鍾馗。然則鍾馗之名。從來亦遠矣。非起於開元之時。開元之時。始有此畫耳。鍾馗字亦作鍾葵。

補第二十七卷一件中

故相陳岐公。有司諡榮靈。太常議之。以榮靈爲甚。請諡恭。以恭諡易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爲累耳。歐文偉公始諡不善。人有爲之申理而改思。亦是用于頔故事。後乃易今諡。

補第二十八卷後八件

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不知何人所爲。所謂飛鳥者。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爲圖。則里步無緣相應。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直達。更無山川回屈之差。予嘗爲守令圖。雖以二寸折百里爲分率。又立準望、互融、傍驗、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鳥飛之數。圖成。得方隅遠近之實。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爲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後世圖雖亡。得予此書。按二十四至以布郡縣。立可成圖。毫髮無差矣。

咸平末。契丹犯邊。戍將王顯、王繼忠屯兵鎭定。虜兵大至。繼忠力戰。爲契丹所獲。授以僞官。復使爲將。漸見親信。繼忠乘間進說契丹。講好朝廷。息民爲萬世利。虜母老亦厭兵。遂納其言。因寓書於莫守石普。使達意於朝廷。時亦未之信。明年。虜大下。遂至河。車駕親征。駐蹕澶淵。而繼忠自虜中具奏戎主請和之意。達於行在。上使曹利用馳遣契丹書。與之講平。利用至大名。時王冀公守大名。以虜方得志。疑其不情。留利用未遣。會圍合不得出。朝廷不知利用所在。又募人繼往。得殿前散直張皓。引見行在。皓攜九歲子見曰。臣不得虜情爲報。誓死不還。願陛下錄其子。上賜銀三百兩遣之。皓出澶州。爲徼騎所掠。皓具言講和之意。騎乃引與俱見戎母蕭及戎主。蕭搴車幃召皓。以木横車軛上。令皓坐。與之酒食。撫勞甚厚。皓既回。聞虜欲襲我北寨。以其謀告守將周文質及李繼隆、秦翰、文質等厚備以待之。黎明。虜兵果至。迎射其大帥撻覽墜馬死。虜兵大潰。上復使皓申前約。及言已遣曹利用之意。皓入大名。以告王冀公。與利用俱往。和議遂定。乃改元景德。後皓爲利用所軋。終於左侍禁。真宗後知。錄其先所留九歲子牧爲三班奉職。而累贈繼忠至大同軍節度使兼侍中。國史所書。本末不甚備。予得其詳于張牧及王繼忠之子從伍之家。蔣穎叔爲河北都轉運使日。復爲從伍論奏追其功。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尊者但批紙尾答之，曰反，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紙尾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紙尾以待批反耳，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簡，亦少用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惜也。

風后八陣，大將握奇，處于中軍，則并中軍爲九軍也，唐李靖以兵少難分九軍，又改制六花陣，并中軍爲七軍，予按九軍乃方法，七軍乃圓法也，算術方物八裹一，蓋少陰之數，并其中爲老陽，圓物六裹一，乃老陰之數，并其中爲少陽，此物之定形，其數不可改易者，所爲方圓二陣勢自當如此，九軍之次，李靖之後，始變古法，爲前軍、右虞候軍、右軍、中軍、左虞候軍、後軍，揚奇備伏，先鋒跳白，皆在陣外，跳盪弩手，其人皆在軍中。

熙寧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討論九軍陣法，著之爲書，頒下諸帥府，副藏秘閣，固之法，九軍共爲一營陣，（行則爲陣，住則爲營。）以駐隊遶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馬四步，軍中容軍，隊中容隊，則十萬人之陣，占地方十里餘，天下豈有方十里之地無丘阜溝澗林木之礙者，兼九軍共以一駐隊爲籬落，則兵不復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則死，此正孫武所謂縻軍也，有晉陣法有面而相向，背背相承之文，固不能解，乃使陣間士卒皆側立，每兩行爲巷，令面相向而立，雖文應古說，不知士卒側立，如何應敵，上疑其說，使予再加詳定，予以爲九軍當使別自爲陣，雖分列左右前後，而各占地利，以駐隊外向自遶，縱越溝澗林薄，不妨各自成營，金鼓一作，則卷舒合散，渾渾淪淪，而不可亂，九軍合爲一大陣，則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軍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上以爲然，親舉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爲一皮包之，則何以施用，遂著爲令，今營陣法是也。

古人餉右，主人居左，坐客在右者，尊賓也，今人或以主人之位讓客，此甚無義，惟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者，主道也，非以左爲尊也，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乃就西階，蓋賓以西階爲尊，就主人階，所以爲敬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此尊右之實也，今惟朝廷有此禮，凡臣僚登階奏事，皆由東階，立於御座之東，不由西者，天子無賓禮也，方外唯釋門主人升堂，衆賓皆立於西，惟職屬及門弟子立於東，蓋舊俗時有存者。

揚州在唐時最爲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可紀者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門有九曲橋，（今建隆寺前。）次東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見在今州城北門外。）又南阿師橋、周家橋、（今此處爲城北門。）小市橋、（今存。）廣濟橋、（今存。）新橋、開明橋、（今存。）顧家橋、通明橋、（今存。）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今存。）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今開元寺前。）次東水門，（今有新橋，非古蹟也。）東出有山光橋，（見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皆在今州城西門之外。

士人李忘其名，嘉祐中爲舒州觀察支使，能爲水丹，時王荊公爲通判，問其法，云以清水入土鼎中，其下以火然之，少日則水漸凝結如金玉，精瑩駭目，問其方，則曰不用一切，但調節水火之力，毫法不均，即

復化去，此坎離之粹也，曰日月各有進退節度，予不得其詳，推此可以求養生治病之理，如仲春之月，艸木萌發，鳥獸孳乳，此定氣所化也，今人於春秋分夜半時，汲井水滿大瓮中，封閉七日，發視則有水花生於瓮面，如輕冰，可采以爲藥，非二分時則無，此中和之在物者，以春秋分時吐翕嚥津，存想腹胃，則有丹砂自腹中下，璀然耀目，術家以爲丹藥，此中和之在人者，凡變化之物，皆由此道，理窮元化，天人無異，人自不思耳，深達此理，則養生治疾，可通神矣。

補第二十九卷後三件

世人用莽艸，種類最多，有大葉如手掌者，有細葉者，有葉光厚堅脆可拉者，有柔軟而薄者，有蔓生者，多是謬誤，按本草，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今考木若石南，信然，葉稀無花實亦誤也，今莽草蜀道、襄漢、浙江湖間山中有，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新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玩，襄漢間漁人競採以擣飯飴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白樂天有廬山桂詩，其序曰，廬山多桂樹，又曰，手攀青桂枝，蓋此木也，唐人謂之紅桂，以其花紅故也，李德裕詩序曰，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耳，衛公此說亦甚明白，古用此一類，仍毒魚有驗，本草木部所收，不知何緣謂之草，獨此未喻。

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煮，用止水則不驗，人多疑流水無異，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唯鰌鱓入江中輒死，乃知鰌鱓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知，又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一驗，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蓋流水之魚，品流自異。

熙寧中，闍婆國使人入貢，方物中有摩婆石一塊，大如彈，黃色，微似花蕊，又無名異一塊，如蓮菂，皆以金函貯之，問其人眞僞何以爲驗，使人云，摩婆石有五色，石色雖不同，皆濃黃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爲眞，無名異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爲眞，廣州市舶司依其言試之，皆驗，方以上聞，世人蓄摩婆石、無名異頗多，常患不能辨眞僞，小說及古方書如炮炙論之類，亦有說者，但其言多怪誕，不近人情，天聖中，予伯父吏部新除明州，章憲太后有旨，令於舶船求此二物，內出銀三百兩爲價值，如不足，更許於州庫貼支，終任求之，竟不可得，醫潘璟家有白摩婆石，色如糯米糍，磨之亦有驗，璟以治中毒者，得汁栗殼許入口即差。

補第三十卷十二作藥議二

藥有用根，或用莖葉，雖是一物，性或不同，苟未深達其理，未可妄用，如仙靈脾，本草用葉，南人却用根，赤箭，本草用根，今人反用苗，如此未知性果同否，如古人遠志用根，則其苗謂之小草，澤漆之根，乃是大戟，馬兜零之根，乃是獨行，其主療各別，推此而言，其根苗蓋有不可通者，如巴豆能利人，唯其殼能止之，甜瓜蒂能吐人，唯其肉能解之，坐拏能懵人，食其心則醒，楝根皮瀉人，枝皮則吐人，邕州所貢藍藥，即藍蛇之首，能殺人，藍蛇之尾能解藥，鳥獸之肉皆補血，其毛角鱗鬣皆破血，鷹鸇食鳥獸之肉，雖筋

骨皆化，而獨不能化毛。如此之類甚多，恐是一物，而性理相反如此。山茱萸能補骨髓者，取其核溫澀，能秘精氣，精氣不泄，乃所以補骨髓。今人剝取肉用而棄其核，大非古人之意。如此皆近穿鑿，若用本草中主療，只當依本說。或別有主療，改用根莖者，自從別方。

嶺南深山中有大竹，有水甚清澈，溪澗中水皆有毒，唯此水無毒，土人陸行多飲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乃天竹黃也。王彥祖知雷州日，盛夏之官，山溪澗水皆不可飲，唯剖竹取水，烹飪飲啜，皆用竹水。次年被召赴闕，冬行求竹水，不可復得。問土人，乃知至冬則凝結，不復成水。遇夜野火燒林木爲煨燼，而竹黃不灰，如火燒獸骨而輕。土人多於火後採拾，以供藥品，不若生得者爲善。

以磁石磨針鋒，則銳處常指南，亦有指北者，恐石性亦不同。如夏至鹿角解，冬至麋角解，南北相反，理膲有異，未深考耳。

吳人嗜河豚魚，有遇毒者，往往殺人，可爲深戒。據本草，河豚味甘溫，無毒，補虛，去濕氣，理腰脚。因本草有此說，人遂信以爲無毒，食之不疑，此甚誤也。本草所載河豚，乃今之鮰魚，亦謂之鮠（五回反）魚，非人所嗜者，江浙間謂之回魚者是也。吳人所食河豚有毒，本名侯夷魚。本草注引日華子云：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爲鮐魚、吹肚魚。此乃是侯夷魚，或曰胡夷魚，非本草所載河豚也，引以爲注，大誤矣。日華子稱又名鱛魚，此卻非也，蓋差互解之耳。規魚，浙東人所呼；又有生海中者，腹上有刺，名海規。吹肚魚，南人通言之，以其腹脹如吹也。南人捕河豚法，截流爲柵，待羣魚大下之時，小拔去柵，使隨流而下，日莫猥至，自相排蹙，或觸柵則怒而腹鼓，浮於水上，漁人乃接取之。

零陵香本名蕙，古之蘭蕙是也，又名薰。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即此草也。唐人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至今京師人買零陵香，須擇有鈴子者。鈴子乃其花也。此本鄙語，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經自有薰草條，又名蕙草，注釋甚明。南方處處有。本草附會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

藥中有用蘆根及葦子、葦葉者。蘆、葦之類，凡有十數種，蘆、葦、葭、菼、亂、萑、葸（息理反）、華之類皆是也。名字錯亂，人莫能分。或疑蘆似葦而小，則亂非葦也。今人云葭一名華。郭璞云：亂似葦。是一物。按爾雅云：菼、亂、萑、蘆，菼一物也。名字雖多，會之則是兩種耳。今世俗只有蘆與荻兩名。按詩疏，亦將葭、菼等衆名，判爲二物。曰：此物初生爲菼，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故先儒釋亂爲萑，釋葭爲葦。予今詳諸家所釋，葭、蘆、葦皆蘆也；則菼、亂、萑自當是荻耳。詩云：葭菼揭揭。則葭、蘆也，菼、荻也。又曰：萑葦淠淠。則萑、荻也，葦、蘆也。連文言之，明非一物。又詩釋文云：亂，江東人呼之爲烏蓲。今吳中烏蓲草乃荻屬也，則亂爲荻明矣。然召南彼茁者葭，謂之初生可也；秦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則散文言之，霜降之時，亦得謂之葭，不必初生。若對文須分大小之名耳。荻芽似竹筍，味甘脆可食；莖脆，可曲如鉤，作馬鞭節。花嫩時紫，脆則白，如散絲。葉色重，狹長而白脊，一類小者可爲曲簿。其餘唯堪供爨耳。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莖直，花穗生如狐尾，褐色。葉闊大而色淺。此堪作障席、筐筥、織壁、覆屋、絞繩雜用。以其

柔韌且直故也。今藥中所用蘆根、葦子、葦葉，以此證之，蘆、葦乃是一物，皆當用蘆，無用荻理。

扶移即白楊也。本草有白楊，又有扶移，扶移一條，本出陳藏器本草。蓋藏器不知扶移便是白楊，乃重出之。扶移亦謂之蒲移。詩疏曰：白楊，蒲移是也。至今越中人謂白楊只謂之蒲移。藏器又引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此自是小木，比郁李稍大，此非蒲移也。蒲移乃喬木耳，木只有常棣，即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唐棣即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者。常棣，今人謂之郁李。豳詩云：六月食鬱及薁。注云：鬱，棣屬。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即郁李也。郁、薁同音。注謂之蘡薁，蓋其實似蘡薁，即今棣也。晉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唐棣也，白移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與蒲移全無交涉。本草續添郁李一名車下李，此亦誤也。晉宮閣銘引華林園所種車下李與薁李，自是二物。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耳。今小木中卻有棣棠，葉似棣，黃花綠莖而無實，人家亭檻中多種之。

杜若即今之高良薑，後人不識，又別出高良薑條。如赤箭再出天麻條，天名精再出地菘條，燈籠草再出苦耽條。如此之類極多，或因主療不同，蓋古人所書主療，皆多未盡，後人用久，漸見其功，主療浸廣。諸藥例皆如此，豈獨杜若也。後人又取高良薑中小者爲杜若，正如用天麻蘆頭爲赤箭也。又有用北地山薑爲杜若者。杜若古人以爲香草，北地山薑何嘗有香。高良薑花成穗，芳華可愛。土人用鹽梅汁淹以爲葅，南人亦謂之山薑花，又曰豆蔻花。本草圖經云：杜若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出峽山、嶺南北。正是高良薑，其子乃紅蔻也。騷人比之蘭芷，然藥品中名實錯亂者至多，人人自主一說，亦莫能堅決，不患多記，以廣異同。

鉤吻，本草一名野葛，主療甚多。注釋者多端，或云可入藥用，或云有大毒，食之殺人。予嘗到閩中，土人以野葛毒人及自殺，或誤食者，但半葉許入口即死。以流水服之，毒尤速，往往投杯已卒矣。經官司勘鞫者極多，灼然如此。予嘗令人完取一株觀之，其草蔓生，如葛，其藤色赤，節粗，似鶴膝，葉圓有尖，如杏葉，而光厚似柿葉，三葉爲一枝，如菉豆之類，葉生節間，皆相對。花黃細，戢戢然一如茴香花，生於節葉之間。酉陽雜俎言花似梔子稍大，謬說也。根皮亦赤。閩人呼爲吻莽，亦謂之野葛。嶺南人謂之胡蔓，俗謂斷腸草。此草人間至毒之物，不入藥用。恐本草所出別是一物，非此鉤吻也。予見千金、外臺藥方中時有用野葛者，特宜仔細，不可取其名而誤用，正如侯夷魚與鮠魚同謂之河豚，不可不審也。

黃鐶即今之朱藤也，天下皆有，葉如槐，其花穗懸，紫色如葛花，可作菜食，火不熟亦有小毒。京師人家園圃中作大架種之，謂之紫藤花者是也。實如皂莢，蜀都賦所謂青珠黃鐶者，黃鐶即此藤之根也。古今皆種以爲庭檻之飾。今人採其莖於槐幹上接之，僞爲燥根。其根入藥用，能吐人。

欒有一種樹生，其實可作數珠者，謂之木欒，即本草欒花是也。叢生可爲杖棰者，謂之牡欒，又名黃荊，即本草牡荊是也。此兩種之外，唐人補本草又有欒荊一條，遂與二欒相亂。欒花出神農正經，牡荊見於

前漢郊祀志。從來甚久。蔓荊特出唐人新附。自是一物。非古人所謂蔓荊也。蔓荊。陳藏器云。樹似黃荊。葉小無椏。夏秋子熟正圓如小珠。大誤也。紫荊與黃荊葉叢生。小木葉如麻葉三椏而小。紫荊稍大。圓葉實如椁英。著樹過冬不脫。人家園亭多種之。

六朝以前醫方。唯有枳實。無枳殼。故本草亦只有枳實。後人用枳之小嫩者爲枳實。大者爲枳殼。主療各有所宜。遂別出枳殼一條。以附枳實之後。然兩條主療亦相出入。古人言枳實者。便是枳殼。本草中枳實主療。便是枳殼主療。後人既別出枳殼條。便合於枳實條內摘出枳殼主療。別爲一條。舊條內只合留枳實主療。後人以神農本經。不敢摘破。不免兩條相犯。互有出入。予按神農本經枳實條內稱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熱結。止痢。長肌肉。利五臟。益氣輕身。安胃氣。止溏泄。明目。盡是枳殼之功。皆當摘入枳殼條。後來別見主療。如通利關節。勞氣欬嗽。背膊悶倦。散瘤結胸脅痰滯。逐水消脹滿大腸風。止痛之類。皆附益之。只爲枳殼條。舊枳實條內稱除胸脅痰癖。逐停水。破結實。消脹滿心下急痞痛逆氣。皆是枳實之功。宜存於本條。別有主療。亦附益之可也。如此二條始分。各見所主。不至甚相亂。

據稗海本補二條（此二條在補第十卷後七件第一條之後。第二條之前。）

天事以辰名爲多。皆本於辰巳之辰。今略舉數事。十二支謂之十二辰。一時謂之一辰。一日亦謂之一辰。日月星謂之三辰。北極謂之北辰。大火謂之大辰。五星有辰星。五行之時。謂之五辰。書曰。撫於五辰是也。以上皆謂之辰。今考子丑至於戌亥。謂之十二辰者。左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會。則十二辰也。日月之所舍。始於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起於辰。故以所首者名之。子丑戌亥之月。旣謂之辰。則十二支十二時皆子丑戌亥。則皆謂辰無疑也。一日謂之一辰者。以十二支言也。以十干言之。謂之今日。以十二支言之。謂之今辰。故支干謂之日辰。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爲晨。謂日始出之時也。

星有三類。一經星。北極爲之長。二舍星。大火爲之長。三行星。辰星爲之長。故皆謂之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爲經星之長。大火天生之數。故爲舍星之長。辰星日之近輔。遠乎日不過一辰。故爲行星之長。

續筆談

續筆談十一篇

魯肅簡公勁正不徇愛憎。出於天性。素與曹襄悼不協。天聖中。因議茶法。曹力擠肅簡。因得罪去。賴上察其情。寢前命。止從罰俸。獨三司使李諮奪職。謫洪州。及肅簡病。有人密報肅簡。但云。今日有佳事。魯聞之。顧壻張昷之曰。此必曹利用去也。試往偵之。果襄悼謫隨州。肅簡曰。得上殿乎。張曰。已差人押出門矣。魯大驚曰。諸公誤也。利用何罪至此。進退大臣。豈宜如此之遽。利用在樞密院。盡忠於朝廷。但素不學問。倔強不識好惡耳。此外無大過也。嗟惋久之。遽覺氣塞。急召醫視之。曰。此必有大不如意事動其氣。脈已絕。不可復治。是夕。肅簡薨。李諮在洪州。聞肅簡薨。有詩曰。空令抱恨歸泉壤。不見崇山謫去時。蓋未知肅簡臨終之言也。

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

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句。近世注杜甫詩。引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又嘗有近侍奉使過夔峽。見居人相率十百爲曹。設牲酒于田間。衆操兵仗。鼓譟而祭。謂之養鬼。（養讀從去聲。）言烏蠻戰殤多與人爲厲。每歲以此禳之。又疑此所謂養烏鬼者。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胸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往時校定文選，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當，若作望南山，則上下句意全不相屬，遂非佳作。

狄侍郎棐之子遵度，有清節美才，年二十餘，忽夢爲詩，其兩句曰，夜臥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雁連天，句有邱壑閒意，不數月卒，高郵士人朱適，予舅氏之壻也，納婚之夕，夢爲詩兩句曰，燒殘紅燭客未起，歌斷一聲塵遶梁，不踰月而卒，皆不祥之夢，然詩句淸麗，皆爲人所傳。

成都府知錄，雖京官例皆庭參，蘇明允常言，張忠定知成都府日，有一生忘其姓名，爲京寺丞，知錄事參軍，有司責其庭趨，生堅不可，忠定怒曰，唯致仕卽可免，生遂投牒乞致仕，自袖牒立庭中，仍獻一詩辭忠定，其間兩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忠定大稱賞，自降階執生手曰，部內有詩人如此而不知，詠罪人也，遂與之升階置酒，歡語終日，還其牒，禮爲上客。

王元之知黃州日，有兩虎入郡城，夜鬭，一虎死，食其半，又羣雞夜鳴，司天占之曰，長吏災，時元之已病，未幾，移蘄州，到任謝表兩聯曰，宣室鬼神之問，絕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付之身後，上聞之惻然，顧近侍曰，禹偁安否，何以爲此語，不踰月，元之果卒，年四十八，遺表曰，豈知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

元祐六年，高麗使人入貢，上元節於闕前賜酒，皆賦觀燈詩，時有佳句，進奉副使魏繼延句有千仞綵山擎日起，一聲天樂灑雲來，主簿朴景綽句有勝事年年傳習久，盛觀今屬遠方賓。

歐陽文忠有事使回寄劉元甫詩云，老我倦鞍馬，誰能事吟嘯，王介甫贈弟和甫詩云，老我衡主恩，結草以爲期，言老我則語有情，上下句皆有倚老之意，若作我老，與老我雖同，而語無情，詩意遂頽，惜此文章佳語，獨可心喻。

韓退之詩句有斷送一生唯有酒，又曰，破除萬事無過酒，王荊公戲改此兩句爲一字題四句，曰，酒，酒，破除萬事無過，斷送一生唯有，不損一字，而意韻如自爲之。

右筆談二十六卷，係汲古原書，其補續二種，則從稗海增入者也，補編不標門目，但分題補幾卷幾件，近代馬氏刻本，重爲更定，而糾其列卷之不符，分補之多舛，其說良是，然歷觀諸家書目，篇帙分并，彼此互異者甚多，無論後人有所竄亂，卽作者自定，亦間有先後之不同，無足怪也，今補編既有三十卷之目，安知筆談初本之不原爲三十卷，而後經重訂者乎，且攷原書分卷多寡不均，如樂律象數之多，至二十餘條，藝文之少，至三條，則此二十六卷之目，其眞出自存中之手，未敢遽必也，今試分樂律象數雜志之二爲三，異事藝文之一爲二，幷藝文之三爲二，則適合三十卷之數，而其先後次第，亦悉符所補之目，惟納甲一條，錯入樂律中耳，卽謂未必盡然，而疑以傳疑，似亦無庸執彼以廢此也，恭讀四庫提要，亦嫌括書或原作三十卷，而以舊本著錄，竊幸管窺有合，但商本文注誤滑，其段落亦多舛錯，爰又卽馬刻再三參訂，以期妥善，而仍附著所見，以質之好古君子云，張海鵬識。

納甲（據稗海本）

易有納甲之法，未知起於何時，予嘗考之，可以推見天地胎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乾之氣也，右三柔爻，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

乾初爻子午故也。

中爻交於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

震納子午，順傳寅申，陽道順。

上爻交於坤生艮，故艮初爻納辰戌，

亦順傳也。

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之初爻納丑未，

坤之初爻丑未故也。

中爻交於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酉，

巽納丑未，逆傳卯酉，陰道逆。

上爻交於乾生兌，故兌之初爻納巳亥，

亦逆傳也。

乾坤始於甲乙，則長男長女乃其次，宜納丙丁，少男少女居其末，宜納庚辛，今乃此者，卦必自下生，先初爻，次中爻，末乃至上爻，此易之敍，然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中，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卦之敍，而冥合造化胎育之理也，此至理合自然也。

凡草木百穀之實，皆倒生，皆下系於幹，其上抵於穎處，反是根，人與鳥獸生胎，亦首皆在下。

子　辰戌　寅申　子午（原缺）
甲寅 □ 丙子午戊辰戌 □ 庚寅申壬申
辰　申寅　午子　戌辰　戌
乾坤　生艮　生坎　生震
生兌　生離　生巽　乾坤
未　巳亥　卯酉　己未　丑
乙巳 □□ 丁卯酉 □□ 己丑未 □□ 辛亥巳癸亥
卯　丑未　亥丑　酉卯　酉

珩璜新論

孔平仲撰

珩璜新論提要

珩璜新論一卷。宋孔平仲撰。平仲字毅甫。一作義甫。清江三孔之一也。治平二年進士。元祐中。提點京西刑獄。坐黨籍。安置英州。崇寧初。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黨論再起。奉祠以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一曰孔氏雜說。然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雜說。而此本卷末有淳熙庚子吳興沈詵跋。稱瀘川丁氏刊版已名珩璜論。則宋時原有二名。今刊本皆題雜說。而鈔本皆題珩璜新論。蓋各據所見本也。是書皆考證舊聞。亦間託古事以發議。其說多精核可取。蓋清江三孔在元祐熙寧之間。皆卓然以文章名。非言無根柢者可比也。卷末附錄雜說七條在詵跋之前。皆此本所佚。疑爲詵所補鈔。今併附入。以成完書。至珩璜之名。詵已稱莫知所由。又以或人碎玉之解爲未是。考大戴禮載曾子曰。君子之言可貫而佩。珩璜皆貫而佩者。豈平仲本名雜說。後人推重其書。取貫佩之義。易以此名歟。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齊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爭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爭。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皈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

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爭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閒。實抑於門戶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錄。以持其平。若沈繼祖之梔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錄。以昭袞鉞。凡以不失是非之真而已。

珩璜新論卷之一

宋　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漢孔安國、字安國。晉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恭帝名德文、字德文。會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紹宗、馮子琮、魏蘭根、南史蔡興宗、唐郭子儀、辛京杲、戴休顏、張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顏見遠、田承嗣、田承緒、張嘉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楨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彝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酾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兩世同用之字。

太史公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曄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改作太。李翺父名楚金。故其所爲文皆以今爲茲。韓愈爲李賀作諱辨。持言在不言徵之說。故父名仲卿。未嘗諱焉。晉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議武帝云。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三國之時。猶不諱其君。呂岱傳。張承與岱書云。功以權成。是斥孫名也。

文王可以爲文君。張衡賦。文君爲我端蓍是也。北狄可以爲蠻。史記匈奴傳。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爲謨。馬融曰。戛擊鳴球。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抗傳。靖譖庸違。唐書攸戒是也。韶可以爲禹樂。史記。禹興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

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佇。佇、取也。書云、佇厥寶玉是也。匄、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匄。前漢廣川王越傳、蒐取善繒匄諸宮人。注、匄、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書、賄肅慎之命是也。診不止脈也。視物皆可以為診。後漢王喬傳、尚方診視焉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紀注、以詩賦餉孫權。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謁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

龍不獨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龍言也。諸葛亮、嵇康、皆號臥龍。孔融薦禰衡云、龍躍天衢。袁宏贊武侯云、初九龍盤、雅志彌確。樊英傳注、安帝徵隱士策文云、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許劭、許虔、汝南平輿音預人、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唐烏承玼與兄承恩亦號轅門二龍。陸璵謂貞人曰、亢龍有悔。以譬外戚之家。如此之類甚多。然則龍不止於君德矣。

父命得為敕。後漢樊重焚券。諸子從敕是也。叔可稱大人。疏受對疏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憲王傳云、王遇大人亦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亦可稱萬歲。馬援傳、援釃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鴟鳴殿前樹上。黃霸傳、郡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帝劍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令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垂拱。薛宣自言垂拱蒙成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守言端拱嘯詠。謝靈運言端拱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太常蕭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賈謐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縣各得賢君是也。

大禹之後、二世已失邦矣。啓、太康。周公之後、五世已殺君矣。伯禽、考公、煬公、幽公、魏公殺幽公自立。成湯既沒、則有太甲。周家四世昭王、五世穆王。漢高祖一傳而有呂后。唐太宗一傳而有則天。自古未有如本朝七聖相承而天下太平國家無事也。

前漢循吏傳云、宣帝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而下、各奉職而進。夫五日一聽政、前史以為美談。今朝廷每日御殿、日幾尽乃罷。可謂勤勞過於昔人矣。唐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漢高嫚而侮人、罵詈諸侯、如罵奴耳。見魏豹傳。此豹所以叛漢也。又張耳傳、張敖為趙王。高祖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乃有柏人之謀。夫高祖固英主、然好罵害事如此。

周昌以漢高祖比桀紂、高祖不以為罪。壺關三老以漢武帝比晉獻、而武帝為之感悟。可謂大度之主也。高祖時彭越無顯罪而醢之、與紂脯鄂侯何異。鄭當時傳、高祖既得天下、令諸故項籍臣皆名籍、拜為大夫。當時之先鄭君者、獨不奉詔、乃逐鄭君。使臣名其故君之名、野哉。

揚子雲稱文帝之德曰、屛不孚、宮不女、館不新、陛不填。德則如此矣。至如從代有天下、封宋昌為壯武侯、

吾猶小之。以為有天下者天命也、何人力之私焉。及觀齊王傳、朱虛侯章親斬呂產、而東牟侯興居入清宮。帝追恨二人嘗欲立齊王、乃黜其功、割齊二郡王之二人。自以失職奪功、章先死、興居遂反。夫以呂產劉而封之、章與居嘗欲不立我而黜之、帝不容矣。至於露臺惜十家之產、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嘗賜鄧通鉅萬、又賜銅山使得鑄錢。亦未得純為恭儉也。

郊祀志、漢武三月出行封禪、徧於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復歸于甘泉。百日之間、周萬八千里。嗚呼、其荒唐甚矣。

宣帝詔書好言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宣、元、父子也。時代相接、不應災祥如此陡變、亦各繫其好尚如何耳。吾嘗疑宣帝時鳳凰等不應如此之多。但有一瑞、即形之詔令、大者肆赦、小者猶賜爵牛酒。所有承望意旨希求恩澤而為之者。故人君好尚不可不慎。

漢光武之世、三公多以罪黜。侯霸為司徒、薦閻楊以素有譏議、帝疑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朱浮為大司空、帝銜之。免後因司徒馮勤燕見、乃言浮以戒之、以為死生吉凶未可知。見勤傳。韓歆為大司徒、以直言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俱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後歐陽歙、戴涉相代為大司徒、皆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位矣。見侯霸傳。

光武時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朴牽曳、羣臣莫敢正言。申屠剛諫不納。見申屠剛傳。以封邱城門小、欲捶侍御史。見虞延傳。王梁、孫咸以讖為三公、見方術傳。桓譚、鄭興皆以不為讖廢之終身。見本傳。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見循吏傳。左雄言九卿位亞三事、自明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章彪於章帝朝上疏、以世承二帝之後、多以苛刻為忠。陳寵亦於章帝朝上疏、言前代用刑之密、遂除鉆鑽諸慘酷之科。各見本傳。

唐太宗性急、其召馬周於常何家、未至間、遣使者四輩敦促。以此見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己若、故輕天下士。見張玄素傳。白謂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見張行成傳。為立太子、投牀取佩刀自向。見長孫無忌傳。刑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見劉德威傳。唐失馭臣之術矣。代宗之於元載、縱之至於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併死、又發其祖父冢、斲棺刑屍。君能馭之於初、豈至是歟。

按張鎬傳、肅宗引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聞外。鎬以為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撥亂之主、顧只如此爾。

漢文帝封宋昌為壯武侯、唐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可觀其量矣。

唐太宗本紀、太宗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各為碑銘以紀功德。吾以此見太宗所存之淺也。憲宗欲從中官吐突承璀之言、於安國寺立聖政碑。李絳深陳其不可、憲宗從之。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矴石耳。隋秦王俊卒、王府僚佐請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

侍士大夫有禮。其如本朝。唐時風俗尙不美矣。張嘉貞傳。姜皎爲秘書監。至於杖死。張九齡傳。周子諒爲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已下。杖然後奏。元宗時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於朝堂。張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

漢亦輕殺人矣。有秦之遺風。主父偃以受諸侯金。劫齊王自殺。武帝始欲勿誅。而公孫宏爭之。遂族偃夫。始則以爲不誅。至於誅也止其身可也。而遂滅之。是漢之習於輕殺人也。

杜周傳。周爲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千有餘萬。此武帝時也。唐舊史萬國俊傳。新書則天時。則天時。國俊。往廣州按流人。一殺三百人。則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肅政臺御史。仍遣五使分詣諸道鞫流人。所遣之人見國俊盛行殘殺。得加榮貴。乃競以殺人爲事。唯恐後之。劉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殺狄仁傑而容蘇良嗣。此見武后之矯情能忍也。

舊史張易之傳。朱敬則之諫。大爲醜訐。而則天勞之賜綵百段。至於戮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鷙亦無比焉。

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之時矣。然傳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雖權貴惡之。不過爲漢陽太守耳。

光武時。尙書令甚卑。申屠剛未有官。徵爲侍御史。遷尙書令。以直諫失旨。出爲平陰令。乃其證也。肅宗時尙書令甚重。鄧壽自冀州刺史三遷尙書令。帝擢爲京兆尹。乃其證也。

唐重內官。見倪若水傳。元宗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雖自公官擢爲方面。皆自謂下遷。若水爲汴州刺史。見班景倩入爲大理卿。餞于郊。望之登仙。恨不得爲騶僕。至德宗時。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鎭所取無藝。而京師祿薄。自方鎭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爲吏部員外郎。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僚有持憲者。薦郎官。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爲外大重。內大輕。

東漢之定民籍。頗苦勞擾。今之造戶口簿。卻不如此也。按後漢江革傳。每至歲時。縣官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驗以比之。猶今貌閱也。夫人而閱之。至於婦人之老者皆行。則勞擾可知矣。

漢時婦人封侯。蕭何夫人同封酇侯。樊噲妻呂嬃封臨光侯是也。晉時婦人有諡。虞譚母卒。諡曰定。桓溫母卒。諡曰敬是也。婦人有稱卿之例。山濤謂妻曰。我後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楊素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晉令陞朝官皆封妻爲縣君。不甚以爲貴。以其多也。按晉外戚傳。杜乂妻裴氏。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貴。封高安鄉君。孝武追崇爲廣德縣君。晉時縣之貴如此。

漢時射策封策。其事不同。蕭望之傳。注云。射策者。謂爲難問疑議之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以觀其文辭。定高下也。晉良吏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亦射策遺法耳。

新書唐璘傳。永淳中突厥圍豐州。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休璟上疏爭之。以爲豐州控河遏寇。號爲襟帶。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漢以來。常郡縣之。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甯慶。始以靈夏爲邊。唐乃募兵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矣。高宗言至於今日。靈夏又在腹中。舉此觀之。中國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卽位一年則爲棺。至漢預造陵。晉索綝傳。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長久。茂陵不能容物焉。而文帝又自作廟矣。所謂顧成廟德陽宮之類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漢則異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於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後七年五月己亥崩於未央宮。乙巳葬霸陵。是崩後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卽位。是文帝崩後九日。葬後三日。太子方卽位。又何緩也。

今之興師討虜之費。疑不若漢之多也。按前史賈捐之傳。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後漢段熲傳。熲上言云。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熲又因討羌上言云。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又按本傳。熲後平羌。費四十四億也。今之與夷狄最多者。歲纔百萬爾。亦不若漢之多也。按後漢袁安傳。竇憲以塞北地空。欲立降人爲北單于。而安上封事爭之云。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楊僕傳。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漢以伐羌之師在外。乃爲之不置酒。其卹士卒仁心如此。梁冀傳。桓帝誅冀。收其財貨。以充王府之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貧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尙能以民爲心如此。

唐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元帝自擇刺史十一人。永叔集古目錄。明皇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守令之官。天子自擇。其愛民也如此。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既罷則解之。故三公輩上印綬也。按後漢張奐傳云。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銀卽印。艾卽綠綬也。謂之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亦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譚母賜金章紫綬是也。

漢初米石至萬錢。昭帝時穀石五錢。王莽時米石二千。明帝永平十二年粟斛三十。獻帝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宣帝元康四年。比年豐。穀石五錢。則唐明皇米斗五錢。不足言也。黃巢時米斗三十緡。魯靈守南陽。米斗五十千。有價無米。

漢時官職不主於遷。夏侯嬰有大功無它過。自高祖爲沛公時。嬰爲大僕。又事惠帝呂后。迄文帝時。只爲

大侯楊雄亦曰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也

漢時俸錢少而米多貢禹拜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百卜式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蓋寬饒爲司隸校尉俸錢月數千外戚傳注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石者舉成數爾眞二千石月得五百十斛一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凡得千四百四十石而臘日所賜甚厚封侯之入甚豐何敞傳注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五十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二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祠門戶直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匡衡傳衡封樂安鄉爲樂安侯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衡又益四百頃收其租穀何其多也百官公卿表注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各一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三百石者三十七斛二百石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光武即位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注云續漢志曰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六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俸錢穀各半南京之俸大略相同但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爲八十斛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東京減爲五十五斛西京爲多東京爲少而范曄云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必別有所據不知其詳焉

丞相封侯自漢公孫宏始也三公封侯自魏崔林始也以災異策免三公自東漢馬防始也三公在外自張溫始也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

漢興封侯雖自公孫宏始然更春乃得封故平當以冬月爲相止賜關內侯也關內侯大率三百戶又按董賢傳賜爵關內侯食邑豈非亦有封而不食邑者乎至光武時三公封侯無更春之例侯霸傳曰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東漢之末三公不復封侯惟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封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不受封

張敞乘隃冬治絮舜王溫舒恨冬月不展諸葛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王莽時春夏斬人百姓震懼據此則漢刑必以秋冬得無留獄滯事乎

唐時掌選陞黜百官高下由平盧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運溺舟者承慶考中下以示之其人不惱也承慶曰非人力可救考中中其人亦不喜也承慶曰寵辱不驚乃考中上

封侯或以地名或以功名或以美名無定制也按史記衛霍傳如蘇建爲平陵侯衛伉爲宜春侯此用地

名也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比再冠軍封爲冠軍侯趙破奴再從驃騎將軍封爲從驃侯此用功名也

漢書張騫爲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封博陸侯注云博大也陸平也取其嘉名無此縣也後漢彭城王始賜號靈壽王此用美名也

漢將多以酎金失侯其故何也考史記平準書武帝方事夷狄而擊羌越卜式上書願父子往死之帝侯卜式賜金六十斤田十頃以風天下天下莫應而列侯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者故於宗廟之嘗酎時使少府省諸侯所獻之金斤兩少而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焉蓋緣諸侯之不應從軍武帝怒焉乃設此法故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而尊式爲御史大夫

漢時凡有戍役謂民爲之賈誼傳淮南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漢衣敝錢用諸費稱此魏相爲河南太守徵下有司而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霍光自言願復留一年以贖太守罪注云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者若今之衛士更番分守諸司也

珩璜新論卷之二

東漢縣令皆自署主簿往往用其士人如王渙爲考城令而署仇覽爲主簿是也亦操殺伐如張升以郡紀綱守外黃令論殺賊吏是也

今律計臟云一尺以上在漢則以金計之匡衡薛宣傳所謂十金是也刑法志文帝以笞五百代斬左趾以笞三百代劓刑然笞人多死景帝元年減五百作三百三百作二百猶尚不全中六年又減三百作二百二百作一百又定箠令以竹爲之長五尺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節先是笞人之背至此箠令笞其臀又不得更一人笞者方全至今遵

漢士志操亦有後人不可及者公孫宏非賢者也暮年爲三公武帝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宏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主父偃小人也游學四十餘年見斥於諸侯最後獻書闕下而首諫伐匈奴以武帝好大喜功銳意於武事而二人者乃正論如此比之希旨求合苟患失之者不可同日語也

東漢之士風節最高宦者朱瑀方有寵而郎中審忠請加夷族以答災異張讓方用事而郎中張鈞請斬十常侍以消寇賊以桓帝之庸昏五邪之暴橫而韓演爲司隸奏左悺罪惡悺自殺又奏具瑗兄恭成罪瑗上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于家

前漢平當作相以冬末封侯至春元帝召侯之當以病不受後漢張湛帝強起爲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

漢使，自陳病篤，遂罷之。晉蔡謨遷司徒，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世所哂，雖得罪放廢，終不肯拜也。鄭袤遷司空，天子臨軒，遣使就第，袤辭讓至于十數，云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訖不受命。觀四人者，豈肯若元稹交結中官，大爲歧路，以經營宰相者乎。

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私，非所敢當，乃跣而走。唐韋澳，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其兄温，令澳謁己，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此人者，必不肯下進求舉矣。

唐太宗寵巢剌王妃，生曹王明，欲立爲后，賴魏鄭公諫而止，是妻弟婦也。武后，乃太宗才人也，而高宗立以爲后，所謂陷吾君於聚麀也。楊妃先嫁壽王，而元宗召納禁中，爲壽王別聘韋詔訓女，此與新臺之惡何異焉。

五代史晉安重榮傳曰，禍之來也，陰必感之，以至於敗。方重榮之叛於成德軍也，鎮之牙署堂前，有揭幡竿長數十尺，重榮將叛之前一日，張弓彀矢，仰竿杪銅龍之首，謂左右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果中，左右即將拜賀，後終於斬首漆顱焉。重榮覩累朝自節鎮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安有種耶。又漢李守貞叛於蘇州，嘗會將佐，守貞執弧矢，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終於舉家蹈火，王師於烟中獲其尸，斷首函之，守貞又欲作砲石，無砲竿子，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爲竿子，以爲神助焉。南史張敬兒自敍夢云，未貴時，夢居鄉中，杜樹欻高數千丈，及在雍州，又夢杜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爲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感之也。

祥瑞之不可憑也，止以唐事驗之。肅宗上元二年二月月蝕，七月癸未日蝕，既大星皆見，而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上製玉靈芝詩，又霖雨累月，京師廬宇多壞，漉魚道中，是歲元宗肅宗俱崩，則玉芝者，不足爲瑞矣。代宗即位八日，庚午夜，西北有赤光亘天，紫微漸移東北，彌漫半天，而九月甲午，華州至陝西黃河清澈二百餘里，是歲吐蕃犯京師，大駕幸陝，則河清者不足爲瑞矣。永泰二年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而丁未日重輪，其夕月重輪也，七月洛水汎溢，人頗被害，而太廟二室芝草生，十一月獲赤兔，十二月彗星見，則日月輪重，芝草赤兔，又不足爲瑞矣。夫一歲之中，災祥竝出，以爲祥瑞與，則安得有災，故吾以爲祥瑞不可憑也。

相之不可憑也。南史庾蓽傳，庾蓽家富於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必爲方伯，及魏剋江陵，竟以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唐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出家可免死，渾不從，仕至宰相。魏朱建平善相，鍾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逾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於中領軍，史氏以爲蹉跌，故吾以爲相不可憑也。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死，陵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唐孔若思傳，孔季詡擢

制科，授校書郎，陳子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而季詡終於左補闕，使徐陵夭而不壽，季詡遂至顯官，則人遂以爲風鑑之驗矣，吾以此知風鑑之不可憑也。

左傳昭公四十四年五月，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是歲果旱。管輅傳，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有十三種物，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篦爾，以梓慎之知天，而以旱爲水，以管輅之善射，而以梳爲篦，世間悠悠之說，皆不足信爾。

陰陽之說，似可信，又不足憑，按後唐李克用討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爲燕師所敗，此可信也。莊宗之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莊宗不從，乃自此有天下，此不足憑也。

天下之言葬者，皆宗郭璞，所謂青囊書是也，今之俗師，必曰某山某水可以求福，可以避禍，其說甚嚴，以爲百事纖悉，莫不由此，按本傳璞母卒，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幾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敦舉兵，璞作數意，收璞詣南岡斬之，使吉凶壽夭信皆由墓，則璞所擇地，宜有可以自免者矣，得非固有定數，而不可移耶，璞猶如此，則俗師之說，不足信也。范曄郭躬傳後云，吳雄不問葬地，而三世廷尉，趙興不恤忌諱，而三葉司隸，陳伯敬動則忌禁，而終於被殺，此說亦可以破流俗之拘攣矣。

昔人不以白爲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注云，今國子學生服帢，（呂洽切）以白紗爲之，晉謝萬著白綸巾，山簡著白接籬，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類，置柩中，至用楮帶木笏，王濛死，劉惔以犀柄麈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

劉焉傳，有張陵者，謂之米賊，即今俗謂張天師也，典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修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爲人禱病，爲書三通，一上之天，著山上，一埋之地，一沈之水，謂之三官，典略有被考於三官者是也。注云，實無益於療病，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

鬼神之於人，但侮其當死者耳，以正御之，亦無如人何。南史蕭惠明傳，吳興郡界卞山，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惟孔靖字季恭居之無害，惠明爲太守，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客，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傳云，吳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爲太守，著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乃據此廳事耶，因遷之於廟。

張湯，酷吏也，其子曰賀，曰安世，賀輔導宣帝，有陰德而無後，安世援立宣帝，封富平侯，安世生延壽，延壽生勃，勃生臨，臨生放，皆襲侯封，張氏之盛，所謂金張也，更王莽之亂，猶不失爵，放生純，光武時爲大司空。杜周，亦酷吏也，其子延年爲御史大夫，其後生畿，爲魏列侯，畿生恕，爲幽州刺史，恕生預，乃杜征南也。丙吉活皇孫，一傳至顯，以贓奪爵，後漢南蠻傳，李固活四萬人，南征但擇太守任州郡，南方自畢，所全活不可勝計，而身受戮，二子被害，一子僅免。范曄亦云，史弼活平原之黨千餘人，而其後不大晉之

羊祜。魏舒。唐之裴冑崔祐甫。最善人而無子。北史楊播。家世純厚。播弟椿。椿弟津。昆季相事如父子。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人無閒言。椿歸華陰。津居洛。朱世隆將害椿家。誣以爲逆。東西兩處。無少長皆被害。籍沒其家焉。

晉王坦之非時俗放蕩。著廢莊論。裴頠以王衍之徽。著崇有論。江惇以放達不羈者。道之所棄也。著通道崇檢論。虞預以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偏於中國。以爲過衰周之時。而范甯亦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云一時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桓溫北伐。矚望中原曰。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而衍爲石勒所害。亦自言吾曹向若不祖尙元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近世士大夫往往尊向釋氏。有持經拜僧者。觀此亦可戒矣。

佛果何如哉。以捨身爲福。則梁武以天子奴之。不免淨居之禍。以莊嚴爲功。則晉之王恭。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其後斬於倪塘。以持誦爲獲報。則周嵩精於事佛。王敦害之。臨刑猶於市誦經。竟死刀下。佛果何如哉。佛出於西胡。言語不通。華人譯之成文。謂之經。而晉之諸君子甚好於此。今世所謂經。說性理者。大抵多晉人文章也。謝靈運潤經臺今尙存焉。唐傅奕謂佛入中國。纖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姚元宗治令其說亦甚詳。霍去病傳。破匈奴。獲休屠祭天金人。注。祭天以金人爲主。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其後休屠王太子歸漢。以金人之故。賜姓金氏。卽日磾也。據此則前漢時佛像已入中國矣。凡今之佛像。皆祭天之主也。宜乎其盛也。有天助焉爾。後漢明帝夢見金人以爲佛。於是遣使天竺國圖其形像。光武子楚王英始信其術。爲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縑以助伊蒲塞之盛饌。注。伊蒲塞。卽優婆塞也。陶謙傳。笮融（笮，側格反。）大起浮屠寺。作黃金塗像。浴佛設飯。前漢西域傳。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塞，先得反。）捐毒。卽身毒、天竺也。後漢襄楷傳注。浮屠。卽佛陀。聲之轉耳。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按後漢西域傳。天竺一名身毒。今浮屠像袒肩赤足。此卑溼暑熱之驗也。又云其民乘象以戰。今浮屠像亦跨象云。

唐房元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右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家多是文詠之士。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由是頗爲學者所譏。惟李淳風深明星歷。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最可觀采。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余以爲史之失。自陳壽始。觀吳志諸葛恪傳。載題驢謝馬事。乃知晉史究記有自來矣。晉張輔云。司馬遷敍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敍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故謂固不如遷。自昔史氏所書兩人一事。必曰語在某人傳。晉書載王隱諫祖納奕棋一段幾二百字。兩傳俱出。此爲文煩矣。吾觀魏志管寧傳注。胡昭脫晉宣帝於死。而口終不言。以爲賢於丙吉。又觀晉載記慕容超傳。呼延平之活超也。與丙吉事正相類。而史氏文不足以起之。故奄

奄如此。可爲長太息也。晉書隱逸夏仲御傳。史臣欲效太史公樂書文章。而不知筆力短弱。乃失事情。使人讀而覺之。爲可笑也。許邁當在隱逸傳。而以繼王羲之之後。失次矣。

霍光之陰。王晉之直。於前漢五行志見之。唐張仲方駁李吉甫本傳。雖不見字迹。觀鄭絪傳李絳之言。亦可見其側媚之一端也。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出於老子。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皆援引之誤也。前漢敍傳述武紀。外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則博爲誤矣。魏尙堂隆傳。隆潛諫太子。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按詩是用大諫。則簡爲誤矣。後漢儒挾字都作協。如方術傳云。懷協道藝是也。胡廣傳議者剝異合作駁字。朱浮傳。保宥生人合作佑字。王充傳。乳藥求死合作茹字。

吳雄之葬。巫醫皆言滅族。此亦文之病也。彼巫醫何預葬事。謂之葬師可也。

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言臣父寵、前忝司空。忝豈可施於父乎。此范氏不擇之罪。韓信等上高帝尊號曰大王陛下。而不擇臣。陳平周勃請文帝卽天子位。稱臣而曰大王足下。此皆言之不順也。

霍光以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獄死。蓋刑也。杜延年以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者。或抵其罪。蓋罰也。杜延年身不犯法。而魏相致之於罪。忮心也。蕭望之以韓延壽聲名出已上而殺之。其後乃自殺。陰禍也。

觀魏文帝紀注。細字數板。自許芝說符瑞。漢帝遜大位。皆丕上章下令。虛辭飾說。往來紛紛。三尺童子。猶知其詐。況欲欺天下後世乎。當是時。御史中丞司馬懿。已在勸進之列也。

觀李愬傳。平蔡之功。奇偉如此。其得李祐。雖待以赤心無疑。然固亦捐死以徼倖也。而平淮西碑。乃抑與諸將等。欲褒度專美。儒者見偏而言不公如此。以退之之賢。不免此蔽也。

孝惠紀注。引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乃知漢金之賤也。今金兩有直萬者。則漢金一斤。如今一兩價矣。高祖善家令之言。賜金五百斤。罷醫不使之治疾。賜金五千斤。使陳平爲反閒。捐金四萬斤。使其閒不暇。安得如是之多哉。唐時金必貴。太宗以于志甯、孔穎達能諫太子。各賜金一斤。絹五百疋。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兩餘也。然則一兩之直。亦二千五百也。

惠帝時十五稅一。文帝十二年詔。賜農民租稅之半。十三年遂除田之租稅。漢之裕於財可見矣。

武帝大搜。一爲搜逸侈。一爲搜姦人。征和元年之搜。閉城門凡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餓死。武帝之舉措暴虐如此。當時在廷無一人諫者。信乎國之空虛也。

庾信馬射賦序。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此乃王勃之所祖述。庾信文盛嘉銘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此乃杜牧之所模放也。

荀子禮論云。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釋者云。道、通也。言社自諸侯。通及大夫士。皆得祭門及行也。別本史記。道或作啗。司馬貞注曰。啗、音含。苞也。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也。楊倞注荀子。辨之云。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啗耳。道變而爲蹈。蹈變而爲啗。今史記直作啗字。音含矣。一字而四變也。義訓隨而不同。則六經中如此者。想不可勝計也。故嘗謂學者當闕疑。而不可字字求解也。

時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左傳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旂字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雖聲相近．故後人相承呼之訛矣．

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按漢書薛宣傳作焉可憮也．釋者訓憮爲同．義亦似．直不知孰是．魏高貴鄉公三老五更注．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爲更．嫂字女傍叟．今亦爲更．以此驗之．應爲叟也．指蹤音作縱．非也．周禮地官有迹人．注．迹人言迹知禽獸．是亦蹤迹之義爾．

杜子春．天資刻薄人也．吾以爲不如鄭元之寬厚．大司徒．五黨爲州．使之相賙．子春釋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元則不然．只讀如本字．云賙謂禮物不備相給是也．

王弼注易鼎折足．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也．新唐書元載贊以爲刑剭．廣韻剭音屋．又音握．鄭元周禮注．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

察卑爲廉．其義亦徑而易曉．漢高帝紀詔云．廉問有不如吾詔者．注．師古曰．廉、察也．字本作覝．其音同耳．楊彪傳曹操使人廉之．華佗傳曹操大怒．使人廉之．注皆曰察也．

陳平封曲逆侯．漢書無別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

霍去病傳諸宿將嘗留落不耦．注．留．謂遲留．落．謂墜落．今世俗多作流落．據出處合作留字．

新唐書好用叵字．魏晉間已用之矣．魏呂布傳布指劉備曰．是兒最叵信者．晉書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惱於羣吠．遂至叵鷄．

尙書與尙食尙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聲呼．誤矣．見張耳傳注．朝請音才性反．非請說之請也．見成帝紀注．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管仲謂之管敬仲．出左傳閔公元年．子產謂之子美．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原憲字子思．出史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傳注．施延字君子．出後漢書．四皓名氏鄉里可見者．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陳留襄邑人．常居園中．故號園公．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陶潛作聖賢羣輔錄云．出皇甫謐高士傳．楊雄所稱李仲元者．名宏．出蜀秦宓傳．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出前史王貢兩龔傳注．伯樂姓孫．名揚．字伯樂．秦穆公時人．出莊子馬蹄疏．莊周字子休．出列子書．計然．范蠡師也．姓辛氏．字子文．或曰計研．或曰計倪．出史記索隱．杜康字仲寧．出魏武短歌行注．楚狂接輿．姓陸氏．名通．師曠字子野．竝出莊子疏．伯夷．弟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

珩璜新論卷之三

孔子爲文宣王．隋長孫覽祖雍爲太師．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瓌、白居易、韋滲、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元、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起、令狐楚、崔融皆謚文．惟韓退之爲韓文公．獨貶焉．李翺爲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謚者．唐邱和父子同謚曰襄．韋皐三世同謚曰貞．兄弟有同謚者．唐劉子元兄弟同謚曰文．晉王導謚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謚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謚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顏眞卿、石晉盧質同．徐積謚忠愍．與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謚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爲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可以遷就而爲之隱．孟子以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謚者異矣．

賀姓本慶氏．漢安帝父諱慶．賀純改焉．見晉賀循傳．束姓本疏氏．漢二疏之後也．王莽之末．疏孟達避難．乃去疏之足焉．見束晳傳．馬姓出於趙氏．晉趙奢破秦軍．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爲氏．見韓愈絳州刺史行狀．諸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諸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故以諸別之．見諸葛瑾傳．河南徵崇本姓李．遭亂更姓．見程秉傳注．孟嘗君姓田．名文．封於薛．其後爲薛氏．吳書薛綜是也．魏張遼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蜀簡雍本姓耿．幽州人謂耿爲簡．隨音變之．嵇康本姓奚．唐憲宗改淳于氏爲于．潘夫本姓張．其父張孟爲潘嬰舍人．故冒潘氏姓．夏侯嬰之子孫隨外家姓孫氏．賈謐．韓壽之子也．隨

外祖姓賈氏。京房本姓李。推律自改爲京氏。員半千其先姓劉。慕伍員之爲人。改爲員氏。王莽妻王咸之女。以爲姓出各別。晉陳矯本姓劉氏。出養於姑。改姓陳氏。而劉頤以女嫁矯。人或譏之。頤曰。姚虞陳田同出舜後。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也。

漢書。徹侯避武帝諱。改作通侯。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後漢改作列侯。列者。言序列也。出高祖紀注。茂才異等。本是秀才。避光武諱也。出光武紀注。辦嚴。辦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出吳漢傳。叔孫通。楚漢春秋名何。蒯通。史記名徹。避武帝諱改之。然亦可以謂之叔孫何。蒯徹也。劉元海者。劉淵也。戴若思者。戴淵也。石季龍者。石虎也。韓擒者。韓擒虎也。皆史氏之避唐諱也。

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爲少。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粤降高祖。封爲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瞻。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本有蕭子。）軍也。狀元及第。

福建人好文學。自唐常袞爲觀察使。歐陽詹爲諸生始也。蜀秦宓傳本無學士。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

漢前地理志。燕薊風俗。賓客相過。以婦侍寢。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此史之誣也。雖云太子丹之遺風。獨無召公之餘俗耶。使燕薊士君子觀此。得無不平乎。吳志薛綜傳注。薛瑩字令長。稱秦有器宇賓儀。故斬上國。不似吳人。然則吳人異乎。此皆遺辭之過也。

楚地何其博大也。按貨殖傳。則今之徐州、沛縣及陳州等。西楚也。自徐州以東至海州揚州。是東楚也。江南湖南兩浙。是南楚也。

昔人之賤庶出也。孫堅五子。而吳史載其四。仁、庶出也。史斐之。陳武傳贊曰。陳袁將家支庶。而與胄子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人。而賤妾之子文最賢。於是以文爲太子。所謂孟嘗君也。

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嘗出六奇以佐高祖。至呂氏之顓。平燕居深念。恐禍及己。而陸賈教之交驩太尉。又爲之齎。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呂氏。則賈之智謀。又在陳平之右矣。方劉晏之治財穀。一人而已。自晏之死。賦入益耗。順宗將李巽爲使。莅職一年。校其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一百八十萬緡。而程异之計校。又精於巽。自治財穀之才以觀之。是劉晏不及李巽。又不如程异也。

東晉簡文帝昱。自穆帝至廢帝。三朝居阿衡之地。更事不爲不多。至有天下。則爲庸主。後蜀李壽。其佐李雄。號爲賢相。征伐四克。闢國千里。至其有國。酷虐奢侈。再世而亡。乃知能爲臣者。未必能爲君也。

文帝問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又問天下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陳平。對各有主者。上稱善。而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張安世子千秋。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亡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嘆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平言各有主者。而勃自以爲不如。禹言皆有文書。

而光以卜霍氏世衰何也。曰大臣職在知要。小臣職在知詳也。

魏相爲楊州刺史。善丙吉之言。期於大用。爲霽威嚴。翟方進爲京兆尹。納胡常之說。恐犯逆貴戚。少弛威嚴。二君可謂爲外物所移矣。晉王宏爲汲郡守。有殊績。石鑒上其政術。武帝褒詔賜穀。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贖罪免官。此爲褒詔賜穀所悞也。故人莫若自信之爲貴也。魏徐邈傳。盧欽謂往者毛玠崔琰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若徐邈可謂自信者也。

人心苟定。則於外物也何有。吾觀徐珍之避曲水。不如吳隱之之不飲貪泉也。隱之之子及孫爲晉顯者。常以廉慎爲門法。胡威父子清慎。羊祜亦九世清德。乃知撿身事法。亦須自其父祖以來。蓋其聞見漸染。已不同矣。有大德功。方可享天下之福。福不可過享也。福過則災生。晉何曾無他功德。致位三公。性好奢侈。其子劭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二萬錢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劭兄子綏。亦奢侈過度。至永嘉之亂。何氏滅已無遺焉。

前漢韋平。世爲宰相。後漢張純、張奮、劉愷、劉茂、袁安、袁敞、王龔、王暢。父子爲司空。种暠爲司空。李郃爲司徒。子固爲太尉。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

荀爽自被徵命。至登台司。四十五日。鄧禹爲大司徒。封鄼侯。食萬戶。年二十四。公孫宏六十以賢良徵。山濤四十爲郡功曹。其後二人亦皆至輔相。

宰相。人所欲也。漢武帝時。屢誅宰相。公孫賀泣涕不肯拜。以前有死也。既拜後。果族滅。死。人所惡也。唐武后殺皆李宗。許王素節。追赴都道。聞遭喪哭者。顧左右曰。病死何可得而須哭哉。以前有非命也。至龍門驛被縊焉。

李栖筠史以爲魁然有宰相望。喜奬人善。而樂人攻己短。天下士歸所重。不敢有所斥。但稱贊皇公。代宗數數欲相之。憚元載輒止。仕至御史大夫。其子吉甫相德宗。善謀議。吉甫之子德裕相武宗。有機略。此三人者。萃於一家。亦盛矣哉。陸遜陸機陸抗亦三世。班超班固曹大家亦一家。又韋貫之父肇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嘗擇善地處之。終不肯詣。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書其名於笏曰。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謁實。而明日受賀矣。貫之唯唯。亦終不往。韋澳中宏辭科。十年不調。官御史中丞高元裕欲薦用之。諷令謁己。澳不往。答曰。恐无呈身御史。澳者。貫之之子也。一門三世。清風如此。皆諡曰貞。貫之卒相憲宗。肇澳後來仕宦皆顯。肇幾相代宗。澳幾相宣宗。

杜佑以閩門保李藩。然盧杞亦嘗以百口保朱泚矣。

杜黃裳決意用高崇文。有功。王導決意用羊鑒。乃敗績。幾當斬刑。此用人者之相戒也。

王允矯性屈意以附董卓。卓亦推心不生乖疑。而卒謀誅卓者。允也。温嶠謬爲王敦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而卒能敗敦者。嶠也。

兵家勝負.多出偶然.無定筭也.謝元以八千人當苻堅百萬之衆.其勢疑不敵也.若堅阻淝水而陣.必保萬全.惟其麾軍卻退.衆亂不能止.故敗.世謂元能走堅者此耳.桓溫伐蜀.敗於笮橋.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李勢大潰.乃降.世謂溫能平蜀者此耳.

匈奴人多馬.秦韓安國傳平城之圍.匈奴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匈奴傳.匈奴圍高帝於白登.精兵十萬騎.西方盡白.東方盡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霍去病傳.衛霍伐匈奴.殺獲甚多.然兩軍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而後不復擊匈奴.亦以馬少故焉.

蜀爲險固.然守非其人.最爲易取.秦伐蜀十月取之.後唐平蜀王衍七十五日.本朝平蜀孟昶只用六十六日也.

武帝時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吳顧雍傳注.孫權時沿邊.主將各欲立功立效.多陳便宜.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陛下宜禁制之.吾嘗以爲天下本無邊事.皆生於小人之徇私計.而忘國家之憂.最願之說.人主宜書之坐右以自儆焉.

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當是之時.武帝之心如何.李泌對德宗言盧杞姦邪.以楊炎罪不至死.而盧杞陷之.是其一事.德宗曰.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可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夫有言於上.以身爲去就.此人臣之高節.不知德宗乃恨之如此之深也.魏鄭公劉洎之事太宗.

俱好諫爭.鄭公以身後一言之譖.仆碑停婚.劉洎亦以褚遂良誣奏賜死.不得辨明.豈非平時亦有所積.一旦緣事發之易乎.此韓非所以爲說難也.

吾觀子思子.乃知孟子之剛.雖以數時.然固有師也.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清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道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故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荀卿何爲非孟子.曰.夫以周公爲不恭不儉.以堯舜爲非禪.則宜乎其非孟子也.

桓譚新論云.揚子雲在長安素貧約.比歲已甚.亡其兩男.哀痛不已.皆歸葬于蜀.遂至困乏.雄爲中散大夫.病卒.貧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子棄其墳墓.西歸於蜀.此罪在輕財.通人之蔽也.譚之論如此.

文中子事蹟.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爲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諡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畤.福郊.福畤仕唐爲雍州參軍.勃乃福畤之子也.勃殺人.福畤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

韓退之晚年.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張籍祭文云.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酣而送目.公疾日浸加.稱人侍藥湯.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詩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切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乎.

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逼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度不如是.不足以全名脫禍.故父老哭之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東京高鳳自言本巫家.不應辟召.詐與寡嫂訟田以自汚.此范曄所以獨稱之.以爲與屈原委體湘沙.嵇康引執日相遠矣.然鳳尚有汎跡.彼埋滅光影.與俗沈浮.使人不得而窺者.又可得而稱耶.

後漢董扶傳.諸葛亮問秦宓.以扶與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孔子曰.惡稱人之惡者.而扶有褒貶焉.亦異乎專稱人之惡者乎.安比於扶.則長者矣.莊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莫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蓋夫長短之相形.毀者譽之對也.然則任安亦未爲醇焉.

賈誼曰.夸者死權.夫權有可死之道焉.唐王鉷方元宗奢縱之時.剝下奉上以得主心.至兼領二十餘使.貴震天下.楊國忠忌之.終於賜死.劉晏以宰相幹天下財.兼鹽鐵.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既而楊炎構晏先誅後詔.此二人者皆權大概以賈禍也.使其無權.則上不忌.下不怨.故曰權有可死之道焉.

陸遜.吳丞相.遜子抗.吳大司馬.抗子機.爲晉成都王穎大都督.統軍二十萬.機以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後果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相.子讓能.位至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爲亂兵所殺.五代史云.三世爲相.道家大忌也.

晉周顗營救王導.不令導知.其後王敦欲誅顗.導竟無言.謂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也.夫有德於人.不使人知.乃長者之事.而獲報如此.

秦王見韓非孤憤五蠹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漢武帝見相如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二君者.雖用人不能終.然亦可謂知文好士之主也.

奉天之詔.人多感泣.望春之誓.士卒多泣下.(傳 出憲元)而神策將士至皆不飲酒.夫德宗之素行不仁也.徒以二語出於惻怛.而使人如此.乃知人君之易與爲善也.

賈誼上疏文帝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時文帝猶在也.遽言其沒而廟號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似非人臣所當言也.雖當時君臣不以此爲嫌.然竊意遷就而爲之辭.亦無害耳.張釋之不忍言發掘園陵.而云取長陵一抔土.與誼同時人也.

魏高貴鄉公推尊少康.優於漢高祖.燕之慕容盛稱商太甲.以伊尹事同羿.而周公爲詐.其臣初雖與之辨.而終皆屈服.又贊其說之是.乃知遇於一時之勢.以自爲是.黨同詭隨.奚所不至也.

索綝遣子說劉曜曰.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其子.而劉聰戮綝於東市.王衍說石勒稱尊號以自免.而有排牆之厄.然則方此之時.中國之亂.夷狄之盛.豈惟其君之才略下.至於

其臣之操行。取羞夷狄。亦若此。則其尊卑再世奴虜亦有以也。

前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而不肯嫁。姑不欲累婦。自經而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後漢孟嘗傳。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年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鴆之。官竟其罪。嘗言其枉。太守不聽。嘗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遭旱三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冤。乃刑訟女而祭婦冢。大應澍雨穀稼以登。二事尤相類也。

羊祜墮馬。陶侃決指。二人正相反。王戎好聚斂。自執牙籌晝夜計算。世謂膏肓之疾。王衍口不言錢。謂阿堵物。二人正相反。嚴莊論甄豐子休。而多竊其言。操戈入室。此文章之最病也。

楚幽王春申君之子也。秦始皇呂不韋之子也。曹操夏侯氏之子也。桓帝時宦者曹騰養子嵩。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生曹操。於惇爲從父兄弟。晉元帝小吏牛氏之子也。恭王妃夏侯氏與小吏牛氏私通而生元帝。所謂牛繼馬。

前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嚴延年母號萬石嚴嫗。後漢馮勤曾祖揚宣帝時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號萬石君。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

漢有小杜律。郭躬傳。父宏習小杜律。杜周之子延年亦習法律。故對父言小。唐有小杜公。杜審權與杜悰俱爲將相。而悰尤顯。故世號審權爲小杜公。杜牧之號小杜。亦以對老杜言之也。古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白杜甫也。

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號爲四傑。然多不達。盧投穎川而死。王溺南海而死。駱乃亡命。楊終盈川令。

後漢王逸子延壽。字文考。作靈光殿賦者也。年二十四。溺湘江而死。文苑傳趙壹長揖司徒袁逢。生哭河南尹羊陟。報書責皇甫規。時人皆謂之屈。然仕不過縣令。才大傲而器度狹。皆非遠到之人也。

吾嘗以四岳爲一人。逸二十二人之數。而或者疑是四人。按顯宗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後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大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以此推之。四岳亦是一人。但擇當時大臣之賢者居之。無他人也。顯宗紀注又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岳之事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若以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爲百人矣。

人多言黃叔度若萬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按本傳乃千頃波也。東牀坦腹。人謂之睡。按羲之傳乃食也。寫經換鵝。人皆謂之黃庭。按本傳乃道德經也。一斑窺豹。人皆謂之嵇。獻之傳乃樗蒱也。爛柯人皆謂之樵。東陽記乃鼓琴而歌也。范張雞黍。按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范式。無雞黍事也。

仇覽傳。爲蒲亭長。化不孝子陳元。謝承以爲陽遂亭長。化不孝子羊元。地名人姓皆不同。唐史來濟傳。宜城石仲覽。高智周傳。江都石仲覽。百官志平章事自李靖始。郭正一傳自正一始。史籍異辭。何可勝計。

或疑褚先生爲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爲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爲漢博士。

珩璜新論卷之四

曹植七啓。言食味云。寒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言食味云。丹穴之鵷鳳。雖欲稱盛饌。而二者似非庖廚物也。

大抵作文字須識忌諱。筆如椽。王珣撰哀策謚議也。綸綍。引棺索也。天球河圖。赤刀大訓。非吉禮所陳也。

士大夫有名華國。出周禮注。言寶玉締給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

章表奏對。不可書趙廣漢。按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紙字從糸。帋字從巾。蔡倫未造紙以前。以帛爲紙。所謂竹帛也。賈逵傳。肅宗以簡紙經傳各一通與逵。注。竹簡及紙也。此紙亦帛耳。倫傳云。自古書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簡重。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倫、桂陽人。而宅在耒陽縣。有舂紙石臼尚在。

齊隋婦人施羃羅。羃羅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帽。拖裙到頸。漸爲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猶乘車輿。自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轎子也。唐志載咸亨寺勅云。多著帷帽。遂棄羃羅。曾不乘車。別坐檐子。

今之肩輿。正是以人代畜也。周禮司徒有輦。輦以人輓。夏后氏二十人。商人十人。周人十五人。然只以載任器耳。東漢陰丹見陰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耶。注。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唐王求

體諫武后。亦云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登以人負。則是以人代畜也。

高祖紀注。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陛下羣臣。職至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傳下執事。皆此類也。

謂人爲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孔融傳。李膺謂孔融曰。高明必爲偉器。又曰高明父子。祖與僕有舊恩。亦可謂之節下。張浩謂元順爲節下。明公亦可謂之仁公。溫嶠書與陶侃。謂侃爲仁公。明府亦可謂之明庭。張儉傳。李篤謂毛欽曰。雖好義。明庭今日載其半矣。賢爲亦可謂之賢宰。左雄傳論曰。陳蕃秉處稱賢宰。

僞漢劉鋹（音敞）。尊南海爲昭明帝。衣以龍鳳。太祖開寶中削去僞號。易以一品之服。眞宗祥符四年。封五嶽爲帝。天子服袞冕。御朝發册。遣使儀衛甚盛。或云四瀆封王。二水官封王。而海爲大海。嶽等尊也。海之不帝王。闕典也。莊子曰。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海謂之帝尙矣。

陽城欲裂延齡之麻。乃有姦人蹈其跡以疑世。昭宗相李蹊。而崔昭偉不懌之。嗾劉崇魯掠其麻而哭之。人君不可不察也。

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人。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孟郊詩兩與字。李花詩兩花字。

歐陽永叔稱梅聖俞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蝦。以爲河豚食柳絮而肥。聖俞破題。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賞之辭。實不爾也。此魚盛於二月。柳絮時魚已過矣。

唐穆宗時。戶部尙書楊於陵云。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八百萬。今十餘爐。歲八十五萬。元祐六年。東南歲鑄錢二百七十五萬。只梧州元豐監。歲鑄十五萬。已當長慶時天下之數矣。

唐宣宗時。兵部侍郎蔣伸判戶部。兵部侍郎夏侯孜作鹽鐵轉運使。兵部侍郎崔愼由判戶部。六典出於唐令所遵用。然別曹兼判。亦唐故事也。蔣伸判戶部。奏事。伸三起。上三留之。唐時貳卿猶有坐禮。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退之南陽人。而非鄧州也。或云是懷州界人。史記曰。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注。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則退之修武人也。以爲鄧州誤矣。

漢龔勝邴漢之乞骸骨。詔謂之耆艾二人而不名也。時勝爲光祿大夫。漢爲大中大夫。特詔行道舍傳舍。如今之驛舍也。

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自手細寫五經。置于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天子八寶。其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今言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爲盤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劍鈕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缺。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起之文。又刻其旁爲文云。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後唐潞王從珂。携以自焚。石晉再於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又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一寶。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爲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爲文。馮道書

之。今所用乃感所作寶也。神宗朝。有使虜者。見虜王國傳璽詩云。一時製美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旣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愼守。世業當永昌。

或問符節之說。答曰。按後漢馮衍傳注。文帝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傅奕傳。范滂爲漢陽太守。與奕合符而去。前漢司馬相如傳。剖符之封。注云。白藏天子。寄在諸侯。豈非以白合青乎。文帝紀。竹使符。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予郡守。豈非以右合左乎。漢高帝紀注。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後漢光武紀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眊三重。馮衍與田邑書。今以一節之任。建三國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旄牛之尾哉。

庾信柳遐墓銘。西中郎岳陽王以綠車之重。臨西河之牧。勑用君爲本州理中。尋遷別駕。高於治中矣。

漢時尙坐席也。史記灌夫傳。魏其侯去。麾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如淳注。以膝跪席上也。其衣冠則類今之道士。杜欽傳。小冠子夏是也。所謂布衣韋帶之士。皆未仕之服也。後漢周盤傳。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未仕則服韋帶。仕則服革帶。故解之。隋何稠傳。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入朝。宜變其制。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由此觀之。則戴弁曳綬。隋朝尙如此耳。

東晉猶乘車。王導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是也。唐劉子元傳。右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爲騎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尙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唐時士庶親迎。猶盛服冠履乘駱車。

今之衣半臂。非禮之服也。魏明帝常著帽。披縹綾半袖。楊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光武紀。更始諸將服婦人衣。諸于繡鏞（注。無鏞字。續漢書作褔。如淳其勿切）。三輔吏士莫不笑之。或有長而走者。注。前書音義云。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桂衣。揚雄方言云。襜褕其短者自關而之西謂之裗䄡。郭璞注云。俗名裾掖。據此則是諸于上加繡褔。如今之半臂也。

周武皇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今之幞頭。正是此遺法耳。

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粧。所謂鉛黃以此歟。

馬周傳。品官舊服止黃紫。至周建白。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緋。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靑。高宗朝。八品九品服碧。上元中。三品服紫金帶。四品深緋金帶。五品淺緋金帶。六品深綠銀帶。七品淺綠銀帶。八品深靑瑜帶。九品淺靑瑜帶。庶人服黃鐵帶。非庶人不得服黃。武后朝。改佩魚作龜。崔承慶傳。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合之也。亦有金銀銅之異。中宗府依舊佩魚。韋晉傳。唐式。朝臣皆服綾袍。五品以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也。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

後漢南海貢荔枝。桓帝時唐羌上疏罷之。唐貢蜀中荔枝。盧仝詩。天子初嘗陽羨茶。是時嘗未知七閩之

奇。

嘉話錄。載崔造事。趙山人言造合得刺史。今月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賀。造心懼。勅到之日。乃造私忌日。洪州府僚皆赴慰焉。唐時私忌日。猶受弔慰。

後漢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喪。棄官歸。唐杜審言爲崔融所獎引。融死。審言爲融服緦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觀魁壁可見其文章。觀公文。可見其政事。杜子美石硯詩注。平侍御者。可見其尤長於時也。

宋玉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天言高可也。地言高不可也。後漢楊厚傳。父統對耳目不明。目言不明可也。耳言不明不可也。

古字通用。後人草則加草。木則加木。遂相承而不知也。如倚卓遂作椅棹之椅。棹船之棹。雖者於此鵝事也。只合作繼字。後人以爲屋也。加广。(魚檢反) 如庭廉之類。今讞遂作广字。玉篇广。(呼旦反) 者。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也。今禮部韻亦訛也。

突厥毘李翰。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來識也。太守出有門旗。其遺法也。後人遂以牙爲衙。早衙晚衙。亦太守出則建旗之義。或以衙爲廨舍。早晚聲鼓。謂之衙鼓。報牌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衙。府也。是亦訛耳。

錢文載年號。起於元魏敬宗時也。然後來亦不肯載年號。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唐武德。方行開元通寶錢。六典謂之開通元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凡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書。回環可讀。世俗不知。遂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也。

蕭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元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罷官度爲道士。如使佞佛者出家。諂道者爲道士。則士大夫攻乎異端者息矣。

後世皆稱姚崇宋璟爲賢相。按唐史。崇開元元年十月相。至四年冬罷。九年秋卒。年七十二。璟四年冬相。至七年正月罷。二十一年致仕。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崇在位四年。璟在位二年。崇相元宗時。五十四歲矣。罷時六十歲。又十七年而卒。李林甫在相位乃十九年。

漢有蕭曹。唐有房杜姚宋。蕭曹孜其後世。蕭曹至子皆削封。而蕭凡五世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停元齡配享。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少子奕。奕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俑逼仙客爲表薦奕爲宰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怒。杖殺閎。宋璟六子。天寶中渾恕尙俱以贓敗。華衡亦坐貪得罪。廣平之風衰焉。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府迎佛骨至于京師。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宦志之事。懿宗咸通十四年。迎佛骨于鳳翔。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七月崩。十二月送骨還法門寺。天子迎死骨入禁中。不祥之兆也。

德宗謂陸贄曰。卿淸愼太過。諸道饋送。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疏云。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能自窒乎。吾謂天子令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不受而已。何必上疏。此陸贄之買直。

德宗剌洂猜忌。固其天資。然尤暴著於他君者。亦由鄴侯家傳及陸宣公奏議之所致耳。此飾非拒諫所由生也。故臣之諫君。造膝不使人聞。削藁不使人知。非徒明哲保身而已。亦無使彰於後世也。

唐時回鶻最強盛。武帝時爲黠戛斯可汗所破。其一支奔天德塞下。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見其後。回鶻及可汗又來襲振武城居之。賴李德裕在朝。隨事應接。不爲巨患。今匈奴之盛久矣。其勢將衰。萬一潰突入邊郡。則朝廷未有處之之策。此當無事之時。不得不深慮也。

甚哉。宣帝之蔽也。魏謨作相。勸立太子。不答。裴休亦有兹請。宣帝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崔愼由亦言之。愼由罷相。乃密以夔王滋屬中尉王茂元。樞密使王歸長等。而左中尉王宗實不預焉。宗實迎立鄆王。是爲懿宗。夫宰相大臣。可請不從。又不與計議。乃密以儲繼付之宦官。夫宦官能立。則亦能廢之。何其闇於大體也。此宣帝之蔽也。

石晉之時。契丹入寇。胡王死而太后囚。其後人助北漢拒周。諸郡不欲入寇。而虜主強之。燕王述軋因秦心所惡。弒虜主而自立焉。南北之限。天意也。干紀妄動。其報如此。則可以自懲艾矣。

時異事殊。殆不可曉。貢禹言高祖、文帝、景帝。宮女不過十餘人。隋太子勇謂楊素曰。公家馬數萬疋。漢帝爲天子而宮女十餘。何其少也。楊素爲人臣而廄馬數萬。何其多也。

謂天子爲官家。蕭梁時已有此語。梁簡文諸子傳。建平王大球見武帝禮佛。謂母曰。官家尙爾。兒安敢辭。

今批答云省表具之。晉時已有此語。劉頌傳留云。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

今公家文字用仰字。北史時已有此語。北齊孝昭皇帝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

俗所謂平善。亦有所出也。趙飛燕傳。成帝昏夜平善是也。

俗所謂累重。亦有所出也。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注。累爲妻子家屬也。

俗所謂瓜葛。亦有所出也。後漢禮儀志上陵議注。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也。晉王導與子悅奕棋爭道。導笑謂曰。與子有瓜葛。那得爾耶。

俗所謂阿誰。三國時已有此語。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爲是。

俗所謂見錢見穀。漢已用之。王莽傳。倉無見穀。王嘉疏。元帝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水衡少府見錢多也。

工夫或作功字。魏志王肅傳。泰稱已前。功夫尚大也。

俗所謂日子。亦有所出。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然則日子者。日時也。

俗所謂停待。晉書已有此語也。愍懷太子傳。陛下停待是也。

俗所謂日許者。爾許也。聲之訛也。啓顏錄。詠傴人云。城門爾許高。故自匍匐入。

俗以傭爲劣。南史王瑩傳。瑩子實追從兄上岸。盤頸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免。

俗呼摭替。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前漢衞宣傳。注。持時行夜。行夜如今持更是巳。持時如今報時是巳。漢官儀。黃門持五更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亦如今五更也。

今所謂蒙教賜之類。蜀董和傳。諸葛亮爲丞相。下教教之。說蓋謂此耳。

無狀。漢兩解。賈誼自傷爲傅無狀。注。無善狀也。顯宗紀。刺史督察尤無狀者。注。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言。

俗言添酙。定斗反。以水投酒。謂之酙水。馬融笛賦曰。聖哲酙益。注。酙、猶增益也。

俗言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徒鬪反。注。句、猶章句也。

俗呼牝馬爲課馬。出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爲歲課駒犢。

俗以和泥灰爲寃。乃出唐六典。京兆歲送麥稍三萬圍。麥越二百車。麻擣二萬斤。

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然則婦人封號稱太者。蓋如是耳。

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閒廢。至孝惠即位。復十五稅一。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中閒復此條。故文帝二年五月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令。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然則法令變更無常。自古以然。

漢書多言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

武帝之時。作歌者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復寶鼎后土祠。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元封二年。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負薪塞河防。作瓠子之歌。五年冬。南巡至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太初四年。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四年。祠神人于交門。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皆與之真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錢也。

陸機云。千里蓴美。但未下鹽豉耳。世說具載此語。意謂生蓴美在水中者也。後人誤以千里未下爲地名。可刪去但字。劉禹錫歷陽詩。一鐘菰葑味。千里水葵美。亦陸機之意也。

觀劉夢得祭退之文。有以知退之之文獨步一時也。云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又祭子厚文云。勒石垂後。屬于伊人。此語心服之矣。

猗覺寮雜記

朱翌撰

四庫全書提要

猗覺寮雜記二卷

宋朱翌撰。翌字新仲。自號灊山居士。舒州人。政和中登進士第。南渡後官中書舍人。此編上卷皆詩話。止於考證典據。而不評文字之工拙。下卷雜論文章。兼及史事。近時鮑氏知不足齋刻本。割其下卷六十八條。移入上卷。以均篇頁。殊失古人著書之意矣。前載與丞相洪适求序書一篇。鮑氏移之卷末。亦非其舊也。适未及作序而卒。其弟邁始爲序之。稱其窮經考古。上擇騷雅。旁弋史傳。劉克莊後村集中亦極稱其考證之功。今觀其書。如杜甫已上人茅齋詩。天棘蔓青絲句。據本草改爲顛棘。未免穿鑿。蘇軾詩宜置使爾爲如甕句。事出列仙傳。而引僞託之述異記。韓愈謝自然詩實屬唐人。乃云出風俗通。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諸本皆作苦縣光和尚骨立。乃誤作骨力。引南史張融事爲證。鵲塡河事見顏氏家訓及庾肩吾詩。又見白居易六帖。乃與親家等字一概謂之俗說。（案馬縞中華古今注亦以爲塡河爲出俗說。然俗說乃沈約所著書名。見隋志。）蘇轍詩傳仍存小序首一句。乃屢謂之廢序。唐虞自是國號。乃云堯姓唐。舜姓虞。皆不免於疎舛。至於雷琴一條。引元稹詩註。證爲蜀匠。又賀若一條。引唐書王涯傳。證爲賀若夷。不知段安節樂府雜錄稱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斲琴。其業精妙。天下無比。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之。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云云。固俱有明文。不須

旁證。亦未爲能究根柢。然其引據精鑿者。不可殫數。在宋人說部中。不失爲容齋隨筆之亞。宜邁序之相推重也。

猗覺寮雜記序

右上下兩卷。凡四百三十五則。故紫微舍人桐鄉朱先生公所記也。先生嗜學。如渴之須飲。飢之須食。所謂以圖史文章爲園囿鼓吹者。蓋無時不論著。在曲江五國久。閉關謝客。正流落讒徙。力不能多載書。人家又非一瓻可借。索手無挾。棲遲僧坊。獨俍俍窮經考古。砭剷瑕病。校量草、木、蟲、魚。上擇騷雅。旁弋史、傳。證引竺乾、龍漢諸章。下及瑣錄、稗說。左掇右剟。悉爲吾用。識測意見。超闊衆甫。每一轉語。就學者爭先快覩。方惕者避謗。不肯輕爲人言。唯諸郎過庭時。得剽聽謦欬。天定。然後始收拾彙次。緒成一編。邁與文惠文安兩兄。時省覲賓陽。歲必過謁。躋門內謁。先生視如通家子弟。引而館之。賜之詩。有曰。彭蠡春生萬頃湖。光明相映棣華柎。鶺鴒雞鶩俱爲鳳。乳酪醍醐總是酥。忽忽五十年。仲子輅通守贑。刊此書。使爲之序。泰山毫芒。昔者竊聞之矣。文惠嘗發明隸釋。答之云。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求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託以傳永。嗚呼。孰知不及爲而顧以見屬。悲夫。慶元三年四月九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魏郡公番陽洪邁序。

猗覺寮雜記卷上

宋 桐鄉朱 翌新仲撰

杜牧之云，南軍不袒左邊袂，四老安劉是滅劉，其意以謂四老輔立太子爲非，何不思之甚也，惠帝嫡且長，爲太子無過，卽位之後，能守高祖規模，亦可謂賢矣，安能料其身後漢有呂氏之禍也哉，使惠帝不可立，張良決不肯從呂后之請，又豈肯起四老人哉，南軍不袒左袂，意謂周勃入北軍時，設有不袒者奈何，此兒童之見也，勃所慮者，不得入北軍耳，旣入則無事矣，勃之設問，必已得北軍之情，萬一不左袒，必有後命，豈若世之庸人無思慮者，牧之可無慮也，又元微之四皓云，秦皇肆無道，諫者鼎鑊親，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聞，劉項取天下，先生臥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一身，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頹戚夫人，捨大以謀細，虬盤而蠖伸，惠帝竟不嗣，呂氏禍有因，與牧之意同，微之責人太深，過於牧之，惠帝爲太子無過，豈可動立戚夫人之子如意哉，樂天答云，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微之豈不慚耶，晉桓元作四皓論示商仲堪，亦微之意，仲堪闢之，其言極有理。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

陳無己平生尊黃魯直，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人或疑之，不知曾子固出歐公之門，後山受業南豐，此時乃潁州教授時，觀六一堂圖書作，爲南豐先生燒香宜哉。

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

子美槐葉冷淘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事見太官令夏供槐葉冷淘，出唐六典。

世謂燕子春秋分卽去之海上，海上有燕子國，如小說所謂烏衣國者，是大不然，往往入於深巖穴枯木中，向寒不復出，泥塗其身，毛羽皆脫，至春暖卽生羽飛去，昔都鑒爲兗州刺史，掘野鼠蟄燕食之，終無叛者，此可見矣，元微之云，有鳥有鳥名燕子，口中未省無泥滓，春風吹送廊廡間，秋社吹將嵌孔裏，亦其據也。

退之憶昨行，驛馬拒地驅頻隤，蜀人謂立地爲拒地，立地者，不容少休之意。

永貞行，皆順宗時伾文事，其言元臣故老不敢語，晝臥涕泣何汍瀾，謂高郢、鄭珣瑜、杜佑輩，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謂柳子厚謫永州。

退之云，長安富豪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唯能醉紅裙，雖然一餉樂，有如聚飛蚊，楞嚴經云，一切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於方寸中，鼓發狂鬧，退之雖闢佛，然亦觀其書。

唐新史以退之自監察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皇甫湜爲退之神道碑云，貞元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斥爲陽山令，退之赴江陵途中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云云，傳聞閭里間，赤子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頭莫肯酬，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云云，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閤門，爲忠寧自謀，又云，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則因論旱貶陽山無疑，不知史何據而云論宮市。

尊前與高子勉云，尊前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師川與潘邠老云，字直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采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

琴曲有賀若，最古淡，東坡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以賀若比潛，必高人，或謂賀若弼也，考弼之爲人，殊不類潛，亦無狀小人，背烏丸軌之議，而軌見誅，爭韓擒虎之功，至挺刃而出，不平楊素爲相，而有唯諾唱飯之誚，至於富極貴盛，家積珍玩不可計，妾曳羅綺數百，卒以私議大帳，爲煬帝所誅，余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涯居別墅，常使鼓琴娛賓，見涯傳，文瑩湘山錄，載太宗愛宮調中小調子，乃賀若弼所撰，其聲音及用指之法，古今無以加，世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文瑩不深考，以爲弼，而世因是傳以爲弼也，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不知何所據，據序則是姓賀名若。

依俙似曲還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高駢風箏詩也，上句云，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駢守蜀，因築羅城，朝廷疑之，知有移命，故託風箏以見意，後移渚宮，出瑣言。

杜云.鳳皇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張文潛石竹云.與竹不結實.爾獨豔陽春.竹花皆實.豈有時不實.如稊稗耶.子美以鳳不得食.爲可憐爾.

符堅享羣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不直之物.未足獻.遂擢上第.唐張洪靖節度盧龍.參佐韋雍輩詬責將士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衒之.後遂殺雍.丁字一也.或以擢第.或以殺身.

東坡孔毅夫集句云.路旁拾得半段鎗.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喪魄.哥舒翰以半段鎗破吐蕃.見本傳.

唐人詩多自用名.及呼人名與第行.皆情實也.杜云.甫昔少年日.白也詩無敵.退之云.愈昔從軍大梁下.籍也隴頭瀧之類.今皆不然.不特不自呼其名.若呼人名.則必取大怨怒.世道淺促.至誠之事掃地矣.

退之云.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漢地里注.朱提出銀.師古云.提、音匙.漢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爲銀貨.師古注.朱.音殊.提.音上支.蜀李嚴傳.嚴子豐爲朱提太守.注云.蘇林漢書音義云.朱.音銖、提.音如蜀人謂匕曰提.從師古音.則提字可入支字韻押.

有問唐酒價者.對以三百.引杜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唐酒價見於唐會要.正元二年.京城榷酒.斗百五十.比子美時已減其半.漢昭時賣酒升四錢.又何賤也.豈古之升斗小耶.

古今人以詩名世者.用字未嘗無所出.杜詩.嫩蘂商量細細開.商量字出兌卦商兌注.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信矣.

唐雷氏琴.至今有存者.皆至寶也.見於文字者.惟元微之小胡笳引注云.桂府王推官出蜀匠雷氏金徽琴.請姜宣彈.方知雷蓋蜀人也.

李、杜詩.當時名公皆心服.退之云.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又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又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常恨二人不相從.又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杜牧之云.李、杜泛浩浩.又云.天外鳳皇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韋蘇州亦多稱頌.元微之云.杜甫天才頗絕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又與樂天書云.得杜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乃不及太白何也.

荔子.漢和帝時取之南海.唐天寶取之涪.元和中取之荊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太平御覽.妃子生於蜀.好荔子.南海所生勝蜀.每歲飛馳以進.則涪不進久矣.文粹鮑防雜感詩云.五月荔支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度皆從林邑山.則唐又取於廣西.

張曲江爲李林甫所忌.甚危.曲江作歸燕詩贈之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林甫意稍解.陳文惠用呂申公薦入相.文惠作新燕詞.歌以侑酒云.爲誰歸去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燕子一也.或以解怨.或以感恩.

舞馬旣登牀.人皆謂馬舞牀上.樂天雜錄云.有馬舞者.櫳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皆應節.是登

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唐子西作舞馬行云.天寶舞馬四百蹄.綵牀襯步不點泥.誤矣.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王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教令習拜.今已能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是知馬可教以舞.不獨唐也.

燕作巢避戊己.又惡艾.雀欲奪其巢.則銜艾在其中.燕即去.見白樂天集.爾況燕子巢詩序云.不以甲乙銜泥.其詩云.燕燕于巢.緝緝繼戊.與樂天所言不同.

退之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退之從董晉辟汴州掌書記.晉死.退之送喪至洛.晉死八日而汴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判官楊凝等.退之幸而去.賢者必陰有護持也.

退之寄周循州云.陸孟邱楊久作塵.同時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四人皆董晉幕中同官.陸長源、孟叔度、邱穎、楊凝.退之戒人服丹.其言甚切.乃乞丹於循州.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信矣.

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云.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云.

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旣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梅用南枝事.其知青瑣紅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嶠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獨早芳.張方注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南唐馮延巳詞云.北枝梅蕊犯寒開.則南北枝事.其來遠矣.

疾風知勁草.後漢王霸傳.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子獨留.疾風知勁草.一也.南史庾登之子仲遠.爲宋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二也.唐蕭瑀傳.太宗曰.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不見容.瑀於此時.不可以利怵死懼.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三也.裴諝傳.代宗幸陝.諝挾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四也.李絳傳.絳論古今以宦官統師爲事.憲宗怒.絳謝.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五也.近州郡秋試.進士有出疾風知勁草詩者.止本蕭瑀傳.不知有五事.戲表出之.

蛟龍得雲雨.有二.劉元海傳云.晉武用李憙之說.以元海平涼州.孔恂曰.元海若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爾.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吳周瑜傳.劉備借荊州.瑜請築館于吳.多其美女珍玩.以娛其心志云云.今不知出此.猶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東坡聚空閣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或稱桂兔蟆.俗說皆可屏.酉陽雜俎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東坡用此.桂、兔、蟆.其來久矣.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春秋演孔圖曰.蟾蜍.月精也.虞喜安天論曰.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仙人之足已成形.桂樹後生.東坡故云俗說.

退之南山詩，每句用或字，或連若相從，或蹙若柁鬪，而下五十句，皆用或字，詩北山之什，自或燕燕居息而下，用或字廿有二，此其例也。

杜詩，睥睨登哀柝，又連連睥睨侵，或從土爲埤堄，城上短牆也，華嚴經第十卷注，晉釋，埤，普米反，堄，晉宜啓反，廣雅，晉陴、諀、埤堄，女牆也，見博雅，宜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注，城上俾倪。

抱朴子云，韓子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云，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非樂天語也，樂天用抱朴子事爾，吳淑馬賦亦引抱朴之言，雜俎亦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啗五十歲馬，生三駒。

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子，故東坡云，盧橘楊梅次第新，又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花青葉冬不枯，唐子西亦云，盧橘、枇杷一物也，按上林賦，盧橘夏熟，李善引應劭云，伊尹書曰，箕山之東，有盧橘夏熟，晉灼曰，盧，黑也，上林賦又別出枇杷，恐非一物，枇杷熟則黃，不應云盧，初學記，張勃吳錄曰，建安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蠻云上林賦，盧橘夏熟，又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名盧橘，又載郭璞注上林賦，盧橘夏熟，蜀中有給客橙，即此橘也，考二事，則非枇杷甚明，東坡、子西，但見嶺外所呼，故云爾，惠洪冷齋夜話亦辨之，但未詳。

浙江之濤，自古以爲子胥餘怒，蓋俗說也，雖退之作詩，未免用俗說，惠師云，回臨浙江濤，屹起高峩巘，壯士死不息，千年如隔辰。

退之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不能文而能書者多矣，未有不識字而能書者。

洪駒父詩話，天棘事了不可解，問徐直翁，直亦不解，問王仲至，仲至云，非烟非霧，自一種物，出異書，然夢青絲，何謂也，疑夢乃蔓字，傳寫誤，余按本草，天門冬亦名顛棘，春生藤蔓，如絲杉而細，正與詩合，天門冬一名顛棘，故有天棘之稱，藤蔓細於絲杉，故有蔓青絲之語，子美以對江蓮搖白羽，決是當時所見，顧肯以非烟非霧爲對耶，改蔓爲夢，尤穿鑿。

元都壇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穿鑿者云，王母，禽也，尾如旗，昔遊詩云，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又將以王喬爲禽乎，王母、王喬，皆仙人也，其言仙人降於壇爾，何必以禽對禽，然後爲屬對精切。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於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

淇澳，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篇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旁，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爲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爲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爲王芻，竹爲篇竹乎，以綠竹之盛，此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旁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即淇澳也，取淇

竹，爲釣竿與伐以爲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杜詩云，黃鳥時兼白鳥飛，黃鳥，鶯也，白鳥，鷺也，振鷺注云，鷺，白鳥也，蚊亦名白鳥，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注，白鳥，謂蚊蚋，又金樓子，齊桓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白鳥營營，飢而未食，遂開翠紗之幬進之，東坡云，不怕飛蚊如立豹，又隨白鳥過長虹，詩話引前証，謂白鳥爲蚊，吳江多蚊爾，不知政爲鷺也，上句云，飛蚊如立豹矣，何用更說蚊也。

近世識有書不讀者，多引退之送諸葛覺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排牙籤，新若手未觸，以言手未嘗把書，故如此新耳，是未嘗考其全篇也，其下云，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則是未嘗不讀書也，鄴侯，李繁也，史云，陽城論裴延齡，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延齡白帝，城以疏示於朝，摘其條目自訴，城奏入，帝怒不省，以是觀之，爲人強記覽不誣也，新若手未觸，恐是言愛護之至，塵埃不及，或是一讀即記，不假再開，故書皆如新，送諸葛往從讀書，且謂學問得所欲，決非有書不讀者，近世不考本末，小兒輩雷同以手未觸之句譏人，故爲辨之，退之又爲繁作處州孔子廟碑云，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益知非不讀書者，史書爲隨州刺史，不書爲處州，觀碑，所辨道與史所記，其人甚不相類，當以退之言爲正。

易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疾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以簪爲冠簪之簪，按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以弼言爲是。

房融在韋后時用事，謫南海，過韶之廣果寺，今之靈鷲也，有詩云，零落嗟殘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洗六情塵，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憐鄉國思，終此學分身，融之文章，見楞嚴經，詩止此一篇，李嶠、沈、宋之流，方爲律詩，謂之近體，此詩近體之祖也。

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嬌饒全在欲開時，百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淚亦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亦有工夫，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故王介甫梅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作海棠詩，未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爾，若撰一說以文之，則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酴醾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詩，何獨於海棠便爲有所避耶，退之於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爲何說耶。

杜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南史何胤傳，居若耶溪雲門寺，杜全用此六字，又前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子美遺興詩，取兩句爲兩篇首句。

誰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久雨無漏，此樹爲高聳。

送王砅（劉[illegible]音理反）使南海云，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盧，宋，盧奐、宋璟也，二公以清德名，舊唐書云，開元以來四十餘年，廣府節度，清白有四，二公預焉，寶貝休脂膏，以言不貪而寶貨多也。

退之陸渾火云.女丁婦壬傳世婚.左氏.火.水之妃.妃.晉配.以丁之女爲壬之婦也.

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東坡云.揚雄方言以簟爲笙.則知桃笙者.桃竹簟也.南史顧憲之傳.疾殁死者.裹以笙席.益知笙即簟也.左太沖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李善注云.桃枝簟也.東坡不喜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桃竹.堅韌可作拄杖.善謂是桃枝.則恐桃枝不能爲簟.當從坡爲桃竹.

東坡雪詩云.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髮.蓋用皮日休元魯山詩云.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意也.

魯直云.百年中半夜分去.一歲無多春暫來.全用樂天寄元九一聯云.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亦演爲七言.

宋景文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李義山云.落時猶自舞.宋用此.

退之感春云.前隨杜尹拜表迴者.杜尹.兼也.兼尹河南.退之爲都官員外郎.祠濟瀆題名.退之所書.兼列銜其前.

顧況作哀閩云.囝(音蹇)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方言.楚人謂男爲臧.女爲獲.旣云絕其陽.則可爲臧爾.又云爲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退之杏花云.鷓鴣鉤輈猿叫歇.本草.鷓鴣鳴.云鉤輈格磔.李華玉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林逋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當時人競誦之.以今所聞之聲.不與四字合.若云行不得也哥哥.不知本草何故知謂此聲.鷓鴣非啼於木上.止啼於草茅中.逋錢塘人.浙無此禽.蓋傳聞之誤.段成式則云.鳴云向南不北逃.

東坡琴云.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出管子地員篇.凡聽宮、如牛鳴盎中.聽角、如雉登木.

日月光天德云云.陳後主國亡入隋.從隋文東封登芒山所獻詩也.天下教兒童者.以此題學書紙.宣和末.京師盛歌新水、皆北狩之讖.

東坡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王立之詩話云.崖蜜、櫻桃.出金樓子.坡意正爲蜜.僻言餘甘者.甘味有餘.非果中餘甘也.立之見餘甘爲果.遂以崖蜜爲櫻桃.杜詩云.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又云.崖蜜松花白.皆蜜蜂之蜜也.然則崖蜜豈專是櫻桃.且櫻桃非十分甜者.又不與橄欖同時.

杜李潮小篆歌.苦縣光和尙骨力.骨力二字.南史張融.齊高見其書曰.卿書殊有骨力.

韓增封龍額侯.師古注.字或作雛.退之晚秋聯句云.策勳封龍額.歸騎獵麟腳.以麟腳對龍額.則不爲雛.

退之云.李翱觀濤江.翱復性書云.南觀濤江入于越.退之爲此也.

謝安捉蒲葵扇.世云以爲蜀葵.廣韻.栟櫚.椶櫚.蒲葵也.是椶櫚扇也.豈如今之高麗摺疊扇耶.李翱爲楊於陵誌.於陵知廣州.撤蒲葵.陶瓦覆屋.是以椶蓋屋.從知蒲葵即椶櫚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蓋用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

一人頭插十二釵爾.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

太白云.總謂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下句用晉明帝舉頭見日.不見長安.上句用陸賈新語.讒臣之蔽賢.猶浮雲之蔽日.

詩人多用元次山帶笭箵語.作平上聲用.廣韻音冷醒.太平御覽載通俗文云.竹器謂之笭箵.上都鼎切.下幸鼎切.皆不作平聲.惟笭字有靈音.不知次山集笭音丁郎.箵音桑荒.

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鱗鳳洲上.仙家煮鳳喙及麟角作膠.名集弦膠.或名連金泥.能連弓弩弦折刀劍.見御覽.

東坡鶴歎云.戛然長鳴乃下趨.何至以身爲子娛.世說有遺支道林雙鶴.林曰.旣有凌霄之資.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養令翮成.使飛去.

飯抄雲子白.注引荀子友風而子雨.雨豈可抄也.武帝內傳.西王母謂帝.太上之藥.有風實雲子.

一箭正墮雙飛翼.隋長孫晟射鵰.一發雙貫.

側目似愁胡.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黃祖之子射.命禰衡賦鸚鵡.其後祖殺衡.射救之不及.嚴武在成都.不堪少陵之慢.題杜二錦江亭云.莫倚善題鸚鵡賦.以衡比甫.有意殺之.且戒之也.甫酬云.阮籍焉知禮法疏.是無改悔意也.若武冠不鉤於簾.其母來少緩.甫死矣.祖之子救衡遲.故衡死.武之母救甫速.故甫不死.命矣夫.

退之兄會.嘗爲起居舍人.謫韶州司馬.退之幼從其兄到韶.兄死.退之後至曲江云.憶昨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云云.會史無傳.不知坐何事貶.考之史.坐元載也.載傳云.與載厚善貶者某人某人.會其一也.

白云.前月浮梁買茶去.舊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蒙頂云云.浮梁之商貨不在焉.是唐之茶商.多在浮梁也.

杜云.粔籹作人情.楚詞.粔籹蜜餌.郭璞新語.粔籹、膏環也.通俗文.寒具謂之餲.晉鳥.則粔籹寒具.今之環餅也.東坡云.上有桓元寒具油.則寒具爲環餅無疑.

宜都山記.峽中猿鳴至淸.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杜詩聽猿實下三聲淚.用此也.

陶淵明九日閑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華.即菊也.按眞誥.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又云.授九華丹方於江上鍊丹.又云.李八百居華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考之.非菊乃丹也.

退之謝自然詩云云.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散漫.彌久仙去.見風俗通.

子美以苔臥綠沈槍.對雨拋金鎖甲.詩人謂槍臥於苔中不用也.故云綠沈.續齊諧記.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綠沈漆榼.以此考之.則綠沈者.漆名也.猶今所謂朱紅銀褐之類.對金鎖甲.精切.[illegible]

集載狀靈門山物。柏梁體。鄭槩云。亭亭孤筝綠沈槍。

介甫雙廟云。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

鷺鶿、鸂鶒。皆宿於喬木叢竹上。晚則俱集。喧噪至黑方定。燕子未嘗集於木上。杜云。沙頭宿鷺聯拳靜。又云。宿鷺起圓沙。又云。風鶯藏近渚。雨燕集新條。皆取其意爾。

世以孔、翠爲孔雀。不知是孔雀、翡翠也。退之云。實養駒孔翠。遠苞樹蕉栟。二物之驗也。李善注文選亦然。

唐造茶與今不同。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又云。陽崖陰嶺各不同。未若竹下莓苔地。竹間茶最佳。今亦如此。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多是煎茶。故張志和婢樵青使竹裏煎茶。柳子厚云。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坡詩使欲去爲湯餅客。多用德宗王后生日典半臂作湯餅爲證。唐人生日。多具湯餅。夢得送張盥云。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麒麟。

寧馨。今往往讀作仄聲。夢得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則平聲無疑。

荊公多用晉白雞事。酬許奉議云。後會敢期黃髮日。相看且度白雞年。游齊安院云。老値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次張唐公韻云。君騎白鳳今何處。我謫新年遇白雞。蓋公生於辛酉也。騎白鳳事。見孫光憲北夢瑣言。沈詢除節旄。曹唐作遊仙詩。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東坡云。自怪騎白鳳。

君子偕老疏。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元微之三泉驛云。新葉麴塵花落地。樂天山石榴云。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夢得云。龍墀遙望麴塵絲。

介甫云。日高青女尙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唐張鷟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蓋本於此。

左氏室如懸磬。言室中之物垂盡。以磬訓盡也。其下云。野無青草。則磬恐是器物。但非今之借聲也。若以古之鐘磬言之。則磬皆曲折。片石無中虛之理。說文。罄、虛器。以是知爲器物。但不知於今爲何器。子厚云。三畝能留懸磬室。九原猶寄若堂封。李義山云。不憂懸磬乏。乍喜覆盂安。

元菟郡。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元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則作仄音。燈檠平聲也。義山云。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檠夜珠圓。則又爲仄音。

唐人多不用顏師古注漢書音。如魁梧、音悟。票姚、皆去聲。杜云。夫子魁梧。則梧爲平聲。李、杜皆押票姚爲平聲。楊巨源詩問漢家誰第一。麒麟閣上識酇侯。則音贊者又不用也。

楊太眞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爲壽王別取韋昭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

記其事。水經魏土記。枝渠東南火山。出石炭。火之熱同樵炭。則石炭六朝時已有。

杜八桂云。五嶺皆炎熱。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表傳注。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鄧德明南康記。亦分五嶺。與裴不同。水經。郴縣黃岑山騎田之嶠。五嶺第二嶺也。桂陽部山。即部龍之嶠。五嶺第三嶺也。營道縣萌渚之嶠。五嶺第四嶺也。越城嶠。五嶺之西嶺。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又云。始安嶠即越城嶠。又云。大庾嶺、五嶺之最東。當以水經爲正。則八桂諸家。皆不以爲嶺。今自湖南入廣西。未嘗有險阻。

子美有小至詩。說者謂冬至前一日爲小至。盧照鄰年日述懷云。人歌小歲酒。花舞大唐春。是以元日爲小歲。以此觀之。子美之小至。即冬至也。盧詩見歲時雜詠。

十二時寅音怡。禮部韻訓時也。若眞字韻寅則訓恭。然唐人亦作寅字押。冷朝陽云。玉律催佳節。青陽應北辰。下云寒餘月建寅是也。

唐人不分韻作詩。止用一字。如陳子昂晦日高文學置酒林亭。賦者十人。止押蕭字。周彥暉晦日重宴亦十人。同押池字。

唐人以正月下旬送窮。韓退之有文。姚合有詩云。萬戶千門看。無人不送窮。

唐人以正月晦爲節。德宗改用二月一日。號中和節。呂渭和德宗詩云。皇心不向晦。改節號中和。

李義山云。取酒一封駝。前漢大月氏一封橐駝注。脊上有一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俗號封牛。

子美孟冬云。破瓜霜落刃。歲時雜詠乃云。破甘霜落爪。恐雜詠爲是。孟冬無瓜矣。

子美贈畢四云。饑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爲。漢魏文章。王文考王孫賦云。顏狀似乎老翁。是以猴戲畢。

洪駒父詩話。退之云。誰謂貽厥無基址。是歇後語。晉五行志。何曾曰。國家無貽厥之謀。以此知退之用字。亦必有本也。

子厚云。且蘇巖牙斂手徒。又云。巖牙盡是捧心人。以手如巖牙。斂手、叉手也。又言捧心。則知爲手無疑。相書手如巖牙者貴。

退之云。畫蛇著足無用處。爲蛇畫足。見戰國策、與史記楚世家。及陳軫傳。莊子以爲脊脇而行。方朔射守宮曰。謂之爲蛇又有足。以言蛇無足也。按本草蝮蛇陶隱居注云。蛇背有足。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其中。足出。酉陽雜俎云。蛇以桑柴燒之。則有足出。余在曲江。老兵捕一蛇燒之。四足垂出。如雞足狀。以此知古人有未盡窮之事。孟子言緣木求魚。以其不可得也。本草鰻鱺魚陶注云。能緣樹食藤花。唐注亦云有四脚。能緣樹。雜俎。鯢魚能上樹。莊子衆雌無雄。又奚卵焉。今雞鴨有無雄而卵者。但不能抱成子爾。

芰、即菱也。花白。生水下。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是以芰爲蓮花。

牽牛、河鼓。詩人多用爲七夕事。按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荊楚呼牽牛爲擔鼓。擔者、何也。何、音荷。以平

鷙詭從水者非。

太白古風云。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退之云。穆昔南征軍不歸。沙蟲猿鶴伏以飛。抱朴子云。穆王軍敗於南。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沙蟲。二公用此。

退之盛山十二詩序云。不知出於巴東。以朐䏰。唐韻。朐、音蠢。䏰、音閏。巴東郡之縣名。地下溼。多朐䏰蟲。因以爲名。盛山今之開州。唐地里志云。古巴東郡之朐䏰縣也。顏師古於漢地里志。朐音劬。當以唐韻音爲是。

東坡云。溶浮卵盌槐牙餅。紅點冰盤藿葉魚。槐牙冷淘見杜詩。藿葉膾見禮記注。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聶、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然後爲膾。

唐至德二年。改蜀郡爲南京。杜云。南京犀浦道。爲蜀郡也。又云。南京久客耕南畝。注云。明皇幸蜀。以成都爲南京。非也。

唐人重端石硯。見劉夢得謝唐秀才惠端州紫石硯云。端州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紫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踏天磨劍割紫雲。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紫。山頂石尤潤。如豬肝色者佳。貯水處有赤白黃點。世謂鸜鵒眼。脈理黃者。謂之金線。相硯之法盡於此。李賀青花紫石硯者。蓋硯之上品也。東坡論許敬宗硯云是端石。敬宗。高宗時人。則唐重此硯。其來久矣。魏道輔東軒筆錄。記端硯三坑石甚詳。

東坡云。此生有味在三餘。用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晴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人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以讀書。余嘗驗之。則知古人不虛語也。

京師以探刺者爲覘步。唐有此語。強深御史人覘步。安得夜開沽酒戶。

唐國忌禁用刑作樂。狼籍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依前不得花前醉。皆元微之詩。禁作樂。今猶唐也。禁刑之令弛矣。

杜。會須上番看成竹。元、飛舞先春雪。因依上番梅。俱用上番字。則上番不專爲竹也。退之筍詩云。庸知上幾番。又作平聲押。

桂林以地有八桂。退之云。蒼蒼森八桂。山海經云。八樹成林。唐韻亦云。故淵明詩云。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

外臺。見唐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官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監院屬三司。如揚子院是也。皆財貨轉易之地。故今監司亦號外臺。皆以察風俗。舉不法。劉夢得和南海馬大夫云。漢家旌節付雄才。百越南溟統外臺。以馬總帶御史大夫也。

唐本草注。雁與燕相反。燕來則雁往。燕往則雁來。故坡云。秋鴻社燕巧相違。

退之詩。不辨薋菉葹。用楚詞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歎立之不用於世。不爲人所知。

魯直酴醾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蘇糞壤以充幃。注。

幃謂之縢。縢、香囊也。又云。椒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玄賦云。纗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纗。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縭。纗者、繫縭之繩是也。

坡云。刺舌君今宜自戒。灸眉我亦更何辭。灸眉、見晉郭舒傳。王澄以舒爲狂。使人掐鼻灸眉頭。刺舌、見隋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錐刺弼舌出血。戒以口過。坡平生以語言得禍。故其如此。

退之序云。攜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有好奇者。云讀如吾日三省之省。且以三省丁寧爲句。又謂唐無三省之名。是未之考也。六典既修以來。侍中、中書令、尚書令。謂之三省長官。唐言三省處甚多。且如陸扆傳。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是也。張籍寄白舍人云。三省比年名望重。李頎綬歌云。三省官寮揖者希。見文粹。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攜被入直。何用日三省爲。既云日三省。不知丁寧者爲何人。皆妄鑿也。

劉夢得生師講堂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張籍秋山詩云。秋山無雲可無風。兩可字。義不同。然皆新而不怪。世傳不逢韓玉汝。有應聲對者曰。可怕李金吾。以金吾對玉汝爲切。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爲名字。不始於韓也。見李景讓傳。

退之云。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無事飲犀首也。袁粲尹丹陽。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歡。

杜牧之斑竹簟云。分明知是湘妃淚。何忍將身臥淚痕。述異記。舜葬蒼梧。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爲斑。

坡云。宜置使汝繭如瓮。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瓮。女與客俱仙去。

坡云。彭仇不離案。宣室志。僧契虛。遊稚川山頂。見宮殿有具簪冕者。曰稚川真君也。真君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不可留也。

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頰。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

坡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被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蓋形。何以謚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謚爲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爾。

坡云。揚州銅器越州磁。爭唱洪農得寶歌。見韋堅傳云云。

退之與孟郊聯句。前輩謂皆退之粉飾。恐皆出退之。不特粉飾也。以答孟郊詩觀之。如弱拒喜張臂。猛拏

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咬．則聯句皆退之作無疑也．

元厚之與介甫詩云．陳前輿服寵櫺傳．拜後金珠有魯公．是時修三經義成．有賜予．元澤亦加職．厚之此詩爲切當．稻榮以所賜輿服陳之前曰．此稽古之力也．公羊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柳子厚云．沈吟亦何事．隗囂傳．邯得書．沈吟十餘日．符丕傳．咲背謂諸將曰．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龐統傳．若沈吟不去．當致大困．

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晉律歷志．有雞始三號．

坡云．留連一物吾過矣．北史．盧思道謂王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答曰云云．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

坡云．百尺飛泉瀉漏天．任升梁益記．漏天在雅之西北．山高谷深．陰晦常雨．又云．憒憒到天公．晉天文志．康帝三年．歲星犯天關．庾翼與其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梁、益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徵．又云．天形倚一笠．晉天文志．天似蓋笠．

左氏．三后之姓．於今爲庶．杜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用此也．句法有相似者．元云．房杜王魏之子孫．杜云．殿脚插入赤沙湖．元云．日脚插入秋波紅．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叢鬢舞曹婆．

風之逆舟．人謂之打頭風．坡云．臥聽三老白事．半夜雨風打頭．元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亦俗諺．

洞庭湖．元云．銀浪沈西日．吞空接曙河．比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則元爲費力．

蜀人云．灩澦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云．如馬戒車航．白樂天云．五月斷行舟．灩澦正如馬．

親家翁開素．鵲填河．皆俗語．白樂天用俗語爲多．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晚接嘉姻不失親．又云．月終齋滿誰開素．須記奇章置一筵．又云．秃似鵲填河．

少游云．夢魂思汝鳥工往．故著人羊負來．膾炙人口．鳥工往、舜浚井事．羊負來、乃蒼耳子．見千金要方果菜門．

蒲柳望秋先零．二物弱．最早凋．或以蒲柳爲檉柳．甚可怪也．馬融賦．樹以蒲柳．注．蒲也．柳也．何嘗以爲一物．況以對松柏．經霜彌茂．說文亦云．楊、蒲柳也．

坡云．賀雨詩成卽諫書．樂天有賀雨詩．末章云．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賀有其終．此卽諫疏也．

陵寢爲柏城．見唐韋彤傳．寢宮所占．在柏城中．距陵不遠．白公陵園妾詩．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

淡菜．貝中海錯之美．韓退之孔戣墓志曰．淡菜、蚶蛤之屬．李長吉詩云．淡菜生寒日．以天色極寒方出．元

微之論海錯．亦云．淡菜海蚶之屬．

子美沙苑行．爲馬詩也．末章云．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同州志云．沙苑有泉．泉多大魚．杜意魚與馬皆可成龍．

介甫云．投老歸來一幅巾．黃塵投老判悠悠．投老歸來天柱峯．投老、見後漢仇覽傳云．苦身投老．王羲之傳．懷祖正當作尚書．投老可得僕射．

歐陽永叔贈介甫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介甫答云．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議者謂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謝朓吏部也．沈約見其詩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以介甫爲誤．以余考之．歐公必不以謝比介甫．介甫不應誤以謝爲韓也．孫樵與高錫望書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歐公用此爾．介甫未嘗誤認事也．見樵集．

坡云．腹搖鼻息庭花落．借盡當年未足心．孫樵云．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花撲庭．鳴蜩噪晴．

退之送馬總南海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馬人、見佛書．毗舍離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乃得衣．王生中土．馬人感戀．號馬鳴菩薩．見傳燈十一祖．龍戶、卽蜑戶也．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卽筍．或以爲竹鼬非也．牧之云．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以蓮比娃．以筍比稚子．與子美意同．

陳子高云．我亦快飲月氏頭．史記．匈奴破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春秋後語．智伯圍趙襄子．智伯大敗．漆其頭爲飲器．漢張騫傳晉灼注．爲虎子．周官玉府掌褻器．鄭司農注．虎子也．魏蘇則爲侍中．親省起居．執虎子．吉茂嘲之曰．仕宦不已執虎子．

介甫云．虎士開闔雞人唱早朝．虎士．衛士也．魏許褚傳．太祖引入宿衛．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又周禮虎賁氏．虎士八百人．）

淮人歲暮．家人宴集曰潑散．韋蘇州云．田婦有嘉獻．潑散新歲餘．

詩人論魯直酴醾云．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鑪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酒斟滿．捧觴必釂．指甲．牧之云．爲君釂甲十分飲．夢得云．釂甲須歡便到來．

古酒餅號三雅．伯雅、仲雅、季雅．夢得云．酒每傾三雅．

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蕭摵寒籜聚．薛字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爲碧薛．兒童之見也．捨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歷叢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爲薛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修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

杜云．拄到玉女洗頭盆．異語．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臼．號玉女洗頭盆．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歲．長主抱著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

婿爲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坡云。一似獼猴騎土牛。魏晉新語。尚書鍾毓謂州泰。君釋褐登宰府。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耶。

杜夔州詩云。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注云。釋氏有六祖。今云七。莫知其故。六祖傳。法淸源思。不傳衣。謂之七祖。雙峯。惠義寺也。杜有惠義寺送辛員外詩云。雙峯寂寂對春臺。

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眞詩史也。

唐子西作溫泉記。其下未必有硫黃。以爲水受性本然。李賀云。華淸宮中礜石湯。以此觀之。泉之溫。其下必有硫黃礜石之類無疑。

杜云。自平中官呂太乙。收珠南海千餘日。唐宦者呂太一。反嶺南。以韋倫爲韶州刺史。見倫傳。印本多以宦爲宮。或者又妄以爲宮中。

杜山水障云。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蕭賁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而遙。

退之百葉緋桃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周禮天官注。奚三百人。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尚書郎。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姝麗。執香爐。護衣服。（元本上卷盡此。則爲文用偏旁以下。從下卷并入。以句卷帙。）

爲文用偏旁字。顏延年白馬賦。秀騏齊亍。潘安仁射雉賦。張衡舞賦。並用彳亍二字。彳。丑亦切。亍、丑錄切。

韓詩。劉甯衆崖广。今人不敢用。

醉翁亭記。終始用也字結句。議者或紛紛。不知古有此例。易雜卦一篇。終始用也字。莊子大宗師。自不自適其適。至皆物之情。皆用也字。以是知前輩文格。不可妄議。

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鸝。白羽黑文。胸頸皆靑。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鸝失素。是未盡識鸝也。

後赤壁賦。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多不知爲何等魚。考之乃鱖也。廣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云。鱖。巨口細鱗。有斑彩。以是知東坡一言一句。無所苟也。

東坡作鍾子翼哀詞。用四字七字爲句。嵯峨廡天。章貢漱石致雨雍。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王文考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巋穹崇。紛厖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東坡笑笑先生贊。竹亦得風。天然而笑。世皆以天爲天然。非也。說文笑字。竹得風。其體夭屈。如人之笑。

吳丞相爲歐永叔行狀云。仁宗遇公厚。論及當世才。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韓魏公爲墓誌。載仁廟語。即云。如歐陽某何處得來。不加文飾。有以見仁祖寬厚之言如此。得直述之體也。

退之毛穎傳。吾子孫神明之後。四字子產獻陳捷於晉語也。退之爲文。用古人語如己出。所以爲奇。

武后見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李襲吉爲李克用與梁書。朱全忠讀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文章號令。豈可不擇人。李德裕勿以子孫之謀。而存輔車之勢。三鎭凜凜。不敢結連。封

敖傷居爾體。痛在股躬。將士爲之感服。文章之功。省力於長槍大劍如此。

韓退之文章。上繼班馬。蓋不待言。然當時亦有異論。平淮碑遂至磨仆。此憲宗迫於諸將之意爾。至皇甫湜乃謂退之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湜學退之。不知退之未嘗爲無用之文也。況不親炙之者乎。羅池廟碑。卓絕古今。舊史乃曰南人好巫。退之遂實其傳。此文之紕繆者。然後世何嘗以此等之言爲信。靑蠅之矢。變亂白黑何益哉。劉夢得氣高不伏人。祭退之文。極言稱贊。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皆實錄也。

班孟堅裁史記冗語極簡健。亦有所改字。不若遷者。陸賈謂五子曰。與汝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云。賈嘗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徙字。謂十日後遷徙則之一子。或過他客去。則以所攜之物與之爾。若作死字。恐無義味。

世之大儒。有其論不可曉者。歐公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詆之甚力。蘇子由解詩不用詩序。今用其說。尙解不行。乃去而不用。以自己意解之。且如七月陳王業也云云。故其詩陳農桑之事。與序合。若子由不用序。陳王業一句。不知一篇爲何而作。此易曉者。其他詩有未易曉者。若不用序。則尤茫然。

王介甫云。有周公之功。則可用天子之禮樂。是以爲周公無恙時所用也。以傳考之。周公死之後。成王方賜之。獨用於周公之廟。祭祀爾。使周公無恙。必不敢當此。周公以四國流言甚畏懼。詩書所載詳矣。卒不失其聖。如狼跋之美。其後四國之君。相繼誅滅。使生而偃然乘天子旌旗。用天子禮樂。豈不啟流言。復起乎。成王雖曰報周公之功加厚如此。不知天子禮樂。豈可假人。使周公有靈。必不享也。適所以啓魯之後僭竊之禍。八佾之舞。雍之徹。泰山之旅。皆自此起矣。是則成王之過也。

退之馬蹄研銘云。天馬有靈。迹在于石。漢武紀。獲汗血馬。注。蹋石汗血。一日千里。蹋石有迹。以言蹄之堅有力。

東坡月石研銘。石宛宛兮黑白月。法苑珠林。西方有一月分白黑。一日至十五爲白。十六至三十爲黑。

介甫字說。往往出於小說佛書。且如天一而大。蓋出春秋說題辭。天之爲言塡也。居高理下。含爲太一。分爲殊形。故天字一而大。見法苑珠林。如星字。物生乎下。精成於列。精成於列。晉天文志張衡論也。鸜鵒勾其足而欲見。酉陽雜俎。鸜鵒之交。勾其足。往往墮地。人掩之以爲媚藥。秊字。禾一成爲秊。書正義孫炎曰。秊、取禾穀一熟。

潛珍閣銘云。借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漢郗萌記天。天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辟如旁望遠道之黃山皆靑。俯察千仞之谷而窈黑。靑非眞色。黑非大體也。

東坡順濟龍王廟新獲石砮記。引禹貢荊揚所貢。及春秋時隼集陳庭。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孔子遠

取之肅愼。顏師古注云。楛矢堪爲笴。今爾以北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用石爲砮。自春秋以來莫之識矣。予讀晉肅愼傳。魏景元以來。貢楛矢、石砮。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砮。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唐黑水靺鞨傳。居肅愼之地。其矢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則自唐以來。猶有石砮。非春秋以來莫之識也。坡知唐猶用楛矢。而不知用石爲砮至晉唐也。

語云。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特歲寒時不凋。凋時後衆木爾。記云。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柯不改是也。葉未嘗不易也。松竹皆於雪霜之際不凋。至春夏則換葉。記雜漢儒之言。與聖人之言迥然不同。

世所傳東坡注杜詩李歌編者。誕妄無根。不可名狀。其言某書某論者。今皆無此書。一妄也。且古人語各不同。如三國時與西漢人語兩漢人與六朝人語各有體格。今皆一律。此二妄也。詩人用古語三字或兩字或全句多矣。取其自然。不如是切當是撲字貼詩唯恐句中漏一兩字。使人覺之甚可笑。此三妄也。其大妄者有三。有灼然有出處而歎不知者。又東坡雜說中。論杜詩及錄出處者極多。無一字及此。以是知其尤誕妄。小兒輩好奇。未多讀書。專以爲東坡所注。故爲辨之。

淮南王諫武帝誅閩越云。拖舟而入水行數百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又云。僻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退之送區册云。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沒者往往有之。退之似祖述助者。然皆奇語。

牧之阿房賦。複道橫空。未雲何龍。議者謂龍星也。非眞龍也。不可比複道。北史源師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郊壇。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方牧之下筆時。偶不記此耶。雖然。凡物之生乎下者。皆有星主乎上。雩、爾雅注。吁嗟請雨。雨龍所司也。龍星雖非眞龍。然所主龍也。故請雨則以其見之時。又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以比橫空之複道。又何害。

爾雅非周公書也。郭璞序云。興於中古。隆於漢氏。未嘗指爲周公。蓋是漢儒所作。亦非中古也。其言多釋詩。以是知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之類。皆衛詩。猗嗟名兮。刺魯詩。是皆列國之風。非周公與中古時明矣。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

子雲長楊羽獵賦。模倣相如也。雄傳云。雄常好詞賦。蜀有相如。作賦甚閎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擬之爲式。其著書。乃謂相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何也。班固謂與詩之諷諫何異。爲雄戲言是已。雄謂賦不作可也。既作之。又不以爲是。何耶。

崧高時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蓋言申伯、仲山甫。皆宣王輔佐之賢。注乃以甫爲甫侯。甫侯、乃穆王時人。漢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去宣王時遠矣。觀烝民一篇。專美山甫之功之德。則崧高所美。爲山甫不疑。

余嘗疑蘇子由解詩不用序。以爲非子夏所作。子夏所作見文選考後漢儒林傳。衛宏作毛詩序。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又隋經籍志。初毛公作詩序。衛宏潤之。乃知子由亦有所本。王介甫答韓求仁書。則云。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熟講之。不當疑其失。荊公亦不知爲衛宏作也。退之謂子夏不序詩。漢之學者。籍之子夏是已。

退之祭文。虎入廄處。以我騬去。唐韻。驢子曰騬。亦見何承天纂文。

禹惡旨酒。見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令儀狄作酒。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本草鶩注。陳藏器本草云。尸子云。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余是以知周禮庶人執鶩之義如此。

凡爲文合於古。則不免世俗譏評。君子不恤也。歐公作尹師魯墓誌。王介甫作錢公輔母墓誌。皆不免紛紛。況他人乎。二公作書力辨。可以爲庸妄之戒。

論史（以下不皆論史。元本有此二字。姑仍其舊。廷博識。）

憲宗迎佛骨於鳳翔。退之諫甚切。卒不從。退之被斥海上。懿宗咸通中。又往迎之。或謂憲宗嘗爲此。俄不豫。懿宗曰。使朕生見之。死不恨。李蔚若諫。亦不聽。見蔚傳。後唐有僧得佛牙於西域。明宗以示大臣。趙鳳曰。臣聞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以斧斫之。應手而碎。先是宮中施物已數千。鳳碎之乃止。見鳳傳。明宗之好。已不減於憲、懿。而趙鳳之策。乃省力於韓、李。仁宗時。孔道輔擊蛇。亦用鳳策。

退之符離白兔書。稱說功德祥應。唐明宗時。宿州亦獻白兔。安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却而不以聞。二公所見不同如此。

浩孔巽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郗超以百口保桓溫於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保李希烈。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滅兵而招寇。姚崇以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古人不愛家族。保人於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所保。獨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

舊唐史載開元以來。治廣清白者四人。宋璟、裴伷先、李尙隱、盧奐。新史止載三人。不及伷先。張嘉貞傳。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亦不載何罪。

自三代而下。創業守文之君。兼之者。唯唐太宗。漢之文、景、武、宣。皆不及也。其後永徽有正觀風。見張說傳。開元有正觀風。見姚崇傳。建中有正觀風。見李吉甫傳。惜乎三君皆不克終。遂使太宗獨稱盛焉。

九合諸侯。人皆知爲管仲。不知有魏絳也。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人皆知爲蕭何。不知前有狐偃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人知爲禰衡。而不知本鄒陽書也。

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

唐百官志有書學。故唐人無不善書。遠至邊裔。書史里儒。莫不書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見也。往往勝於今

之士大夫亦由上之所好。有以勸誘之。正觀中。集王羲之書爲二百五十卷。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爲宏文館學生。內出法書。命之習學。人聞有善書者。亦召入館。海內向風。工書者衆。見唐歷。

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稍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暖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夭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爲本。其言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

柳芳唐歷。書武后載初元年。是月壬午。改爲天授元年。三年四月景申。改如意元年。是年九月庚子。改長壽元年。計三年。新書自天授元年正月庚辰。改載初。盡二年十月。改長壽。不載如意。計一年十月。新書永昌後有天授。自天授改載初。而唐歷無天授。自永昌後使改載初。唐歷延載之後有證聖。新書無之。年號。史家當具載。無去取也。不知何爲如此差誤。

宋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唐宋令文三子。各得令文一絕。之問文章。之悌趫勇。之遜章隸。范文正三子。各得父之一。忠宣得相業。純粹得將才。純禮得文章。

南人以鹽收鴨子。曰鹹丸子。爾雅杬魚毒注。㴙杬皮厚。赤汁中藏卵果。廣韻音杬亦云。煎汁藏卵果不壞。當用杬字。

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後漢禰衍傳記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比戰國策語簡而意足。大抵班范善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

始皇諱政。以正月爲端月。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雞。楊行密據揚州。淮人以蜜爲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以一貫爲一千。石勒據長安。北人以羅勒爲香菜。至今不改。必是當時犯諱令嚴。故人不敢犯。本朝寬厚。自非舉子爲文。臣寮奏牘。不敢犯廟諱。天下人語言未嘗諱也。

黃、王不分。江南之音也。嶺外尤甚。柳子厚黃溪記。神王。姓莽之世也。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黃與王。聲相通。以此考之。自唐以來已然矣。

國學立孔子廟。始武德二年。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始正觀中。以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公。十哲爲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曾參等爲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

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如人布袋。氣不得出。頃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云。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之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世代爾。此言絕有理。

劉仁軌征百濟。請曆日一卷。人問之。曰。剗平遼海。須示國家正朔。李勉傳。帝指案上曆日曰。卿擇佳日。曰。某日良。帝曰。卿以是日遂相。劉瑑亦如此。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五代劉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三代之禮。不可行於今。籩豆、簠簋、冠冕、裳幅。姑存古制而已。不可廢也。有一士人。作喪禮以遺一貴人。貴人出以示予。曰。何如。予曰。考究禮文。皆是無可疑者。曰。可行乎。予曰。不可行。貴人曰。何爲不可行也。予曰。古人始死也。自屬纊至大小斂。陳尸之所。皆有法。如哭泣之聲。弔問之位。皆有殺。殯於寢。五月七月之葬。三虞之祭。如此之類。皆於今不協。且如今之人家宅字。安得如古之制。所謂寢。所謂堂。阼階、賓階之類。向南向北。皆不合於古。又人家卜葬。年月利不利。安能行百日。虞祭方荒迷哭泣。安能一一陳古禮。若暑月一夕之停。則有害矣。何暇論大斂小斂次序。且如有五兄弟。一爲公。一爲卿。一爲大夫。士。一爲庶人。則禮從而不同。若使之各行其禮乎。若止推長者。或官高者行禮。則已不合於古矣。至於綿綿帷裳之具。蜃象事之。與古人用尸。一一不同。故不可行。貴人曰。然則古人何爲行得。予曰。惟古人能行。蓋古人於吉、凶、軍、賓、嘉五禮。未嘗頃刻廢也。此身此心。日夜往來乎規矩法度之中。故不以爲苦。今之人吉凶軍賓嘉禮。未嘗少留意。忽一日家有變故。乃欲使之周旋於此。必已爲大苦矣。是以不能行也。荒迷之中。一旦強之。必有可笑。此事又不可預使之習儀。且男子行之可也。婦人女子。如之何。一旦倉卒。驗之使如禮乎。然則有可行者。曰。無所不用其至。與夫哀而止耳。此則人人可責。不問賢愚貴賤古與今也。若不誠於中。而區區泥古之文。非聖人意也。

草具三。戰國策。齊馮煖云云。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范雎傳。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陳平傳。漢以爲項王使。以惡草具進。

淮以南酒家以升計。淮之北。以角計。詩。我姑酌彼金罍。疏。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觸罪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其實曰觴。觴、餉也。觥大七升。罰有過。觥、廓也。君子有過。廓然著明。

士人曾爲僧。南史伏挺之不堪。蘇素還俗。唐馬嘉運、許淹、韋渠牟、蔡京、嚴礪。

箭筒。左氏謂之冰。注謂之櫝丸。廣韻謂之韊。音步。韥。馬甲全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具裝百具。馬衣謂之馬褐。如今鞍帕之類。定八年。公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杜云。馬衣。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麴粥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爲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益以操言爲信。

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值日辰支干衰勝王相。推人禍福死生。百不失一。宜於自己禍福尤精。可實之也。乃燒水銀爲黃金。竟不死。卒不免於發疽。豈靈於人不靈於己耶。虛中命術。不用生時。今之閱命者。乃并與時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其未死時就傳其術者。已卒然失之也。

酈生說齊罷歷下守備。而韓信襲之。唐儉使虜請和。而李靖隨其後攻之。酈死而唐歸。亦命也。

文帝愛幸鄧通。度丞相已困通。卽赦之。武后愛幸張易之。戒曰。彼南衙宰相來。避之。文帝之治無可議。武后專恣不法。亦使知有宰相。故亦治。

宦者趙同數譖袁盎。兄子種曰。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盎乃有刑餘共載之諫。溫太眞爲錢鳳所窘。紿以丹陽尹讓鳳。已而行酒。以笏擊鳳。後鳳雖數有言而王敦不聽矣。盎鼂錯之策。未必穩。不預謀。敦之凶恣。太眞未必不顧之也。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叔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自苦如此。

目送有喜有怒。漢高欲易太子。四老人爲壽。已畢趨出。漢高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四人者爲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晉文目送魏舒曰。堂堂人之領袖。此則喜也。漢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此則怒也。

司馬遷載武帝殺鉤弋夫人云。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生子者。不問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班固載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終如其言。聖矣。夫二史言聖。止此二帝。夫不問有罪無罪。一切殺之。此與桀紂何異。遷乃以爲聖何哉。高帝知周勃之能安劉。而不知呂氏之爲禍。是智足以知其臣。而不足以知其妻。明者不如此。固亦謂之聖何耶。

兄弟之妻相呼爲妯娌。見北史崔子愍傳。欲令姊妹爲妯娌。古呼爲娣姒。關中呼爲先後。先去聲。見漢郊祀志。長陵女子。兒神於先後宛若。宛若字也。

武后之還廬陵王。羣臣請之者多矣。后知天下不與己也。故卒還之。如張文琮之子錫、吉頊、李昭德、蘇安常。皆言之。惟狄仁傑言尤切中。爾其歸也。王及善密贊后乞中宗出外。以安衆心。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細腰物無雌者。皆取青蟲。教祝之。變成己子。古今以祝乞子爲螟蛉。爾雅蜾蠃。陶隱居注云。銜泥於壁及器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仍塞口以候其子爲糧。已破。變爲己子之說矣。獨本草注云。有人候其封穴了。壞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上。則陶注爲不疑。

張曲江論牛仙客。不可爲尚書。明皇乃用以爲宰相。旣用之後。知時議不歸。乘間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帝怒然曰。朕將用康謇。蓋恚言也。方帝欲相崔隱甫也。謂隱甫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明皇逐張曲江而用仙客。一時禍忿猶可恕。旣相之。而知不爲人所與。又恐天下皆欺己。且問力士。素所親信者。力士亦不以爲然。及兩語隱甫。而隱甫寧不相。不肯一見仙客。可以悟而不悟。唐之治亂。自此方分。

漢匈奴傳。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按公羊傳哀公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易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後漢無複名。然附傳多有之。如孔僖二子。長彥、季彥是也。

猗覺寮雜記卷下

勸人以殺不可也。然五王不殺武三思。唐室再壞。五王皆死其手。王重榮不殺朱全忠。遂滅唐室。而重榮爲所圖。絕其嗣。孫堅勸張溫殺董卓。溫不聽。漢室破壞。而溫亦不免。

兒寬爲張湯作奏。武帝問之。馬周爲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爲張循憲作奏。武后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爲名臣。然則郡國書奏。其可不擇人使爲之。

致仕給半祿。自唐如此。會要。永徽元年。解官充侍者。依致仕人例。給半祿。六典。倉部門致仕。給半祿。

魯直蘭說。一幹一花。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香不足者蕙。此魯直自以意分蘭、蕙也。然蕙自是零陵香。本草陳藏器云。零陵香。卽薰草。一名蕙。其言梔子爲薝蔔。則出酉陽雜俎。可信不疑。

陰陽家以人姓氏分五音。甚不可信。古因生以賜姓、胙土命氏。其本不過出於姚、姒、姬、嬀、嬴之類。後世子孫。何嘗知所本。有賜姓者。如漢之劉、唐之李。有冒姓者。如衛子夫。有複姓者。如歐陽、宇文。有三字姓者。如侯莫陳。有養他人子。如莊宗之李繼陶。有收棄子。如陸羽。如此類甚多。安能一一協五音哉。泥之則可笑。如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皆爲孫氏。唐李叔明本嚴氏。冒外家鮮于姓。已而乞附唐屬籍姓李。不知于五音如何推配也。

元后傳。王章論王鳳甚切直。但不當薦馮野王。成帝雖問誰爲朕求可以自輔者。但當云命相者人主之

事。非臣敢私有論薦。陛下當用天下公論所歸者。則無嫌矣。卒坐此死。哀哉。

張文瓘相高宗。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減節。以自取名。張鎰。德宗時。以兩河用兵。詔省御饌。因奏減堂餐錢。時不同。二公皆是也。

應劭注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母也。其隨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論。

今人辦人從行李之類。其言曰敷擺。蓋用娖字。後漢中山簡王傳。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娖、音楚角反。猶整齊也。行、戶郎反。

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爲兒弟。今壻半子也。

婦人皆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奴與婢對。廣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似爲當。

待制謂之次對。見宣宗紀。詔待制刑法諫官次對。皆以次而對。不專待制也。五代史。李琪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則待制專次對矣。蔡邕傳。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已見於後漢。唐之待制。不專一所。如裴冕、賈至待制集賢院。董晉待制翰林是也。若結銜在下。如裴遵慶集賢院待制。李邕史館待制之類是也。

今之上書表奏。多用惟陛下財幸。雖賈誼有此言。然王莽書詞亦用。又今之封王建節。以鼓吹迎節于閤

門。謂之迎授。權官與拜。謂之即真。皆見王莽傳。恐不可用。

景帝殺臨江閔王。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冢。燕數千銜土投穿中。史書如此。非志怪也。以言禽鳥猶哀憐之。人不如也。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乃金錢也。唐嶺南首領馮子猷入朝。太宗問將金幾許來。曰一鋌。上嫌少。乃一艇船也。見朝野僉載。新書曰載金一舸。僧珍若添一金字。馮若云一船。則不嫌矣。

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發。成帝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武帝之怒。不如文、成之謙也。

世之畫五星者。形貌怪異。道家塑像亦如此。因爲考之。得於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辰星降爲婦人。若以此爲畫。則有所本矣。

公卿家譜。多古之賢者。不肖者皆去之。馬總自謂伏波之裔。建銅柱於安南。以著其美。郭崇韜自謂子儀之後。上子儀冢哭之。

船門曰馬門。蓋闖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闖。

光武渡滹沱河。冰合。王方翼七月次葉河。無舟。冰一夕合。豈人力也哉。

古人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如中候云。重華舜名。帝繫云。禹名文命。皆非也。此言堯、舜、禹之德爾。又以堯、舜、禹、湯爲諡。如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時曰舜。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之類。皆非也。堯、舜、禹、湯。四君之名爾。譙周以堯爲號。亦非也。傳曰。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殷人。是唐、虞者。所起之地。因以爲姓氏。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也。堯、舜、禹、湯則名無疑也。諡法世傳以爲周公所作。莫知所本。止以檀弓有死諡周道之語。故以爲周公所作。以予觀之。諡堯爲傳聖。諡禹爲淵源流通。皆後人倣堯、禹之事撰成爾。若果以爲諡。則自三代以下。未有用此諡者。且如周之文、武、成、宣。諡也。故漢有文、武、成、宣帝。若謂史不當書堯、舜名。則武王發、文王昌。何嘗不以名書也。陶虞爲始起之地。更無疑。唐則晉也。晉詩云。有堯之遺風。虞則虢之鄰也。何以知堯、舜爲名。以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知之也。舜在側微時。安得有生號死諡也。又何以知唐、虞爲姓。孔子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知之也。正義曰。虞、氏。舜、名。舜之爲虞。猶禹之爲夏也。顓頊以來。地爲國號。皇甫謐云。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以虞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此說是也。若云舜爲生號之名。則非也。是直名爾。何爲生號哉。

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元珍於雲州。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即世。故吾從以來云云。令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冑見。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威望宿將國之長城。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百戰百勝之師乎。

今人謂屢說曰暫。蓋嚌字也。晉贊考之荀子。問一而告二曰嚌。

節氣見於經史者。管子幼官篇言清明、大暑、白露、大寒。南方篇又云小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見月令注。處暑之說至戴禮之既多。見國語。宋令長以芒種前去官。見南史。星昏中術正中。謂小暑時。見定之方中注。小雪十月中氣。見本疏注。斗指甲爲雨水。指乙爲清明。指辰爲穀雨。見初學記。

大手筆始晉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手筆事。已而有策諡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陳文宣時。有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

伍胥自郢走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胥之急。乃渡。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粟五百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陳平亡楚渡河。船人見其獨行。疑其亡將。腰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漁父何其賢。船人何其無狀也。

病者多疑。漢高遣樊噲攻盧綰。既行。人有惡短噲者。帝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爾。命陳平至軍斬噲。武帝幸鼎湖病久。已而卽起。幸甘泉宮。道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爲不行此道耶。銜之。後卒棄市。上官桀爲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怒。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上以爲忠。三人事相類。噲幾不免。縱卒死。桀見謂忠。亦繫乎幸不幸爾。然桀之對諛也。

吳廣爲楚假王.韓信自立爲假齊王.曹參爲假左丞相.淮南王安傳.人有賊傷后假母者.唐李錡養士.以錡爲假父.項羽爲假上將軍.(項籍傳.曹韓假守通.)

勾踐賂太宰嚭.求和於吳.卒滅吳.乃誅嚭.以不忠於君.而外之受重賂.與己比周也.漢高與楚戰.丁公窘高祖.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還.平楚.丁公上謁.乃斬丁公以徇.以不忠于主.使人臣無傚丁公.此二事.可以爲賣國無狀者之戒.

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其家.唐本草注云.有黃銀.本經不載.俗云.爲器辟惡.乃爲瑞物.始知黃銀自一種銀.非金也.

張敖傳.貫高等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劉向傳.孝文北臨廁.廁臨深處也.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如淳以爲溷.顏師古從之.縱使青不足道.武帝待之如此.豈君使臣以禮之意耶.孟康謂牀之側.恐是如此.其後云.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以此觀之.必不肯自爲無禮.而欲使他人加敬也.漢武雖暴.然青實將兵出入.加人以無禮.而欲其效命於疆場.恐無此理.

崇寧鑄當十錢.始于陝西運判許天啓.自長安進樣.烏背赤仄.請自禁中行用.自此盜鑄徧天下.不可禁.物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衆.後改爲當五.其弊猶未革.乃改爲當三.其原本於周武鑄大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代十.物價騰踊.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啓不問也.

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豁達大度可乎.鄭君嘗事籍.獨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又曰.使人臣無效丁公.何也.

漢有弄臣.弄兒.弄田.春秋時有弄馬.見子常肅爽馬事.

紀信乘漢王車以紿楚.卒免漢王於難.春秋時亦有此.定三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公羊成二年.晉師逆齊侯.還繞也.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靈.吾君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柰何.曰.法斬.於是斬逢丑父.

王衍見錢曰阿堵物.阿堵如言阿底.衍口不言錢.故云.今人遂謂錢爲阿堵.不知晉宋間人.用阿堵語甚多.如傳神寫照在阿堵中.般中軍見佛經云.理應在阿堵上.謝安云.何須壁後著阿堵輩.

劉歆.哀帝時校祕書.始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後欲立左氏學官博士.不肯置對.則是左氏漢末方顯也.河間獻王傳.孝景時.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則左氏自景帝已見於世.列國尚能立學官.何爲漢廷博士不肯也.

元狩四年.衛青擊匈奴.李廣請行.武帝以爲老.不許.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乃令廣出東道.道少回遠.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其後失道.後大將軍.

乃責廣之幕府上簿.致廣自殺.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爲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毋使廣當單于.乃責其失道.使自殺.青與人奴也哉.宜乎廣子敢恨殺其父.擊傷青也.

漢武殺文成.而曰文成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李廣之子敢.武帝又爲之諱.曰鹿觸死.賞罰.國之紀綱.既已自欺.又爲人欺.何也.

治生.仕宦.自是兩塗.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遊梁.數歲而歸.則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也.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獲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臠.心或有吝.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效力於患難之際.不誣矣.

有年.大有年.咸宜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有止此二年.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穀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絳.雍相去不遠.晉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后子奔晉.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

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爲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太宗怒.亦繫幸不幸爾.

凡物之怪.舉以爲聖.杜悰傳.淮南旱.民漉漕渠遺米自給.謂之聖米.李德裕.裴度.並禁亳州聖米.

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宋人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今遠方猶殺人祭鬼.皆二子啓之也.哀哉.

男女皆不可以美稱.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懲發掘之禍.易以楮錢.亡者之幸也.李景讓始貧.治牆得積錢.奴僕奔告其母鄭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及其身.況無妄而得.我何取.亟命閉坎.賢哉此母也.

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虞卿未嘗與遊.悉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人以未葬其先爲言.孰不憐之.虞卿知有陳商.而元振不問其人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牛李黨中魁桀.亦能如此.亦可喜也.范文正公使忠宣公往吳中取麥數百斛.忠宣道遇石延年告貧.盡以與之.既歸.文正問道中所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曰.與之矣.父子所見.若合符契.此其名德之重.爲不可企及者.

唐考功法.雖執政大臣.皆有考詞.亦有賜考者.亦有自書其考者.高宗時.唐臨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

若鐵石。德宗時，陽城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

明皇講武驪山，唐紹坐失軍當斬，引僞纛下，左右冀其少貸，金吾李邈遽傳詔斬之，帝甚悔，見本傳。郭元振傳：元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驪山講武，蓋爲戲爾，何乃以小失斬近臣，紹獨無赦者，卒死，可謂不幸矣。然李邈奴才，豈不能小待以俟覆奏乎，紹庶幾不死。

中書舍人視事，閣老厭角，江鄰幾雜誌謂立于擲東北角，以唐考之，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則壓角者，丞相爲之，非閣老也。又坐于榻，非立于擲也。見裴垍傳。

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帶權字，今後遵用，唐亦有之，楊嗣復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爲權知禮部侍郎。

近有侯鯖錄，載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傳。乾德五年詔，謂時和歲豐，展十七、十八兩夕，事見太祖實錄、三朝國史、國朝會要。

星辰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李賀惱公詩云：生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杜牧之自撰墓志云：予生于角星昴畢，于角爲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來，星工楊晞曰：木在張爲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

王鳳善杜欽，欽在幕府，爲之謀，無不用，薦達名士王駿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及繼功臣絕世，可謂賢已。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天子感悟，召章與議，欲退鳳。欽令鳳上書謝罪，文指甚哀，太后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不忍廢，復起鳳就位。鳳慚欲遂退，欽復說以周公雖老，猶在京師之策，鳳遂不退，章死詔獄，衆冤之。欽復說鳳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云云，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坐言事也，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云云，如此則流言銷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班固謂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嗚呼，欽之言，鳳無不聽，方章下獄時，能一言于鳳，曰章言將軍是耶，當改，非耶，當容之，將軍既用欽之策，留矣，豈不能恕一敢言之士，以顯將軍之容德乎。方王駿等有罪，欽猶能救解之，乃無一言救章，坐觀其死，妻子流離，及教鳳誣天下以章非因日蝕直言，乃是職事得罪耳。欽不忠于君，不忠于朋友，姦賊之雄者，班固反謂欽能補過將美，當與之同罪，然則助成王氏之禍，豈特張禹哉，欽尤不可赦者。

北斗七星，以十二時繫之，爲人命所屬，婁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正將軍云云，後見其形，出唐逸史。

五星二十八宿，降于世爲人，如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長庚，崔浩傳，火星下秦分爲童謠，國史纂異，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見七僧共飲一石，太宗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忽不見。

搜神記：周犨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憐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乃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財以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

問名于其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自是所向失利，遂貧如故。此與尉遲敬德何異，豈可妄求乎。雖天帝不能易貧爲富也，然則富貴在天之說，亦可疑已。見張平子思元賦注。

曹相以齊獄市爲後相，夫獄市所以幷容，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說者謂獄市，市獄也，如獄之類，豈有曹參爲相，而容人蔑獄乎。獄也、市也，二事也，獄如教唆詞訟資給盜賊，市如用私斗秤欺謾變易之類，皆姦人圖利之所，若窮治盡，則事必枝蔓，此等無所容，必爲亂，非省事之術也。

史記懷王都盱眙注，鄭元曰：音煦怡，用平聲讀者，恐非也，豈避廟諱，故用平聲讀耶。

呂后紀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總稱，昔蓄者，恐非也，婦人之稱，乃周姓爾。廣韻亦云：又十二辰寅時乃音夷，注：時也，音義者謂姬，已見上。

世俗以正、五、九月初到官者，不眂事，避之甚，無謂也。正、五、九，釋氏謂之三長月，學佛者不葷食。唐高祖武德中，因下詔禁屠宰，自是方鎭禮士多避之，以方鎭眂事之初，須大饗將校，既禁屠宰，而饗士之禮不可廢也，故多不用此三月。今州郡雖帥府，皆非古方鎭比，視事之初，未嘗大饗士，又本朝于此三月，無屠宰之禁，則視事何爲而不可。若州縣官，又何疑焉。在朝職事官，除授有令日下供職，亦未聞有敢避者，何獨在外乃忌哉。

死馬醫，自唐已有此語，傳燈錄雲門舉揚，亦用此語，其初出郭璞傳，有主人良馬死者，璞教令一人東行，遇林木，以杖擊之，得一物如猿，持歸，見死馬，即吹其鼻，少頃活，故養馬家多畜猴，爲無馬疫，世俗無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謂之死馬醫。

附子、烏頭、天雄，一種也，蜀人以小者爲烏頭，中者爲附子，大者爲天雄。按廣雅云：附子一歲曰萴子，二歲曰烏喙，三歲曰附子，四歲曰烏頭，五歲曰天雄，則是烏頭比附子加一歲矣，不得爲小也。見廣雅萴字注。側買音

數名，卅音颯，卌音戲，先立切，廿音入，今直以爲二十、三十、四十字，不知音各不同。

史記魏相傳，載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爲相。唐方技傳，載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遊，憬藏曰：三人皆宰相，姚最貴，已而果然。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工曰：四人皆宰相也，石氏不及見焉。來早貴而末塗屯躓，高晚達最壽，連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後皆如相工言。東齋記事，載本朝張鄧公、寇萊公、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甚以爲皆宰相，亦何見之明也。韓莊敏少時，與吳沖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云：某早知珪命，莊敏又云甚時，莊敏云寅時，禹玉云某是午時，天祿皆云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便作御史臺爲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皆宰相，見韓莊敏遺事。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蘇建請邕書刻石，立太學門外。北史劉芳傳，漢造石經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號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

等.是正其文.刻于石.(見本傳) 晉惠時.裴頠奏脩國學.刻石寫經.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凡布物多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精字.楚世家.精繳蘭臺.徐廣云.精繁也.音爭.

世以射一箭爲一發.非也.射畢十二箭.方爲一發.一發五豝.非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退之作薛助教誌云.三發連三中的亦誤也.

荀子注六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今之白虎通.無此言.緣本朝求書有賞.往往多自撰以求賞.非古書也.如竹林玉盃繁露.皆後人妄言.非仲舒當時書.以天子六馬推之.則諸侯五馬無疑.

漢郡守如黃霸.歲十年.二十年不徙.唐韋皐治蜀二十餘年.張建封治徐十年.李自良治河東九年.皆有治狀.蓋久任之效也.

俗以富爲鄙.不知何義.亦不知用何字.頃在泗上.見一老書生云.俗子相與爲隱爾.富而好禮.孰謂鄙人之子知禮乎.是富而不知禮也.此說亦可取.

帶圍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劉晏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祖.骰子采有渾化.見徐温傳.與劉信博.斂骰子曰.信苟無二心.當成渾化.一擲六子皆赤.飲酒而泣.曰酒悲.見王衍傳.宗壽言發而泣.韓昭輩曰.嘉王酒悲.

江左臣下奏事用啓.如法帖中王僧虔南臺御史帖.前云臣僧虔啓.後云謹啓.今若施于平交.則必大怒.以爲簡.唯問候外幅則用之.非情也.故內簡必頓首再拜而後可.稍重則加上覆.又重則易再拜爲百拜.且加皇恐字.古者簡牘取簡便.今必十幅.不情無甚于此.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濞因此反.宋伐曹.戰於乘邱.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歸.其後宋湣公與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魯勾踐與荊軻博.爭道.勾踐叱之.軻遁去.博所以爲樂.殺人召禍如此.戲事可戒也夫.

曹操召禰衡爲鼓史.云云.吏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裸身而立.徐衣岑牟單絞而著之.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世說.齊王冏爲大司馬.嵇紹爲侍中.因會.葛旟等曰.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不受.曰.不以先王之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旟等不自得而退.二事相類.然禰衡之狂.不若紹之從容也.

賈誼云.人主之行異布衣.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光武大怒.召宣欲殺之.云云.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文帝却千里馬不受.光武以千里馬駕鼓車.却而不受.馬猶得以盡其材.以駕鼓車.則抑之甚矣.馬何罪哉.光武之矯.不若文帝之誠.

袁有退之廟.鄰郡庠.紹興十年.教授劉元瑜.以其地湫隘.欲大之.請於郡.乞徙於他所.郡從之.工畢.卜日遷神像.元瑜拜伏不起.作中風狀.扶歸.口鼻流血死.郡守皇恐.不敢遷.卒毀新廟.豈神不欲遷耶.抑其

死偶然耶.何暴也.退之作羅池碑云.過客李儀.慢侮殿上.扶出廟門卽死.且云.死能驚動禍福之.其意不以子厚爲然也.退之數百年後.乃殺一教官.侮慢被罰.猶之可也.欲新大廟貌而死.酷哉.退之纍誥子厚矣.

相形家以人形如物形者佳.如班超虎頸燕頷.何尙之眞猿之類是也.人生又有爲物之精者.如杜預蛇精.郭璞豬精.肅宗爲倫耳龍.祿山爲豬龍.(郭見李善文選注.) 天地之間人最貴.乃爲異物之精.又以形貌音聲似鳥獸爲貴何也.至于比德.則又以麟、鳳、龍、虎、騏驥之類爲說又何也.

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于邢山鄭祭仲之墓.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文.杜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孝平王后.莽女.自劉氏廢.常稱疾.及漢兵起.誅莽.燔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死.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字惠風.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惠風拔劍拒屬曰.吾太尉公女.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朱全忠兄全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全昱顧太祖曰.朱三.汝作得否.與全忠飲博.取骰子擊盆而迸之.呼全忠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何負于汝.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亦其族矣.漢之公卿.有愧于此女.晉之公卿.有愧于此妃.唐之公卿.有愧于此兄.

世多用陽春白雪爲寡和.本處云.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十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則是陽春白雪.未爲寡和.引商刻羽.乃爲寡和也.

世云太公八十遇文王.東方朔客難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設用于文武.注云.九十封齊.則是遇文王時.未八十也.楚詞九辯云.太公九十乃顯榮.言封齊時也.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今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也.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漢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得無從坐.柰何妾薄命之類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稱也亦以名.如曹大家上書曰.妾昭之類是也.一例稱奴.起于近代.

退之云.韓與何爲同姓.廣韻.何字注云.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封于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

牽牛.牛星也.織女.非女星.自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亦誤矣.

毛寶白龜.蒙求引搜神記.以爲投江獲龜救者寶.晉書以爲養龜人.竊香者.賈充之女.非韓壽也.皆當以傳爲正.蒙求以教小兒.其誤如此.

漢武東封還，兒寬上壽曰，敬舉君之觴，巫蠱事起，田千秋上壽則曰，敬不舉君之觴，意適故能飲，巫蠱起，非上壽時也。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顛，亦起于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優雜侍，栖筠以任風憲不往，臺遂以爲法，顛、力困切，弄言也。

江南病疫之家，往往至親皆絕迹，不敢問疾，恐相染也，藥餌食飲，無人主張，往往不得活，此何理也，死生命也，何畏焉，使可避而免，則世無死者矣，然此事其來已久，晉王彪之傳云，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國家且如此，況民間乎，此令一下，至今成風，不仁哉，人臣仕于朝，其可一日不見君，讜謀輔弼之臣，使百日不入見，其爲國也亦疎矣哉。

李陵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楚破秦軍，項羽見諸侯，將入轅門，皆膝行而前，莫敢仰眎，彭越誅失期最後者一人，羣徒不敢仰眎。

蒯通說韓信略不世出，伍被傳，淮南王曰，公太子知略不世出。

東坡黃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生，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

第五倫守會稽，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州郡禁屠牛，始于此，晉元帝時，丁潭書云，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朝廷禁屠牛始于此。

唐僕射師長百寮，開元時爲左右丞相，罷去機務，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今猶遵用，去機務猶總百司，眞宗朝以前判都省皆如此，自後宰相罷則去，不復留總百司，若上日班見百官之禮，廢已久矣。

唐宰相開延英時，皆坐論事，今常朝奏事，立語而退，非謝辭賜宴，未嘗坐也。

勢利所在，雖死不忘，賢者猶不免，況餘人乎，廉頗善飯，馬援據鞍顧眄，李靖雖老，猶堪一行，皆爲是也。

後漢戴封爲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雨，涼輔爲廣漢掾，太守禱雨，逾日無所得，輔自暴庭中，祝曰云云，輒今敢自祈禱，積薪聚茭茅自環，發火其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雨沾足，近世浮屠氏多爲自焚祈雨以惑人，不知自古士大夫已如此，不可專罪浮屠也。

世傳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可失時，告行耶，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耶，曰不然，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兩便，令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柰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寢，予來嶺表，見一歲三蠶，蓋冬桑不凋，故蠶可養，十月蠶猶簇繭，則知尉之策未必不善，而令之笑止可行于中原，古有冰蠶，唐尹思正刺青州，蠶四熟，以是觀之，不必專在春夏之交也。

近世儒者，以夢卜事爲神，聖人姑託之於此，傅說、太公未遇時，高宗、武王知之久矣，特以夢卜事爲神，非眞以夢卜求相也，起于草萊之中，加之卿相之位，恐人不信，故託此耳，如此，則是聖人爲僞，孔子刪書，亦存僞以教天下也，大抵古者淳風未散，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在版築、漁釣之間者，其素行皆已服人，而聖人精誠之至，與天相通，故或以象求之，或以卜得之，其實決矣，未嘗致疑，不爲是委曲作僞事也，孔子刪書，如鳳皇來儀，不則雊起雉雊鼎耳，妖祥皆實，未嘗存僞也，范雎一見秦王，田千秋一見漢武，皆遂以相，與夢卜何異，後人無至誠之心，日爲自欺及欺人之事，耳目聞見狹小，故疑夢卜爲容易，可發一噱。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試呼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其後又問栗事多少，與沈約更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不遜，將抵罪，徐勉諫乃止，以是知漢文自謂不及賈誼，賢矣。

漢武末年悔用兵，封丞相爲富民侯，其詳見渠犂城傳，云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臺，以東云云，乃下詔，深陳既往之咎，乃者貳師敗軍，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宏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爲相，豈不知美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爲請，蓋千秋以一妄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故以用兵勸之，爲固位計耳，前後爲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比諸公大矣。

光武令尹敏校圖讖，敏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缺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怪之，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切幸萬一，帝深非之，雖不罪，敏始言讖非，而帝不納，卒就其職，是知其不可而不能固辭，已可罪，又增損其文，竊名其間，以幸富貴，謂之滑稽玩世亦可，謂之狂誕亦可，謂之詆此以風亦可，光武所以不罪敏，豈一問而首服，爲可恕耶，抑心知圖讖爲世俗所增損，如敏者甚多，姑欲遂非耶，然敏所以校圖讖者，抑有由矣，蓋敏之初上疏，首陳洪範消災之術，豈非其言近讖乎，洪範所陳，王道之正也，未嘗專主消災設也，予嘗謂士之始見君，其言不可不謹，孟子初見梁惠，止陳仁義，不雜他術，終身守之，豈若說以帝道不入，說以王道又不入，說以霸道者耶，桓譚論讖，意與敏同，及出爲郡丞，忽忽不樂，道病卒，蓋是悔其言之直也，不得其言則去，亦是常理，何至憂戚殞生，是以君子論事君前，先決禍福死生，不悔而後可，不然斯已矣。

范滂等非訐時政，太學生爭慕之，申屠蟠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遁迹梁碭之間，居二年，滂等罹黨錮，或死或刑，蟠確然免於疑論，景毅子顧爲李膺門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蟠有先見之明，毅有不苟免之義，皆合於士君子之行。

論事太直，非特不聽，從而增益之，過於未論時，光武見桓譚讖書之非，其後論靈臺，則謂譚曰，吾欲以讖

決之.唐明皇見人論牛仙客不可用.則曰.我且用康晉.蓋晉人才.尤不爲人所取故也.晉音懿宗見論佛骨之禍.則曰.吾得生見之.死不恨.敬宗見論幸驪山之禍.則曰.吾且往試汝言.

故人親戚.一日貴顯.能不忘舊者少.然不可以舊分望之.盡禮焉可也.故人侮陳勝.卒斬之.馬援以父友不禮梁松.卒遭其陷.此援之過也.

漢交阯女子徵貳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眞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雨立二.優旃.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樓護傳.反雨立閭巷.

婦人笑躄二.晉侯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躄故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

不窺園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志陶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本朝御史資淺者.爲裏行.唐有尙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爲監察御史裏行.本朝因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似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學生.學.晉所卷反.

賜寶象贊者.明皇時張說.康子元.陸堅.賀知章.

龔遂治渤海.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上果問以治狀.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王濬每進見.陳伐吳之功見枉之狀.不勝憤.徑出不辭.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王渾能無愧乎.龔遂能用王生之言.王濬不能用范通之策.豈識有明不明耶.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濬不知此.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遂得之矣.

山濤傳.袁毅爲鬲令貪濁.以絲百斤遺濤.濤藏於閣.毅事發.凡所受賂.皆見推檢.取絲付吏.印封如故.段秀實自邠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愼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所之梁間.史後以告泚.取眎其封帕完新.崔祐甫妻王.陷朱泚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官.贈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德宗還京.具封以獻.

桓沖傳.苻堅舉國內寇.歎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陳壽評諸葛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亮決三分之計.終身守之.其見明也.其後晉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然兵止於五丈原而不出者.乃所以自守.此將略也.何名爲非所長哉.苻堅出師.舉國以爲不可.堅違衆而出.天理人情皆已逆矣.安知其不足懼.一遺其疑.而遂成破竹之功.此將略也.何名爲不閑哉.沖私憂過計.壽寓私意也.壽嘗爲亮子瞻所辱.爾

諸葛木牛之制.見於注.劉晏之孫濛.宣歙靈夏始議造木牛運.南史.祖沖之造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亦因木牛流馬之制.

賣僧道度牒.見唐裴冕傳.肅宗在靈武.冕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旣賤.無不爲宜.

裴遵慶知選.以老聽就第.注.官.張說致仕.修史於家.

明皇以張說爲大學士.說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寵大臣.乃有之.德宗以李泌爲大學士.泌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張說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有鼠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鼠介物也.失亥.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爭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龍也.杖殺之.城北去水遠.不知所從來.已而大水.又數年.有金人之禍.鄧班之言.不獨驗於當時.又驗於後.

漢高誅彭越.醢其醢.偏賜諸侯.唐肅宗殺中人馬尙言.以其肉賜從官.見呂諲傳.有罪.殺之可也.賜醢肉甚矣.二主亦將戒有罪.然黥布一見醢.遂定反計.李輔國專制.肅宗遷明皇南內.以憂死.肅宗不得盡孝道.蓋見賜肉之過也.刑賞貴中.過則人必不服.

用人若得才實.雖親故何嫌.漢高之起.皆蕭曹故人.光武中興.亦南陽多顯.唐崔祐甫爲相.除吏八百.多親舊.皆得實.所以致建中之治.李絳引此事以諫憲宗.又許孟容傳.絳曰.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

神策軍使王駕鶴.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德宗以來.姑息藩鎭.有終身不易地者.李吉甫相憲宗.歲餘.易三十六鎭.殿最分明.二公所以敢易權臣.使之聽命者.蓋自特其公正.才略足以服人爾.孔子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比之周勃入北軍.則爲省力.然產祿之根連太后.非僞鶴輩比也.

唐宰相奏事皆坐.關播傳.播避坐.欲有所言是也.本朝不坐.唯謝辭.則賜坐.皆候奏事罷也.講筵臣寮則皆賜坐.當講讀者.則起至牀前立講.餘不起立.立罷復坐.賜茶而退.

龐統力勸劉備襲取劉璋.備用其中策.斬楊懷.高沛.還向成都.其計效矣.備至涪.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伐人之國.本出其謀.置酒爲樂.乃曰不可.豈人情也哉.不仁之大.莫大於襲璋.統不以爲非.一醉之樂.反以爲言.豈欲避本謀而以此言滅迹耶.抑能爲大惡而行小善也.與宋襄公不禽二毛何以異.裴松之謂達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旣內疚.則歎情自發.且謂備有非有統無失.是爲統文過也.

漢文非儉.不能禁庶人之文繡被屋壁.倡優僭后飾.楊綰淸儉.乃能使郭子儀減音樂.宰相能化人.人主不能化天下.何也.化天下當以誠.文帝使鄧通得自鑄錢.是豈欲天下之人趨儉哉.綰之淸有素矣.朝士大夫舉知之矣.一旦爲相.從之而化.宜也.

王琚佐明皇.平內難.眷待特異.預大政事.號內宰相.陸贄在奉天.德宗倚信.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可否.號內相.

杜黃裳壻韋執誼輔政.黃裳爲太常卿.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論禁中事.黃裳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賣.卽拂衣出.盧杞薦關播爲相.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之.退

曰。以公議長故至此。奈何欲開口論事耶。播懼不敢復言。責裴度謂實相關播爲言宰相。觀此可見。

朱敬則謂史官權重宰相。韋貫之云。禮部侍郎權重宰相。憲宗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貫之曰。然爲陛下柬宰相者。得無重乎。

漢夏侯勝或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宣帝以是親重之。殷平仲對德宗語稱名。帝斥去之。二君賢否。卽此可知。

進士私謂爲同年。見許孟容傳。李絳與孟容弟固。擧進士爲同年云云。絳曰。進士明經歲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非親舊也。

南史。范縝因竟陵王子良信釋氏。縝盛稱無佛。阮瞻著無鬼論。皆有所激而云。

崇寧。乃南史宋明宣太后陵名也。蔡元長改建中靖國爲崇寧。以表紹述熙寧政事。不知以陵名爲年號嘗避也。當時一朝士大夫豈盡不知之耶。抑知之而不敢言也。

李揆取士不禁挾書。大陳書於庭。多得實才。和凝知擧撤棘圍。大開門。士皆肅然無譁。上下相應。故可書。今爲二公之所爲。則不成禮闈矣。

予在史館。讀眞宗實錄。雄州言頃年契丹加兵女眞。女眞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壘。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眞卽出襲敗之。殺傷甚衆。今契丹移遼陽城。言征高麗。且涉女眞之境。女眞衆雖少。契丹必不能勝。仍畫圖以獻。契丹以西樓爲上京。遼陽爲東京。在中京正東稍南。又云。契丹習俗。旣葬必守墳。或云。國主欲守其母墳。聲言征高麗。駐遼陽城也。上謂王旦等曰。契丹征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至。上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卽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撫之。亦不須以聞。宣和間。女眞遣使海上結約夾攻大遼。遂起燕山之役。是時未聞有一人以此事告於上者。

北人食麪名餺(博)飥(托)。揚雄方言。餅謂之飥。齊民要術。青稞麥麪。堪作飯及餅飥。甚美。磨盡無麩。則飥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爲正。作餺飥字。

本朝父子作狀元者三家。安德裕與其子守亮。梁顥與其子固。張去華與其子師德。其後狀元之子登科者極少。且以經義改科。終道君朝。狀元考之。無一家有子登科者。葉祖洽、余中、徐鐸、時彥、黃裳、焦蹈、李常寧、馬涓、畢漸、何昌言、李釜、霍端友、蔡薿、賈安宅、莫儔、何㮚、王昂、何澳、沈晦十九牓。六十餘年。俱無子登科。豈天以大名已付其人。而其後不可復得耶。又祖宗時。大魁多爲相。此十九牓爲相者。一何㮚而已。

椀盞盤合。見齊民要術。種榆皴作獨樂及盞。十年之後。魁椀瓶榼。無所不任。種楸。盤合樂器。所在勝用。盌字見南史沈炯傳。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故杜詩云。早時金盌出人間。

江子一就梁武求觀秘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秘書。南史。張纘欲徧觀閣內書籍。求不徙爲秘書郎。三載方遷。

薛宣爲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留雲宿。從容謂雲曰。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顏師古注。言欲以我爲吏。東坡詩云。薛宣直欲吏朱雲。用師古注也。以上文考之。宣無欲吏雲之意。相吏、恐當作相形字。去聲讀。宣欲使雲觀四方奇士。意欲使之求人才用爾。雲不能爲宣擇材。乃曰。小生乃欲使我相吏。雲無意於世久矣。豈能更代宰相觀人才乎。

錢以文言。南史。武陵王曄。華林園射。賜錢五萬文。絹帛以匹言。姚察門生遺花練一匹。又裴邃納絹二匹。稱以挺言。南海王子罕取一挺檳榔。以口言。任昉餉檳榔。剖百口許。不得好者。簟以領言。世說。王佛大見王恭坐六尺簟。可以一領與我。

浙中諸堰。以牛車舟而過。顧憲之傳云。始立牛埭。以風濤汛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物。堰始於此。(車堰作埭)

太守雙旌事。見唐百官志。節度使賜雙旌。韓退之易爲兩旗。侯之船兮兩旗是也。

周昌相趙王如意。如意爲呂后鴆死。昌謝病不朝。三歲而薨。賈誼傅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二公可謂死職矣。

淮南厲王罪惡暴著。文帝屢赦之。已得親親之意矣。王卒不改行。乃處之於蜀道。非殺之也。袁盎乃以殺弟名勸文帝。王旣以不食死。盎乃建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嗟乎。盎忍人也。文帝又封厲王四子爲侯。賈誼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此人少壯。安能忘其父哉。雖割爲四。四子一心也。方厲王死時。惜乎誼不在文帝之左右。其後厲王二子果以謀反自殺。如誼言。

韓安國坐法抵罪。蒙、蒙梁之縣。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後安國爲梁內史。甲亡。安國曰。甲不出。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卒善遇之。李廣得罪爲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夜歸。灞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後廣爲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斬之。士方失意時。爲庸人孺子所侮慢多矣。安國能忍。廣不能忍。其度量相遠如此。炎涼世法也。當以安國爲是。廣犯夜。尉守法。尉亦賢矣。廣後爲將軍。當取而用之。宜必得其死力。乃挾舊怨。無罪而戮士。何以爲將。此廣不侯之一也。

世多用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孔子世家云。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未嘗及子游。豈見云子夏之徒。遂增子游耶。又贊辭非措辭也。(按此條語意已見于前)

李適之爲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富國。適之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曰。臣知之舊矣。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杜甫封西嶽賦云。主上本命。與金天合。則是華山爲元宗本命所直之方。人間皆知之。適之爲相。獨不知耶。信巫卜小數。元宗已失人君之大度。采金於山。亦非宰相富國之方。

古者朋友有義，非若近世專勢利。如柳子厚墓誌所云者，李陵降匈奴，武帝戮其妻子，而司馬遷會召問，訴其冤，至下獄而其說不變。陳湯斬郅支，功大矣，一爲匡衡、石顯所沮，其賞不行。劉向上書申理，元帝卒封侯，賜金。衡衍前事，復以盜康居財物等事奏免之。又坐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成帝即出湯，奪爵爲士伍。又爲王商所譖，奏以惑衆不道，非所宜言，廷尉趙增壽議無惑衆之罪，止坐非所宜言，免湯爲庶人，徙燉煌。燉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徙安定。議郎耿育訟湯，乃還湯京師。觀向、永、育三人之言，皆切直，稱湯功甚備，痛讒嫉甚深，衡、顯百計，卒不能殺，此三人力也。元成帝時，漢道已衰，公論猶有所伸如此。武帝怒李陵降，是已不能存其妻子，以須陵所爲，遽殺之，亦忍矣。遷縱爲陵游說，亦無大過，下蠶室，虐哉。

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如此。

莊子寓言，然有不可知者，其言人生馬之類，尤爲物化之怪。皆惑紀人生馬，則實有之矣，非寓言也。

今在職，許稱前官。蓋爲令家語，曾子雖遜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爲稱。

富鄭公使虜，爭獻納二字甚切。後之議者以爲二字不必苦爭。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君謂之獻。季孫悟，遂命其宰，自今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鄭公力不肯言獻，以此也。夫然非博學通古今，其可出疆。

今銓格年二十以上，方許出官。州縣官以三年爲任，皆江左法也。宋文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州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孝武仕者不拘老少，守宰以三周爲滿。齊謝超宗議云：晉宋代限年之制，甲族以二十登仕，陳依梁制年未三十者不得仕，見通典。

渡子曰錢，古有之。列子：人有濱河而居，習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

六書尚書，讀作平聲，非也。尚訓主，主書爲尚書，如尚公主之類。監書讀作側聲者，非也。嘗管此事爾。

箕踞，人多爲說，皆不甚詳。考曲禮曰：坐毋箕。爲其不敬也。唐子西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參膝跪屆，抱膝而危坐，偃僂踢縮，其圓如箕。又云：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以予考之，惟注云伸兩足者爲是。蓋古者坐於席，無今之椅櫈之類，故坐則跪，行則膝前，是足向後也。傳曰：跪坐以進之，以是坐則跪也。故以是爲敬，若伸兩足則手據膝，故若箕狀。箕踞乃不對客之容，如孔子所謂燕居申申夭夭者。若偃僂踢縮，則是畏懼不敢肆之貌，不得爲不敬也。今人坐於椅榻之上，猶欲箕踞，不可得也。自後漢猶皆坐席上，如戴憑重席是也。

千里駒，不特漢晉事，如梁王茂、邱仲孚、王規，後魏袁翻，後周張虔威，北齊崔昂，楊愔父常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後漢涪山人生立白馬陳從事祠，陳衆也。廣都章義、巴郡王堂、九

眞任延、武威張奐、晉之廣平丁紹、湘陽令杜軫、梁何遠令武康，守宣城，及新興內史習立生祠。新安伏暅、唐姜成軍、袁滋、潭馬殷、吳越錢鏐、鹽州韓遜。

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劭注史記，鴟夷革，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辯應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殿學士，六朝時已置此官，陳姚察爲嘉德殿學士，宜明二學士。

宋劉德願，孝武殷妃薨，與羣臣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帝甚悅，以爲豫州刺史。與羊元保棋勝，得宣城。李存賢博勝，得盧龍節度，何異。

嶺外有果名撚子，三月開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食，結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改名海漆，言搗其葉可代柿漆用。嶺表錄異云：倒捻子，窠叢生，葉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軟柿，上有四葉，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謂倒捻子，或呼爲都念子，語訛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暖腹，益肌肉。古訛捻爲念，今又訛念爲撚。然大業拾遺記：南海送都念子樹一百株，付西苑十六院種，即此花也。

嶺表有竹，俗謂司馬竹，又曰私麻竹。南越志曰：沙麻竹，可爲弓，似弩，謂之溪子弩。或曰蘇麻竹，或曰䈂麻竹，今訛爲司馬竹。嶺表錄異云：沙麻大如茶纜，厚而空小，一人擘一莖，堪爲椽梁，正此竹也。又有勒竹者，棘之訛也。竹譜曰：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竹厚實，夷人以爲弓，枝節有刺。異物志云：種爲藩落，卒困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狀如繅車，一名笆竹，筍味落人鬚髮。錄異云：南土有刺竹，南人呼刺爲勒。自根橫生枝條，屬轉如織，野火止能燒其細枝嫩葉，春生轉密，邕州以爲藩籬，蠻不能入。

石栗出留之仁化，他處無也。嶺表錄異云：廣州無栗，唯勒州（此州當作勤）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仁，熟時有䳺鵡啄食略盡，亦甚稀少。

嶺外風俗，多服䗪蟲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於所讎之門。常怪其愚如此。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欲里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䓁，銅吻數寸許，到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以物辭謝，多數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爲恨，則此風舊矣。鉤吻即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爲胡蔓，生如蔓香光而厚，食生葉中毒人，用羊血解，羊食之肥大。

今言縣邑曰縣道，恐不宜連稱，縣自縣，道自道也。按孝文紀養老令云：有司請令縣道，顏師古注曰：或縣或道，有蠻夷曰道。

用麴蘗，見六朝宋袁淑俳諧文驢山公九錫云：嘉麥既熟，實須麴蘗，負磨迴衡，迅若轉電。

酒家揭帘，俗謂之酒望子，見韓子：宋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令酸，以狗惡也。

用納音胥命，見則天時。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奏云：臣本命納音在金，熒惑犯太史，熒惑火也，火能剋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徵，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熒惑犯輿鬼，則天問之，曰：商姓大臣當之，其

11　21B

年。文昌左丞相王及晉卒。若呂才。則不取五姓於晉。

同年生。災福有相類者。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爲相。同出鎭。同再入相。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

漢高改婁敬姓劉。云婁者、劉也。往往以笑高祖。貙膢說文。貙膢祭飲食。漢書武帝令天下五日膢。注。蘇林曰。貙勑俱切常以立秋日還食其母。王者以此時祭廟膢劉。劉、殺也。言擊殺之時。又續漢禮儀志立秋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命郊東門名白貙劉。以此考之。高祖之言爲是。不可笑也。

藍田出玉。世儒多以比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出美玉如藍。故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比潔白。又許愼說文。瓊、赤玉也。詩人亦以比潔白。如瓊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沿襲。不可不深考。

唐紀多書慮囚。本朝詔令亦多用。往往讀爲思慮之慮。故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還。顔師古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音力具反。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人姓名古今同者甚多。且以近時論之。唐有蔡京。漢有王甫。唐獨孤朗傳有鄭居中。徐份、字處仁。嘉興人。于學無不通。見本傳。霍光傳宜紀廷尉光。注李光。韓文有劉正夫。英宗時。臺官有趙鼎。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袒之策。本此。

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摭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數升。

漢文欲任賈誼爲公卿。絳灌之屬皆害之。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其後人告絳侯謀反。繫長安獄。誼專以廉恥厲臣下爲言。以譏文帝。誼不懷前怨。而卒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上。此君子用心也。及觀袁盎爲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自是上益莊。丞相益畏。絳侯常以毀我責盎。其後繫請室。諸公莫敢爲言。唯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無心。其言正。故前不阿絳侯。後不遂非。誼不懷前怨。盎不遂前非。皆物之幸也。

爛柯多用爲棋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旣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曲江周府君碑。府君後漢人。碑陰載門吏皆云曲紅。古字簡。多借用。故以紅爲江。酈元不曉其義。載曲江縣。乃云昔號曲紅。又云。曲、山名。以地勢考之。武谿自北來。自西入海。古郡城在其上。瞰江水正曲。何名爲山哉。

春秋。穀洛鬭。以爲災異。水經載韋昭云。洛在王城南。穀在北。周靈王時。穀水盛。出王城西南。流合于洛。兩水相格。有似于鬭。以此觀之。凡州郡有兩水者。皆如此。亦常事也。何必爲災異。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蟲名暗夜。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經。豫章遲陽縣。多女鳥。元中記曰。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與共居。生二女。

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遊女。由此觀之。乃暗夜也。

隸書。古今皆云程邈變篆爲之。水經濠水注。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以次仲所易字。簡便于事。三召不至。次仲履眞懷道。窮術數之美。則變隸不自程邈。始自王次仲始也。隸始于秦。然水經載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唯三字是古隸。又知隸非始于秦也。

袁盎之兄子種勸絲能日飲無何。是姪字叔也。晁錯父謂錯曰。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公何爲也。又曰。吾去公歸矣。是父公其子也。

斬首幾級。謂斬敵一首。拜爵一級。謂一首爲一級。見衛青傳注。今云取其人首級。非也。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收經史。以鏤版爲正。見兩朝國史。

物去其勢。豕曰豶。見易。牛曰犗。見佛書。馬曰騸。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閹。俗語。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

琉璃。西域注云。師古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靑、黃、綠、縹、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于衆玉。今俗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

從官知州申監司止押檢。乃祥符五年。詔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止書檢。見三朝國史。

歷書七十二候。唯桃、桐、菊書華。至菊又言黃華。桃以候婚姻。桐以待鳳。盛于二、三月。得陽之盛。菊非得

不開。盛于九月、十月。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華。菊以黃爲正。東坡已載朱勃之言。

士大夫學佛不殺生。固善事。然其胸次所存。鋒氣成金。一念之間。殺人無數。至于政事。喜怒有絕滅人門戶者。乃區區爲一螺、蚌、蜆、蛤不肯庖宰。而曰畏殺生云者。吾不知也。三代以來。周公、孔子行事何嘗勸人殺物命哉。特不暴殄天物。窮極滋味而已。祭祀賓客之資。甘旨供養之奉。有不可略者。未嘗以戒殺生故絕也。孟子最明此。牛羊何擇。聞聲不忍食其肉之類。其盡之矣。

三命家言支干者。見白虎通。甲乙、幹也。子丑、支也。不當言干。當言幹也。夏正以平旦爲朔。商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亦見白虎通。漢云夜半朔旦冬至者。用周歷也。

三命家行小運。男起丙寅。女起壬申。其說往往穿鑿。許愼說文。包字象人懷任。巳在中。象子未成形。元氣起于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于巳。爲夫婦。懷任于巳。巳爲子。十月而生。男起巳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小運起寅申。蓋本于此。亦三陰三陽之位也。男必丙寅。以丙祿在巳。女必壬申。以壬祿在亥。寅申巳亥之位。立水火之盛也。

李德裕窮愁志周秦行紀論。謂牛僧孺身與帝王妃后冥遇。證其身非人臣相。懷異志于圖讖云云。所惧未暇族之者不在當代。必在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于法。牛李之黨。如宗閔之徒。則小人也。僧孺無

大過惡.而德裕恨之如此之深.亦過矣.至欲滅其族.則德裕乃忍人也.僧孺豈能爲篡逆.身死之後.子孫豈有反者.借圖讖而妄加人以滅族之罪.恐天地不容.鬼神不赦.卒死朱崖.未必非報也.開元中.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亦以姓符圖讖.子諒杖死于朝堂.亦報也.仙客不可爲宰相是已.加以名應圖讖之罪.則妄也.讖云.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鬭血成川.謂之自狂顛.言不能成事.何足畏也.終唐世無牛姓爲盜者.讖又何足信哉.

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注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天下皆以白金爲銀.其後云.造銀、錫白金.既造銀.又造白金.則白金疑非銀也.恐是金之白者.赤金亦金之赤者爾.金三等.以色之淺深爲別.漢武紀.收銀、錫造白金.則銀與白金昭然爲二物.

漢文時日蝕.以爲丞相周勃所致.遣勃使就國.宣帝時日蝕.以爲楊惲所致.遂殺惲.成帝時日蝕.以爲相王商所致.罷商.

遂爲母子.如初.見左傳.遂爲父子.如初.見鄒陽傳注.

漢有甲令.乙令.甲令見吳芮贊.著甲令以稱忠.乙令見張釋之傳注.

四至九卿.司馬安見汲黯傳.許商.詳見周堪傳.

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日.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後果如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周禮.卿執羔.注云.羔羣而不失其類.介甫云.羣而不黨.致恭以有禮.春秋繁露云.凡贄.卿執羔.羔飲于其母.必跪而乳.類有禮者.介甫前說.本于注而小不同.不失其類.與不黨.則有間矣.後說則全用繁露也.

唐詩多用居然字.晉宋間語也.范曄云.居然許宗之讀.庾敳云.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后稷詩云.居然生子.此其本也.

康熙丙申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其本已爲義門校過.茲再爲對校一過.廿二日午刻畢.

乾隆丙申九月.鮑氏知不足齋校刊.

猗覺寮雜記附錄

與洪丞相求序書

某曩寵示隸釋.略窺用心.至到.古今未有.此學不傳久矣.前輩收金石刻.世不乏.不專於隸也.況究其字畫.訓釋哉.非公好古博雅.必不及此.後學一閱.心目曉然.使上下數千年文章深健之風.不泯.其惠甚大.別紙數字.僕何足以知之.識當致思.以助成書.積萃附以隸.恐不始於秦.亦不自程邈爲之.先錄此一段去.未敢以爲是也.某嘗作一書.如詩話之類.辨證古今數百事.目之猗覺寮記.他日錄以求教.儻以爲可.則望數字冠篇首.使信於人.且託以傳永久也.伏幸鈞照.

猗覺寮雜記跋

朱翌。字新仲。龍舒人。漢桐鄉嗇夫邑之後。政和間。以太學生賜第。爲溧水簿。高宗南渡。歷書監中書舍人。與脩徽宗實錄。秦檜逐趙鼎。以爲鼎黨。謫居曲江。已而放歸。朝廷憫其飢寒。計貶所十四年。友傳忝以予之。初流寓桐廬。愛茨廬山水。遂家焉。蘭歸後。卜居於鄱。所著灊山集四十四卷。今已失傳。右雜記二卷。蓋在曲江時所著。方流離遷徙。索手無書。而能紬繹經史。探索百氏。旁引曲證。而折衷之。亦足以徵其腹笥之富已。晚年自號省事老人。嘗作信天緣堂記云。天生匹夫。一飯前定。多圖未必得。坐觀未必失。世豈有一門困於無飯者乎。其天懷放曠又如此。此本卷末題云。康熙丙申六月。借小山從汲古得本付鈔。不知何人筆。予購自文瑞樓金氏。乾隆乙未。以付梓人。逾年竣事。甲子偶符。殆亦所謂前定者耶。丙申十月中浣二日。長塘鮑廷博識。

嬾眞子

馬永卿撰

嬾眞子卷之一

宋 馬永卿撰

司馬端明講書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麪一肉一菜而已。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畫像紀年

盧山東林寺有畫須菩提像。如人許大。梵相奇古。筆法簡易。眞奇畫也。題曰。戊辰歲。樵人王翰作。此乃本朝開寶四年歲也。南唐自顯德五年。用中原正朔。然南唐士大夫以爲恥。故江南寺觀中碑。多不題年號。而但書甲子而已。後戊辰七年。歲次乙亥。遂收江南。

無敎逸欲有邦

僕友人陳師黯子直。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辭論也。王嘉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戒愼危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尙書乃作無敎逸欲有邦。恐敖字轉寫作敎字耳。若謂天子敎諸侯逸欲。恐非是也。僕曰。書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所寫訛。或有此理。

樂卿

自唐以來。呼太常卿爲樂卿。或云。太常禮樂之司。故有此名。然不呼爲禮卿。何也。然此二字古有之。前漢食貨志。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第八級曰樂卿。故後之文人。因取二字用之。亦自無害耳。

天佑魏氏

元城先生有言。魏徵傳稱帝仆所爲碑。停叔玉昏。顧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且房杜何如人也。以子尙主。遂敗其家。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漸。漸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尙主。而其禍或若房杜。豈有再振之理。故先生曰。停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信哉。

杜氏族系

杜牧傳。稱牧仕宦不合意。而從兄悰位將相。怏怏不平。卒年五十。僕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當陽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憓、悰、恂、慆。從郁二子。牧、顗。羣從中。悰官最高。而牧名最著。豈以富貴聲名。不可兼乎。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洹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杜甫一派。不在五派之中。豈以其仕宦不遂。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唐史稱杜審言。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審言生閑。閑生甫。由此言之。則甫佑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未詳。

魚袋

陝府平陸主簿張貽孫子訓。嘗問僕魚袋制度。僕曰。今之魚袋。乃古之魚符也。必以魚者。蓋分左右。可以合符。而唐人用袋盛此魚。今人乃以魚爲袋之飾。非古制也。唐車服志曰。隨身魚符。左二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謂之章服。蓋有據也。

光武出於舂陵節侯之後

天道遠矣。漢再受天命。其兆見於孝景程姬之事。然長沙定王發凡有十五子。並載於王子侯者年表。元光六年七月乙巳。受封者四人。元朔四年三月乙丑。受封者六人。元朔五年三月癸酉。受封者一人。其年六月壬子。受封者四人。內舂陵侯買。乃其一也。而舂陵侯者。乃光武之祖也。舂陵節侯買卒。戴侯熊渠嗣。卒。孝侯仁嗣。卒。侯敞嗣。建武二年。立敞子祉爲城陽王。蓋以祉者舂陵之正統也。故光武立爲王。然則國

之興廢．豈偶然哉．僕以光武出於舂陵買之後．而長沙定王發本傳中不載其詳．因備載之．

兔毛筆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兔毛．自恬始矣．爾雅曰．不律謂之筆．史載筆．詩云．貽我彤管．夫子絕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毛．故毛穎傳備載之．

田無宇田常

田敬仲、田稚孟、田湣、田須無、田無宇、田開、田乞、田常．五世之後、並爲正卿、謂田無宇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謂田常也．自齊桓公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歲在己酉．至簡公四年．田常弒其君．凡一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史記但云田敬仲完世家．不謂之齊．不與其纂也．與莊子胠篋篇同義．

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同一列傳

元城先生嘗言．古之史出於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且如前漢書每同列傳者．亦各有意．楊王孫．武帝時人．胡建．昭帝時人．朱雲．元帝時人．梅福．成帝時人．云敞．平帝時人．爲一列傳．蓋五人者．皆不得其中．然其用意．則皆可取．王孫裸葬．雖非聖人之道．然其意在於矯厚葬也．胡建爲軍正丞．不上請而擅斬御史．然其意在於明軍法也．朱雲以區區口舌斬師傅．然其意在於去佞臣也．梅福以疏遠小臣．而言及於骨肉權臣之間．然其意在於尊王室也．云敞犯死救師．雖非中道．然忠義所激耳．稍近其中．故敘傳云．王孫裸葬．建乃斬將．雲廷訐禹．福逾（注云逾越也）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注云衷中也）．言此五人．皆狂狷不得中道．獨敞近於中耳．此其所以爲一列傳．

五角六張

世言五角六張．此古語也．嘗記開元中有人（失其名）獻俳文於明皇．其略云．說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旣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三郎．謂明皇也．明皇兄弟六人．一人早亡．故明皇爲太子時．號五王宅．寧王．明皇兄也．申王岐王．明皇弟也．故謂之三郎．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紹興癸丑歲．止三日．四月五日角．七月二十六日張．十月二十五日角．多不過四日．他皆倣此．

瑚璉賦押木字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粵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曆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五柳詩說

世所傳五柳集數本不同．謹按淵明乙丑生．至乙巳歲賦歸去來．是時四十一矣．今遊斜川詩．或云辛丑歲．則方三十七歲．或云辛酉歲．則已五十七．而詩云開歲倏五十．皆非也．若云開歲倏五日．則正序所謂

正月五日．言開歲倏忽五日耳．近得廬山東林舊本．作五日．宜以爲正．又舊作氣和天象澄．此集誑耳．集中如此類極多．今特舉此一篇．

詩書之序

詩書之序．舊同在一處．不與本篇相連．如堯典舜典以下．關雎葛覃以下．並一冊篇而冠之．至孔安國乃移之．故曰書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昭然易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後毛公爲詩傳．亦復如是．故逸書逸詩之名．可以見者．緣與今之所存之序．同此一處故也．若各冠其篇者．則亡之矣．蓋其餘則簡編衆多．故或逸之．今之逸書逸詩是也．

太甲元年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注云．太甲．太丁之子．湯之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注云．成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據此文意．則成湯之後中間別無君也．然孟子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據此則中間又有兩君矣．史記．湯崩．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以此考之．然則書所謂成湯旣沒．太甲元年者．蓋謂伊尹欲明言成湯之德．以訓于王．故須先言成湯旣沒．非謂中間無二君也．而注誤認此語．遂失之．當以孟子史記爲正．

五柳詩舊本爲正

五柳與殷晉安別詩．舊本十韻．第九韻云．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第十韻云．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今世有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詩遂張中．亦止於貧字．云不救歸裝貧．又今本云．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而舊本云．遊好非少長．一遇定殷勤．蓋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此語最妙．識者自知之．

亭長裝潢匠

唐秘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楷書十人．令史四人．書令史九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十人．筆匠六人．且世但知鄉村之吏．謂之亭長．殊不知唐諸司多有之．尚書省志云．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然裝潢恐是今之裱褙匠．然謂之潢．其義未詳．

書題試而難任人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日．並行詩賦經義．書題中出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注云．任．佞也．難者．拒之．使不得進也．難任人．則忠信昭而四夷服．東坡習大科日．曾作忠信昭而四夷服論．而新經與注意同．當時舉子謂東坡故與金陵異說．以爲難於任人．則得賢者．故四夷服．及東坡見是說．怒曰．舉子至不識字．輒以難（去聲）爲難（平聲）．盡黜之．惟作難（去聲）字者皆得．蓋東坡元不曾見新經．而舉子未嘗讀注故也．聞之於柴慎微．

太公八十遇文王

古今之事.有可資一笑者.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噫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展了十歲.此事眞可絕倒.

杜詩本源周詩

古人吟詩.絕不草草.至於命題.各有深意.老杜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蕊上蜂鬚.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走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視詳至於如是哉.僕嘗以此理問僕射氏.射氏曰.東山之詩.蓋嘗言之.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此物尋常亦有之.但人獨居閑時.乃見之耳.杜詩之源出於此.

韋蘇州詩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詩名徒自振.道心常晏如.想子棲禪夜.見月東峯初.清磬落巖谷.焚香滿空虛.夙慕端成宿.未識豈爲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餘.茂苑繁華地.流水野僧居.何當一游詠.倚閣吟躊躇.右蘇州招晝公詩.晝公.即皎然也.居於湖.嘗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輒希老夫之意.且蘇州詩格如此高古.而皎然卒然傚之.宜乎不逮也.士欲迎合者.以此少戒.

九龍廟

潤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士人云.即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才仲名棫.兄才叔名樞.皆溫公之姪孫.豪傑之士.咸未四十而卒.文季每言及之.必慘然也.

弟子可與言

聖人之言.何其遠哉.雖弟子皆可與聞.而又擇其中尤可與言者言之.仲尼之弟子.皆孝也.而曾子爲上首.故孔子與之言孝經.佛之弟子.皆解空也.而須菩提爲上首.故佛與之言金剛經.餘弟子不與也.

屈莊之言曲盡其妙

楚辭山鬼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僕讀至此.始悟莊子之言曰.西施捧心而矉.鄰人效之.人皆棄而走.且美人之容.或笑或矉.無不佳者.如屈子以笑爲宜.而莊子以矉爲美也.若醜人則矉固增醜.而笑亦不宜矣.屈莊皆方外人.而言世間事.曲盡其妙.然亦不害爲道人也.

在天中行

襄鄧之間.多隱君子.僕爲淅川令.日與一老士人鄭茫字楚老往還.楚老之言.可取者極多.今但記其論天一說.楚老之言曰.古今言天者多矣.皆無所考據.獨一說簡易可信.列子之言曰.終日在天中行止.張

湛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此言可信.僕初未信其言.僕被差爲金州考試官.行金房道中.過外朝嶺.鳴息女媧嶺.高至十里.或二十里.然則自下望之.豈不在天中行乎.後又觀抱朴子言自地以上四十里.則乘剛氣而行.蓋自此以上.愈高愈清.則爲神靈之所居.三光之所懸.蓋天體氣耳.非若形質而有拘礙.但愈高則愈遠耳.若曰自地至天.凡若干里.僕不信也.

詩史十八九三字出丙吉傳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又云.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丙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老杜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略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少府

縣尉呼爲少府者.古官名也.漢百官表云.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則奉養天子.名曰禁錢.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以亞大司農也.蓋國朝之初.縣多惟令尉.令既呼明府.故尉呼少府.以亞於縣令.

隱士相見不言

東坡至黃州.遊一隱士相見.但觀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爲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椎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語之意也.

中國爲漢

今之夷狄謂中國爲漢者.蓋有說也.西域傳載武帝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前後足.言秦人我匄若馬.注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故今夷狄謂中國爲漢.亦由是也.

威振西域

鄭吉傳云.威振西域.并護西北道.故號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成於鄭吉.僕以西域傳考之.烏壘距龜茲國三百五十里.而烏壘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然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而西域五十餘國.咸聽指揮.蓋漢積威之所致也.始信女眞以三五部人守中國一大郡.而人不敢叛者.良有以夫.

沈傳師詩以見志

沈傳師游嶽麓寺詩云.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蓋用嚴助故事也.嚴助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今以傳師傳考之.穆宗時.召入翰林爲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闕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爲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爲湖南觀察使.故傳師於詩以見其志.

富鄭公說大遼用兵利害臣下與殿安同意

元城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一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受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語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

嬾眞子卷之二

仁宗禪學

仁宗皇帝道德。如古帝王。然禪學亦自高遠。僕遊阿育王山。見皇祐中所賜大覺禪師懷璉御書五十三卷。而偈頌極多。內有一頌留懷璉住京師云。虛空本無礙。智解來作祟。山卽如如體。不落偏中位。又有一頌。後作一圓相。下注兩行云。道著喪身失命。道不著喃吽佛性。仰覰見解。實際代祖師之上。宜乎身居九重。道超萬物。外則不爲奸邪所蔽。內則不爲聲色所惑。而享永年。推其緖餘。燕及天下。昆蟲草木。咸受上賜。故宸奎閣記云。古今通佛法者。一人而已。豈誣言乎。

本朝宰相衙帶譯經潤文使

本朝宰相。衙帶譯經潤文使。蓋本於唐也。顯慶元年正月。玄奘法師在大慈恩寺。翻譯西天所得梵本經論。時有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問古來譯儀式如何。師答云。苻堅時曇摩難譯。中書侍郎趙整執筆。姚興時。鳩摩羅什譯。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時。菩提留支譯。侍中崔光執筆。貞觀中。波羅頗那譯。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閱。今獨無此。正月壬辰。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旣新傳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卽隨事潤色之。右出歲

經三藏法師傳。

修養

關中隱士騂耕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審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作詩換骨法

舊說戴王禹玉久在翰苑。曾有詩云。日光未動曉驂催。又向墳頭飲社盃。自笑治聾終不是。明年強健更重來。或曰。古人之詩有此意乎。僕曰。白樂天爲忠州刺史。九日題涂溪云。蕃草席鋪楓岸葉。竹枝歌送菊花盃。明年尚作南賓守。或值重陽更一來。亦此意也。但古人作詩。必有所擬。謂之神仙換骨法。然非深於此道者。亦不能也。

六一先生作事寓意

六一先生作事。皆寓深意。公生於景德之四年。至慶曆五年。坐言者論張氏事。貶知滁州。時方年三十九耳。未及強仕之年。已有醉翁之號。其意深矣。後韓魏公同在政府。六一長魏公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濮安懿王。同朝俱攻六一。故六一遺令托魏公作墓志。墓志中備言初議推尊時。乃政府熟議。共入文字。欲令魏公承當此事。以破後世之惑耳。或云。張氏事雖下六一千百輩人。猶且不爲。至若推尊。則遂忘前朝盛德。而大違典禮。故諸公攻之。不少貸也。然六一深以此事爲然。故於五代史義兒傳。極致意焉。噫。人心不同。猶其面也。此言得之。

溫公不受遺酒

溫公熙寧元豐間。嘗往來於陝洛之間。從者財三兩人。跨驢道上。人不知其爲溫公也。每過州縣。不使人知。一日自洛趨陝時。陝守劉仲通諱航。元城先生之父也。知公之來。使人迓之。公已從城外過天陽津矣。劉遽使以酒四樽遺之。公不受。來使告云。若不受。必重得罪。公不得已受兩壺。行三十里至張店鎭。乃古傅巖故地。於鎭官處借人復還之。後人因於陝之使宅建四公堂。謂召公、傅公、姚公、溫公。此四公者。皆陝中故事也。唐姚中令。陝之硤石人。今陝縣道中路旁有姚氏墓碑。徐嶠之書并撰。

送窮文擬逐貧賦

僕少時在高郵學。讀送窮文至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僕不覺大笑。時同舍王祚彥法問曰。何笑。僕曰。豈退之眞見鬼乎。彥法曰。此乃滑稽之深。殆類蓋想當然耳。且古人作文。必有所擬。此擬揚子雲逐貧賦也。僕後以此言問於員氏張奉議從聖。員氏曰。不然。規矩方員之至也。若與規矩合。則方員自然同也。若學問至古人。自然與古人同。不必擬也。譬如善射。後矢續前矢。善馬、後足及前足。同一理也。昨日讀韓文。忽憶此語。今三十年矣。撫卷驚歎者久之。

長恨歌

詩人之言爲用固寡。然大有益於世者。若長恨歌是也。明皇太眞之事。本有新臺之惡。而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故世人罕知其爲壽王瑁之妃也。春秋爲尊者諱。此歌眞得之。

諡法褒貶

諡之曰靈。蓋有二義。諡法曰。德之精明曰靈。又曰。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衞靈公。是美諡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諡也。莊子曰。靈公之爲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曰。靈帝之爲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義。

柳氏家法

唐世士大夫。崇尙家法。柳氏爲冠。公綽唱之。仲郢和之。其餘名士。亦各修整。舊傳柳氏出一婢。婢至宿衞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馹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怪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想見柳家家法淸高。不爲塵垢卑賤。故婢化之。乃至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哀哉。聞之於田亘元邈。

裴休奉佛韓退之毀佛所得相反

僕友王彥法善談名理。嘗謂世人但知韓退之不好佛。乃不知此老深明此意。觀其送高閑上人序云。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觀此言語。乃深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其所見處。大勝裴休。且休嘗爲圓覺經序。考其造詣。不及退之遠甚。唐士大夫中。裴休最號爲奉佛。退之最號爲毀佛。兩人所得淺深。乃相反如此。始知循名失實。世間如此者多矣。彥法名抃。高郵人。喜清獻之爲人。卒於布衣。僕今日偶讀圓覺經序。因追書之。

感二鳥賦紀年之誤

退之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五月戊辰。愈東歸。又云。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以文集詳考之。是年乃貞元十一年也。今按貞元十一年。退之年二十八。是年三上書宰相。不遇而出關。故曰。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至十二年七月。從董晉平汴州。至十五年二月。晉薨。退之護喪歸葬洛陽。半道聞汴州亂。退之既至洛陽。徑走彭城。省親其家。遂復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下。是年五月。作董晉行狀。其後書云。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郞秘書省校書郞韓愈狀。是時退之年三十二。則知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明矣。但後人誤書十五年也。

金鋪

杜牧之華萼樓詩云。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得上金鋪。金鋪、出甘泉賦。云排玉戶而颺金鋪。注云。金鋪。門首也。言風之所至。排門揚鋪。聲鼓鍰鉦。蓋此樓久無人登。而苔蘚生其門上矣。況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乎。此不可解。

小滿芒種

穰鄕之間多隱君子。僕嘗記陜州夏縣士人樂衆明遠嘗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說者不一。僕因問之。明遠曰。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植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僕近爲老農。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古人名節之意。所以告農候之早晚深矣。

足外無餘地

莊子之言。有與人意合者。今輒記之。莊子之言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墊之。致黃泉。解之者曰。墊者。掘也。地亦大矣。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則人戰慄不能行矣。僕因從而解之曰。所以然者。以足外無餘地也。今有人廉也。而人以爲貪。正也。而人以爲淫。何也。以廉正之外。無餘地也。若云。伯夷之廉也。柳下惠之正也。則人無不信者。以有餘地也。故曰。君子能爲可信。不能使人之必信也。人若未信。當求之己。不可求之人。

股河

政和中。僕爲鄆州淅川縣令。與順陽主簿張持執樞。同爲金州考試官畢。同途而歸。至均州界中。宿於臨漢江一寺。寺前水分兩股。行十餘里復合。主僧年六十餘。極善談論。因言股河。主僧曰。不獨江漢如此。天漢亦復如是。因取天漢圖相示。天漢起於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道則經傅說星。天籥星。天弁星。何鼓星。其北道則經龜星。南斗魁星。左旗下至天津而合爲一道。故知股河。天地皆然也。僕曰。凡水之行。前遇堆阜。則左右分流。遂如股之狀。今天漢乃水象。亦有高卑均平之狀乎。其僧笑曰。吾不知也。後有知星者。亦不能答。

亞壻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輒記之。子路在弟子中號爲好勇。天下之至剛強人也。而衞彌子瑕者。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弱人也。然同爲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衞卿可得也。夷考其時。正衞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壻相謂爲亞。注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嚴助傳。呼友壻。江北人呼連袂。又呼連襟。

孟郊贈韓退之行軍司馬詩畫非其時

志士感恩起。變衣非變性。朋友改舊觀。僮僕生新敬。右孟東野贈韓退之爲行軍司馬詩。以傳考之。非也。東野卒於元和九年。時退之爲史館修撰。至元和十二年冬。乃以右庶子爲彰義行軍司馬。而東野不及見也。斯詩乃退之從董晉入汴州。爲汴州觀察推官時詩也。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四五年不得官。至貞元十二年。乃爲董相從事。故有舊觀新敬之語。其後爲中書舍人。左遷右庶子。乃爲行軍司馬。位望隆盛久矣。何新敬之說哉。

曹成王碑以柴愼微本爲正

曹成王碑.何讀差訛.說不可解.又爲人轉易其字.故愈不可解.僕嘗得柴愼微善本.今是正之.一本云.觀察使殘.唐使將國.良以戎界.良以武岡叛.柴本作初觀察使.唐使將國良往戎界.本無殘字.蓋唐迪其將國良往戎界.故良不往.以武岡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縣.誅其州.析僞刺史.柴本誅字作誠.披音許靡反.蓋言披剝安州之三縣.故以威名懾伏其州人.使斬其不當爲刺史者.蓋當時刺史李希烈之黨也.

中國月建與印度不同

今之僧尼戒牒云.知月黑白大小.及結解夏之制.皆五印度之法也.中國以月晦爲一月.而天竺以月滿爲一月.唐西域記云.月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又其十二月所建.各以所直二十八宿名之.如中國建寅之類是也.故夏三月.自四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謂之頞沙茶月.即鬼宿名也.自五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五日.謂之室羅伐拏月.即柳星名也.自六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謂之婆達羅鉢陁月.即翼星名也.黑月或十四日或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故中國節氣.與印度遲爭半月.中國以二十九日爲小盡.印度以十四日爲小盡.中國之十六日.乃印度之初一也.然結夏之制.宜如西域記用四月十六日.盡四月十五日.乃屬道惡吒月.乃印度四月盡日也.僕因讀藏經.故謾錄出之.

旗人

瀧吏詩云.旗大餅覗小.所任自有宜.考工記.搏埴之工.陶旗.注云.旗讀如甫始之甫.鄭玄謂旗讀如放.音義甫罔切.顏路甫兩切.與昉同音.注云.搏埴工.以此考之.則旗者.乃搏埴之工耳.非器也.而退之乃言旗大餅覗小者何也.考工記.旗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注.觳受斗二升.豆實四升.故云豆實三而成觳.然則旗人所作器.大者不過能容斗二升.小者不過能容四升耳.考工記前作陶旗.後作旗人.當以後爲正.

石鼓

退之石鼓歌云.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或云.此乃退之自況也.淮西之碑.君相獨委退之.故於此見意.此說非也.元和元年.退之自江陵法曹徵爲博士.時有故人在右輔.上言祭酒乞奏朝廷.以十橐駝載十石鼓安太學.其事不從.後六年.退之爲東都分司郎官.及爲河南令.始爲此詩.歌中備載此事明甚.後元和十二年春.退之始被命爲淮西碑.前歌乃其讖也.又云.日銷月鑠就埋沒.而淮西碑亦覺磨滅.恐亦讖也.

曹成王碑文用意忠厚

曹成王碑云.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敘.曹始就事.今按曹王明之母楊氏.乃齊王元吉之妃也.後太宗以明出繼元吉後.此人倫之大惡也.故退之爲國諱.既言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又云.太支十三.曹於弟季.其言弟季.尤有深意.蓋元吉之毀.在於丢年.及其葬年.乃有曹王.故曰於季.蓋非東晉奴之比也.前輩用意.皆出忠厚.誠可法哉.

李豸易名廌

李方叔初名豸.從東坡游.東坡曰.五經中無公名.獨左氏曰.庶有豸乎.乃音直氏切.故後人以爲蟲豸之豸.又周禮釋其義.亦音雉.乃牛角觸也.獨玉篇有此豸字.非五經不可用.今宜易名曰廌.方叔遂用之.秦少游見而嘲之曰.昔爲有腳之狐乎.今作無頭之箭乎.豸以況狐.廌以況箭.方叔倉猝無以答之.終身以爲恨.

雁塔故事

長安慈恩寺塔.有唐新進士題名.雖妍媸不同.然皆高古有法度.後人不能及也.宣和初.本路漕柳瑊集而刻之石.亦爲奇玩.然不載雁塔本末.僕讀藏經.因暇記之.唐玄奘法師貞觀三年八月.往五印度.取經.至十九年正月.復至京師.得如來舍利一百五十粒.梵夾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至二十二年.皇太子治爲文德皇后於宮城南晉昌里建大慈恩寺.寺成.令玄奘居之.永徽二年.師乃於寺造甎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所以謂之雁塔者.用西域故事也.王舍城之中.有僧娑窣堵波.僧娑者.唐言雁也.窣堵波者.唐言塔也.師至王舍城.實禮是塔.因問其因緣.云昔此地有伽藍.依小乘食三淨食.三淨食者.謂雁也.犢也.鹿也.一日衆僧無食.仰見羣雁翔飛.輒戲言曰.今日衆僧闕供.摩訶薩埵.宜知之.之好[illegible]其引前者.應聲而墮.衆僧欲泣.遂依大乘.更不食三淨.乃建塔.以雁埋其下.故師因此名塔.先是師先翻瑜伽師地論成.請御.太宗製大唐三藏聖教序.時皇太子治又製述三藏聖記.有弘福寺僧懷仁集王右軍字勒二文於碑.及雁塔成.褚遂良乃書二帝序記.安二碑於塔上.其後遂爲游人盛集之地.故章八元詩云.七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訝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春樹雨濛濛.此詩人所膾炙.然未若少陵之高致也.杜詩人所易見.此更不錄.

餳字出於六經及楚辭

唐人欲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於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管如篴.併而吹之.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但戰國時謂之餦餭.至後漢時.亦謂之餳耳.

尚書八座

尚書謂之八座.其來久矣.然學者少究其源.或以六曹二丞爲八座.或以六曹二僕爲八座.皆非也.此事載於晉書職官志甚詳.今錄於左.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illegible]

[illegible]治地者得此序石刻.題云.前鄉貢進士韓愈撰.乃知作此文時.年未三十.故能豪放如此.今按退之年二十五及第.後三試博學宏詞科.皆被黜.故曰四舉於禮.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雖而以鄉貢進士三上書宰相.復不遇.即出關.時年二十八矣.且以退之

文辭宏放如此，而艱難，何哉，蓋唐人之文，皆尚華麗安貼，而退之乃聱牙如此，宜乎點額也。

嬾眞子卷之三

弓用久年

藝祖旣平江南，詔以兵器盡納揚州，不得支動，號曰禁庫，方臘作亂，童貫出征，許於逐州軍選練兵仗，旣開禁庫，兩方將士望見所貯弓挺直，大喜曰，此良弓也，因出試之，宛然如新，是日弓數千張立盡，噫，自開寶之乙亥，至宣和之辛丑，一百四十七年，而膠漆不脫，可謂異矣，女眞犯闕，東南起勤王之師，僕時爲江都丞，帥臣翁彥國令揚州作院造神臂弓，限一月成，皆不可用，當時識者，以爲國初之弓，限一年成，而今成於旬日之間，宜乎美惡之相絕也，僕考考工記，然後知弓非一年不可用也，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爲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則一年之事，鄭氏注云，非歲乃可用，且三代之時，百工傳氏，孫襲祖業，子受父訓，故其利害如此詳盡，而我藝祖奮起於五代之後，而制作之妙，遂合三代，不亦聖謨之宏遠乎。

安樂窩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旣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墻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溫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游於諸公家，諸公家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

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懽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飫數日，復游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聞之於司馬文仲樸。

導官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差其耗損而供焉，漢導字下從寸，唐導字下從禾，今按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周氏，笑云，此蓋司馬長卿封禪書說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導，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周氏張文林相茂實，端方不佞，卒於餘幹，於戲。

漢史不載高皇父名

前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媼無姓，然唐宰相世系表，敍劉氏所出，云昔士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爲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煓，音湍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帝也，噫，高皇之父，漢史不載其名，而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一笑。

韓退之上疏遭貶

唐史韓退之傳，擢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此說非也，集中自載御史臺論天災人饑狀，故退之寄三學士詩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詣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言畿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以此驗之，其不因宮市明矣，然退之所論，亦一時常事，而遽得罪者，蓋疏中有云，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故執政者惡之，遂遭貶也，旣貶未幾，有八司馬之事，使退之不貶，與劉柳輩俱陷黨中，則終身廢錮，或云，退之豈與柳劉輩同乎，僕曰，退之前詩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使其不去，未必不落黨中，然則陽山之貶，其天相哉，司空謂杜佑也，宰相年表，十九年二月，佑檢校司空。

絢當作緰

俗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以諭小人之逐目前之樂也，然絢字當作緰，太玄經務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緰之利，緰音七侯反，與絢同音，今以太玄證之，故絢當作緰。

老杜品題不以呼名爲恥

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爲淳厚，杜工部於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老，直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世士人一經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當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爲恥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敘齒，雖前輩詩中，亦不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歎哉。

飾小說以干縣令

陳待制邦先字應賢，初任甚作試官，發解進士程文中犯聖祖諱，衞替聞之，曰，因用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而疏云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縣，高也，謂求高名令聞也，然僕以上下文考之，揭竿累以守鯢鮒，其於得大魚亦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蓋揭竿累以譬飾小說也，守鯢鮒以譬干縣令也，彼成玄英府淺，不知莊子之時已有縣令，故爲是說，史記莊子列傳，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記年表，秦孝公十二年，幷諸小鄕聚爲大縣，縣一令，是年乃梁惠王之二十二年也，且周嘗往來於楚魏之間，所謂監河侯，乃西河上一縣令也，時但以侯稱之耳，而疏乃以爲魏文侯，不知與惠王之時，相去遠矣，且監河侯云，我得邑令，是以知爲縣令也，若昔申公巫臣爲邢大夫，而其子稱邢侯之類是也。

唐以字畫取士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日所能及，蓋唐世以此取士，吏部以此爲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唐選舉志云，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或曰，此倣政也，豈可以字畫取人乎，難之者曰，今之士人於此狀貌奇偉，言辭辨博，判斷公事，旣極優長，而更加以字畫遒美，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難得，況銓選之間乎，聞之者皆服。

賦桐始華依次用韻滿場曳白罷舉

天聖中，鄭州秋舉，舊例主文到縣，鄕中長上率後輩見主文，是年主文乃唐州一職官，年老，鬢髮皓然，旣見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旣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閣筆不下，乃復至廳前啓曰，前日無狀，後進輒以妄言仰瀆先生，果蒙以難韻見困，願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諸生諾而退，是夜主文遂遁去，申運司云，鄭州滿場曳白，是年遂罷舉，聞之於南陽老儒李僅，僅又云，昔時監司極少，又士人多自重，不肯妄求，故多老於選調。

印文足以之字

今印文榜頭有之字者，蓋其來久矣，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注云，漢用土數五，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僕仕於陝洛之間，多見古印，於薪氏見廷尉之印章，於司馬氏見軍曲侯丞印，此皆太初以後五字印也，後世不然，印文榜頭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非之字本意。

陶潛五子異母

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況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

可一笑。

邵康節策牡丹數盡

富鄭公留守西京日，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楚建中劉几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座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旣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之，先生再三揲蓍，坐客固已疑之，先生沉吟良久曰，此花命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答，溫公神色尤不佳，但仰視屋，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諾，次日食罷，花仍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然羣馬廐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踶嚙，奔出花叢中，旣定，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之言，先生家有傳易堂，著皇極經世集行於世，然先生自得之妙，世不可傳矣，聞之於司馬文季朴。

盧杞愧見父祖及子

元城先生嘗言，異哉盧杞之爲人也，不獨愧見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盧氏，唐甲族也，而懷愼一派爲盛，懷愼以清德相玄宗，號爲名相，而生東都留守弈，弈罵祿山被害，在忠義傳，弈生杞，相德宗，敗亂天下，在姦臣傳，杞生元輔，元輔傳云，端靜介正，能紹其祖，故歷顯劇任，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亦附忠義傳，故曰，杞不獨愧見其父祖，又且愧見其子也，元城先生劉待制安世字器之云。

遊青龍寺詩形容柿熟之狀

葭灰秋吹季月管，日出卯南暉景短，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値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燒樹大實駢，金烏下啄赬虬卵，魂翻眼暈忘處所，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龍照燭乾坤旱，右韓退之遊青龍寺詩，僕嘗謂此詩以爲此言乃論畫壁之狀，後見長安志云，青龍寺有柿萬株，此蓋言柿熟之狀，火傘、赬虬卵、赤氣沖融、九龍照燭，皆其似也，青龍寺在長安城中，白樂天新昌新居詩云，丹鳳樓當後，靑龍寺在前，以此可知長安諸寺多柿，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取之學書，僕仕於關陝，行村落間，常見柿連數里，欲作一詩，竟不能奇，每歎火傘等語誠爲善喻。

湯餅

東坡詩云，剩欲去爲湯餅客，卻愁錯寫弄麞書，弄麞乃李林甫事，湯餅人皆以爲明皇王后故事，非也，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憶爾懸弧日，余爲座上賓，舉筯食湯餅，祝辭天麒麟，東坡正用此詩，故謂之湯餅客也，必食湯餅者，則世所謂長命麪者也。

阿堵

古今之語，大都相同，但其字各別耳，古所謂阿堵者，乃今所謂兀底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欲試之，以錢遶牀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謂口不言去卻錢，但云去卻兀底爾，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蓋當時以手指眼，謂在兀底中爾，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物，眼爲阿堵中，皆非是，蓋此兩堵同一意也，然去有兩音，一丘據反，乃去來之去也，世常從此音非也，當作口舉反，韻略云，撤也，然此義亦非也，蘇武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乃鼠所藏者也，蓋衍之意，以謂此錢不當置於此，當屏藏之於他處也。

夢爲執政

蔡忠懷確持正。少年嘗夢爲執政。仍有人告之曰。俟汝父作狀元時。汝爲執政也。持正覺而笑曰。鬼物乃相戲乎。吾父老矣。方致仕閑居。乃云作狀元。何也。後持正果作執政。一日侍殿上臚唱進士第。狀元乃黃裳也。持正不覺失驚。且歎夢之可信也。持正父名黃裳。乃泉州人。持正恬退。以故老於銓曹。嘗爲建陽令。及替。囊無建陽一物。至今父老能道之。殁後以贊善大夫爲鎭安軍節度推官。鎭安。陳州也。官滿。貧不能歸。故忠懷遂爲陳州人。此聞之於忠懷之孫擇子正。僕問子正。爲幕職。而帶贊善大夫。何也。子正云。此祖宗時官制。蓋以久次而得之。自不可解。

關外侯印

僕仕於關中。嘗見一方寸古印。印文云關外侯印。其字作古隸。氣象頗類受禪碑。僕意必漢末時物也。然疑只即有關內侯。不聞有關外侯。後於魏志見之。建安二十三年。始置名位侯十二級。以賞軍功。關外侯乃其一也。注云。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左傳以八字爲一句讀

揚州檢法寇中大庠。河朔人也。好爲大言。以屈坐人。一日。於客次中問坐客云。左傳。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注云。買如在山海不加貴。何也。庠乃以此八字平分作兩句。故坐客卒然不能答。庠意氣甚自得。時僕爲江都丞。獨後至。見諸人默然。庠復舉前語問僕。僕笑曰。此乃一句。何爲分作兩句也。庠笑曰。果然。設不得。蓋晏子之意。以謂陳氏施私恩以收人心。故低價以授與民。是以山木魚鹽之類。雖在齊國。如在山海之中。不加貴也。買讀如價。非商賈之賈。

客旅獻酬

今之同席者皆謂之客。非也。古席面謂之客。列坐謂之旅。主謂之獻。客謂之酬。故宋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注云。客一坐所尊也。季氏飮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注云。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然則古者主先獻。客復酬之。然後同席皆飮。不如今之時不待獻酬。而同席皆飮也。

韓退之上書

韓退之上宰相書云。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僕嘗怪貞元七年。兵部侍郎陸贄知禮部貢舉。退之是時及第。八年四月。贄拜相。而退之以宰相門生。連三年試於吏部而不得。何也。十年十二月。贄罷爲太子賓客。十一年。退之於正月二月三月連三上書於賈耽。不亦疎乎。祇取辱耳。後世之士可以爲戒。

進士得人之盛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何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曆三年。楊寘

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大驗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尙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尙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閻浮提雨

佛果禪師川勤極善談禪。獨穎可聽。嘗云。閻浮提雨淸淨水。其諸天相。方時大旱。時雨忽降。莫知其價。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方欲收禾。霖雨不止。賀將人命。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甘雨得時。人皆飽足。此謂世城中雨美饍也。但名不同。其實一也。坐客云。經中所言。皆譬喻也。豈有雨寶珠等事乎。僕曰。不然。雨金雨血雨土。皆班班載於前史。何況六合外事。其有無不可懸料也。坐客咸以爲然。其上因緣出華嚴經第十五卷。

星名音誤

二十八宿。今韻略所呼。與世俗所呼。往往不同。韻略宿音秀。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貲。皆非也。何以言之。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次也。舍也。皆有止宿之意。今乃音秀。此何理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有高亢之義。今乃音剛。非也。爾雅。天根。氐也。注云。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其義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上邸之邸。音低。誤矣。西方白虎。而參觜爲虎首。故有觜之義。音貲。誤矣。彼韻略不知。但欲異於俗。不知害於義也。學者當知其字呼之。

賜酺

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書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此蓋漢遺事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飮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爲惠澤。令得聚飮酒也。酺音蒲。注云。王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飮食爲酺。或問賜酺起於漢乎。僕對曰。趙世家載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

白骨觀

祥符詔書。聖祖殿有石刻。孫按以上十字疑闕上闕。吾祖僕射忠肅公亮。知荊南府。日常苦嗣續寡少。因聞玉泉山頂有道人卓庵其上。號白骨觀道人。年八十矣。宴坐庵中。常想自身衰壞洞達。惟見白骨。以觀他人。亦復如是。如此五十年矣。忠肅因使人問訊。亦不答。贈遺亦不受。頻頻如此。亦略受之。繼而入山訪之。道人亦喜。因請出山。暫至府第。延之正寢安下。經月乃歸。一日。忠肅夢道人挾杖徑入正寢。方驚愕間。夢覺。且歎訝之。急使人往問訊。曰。昨夕已遷化矣。既而太夫人有娠。後遂生給事子山仲甫。兩歲已能趺庵方學語時。但言見人皆是白骨。後至七歲已往。漸漸不見。蓋其性移矣。給事學佛有見處。古君子也。僕以此語廣了老。了老云。鄧門爲之空門。今作白骨觀已自頭熬。況有人誘引之乎。僕以此言爲然。

咬嚼

俗說以人嚏噴爲人說。此蓋古語也。終風之詩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箋云、言我願思也。嚏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乃古之遺語也。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音丁計反。然則嚏耳鳴皆有吉凶、今則此術亡矣。

寧馨兒

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尙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爲一意。

正月剛卯

僕仕於關中、於士人王毖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廣狹、正如中指。上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與陳湯所謂強漢者同義。

蘭亭序絲竹管絃出張禹傳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卽是絃、竹卽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焉。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之誤耳。

神相

蔡忠懷確持正、其父本泉州人、晚年爲陳州幕官、遂不復歸。持正年二十二歲時、家苦貧、衣服稍敝。一日、與郡士人張湜師是同行。張亦貧儒也。俄有道人至、注視持正久之、因禮問曰、先生能相乎。曰、然。又問曰、何如。曰、先輩狀貌極似李德裕。持正以爲戲己、因戲問曰、爲相乎。曰、然。南遷乎。曰、然。復相師是、曰、當爲卿監、家五十口。時指持正云、公當死矣。道人旣去、二人大笑曰、狂哉道人、以吾二人貧儒、故相戲耳。後持正謫新州、凡五年、一日得師是書云、巳爲司農無補、然闔門五十口、居京師食貧、近蒙恩守汝州。持正讀至此、忽憶道人之言、遂不復讀。數日得疾而卒。聞之於忠懷之孫擅子正。

漢郡極大

有客問僕曰、古今太守一也、而漢時太守赫赫如此、何也。僕曰、漢郡極大、又屬吏皆所自除、故其勢炎炎。非後世比。只以會稽郡考之、縣二十六。吳、卽蘇州也。烏傷、卽婺州也。毗陵、卽常州也。山陰、卽越州也。由拳、注云、古之檇李、卽秀州也。大末、衢州也。烏程、湖州也。餘杭、杭州也。鄞、明州也。以此考之、卽今浙東西之地、乃漢一郡爾。宜乎朱買臣等爲之氣焰赫赫如此也。

召平有三

前漢凡三處載召平。蕭何傳、召平、卽東陵侯也。項羽傳、召平、卽廣陵人也。齊悼惠王傳、齊召平、不知何許人、爲魏勃所紿、至自殺。乃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僕頃在海州、常與任景初陳子直論之。

景初曰、此必非東陵侯。且淮陰侯在蕭何術中、而東陵常爲何畫策、其術高矣。必不爲勃所紿。子直曰、不然。夫爲人畫策則工、若自爲計多拙。故曰、旁觀者審、當局者迷。二人爭論不已。僕從旁解之曰、謂之非東陵侯、旣無所據、必爲東陵侯、恐受屈。子直曰、獨廣陵召平、不在論中、何也。僕因大笑曰、僕、廣陵人也。上不敢望東陵、下不肯爲齊相。況僕平生處己、常在於才與不才之間、宜乎不在論中也。子直由此號余爲廣陵召平。

胡人兩馬

僕自南渡以來、始信前人言之可信也。蓋胡人長於騎射、其所以取勝、獨以馬耳。故一胡人有兩馬、此古法也。北征詩云、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是知一胡人兩馬也。中國若不修馬政、豈能勝之。蓋用兵之法、弓馬必有副。詩云、交韔二弓、備毀折也。與兩馬同意。

甘露謀疎

元城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訓謀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殺宦官耳。十一月末、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吾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死者乎。凡可以救死者、無不爲也。若當時卽貶黜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迫人、而疎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

嬾眞子卷之四

孔子妃姓

章聖皇帝東封禮成、幸曲阜縣、謁先聖廟。時丁晉公扈從、前一日與同雜兩三人先馳至廟、省視儀具、因入後殿、乃孔子妃也。問於孔氏之族、孔子之妃何姓。延祐延渥同對曰、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女、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七十矣。次日、上至妃殿、亦問其姓、衆人未及對、晉公以延祐之言對。上曰、出何典據。晉公錯愕不及答。延祐徐前曰、出孔子家語。時扈從者皆以此事爲恥、謂之於舒州下寨老儒命汝乎。

杜牧之詩寓意

淸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右杜牧之自尚書郎出爲郡守之作。其意深矣。蓋樂遊原者、漢宣帝之寢廟在焉。昭陵、卽唐太宗之陵也。牧之之意、蓋自傷不遇宣帝太宗之時、而遠爲郡守也。藉使意不出此、以景趣爲意、亦自不凡。況感寓之深乎。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與朝謁同

元城先生與僕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雞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早。

蓋以刑驅其後也.今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特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犯義如犯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名字無中字

余中行老朱服行中.邵剛剛中.葉唐懿中.吳何執中伯通.王渙之彥昭.彥昭嘗於期集處自歎曰.某獨不幸名字無中字.故爲第六.行老應之曰.只爲聖不中時.以爲名答.

改名欽命

陽翟澗上丈人陳恬叔易.一日忽改名欽命.或者疑之.曰.豈非欽若王之休命.而有仕宦之意乎.叔易曰.不然.吾正以時人不畏天.故欲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詩嘲果逍遙

建中間.京西都運宋喬年.以逍遙果授文林郎.李方叔以詩嘲之曰.文林換卻山林興.誰道山人索價高.晁以道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今朝老子成長笑.六六峯前只一家.蓋用之於王元道效古.

道士前知進士榜科甲

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高下不可易也.獨科甲可易耳.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道士旣覺.與其徒言之.明年唱名.上意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卻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士遜三人入相.致仕歸鄧.遊武當山.若拙弟子.嘗爲公言之.僕爲鄧州淅川令日.聞之於鄧鄉士人劉可道.

太玄經每首列二十八宿

僕嘗聞元城先生.先儒註太玄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僕曰.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爲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應.何也.先生曰.揚氏之意.以謂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踦贊嬴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莽之僭竊.乃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嬴贊之下.注以爲水火之閏.而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蓋謂是.噫.子雲之數深矣.

同年小錄小名小字

同年小錄載小名小字.或問有故事乎.或曰.始於司馬犬子.僕曰.不然.離騷經曰.皇覽揆予於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且屈原字平.而正則靈均.則其小字小名也.所謂皇者.三閭稱其父也.後人遂以皇覽爲進御之書.誤矣.

外戚成敗

唐外戚傳云.外家之成敗.視主德之何如耳.至哉此言也.明皇之寵太眞極矣.故有馬嵬之事.故老子云.甚愛必大費.孟子云.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惟老杜於此事.殊爲得體.詩云.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妲.謂若此事.自出於明皇之意.與夫君王掩面救不得.相去遠矣.

何鼓

僕友司馬文季朴極知星.嘗云.前漢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左星.右右將.此說非也.且何鼓乃牽牛也.今分爲二.則失之矣.爾雅云.何鼓謂之牽牛.注云.今荊楚人呼牽牛爲擔鼓.擔者荷也.蓋此星狀如鼓.左右兩星.若擔鼓之狀.故謂之何鼓.何者.如何天之休之何.人但見何鼓在天漢之間.故易爲河.非也.

王摩詰畫先聖像

僕爲夏縣令.嘗居司馬文季家.出藏先聖畫像示僕.傳云.王摩詰筆也.僕因令善工摹之.眼中神彩.殊不相類.使人意不滿.畫像上長下短.其背微僂.以傳考之.想當然爾.莊子載老萊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云.長上而促下耳.卻近後而上僂.末僂謂背微曲也.然此皆可疑.若夫視若營四海.乃聖人憂天下之容.非摩詰不能作.

藥以所用爲主

關中名醫駱耕道曰.莊子之言.有與孫眞人醫方相合者.五苓散五味.而以木豬苓爲主.故曰五苓.莊子之言曰.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郭注云.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故此數種.若當其時而用之.則爲主.故曰是時爲帝者也.疏云.藥無貴賤.愈病則良.斯得之矣.故藥有一君二臣三佐四使.且如治風.則以堇爲君.堇烏頭也.去水.則以豕零爲君.豕零.木豬苓也.他皆類此.彼俗醫乃以本草所錄上品藥爲君.中品藥爲臣.下品藥爲佐使.可一笑也.

白樂天詩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泥中曳尾龜.右白樂天遊玉泉寺詩.李訓鄭注初用事.公知其必敗.輒自刑部侍郎乞分司而歸.時宰相王涯好琴.舒元輿好鷹.故及之.而曳尾龜.所以自喻也.龍醢事見左氏.麟脯事見列仙傳.

晉史託名御撰

晉史乃唐時文士所爲.但託之御撰耳.天文志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以民爲人.且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爲甄.則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名也.以此足見乃當時臣下所爲爾.臣下之文.觸其名於人主.已爲失矣.而人主傲然受之而不辭.兩皆失矣.

宰執嘗知所處

僕之故友柴愼微嘗云.開元元年.宰相七人.五人出太平公主門下.謂岑羲、竇懷貞、蕭至忠、崔湜、陸象先

也。二人明皇自用。謂張說、郭元振也。且象先。賢者也。何爲預五人之列。按象先傳。太平公主欲相崔湜。湜力薦象先於主。故遂相之。嚮象先何爲交結崔湜也。開元元年七月。太平公主既敗。而宰相出門下者。如岑羲等四人皆被誅。獨象先免。使其不幸與四人者皆死。豈不痛哉。然則士大夫之所處。宜以此爲戒。

烏鬼魚蔬

老杜遣悶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所說不同。雖議以爲鸕鷀能捕黃魚。非也。黃魚極大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故杜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又有白小詩云。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占水族。風俗當園蔬。蓋言魚大小之不同也。僕親見一峽中士人夏侯節立夫言。烏鬼。猪也。峽中人家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猪群中特呼爲鬼以別之。此言良是。僕又見浙人呼海錯爲蝦菜。每食不可闕。始悟風俗當園蔬之意。

張延年之疑

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衞太子。然雋不疑傳云。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且廷尉逮。召鄉里識之者張宗祿等。則人識之者多矣。不應如此違舛。然若以紀傳不相照。誤立兩姓名。則不疑傳末又云。一姓張名延年。則是當時廷尉驗問之時。一人已有兩姓名矣。則是非未可定也。故史家於此微見其意。初不疑縛送詔獄之時。已自云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天子與大將軍聞而嘉之。史者著此語。亦欲後人推原其意耳。

園妾

漢時送葬之禮極厚。武帝之葬。昭帝幼弱。霍光不學。取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以後宮守園陵。於是園妾自此始矣。後世因之。遂不復變。白樂天有園陵妾詩。讀者傷之。

觚稜

今之闕角。謂之觚稜。蓋取其有四稜也。僕友柴愼微云。觚。酒器也。可容二升。腹與足皆有四稜。漢宮闕取其制以爲角隅安獸處也。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爵觚皆酒器名。其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圜。故漢書曰。破觚爲圜。

四宿爲朱鳥之象

南方朱鳥。未爲鶉首。午爲鶉火。巳爲鶉尾。蓋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而朱鳥之首在西。故先曰未。次曰午。卒曰巳也。然南方七宿之中。四宿爲朱鳥之象。漢天文志。柳爲鳥喙。星爲鳥頸。張爲鳥嗉。翼爲鳥翼。或問朱鳥而獨取於鶉何也。僕對曰。朱鳥之象。止於翼宿。而不言尾。有似於鶉。故以名之。然謂之鶉尾者。昔聞元城先生曰。蓋以翼爲尾云。故甘氏星經云。鳥之翮。棘其尾。鶉之翮、棘其翼。以此知之。

春秋省文

柴愼微言。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爲簡冊無幾耳。故多從省文。後世妄行穿鑿。故其說不勝繁蕪。且如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氏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

人也。殊不知乃經之省文也。經中若此書者多矣。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十四年。意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二十四年。婼至自晉。皆省文也。譬之水性本清。濁泥汩之則濁也。若復去之。則水性明矣。今讀春秋者。但不爲諸家所汩。則聖人之意見矣。

陶舍陶靑封侯

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山河。啓土開封。今按漢書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書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此蓋謂陶靑也。今按漢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舍。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靑嗣。四十八年。薨。漢百官表。孝景二年六月。丞相嘉薨。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靑爲丞相。七年六月乙巳。丞相靑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所謂群川衆條。以喩枝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窊。以言自陶靑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況傳不載世家。獨以此見之。後世累經亂離。譜系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行李

亳州祁家梅牧本朝前輩書帖。僕嘗見其家所收孫宣公奭書尺。有云行李鼎來。蓋古之行李。乃今之行使也。魯僖公之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注云。行李。使人也。魯襄公之八年。鄭及楚平。晉責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於寡君。注云。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然古之李字從山下人。人下子作𡴀。後人乃轉作李也。一个行李。謂之一个行使。今人以行李爲隨行之物。失之遠矣。

涑水先生

司馬溫公祖塋。在陝府夏縣之西二十四里。地名鳴條山。有墳寺曰餘慶。山下即溫公之祖居也。僕爲夏縣令日。屢至其處。又十里許。有涑水。故溫公號涑水先生。鳴條山即湯與桀戰之地。去解州安邑縣五十里。乃桀之都也。呂相絕秦書曰。伐我涑川。俘我王官。以此見秦晉兩國境上二邑也。涑川即涑水也。王官屬今河中府虞鄉縣。唐末司空表聖隱於王官谷。有天柱峯、休休亭。乃一絕境也。

韓退之貞元十一年上書

韓退之三上宰相書。但著月日而無年。今按李漢云。公生於大曆戊申。而退之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大曆三年戊申至貞元十一年乙亥。退之時年二十八。以宰相年表考之。是年宰相乃賈耽、盧邁、趙憬也。但不知退之所上爲何人耳。且以前鄉貢進士上書。而文格大與當時不同。非賢相不能舉也。豈耽輩所能識哉。

薢茩

今之士人簡尺中．或以薢茩字易邂逅字．非也．離騷經云．製芰荷以爲衣兮．王逸注云．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薢音皆．茩音苟．僕仕於關陝之間．不聞此呼．正恐王逸別有義耳．後又讀爾雅．薢茩芵光．注云．芵．明也．或云蔆也．關西謂之薢茩．以僕所見芵光者．即今之草決明也．其葉初出．可以爲茹．其子可以治目疾．蓋謂可以解去垢穢．或恐以此得名．又爾雅云．蔆蕨攗．注云．蔆也．今水中芰．然則蔆自有正名．不謂之薢茩明矣．或曰．然則王逸郭璞皆誤乎．僕曰．古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郭璞多引用離騷注．故承王逸之疑．而多出此注．所以廣異聞也．學者幸再考之．

夢詩言列宿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間．右退之記夢詩．殊爲難解．僕嘗考之．此乃言二十八宿之分野也．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又曰．天根．氐也．注云．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注云．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故以名之．所謂百二十刻者．蓋渾天儀之法．二十八宿從右逆行．經十二辰之舍次．每辰十二刻．故云百二十刻．所謂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者．只上所謂哦字也．退之欲神其事．故隱其語．

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

元城先生與僕論十五國風次序．僕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先生曰．非諸侯也．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即邶鄘衛是也．自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故邶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居之．衛蔡叔居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衛詩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於王黍離上．且列爲三國．而獨不謂之衛．其意深矣．以毛鄭不出此意．故備載之．

鯉魚化龍

鄱陽湖水連南康軍江一帶．至冬深水落．魚盡入深潭中．土人集船二百艘．以竹竿攪潭中．以金鼓振動之．候魚驚出．即入大網中．多不能脫．惟大赤鯉魚．最能躍出．至高丈餘．後入他網中．則不能復躍矣．蓋不能三躍也．故禹門化龍者．是大赤鯉魚．他魚不能也．杜子美觀打魚歌云．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卻去．赤鯉騰出如有神．僕親見捕魚．故知此詩之工．

羅敷作羅紨

亳州士人祁家．多收本朝前後書帖．內有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紨．初亦疑之．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生十一人．男十一人．女其妻中一人嚴羅紨．紨音敷．乃執金吾嚴延年長孫之女．羅紨生女曰持轡．乃十一中一人也．蓋採桑女之名偶同耳．

中國戰多用弩

自古中國與夷狄戰．多用弩．朝錯上疏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平城之歌曰．不能控弩．李陵以連弩射單于．馬隆用弩陣取涼州．蓋中國各用所長．夫騎射．夷狄所長也．弩車．中國所長也．蓋車能作陣．而騎不可突．弩能遠而入深．可以勝弓．且得其矢．而夷狄不可用．近世獨不用弩．嘗講求之．

春秋五傳

孝經序云．魯史春秋．學開五傳．韓退之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然今獨有三家．今按前漢藝文志序云．春秋分爲五．注云．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鄒氏夾氏．而鄒氏夾氏．有錄無書．乃知二氏得有名爾．王陽傳稱能爲鄒氏春秋．何也．豈非至後漢之初．此書亦亡乎．故曰有錄無書．前漢鄒騶同音通用．

韓門弟子

韓退之列傳云．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以僕觀之．郊籍非從行也．東野乃退之朋友．張籍乃退之爲汴宋觀察推官日所解進士也．而李翺皇甫湜則從退之學問者也．故詩云．東野窺禹穴．李翺觀濤江．又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故於東野則稱字．而於羣弟子則稱名．若孔子稱蘧伯玉子產．回也由也之類．而唐史乃使東野與羣弟子同附於退之傳之後．而世人不知．遂皆稱爲韓門弟子．誤矣．

嶧山碑

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嶧山之碑至於苦縣光和．人多未詳．王內翰亦不解．按老子．苦縣人也．今爲亳州衛眞縣．縣有明道宮．宮中有漢光和年中所立碑．蔡邕所書．僕大觀中爲永城主簿日．緣檄到縣得見之．字畫勁拔．眞奇乖也．且杜工部時已非嶧山眞筆．況於今乎．然今所傳摹本亦自奇絕．想見眞刻奇偉哉．

程伯休甫劉伯貢父劉中原父

涑水先生一私印．曰程伯休甫之後．蓋出於司馬遷傳曰．重黎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爲司馬氏．故涑水引用之．且伯休甫者．其字也．古字一字多矣．如愛絲房喬顏籀之類．三字無之．獨本朝有劉伯貢父劉中原父．或云二人本字貢甫原甫．以犯高魯王諱．故去甫而加伯中．時人因併三字呼之．此說非也．六一先生作原甫墓誌云．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以此可知彼但見儀程甫以避諱．人或呼爲儀程．或呼爲程四．遂併二劉失之誤矣．

箋曹成王碑

曹成王碑．句法嚴古．不可猝解．今取其尤者箋之．大選江州．羣能著（直略反）職．王親教之．搏（徒官反）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必利反）．今釋於此．著職者．各安守其職也．搏力者．結集其力也．勾卒者．互相勾連也．嬴越之法．嬴當爲嬴．謂秦商君．越句踐．教兵之法．曹誅五畀者．曹．朋曹也．若有罪．則凡與之爲朋曹者咸誅之．

五、什五也．凡有所獲．則分而畀其什五之兵也．蓋利害相及．則戰不敢潰．而居不敢盜．此乃句卒嬴縮之法．或曰．嬴謂衰嬴也．越謂超越也．凡戰．料其衰嬴．實非超越也．然無句卒之義．當從前說．

杜工部蜀道畫圖諷詠

日臨公館靜．畫滿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煙霞會．清罇幸不空．右杜工部嚴武廳詠蜀道畫圖．是時武跋扈．微有割據之意．故甫於詩諷之．云山不斷．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據也．幕下有箋於東道者如此．

紇音恨發反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之父鄹人紇．乃叔梁紇也．皆音恨發反．而世人多呼爲核．有一小說．唐舊類士輕薄．有同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紇字也不識．或以爲瞎字也不識．誤矣．

梁孝王墓

亳州永城縣之七十里．有芒碭山．山有嚴曰紫氣．此蓋高帝避難所也．復有梁孝王墓．僕嘗與宿州知錄邵渡同遊．入隧道中．百餘步至皇堂．如五間七架屋許．大周迴有石閣子十許．上鐫作內臣宮女狀．中又大石柱四所．以懸棺．棺今不復見矣．入時必用油圍以爲燭．其中盛夏極涼．如暮秋時．山下有居民數百家．今謂之保安鎮．蓋當時守塚之遺種也．土人呼墓爲梁王避暑宮．故老云．前數十年時．有人入其中．嘗得黃金而出．今不復有矣．孝王傳云．未死．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府藏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想見當時送葬之物厚矣．魏武帝嘗發塚中郎．摸金校尉．如此塚蓋無不發者．然古人作事奇偉可驚．非後世比也．

嬾真子卷之五

仁宗御書

紹興三年夏六月．明州阿育王山住持淨曇．以宸奎閣所藏仁宗御書詣行在所獻．書凡五十三軸．字體有三．一曰眞書．二曰飛白．三曰梵書．其上二書．世多見之．而梵書亦自奇古．可駭愕也．又有團絹扇三柄．皆仁宗御書．一長柄者三尺許．恐是打扇．用白藤纏柄．而三扇皆以肯繭紙爲之．上下承尊制度極草草．今中產之民所恥執也．大哉仁宗之盛德也．

薈蕞誤呼爲會粹

唐史載鄭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餘篇．目其書爲薈蕞．老杜哀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詩云．薈蕞何技癢．今按韻略．薈烏外切．草多貌．如薈兮蔚兮之薈．蕞．徂外切．小也．如蕞爾國之蕞．虔自謂其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乃誤呼爲會粹．意爲會取其純粹也．失之遠矣．蓋名士自所著書．多自貶．若雞肋脞說之類．皆是意也．技癢者．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老杜以謂虔私撰國史．亦不能自忍爾．蕞一音在外切．小也．兩音一意．

風馬牛

楚子問齊師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注云．馬牛

之風佚。蓋末界之徵事。故以取喻。然注意未甚明白。僕後以此事問元城先生曰。此極易解。乃醜詆之辭爾。齊楚相去南北如此之遠。雖馬牛之病風者。猶不相及。今汝人也而輒入吾地。何也。僕始悟其說。卽書所謂馬牛其風。注云。馬牛其有風佚。此兩風字同爲一意。

天數消長

僕讀史記。因歎曰。天道遠矣。所可畏也。秦昭王四十八年。始皇生於邯鄲。年十三。卽位。是歲甲寅。然是年豐沛已生漢高帝矣。後十五年己巳。項羽生。三十七年。始皇南巡會稽。時年已二十三矣。其年七月。始皇崩。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沛。時年三十九。項羽起會稽。時年二十四。漢元年。高帝至霸上。時年四十二。十二月。羽亦至。遂殺子嬰而滅秦。高帝在位十二年。五十三而崩。時歲在丙午。噫。消長倚伏。其迹密矣。

楫濯丞印章

政和中。僕仕關中。於同官蒲氏家。乃宗孟之後。見漢印。文云楫濯丞印。印文奇古。非隸非篆。在漢印中最佳。楫濯乃水衡屬官。楫讀如楫。濯讀如櫂。蓋船官也。水衡掌上林。上林有船官。而楫濯有令丞。此蓋丞印也。然皆太初元年以前所刻。太初以後。皆五字故也。

魏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

元城先生嘗與僕論魏丞相不能救蓋寬饒之死。今追錄之。神爵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罪。下有司自殺。三年三月丙午。丞相相薨。識者以爲有天道焉。且相嘗謂次公醒而狂。且以字呼之。是必平日朋友也。平日以狂待之。則宣帝之怒。相必無一言以救之。宣帝初下其書中二千石議也。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然則中二千石共議以爲大逆不道。獨執金吾一人耳。百官表。神爵二年。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不知賢者何人也。必醜邪惡正。嘗爲蓋司隸所劾者也。賢不足道也。獨相號爲賢相。又與寬饒彼此皆儒者。平日交友。獨不能爲地。相可責哉。

曾子罪子夏不稱師

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汝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皆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孝弟子之辭。而子夏之言十一。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爲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蓋曾子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

淵明公田之利

淵明之爲縣令。蓋爲貧爾。非爲酒也。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蓋欲得公田之利。以爲三徑閑居之資用爾。非爲旋創田園也。傳本云。公田之利過足爲潤。後人以其好酒。遂有公田種秫之說。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此非種秫時也。故凡本傳所載。與歸去來序不同者。當以序爲正。

孟子去齊三宿出晝

高郵老儒黃移忠彥和。僕幼稚嘗師之。嘗問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

不佞

今之尊尺稱人之德美。織之曰不佞。不佞意謂不敢諂佞。非也。左氏昭公二十年。載齊揚之言曰。臣不佞。注云。佞才也。漢文帝曰。寡人不佞。注云。才也。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注亦云才也。古人佞能通用。故佞訓才。左氏載祝鮀之言行極備。蓋衛之君子也。衛之宋朝袞貌甚美。衛靈公夫人南子通之。孔子之意。蓋謂無祝鮀之才。而有宋朝之容。則取死之道。故曰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自呼其名

僕友孫亞之自呼曰雅。朱青卿自呼曰荆。或問有故事乎。僕曰。孟施舍之養勇也。又曰。舍豈能爲必勝哉。注曰。施舍自呼其名。但曰舍。蓋其好勇而氣急也。恐起於此。

食蛙

僕任夏縣令。一日會客於蓮塘上。時若蛙聲。坐中有州官。乃長安人。以微言相戲。妄謂僕南人食此也。僕荅曰。此是長安故事。客曰。未聞也。僕取東方朔傳示之。客始伏。武帝欲耕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爲上林苑。朔諫以爲此地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曰。鼃卽蛙字。似蝦蟆而小長腳。蓋人亦取食之。

三語掾

僕嘗與陳子直查仲本論將無同。仲本曰。此極易解。謂言至無處皆同也。子直曰。不然。晉人謂將爲初。初無同處。言各異也。僕曰。請以唐時一事證之。霍王元軌。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平曰。王無所長。問者不解。平曰。人有所短。則見所長。蓋阮瞻之意。以謂有同則有異。今初無同。何況於異乎。此言爲最妙。故當時謂之三語掾。二子首肯之。

劉厲王塚

揚州天長道中。地名甘泉。有大古塚如山。未到三十里已見之。土人呼爲瑠璃王塚。按廣陵王胥。武帝子也。都於廣陵。後至宣帝時。坐謀不軌賜死。謚曰厲。後人誤以劉厲爲瑠璃爾。漢制。天子諸侯卽位。卽立太子起陵塚。故能如此高大。胥雖以罪死。尙葬其中。故胥且死。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之。無厚也。旁有居民數十家。地名甘泉。或恐胥僭擬云。

硯字

文房四物。見於傳記者。若紙筆墨。皆有據。至於硯。卽不見之。獨前漢張彭祖。少與上同研席書。又薛宣思省吏職。下至筆研。皆爲設方略。蓋古無硯字。古人諸事簡易。凡研墨處不必硯。但可研處只爲之爾。矛盾蠣蛸載於前世。不若今世事事冗長。故只謂之研。不謂之硯。然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乃夫子平生物。非經史不足信。

妙字

荊公字解妙字云。爲少爲女。爲無妄少女。卽不以外傷內者也。人多以此言爲實。殊不知此乃郭象語也。莊子云。綽約若處子。注云。處子不以外傷內。公之言蓋出於此。

兔毫筆

退之以毛穎爲中山人者。蓋出於右軍經云。唯趙國毫中用。蓋趙國平原廣澤無雜木。唯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良筆也。

齊語

孟子云。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又云。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蓋莊嶽。乃齊國繁會之地也。孟子在齊久。故知其處。今以左傳考之。可見莊嶽之地。襄公二十八年。齊亂。十一月丁亥。慶封伐西門弗克。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注云。嶽。里名也。哀公六年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以甲入於公宮。國夏高張乘如公。戰於莊。敗。注云。莊。六軌之道也。以最繁會。故可令學齊語。若今馬行界身之類。

右相

古以右爲上。且以左相言之。謂非正相。如輔佐之佐耳。左氏傳。薛宰之言。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又齊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蓋伊尹者。湯之相也。而仲虺特輔佐伊尹耳。故曰左相。崔杼慶封亦復如此。故漢孝惠時。王陵爲右丞相。王陵既免。徙平爲右丞相。文帝初立。周勃功高。陳平謝病。上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非獨如此。周昌自御史大夫左遷爲趙相。賁赫以財入官。而府不與右職。與此同類。今人以降爲左遷。

皐陶

古人姓名有不可解者。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云。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注云。高陽。顓頊帝號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注云。此卽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皐陶字也。然有可疑者。文公五年。楚滅六蓼。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注云。六蓼。皆皐陶後也。且既云庭堅。卽皐陶字。則文仲不應既曰皐陶。又曰庭堅也。若據其意。則皐陶庭堅。又似兩人。山谷老人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云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曰魯直。

張說狀慕崔湜執政年不可及

唐史載崔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僕初讀此。謂說之年遜崔。與湜相去絕矣。及以二人本傳考之。相去纔四歲爾。今按宰相年表。湜執政時。乃景龍二年戊申。推而上之。生於咸亨二年之辛未。張說傳稱說開元十八年卒。年六十四。推而上之。乃生於乾封二年之丁卯。至景龍二年戊申。說纔年四十二歲。而歎慕之如此。藉使宋廣平見之。必無此語。廣平嘗見蕭至忠出太平公主第。謂至忠曰。非所望於蕭傅。非獨不慕。且以爲戒。

權書衡論

眉山蘇氏文集有權書衡論。衡論世皆知出處。獨權書人少知之。漢哀帝時。欲辭匈奴。使不來朝。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於是大臣權書遺之。注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之。權書之名。蓋出於此。衡取其平。權取其變。衡爲一定之論。權乃變通之術。

漢待淮陰之薄

柴愼微云。淮陰信可謂忠矣。漢待之何其薄也。贊曰。天下既定。命韓信申軍法。此乃信爲淮陰侯在長安奉朝請時也。漢五年二月。漢王卽皇帝位。六年十二月。執信於陳。十一年正月。伏誅。且信之在長安也。漢實因之。而乃能爲漢申軍法。卽其忠可知矣。蓋漢實畏其能。故信卒不免。田肯有云。陛下已得韓信。又治關中。則知此兩事。乃當時安危存亡之機。且信之弊名。使人畏之如此。其不亡何待。

琅邪刈稻

李百藥父與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傳。鄅人藉稻。注云。鄅。妘姓國也。其君自藉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注云。鄅國。今琅邪開陽縣也。蓋藉當呼爲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也。

莊疏可笑

莊子之疏。有可以一大笑者。徐無鬼語武侯相馬曰。直者中繩。曲者中鉤。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謂馬步驟迴旋中規矩鉤繩也。故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同一意也。疏乃以直爲馬齒。曲爲馬項。方爲馬頭。圓爲馬眼。且世間豈有四方馬頭乎。故可以一大笑。

中興頌復復兩字出漢書

唐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兩京。故曰復復。非也。此兩字出漢書。今按匡衡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注云。下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翟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注云依其舊也。下復扶目反。蓋上音服。下音福。謂復如故也。唐中興頌宜亦如此讀之。

棋詩

玉子紋楸一路饒。最宜簷雨竹蕭蕭。羸形暗去春泉長。拔勢橫來野火燒。守道還如周伏柱。壓兵不濺霍嫖姚。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於局上銷。右杜牧之贈國手王逢詩。或云。此眞贈國手詩也。棋貪必敗。怯又無功。羸形暗去。則不貪也。拔勢橫來。則不怯也。周伏柱以喩不貪。霍嫖姚以喩不怯。故曰高棋詩也。魏收嘗云。棋於貪勇之際。所得多矣。七十更萬日。牧之是時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猶有萬日。

胡廣相韓譙生貴子

韓魏公父諫議大夫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見諫議而奇之曰。是必生貴子。請納女焉。後

諫議出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生魏公於泉州州宅。僕與韓氏交遊。嘗見諫議胡夫人畫像。骨奇偉。宜其生貴人也。世言魏公世居河朔。故其狀貌奇偉。而有厚重之德。然生於泉州。故爲人亦微任術數。深不可測。有閩之風。皆其土風然也。聞者以爲然。

朝服皁衣

或問漢臣朝服。僕云。張敞議云。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又谷永書云。擢之皁衣之吏。厠之爵臣之末。則知漢朝之服。皆皁衣也。周禮袞冕九章。驚冕七章。毳冕五章。希冕三章。玄冕衣無衣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則皁衣者乃周之卿大夫玄冕也。漢之皁衣。蓋本於此。

蒼官青女

金陵詩云。歲晚蒼官聊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蒼官謂松也。青女謂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猶不消也。橫陳出楞嚴經。六欲界中云。我無慾應汝行事。當橫陳時。味如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慾而無味也。蓋荊公自謂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橫陳不能已耳。此言近於雅謔。殊有深意。

繒字當以疾陵反爲正

元城先生嘗論及漢高帝功臣曰。屠狗販繒之徒。呼繒字與餳相近。後檢漢灌嬰傳注。但云帛之總名而已。今按韻略。繒。慈陵切。注云。帛也。增。咨登切。則世人以繒爲增。誠非也。尚書厥篚玄纖縞、注云。玄、黑繒也。縞、白繒也。釋音云。似陵反。禮運云。瘞繒。注云。幣帛曰繒。釋音似仍反。左氏衞文公大帛之冠。注云。大帛厚繒。繒疾陵切。晉書地理志。繒才陵反。以諸音義考之。當以疾陵爲正。

擅入御苑

許洛之間。極多奇士。宣和中。崔朝奉鶠德符監洛陽稻田務。一日。送客於會節園。宦官容佐拘入會節。以爲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晚春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內。坐梅下賦詩。其間有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少憩藉清影。低顰啄微酸。次日佐入園。見地有馬糞。知是崔朝奉。是時府官畢佐恐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因此劾奏擅入御苑作踐。遂勒停。德符傳食於諸人家。久之。敘復歸陽翟。聞之田元邈云。

特卜張起宗與文樞密並案而食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騎馬。錦繡蘭麝。從人眼鼻。起宗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旁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耕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所交遊宴飲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見閤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公每召客必預。若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揖於左。公爲客則揖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

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籍。共升大車隨行。亂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籍。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武延之宴。坐客微笑。自此諸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瞽卜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

箬下酒五酘酒

蘇秀道中有地名五木。出佳酒。故人以五木名之。然白樂天爲杭州太守日。有詩序云。錢湖州以箬下酒。李蘇州以五酘酒。相次寄到。詩云。勞將箬下忘憂物。寄與江城愛酒翁。鐺腳三州何處會。甕頭一盞幾時同。傾如竹葉盈樽綠。飲作桃花上面紅。莫怪殷勤故相憶。曾陪西省與南宮。僕嘗以此問於僕之七舅氏。曰。酘字與羖同意。乃今之羊羔兒酒也。詳其詩意。當以五羔爲之。以是酒名。故從酉云。樂天詩云。竹葉盈樽綠。謂箬下酒取竹有綠之意也。桃花上面紅。謂五羖酒取桃花五葉也。後人不知。轉其名爲五木。蓋失之矣。僕檢韻中酘字。乃竇同音。注云。重釀酒也。恐酘難轉而爲木。

溫公私第

溫公夏縣私第在縣字之西北數十里。質樸而嚴潔。去市不遠。如在山林中。廳事前有棣華齋。乃諸子弟肄業之所也。轉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也。巫咸榭乃附縣城爲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貯三朝所賜之書籍。諸處榜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上節。微屈染墨書之。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朔三字。惟巫咸榭字差大爾。閣圖在宅之東。溫公嘗宿於閣下東畔小閣。侍吏唯一老僕。一更二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掩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且或坐於牀前問勞。說話畢即回閣下。

駙馬都尉

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官名以駙馬給之。蓋獨居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且晏如傅粉。宜爲禁臠。若預乃癭如瓠壺。何至妻帝之女也。始信前古帝壻。唯擇人材。不專以貌也。後世徒失此意。惜哉。

服寒食散

後漢以來方書中有五石散。又謂之寒食散。論者曰。服金石人不可食熱物。服之則兩熱相激。故名謂之寒食。則可知也。然晉史載裴秀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薨。年四十八。據此則又是不可飲冷物也。後問一名醫。答云。食物則宜冷。而酒則宜熱。僕初不信。後讀千金方第二十五卷解五石毒一切冷食。唯酒須令溫。然則裴秀傳所謂當飲熱酒亦非。

仙姑

王元道嘗言陝西于仙姑傳云。得道術。能不食。年約三十許。不知其實年也。陝西提刑陽翟李熙民逸老。正直剛毅人也。聞人所傳甚異。乃往清平軍自驗之。既見道貌高古。不覺心服之。因曰。欲獻茶一盃可乎。

姑曰。不食茶久矣。今勉強一啜。旣食少頃。垂兩手出玉雪如也。須臾。所食之茶從十指甲中出。墮於地。色猶不變。令逡老就地刮取。且使嘗之。香味如故。因大奇之。

東坡詩下立字有來處

紹興六年夏。僕與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余因舉東坡詩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元章云。立字最爲有力。乃水涌起之貌。老杜三大禮賦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欲立。東坡之意。蓋出於此。或者妄易立爲至。祇可一笑。

肯綮錄

趙叔向著

肯綮錄小引

肯綮錄者．西隱埜人所著之書也．埜人閒居多暇．飲酒讀書．足以自娛．有疑誤．隨卽記之．初無第也．昔蒯生自名其書曰雋永．取肉肥而味長．我則異於是．殆是眉山先生羊脊帖中語．終日摘剔．僅銖兩於肯綮之閒者．因以名錄．西隱埜人趙叔向書於松澗山居．

肯綮錄

宋　趙叔向著

俚俗字義

歸田記云．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牌榜于衢路．而俚俗昧于字法．轉酸從食．餡從臽．有滑稽子曰．彼家所賣餕（音俊）臽．不知爲何物也．以余觀之．山谷法帖見于世者．皆作酸、饟．餡路上聲．與餡同音．在去聲．注云．餅中餡也．篇韻皆無餡字．不知歐陽公從何得也．俚方言云．關東西謂甑爲甗．（音獻）或曰鬵．（音尋）或謂之酢餾．而唐韻甗（音獻）鬵．（音尋）與方言所音．已不同矣．豈特此也．今士大夫．因循相承．信雖而書．極爲未允．因從陸法言唐韻．摘世閒所常用者．以示兒曹于後．

謂人髮亂曰鬔鬆．（音蓬松）惺憽．（耳惺也）胮肛．（音龐肛，肥大也）敧．（以箸取物曰敧，音欺）嗟嘆．（嗟嘆聲）鎖鑽．（鎖牡曰鑽，音須）匾匼．（物之薄者曰匾匼，音遍揞）

𡱇斜．（物之不正曰𡱇斜，音擺）閬門．（角子門曰閬門，門兩扇開之曰閬）頰．（頰下曰顑）扠．（以拳加物曰扠）瘙．（曰瘙）膔脹．（以力撓曰膔脹，上音…，下二字…）陸．（曰陸）

痿．（音萎）手足麻痺曰疒．（音…）香有馪香．（音…）舉物曰揵．（音虔）頭門曰顖．（於交切）目深曰窅．（音同上）而不平曰𥈭．（音同上聲）

齇曰齁．（音…，卽…）齒不齊曰齾跌．（上音…）以肩負物曰佗．（音陀）取棋子曰擥棋．（音…）身短曰矬．（昨禾切）鬆曰鬖．（音…）

一斗曰一匚．（音方）人面色紫曰黳．（音…）怒目視人曰䁡盯．（音棖，下音…）不善人曰獰惡．（上乃庚切）脚細曰蹻𨁝．（下音丁）觸突人

曰襟襴。小兒衣曰褯褯。餿臭曰饐。使性曰𢙺利。疼曰𤸷。不定曰尤豫。

由。呼聲曰噉噉。飯不中曰餕。目深曰䁲䁲。繫物將曰扰。不潔曰𩟔𩞄。衣散曰襤衫。又曰摧摧。湯中淪肉曰𤏸。稱量曰敁敠。塵起曰𡏟𡏟。不背曰偊踽。或作䦨茸。或作𦀼毷。麤而不緝曰𧝕𧝕。屈曲曰𧙍𧙍。好曰玼𢡐。齒偽于險曰𪘁。五采鮮明曰𩁹鮋。鮑聲曰唉。物下墜曰𪊖𪊖。魚敗曰餒。髮美曰鬒。續衣曰紩。口吃曰𧮨。生疏曰解㬉。圕曰𡇲。草束曰𥳁。皮起曰皺。火熟物曰𤋮。杀斷曰㩿𢬏。人醜曰𨹩𩓾。不謹曰𪓿𪓿。瘦曰𦢃𦢃。以水和麪曰溲。行不正曰𨄌𨄌。黠狡曰𠍶𠍶。物而不斷曰韌。器破未離有痕曰𤭛。旅體曰𤺧。染黛曰𪓿，亦作𪓿。好兒曰𠐐𠐐。船不穩曰鈔。狠强曰拗。米不佳曰𥺳。蛇退皮曰蜕。横木曰𣔃。濁曰𣿫溷。酒曰𧮨。挑燈杖曰𣕲。不平曰𪒇。弃物曰𢶒。農具曰碌碡。不伸曰𨁂𨀛。𩔽𩔽。罵人曰㓾疑。舂米曰䃺。舟不穩曰航。低頭曰𢿌。去水曰斗。垢曰垢圿。

簽樊[illegible]

今人多不識簽字。直寫作簽。士大夫亦如此。一云籤字。

梅雨

今人謂梅雨。梁元帝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風俗占曰。芒種日謂之入梅。夏至日午後爲出梅。梅雨時號曰時雨。合共三十日。

伯夷叔齊名字

孔毅夫云。伯夷叔齊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逵。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謚也。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世多不知。故特拈出。但春秋少陽之書。今人罕見。而孔叢子注。并孤竹君出之。曰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二子。毅夫不載也。台。當讀爲胎。

筠爲竹

禮記云。松柏有心。竹箭有筠。箋翻皆解筠字爲竹皮之美質。今人直指筠爲竹。不可也。

聖節香錢

今聖節道場三省樞院作兩日。開啓滿散。蓋始于五代也。廣順中。刺史臣僚遇聖節。止于寺觀起道場。中書門下與百官樞密院諸司使副各共設齋。薦此道場。皆是率醵。則今都下命官出香錢。其猶當時率醵乎。

万俟音墨其

今有万俟姓。墨其字間音。非點畫有異也。北齊已有特進万俟普矣。

九方皋

唐韻云。九方甄。秦穆公時人。善相馬。一名皋。列子乃云。秦穆公時九方皋。善相馬也。九、姓也。方皋、名也。甄音因。

孟子字

西漢藝文志孟軻、字子車。孔叢子亦云。而唐韻軻、口箇切。轗軻不遇也。孟子居貧轗軻。字子居。轗軻皆去聲。

晉宋前南方鵝貴

今自淮而北。稀難得鵝。南渡以來。虜人奉使。必戮之以歸。予謂晉宋以前。雖南方亦不多得。以武陵王之手自割炙。劉毅謂庾悅曰。自今年未得子鵝。豈能殘炙見惠。庾不答。至爲死讎。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王右軍求市不得。至攜親友命駕就觀。又爲道士寫五千言而易鵝。則知當時亦難得見也。唐時價猶二三千。

震靈丹

大丹藥中有所謂震靈丹者。前輩多强爲解說。按唐韻返魂樹、在西海中聚窟洲上。有花葉。香聞數百里。狀如楓香。煎其汁可以爲丸。死尸在地。聞氣乃活。亦名反生香。又名卻死香。其丸爲震靈丸。出十洲記。則是貴其藥。假借其名耳。

涕洟

五經文字云。涕、音體。洟、音替。自目出曰涕。自鼻出曰洟。今人寫作鼻涕。亦只作涕。誤矣。亦音夷。士大夫作字。從五經文字爲佳。

伊蒲塞非素饌

東漢楚王英傳。詔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注云。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翻爲近住。言受戒行堪僧住也。當時用梵語已可笑。後人引見。直以爲素饌。尤非也。今譯僧以伊蒲塞爲近住男也。

鍾馗小妹

今人家歲首貼鍾馗于門。高承紀原引開元中明皇痁疾。夢二鬼。一大一小。小者竊一足。懸一履于腰間。竊太真紫香囊。又拈玉笛吹之。頃喧擾。大者曰。臣武舉所棄鍾馗。將爲陛下殺之。遂擒小者。以右指摘其目。食之。至疾覺而疾愈。遂命吳生如夢圖之。至今人畫者往往如此。所謂始於此也。沈存中筆談。乃謂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發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愨母鄭夫人。云有妹鍾馗。便謂鍾馗之說亦遠。且明皇病中之夢。何足憑信。鄭夫人之妹。偶然有此名耳。未必便爲擒鬼者。今人家舉而相效。何止此一事。但今人畫鍾馗。又畫一女子于旁。謂之鍾馗小妹。其訛至此。

詠漱書

余頃在廬山時。地近武林。一族人家好養鹿。一日。有中貴人以百餘千買一鹿去。嘗見其几間有書一帙。

上黨味漱二字。初不曉。取視之。則皆飼鷹鶻之語。字書紙縻。梅皆如法。問其所從來。則曰。吾父昔在北司諸閤往來甚厚。以此見遺。且曰。飼養法皆可用也。嘗以二字徧詢相知。必有知者。而味字篇韻皆所不收。疑其誤書。或俗子命字。後見沈存中筆談。載養鷹鶻者。其類相語。謂之味漱。（味以喙切）三館書目。有味漱書三卷。皆養鷹鶻法及療病之術。始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譏誚也。但此書三卷。言多鄙褻。稱其名爾。或附益近事也。（味一作以喙切）

燕脂

王叡炙轂子。燕脂本閼氏夫人所造。以紅花爲之。中國呼爲紅藍。本草亦作燕脂。惟集韻作𦔽赦。今人所寫不一。惟從本草庶易識而不謬。

客作

今人指傭工之人爲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紫姑伸獄

常州酒官鄭思永爲予言。岳飛死之明年。因元夕會飲。有失器皿庫數事。相與請紫姑神卜之。方焚香。箕已震不可舉。忽大書曰。辛苦提兵十二秋。功多過少未爲讎。主恩未報遭讒謗。幽壞含悲闕點頭。其後乃書飛押字也。庫官親識之。初不知飛坐獄。及死于除夜也。泣而禱曰。飛押字乃是相公押字。相公別無可否。自是不復再書。又明年。軍人有來臨安踏衣糧者。茶肆中偶與人言。遂爲邏卒者所捕。以送棘寺。窮究其獄。庫官并吏輩數人。皆追逮流竄焉。思永時爲棘寺推官。

火骨成灰

蕭山縣有百姓項十五者。沈酣于酒。朝夕未嘗醒。未滿四十而死。其俗尚火化。化訖。收其骨殖皆成灰。不可拾。或云酒所致也。

長物（具作去聲）

今人謂什物冗雜曰冗長。（去聲）按集韻長、餘也。王恭曰。吾平生無長物。東漢威宗詔。已有此語。云其輿服制度有逾侈長飾者。皆宜省損。亦作去聲。皆本于左氏也。

元二

今人凡作兩字。多止寫上一字。其下一字作兩點。非也。合作二字。東漢鄧隲傳。時遭元二之災。今趙明誠金石錄載石門頌。有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絕之語。若讀爲元元。則不成文意。

井幹

幹、井垣也。字本作韓。古書多作幹。而音韓也。

絃當作弦

五經文字。琴瑟之弦皆從弓。作絃者非。

枰棋

奕棋謂之枰棋。枰、符耕切。彈也。其字從手。韋洪嗣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枰音平。博局也。其字從木。二字頗相亂。因出之。洪嗣又云。枯棋三百。李善引邯鄲淳藝經注云。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今之棋局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道。三百子不足用矣。則知古之棋局。與今不同也。

他字恙字乃蟲義

他、說文曰。蟲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猶言無恙也。恙、小蟲。亦蛇屬。今人用無他之語。承誤也。

九拜

拜字古𢷎。周禮大祝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今人但用稽首或頓首。餘不聞也。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已見禮經。解釋獨不明。漢明帝紀注。謂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事者。明帝詔三老李躬年耆學明。前號以更字作叟字。傳誤。至今嫂字亦有作㛐者。大不然也。

香薷

藥有所謂香薷者。薷字不見于篇韻。獨本草音柔。今人多不識此字。北人呼爲香茸。南人呼爲香蕕。其實皆音薷耳。劉延世爲孫君作譜圖。其說甚觀。續醫家亦多不識。

玉龍膏

今面油謂之玉龍膏。文昌雜錄。言宋朝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團合子貯之。因以名之。

趙清獻高士入冥

趙清獻先生者。有道之士也。能入冥間。觀世間所謂地獄者。往往引人觀之。蘇子由嘗謂清獻曰。某能往乎。先生曰。他人則可。公不可也。再三詰之。乃言公此去大有官職。若見之。則無復肯仕宦矣。其間大半爲官員僧道四民。蓋官員則恃勢凌人。貪冒不忠孝。僧道四民亦然。僧道忌受用過當。不持五戒耳。

東坡易簀

東坡建中靖國初。寓居毗陵。無何。以疾請老。疾革。一日折簡錢世雄濟明云。昨日齒中出血。如蚯蚓狀無數。蓋是熱毒根深不癢。即今諸藥盡。惟取人參茯苓麥門冬濃煮湯。渴即飲之。莊子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而此不愈則天也。又徑山長老惟琳來問疾。乞偈。答曰。□□與君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即無疾。平生笑什麼。神呪真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難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但死生亦細故耳。爲佛法爲衆生自重。蓋絕筆於此。後二日殆將屬纊。聞根先惟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宜勿忘西方。先生曰。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濟明云。先生平時踐履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

衕字从角

衕字从角，見玉篇角字門，非魚也，今人往往不識。

撰與撰通

撰日爲撰日，劉中山集屢用之，撰字通，見集韻，如有用撰述字，則用譔字。

就館

今士人就館聚徒，皆謂之就館，亦語忌也，按元后傳，張美人嘗任身就館，今吳正仲漫堂隨筆，載王介甫對上曰，是時後宮方有二人就館也。

甕牖閒評

袁文撰

甕牖閒評目錄

卷一
五十三條
卷二
五十一條
卷三
四十九條
卷四
五十條
卷五
五十四條
卷六
五十三條
卷七

五十四條
卷八
四十八條

臣等謹案甕牖閒評，宋史藝文志、馬氏經籍考及晁公武、陳振孫諸家俱未著錄，惟李燾續通鑑長編考異內間引其書。明代文淵閣書目亦有此書一部一冊，而均未詳作者時代。永樂大典散載入各韻中者亦但標書名，不題撰人姓氏。今考袁燮絜齋集有所作其父墓表云，先公諱文、字質甫，四明鄞人，幼喜讀書，不汲汲于科名，而惟務勤學，有雜著一編，曰甕牖閒評。又燮集載其曾祖知隨州，曾祖妣石氏臂痛，其祖延醫修佛及其父諸軼事，皆與是編所紀相合，則此書爲袁文所撰無疑也。其書專以考訂爲主，于經史皆有論辨，條析同異，多所發明，而音韻之學尤爲精審。凡偏旁、點畫、反切、訓詁，悉能剖別于毫釐疑似之間，使學者確然得所依據，洵足爲小學指南。至其旁及近代典故事實，亦首尾完具，往往出他書所未備，雖其間徵引既繁，不無小有訛誤，而大致該洽，實與王觀國學林、項安世家說並稱考據家最善之本。惜其在宋世已罕流傳，迨明遂佚，藏書家至不能舉其名。又文之子燮、孫甫，皆有傳在宋史，而獨不及文，其行事亦幾不可考。今幸文之是書及燮之絜齋集尚俱在永樂大典中，得以從沉埋剝蝕之餘，復加蒐訂，排次成編，俾其姓名學問，不致終沒于來世，亦可知顯晦之自有其時矣。書中論說，無所不備，計所輯四百餘則，條目頗爲紛雜，今略依類詮次，分爲八卷。一卷論經，二卷論史，三卷論天文、地理、人事等類，四卷專論小學，五卷論詩詞、書畫等類，六卷論飲食、衣服、器用、宮室等類，七卷論釋道、技術、物產等類，而以雜論因果怪異及自記之語終焉，俾讀者循覽易明，庶可爲考鏡之一助云爾。乾隆四十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庶子臣陸錫熊
侍讀臣紀昀
纂修官庶吉士臣彭元珫

甕牖閒評卷一

宋 袁文 撰

需字。從天從雲省。故易曰。雲上于天。需。需字不從而也。今人作需字乃從而。蓋篆文天字與而字相類。後之作字者。失于較量。各從其便書之。其誤甚矣。五經文字云。需音須。遇雨而不進。從而、非也。

匡謬正俗以溺爲休。休乃是沉溺字。溺又音而灼切。其水不能勝鴻毛。蓋弱水也。夫弱水弱字。倘書只作弱字。不知後加水點者又何據也。

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嘼字。且云。字林嘼、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即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也。如此。則是古本原作嘼字。想因唐明皇改爲今本。倘書時未究嘼字之義而增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嘼。許救切。益知古本作嘼字無疑矣。

忍字。藏刃于心。是能忍也。書、君陳必有忍。其乃有濟。

書、顧命篇、一人冕執銳。蘇東坡書解云。銳當作鈗。是也。銳本非兵器。書既誤作銳字。而著書者又妄云銳矛屬。竟音以稅切。其誤抑又甚焉。

說文、羕、水長也。從永。羊聲。引詩云。江之羕矣。然則漢廣詩中永矣、永字。當作羕字。不知何故後改爲永字。

詩、匍匐救之。救字可音居尤切。蓋自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四韻皆是平聲。而此救字卻只作如字。乃陸德明之失也。詩補音引三略使怨治聲。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又引周武王盤銘。與其溺于人。寧溺于淵。溺于淵。尚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是矣。

柏舟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又菁菁者莪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東山詩云。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中用儀字極多。補音云儀、有牛河切。合音莪字是也。今觀尉卿衡方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此儀字本是莪字。今竟作儀字。然後益知古儀字皆可作莪字用。補音之言。信不誣矣。

桑黮、即桑葚也。氓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註、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泮水詩云。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此黮字亦當作平聲。但借字耳。補音以其不在韻。故遺余獨證此黮字既叶林字音字。則與葚字同音椹字無疑也。又五經文字。葚、音示枕切。桑實。見魯頌。黮與葚同。然氓詩自有葚字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五經文字不引此葚字。乃引魯頌之黮字。何耶。

萱草豈能忘憂也。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者。諼、訓忘。如終不可諼兮之諼。蓋言焉得忘憂之草。而樹之北堂乎。背、北堂耳。其諼字適與萱字同音。故當時戲謂萱草爲忘憂。而註詩者適又解云。諼草令人忘憂。後人遂以爲誠然也。如嵇康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二者。止與千載之下作對。若謂其實。則無是理矣。

今人作文下字。能用古者。則爲有據。成佳作。雖古人亦爾。詩云。有狐綏綏。蓋本塗山人歌云。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此禹娶塗山時歌。詩人乃用其綏綏二字也。

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註云。摻、七紺反。音慘。余謂摻音慘極是。蓋禰衡漁陽摻。古歌邊城晏開漁陽摻。亦當音作慘字。以下句云。黃塵蕭蕭白日暗。暗字與慘字甚叶。不可作他音。惜鼂既以摻字音慘字。則詩摻執手者亦當音慘字無疑。徐陸二家音七鑒、所鑒切者。皆非也。

詩補音、明字有謨郎切。如雞鳴之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是也。韓退之詩云。歲時未云幾。浩浩觀湖湘。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此詩用明字。亦當作謨郎切矣。

世有孅情細兒之語。陟岵之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子也。母以少子行役。其心眷眷。然而形之語言如此。此正所謂孅情細兒者。不獨今人爲然。古亦有之。

詩、載弄之瓦。人多以瓦字不叶爲疑。或云。此瓦字乃是尿字耳。古文與瓦字相類。而小不同。乃絡絲之具。其意則是。但未知果然否也。

奚斯未嘗作頌也。詩所謂奚斯所作者。蓋廟耳。揚子法言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固已誤用。後觀資古紹志集載太尉楊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遠。樹碑石于墳道。則又承揚子誤焉。

禮、三十曰壯。有室。而家語載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亓官氏。而生伯魚。然則禮經蓋舉其大略耳。

西京雜記云。櫻桃、含桃。乃二物。禮記月令載。羞以含桃。漢孝惠緣此原廟薦櫻桃。如此卻只是一物也。鸎桃只合作此鸎字。蓋此果多爲鸎所食。而又曰含桃者。亦爲鸎所含故耳。玉篇別出一櫻字。已是妄作。又

出一桰字云．今謂之櫻桃．豈以又名含桃．而復出此桰字耶．此尤可笑者也．

春秋、星隕如雨．杜預註云．如而也．星隕而雨也．而、如固通用．第恐雨時天上未必有星．今觀唐臨淄王平亂難之時．唐史載是夜天星散落如雪．則星隕如雨．是亦散落者乎．故余謂如字不可盡訓爲而字也．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恐無是理也．春秋時．楚師伐鄭．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與齊戰．諜者云．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夫大軍屯駐之地．豈復有烏鳶耶．以二諜者之言攷之．則知田單未必能致烏鳶矣．

理、李二字．古通用．初無異義也．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管子云．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爲李．以二書攷之．則知左氏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初無異義．李濟翁資暇錄．辨左氏傳行李作行孛．謂孛字乃古使字．其理爲甚當．前未有此說也．至觀國學林乃云．古文字多矣．濟翁不言孛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余謂濟翁所說孛字．蓋出于玉篇山字部中．載之爲甚詳．觀國作學林．多引廣韻、玉篇以爲證．獨不知孛字何也．

衙、許慎說文音語．無他音．楚詞云．道飛廉之衙衙．衙衙、行貌．亦音語．以是知衙字後作牙音者．其出于唐人改牙爲衙字之故歟．左氏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衙字亦當音語矣．而陸德明不音者．蓋德明唐人．見當時呼爲牙字．不知前代只音語．而失于稽攷也．使左氏傳可作牙字．則許慎必不只音語而不爲牙字矣．然則使後世轉爲彭牙者．其德明之過歟．

諺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故蘇東坡作老饕賦．然杜預註左氏傳云．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按饕餮一獸耳．其爲物食人未盡．還自齧其軀．山海經所謂狍鴞者．貪食則固然矣．恐未必貪財．杜預乃分貪財、貪食爲二事．未知何據．

古寧、甯二字通用．既曰通用．則甯字可作平聲．寧字可作去聲．惟人名地里．則不應如此．要當歸一可也．史記酷吏傳有寧成．而漢書乃作甯成．漢書地理志有廣寧縣．而晉書乃作廣甯郡．如此等類．註家合攷其人名地里．若是寧字則寧．下不須音矣．卻于甯字處下註云．甯、讀與寧同．若是甯字．則甯下不須音矣．卻于寧字處下註云．寧、讀與甯同．如此．庶幾後世知其合是寧字或甯字．其音讀不至差錯也．豈可不爲區別．而猥云寧、甯通用也耶．余嘗怪左氏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公羊傳乃作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而陸德明因鄭氏註禮運云．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乃云左氏傳作寧字．公羊作甯字．各依音讀．如此．卻是二人．則已爲可笑．又賈生過秦論云．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廣註云．或自別有此人．不必甯越也．初不知寧、甯二字通用．而妄爲此論．此尤可笑者也．

挑戰挑字．左氏傳與漢書皆作上聲音．今匡謬正俗挑字乃音他彫切．恐誤．

黃朝英作緗素雜記．載淮南子云．鄢陵之戰．谷陽毅進酒于子反．而說苑乃以爲穀陽．班固古今人表．又以爲穀陽豎．然當從淮南子爲正．余謂朝英爲誤．朝英獨不記左氏傳何也．左氏傳云．穀陽豎獻飲于子反．當從左氏傳爲正．

左氏傳．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字疑是蔡字．蔡、大龜也．龜之動．必先縮其足．蓋有衞之之意．且其性最靈．則不可謂無知也．若葵焉得有知乎．

夷、庚、地名也．見左氏傳．因杜元凱註云．往來之要道．後世遂以往來之要道名夷庚．故束晳補亡詩云．蕩蕩夷庚．物則由之．是矣．

補註韻中．新添一棋字．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弈棋．然韻略自有棊字．即此棋字也．只合于棊下註云．亦作棋．卻引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又何別出一棋字耶．

漢儒記鄭子產之事．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之．左氏傳乃云．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左氏傳云．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羽．（案．羽．左傳作雞．此書誤據杜註爲本文．）郈氏爲之金距．所謂季氏介其羽．蓋用甲以蔽雞之身．庶不爲金距所傷也．前輩作文．多借字．故司馬遷以芥易介．其義則同．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擣芥以播其羽之說．非所以介其羽矣．而高誘註呂氏春秋．乃曰．鎧著雞頭．夫鎧著雞頭．則與介其羽全別．高誘不引左氏傳爲證．而妄爲解說．未知何所據也．

左氏傳．一个．註．一个單使．或者改一个爲一介．非也．若可改．則又弱一个焉．亦可改爲一介乎．

左氏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臭、蓋其氣耳．非不香也．易曰．其臭如蘭．月令其臭香．豈謂不香耶．若分臭與香爲二物．香者爲香．不香者爲臭．非也．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二句．蕕可作又音．而不音則非也．蕕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鼎血之蕕．九宗之好．好、有許候切．則蕕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

惟、維二字．古通用．唯字亦然．書中盡用惟字．詩中盡用維字．各從其便．故詩中維此文王．左氏傳乃作唯此文王．字雖不同．而其義則同．正義謂今王肅註詩及韓詩作唯此．方且致疑于其間．彼蓋不知詩中盡用維字．初無他義也．

詩云．其會如林．正書所謂紂率其旅若林者也．許慎說文不合將會字作旝字解．以爲軍中機石．乃攻城之具．遂使陸德明音會作古外切．爲旝字．至魏晉以來．造雲旝、翔旝、飛旝、連旝．具以旝爲軍中機石．而不知其誤自許慎說文．誤解會字爲旝字而然也．夫旝者．旃也．乃大將所執之旗．左氏傳云．旝動而鼓．是也．今若以會爲軍中機石．則旝動而鼓．作何說耶．又況旝字從㫃．㫃字可施于機石乎．而五經文字方持兩可之說．云旝者、建大木置石其上．發其機以追敵．此之謂旝．或又云．旃也．大將之麾是矣．岐說如此．將何以取決乎．

萬者、蠆也．万者、十千也．二字之義全別．萬字之不可爲万字．猶万字之不可爲萬字焉．惟錢穀之數．則懼有改移．故万字須著借爲萬字．蓋出于不得已．初無他義也．其餘万字．既不懼改移．則安用借爲哉．余嘗觀左氏傳云．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又云．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恐是其名萬．須著用如此寫．若畢萬之後必大．本是此万字．誤借爲萬．何以知之．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苟非此万字．何爲有盈數之

言以至詩書中如萬邦爲憲。無以爾萬方。萬國攸同。萬民是若。用万字處甚多。皆誤借爲萬字耳。如以万可借爲萬字。則四方亦可借爲肆方。五行亦可借爲伍行乎。以是推之。二字之義。不可以借昭然矣。

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本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青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宛彼柳斯、菀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螽爲螽斯而不悟。如揚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于螽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又法言于螽斯斯字復添一鳥字。不知何義。遂使唐韻斯字門復添一鶵字。云此螽鶵之鶵。若斯字可添一鳥。則柳斯、蕭斯。當復添何字。殊可笑也。只恐是後人誤添爾。若子雲自作此字。則當時問者。又何以從其奇字耶。

泠、倫。古之能樂人也。因詩簡兮序云。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泠字改爲伶字。後世遂以泠爲伶。其誤已久矣。而左氏傳云。泠人也。乃是其注。又云。樂官依字作伶。其誤抑又甚焉。若王介甫解伶字。乃云。伶、非能自樂也。非能與衆樂樂也。爲人所令而已。此又似乎穿鑿。

詩補音云。馬字有某音。滿補切。引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爲證。故擊鼓之詩。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字乃某音也。野字有墅音。上與切。引左氏傳童謠云。鸜鵒之羽。公在外野。爲證。故東山之詩。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野字乃墅音也。學林新編辨詩中下字。陸德明釋音多音作戶字。然有不可者。遂疑擊鼓、東山二詩馬字與野字不叶。而不知詩補音馬字有某音、野字有墅音。則知二詩下字。皆可以音作戶字無疑矣。

字書。孥、乃都切。妻子也。帑、乞罔切。金帛所藏舍也。此二字初不相干。因毛詩常棣篇樂爾妻帑。借用此帑字。故左氏傳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及爾以帑免。史記向使二世除去收帑汙穢之罪。漢書盡除收帑相坐律。皆借用帑字。而廣韻玉篇見諸書如此。遂並以帑字亦音乃都切矣。

學林云。檀弓杜蕢自外來。註云。杜蕢、或作屠蒯。左氏傳昭公九年膳宰屠蒯入。釋音。屠音徒。余案。杜與屠。乃二音。惟姓與名當專一音。不可以呼二音。本是杜蕢。殆假借爲屠蒯耳。學林所言如此。余以爲不然。蓋屠者乃屠宰之屠。由蒯之上世常主屠宰。故其後爲屠蒯。屠非其姓也。如所謂巫咸之巫。師曠之師。巫咸之先世爲巫。遂稱爲巫咸。師曠之先世爲師。遂稱爲師曠。與屠蒯之事同也。檀弓乃改爲杜蕢。卻是假借用字耳。豈可反謂左氏傳假借屠蒯而爲之耶。

旦字從日從一。一者、地也。日初出在地上。則爲旦。故孟子云。坐以待旦。左氏傳云。旦而戰。月令云。昏參中。旦尾中。古詩亦謂將旦晝陰伏。皆日初出之謂。而或者不知乃以日一爲旦。謂初一日也。此說誤矣。又有以日不一爲旦。此說尤謬矣。

魯臧孫紇與叔孫紇。紇字音恨發切。世多是之。今攷漢書云。秦復得志于天下。則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注云。齮音螘。齕音紇。正孟子、禮記所謂胡齕者。是紇與齕同音無疑矣。不必音恨發切也。

左氏傳載逢丑父。逢字陸德明無音。千姓編乃歸在逢字門下。與逢蒙同。如此。當讀作龐字。德明失音也。而孟子逢蒙。逢字亦與左氏傳同。孟子音又云。逢、從夆。下江切。以此知不獨德明失音。而二經皆當從夆。

皆誤從夆矣。非獨此也。左氏傳楚人謂乳穀。穀字德明音奴口切。然穀無乳義。廣韻去聲穀字乃后切。又去聲穀字。如豆切。皆云乳也。蓋左氏傳合作穀或穀字。初非穀字。日久流傳之誤。亦如逢字之與逢字矣。

匡謬正俗云。孝經仲尼居。居、當音據。則知詩鵲巢維鳩居之居字。合音據字。而陸德明失音也。

香學類稾謂顓頊子錄以不佞爲不才。非也。乃以佞爲諂佞之佞。亦非也。惟洪慶善解論語。以佞爲口辯。此說極爲得之。公孫丑云。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而獨遺仲弓者。以仲弓無口辯也。故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答以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佞非口辯而何。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及其將長蔡也。賴佗一言。而卒長衛侯。故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不佞非無口辯而何。

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蔡邕石經論語云。是魯孔丘歟。曰。是曰。是知津矣。今本論語。于上曰是下卻多一也字。

多、秖二字通用。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一本多作秖。余固疑之。後觀服虔解左氏傳秖見疏也云。晉宋杜本秖字皆作多。又張衡西京賦云。炙炰夥。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案。文選西京賦作清酤㚇。注。廣雅曰。多也。此即引多字。恐誤。何晏景福殿賦云。絶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二多字如此押。益知多秖二字古通用無疑。

韻略送字韻內閧字。音胡貢切。注云。鬭聲。彼謂孟子鄒與魯閧註作鬭聲。故如此說。然閧字之義。初不是鬭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閧者。乃鬨字。亦音胡貢切。此鬨字乃鬭聲爾。

今人言治行二字。蓋出于漢書鄭當時傳云。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亦孟子所謂治任之意歟。

孟子云。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余謂異於白之下。當用一點。下句之首。仍添一白字。當作異於白。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下白字疑脫誤致然。今復添一白字。然後其意始明矣。

甕牖閒評卷二

人謂蕭何識韓信爲知人。然何初見漢高祖。乃云。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何尙不識高祖。則識韓信亦偶然耳。未足爲奇也。

史記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蘇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一段事。謂李斯、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是固然矣。然不知宰予未嘗被殺。齊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闞止。與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見子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爲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抑何謬誤至于如此。

夢固有足徵者。殷高宗之夢傅說是也。若漢文帝之夢鄧通。豈其然乎。通乃幸臣。文帝欲貴之。而恐羣臣力爭。故托諸夢以爲辭。聊以掩一時之口耳。

項梁旣追章邯。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田榮共擊之。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此漢書項籍傳所載也。至田儋傳則載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一傳以爲項梁。一傳以爲楚懷王。未知孰是。

漢高帝初起。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後不免招魂以葬。遂謚爲昭靈夫人。此高帝卽位之五年也。至呂后七

年。從丞相平之請。于是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班固漢書載之甚詳。而三國志蜀甘后傳云。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乃以爲封皇后在高帝之時。何不同如此也。疑三國志中有誤。當更攷之。

吳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黥布軍。是時。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乃立濞爲吳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吳王反時年六十二。當云漢後四十年可也。

顏師古解漢書庸奴。其夫謂不特輕其夫。視之若庸奴。攷史記張耳傳云。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然則庸奴乃是人名。非鄙視之如庸奴也。

漢書劉向傳云。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何得有百萬之師。若以陳勝傳攷之。周文、陳賢人。卽周章也。自言能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而已。不聞有百萬之師。疑十字誤爲百字。

揚子雲法言云。徵先生于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若以漢書叔孫通傳攷之。止云魯有兩生。不肯行。而云齊魯者。承上文齊魯大臣之語。疑後人添一齊字也。

漢書鼂錯傳。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今諸本皆作禍字。余謂此禍字。當是過字。蓋前云。此不習勒卒之過也。此二過字皆同。必無別用禍字之理。

鼂錯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遂從潁川來。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則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說誤矣。

史記黎明二字。漢書作遲明。遲、訓待。待明而後爲也。若黎明則不然。黎、訓黧。乃黑白未分之時。殆天欲明未明之間耳。猶之黎民。其頭半白半黑。故曰黎。解漢書遲明二字。而引史記所謂黎明者。云亦徐緩之意。則非也。

過當過字。今人皆作去聲。然史記衛青傳用過當二字。過字乃音平聲。過從過字。今人皆作平聲。然張不疑詩憶昔荊州屢過從。過字乃音去聲。

漢書項籍傳贊載賈生過秦論云。免起阡陌之中。陌字讀者往往皆作鍵陌之陌。然顏師古不音。又史記或作千百。以是知本是千百字。漢書借爲阡陌。止合作如是讀也。

往來二字。一體也。安有往字從彳而來字不從彳者。彳、行字之省文耳。來字若不從彳。乃是來麥之來。雖曰來字。非往來之來也。漢書云。氐羌徠服。又云。天馬徠從西極。用此徠字極是。夫古人制字。未嘗無義。皆爲後世所更變。遂不容稽攷。非古人之過也。

史記、漢書肺腑二字。亦有作肺附者。古人多假借用字。蓋喩親族猶人之有肺腑。常相依者也。註家不能深攷其義。乃妄爲解釋。遂有肝肺相附之說。余謂作附處下。當云。附、讀與腑同。而徐廣註史記。卻于腑字下音爲附字。殊非作史者之意耳。

班馬字類上聲稟字下從禾。又有禀字下從示。于從禾稟字下云。史記禮書。不稟京師。于從示禀字下云。

漢書西域傳。須諸國稟食。余疑不稟京師。當從示作禀字。須諸國稟食。卻當從禾作稟字。恐是其錯誤也。奉朝請。請音去聲。蓋漢書所謂春見曰朝。秋見曰請。顏師古音之甚詳。蘇東坡作送程建州詩云。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乃于永字韻押。恐誤。因思今之官制。有所謂朝請郎、朝請大夫者。請字皆合音才性切。而今之人止作上聲用。何也。

漢書、要與約同。故要多音約。高祖紀云。諸侯至而定要束耳。此要字合音約。顏師古不音。誤也。婁機作班馬字類。便入在三蕭韻內。以爲邀字。亦誤矣。

物故者。其說甚多。或云人死則爲物。非也。漢書蘇武傳云。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宋祁謂物音歿。極是。蓋本是歿字。借用物字。何勞異說耶。

漢書魁梧二字。梧字音去聲。陳子高詩云。樓下旌旗五丈餘。府中賢尹卧魁梧。梧字乃押作平聲。

今人呼厮兒。厮作入聲。漢書厮字本音斯。取薪者也。

漢書地理志大嬰嬰、即要字也。與陳咸傳云大要數咸諂嬰之嬰同。顏師古于嬰字下音一遙反。而班馬字類遂收入蕭字韻內。豈其誤耶。

長者、蓋惜厚之稱。初不問男女也。今人皆呼男子爲長者。漢書云。爲其母不長者。則知女子亦可以稱長者矣。唐子西作淮陰婦墓誌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人長者有知識。豈亦是此意耶。

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云。少長聚嬉戲。少音始紹切。蓋謂稍長時也。亦猶漢書戾太子傳云。少壯、詔受公羊春秋。註。少壯、言漸長大也。故其上句云。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人多讀作去聲者。非是。又匈奴傳云。少長、則射狐兔。而其上文亦云。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則知少長正是稍長時也。若左氏傳所謂少長有禮。與夫少長于君。此少字卻當音失照切。

漢書濟北王興居反。詔曰。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三劉釋云。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余謂若依高帝之詔。則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歸者赦之。又脫一歸字也。

漢書爰盎本傳字絲。而敘傳乃云子絲慷慨。疑本傳脫子字。

漢書于定國傳云。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註謂哀鰥寡三字本意。止是哀矜。矜字多借用鰥字。故曰。務在哀鰥。後人不知鰥字乃矜字。且閒經史中無有獨用鰥字者。遂增一寡字。作鰥寡耳。

許慎註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粗衣。廣韻。敝衣襦也。荀子乃作豎褐者。疑借豎字耳。而註家便解爲僮豎之豎。乃云僮豎之褐。漢書裋褐不完。註家亦云裋者僮豎所著布長襦也。承荀註之誤耳。

漢書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其意蓋謂禹凡有造請者。禹不報謝。務在絕人故也。顏師古卻于不行字下註斷。報謝乃屬下文。又註云。以此告報公卿。殊不可解。

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鶡雀二字云。顏師古本解作鶡雀、官本誤以爲鳻雀耳。且鳻乃鳥聚貌。非鳥名也。此說良有理。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何以知其然。蓋玉篇云、鶡音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

角。鬬死而止。又云、鳻音扶云切。鳻雀似鶡。玉篇見漢書甚有此鳻字。故出此鳻字。玉篇蓋唐人作。以是推之。則自唐以來。已自作鳻字矣。初非官本之誤也。

人主好尚不可不謹也。嘗疑漢宣帝時祥瑞不應如是之多。及觀黃霸傳。以鶡雀爲神爵。霸乃使稱祥瑞。非張敞力辨其非是。則宣帝又以爲然。以是知當時祥瑞。其眞僞蓋不可知。不宜如是之多也。

漢書、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立爲長沙定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註云。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蘇東坡作趙伯成母生日致語口號斷句云。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舞者乃長沙王發。非唐兒。亦東坡錯誤也。

漢書、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註云。非不吝惜城與國。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余謂此說非也。所謂傾城與傾國者。蓋一城一國之人皆傾心而愛悅之。非謂佳人解傾人城傾人國也。若果解傾人城傾人國。武帝雖甚昏蒙。其敢求之耶。且延年者亦曉人。方欲感動其君。故諄諄及之。而其言乃險巇如此。其欲人君之聽也難矣。將何以成事乎。故余謂延年之言必不然。乃解註者之失也。唐劉夢得牡丹詩云。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傾城。若盡依註者之言。則牡丹亦解傾人之城也。

顏師古解漢書陸賈傳箕踞二字云。伸兩腳而坐。其說非也。箕踞者。乃抱兩膝而坐耳。唐子西作箕踞軒記云。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挈膝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蹐。其圓其箕。故古人謂之箕踞。此狀箕踞良是。

豪、氂二字。漢書云。度長短者不失豪氂。註云。豪、兔豪也。十豪爲氂。後漢書岑熙傳云。足下生氂。正用此氂字。然則氂亦豪也。蓋豪之粗者。故有十豪爲氂之說。而今人豪氂字乃用此毫釐字。何耶。

漢書班婕妤傳云。哀褒閻之爲郵。顏師古註云。郵、讀曰尤。尤、過也。余謂合用此尤字。乃借用郵字耳。與成帝紀以顯睽郵之郵同。只作郵讀與尤同。便得。何勞作過解耶。

鰒魚、倭螺也。今漢書王莽傳載。莽寢飲酒。啖鰒魚。註云。海魚也。恐顏師古未必知是倭螺耳。

後漢書馬援傳有冘豫二字。註云、冘、音以林反。恐當時只是猶字。借用冘字耳。傳寫之錯。致章懷誤音也。

班固謂向、歆父子有異同之論。以其學之不同也。然向當成帝時。王氏專權。書凡四五上。既作洪範五行傳奏之。又引齊田氏魯季孫之徒。反覆辨論。推衍徵驗。勤勤懇懇。無所不至。未嘗不欲救漢家之禍。而抑王氏之權也。至歆則不然。方且與甄豐、王舜輩爲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卒成篡奪之禍。迨其末年。聽王涉語。雖欲與董忠及其子伊休侯同心合謀。共劫持之。吁亦晚矣。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由是觀之。則所謂父子有異同之論者。蓋不止于學也。

西漢王嘉減法律。盛德事也。班固漢書不載。乃見之東漢梁統傳中。統因勸光武嚴刑而及此。決非妄言。

況班固又在其後。當以統言爲據。

今州縣皆立皐陶廟。以時祀之。蓋皐陶理官也。州縣獄所當祀者。洎宅編謂後漢以來始有之。攷范滂傳。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夫滂既不曾祭。則亦未可據以爲始此也。

使事而不知其義。未可輕用也。頓挫猶言抑揚耳。故後漢書孔融贊云。晉情頓挫。是矣。一士人謝及第啓云。頓挫場屋。比幸塵忝。頓挫乃作摧挫解。則非抑揚也。

去字若作起呂切。字書訓藏。皆書云。阿堵物去。與漢書去草實而食之是已。

鞋韈以革爲之。故字竝從革。傳曰。韈而登席。則屨有韈矣。史曰。張釋之爲王生結韈。傳曰。文王左右無結韈之士。則韈有繫矣。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則極敬之所。莫不皆跣。淸廟崇嚴。旣絕恆禮。凡有屨行者。應皆跣韈。蓋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者及之。

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曌照、𠀑天、埊地、〇日、囝月、〇星、𠁈君、㥁臣、𤯔人、𡕀載、𠡦年、𠙺正。而則天自名曌。且則天取古已制之字而改易之。意者古人制字未盡善耶。亦可謂贅矣。案集韻載。則天自制者十有八字。于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𤯔人字、圀國字之類。皆見于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此舉林之攷也。余又攷東觀餘論跋華嚴經一段。乃云唐史載武后作十二字。此卷復有證聖等字。蓋當時制作不特十二字而已。以是而言。則武后自制之字。其數固不可知。得非唐史所載者果有未盡乎。

唐太宗既得有一女子身姓武之讖。知其後唐室必亂。故以疑似而殺李君羨。而不知所以亂唐室者。乃在以李勣遺高宗也。其後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羣臣皆以爲不可。獨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遂決。竟成武氏之禍。唐室幾亡者數四。夫太宗非不聰明。非不欲弭異時之患。而禍機之伏。乃覺自貽其後如此。嗚呼。夫豈人謀也哉。非天其孰使之。

首鼠猶言進退耳。唐書郭子儀傳云。孽寇首鼠是矣。一士人與朋舊書云。滯留上國。首鼠六年。乃作首尾解。則非進退之謂也。

孿。雙生子也。唐書王仁皎子守一。與明皇廢后孿生。是矣。孿音所眷切。侯鯖錄云。孿子之相似。正謂雙生。而又作此孿字。未知孰是。

唐李錡之死也。二婢配掖庭。其一曰鄭。則幸于憲宗。是生宣宗。後乃爲皇后。此全與柴翁之女相似。魏人柴翁之女。初備唐莊宗掖庭。明宗入雒。遣出。父母往迎之。至鴻溝遇雨。甚雨旬不進。其女曰。兒見溝旁郵舍隊長黝色花項者。乃極貴人。願事之。卽郭威。蓋周祖也。亦竟爲皇后。夫二婦人之命。初亦榮矣。旣而皆遇禍變。幾不免其身。然未幾卒貴如此。亦可謂異人也。

唐之亡也。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時見直史館。謂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云。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夫凝式

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不得謂唐季之無人也。爲史者自當表而出之。使其忠誠少見于後世。而歐陽公作五代史略。不爲一言。何哉。若謂無此事邪。今資治通鑑載之爲甚詳。此余之所不可曉者。而五代史又云。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謂凝式有心疾。亦非也。凝式當離亂之時。姑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使果有心疾。其能勸父涉辭押國璽使之命乎。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五代史乃云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甕牖閒評卷三

世言牽牛、織女。故老杜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然織女三星。自在牽牛之上。未金帛。非在東也。星卽皆在西。則世俗鵲橋之說益誕矣。而老杜詩又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殆見人言紛紛。聊以爲戲耳。

凡龍之有翼者曰應龍。見東觀餘論。故曰。應龍之興。雲霧滃然而隨。

遯齋閒覽載。閩中泉、福、興化三州瀕海。每歲七八月。多東北風。俗號癡風。亦名爲報風。此說妄也。余鄉常有颶風。但初來聲勢頗惡。與三州不異。人家卽曰。報起矣。有頃。則亦蜚瓦拔木。無所不至。所謂報起者。卽颶風也。第其名不同耳。初不見有東北風。遯齋泥報字。遂有報風之說。以余鄉之事觀之。則遯齋之言爲無據矣。

夏間久旱。四方不免祈求。而雨隨至者。多是龍捲江河之水而上。非陰陽交感而成也。觀徽宗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魚落殿中省廳尾上。其事見國史後補。雨中那得有魚。此雨是江河之水爲龍所捲而上無疑矣。

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又雪詩云。疑是屑瓊瑰。皆比雪爲瓊者。以其白也。許愼說文則云。瓊、赤玉也。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萼香瓊亂。殘英絳雪遺。謂此耳。若以余觀之。瓊未必是赤玉。恐叔重言之誤

也。

宗懍云、歲旦燎竹于庭。所謂燎竹者、爆竹也。王荊公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而今乃用于歲前數日。又出土牛以送寒氣。此季冬之月也。牛爲丑神、出之所以送寒氣之去、不爲人病耳。而今乃用于立春之日、皆所不曉。

西域正月一日燃燈。中國正月十五日亦燃燈。但西域燃燈、本是供佛。而中國燃燈、特宴飲而已。高麗復用二月十五日燃燈祀天神。見石林燕語、亦各從其使耶。

嘉祐雜錄云、正月十六日大耗。京師局務如都商稅務、亦休務一日。其令如此。然稿簡贅筆所載、耗日止是耗磨耳。故唐張說詩云、耗磨傳此日、縱橫道未宜。又詩云、上月今朝減、人傳耗磨辰。如此、則止是耗磨。磨茶、磨麥等合忌之、官司局務去處、何必休務耶。

今人謂梅雨爲半月、以夏至爲斷梅日、非也。梅雨夏至前後各半月。故蘇東坡詩云、三旬已過黃梅雨。則梅雨爲三十日可知矣。

蘇東坡嘗作端午帖子曰、翠筒初窒楝、蘺黍復纏菰。注云、新筒裹楝、明皇端午詩序。而藝苑又云、東坡之意、蓋謂楝當作糭耳。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范至能參政刊在蜀中、其楝字不曾改、只作此楝字。不知藝苑何所見而謂東坡故作糭字乎。豈亦有贋作者、而藝苑不能深察也。

蘇東坡云、故人史生爲余言、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

古來除夕、闔家團坐達旦、謂之守歲。此事不知廢自何時。前此四五十年、小兒尙去理會。今併不聞矣。此事雖近兒戲、然父子團圞、把酒笑歌、相與竟夕不眠、乃是人家所樂者、何爲遽止也。嘗觀杜子美守歲詩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蘇東坡詩亦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喧譁。以至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皆人多見于篇詠、則知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可惜也。

余自幼聞長老言、京師地方與泗州塔尖等。泗州塔一十三級、每級高一丈。是京師地形比泗州高一十三丈爾。今筆談所載、乃云京師之地比泗州高一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其數細計如此、是必有所據而不妄矣。

東坡作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若據后山詩話所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此廣陵戲馬臺也、非徐州戲馬臺也。正猶潘岳作西征賦、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不知成師所居乃晉之曲沃耳、豈不爲錯誤耶。

大孤山、小孤山、本是此孤字。今廟中乃各塑一婦人像、蓋錯認孤字爲姑字耳。其地有孟浪磯、亦謂爲彭郎磯。相傳云、彭郎、小姑壻也。其言尤可笑。蘇東坡遊孤山訪惠勤、惠思詩云、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可證其誤矣。至借龍可作大孤山詩、乃云、有時羅韈步微月、想見江妃相與娛。則又以大孤爲大姑也。

余鄉古有黃姑林。時人或曰黃公林。又有黃墓、傳流以謂秦世夏黃公也。

古有三皇五帝。至秦兼皇帝而稱之。皇者、三皇、帝者、五帝也。既曰皇帝、遂稱后爲皇后、子爲皇子、兄弟爲皇兄、皇弟、族爲皇族、則此皇字似非所謂皇帝之皇。正如駙馬者、天子之壻也、以副馬給之、故稱駙馬。不知所謂都尉、縣馬者何義。天子不可以主婚、其嫁女則以公主之、故稱公主。不知所謂郡主、縣主者何義。此乃與以皇帝而稱皇后、皇子等類、殆不容稽攷也。

蠟賓子錄謂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耳。不若漢世印文如丞相之印章、乃五字也。諸卿守相者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彼蓋不思漢世以土德王、數用五、惟其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有不足者、則以之字足之。今既不尙土德、又不用五數、奈何以此責今人、謂印文只取端正而不用五字乎。馬永卿智識高明、議論過人遠甚、而獨昧于斯、所未喻也。

本朝君相曰聖旨、鈞旨。太守而下曰台旨。又其次曰裁旨。初不敢指名其人、獨王子無所稱、乃曰王旨。然上帶王字、亦非所以尊王。此無他、蓋少曾涖事、初無常格故也。唐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取王裁旨。卻是、蓋是時風俗尙淳、不敢過有稱呼而已。

本朝宣祖號安陵。自太祖後、更加永字者、蓋太祖在西京日、嘗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陵。故其後不敢改、皆連永字者此也。

國初、事簡易辦。科舉與奏薦皆逐歲有之。治平三年有旨、自今後三年一次科舉。則知其前是逐歲有也。王文正公遺事云、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則知此事亦是逐歲有也。

本朝親王得用玉帶、玉魚、自神宗賜岐、嘉二王始。親王得用青羅傘、紫羅大宗扇、鍍金銀花鞍轡、鍍金茶鍍水罐、自徽宗賜燕、越二王始。

徽宗初踐阼、詔以建中靖國改元。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諡號、陵名相犯。宋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之過。

舊傳徽宗見羣臣、往往宣和殿。宣和殿之後有保和殿。保和殿之後有玉山殿。又後有玉籥閣、實逼外矣。余以大內圖攷之、宣和殿之後乃蘂華殿、蘂華殿之後乃玉華殿、玉華殿又後乃澄華殿、即到瑤津池實御苑也。不知何故不同如此。

祖宗之制、異姓生封郡王者、皆外戚之尊屬爾。及其薨也、始贈眞王。若故相而有勳德、亦未聞有王爵之贈。況生封者哉。徽宗朝則不然。是時乃蔡京用事、遽封王介甫爲舒王、以其弟卞之外舅也。又封韓魏公爲魏王、以其有援立之功而與之同也。何執中之死、則封爲清河郡王、以其在朝同執政也。以至鄭居中贈榮陽郡王、童貫封廣陽郡王。若此者、莫非爲身謀耳。謂他日既殂之後、一郡王無疑、豈知禍變相仍、童貫以死、僅免于刑戮、由其用心不臧故也。然而京之所自爲謀者、又豈止此一二事而已耶。

蔡元長在徽宗朝、變亂舊章者何止一事、其罪固不容于誅矣。而其最大者、是改公主爲帝姬、郡主、縣主爲宗姬、族姬。姬、姞姓也。今爲帝姬、爲宗姬、族姬、是欲天下皆歸于姬姓也。謂之不反、可乎。其[illegible]、作國史後

稍。乃謂徽宗以公主、郡、縣主爲不典。遂命有司議之。以本朝嬴姓。欲易公主爲帝嬴。郡、縣主爲宗嬴、族嬴。徽宗又以爲不合時宜。因喻大臣曰。姬雖周姓。後世以爲婦人美稱。不獨爲姓也。在我而已。元長因奏言。臣乃姬姓。慳有嫌。徽宗笑而不答。乃降手詔。此一段皆是妄言。觀絛之用心。蓋謂當時之人不知之。作此書以專掩其父之惡。而不知陳東已備言之于欽宗之朝矣。獨恨當時羣臣見元長之置四輔、三衞以爲反。議三恪陪位以爲反。乃不言改公主爲帝姬、郡、縣主爲宗姬、族姬以爲反。何也。余謂絛之言。正所謂欲蓋彌彰矣。天下其可以厚誣乎。

晉人夫婦。皆相呼爲卿。王渾之妻謂渾曰。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此婦稱夫爲卿也。山濤謂其妻曰。我後當爲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此夫稱婦爲卿也。觀古人閨闥之間。其情意如此。亦可見當時風俗之美。

嫻真子錄載陶淵明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謂雍、端乃二子名。且淵明清德如此。而有如夫人。余觀淵明與儼等書云。恨室無萊婦。抱茲苦心。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管仲、鮑叔分財無猜。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乎。以是知淵明有如夫人無疑也。

續世說云。吳規頗有才學。王綸引以爲賓客。張纘出爲湘州刺史。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然舉盞曰。吳規愛汝得陪今宴。規即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越日繼亡。類苑云。劉潛以淄州職事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撫屍大哭數聲。亦亡。夫前古夫妻父子之間。其至性有如此者。至後世則不必然矣。

唐語林載。韓文公有二侍女。曰柳枝。曰絳桃。其奉使王廷湊也。至壽陽驛。有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惟見月團團。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邊追獲。又有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余謂此二詩決非文公所作。蓋當時附會者爲之爾。人家豈無侍女。況又有踰垣之事。文公乃唐一代人傑。豈得淫言媟語見于詩什乎。

容齋續筆云。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余讀小庭亦有月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樂天自注云。菱、谷、紅、紫皆小臧獲名。若爾。則紅、紫二綃亦女奴。然余又見樂天詩云。如何斷取曹綱手。插向重蓮紅袖中。如此。則樂天女奴乃五人。蓋又不止如前四人也。他日容齋聞之。寧免一笑耶。

白樂天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余每讀至此。未嘗不爲之淒然。嗟乎。無情者其草木也。若猶有情。當此時其何以自處耶。余然後知情之惑人甚矣。自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而能以理自遣。不爲其所陷溺者幾希矣。夫石崇、喬知之輩。非無過人之才。絕俗之智。一爲所惑。遂至喪家亡身。況下于二人者乎。壽禪師垂誡云。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雖復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與夫胡僧法調將終與衆別云。山河大地皆變滅。而況人身。安得長久。但能專心清淨。屏去三毒。

形數雖乖。其會必同。如此等語言。端不可不留意也。

世人見父母疾革。往往有刲股者。已爲異事矣。獨國初呼延贊以子疾革。乃亦刲股以食之。此亦世所無者。

王懿恪公、歐陽文忠公同爲薛簡肅公壻。人皆謂簡肅公能擇壻也。以余觀之。簡肅公蓋能知人耳。嘗聞公知成都日。一見范蜀公。即俾同子弟講學。曰。范君廊廟人也。洎自成都還。或問曰。歸有何奇物。公曰。蜀珍不足道。吾得一偉人耳。謂蜀公也。既而蜀公爲賢從官。簡肅公知人如此。其得二壻皆賢。宜矣。

蘇東坡及官可蔭補。以伯父之孫彭。見墓誌。黃太史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見豫章先生傳。觀二公用心如此。其中非有大過人者。孰能爾耶。未論其文章也。

蘇東坡詩云。我太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掛冠及未艾。當獲一紀閒。意亦欲如樂天退居之後。安貧樂道。優游以卒歲耳。乃晚歲竄逐海上。滯留七年。後雖復官以歸。而奔馳數月。竟殁于中途。良可嘆也。

國史後補載。蔡元長呼蔡攸爲公。蔡攸其子也。人皆笑之。然史記陸賈傳。賈亦呼其子爲公。此事未可便以元長爲非。

廉宣仲高才。幼年及第。宰相張邦昌納爲壻。當徽宗時。自謂平步青雲。及邦昌得罪。而宣仲竟不顯。病廢累年以死。其作蒼松詩云。獨倚寒巖生意絕。任他桃李自成蹊。讀其詩。則其人可知。

或云。人家種南天竺。則婦人多妬。余聞之舊矣。未知其果然否。向在江陰時。有一曹檢法者。其妻悍甚。蓋非止妬也。曹嘗建一新第。求所謂南天竺者。將植于堂之東偏。余是時偶到彼處。姑以所聞告之。曹愕然應曰。其果然耶。我家今無事尚不能安帖。況復植此感動之物乎。余曰。事未可知。聊爲耳目之玩。亦自不惡也。曹曰。耳目未必得玩。而先潰我心腹矣。則不如其已。遂命撤去。坐客無不笑之。

禮記。孔子之父叔梁紇。字叔梁。稱字在名上。古人下語或如此。孟明視世族譜以視爲百里奚之子。名視。字孟明。政與叔梁紇同也。

孔子弟子琴張。琴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爲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雖與。終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奚琴張雖與並爲徒。懷干祿而試官與衆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王元之詩云。未必顏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公以爲非。黃公未嘗姓夏。當云綺里季、夏及黃公爲二人可也。今觀皇甫謐高士傳云。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修道。號夏黃公。又卻是其號。未知其孰是也。

揚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步里客談謂董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嘆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是即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烏。雖蘇東坡、張芸叟諸公莫能辨之。觀東坡在惠州。其子遯之死也。有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芸叟以公叔終七有詩云。學語僅能追驥子。草玄安敢望童烏。是亦以烏爲子雲之子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此南康紀談所載也。初疑衛是封號。然法帖中有衛夫人一帖。稱衛稽首。其末云。李氏衛和南。衛又似是其名。及讀東觀餘論。乃云帖中衛夫人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應稱夫族及姓也。然後知衛乃是其姓。而李者其夫族耳。是時書之體格蓋如此。

蘇東坡詩云。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西謂西子也。西子本姓施。而世稱西施。蓋東、西施之謂耳。東坡乃以為姓西。誤矣。

蘇東坡詩云。獨看芙蓉傾白墮。余案洛陽伽藍記載。河東劉白墮善釀。所謂白墮者。當是其名。然殊無意義。疑斯人既白而且大。故閭里呼為白大。如所謂黑闥相似。黑闥本是黑獺。訛為黑闥耳。閭里之名。鄙俗不可以理測有如此者。

晁氏客語載。蘇東坡好戲謔。每與人笑語。必曰。毋使范十三知。蓋范淳父排行第十三也。淳父平時每見東坡戲謔或稍過。必戒之故耳。然淳父家傳。說其排行皆只云第三。一處云。先公第三。視忠文諸子為諸父行。又一處云。忠文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又一處云。時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處皆只云第三。家傳自不錯。而客語誤載之耳。

黃太史詩云。為喚謫僊蘇二來。故人謂蘇東坡排行第二。其實第九二也。濟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則知東坡第九二矣。

蠟真子錄載。黃太史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曰。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字魯直。恐未必然也。庭堅乃八愷之名。本朝仁宗重魯宗道之為人。嘗書曰。魯直。豈太史慕二公之堅直。字而名之意或在是耶。

甕牖閒評卷四

家語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喪字當作去聲。言如失家之狗耳。故蘇東坡詩云。惘惘可憐真喪狗。是矣。而元微之詩乃云。饑摇困尾喪家狗。又卻作平聲用。何也。案・喪家狗據韓詩外傳論文義・應讀平聲・元稹詩舊本之・

淮南子云。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委羽二字。據許景衡詩云。委羽人物已仙去。陳跡風流猶至今。委音於危切。羽音俱依切。乃委蛇也。則知蔽于委羽之山者。亦合作委蛇音矣。

王充論衡云。鼻不知香臭為甕。則知今之人以鼻不清亮者為齆鼻。作此甕字未為無自也。

弊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為弊字。葬字、下從大。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為葬字。獎字、下從犬。其從廾者。俗書也。然世皆通用為獎字。至臭字則不然。莫字、下亦從大。其從廾者。乃本于說文。非俗也。而世反不用。所不可曉。若夫奕字。則又不然。奕字下亦從大。說文則云。奕、閑棊也。其從廾者。說文則云。奕、大也。二字義絕不同。而世混為一字用。尤不可曉也。

顧眄之眄。乃音面字。今觀束皙餅賦。其間云。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垂涎于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眄字乃與徧字、咽字同押。則知古人用眄字。自讀為面字矣。

潘安仁好借聲為韻。其作西征賦云。殞吳嗣于局下。蓋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錯者、晁錯也。本音倉故切。乃借為倉各切焉。

郭璞記云，有魚名鯑，有水名潃，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然潃水二字，自黃太史以來，只作此脩字，何耶。

匡謬正俗云，衛夫人則有勑寫就章，隨學規歷之謬，勑當作敕，敕字從束、從文，不從來、從力，勑字乃是變體書，猶可用也，至于勑字，則與賚字同，豈可謂之敕字，然集韻諸書中敕字有作勑字者，其誤爲甚矣。石正源作爲此書，正當別白而詳言之，其見亦復如此，抑可謂承其誤也。敕字從束、或從來者，乃束字之變體耳。與漢書東方朔傳以賚作來，來者同從來字，而加力則爲賚字矣。嘗觀丁度作集韻，入勑字作敕字門中，又陳文惠公寫天慶碑作勑字，已不可曉，而王荆公作字說，至詳悉矣，敕字仍作來字解，何也。夫字之難辨者至多，而又爲人所變改，遂失古人之體。

玉篇云，楳與梅同，字說云，楳用作羹和異味，而合之如媒也，然則梅李字亦可作楳李矣。

白曡布也，只合作此曡字，今字書又出一㲲字，爲白㲲也。木綿亦布也，只合作此綿字，今字書又出一棉字爲木棉也。二者皆非也，推其類而求之，字如此者甚多。左氏傳正義云，字者孳乳而生，既有此曡字，遂生此㲲字，既有此綿字，遂生此棉字，其孳乳豈謂此耶。

沽字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平聲用者，如李太白詩云，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東坡詩云，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此作去聲用也，如東坡詩云，得錢只沽酒，又云，沽酒飮陶潛，此作平聲用也。

杜子美字學不明，其作詩多用重字，而不之悟，如寄劉峽州詩云，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又曰，姹女縈新裹，丹砂乏舊秤，不知稱字卽古之秤字，其秤字乃後人誤改稱字之偏旁耳。秦漢中王手札詩云，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又云，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淸罇，不知尊字卽古之罇字，乃後人誤增尊字之偏旁耳。子美作此二詩，卻不如韓退之鄆城聯句云，兩廂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云，但慚屎笑金，仍祈卻老藥，前藥字蓋本子虛賦中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勺音酌，藥音略，後藥字乃如字，退之所用一字，其實是二字。子美所用二字，其實是一字。

唐韻，欸音靄，乃音媼，黃太史書元次山欸乃曲，註云，欸音襖，乃音靄，太史誤耳。洪駒父詩話亦云，欸音靄，乃音媼，是巳。苕溪漁隱不曾深究，乃謂駒父不曾看元次山詩及太史此註，妄爲之音，而不知己自不曾看唐韻，反以駒父爲誤也。

韓退之詩，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作字與過字同押，音做明矣。苕溪漁隱云，老杜詩，主人送客無所作，作字當音做也。余謂黃太史詩云，斂手還他能作者，此作字豈不當音做乎，蓋與前二作字義同也。

韓文公詩，未諳鳴摵摵，案苕溪漁隱云，摵音縮，又音索，止此二音，晁無咎詩云，上山劚白紵，山高葉摵摵。持歸當戶績，爲君爲絺綌，又音爲戚矣。

五經文字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洟，此二字從弟、從夷，夫弟者，弟也，夷者，姨也，有同儕之義，前古制字，不爲無義耳。

芉者，羊也，當從卄、從千，作芉字，見五經文字，萈者，山羊也，當從卄、從見，作萈字，見林氏字源，二字必從卄

者，蓋象其角耳，然則制字詎謂無法乎。

世言倖給，倖字皆作諷音，今案禮部韻略，倖字卻與緈字同，如此則倖字當爲平聲，不當爲上聲矣。

華陽華字是去聲，華山之華也，林和靖詩云，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閑步岸華陽，疑華字不可作平聲。小乘禪乘字是平聲，汪彥章詩云，應物聊爲小乘禪，疑乘字不可作去聲。

宋莒公謂回字直屈一筆，非兩口也，余觀蔡君謨作回字，多從此體，然後知莒公之言爲可信不疑。

資古紹志集有逡遁退讓字，歐陽文忠公以遁爲循，初亦疑之，後見孫緬音辨云，遁音循，然後知音循爲是，文忠公自不妄也。

因話錄云，祠部俗謂之冰廳，冰字唐書音作去聲，歐陽文忠公詩乃有獨宿冰廳夢帝閽，冰字作平聲用，文忠公誤矣，而沈存中作江南春意樂府詞云，艇子隔溪語，水光冰玉壺，冰字自音去聲，則知冰字可以作去聲音，故存中特著于此。

字說于種字謂中人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艸木亦或種之，然必穜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是王介甫亦以穜爲種字焉，藝苑雌黃云，穜植之穜，其字從童，之用切，種稑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同。

今人作添、減字，添字從氵，是也，而減字從冫，冫乃是冰字，于減字有何意義，其謬誤有如此者。蘇東坡書皇太后閣春帖子云，宮中侍女減珠翠，作減字，方爲得體，夫字固有難知者，而添減二字，殊易曉，雖善書者略不爲稽攷，祇循俗而書之，殊可怪矣。

奈何乃連綿字，世多稱無奈何，是巳，奈字上從大、下從示，當作奴箇切，不可作奴帶切，而音爲柰字也。蘇東坡詩云，平生不盡器，痛飮復無奈，豬人舉眼看，老伴餘幾箇，奈字乃與箇字同押，是東坡詩用奈字作奴箇切矣，若木下示，卻是奴帶切，果木名，與奈字自是兩字。

豨苓豨字本从豕，蘇東坡詩云，千金得奇藥，開示皆豨苓，是巳，而唐子西乃作平聲，其詩云，豈有豨苓解引年，是也。

世言葷腥，葷非素食也，而字乃從草，則又非腥羶比矣。蘇東坡作剖桃核得硫黃之說云，自是斷葷血，乃復用此葷字，不知何故。

蘇東坡作參寥子眞贊云，惟參寥子身貧而道富，辯于文而訥于口，外尫羸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譏刺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其閒口字，合音孔五切，見詩補音，過字、合音古字，見唐韻，庶幾與贊中武字、五字叶也，此知前輩作文，不妄下語，皆有所本矣。

字之從水者，篆文作此𣱱字，蓋水字也，至隸書不作𣱱字，乃更爲三點，亦是水字，然三點之中，最下一點挑起，本無義，乃字之體耳，若不挑起，則似不美觀，本朝獨黃太史三點多不作挑起，其體更遒麗，信一代奇書也。

匡謬正俗解果字云，果然，飽貌，夫果然乃獸名，黃太史帖云，腹猶果然，以腹大故耳，然不可止云飽貌也。

黃太史云。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于來字韻中用法士多儂能。乃是僧似鱉耳。據此。則才能字不可作奴來切押矣。然古文固有用本字而借他音者。張平子西京賦云。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羈潛牛。郭璞遊仙詩云。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夫龜字作鳩字音。萊字作犂字音。非本字而借他音押者乎。又況荀子成相篇云。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潘正叔贈王元貺詩云。游鱗萃靈沼。翔翼希天階。濟川用舟楫。致治由賢能。其用能字。亦有作奴來切者。太史豈一時失記而誤言之耶。

米元章寫遂州聖母廟碑梁字。更加木而作樑字。梁字自有木。何用更加木也。

役字古或從亻。五經文字言之甚詳。米元章蓋知之矣。故其帖文脩邦幸得君子與遊。未良款而行役。相仍作此役字是也。又字說云。戍則操戈。役則執殳。余謂此役字不必從亻。止合作役字。五經文字自有此役字也。

淋浪二字。浪字乃平聲。蔡君謨詩云。堂上壽觴淋浪滿。其浪字卻作去聲用。漫浪二字。浪字乃去聲。李方叔詩云。令人卻憶漫浪翁。浪字卻又作平聲用。皆所不能曉者也。

纂談辨吳字本從口從矢。非從天也。非從天。良是。然從矢者亦非也。蓋吳字從口、從夨。夨卽大字。其義與吳同。皆訓大聲。故從口、從大。吳字正不當從曰天。前輩論之甚詳矣。蔡君謨有美堂記云。以資富貴之娛。

娛字卻寫作娱字。非也。

蔡君謨寫東閣記景字。頭上從口。洪景盧自書其表德景字。頭上亦從口。均誤也。獨不見漢書音義解景字云。日居于頭上。京在其下。故爲景耶。何失稽致如此。

詩家用乞字。當有二義。有作去聲用者。有作入聲用者。如陳無已詩云。乞與此翁元不稱。蘇東坡詩云。何妨乞與水精鱗。此作去聲用也。如唐子西詩云。乞取蜀江春。東坡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此作入聲用也。

柰字、從木。奴帶切。奈字、從大。奴箇切。字形音訓全不同。然人寫柰字。往往多作奈字。奈字卻作柰字。蓋二字易于相亂。故多錯誤。胡宗愈寫杜子美詩。雞栖奈爾何。奈字從大。誠是也。然其後寫宿陰繁素柰。合作柰字。今乃作㮈字。其左既添一木。若復從木。疑字書無此字。所不可曉。

信者、使人也。今乃以爲書信之信。東觀餘論引援古昔辨之爲甚詳。而獨不記顏眞卿麻姑仙壇碑云。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一事。何也。則知信者果爲使人矣。

孟浪二字。世皆作如字讀。今案西溪叢話載。孟浪二字。孟字音母朗切。又案匡謬正俗載。孟浪二字。浪字音盧黨切。然則孟浪二字當作上聲讀矣。

屏營二字。據藝苑雌黃乃有傍徨恐懼之意。屏音卑盈切。本朝有徐安人者。能詩。有集行世。其作秋扇詩云。西風颯高梧。枕簟淒以清。團扇猶在側。揮弄意屏營。觀其詩意。似與藝苑雌黃所言相合。若揚子雲萃之屏營。贏擅其政。庾亮讓中書監表云。憂惶屏營。不知所厝。此二書皆音屏爲上聲。誤矣。

昔字古作㫺。上從四人。下從日。四人乃肉形。得日則乾。正脯腊之腊之隸書乃作昔。遂借爲今昔之昔。後

人不察前人之意。以謂此乃今昔之昔字。卻于昔旁復加月。是添一肉以爲脯腊之腊。正猶莫字已有日。復加日在其下。暮字已有日。復加日在其傍。殊失前人之意也。

鈔、鑼二字。字書云。鈔、素何切。鑼、與羅同音。當喚爲沙羅也。而今人竟用作沙羅者。無他意。姑取其一邊耳。

今人作脆字。從月、從危。非也。字書脃字。乃從月、從色。蓋從絕省耳。言肉易斷也。

脊肉之脊。將謂用此脊字。字書中乃出一呂字云。脊肉也。象脊膂之形。又象律呂上下相生之形。然則脊肉字當用呂字耶。

波稜出西域泥婆羅國。軍達出大食國。今四字皆加草于上。可見字書之誤。

古來麂貿必有物。故麂字從鹿。貿字從貝。

鷹字既從隹又從鳥。似不應重疊。蓋雁字只從隹。下雁上加一點。乃雁字也。今再加鳥者。抑後人妄增耳。

盧、黑色也。古劍名湛盧者。謂湛湛然黑色也。犬名韓盧者。蓋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水名盧龍者。北方謂水之黑色者也。果名盧橘者。亦黑色也。

今人作寬字。于見字旁須著安一小點。蓋寬字從萈。音胡官切。乃桓、字山羊。是也。能宀其山羊。惟寬爲可。故寬字從宀、從萈。若妄作莧字。乃是菜名。非寬字之義也。

甕牖閒評卷五

世稱李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夫王羲之換鵝。乃寫道德經。晉史載之甚詳。後人遂以爲李白之誤。然李白集中自有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之詩。而李白初不誤也。又黃太史作玉樓春詞。末句云。爲君寫得黃庭了。不要山陰道士鵝。太史似不免有承誤之譏。然太史集中亦有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之詩。而太史亦不誤也。以此知太史玉樓春詞與李白前詩相似。恐必爲後人贋作。不然。李白遠矣。流傳固未可知。而太史近代人。玉樓春並不在集中。則知決非太史之詞。皆爲後人贋作明矣。

韓退之詩云。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此蓋記盧仝之一奴一婢耳。蘇東坡作絕句詩云。更煩赤腳長鬚老。來趁西風十幅蒲。東坡似指赤腳長鬚爲一人。豈其不詳審耶。

白樂天好以俗語作詩。改易字之平仄。如雪擺胡衫紅。此以俗語胡字作鶻字也。燕姬酌蒲桃。此以俗語蒲字作勃字也。忽聞水上琵琶聲。此以俗語琵字作弼字也。又有不因俗語而亦改易字之平仄者。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自注云。相、音思必切。乃以相字爲入聲。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乃以十字爲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乃以司字爲入聲。自蘇李以來。未見此格調也。

杜荀鶴詩不甚佳。而或者獨取其閨怨一聯。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歸田錄乃云。此詩周樸所作。歐陽文忠公大儒。想必有據而不妄言。如此。則荀鶴詩殆絕無佳者矣。

汪彥章松詩云。絕勝分封五丈夫。疑丈字乃大字。前輩用事。亦有錯誤處。五大夫、蓋秦官也。秦始皇登泰山。避雨松下。遂封爲五大夫。初不聞有五株之說。後世不究五大夫是秦官。乃以松爲五株皆封爲大夫。王逢原詩云。卻笑五株喬嶽下。肯將直節事嬴秦。蓋錯誤也。

唐李端有巫山高一篇。歐陽文忠公作廬山高以擬之。而韶州圖經載。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則廬山高亦武溪深之意也。

王荊公每自稱楚老。初不見其用處。及觀其作定林詩云。楚老一枝筇。于此傲人羣。又作公闢枉道過訪詩云。舊事齊兒應共識。新篇楚老得先知。方知此楚老乃荊公自謂耳。

蘇東坡作英州峽山寺詩。所載孫恪化猿事。乃端州峽山寺。非英州峽山寺也。

蘇東坡送筍與李公擇詩云。嘴頭玉嬰兒。一一脫錦繃。此蓋用唐人食筍詩云。稚子脫錦繃。駢頭玉香滑。爲故事也。而杜工部詩亦云。筍根稚子無人見。或者乃以爲雉雞之雛。誤矣。此正唐人所謂稚子脫錦繃者。杜牧之詩又云。幽筍稚相攜。以牧之之詩證之。則工部之詩益知非雉雞之雛矣。

尚書故實載元載破家。籍財貨諸物。得胡椒九百斛。而蘇東坡詩云。胡椒八百斛。流落知爲誰。遂與之減卻百斛。豈其筆誤耶。案、新唐書元載傳云、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黃庭堅詩有何處胡椒八百斛之句、是書論數京諸人書錄悉、非胡椒八百斛如元載者不足云、此條似故作駁語、非直駁識百斛。

蘇東坡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故東坡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退之淮西碑亦是磨後復使文昌再作。此二事大相類也。東坡遂託爲此詩。紹聖間。有人于浯溪館中得之。蓋亦有少不平故耳。而苕溪漁隱不知有此。乃謂東坡竄海外時作。欲以自況。非也。

柳子厚所居乃愚溪。蘇東坡過太行詩云。未應愚谷能留柳。溪字遂改爲谷字矣。

蘇東坡詩云。路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蓋以布穀爲脫卻破袴也。然脫卻破袴乃是不如歸去子規之鳥耳。非布穀也。

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

蘇東坡詩云。扶桑大繭如甕盎。甕字人多作去聲讀。許云。甕、於龍切。然則此詩甕字須作平聲讀爲是。

蘇東坡不甚喜婦人。而詩中每及之者。非有他也。以爲戲謔耳。其曰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乃評書之作也。其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乃詠西湖之作也。其曰戲作小詩君勿誚。從來佳茗似佳人。乃謝茶之作也。如此數詩。雖與婦人不相涉。而比擬恰好。且其言妙麗新奇。使人賞玩不已。非善戲謔者能若是乎。

蘇東坡昔守臨安。余曾祖作倅。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東坡云。吾二人賦詩。以雨速來者爲勝。不然。罰一

飯會。於是東坡云。一爐香對紫宮起。萬點雨隨青蓋歸。余曾祖則曰。白日青天沛然下。皂蓋青旗猶未歸。東坡視之云。我不如爾速。于是罰一飯會。

任淵解黃太史詩。改磨崖碑後詩臣結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結春陵二三策。引元次山春陵行爲言。此固一說也。然余見太史親寫此詩于磨崖碑後者作臣結春秋二三策。詎庸改耶。

黃太史謝送宣城筆詩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千金求買市中無。漫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閒寫吏文書。世多病此詩既押十虞韻。魚虞不通押。殆落韻也。殊不知此乃古人詩格。昔鄭都官與僧齊己、鄭損輩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謬矣。今此詩前二韻押十虞字。後二韻押九魚字。乃雙出雙入。得非所謂轆轤韻乎。非太史之誤也。

黃太史謝檀敦信送柑子詩云。書後合題三百顆。若用黃柑事。則言二百可也。而云三百者。卻是橘矣。

朝雞者、鳴得絕早。蓋以警入朝之人。故謂之朝雞。鮑以道詩乃云。雞鳴本候海潮信。不爲金門上馬時。如此。則當爲潮汐之潮字。未知何據。

歐陽文忠公不喜中說。以爲無所取。而司馬溫公酷愛之。楊文公不喜杜子美詩。而黃太史眷眷未肯輒去手。又蘇東坡喜漢書。而獨不喜史記。夫中說、杜詩、漢書、史記。人人皆知其美。而諸公所見不同如此。豈亦性情之癖耶。

蘇東坡任翰林院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攷之。乃蔿呂臣。非楚得臣也。又東坡作呂公著除司空制云。仁莫大于求舊。書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

蘇東坡既作怪石供。及記赤壁洞穴。乃云。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岸多細石。往往有溫潤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盤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二篇所載不同如此。未知其孰是也。

蘇東坡在黃州時。夢神宗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二文皆載之集中。及作志林。乃云。某作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既畢。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蓋即集中所載裙與靴銘也。不知何故不同如此。

黃太史謝張寬夫送櫻桃頌云。張子羞我助貧餐。下句云。桑鵝樗雞不足云。余疑餐乃飧字。蓋傳寫之誤。字書云。熟食曰飧。以飧字叶故也。

紹興初。省闈試聚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慚。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慚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氏傳載。季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書仲虺之誥得來。有慚二字豈可借用。

徐仲雅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杆.而黃太史作黃龍心禪師燒香頌云.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其後二句.乃是襲徐仲雅宮詞.豈太史作頌 案此句下有脫文.

蘇東坡記李後主去國詞云.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當慟哭于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聽樂.形于詞句.余謂此決非後主詞也.特後人附會爲之耳.觀曾彬下江南時.後主豫令宮中積薪.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攜血肉以赴火.其厲志如此.後雖不免歸朝.然當是時.更有甚教坊.何暇對宮娥也.

說文.篙字從竹.竹皮也.孔穎達亦以爲竹外青皮.蘇東坡作臨江仙詞云.無波眞古井.有節是秋篙.乃用白樂天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詩.雖承樂天之語.而改竹爲篙.遂覺差遜.

蘇東坡在黃州.有詞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惟高處瓊闕.則易于生寒耳.故黃州城上築一堂.以高寒名之.其名極佳.今士大夫審問中.往往多用高寒二字.雖云本之東坡.然既非高處.二字亦難兼也.

蘇東坡在黃州.自號狂副使.其詞云.更問嶠前狂副使.又自號老農夫.其詞云.看取雪堂坡下老農夫.

蘇東坡謫黃州.鄰家一女子.甚賢.每夕只在牕下聽東坡讀書.後其家欲議親.女子云.須得讀書如東坡者乃可.竟無所諧而死.故東坡作卜算子以記之.黃太史謂語意高妙.蓋以東坡是詞爲冠絕也.獨不知其別有一詞名江神子者.東坡倅錢塘日.忽劉貢父相訪.因拉與同游西湖.時二劉方在服制中.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婦人甚佳.見東坡.自敘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無由得見.今已嫁爲民妻.聞公游湖.不避罪而來.善彈箏.願獻一曲.輒求一小詞以爲終身之榮.可乎.東坡不能卻.援筆而成.與之.其詞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斂雲收.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此詞豈不更奇于卜算子耶.

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秖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爲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飛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此秦少游爲朝雲作南歌子詞也.玉骨那愁瘴霧.一作煙瘴.冰肌一作冰姿.自有仙風.海山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此蘇東坡爲朝雲作西江月詞也.余謂此二詞皆朝雲死後作.其間言語亦可見.而藝苑雌黃乃云.南歌子者.東坡令朝雲就少游乞之.西江月者.東坡作之以贈焉.恐非也.莊季裕雞肋編曰.東坡謫惠州時.作梅詞云云.廣南有綠毛丹觜禽.其大如雀.狀類鸚鵡.棲集皆倒懸于枝上.土人呼爲倒掛子.而梅花葉四周皆紅.故有洗妝之句.二事皆北人所未知者.

程伊川一日見秦少游.問天若有情.天也爲人煩惱.是公之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慚而退.近日.鄭聞香一宮妓周韻者.作瑞鶴仙遺之.其末句云.醉歸來不悟.人間天上.雲雨難尋舊跡.但餘香.暗著羅衾.怎生忘得.其詞固佳也.但天上豈是作惱處.其褻慢又甚

于少游.

黃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此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已以爲切對而語益峻.蓋其服膺如此.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可對韓退之詩何人肯向死前休.此一聯尤奇絕.雖未成全篇.知太史眞能集句.第恨所見者不多耳.然其嘗集句爲百家衣者.亦其所優爲故也.

黃太史詞云.一盃春露莫留殘.與郎扶玉山.又詞云.盃行到手更留殘.兩殘字下得雖險.而意思極佳.

朱希眞好作怪字.往往人多笑之.其小詞有云.輕紅寫遍鴛鴦帶.濃綠爭傾翡翠卮.其怪字似不宜寫在鴛鴦帶上.則爭傾翡翠卮.恐未必然也.一日.偶於江陰侯守坐上及之.坐客無不大笑.

曲名有念奴嬌者.初謂愛念之念.是不然.唐明皇時.宮中有念奴.善歌.未嘗一日離帝之左右.其寵幸可知.能製新詞.疑因此創名也.

元微之詩云.六么散序多籠撚.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蓋此曲先名錄要.後改名綠腰.而今曲名六么者.偶從省耳.非有他說也.

今小詞中謂孟婆.且告你.與我佐些方便.風色轉.吹箇船兒倒轉.孟婆二字不爲無所本也.北戶錄載.段公路云.南方除夜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爲卜.占吉凶.以肉祀船神.呼爲孟翁孟姥.

曲名紅牕迥者.紅牕影也.見異聞集.名賀新郎者.以新涼也.見古今詞話.名二郎神者.大郎神也.見能改齋漫錄.

有二郎神詞前段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漫試著春衫.還思纖手.薰徹金猊燼冷.前押影字.後押冷字.用韻似不叶.然冷字有二音.一音魯打切.一音魯頂切.案、字書打即音頂.此以魯打、魯頂作二音.失考.此曲冷字若作魯打切.則不叶.當作魯頂切矣.亦如卜算子詞後段云.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此冷字與省字同押.是亦魯頂切也.

觀史記魏公子列傳.有自到二字.到音古冷切.冷字蓋魯頂切也.冷字從冫.法帖中王獻之書極冷字乃從氵作泠字.不知何謂也.

蒙求、程邈隸書.今觀法帖中邈有天得一以淸帖.正今人所作之字.皆是隸書分明.而或者又何疑焉.

余嘗得周子發眞蹟一軸云.王羲之嘗書蘭亭會敘.隋末.廣州僧得之.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眞蹟.求之.得其他本.知第一本在廣州僧處.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之.其說如此.而宋景文公雜跡集亦云.余幼時讀太平廣記.見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帖.蓋譎以出之.輒嘆息曰.蘭亭敘若是貴耶.以太宗之賢.巍巍乎近世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失信于天下也.觀景文公所書.益知子發之言爲不繆.惟是蘭亭一篇.梁昭明太子集魏晉以來諸公雜文作文選.而蘭亭獨不入.本朝太宗摹魏晉以來諸公眞蹟作法帖.而蘭亭復不入.抑可謂之不幸矣.

道州法帖中有張乖崖一書.前面直云.四月初.張殿丞到.得手翰.後面云.知昇州張抑自手.其自重如此.

因記泊宅編所載張安道與劉莘老、蘇子容書。是時。二人方同在政府。而安道之書不稱名。只著押字。則知前輩作事。皆自有體也。

余家有林逋真蹟一帖。其末後只作君復再拜。夫君復蓋逋表德。烏可以代名。後觀柳公權與弟帖云。誠懸呈。王逸少敬謝帖云。王逸少白。盧循與廬山遠公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頭。此數人者。皆以表德代名。則知古自有此體。通爲不妄也。

米元章崇寧間出守無爲軍。官亦不甚卑微。其一帖云。雖無一粒田。且望豐歲。物賤。而養生耳。夫元章事官如此。至無一粒田。足見其平日胸次之不凡鄙也。

前輩作字亦有錯誤處。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寫無耗作無好。蘇東坡帖寫墨仙作默仙。周孚先帖寫修園作脩園。以至王荆公作詩。其間有千竿玉三字。卻寫作千岸玉。恐皆是其筆誤耳。

作畫形易而神難。形者。其形體也。神者、其神采也。凡人之形體。學畫者往往皆能。至于神采。自非胸中過人有不能爲者。東觀餘論云。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又師友談紀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其別形神如此。物猶且爾。而況于人乎。

余嘗見虢國夫人夜遊圖。乃晏元獻公家物。後歸于內府。徽宗親題其上云。張萱所作。蘇東坡諸公有詩。皆在其後。而黃太史跋東坡此詩乃云。周昉所作虢國夫人夜遊圖。疑太史未嘗見此圖。以意而言之耳。

前世皆病蘇東坡不當呼李伯時爲畫師。蓋東坡嘗有詩云。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重作輞川圖。殊不知東坡乃用王摩詰之語耳。摩詰自作輞川圖詩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不能捨餘習。偶被時人知。東坡蓋本于此。

建中靖國間。饒德操題周昉畫李白詩云。烏紗之中白苧袍。岸巾攘臂方出遨。此本最佳也。今之畫李白者作緋袍。其服色未爲深害。但裏用白夾。寓所謂裏白者。何爲鄙俚至于如此。而今士夫夫收本往往皆同。舉此可爲千載一笑。又古詩云。日暮倚修竹。佳人殊未來。所謂佳人乃賢人也。今畫工竟作一婦人。彼縱不知詩。寧無一人以曉之耶。

甕牖閒評卷六

劉夢得茶詩云。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以此知唐人未善啜茶也。使其見本朝蔡君謨、丁謂之製作之妙如此。則是詩當不作矣。夫旋摘之茶必香。其香當倍于常茶。非龍麝之比也。古人入茶有用龍麝者。其壞茶爲不少。茶有自然之香。其何假于龍麝乎。黃太史詩云。要及新香碾一杯。不應傳寶到雲來。是知茶之新者。其香尤可愛也。

劉夢得茶詩云。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茸。宛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驟雨松聲入鼎來。白雪滿盌花徘徊。此乃詠煮茶也。北人皆如此。迨今燎然。香譬類蓋云。觀此詩自摘至煎。則便飲之。初無焙造碾羅之事。雖曰茶芽。不知爭得人口。豈亦如藥之㕮咀。去其滓而飲之乎。香譬蓋南人未知煮茶耳。

白樂天茶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昌明乃地名。在綿州。人便謂昌明茶綠。非也。此正與黃金碾畔綠塵飛之句相似。蓋是時未知所以造茶。製作不精。故茶之色猶綠。而好事者錄其茶之妙。亦未以白色爲貴。其詩故如此。使樂天見今日之茶之美。而肯爲是語耶。

自唐至宋。以茶爲寶。有一片值數十千者。金可得。茶不可得也。其貴如此。而前古止謂之苦荼。以此知當時全未知飲啜之事。蘇東坡詩所謂茗飲出近世者。不可謂無所本也。

余生漢東。最喜啜畾茶。閒時常過一二。北人知余喜啜此。則往往煮以相餉。未嘗不欣然也。其法以茶芽盞許。入少脂麻沙盆中爛研。量水多少煮之。其味極甘腴可愛。蘇東坡詩云。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者。是矣。而東坡詩又云。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茶錄中亦載茶古不聞食晉以降。吳人採葉煮之。號茗粥。則知畾茶者。自晉蓋有之矣。非復今之人始食也。東坡詩又云。食罷茶甌未要深。後人便謂食罷未可啜茶。引東坡此詩以爲證。而不知東坡且欲睡耳。故其詩下句云。春風一榻值千金也。古人客來點茶。茶罷點湯。此常禮也。近世則不然。客至點茶與湯。客主皆虛盞。已極好笑。而公廳之上。主人則有少湯。客邊盡是空盞。本欲行禮。而反失禮。此尤可笑者也。

今人造酒。用秫一斗。而下水五升。遂可取酒一斗。是酒、常酒也。或有欲得佳者。只下水三升。得酒七八升而已。觀漢書平當傳註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尙未爲佳酒也。

龐安常傷寒論云。屠蘇、平屋也。可以禦風寒。則歲首屠蘇酒。亦取其禦風寒而已。

今人遺酒。必以四尊。而謂之乘壺者。蓋馬四匹爲乘。故酒四尊借以爲乘焉。無他意義。聊以爲戲而已。

瓻、酒器。古之盛酒以遺借書者也。故古諺云。借一瓻。還一瓻。然唐韻云。瓻、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如此。則以書借人者得酒甚多。余家貧。常苦無酒。雖不善劇飲。而每欲以飲客。今當廣置書以借人。若時得數瓻以爲用。顧不美耶。但恐今人非古人。雖借書而酒不可得也。

今人盛酒大瓶謂之京瓶。乃用京師京字。意謂此瓶出自京師。誤也。京字當用經籍之經字。普安人以瓦壺小頸環口脩腹受一斗可以盛酒者。名曰經。則知經瓶者。當用此經字也。

杜陵詩云。飯抄雲子白。蓋謂飯可以比雲子之白也。至後世則便以飯爲雲子。故唐子西詩云。雲子滿田行可擣。又汪彥章詩云。秋來雲子滑流匙。更不究雲子爲何物。見杜工部有飯抄之句。竟指飯爲雲子也。然雲子乃神仙之食。出漢武外傳中。又詩云。漁梁曬翅滿烏鬼。則又以烏鬼爲鸕鷀。亦緣工部詩有曬翅滿漁梁之句也。且鸕鷀非是烏鬼。沈存中已竊笑之。所謂白差烏鬼作鸕鷀者。爲此耳。然則雲子亦是白差矣。

東晳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溲。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案。蘇軾遊博羅香積寺詩自注。東晳餅賦。饅頭、薄持、起溲、牢九。而賦書載束晳餅賦。薄持作湯牝。起溲作起溲。牢九作牢丸。殆傳本各異。此據則仍軾注而載之。

黍、稻與麥不同。蘇東坡集云。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

博雅云。蕒、蕢音巨也。非是所謂苣者。即今之苦馬。殆語訛耳。蕢則別是一種菜。世稱爲銀條菜者是。與苦馬絕不相類。豈博雅不詳審而誤以爲一物耶。

緗素雜記云。蘆菔、江東人謂之菘菜。蘆菔乃是今之蘿蔔。與菘菜全不相類。江東人無緣以爲一物。豈亦緗素不詳審而強名之也。

蘇東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嘗謂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蠶蜜湯。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別子由詩云。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其見于篇章者如此。

字書。酢、乃醋字。世作酬酢之酢。非也。今按匡謬正俗注云。酢來、酢音倉故切。東軒手抄云。北方頗貴。士人以糖酢漬之。又云。備耳食無果菊醬酢。黃太史謝張泰伯惠黃雀鮓詩云。蜀王煎藙法。醢以羊彘兔。麥餅薄于紙。含漿和鹹酢。是皆作醋字用也。

游酢酢字。前輩作醋字用。東軒手抄云。酢藏不如蜜漬。是已。近與一僧偶及此云。今游酢寺中最使得著。卻是油醋也。僧爲大笑。

徽宗朝。蔡京諸公用事。四方饋遺。皆充物其家。入上方者幾十一。京家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王黼家黃雀鮓自地至棟者。凡滿三楹。事見曲洧舊聞。梁師成家一日入惠牛酥一百斛。事見漫錄。其奢縱如此。以是知前代有胡椒八百斛如元載者。蓋不足云也。

漢承秦之後。卿大夫尙服皁衣。故張敞議云。臣備皁衣二十餘年。谷永齊云。擢之皁衣之吏。以見當時尙服皁衣也。然夏侯勝云。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者。蓋漢時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公極崇之官。顏師古註遂謂青紫爲卿大夫之服。夫師古豈不知當時尙服皁衣。而未有青紫也。何繆誤乃爾耶。

今之紫衫。下吏之服也。自南渡以前。士大夫燕服。止是冠帶。惟下吏便于趨走。則服紫衫。既而。金人南下。兵革擾攘。以冠帶不甚輕便。士大夫亦盡服紫衫。且欲使事不以爲非也。迨紹興末。有臣僚上言。今天下承平。而百官如擾攘時。常服紫衫。不稱于是。朝廷之上。郡縣之間。悉改服涼衫純白之衣。未幾。顯仁升遐。亦其驗已。又有臣僚上言。涼衫近喪服。不可用。仍合只用紫衫。故至今皆服而不疑。天下事固有循習之久而不可改者。如今朝衣制。亦嘗屢更矣。獨恨前後臣僚既言紫衫涼衫不可用。而略無一言。仍用冠帶。坐使承平之風。不復見于後世。豈不重可歎哉。

百餘年前。士人乃服白襴袍、鐵妻帶。有一士人忽皁衫紗帽而出。或罵曰。汝爲舉子。安得爲此下人之服。事見畫墁集。是時未重衫帶如此。

夫古之聖賢。其遺像見于後世者。不知幾何人。然古人自有古人制度。豈可與今人相似。余嘗見世之塑廟神。與夫畫王者從官形貌。不問世之遠近。其用幞頭者。皆作橫烏乃今之服制。故未嘗不掩口竊笑。以爲循習之弊一至于此也。

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爲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嘗笑王則之叛貝州也。在軍中。常裹花帽。人見其花帽。皆知其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蒼梧先生雜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貫鼓等色相亂戰陣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傳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余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爲皁

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無一人以爲非。何哉。

本朝侍從以上得繫紅鞓帶。自渠少蘊始也。國初未有繫紅鞓帶者。滑州有賈魏公畫像。其帶只是黑鞓。曾見一士大夫云。唐明皇畫像在潞州。亦只是黑鞓帶。至五代時。帶始尙紅鞓者。想是時人主已用之。又未知果起于何代也。

夷堅乙志云。鬼畏革帶。非也。鬼何由畏革帶。夫人之死不繫革帶者。蓋帶乃牛革爲之。不欲以人乃與牛革混雜耳。而非畏革帶也。

嘉祐錄載李沂公勉百衲琴用蝸殼作徽。蝸殼豈堪作徽。恐是螺殼傳寫之誤耳。

琵琶不謂之彈。而謂之抹。故王建詩云。琵琶先抹綠腰頭。白樂天詩云。谷兒抹琵琶。則知細抹將來正謂琵琶也。

棊、至難事也。而詠棊爲尤難。嘗觀杜牧之詩云。羸形暗去春泉長。猛勢橫來野火燒。劉夢得詩云。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方驚。黃太史詩云。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殼化枯枝。（案。蜩殼。黃庭堅集作蜩甲。）觀此三詩。皆道盡棊中妙處。殆不容優劣矣。至王荊公、蘇東坡則不然。荊公之詩云。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東坡之詩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爾。二詩理趣尤奇。其見又高于前三公也。

名紙、古只謂之名。案。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投。曉還家。所齎名必盡。以是知名紙古只謂之名也。

聞見後錄載。王荊公平生用一種小竹紙。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數幅。卻是小竹紙。然在他處見者不一。往往中上紙雜用。初不曾少有揀擇。荊公文詞麗學術該明。爲世所推重。故雖細事。人未嘗不記錄之。至於用紙亦然。雖未詳審。亦可見其愛之之篤也。

蘇東坡一日得蠻紙一幅。題云。此紙甚惡。止可鑱鑽餉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後世當有錦囊玉軸什襲之寵。物之遇不遇蓋如此。諸集中皆無書此一段者。聊識之以補東坡遺事。

紙謂之幅。亦謂之枚。黃太史詩云。爲染藤溪三百箇。歐陽文忠公詩云。純堅瑩膩卷百枚。

今所謂邵公紙者。乃龍圖學士公邵觳知越州時作也。余聞其姪孫施言如此。

黃素細密。上下烏絲織成欄。其間用朱墨界行。此正所謂烏絲欄也。

世稱銅雀硯。殆用銅雀臺瓦爲之也。余觀武昌土俗編載安樂宮在吳王城中。舊傳此宮中古瓦皆澄泥爲之。可作硯。一瓦值錢一千文。是知古瓦精緻如此。不獨銅雀臺瓦可爲硯也。蘇東坡酷愛硯。其在黃州五年。黃州去武昌不遠。略無一言及之。前後好事者甚多。亦無及此。何耶。豈東坡時吳宮古瓦猶未顯于世歟。深所未喻也。

舊聞鳳咮龍尾硯。至今人以爲寶。然苕溪漁隱叢載。鳳咮乃建州鳳凰山土。色青腴。特宜植茶。石殊少。亦頗麤弃材也。蘇東坡爲人所紿。故形之歌詠耳。蘇易簡硯譜又載。歙州龍尾山雖有其名。而山實無石。蓋好

事者取其美名以咤于世耳。且以鳳咮、龍尾。其名亦可謂著矣。見于議論、形之篇什者甚多。若據此二書。則皆以爲無有。不知今所謂鳳咮、龍尾者。果出于何地。以是知天下之事。其可盡信乎。

研墨所貴無聲。不可不知也。蔡君謨詩云。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黃太史詩云。但見受墨無聲松花發是矣。

余觀嬾真子錄載。古筆多用竹。如今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攷楊文公談苑云。西域僧覺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信知竹筆亦可以書字矣。豈自古如此。而西域之人至今不變歟。

古者椀、楪以木爲之。故椀、楪字皆從木。

針指二字本俗語。夷堅志採而用之。亦自不惡也。其記婺州民女書云。夜與母共寢。晝則作針指于牖下。

西溪叢話載。南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車。謂之苦車。苦音庫。而浙人乃云注船、注轎子。是亦苦船、苦車也。然二字其義皆不可曉。以其音相近。故知其意則同。

世謂骰子六隻爲渾花。五代史載。劉信一擲遂成渾化。正謂骰子也。化字亦有理。第世俗訛爲花字耳。又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骰子爲浮圖。何也。浮圖乃塔耳。舊聞張山人浮圖詩云。浮圖好浮圖。上頭細了下頭麤。借此名以名骰子者。豈亦以一二三四五六爲自細至麤如浮圖之狀也歟。

器皿、人多云受用。其實名舊用。談苑云。吳越王錢俶以妃平生舊用凡百箱賜孫承祐。承祐、蓋妃之弟也。

今人呼庭字、院字、宇字下。乃易所謂上棟下宇者。宇下、屋檐是也。見左氏傳正義。

廳後屋、人多呼爲卞廊。其實名貯廊。澠水燕談云。是時會議于東堂後貯廊。

人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

取明窗子。人多呼爲亮隔。夷堅志乃云。廊上列水盆、帨巾。堂壁皆金漆涼隔子。又卻用此涼字作平聲。

敖乃地名。秦以敖地爲倉。故爾。今所在遂謂倉爲敖。蓋循習之誤。唐書裴耀卿傳云。東幸就敖粟。楊文公談苑亦云。此寺前朝號爲倉敖。皆以倉爲敖者。抑豈循習之故歟。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朝有大雲寺。至明皇時乃改爲開元寺。然今觀黃太史題跋有云。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慈州大雲寺。又不知此大雲寺者何寺也。豈亦唐朝大雲寺而仍有不曾改爲開元寺者乎。

舊傳相國寺有十絕。余攷能改齋漫錄所載。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此十絕之一也。又攷談叢所載。相國寺壇門。唐人所造。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卷簷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絕。此其二也。是與太宗御書爲三絕也。第未知彼七絕爲何物耶。然本朝名畫人氏云。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大殿內彌勒聖容。乃唐中宗朝僧惠雲于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爲一絕。睿宗親感夢于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爲相國寺。御題牌額爲二絕。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門外善神爲三絕。大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爲四絕。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爲五絕。明皇天寶四載命邊思順修建排雲寶閣。爲六絕。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爲七絕。明皇敕車道政依于闐國傳樣畫北方毗沙門天王。

爲八絕。璟師畫梵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爲九絕。西庫北壁僧智儼畫三乘圖因果入道位次圖。爲十絕。又卻引此爲十絕。未知是否。

余向過江陰。見一路中寺舍亭館題梁往往多錯者。且如紹熙元年二月十五日建。則當云歲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歲次固不容錯。二月卻書其月建作己卯。歲次既是庚戌。則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復記耶。惟日則儻有參差。故先書二月乙酉朔。然後知十五日己亥無疑矣。每與親舊觀之。未嘗不笑其疎謬有如此者。

甕牖閒評卷七

北夢瑣言載。狄右丞愛與僧游。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此正鄭都官詩所謂愛僧不愛紫衣僧者也。

本朝自仁宗以後始拜佛。見呂原明侍講雜記。

蘇東坡作海月辨公眞贊云。師神氣澄穆。不見喜慍。及作志林。記辨公遺事。乃云。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慍。二處所說不同如此。

僧參寥者。蘇東坡與遊甚密。疑參寥二字乃道號。故東坡云。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又云。屬參寥子以書遺予。然東坡一帖。乃以爲參寥字。若果字參寥。又不應作參寥子。此余所未曉者。俟更攷之。

人多以僧爲奴。所謂禿奴者是也。今蘇東坡記異一篇。又以道士爲奴。二者固皆可以奴稱耶。

黃太史過泗州。禮僧伽之塔。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肉食。可謂有高見者也。世之人惟其所見不高。故沈溺而不知返。今太史乃能一念超然。諸妄頓除。視身如虛。不爲纖塵所汚。又作文以痛戒之。可不謂有高見者乎。而或者乃病其不能堅守。暮年猶有所犯。余嘗究其然。蓋太史乙酉生。是時有柳彥輔者。乃善卿之孫。善陰陽。能決人生死。謂太史向後災難。大抵見于六十以下。太史六十一貶宜州以卒。則彥輔之言信矣。當其在宜州棲遲瘴霧之中。非藥肚老人所宜。其況味蓋可知。乃兄子明自永州來訪之。有隣人曹醇老送肉及子魚金橘來。故不免與兄同食葷。若酒色則不知所犯也。後有汙衊之者。皆取以前事妄相訾毀。太史寧有是耶。縱時或食葷。較之封羊刺豕庖鱉鱠鯉而不知紀極者爲如何。君子存恕心。不可不爲明之也。

佛經云。平生不妄語。其舌可能及肱。後見黃太史詩云。我舌猶能及鼻尖。恐亦是佛經之意也。

國史後補載王老志行事詳矣。獨不載蔡元長一事。何也。初。徽宗命老志館于元長賜第。老志見時事如此。因謂元長曰。速避位。禍將及矣。元長聞之。謂所親曰。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此事乃載于避暑錄話。豈後補之書亦有遺忘耶。

余嘗問人藥石之義。答者多不同。夫藥固無可疑者。若石、則砭石也。昔王僧孺多識故事。侍郎全元起嘗訪以砭石。對曰。古者以石爲針。初不用鐵也。是知砭石可以刺病。人有病患。有用藥者。有用砭石者。此所以謂之藥石。

蘇東坡言蜀人龐安常善醫而聵。凡與人接談。必寫字而後能曉。東坡嘗戲之曰。子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吾與子皆異人也。東坡一時以此戲安常則善矣。然不聾自狀爲喑者讀此可發一笑。

蘇子容少受知于杜祁公。出處略同。杜祁公爲相不及百日。而經宗祀冠貂蟬數有大儀制皆預。後以東宮少師致仕。年八十而薨。子容在相位不及一年。嘗預册后郊祀。以少師致仕。年八十有二。與祁公出處始終略同。此子容之孫象先所敍也。及攷子容在南京幕時。婺州一衛前葛妍問者。精于星度。嘗謂子容之命全似杜祁公。今以行事觀之。則妍問之言。信不誣也。

舊聞李虛中論命不用生時。今觀夷堅志載季勳論命亦不用生時。此異事也。余曩時嘗與人論命。皆云。惟生時爲最緊要。夫一時中有淺深。且分爲初、中、末。以此定禍福。猶恐有誤。今乃不用生時。何以取決乎。然二公藝術之精。舉世莫能比。往往十中八九。又所不可曉者。

陰陽至有不可曉者。洎宅編載許幾、陳與義皆午生。因馬驚而致禍。不旋踵以死。或云。唐明皇酉生。而好鬬雞。又云。木命人忌漆。皆此類也。

陰陽家云。甲戌、乙亥山頭火。江陰君山頂上有堵一所。乃甲戌日建。既而被火。今累年竟不復修。陰陽之說亦不可不信也。

今人皆言珓杯。古人謂之杯珓。韓退之詩云。手持杯珓導我擲。云此最吉難爲同。又集韻云。杯珓、巫以爲吉凶器者。唐韻云。杯珓。古者以玉爲之。皆作杯珓也。

鴻鵠二字。若據史記音解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并鴻鵠高飛。一舉千里。云云。自是一種鳥名。鸞鳳之屬。非鴻雁與鵠也。而韓退之病鴞詩乃云。擬凌鸞鳳羣。肯顧鴻鵠卑。又何耶。

鴝鵒交則以足相勾。故其字從句。謂之鴝鵒者以此。

黃太史詩云。百舌解啼泥滑滑。夫百舌春間鳴。至春季則不鳴。所謂反舌無聲即此耳。若泥滑滑乃田間一種小鳥。名曰竹雞。非百舌也。

東齋記事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皮之。并其子賣于蕭氏。後旬日。示以母皮。跳躑號呼。不食而死。玉壺

滑話亦載，一家合藥，當用蝙蝠，遂擒得一枚，燭杵貯之器中，明日，諸小蝙蝠皆圍遶之，此二事讀之慘然。余平生最不嗜殺，得活魚蟹，往往放之江中，不復食，凡蠢動之物，非是無情，第不能言耳，奈何從之好殺者，惟務悉其口腹，其誰肯以衆生之命爲命耶。

古語、鄭康成家牛觸牆成八字，故王琪舉以戲張亢云，張亢觸牆成八字，蓋指其爲牛也。

嘗謂人之目日間能視，而夜間不能視，至貓、狗則不然，夜與日能視同也，因觀松漠紀聞載，盲骨子其人長七八尺，捕生麋鹿食之，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煙火物，故眼明，以是知貓狗夜而能視者，殆亦以食生物而眼明也。

蝎蝎、蝍蝛非冬間所有之物，蘇東坡在廣南，上元夜有詩云，靜看月牕盤蝎蝎，臥聞風幔落蝍蝛，豈廣南地暖而此二物不蟄耶。

酉陽雜俎載，蝦姑狀如蜈蚣，食蝦，余謂蝦姑可對鵝舅，而唐陸龜蒙詩云，行歇每依鵝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以鵝舅對鼠姑，不知鼠姑何物也。

蚊子初不能鳴，其聲乃鼓翅耳，何以知之，蓋蚊子立定則無聲，惟飛起有聲，故知其聲不在于口而在于翅也，歐陽文忠公蚊子詩云，萬枝黄落風如射，猶自傳聲欲噬人，是未嘗細察耳。

歐陽文忠公蚊子詩云，蚤虱蚊蝱罪一倫，未知蚊子重堪嗔，又詩云，嘗聞高郵間，猛虎死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古讎不復，而孟城孫公談圃亦載，秦州西溪多蚊子，使者按行，左右以艾煙烘之，有廳吏醉仆，爲蚊子所嚙而死，其可畏有如此者。

吳都賦云，蛟鯔琵琶，註云，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豈今所謂鱥魚者乎。

蘇東坡作漢陂魚詩云，烹不待熟指先染，乃在去聲韻押，然左氏傳載染指事，染字音如琰反，作上聲押可也，豈其錯誤耶。

漫錄載，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丁子，蘇東坡所謂江瑤柱是也，又載，劉貢父以蔡確爲倒懸蛤蜊，蛤蜊一名殼菜，夫車螯、江瑤柱、蛤蜊、殼菜，自是四物，余鄉皆有之，漫錄乃以爲二物，其不詳審如此。

泊宅編云，鷂生三子，一爲鴟，鸛生三子，一爲鶴，齊民要術云，一梨十子，惟三子生梨，餘皆生杜，澠水燕談云，鼉卵化山谷間，大率爲鼉者十之二三，餘或爲黿或爲龜，以是知天地間物所生而不盡相肖者，往往然也。

凡花皆以美名褒之，故宋咸牡丹詩云，寶花初爛欲連枝，是以牡丹爲寶花也，蘇東坡海棠詩云，惟有名花苦幽獨，是以海棠爲名花也，黄太史水仙詩云，囊壞能開黄玉花，是以水仙爲黄玉花也，以至李太白以瑞香爲仙花，見于其詩，所謂閒道仙花玉染紅者，洪駒父以巖桂爲可憐花，見于其詩，所謂誰折可憐花，置我經行處者，是未嘗不以美名褒之也，夫蓮花在諸花中亦甚奇特，前輩賦詠之者甚多，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暄風暖日，惟蓮花得意于水月，可謂紀其實矣，而陳去非乃獨

以紫花目之，其詞有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使蓮花有知，寧不稱屈耶。

牡丹謂之眞花，見牡丹記，又謂之寶花，見宋咸詩，獨歐陽文忠公名爲最好花，嘗與王君貺詩云，最好花嘗最後開，君貺得之不樂，蓋有故而然，然非爲惜花者也，又云，好事者多用牛酥煎牡丹花而食之，可見其流風餘韻，此事得之蘇東坡集中，東坡兩中明慶寺賞牡丹詩云，故應未忍著酥煎，又詩云，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是也。

唐之唐昌觀玉蘂花，後王元之更名曰瓊花，說文云，瓊、赤玉也，而晏元獻公乃于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此事非出于文選也。

今人染茀肯紅名玉色，非也，當名肉紅耳，吳曾能改齋漫錄記芍藥名云，洒袍紅，註云，千葉肉紅，又，赤苗、旋心，亦註云，千葉深肉紅，于此可見。

事物紀原載，蘭香本名羅勒，後避石勒諱，改曰蘭香，至今以爲然，然春秋時鄭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且曰，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故生穆公，而名之曰蘭，事物紀原何以謂先名羅勒耶，而沈存中忘懷錄又謂蘭有二種，黄花者最香，紅者次之，然蘭皆是紫花，無黄紅二種，未審存中將何者爲蘭也。

司馬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註云，蘭、即今澤蘭，別是一種花，非蘭也，此乃不曾親見，妄意而言之耳，此物余鄉有之，故知其言之失，若遠地不生之處，則遂信以爲誠然者矣，豈不誤天下後世乎。

嵇康養生論、并博物志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自古以爲二花，今沈存中忘懷錄種合歡法下註云，萱草、也，謂合歡即萱草，存中之言誤矣，存中不獨于此誤，其于蕙乃云，今俗謂之鈴鈴香，亦非也，蕙、別是一種花，黄太史謂一幹而六七花者，余鄉有之，豈是鈴鈴香也。

沈存中忘懷錄、蕙、今俗謂之鈴鈴香，余謂不然，前已嘗論之矣，後觀[illegible]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乃用此零陵二字，意謂蕙實生零陵，存中初不[illegible]，誤認零陵以爲鈴鈴也，而忘懷錄又註云，呼零陵者非，則是存中眞以鈴鈴爲是，然蕙本非鈴鈴，而鈴鈴香者自別有一種草耳。

浙中海棠開遲，故小詞云，海棠花謝清明後，以此知三月始開也。

黄太史詩云，綠荷菡萏稍覺晚，黄菊拒霜殊未秋，觀太史詩意，似直以菡萏爲蓮花，夫菡萏本蓮花未開之狀，故說文云，芙蓉華、未發菡萏，已發芙蓉，宋之問秋蓮賦序云，玉池清冷，紅蕖菡萏，李白詩亦有鏡湖三百里、菡萏開荷華之語，于此蓋可知矣。

世人用芰荷字多不辨，夫芰、菱也，荷、蓮也，二者初非一物，屈到嗜芰，蓋喜食菱耳，而秦少游詩云，紅菱秋開鑑水香，菱花潔白無紅者，豈少游亦誤以芰荷爲一物而未之察耶。

玉蘂花今爲散水花，其聲譌爾，散水、見西溪叢話。

蘇東坡詩云，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塞，菊比碎金固然，不知山丹何以比馬腦盤耶，今世所謂山丹者，其狀宛類鹿葱，但差小耳，此乃和其弟子由詩，疑東坡蜀人不識山丹，誤認爲罌粟耳。

黃太史以拒霜爲霜花。作詩云。霜花留得紅妝面。又詩云。天遣霜花慰此公。又以拒霜爲木蓮。詩云。紅妝滿院木蓮秋。

歐陽文忠公評王介甫詩云。秋花不似春花落。憑仗詩人仔細吟。是固然也。然秋花獨菊不落。其他如木犀芙蓉之類。蓋無不落者。則秋花豈盡不落耶。

蘇東坡志林載。冠元弼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載在羯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璡嘗戴研光帽。簪紅槿花一枝。明皇愛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卽李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爲錯誤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眞天人。絹帽著紅槿。其後又云。曲終花不隕。是東坡自知爲汝陽王璡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之子旣爲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與花不落者旣殊。又記是西王母事。東坡略不爲辨之。何耶。

蘇東坡詩。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序云。正月二十六日。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此東坡在惠州時也。彼處春氣乃爾早耶。方正月。其雜花盛開如此。而紫含笑、紅佛桑且皆夏中所放花。東坡拉及之。又不知何謂也。

藥欄二字。漢書注中云。藥爲藥欄。爲欄。乃是二物。而後之著述者往往只作一物。用杜子美詩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周少年詩云。藥欄風細才勝蝶。柳陌陰濃不過鶯。初非作二物也。

今之小金桃名曰御桃。漢獻帝自洛遷許。許州有小李。色黃。大如櫻桃。帝愛而植之。亦曰御桃。

宋、王荆公詩云。辛夷如雪柘岡西。又詩云。辛夷屋角搏香雪。如是則辛夷花白色也。唐書注乃云。辛夷卽木筆。木筆卻是紫花。深所未曉。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盤實。此蘇東坡榧子詩也。趙次翁註云。出信州玉山縣。然信州初不出榧子。此玉山乃在婺州。婺州榧子冠于江浙。注書不究地里之是否。而妄意指名。豈不大誤。

市中人賣果者有一種名楮子。楮音覩古切。橘錄贊寧所謂靑沙欄者。博物志云。梨類甚多。柤、杜、棠、楮。廣韻云。楮比柰而酸耳。

南天竺以其有節似竹亦謂之竹。而沈存中筆談乃用此燭字。不知何謂。

黃太史草書帖云。時小雨濟泗。十三日所移竹各已蘇息。惟自籬外移橙一株。著籬似無生意。蓋十三日竹醉。而使橙亦醉。亦失其性矣。此一段說得良姚。語言旣新奇。而又雜以俳諧。使人賞玩不能去手。夫十三日竹醉。當是五月十三日。此日止可移竹。若移橙。非上春不可。今乃于中夏向暖時舉事。宜其無生意也。余故能知之。太史書林中人。豈知所謂移橙者。嘗見杜子美詩中云。細雨更移橙。遂欲料理。雖已得細雨。而時已向熱。不待趨而往觀。其槁死無疑。又豈特無生意已哉。

遯齋閒覽載。北人種芭蕉。冬月必架小屋遮護。何其謬妄也。芭蕉至秋後着霜則皆枯瘁。不好人家遂以刀截去。明年再出新葉。特可愛。李林甫謂之清陰居士者此也。若如遯齋所言。縱遮護留舊葉。亦何所用之。蓋是初不識芭蕉。聞人之言。以意而著紿耳。余又聞南地芭蕉冬月雖大雪。其葉儼然不動。略無所損。此亦可愛矣。

甕牖閒評卷八

漢時尚布席而坐。故罰觶行酒。而坐客半膝席。所謂半膝席者。乃今之跪膝也。惟席上乃可跪膝。他處則不可。以是知戴憑重席、管寧割席。奚非布席而坐也。

今人託附書。每云不至浮沈。皆殷羨作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寄百許函書。羨至石頭。悉擲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浮沈蓋起于此也。

王羲之東牀坦腹。所謂東牀者。乃繩牀之牀。非牀榻之牀也。人多以其坦腹。誤認牀榻之牀。豈繩牀之上獨不容坦腹耶。黃太史題王右軍所繪圖云。余觀此榻上偃仰者。定不能書蘭亭序也。是又誤以爲牀榻之牀矣。

唐、劉洎少時。嘗遇異人。謂之曰。君當佐太平。須謹膚覽堅之戒。穀城國門外有石人。刻其腹曰。膚覽堅愼勿言。故云。逮京口新第成。大書照壁用楷糊大書家語周廟三緘銘背之戒。深戒子孫愼言。此事載蘇魏公談訓。可謂知所警戒矣。其後。太宗俾之輔太子。太宗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洎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太宗以其言妄。乃曰。卿性疎而太健。必以此敗。後太宗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或譖之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太宗以其言與疇昔同。大怒。遂酷信不疑。于是下詔賜自盡。夫異人者知洎必以言死。故戒之。洎亦非不

防慎，然其後竟以言死，嗚呼，豈非命也夫，

內宴優伶打諢，惟御史大夫不預，蓋始于唐李栖筠也，至今遂以爲法，不知用妓樂而教官不預復起于何時，其亦有所據耶，

重瞳未必皆佳也，史記載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成否槪可知矣，五代時，李後主煜一目有重瞳，後竟歸朝以死，其後建州一老僧卓嵓明兩目皆重瞳，內臣李繼隆聞之，強爲推戴，既而爲義所殺，亦自無其福也，

宋齊丘之死，僧文瑩玉壺清話云，齊丘少夢乘龍上天，至垂老猶存狂望，當國家發難，尙欲因釁以窺覦，時年七十三矣，事敗，囚于家，鑿土坎穿竇以給食，因而縊焉，鄭工部南唐近事云，齊丘登相位，數歲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保大末，坐陳覺謀叛，餓死靑陽，二書不同如此，未知孰是也，

往時科場例覓試官有在簾下看舉子作文者，故傳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之語，但場中不許見燭，豈有試官自謂三條燭盡之理，此蓋五代夜試時事也，五代時，竇貞固請晝短，舉子文字難了，因請夜試，許用三條燭，故韋貽永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此亦夜試之詩，于此可見矣，

太祖北征，至陳橋，爲三軍推戴而回，方其未行也，韓公祖道于芳林園，陶穀堅欲致拜，且曰，回來難爲揖酌也，則此事當時已知之矣，萬一別有變，將如之何，何不諱害如此，

嘗觀王禹偁所還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于杜太后也，則一段云，太祖欲立太宗，讓己定，太后遂令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卽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于寢閣，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書中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今州縣戒石銘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此太宗取孟昶戒百官文切于事情者使刊之州縣庭下，庶守令朝夕常在目前而不忘戒懼耳，亦可見愛民之切也，或者于每一句下各添一句云，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喫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其無狀有如此者，

盧多遜善取媚人主，以希進用，國初、爲參知政事，太祖常令館中取書，多遜豫戒主書吏立白之，卽通夕覽讀，明日，太祖指問書中事，同列罔措，多遜應答如響，此卽丁謂之從駕東封回，眞宗欲幸孔子廟，謂于前一日先往廟中省視儀具，因詢其事務，以備明日顧問，其用意政相類也，大抵姦人作事皆然，自以爲一己之能，萬一人主見喜，則超蹤奮迅，何事不可爲，彼安分守己恬于進取者，方且以道義自居，其肯如此僥倖乎，

舊傳丁謂用事，一日，魯肅簡公以公事造其第，魯方拜起，丁曰，學士拜時鬚撇地，魯應之曰，相公坐處幕漫天，蓋須撇地、莫漫天耳，須撇地者，丁欲魯之從己，使勿遲疑也，莫漫天者，魯亦譏之之言也，

太祖取南唐，年餘始得之，怒其不歸朝及來降，則命爲違命侯，蓋惡號也，後二年，方改封爲隴西郡公，及

殁，乃贈太師，謚吳王，夫歐陽公、吉州人，政屬有唐，其祖父皆南唐之臣，則後主其故主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及集古錄，至說後主處，每指爲違命侯，事必稱其惡號乎，且陳壽作三國志，其于孫權，直以名呼之，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其言不得不爾，豈謂歐陽公識慮如此，而獨不爲之諱何也，

景德、祥符之間，陳堯叟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王子明爲宰相，心知得罪于淸議，而固寵患失，不能決去，及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斂，何所補哉，子明謚曰文正，堯叟謚曰文忠，二公謂之忠正，可乎，

今人見魁偉人，便以爲發過，甚不然也，觀聞見前錄載，富韓公方爲舉子時，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并一張姓者，同于上東門裏福先寺之門上，觀王冀公尹洛振車騎入城，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嘆曰，王公亦舉子耶，其後富公當朝，著功立業，何遜王冀公，方爲舉子時，卻未嘗不魁偉如此也，

靑城，蓋爲郊祀設也，其間宮室、苑囿、亭榭，前代皆結綵爲之，無不畢備，頗亦華麗，至宣和中，始眞以瓦石爲宮室，宏壯擬於宸極，後金人之來，正據靑城，二聖北狩由此，若有以使之者焉，

今所謂衙喏者，蓋牙喏也，當用此牙字，古者、太守出廳則建牙，牙者、牙旗也，建牙以表太守出廳耳，于是兵卒鳴鼓而聲喏，每日早晏皆然，故謂之早牙、晚牙，今時則不然，每至申牌，太守初不出廳，亦未嘗建牙，州郡兵卒皆鳴鼓而聲喏，謂之衙喏，殊不曉所謂，不獨州郡如此，其他曹職處，往往皆然，蓋前後循習不究所由來耳，

秦始皇初卽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

古之制刑不妄，皆與其罪從類，漢法犯淫坐宮刑是也，而陰府之法亦然，若夷堅志所謂姦人妻者、以絕嗣報，姦人室女者、以子孫淫佚報，亦豈不與罪從類乎，

太祖初卽位，李筠將叛，而患錢糧缺少，乃以情喻僧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爲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積薪坐其上，尅日自焚，筠爲穿地道

于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足矣，筠遂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于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輳，倉庫不能容，旬日，錢糧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叛，人皆謂筠之智略及此，而不知此唐李抱眞鎭潞州時謀也，其事載之尙書故實，筠知之，于是用此策，噫，古人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抱眞誘一僧，無故而殺之，取其錢糧以濟軍旅，可乎，然抱眞之心本爲國也，其罪猶可恕，若筠者，以謀逆節，亦誘一僧殺之，無難色，雖得財貨不貲，使彼受無窮之苦，乃欲濟吾事乎，未幾，太祖親征，筠不免赴火而死，一家屠戮，宜其得是報也，

余自幼聞欽宗乃喆和尙後身，獨未知何所據耳，近觀國史後補，見惠恭王皇后初懷娠，夢宣德正門大啓，有兩紅旗各書一吉字以入，是生欽宗，兩吉字乃喆字也，則知欽宗乃喆和尙後身無疑，其後徽宗立

為皇太子，梁師成奏曰，臣履令術者發東宮命不久矣，正謂欽宗也。是時，師成欲改立鄆王，固有為而然，欽宗在位止一年，遂有北狩之事，術者之言亦信矣。夫喆和尚，徽宗朝人也。既死，米元章為之書行業碑，余嘗見之。眞有道德者，復出為帝王，而有天下，亦可謂福矣，而在位乃不久，悲夫。

政和中，明達皇后薨，後王老志到京師，能知未來事，徽宗嘗遣使問曰，今明達在何處，老志云，明達乃上眞紫虛元君，余初不以為然，及致明達行事，誠覺有異人處，嘗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長吾不見矣，臨終顧謂侍者曰，鬼道易耶，仙道易，因叩齒冉冉而逝，非子死生者，能若是乎，此與春渚紀聞所載看經劉娘子既死，而香馥襲人，面色如生者，一也，上眞紫虛元君之對，當不妄矣。

徽宗明節皇后初入侍，昭懷既而得罪，出居于何訴家，訴遇之無禮，暨貴，凡訴之黨，悉陷而殺之，後寢疾，見所陷者為祟而薨，此國史後補所載也，而春渚紀聞又云，明節在徽宗朝，有一小宮嬪，微泣上旨，潛求救于明節，既許諾矣，反從而下石，小宮嬪自縊死，而明節亦薨，方舉衾，忽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觀之，則一蜈蚣聚擁，穢氣不可近，余謂此二事，自足以殺其軀矣，然明節為林靈素所謗，乃以為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霄降，必別寘妃位，圖肖妃象，列于帝君之左，誕謾上聖如此，其能免于惡疾之死乎。

自秦漢以來，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朝高宗聖算登八十一，若梁武帝壽數雖高，遭侯景之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耶，惟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年尚未及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聖性，恬養道眞，所樂者文章琴棋，書畫而已，其他子女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焉，此所以五福兼全，獨過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泊宅編載，宗澤初為館陶尉，每獲逃軍，即殺之，邑境為之無盜，呂吉甫嘗戒之曰，此雖除盜之策，恨子未嘗觀佛書，人命難得，不可妄殺，況國有常刑乎，其後，澤子五人，三人既已顯官，皆死于澤前，未必非妄殺之報也。

泊宅編載，范居師初欲買宅，或云，中有怪，不可居，試使諸僕宿于堂廡伺之，每夕，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相與謀，以臥具裹之，束縛就烹，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而明道雜志亦載楊國寶嘗謂張文潛云，我夜夢一蛇，首有冠，文潛索閱蛇身有冠，謂之喪門，已而果驗，又田京侍制將取幞頭，戴之，有蛇出幞頭下，或云，蛇戴幞頭，喪門也，不數日，京死，豈不為怪事歟，然前之喪門乃禿頭者，而今又戴冠與幞頭，其喪門亦有等級耶，此物自有人，即有之，但不知未有冠與幞頭時，其所戴者何物，抑亦禿頭者不為怪，必待戴冠與幞頭，始解興災，或未可知也。

蘇東坡嘗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此事見仇池筆記中，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遇赦北歸，七月，到常州，而竟殂于錢公輔家，此亦異事也歟。

嶺南無雪，大觀庚寅歲，忽有之，寒氣太盛，雖嶺南地暖，莫能勝也，此乃北方兵起之兆，後遂有靖康之變。

歐陽文忠公云，唐人宴聚，盛傳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此蓋李唐時讖語，宜其久而遂泯也。夫葉子二字，析葉字上一字乃廿世字，餘木字湊下子字作李字，乃廿世李，正合有唐歷代二十帝之數，當時讖語如此，而謂非天命可乎。

張士遜年七十有八，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煙蘿門戶喜開關，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後四年而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詩史所載也，而避暑錄話乃云，士遜致仕年八十六，恐誤。

詩有讖，果然，王逢原少俊有材，荊公酷愛之，然官竟不顯，壽亦止于二十九，觀其作孤雲詩云，旁人莫道能為雨，惟恨青山未得歸，其官之不顯可知矣，作送周秀才詩云，為客青山幸相望，壯夫終不白頭歸，其壽之不長又可知矣。

蔡京三子，長曰攸，次曰翛，次曰鞗，當時語云，蔡京之後尤翛條，不為無讖兆也。

欽宗實錄載，王黼聞欽宗即位，驚駭，與入賀，欽宗先論閤門，使勿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既而籍其家，賜死于負國村，而泊宅編乃云，宣和七年，駕幸龍德宮，黼獻詩，有巧將千蟑遮晴日，借得三眠作翠幃，識者以為讖，謂黼不復見君矣，夫欽宗即位之初，既不許黼入殿門，如何卻得從駕至龍德宮，而又獻詩耶，此事恐未必然，特當時附會云爾。

余鄉楊漢卿作宰，王文煥檢正榜之曰壽豈，取詩所謂令德壽豈者，託先父懇鄭國材書，既上榜，未幾，王、楊、鄭與先父皆亡，蓋愷字不合依詩作豈字，遂成夭折之讖，楊為主人，禍福固有之，其三人者亦俱不免，此則異事也耶。

余在江陰時，報恩主僧退院，遂議別請一僧，一夕，偶夢接新長老，方對揖間，若有人在側曰，卻與長者同歲，覺而識之，因語諸孫曰，此豈異耶，俄而，長老相見，問其年，果然，嘗謂人之夢兆，日中每經心者，夜或形之，如長老事，初未嘗經心，而應驗如此，殊不可曉，豈亦有所謂讖者在其中耶。

先祖母石氏，一日忽苦臂疼，是時，先祖知隨州，請醫命藥，無所不至，其臂疼日甚，殆不能堪也，先父于是發心修佛，凡一城之內，佛像有手足不完者，皆修之，所費極不貲，工未畢，而臂疾頓除，安貼如平時，嗟夫，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孟子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惟先父一念至誠，遂能上動神明，而報應之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有可以不誠者耶。

先父暮年多病，他無所冀，獨責望余兄弟兩人不淺，觀其賦紅梅花詩云，雖云誤失風霜操，不持調羹為子賢，概可見矣，余家自建炎來稍衰，先父思有以大門庭，則惟以教子為急，擇得一劉先生，名宏，字彥博，命余兄弟師之，自入學後，未嘗三日無饋遺，敬禮倍至，余不肖，不足承先父志，稍幸舍弟成名，從官二十年，得改秩，榮封敍時，先父捐館已久，鄉人皆太息，知其至誠之所感也，余雖無所成就，而舍弟及弟二子所以相繼科名，其他諸子亦有預薦名者，可不知所本歟，故敬書之，俾後世子孫知先父用心如此，又知有子不可不教，而待先生之禮尤不可不忠且敬也。

春渚紀聞載，張大亨家嘗有人相其墓云，公家遇牛年當有登第者，既而，大亨父公著熙寧癸丑年登第，

大亨元豐乙丑年登第。大亨之兄大成大觀己丑年登第。大亨之弟大受宣和辛丑年登第。此亦異事也。余家亦頗類此。舍弟某乾道己丑年登第。舍弟二子某淳熙辛丑年登第。則豈得不爲異事耶。抑亦先父之墓有少吉徵如張氏者歟。恨未得善相者觀之。然余今三子猶在布衣。而二子已預薦名。未審向後當癸丑年能復有登第者乎。若以張氏較之。殆未易繼述也。

余少時。見家中一瓦硯頭有一品字。多將其背試金。後因擾攘。遂失所在。及觀蘇東坡集。方知澄州金道人澄泥硯與家中瓦硯正同。蓋是時好物易得。故不甚愛惜。使今日尚在。豈不爲吾家之寶。其忍棄之耶。

余有一小端硯。銘紫蟫。取輪林志中所謂一段紫雲略無點綴者也。又有一小歙硯。銘蒼璧。取東坡詩中所謂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與夫關鵲卵見蒼璧時也。

余淳熙十五年四月初大病。忽夢身上截爲水所浸。下截則埋在土中。覺後甚以爲不祥。旣而思之。是夜天氣猶寒。上截偶失蓋覆。而身冷故如爲水所浸。下截有衾。故如在土中。于是豁然不疑。而病亦自此少安。乃知夢者初不足憑。在人消息之耳。

余向欲鑿一池種荷花。築小亭其上。榜曰雲錦。取蘇東坡詩中捲卻天機雲錦段。雲錦二字極佳。本出韓退之詩云。撐舟昆明度雲錦。東坡愛此二字。故于和文洋州三十絕中用之。今余老不事事。竟不能榜之于亭。未嘗不悵恨。在江陰時。見曹氏新闢一堂。植荷花滿池。已榜爲清香。余偶道及前二字。答曰。請易之。旣而余歸。亦未知其果易否。

蘇東坡詩云。果熟多幽欣。余自少卽喜幽欣二字。意欲植少果樹。于中作一小亭。以幽欣名。今老矣。此志不遂。奈何。余又欲名小室爲盤蝸。取黃太史詩云。一室可盤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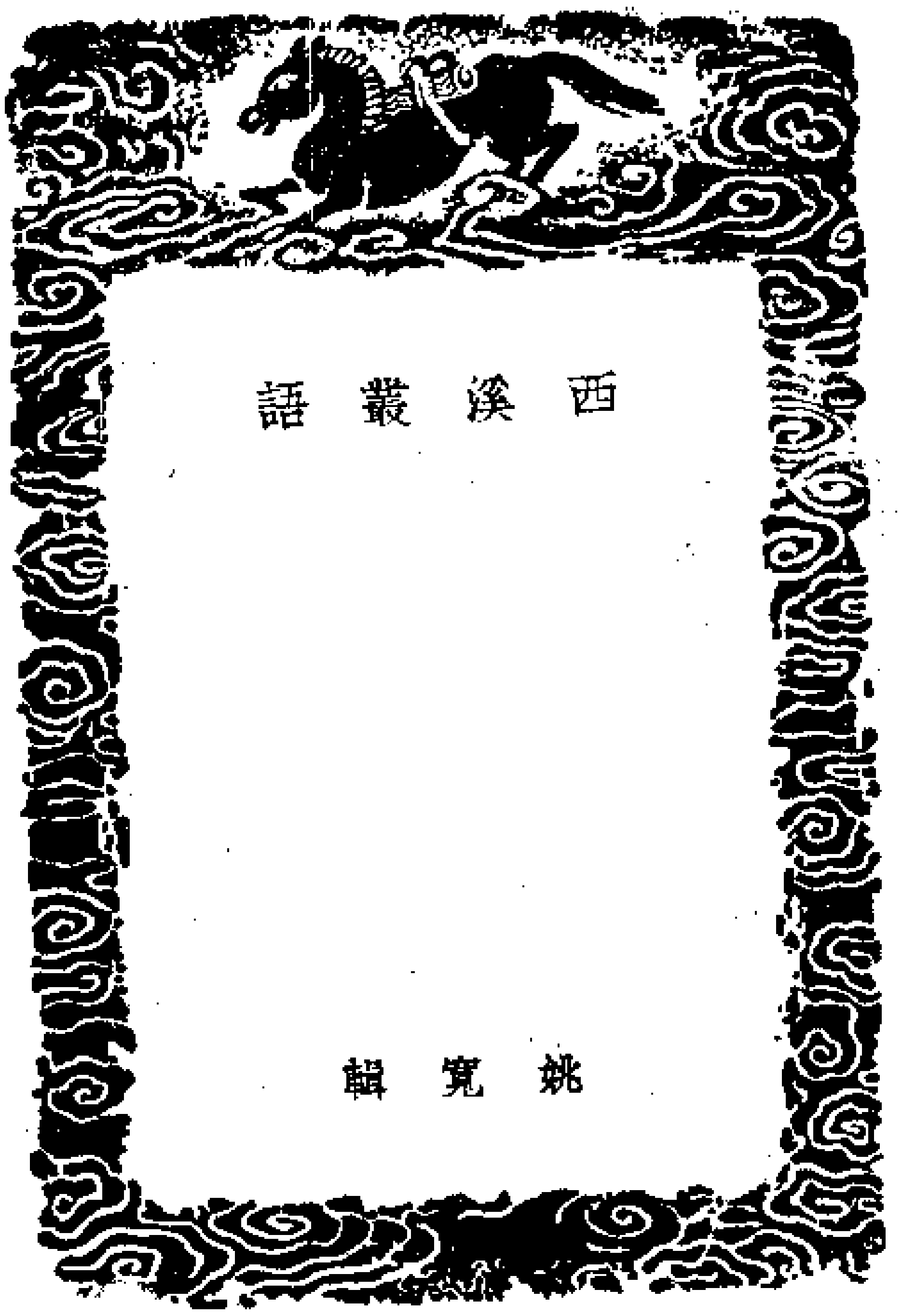
自古藏冰。蓋有用也。見于周禮幷詩。至本朝始藏雪。唐高宗朝方士明崇儼取以進云。自山陰得來。蓋是時未知藏雪也。今余鄉亦能藏雪。見說初無甚難。藏雪之處。其中亦可藏酒及柤梨橘柚諸果。久爲寒氣所浸。夏取出。光彩燦然如新。而酒尤香冽。余性喜食果。近得此方。可以娛老。若酒。則非余所嗜也。

唐彥猷酷愛書畫等物。嘗謂蔡君謨曰。告老之後。屛居以絕世事。苟非此何以寓適哉。後月餘。彥猷染疾竟卒。余老矣。平生無所嗜好。獨于書畫頗亦拳拳焉。故于所居之東偏闢一小軒。榜曰臥雪。每日徜徉其中。自讀書作字之外。則取古書畫展玩披覽。未嘗輒去手。雖德望之尊。爵位之崇。去彥猷遠甚。然吾之樂乃彥猷欲爲而不可得者。顧不爲厚幸歟。古詩云。老知書畫眞有益。非過論也。

前輩評詩。謂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此享富貴者也。又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看人富貴者也。余自少好學。至老不衰。不幸命有所制。卒無所成就。良可嘆惋。暮年乃苦心虛之疾。竟夕未能得少安。跧伏陋巷。恍如燭在風中。惟懼其滅也。雖欲看人富貴不可得。況享富貴乎。幸而諸子稍自立。僅免饘粥之缺。抑命之使然。不然。塡于溝壑矣。

王老志將死。有衣六七襲。悉封還素所遺之者。王直方病革。凡所蓄書畫。悉分與平日相知。二公可謂達矣。夫衣物書畫。在世已爲贅疣。況死後復何用耶。余老矣。且家素貧。無他嗜好。止有些小書畫衣物。他時

亦當分與親識之貧者。俾全無掛慮。身後卽空矣。古詩云。而今身畔全無物。豈不快意也哉。



四庫全書提要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嵊縣人。父舜明，紹興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譌，辨劉敞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讖、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箴筆之誤，皆極精審。至考盛顏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即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唾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實敘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恝爲不若是忿二條，又謂余靖陵王南使時，寬推論太乙吳越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稱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西溪叢語卷上

宋　剡川姚　寬令威輯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元賦云：欲飛遯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忿，音呼介切，恝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忿。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恝。趙岐注云：恝，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怨，豈可恝恝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忿字，恐爲正也。

籍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見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二眞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見隋書解析人之說）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竇叔蒙濤志）源殊派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溟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

往南海。(廣州)迫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蒞句章。(明州)巳上諸郡。俱沿海濱。朝夕觀望潮汐之候者有日矣。(汐、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減。息、進也。)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噓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翻尾切)魄。虛於上下弦。息於朓朒。(朒、女六切。朔而月見東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丑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涌而爲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明州。)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屬會稽。一屬明州。)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船舶。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水中沙爲潬。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涌。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皋記。又有支諸皋。意殊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喏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還簪。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衙、音衙。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即廷尉展之弟。恆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已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蒼舒注杜詩。引東哲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綠沉細鎧。金爲綖以緣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奫綠沉甲。獸文具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環聯句。有亭亭孤笋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筆經。有又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劉子翬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步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賓暗爲答云。背闕歸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歿。追遡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邱。其年朝京師。又文紀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鄄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裴鉶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忘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尋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爲洛神賦。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脇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爲迎取之。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精秘莫睹。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江文通擬王徵君詩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倪摘木芝。淩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靈物多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常見愚子道書大樂中有水脂碧者。嘗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霜服。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曛。攬之不可得。滿霤空在掬。豈非水碧耶。予久遊廬山。不聞有此。

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爲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閑歌

暖過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昔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暖迺、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宅，李郎茂元之婿。韋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郝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橫江潭而漁，今闕二篇，又無是二句，付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書有策問云，箭就文選載九歌，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奧，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因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誓補，則二十五篇似爲足矣。橫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難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皆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致。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着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執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誤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輻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始皆一潮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有張承業財計齊、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贋屨、屨僞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饑鼎，魯人云，贋也。齊人曰，屨也。

夏歸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綢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喩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歸詩，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遯之未濟辭云，酒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協音也。

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春浪來天際，一派泉香寶釵碎。蓋謂水碓舂金釵糯也。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荊公集中，非也。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不解荳蔻之義。閱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間，南人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妊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逢蘭亭，默數永和，攷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渭、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祖聯句，有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逅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衞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詞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聞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豔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群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蓋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皆隸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總謂之蔡邕字矣。唐秘書省內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貞

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俗

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士人敬事。翟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為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日為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兄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蘭為幽客。桃為妖客。杏為艷客。蓮為溪客。木犀為巖客。海棠為蜀客。躑躅為山客。梨為淡客。瑞香為閨客。菊為壽客。木芙蓉為醉客。酴醿為才客。臘梅為寒客。瓊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棣棠為俗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杜門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為亭鬼莫嗔。冢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卻虛空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嶙嶙。狀其聲也。其外詠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淺。巖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見宋之問集。

隴逵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歷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與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為當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滬也。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斲。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滬人溫氏。予得之。寶而不寐。野嘗有詩云。甚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

權李僧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製。五行。行七字。下橫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遂入樂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妄矣。

伊南田戶店舊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古。真蚺蛇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斲琴。多在峨眉、無為、霧中三山。方知為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鏡。背紐以連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皇對舞。旁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旁。陰陽各有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辰。而微凸。旁有銘云。倚方佳貫大母傷。左龍右虎辟不羊。朱鳥元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鏡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火鼻。鼻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官楊小琰書。字畫頗佳。其議山陵跡中稱虞世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云。易喪其齊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莽傳。喪其齊斧。音齋。

劉夢得詩有盃前勝不羈。趙嘏有吞船酒勝羈。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頑也。

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東坡、介甫皆有此句。

東坡詩云。仙人撫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梁昭明淵明集敘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李善注云。越絕書。范蠡自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致。非異賢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蠒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左太沖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為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

世傳樊川別集為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集。烏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外集中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謂之丁卯莊。故基尚在。

杜甫詩云。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為汲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與廣客事相類。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痾類弩影。

劉禹錫祖擲遙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月令。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塵字非是。

杜甫月詩云。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鉤。又云。春水船如天上

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嫩蘂濃花滿目班。沈云。園花瑇瑁班。雖一字亦有所本也。

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衲子。牧護是何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來黔中。聞賽神者夜歌。乃云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敍五七十語。乃知蘇溪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考火祆字。其讀從天。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元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即火祆之神。其來蓋久。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浮圖。籍僧爲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又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爲禮遠令郎。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祆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空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西夷以五月爲歲。每歲自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首。與此合也。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有牧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爲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祆之教法蓋遠。而穆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爲戲。非效參同契之比。山谷蓋未深考耳。且祆有祠廟。因作此歌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其源委也。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鹽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爲溫州雙穟、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爲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亞駝。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

蔡挺家。亞駝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縱橫爭霸。此詛殆爲懷王也。懷王十一年。李兌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爲從長。（史記云。蘇秦約六國伐秦。楚王爲長。是年。韓、魏、趙、燕、齊伐秦。時蘇秦已死。戰國策云。李兌、明共）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城。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大敗之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或以爲熊商時。商與相雖相近。而非非是。或以爲頃襄時。頃襄王横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楚已失鄢、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熊相羋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爲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家作槐。當時脫誤。遂不可考。今存古本。隨字辨釋。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布愍告于不（一作丕）顯大沈、久湫。（久、讀作厥。湫、音子由反。亦作湫。在安定朝那縣。即朝那湫也。在并州。巫咸以下字多假借。）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王之世。作寔）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音之忍反）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印（卬）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道。淫失（佚）甚（音耽）亂。宣奓（古侈字）競從（縱）。變輸（渝）盟剌（制）。內之劇（古則字。下同）虣（音暴）虐不姑。（巫咸、亞駝作辜字）刑戮孕婦。幽剌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讀作諸。下同）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目臨加我。欲劃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反）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犧）牲。述取吾（古我字）邊城新郢（音盈。縣名）及鄔長敘。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音力反。籀文意字。讀作怒）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境）。將欲復其兇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音合）輸（讀作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目自救也。（巫咸、亞駝作古也字）亦應受（讀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音遵）（巫咸作劑字。古劑字。亞駝作劃字。巫咸作克劑字。且復略我邊城。巫咸作寔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者）石章目盟大神之威神。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爾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訓纂、滂喜篇、三蒼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又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皙撰。張揖字詁。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鄭、亦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法言學者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之字。三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樊恭撰。見隋經籍志。又有氏字指

何承天纂文有呂忱字林郭璞三蒼解詁阮孝緒字略。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
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公孫述時。武
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
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
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
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爲石笋。又梁益紀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
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卻非也。或云。古昔蜀之
碑。舊說昔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多拾得珠翠異
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注漢書在儀鳳中。豈杜甫作詩時。漢注未傳耶。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
見耶。或見而不以賢言爲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
知其故。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
有孔者。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樂府解題有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
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
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又青州圖經臨淄縣冢墓門云。三士冢在縣
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高二丈六尺。張朏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冢。所謂二桃殺

三士者。唐豬莊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內有三墳。纍纍皆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疆古冶
子。李白有梁甫吟一篇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杜甫李邕登歷下亭云。不阻蓬蓽興。得
兼梁父吟。又登樓詩云。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陸士衡擬今日良燕會云。齊僮梁父吟。李
善注云。蔡邕琴頌曰。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
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
梁父吟。恐取此意。
唐李舟作能大師傳。五祖宏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教授。持此袈裟以爲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
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
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雖尾峯前提不起事。
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寄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宏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
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
雙峯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服曰。此眞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
自稱七祖。因按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寺。並爲朝

野所重。江西志徵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
林傳。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遷於蘄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
武德七年甲申歲。往蘄州破頭山。至貞觀中。方改爲雙峯山。第三十二祖宏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
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中有晉武侯元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
左。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曆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峯
和尚。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爲建
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南方不賓。勅授梅山立曹溪爲鎮界將軍。兼知平南總管。
晉室復後。封曹侯爲吳姓王。居石角雙峯二嶠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於大師。願陪貴寺。方呼爲
雙峯曹侯大師也。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
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邱上。嵯峨壓洪泉。岩岩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
有布政臺。八顧背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撮。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墝埆。
倒排雙月檻。危立思天閣。鑿池養蛟龍。栽桐棲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
惡。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
搖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腳。夜半鼠窸窣。天陰
鬼敲啄。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著。自憐啄木鳥。去蠹終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嚗嚗。峨峨江令石。青
苔何淡薄。不語興亡事。舉首思邈邈。吁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

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
鵬。天地爲矰繳。安得長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
月八日奉勑勒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撿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勑書。兼青光祿
大夫兼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頹倒。石斷裂。據
湘山野錄載。宋齊邱相江南李先主璟二世。皆爲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皆厭鳳凰臺詩。中有
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天地爲矰繳之句。皆欲諷其跋扈也。而主終不聽。不得意。上表
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爲知足之人。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詐也。試考之。先主昇。舊
名知誥。爲徐溫養子。以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邱於先主。齊邱困于逆旅。倡娼魏氏女
籍贈資數緡。幾備贄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
士時。豈當時所投贄之時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差一年也。齊邱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
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李徵古之徒。恃其勢。尤驕慢。徵古嘗勸後主因天變遜
位。齊邱賴陳喬以爲不可。後主乃止。鍾謨以李德明之死怨齊邱。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
嚴續事言於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邱等事。勒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

邱嘆曰。吾嘗誤讓皐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隱矣。

生民詩。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注云。揄、抒米以出臼也。箋云。舂而抒出之。周官舂人女舂抌二人。鄭注云。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按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抒、挹也。神與切。舀、抒臼也。从爪臼。引詩云。或簸或舀。又作抭、㧢。音以沼切。又集韻抌、舀、揄並音由。又抭舀音以紹切。緣詩揄與舀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舀爲蹂也。舀以沼者。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一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即壞茶味。唯龍園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蒂。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於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即研焙爲二品。即龍園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於此。每胯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團而止。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園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啓沃承恩、雪葉、雪英、蜀葵、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雪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巖、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國巖小龍、又小鳳、續入額、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雪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巳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云。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云。取人不失其臧否。孫奭音義曰。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其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餂。音奴兼反。按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遂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則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爲銛。據玉篇廣韻。餂音他點反。取也。其義與孟子文合。廣韻上聲餂、音忝而半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爲臿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廣韻又餂、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謬尤甚。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不言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爲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晉紀云。致仕及遜位者。給牀帳簟褥。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王隱晉書云。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晉書云。王覽爲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復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于寶晉書記。尚書僕射李胤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晉中興書載。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晉書。華表字偉容。歆子也。太始中爲太中大夫。賜祿與卿同。門施行馬。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時與崔滌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龜年詣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能。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疑乎。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考究。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耳。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衞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衞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爲楙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皆引衞風木瓜之詩。亦誤。皆之記言者。謂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按木瓜詩投報之辭以爲喻爾。未見其有投報也。恐非孔子之言。

湊洧詩贈之以勺藥。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物也。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勺藥云云。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子虛賦諸家皆誤以爲湊洧之勺藥。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兩相鋪氍毹。五鼎調勺藥。又曰。但擲顧笑金。難祈却老藥。二藥不同音也。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行李、行人也。又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兆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

故相王圭爲館職時。夜步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境色甚異。四無人跡。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過松下。有廢丹竈。又入。有茅屋數間。道人揖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居者。壁間見題字云。白髮高僧醉愛閒。一缾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閒。恍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人。遂回。天大雷雨。龍起松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驚於室中。呼之覺。問之云。適爲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暇得偶窺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云。了了三生夢。松根冷煖爐。用此事也。窺井事見博物志。

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韓弘私第有之。遽命斷去。曰。豈效兒女邪。李挺之諒之才。慶曆中以殿中丞爲澤州從事。時韓中令宣撫河東。委以秦鳳鑄鐵錢事。行次鳳州。爲絕句云。去年三月洛城遊。今日尋春到

鳳州.欲托雙魚附歸信.嘉陵江水不東流.挺之族孫君翁.熙寧中邵堯夫言之.

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一先.後死于褒信.託後事于一村叟.數年後.叟爲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詩云.爛柯眞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元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熙寧元年.歐陽永叔守青.題廨宇後山齋云.竹逕遇幽處.有以樗杜石本往河內以示邢和叔.始未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反覆味之.亦以爲佳.竟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李紳題天衣寺詩.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紹興初.悉禿法聰遂鑿開巖上.易名爲滿月泉.甚可惜也.

熙寧間.江寧府何容節.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詩云.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王防元規嘗云.杜詩古本醉人角操清河頌.詩成珠玉在揮毫.蓋爲和舍人.故云.又云.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蓋爲送扶侍.故云.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鄧侯非也.按蕭何爲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爲不知.杜甫之詩史.未嘗誤用事.

青州有劉槩方.富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因得臨朐縣西南官地曰冶源.結茅居之.有雜文及詩歌.其子印行許人傳.其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一丈開愁減三尺.末句云.讀書誤入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別見溫公詩話.

杜詩云.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皆言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驥駕鼓車也.按漢文止卻千里馬.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爾.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魄.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摶座上賦此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後漢范滂傳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爲李、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眞忝竊.用後漢事也.南史謂鮑照、謝元暉爲鮑、謝.又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謂之鮑、謝.

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蓋唐人嘗目杜甫爲詩史.本出孟棨本事.而新書亦云.

太一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此作鮮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

罪職.終文思副使.以脩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與此相類.

淋下滷水.或以他水雜之.但識其痕.以飯瓶盛之.於中掠去而上水至痕處.元滷猶在.所去者皆他水.或以瓶貯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鱉算不能救鹽池之滷.即此事也.鈐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甑竹數條炙之.於其中則汁便淡.

青龍寺老柏院有布衣張在題一絕於院壁.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元祐中.州學教授畢仲愈題跋刻石於平嵐亭上.

杜甫贈韋十六評事.子雖軀幹小.晉書載記.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秋興云.聞道長安似弈棋.蓋用寧子視君如弈棋事.絕句云.即眞翡翠蘭苕上.用郭景純遊仙詩.移居贈衛大郎.清燈照等夷.用任彥升王文憲集序引袁粲詩之子照清襟.

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荊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是也.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荊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云.游魚擁劍來.按擁劍如彭蜞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劍.非魚也.

杜甫詩.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蘇黃皆以爲誤也.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老杜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陸農師引水經.魚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以社日爲夜.豈謂是乎.又鳥鼠同穴者.鼠與鳥爲雌雄.似鼠而尾短.在內.鳥在外.魚龍.水名.鳥鼠、山名.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也.

李嘉祐守台州詩云.春城露冕歸.華陽國志云.郭賀爲荊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舊經焚毀.無碑誌可致.獨見於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絕句云.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卻把飛仙乞內芝.劉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內.東坡見之無他語.今印本作肉芝.內之與肉.皆未曉.其鼎宜和閒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甚有效.

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郯入蜀按事。貴人獨有幕客。詗何人與御史密者。或云。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密攜名娼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被紫荷橐。按荷橐、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絜荷囊。預從豹乘。皆沿習之誤。南史劉杳傳言。簪筆持囊事甚詳。

臨安府仁和縣鬬經。出虆漪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礪玉也。

石子惠云。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葉少蘊始有。借服色不佩魚。後王照請於朝方佩。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八人。皆佩魚。乃張崇啓請。

杜甫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謂壻如龍也。女得賢壻。謂之乘龍。黃憲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

韓退之燈花詩云。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乃用何遜詩金粟裹搔頭之句。

陳克子高詩云。鳥聲妨客夢。花片攪春心。何甚佳。唐杜審言詩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下句爲工也。子美詩云。樹攪離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王珩彥楚人。嘗夢中得詩云。杖屨步斜暉。煙村景物宜。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春罷雞爭黍。人行犬吠籬。可憐田舍子。理亂不曾知。

杜少陵閬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唐僧棲白閑詩云。捲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

苴、說文屐買切。土苴糟魄物。又云。不眞物。一音子余切。訓包也。韓文公進學解。補苴罅漏。皆讀作平聲。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蠣灰以荖葉裹嚼之。荖、音老。又音柳口切。初食微覺似醉面赤。故東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左傳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預注云。養威儀以致福。班固五行志云。能者養之以福。顏師古云。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此注與杜同。左氏本誤。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云。蝦蟆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

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按周禮蟈氏。鄭司農云。蟈、黽、即蝦蟆。蟈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漢霍光損減宗廟羞兔蛙。不知古爲上食也。

馬默墳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礬末令嘗。不澀。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下即吐出。有蟲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芽茶擣爲末。冷水飲之。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靈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

司馬安善宦。四至九卿。儒林傳許商四至九卿。

李賀詩。攢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句皆善。

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繼居之人。然伯之賢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蕙、萱、藼、蘐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稽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樂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台州杜瀆鎭之北安聖院僧師驟。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瓦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於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即霹靂一聲。此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裂裂一圓孔如錢。中眞圓孔如椀。脊下燒一圓瘢。瘢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怪異如此。

西溪叢語卷下

孟子曰。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漉乾漬米。曾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和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辨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

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今本多差誤。各為注釋之。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

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為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元珪白璧以見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奄山。即西王母之山也。奄山、即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與穆王往復數詩。不具載。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元圃邱。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郭璞註云。即元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淫水。其清洛洛。穡音蔫。穆天子傳。天子銘跡於元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圓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元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幹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厭朱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為珠。其樹若彗。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邱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列子云。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瀵。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郭璞云。禺、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

麗。長桔國巳劃。鵕鶚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與欽䲹殺葆江于昆侖之陽。葆江。鄙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䍃崖。崖音下邳之邳。䍃音遙。曰亘猾肆戚黎者。謂欽䲹殺祖江。貳負臣殺窫窳也。猶作危字。非是。欽䲹化爲大鶚。鼓亦化爲鵕鳥。鶚音諤。鵕音俊。或云鵕鷬字。非也。窫窳者。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開明東有巫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變爲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札俞。第十二篇。鵸鵌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止。青邱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爲迷者生。不以喻君子。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屈原也。青邱國有奇鳥。不祥。其狀鵸鵌或爲鵪鶉。或爲鴨鵃。皆非也。第十三篇云。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爲之來。仲文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竹書紀年。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於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爲人自用。欲爲欲息。名曰鯀。下云仲文姜公未詳。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舂。薛能詩云。隔江遙見夕陽舂。或云。見舂米。大非也。淮南子云。日至于虞淵。是謂高舂。注云。虞淵、地名。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舂。注云。連石、西山名。言將暝下民悉舂。故曰下舂。

古樂府陸瑜有儂人覽六箸篇。九儂歡會賞六箸。且娛神戲石閒餘地。銘山憶舊塞。避敵情思巧。論兵勢實新。間取南皮夕。還笑拂棋人。初不曉何戲。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以箆輅作箸。象牙爲棋。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棋也。

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杜甫舟中伏枕詩云。行藥病涔涔。漢許皇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周姬之末。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鄰。堅若金慝者虎。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暉。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存中筆談云。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注。簻、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簻。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以爲馬策。簻、管也。古文謂樂之管爲簻。故潘岳笙賦云。修簻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簻者。餘器多裁眾竹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竹。五音皆具。當簻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據說文。簻、檛並音張瓜反。箠也。不聞以簻爲樂管。潘岳笙賦乃用䈼字。云脩䈼內辟。注云。修長䈼大關閉也。自與簻字不同。嘗見人裁之以當馬策。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強爲說。殊無義理。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鄉亭。後坐誅。無禁忌者多陷爲繆。注云。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杜甫過高三十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摭衣穀子云。褦襶、笠子也。集韻。褦音奈。襶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鎮淛西日。爲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

和凝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賞歎。即以第十三處之。場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搢紳以爲美談。後饑常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娩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天禧初。賈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晷難成文。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

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齧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山不絕者。乃地脈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

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多。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雲溪友議載元子芝明經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自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

宋公序言。金日磾日字不音覓。畢切。又是如字。別無借音。又書人皆言解體音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隆切。又云。父在呼其子爲令嗣。侍下呼某房。甚無謂也。

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楊丈侍郎云。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蓋用鬱林相問贈鮑侍郎詩云。我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鮑照有答詩。類文題作相問照集又云贈答。

姓氏之學。其盛於元和姓纂。皆自南北朝以官職富貴相高。推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子姓、嬀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類。聚人受姓所從來。以訖春秋所紀。用世本、南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是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漢以後精力博求。不難考其淵源至今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

命內史輿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版、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東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而讀之。

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言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竇革音訓云。杜牧作杜秋詩乃云。漳王得罪後。秋始被放歸本郡。疑即仲陽也。與此不同。似牧之之誤。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爲李錡侍人。錡敗填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中漳王黜。放歸浙西。續詔令觀院安置。稟加存卹。故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此說與牧之合。漳王湊傳。黜爲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封詔卽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鄭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蓋太和五年漳王雖黜。尚特詔賜慰云。故德裕檄留後使如詔書。至八年廢死後。德裕方被譖也。恐牧之詩不誤。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歷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渾去盡。紅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考作詩時。大歷間。甫故在蜀。是時想有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蘭亭惟定武舊本最佳。薛師別刊木易之。新本湍流帶右天五字損可以驗。舊本皆全。

杜甫懷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幾焉。鮑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長肘。名曰強良。亦在長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宜都山水記。假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鈷鏻。柳子厚鈷鉧潭記。鉧字字書無之。集韻鈷鏻並音胡。黍稷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又鉧音蒲補反。鈷、鉧溫器。言潭石如此大小爾。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

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詩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帝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與裴鉶傳奇載秦人事及賦唐俚詩無異。

李義山定子詩。却笑喫虧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人。北里志。劉泰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英使奔波遂喫虧。

老杜[illegible]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栢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栢林陰鬱。窮日幽暗。殆弗睹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治梁及岐。又曰荊岐既旅。其山本

以有兩岐。故呼爲岐路之岐。今俗猶呼爲箭筈嶺。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霖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湔裙水上之語。北史。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期而不產。大懼。有巫者曰。度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爲御史中尉。[illegible]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懷能。蓋言異能也。得直謂能乃三足鼈。言借似鼈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不必指能是鼈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爲之諺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注云。能、乃來切。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只托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胭脂寄其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至今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

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與諸將期會汴州。李光弼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來救。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降。思明待之甚厚。新書云。董秦夜挈五百人歸光弼。詔加殿中監。賜姓李。名忠臣。即天寶末驍將也。麤暴不知書。晚汗朱泚僞命誅。玉川子月蝕詩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句。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說李忠臣何也。

李太白平虜將軍妻詩云。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有曰。千里井。不反唾。或云對。言昔人經驛舍。反馬餘剉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剉所哽。

國朝用漢臘。蓋冬至後第三戌。火墓日也。是爲臘。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太史局著曆。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爲臘。識者云。古法遇如此閏歲。卽以第四戌爲臘。臘不可在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閏三月。遂閏四月。南渡後圖書散失所致。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開登州竹山、駝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壁。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後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及昔遊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其事可見。

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首如馬鬣形。李賀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五粒未詳。

潘岳秋興賦云。班鬢彪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五臣注云。彪、鬢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善注云。彪作彭。許方切。

李義山嬌兒詩云。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按吳史云。徐知訓怙威。驕淫調謔。王無敬畏之心。嘗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髽髻鶉衣爲蒼頭以從。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髽

皆爲苦艦。南云苦頭。非也。

南唐世家。號舞馬牌。按南唐史亦作舞字。舉世以爲撻字。非也。說文。舞字從舛。舛。音紀假切。馬行不利也。考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撻。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越絕書云。始皇以三十七年來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時蕭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雲以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讀之若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黃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笋。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笋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又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爲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僞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杜甫詩云。嘗果栗皺開。或作皺字。殊不可解。栗罰皺側尤切。革紋蹙也。讀上題樵周蘇詩云。開栗弋之紫皺。皮日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即栗蓬也。

左傳云。故講事以度軌。絕句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絕句 采謂之物。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嘗觀八師經。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欲質所疑。曰。吾聞佛道。厥義宏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願開盲冥。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是即東坡宸奎閣碑銘云。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之意。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王瑩夫云。坡公手寫八師經。頃嘗見之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未詳。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三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魏太祖挾令還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荔枝賦云。房陵縹李。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洗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漢、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無。今清河有貰棗城。功臣表有貰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

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予考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

許志仁云。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曰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以詩一葦杭之之義。

齊邱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唐人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則半夜鐘其來久矣。

揲蓍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即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數求之。最爲精妙。三奇老陽。三耦老陰。一奇兩耦少陽。兩奇一耦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陶淵明詩云。日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琅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難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怯弱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怱怱。韓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顯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語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白樂天自詠詩云。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元豐化爲蚌。不解休爲官。又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潯陽晚歲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商水年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自須生。對酒云。禮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處問黃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約學將何用。丹燒竟不成。酬元郎中書懷云。終身擬作臥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與故刑部李侍郎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水竹鄰居竟不成。贈江州李使君云。迹爲燒丹隱。家緣嗜酒貧。題別遺愛草堂云。曾在廬峯下。書堂對藥臺。竹樓宿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爐前一盞燈。此處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僧。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敍燒丹事甚詳。有云。簡寂館鍾後。紫霄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覬刀圭。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姹女隨煙飛。始知緣會間。陰隲不可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對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未休。贈杜錄事云。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酬夢得云。丹砂鍊作三銖土。元髮看成一把絲。又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白髮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是樂天久留意金丹。爲之而不成也。又有感事詩云。服氣崔常侍。燒丹鄭舍人。又云。唯知趁杯酒。不解煉金銀。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傳云。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詩云。海山亦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則是晚年藥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

李善文選引證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汲冢瑣語晉春秋篇敘平公夢求穀觀屛。左氏國語並云黃能。

謝靈運詩云。朱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文選云。朱絲。謂朱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朱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詩云。不悟朱朱絲。三暑來相尋。

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嵋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蜀人悲之。故聞子鵑之鳴。卽曰望帝也。左太沖蜀都賦云鳥生杜宇之魄。五臣注引蜀記云。有王曰杜宇。號望帝。俗說云。化爲子鵑。子鵑、鳥名也。故鮑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實非變化也。

春秋左氏傳。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 其裸浴。絕句 薄而觀之。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如此稱者。不在此位。何以觀射。乃不字作上聲。連上句。卽於義無爽。今本家語無二不字。

韓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古本風作孤字。或引阮嗣宗諷處褌中爲解。非也。按秦公孫鞅書靳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則治省言寡。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政也。此言十二。乃止九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爲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注云。置之。言不用也。此昌黎之意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靑微黑。佳者如歙石。麤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間兼數重。靑白黃黑相間。極大者爲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中無瑕翳者爲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爲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爲枯眼。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元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鑪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

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政要以爲竇皇后。是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濟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尙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號偶相合耳。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貊嶲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蘂不落耳。若云黃菊飄零滿地金。卽詩用楚辭之句。且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採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晉許詢詩云。靑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陵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莊子。適莽蒼者三湌而反。腹猶果然。郭象不注。成元英疏云。果然。充飽也。陸德明音義云。果、如字。又苦火切。衆家皆云飽貌。言似裹果然。或云猶如也。言腹之飽如果然。然歟也。吳錄地理志云。九眞蒲昌縣有獸名果然。狻狖類也。南州異物志云。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其頭。脅邊斑文皮。集十餘可得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暖。魏頲有賦。

伊尹負鼎干湯。莊子成元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栖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不然也。

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略云。明年。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徒門外。後漢鄗南千秋亭有石壇。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謝惠連云。泛舟陶嘉月。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駕。王逸云。及吉時也。

百六。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餘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年。餘年入第三百六。從貞觀十六年壬寅入第二百六。至吳乾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數窮。又從吳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方入第四百六。

陽九。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二通周。餘四千四

百五十三年。又以陽九數除之。得九餘年。入第十陽九。從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陽九。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百七年。第十陽九數窮。再起第一陽九。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蔡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面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據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說文云。蟹六足二螯首也。今考神農本草。蟹八足二螯。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蛫（音詭）。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云。螖蠌。小者蟧。即彭蜎也。似蟹而小。螖。王火切。謝尚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今本止有彭蜎一事。而他更無。恐爾雅脫文也。勸學常作勸學。恐晉書本誤以勸為勸也。建康實錄所引不誤。今許叔重說文云。蟹有二螯八足。旁行。楊倞引云。六足。亦誤。又衍一首字。亦誤。韓非子云。蟹螯首如鉞。即常有首字。文字脫務。疑誤學者。可為嘆息。

佛經頌云。寢若拾花針。本草云。莨菪使人健行見鬼。藥性論云。熱。有大毒。生能瀉人見鬼。拾針狂亂。雷公云。勿誤食。眼出星火。記淳于意治王美人懷子而不乳。來意以莨菪藥一撮。用酒飲之。旋乳。今醫方並不言能通乳。或云性寒。或云熱。皆不能曉。

上林賦云。仍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云。葉如甘蕉。頻音賓。與晉本草云一名檳門。

上林賦。螢鼬。史記作蟈。漢書作蝹。郭璞音誄。神農本草作鼺鼠。音纍。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爾雅。鼯鼠。一名夷由。郭璞云。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陶隱居云。鼺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易生。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即初發時黃蕊。子為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為浮萍。誤矣。

人參。許氏說文。人薓字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為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薓。舊傳鍾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記皆云。上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

石斛出始興、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木上。謂之木斛。不中用。盛宏之荊州記云。臨郡永王縣有瀧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環。

王治知南恩州。其子蓋臣云。海邊有石山鶩。每蟹過之。則化為石。蛇亦然。

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云。此膏北來則及禍。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持歸。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今黃白家燒金乾汞。必有陰禍也。

會要。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鞋。若皮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今俗藉云。如鹽藥。昔出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南雷諸州山石。似芒消。入口極冷。可傅瘡癰。又本草獨白草作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異苑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礜石。非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據本經礜石性寒。異苑云熱。蓋誤矣。又魏武六年平烏丸。王粲猶在荊州。其說非也。一云粲在荊州。與劉表登彰山。嘗見此異。

雞距祓摩挲石出西番山石澗中。辟諸邪。爐火本草云。陽石也。出南中。人傳之不經。云是觀音菩薩所居山。應若手按者也。此說大謬。寰宇記。三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鮮峙。其石有小皴。每舶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斫擊之。有石迸入船中者。是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又謂舶船上下。愛其山石者多以手捫之。故云摩挲石。非前說也。匱五金。伏三黃。制鉛汞。

昇元子伏汞圖有賦鳥場消石法云。其色青。取白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烏場國。能消金石為水。服之。壽得長生。其石出處。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遍身上蟲蟲蝕化為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管者佳。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元珠。又三十六水方化骨青方用正消石。觀此則今世所謂之消石。似非正也。樂名隱訣云。自古傳消石能化一切金石為水者。服乃長生。不聞所出之處。徒有其名。而與無無異。近代陶隱居撰本草。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又言芒消與石脾合煮成為真消石。石脾無復識者。尋其事由。殊為乖僻。則消石有正有贋。信矣。然經謂消石天地至神之物。陶言今無正石。亦未為全失。今圖經引梁、隋間方書。消雖非真石。而其功效既相近。亦可通用。則今世所用者或可也。崔昉爐火本草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即鹹鹵煎成。今呼鹹消是。河北商城及懷衛界沿河人家刮鹵淋汁所就。與朴消、小鹽一類。煎之能制伏鉛。出銅暈。南地不產朴消。能熟皮。芒消可入藥用。今消石注乃云。此即地霜。所在山澤。冬月地上有霜。掃取以水淋汁後。乃煎煉而成。蓋以能化諸石。故名消石。非與芒消、朴消一類而有消名也。圖經又云。今醫方家但以末煉成塊微青色者為朴消。鍊成盆中上有芒者為芒消。其芒消底澄凝者為消石。又云。鍊朴消或地霜而成堅白如石者。乃消石也。則雜鍊朴消、地霜而成消石是矣。非別有消石也。余謂不假煎煉如圖經所言。乃正消石。設煎煉而成者。亦名消石。乃今世所用。鹹消亦能伏八石。而芒消可入藥。且據所有用之耳。非必消石為天地至神之物也。丹房鏡源諸消篇有馬牙消、朴消、芒消、斯砂、坑消五種。若消石則列在諸石篇中可見也。

仁和縣圖經云。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冬月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消花。亦名劍脊消。

鄴中用爲元明粉、紫雪之劑。

唐祕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弒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莊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主掾。計一作。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嘉報以詩云：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遠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淑又答詩一首：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役，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勉當去。知所苦尚未有瘳，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遊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閒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

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意髣髴；操琴詠詩，思心結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從錄詩評曰：二漢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釵之作，亞於團扇矣。

東坡志林云：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謂上中下殤，言秦無道，戮及孥稚也。五臣注乃引苛政猛於虎，吾舅死，吾夫又死，吾子又死，於是謂夫與舅爲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余觀宣遠詩云：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秦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難，車來扶興王。恐爲穆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也。殉葬乃始於秦，其言甚可知。

葛蘩校蘇州韋刺史集十卷，今平江板本是也。刺史洛陽人，姓韋氏，名應物，正元中以左司郎中出爲蘇州刺史。書自姓名，略見唐書藝文志，其詳不載於正史，不可得而考也。今觀其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錐命如紙。作官不了卻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騎廄馬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是時爲三衛而蹤跡不羈也。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又京師叛亂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當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物年二十。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升僊之時，應物年二十七。又示從子河南尉班詩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陽丞。則應物年二十九。及其來與贈馮誡云：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則少嘗游太學，蓋武皇升僊後二年入太學，遂爲丞也。自洛陽丞爲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別除櫟陽令，以疾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改刺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詩考之，歷官次序如此。廣德二年乃爲洛陽丞，自京師叛亂之後，至德、乾元、上元、寶應數年間，折節讀書，遂入仕，而困頓之徵官也。善福精舍詩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應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自後守九江，至爲蘇州刺史，計其年五十餘矣。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如此，得非遂止於蘇耶。按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止如此。其集中詩寄大梁諸友云：分竹守南譙。預節過梁地，則是守亳時也。集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似與興元甲子不遠。又唐小說載與諸公倡和，稱韋十九。林寶姓纂云：周逍遙公夐之後，左僕射扶陽公持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

播地而樂。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其大略可見如此。

詩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譙周皆以召公爲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糶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政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搗砧聲裏鴈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古詩云。燈檠昏魚目。韻集。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賈昌朝音辨云。吉、氏也。引詩祠之尹吉。其乙切。崧高詩注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周有尹喜。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俱詩註以尹爲官。以吉爲姓。未知孰是。

歐公父墓表云。回顧乳者劍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劍辟咡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

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巳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己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背拜三百有六旬同。

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孟、音莽朗切。

唐宰相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封德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

爲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故以稱名爲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韋懷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宏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異。其實皆無所據。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也。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綿州圖經云。越王臺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任綿州刺史日作。詩云。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是也。

韋蘇州登黎六郎詩云。聞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姨廟塞花始徧。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神爲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啓母塗山氏之妹也。

唐呂公表、呂諲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誡奢書。即杜甫所贈顧八分文學詩是也。

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書。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云。

北史。後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己朔。露門未成。故廢朝。又建德三年春正月。朝羣臣於露門。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己丑。受朝於露門。天成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靜帝二年。宣帝疑疾。詔宰相入宿露門。世用露門勸講二字。未詳所出。

杜牧之朱坡詩云。小蓮娃欲語。幽筍稚相攜。言筍如稚子。與杜甫竹根稚子無人見同意。

瑰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瑰田草經一卷。八月十五日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又云。苦天之類。

本草。蟬殼謂之蟬花。今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而抽莖。上有花。養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元祐三年。狀元笏記黃仍前代云。密對天光。恭承聖訓。曾是草茅之賤。獲需雨露之恩。又云。願得助於衆賢。更闡寡於多士。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閎云。五百年當差一度。後人隨說也。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黃曰正透。黃而有黑邊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涼。磨之不熱。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每大朝會。宰執侍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廡中。三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僊。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或云吳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亦不遠矣。

資政、觀文二小殿。術列於中。宰相出鎮帶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蓋易而出。被遇獨厚。遂紫宸之目。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執出鎮。優遇者則除之。

壽郡帶鈐司。醞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也。

麻三制。四罷麻一行三字。制一行四字。

宇文伯脩有一古鼎。款識云。韋酌宮。

大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跌以鳳。初以獅子。不出於三代。故易之。

官制以在內官不常有使名。蓋略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獨班知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為立班之序。

砅、鄭知切。又力智切。又力制切。引詩深則砅。今詩本改作厲字。砅出集韻類篇。履石渡水也。

唐昌觀玉蕊花。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今之聚八僊。但木老耳。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二年。官賜額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僧輝記。梵云拓鬭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為招。去鬭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儺、音豹。越也。唐制。官新到官府。拼上者謂之儺。今俗謂程外課作者謂之儺工。玉篇云。儺、連直也。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儺。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儺。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儺。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儺。或有作豹伏之義。非也。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山海經無此語。象膽隨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

洮陵古寺柱間有帶神書平一行。云石脉候十三火人。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山人。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圖經之妄。

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榭之宣。

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喧。見集韻。

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張崇文歷代小誌。文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為蜀郡太守。今漢書皆不載其名。姑錄于此。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崔豹古今注云。執金吾、棒也。以

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二說不同。

大禮畢。賞給諸軍次第。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龍直。骨朵直。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金槍班。銀槍班。東第一至第五。西第一至第二。茶酒新舊班。招箭班。弓箭直。弩直。十勾容直。御駛直。隨龍忠佐。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揮。（左第一軍至第三軍。右第一軍至第三軍。）天武二十指揮。（上同。）拱聖十四指揮。神勇十四指揮。勝捷十指揮。驍騎十四指揮。（左右第一至第七。）驍勝六指揮。（左右各一軍至第三。）寬武十五指揮。龍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各十指揮。）水軍指揮。宣効第一。雄猛六指揮。廣勇二十一指揮。驍騎第七、第八。節度使。第三曰龍衛二十指揮。（左右各二軍。各五指揮。）神衛二十指揮。（同上。）雲騎七指揮。步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各十指揮。）步虎水軍。飛山事指揮第一、第二。床子弩指揮第一、第二。（自捧日以後。計三百二十六指揮。）馬世文云。其先公在戶部日。嘗撿官和間舊例。所開如此。

水經世以為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濡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濡、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作也。古書散亡。良可歎已。

讀姚令威西溪叢語。喜其破人幾許疑闕也。即如淵明詠山海經。風雅辭日把玩之。其間烏鳥難分。朱黃間措。事不遺纖。老蠢哉。余得刻是書。稱當作刑。辭令威先得我心同然矣。神女見夢于宋玉。千古誣為襄王故事。獲李義山詩辭之。亦一快事也。雖然。令威得之義山。不知義山又何所據而然。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崇禎癸酉臘月望後一日跋。湖南毛晉。

宋、姚令威西溪叢語二卷。其書與緗素雜記、王氏學林相近。考據家多稱之。自津逮本外。惟商氏稗海中有之。第當時兩家讎校未精。中多因訛襲謬之處。如牧護歌條。祆為胡神。見玉篇。官品令有祆正。見廣韻。說文新附。从示天聲。方與音韻堅切合。而祆皆訛祆。被紫荷橐條辨今紫荷囊之非。張淏雲谷雜記中引之。而囊皆訛橐。賈島知賈邪條考史傳不詳之天禄。而訛大聖。他如堂辨之為堂聯。劉杳之為劉香。開元之為開化。抗之為抗蠻為盧。厲為居之類。亥豕觸然。今略加訂正。其所不知。則從闕如。以俟博雅君子焉。

時嘉慶甲子中秋。黃廷鑑校訖識。

辨　誤　錄

吳　曾　纂

辨誤錄卷上

宋　臨川吳　曾虎臣纂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董萃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按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凝之。予按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韻。其誤久矣。予又按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帝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鄭音云。則員不當音運。

韻略不收笭箵字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笭箵。漁服總曰襏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諸皆協韻。故箵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藏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豆。獨徙鬬反。殊不知山谷次韻黃冕仲木字韻詩云。變石漏甲乙勝寫失句讀。正作讀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鬬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豈兩字既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蘭若字兩音

蘭若二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按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鄰子雲閣。長嘯求烟霞。高步尋蘭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干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卿傳。朱全忠迫遷昭宗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余以干字非是。蓋酈道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夏積雪。烏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干爲無據。

乾鵲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惟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于鵲之彊彊。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廣韻有䧿鵲。蓋䧿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照戶牖是也。故蔡絛西清詩話以爲按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予考之。房、杜等蓋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爲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錢。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譚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撰者。其謬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幷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按考異云。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卽今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

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爲釵釧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條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爲涉。荔子丹兮蕉黃碑蕉下無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按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鍜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爲有據也。又按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與鶴飛。今驗古石刻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爲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知本音何耶。余按孔繼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書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侯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竟忘還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爲中書舍人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章草之變。鍇曰。不可。非可以例。若漁陽摻音七鑑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鼓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按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鑑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感、息廉三反。則摻字元有其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慘。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鍇復不援以爲證。何耶。桓譚新論有微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補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于是改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鑑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乃是故蜀主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祏。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祠。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邱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上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餞表所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按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翱博箍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塞博以遊。亦音蘇代反。

牙門

孔繼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爲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爲解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爲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衞。故軍前大旗爲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爲衞也。義主于此。而孔氏且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資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于門。史今傳成作牙門。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又按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旅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余按吳越春秋乃云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迺知施字爲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迺知逆施可以于事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按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蜀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皇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錯。時爲玉樹青葱。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之失。三輔皇圖以爲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愼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青皮。

女壻乘龍

潘子眞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詩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眞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耳。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也。其後見唐、王榮松窗錄云。集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詞。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換鵝

蔡條西清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按太白詩云。右軍本清眞。瀟洒出風塵。山陰遇羽客。要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按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嘗疑以爲世俗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條西清詩話記荊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荊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以余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鄭昭度詩云。蕎麥花殘小雪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條西清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問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

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凝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縵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沾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青女橫陳

荊公詩云。日高青女尚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諷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荊公以青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青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青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荊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麑

劉貢父詩話云。陳三昂云。嘗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者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閑來鬬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於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崔意屬此。又匠智。古今樂府錄謂今車騎將軍沈充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嚬青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嚬青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滅燭翠眉嚬。可以爲據。又沈約詠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董思恭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世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曾閑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斫却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聞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乘閑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亦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把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文正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漢靈帝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嘗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欄爲藥。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眞疑少陵覓。來解柳州憎。然則雖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杯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杯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按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戴嵩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萬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嵩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都郡有白水縣。以此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尚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詩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龔況上元遊葆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共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惟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鵾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

記鵾忌于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識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鵾忌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按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張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隻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雁詩

漢皐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雁云。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雁。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雁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居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嘗爲河南府法曹。嘗忤知府薛映。因獻孤雁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雁。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以溫耳。故雖有司按奏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而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爲桓溫司馬。竟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所以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爲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東坡西山舊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未爲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子宋明帝朝爲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子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語。莊子既又載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

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雅辭，然則退之亦襲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僧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孫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其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又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囊，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囊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囊，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假啓曰，白蟫素簡以香生，蕓隱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木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者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火燧、陽燧也，禮記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即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稱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美方壽上廣守詩，鱷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荊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西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

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余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南以兒於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切，添丁、盧仝子，氣背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之妾也，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中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皆同，首句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廿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羃，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頸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粟米飯一椀，蒸胡盧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吹遂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皆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鉤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彎今南蠻今之葛黨刀。余按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邪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爲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于闔閭。吳鉤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沖吳都賦云。吳歌越棘。純鉤湛盧。鮑昭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李涉寄楊澄云。腰帶佩吳鉤。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鉤。

江神世情

靈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曆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致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波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乃知當世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也。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止于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詩話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歡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夜涼。且云。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故。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渠以爲山谷所爲。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尚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已。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尚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是已。山谷集外更有嘖嘖雀引鶵。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册。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順怡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卽蟠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兩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爲使君子。欲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吳令君。但遣稽狀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錢穆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爲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錢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稱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璡嘗戴研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桂花一朵。置于帽子。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云。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州。張君房脞說亦以爲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辨誤錄卷中

崇政殿說書

王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按傅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于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有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傅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于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耶。

桑落酒

索郎者。桑落河出美酒。訛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高說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遯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閒。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有過。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韋所言。惟有罪者也。牧之亦言鞭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處事卑

陳。何况親犴獄。敲榜發姦偸。此豈身受杖者耶。然太平廣記載李遜決乞尉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駔儈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㸦。㸦似牙字。因轉爲牙。予考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盜羊事。然以互爲牙。唐已然也。

太宗鷂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獻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余考劉禹錫嘉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譜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文。予考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趙德麟侯鯖錄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郎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考其詳。北史、隋文帝賜蕭綠沈槍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間。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乃鐵管見遺。藏之多年。實有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所以引以爲竹事。而德麟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鎖甲竟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益謬矣。劉邵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間。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塲云。綠沈明月絃。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鮑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卷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考之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二字不同。便覺語勝于前。又陶所編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考今本乃云。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櫸、楊二字不同。櫸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櫸、楊則二物矣。然對對亦差勝樹樹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捆載而往。垂橐而歸。今考管子。乃是垂橐而入。攟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乃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蔿敖爲宰。注云。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語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臯錄。荆公詩舊朋兩不借。柳淨一蓬餘。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屩也。余考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考實。其義可信。及觀楊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耶。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薛夢符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嘅墓闕可徙之。王宏茂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峰山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閱。蓋對雲臥爲親切耳。余考二家之說皆非。是薛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按南史梁何徹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可明立闕之意。闕者爲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誤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故紛紛耳。李太白贈楊徵君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鱣鱓皆不得眞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鸛。即鸛雀也。鱣、音善。其字假借爲鱓鮪之鱣。俗因謂之鱣。知然反。按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鱓又純灰色。無文章。鱓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鱓。韓非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鱓。其來久矣。而杜少陵云。敕廚惟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按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聖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羣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章懿德。觀此。則稱鱣、稱鱓。皆不得其眞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嘗論詩淇澳云。菉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王芻。郭璞注云。菉、蓐也。今呼爲鴟脚莎。或云。即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郭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韓

詩作薄。音篇。亦云。薄、篇竹。則明知非萹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緑竹猗猗。使襲其謬。殊乖理趣。若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云衞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按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冬。羣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菑。晉灼注云。淇園、衞之苑也。多竹篠。顏師古注曰。頹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揵也。余觀此。則淇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揵。歌亦云。頹林竹兮揵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荆公傳詩說是而朝英所疑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解谷管新抽。淇園竹復修。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按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豈不深考之耳。余考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已有之。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按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于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置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檮杌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于事情者四句。詔刊諸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同撰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于此。萬有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福可以言大。王氏之意云耳。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按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注東方鐘名）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洒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樂。五行

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按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明白。而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璽上隱起盤龍。又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鈕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于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故爲受命璽。至後唐廢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盜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稽當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授。號傳國璽。自秦傳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遺趙封送于石勒。考于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石閔殺胡人公侯卿校萬餘人。奔襄國。而史遂言璽在襄國。又慕容雋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考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考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鑒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王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考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引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爲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按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所處也。江左初立。琅琊諸王所居。營處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衣服。因此得名。摭遺之說。亦何繆耶。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公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幷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按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唐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讀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

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識胡雛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啓庭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忮心天怒。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故其詩云。寢寶昭陽殿。魂歸不見人。按唐詩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唐輔來守安州。蓋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于牧守。當塗識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處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嗣。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耶。豈夢得困于遷謫。有所激而言也。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考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藏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洧。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郎。爲湖南鹽鐵判官。洧之子皓。爲仁化令。皓之孫文嵩。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嵩。凡八代。任官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耶。王彥輔不考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億以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之譌。當時命令。公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于此。余按勑字從束。音欲切從攴。普卜切。敕音亦。說者曰。誡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尚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勅代之。其失本于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書勅之義與敕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勑。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者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故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勑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勑出天子。亦云舊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勑周興嗣次韻勑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勑。勑之名始定于此。且興嗣本傳已云勑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乎千字文之勑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棄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是以棄府而未見勑。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勑。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勑比用白紙。多爲蟲蠹。宜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勑以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勑是漢天子四書之一。勑之名不定于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者孔子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于此。學者其可忽諸。又按。魏文侯勑倉唐以鶵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以爲宋考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考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以爲餳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吹簫賣餳之義。朝英謂嘗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考功全篇。予見考功全篇。蓋考功未嘗使餳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考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塗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佺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餳字者乃佺期所作。況二

謂不同。春與人在十一眞。錫與明在八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禹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于城外立精舍。以處摩騰焉。即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寺。相傳云。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有寶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故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尚存。何以見之。蓋褚彥回蕘。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緗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三寺。節度等州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色。余嘗以謂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尚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筆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筆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領之。異日。復進職。上曰。前對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遽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歲歷中。遂入相。予考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爲梁適也。清話云。梁適隨判院盧南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名次公。南金以明法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辨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箇梁家。曰。祖顥、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惟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參曰。臣父、祖頃事太宗、眞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莊敏所見知于仁宗不專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筆談爲非可也。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詆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側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壟。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溫公所爲

司馬溫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稱其語。上書褒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于中書習學校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上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移人意。人或問以古事。禧對。

此非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于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于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眞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于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山林尊。從來覺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帝爲燕歌行。群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耶。又唐、潘遠紀聞譚載。隋煬帝作詩。有叶泥字者。群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帝惡其出己上。因事誅之。臨刑。問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考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耶。以隋書考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罪之。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者勘之。帝令自盡。憲司縊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及常袞能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觀。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按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曰。閩林蘊泉山銘敍。則謂閩川貞元已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鄘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緩湖之纓。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觀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于林藻也。泉山銘敍又云爾。何耶。以上皆朝英說。千家有唐趙修撰唐登科記。嘗試考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八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竇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榜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敍云二人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自藻始

唐書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考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于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淡。以詩題于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下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按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于詹。亦不始于林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亦同。惟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兼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筍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舊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峰巒過。黃知橘柚來。迺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筍、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日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詩。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按五代史。梁太祖謂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甲。蹂踐于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我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考之。尊拳當作老拳。非指劉伶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只可用一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考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文矣。王說非。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懼人則疾。名曰獇。獇、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按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恙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魏文侯贈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鳥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布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按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于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注。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鷤搗。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元水經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政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按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加之至而已矣。然則既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耶。兼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誤光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同。至有不計利害意。惟知光字于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于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土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于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之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鬭曰。汝不知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按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考之。劉向學博而無統。記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橫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按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于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毋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

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于簡莽故也。

喻氏姓

吳開姓苑云。喻氏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允緖。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縣、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音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三卷。予按南史陳慶之傳云。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嘗令姓自于臣。然藥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耶。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按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𥻆字耳。隸書改作蔡。遂失本體。說文曰。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字殺下米也。𥻆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𥻆字不可識考。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此又不可也。故音爲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因𥻆叔于郭鄰。孔安國云。因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然則王觀國害同以𥻆爲蔡。不可不辨也。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曰。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沙膠播之爲介雞。觀國按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爾。觀國按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臆。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旣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洩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按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于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錯芥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鬭。所傷者頭。以錯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臆。蓋不知高誘之注。乃不知物理耳。夫雞之鬭。其利害不在于臆也。兼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謂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之。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例也。以上皆王說。予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已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辨誤錄卷下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按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左氏春秋傳曰。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甫思紀吳錄云。琴譜胡笳曲。音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敢之。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炎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吳爲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有女能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于世。以上皆王說。予按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八拍並蔡炎作。及按蔡翼琴集。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

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令之至理。般勤之餘。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按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昭君三十六拍。胡笳。昭君一十八拍。清調。嚜君十三拍。閒絃。昭君十九拍。蜀調。昭君十二拍。吳調。昭君十四拍。杜瓊。昭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昭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衞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生之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按晉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研窮意義。遂注云。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岦。傳寫之誤。誤作李焉。傳文使字之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按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李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誤。爲義則同。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之。濟翁以岦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李之命。亦可以一例作岦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于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餂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孟子曰。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曰。餂、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達兼切。名餂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魏晉以來續撰者。按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此咶字與餂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昔字多借用。難可一槩論也。廣韻乃以咶音火夬切。息也。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錄箋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所謂二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嬀汭。舜即爲天子。娥皇爲君。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閒。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言。湘夫人乃正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二女。娥皇爲正妃。故曰君。女

英爲堯帝子。各以其盛者推之言也。禮有小君。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敍篇。予嘗考之。若敍篇以郭璞、王逸爲失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妃。韓愈碑亦未爲得。按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有據依。又按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益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者。以檀弓世紀爲正。有三妃。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考之。張本非也。予按楊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膺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魋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魁頭露紒。章懷注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紒。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魋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魋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魋、椎、魁一音。紒、髻、結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飂風

離騷曰。溘飂風兮上征。左太沖吳都賦曰。翼飂風之颲颲。班固曰。飂、疾也。然則飂風、疾風也。謝元暉辜驚呈沈尚書詩云。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飂。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飂。注曰。曾飂、高風也。二謝以飂爲風。何耶。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楊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楊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遂卒之說。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耶。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狀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其無形。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播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欲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于名醫單驤。然予按班固

所纂白虎通.其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腑也.穀之委也.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腑也.腎者主瀉.膀胱常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

鹽盬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預注曰.瑕郇、古國名.河東解縣有郇城.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也.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盬雖是鹽.惟此池之鹽獨名盬.餘鹽不名盬也.陸德明釋文云.音古.鹽也.予按古今之士用鹽.無鹽、盬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盬池事.亦作鹽字.又何耶.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作鹽字.漢書亦然.當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註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于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一里餘.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按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民田.民歌之曰.決漳水以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然則鹽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淳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異輕其賦稅.予以是知如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盬亦作鹽也.其說庶幾是也.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曰.不佞、不才也.語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孔子亦以爲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且考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預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蓋沈未深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詔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嬙.乃禁中婦官耳.按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婦官也.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則劭解以嬙爲昭君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年、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嬙字.何耶.

炎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杖鼓曲也.炎、當作鹽.唐曲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按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集.隋、薛道衡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以爲舞曲.唐、趙嘏廣

之爲一十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考唐書禮樂志及通曲.皆不具此曲名.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年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婆陀調.鵒鴿鹽改爲白鴿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鵲鹽改爲神鵲鹽.太簇羽時號雙調.神鵲鹽改爲□□□.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者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乎.予又按張芸叟南近錄載.元豐中.至衡山中謁嶽祠有之.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堂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多綴雲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拜舞隨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聰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曾祖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嘗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按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南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擄掠.惟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于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習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絜芋源.下有古臺.古老傳爲聰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聰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曾母死.遂葬于縣之西南才德鄉太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于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與見.問其墳陵.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則爲修其壟.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聰明泉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尚存.野史本吉州人尤襄所載撰.或得其眞.今沆傳以沆祖景洪卽其上築臺.曰聰明臺.誤也.野史以爲古老相傳爲聰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又按杜牧所撰僧孺墓誌序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尙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擧.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于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僧孺野史以僧孺肄業于聰明臺十數年.會母死.葬于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十五年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按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于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書重名因賦

11
2a B

殯祧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憲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缺焉。以上皆柳說。予按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義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于是悉删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議大夫鄭昌上書訟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按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慢。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于山。故林木可稱不斬。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按漢高祖紀。李奇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于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麈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娶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太甚。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于新婦乎。按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概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按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安。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耶。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虛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休囚、冠帶以來。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配于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理。蓋本于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巳爲水、土絕。甲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色二字傳寫之謬。乃兩字合爲一耳。嘗考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色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于火。則曰其系色在亥。至于未。則曰其系色在申。至于金。則曰其系色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色之所在。蓋五行既

入墓。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藏。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生而養。晝運齊日。夜運擬星。五吉七凶。自然之紀。且止者、系色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言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色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真。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籌書言丁稚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籌書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及其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悉必知。有閒者自蜀還。上問劍外有何事。閒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清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我伐也。然予考睡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咏尤尚譏刺。謁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耶。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泪。因是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隳紊。生民肆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其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清冷二字不逮消息甚遠。堯夫又有大內盃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中獨自占詩家。護滕入蜀。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云。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準祠部牒。據彭澤鎮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獨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于義安取。且山川之神。施于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靈禁于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鎮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鎚擊之義。至于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粘紙曰打糊。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于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于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耶。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考之。予于打字得之矣。

真宗未嘗耕籍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真宗勤德曰。東祀耕耤賜酺。按真宗朝未嘗耕耤。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鎮。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南方。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諸皋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皋記。又有支諸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于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于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于東方。則可以往。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避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諸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簪頭乃還著中人。見鬼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樸子內篇載遁甲經。中經曰。往山林中。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諸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傳莫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上。閉氣而往。入不能見也。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上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月爲佛生日。亦類此。

襬襶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幘溝漊。適堪今時襬襶子。釋名云。襬襶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襬襶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沱。傳誡諸高明。熱行宜見訶。藝文、初學二書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咨嗟一何多。搖扇髀中疾。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一大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襬襶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歌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傳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傳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傳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清。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耶。

假藉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藉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藉音以物借人之借。按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藉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故假借以用耳。然戰國策荊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此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載詩。少見變魚信。多聞八采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輓辭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御之武成時。逖與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鞭扑。逖喜復前恨曰。高捶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竊嘗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王采。貴也。其八爲甿采。賤也。五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既勝于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王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梟二爲甿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蒲格及國史補遺、李翺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谿叢語。以爲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數之多寡。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洪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寶苹唐書音訓云。丁、恐當作个。嘗以舊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洪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个字。乃作此个字。因知个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册。顏師古注，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間。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按後漢傳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溹，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擬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客反，乃以索爲胥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鄆城夜吟聯句，雲下收新息，陽生過京索，于尊字韻同押，則知亦同索爲胥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按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成皋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氏，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胥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于震，王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耶。

顧凱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叔原，或云鄧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畫，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當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謂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曰，顧愷之字長康，一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考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于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云，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叢話說。予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之屬邑，有大小匡山，李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淸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縣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山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辨。

李太白附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謂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甚多，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滄海少，雁

度青天遇，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按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月明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于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絃

陳無己詩話，歐陽詢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聞請之，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置酒，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轢絃護索之稱。文忠嘗問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使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絃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眞以皮爲絃，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鵾雞筋作絃，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絃之理，然那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皮絃爲奇乎。梅聖兪醉吟亦云，當時醉翁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兪亦當以異見于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按陶岳五代史補云，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賜琵琶爲遶殿雷，乃知以皮爲絃，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無可疑者。且文忠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山，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事哉。余以意料之，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考五代史補，偶忘焉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耶。

閥閱

後漢章帝紀，或起甽畝，不繫閥閱。音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予按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今音義以爲積功曰閱，誤也。

掩耳偷鐘

諺有掩耳偷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怳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惑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蟆蝕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兪作日蝕詩云，食日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曰，日月輝于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舊矣。以上東坡說。予按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之耶。

僧義海評韓文公辯東坡琴詩

蔡條西淸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師琴。公曰。此祇是聽琵琶耳。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輕柔細屑。眞情出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識自然。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已上皆西淸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其知琴趣。則非也。昔晁无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又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洪亦未知出于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淸耶。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淸。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淸。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木音皆能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淸又謂嘗考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余考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淸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故晉書亦云。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淸寡陋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慎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讓尙書故實云。牡丹蓋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如沈、宋、元、白皆善咏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朶。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猶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謂無人形于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按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用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蜂明媚木芍藥。野田呌噪官蝦蟆。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自有延川以來前輩多因此以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年嬾眞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于三國。故何晏尙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

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示親愛也。故杜預尙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祚。拜鎭南大將軍。給軺輅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考徐堅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尙公主。皆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副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旣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副。

紫微郎

劉莘老摯賀宋舍人啓曰。總爲費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是君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爲郎。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按事。貴人偏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賢良某人。令出界候迎。兼叢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寓。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幺。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按邵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眞云。文潞公璧歷聞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讌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于漢州。會郡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辭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事與陶穀使江南事詞相類。且云。少愚奇士。潞公因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詩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飣坐風。味勝仁頻仁頻。按上林賦注。仁頻、檳榔。仙樂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似甘蕉。吾賓恐韓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將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輩。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祕藏王右軍蘭亭眞迹。令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習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旣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會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青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于豫章。以上將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馬韓襲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按唐法書

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萬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洽。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勑旨。具言所自。僧僧出齋。喚歸。乃知書生御史也。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師僧聞語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皇皆失實。恐非閻筆。托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左史明道雜志云。錢穆父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諺也。然今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能政詩云。𦈢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箇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耶。更俟識者也。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味爲美哉。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等詩。其亭尚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其敍云。肇頃過松陵。讀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嘗諷咏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爲鱠鱸珍珠是吳鄉。丞相嘗留刻炎章云云。張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楼閣欲陵雲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誤甚。

謚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耶。唐許敬宗薨。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于荒郊。嫁少女于夷貊。謚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曰繆。敬宗忠孝不逮于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改謚曰恭。失之矣。

飲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飲羽。或云飲鏃。顏氏以爲飲羽近理。余按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于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向而射。逾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梁石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嘉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按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以隨月盛衰若蚌蛤蠙胎也。審知張說。則石髮生于水中。

迴雁峰

衡州有迴雁峰。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按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

圖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峰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還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耳。豈嘗謂雁至此而迴乎。乃今考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舊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乃鬨也。易窺其戶而闃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過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思狡兔。呂翁何意憶非熊。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按六韜史記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相。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惟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嗚呼聖王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云。余按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議論乃爾。鹵莽何耶。紹興間。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真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郎中慶善興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真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誣釋氏以尊道家之說。使爲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真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真慧。慧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于名字之間耶。以上皆洪說。予按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真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惟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法。豈偶忘耶。

能改齋漫錄

吳曾撰

能改齋漫錄序

吏部吳公曾虎臣，以胸中萬卷之書，游戲筆端，裒爲此集。往時仇家摘其中有一二不合載事，謂非所宜言，遂閟不傳。然狐裘而羔袖，袖則羔矣，其如裘之美何。今削其不合載者，而存其所不當廢者，刊諸成都郡齋。既以廣好事之傳，且以誌公之博也。紹熙改元十一月朔，豫章京鏜仲遠書。

能改齋漫錄四庫提要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宋吳曾撰。曾字虎臣，崇仁人。秦檜當國時，曾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所檢討官，遷工部郎中，出知嚴州，致仕卒。此書末有其子復跋，稱所記凡二千餘條，疏爲十八卷。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祕閣鈔出，原佚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然考趙彥衞雲麓漫鈔云，秦檜卒後，曾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云云，則以當日已無定本矣。是書劉昌時蘆浦筆記，嘗摘其舛謬十一條，頗中其失。至以荀彧爲漢之忠臣，以馮道爲大人，其是非甚爲乖剌。又如孫仲鼇有秦檜詩，亦經載入，則其黨附權奸，昭然可見。特以曾記誦淵博，故諸家考證之文，時多徵引，覽者政當從其人品，而論其學問，棄其瑕纇，而取其英華爾。

能改齋漫錄目錄

卷一　事始
卷二　事始
卷三　辨誤
卷四　辨誤
卷五　辨誤
卷六　事實
卷七　事實
卷八　沿襲
卷九　地理
卷十　議論
卷十一　記詩
卷十二　記事
卷十三　記事
卷十四　記文

類對
卷十五　方物
卷十六　樂府
卷十七　樂府
卷十八　神仙鬼怪

能改齋漫錄卷一

宋　吳曾撰

事始

樓羅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樓羅云。酉陽雜俎云。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堋。各有聲勢。稍僭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著。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又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樓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樓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樓羅。樓字從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君可謂僂儸兒矣。乃加人焉。以上皆朝英說。然予以爲此說久矣。北齊文宣帝時已有此語。王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蓋不始于梁元帝之時、以表考之。梁元帝即位。是歲已巳。次年庚午。北齊宣帝即位。至壬申年。梁元帝方即位。今據緗素雜記以樓羅事引梁元帝風人辭爲始。不當。蓋元帝在宣帝之後。

麥秋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朱子京有帝幸南園觀刈麥詩云。農扈方迎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案物成熟者

謂之秋，取揫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余案北史蘇綽傳云，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于室，則麥秋之說，其來舊矣。已上皆朝英說。予考麥秋之始，在禮記月令，自有成說，何必引蘇綽說邪。釋其義，則景文之說尤盡。及觀王荆公絕句云，荷葉初開筍漸抽，東陂南蕩正堪遊，無端隴上翛翛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此又何也。然景文所注，本出蔡邕月令章句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

廋詞

太平廣記引嘉話錄，收權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廋詞。嘗逢李二十六于馬上，廋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廋詞何也。曰，隱語耳。論語不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此之謂也。已上皆嘉話所載。予案春秋傳曰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楚申叔時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蓋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于井中。然則廋一字，雖本于論語，然大意嘗以春秋傳爲證。東坡和王定國詩云，巧語屢曾遭薏苡，廋詞聊復托芎藭。

主者施行

今朝廷行移下州縣，必云主者施行者，本後漢黃瓊傳也。

鴟夷子皮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鴟夷子，引史記伍子胥傳及應劭注、及前漢食貨志顏師古注云，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又引陳遵傳載揚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然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託鄙名以自晦其迹耳。以上皆王說。予案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于田常之門。孔叢子嘗作詰墨曰，夫樹人爲信己也。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又陳常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其終不樹子皮審矣。此孔叢子辯孔子不樹子皮之義也。以是知鴟夷子皮又見于孔子，不獨范蠡也。

浴處挂壺于門

今所在浴處，必挂壺于門，咸不知其始。案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所爲，亦有所本。

萬歲之呼

高承事物紀原云，萬歲之始，考古逮周，未有此禮。戰國時，秦王見藺相如奉璧，田單僞約降燕，馮諼焚孟嘗君債券，左右及民皆呼萬歲。蓋七國時衆所喜慶于君者，皆呼萬歲。秦漢以來，臣下對見于君，拜恩慶賀，率以爲常。已上皆高說。予案大雅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之奉上以萬壽，疑發于此。

膾殘魚

太平廣記載洛陽伽藍記云，晉寶誌嘗于臺城對梁武帝喫膾。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云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予案越王句踐之保會稽，方斫魚爲膾，聞吳

兵，弃其餘于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也，故名膾殘魚，亦曰王餘魚。以是知膾殘魚不始于誌公。又博物志曰，孫權嘗以行食膾有餘，因棄之中流，化而爲魚。今有魚猶名吳餘膾者，長數寸，大如筯，尚類膾形也。吳都賦曰，片則王餘。王逸注曰，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膾魚未盡，因以其半棄之爲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

洪州爲鎮南軍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屯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于咸通六年。

人君葬地爲山陵

漢以來人君所葬之地爲山陵，如高祖之長陵是已。然呂不韋說秦昭王太子曰，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注云，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然則以葬地爲山陵久矣，出戰國策。

身閉鼻齆

世以身不修飾者爲閉、鼻不清亮者爲齆、蓋有所本也。王充論衡別通篇，鼻不知香臭曰齆，人不知是非爲閉。

不癡不聾

北史長孫平附開皇三年爲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毁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諺云，不癡不聾，不做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予案愼子曰，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瞽不聾，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愼子名到，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因話錄載唐肅宗謂郭子儀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家翁。

焚香始于漢

李相之賢己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予案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案漢武帝故事亦云，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詩人用儂字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江左人稱我汝皆加儂字，時人亦或用之。孟東野詩云，儂是拍浪兒是也。予以隋煬帝亦嘗用矣。大業拾遺記與宮女羅羅詩云，幸好留儂伴儂睡，不留儂住意如何。又云，此處不留儂，更有留儂處。又古樂府宋鮑照吳歌云，但觀流水還，識是儂流下。又云，觀見流水還，識是儂淚流。晉太元中子夜歌云，故使儂見郎。又云，儂亦吐芳詞。又云，儂亦恃春容。又云，儂年不及時。又云，儂作北辰星。又云，動儂含笑容。所用甚多。然則吳晉稱儂，其來甚久，詩人用之，豈始東野耶。石崇亦有懊儂歌。

歎稱婦人

晉吳聲歌曲，多以儂對歡，詳其詞意，則歡乃婦人，儂乃男子耳，然至今吳人稱儂者，唯見男子，以是知歡為婦人必矣，懊儂歌云，潭如陌上鼓，許是儂歡歸，又云，我與歡相憐，又云，我有一所歡，安在深閣裏，又華山畿云，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又讀曲歌云，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又云，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呼字，連喚歡復歡，兩誓不相棄，予後讀通典，見序常林歡云，江南謂情人為歡，然後始恨讀書之寡。

謂父為爹

儂歡出于江南風俗，故猶以父為爹，徒我反，南史，武興王憺為荊州刺史，惠及百姓，詔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

樂府名大郎神

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案唐樂府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為二，傳寫之誤。

歌辭曰曲

自昔歌辭，或謂之曲，未見其始，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一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即鬼谷先生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坐愁，西曲灌木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然漢蘇武詩云，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則昔謂稱曲，其來久矣，又案韓詩章句，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旁午之義

古文今字言旁午之義，案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旁午。

民曰黔首

史記秦紀，秦命民曰黔首，然禮祭義篇，宰我問孔子，而孔子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然則以黔首命民久矣。

屋翼名搏風

今之屋翼，謂之搏風，見儀禮士冠禮篇云，直于東榮，鄭氏注曰，榮，屋翼也，唐賈公彥疏曰，榮屋翼也者，即今之搏風，又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為翼，若鳥之有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之室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與屋為榮飾，故云榮也。

侘傺

文士以作事迫促者、通謂之侘傺，見陸士衡文賦曰，侘傺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啅嘐，寂靜也，啅嘐與侘傺音義同，傺鼻老切，侘開攻切。

唐突

律有唐突之罪，案漢馬融長笛賦曰，濡溧噴沫，犇遯碭突，李善注，碭，徒郎切，以唐為碭，李白赤壁歌云，鯨鯢唐突留餘迹，劉禹錫磨鏡篇云，卻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亦作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鬭詩云，行至土山頭，欻起相搪突，見太平廣記。

錢塘蘇小小

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予案郭茂倩所編引廣韻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印名璽

蔡邕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杜預曰，璽，印也，月令曰，固封璽，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皆稱璽也，漢衞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曰，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以上並見左氏傳疏，今宏以為天子獨稱璽，何哉，又案初學記云，春秋合誠圖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柙，長三尺，廣八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則堯時印已名璽矣，本朝徽宗嘗賜宰臣蔡元長漆金銀鑄公相印一紐，前古所無也。

和買

和買二字，見孔穎達左氏正義，昭公十六年，晉韓起聘于鄭，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穎達云，上稱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產謂之強奪者，韓子以威逼之，其買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

鹽豉

鹽豉，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醯也，而言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曰，糵麴鹽豉千合，及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已來，始為之耳。

冕始于胡曹

高承事物紀原云，冕，說文曰，黃帝初作冕，世本曰，黃帝作旒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斜視也，已上皆高承說，予以高承未見世本全文也，蓋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然則作冕始于胡曹耳。

經典無騎字

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杜預注曰，欲與公輕歸，宋劉炫謂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予案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世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回祿為火神

經傳多以祝融回祿為火神，祝融則無可疑者，回祿則未之見也，予案周語曰，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注云，融，祝融也，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注云，回祿，火神，鄭語云，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昭公二十九年，左傳曰，火正曰祝融，又曰，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故太史公採取二傳，以為楚世家云，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高辛氏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楚其後也，以此考之，則祝融之後有吳回陸終，回祿者，回陸也，舉二人而言耳，陸祿音相近，帝嚳既誅重黎，而以吳回陸終為後，復居火正，而為祝融，則前古以回祿配祝融，而為火神，可以無疑矣。

羹音郎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史記前漢羹頡侯劉信，潁川地名不羹者，羹音郎，春秋昭公十二年，左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陸德明音義曰，羹音郎，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定陵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顏師古曰，羹音郎，羹音郎者，自古所呼如此，宋玉招魂曰，肥牛之腱，臑若芳，和酸若苦，陳吳羹，以音韻協之，亦讀羹為郎，已上皆王說，予案古者羹臛之字，並音為郎，不止宋玉招魂也，故魯頌閟宮與史游急就章，羹與房漿糠為韻，至于不以羹為郎者，孔穎達云，近世以來方如此，不知又何也。

直閣名官

馮章靖公元，字道宗，眞宗大中祥符末，元嘗講易泰卦，賜五品服，除直龍圖閣，直閣名官，蓋始于此。

立千丈架閣

仁宗朝，周湛為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為立千丈架閣法，以歲月為次，嚴其遺去之罪，朝廷頒諸路為法。

本朝制置使

本朝制置使，始于楊允恭，太宗命允恭為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先是三路轉運使上供米不過三百萬石，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擇才吏授之，江浙所運止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卽命允恭為發運制置使，改擘畫為制置。

省名稱

省中舊名禁中，避元后諱，改為省中，見漢書。

下見上謂之參

下見上謂之參，蓋始于戰國時也，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卽可矣，不則不見也，秦王許之。

試詩賦題示出處

本朝試進士詩賦題，元不具出處，因淳化三年殿試卮言日出賦，獨路振知所出，選中第三人，是年孫何第一人，朱台符第二人，亦不能知，止取其文耳，自後所試進士詩賦題，皆明示出處。

端溪硯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有花箋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如神，柳公權論硯，亦云端溪石為硯至妙也。

奏御劄子稱進止

今奏御劄子，各稱進止，自唐已然，顏眞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

糊名考校

取士至仁宗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未絕其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上言，請別加謄錄，因著為令，而後識認字畫之弊始絕。

禱祠習儀

仁宗時，天子親祠，祠部言周官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曰，若肆司徒府，而令百官卽祠所習儀不敬，請徙尚書省，至今循之。

賣坊場河渡

本朝賣坊場河渡，始于熙寧間，荊公建議，然古亦有之，案水經，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感其妻深識之，賜以河津，令其擅渡。

鄭宋修韻略

互注禮部韻略敍云，自慶曆間，張希文始以國子標記，禮部因之，頗以為便，元祐復詩賦，嘗加校正，蔣又飛云云，然予嘗考之，禮部韻略，凡三經修矣，景祐初，鄭文肅戩，天休為太常博士，考校御試進士，與宋景文祁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考士，多以聲病被黜，三韻是正書訓，書成，學者以為便，然則景祐初，鄭宋已修韻略，不始張希文也。

封還詞頭

仁宗時，胡文恭公宿，武平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出未幾，召復故職，宿封還詞頭，翼日，上謂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嘗封還詞頭，然則唐制給事中亦草制耶、故袁高得伸其志、今考龍川別志、載劉從愿妻遂國夫人，寶元中出入內庭，以此獲罪，久之得復入，富鄭公時知制誥，遂國復還國封制

1

既下，鄭公繳還辭頭，封命遂寢，唐制為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詞頭，蓋自鄭公始，已上皆蘇說，

蓋唐給事中亦掌制耳，蘇偶忘之耶，

禁著曲氈笠

崇寧大觀以來，內外街市鼓笛拍板，名曰打斷，至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

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續又有旨，一應士庶于京城內不得

輒戴氈笠子，如有違犯，並依上條，

導駕官朝服

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後導駕官並朝服結佩，應親祠，除祭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

試辭學兼茂科格制

大觀四年四月，禮部奏擬立到歲試辭學兼茂科試，格制依見行體式，章表依見行體式，露布如唐人破

蕃賊露布之類，已上用四六，頌如韓愈元和聖德詩、柳宗元平淮夷雅之類，箴銘如揚雄九州箴，又如柳

宗元涂山銘，張孟陽劍閣銘之類，誡諭如近體誡諭風俗，或百官之類，序記依古體亦許用四六，臨時取

四題，分作兩場，內二篇以歷代史傳故事借擬為題，餘以本朝故事或時事，並限二百字以上，箴銘限一

百字以上，奉聖旨依，

勿破他故事

故事知制誥見宰相，止用平狀，非朔望而見，則去韓笏，張文節公知白在中書，頗重典故，時徐奭知制誥，

初投刺，以大狀，後又請見，多具韓笏，張力辭此二事，且遜辭謝之，徐曰，且勿破他故事，

能改齋漫錄卷二

事始

宋敏求家報狀皆全

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雖其御殿視朝，乃晦日，帝謂侍臣者，當郊祀歲奈何，或言景祐三年十一

月晦冬至，郊祀，乃用十五日，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當時以月晦祀天為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故詔書

曰，月既窮于黃鍾，日且臨于甲子，修史者病于太質，刪去詔文，遂無考據，臣家有其日報狀，可以照驗，即

取以進，帝稱善，蓋公家自祖宗朝至熙寧中，報狀皆全故也，

製玉魚袋

宋敏求嘉祐後因討論典故，帝考初製玉魚袋，欲賜荊揚二王，疑非故實，丞相王文恭公召宋公次道諮之，

宋曰，案唐六典，親王三品以上，二王後服用紫飾，以玉帶及魚袋皆飾也，文公挾策以進，議遂定，

俗語踏級

俗語以事之不振者為踏級，唐人已有此語，酉陽雜俎載知微對上為韻語曰，足人踏級、不肯下錢、

察官不論事

察官不得論事，自常希古始，常蓋元祐間東坡所薦也，

唾面自乾

唐婁師德。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者。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其自乾耳。蓋本尚書大傳大戰篇。太公曰。罵汝毋歎。唾汝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裝潢子

俗以羅列于前者。謂之裝潢子。自唐已有此語矣。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祕書省有熟紙匠裝潢匠各十人。

留守

留守二字。案漢外戚呂公傳。戚姬常從上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疏。高承事物紀原。乃云留守始于唐。非也。

登聞鼓院之始

高承事物紀原。著登聞鼓院之始。云國朝會要曰。鼓院舊曰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詔改爲登聞鼓院、予案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成起于本朝也。

給公驗

唐宣宗時。中書門下奏。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乃知本朝僧尼出遊給公驗。自唐已然矣。

日曆之始

唐順宗時。宰相韋執誼監修國史。奏始令史官撰日曆。此日曆之始也。見通鑑。

增穀價

范蜀公記范文正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湧。斗錢百二十。公遂增至斗百八十。衆不知所爲。公仍命多出牓沿江。具述杭饑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夜爭進。唯恐後。且虞後者繼來。米既輻湊。遂減價還至百二十。包孝肅公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賈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予案此策本唐盧坦爲宣歙士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價一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三司使之職

國初有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使之職。蓋始于唐末。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

稱裁旨

近世自鈞旨臺旨而下稱裁旨。案李罕之擁引澤州兵夜入潞州。以狀白李克用曰。薛鐵山死。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

將帥遙領州鎮

本朝武臣有遙領郡刺史之職。案唐光啓二年二月。王重榮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見通鑑。

探事察子

近世官司以探非者謂之察子。案唐高駢在淮南。用呂用之爲巡察使。用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此其始也。

舉選人充京官

國初自太宗以來。通判得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所舉人數與提刑等。至熙寧元年六月。有旨今後通判更不舉選人充京官。通判比提刑減半。自是年始也。

行狀

自唐以來。未爲墓誌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之。案梁江淹爲宋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狀。任昉沈約裴子野皆有行狀。

口號

郭思詩話。以口號之始。引杜甫獻壽口號絕句十二首。云觀其辭語。殆似今通俗凱歌。軍人所道之辭。余案梁簡文帝已有和衛尉新渝侯巡城口號。不始于杜甫也。詩云。帝京風雨中。層闕煙霞浮。玉署清餘熱。金城含暮秋。水光凌卻敵。槐影帶重樓。然杜甫已前。張說亦有十五夜御前口號踏歌辭二首。其一云。花萼樓前雨露新。長安城裏太平人。龍銜火樹千燈豔。雞踏蓮花萬歲春。其二云。帝宮三五戲春臺。行雨流風莫妒來。西域燈輪千影合。東華金闕萬重開。

乾笑

世以笑之不情者爲乾笑、案宋范蔚宗謀逆、就刑于市。妻來別。罵曰。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蔚宗乾笑而已。乾笑此爲始。

名紙

名紙之始。高承事物紀原云。釋名曰。書名字于奏上曰刺。後漢禰衡初遊許下。懷一刺。既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蓋今名紙之制也。則名紙之始。起于漢刺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不然。蓋禰衡傳。只言刺。不言名紙。雖名紙爲刺之變。然高說無所據。予案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蓋名紙始見于此。

節度

高承事物紀原云。節度本後漢公孫瓚討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邊圉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始自睿宗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嗣爲河西節度使。以上皆高說。予案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注引江表傳曰。權爲吳王。初置節度官。使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性疏。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

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啓至尊韓之道。以白權。卽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

起復之禮

高承事物紀原云。起復本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魯徐戎作難。有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爲殺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蓋自伯禽始也。以上皆高說。予案前漢翟方進在喪。既非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爲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夫謂之起復者。執喪起之復令視事耳。高承無所據。但泛言漢唐而已。故予疏二條以見其始。

梵唄

梵音之始。內典云。陳思王子建遊于魚山。聞空中有梵音寥亮。乃摹人效之。得傳于今。西方梵云唄敢匿耶。本梵音也。

待制

高承事物紀原。待制之始。云唐永徽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三月一日。敕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唐散官也。以上皆高說。予以爲高以永徽始有待制之名。是矣。至謂永泰時始有待制之所。則非也。何以言之。案唐武后時。員半千曰。入閣有名。附是古人。乃在朝列。宜留待制。卽詔入閣供奉。後與邱悅王勮石抱忠爲宏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分日待制顯福門下。夫武后時。半千等已分日待制于顯福門下。則待制之所。不始于永泰元年明矣。

墓路稱神道

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已然矣。襄陽耆舊傳云。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邱。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然歐公集古錄跋尾云。右漢楊震碑首題云。故太尉楊公神道碑銘。乃知立碑墓路。而稱以神道。始漢無疑。

行事舉例

今朝廷行事。有法所不載者。必舉例以行。然自南朝已然矣。江夷右僕射。主上欲用其領詹事。語王准之。卿可覓比例。准之對曰。臣當出外尋訪。准之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已得例未。准之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卽謝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舍弟之稱

兄稱弟曰舍弟。亦有所本。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喩鄙旨。

監司稱職司

本朝官制。由監司而稱職司。如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之類。案隋蘇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

唐陸贄曰。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

侍讀

高承事物紀原云。侍讀之始。本唐明皇開元三年七月。敕每讀史籍中有闕。宜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无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也。以上高說。予案南史宜都王鑒初出閤時。陶宏景爲侍讀。乃知侍讀之名。自梁朝已有之矣。

御筆

天子親翰謂之御筆。始于北史元魏彭城武宣王勰傳云。帝令勰爲露布。辭曰。臣聞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

書簡用多幅

唐盧光啓策名後。揚歷臺省。受知于租庸張濬。濬出征幷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啓始也。見北夢瑣言。乃知今人書簡務爲多幅。其來久矣。

監司之職

本朝官至運轉判官。提舉常平。謂之監司。案徐邈與范甯書曰。足下愼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淸濁能否。與事而明。乃知監司之職。魏晉以來有之矣。

試賦八字韻脚

試賦者。流由漢晉歷隋唐之初。專以取士。止命以題。初無定韻。至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淸肅。見爲蜀馮鑑所記文體指要。

冬年賀狀

今世州郡。冬年二節。通用賀狀。其兩句云。應時納祜。與國同休。蓋本于晉何充賀正表云。璇衡運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祜。與天同休。

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

本朝殿試有官人不爲第一人。自沈文通始。迄今循之以爲故事。然徽宗朝戊戌榜。嘉王楷第一人。登仕郎王昂第二人。顏天選第三人。徽宗宣諭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人。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爲榜首。是歲以有官人爲殿魁。以此知有司亦失于契勘也。

以物質錢爲解庫

江北人謂以物質錢爲解庫。江南人謂爲質庫。然自南朝已如此。案齊陽玠談藪云。有甄彬者。有行業。以一束苧就荊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束中得金五兩云云

三館可稱學士

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案所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筆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

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蔑有以學士稱者.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僚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搭猱

俗以不情者爲搭猱.唐人已有此語.周顗處士答資從絕句云.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迴鷁爲風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搭猱.

注疏之學

國史云.慶曆以前.學者尙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父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荆公修經義.蓋本于原父云.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文忠公曰.劉敞文章未甚佳.然博學可稱也.

併當二字

併當去聲二字.俗訓收拾.然晉已有此語.案世說.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丞相還臺及行.未嘗不送至車後.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長豫亡後.丞相還臺.登車後哭至臺門.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開.

禁殺牛

南史梁傳昭性尤篤.睢子婦家常得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乃知牛之禁殺.自梁已然矣.

一領簟

簟可以言一領.世說王大見王恭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

一頓食

食可以言一頓.世說.羅友嘗伺人祠.欲乞食.主人迎神出曰.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女稱娥

唐樂府有憶秦娥.娥字見史記齊悼惠王傳.王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有女名娥.後漢順帝乳母宋娥.又史記外戚世家.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衆人謂之娙娥.

犢羫魚尾

犢亦可以稱羫.魚亦可以稱尾.宋沈懋之使范曄餉武陵王贊.犢一羫.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

經紀語

江西人以能幹運者爲作經紀.唐已有此語.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

關節

世以下之所以通款曲于上者.曰關節.然唐已有此語.段文昌言于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又唐摭言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案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與

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關節.蓋本于關說也.

銀版

銀鋌亦可以稱版.唐韓滉遣使獻羅.每擔夫與白金一版.

宗袞

宋莒公以宋元憲爲宗袞.本謝朓謂謝安爲宗袞.謝詩云.阽危頼宗袞.微管寄明牧.

歌曲以闋爲稱

歌曲以闋爲稱.案呂氏春秋.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佛妝

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案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北妝尙黃久矣.

恩府

以恩地爲恩府.始于唐馮戴.戴大中初爲掌書記于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寄書自痛不得盡忠于恩府.而勵天下之浮議云云.見金華子雜編.

二稅起催用周制

本朝夏秋二稅起催.以六月十月一日.至今州縣遵用.案王溥五代會要.周顯德三年十月.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月一日起徵.永爲定制.乃知本朝循用周制.

以舟量物

魏武帝時.孫權曾致巨象.武帝欲知其斤重.鄧哀王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不校可知矣.武帝卽時行焉.時王方五六歲.予案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牀凳子

牀凳之凳.晉已有此器.世說.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元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七歲.在牀邊戲.于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在鐙下.乃作此鐙字.今廣韻以鐙爲鞍鐙之鐙.豈古多借字耶.凳.廣韻云出字林.殆後人所撰耳.廣韻別出一橙字.注云几橙.其義亦通.

軍卒爲健兒

今所在以軍卒爲健兒.往往以杜詩健兒勝腐儒爲證.非也.案世說.祖逖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恆自使健兒鼓行刼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東晉時.軍卒已有健兒之稱.

風聞二字

風聞二字，出漢齊尉佗曰，風聞老夫父母墳已壞削，賈逵國語注曰，風，采也，采聽商旅之言。故沈約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而魏任城王澄表以爲法忌煩苛，治貴清約，御史之體，風聞是司。

婦女稱姐

婦女以姐爲稱，說文曰，媎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子也切，近世多以女兄爲姐，蓋尊之也。案魏繁欽與文帝牋曰，自左騏史妠容姐名倡，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于賓客之中吹笙鼓琴，李善注云，其史妠容姐，蓋亦當時之樂人。以是知婦人之稱姐，漢魏已然矣。

表文末云屏營

今世表文末云，屏營之至，屏營二字，見國語中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劉陶上議曰，屏營彷徨，不能監寐，而任昉與梁高祖牋亦云，不勝荷戴屏營之至。

倉廩字

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漢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于邕後也。齊職儀曰，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所主蓋亦異矣。

正五九月不上任

本朝士大夫相傳正月五月九月不上任，以火德王天下，正五九月，皆火德生壯老之位，其說無稽也。其後見寶苹唐書音訓，其注高祖紀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引釋氏智度論曰，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瞻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予以是知正五九所以不上任者，政以此耳。蓋士大夫初到官，必施刑責，今之州郡所以爲供給者，此三月不支羊肉錢，蓋沿唐故事，但厯時久遠，無有能討其源流者耳，偶讀寶所引用，于是始知不用正五九上官之理，信乎天下之書，要當無所不讀。

俗罵客作

江西俚俗罵人，有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與盛參政詩云，櫻桃真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蓋聞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澁後甘，下輩也，枇杷核大肉少，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罷休

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古如是也，吳王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語。案唐鄭傪爲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給了，

何得又請云云。

俞通用之辭

世俗以俞字不可通用，蓋以堯典有帝曰俞，然揚雄解嘲云，揚子曰，俞，上下通用之辭也。

親事官

省寺所用使令者，名親事官，自唐已有之。案唐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錫親事官王師文等同謀反逆。

柳渾詩李太白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或者以荊公詩以古人姓名藏句中，如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自公始發之。然唐權德輿已有此體，予案梁元帝已有人姓名詩及將軍名詩，不始于權德輿也。

古無隋字

隋字古無之，文帝受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惡之，遂去走單書隋字，猶後漢都洛以火德，故去水加隹也。

邱遲姓

唐封演記邢州內邱縣西古中邱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大和尚佛圖澄，姓溫，而高僧傳、晉書藝術傳皆不著，余因記沈太康侍郎詹中言，昔湖州有人發古冢得碑，乃南朝邱遲，其言遲乃左史邱明之後，然則邱明豈不姓左耶。

麈尾

釋藏音義指歸云，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隨之，皆看麈所往，隨麈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麈尾拂子，蓋象彼有所指麾故耳，王衍捉玉柄麈尾。

如意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王敦皆執鐵如意，三者以竹木鐵爲之，蓋爪杖也，故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骨角竹木削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脊有癢，手所不到，用以搔抓，如人之意，然釋流以文殊亦執之，豈欲搔癢耶，蓋講僧尙執之，私記節文祝辭于柄，以備忽忘，手執目對，如人之意，凡兩意耳。

八相太常引

京師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煙等，號唐讚，而南方釋子作漁父撥棹子漁家傲千秋歲唱道之辭，蓋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樂人名臈婆，取菩薩八相緝爲歌曲，令敬信者聞生歡喜。

方丈

僧道誠釋氏要覽云，方丈寺院之正寢，始因唐顯慶年中，勅差衛尉寺丞李義表前融州黃水令王元策，往西域充使，至毗耶梨城東北四里許，維摩居士宅示疾之室，遺址疊石爲之，元策躬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余案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李善引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回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

天王現形

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案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子。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陀羅尼。方二七徧。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動山搖。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現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形像。至于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忌日行香

忌日行香。始于唐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諸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案南山鈔云。此儀自道安法師布置。又賢愚經云。為蛇施金設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達王經云。佛昔為大姓家子。為父供養三寶。父命子傳香。此云行香。僧手中與傳香。今世國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誕節。遂以拈香為別矣。案唐會要。開成五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設降誕齋。行香後便令以素食宴樂。唯許飲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誕節。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為行香始于後魏江左。非也。

寺立觀音像

天下寺立觀音像。蓋本于唐文宗好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因焚香祝之。乃開。即見菩薩形。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仍敕天下寺各立觀音像。

生日祝壽始

封人祝堯壽、虎拜稽首、天子萬壽、人臣愛君、不過長年、未以為非也。至于生日祝壽。始見唐明皇。然識者以為非。何者。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齋素講經。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唐太宗亦以降誕日謂長孫無忌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翻成感傷。泣數行下。羣臣皆霑涕。故唐封演謂孤露之後。不宜以此日為歡。可謂達理矣。明皇建節。雖出于源乾曜張說之議。然中宗常以降誕日宴侍臣內戚于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以是知循習久矣。至人臣生日。以詩為壽。西清詩話。乃謂公卿誕日以詩為壽。見于唐末。此說恐非。蓋開元間惠宣太子被疾。明皇自祝禳。既瘉。幸其第。置酒賦詩為初生歡。其詩云。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日。猶謂學仙歸。人臣以詩為壽。始見于此。

閒人有忙事

閒人有忙事。俗人語也。然唐人已有。韓偓詩云。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且來衝雨覓漁師。

起居何如

今世書問往還。必曰不審比來起居何如。案漢武帝內傳。上元夫人曰。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于至濁。不審比來起居何如。乃知此語久矣。

百合治病

本草圖經百合一條。引張仲景治病有百合知母湯。百合滑石代赭湯。百合雞子湯。百合地黃湯。凡四方。並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識其義。余案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臙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以是知圖經論藥。尚不能如原叔。

打撲

打撲字。趙參政槩聞見錄云。須當打撲。先往排辦。東坡與潘彥明書云。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皆使撲字。今俗只使疊字。何耶。

鶻突

鶻突二字。當用糊塗。蓋以糊塗之義。取其不分曉也。案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糊塗。（自注云：讀為鶻突。）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相之。今食醫心鏡。治脾胃氣冷。不能下食。虛弱無力。有鶻突羹。用鯽魚半斤。細切。起作膾。沸豉汁熱投之。著胡椒乾薑蒔蘿橘皮等末。空腹食之。乃作此鶻突字。非也。

先輩之稱

李肇國史補并唐摭言。以舉子互相推稱。則曰先輩。蓋前輩之義也。然南齊書劉懷珍傳曰。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為方伯。年位高下。或為先輩。而屬誠君側云云。乃知先輩之稱。南朝以來有矣。

白直之稱

今世在官當直人。謂之白直。南齊書蕭嶷傳云。白直共七十八人。乃知白直之稱甚久。

大行之稱

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謚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秦始皇崩于沙邱。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

盛喜中不許人物

俗諺云。盛喜中不許人物。盛怒中不答人簡。案列子宋元君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丞相稱相公

丞相稱相公。自魏已然矣。王仲宣從軍詩曰。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注。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謝靈運擬陳琳詩曰。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亦謂曹操也。

阿誰

傳燈錄。宗風嗣阿誰。阿誰、俗語也。龐統傳。向者之論。阿誰為是。停待。亦俗語也。愍懷傳。陛下停待。

飲席酹酒之始

飲席酹酒之始。唐僕射孫會宗集內外親表開宴。有一甥姪閒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緋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漬。咄咄而出不相識。洎即席。說于主人。咸將無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于階上酹酒。草草傾瀉也。自此每酹酒。令側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孫氏始也。今人三酹非也。出北夢瑣言。

古無丈人之名

蜀志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于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以上裴松之說。予案丈人之義。本于易以妻父爲丈人。又本于漢匈奴。所謂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松之安得云古無丈人之名。

能改齋漫錄卷三

辨誤

員姓之始

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然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本彭城劉氏。仕宋。後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唐書音釋。乃音王問切。何耶。寶苹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案前涼錄。已有金城員敞。此姓似不始于凝之。予案唐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然則以員爲運。其誤久矣。予又案芸閣姓苑云。員氏南陽。其先與楚同族。帝顓頊之後。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于鄖公辛。辛生鬬懷。員蓋辛之後也。平王時。敖爲大夫。觀此則員得姓。又不始于敞矣。鄖音云。則員不當音。

韻略不收笭箵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笭箵。漁服總曰被衫。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故箵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徙挺切。誤矣。故蘇子美松江觀漁詩云。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笭箵。皆作平聲。今韻略不收此字。

句讀無音

前輩言韓退之毒。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讀不音獨。徒鬬反。殊不知由谷次韻黃魯仲木字韻詩云。楚名瀨甲乙。勝寫失句讀。止作獨音也。然馬融笛賦云。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投音徒鬬反。注言句猶章句之句。然則投讀字雖異。而義亦別耶。何休公羊傳序亦云失其句讀。無音。

闌若若字兩音

闌若若字。白樂天詩作惹字押。爾者切。余案上官儀酬薛舍人萬年宮晚景寓直懷友詩中四句云。東望安仁省。西臨子雲閣。長嘯披煙霞。高步尋闌若。此又作日灼切押。

紇千字無據

五代史寇彥謙傳。朱全忠迫遷昭宗于洛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霑襟。余以千字非是。案酈元水經注曰。紇真山冬夏積雪。鳥雀死者。一日千數。故紇千爲無據。

乾鵲音干爲無義

前輩多以乾鵲爲乾音干。或以對溼螢者有之。唯王荊公以爲虔字。意見于鵲之彊彊。此甚爲得理。余嘗廣之曰。乾陽物也。乾有剛健之意。而易統卦有云。鵲者陽鳥。先物以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以是知音干爲無義。然唐韻有鳱鵲字起于後來。

王珪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珪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之。所謂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是也。故蔡絛西清詩話。以爲案史所載。太宗不在坐。而子美詩獨得其詳。以史爲疏略。然以余考之。房杜等輩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杜如晦耳。王珪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開元錢

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乃貴妃掐迹。殊不知唐譚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此四字及書。皆歐陽詢之所爲。初進樣。文德皇后掐一痕。因鑄之。故唐書食貨志。亦云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方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然則楊妃別傳云爾者。其誤可知也。孔氏雜說亦言開元通寶。歐陽詢撰其文并書。俗不知。遂以爲明皇所鑄。案考異云。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

條脫爲臂飾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真誥言安妃有金條脫爲臂飾。即今釧也。又真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余案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以相贈

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腕雙條達。然則條達之為釧必矣。第以達為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詩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跳脫兩字不同。

秋鶴與飛

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云。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集本以步為涉。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嘗以碑為是。而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則疑碑誤。余案柳子厚集有永州鐵爐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蓋有鍛鐵者居。其人去。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云。余以子厚之文證之。則知步有新船。為有據也。又案沈存中筆談云。韓退之羅池碑云。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欲相錯成文。則語健耳。如老杜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之類。余以存中之論證之。則知歐公以秋鶴與飛為誤者。非也。

曲逆音去遇

宋景文謂漢陳平封曲逆侯。今學者讀曲逆作去遇。不作本音。何耶。余案孔經父云。陳平封曲逆侯。漢晉元無音。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斷。注。曲區遇反。逆音遇。然則景文寧忘文選注耶。

樂府有摻字

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南為中書舍人校秘書時。吳淑為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淑多改作操。蓋以為章草之變。鍇曰。不可。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云。邊城晏開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案詩遵大路篇云。摻執子之袪兮。陸德明音所覽反及所斬反。葛屨篇。摻摻女手。則又音以所銜所咸息廉三反。則摻字元非一義。梁王僧孺詠擣衣詩云。散度廣陵音。摻寫漁陽曲。自注云。摻音懺。然則摻字僧孺自有明注。不惟吳淑不知。而鍇復不援以為證何耶。桓譚新論有敬子摻、箕子摻。乃知摻者古已有之。

乾德之號二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刓缺不可識。今諸儒參驗。乃輔公祏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先及。而符讖將著也。歐陽公歸田錄記。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詔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于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因問內人。果是故蜀王侍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夫乾德之號二。一輔公祏。一蜀王衍。未知孰是。

集靈存仙望仙之名

文忠公集古錄。西嶽華山廟碑。載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望仙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寢用丘墟。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文忠云。文字可讀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唯見此碑。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為郎。從孝成皇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部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為存仙。端門南鄉山。署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為小賦云。然則文忠謂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休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博塞字音

案鮑宏博經。以博塞之塞。音蘇代反。然余考唐李翱樗蒲法。其采有開十二塞十一。以開對塞。則不當音以蘇代反。莊子云。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亦音蘇代反。

不識撐犂孤塗字

元晏春秋曰。許君又授與司馬相如傳。遂涉後漢書讀何奴傳。不識撐犂孤塗之字。有胡奴執燭。踞而問之。奴曰。撐犂。天子也。言何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也。予于是豁然發悟。以上皆元晏說。及觀歐陽文忠公少時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犂。枚皋屬文。徒率成于猥褻。文忠公以為陸機事誤也。黃朝英緗素雜記。以不知文忠公用撐犂事為恨。蓋渠未嘗讀元晏春秋耳。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犂而靡識。敢稱知書。問所招辭而不知。尚慚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犂事。竟不知在何書。

束脩義

束脩其義不一。論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人多引禮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以為束脩者束脯也。用束脯以為贄爾。余案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知。又案後漢馬援傳注云。男子十五以上。謂之束脩。不可以束脩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乃知以束脩為束脯者為非是。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注。束脩謂束帶脩飾。

牙門

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端徙牙于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為廨舍。早晚聲鼓。則又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案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為衛也。義主于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唐賀暇集亦云。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衙旗者。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于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謂之衙門乎。予又案南史侯景傳。景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于此。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西漢主父偃傳、亦曰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余案吳越春秋、乃云、日夕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乃知施字卽旅字、施字于道無義、國語曰、晉陽處父過甯、舍于逆旅、潘岳上客舍議亦引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于逆旅、魏武帝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乃知逆施可于罪言之、至于道路無義也、當有識者訂之、左氏傳、荀息曰、今虢爲不道、保于逆旅、正義曰、逆、迎也、旅、客也、迎止賓客之處也、馬融長笛賦序曰、有雒客舍逆旅、

李白非蜀人

曾子固作李白詩集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又云、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皆不合于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余案杜子美有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乃知舊史以白爲山東人、不爲無據也、故范傳正所作李白碑、以白其先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代之孫、隋末流離、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爲郡人、由此觀之、則白本非蜀人也、

玉樹

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峙、二三百年物也、卽揚雄賦所謂玉樹青葱者、余案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指此、後左思譏之、已失三輔黃圖以爲槐之根幹、則又甚矣、

筠爲竹皮

許愼說文云、筠字從竹、竹皮也、唐韻曰、筠、竹皮之美質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說者以竹箭松柏、各以皮心爲固耳、然古今文士、例以筠配松、何耶、孔穎達亦以筠爲竹外靑皮也、

女壻乘龍

潘子眞詩話云、杜子美詩、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爲誤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延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故宋景文公詩、亦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俱用此事、余嘗以潘子眞之論爲非、蓋景文所用、乃是此事、至杜子美詩、女壻近乘龍、蓋用太平廣記蕭史傳、所謂弄玉乘鳳、蕭史乘龍者是也、

飛燕在昭陽

西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所李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其後見所王叡松窗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李白爲新辭、有漢宮誰第一、飛燕倚新妝之語、乃知昭陽之本世所傳者誤也、然此一聯、據楊妃外傳、高力士摘之以譖李白、

黃庭博鵝

蔡絛西淸詩話、謂李太白詩有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博白鵝、逸少所寫乃道德經、余案太白

集有懷古王右軍詩云、山陰過羽客、愛此好鵝賓、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據此詩、則太白未嘗誤用、何耶、案本傳、逸少聞山陰道士好養鵝、往觀焉、非山陰道士訪逸少也、前詩不特誤使黃庭事、併疑以爲世俗子所增、至梅聖俞和宋諫議鵝詩、亦云、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山谷詩云、頗似山陰寫道經、雖與羣鵝不當價、則知黃庭之誤尤分明、

秋菊落英

蔡絛西淸詩話、記荆公有黃菊飄零滿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讀楚辭之過也、以予觀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築室始成、謂之落成、爾雅曰、俶落權輿始也、至若發昭度詩云、籬菊花殘小蝶飛、乃爲詩病、

藥名詩不始于唐

蔡絛西淸詩話、謂藥名詩世以起于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下枝、子夜吟詩間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以予觀之、恐或不然、且藥名之號、自梁以來有之、簡文帝藥名詩云、朝風動春草、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蔓延滿空房、梁元帝藥名詩云、戍客恆山下、常思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雁南飛、蠟燭疑花影、重臺閉綺扉、風吹竹葉袖、網綴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曉霑衣、如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乃知藥名詩不始于唐、

靑女橫陳

荆公詩云、日高靑女尙橫陳、橫陳二字、見宋玉風賦、橫自陳兮君之前、及楞嚴經、夫靑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靑女乃出降霜雪、高誘注云、靑女、乃天神靑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靑女爲霜、于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云、飛霜任靑女、梁昭明博山香爐賦曰、靑女司寒、紅光翳景、亦皆指爲霜雪之神、然荆公之詩、不害爲佳句也、

中山放麑

劉貢父詩話云、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予觀陳無已謝再授徐州教授啓云、中山之相、仁于放麑、亂世之雄、疑于食子、乃知誤者非一人也、

前溪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畫堂、自憐年最少、復倚壻爲郎、舞愛前溪綠、歌憐子夜長、閒來鬪百草、度日不成妝、唐崔顥王家少婦詩、子夜歌、則樂府所謂古有女名子夜、造其歌者也、至于前溪、舞讀陳朝劉刪侯司空宅詠妓詩乃得之、劉刪詩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推意屬此、又古今樂錄、謂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

顰靑蛾

杜子美一百五夜對月詩、想像顰靑蛾、蓋蛾眉也、世所傳本多作娥、非是、故杜江月詩又云、誰家挑錦字、

滅燭翠屏曙。可以爲樓。又沈約詠月詩。高樓切思婦。西園遊上才。庾肩吾望月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隋蕭思話詠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故杜子美江月詩云。江月光于水。高樓思殺人。

犬迎曾宿客

今詩所傳杜詩。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余家有唐顧陶所編杜詩。乃是犬憎閒宿客。二字不同。然皆有理。又對月詩。舊本作斫卻月中桂。陶本作折盡月中桂。二字亦不同。惟寄高適詩。舊本乃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陶本乃以池爲河。似不及河也。

江文通雜擬詩

文選有江文通雜擬詩。如擬休上人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非休上人作也。白樂天題道宗上人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思。又唐次休上人亦有詩與白云。閒有餘霞千萬首。何妨一句乞閒人。白答之曰。禪心不合生分別。莫愛餘霞嫌碧雲。則白直以碧雲合之句。爲湯惠休作矣。如文通擬淵明一詩。編者至載于陶集中。是皆不明考之過。

悠然見南山

東坡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碔砆之與美玉。然余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罇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說詩有云。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眞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藥欄

唐李匡乂資暇集。謂園亭中藥欄。闌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案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詩。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孫少魏以藥爲籞。今本史信然。

小胡孫

杜子美有從人覓小胡孫許寄詩云。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意題皆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者。何耶。故韓子蒼有謝人寄小胡孫詩云。直疑少陵覓。未解柳州憎。然則韓子蒼亦以杜爲錯耶。

銜盃樂聖稱世賢

韓子蒼言杜子美八仙歌。左相日興費萬錢。銜盃樂聖稱世賢。世字無義。當作避字。傳寫誤耳。案李適之代牛仙客拜左丞相。爲李林甫陰中罷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孟浩然得暠詩意

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皆耳學之過也。余因讀孟浩然秋登万山詩云。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眞得暠詩意。

使白水事

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漢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此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云。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云。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衰顏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孟郊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于此當作兩字。即是兩意。則非其對。

韓子蒼以蘇味道詩爲李益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蘇味道上元詩也。韓子蒼和覲況上元遊葆眞宮觀燈詩云。開卷愛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來。多情如我春流轉。刻燭題詩又一回。子蒼以蘇詩爲李益。何耶。然蘇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詩耳。朱云。唯餘故樓月。遠近必隨人。

使騶忌聽琴事

元微之桐花詩云。爾生不我得。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以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以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詩。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譏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忌子聽琴之事耳。

張麗華誤作潘麗華

東坡虢國夫人夜遊圖詩。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蓋全用杜牧之臺城曲兩句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凡此取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尤見寵幸。隋遣韓擒虎平陳。後主與麗華俱收。今坡詩本皆誤作潘麗華。遂致黃朝英緗素雜記以東坡爲誤。彼不記杜牧之詩耳。

靜憩雞鳴午

荊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雙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句。余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亦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孤鴈詩

瀼泉張君詩話。謂鮑當吟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當時號爲鮑孤鴈。凡物有聲而孤者皆然。何獨鴈乎。此人論詩。正如王君卿以林和靖梅花詩。亦可作桃李杏花之類。宜取東坡之笑也。然余觀司馬溫公詩話。乃謂當爲河南府法曹。忤作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所謂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官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時號鮑孤鴈。與張君所記不同。而詞句亦非前句可及。余後因讀江南野錄。乃知張君所記。是南唐人詩。

謝安掩鼻

謝安雖有盛名。而當桓溫恣橫之際。所以不仕者。政畏溫耳。故雖有司案奏。被召。展年不至。禁錮終身而

不辭。而其妻不解其意。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大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其後遂為桓溫司馬。從受簡文顧命。與王坦之同事。而溫欲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則從容就席。以此觀之。安之所以答妻以不免之言。而推求所以掩鼻之意。蓋畏溫知之而不免其禍耳。非為不免富貴也。張文潛和蘇東坡先生西山衛事詩有云。謝公富貴知不免。醉眼來為蒼生開。豈失史意耶。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于宋明帝朝為尚書吏部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覺指吏部為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案莊子書。子杞、子輿、子桑、子來四人。相與為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為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辭。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儋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為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附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為橐。左蜀宜風繡作衣。蓋南史劉杳傳。著紫荷橐。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為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蟫素簡。以香生蠹焉辟惡。紫袷荷橐。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晉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鄭注云。夫燧。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于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為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為畫。稱陽關圖。予皆以為失。案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即古之渭陽。據其所畫。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羊方爵上廣守詩。曙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為失。史記云。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唐時李太白詩云。何人為築黃金臺。荊公詩本此。

以玉兒為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為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宜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為奴者。誤也。然不害為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興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添丁長。終興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氣脈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郇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鬟翦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中國長公主為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郇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玉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郇伯詩。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歧亭廿字韻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冪。案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為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葫蘆一枚。餘慶餐盡。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已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承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王建作耶。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徹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花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罷。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之渙、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卻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吳鈎

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鈎者。刀名也。刃彎。今南蠻謂之葛黨刀。予案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寶莫耶之劍。復命于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鈎。獻于闔閭。吳鈎始于此。豈存中偶忘之耶。左太沖吳都賦云。吳鈎越棘。純鈞湛盧。鮑照結客少年行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杜甫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又送劉判官云。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鈎。李涉寄楊濟云。腰帶佩吳鈎。韓翃送王相公云。結束佩吳鈎。

江神世情

雲齋廣錄記。馮當世慶歷中以鄂州首薦。至大江。風濤洶湧。幾至沈沒。來春廷試第一。還鄂州。復過大江。風微浪穩。舟楫安然。公題詩江亭云。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予讀唐文粹見施肩吾及第後過揚子江詩云。憶昔將貢年。抱愁此江邊。魚龍互閃爍。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乃知當時取肩吾末句題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夜半鐘

陳正敏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鐘鳴時。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姑蘇。宿一寺。夜半聞鐘。因問寺僧。皆曰。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鐘惟姑蘇有之。以上皆閒覽所載。予考唐詩。知歐公所譏。乃唐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陽公所譏也。然唐時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正在會稽。而會稽鐘聲亦鳴于半夜。乃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于姑蘇。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半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王直方詩話亦

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

冷齋不讀書

洪覺範冷齋夜話。謂山谷謫宜州。殊坦夷。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又云。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牀。無客白日靜。有風終夜涼。且曰。山谷學道休歇。故其閒暇若此。以上皆冷齋語也。予以冷齋不讀書之過。上八句皆樂天詩。蓋是編者之誤。致令集以為山谷所為。前四句老色日上面。乃樂天東城尋春詩。尚餘八句。所謂今猶未甚衰。每事力可任。是也。後四句輕紗一幅巾。乃樂天竹窗詩。亦尚餘二十四句。所謂常愛輞川寺。竹窗東北廊是也。山谷外集更有嘖嘖雀引雛。梢梢筍成竹數篇。皆非山谷詩。偶會其意。故記之册。學者不可不知也。

僧清順詩

冷齋夜話。記西湖僧清順詩。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韓子蒼為予言後四句不同云。困卧磻石眠。莫省落花數。惟聞犬吠聲。又入青松去。

使君乃節度使之使

古樂府羅敷詩。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如節度使觀察使之使。非使令之使也。本草使君子。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用此物。醫家因號為使君子。猶言太守子也。山谷題餘干縣令吳可權白雲亭詩云。寄語吳令君。但遣精林注。令君亦使君之意耳。鍾離父有藥名詩云。一來亦甘草草別。疏薄無使君子疑。是以使君為使令之使矣。山谷藥名詩云。楊侯濟北使君子。其用意與鍾異。

曲名舞山香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詩。忽詠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予讀唐羯鼓錄。見汝陽王璡。明皇愛之。每隨遊幸。璡嘗戴研紗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事與前極相類。

曲名荔枝香

唐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故杜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案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外傳以荔枝貢自南海。杜詩亦以為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亦以為忠州。何耶。當有辨其非是者。

能改齋漫錄卷四

辨誤

崇政殿說書

王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予案傅蘭公嘉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傅蘭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豈中皆罷之．而至是再建邪．

桑落酒

索郎酒者．桑落河出美酒．謂爲索郎耳．見酈道元水經注．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余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索郎．蓋語譌耳．高說後出．恐或未然也．

唐參軍簿尉不免杖

陳正敏遯齋閒覽言杜子美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杜牧之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謂唐時參軍簿尉．不免受杖．鮑彪謂詳考杜韓所

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嘗親見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身法曹掾．何處非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奸偷．此豈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廣記載李邈決包尉脊杖十下．及舊唐書于頔傳．頔爲湖州刺史．改蘇州．追憾湖州舊尉．封杖以計強決之．則鮑論亦未當．

牙郎

劉貢父詩話．稱今人謂駔儈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㸦．㸦似牙字．因轉爲牙．予致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蓋羊非．然則以㸦爲牙．唐已然矣．非短爲㸦．雖長爲牙．

太宗鷂死懷中

唐書白居易傳．續虞人箴曰．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懷中．余致劉禹錫佳話及資治通鑑．乃是太宗與魏鄭公．非宋璟也．其說曰．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魏鄭公．來匿懷中．公奏事故久不已．鷂死懷中．

花驚定

鮑彪辨論杜詩戲作花卿歌云．花卿．舊注名驚定．新舊史無其人．予致舊史崔光遠傳．光遠爲成都尹．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案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驚定者．勇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惟新史不見花驚定名字．鮑彪不讀舊史故耳．

綠沈

讀德麟侯鯖錄云．綠沈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又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沈森冥冥．始知竹名矣．鮑彪云．宋元嘉起居注．廣州刺史韋朗作綠沈屏風．亦此物也．然六典鼓吹工人之服．亦有綠沈．不可曉也．以上彪語．余嘗致其詳．北史隋文帝賜大渦綠沈鎧甲獸文具裝．武庫賦曰．綠沈之槍．由是言之．蓋槍用綠沈飾之耳．以此得名．如弩稱黃閒．則以黃爲飾．槍稱綠沈．則以綠爲飾．何以言之．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沈槍而得名耳．皮日休引以爲竹事．而鮑彪專以爲竹．則非矣．使綠沈槍專指爲竹．則金鎖甲豈何物哉．或者至以爲鐵盔謬矣．劉劭趙都賦曰．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沈黃閒．堂溪魚腸．丁令角端．廣志亦云．綠沈古弓名．古樂府結客少年場行云．綠沈明月弦．金絡浮雲轡．此以綠沈飾弓也．如屏風工人之服．此以綠沈飾器服也．唐楊巨源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沈槍．

杜詩字不同

顧陶所編杜詩．有題云．倦秋夜．而今本止云倦夜．內一聯云．飛螢自照水．宿鳥競相呼．今本乃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雖一字不同．便覺語勝於前．又陶所編杜田舍詩云．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致今本乃云．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櫸柳二字不同．櫸字非也．枇杷止一物．櫸柳則二物矣．然樹樹亦差勝對對也．

管子韓退之書不同

韓退之書云。稛載而往。垂橐而歸。今攷管子。乃是垂橐而入。稛載而歸。二字不同。未知孰是。

縣令爲令尹非

今人以縣令爲令尹。非也。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蒍敖爲宰。注。宰、令尹。正義曰。周禮六卿。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太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太宰伯州犂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古云。令、善也。釋名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

不借

孫少魏東皐錄。荊公詩。絡明兩不借。楊淨一蘧篨。古今注云。漢文履不借以視朝。齊民要術云。冬月令民作不借。不借、草履也。余攷中華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然則循名以致實。其義可信。及觀揚雄方言。乃云。絲作者曰不借。此又何邪。

天闕雲臥

杜子美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蔡夢弼續注云。山謙之丹陽記曰。太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許彧墓闕可徙之。王茂宏弗欲。南望牛頭山兩峯曰。天闕也。豈煩改作。杜田正謬。天闕謂龍門。子美龍門詩注云。龍門在洛陽之南。蓋伊闕也。杜又云。王介甫謂天闕當作天閱。蓋對雲臥爲親切耳。余攷二家之說。皆非是。蔡得其略。杜則全失之。余攷南史梁何徵傳。嘗云吾在齊。朝欲陳三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晉世欲立闕。丞相王導指牛頭山曰。此天闕也。此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其上。蓋杜詩本稷以魏爲緯。且不記南史。是致紛紛耳。李太白贈徵君鴻詩云。雲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此以雲臥對天書。

鱧鮃皆不得眞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漢書楊震傳曰。有冠雀銜三鱧魚飛集講堂前。注云。冠音鸛。卽鸛雀也。鱧音善。其字假借爲鱧鮪之鮪。知然反。案郭璞注爾雅。鱧長二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鱧魚大如五斗匳。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鱧又純灰色。無文章。鮃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鱧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續後漢及謝承書。亦述此事。皆作鮃字。孫卿云。魚鼈鰌鱓。韓非說苑。鮪似蛇。非作鱧字。蓋假鱧爲鮃。其來久矣。杜少陵云。軟㕑惟一味。求飽或三鱧。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以上皆朝英語。余案歐陽文忠公集古錄漢楊震碑云。寔漢龍興。神祇降祉。乃生于公。又云。窮神知變。與聖同符。鴻漸于門。驛英雲集。又云。貽我三魚。以彰懿德。觀此則稱鱧稱鮃。皆不得其眞也。

淇竹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資暇錄論詩淇澳云。菉竹猗猗。案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竹王芻。郭璞注云。菉蓐草也。今呼爲鴟白腳草。或云卽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萹音扁。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

食。亦作筑、音竹。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萹竹。則明知非筠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菉竹猗猗。便與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文之棄也。陸璣字从玉旁。非士衡。余案舒王新傳解綠竹云。雖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篇竹而云。非筠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衞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邪。以上皆朝英語。余案史記河渠書。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从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云云。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晉灼注云。淇園、衞之苑也。多竹篠。顏師古注曰。穨林竹者。卽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爲楗也。今觀此。則淇水之澳。從來產竹。故武帝下之以爲楗。歌亦云穨林竹兮楗石菑。則淇竹無可疑者。故荊公傳詩爲是。而朝英所證爲非也。梁孝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復脩。

臘

孔穎達解禮記月令。臘先祖五祀。引後漢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曰。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也。前輩多以此。遂指左傳爲後人所撰。蓋不深攷之耳。余攷史記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然則臘之名。古有不始于秦矣。蔡邕以殷曰嘉平。今秦既改之。則疑殷之祭爲臘。而邕等錯亂其名耳。不然。秦自惠王以來。用臘久矣。何得名改哉。案應劭風俗通引禮傳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以是知臘祭之名。起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於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儀石銘非太宗所製

太宗皇帝所製儀石銘。張唐卿外史檮杌載之甚詳。第太宗皇帝摘其切於事情者四句。詔琹之石。非太宗皇帝御製也。

李遠詩異同

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宣宗以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及觀唐張固幽閒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薦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載事雖同。而詩則異。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命鑄景鐘。鐘成。詔翰林張康伯爲之序銘。以爲景、大也。九九之數兆於此。有萬不同之所宗也。其說如此。蓋景鐘可以冒大王氏之意云爾。而景鐘則不可也。議者又謂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厥功大者。其鑄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爲樂之祖。此說亦非。何者。案管子五行篇有曰。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

注曰。一名、東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昧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審此則五鐘皆以五方之色言之。景非大明矣。景鐘既是秋之一鐘。而議者又以爲樂之所自出。與夫爲黃鐘之本。皆不得其說者也。予又案士昏禮姆加景。注曰。景、明衣也。禪衣也。禪音單。陳祥道曰。景、白也。然則秋之色白。則景鐘者。色之白。明非大矣。此可爲據。

國璽

孔經父雜說。記天子八寶。其一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也。徐令玉璽記。玉璽者、傳國寶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璽上隱起螭龍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方四寸。紐五龍盤。秦滅傳漢。歷王莽。爲元后投之於地。遂一角闕。後傳至石季龍。季龍磨其隱然之文。又刻其傍爲文曰。天命石氏。開皇二年。改爲受命璽。至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石晉再作受命寶曰。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契丹入晉而取之。至周郭威、更以玉作二璽。其一曰。皇帝承天命之寶。二曰。皇帝神寶。其文馮道書。今所用乃郭威所作寶也。以上皆雜說所載。余以爲失。竊嘗究其本末。蓋秦璽自漢以來。世世傳受。號稱國璽。自秦傳漢。漢末爲王莽所篡。莽傳更始劉盆子。盆子傳後漢。董卓之亂。孫堅得之井中。堅敗。袁術拘堅妻得之。術敗。徐璆得之。傳與漢。漢傳魏。魏傳晉。晉傳劉聰、劉曜。曜敗。爲石季龍所得。遣趙封送於石勒。攷於傳記。各有付授之文。及傳至石氏。而季龍僭號。自襄國遷鄴。反據雍洛。石遵、石鑒相繼篡奪。而祇在襄國。慕容儁傳有詰石閔使常煒云。璽在襄國。信否、煒曰。實在寡君。謂在閔也。及攷石閔送晉璽。乃皇帝壽昌璽。則閔璽非秦璽也。以此攷之。石季龍之亂。石遵、石鑒相篡奪。遂失所在。今孔氏雜說乃以爲傳至五代。唐末帝從珂攜以自焚。蓋亦不善攷者也。

王謝燕

近世小說。尤可笑者。莫如劉斧摭遺集所載烏衣傳。因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遂以唐朝金陵人。姓王名謝。因海舶入燕子國。其意以爲烏衣爲燕子國也。其說甚詳。殊不知王者。王導等人也。謝者。謝鯤之徒也。余案世說。諸王、諸謝。世居烏衣巷。丹陽記曰。烏衣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江左初立。瑯琊諸王所居。審此則名營以烏衣。蓋軍兵所衣之服。因此得名。摭遺之小說。亦何謬邪。

五世九世同居

王彥輔塵史。載張翁朝議爲予言。潞州有一農夫。五世同居。太宗討幷州。過其舍。召其長訊之曰。若何道而至此邪。其長對曰。臣無他、惟能忍耳。此與唐張公藝事同。案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其本末。書忍字百餘以對。天子爲流涕。

辨塵史載張曲江燕翼無似

王彥輔塵史。載劉夢得有讀張曲江集詩。其序略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今讀其文。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門。有拘囚之思。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

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譏祿山有反相。羞凡器與同列。密啓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技心失慮。陰謫最大。雖二奚莫贖邪。故其詩云。寂寞韶陽廟。魂歸不見人。案唐書。張曲江有子拯。而不見其他子孫有朝請。張君所輔來守安州。嘗論曲江人也。自稱九齡十世孫。皇祐間。儂智高亂嶺南。朝廷推恩。凡名舉人者。悉官之。無慮七百人。唐輔在其中。後稍遷至於牧守。嘗遊諸公。往往以名相之後稱薦之。夫以夢得去曲江纔五六十年。乃言燕翼無似。豈知數百年後。有十世孫邪。豈夢得有所於遷謫。有所激而言邪。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以上皆王說。余攷唐書宰相世系表。九齡之子拯。爲右贊善大夫。拯之子長器。爲長水丞。藏器之子敦慶。爲袁州司倉參軍。敦慶之子景新。景新之子洎。爲嶺南觀察衙推。弟鄭。爲湖南觀判官。洎之子浩。爲仁化令。浩之孫文蔚。監東太倉。自九齡至文蔚凡八代。仕宦不絕。而劉夢得乃以爲燕翼無似。終爲餒魂。何邪。王彥輔不攷世系表。而以本朝張唐輔爲證。益非矣。

楊文公論千字文之失

楊文公談、以千字文敕散騎常侍員外郎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名始定於此。余案敕字從束、舒欲切。從支、普卜切。音赤。說者曰。誡也。固也。勞也。理也。書也。急也。故古文尚書。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敕我五典五惇哉。太史公論堯舜以君臣相敕。惟是幾安。皆用此敕字。而後世遂以勑代之。其失本於唐明皇詔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學者不識古文。自是而始。故宋景文公亦以爲勑之義與徠同。洛代切。後世轉敕以爲勑。非是。故予以爲流俗之失如此。蔡邕漢制度。天子下書有四。其四曰誡敕。南史周興嗣列傳亦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敕出天子。亦云爲矣。而楊文公乃以千字文敕周興嗣次韻。敕字乃梁字傳寫之誤。當時命令尚未稱敕。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敕。敕之字始定於此。且興嗣本傳已云。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則何獨疑於千字文之敕乎。此文公一失也。唐劉禕之乘政。得罪武后。而后遣使俾其自裁。禕之自以乘政。而未見敕。故禕之自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無不得稱三字。此文公二失也。高宗上元詔曰。詔敕比用白紙。多爲蟲蠹。自今後皆用黃紙。然則書敕用黃紙。上元時已有定旨。兼是漢天子四書之一。敕之名不定於顯慶時。又明矣。此文公三失也。故予以爲先儒之誤者如此。昔孔子登太山。七十二家字皆不同。故亥二首六身。韓子八厶爲公。子夏辨三豕渡河。因知聖賢未始不留意於此。學者其可忽諸。予又案、魏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

劉禹錫誤呼沈雲卿詩爲宋致功詩

黃朝英緗素雜記。論劉禹錫嘉話謂宋致功詩。有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以爲餳字有來處。取毛詩鄭箋說吹簫賣餳之義。朝英謂皆見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亦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二詩相類。恨不見宋致功全篇。予見致功全篇。蓋致功未嘗使餳字。而禹錫誤呼雲卿詩爲致功所作耳。之問詩題是途中寒食。云。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佺期詩題。乃是嶺表逢寒食。云。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則知使餳字者佺期所作。況一

韻不同春與人在十七眞錫與明在十二庚題目亦異原其所以爲錫誤道其名耳

招提蘭若

高僧傳曰漢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是也名曰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各取此名焉案此則招提名寺亦已久矣僧史云後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爲招提之號隋大業中改天下寺爲道場至唐復爲寺然宋元嘉之間招提寺其名尚存何以見之蕭齊褚彥回薨褚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則招提名寺亦襲明帝之事緗素雜記嘗論招提以謂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引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處各留二寺節度等州各一寺八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及引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太和寺爲證如杜牧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余嘗以爲此論未然蓋招提蘭若之號自明帝以來天下之寺皆曰招提蘭若無別名也故至唐始復爲寺而國自立寺名以賜之未及賜者尚仍舊名故曰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皆未嘗有公私之異

雜談清話載龐莊敏梁適事是非

雜談載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方進呈上問名次公者何義主判官不能對龐莊敏爲詳議官越次對曰漢黃霸字次公上頷之異日復進讞上曰前時姓龐者何故不來知院對任滿已出外官上遂令與在京差遣俄擢三司判官慶曆中遂入相予攷玉壺清話因知非莊敏乃梁適也清話云梁適隨判院盧倚金上殿案中有名次公者仁宗因問何名次公倚金不能對適曰漢黃霸字次公上曰卿是何人曰詳議官梁適又問那個梁家曰祖灝父固俱中甲科上曰怪卿面貌酷似梁固他日適奏曰臣祖父事太宗眞宗不知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天章閣有名臣頭子朕觀之甚熟適後除記注知制誥至翰林學士除目皆自御批不十年至台輔二家所說爲不同然以予觀之非敏所見知於仁宗不其乎此以清話所載梁適爲是而雜談爲非可也

寧馨兒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此寧馨兒案二說知晉宋間以寧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訶叱豈非以兒爲非馨香者邪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壟空使姦雄笑寧馨

紀聞非温公所爲

司馬公紀聞載進士葉適試補監生第一王介甫愛其所對策布衣徐禧得洪州進士黃雍所著書竊其語上書襃美新法介甫亦賞其言皆奏除官令於中書習學檢正及介甫出知金陵吉甫薦二人皆安石素所器重上召見適奏對不稱旨徐禧無學術而口辯揚眉奮髯足以動人主意或問以故事禧對此非

臣所學臣所學云云其說皆雍語也而蔡承禧收得雍草封上之承禧又言禧母及妻皆非良家又言禧前居父喪而博爲吏所捕因亡命詣闕上書紀聞以此事得於王熙溫公著紀聞多得於人言則有毀者或失其眞之說是非特未定也或者又以紀聞非公所爲然後人不能不致疑於其間最後予讀東坡悼徐德占詩其序云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二月偶以事至新水德占聞予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云美人種松柏欲使低蔭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竟爲時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汙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廈若果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乃知紀聞所傳不足信

空梁落燕泥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又唐潘遠紀聞載隋煬帝作詩有押泥字者羣臣皆以爲難和薛道衡後至詩成有空梁落燕泥之句帝惡其出己上因事誅之臨刑問復能道得空梁落燕泥否予攷二事相似然小說可信者少及觀五代韋穀所編唐賢才調集詩其中載劉長卿一詩別宕子怨凡十韻有一聯云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與唐潘遠所載道衡詩無異何邪以隋書攷之煬帝嗣位道衡自襄州總管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許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帝頌帝覽之不悅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遂因議新令事付執法勘之帝令自盡憲司奏殺之然則道衡貽怒煬帝因獻頌所致況又才調集以爲長卿詩遠說甚可疑也又據道衡集亦有此但名爲昔昔鹽當是道衡自作不緣和韻耳

林藻歐陽詹相繼登第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唐書歐陽詹傳云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仕宦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詞者與爲賓主禮故其俗稍相勸出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從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朝英案黃璞撰閩川名士傳云江夏子因閱林蘊泉山銘敘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鄘公錡興起庠序請獨孤尚書爲記中有辭云綬刈之櫻化爲青襟其兄藻與其友歐陽詹視此耿耿不怡十年遂相與爲誓志求名繼登上第是言進士及第始於林藻也泉山銘敘又云斯何邪以上皆朝英說予家有唐趙傪撰唐登科記試攷之德宗貞元七年是歲辛未刑部杜黃裳知貢舉所取三十人尹樞爲首林藻第十一人是牓其後爲宰相者四人令狐楚皇甫鎛蕭俛賦題珠還合浦詩題青雲干呂次舉貞元八年是歲壬申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所取二十三人賈稜爲首歐陽詹第三人是牓其後爲宰相者三人王涯李絳崔羣賦題明水詩題御溝新柳然則林藻是貞元七年及第歐陽詹是貞元八年及第明矣泉山銘敘云二人相繼登上第可謂得實

閩人登第不自林藻

唐人以閩人第進士自歐陽詹始。予嘗以唐登科記攷之。貞元七年。林藻登第。貞元八年。詹始登第。二人皆閩人。乃知閩人第進士始於藻。已具前說矣。予又讀唐摭言云。神龍二年。閩人薛令之登第。開元中。爲東宮侍讀。時官僚清淡。以詩題於公署。略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云云。上因幸東宮覽之。索筆判之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謝病東歸。案神龍二年。乃唐中宗時。然則閩人第進士。不惟不始於詹。亦不始於藻。當以薛令之爲始。閩川名士傳所載。與摭言同。唯唐登科記神龍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令全兩字不同。歲二年與元年亦不同。當以登科記爲是。

辨杜子美詩

杜詩。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韓子蒼云。青本日乃白字也。予讀杜放船詩云。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乃知子蒼之言可信。然或者云。此詩乃送王十三判官扶侍還黔中。故用孟宗泣笋、姜詩躍鯉事。後漢列女傳。姜詩并妻龐氏並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云云。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膳。其言每旦。則日日之意在焉。故姑存之。以俟博識者。

老拳

唐劉夢得嘗讀杜子美義鶻行。巨顙拆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讀石勒傳。勒語李陽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乃嘆服之。予案五代史。梁太祖讀李襲吉爲晉王所爲通和書云。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以石勒傳致之。尊拳當作老拳。非指劉份尊拳也。

鑄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唐三百年皆鑄開元通寶。無怪乎此錢之多。至五代。有天祐、天福、唐國等錢。而本朝專以年號鑄錢。然宋通元寶。皇宋元寶。非年號者。宋通乃開寶時所鑄。皇宋乃寶元時所鑄。蓋錢文不可用二寶字。故變其文也。以上皆王說。予攷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然則以年號鑄錢久矣。王說非也。

無恙

高承事物紀原論無恙云。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罹人則疾。名曰獇。獇、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此乃始也。以上皆高承說。予案顏師古破應仲遠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必相問云。無恙。爾雅云。恙、憂也。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漢元帝詔貢禹云。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說苑。魏文侯謂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

子規

鮑彪少陵詩譜論引陳正敏曰。飛鳴之族。所在名呼不同。有所謂脫了衣袴。東坡云。北人呼爲布穀。誤矣。此鳥晝夜鳴。土人云不能自營巢。寄巢生子。細詳其聲。乃是云不如歸去。此正所謂子規也。今人往往認杜鵑爲子規。杜鵑一名杜宇。子美亦言其寄巢生子。此蓋禽鳥性有相類者。柳子厚作永州遊山詩云。多秭歸之禽。然秭歸又是蜀中地名。疑其地多此禽也。以上皆鮑說。予案史記歷書曰。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注。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鶗鴂。乃知子厚以子規作秭歸。不爲無所本矣。酈道元水經注引袁崧曰。楚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喩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秭與姊同。然則縣之得名秭歸。正以屈原。而鮑以爲因禽得名。非也。然晉志建平郡有秭歸縣。注云。故子國。

仲舒策之誤

西漢董仲舒傳。對策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予案曾子書疾病篇曰。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至而已。然則旣稱高而以明繼之矣。豈可以復言光邪。觀本書首尾。一以聞爲主。知字非是。雖仲舒策亦稱因用所聞以結之。則知字其誤尤分明。如一稱加之意。與至字不內不計利害。惟知字光字。於義不可也。曾子書不顯於世。故董策無有知其誤者。不可不辨也。

士偶人與桃梗相語

戰國策。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秦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人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又戰國策。蘇秦說李兌曰。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旁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鬬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云云。案二事俱載戰國策。俱以爲蘇秦。以予攷之。劉向學博而無統紀。亂而不專。是以若此之駁也。方蘇秦爲縱時。乃齊宣王在位。孟嘗君爲相時。乃齊湣王在位。湣王乃宣王子。秦不及見湣王審矣。安有說孟嘗君之事乎。以此言之。前說之妄可知矣。案史記。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

君乃止。以此知說孟嘗君者。蘇代也。非秦也。代襲秦說李兌之辭耳。劉向失於重著故也。

喻氏姓

芸閣姓苑云。喻氏出汝南。其先帝顓頊之苗裔。周文王之脊緒。左傳。鄭公子渝彌爲周司徒。後立別族爲渝氏。洎秦漢至景帝皇后諱志。字阿渝。中元二年避諱。改水爲口。因爲喻氏。元和姓纂云。喻見姓苑。亦晉樹。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喻氏。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予案南史隱逸之傳云。梁世桑門達者。唯慧之與俞樂。樂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騃。非君子所宜。改姓喻。樂曰。音令姓自於臣。然樂竟不知中元二年避諱改喻邪。

蔡字有四義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蔡字有四義。大蔡。龜名也。蔡叔。國名也。左傳昭公元年。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預曰。蔡。放也。禹貢曰。二百里蔡。孔安國曰。蔡。法也。予案孔穎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𥻆字耳。隸書改作。遂失本體。說文曰。𥻆。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𥻆字殺下米也。𥻆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後世𥻆字不可識。寫者轉而爲蔡字。至重爲兩蔡字以讀之。故音爲素葛切。尚書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地。然則王觀國之見。常同以𥻆爲蔡。不可不辨。

介雞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杜預注曰。擣芥子。播其羽。或曰。以膠沙播之爲介雞。觀國案史記魯世家曰。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司馬遷改介爲芥。而杜預用其說以訓左傳耳。觀國案介與芥不相通用。介者、介胄之介也。其介雞者。爲甲以蔽雞之膺。則可以禦彼之金距矣。司馬遷誤改介爲芥。而杜預循其誤。既自以爲疑、又增膠沙之說。夫以膠夾沙而播其羽。是自累也。又烏能勝彼雞。以上皆王說。予案杜預以介爲芥。蓋用司馬遷之說。賈逵亦嘗取此說。至於以膠沙播羽。則孔穎達以爲以膠塗雞之足爪。然後以沙糝之。令其澀。得傷彼雞也。然其說皆非是。予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鍛著雞頭。鄭衆曰。介。甲也。爲雞著甲。蓋雞之鬭所傷者頭。以鎧介著之是矣。而觀國謂爲甲以蔽雞之膺。蓋不知高誘之注。及不知物理。夫雞之鬭。其利害不在於膺也。蓋亦不見鄭注。

精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孝武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觀國案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立精舍講授。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卽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爲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予案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作符水以療病。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

能改齋漫錄卷五

辨誤

羊舌族氏

歐陽詢藝文類聚羊門記一事云。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肉都盡。惟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不記所出。予案叔向得姓久矣。蓋詢所聞之誤也。春秋左氏傳。閔公二年。晉羊舌大夫爲軍尉。杜預注曰。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孔穎達曰。此人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故爲叔向祖父。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也。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己不食。惟識其舌存。因得免。號曰羊舌氏也。

胡笳十八拍

王觀國學林新編曰。秦再思紀異錄云。琴譜胡笳曲者。本昭君見胡人卷蘆葉而吹之。昭君感焉。爲製曲。凡十八拍。觀國以爲董祀妻蔡琰文姬爲胡騎所獲。歸作詩二章。今世所傳胡笳曲十八拍、亦用文姬詩中語、蓋非文姬所撰。乃後人所撰以詠文姬也。紀異謂昭君製曲則誤矣。王荊公作集句胡笳曲十八拍。首言中郎有女能傳業者。亦詠蔡文姬也。王昭君未嘗有胡笳曲傳於世。以上皆王說。予案琴集曰。大胡

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及案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流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觀國謂非文姬所撰亦非矣。予又案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八拍。淸調明君十三拍。閒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但拍數不同耳。庾信詩云。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羽林名軍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屬光祿勳。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顏師古曰。羽林。宿衞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一說。羽所以爲王者羽翼也。予以顏說爲非。案晉志羽林軍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行李

唐李濟翁資暇集論行李云。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義。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案舊文使字作𢼸。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以上皆濟翁說。予案左氏僖公三十年。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杜預注云。行李。使人。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注云。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蓋李理字異。爲義則同。周語

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訓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濟翁以𢼸字作使。而專以爲使。是矣。若行理之命。亦可以一例作𢼸字乎。殊不知李理字通用。故管子五行篇曰。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又曰。冬李也。注云。李。獄官也。乃知古昔多以李爲理。

以言餂之

王觀國學林新編。以孟子曰。是以言餂之也。趙岐曰。餂。取也。孫奭音義。以古書等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音忝。謂挑取物也。觀國以玉篇有之。遂彙切古甜字。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孫義不合爾。予以爲不然。璞文在前。則玉篇不足道矣。玉篇所收字。乃晉魏以來纂撰者。案管子地數篇。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咶鹽。百口之家。百人咶鹽。此咶字與餂字雖異。其義則一。何者。均以口舌取物而已。古書字多借用。難可一概論也。廣韻乃以咶音火夬切。息。尤無義。

湘君湘夫人

樂府敍篇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云。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于嬀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

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璞與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明其正自得稱君也。以上皆樂府敍篇余皆致之。若敍篇以郭璞王逸爲失者甚當。然山海經列仙傳湘中記韓愈碑亦未爲得。案禮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故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凡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案秦紀云。死而葬焉。今王逸乃以爲溺死。蓋非矣。諸人皆以爲二女。當以檀弓世紀有三妃爲正。

長頸高結喉

韓退之石鼎聯句詩序曰。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洪慶善云。張右史本無高字。中字只是長頸而結喉。又作楚語。以予攷之。張本非也。予案揚雄蜀紀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故左思魏都賦斥蜀云。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膺而鑽髮。古多借字。以魋爲椎。以結爲髻。故退之序長頸而高結句。始于此。蓋言髻之高也。後漢東夷傳云。魁頭露紒。章懷注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史記朝鮮傳。魋結、蠻夷服。前漢朝鮮傳椎結、蠻夷服。一以爲魋結。一以爲椎結。一以爲魁紒。然則魋椎魁一音。紒髻結亦一音。魁有高之義。章懷以魁頭爲科頭。其論太執矣。後之學者多不讀古文。往往去高字而止以爲結喉。故其誤甚明。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無鹽女。宣王后也。爲人極醜。昂鼻結喉。雖有結喉。而退之序不本此。

颺風

離騷曰。溘颺風兮上征。左太冲吳都賦曰。眾颺風之颸颸。班固曰。颺、疾也。然則颺風者。疾風也。謝元暉郡齋呈沈尙書詩云。珍簟淸夏室。輕扇動涼颸。謝靈運初發石頭城詩云。出宿薄京畿。晨裝搏曾颸。注曰。曾颸、高風也。二謝以颸爲風。何邪。

揚雄作甘泉賦明日遂卒

唐李善注揚子雲甘泉賦。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此說非也。予案孝成帝行幸甘泉。據漢紀及賦序、並是正月行幸甘泉。揚雄死于王莽天鳳五年。經歷哀平兩帝。年代甚遠。安有賦成明日遂卒之說。李善覺不排之。而反以爲證。何邪。

三焦

蘇黃門子由龍川略志曰。古說左腎其府膀胱。右腎命門。其府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包。以理推之。三焦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

所繫。若其無形。尚何以藏繫哉。且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寂。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榮華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府。輸瀉而去。故號此府爲三焦耳。世承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子由自言得其說於名醫。究驗然。予案漢班固所纂白虎通。其論情性篇云。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謂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者有形狀久矣。叔和既不能察。而子由亦偶忘之邪。

鹽盬

左氏傳。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杜預注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孔穎達正義曰。說文云。盬。河東鹽池。字從鹽省古聲。然則盬是鹽之名。盬雖是鹽。唯此池之鹽獨名爲盬。餘鹽不名盬也。陸德明釋音云。音古。鹽也。予案古今文士用鹽字。無盬鹽之別。雖魏都賦。墨井鹽池。元滋素液。政用盬池事。亦作鹽字。又何邪。管子書地數篇曰。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亦只作鹽字。漢書亦然。嘗俟博識者。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池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漢宣帝紀。帝常困於蓮勺鹵中。注。如淳曰。蓮勺縣有鹽池。縱橫十餘里。其鄉人名鹵中。師古曰。今在櫟陽縣東。予又案呂氏春秋稱。魏文侯時。吳起爲鄴令。引漳水以溉田。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粱。然則鹹薄之地名爲斥鹵。故禹貢云。海濱廣斥。左傳表淳鹵。是也。濱鹵地薄。收穫常少。故表之。輕其賦稅。予以是知鹽如鹹字。皆從鹵也。故鹵亦作盬。其說庶幾是乎。

不佞者不才也

佞者。才也。不佞者。不才也。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曰。諸臣不佞。杜預注曰。佞。才也。服虔亦曰。不佞。不才也。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孔子亦以衛靈公之不亡者。以有祝鮀等耳。故左氏傳。鮀之排難解紛。賢者也。晉王沈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乃曰。擢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云云。蓋沈未深於論語也。

嬙者禁中婦官

應劭注元帝紀曰。王嬙、王氏女。名嬙、字昭君。予以爲非是。蓋昭君不名嬙。嬙乃禁中婦官耳。案周禮。天子有九嬪。嬪亦是婦官。春秋昭公三年左傳。齊侯晏嬰請繼室於晉曰。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杜預注曰。嬪嬙是婦官。又哀公元年左傳。說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然則應劭以嬙爲昭君之名誤矣。漢書亦止云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不斥爲名也。然古本漢書皆作此檣字。何邪。

黃帝炎曲炎當作鹽

沈存中筆談曰。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於交趾。乃杖鼓曲也。炎或作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施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嫵媚吳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有炎杖聲。以上皆筆談。予案隋書樂志云。其舞曲有疏勒鹽。古樂府亦有昔昔鹽。樂苑云。昔昔鹽、羽調曲。唐亦爲舞曲。昔一作析。唐趙嘏廣之爲十一章。然則以鹽名曲。自隋已有。存中以爲唐世。非也。攷唐樂志及通典。皆不具此曲名。唯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宮時號婆陀調。鶴鵲鹽改爲白鴿鹽。太簇商時號大石調。野鵲鹽改爲神鵲鹽。太簇羽時號般涉調。大序鹽。中呂商時號雙調。神雀鹽。有此四曲。凡存中所謂阿鵲鹽在焉。然突厥鹽者。豈非隋志疏勒鹽也。予又案張芸叟南遷錄。載其以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每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皋帝鹽。終曰四朵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也。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勞。多從殺減。然則存中以黃帝炎因近年征交趾而得之。蓋不知南嶽有此舊曲也。然芥室詩話以鹽者有味之謂。

天子呼來不上船

唐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乃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杜子美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蓋謂此也。王立之詩話以夏彥剛云。蜀人以襟領爲船。不知何所據也。謝逸作逸軒詩云。太白列仙人。名繫蘂房籍。又云。朝衫不上船。稱舞頭巾幘。皆承彥剛之誤也。

牛僧孺聽明臺

國史劉沆列傳。曾南豐撰。云。沆、吉州永新人。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聽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以上皆列傳所載。予案江南野史彭昌傳云。初唐相牛僧孺。其祖遠仕交廣。罷秩還至郴衡間。爲山賊所剽掠。唯僧孺母子獲存。遂亡入江南。止於廬陵禾川。迨長。爲母所訓。遂督先業。縣之北有山名絮芋源。下有古臺。故老傳爲聽明臺。其下有湧水曰聽明泉。古今學者多此成業。僧孺乃舍其上而肄業。迨十數年。博有文學。會母死。遂葬於縣之西南才儒鄉太學里。既隨計長安。以文投韓退之皇甫湜。爲知遇。由是擢上第。不十數年。累秩輔相。時彭昌四世祖居於僧孺母墓之側。應諸科舉。至京師。僧孺聞而引見。問其墳隴。彭氏幼而不知。默不能對。及歸。爲修其塋。會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故其墳未曾封。至今本縣圖經但載聽明臺側。有牛相讀書堂餘址猶存。野史本吉州人龍衰所撰。或得其實。今沆傳以祖景洪即其上築臺曰聽明臺誤也。野史以爲故老相傳爲聽明臺耳。此國史之失也。予又案唐杜牧所撰僧孺墓誌。敍曰。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祖文安侯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執誼命柳宗元劉禹錫訪公於樊鄉。公乘驢至門。遂登進士第。今野史

29A

以僧孺肄業於聰明寺十數年會母死葬於彼因隨計長安擢上第誤也墓誌以爲七歲而孤至年十五依樊鄉以爲學及其上第亦自樊鄉出焉此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今野史乃以僧孺母死在未第之前此又野史之失也予又案墓誌曰僧孺以大中二年薨於東都城南別墅今野史乃以僧孺罷相出鎮襄陽未幾暴薨此又野史之失也

又元集載杜甫杜誦詩

唐人有又元集三卷杜甫七首杜誦一首各在上卷其杜誦一首乃是哭長孫侍御道爲詩者重名因賦頌雜者今子美集亦有此詩恐是編者之誤然誦名不顯不知孰是第四句益府舊乘驄又元集以舊作近

柳子厚謂李義府爲大臣

柳子厚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以上皆柳說予案舊唐書李義府傳云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然則義府爲相乃高宗之初非開元矣子厚唐人不應其誤如此

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

西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上書頌蓋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案淮南子云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鄭昌所言本此淮南厲王武帝時人然昌所言爲誤蓋藜藿乃園中之物而猛獸則伏於山故林木可稱不斬而不可稱不采也

反正

國史韓熙載傳熙載建議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予案漢高祖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乃知熙載失言

息婦新婦

王彥輔塵史辨誤門云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惠子說之彊惠子出白圭告人曰有新取婦者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今惠子遇我尚新其說我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何事比我於新婦乎案今之尊者斥卑者之婦曰新婦卑對尊稱其妻及婦人自稱者則亦然然則世人之語豈無稽哉而不學者輒易之曰息婦又曰室婦不知何也以上皆王說予案戰國策衞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早晚之時失也高誘注曰雖要非新婦所宜言也然則彥輔辨息婦之誤而不及此者豈偶忘之邪

五行無絕理

今諸命書如唐李鼎中本朝林開之大論五行十二位自長生沐浴冠帶臨官衰旺老病死墓絕胎養配

於子丑十二辰以見五行生壯老然予嘗疑五行無絕之之理蓋本於京房易傳寫之誤耳京氏曰四絕者巳爲水土絕申爲木絕亥爲火絕寅爲金絕且五行本乎陰陽使世一日而無陰陽其可乎則五行決無絕之之理蓋絕乃系包字傳寫之誤乃兩字合爲一耳嘗攷唐左拾遺李鼎祚所修梁元帝陳樂產唐呂才六壬書名連珠集其論五行之所始終一曰水其系包在巳其胎在午其養在未其生在申其沐浴在酉其冠帶在戌其臨官在亥其旺在子其衰老在丑其病在寅其死在卯其入墓在辰至於火則曰其系包在亥至於木則曰其系包在申至於金則曰其系包在寅凡巳申亥寅各稱系包之所在蓋五行既兼其生也必有萌芽以先之故始有所系而繼之以胎以明無絕之之理其義甚明且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變而生二變而浴三變而冠四變而臣五變而君六變而委七變而病八變而死九變而瘞十變而止十一變而渾十二變而育止而渾渾而育育而生晝運齊日夜運擬晨五吉七凶自然之經且止者系包也渾者胎也育者養也其育晝夜之運則無絕之之理系包本兩字後人傳寫失眞合而爲一今不取

丁產簿嘗言丁推

畢仲詢幕府燕談錄云今之州縣造丁產簿嘗言丁推者其推字殊無意義當爲稚字言其童稚未成丁也蓋唐避高宗廟諱治與稚音同故改作推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嘗是丁稚唐以大帝諱避之損其點畫予以二公言非是且推者推排之意擇其及丁而升之故至今州縣謂之推排其義甚明

涼風消息幾時來

古今詩話云太祖采聽明遠每邊事纖息必知有問者自蜀還上問劍有外何事聞者曰但聞成都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淸冷幾時來上曰此蜀民思吾來伐也然予嘗攷睦台符岷山異事云梓潼山人李堯夫吟詠尤尚譏刺譏蜀相李昊昊戲曰何名之背時邪堯夫厲色對曰甘作堯時夫不樂蜀中相因是堯夫爲昊所擯知蜀主國柄墮紊生民肆擾吟苦熱詩云炎暑鬱蒸無處避涼風消息幾時來以是知此兩句乃李堯夫詩非朱山長也淸冷兩字不遠消息遠甚堯夫又有大內盆池詩云向外疑無地其中別有天蜀平後贈滕白郎中詩云方外與誰爲道友關東獨自古詩家識滕入蜀不得名詩家惟堯夫耳

誤認黃華作菊華

袁州自國初時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査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華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是也舉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只解六人後遂爲額無名子嘲之曰誤認黃華作菊華

大小姑山彭郎磯

歐公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

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婿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公語。予嘗案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徐鍇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淮祠部牒。據彭澤鎭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像者。大孤山。釋山云。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譌言。穿鑿浮僞。作爲淫祀。何所衜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祈。於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鎭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典或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予乃知南唐已嘗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鹵莽曾不若南唐也。

打字從手從丁

歐公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之譌。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唯打字耳。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糊。以尺丈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曰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以上皆歐公語。予嘗考釋文云。丁者。當也。打字從手從丁。以手當其事者也。觸事謂之打。於義亦無嫌矣。夫豈歐公偶忘釋文云邪。予嘗見宋景文公云。凡義有未通者。當以偏旁考之。予於打字得之矣。

眞宗未嘗耕耤

李邦直修都城記。序眞宗勤穡曰。東祀耕耤賜酺。眞宗朝未嘗耕耤。

張良封留

漢高帝封功臣。張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留在徐州沛縣。今留城鎭。古地狹。人民寡。有留侯廟存焉。或以陳留爲子房所封。廟貌甚嚴。誤也。

伏波將軍廟

後漢馬援及路博德。俱有功於南方。仍皆爲伏波將軍。嶺外有伏波將軍廟。莫能定其名。政和中。修九域圖志。遂以雙廟爲例祀兩神。

諸皋

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諸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粉。二七術頭。乃逕著人中。人不見。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是信皋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枚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

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草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諸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可取。今發明於此。

老子與佛生日

唐明皇以任之良之言。遂以二月十五日爲老子生日。殊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唐以建寅爲正。失之矣。後世多以四月八日爲佛生日。亦類此。

褦襶子

豫章次韻錢穆父贈松扇詩云。可憐遠度帽襶漠。適堪今時褦襶子。釋名云。褦襶子。不曉事之稱也。出晉程曉詩。見藝文類聚、初學記二書。其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傳誡諸高明。熱行宜見訶。藝文、初學二書所載無少異。惟太平廣記載啓顏錄、有晉程季明嘲熱客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代愚癡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說無一急。喈喈吟何多。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爲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朋友。熱行宜見呵。此詩比前本多三韻。意前二本非全文也。一以爲褦襶子。一以爲愚癡子。其末又以訶爲呵。當有辨其非是者。其曰程季明、是曉之字。然晉書無傳。魏志有傳。宋景文本多字韻下有兩句云。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

傅元兩儀詩

藝文類聚載晉傅元兩儀詩曰。兩儀始分。元氣上淸。列宿垂象。六位時成。日月西邁。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齊名。聖人憂世。實念羣生。初學記亦載傅元兩儀詩云。兩儀既分元氣淸。列宿垂象六位成。日月西流景東征。悠悠萬物殊品名。聖人憂代念羣生。據此詩乃七言柏梁體。不知與前四言不同。何邪。

假耤字

漢書朱博傳贊曰。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耤用權。顏師古曰。假音休假。耤音以物借人之借。又漢書音義曰。鄭氏云。假耤。音以物借人之借。案漢書本多作借字。晉灼曰。若作借字。則無煩云以物借人之借。爲作耤字。所以有音。此論極當。蓋古正文無多。多假借字以用耳。然戰國策荆軻曰。願大王少假借之。止用此假借字。

八米八采

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文宣帝崩。朝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隋書思道傳亦同。皆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孔毅父續世說。所載與史不同。仍非米字。其說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與機密。以事中愔。武成大怒。大加

騎朴。遂書復前儀曰高據兩下。執穫一百。何如呼劉二時云云。乃知米爲采字。贏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琨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盧五木俱白也。删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既勝於魏收諸人。如五木之戲。得玉采白八耳。故楚辭曰。成梟而牟。呼五白。此梟二爲琨采。牟者勝也。欲勝其梟。必呼五白也。其說具樗蒱格及國史補。遺李翺五木經。近時姚寬著西溪叢語。以爲八米閑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館取米。取數之多。蓋姚不得其說。而爲臆論也。

不如識一丁字

唐書張宏靖傳。背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舊史亦同。劉攽唐書刊誤云。丁恐當作个。予嘗以寶說雖當。而無所據。偶讀孔毅父續世說。引宏靖曰。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箇字。乃作此箇字。因知箇誤爲丁。無可疑者。

京索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前漢高祖紀曰。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閒。破之。應劭注曰。京縣名。今有大索小索亭。晉灼注曰。索音册。顏師古注曰。索音求索之索。前漢蕭何傳曰。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閒。韓信傳曰。復擊破楚京索閒。顏師古注曰。索音山客反。觀國案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京縣。有索亭。北征記有索水。其字或作濛。則索音山客反是已。文選陸士衡撰漢高祖功臣頌曰。京索既振。引師北討。五臣注曰。索桑各反。乃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誤矣。韓退之偃城夜會聯句。爭不收新息。陽生過京索。與尊字韻間押。則知亦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亦誤矣。以上皆王說。予案左氏春秋傳。昭公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杜預注云。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陸德明音義曰。索音悉落反。以左氏證之。五臣退之以索爲宵爾索綯之索爲是。而王說非矣。

東方姓氏

元和姓纂云。東方姓。風俗通以爲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主東方。子孫因以爲氏。平原厭次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然洞冥記云。東方朔生三日而母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此又何邪。

顧愷之小字虎頭

洪駒父詩話。謂世所行注老杜詩。云是王原叔。或云鄧愼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鄧書也。其甚紕繆者。顧愷之小字虎頭。維摩詰是過去金粟如來。故乞瓦棺寺顧愷之畫維摩詰像。詩卒章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乃注云。虎頭。僧相。金粟。金地畫飾。此殊可笑也。以上皆洪說。予觀洪以虎頭爲愷之小字者。蓋取歷代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然予攷世說。乃謂顧愷之爲虎頭將軍。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問。曰。漸入佳境。則知虎頭非小字。名畫記之誤。而洪又承其失耳。

匡山非廬山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曰。匡山未詳。王觀國案漢郡國志。廬江郡尋陽縣。劉昭注引釋慧遠廬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

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禹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復以謫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予案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及唐綿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明縣之大匡山。非匡廬也。乃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辨。

李白贈杜甫詩

洪駒父詩話云。世稱杜子美集中贈李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案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老杜也。其詩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鷰歸滄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顆山頭之句也。以上皆洪說。予案李集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一篇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乃知洪失於不審耳。

杜彬琵琶皮作弦

陳無已詩話。歐陽公謫滁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正色辭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彬酒數行。遽起還內。漸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皮弦世未有也。以上皆陳說。葉少蘊避暑錄云。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彈琵琶。故其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詩既出。彬頗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傳。卒不得諱。又云。琵琶以下撥重爲難。猶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鐵弦讓索之

稱。文忠嘗聞彬琵琶之妙。亦以此對。乃取從教他樂工試爲之。下撥弦皆斷。因笑曰。如公之弦。無乃皮爲之邪。故有皮作弦之句。而好事者遂傳彬眞以皮爲弦。其實非也。唐人說賀懷智以鵾雞筋作弦。人因疑之。筋比皮雖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應得許長。且所貴者聲爾。安在以弦爲奇乎。梅聖俞醉翁吟亦云。當時滁州所樂者。惟有杜彬彈琵琶。使誠有之。聖俞亦當以異見於詩也。以上皆葉說。余案陶岳五代史補云。傌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弦。世宗令彈。深喜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乃知以皮爲弦。古有其法。而杜彬得之。葉爲妄辨。無可疑者。且文忠公詩云。我昔被謫居滁州。雖名爲翁實少年。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鎖聲入黃泉。則公作此詩時。杜彬已死之後。葉安得有祈公改去姓名之說哉。余以意料之。當是葉只據兩句而遂爲此說。又不攷五代史補。偶忘馮氏齊事耳。不然。何舛誤之甚也。

閥閱

漢朱博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閥閱詣府。晉義曰。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予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今

曾幾以爲積功曰閥誤也。

掩耳偸鐘

諺有掩耳偸鈴。非鈴也。鐘也。亦有所本。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鐘者。欲負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怳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任昉勸進牋云。摘甚盜鐘。功疑不賞。

蝦蟆食月烏蝕日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爲蝕月者。月中之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蝕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云。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以上東坡說。予案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邪。

僧義海評韓文公蘇東坡琴詩

蔡絛西淸詩話謂三吳僧義海。以琴名世。謂歐陽文忠公問東坡琴詩孰優。坡答以退之聽穎公琴曰。此祗是聽琵琶爾。或以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何斯人而斯誤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言輕柔細瑣。與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餘溢。竦觀聽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橫變態。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又見穎孤絕。不同流俗下俚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聲妙處。惟琴爲然。琵琶格上聲。烏能爾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以上皆西淸詩話。余謂義海以數聲弗類琵琶所及是矣。而謂眞知琴趣。則非也。昔晁無咎謂嘗見善琴者云。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爲泛聲。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爲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爲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爲歷聲也。數聲琴中最難工。洪慶善亦嘗引用而未知出於晁。是豈義海所知。況西淸邪。東坡後有聽惟賢琴詩。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淸。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云云。亦未知琴。春溫和且平。廉折亮以淸。絲聲皆然。何獨琴也。牛鳴盎中雉登木。槩言宮角耳。八音皆然。何獨宮角也。聞者以義海爲知言。西淸又謂聲致今昔琴譜謂宮者非宮。角者非角。又五音迭起。宮聲爲多。與五音之正者異。此又坡所未知也。以上皆西淸語。余攷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淸者相也。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淸。故坡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以此知義海西淸輩皆臆而妄爲之說。可付之一笑。

詩小雅誤作雨無正

毛詩小雅雨無一篇。今傳者誤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學者遂因其失。以雨無正名篇。失矣。蓋篇中第二章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

漢以牡丹爲木芍藥

王立之詩話載賓護尚書故實云。牡丹舊近有。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云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

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予觀文忠公所爲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載文字。自則天以後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如沈宋元白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必形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詩。但云一叢千朵亦不云其美且異也。然余觀以此說爲非。惟有牡丹眞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豈不云美也。白樂天詩。人人散後君須記。歸到江南無此花。又唐人詩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豈得爲無人形於篇什。以上立之說。余案崔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又安期生服鍊法。芍藥二種。一者金芍藥。二者木芍藥。救病。金芍藥色白多脂肉。木芍藥色紫瘦多味苦。以此知由漢以來。以牡丹爲木芍藥耳。故溫庭筠詩云。山寺明媚木芍藥。野田叫噪宜蝦蟇。溫猶襲舊名。則知前此非不載牡丹也。乃知名字顯晦。更變所致。大抵牡丹佳者有自丹延州來。前輩多以因此得名。

駙馬都尉

馬永卿嬾眞子錄云。駙馬都尉之名。起於三國。故何晏尚魏公主。謂之駙馬都尉。然不獨名官以駙馬給之。蓋御馬之副。謂之駙馬。從而給之。示親愛也。故杜預尚晉文帝妹高陸公主。至武帝踐阼。拜鎭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以上皆馬說。予攷徐堅敍職官云。漢制。天子以列侯尚公主。諸侯以國人承公主。魏晉之後。尚公主者拜駙馬都尉。初。駙馬都尉。漢武置也。掌御馬。說文曰。駙馬。字從馬付聲。一曰。駙。近也。疾也。今旣是掌御馬。故不可謂之給以御馬之副。

紫微郞

劉孝綽謝宋舍人啓曰。總爲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爲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爲紫微舍人。五年復爲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爲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是伴。紫微花對紫微郞。然則以紫微爲舍人不可也。

題妓項帕

姚令威寬記陳擬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朝廷遣御史何某入蜀案事。貴人獨召稱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有寶良某人令出界候迎。稟擲名妓王宮花往。候其宴狎。出家姬以佐酒。善舞。何醉。書題其項帕云。案牘梁州更六幺。酒盡御史惜嬌嬈。從今改正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姬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余案邵伯溫所載。詳且盡。疑得其眞。云文潞公慶歷閒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時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因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何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何。迎其妓雜府中歌少愚詩以酌何。何每爲之醉。何還朝。潞公之謗遂息。與陶穀使江南者略相

類且云少憑寄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子蒼和頻字韻詩

韓子蒼和李道夫時兩首頻字韻。其一云。麥天晨氣潤。況復雨頻頻。其二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案上林賦。仁頻栟櫚。仙藥錄云。栟櫚一名仁頻。林邑記曰。葉如甘蔗。晉賢恐韓別有所本耳。

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書

龍圖蔣璨跋閻立本畫蕭翼取蘭亭云。右閻右相畫人物五軀。其一書生狀者。乃唐時西臺御史蕭翼也。其一老僧者。乃智永嫡孫辨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辨才秘藏王右軍蘭亭眞蹟。命翼取之。翼乃易姓名。改衣服。徑詣辨才。朝夕習洽。因出御府諸書。相與論難。以激發之。辨才曰。老僧有智永禪師所寶蘭亭。非此倫比。與公相好。故出示之。翼既得蘭亭在手。徑納袖中。遂出太宗御札。老僧張頤失色。有遺元珠之狀。書生意氣揚揚。有歸全璧之喜。其一吹淋者。寫貌尤工。非馳譽丹靑之手。不能爾也。紹興十三年二月中澣日。書於豫章。以上蔣題。蓋所畫書生狀。至以白襴衫烏韡。與夫老僧張頤失色之狀。皆非也。余案唐法書要錄云。翼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遂改冠微服。至越州。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入寺。稱賣蠶種。因是款狎。既得蘭亭。方告驛長。報知都督齊善行。來宣示敕旨。具言所由。故偶僧出。齊喚歸。乃知蕭生御史也。且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得矣。今喚師取別。僧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據此。所畫書生衣白與夫老僧張頤。皆失實。恐非閻筆。託閻以傳世者也。

霹靂手胡盧提

張右史明道雜志云。錢內翰穆父知開封府。斷一大事。或語之曰。可謂霹靂手。錢答曰。僅免胡盧提。蓋俗語也。然余見王樂道記輕薄者改張鄧公罷政詩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兩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乃作鶻露蹄。何邪。更俟識者。

鱸魚鄉

陳文惠有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鄉。言惟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處見皆作香字。魚未爲遠藏。雖嘉魚底腥耳。安得香哉。以上張右史未說。然仁宗朝。治平丙午所編松江集。有鱸鄉亭絛詩。其亭尙書屯田郎中林肇所立也。其敍云。肇頃過松陵。覩陳丞相留題。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皆諷味之。去年秋作亭江上。差有雅致。因取其句中鱸鄉二字爲亭名焉。詩云。膾鱸珍琢是吳鄉。丞相曾留刻琰章。云云。張先子野詩云。霓舟忽艤鱸魚鄉。槎開欲凌霄漢域。又云。但怪鱸鄉一旦成。分卻松江半秋色。乃知標亭以鱸鄉久矣。以鄉爲香。其誤甚明。

謚曰繆

史記蒙恬傳。二世賜蒙毅死。毅對曰。且夫順成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棄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後世稱穆而不稱繆。何也。唐許敬宗卒。袁思古以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謚曰繆。且謂晉何曾忠孝。徒以日食萬錢。秦秀謚之曰繆。敬宗忠孝不逮於曾。

而飮食男女之異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陽思敬故謚曰恭。失之矣。

飮羽

史記漢書記李廣射箭事。或云飮羽。或云飮鏃。顏氏以爲無飮羽之理。余案晏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飮羽於石梁。又新序。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飮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躍無迹。

石髮

豫章喜謝逸詩。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余案酉陽雜俎。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若蚌蛤魚胎也。審如張說。則石髮生於水中。

迴雁峯

衡州有迴雁峯。皆謂雁至此不復過。自是而迴北耳。余案柳子厚過衡州。見新花開。卻寄弟詩云。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新枝。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頭迴雁時。蓋子厚自永赴闕過衡州。正春時適見雁自南而北。故其詩云爾。豈專謂雁至此而迴乎。乃古今致柳詩不精故耳。

經子之錯

書記前輩摘經子之錯。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鬩乃閧也。易闚其戶。闃其無人。蓋內能治。然後可以治人。孟子以仲子爲巨擘。非也。齊人以蚯蚓之大者爲巨擘。論語子路從夫子而後。遇荷蓧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言此一句。當在至則行矣之下。簡編差誤所致。蓋子路既不見其丈人。因告二子以不仕無義云云也。不然。豈無人而與言哉。

非熊

豫章漁父詩。范蠡歸來愚發兔。呂翁何意兆非熊。將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案六韜史記。非龍非彲。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

裴度聖相

葛方立韻語陽秋云。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已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庭湊。皆不敢桀傲。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肩者。唯李義山指爲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稱四人爲聖臣則可。裴度爲聖相。其可哉。以上皆陽秋語。余案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其下自注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蓋晏子春秋不顯。人讀之者少。義山恐人以爲疑。因注詩下。而陽秋譏論乃爾。豈葛何邪。紹興間。曾惇黃州書事。亦用此事云。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滅動心不滅照心

洪郞中慶善興祖跋天隱子云。吳筠嘗作明眞辨僞、輔正除邪、辨方正惑三論。詆釋氏以尊道教之說。使

爲而知道．則此書不作矣．司馬子微．得天隱子之學．其著坐忘論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不依一物．而心常住．有事無事．常若無心．此謂眞定．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謂眞慧．慧而不用．心與道冥．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其所造如此．豈復較同異於名字之間邪．以上皆洪說．予案洞元靈寶定觀經．天尊告左元眞人云．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不依一法．而心常住．又云．惟能入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性傷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眞慧．慧而不用．實智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又云．唯令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曠然無基．舊業日消．新業不造．無所罣礙．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乃知坐忘論取此．洪豈偶忘此邪．

能改齋漫錄卷六

事實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蓀．逕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槎頭縮項鯿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鯿．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美人騁金錯．纖手膾紅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淸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案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及見舊釋云．皆非也．爾雅云．槮謂之涔．槮音滲．涔音岑．孫炎釋云．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槮．襄陽俗謂魚槮爲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也．予以杜舊二公所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爲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

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贈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騕褭．宮硏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言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驍邊抗士．壓犯獨窺．

白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淸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案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抱背岑露詩．惟有團階露．承睫共沾衣．杜詩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傅元豫章行云．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故杜子美云．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閻立本之下．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過楊契丹之句．

艓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案揚雄方言．南楚江湖．凡船．大者謂之舸．艓．小舟名．晉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艓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艓．則字不爲無所本也．

淡沲潭陁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當是潭陁．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潭陁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曰．潭陁靑帷閉．玲瓏朱扇開．第陁一字不同．璞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注曰．潭沲．隨波之貌．沲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言勝昆明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

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余以為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積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實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夜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案越絕書、越王取純鈎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沈沈如芙蓉。始出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有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荊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為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樓。結珠為簾。垂五色玉佩。雜寶異香為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酒灑之。名黏雨。案陸雲寒蟬賦曰。戢流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沈泥。豈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云。想君登齋樹。重喜埽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案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其言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

高春下春

淮南子。日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連音輦）是謂下春。乃悟梁元帝游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欄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緣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攜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擢折桃花水。風積赤箭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驅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鑒潯陽記云。湓口城。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己瑞。井極深。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號浪井。故李白下尋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尋陽江上風。今井在郡城內之西偏。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二峯長。銀河倒掛三石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濺中天。太白本

之邪。

張平叔贓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者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為中丞日。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鞫於憲司。吏引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贓吏豈可呼官。據案復引曰。囚張平叔。繫於別圖。遂窮竟其失官錢四萬緡。以其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邪。

月隨灰而暈闕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邊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蚌。缺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蓂落獨輪斜。周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闕。杜子美晚月詩云。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雞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略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晚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翫月詩。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記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秘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案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酒樽。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精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案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封韓國公。故杜云耳。

臘日賜口脂

扶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筩。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建宮辭云、月冷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瀰瀰。洛堂門外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鷿鵜膏

爾雅注、鷿鵜似鳧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苜蓿葉、劍瑩鷿鵜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鷿鵜。又大食刀歌云、鋼錯碧㶑鷿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台賦曰、義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廚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爲賦、立成。其辭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廚人語夜闌。戰國策、張儀引廚人曰、乃知廚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鷲竈影徹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徧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關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玉戶金鋪門首也。璇題玉英、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自玉戶起至相屬也、此當另爲一條。因有脫文、以致誤連耳。）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元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瓀玫。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蓴爲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秦朗者、諱純、遂呼蓴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傚。承聖中、十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教坊內人

忽看金𤨏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君臥鴨池。王建宮詞也。案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教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飛脫繫紅襦。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弦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弦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爲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泥。弓弩已斷之弦、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

銀牀

杜子美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牀。潘子眞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案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郭璞注曰、檻、欄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牀繫轆轤。庾肩吾九日詩云、銀牀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牀。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牀、碧桐風嫋嫋。蓋銀牀者、以銀作欄、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爲欄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澧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

五夜

衞宏漢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元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眞、希眞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泝沿隨桂檝、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羅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浮蟻

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啟、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來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烱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秘監有美酒.多獨酌.但寄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下豹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對此事也.

龍鳳膏爲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赤甕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淯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屏繡幕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時空.案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以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騫乘槎.非也.余案王子年記.堯時有巨查.浮於四海.查上有光若星月.常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名貫月查.又名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

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下句取陳賀徹長笛吐清氣詩.方知出塞客.不憚武陵深.舊注下句引桓伊三弄之事.非也.不見武陵意耳.

笛詩清商欲盡奏

杜子美五言吹笛詩云.清商欲盡奏.宋玉笛賦云.吹清商.進流徵.又云.奏苦血沾衣.又王徽謂桓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一奏.又云.故作發聲徵.向秀思舊賦序曰.山陽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嘹喨.

滿壁畫滄洲

杜子美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詩云.畫史雖非顧虎頭.豈能滿壁寫滄洲.蓋杜有山水障歌云.聞君埽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短轅車

晉王導傳.蔡謨曰.但見短轅犢車.長柄麈尾.案後漢馬援傳.乘下澤車.注云.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短轂者短轅也.蓋本於周禮冬官車人爲車云.

賦日五色

唐書李程傳.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其後浩虛舟亦試此題.案田俅子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天開日五色.不照窮桑.賦題本此.然前漢五行志.晉天文志皆云.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

桑榆桃李

前輩稱李渤和杜郎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案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見諸淮南子.至若種成桃李.則本狄仁傑與婁擢卿事耳.案仁傑家傳云.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公門下.皆由州縣官拔置顯位.外以爲五公一代之盛桃李也.又談藪.王冷然上婁擢卿書曰.拾遺補闕.事有稱乎.僕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

都盧尋橦緣竿也

新唐書元載傳及李肇國史補.載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夫都盧尋橦.緣竿之伎也.見西京雜記.又傳元西都賦云.緣竿之伎.有都盧尋橦.跟掛腹旋也.唐人王建有一首尋橦歌云.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橦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鬢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附欺竿滑.上下蹁躚皆著襪.翻身搖頸欲落地.却住把腰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裊裊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掛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晉義曰.體輕善緣.張衡西京賦.都盧尋橦.唐書音訓曰.尋橦廣會山名.其土人善緣橦竿.然不著所出.予案漢書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

花門

杜子美好言花門、案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鶻衙帳.故有留花門詩一首.又云.花門剺面請雪恥.又云.聞道花門將.論功未肯歸.又云.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楊巨源亦有送太和公主和番詩云.北路古來難.年光獨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塵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亦言花門也.又杜復愁詩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曰.天寶中.匈奴回紇寇邊.踰花門.

錦纜維舟

吳甘寧住止常以錦纜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得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與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云.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閒檣

避荻洲又送二舘還江陵詩。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雙陸

王建宮詞。分明同坐賭櫻桃。收却投壺玉腕勞、各把沈香雙陸子。局中鬬累阿誰高。案狄仁傑家傳載武后謂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虛儲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宮中兩字。止云雙陸不勝無子也。余嘗與善博者論之。博局有宮。其宮不可削。蓋削之則無以見宮中之意。故王建詩亦云。

赤壁棲鶻

東坡謫居於黃五年。赤壁有巨鶻棲於喬木之上、後賦所謂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是也。韓子蒼靖康初守黃州。三月而罷。因游赤壁。而鶻已去。作詩示何次仲迂叟云。緑篛翠竹白沙遊。更挽藤梢上上頭。豈有危巢尚棲鶻。亦無塵跡但飛鷗。經營二頃將歸去。眷戀孱山爲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餘詩句滿江樓。次仲和答云。兒時宗伯寄吾州。覊紲高文到白頭。二賦人間眞吐鳳。五年溪上不驚鷗。盟舊見水人猶恕。鶻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尋故迹。西風悵望古城樓。二詩皆及鶻巢。蓋推賦而云也。

灰心忍事霜鬢論兵

唐人詩有意効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鹽梅非擬績。葵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復歸耕。中書堂北軒西壁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書。爲相李公迪之筆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晏元獻中書即事詩。嘗錄其事。晏詩曰。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殘。粉牆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謂此也。前詩乃裴晉公中書即事詩。見又元集。

太液池網索

元微之詩。槃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制。每歇於此。故晏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鸞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駟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辭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縻紫泥封者。爲此也。又一篇云。羣召三山峻。晨趨一節同。乍維青雀舫。還直右銀臺。陛降丹墀密。論思武幄開。欲談當世務。元藉軼羣才。

孟諸

東坡有去杭十五年復遊西湖詩。斷章云。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高適有兩詩言孟諸。其一云。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其後又有封邱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東坡所用。乃後一篇也。

一日十二憶

唐朱晝寄陳懿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閑時。今夕見玉色。乃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蓋取此。

醉眼曰纈

人皆以眼纈。爲出李賀龜甲屏開醉眼纈。殊不知出庾信篇醉眼曰纈。

飛蓬

晉左思賦白髮云。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王荊公詩。久應飄轉作蓬飛。

赤霄行

文選七命。掛歸翮於赤霄之表。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赤霄有眞骨。恥飲洿池津。送賈二判官詩云。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又有赤霄行詩。

打毬唱好

唐楊巨源觀打毬詩云。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乃悟王建宮辭所謂對御難爭第一籌。殿前不打背身毬。內人唱好龜茲急。天子龍輿過玉樓。

梅詩用月落參橫事

秦少遊和黃法曹梅花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銷盡令人老。世謂少遊用古樂府善哉行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案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妝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乃知少遊實用此事。

九江千歲龜歌

張文潛有二石龜。晁无咎名其大者爲九江。小者爲千歲。文潛因作九江千歲龜歌一首贈无咎。略云。老龍洞庭怒。濤覆堯九州。謂半山老人也。又云。禹呲嗟。水平流。謂司馬君實也。

修網銀刀

蘇詩云。往年京國厭遊遨。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橐駞橋下泊。恣看修網出銀刀。觀顏魯公放生池碑。方悟此詩湖州所作。

渼陂

唐元稹撰秦京雜記。載渼陂以魚美得名。故杜子美渼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子美又有渼陂行及鄠縣源大寮渼陂詩。廣韻五旨美字下有渼字。注云。渼陂在京兆鄠縣。工部二詩皆言終南在武功縣。與鄠縣北近。

銀盤海底出

東方朔神異經記。北荒有異國。銀盤大五丈。中有明珠數丈。照千里。乃悟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之語。

齊賢肢肥黃瘦

山谷次韻子瞻和子由觀韓幹馬，因論天馬詩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畫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人未知，蓋謂東坡書與孫莘老求墨妙亭詩云，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意謂此也。

撥剌跋剌

杜子美詩，沙頭宿鷺連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案撥剌兩字，張衡思元賦云，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注曰，撥，音方列反，剌，音力達反，撥剌，張弓聲，而非魚也，惟李太白用意與杜子美同，李酬小吏附鯉魚詩云，雙鰓呀呷鰭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惟李以撥為跋。

金柅園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縣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樹繁，謂此也，荊公集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作音佐

張文潛明道雜志，韓退之作方橋詩云，可居兼可過，後乃云，方橋如此作，是讀作作佐也，余考唐文，不止退之，皮日休松陵集有胥口卽事六言詩，鸑鷟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共君作箇生涯，注，作，去聲，乃知唐以作音佐舊矣，廣韻，佐字下有作字，子賀切，造也。

足下黑子大貴

袁天綱相書云，足下有龜文黑子，並大貴，一品宰輔之相，唐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為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歎曰，我為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制云，為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唐開元傳信記云，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視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寵愛，余以二事推考，益知天綱之言可信。

坐隱手談

豫章奕棊詩，坐隱不知巖穴樂，手談勝與俗人言，案世說，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又語林曰，王以圍棊為手談，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為會戲，然唐杜陽編云，大中間，日本國貢王棊子，云本國南有集眞島，島上有手譚池，池中出棊子，此又何邪。

烏鬼

元微之酬樂天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並賽烏鬼，因悟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之意，沈存中以烏鬼為鸕鷀，不知又何所據也。

分稱越人田

唐戴叔倫有撫州對事後送外生朱坂歸饒州覲侍、呈上姊夫詩云，淹留三十年，分稱越人田，案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諫武帝擊南越云，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干界中，韋昭注云，越邑，今鄱陽縣也，然前漢志皆以干為汗，應劭云，汗音干，蓋唐書地里志云，干隋朝去水。

好漢長史

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案史，張柬之為荊州長史，則天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新史易好漢為奇男子。

洗盞開嘗對馬軍

韓持國謝邵堯夫九日遺嗇新酒詩云，有客忽傳龍飯至，開樽如對馬軍嘗，自注云，錦屏山題名，有記河南府使馬軍送新酒，余乃知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

裴二端公

鮑彪杜詩譜論第十卷，大歷十四年己酉，年五十八，有次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詩，又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又有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詩，彪皆不著裴二端公為何人，余偶讀將叅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怡亭銘，乃永泰元年李陽冰篆，李莒八分，而裴虬作銘，又云，因過浯溪，觀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字深源，大歷四年，為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始知杜甫所謂裴二端公者，為虬也，余因著此以補鮑氏之闕，裴虬怡亭銘曰，峥嵘怡亭，盤薄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故余逃世，於此忘形，歐公集古錄、亦著怡亭本末甚詳。

昭靈夫人

東萊先生呂居仁記晁伯宇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高祖紀止云，漢王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其詳見於陳留風俗傳云，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別酒莫留殘

周庾信舞媚歌六言云，少年惟有歡樂，飲酒那得留殘，豫章長短句云，一盃別酒莫留殘，出此。

頓食

杜詩，頓頓食黃魚，頓字亦有所本，晉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坐久，吳勑客作食，日已中，使婢買狗供客，客比得一頓食，殆無氣可語。

臨無地

杜詩，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今世注本無說，王原叔云，他本又為荒蕪之蕪，遂兩存之，然文選云，飛閣下臨於無地。

玉魚鐵馬

王原叔又言杜詩多用當時事.如云玉魚蒙葬地者.非見韋述兩京記.載馬汗常趨者昭陵石馬助戰是也.

禁酒國

東坡次韻趙明叔碧香酒詩.先生未出禁酒國.蓋用盧仝何時得出禁酒國、

木上座

東坡詩問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案縣日至夾山.夾山問與什麼人同行.日云.有箇木上座.蓋謂拄杖也.

金叵羅

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子蒼詩云.勸我春風金叵羅.

別駕別乘

別駕.始於漢州置別駕治中.然則別駕者.官之名也.若別乘.則別駕之義.非官名也.晉庾亮與郭游書云.別駕舊與別乘同流王化於萬里.任居刺史之半.東坡答田國博詩.風流別乘多才思.

無垢洗更輕

東坡宿海會寺詩.本來無垢洗更輕.樂府云.居士本來無垢.案維摩詰經偈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

煩惱蝮蛇

東坡、石臺長老贊不莅席二十年.贈詩云.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案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坡取此.

何遜早梅詩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還如何遜在揚州.舊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前輩多引遜早梅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案此詩見初學記.不見在揚州意耳.予案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乃知杜指此事.

看朱成碧

李太白前有樽酒行云.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案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云.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又云.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不信比來長下淚.開箱看取石榴裙.武則天詩也.見郭茂倩樂府.

和戎如樂和

孔融與常林甫書曰.西土之人、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肅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

塢事之效也.案左氏傳.晉悼公語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乃知融用此語.

閶門銀牓

杜詩.曲江翠幕排銀牓.案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門有銀牓.

孔子志在春秋

元祐間國學出孔子志在春秋論.時學官止引何休公羊序文.殊不知出孝經鉤命訣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天洗兵

杜詩有洗兵行.末章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入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

唐太宗遼東山夜臨秋詩.煙生遙岸隱.月落半崖陰.蓋取沈庾詩、沈約登元暢樓詩云.霧生片嶺黑、日下半溪陰.庾肩吾漢高廟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峰寒.

黃鶴樓下仙人洞

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其詩云.黃鶴樓前月滿州.抱關老卒饑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山前.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遷.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案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邪.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故東坡詩用其事.

鶴料符

宋景文筆記著闕疑一條云.吳郡有鶴料符.未詳其義.王洙李淑最爲博識.亦各未喻.已上皆宋說.予案唐松陵集載皮日休新秋詩云.酒坊吏到長相見.鶴料符來每探支.注云.吳郡有鶴料符.案不知宋偶忘此何邪.

絃管作離聲

歐陽公詩.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絃管作離聲.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

祭以鬼宿渡河爲候

葉少蘊避暑錄話。記近見翟公巽云。作祭儀十卷。而未之見。問其大約。謂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候之。其他大抵類此。援證皆有據。公巽博學多聞。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也。予案錢希白洞微志返魂香傳云。司天主簿徐肇。少失父母。常念不面庭闈。有蘇德哥者。謂肇曰。子聞古之返魂香乎。肇曰。聞之。德哥舞合此物。因外或有求見必徵之。肇泣言父母事曰。後三日夜。於此堂中借緝帷二幅遮之。一如召客。仍曰。夜半可至。蓋候鬼宿渡河之後。逡巡夜漏已半。遂命肇於幃外見之。然則翟公巽祭儀以鬼宿渡河爲候者。蓋本蘇德哥之事耳。豈少蘊偶忘之邪。

輭語

杜子美詩。夜闌聽輭語。本法華經。又以輭語。一云言詞柔輭。

能改齋漫錄卷七

事實

摩頂致踵

孟子。摩頂放踵。蓋放字恐誤也。或是致字。致放字相類。見李善文選注。

腹腴

杜子美。偏勸腹腴愧少年。本禮記冬右腴。夏右鰭。鄭氏曰。腴、腹下也。前漢。九州齊腴。師古曰。腹下肥曰腴。

鍊師

杜子美憶昔行。更訪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鍊師、當是衡山道士耳。取鍊形之意。故道家有靈寶五鍊經。案後魏李順興乍愚乍智。人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常冠道士冠。時人有信者。輒至其家。號爲李鍊師。後有張鍊師。亦不知其名字。好言未然之事。世人以張類順。亦呼爲張鍊師。見本傳。然則稱道士而以鍊師。其來久矣。不始於唐也。李白有贈嵩山焦鍊師詩序云。嵩邱神人焦鍊師者。不知何許婦人也。司空表聖亦有送張鍊師還峨眉山詩。皇甫冉亦有少室山韋鍊師昇仙歌。鮑溶亦有宿齊牛谷梁鍊師仙居詩。案唐六典云。道士修行。其德高思精。謂之鍊師。乃知鍊師之名。其來甚久。但鍊字從系。

麻鞵見天子

王叡炙轂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鞵。貴賤通著。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著。故杜子美述懷詩云。麻鞵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浮雲蔽日

潘子眞詩話曰。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李太白詩也。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白日也。白用此乎。案史記龜策傳亦云。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

桑蔭不徙

唐尉遲敬德贊曰。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案戰國策。馮忌對趙王曰。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蔭移而授天下。又劉子曰。堯之知舜。不違桑陰。袁孝政注云。堯帝舉舜於服澤之陰。與舜語於桑樹下。樹陰不移。堯卽知舜。

賑濟振濟

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籍所云。振給振貸振業者。其義皆同。並當爲振字。今人之作文書者。以其事涉貨財。改振爲賑。案說文解字云。賑、富也。左氏魏都賦曰。白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此則訓不相干。何得混雜。諸云振給振貸者。並以饑饉窮厄。將就困斃。故舉救之。使得存立耳。寧有富事乎。以上皆顏說。予以顏說甚當。但未有據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云。廬、今襄陽中廬縣也。振、發。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然則振濟當以左氏爲據。今字書止云賑、富。其富者言於利。能不失時。則可以致富矣。漢汲黯傳。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亦作此振字。

東邊日下終無雨關上封書合有碑

潘子眞詩話。記張文潛詩云。東邊日下終無雨。關上封書合有碑。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此劉禹錫竹枝歌也。別後長相思。頓書千丈闕。題碑無罷時。此宋華山畿詞也。事見匠智古今樂錄。予又以爲文潛兼取宋讀曲歌詞耳。打壞木棲牀。誰能坐相思。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碑。梁元帝金樂歌亦云。石闕題書字。

野鶩

杜子美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鶩棲。古樂府夜黃侍歌云。湖中百種鳥。半雌半是雄。鴛鴦逐野鴨。恐畏不成雙。豈非用此邪。

魚收亥日

豫章古漁父詩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嘗以未知亥日事。讀張籍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長爲市。落帆度橋來浦裏。乃知籍亦用此。然尚未知出處。後得館中本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取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乃知魚收亥日所自。

魚龍夜鳥鼠秋

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元注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名也。禹貢所謂鳥鼠同穴。杜田補遺曰。太平御覽載關中諸水云。水經注曰。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謂是又爲魚龍水。又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以上皆杜說。予案倦游雜錄云。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破而得之。多鯽泊鰍。亦有數尺相隨者。如以漆描畫。鱗鬣皆具。蓋之倘作魚腥。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頹塞。漸久而土凝爲石。故破之有魚於今衛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然則倦游所載果是否。予又案酈氏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且龍秋分而降。則蟄疑於淵。疑杜詩或用是。今備載於此、以俟識者。

茂才英俊英雄

西漢自武帝始下詔擧茂才異等可爲將相。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然漢以後所擧者。皆稱秀。不復稱茂矣。唐孔穎達書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而魏劉劭人物志英雄第八卷云。草木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羣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者。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氣過人謂之雄。

藉口藉手

藉手本俗語。然亦本於藉口。東坡賦邪教夫賦云。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案左傳成公二年曰。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杜預注云。藉、薦復白也。孔穎達曰。禮。承玉之物。名爲繅藉。藉是承薦之言。故爲薦也。復者報命於君。故爲白也。言無物則空口以爲報。少有所得。則與口爲藉。故曰藉口。服虔云。今河南俗語治生求利。少有所得。皆言可用藉手矣。然左氏襄公十一年云。苟有以藉手。則知非俗語也。其來久矣。

黃鳥

杜詩。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舊用齊虞炎玉階怨云。紫藤拂花樹。黃鳥度青枝。

弱枝棗朱仲李

王彥輔麈史云。李善注文選。於潘岳閑居賦。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善以爲未詳。彥輔以出王子年拾遺記曰。北極有岐棗之陰。多棗樹。百尋。其枝莖皆空。其實長尺。核細而柔。百歲一實。夫以岐乃周文所居。又弱枝莖皆虛。核細而柔。任昉述異志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朱李是也。以上皆王說。予案王子年本傳。子年隱於東陽。石季龍之末。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召不起。以晉史攷之。石季龍始以成帝咸康元年僭位。至廢帝太和六年死。潘岳事西晉孝武帝及惠帝朝。遷給事黃門侍郎。其作閑居賦。乃其時也。然則子年所作拾遺記。岳未及見必矣。而彥輔以爲用其事。何邪。以予觀之。岳所用周文棗事。雖與子年所載同。第恐又出他書。不止見於拾遺記耳。不然。豈有未爲拾遺記數十年前。而斥之以用其事邪。予後讀西京雜記云。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棗有七種。其一弱

枝棗。予意岳用此。

東方朔爲歲星

杜子美贈鄭十八詩。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舊注曰。俗謂東方朔爲太白星。非也。予案班固漢武故事。並西京雜記並云。東方朔死。上疑問西王母使者。使者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造化。靈爲星辰也。

俾倪女牆

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孔穎達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裨也。助城之高也。後世用俾倪皆轉作睥睨。梁王筠和新渝侯巡城詩云。罘罳分曉色。睥睨逗秋霧。故杜子美詩云。連連睥睨侵。又南極詩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袍晴與濡麓合。山色遙將睥睨連。徐敬業登瑯琊城云。登陴起遐望。非子。雖逢叢不能睥睨。

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

春秋左氏傳。襄公六年。晏弱圍萊堙之環城。傅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於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七年。盧蒲嫳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注曰。堞、短牆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名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故杜子美上白帝城詩。城峻隨天壁。樓高望女牆。劉長卿登餘干古縣城云。官舍已空秋草綠。女牆猶在夜烏啼。劉禹錫詩云。夜深猶過女牆來。韓偓故鄉詩云。塞雁已侵池籞宿。宮鴉猶戀女牆啼。此擧長卿也。

不夜城

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方悟杜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之句。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山魈一足

廣異記云。山魈、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叩人門。雄求金錢。雌求脂粉。故杜有懷台州鄭司戶詩云。山鬼獨一腳。蝮蛇長如樹。

眼有五輪

東坡贈眼醫王生彥若詩云。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案龍樹王菩薩眼論。有五輪血風氣水肉。五輪應五臟也。

玉粒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邱。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鵠。高一丈。翠飛於湖際。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穗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故杜茅堂檢校收稻詩云。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又云。玉粒定晨

炊紅鮮似霞散。

玉盤

梁沈約應詔詠梨詩云：擢折非所惜，但令入玉盤。又梁簡文朱櫻詩云：已麗金釵瓜，仍美玉盤餘。故杜子美嚴公枉駕詩云：竹裏行廚洗玉盤。何遜輕薄篇亦云：象牀杳繡被，玉盤傳綺食。

滄洲趣

謝元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詩云：既歡懷祿情，復協滄洲趣。李善注曰：楊雄檄靈賦云：世有黃公者，起於滄洲，怡神養性，與道浮游。方悟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

弈棋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趙岐注曰：弈，博也。或曰圍棋。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又注云：有人名秋，據趙氏注，以博弈兼論，是未曉其義也。予案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杜預注曰：弈，圍棋也。楊雄方言曰：圍棋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弈。故說文弈從収，言竦兩手而執之。棋者，所執之子也。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謂舉子下之不定，則不勝其耦，是棋為子也。以子圍而相殺，故楊雄杜預云圍棋。

無射大鐘

魏收集有聘遊賦，其曰：珍是淫器，無射高縣。書人多不解。蓋收仕東魏，嘗聘蕭梁，作此賦耳。案周語，景王二十三年鑄大鐘，名無射，伶州鳩諫之而不聽者也。秦滅周，其鐘徙於長安。歷漢魏晉，常在長安。及劉裕滅姚泓，又移於江東。歷宋齊梁陳，其鐘猶在，故收賦得而載之。及開皇九年平陳，又遷於西京，置太常寺。至十五年，敕毀之。隋志不言其詳，惟高祖紀云：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丹書鐵契

漢高祖紀曰：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功臣表云：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無注解。予按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左傳曰：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預注曰：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孔穎達正義曰：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掌上纖腰

陳江總怨詩行云：新梅嫩柳未障羞，情去恩移那可留。團扇篋中言不分，纖腰掌上詎勝愁。案梁羊侃性豪侈，有舞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掎摭

韓退之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洪慶善辨之曰：上音奇，下之石切。來俊臣掎摭諸武，予以退之非用此。案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李善引說文曰：掎，偏引也。張銑注曰：掎偏摭拾。上居綺切，下之石切，言偏拾人善惡。蓋退之所用，實本此也。

然掎一字，子建蓋用左氏襄十四年：諸戎掎之。杜預注曰：掎其足也。陸音居綺切。又前漢書班彪傳曰：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掎之。師古注曰：掎，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皆作側音。洪氏音奇，非是。

裋褐短褕

韓退之馬厭穀曰：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籺。士被文繡兮，士無裋褐。洪慶善辨曰：案列子云：衣則裋褐，食則粢糲。音義引方言，裋，複襦。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為裋。說文云：粗衣。又敝布襦也。又短褕，短者謂之裋褕。荀子作豎褐，注云：僮豎之褐。漢書云：裋褐不全。注云：裋，音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沐皆長纓，與寔非短褐。及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皆作長短之短。蓋短褕短者謂之裋褕，則短義亦通，抑古書自有作短褐者，余未之見也。以上皆洪說。余案文選班彪王命論曰：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張銑注曰：短褐，麤衣也。韋昭曰：短為裋，裋，襦也。毛布曰褐。李善注曰：短，丁管切。退之與子美皆熟文選，李善既以短為丁管切，而韋昭又以短為裋，則短褐之為長短之短，自有明據。蓋慶善偶忘文選耳。今彪傳皆作裋褐，惟還不然，裋音常恕切。

虛牝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洪慶善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余案古詩之意，虛牝，當是壑中之窾穴耳，所以老子曰：元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然大戴禮以邱陵為牡，谿谷為牝，洪蓋取大戴之意耳。

么麼

韓退之寄崔立之詩云：乃令千里鯨，么麼微螽斯。洪慶善曰：麼，亡果切。么麼，細小貌。班彪曰：么麼不及數子。余案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然非以細小兼論么麼，非矣。鶡冠子曰：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煩濁；有道之君，任用雄傑，動則明白。

麥秀蔪兮麥秀漸漸

李善注枚乘七發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引宋玉笛賦云：麥秀蔪兮鳥華翼。非也。余案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蔪蔪，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云云，謂之麥秀歌。歌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蓋宋玉笛賦亦本此耳。蔪，埤蒼曰：麥芒也。而大傳序與歌蔪漸二字不同，何也。蔪，五臣音子兼切，李善音慈斂切。蠅油序歌二字亦不同。

扂楔

韓退之進學解：楔字，增廣韓集注曰：楔，音屑，栿也。予曰：非也。此蓋從祖略所注。案陸德明音義，是古黠反，爾雅曰：根謂之楔。疏曰：根者，門兩旁長木，一名楔。李巡曰：根謂梱上兩旁木。禮記玉藻云：君入門，介拂根。鄭氏注曰：根，門楔也。凡退之所言八物，各見於禮記爾雅，惟扂一字無之。爾雅宮室類雖言坫端，止謂堂角端，而非扂也。予案顏之推家訓載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引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

新吹耳。辟類作扊。或又作扂。然則扂者。關牡耳。所以退之配以椳闑楔。皆門所用也。前注以楔為杙。非也。蓋杙者、橛也。橛者、闑也。退之不應重用橛義。

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

西清詩話記熙寧初、張侍郎掞以二府成詩賀王文公。公和曰。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鬭雞聯句。感恩慙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邪。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返易衣裳。甚愼之如此。以上皆西清說。予嘗以此論近譏。蓋荊公用蕭何事。乃漢書賜蕭何第。北闕大第。今二府成乃切題。若以蕭何功第一。則次第之第。非第宅之第。或又牽強云。借第以對臺。唐人有此格。此甚不知漢書賜第事。故作此語耳。所恨未知正出處。只具於唐李郢詩注。郢有奉陪裴相公重陽日遊安樂池亭詩云。肆罷輕觴翊三台。稱阮嵇情管樂才。遠沼昔為王儉府。對離今作孟嘉臺。事知北闕元勳在。卻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酊。日斜空從絳衣迴。郢於第五句下注云。漢賜蕭何第北闕大第。以郢猶能知之。孰謂荊公捨此而反舉第一之事為對邪。況荊公上曾魯公詩云。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范蠡船。以此證之。則非用第一之第甚明。

吹扊扅

齊顏之推謂百里奚歌。吹扊扅。吹當作炊煮之炊。以門牡木作薪炊耳。予謂作吹。其義亦通。扊扅作薪以為火。則有吹之義。漢書趙氏無吹火焉。木華海賦曰。熺炭重燔。吹炯九泉。李善曰。吹。猶然也。炯。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

疏鑿

郭璞江賦曰。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乃悟杜子美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所本。

梢雲

吳都賦。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謂竹也。故五臣注曰。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踰也。李善引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說梢如樹也。予讀韓退之詩。梢梢新月偃。嘗疑梢字。乃知梢月亦如梢雲也。更俟識者訂之。

饕餮

顏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條。項條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雖有壽相。不如善飲食也。故東坡老饕賦。蓋本諸此。然左氏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注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何邪。無乃與東坡之說悟邪。予又案漢服虔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羊。人面。目在腋下。食人。然則饕餮均能食人。且字皆從食。雖不以財食分別亦可矣。惟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王逸注云。愛財曰貪。愛食曰婪。蓋此二字。或可分別。以貪字從貝故耳。

跋扈畔換

後漢梁冀跋扈將軍。跋扈字見詩注。毛詩曰。無然畔換。鄭康成曰。畔換。猶跋扈也。拔與跋字通。故西京賦

睢盱拔扈。前世學者。未有不讀箋注。自本朝能聲律。而後學者不復知有箋注矣。故文字時有不能知其來處。畔換。今本詩皆作畔援。班固高帝紀贊曰。項氏畔換。韋昭曰。跋扈也。

彎碕臨硎

王荊公彎碕詩云。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案左太沖吳都賦。左稱彎碕。右號臨硎。此言建業離宮也。故李善注曰。彎碕臨硎。闕閣名。李周翰注曰。彎碕臨硎。皆險峻也。三注不同。何邪。

明驢

洪駒父詩話云。古樂府願得明驢歸故鄉。今本明作鳴。非是。酉陽雜俎謂世傳明驢千里腳。謂驢臥腹不著地。而溺明故能遠行。以上皆洪說。予案朝野僉載云。後魏文帝定四大姓。李氏恐不入四姓。李氏夜乘明驢至洛。時四姓定訖。故人謂之驢李氏。明驢事又見此。乃知駒父偶忘此事。

皮丹漆

杜詩。田父嗟膠漆。為流聞棄甲也。左傳。縱其有皮。丹漆若何。

擅一壑之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於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荊公詩。我亦暮年專一壑。忽逢車馬便驚猜。蓋用此。

媒蘖媒蝎

葉少蘊云。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蘖其短。孟康注。媒、酒酵。蘖、麴。謂釀成其罪。蓋齊人名麴餅為媒。宋景文好造語。於唐新史記程元振譖李光弼。乃言媒蝎以疑之。不知其別有據云。抑自為之也。春秋外傳有云。雖蝎譖焉避之者。蝎音曷。木蠹也。言譖由中出。如蠹然。或取諸此。然亦奇矣。以上皆葉說。予案唐書宦官列傳。又云。如媒而成。如蝎之蠹。審此。則景文果用此也。然少蘊所援春秋乃國語。

櫓或作櫨

干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櫨。賈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櫓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執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為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韋昭曰。櫓、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蜘蛛蝴蝶占喜

歐陽文忠公詩云。拂面蜘蛛占喜事。入簾蝴蝶報佳人。自注云。李賀詩。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

歸。蓋用李淳風古怪書云。蛺蝶忽入人宅舍及帳幕內者。主行人即返。又云。生貴子吉。

鳥自呼名

東坡詩云。花因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案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焉。羣居而朋飛。其毛如雌雉。名曰交鳥。而其名自呼。食之已風。

雙賜筆

杜子美詩云。令分雙賜筆。案漢官儀。尙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比工作楷。

醉如泥

後漢周澤、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案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

行蛇入古桐

賈浪仙主長江簿。有題長江詩云。歸吏封宵鑰。行蛇入古桐。桐在縣廳前。大觀中。縣令胡同老惡其枯朽斫去。其不好事如此。

畫角廳

杜子美賦姜楚公畫角鷹。本綿州司錄廳照屏。皇祐中。任是官者。輒去易以他畫。

花梁畫早梅

前輩詩不苟作也。如崔櫓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人徒知下句取古樂府有落梅花曲。殊不知上句亦用陰鏗。其新成安樂宮詩云。鈿石披新錦。花梁畫早梅。

畫紙爲棋局敲針作釣鉤

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爲棋局。出東晉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爲局。截木爲棋。又云。稚子敲針作釣鉤。出楚辭曰。以直針而爲鉤。維何魚之能得。

麗人行

梁沈約有麗人賦。略曰。狹邪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故杜子美有麗人行。

穠李落梅

蘇味道上元詩。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上句取梁蕭子顯美人篇曰。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下句取樂府落梅花曲。

笑林

邯鄲有古笑林十卷。晉孫楚笑賦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具觀。笑林本此。

雨絕天

梁張率長相思詩曰。長相思。久離別。美人之遠如雨絕。獨延佇。心中結。蓋用晉潘岳哀詩云。溜若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郭璞詩云。君若秋日雲。妾似突中煙。高下理自殊。一乖雨絕天。汪彥章表云。生平雖直。不隨

世俗於雷同。歲晚雖遲。乃窺君門而雨絕。

春來訪死生

陳後山別張芸叟詩云、此別時須問生死。孰知詩律解窮人。韓子蒼送張右同詩云。遙知此別常飛隔。莫惜春來訪死生。或者謂用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非也。蓋本出梁王僧孺送爾何兩記室詩。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腕將脫矣

齊任昉集。有小桂郡刺史邢阿爲記云。時京師寇關文帙。遭火無遺。詔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阿爲部小吏。送國籍至京。奏乞書吏二百人。口占分授。並自布筆。敏速如飛。吏曰。告公緩之。腕將脫矣。乃知唐書蘇頲傳所載。明皇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蓋任昉語也。

鳴蛙鼓吹

黃豫章薄薄酒云。傳呼鼓吹擁部曲。何如春水一池蛙。余案侯射王晏嘗鳴鼓吹候孔稚圭。聞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稚圭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出齊陽玠談藪。

要路津

杜子美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蓋用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身輕一鳥過

杜子美、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蓋用虞世南侍宴應詔詩云。橫空一鳥度。照水百花然。

封事

杜子美詩。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案漢舊八儀。密奏陰陽皁囊封板。故曰封事。又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云云。

有狐綏綏

衛詩。有狐綏綏。在彼淇梁。毛曰。綏綏。匹行貌。案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於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塗山女。乃知稱狐而以綏綏云者。禹時已有矣。出呂氏春秋。

冥冥江雨

杜子美詩。冥冥江雨熟楊梅。冥冥江雨。蓋用梁范雲巫山高云。冥冥暮雨歸、

酌酒

杜子美詩。把酒宜深酌。蓋用庾信王褒飲酒詩云。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

白雲邊

杜子美詩。送老白雲邊。蓋用梁簡文帝虎窟山寺詩。栖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

春草隨青袍

杜子美詩，汀草亂青袍，春草隨青袍，蓋用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周庾信哀江南賦云，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開東絹

杜子美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開東絹也，梁庾肩吾答武陵王賚絹啓曰，開東之妙，潛縹陋其衣錦。

端能幾字正

陳後山除祕書省正字，賦詩云，端能幾字正，敢恨十年遲，案唐明皇御勤政樓，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方十歲，明皇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得正。

久苦諸君

荆公字說成後，賦絕句云，久苦諸君共此勞，案李密兵敗，謂王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日自刎，請以謝衆。

山色有無中

東坡水調歌頭云，長記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歐陽文忠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東坡蓋指此也，然王摩詰漢江臨汎詩，已嘗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歐實用此，而東坡偶忘之耶。

海水立

蔡絛西淸詩話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萬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皆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東坡有美堂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蓋出此，以上皆蔡說，予案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吹海，蓋東坡博極羣書，兼用乎此，政如鄭谷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人徒知用撒鹽空中差可擬，而不知兼用南史，但不道鹽耳故事也。

龍尾道

淸獻趙公嘉祐六年言，陳旭與御藥王世寧通家親戚，用是遂副樞，未行，遂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亂龍尾道，來刺虎頭城，蓋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靑石爲之，故謂之龍尾道，賈公談錄，公既出而旭亦罷，其謝到任表云，且虔雖遠方，而衢乃便道，過家上冢，懇章遂俾於哀榮，跋山涉川，之任敢辭於艱險，而況樞臣報罷，物議有歸，廣聖君從諫之名，遂微臣納忠之志，蓋公乃衢人也。

沈著痛快

豫章先生跋王右軍文賦云，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爾，蓋謂吳人皇象能草書，世稱沈著痛快。

鵲尾香爐

東坡詩有夾道青煙鵲尾爐，案松陵唱和集，皮日休寄華陽潤卿詩云，鵲尾金爐一世焚，注云，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宋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費崇先事又見王琰冥祥記。

荔枝楊梅盧橘

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枝矣，其味絕美，楊梅盧橘，自可投諸藩溷，故東坡詩云，南村諸楊北村盧，直與荔枝爲先驅。

觀者如堵牆

世說，衞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故杜子美詩，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

杜石筍行

杜石筍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案華陽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眞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遭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往往於砂土上獲眞珠，又趙淸獻蜀郡故事，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今謂石筍非爲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蓋大秦國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璧，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則此寺大秦國人所建也，杜田嘗引酉陽雜俎謂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大侈，焚之之事爲證，非也。

胡奴

杜詩有示獠奴阿段云，曾經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蓋謂其子也，按世說，陶胡奴爲烏程令，注云，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祕書監，何法盛以爲第九子。

嚄唶

柳子厚答問，僕乃蹇淺窄僻，跳浮嚄唶，案魏公子無忌列傳，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上音烏百反，下音莊白反，唶聲也，左傳行屋唶唶，唶又音子夜切，廣雅曰，唶唶，鳴也，漢光武贊，唶曰，亦用此字，嚄、廣韻云，嚄唶，大喚，亦聲也。

主人翁

韓退之燈花詩，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案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

月蝕於蝦蟆

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案龜策傳曰，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

祿山兒

豫章中興碑詩，明皇不作包荒計，顚倒四海由祿兒，案祿山事迹云，正月二十日，祿山生日，賜物甚多，後

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錦繡綳縛祿山，令內人以綵輿舁之，宮中歡呼動地。明皇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明皇就觀之，大悅，因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歡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爲祿兒，不禁其出入。

沿牒

顏延之詩云：洞恩濟愉逸，沿牒帶浮賤。注云：沿牒，隨牒也。予案王衍曰：隨牒推移，遂至於此。

緇塵染素衣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予案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謝本此。

夜航船

樂府有夜航船，政謂浙西耳。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擩酒三瓶寄夜航。

玉盤承露

唐裴潾題青龍寺白牡丹絕句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街西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案廬山記，山有三石梁，廣不盈尺，俯瞰無底。吳猛將弟子過此梁，見老翁坐桂樹下，以玉盤承甘露與猛。

遷次

陳氏詩云：今日何遷次。案左傳芋尹蓋對曰：廢日共積，一日遷次。杜注云：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皋橋客死

蘇子美謫死姑蘇，江鄰幾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案吳郡圖經續記云：皋橋在吳縣西北，皋伯通字泰卿所居之地也。伯通爲漢朝議郎，卒葬胥門西二百步，號伯通墩。昔梁鴻妻孟光同至吳，居伯通廡下，爲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乃舍之於家。鴻卒，又爲葬之。袁江南賦云：皋橋羈旅，謂此。古今謂江善用事者以此。

白雲司職

胡武平宿賀吳元獻轉刑部侍郎啓云：叢詔疏恩，白雲登秩。孫巡作襃敦復刑部尚書制云：俾踐白雲之司。案左氏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林注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故類要刑部曰白雲司，職人命是懸，而白樂天詩亦云：清光莫獨占，亦對白雲司。乃秋雲詩也。劉禹錫送鶴詩：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提出白雲司。李嘉祐詩：漏長丹鳳闕，秋冷白雲司。

別分子將打衙頭

沈存中在延安作口號云：別分子將打衙頭。案唐僖宗光啓三年，魏博節度使樂彥禎，其子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爲親兵，謂之子將。

五百弓一牛鳴

王荆公詩：都占寬閒五百弓。又詩：白下亭東鳴一牛。又詩：湖淸流下聞牛鳴。案唐西域記云：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由旬。踰繕那者，自古聖王一日軍行。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教所載惟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爲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爲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兎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爲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曰極微。

揚雄反騷

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嬋媛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也。梁益謂鼻爲初，或謂始祖爲鼻祖者，其義如此。

周顒宅作阿蘭若

王荆公草堂懷古詩：周顒宅作阿蘭若。案顒傳云：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又云：清貧寡慾，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故其詩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猶微躬。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葉少蘊云：杜詩久爲對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何顒後漢人，見黨錮傳，蓋豪俠者，與詩意不類，當作周顒。周、何字相近而訛，顒奉佛有隱操，殆信然邪。

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曲水詩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者，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郄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桓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凡二十六人。自羲之至袁嶠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二篇；郄曇至王渙之，各爲四言五言詩一篇；而孫綽爲之後序。

叢竹當封瀟灑侯

張右史文潛竹詩：裊裊脩陰竹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瀟灑甚，莫作封君渭上看。潘邠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戶侯等，非斥此邪？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灑侯。

琅璫

韓子蒼夏夜廣壽寺偶書云：城郭初鳴定夜鐘，苾芻過盡法堂空。移牀獨向西南角，臥看琅璫動晚風。案顏之推家訓：後漢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郎，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鋃三公腳，刀撞僕射頭。蓋誤也。顏所引銀鐺字皆從金，子蒼所用字皆從玉，仍以銀鐺爲鈴鐸，而非鏁也。子蒼博極羣書，恐當別有所本。洪駒父亦云：琅璫鳴佛屋。

綺襦紈袴

漢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任昉彈劉整云：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注云：綺襦紈袴，謂外戚驕奢之服也。故杜詩云：紈袴不餓死。

公案得直不解事

陳後山贈黃知命詩：公案得直不解事，愛作文章可人意。案楊脩答臨淄侯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

鄙宗

王荊公答劉原父書，稱鄙宗夷甫。案楊脩答臨淄侯云：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乃知前輩鄙宗二字，亦有所本也。

天雨流行滄溟自蕩

東坡啓云：天雨何私，竟流行之未偶；滄溟不改，嘆自蕩之彼臣。或者以天雨流行，皆有來處，而滄溟自蕩，莊子本文無之，殊不知謝朓辭隨王牋云：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

衆心回春柏再榮

東坡在海南，作東莞縣資福禪院阿羅漢閣偈云：五百大士棲此城，南金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柏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卜襲吉誰敢爭。內翰吳弃正仲云：予至東莞，黎武文通爲言：僧祖堂者，先住寺，未幾謝去，東廡有二柏枯死；衆迎堂再至，柏復榮茂，人皆異之。始營閣，東至鐵爐嶺山南黃氏家，前夕，黃夢羅漢僧行化，旦起，祖堂來，黃厚具齋糧，入山選巨木，閣遂以成。乃走惠州，求碑於東坡，諾之矣。心欲以歷劫所易得者佛腦骨，出舍利，實以白玉璧藏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覺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異，出腦骨舍利璧觀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寶塔，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出九入十

世俗博戲，有出九入十之說，謂之攤賭。故律云：諸博戲賭財物，并停止，出九和合者，各令衆五日。豫章詩：肉食傾人如出九。

盤渦谷轉

郭景純江賦：盤渦谷轉，淩濤山頹。李善云：渦，水旋流也。故杜子美詩云：盤渦與岸迴。

摩蒼天

東方朔七言：折羽翼兮摩蒼天。魏文帝芙蓉池詩：脩條摩蒼天。故李賀詩云：殿前作賦聲摩空。

逝湍奔峭

謝靈運七里瀨詩：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李善引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陁。許慎曰：陁，落也。然奔亦落也。故杜子美詩云：奔峭背赤甲。

蜀運茶馬利害

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元豐末，陸師閔提舉川陝茶馬，運茶抵陝，蜀人苦之。中丞蘇轍、御史呂陶以爲言，司馬丞相建遣戶部郎官黃廉往察視，同省曾云一雜句斷歸來作從官。旣堂辭，黃云：容

到彼觀看利害，方敢奏陳。旣至，知得馬爲利，運茶爲害，乃奏乞罷鋪兵，官運茶以寬民力。大作牢執之意，就委措置行之。未幾，公私果以爲便。故詩云：兩猾論兵幾敗國，蓋此爲王中正、俞充作也。

廬江王姬

新唐書王珪傳：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舊唐書亦同。然皆不載其詳。廬江王瑗寵姬亭亭，本賈人妻，有殊色，瑗殺其夫而納之。瑗敗，入宮，復侍太宗，出亭亭錢謝。

咄嗟咄唶

宋景文公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吁。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唶。而司空圖作休休亭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羲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唶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已上皆宋說。余案孫楚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李善引蒼頡篇曰：咄，啐也。說文曰：啐，驚也。咄，丁忽切；啐，倉憒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乃知宋爲是，而劉爲非。

金盤玉盃

太平廣記載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爲之起立。坐定，各進行廚，皆金盤玉盃。故杜詩云：花裏行廚洗玉盤。

仙人九節杖

神仙傳：王遙有竹篋，長數寸，有一弟子姓錢，隨遙十數年，未嘗見開之。一夜天雨晦冥，遙使錢以九節杖負此篋，將錢出行，而遙及弟子衣皆不濕。故杜子美望嶽詩云：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僧爲上人

唐詩多以僧爲上人，如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案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麤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

青精飯

神仙王興傳：太極真人以太極青精飯，上仙靈方授之，可案而合服。興案方合鍊服之，五年色如少女。杜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是也。

八字山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於己酉還下秣陵。案見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潘邠老江口詩云：八字山頭雁，武昌江上魚。

明窗塵

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云：髣髴明窗塵，死灰同至寂。案古嵩子述金液歌云：日魂月華二氣併合

胎育子身其神變化．欲終君自見．分明化作明窗塵．注云．狀若明窗塵也．金液歌．蓋本金碧經云．神室者．丹之樞紐也．非世間五金．其丹如塵．狀若明窗塵．服之漱入三丹田中．即人身中三丹田是也．

前路資糧

藏經中有俱舍論．載頌曰．欲往前路無資糧．來往中間無所止．東萊先生呂居仁臨終詩云．病知前路資糧少．老覺平生事業非．蓋用前語．

王宰畫山水松石

杜子美戲題畫山水圖歌．自注云．王宰畫丹青絶倫．其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余案畫斷云．唐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皋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臨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査屈曲．分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葉壘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又於興善寺見畫四時屛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山水松石．皆爲上上品．

江山之助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淒惋．人以爲得江山之助．

五粒松當作五鬣

故友姚寬令威言．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未詳其義．余案藥性論．載蕭炳云．松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釵．名五粒松．道家服食絶粒．又案本草圖經云．方書言松爲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訛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七鬣者．今據圖經．粒字當作鬣．訛爲米粒之粒．然五代史鄭遨傳云．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此則云五粒松脂．以是知其訛有自矣．

欲談前事恐無人

文潞公嘗曰．人但以彥博長年爲慶．獨不知閱世旣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王立之寄蘇黃門送人歸洛詩云．偏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殊不知蘇叙潞公語也．

心跡雙清

杜詩．心跡喜雙清．蓋本謝靈運齋中讀書詩．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

平仲君遷本二木名

陸龜蒙．寄南海二同年詩．庭中必有君遷樹．莫向空臺望漢朝．注．交州記．朝臺．尉佗望漢所築．余案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

簡易字有出處

新唐史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豫章．疑簡易無所本．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爲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雄長揚賦．亦云．出凱弟．行簡易．

斷自天筆

杜謝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輕．蓋孔稚圭表云．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博懸於投

豫章和東坡韻送李豸下第云．博懸於投不在德．案班固弈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駰謂投、投瓊也．見蔡澤傳．

斷腸聲裏唱陽關

豫章題陽關圖絶句．斷腸聲裏無聲畫．畫出陽關更斷腸．案李義山贈歌妓詩云．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裏唱陽關．豫章所用也．

無底籃

呂居仁贈僧詩云．更言柄子籃無底．盛得山南骨朶歸．廣燈錄．契魂禪師上堂．僧問．古言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蓋取此也．

婆娑集

崔德符以所作詩文．目曰婆娑集．蓋取四子講德論．婆娑謳吟．鼓腹而笑．

叩檻出魚鼈

東坡詩．叩檻出魚鼈．詩取一笑粲．案柳子厚河間傳云．遂入禮隥州西浮圖兩池間．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爲一笑．

酒盡臥空瓶

東坡病中大雪詩．飲焦瓶壓臥．趙夔注云．歐陽詩．不覺長瓶臥．趙夔注云．張籍詩．酒盡臥空瓶

花照眼

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蓋本於梁武帝春歌．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

不翅猶過多

杜子美詩．方駕曹劉不翅過．見王仲宣公讌詩．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李善注．言上見恩過．不翅過於本望．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

能改齋漫錄卷八

沿襲

一擲賭乾坤

韓退之鴻溝詩云。眞成一擲賭乾坤。蓋用李太白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

故鄉七十五長亭

杜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瀲瀲落寒汀。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七十五長亭。

野火燒不盡

白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余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花冥冥

元微之憶醉之詩云。奇樹花冥冥。蓋本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也。而韋蘇州亦有冥冥花正開。東方欲曙花冥冥之句。

但令在舍相對貧

王建遠將歸云。但令在舍相對貧。不向天涯金繞身。戎昱長安秋夕詩云。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可。建蓋用昱語耳。昱、德宗建中時人。建、文宗太和中人。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書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嶺下臥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疏。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疏。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眞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余以雲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嘶經雁應須動。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法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韋孝標八月詩云。徒倚仙居邊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濕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眞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

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輟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可謂之非人邪？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邪？余案列子稱包犧氏、女蝸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商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覆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繁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蓋學朱也。然二詩皆佳。

詠舞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舞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聲臨畫閣，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能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洪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以歌扇對舞衣，蓋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麗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歎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送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號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裊庭柯

錢內翰希白登辰詩：雙蜻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裊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百勞飛。錢意韋、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褊器量褊窄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消。秦韜玉雪詩云：片積落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詩：天邊密勢來猶溼，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犂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內一聯云：黃氣遙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余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暖，灑密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郭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邨。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穀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翰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錄、載崧陵冦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花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盛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蕝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遺子鹿引麛

唐吳子華詩云。躞蹀魚遺子。晴遊鹿引麛。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甘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甘熟客分金。呂吉甫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含寒露酒浮金。

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鍠詠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詞。而非明皇所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腳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鍠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余讀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遊感興詩。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句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答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蘂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余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即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已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微言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樗蒱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清春老。瘦馬肥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藁云。疾風甚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烟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新月詩。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安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斷近天墀。雨露常私覆種時。偶恨一株風露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闕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寺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翦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

閩。南都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身夢外身

山谷贊白贊其眞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已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荊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蓋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荊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送玉盃。都下翌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辭。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淸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耶。隋庾信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宜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辭工。

門雀屋烏宜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覺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附參寥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亦云，我憐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余案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腷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袁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騎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邪。

猿嘯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嘯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陳蕭詮夜猿嘯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贈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倣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鴉過別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答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答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答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孫叔向有經昭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余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怳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卻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卻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盡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歇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横陳

荊公詩，日高靑女尙橫陳，橫陳二字，首見楞嚴經及宋玉諷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荊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荊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樂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雀譴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琴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雀譴詩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莘老子劉企，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靑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靑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欲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發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案陝西，富公出案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而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益可見矣。

覩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溫北伐，經金城，見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覩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案廣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頲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荊公詩，道人從南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藁黃，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

嘗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于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說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爲此乃摸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唯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詩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問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語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條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爲難，要當于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闕，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余案此說出于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于唐皇甫松醉鄉日月發之，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瑤晴別離云。朱欄隔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寖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于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洺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話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長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知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遊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者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劉石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歎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楊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榻延徐孺禮應疏。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飛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荊廓然秀。豫章取以爲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蓋本于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狗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畜不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臨窗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堦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載小玉傳作開簾風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閑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蓋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嘯猿樹

杜詩。影著嘯猿樹。魂飄結蜃樓。蓋用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嘯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醉歸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絛西清詩話。取善權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問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實

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慶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圖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麐飛遙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答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于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于何處去.日于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儘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況賽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堯舜性仁賦

劉煇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于范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著雍之志咸和.外誅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攝袍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貫木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干戈作遠遊.攝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貫水爭流.青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遙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覽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高樓.露冕吹鐃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楚州.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余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之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荊公與之論文甚善.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載花詩云.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乃知陳無已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蹤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

訓.未嘗不以語朋儕也.以上皆胡百能說.予彙宋顯凱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凱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余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獨可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遙鄉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臨刑.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爲子賦曰.遊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圓

荊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陳暠詩.嘗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无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案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卽事詩云.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裏.歐陽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日邊屬帝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稱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薦紳類能傳誦.以爲膚敏叔作.非也.予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焰方燒臘.畫角殘聲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翫其諾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案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旣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迷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荊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蠻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猶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國之句。予以爲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滎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後觀晁少傳碎金。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魏姚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傳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人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見晉書載記。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旣多。則遣辭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荊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興闌啼鳥喚。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荊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善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爲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荊公。無可疑者。但荊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遊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傍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貞叢顧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

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殊不御。而駕服羈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閭閻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瀆以導滯。而當聖世貴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遯遁。不涉乎郊藪。非所以畢八荒。尉六合也。不得倂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張良曰。余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殆與之爲一矣。

荷桃附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倩桃附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前唐李詢附織錦詩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疏。荷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疏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疏戶。野蔓延青入破窗。蓋出于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已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而不失爲佳者。張喬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鄉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村。蔣鈞孤雁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南北不成行。（案此下疑有闕文）

薏苡芎藭

張右史來晉臥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渥要芎藭不待塵。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瘦辭那復託芎藭。

夢魂香

黃季岑賞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洲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晏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値且銜盃，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襃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襃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襃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眞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襃公與鄂公，鮑慎由謝仲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豐，麒麟閣逈相望，往寫襃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侔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子尋渾，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含蓄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葩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祕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擧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種，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余案晉劉毅傳，鄭洪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于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爾不能舉

韓子蒼送王枝詩，末章云，虛作西清老從臣，知爾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邱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蕭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蕭穎詩，雲縈釀成千嶂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閣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李唐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韓子蒼詩出陸龜蒙

韓子蒼作絕句，天寒候鴈作行遲，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醒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唐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奪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詹光茂妻寄遠詩

蔡寬夫記，天聖中，孫冕載詹光茂妻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乃知惟有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所本，

葛敏修用陳況詩

葛敏修南華竹軒絕句，獨擧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蓋用五代時陳況詩，醒眼看諸峯，白雲開又集，然唐吳融亦有深感下峯顏色好，晚雲纔散又當門之句，

古有瑣語

唐孫元憲有北夢瑣言，案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瑣言十一篇，乃知古已有瑣言，

語有神助

呂氏詩事錄云，郭祥正有句云，明月人隨渡流水，王介甫愛之曰，此言如有神助，余記范文正公詩云，多情是明月，相逐過江來，乃知郭本此，

皮日休白蓮詩

東坡嘗喜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謂決非紅蓮詩，然李賀新笴云，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乃知皮取此，

不去呂后爲惠帝計

老蘇明允論漢高祖云，不去呂后者，以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氏者。爲惠帝計也云云。余案唐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云。漢高不去呂氏。亦近于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于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直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乃知老蘇本此。

韓子蒼作善清眞贊

韓子蒼作善清眞贊云。蓬鬆頭。卓削耳。一生說法牙無水云云。蓋用東坡趙王孫如來出山相云。頭鬅鬙。耳卓削。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象閒。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覺。東坡集不載此文。

陸農師取杜子美詩

王荊公父子俱侍經筵。陸農師以詩賀云。潤色聖猷雙孔子。燮調元化兩周公。議者爲太過。然不知取杜子美送辭明府詩。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

陳去非黃巢詩意同

陳去非衡嶽道中詩。客子山行不覺風。龍吟虎嘯滿山松。綸巾一幅無人識。勝業門前聽午鐘。案唐黃巢既敗。爲僧。投張全義。舍於南禪寺。有寫眞糾本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掛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去非詩意同。

澄江一道

東萊先生呂居仁。愛豫章。少年時作泰和縣樓詩。木葉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然白樂天亦有江樓夕望詩云。燈火萬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之句。

洗天風雨

藝祖聞蜀人詩云。煩暑鬱蒸無處避。洗天風雨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之來也。此乃蜀人朱長文詩。然唐許昌節度使薛能漢南春望詩。已有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之句。

能改齋漫錄卷九

地理

石頭之名有二

韓退之有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詩。故今洪州石頭驛。皆以爲證。大觀三年。汪藻彥章爲江西提學。作石頭驛記云。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渚。世以爲殷洪喬投書之地。晉史及世說稱洪喬爲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歲。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傳。石頭于他書無所見。以圖志考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爲西昌縣。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爲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爲驛也。其大略如此。後又云。自洪喬而知有此山。至退之而驛之名始傳。然則石頭之名。汪彥章徇流俗之失。遂以爲洪喬投書之地。失之矣。予嘗考之。蓋江南有兩石頭。鍾山龍蟠。石頭虎踞。與夫王敦蘇峻之所據者。此隸乎金陵者也。余孝頃與蕭勃即石頭作兩城。二子各據其一。此豫章之石頭也。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行。致書百餘函。次石頭皆投之。蓋金陵晉室所都。都下人士以渠出守。故因書以附之。投之石頭。謂渠去都而投。而非抵豫章而投也。後人以渠嘗守豫章。而豫章適有石頭。故因石頭之名。號投書渚矣。意者將紀洪喬之剛介。以增重石頭。殊不知豫章之石頭。非金陵之石頭。案梁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

嶺。擁據江西。新吳洞主余孝頃應之。遣其子守郡城。自出豫章。勃之別將歐陽頠軍苦竹灘。陳武帝遣周文育總師。唯手而禽頠。勃時尚居南康。麾下閉之。斬其首以獻。於是孝頃退走新吳。帝遣文育黃法𣰰討之。文育率衆軍入象牙江。捨舟進據三陂。卒爲豫章內史熊曇朗所害。無成功。南康今虔州也。新吳今奉新縣也。三陂今海昏之墟落也。象牙江。今隸南昌。苦竹灘。今隸豐城。江西之江。兆源於庾嶺。而豫章承其下流。南康苦竹灘象牙江。蓋通一貫者也。文育自象牙而趨三陂。以今覈之。正得間道。蓋是時孝頃居新吳。其子猶據石頭之舊柵。法𣰰雖受詔見助。而尚駐軍新淦。文育若欲徑御江流。縱能擒舊柵之豎子。竹未擣新吳之巢穴。且令屯聚于三陂。庶幾法𣰰順流而應之。則首尾夾戰。孝頃父子無遺噍矣。不幸爲人得而賢焉。予家江西。往來洪撫之間。又以法𣰰之爲鄉人也。因史册所書。考石頭之艱。俯江山之形勝。想古人之所以倚伏往來者。則石頭之險。蓋有在矣。而終不得與金陵並馳。豈非所託非人哉。

豫章之名

豫章之名舊矣。在江左者有其地而非郡。在江南者建郡。而非春秋之時。吳王闔閭六年。得定公之二年也。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克楚。取居巢。又明年。吳將入郢。其謀訖諸因唐蔡而西。冬十一月。蔡侯吳子唐侯俱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囊瓦濟漢而陳。自小別而至大別。吳逆擊敗之。五戰而及郢。嘗觀吳都其區。今平江之吳縣也。楚都郢。今富水也。漢水自歸峽接流。而爲今漢陽軍。蓋視吳爲東。九江自庾嶺兆源。而洪州奠其南。蓋視楚爲西。居巢今無爲軍也。闔閭之六年。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明豫章瀕楚。而巢邇于吳。故得而潛師也。小別大別。今鄂州之山。漢水視之爲東者也。八年。吳人舍淮汭而即豫章。杜氏以爲漢東江北地。囊瓦方且濟漢而陳于小大之別。則春秋之豫章爲瀕楚在江夏之間審矣。或者以六年之師。因豫章以建州。則其地必沿流之所。而洪之爲州。蓋沿流者也。八年。捨舟而即豫章。且堅杜氏之說。因以漢東之地爲平陸。惟有沿流平陸之異。故以見舟者。江南之豫章也。殊不知吳視楚爲西。視江夏爲小西。而視洪則南矣。見舟所以張軍容也。安能遠託大江之南。而不近趨小西之地。然則江南之豫章。決無與乎春秋之時明矣。

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

予。江西人。嘗考今之豫章。非春秋之豫章。然皆未得其定說。已具于前矣。最後予讀杜預孔穎達注疏。而後知予之寡見也。案左氏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左氏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名云。定公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軍楚師于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師夾漢。此皆在江北淮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以上皆經傳與注疏所載。予以杜孔注疏證江南之豫章。無與于春秋之豫章。審矣。漢志雖曰高帝置。但年代闊遠。文字殘

闕。無從考見所徙之年月耳。案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鎭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西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去江陵甚近。與今洪州全不相干。

戲下有兩音

王觀國學林新編云。戲下有兩音。前漢高祖紀。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又曰。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注曰。戲。音許宜切。亦讀曰麾。衛青傳韓說爲戲下轉戰。灌夫傳馳入吳軍至戲下。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讀與麾同。又引高祖紀曰。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曰。在新豐縣東。今有戲水驛。後漢郡國志京兆新豐東有戲亭。以上皆王說。余案左氏國語。里革曰。幽滅于戲。韋氏注曰。幽王爲西戎所殺。戲山在西周。孔穎達曰。戲。驪山之北水名也。皇甫謐曰。今京兆新豐東二十里戲亭是也。汲冢書紀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爲太子。與幽王俱死于戲。然則戲之得名。春秋時已著。不始於秦漢間也。據韋孔所引。雖山水不同。要之以戲而兼名山水。古來蓋多有之。不可以一爲是也。至觀國謂師古不當以旗戲與地名同音。此不足咎。第班固不當稱戲而以下譏之。

巴字山水

宋之問送田道士使蜀投龍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又唐人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學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予案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邪。然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唐人有巴字江賦云。初驚鼇蝕龍舟。解衣於波中乍者。嘗從漁火星分於渡口。乃知山形似巴者非。

孟諸

高適封邱行云。我本漁樵孟諸野。又平臺云。孟諸薄暮涼風起。又曰。朝臨孟諸野。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云。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予案釋地云。十藪。宋有孟豬。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澤藪曰望諸。禹貢。豫州導菏澤。被孟豬。孔安國曰。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宋則今梁國也。睢陽是已。故鄭氏注。亦云望諸在睢陽。樂朋通用。

有二中牟

中牟有二。在河南北之間。不可不辨。爾雅曰。鄭有圃田。郭璞注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趙世家曰。獻侯即位。治中牟。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有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又曰。三家分晉。河南之中牟。魏分也。通典曰。滎陽郡中牟縣。注云。漢舊縣有圃田澤。荆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春秋定公九年。左傳曰。晉車千乘在中牟。杜預注曰。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予案左氏所謂車在中牟。非滎陽之中牟明甚。杜預疑之甚當。且晉世方分河南爲滎陽郡。中牟屬之。此地乃在河南。計非晉境所及。及三家分晉。中牟屬魏。則非趙所得都。蓋趙獻侯治中牟。亦非河南之中牟也。考春秋哀公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論語佛肸以中牟畔。與定公九年晉車在中牟。或別

是一中牟。當在河北耳。臣瓚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河南中牟。春秋之時。在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爲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也。春秋衞侯如晉。過中牟。案此之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案中牟當在漯水之上。然則臣瓚亦以河南中牟。非此中牟矣。今漢書地理志與通典雜聚而不辨焉。使後學不能不疑也。

石城

王彥輔石城辨疑曰。左太沖謂戎車盈于石城。即金陵之石頭城也。世徒知於此。而不知郢州之得名亦同也。故鄒湛長曰。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以爲固者是也。蓋晉羊叔子鎮荊州日所立。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就置竟陵郡。至唐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則今之郢州。昔之竟陵郡也。以上皆王說。予案唐杜佑通典云。郢州今治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郢州。或爲富水郡。然則彥輔所謂武德四年置郢州於長壽縣。是不察杜佑所謂後周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邪。攷佑云。隋初廢州置郡。至唐又併爲溫州。又爲郢州。則彥輔止據後來。不究其本耳。唐書樂志曰。石城樂者。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年歌謠通暢。因作此曲。古今樂錄曰。石城樂。舊舞十六人。其曲一云。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蓋竟陵之石城。其名甚著。又通典云。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辨朐䏰

韓退之作韋處厚盛山十二詩序曰。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洪慶善辨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本萬世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川郡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音潤蠢。地下溼。多朐䏰蟲。劉禹錫嘉話云。朐䏰、蚯蚓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上音屈。下音忍。集韻云。朐䏰在漢中。俗作朐非是。以上皆洪說。予案西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顏師古曰。朐音劬。後漢郡國志。巴郡朐忍縣。亦只作此忍字。蓋古文借用也。又案杜佑通典。開州大唐置。或爲盛山郡。盛山縣漢朐䏰縣地。以三書攷之。蓋開州在唐爲盛山。在漢爲朐䏰也。漢書不著其意。惟劉禹錫以其地出朐䏰之蟲。因以得名。禹錫之說。亦本許慎說文云。朐䏰、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從肉句聲。黃朝英云。攷其意。當作潤蠢。朐、如順切。䏰、尺允切。與洪氏禹錫所音不同。然朝英禹錫慶善三人。偶忘攷西漢地理志耳。蓋師古以朐音劬。此不可不辨。

辨濠州字誤

洪慶善辨韓退之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曰。豪、今誤作濠。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羣請其事。由是改爲濠。取水名也。退之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以上皆洪說。予案杜佑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子之國。至晉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梁因之。兼置徐州。

北齊改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濠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然則據佑所言。初不見豪字。兼亦不本於唐。自隋改曰濠州矣。況佑所上通典。在貞元十年。及稱因濠水爲名。濠音豪。其誤甚明。以此知韓文作濠爲是。而所以致洪之辨者。地理志之失耳。

辨隱陵字音

開封府隱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里。今隱音煙。非是。案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隱陵之役。陸德明音義曰。鄢、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鄢。以曰偃。後漢書附曰隱。音焉。亦音偃。然則二字通用耳。

蔣廟鍾山孫陵曲衍

唐徐堅。其學甚博。所撰初學記。載揚雄九州箴。內潤州箴云。洋洋潤州。江山秀遠。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江寧之邑。楚曰金陵。吳齊梁晉。六代都興。案丹陽記。蔣子文爲秣陵尉。破賊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爲中都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箴之所謂蔣廟鍾山也。丹陽記云。蔣陵因山爲名。吳大帝陵也。輿地以志爲嘉。嘗孫陵曲衍之傍。故蔣陵亭亦名孫陵亭。此箴之所謂孫陵曲衍也。然雄死於西漢之末。去此二百餘年矣。何以知之。又況於六代乎。予故以潤州箴非雄所作甚明。

鑑湖

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羲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而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不然也。或陸贄月照鑑湖賦。日光無不臨。故麗天垂耀。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鏡得名審矣。

蜀石牛

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給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焉。此事尤近誣。蜀人吳師孟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刪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嘆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未相尤。醞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三曲江

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臨曲江隑州。即長安也。案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弭節伍子之山。今胥山在蘇州。

澧水

酈道元水經曰。澧水逕安南縣。又東與赤沙湖會。湖水北通江。南注澧水也。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

行云。寺門南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

橘洲

輿地志曰。潭州橘洲。在郡南對南津。常若如在下。及至夏水。懷山浮洲皆沒。橘洲獨在。故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云。橘洲田土仍膏腴。然橘洲有二處。其一在龍陽。子美之詩所本。乃長沙之橘洲。距州十里。

衡山

東泉雜錄云。余嘗至泰山。見其峯巒。巋然獨出。而衡山七十二峯皆平。謂之衡。蓋取此。此說大謬。皆天文志。北斗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湖南衡山。蓋上承玉衡分野。以得名耳。故荊州記云。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鈞物。故名衡山。下據離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託其陽。故號南嶽。以此推之。南嶽當玉衡分野可知矣。亦猶長沙婺女之類。故今山下有銓德觀。

羊城

高適送柴司戶之嶺外詩云。海對羊城闊。山連象郡高。案南部新書云。吳脩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又廣州記云。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又鄭熊撰番禺雜記云。廣州昔有五仙騎羊而至。遂名五羊。新書與熊所記同。惟廣州記爲異。當有辨其非是者。

赤縣

史記鄒衍著書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敍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有九。乃所謂九州者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南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遷鼃黽之穴。唐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云。明君掄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州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岧亭。

洞庭橘

世以韋蘇州詩。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猶待滿林霜。以韋嘗守蘇。遂謂太湖洞庭山產柑橘。幷以唐吳融序賦及王維送人赴越州詩。風樵若邪路。霜橘洞庭秋。蘇子美姑蘇詩。洞庭甘熟客分金爲據。而以洞庭湖爲非。其實不然。蓋洞庭見於吳楚。皆產柑橘。第湖山爲異耳。觀襄陽記。李叔平臨終敕其子曰。龍陽洲裏。有千頭木奴。及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案此則龍陽洲正在洞庭矣。又況晉張華詩云。橘在湘水側。非隋人哉。傳劉珏甘賦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云。傾于節分湖之區。徐陵甘詩云。江潭間修竹。由古以來。洞庭湖之有橘。舊矣。故柳毅叩橘而書始傳。至若洞庭山之有橘。不讀唐吳融序賦。未必其名顯也。

赤甲

杜子美卜居於赤甲。故有赤甲詩。卜居赤甲遷居新。又入宅詩云。奔峭背赤甲。又黃草詩云。赤甲山下行人稀。又自瀼西移居東屯茅居詩云。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案荊州圖記云。魚復縣西北赤甲城。東連

白帝城。西臨大江。然則赤甲蓋關魚復縣也。

烏石岡栢岡躡步門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荊公外家吳氏居其閒。故與外氏飲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又遊草堂寺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荊細逕水雲閒。又雜詠云。烏石岡頭躑躅紅。江邊柳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栢岡。栢岡故多辛夷。荊公詩云。栢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栢岡西。又贈黃吉父詩云。栢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花時紅躑躅。爲言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珍詩云。栢岡定有辛夷發。亦見東風使我知。躡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即躡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爲祠堂。公有詩云。曲城邱墓心空折。躡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栢岡躡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亨仲詩云。兒童共戲菖蒲岸。老大相逢烏石岡。

睢陽

應天府南京睢陽舊地也。近世皆以睢爲趙音。非也。案左傳。隱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云。宋梁國睢陽縣。又昭公二十一年。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注。梁國睢陽縣有鴻口亭。又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于次睢之社。注。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以上三處。陸德明皆音雖。

武林山

李翺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春。注曰。即靈隱天竺寺。予案杭州無武陵山。陵字當是筆誤。恐是林字。晉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陵山。武林水所出。當是時。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顏師古注。

雲夢

沈存中筆談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注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浙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之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予案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邱。半出寰宇記也。然史所撰。史是太宗時人。則沈郭未嘗見寰宇記也。然沈辨未得其詳。且周禮荊州云。其澤藪曰雲夢。鄭康成注云。雲夢在華容。禹貢云。雲土夢作乂。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正義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可獨稱雲稱夢邪。

酈道元水經注，謂自江陵東界為雲夢，北為雲夢之藪，亦不指一處，不可曉，以夢在江南，雲在江北。

紀南城

王觀國學林新編，論楚都郢曰：史記周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楚文王自丹陽徙郢。楚頃襄王自郢徙陳。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命曰郢。楚既徙而猶命曰郢，亦猶南朝蕭氏出於蘭陵，而其後又僑置南蘭陵，各貴其所自出也。今之郢州，乃楚之別邑，號郢亭，非楚都之郢。以上皆王說。予案杜佑通典云：壽春郡羅城，即考烈王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為九江郡。又云：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穀，即莫敖所縊。荒穀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又案酈道元水經注曰：楚之先僻處荊山，後遷紀郢，即紀南城也。十道志曰：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城，入赤湖，郢城遂破。杜預左傳注曰：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故楚國也。然則王觀國雖知今之郢州非楚之郢，而尚未知定處也。今以諸書參考，即江陵之紀南城是也。筆談亦止謂楚都南郢。

黃金瀨

藝文類聚載幽明錄曰：巴邱縣自岡以上二十里，名金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弄船，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予案巴邱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邱、晉屬廬陵郡，改屬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以鄉得名，今撫州崇仁縣是也。予世家巴邱，考黃金瀨在邑之東二十里，其名迄今尚存。其上有陂，亦謂之黃金陂。然鄉人皆莫知得名之始，輒金岡止謂之岡頭。

開封

京師開封縣，其城本鄭莊公所築，昔衛之水有浚，浚之地有儀封人，掌儀地之封疆，鄭人得而城焉，以為開封。此其始也。高帝紀：秦二世三年，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未拔。

金隄

金隄、在今東京酸棗縣。案漢溝洫志：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注：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

陳橋

陳橋距舊城二十里，即古之板橋。太祖北征，次陳橋，軍士推戴，即其地也。白居易板橋路詩曰：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長水柳千條。若為此路應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共玉顏橋上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李洞山板橋曉別云：迴望高城落曉河，長亭窗戶壓微波。水仙欲上鯉魚去，一夜芙蓉紅淚多。王荊公陳橋詩云：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韋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卻新年一半春。

西塞

張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案武昌記曰：西陵縣對黃公九磯，謂之西塞。

閩江南臺

閩中記：晉郭璞遷城時，言南臺沙合，必出宰輔。元和中，閩人潘有質為省郎，自負王佐之才，每遇鄉人，必問南臺江可褰裳過否，或云未，則色不悅。迨章郇公入樞府之明年，沙始交，遂大拜。繼而吳丞相育、曾侍中公亮、陳丞相升之、吳樞密充，皆相繼輔弼。惟曾公泉人也，他皆建人。吳章又皆浦城人。其後如章子厚諸公繼踵而起，盛哉。南臺今屬福州。故宋景文公撰章郇公墓志亦云：閩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比年遂僨為洲，蓋名世賢弼，殆天啟然。或云：福州無預建州，殊不知閩中記云：南臺者，在閩縣南五里，江畔有越王釣龍臺，故曰南臺。其源出於建溪，東流四百里至臺，又東南流三十里，與東西峽江合流入海。

北苑茶

丁晉公有北苑茶錄三卷，世多指建州茶焙為北苑。故姚寬叢語謂建州龍焙面北，遂謂之北苑。此說非也。以予觀之，宮苑非人主不可稱，何以言之？案建茶供御，自江南李氏始。故楊文公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十餘萬斤。以文公之言致之，其曰京挺的乳，則茶以京挺為名，又稱北苑，亦以供奉得名可知矣。李氏都于建業，其苑在北，故得稱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為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其曰北苑茶者，是猶澄心堂紙耳。李氏集有翰林學士陳喬作北苑侍宴賦詩序曰：北苑、皇居之勝槩也。掩映丹闕，縈回綠波，珍禽異獸充其中，脩竹茂林森其後。北山蒼翠，遙隔複道之陰；南內深嚴，近在帷宮之內。隔周王之平圃，小漢武之上林。云云。而李氏亦有御製北苑侍宴賦詩序，其略云：儉開養高，亦有其所，城之北有故苑焉，遇林因藪，未施於離宮，均樂同歡，尚慙於靈沼。云云。以二序觀之，因知李氏有北苑，而建州造挺茶又始之，因此取名無可疑者。

琵琶洲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予案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使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衄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暴起一洲，形如龍食彼郡，風氣可洞而掘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饑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予乃知洲形如龍，轉以為琵琶，蓋聲於吳也。

脩水

脩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經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脩，有水名脩，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案陰陽書云：水宜東流，蓋震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艮方耳，所以分寧雖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脩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脩字從水何邪？案史記徐廣以滫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利夔路置帥維蜀之險

熙寧九年，原州臨涇縣令鮮于師中言，蜀有劍門棧道之險，瞿唐三峽之隘，今朝廷命帥，舉利益二路以付之，萬一中國多事，姦雄恃險，無以分制，乞於利夔兩路置帥，以爲西蜀之勢。於是詔自今中書選官知興元府，樞密院選官知夔州。

慨口

豫章大江之口，距海昏縣十三里，地名慨口。今往來者不究其義，以海口稱之，如云江海之口也。予案豫章記曰，海昏侯國在昌邑（今建昌縣），城東十三里，縣列江邊，名慨口，出豫章大江之口也。昌邑王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故謂之慨口。

五松山

李太白詩，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案五松山在今池州銅陵縣，山有寶雲寺，舊曰五松院，南唐江延義有記。

閣皁山

玉堂閒話云，南中有閣皁山，山形如閣，山色如皁，故號閣皁山，乃葛仙翁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案陶弼詩云，葛仍天然閣閣形，陰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覓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閣皁形色收。蓋以閒話所謂形色而言也。今屬臨江軍，爲福地之一。

天姥山

會稽剡縣，自晉宋以來，人始稱傳，故沃洲天姥，號稱山水奇絕處。自吳僧帛道猷來自西天竺，賦詩云，連峯數十里，修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其後支道林之徒相繼而居，凡十八僧，而名流如戴逵、王羲之者又十八人，大概白樂天記之爲詳。蓋道經云，兩火一刀可以逃，以其名山之多，可以避世，故晉宋之世，隱逸之爲多，亦爲陽明洞天也。

蓬萊何似水晶宮

東坡謂驪山湯以妃子之故，後世恥言之，余以是知物之輕重廢興，必以其人也。李太白以青陽九子山爲九華山，以武昌南湖爲郎官湖。元微之在越州，賦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其後州治有閣名蓬萊。楊漢公守湖州，賦詩云，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其後遂以湖州爲水晶宮。古今皆因之，由是言之，豈不以人哉。范文正守越，滕元發守湖，滕寄詩云，江山千里接仁風，都在東南秀氣中，爲問玉皇香案吏，蓬萊何似水晶宮。

弋陽縣山

信州弋陽縣，距縣三十里，有山亭亭聳立，如几如笏。李翱來南錄云，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君字誤也。案通典，弋陽縣舊葛溪縣，隋改爲弋陽，有弋水。

唐宋三河改隸

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人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郡，河南縣爲理所（古郟鄏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所以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

梁園

詩事錄云，近世武人如節度使柴宗慶作詩云，曾觀大海難爲水，除去梁園總是郵。梁園，戰國時魏惠王徙治大梁，即其地，今京師之東城是也。余以爲非是。汴州與宋州接境，漢梁孝王有兔園、平臺、鴈鶩池在焉，故梁園之稱以此。

白礬樓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礬樓，或者以爲樓主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礬於此，後爲酒樓，本名白礬樓。

南蘭溪縣

蘭溪在唐爲兩縣名，一屬蘄州（沛水改爲蘭溪），一屬婺州。杜牧之詩，蘭溪春盡水泱泱，蓋蘄州之蘭溪也。杜守黃州作此詩，黃承蘭溪下流故耳。

水中高土名曰洲

或曰，州，疇也，疇其土而生之也。余案說文曰，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名曰洲。所以今之近水之灘岸皆曰洲。

魯澹臺墓

洪州東湖鐵柱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余案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焉。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於稽致也。

爛柯亭

李宗諤云，衢州爛柯亭在州治之西四里，古有樵者，觀仙奕棊不去，至斧柯爛於腰間，即此地也。乃知觀棊爛柯，不止衢州。

姑射山

新唐書地理志，姑射山、竇苹音訓云，一名平山，又名壺口山，射音亦。予案列子莊子音釋，射皆音夜，不音亦。

連州以山名

劉禹錫云，連之爲州，以山得名，蓋未指其所出。案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取以名州。今連州所纂逸州集，不載所始，止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連州，蓋亦不善考者也。

灤河縣

竇苹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官切。灤水出奚國都山。謂出山海經。並無此字。唯見於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案北部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竇以爲在東。非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

議論

周子翳樂府拾遺出塞詩

周子翳作樂府拾遺。謂孔子删詩。有全篇删去者。有删去兩句者。有删去一句者。如傳所謂客去歌株離。則删去全篇者也。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則删去兩句者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則删去一句者也。子翳之論如此。皆爲出塞詩云。雉堞高臨楡柳長。漢家烽燧遥相望。狼山莽碧闇平野。易水流寒入大荒。千里封疆迷草木。百年民物自農桑。傳聞漠北尚餘孽。吾與猩胡沙寒傍。

詩非富貴語

歸田錄謂晏元獻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然此乃樂天詩。樂天又有一詩類此。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陳無已皆所不取。以爲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荆公以北山移文爲不然

王荆公草堂詩。蓋以北山移文爲不然。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故卒章云。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俠客行寓意不同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惠連宋武詩

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予觀宋孝武云。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肅肅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雅聲頓挫。過惠連遠矣。至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樂天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窗詩。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宮菊。惟憶新昌堂。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淵明二詩相反張季鷹詩與淵明類

陶淵明詩云。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固爲好。又作擬古詩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反如此。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與陶前詩相類。

陳公輔黃魯直詩

王直方詩話紀陳公輔題湖陰先生壁云。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荆公見而笑曰。戲君爲尋常百姓耳。古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然以予觀之。山谷有詩答直方送並蒂牡丹云。不知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欄。若以荆公之言爲然。則直方未免爲山谷之戲。殆若不自覺爾。

崔李詩語同意異

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李太白亦有楓落吳江雪。紛紛入酒杯。語同而意異。

杜子美鮑照李頎白鷗波浪句

東坡以杜詩白鷗波浩蕩。乃沒字。謂出沒于浩蕩間耳。然予觀鮑照詩有翻浪揚白鷗。唐李頎詩有滄浪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以波浪。此又何邪。

支遁臂鷹走馬

世說載支遁道林常養馬數匹。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云。貧道重其神駿。高僧傳載支遁常養一鷹。人問之何以。答曰。賞其神駿。然世但稱其賞馬。不稱其賞鷹。惟東坡有謝鄧師無著還支遁鷹馬圖詩。所謂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荆公山谷詩意同事同

荆公詠淮陰侯。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虜。東面置座師廣武。誰云晚計太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古。二詩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山谷黃雀詩。牛大垂天且割烹。細微黃雀莫貪生。頭顱雖復行萬里。猶和鹽梅傳說羹。二詩使黃雀事亦同。

陳無已王荊公孫莘老論韓文嗜好不同

陳無已記秦少游云。元和聖德詩于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然荊公于淮西碑不以爲是。其和董伯懿詠晉公淮西碑佐題名詩云。退之道此尤儁偉。當鐫玉版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而孫莘老又謂淮西碑序如書。銘如詩。何邪。信知前輩嗜好不同如此。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

荊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呂使君潮州詩云。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顚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其答文忠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

文貴自然

文之所以貴對偶者。爲出于自然。非假于牽強也。潘子眞詩話。記王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所謂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之。爲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歲。曾無白水之眞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特出于剽竊。又且白水眞人爲錢殿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一意。無斧鑿痕。更覺其工。

蓄家妓示客而致禍

蓄家妓以爲獻。主人之本意也。然古今反以取禍者有之。晉石崇有妓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遂勸趙王倫誅崇。五代安重誨嘗過任圜。圜爲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而圜不與。由是二人相惡。重誨誣以反而殺之。二人皆以家妓示客而致禍。唐人李清詠石季倫詩云。金谷繁華石季倫。只能謀富不謀身。當時縱與綠珠去。猶有無窮歌舞人。若李清之言。則宜若季倫任圜之失。及觀外史檮杌記潘沆事。則又不然。沆事僞蜀王建爲內樞密使。有美妾曰解愁。善爲新聲及工小詩。建至沆第。見而欲取之。而沆不肯。第謂沆曰。綠珠之禍。可不戒哉。沆曰。人生貴于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邪。人皆服其守。以予觀之。沆之不死蓋幸耳。何足以有守服之哉。

江西宗派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既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爲詩。屬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詳。已而居仁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爲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覽贛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爲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蓋可知矣。

東坡以魏鄭公學縱橫之術

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爲諫諍之術。且云。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異者。

心正也。世或以東坡之論爲不然。予讀鄭公出關詩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不博。未可以輕議前輩也。予後讀唐書魏公傳云。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乃知魏公少學縱橫無疑。

聖俞諸公以郭功甫爲李太白後身

章衡子平答郭功甫書。其略云。鄭公毅夫。吾叔表民。及梅聖俞。皆以功甫爲李謫仙之後身。吾不知謫仙之如夫子之少時。其標格淵敏。已能如此老成否。子平所以答功甫之說。不得不爾。然梅聖諸公以功甫爲李白後身。求諸詩文。信不誣矣。蓋聖俞有贈功甫云。采石月下聞謫仙。夜披錦袍坐釣船。然東坡山谷不以爲然。故題功甫醉吟庵云。不用騎鯨學李白。東入滄海觀桑田。蓋有所激耳。而王直方詩話亦載東坡謂郭祥正只知有韻底是詩。而張芸叟詩評亦云。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遜。求其適口者少矣。

張文潛寄意

張文潛言。昔以纖人之故。坐是廢放。每作詩嘗寄意焉。有云。最憐楊柳身無力。付與春風自在吹。又云。梧桐直不甘衰謝。數葉迎風尙有聲。

王逸天問劉禹錫問大鈞

王逸天問章句云。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余因悟劉禹錫問大鈞之爲非。

詩文當得文人印可

韓子蒼言。作詩文當得文人印可。乃不自疑。所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又云。詩文要縱。縱則奇。然未易到也。

韓退之杜子美詩用韻

孔經父雜說。謂退之詩好押韻。累何以云工。而不知犯用韻之病也。雙鳥詩兩頭字。兩秋字。孟郊詩兩魚字。李花詩兩花字。示爽詩兩乎字。殊不知古之作者初不問此。杜子美八仙歌兩船字。兩天字。兩眠字。三前字。狄明府詩兩醉字。此豈可以常法待之哉。

古文自柳開始

本朝承五季之陋。文尙儷偶。自柳開首變其風。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開。開歎曰。唐有斯文哉。因謂文章宜以韓爲宗。遂名肩愈。字紹先。亦有意于子厚耳。故張景謂韓道大行。自開始也。開未第時。探世之逸事。居魏郡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王通續經。以經籍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今名與字。謂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爲塗。故字仲塗。太祖開寶六年登科。時年二十七。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孔

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駁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彖，其深焉。餘不為深也。孟開之譏于許可者如此。前輩以本朝古文始於穆伯長，非也。

右軍承漢書誤

王彥輔麈史與陳正敏遯齋閒覽皆云：余季父肅中云：王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複。以上皆陳語。予考漢書張禹傳云：後堂理絲竹管弦。乃知右軍承漢書之誤。

絳州牧辟張璨推官

張璨，本農家子，年三十餘始就學，遂號通儒。晚居絳，會絳牧左右無佳士，舉撓郡政，牧患之而未有策。有客論以璨者，若置諸賓席，則左右不令而自改矣。牧備禮以請璨，璨辭以病。牧竊訝之，因託所親叩其所以然。璨曰：郡牧與賢，但左右非才，汗之。璨若受其請，欲盡去其左右之不率者，慮不能行，且憂反為此輩所賣，則璨之道不行必矣。牧聞之，嘆賞再三，使謂之曰：秀才姑受禮命，某能行之。尋奏辟絳州防禦推官。向來所謂不法者，盡逐之，杜絕請託，獄訟無私，翕然稱治。後唐明宗因是識擢，歷濮、周官，止侍御史。吳子曰：君之用臣，臣之事君，能如絳之賓主，天下豈有不平乎？是以孔明、王猛，雖以偏方小國，用于艱難之時，卒見取於天下後世者，亦由此而已。

李逢吉裴度諫穆宗

古人有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誠哉是言也。穆宗以童昏帝天下，未容輕責，觀其良心，豈無勉強之理哉？崔發毆曳中人，中人因繫獄，不以郊赦原。臺諫官如李渤、張仲方論赦，皆不聽。及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毆曳中人，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恭，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釋其罪。其後穆宗欲幸驪山溫湯，李絳、張仲方屢諫不聽。張權輿叩頭殿下，以為周幽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皇葬驪山而國亡；明皇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卒幸驪山，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又其後欲幸東都，宰相暨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計道里費。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圮。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遂罷工役。夫穆宗，一人耳，考其三事，諫者或不從，或始拒而終從，由是言之，穆宗豈不能曉事者哉？繫諫者之能否而已。昔李克用為一藩鎮，性尤嚴急，左右有過，無大小必死。大將蓋寓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無不釋之。寓亦知此道歟。

人臣用心皆以范堯夫為法

南唐江文蔚為官至御史中丞，性鯁直，不附權要。每將上奏疏，必不問家事，先市小船為左遷之計。覺以

對仗彈馮延巳、魏岑，忤旨，左遷九江幕職。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聞相公上章後已備遣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不然。純仁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要君？蓋人臣用心要皆以堯夫為法，如文蔚之市小船，蓋淺丈夫哉？豈吾孔子以微罪行之意歟。

陸喜言之繁

陸喜曰：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淡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責，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第二以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以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名而履柔順也。或者稍異子曰：陸喜之言，其至矣乎？予曰：是何言之繁也？不有孔子之言哉？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是故以微子居第一矣。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衆人有以取之。予故曰：是何言之繁也。

荀彧以高祖比曹操元微之以比裴度

人有幸不幸，荀彧漢之忠臣，而杜牧著論譏之，云：荀彧平日為曹操畫策，嘗以高祖比之，則是與操反無疑。予則以為不然。且元微之上裴晉公書云：日者閣下方事淮蔡，獨嘗鍵鏈，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陳儒之日也。然則微之固嘗以高祖比裴度矣，而稱微之勸度反可乎。

王公進退自安

世言禍福由天，非也。予觀元豐間儒者郭炅初善論命，謂富彥國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四十八歲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後召為相，終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絕之運，全神養氣，年八十餘，至甲戌運方死。王介甫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時生，五十八歲自首揆求出知江寧府，繼乞致仕，以避午上祿敗之運，安閑養性，又僅延十年之壽而死。蘇子容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七十四歲拜左相，數月求出知陳州，遂乞致仕，以避丙戌火庫祿衰之運，七十九尚康寧。王正仲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六十六歲拜左丞，次年求出知汴州，遂乞致仕，以避晚年句絞殺亡神之災，竟以壽終。元祐之臣，惟蘇與王不罹貶竄者，以其求速退也。苗受之殿帥己巳生，六十歲建節，六十一歲堅求出知潞州，遂乞致仕，以避巳上祿絕伏吟之運，康寧六十七年，未出巳運，甲戌年復召為殿帥，次年死。由此觀之，王公進退可以自安耳。

解四十五十而無聞

論語：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解者雖多，皆不得其旨。予案曾子書修身篇曰：年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乃知論語所謂無聞者，不以善聞也。

歌行吟謠

西清詩話：蔡元長嘗謂之曰：汝知歌行吟謠之別乎？近人昧此，作歌而為行，製謠而為曲者多矣。且雖有名章秀句，若不得體，如人眉目娟好而顛倒位置，可乎？余退讀少陵諸作，默有所契，惟心語口，未嘗為

人道也。予案宋書樂志曰。詩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皆詩人六義之餘也。然則歌行吟謠。其別豈自子美邪。

論皇字

太平清領書。漢于吉所傳其師宮崇書也。其言皇字曰。一日而王。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予以爲不然。夫王之字。則貫三才而一之。則天之義已備矣。故字書止以從自從王。皇者。王之所自出也。崇爲謬說無取。

杜子美杜鵑詩用樂府江南古辭格

鮑彪詩譜論引東坡先生謂王誼伯以杜子美杜鵑詩前四句。蓋是題下注爲誤。而謂四句指嚴武杜克遜等。而彪以爲鄭公去年已卒。及崔寧此時正亂西川。不應近舍崔寧而遠談鄭公。又不應有刺史。豈實育有無杜鵑邪。以上皆彪說。王觀國學林新編云。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鵑詩相類。乃是一格。以上皆王觀國說。予嘗以爲王氏甚得之。但不曾援引古人爲證。且樂府有江南古辭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解風馬牛

洪龜父詩。鴻雁書遠窣。馬牛風塞草。予于下句全不解。案左氏。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案服虔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尙書稱馬牛其風。左氏所謂風馬牛。以馬牛風逸。牝牡相誘。孔穎達云。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喩不相干也。而洪用于此。何哉。

革已日乃孚

朱子發解革已日乃孚云。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浹矣。已日者。浹日也。其說甚當。第未有所據。予案周禮縣治象浹日而斂之。說者曰。自甲至癸十日也。自子至亥十二辰也。今自庚至己。則浹日矣。故孔穎曰。浹爲周而也。

論馬牛稱匹

左氏傳。襄公二年。馬牛皆百匹。或曰。牛亦可以稱匹。非也。司馬兵法。邱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當稱頭。不當稱匹。今此稱匹者。並言之耳。經傳之文多類此。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皆從一而省文也。

辨四族

東坡先生辨四族云。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誅于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云。鯀婞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四族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耳。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有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爲堯矣。以上皆東坡說。予案左氏傳云。顓頊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夫左氏所謂傲狠者。則屈原所謂剛直也。意屈取此耳。檮杌、卽鯀也。左氏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卽非誅死矣。豈東坡別有所見而爲是說歟。不然。何差殊如此也。

臧文仲家有寶龜

禮器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臧文仲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文仲、卿大夫也。而家有寶龜。可乎。此孔子所以不取也。

王觀國辨柳子厚不取童謠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柳子厚非國語曰。獻公問于卜偃。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子厚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觀國按詩書有曰古人。有曰夏諺。有曰周諺。此皆與童謠一體。蓋君子之言也。特假曰古人曰夏諺曰周諺曰童謠耳。故詩三百篇。率多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所爲耳。苟其言有理而不悖于道。雖童謠何傷焉。以上皆觀國說。予按列子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顧問左右外朝及在朝。皆不知也。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兒誰敎爾爲此言。童兒曰。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夫子厚以謠爲不足取。固已非矣。觀國排之。不能引此。而姑以夏周之諺。又何陋耶。

淮水竭王氏滅

內翰汪彥章爲汪及之種德堂記云。昔王祥王覽當東漢之末。兄弟隱居者三十餘年。以孝友著名于世。及晉而子孫極盛。以大吏六朝迄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故諺曰。淮水竭。王氏滅。淮水固無可竭之理。而王氏至今有人也。予按南史王悅之贊曰。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惟晉錄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曩時人物。埽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廢。豈知識之所謀乎。然則陳亡之年。淮水實竭。而汪氏以爲淮水實無可竭之理。何邪。豈汪氏偶忘之歟。兼淮流竭王氏滅之語。郭璞之辭。本載晉書。亦非俗諺也。

尙書孔臧以多爲少毛詩太史公以少爲多

事無所據者。皆不可以爲信。所以古人戒于議論也。如尙書一經。太常孔臧背以多爲少矣。毛詩一經。太史公嘗以少爲多矣。何以見之。尙書有百篇。自秦焚以來。漢初求之。惟得二十八篇。故孔臧與孔安國書云。尙書二十八篇。前世以爲放二十八宿。此尤可笑。至如漢魏諸儒馬融、鄭康成、王肅、杜預皆疑經傳所引秦誓。以其文似若淺露。及晉元帝渡江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安國所注古文尙書。其內有秦誓三篇。凡記傳所引。悉皆有之。此孔臧以多爲少也。左氏傳載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王。又爲之歌鄭。又爲之歌齊。又爲之歌豳。又爲之歌秦。又爲之歌魏。又爲之歌唐。又爲之歌陳。又自檜以下無譏焉。又爲之歌小雅。又爲之歌大雅。又爲之歌頌。然則樂工所歌詩風十

五國。其名與詩同。惟次第稍異耳。由是知孔子以前篇目已具。其所刪削。蓋又不多。又傳記所引逸詩甚少。知元不多故也。太史公史記孔子世家乃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太史公之失。以少而爲多也。

北土重同姓

世以同宗族者爲骨肉。南史王懿傳云。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王懿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愉。愉待之甚薄。因辭去。又案顏之推家訓曰。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士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予觀南北朝風俗。大抵北勝于南。距今又數百年。其風俗猶爾也。

萬乘字音

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去聲。余讀晉傳元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亦可以平聲用也。

鄭谷胡少伋荊公張說詩

鄭谷送春詩云。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一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胡少伋詩云。含酸梅子漸生仁。蔫老花飛迹已陳。一夜雨風搖斗柄。明朝煙柳不關春。信知才力之不侔也。然胡意亦本荊公詩。欲知人世春多少。先驗東方北斗杓。荊公詩又本于張說守歲詩。愁心隨斗柄。東北望回春。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

王立之詩話云。或云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予以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可對千偶道萬偶道。蘇子由和東坡定惠院月夜詩有云。要公見睡行已乾。偶老尚多雖定聰。自注云。千偶道。萬偶道。此語乃舊傳也。然五代有一則任圜二則任圜之語。此亦可對也。

詩因助語足句

盧延遜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有者之乎。予以爲不然。嘗見張右史記。衢州人王介。字仲甫。以制舉登第。作詩多用助語足句。有送人應舉詩。落句云。上林春色好。攜手去來兮。又贈人落第詩云。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勉哉藏素業。以待歲之周。云此格古所未有。予是以知延遜之詩未盡。

林子中論坡詩失爲臣體

東坡贈傳眞妙善大師惟眞詩。先言平生慣寫龍鳳質。後言爾來傳寫亦及我。林子中謂失爲臣體。予以爲論詩豈當爾邪。

阿諛非保身良策

朱全忠嘗與僚友及遊客坐于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宜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

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予觀唐太宗嘗宇文士及佞其喜嘉木。太宗英主。因宜爾。彼全忠一凶人。猶知以順旨爲可殺。而世之小人方以阿諛爲保身之良策何哉。

袁天綱相武后

唐史載武后之幼。母抱以見袁天綱。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睛鳳頸。極貴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此說失于不據。蓋取談賓錄之過也。天綱視人禍福。每見于十年之後。雖時日不差。孰謂男女不辨而可以善相稱。

周幽王擊鼓而褒姒笑

呂氏春秋載戎嘗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眞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予嘗觀宋景文贋奴說。王荊公贋奴詩。然後知幽王者其自爲贋奴乎。史記以爲舉烽火。

梅聖俞孫綽哀詩

江鄰幾雜志云。梅聖俞至寧陵寄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眸。韓獻持國譏作詩早。急應之以蓼莪及傳咸贈王何二侍中詩。以上皆江說。余謂不獨此。昔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載離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故洪玉父以爲直丁母憂。絕不作詩。夫豈眞不作者。以非思親之詩也。孫綽作者。以思親之詩也。由是知聖俞作詩之早。庸何傷乎。其曰敢冒諒闇之譏。則雖人臣亦可以諒闇也。

詩有奪胎換骨詩有三偸

洪覺範冷齋夜話曰。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予嘗以覺範不學。故每爲妄語。且山谷作詩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豈肯教人以蹈襲爲事乎。唐僧皎然嘗謂詩有三偸。偸語最是鈍賊。如傅長虞日月光太淸。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偸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楊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偸勢才巧意精。略無痕迹。蓋詩人偸狐白裘手。如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王昌齡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是也。夫皎然尙知此病。孰謂學如山谷。而反以不易其意與規模其意。而遂犯鈍賊不可原之情邪。

辨唐彥謙蘇子瞻詩用三尺字

葉少蘊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爲過。如彥謙題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每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爲模式。三尺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爲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豈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予數見交游道魯直語。意不可解。蘇子瞻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以上皆石林語。予案高祖紀云。上嫚

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韓安國傳云、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顏師古注曰、三尺、劍也、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然則石林詩話乃有歇後之說、何邪。

黃十郎兒

天下之事、多成于貧賤感激之中、或敗于富貴安樂之際、理無可疑也、蘇、秦、其所成就、雖不足道、使其有二頃之田、其能佩六國相印乎、又況于爲天下者哉、故中興難于創業、是謂不刊之說、宜帝、光武、所以獨稱于漢者、以二君俱起于民間耳、黃敦逸吉之永豐縣鄉落人、哲廟時爲吏部侍郎、招鄉人之寓大學者以訓黃釋、黃釋業不精進、黃責之、自言幼入上庠、甘虀鹽者凡幾年、今汝若此、何以有成邪、其鄉人答曰、公言過矣、侍郎乃黃十郎兒、賢郎乃黃侍郎兒、以此校之、固相什伯矣、予嘗愛其言有理、古語有之、其言雖小、可以喻大、黃起白屋、父行第十。

蔡元長欲爲張本

自古姦人周身之術、非不至、然而禍患之來、卒出於非意所及者、何邪、蓋惡逆既積、則天地鬼神所不容、其謀徒巧也、宜和四年、金人攻大遼、遣王綽來乞師、宰相王將明主其議、以童貫爲宣撫使、蔡居安副之、蔡元長作詩送其行、有曰、百年信誓宜堅守、六月行師合早歸、元長之爲是詩也、蓋欲爲他日敗事張本耳、殊不知政和中、元長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遂止、將明所爲、乃推行元長之意、世可盡欺乎、元長始以紹述兩字劫持上下、擅權久之、知公議不可以久鬱也、宜和間、始令其子約之招致習爲元祐學者、是以楊中立、洪玉父諸人皆官于中都、又使其門下客著西淸詩話、以載蘇黃語、亦欲爲他日張本耳、終之禍起朔方、豈以不免、豈前所謂其謀徒巧邪。

歐陽公論馮道乃壯歲時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夫管仲降志辱身、非聖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結爲足以論之、求諸後世、狄仁傑、馮道庶幾焉、仁傑則人無異論、道自爲歐陽公所詆、故學者一律不復分別、惜哉、獨富鄭公、蘇黃門、王荊公、以大人稱之、蓋歐陽公爲史時、甫壯歲、使晚爲之、必不爾也、前輩謂韓魏公慶歷嘉祐施設、如出兩手、豈老少之異歟、歐陽公出處與韓同、其論馮道、予以爲當以慶歷嘉祐爲例、則道也庶乎有取于歐陽公矣。

東坡詆程頤不如歐陽公薦處石守道江鄰幾

東坡先生才氣高一時、未始下人、故自言嫉程頤之姦、見公議、又詆程爲膠柄䰍裏叔孫通、見孫公談圃、然議者以爲過、故呂原明家塾記云、元祐初、蘇子瞻與程正叔不相能、又言不如歐陽永叔之薦處石守道也、以予觀之、豈特待守道爲然、江鄰幾與歐陽公契分不疏、晚著雜誌、詆公尤力、梅聖俞以爲言、而公終不問、鄰幾既死、公弔之哭之慟、且告其子曰、先生埋銘、修當任其責矣、故公敘銘鄰幾、無一字貶之、前輩云、非特見公能有所容、又使天下後世讀公之文、知公與鄰幾始終如一、且將不信其所詆矣、孟子曰、以善養

人者、然後能服天下、歐陽公之謂矣。

高祖用良平韓信

宋景文公云、或譏漢高祖非張良陳平不能得天下、宋曰、不然、良平非高祖不能用、夫智高於良平、乃能聽其謀、至項羽不能用范增、則敗矣、予以景文徒知其一耳、獨不見韓信之言乎、方信之被擒也、上論其長、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嘻乎、不知高祖智中能著幾韓信邪。

論易

宋景文公云、劉齊善言易、說曰、六十四卦本之乾坤、故諸卦中皆有乾坤象意、孔子敘乾爲玉爲金、坤爲牛爲馬之類、本釋他卦所引、非徒言也、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予以齊謂弼不可云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是矣、然弼嘗云、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則齊之說、卽弼之說也、景文又云、王弼注易、直發胸臆、不如鄭康成等師承有自也、或曰、何以得立爲一家、景文曰、弼棄易象互體卦附小象、衍成其文、是以諸儒不能奪、予以爲不然、蓋易之書、其道有四、意、言、象、數是也、有數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意、有意而後有言、今舍象數而以言意論易、是猶剪其根本而求枝葉之繁、可乎、易之道、在六經尤爲簡奧、蓋五經止言人事、而易則三才具焉、第漢儒象數之餘、流爲災祥譏應之說、所謂過之者、玆後世所以深排之、若以論易而舍象數、則非矣、然則弼者、豈所謂不及者邪。

張伯玉記六經閣取王弼傳易意

古人要爲不可及、王弼傳易于初九潛龍勿用下注云、文言備矣、世之陋者、往往詆其無所發明、予嘗見蜀李吹著論、以爲弼之所傳止于四字者、蓋易經之旨、未敢專用己意、欲尊乎道也、乃知前輩用心如此、予嘗見呂居仁言、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作守、歐陽公與荊公諸人咸薦之、伯玉殊不爲禮、一日就設廳作大排、召子固、惟賓主二人、亦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于書室、謂曰、人以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遜而退、一日諸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謂子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代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文多不載、乃知伯玉之意、取李玫發明弼傳易之意耳、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所以揭己示子固如此者、子固年少恃才名、私以不識字詆之、伯玉有所聞故耳。

東坡知味李公擇知義

東坡在資善堂中、盛稱河豚之美、李原明問其味如何、答曰、直那一死、李公擇尙書、江左人、而不食河豚、嘗云、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或以二者之言問予、予曰、由東坡之言、則可謂知味、由李公擇之言、則可謂知義。

著述須待老

前輩未嘗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嘗謂予子爲文似蹇澀、蹇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

年。非其庶幾至道乎。又曰。予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僕之爲詩亦然。故公晚年修唐書。始悟文章之難。且歎曰。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南城李泰伯敘其文。亦曰。天將壽我乎。所爲固未足也。韜皆不自滿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嗟乎歐陽公之言曰。著述須待老。積勤宜少時。豈公亦有所悔邪。

太祖推服桑維翰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予案普夫豈初未達。故太祖所以推服維翰者。宜有以得之。使維翰獲用。豈盡出普下乎。蓋嘗因太祖推服之議而考維翰本傳。其議論皆爲歐陽公削去。無從而見之。其後讀孔氏續世說。載出帝之初。篤用景延廣。維翰恐與契丹失歡。上疏曰。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于冒頓。神堯武略。尙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造。遂成釁隙。自此歲歲調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甚乎。兵戈旣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陵下替。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所具止此。議論雖不盡見。其揣度事勢。深切著明。有能加之者歟。太祖所以推服之也。

繁欽論鼓吹崔令欽教坊女善歌

陳後山云。繁欽與魏文論鼓吹云。淸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不若唐崔令欽語也。崔記教坊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斂渾淪。三姑子容止閑和。傍觀若意不在歌。四姑子發聲遒潤。虛靜似從容中來。崔在唐不以文名。若此語、可以謂之文矣。

貴在富下

司馬季主傳云。傳曰。富爲上。貴次之。繫辭云。崇高莫大乎富貴。貴在富之下。予嘗記錢希白著書。有人王令遇鬼胡元春。令詢向去祿壽。胡笑曰。陰功與天爵俱高。人爵、末事也。尙書五福不言祿。此乃深旨。非老夫所能知也。予乃知貴在富下者以此。

顏魯公失言

顏魯公將死。叱李希烈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予嘗曰。魯公之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而不能不失于其言。使年未至于八十。官未至于太師。節可不盡乎。齊梁以來。視易君如弈棊。士鮮知節義。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炤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嗟乎。使如炤言。國何賴于老成哉。

張華死有餘愧

人臣事君。當大位者。事有關于社稷。雖以死爭可也。予見古今備禮數作文具者多矣。晉張華被執。曰。式乾之議。臣諫章具存。可覆案也。張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予謂華死而有知。有餘愧矣。

11

33 B

能改齋漫錄卷十一

記詩

題凝宮詩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韓子蒼云。此詩題于凝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閑燕堂聯句

王仲至與秦少游謁恭敏李公。飯于閑燕堂。即席聯句云。黃葉山頭初帶雪。綠波鋒酒暫回春。欽臣 已開鑪月瓊枝句。更看朝雲暮雨人。觀 老妓紅妝翻曲妙。嘉客放懷新。欽臣 天明又出桃花去。仙境何時再問津。觀

靑州從事

皮日休謝人送酒詩。門巷蕭條空紫苔。先生應渴解醒杯。醉中不得親相問。故遣靑州從事來。韓子蒼謝信州連鵬舉送酒詩云。上饒籍甚文章伯。曾共紫薇花下杯。鈴閣聲閒思老病。故教從事送春來。韻意皆同。當有辨其優劣者。

程夫子范使君

韓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事。綠尊紅妓對斜曛。

海棠洲

王仲至使遼回。謁蔡敏肅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江公著由微雨詩知名

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雲車卻被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司馬文正公于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花落去燕歸來

晏元獻公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終篇者無幾。又使別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尚留名。儀鳳終沈迹。鳴蛙只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又同步游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書牆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又薦館職。遂躋侍從矣。

偷眼看雲生未生

山谷南遷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板。亦戒勿言爵里姓名。久之。誦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攜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

文正公屬意小鬟妓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頗屬意。既去而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東風幹當來。介因買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

致心平易始知詩

呂與叔嘗作詩云。文如元凱徒成癖。賦似相如只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止傳顏子得心齋。楊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橫渠讀詩詩云。致心平易始知詩。

吳元中十歲賦詩

吳丞相元中十歲時游寺。賦詩云。古木霜根瘦。殘僧雪頂深。棟梁元剝落。香火未消沈。在真州時贈吳正仲詩云。先生古人風。文字祖西漢。不合萬錢食。亦合五花判。

矮道士老參軍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三里間石井資福院。有泉涌于山腳之下。澄徹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強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爲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

皆可喜者也。予嘗讀湘山野錄。載閬所作西湖曲及游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湮滅失傳。不知法真師能刻之石否。

巴苴仁頻

諸柘巴苴。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焦。李善曰。苴、子余切。轉巢、樽晉鄧。踰波、謂前波趨後波也。明月珠子。的皪江靡。郭璞曰。靡。邊也。明月珠子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邊。張揖曰。靡。厓也。唼喋菁藻。咀嚼菱藕。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騁說文曰。盼、繳布也。仁頻、檳榔也。韓偓詩云。鵝兒唼啑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韓子蒼詩云。李侯梨釘坐風味勝仁頻。

萬松亭

萬松亭在關山。始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東坡元豐二年謫居黃州。過而賦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崇寧以還。坡文既禁。故詩碑不復見。而經過題詠者多不勝紀。鄱陽倪左司濤傷之以詩云。舊館無儀字。蕃然有恨聲。此之謂也。

杜子美殘無遺髮

余家有唐顧陶大中丙子歲所編唐詩類選。載杜子美遺落一詩云。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世所傳杜集皆無此詩。

晏元獻所得是知人

晏元獻尊賓士。其得人最多。范蜀公作公挽詞云。生平欲報國。所得是知人。

河陽見兩龔

呂居仁記龔殿院彥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簽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尤特立不羣。曾文肅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曾題詩壁間。其末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陽見兩龔。近世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得也。

天門豈可掉臂

呂獻可紀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讀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

放出一頭地

東坡初登第。以詩謝梅聖俞。聖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書。略云。不意後生能達斯理也。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故東坡送晁美叔詩云。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蹈軻丘。欲放子出一頭。酒醒夢斷十四秋。蓋紀實也。陳無已贈魏衍詩云。名駒已自思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程伯淳辨李太白詩

程伯淳謂李太白詩，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發耳，若已發，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欲而能用管仲之理。

程正叔不欲爲閑言語

程正叔云，王子眞寄藥與頤，無以爲答，且素不作詩，亦非禁而不作，第不欲爲閑言語耳，如古人作詩無如杜甫，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則甚，頤所以不作詩，今寄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之學，須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有是句，正叔且云，旣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之格，旣用功則于事有妨，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予謂正叔蓋有激而云，且詩云，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之類，皆未免乎寫物也。

剖破藩籬即大家

橫渠先生張載作克己復禮詩曰，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中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

花月句

白樂天有答元微之詩云，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身緣，初未悟其說，元微之集李著作園醉後寄李十云，朦朧春月照花枝，花下音聲是管兒，卻笑西京李員外，五更騎馬趁朝時。

饒德操自號倚松道人

政和間，林靈素主張道教，建議以僧爲德士，使加冠巾，其意以釋氏爲出其下耳，臨川饒德操時棄儒爲僧，作德士頌四首，其一云，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意取閒禪師詩曰，明攜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故以名庵，又以自號，陳瑩中有詩寄之曰，舊時饒措大，今日璧頭陀，爲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賢女浦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沈于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昭陵諱，改爲賢女，汪革信民嘗賦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幾度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雲楚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沒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四客各有所長

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陳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辭義名次四君，而貧于一代，是也，晁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眞，陳君有道舉，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陳無已著李端叔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

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又文潛贈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揚安可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長，魯直長于詩辭，秦晁長于議論，魯直與秦少章書曰，庭堅心醉于詩與楚辭，似若有得，至于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已，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張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卞和琴操

今譜琴者傳卞和操，有其聲而亡其辭，惟存一句可認云，卞和三獻人不識，以余觀之，非當時操也，蔡邕記卞和，楚野人，嘗居山耕種，因得玉璞，以獻于懷王，王以爲欺，刖其足，和作操曰，悠悠沂水經荊山兮，精氣鬱泱谷巖巖兮，中有神寶灼灼明兮，穴山採玉難爲功兮。

許旌陽作鐵柱鎮蛟

晉許眞君爲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爲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立積鐵，云是旌陽役鬼工，夜半昇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莫撼搖坤軸裂，荇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腋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兹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移向橫山作千鹵。

臨川王右軍墨池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漆，出于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荊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爲我聊尋逸少池，竹子固嘗爲之記，郡人謝逸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睥睨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故水之上崔嵬峯，到今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簡冊，南豐先生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煙雲，我書敧傾不成字，秋雁斜行落箋紙，印泥沙法安可傳，獨撫餘蹤玩清泚，但皆一日書一篇，雖蹤或在子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殿，定不鬢皤白頭如仲將。

四辰四亥生

韓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亦異事也，陸農師爲作挽章云，非關庚子仍占鵩，自是辰年併値龍，曾子宣亦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章子厚每以四亥公呼之。

桐木韓家

韓子華兄弟皆爲宰相，門有梧桐，京師人以桐木韓家呼之，以別魏公也，子華下世，陸農師作爲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皆紀其實也，子華、其家呼爲三相公，持國爲五相公。

王左丞嘲僧仲殊作

瑞麟香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臥彤幃虎

幄中。報道譙門日初上。起來簾幙杏花風。此僧仲殊詩也。王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繼以疲倦。先起熟寐于黃堂中。不知客散。及覺。日已曈曨矣。左丞因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者。安中家所造香也。

國香

國香、荆渚田氏侍兒名也。山谷自南溪召為吏部員外郎。留荆州。乞守當塗待報。所居與此女子為鄰。山谷偶見之。以謂幽閑姝美。目所未覩。後其家以嫁下俚貧民。因賦水仙花詩寓意云。淤泥解作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俾高子勉和之。後數年。山谷卒于貶所。當時賓客雲散。此女既生二子矣。會荆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田氏一日邀子勉。置酒出之。掩抑困瘁。無復故態。坐間話當時事。相與感歎。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太史之志。政和三年春。子勉客京師。會王性之問山谷詩中本意。因道其詳。且為賦詩云。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陵頗從款。綠竟佇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將花為意為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玉門牆紆貴從。藍橋庭戶怪貧居。十年目色遙成處。公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慇懃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藐姑無賴鬭蛾眉。桃花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久。酹酒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來遲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卻把水仙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悔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來話此詳。索詩裁與漫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亦次韻云。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管。楚宮女子春菲敷。為爾爭豔皆有餘。親逢一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有詩聲。不如崔護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郎知京兆眉。離披別鶴分飛後。猶是驚人初見時。新歡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貫賓友。舞裁春風力不禁。困鳥腰肢一渦柳。座上河人蹋聚麴。蜀州風調尤情饒。歡謔酒餘上玉頰。香姬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閒別。幾人贏得嚴香。

周昉畫美人琴阮圖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畫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者。亮工宦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歎愛彌日。大書一詩于黃素上曰。周昉富貴女。衣飾新舊兼。髻重髮根急。薄妝無意添。琴阮相與娛。聽絃不覷手。敷腴竹馬郎。跨馬要折柳。此畫後歸禁中。鐵馬驚塵。流落何許。而詩亦不傳。獨子勉所見之。位置猶可想像也。因追和其詩。又使善工圖之。詩云。丹青有神藝。周郎獨能兼。閫壼絕世人。貞態不可添。卻憐如畫者。相與落誰手。想像猶可言。雨重春籠柳。

浪子和尚詩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荆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浪子和尚耳。

王平甫賦滕王閣詩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啓宴張樂于其上。其後建中靖國元年。其女識之于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逐廢于家。作詩云。三兒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齊牓論迂闊。自古從來易得官。

太宗製弈棋三勢

太宗萬幾之暇。留心弈棋。自製三勢。一曰對面千里勢。二曰天鵝獨飛勢。三曰海底取明珠勢。一時近臣例以棋圖頒賜。故王元之詩云。太宗多材復多藝。萬幾餘暇翻棋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飛天鵝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使宣來賜近臣。天機秘密通鬼神。所以紀其事也。

韋應物逸詩

俗吏閒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韋應物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韋應物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

韓子蒼黃葉句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附韓子蒼云。滿朝以詩鳴。何獨遺大雅。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宰分寧縣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為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蒼全篇云。朔風吹雪晝多陰。日暮擁階黃葉深。倦鵲遶枝翻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覺。與老無期若見侵。游宦衣冠少時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張吉父作怡軒以安其父

鄱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為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濟關。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三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為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云云。郭公功甫詩。父昔離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為之記云。

東坡和李邦直沂雨詩

東坡熙寧十年知徐州。李邦直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寄東坡。東坡和之。末云。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來一雨何足道。龍神社鬼各無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李邦直來謁東坡。因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甚地事。元豐二年。東坡

下御史臺獄。皆供此詩云。本因龍神慵惰不行雨。卻使人心怨天公。以諷大臣不任職。不能燮理陰陽。卻使人心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執事也。邦直皆答蘇子由詩。七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綠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爲方外遊。林亂不容移馬迹。山雄金欲過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東坡和云。五斗塵勞尙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此詩集所不載。故見于此。

崔湜年不可及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予案翰林盛事云。唐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挹亦爲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爲侍郎。後登宰輔。年始三十六。湜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辭淸麗。嘗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自吟曰。春還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張說時爲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今湜傳不載此詩。是矣。第以執政時年三十八。則失之。蓋湜之賦詩時。是始爲執政。年方二十七耳。故張說歎羨之。今湜傳乃以其後執政時年三十六爲說所歎羨。其失甚明。以三十六而後爲執政。何足羨羨哉。

卜築衆無市井譁

王荊公有唐律一首寄池州夏太初。今集不載。其敍云。不到太初郎中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奉寄。詩云。一水衣巾翳翠紛。九峯環佩刻青瑤。平生故有山川氣。卜築衆無市井譁。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陳迹廢萊銷。歸來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妓賦詩送武補闕

李昉建隆四年以王師平湖外。除給事中。往南嶽伸祭拜之禮。途次長沙。時通判賈郎中言自京師與希州通判武補闕同途至襄陽。遇一妓。本良家子。失身于風塵。才色俱妙。二公迨行。醉別于鳳林關。妓以詩送武云。弄珠灘上欲銷魂。獨把離懷寄酒樽。無限煙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怨王孫。武得詩。悶意甚切。有復回之意。時太守呂侍讀嘗歎恨不諧之。因請李賦一詩以寄云。峴山亭畔紅妝女。小筆香牋善賦詩。顏色共推傾國貌。篇章皆是斷腸辭。便牽魂夢從今日。得見嬋娟在幾時。千里關河萬重意。夜深無睡暗尋思。

王元甫有詩名

劝地附兵至。君王尙晏安。須知天下窄。不及井中寬。樓外鋒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闌干。廬山王元甫紹聖間敕賜高尙處士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可見。後予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予。乃知其得名不虛也。

劉原父惡官妓得病

涼風響高樹。淸露墜明河。雖謂夏夜短。已覺秋意多。艷唐麗華燭。皓齒揚淸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原父在永興軍所作詩也。葉少蘊避暑錄記嘗被之。且云。恨原父此病未除也。予後讀國史原父本傳。載原父在永興惡官妓。得無髯病。乃知前詩故不徒作也。

詠題畫李白眞

陳瓘巳題畫李白眞詩末云。勿言身後不要名。尙得與侯費百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覺身陸沉。蓋肥建中靖國間繼節德操常詠吳少卿家所藏周昉畫李白也。德操、江西撫州人。無已詩法極嚴。予許可尤惜。德操詩云。先生之氣蓋天下。當時流輩退百舍。醉中咳唾落珠璣。身後聲名滿華夏。靑山木拱三百年。今長乃拜先生畫。爲紗之巾白紵袍。岸巾攘臂方出遊。神遊八極氣自豪。水戲斗酒紺風高。嗚呼先生太絕倫。仙風道骨詩甚眞。蕭然可望不可親。騎知野鶴非雞群。天寶之初天子遇先生。醉去不肯屈朱右。江頭明月出。數椎酬歡志願乖。只今遺像粉墨間。猶有英風爽毛骨。宜州長史粉黑工。誰令寫此人中龍。細看筆力有俯仰。妙處果在阿堵中。人云此畫世莫比。吳侯得之喜不寐。意侯所寶豈徒爾。亦惜眞才死泥滓。先生朽骨如可起。誰爲攜之奉天子。作爲文章文聖世。千秋萬古歸盛美。再拜先生淚如洗。振衣濯足吾往矣。

汪子我賦玉延行

陳留汪子我端友嘗賦玉延行云。觀文學士留都守。中常侍門如役走。玉延厭聽二十五。識書名銜細看醜。推而上之何止此。牢邪石邪猶八九。嗟哉書血出生鑿。削剝乃餉無須口。仲華拜袞雖有年。宋璟李鄘曾愧否。欒全見事何其微。義勇固應如此厚。翰林未用汝脫靴。不知何爲勤洗手。留守謂鄧氏也。其父元豊嘗位兩府。裕陵謂趨向顚僻。賦性姦回。丁翁云。八字咸加于鄧某。萬幾獨運于元豊。蓋王禹玉經持正取充位而已。

文章伯畏壘翁

李覯、字子範。袁州人。元豊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太和縣。時豫章先生爲令。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畏壘翁。蓋覯乃李覯之弟也。覯字泰伯。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淸江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淸江。太守請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率爲訝。覯曰。無深訝也。既而文忠擊節稱之。其文曰。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何憾。尙饗。觀初爲太學官。因上書役法不合。出通判處州。題詩一絕于直廳之壁曰。十謁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且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于朝議大夫。

僧海淵工鍼砭

僧海淵。蜀人也。工鍼砭。天禧中入吳楚。遊京師。寓相國寺。中書令張士遜疾。國醫拱手。淵一鍼而愈。由是知名。旣老歸蜀。范景仁賦詩餞之曰。舊鄉山水遶禪扃。日月山光與水聲。歸去定貪山水樂。不教魂夢到神京。治平二年化去。張唐英貽以偈曰。青生本不生。言滅本不滅。發路自分明。勿與迷者說。劉季孫銘其

塔曰.資身以儉.有開于時.儉嗇散之.拯人于危.七君子所難.吁嗟乎師.

楊少師李西臺書

洛中諸寺院有楊少師李西臺書.少師、名凝式.唐相收、涉之後.仕後唐晉漢周.佯力避放.當時罕及.華嚴院東壁題詩曰.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西臺、即建中.酷愛楊書.旁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觀音院有牡丹.相傳唐武后植者.西臺有詩.亦親書云.微動風枝生麗態.半開檀口露濃香.秦時避世宮娥老.舊日顏容舊日妝.花譜名將第一論.洛中最是此花繁.不當更道木芍藥.枝上恐傷妃子魂.西臺書.洛人甚重之.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渺雲煙.鬱未飛花船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李西臺詩也.題于菩提寺.菩提寺在龍門鎭.

吏隱堂植竹詩

許安仁尉順昌郡.廳事之後創吏隱堂.植竹.題詩云.斲破中庭一畝苔.主人疑白手親栽.郎今誰識清虛節.須向三冬雪後來.又云.珍重勞君慰遠遊.繁聲疏影一堂秋.主人看郎官期滿.分付風煙與子猷.

夢中作明月樓句

廖尚書剛用中嘗夢中作詩.其末句云.家住五湖明月樓.其後公薨.葬於沙縣二十五里交溪鳳山之下.其子遂建樓以明月目之.張給事致遠賦詩云.明月樓前可萬家.鳳山庵下日初斜.風流耆舊消沈盡.空睇寒江耿暮霞.

祥瑞識應

黃冕仲未第時.嘗有嫓天下之意.元豐四年.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迅雷所擊.冕仲聞之.口占絕句云.風雷昨夜破枯株.借問天公有意無.莫是卧龍蹤迹困.放開頭角入亨衢.次年.冕仲遂膺首薦.又次年.對策爲天下第一.饒之浮梁縣有識語云.青山圓.出狀元.邑人程瑀尚書在上庠.累爲優等.而尚未登第.嘗寄詩與鄉人云.試問青山圓也未.不應久負壯圖心.明年.公試上舍.爲第一人.

赤氣爲皇子之祥

熙寧二年十一月.京師每夕有赤氣見西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降生之祥.故王禹玉作大宴樂辭云.未晚清風生殿閣.終宵赤氣照乾坤.

漢陽春日絕句

漢陽郎官湖春日四絕句.其一.兩山收雨晴平沙.遮斷溪梅隔水花.留得煙林作圖畫.依稀松陰有人家.其二.空山玉蘂照瓊瑰.到處詩花共往回.欲識春風最奇處.試來同看雨中梅.其三.朦朧花影月黃昏.著意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異佳客.倒垂花葉照清樽.其四.十日春陰到水亭.水亭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惡.乞取山礬入淨瓶.尚書郎李祁肅遠謫漢陽酒稅時所作也.

除東坡書撰碑額

崇寧二年.有旨應天下碑碣牓額係東坡書撰者.並一例除毀.蓋本于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霍英所請.時廬山簡寂觀牓亦遭毀去.李商老爲賦云.筆底飆風吹海波.牓懸鬱鬱照巖阿.十年呵禁煩神護.奈爾焚椒滅札何.

御賜甘露詩

大觀三年四月壬子.尚書省甘露降.御筆以中臺布政之所.天意昭格.致此嘉祥.因成四韻以紀其實.賜執政而下云.政成天地不相違.瑞應中臺贊萬幾.夜浥垂珠濡綠葉.朝凝潤玉弄清暉.仙盤雲表秋難比.豐草稍零日未晞.本自君臣俱會合.更嘉報上美能歸.

仁宗賜送李良詩

李良定公幼以國戚侍仁宗研席.帝尤篤中外之愛.公帥鄜.帝以詩送行.曰.登館名臣子.皇家外弟親.詩書謀帥府.金竹剖符新.九郡提封遠.一圻甘澤均.純誠宜報國.撫士愛吾民.識者以爲眞王言.

錢文僖賦竹詩唱踏莎行

錢文僖公留守西洛.嘗對竹思鶴.寄李和文公詩云.瘦玉蕭蕭伊水頭.風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驥傍邊立.盡是人間第一流.其風致如此.淮事府城上莎.猶是公所植.公在鎭.每宴客.命廳籍分行劃襪.步于莎上.傳唱踏莎行.一時勝事.至今稱之.

荊公題王欽臣詩于扇

熙寧中.王欽臣仲至自河北被召用.荊公薦對.神宗問所與游從.公奏宋敏求.帝默然.遣還任.公因留一詩書長老院中云.蜀地相如最好辭.武皇深恨不同時.凌雲奏能還無事.寂寞文園興可知.然荊公愛其詩.自題于所執扇.

宋景文詩盡龍洞之景

三泉龍洞以山爲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公賦詩云.虬洞聳雙峯.綠虛一線通.窮披雙壁斂.樹補半巖空.翠竹森煙籟.飛泉曳玉虹.垂蘿不肯斷.陰壑自然風.斷天斜礙.崖傾日倒紅.浮邱邈難過.留恨翠微中.曲盡龍洞之景.利路漕爲劉石.仍以石本寄公.公答書云.龍門插句.斐然妄發.閣下仍刊翠琰示方來.言詩之人.得不笑我哉.江左有文拙而好刊石者.謂之詒害符.非此謂乎.噫嘻.

劉且詩多稱傳

劉仲馮搢紳之子且能詩.保康伯嘗薦之.且後過公墓賦詩.幕門昔忝登龍客.黃葉今悲下馬人.時多稱傳.然東坡亦嘗云.隻雞敢望橋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

文與可鷺鷥詩

洪覺範嘗記文與可鷺鷥詩云.頸細銀鉤淺曲.腳高碧玉深翹.沙上衆禽同立.有誰似汝風標.然予又嘗

見一首云。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翩翩。靜依寒擎如鶴。獨立晴沙可憐。亦往作也。

詠茱萸

劉夔侍郎九日登女郎臺。記杜子美詩醉把茱萸子細看。王摩詰詩徧插茱萸少一人。因作詩二首云。華顛帽落從人笑。不插茱萸也是閒。次云。曾冠獬豸猶無勇。未信茱萸可辟邪。程文簡公和答之云。宿枝彫翠眉橫秋。莫倚危樓動旅愁。菊有清香樽有酒。茱萸不插也風流。又云。秋風臺上起高歌。把酒看花意已多。凡獸不生神豸死。結茱爲佩欲如何。

詩不厭改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爲宜黃丞。歲滿。公以詩送之云。往時東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騂騮已騰踏。不知鵰鶚尚摧藏。官居四合峯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戀鄉關留不去。漢廷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峯巒綠爲峯巒雨。橘柚黃爲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益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老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廷今重甲科郎。意韓自言也。其後讀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疾惡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應遊煩將吏。獨此守山城。章蘇州早春詩也。今所存集本皆不載。

竹尊者

崇勝寺後有竹千餘竿。獨一根秀出。人呼爲竹尊者。洪覺範爲賦詩云。高節長身老不枯。平生風骨自清癯。愛君修竹爲尊者。卻笑寒松作大夫。未見同參木上座。空餘聽法石於菟。戲將秋色供齋鉢。抹月批風得飽無。韓子蒼云。始黃太史見之。嘗因手爲書之。以故名顯。

李濟卿詩得于衣襟

代馬南來久不歸。山河殘破一身微。功名誤我等雙過。歲月驚人還雙飛。每事恐貽千古笑。此身甘與衆人違。艱難頑有君親念。血淚斑斑滿客衣。李濟卿所作也。濟卿既死。因葬。得此詩于衣襟。

孫妙仲詩啓

林亭長夏愛濃陰。來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卻來蜂鬧鬧。自喧還住鳥深深。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煩滌。攲破午衙筵穎夢。轉爲風外小松聲。豐城孫妙仲兩絕句也。孫有謝登第啓云。虎士開關。傍徨丹禁。龍泉在御。躍躍天光。

孫妙仲作截臂行

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于撫之崇仁。才一月。兒民陳平爲族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宗應老且聾。乃以訴陳遇之子洵直。以爲執己爲盜時。其父爲洵直以鐵撾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名忘其案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遇有釁。欲必誣遇之子以死。候其屍胖脹潰爛。不可別白。後發與吳所

驗時又二十日。然後醉其弟誠之。使斷一手以訴于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惟以斷手爲決有冤。于是帖宜黃簿李邈再覆渾流外人。尋以迎合爲非。遂指閱二十日胖脹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傅會之。既而獄具。發辯之不已。州稍悟。然業已不可救。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來逋負而慨殘其支體者。平之姦謀既遂。而效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市人舒琦、吏人吳所報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阻抑。或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祇欲取必于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至今猶爾也。今錄于此云。吾聞兩臂垂于天下。不可廢。知之不必子非子。愚民氣填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廿心一臂指蠹壤。終身廢臥閒閣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郵南截臂殺平人。郵北無休還避擬。愚民愚民用心若此。非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非人何必殘其身。聞者皆驚嘆。此弊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源。嗟哉惡俗傷仁厚。明明有冤宜勿受。一姦不濟百姦消。其致和平神在宥。

曹衍託意爲鷺鷥貧女絕句

曹衍衡陽人。太平興國初。石熙載倚帥出守長沙。以衍所著野史獻焉之。因得召對。袖詩三十章上進。首篇乃鷺鷥貧女兩絕句。蓋託意也。鷺鷥云。波瀾靜處立身孤。鬢雪攢霜腹轉虛。盡日灘頭延頸望。能銷大海幾多魚。貧女云。自恨無媒出嫁遲。老來方始遇佳期。滿頭白髮爲新婦。笑殺豪家年少兒。太宗大喜。召試學士院。除東宮洗馬。監泌陽酒稅。

鼓子花開也喜歡

王元之謫齊安郡。民物荒涼。殊無況。營妓有不佳者。公作詩曰。憶昔西都看牡丹。稍無顏色便心闌。而今寂寞山城裏。鼓子花開也喜歡。然唐抒情集記朝士在外地觀野花。追思京師舊遊詩云。曾過街西看牡丹。牡丹未謝即心闌。如今變作郴陽眼。鼓子花開也喜歡。蓋王刊定此詩耳。

錢思公寄晏元獻牡丹絕句

元獻晏公爲丞相時。作新第于城南。時錢思公鎮西洛。晏求牡丹于思公。公以絕句并花寄晏云。名花封殖在秋期。翠石丹萱幸可依。華館落成和氣動。便隨桃李共芳菲。

權常侍詩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予嘗以俚俗所作。偶閱抒情集。乃知權常侍審詩也。上兩句得則高歌失則休。何須多恨太悠悠。權又有題山院云。萬葉風聲厲。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

偶當世人目爲金毛鼠

丞相偶當世少嘗遊里巷。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見而釋之。及使關中。素方帥渭。與之燕犒。獻甚。貽之以詩曰。吞炭難酧常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爲呂獻可所勸。云京所至嗜利。西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穢也。

荊公題夏畋扇

王荊公嘗題一絕句于夏畋扇云.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滄漣.夕陽一馬匆匆過.葵藿如今十五年.本集不載.見臨川集.

韓子蒼記李太白讀詩

韓子蒼云.舊傳李白幼不羈.爲昌明縣小吏.已能五七言詩.嘗隨縣令至江邊.觀漲水婦人.令賦詩曰.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鳥窺眉下翠.魚弄口傍珠.令何不雅.太白率爾對曰.綠髮隨波散.紅顏逐浪無.何因逢伍相.應是怨秋胡.令始奇之.

李伯時好鐘鼎古文奇字

李伯時公麟.雅好鐘鼎古文奇字.自夏商以來.以先後次第之.圖一器則捐千金不少惜.所蓄日富.具爲圖記.蔡天啓嘗得商祖丁彝.李尤寶愛.因作詩以贈云.上泝虞姒亦易爾.下者始暨周秦間.造端宏大可睢絕.往往世俗遭譏訕.蓋實錄也.

詠假山詩刺荊公

陳無已詩話云.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節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公也.某公.荊公也.予又嘗記一假山詩云.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云云.世以爲東坡所作.不知是否.

江子我作牛酥行

宣和初.有鄧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友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親自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于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慚遼東豕.努力明年趁頭市.

曾庶幾放猿絕句

吉水與敝邑接境.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召.不赴.故老有能記其放猿絕句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李漢老爲梅詩託意

李漢老建炎末自簽樞遷右轄.未幾.遷知院.前後二三月而罷.因爲梅詩以託意云.綿綿歷雪恐開遲.風節無情抵死吹.鼎實未成心尚苦.不甘桃李傍疏籬.

王公祐贈率子廉三絕

東坡作率子廉傳略云.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云云.末又云.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之.予嘗見王所贈率凡三絕句.不止于二也.

其一云.下瞰虛空臨絕澗.上排煙霧倚山崩.四邊險絕無猿鳥.獨臥深雲二十年.其二云.古屋黃泥映月關.年年常伴白雲閒.燒糧丹火何從出.四面無人見下山.其三云.心意道通物莫知.山中山下識人稀.想君絕處離塵土.不是王喬即令威.并有詩序云.率君者.容貌高古.雅性泯然.故機神妙用.無得而窺也.予訪于山中耆艾緇黃摘人瞻覺者.皆言率君出處不見其迹.殆非凡人也.予景慕無已.因爲詩三章寄贈云.

荊公親札詩

荊公嘗任鄞縣令.昔見一士人收公親札詩文一卷.內有兩篇.今世所刊文集無之.其一題上云.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盡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入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簞瓢拌茹亦山雖.其二書會別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即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詔草非諫草

陳後山云.歐陽公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藁草之理.案此詩乃太宗朝王操投贈李昉相國詩.不若印槩與徐翰林詩云.諫書未上先焚草.御筆曾傳立制麻.槩、五代人.然予見雅言系述載操詩乃詔草.非諫字.

毛達可稱陳克杜子美不是過

毛友達可.內翰守鎮江時.賀方回以過客留寓.一日.陳克繼至.同會于郡樓.即席克賦詩.所謂徘徊隔北顧.悵望東流是也.毛稱賞曰.雖杜子美不是過矣.翌日.賀求去.毛留之.且詢去意.賀曰.一郡豈容有兩箇杜子美.二公相與大笑.

田承君記姚嗣宗

田承君記姚嗣宗題崆峒山寺壁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相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帥延安.因巡邊見之.大驚.索之不得.久之.表爲幕府.姚有詩.踏破賀蘭石.掃清四海塵.張元竟走西夏.爲邊患.張亦有鸚鵡詩.卒章有好把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姚又有述懷詩.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亦有雪詩云.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萬.敗鱗風卷滿天飛.

秦益公賞孫仲鼇詩

光堯賜御書秦益公一德格天之閣牌.一時搢紳獻詩以賀.惟孫仲鼇一聯爲秦所賞.云.名向阿衡篇裏得.書從復古殿中來.生日四方賀詩尤多.嘗取其三聯云.朝回不入歌姬院.夜半猶看寒士文.友邦爭問年今幾.天子恨無官可酬.建業三公今始有.靖康一節古來無.蓋取其親切耳.蜀人李善詩.無窮非有無窮聞.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荊公東坡皆有賀韓公張文定生日詩.

劉莘老和王定國謫中絕句

劉莘老丞相和王定國謫中絕句，嵩安只有高眠興，謝朓空餘後會艱，十萬健兒春戍近，飛花宜過海南山。定國云，公無乃學歐陽公邪。劉爲之一笑。蓋晏元獻爲樞密使時，西師未解歲，會大雪，陸子履與歐公同謁之，晏置酒西園，歐即席賦詩，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由是銜之，語人曰，韓愈亦能作言語，作裴令公宴集，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劉和詩時，政元豐間，朝廷方開邪安而故定國援以爲戲。

曾郎中獻秦益公十絕句

紹興壬戌，朝廷既罷三大將，息兵議和，曾郎中惇時守黃州，獻詩亦十絕句于秦益公，秦繳進于上，上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詩云，黃泥坂下雪猶深，赤壁磯頭江欲平，驛吏西來開好語，蕃人已出蔡州城。和戎詔下破群疑，無復旄頭犯紫微，風已銷兵宜有報，先君長樂版輿歸。吾君見事若通神，兵柄收還號令新，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十丈可無人。淮上州州盡滅烽，今年方喜得和戎，間雜彌頓乾坤了，學語兒童道相公。連營雖虎氣如雲，聽詔人人願立勳，沔鄂蘄黃一千里，更無人說岳家軍。田父今年作社頻，邊頭聞見一番新，官軍不伐人家樹，各自持錢去買薪。江頭柳木已參天，柳色花光日日妍，驚怪田家頻得醉，今年斗米不論錢。鄰鄰準擬十分禾，老稚扶攜笑且歌，租稅況今黃紙放，陽城元自拙催科。淮畔風塵自此消，斯人還得見昇平，田家盡說今年好，要雨雨來晴便晴。百丈嵯峨賈客船，張帆打鼓下長川，路人指點幾垂淚，江道無來十六年。其三章稱裴度只今眞聖相者，李義山韓碑詩云，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云，仲尼魯之聖相也。其五章云岳家軍者，蓋時江左三大將，皆以家稱之。

韓子蒼詠太平宰相

韓子蒼獻王將明生日二十絕句內一絕句云，萬里青霄發軔時，驊騮絕足看奔馳，太平宰相何人識，惟有巫咸得預知。蓋王父行可初知臨泉時，將明爲編修官，行可問異人王老志他日官所至，曰，太平宰相四字，遺之。即以墨塗滅其字。前詩敘此耳。

宋文淵詩

諫議宋文淵齋意宮詞云，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睢陽道中云，竹溪明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開南澗鐘，隱隱帳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

晁以道詩爲絕唱

東萊先生呂居仁云，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詩，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絕唱也。

高秀實和高郵道中詩

呂居仁云，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資，其爲文稱是，嘗和余高郵道中詩，中塗留眼看星聚，一夕

披顏發笑收之句，便覺余詩急迫，少從容閒暇處。

汪信民寄謝無逸詩

呂居仁云，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聞說江南謝康樂，溪堂喬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也。

詩熟便是精妙處

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特高秀實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謂呂，我詩非不如子，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也。

李方叔詩文

呂居仁云，李廌方叔嘗作寒食詩云，千株蜜炬出嚴闈，走馬天街賜近臣，我亦茅齋自鑽燧，煨鹹燒艾檢鄰人。又贈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王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養病不如閒

滎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卻埽，不交人物，嘗有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林敧枕虛堂上，臥看江南雨後山。

潘邠老詩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著不得，江南已遠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李商老賞秦少游詩

李商老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雨砌墮危芳，風簷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詩，只如此也。

東坡稱重黃魯直詩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極稱重黃詩。季默云，如臥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邪。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能改齋漫錄卷十二

記事

清直勇

傅堯俞字欽之．素善安石．時方變新法．公以母服除至京師．安石謂公曰．朝議紛紛．今幸公來．請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新法相妨耳．因爲言新法之不善．安石怒．乃以爲權同判內銓．溫公嘗歎曰．清直勇．吾于欽之見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爲難耳．人以雍言爲然．

窮達有命

唐介、字子方．仁宗朝．孫參政抃薦公復爲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擧官也．公後以風力稱．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未嘗爲汝曹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窮達有命．汝等惟自勉耳．

王子野樂黨

范文正以言事貶．公率子弟齋留數日．時方治黨人．大臣譏公曰．何苦自陷黨人．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涉之．幸矣．

不許冒籍欺君

陳君行嘗謂子弟曰．仁義禮智信是常等．若不守．是不等也．其不等者．不正也．君行又嘗自處州入京師．至泗州．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府戶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戶貫開封．欲求非君．而先欺君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范淳父焚進論不應賢良

范祖禹淳父、極爲司馬文正獎識．嘗爲進論．求教于公．公每見則未始有可否．淳父疑而質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竊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親之．但有貪心耳．光之不喜者．非爲進論也．不喜子有貪心也．淳父于是焚去進論．不應賢良．

呂公教讀書要字字分明

榮陽呂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要令響亮．響亮則記牢．

儒者讀書無用處

程伯淳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使要經便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富家翁愛其弟

大丞相馮公當世、記富家翁有宅於鄜者．親既終堂．其兄甲不忍擘屬異爨而友愛其弟乙甚厚．乙安樂之．未嘗有違言．久之．乙既有室．不令．日咻其夫使叛其兄．乙溺于愛而聽之．而甲之所爲無不善者．欲開釁隙而無其端．于是甲有善馬．愛之甚至．雖親舊求借．輒以他馬代之．乙欲激其怒．乘甲之馬出．杖折其足．甲歸而見之．且喻其意．謂其僕曰．去之而新是圖．甲復有花藥之好．列檻數十．皆名品也．且其手植焉．灌溉繼培．不倦其勞．乙又將緣是以激之．乘閒鋤而去之．甲曰．吾欲去是久矣．而未果也．因犁其地而殖之穀．乙悟其非．且將悔之．而其室未厭也．甲既鰥處．而有愛妾者．將終身焉．處之側室．未嘗一與家事．其婦踵門而數之．詬罵毀辱．無所不至．妾不能堪而訴其主．甲曰．吾之過矣．因逐其妾．其婦聞之．媿汗浹背．且曰．妾不幸不及事舅姑．而無以爲學．以至于此．而不知伯氏之德量如是之寬裕也．乃正冠帔而拜于庭．以謝不敏．卒爲善婦．以相其夫而肥其家．若甲者可謂賢矣．求之古人．若張公藝可以配之．當世且言偶忘其姓氏．懼其湮沒而無聞也．故書其大槩．以俟太史氏．

寧受人欺不可使好賢心替

正獻呂公嘗薦常夷甫．秩後差改節．呂對程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三代威儀盡在是

明道先生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李定公好儒學

李良定公、魏國大長公主所出．雅好儒學．其帥鄜日．每春大閱戰士．必先詣宣聖廟．延講經書．飲諸生．然

後始及武士議者以爲得禮。

和買紬

本朝預買紬絹，謂之和買絹。案玉壺清話與澠水燕談二書，皆以爲始于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爲例，而澠水燕談又以爲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爲便，今行天下，于歲首給之。予案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豫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于官，預買紬絹，蓋始于此。以三書考之，當以范說爲是，蓋范嘗爲是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弼所爲墓誌序，其嘗仁宗時爲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紬絹，豫給緡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爲條約，細民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爲縑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于涼，其說不誣也。

仁宗厚遺公主

仁宗皇帝守成，悉遵先朝法度。時久無嫁公主事，晚年止一公主，欲厚遣之，恐踰舊章，乃詢皇姑魏國大長公主嘗年下嫁體例。公主以帝止有一女，不可以己爲比，言多則實無，言少則恐沮帝意，乃答以歲月之久，皆忘記。帝始加厚其禮以遣焉。

正叔不認姪者罪

李侍郎若谷守并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旨，叔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曾瑋行兵

曾宣徽瑋守秦，有功名，能撫士。一日行兵，將及暝，日已酉矣，乃申令更前二十里，宿于某鎮。軍中不樂，瑋而令曰：仰某鎮務酒不得沽與百姓，只沽與一行軍人。由是大衆奔赴，不以爲勞。

夏英公好古器珍玩

夏英公竦性好古器，奇珍寶玩。每燕處則出所秘者，施青氈列于前，偃臥牙牀，瞻視終日而罷。月常數四如此。

張程學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也。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于二程。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從之學。學者號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爲御史，正獻呂公之薦也。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名其學爲張程。

吳觀音

吳侍郎侍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平生惟訓童稚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爲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育、楣、宿、充，又京方並登進士，爲朝臣。諸孫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師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侍焉。

狄武襄不知體

武襄狄公青平儂智高，以用延州舊府蕃落騎兵之效。及歸，狄欲將此一軍乞于講武殿閱武試，覽仁宗親觀其驍勇。俄而舞槊號呼，一如臨敵，飛矢至殿陛。仁宗遽移御坐，而中官前敕再三，申命方止。議者謂其不知體，楚軍遂驟因遣還邊。

狄武襄不去黥文

狄武襄自捧聖長行至節度使、平章事，世多言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後亦爲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狄謂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于此，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議者韙其言。

石刻尼倍

元祐韓中丞相王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郡民急于應期，率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說者謂石刻之一尼倍也。

貴賤在命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召問之，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祕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仁宗怪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兩王難當二堂

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後主劉禪祠。蔣公堂帥蜀，以禪不能保有土宇，因去之。大慈寺有蜀後主王衍銅像，程公堂權帥，毀以鑄錢。蜀語曰：任是兩王，難當二堂。

曾魯公與旁舍生錢償鬻女直

謝邁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于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怛，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于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于妻，以女鬻于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弛色衰，則棄爲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跽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于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于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攜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也。存詢旁舟之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爲士人妻。邁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于鄱郡黃正叔，以爲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樊若水棄所仇家酒額因破其家

樊若水，江南人，貧甚，遊宦鄉人不爲禮，後北遊，建策置浮橋采石以渡天兵。江南平，擢爲本路轉運使。所仇之家方開酒場，樊乃于歲除日買酒，衆多之。次案其所入以爲額，其家坐是輸納不逮，家遂破焉。

馬知節直誠不善書

真宗朝,簽書樞密院馬公知節,武人,方直任誠,真宗東封,下至從臣,皆齋戒,至嶽下,憮問執政曰,卿等在路素食不易,時宰相臣僚有私食驢肉者,馬乃對曰,亦有打驢子喫底,及還都,設酺宴,開封府命吏屏出貧子,隔于城外,上御樓見人物之盛,喜顧宰臣曰,今都城士女繁富,皆卿等輔佐之力,馬乃奏曰,貧底總趕在城外,左右皆失色,真宗以爲誠而親之,事多類此,馬公一日從駕遊幸,羣臣皆賦詩,馬素不習文,真宗強之,旣來曰,臣不善書,乞宣陳堯叟與臣書,真宗如其言,陳時爲首樞,議者惜之.

狄武襄一鼓而破儂智高

仁宗以廣源儂智高寇嶺外,陷數州,乃遣狄武襄出督戰,用延州蕃落騎兵,一鼓而破,捷至,帝欣然無喜色,曰,殺人多乎.

陳諫議償直取馬

太尉陳堯咨爲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蹶嚙傷人多矣,一旦,父諫議入廐,不見是馬,因詰圉人,乃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汝爲貴臣,左右尙不能制,旅人安能蓄此,是移禍于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焉,其長厚遠類古人.

韋郇公與丁晉公會博

韋郇公作正字日,寒食與丁晉公會博,勝且厚,丁翌日封還所負銀數百兩歸公,明年寒食復博,而郇卻負于丁,丁督索甚急,郇卽出舊物以償之,而封緘如舊,塵已昏垢,丁大服其量.

造九鼎

玉仙觀在京城東南宣化門外七八里,陳州門是也,仁宗時,有陳道士修葺亭臺,栽花木甚盛,呂氏家塾記云,一日學院諸生偕往,見石一截,黃色,用木牌標記曰,萬年松化石,僉曰,如何對得,皆之叔曰,三日雨爲霖,呂氏所記松化石,乃西川物耳,徽宗崇寧四年歲次乙酉,製造九鼎,案製造官魏漢律狀云,承內降鑄造鼎鼐,內帝座鼎,如天之正北之數,外有六圜,若易之六爻之象,中疊五重,以應九五之龍,惟上九亢之,其五重,議案師旨,合用萬歲松化石并龍牙石,各一尺二寸爲一重,用松石一塊周圍,第二圜用龍牙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三圜第四圜各用松石一塊,亦高一尺二寸,第五圜用龍牙石一塊,如乾之六爻,上九之爻,所有合用龍牙石并萬年松化之石,自皇祐間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今見在城南玉仙觀內,有此石五段,松石三,龍牙石二,並堪充今律鼎中五圜使用,伏望祥酌,獨賜指揮下所屬取索前來應副,然則崇寧所用松化石五段,乃呂氏所記之石也,據魏漢律狀稱皇祐間西川取到,祇備造鼎,乃知仁宗朝已嘗議造九鼎.

監酒要備

乖崖張公嘗有監務之官而辭于公,因以請教,公曰,監酒稅之法,初無多言,但好醞酒剩饒人,則沽者衆矣,卽是要備.

狀元焦

元豐八年,尙書戶部侍郎李定權知貢舉,給事中兼侍講蔡卞,起居舍人朱服,同權知貢舉,其夜四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承議郞韓玉,襲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稷親宅講書翟曼,奉議郞陳之方,宣德郞太學博士馬希孟,皆焚死,其後別更得焦蹈爲魁,諺曰,不因開寶火,安得狀元焦.

張天覺論詞臣之文

張天覺嘗乞擇詞臣,而言熹自近世文館寂寥,向者所謂有文者,歐陽修已老,劉攽已死,王珪王安石已登兩府,後來所謂有文者,皆在房檢正,三舍直講,崇文檢書,爾有十許人,今日之所謂詞臣者,曰陳繹曰王益柔曰許將是已,臣嘗評之,陳繹之文,如款段老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王益柔之文,如邨女織機杼,雖成幅而不成錦繡,許將之文,如稚子吹埍,終日嗚呼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皆陛下所用出詞令行詔誥,以告四方而揚于外庭者也,今其文如此,恐不足以發帝猷炳王度云云.

閻立本畫

博陵閻公總章右丞相,終于中書令,藝兼後素,時謂丹青神化,此其蹟也,唐人張彥遠出鳴琦三相家,風流博雅,著畫記歷代畫,第閻上品,而西域圖在所錄,又言王知愼亦揚之,則傳世者非一本,此弊剝諸馬多闕,而勁髮二人全失之,比見摹本自高麗來,朱紙殊惡,而馬之㶚乳者與人之剪髮者皆全,信外國自有唐時摹完本,今取其全者備見之,且以淡都世臣大家秘藏圖史,以奇勝相高者極衆,至于閻蹟乃少遇,其惟呂中公家有唐太宗步輦圖,引祿東贊對請公主事,皆傳寫一時容貌,贊皇李衛公小篆,其語朱色神韻,與此同出一手,而張記亦曰,時天下初定,外國入貢,詔立本寫外國圖,而注指西域,則奉詔所爲者,卽謂是耶,信其蹟果不足疑,舊傳其畫狄梁公之蹟,觀其端重和勁,稍不類諸辟,亦或當然,竊嘗愛彥遠多識,著論得雅馴,引謝安言,韋誕書凌雲臺,巳釘榜,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鬚鬢盡白,因戒子孫絕楷法,而王子敬正色拒之,曰,仲將魏大臣,豈有此,信如所說,魏德之不興,酒以子敬爲知言,因論閻令旣爲星郞,不啻有臨池之辱,況太宗治近侍有拔縮之恩,挼下臣無擂郞之急,豈得不通官籍,直呼畫師,以至丹青之舉,非輔相之才,丹青固不足以輔相,而所以爲輔相,乃不在丹青,淺薄之俗,舉一廢百,而輕藝嫉能,一至于此,良可於邑,由是言之,窮神之藝,自不妨閻令之賢,斯人果賢,適增雅重,然因取其說而跗書之,元祐六年辛未九月,龍眠山人李公麟伯時題,右伯時跋閻立本西域圖,廬陵王方贄侍郞家有之,其孫瓊獲王寶藏之大觀間,開封尹宋喬年言之省中,詔取以上進,時廬陵令張達淵那法掾晁祖洪被檄委焉,因竊摹之,于是始有摹本,有張天覺跋云,崇寧甲申十二月甲寅,變玉舟過善溪,盡得其家藏閻令王維王宰韓幹邊鸞周昉君閻之佛書,曰,心如工畫師,畫之妙出于心,猶足以滑毫設色,造化物像,況心之妙萬,以正法無間斷哉,信安程俱致道有詩云,大塊浮空轉兩輪,越南燕北北邊鄕,齊州古芥應相笑,夢覺何人定識眞,黃岡何顏之斯舉亦有詩,窮荒未信子年欺,自笑山林老一枝,海上常思龜殼倦,天涯歡化鳥工窺,丹青閻令如曾到,氣俗張懸舊獨知,公寄著書尤博雅,山經暇日補殘遺.

俞溫叟判語

利州路漕俞溫叟判狀。多云。送某州縣依條施行。時提舉常平謝倩。新改官。即除監司。笑謂俞曰。使者判語誠不易。溫叟曰。州縣英俊多者一字有誤。所損不細。正要如此。

神霄樂鬱羅蕭臺

林靈素建議。依倣宮商角徵羽別定五聲。制神霄樂。劉棣密奏。臣民事物。皆可有二。至于宮聲。豈有二哉。徽宗感悅。爲其愛君。即除中散大夫。直龍圖閣。棣辭不受。棣字守翁。棣州人。初以八行舉。過可韓司戎八。授以景鐘玉陽鐘法。徽宗依其說。命鑄鐘十二。召九天絕金隨律。月成一鐘。排黃鍾。使奉安于寶籙宮。鐘備成。授通直郎。靈素又建議築鬱羅蕭臺。高一百五十尺。以祭天。棣言圓壇事天。古今通制。高八十一尺。數之極也。豈可別築臺以祭。數又加倍哉。徒勞人瀆神。恐非天意。遂已。

青帥許王沂公遠大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倡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衛由他門入。遂謁守。守驚曰。聞君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何爲抵此。王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郡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歎曰。君所謂眞狀元矣。遂許之遠大。

歐陽文忠服章郇公非賣恩

章郇公在中書。歐陽文忠公初自夷陵縣令貶所回。復館職。通判滑州。以書與公求一郡。公答之。無可意。

文忠不悅。俄而擢知諫院。一年中歷三字。直龍圖。爲學士。河朔都轉運。文忠始服公非賣恩者。

諫院得人御史稱職

仁宗慶曆初。急于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四人。並命作諫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君謨時爲校勘。乃爲詩慶之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士林相賀復相慚。魚聞之。乃曰。予不預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從之。乃遷臺爲御史。即除蔡代知諫院。是時。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旋拜中丞而卒。

曾魯公責妓詣官吏

曾魯公尹天府。前政以不辨善惡而去。公至未三日。有倡妓詣官吏宿其家。公得牒。審其意在誹毀。公殊不形聲色。唯命檢閱有無胎孕。既得驗狀無有。始責以故欲穢汚衣冠。重刑而械之。都下善良翕然稱頌。小人畏縮。旋即執政焉。

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

乖崖公張詠守典陳州。漕使檢點米倉。見近納不當支者有新印。疑而詰主吏。吏答以月支官吏俸米。漕移文詰公。公批于後曰。國家養賢不與士卒同。付案不行。即時遣送漕。自出衙門。坐于樓下。俟送漕使。漕使不得已。倉皇而行。

陳諫議家法甚嚴

陳諫議省華三子。堯叟。堯咨皆舉狀元。堯佐亦行間中第。後堯叟至樞相。堯咨至節度使。堯佐至丞相。而諫議家法甚嚴。堯叟娶馬尚書亮女。日執饋。馬于朝路語諫議以女素不習。乞免其責。諫議答云。未嘗使之執庖。自是隨山妻下廚耳。馬遂語塞。

章郇公代副樞叱報慶者

章郇公在翰林十二年。當劉太后時。人多徼倖以希大用。公乃中立不倚。晚遷承旨。於爲久次。及副樞李公諮卒。公始代之。時有親吏聞命。即徑造齋閤報慶。公厲聲曰。無妄語。乃叱出之。

宋參政不奏補奴隸

宋參政綬常患仕路人色多冗。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隸補班行。公獨不奏。議者佳之。

杜祁公通變

杜祁公帥長安。其初多任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麤質。持至以布爲之。及再至。事體皆變。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勸酒。長安父老見公通變。皆曰。杜侍郎入兩地去。旋踵召知天府。入樞密。遂爲相焉。

柴主與李主角富貴

仁宗朝。駙馬柴公宗慶與駙馬李公遵勖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第。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次及柴主之過李第。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

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施用。及柴薨。悉上送官。

對徽宗詩句

徽宗嘗作詩句。命柴少保居安賜元長云。相公公相子。元長遽對以進曰。人主主人翁。徽宗又因宴近臣。製詩語云。北斗七星三四點。唯曾希蘊能對之云。南山萬壽十千年。

公主稱

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諸姑稱大長公主。至徽宗末年。一例改作帝姬。建炎元年六月八日。臣寮建言不便。以爲古者婦人稱姓。故周曰王姬。猶宋子齊姜之類是也。本朝爲商後。非姬姓。不可以稱。用是改正。

四亥四丑

章子厚乙亥年生。與曾子宣同年。曾子宣以丁亥月辛亥日己亥時。子厚遂呼子宣作四亥。公然薦注亦以癸丑年生乙丑月乙丑日丁丑時。亦是四丑。

閏不同

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定州薛向織大遼國所印曆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天監重定。時議者以兩朝賀正之禮爲疑。而蔡京以爲正朔爲大。賀正爲小。兩國之閏不同。即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于彼。彼國之使。後期而賀正于此。其于後先正相去約二十來日而已。料彼必

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得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肯改．予記北夢瑣言路振九國志載．王衍在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俾于界上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乃知古來有此事也．

王祐植三槐

太祖疑大名符彥卿跋扈．命知制誥王祐往察之．謂曰．汝能為吾辦此．當任汝在趙普之右．祐還．言彥卿但恃孫驕恣耳．實無異心．臣請以百口保之．上怒．貶祐華州行軍司馬．將行．植三槐于第中．便坐曰．吾中子他日必位三台．貶十二年．乃得還京師．祐曾孫克云．王太尉不喜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為不義耳．

曾滁州誤呼厍為庫

曾子開知滁州．覽訟牒．誤呼厍為庫．其人云．某姓厍．子開遽于庫字上增一點云．厍豈有點乎．然南北朝有厍狄者．周有少師厍狄峙．北齊有宣都郡王厍狄伏連．皆複姓也．後漢亦有輔義侯厍鈞．古又有獨姓厍者．厍音赦．廣韻音始夜切．又齊有庫狄迴洛．庫狄盛．庫狄干．又周有庫狄昌．蓋本無厍字．後人除一點以為庫別耳．

曾公亮得龍脊王荊公得龍睛

陸農師云．相家說龍．人臣得其一體．當至公相．如曾魯公公亮得龍之脊．王荊公安石得龍之睛．

箕子易牙名

箕子名胥余．見司馬彪注莊子．于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

杜祁公問賈黯以生事有無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往謝杜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為無取邪．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君為之歎服．

甘露

紹興辛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獻甘露古松詩于太守．其詩略曰．仙壇之陽石壇東．下有亭亭太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寄青松異上瑞云云．太守以為祥．因奏于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于進士徐上交別業大松上．濃厚如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獻于太守張郎中子方．子方率僚屬觀之．欲以上聞．路過鳳凰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叫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邪．各持松葉舐弄．以示不貴．時有野夫賣藥于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為甘露．露從天降．必徧于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壽陰．縣民亦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案之．有道人從焉．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松殆

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寬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說．至期．果驗．焉軍民得其說．因省景祐內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荀卿為孫卿

戰國時荀卿姓荀．名況．趙人．所著書號荀子．後有跋尾云．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其後又稱孫卿者．四唐楊倞注云．為說者已下．荀卿弟子之辭．嘗疑以荀為孫．未曉所謂．偶見孔穎達曰．漢宣帝諱詢．故轉為孫．

斥中貴

洪玉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申有中貴人到．要請鑰匙開門．公令開．既入見．公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西川否．況川中兩經兵寇．詠治亂．令中貴人入川．比欲申地主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公幹．當中貴曰．銜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邪．中貴悚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郎是．卻令出北門宿．來早入衙．下牓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參．公判牓子．既銜王命．不敢奉留．請于小南門出去．其嚴正如此．又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有廢疾中貴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恃結連內侍．輕州縣．不法．公始善諭之．俾自悛戢．輒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其臟具．依法盡行．遂奏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嘉之．眞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瀕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科民開淘．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鞭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即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緣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後為才吏．仕至發運使．

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

太宗親征北狄．直抵幽州．圍其城．俄一夕大風．軍中虛驚．南北兵皆潰散．而諸將多不知車駕所在．唯節度使高公瓊隨駕．上于倉卒中大怒諸將不赴行在．翌日欲行軍法．高奏曰．夜來出不意．諸將若有知陛下所在．豈陛下之福邪．臣獲在左右．亦偶然耳．諸將不可罪．上悟．皆釋之．高之門出太皇太后．為天下母．識者以為有陰德之助．

楊文公辭誥潤筆與同列均分

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誥．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即乞降命．故潤筆之入最多于衆人．蓋故事為當筆者專得．楊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為令．

曾魯公神明

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時文潞公自長安召入中書．過鄭．方在宴席．俄報潞公失去銀盆．曾即曰．郡人敢爾．必三日可獲．若公之從者自為．則今日必擒．公未以為然．逮巡果捕至．乃從者也．潞公驚．因謂曰．君知

卽獲，何也，曾曰，所至有捕盜者，從人罪露，必須易敗，潞公以爲神明，遂引復翰林，尹開封，至大用，相三朝，位侍中，令守大傅，使相致仕，

唐公肅遠識

待制唐公肅雅有遠識，先與丁晉公同舉進士，虧相善，居水櫃街，與晉公宅相對，一日，朝廷自金陵召晉公，將大用，唐遂徙居州北避之，虞部員外郎李畋往詰其由，唐曰，謂之入，卽大拜，權勢日隆，若數與往還，事涉依附，或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其識晉公黜嶺外，李復謁唐，唐曰，果然，蓋丁之令術，乃唐李贊皇之流，動多而德寡，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冢庶僚，若太祖朝趙中令呂丞相居其上，則丁之用不私，位不危矣，朝士莫不服唐之遠識，

張知常不認同舍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還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而不認，人所不能也，此事縉紳類能言之，而汪彥章爲公碑銘不載，何邪，

晏元獻節儉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奈何奈何，記文本及寄殊生日衣服及孩兒婦子等信物，甘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況人事有何窮盡，知買得宅子，大抵廉白守約爲實要，隨宜作一生計，且安泊親屬，不必待豐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千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次則減魚肉之價，聚爲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圖，況宦游有何盡期，衆官下不可營私，（魏四工部可以爲戒也）然須內外各具儉誥爲先，方可饑此，殊家間僕使等，直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其定（兩數，或回換買他魚肉，亦只約豬肉錢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爲宗親及相知交游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邊事尚未息，須當他重委，乃建節，或兼且命，必不于優閑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經營方受，殊一生不曾干求，況今雖經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措辭，若非久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事能求請，凡虛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愛不能任者，不妄皆負以重愧責，是以終無僥求，其更識高者，非親耕不食，非親蠶不衣，（闕數字）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縱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著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再拜，十一哥賢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予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觀覆歷聖，德特名首諸公，則公之爲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于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觀人者，不于其顯，必于其幽，不于其外，必于其內，以書規兄嫂守官必曰廉，曰官下不可營私，嘗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約本于節儉，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茲非畏獨根諸中，而不欺者邪，昔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朱砂，乃知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

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元豐間，神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富貴，奉養若寒士，考公手帖，則其傳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謫辭云，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歟，沈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予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蔡絛西清詩話

宣和五年十月乙丑，臣僚言，徽猷閣待制蔡絛私撰文一編，目爲西淸詩話，其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奉聖旨，蔡絛特落職勒停，

徽宗賜王黼第御書七牌

宣和五年十二月，徽宗賜太傅王黼私第御書載賡堂，膏露堂，寵光亭，十峯亭，老山亭，榮光齋，隱庵七牌，

薛昂黜用史記西漢諱蔡京名

崇寧初，薛門下昂爲司成，士人程文有用史記西漢語者，薛輒黜落，元符中嘗上殿乞罷史學，建炎初言章謂薛爲蔡元長私諱其名，薛嘗對客誤及蔡京，卽自批頰其口，

鄭文肅案姦贓流竄士元

仁宗時，開封府豪吏馮士元挾狡數通貴要，多爲姦利，雖敗必中以禍，操制一府，甚至于尹，都人目之爲京兆，鄭文肅天休知開封府，廉知罪惡，窮案姦贓，悉得其受賂撓法之狀，權貴多爲請者，了不以聽，獄具，奏流海島，家沒償贓，轂下懍然，

蔣希魯建西學宋宏肖其像于文翁祠

禮部侍郎蔣堂希魯，宜興人，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中，親較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迄成而公移鎭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廨舍，既而常山宋公尙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卽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楊子雲、蜀士先賢九人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略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迎不將，

微司理幾誤殺人

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章聖時，初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公意疑，具以狀白府，州將老吏，業强了，不之聽，趣令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儒邪，公曰，今獨奏坐儒，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于不義，校其輕重，孰爲愈邪，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詳勘之，乃是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幾誤殺人，

李昭述得古銅符

禮部尙書李公昭述，字仲祖，宗諤子也，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乞近藩，未報，無何，掘地得古銅符，文曰許昌，詔下，果得許，

鄭文肅復西湖舊堤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李泌即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湖軍，以疏其惡。自錢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矣，而湖積不治，葑蘚以耕，僧侈其宇，浸淫蠶食，無有已時。公案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闔境內丁夫斷之，湖利大興。

蔣臨川摘大姓李申罪棄市

蔣侍郎堂初知撫州臨川縣，縣有大姓李申，積為民害，乃復僭擬亡制，動作不法，承前令無敢摘其罪。公至，緣事捕治之，盡得其姦狀，卒坐棄市，害根鋤去，闔境歡悅。

鄭文肅取倉廒粟為己俸飯

鄭文肅天休，初為湖北漕，荊南屯禁卒譁言倉粟腐不堪食。公命掌廩者給為己俸，因會客日，試取作飯，舉匕而盡，曰：孰謂不可食邪。譁者遂息。

洪覺範因張郭罪配朱崖

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蕘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為右揆，因乞得祠部一道為僧。又因叔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于張、郭二公之門。政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牢。後改名惠洪。

罷史學

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為是，蔡嶷為翰林學士，慕容彥逢為吏部侍郎，宇文粹中為給事中，張琮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賓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者，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陳堯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于先王之學，而不流于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乃為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黜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于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意。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也。

胡宗師以奏樂留節義落職宮觀

鄒道鄉浩初謫新州，有楚州布衣樂留，素為浩交游，不憚萬里煙瘴，欲與同行。至荊南，浩或關官司捕留，恐于留不便，急遣留還。留確然不回，浩以病留荊南數日，堅意遣留，留不得已，改易姓名，隱居桐柏山。久之，浩復官，江淮發運使胡宗師嘉留之義，奏留節義。至崇寧初，宗師方以寶文閣待制知瀛州，言者指前事，遂落職，提舉宮觀。

責降朱師復制

崇寧元年八月，廣州制勘院勘到前知廣州朱師復贓私不法及交通蘇軾等事，制曰：朝散郎知袁州朱師復，事上之義，莫先于首公；為臣之汙，無甚于毀節。爾昵交軾、轍，締于明和，媚附安、李，陰同進澀，忘先帝識拔之恩，比姦臣腹心之黨，表老閑冢之道，老無戒得之心，賄賂公行，貪贓其得，獄成來上，士聽有爭，宜正常刑。投之散地，庶思懲戒，毋重悔尤，可責受建安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至紹興四年，其孫朱乘文陳請，遂復官。至紹興五年八月，官員白劄子，伏覩朱乘文申請祖父朱師復不合與蘇軾往來，緣此入元祐黨籍。六月十三日，奉聖旨，復寶文閣待制者。朝廷哀憫元祐黨籍之人，以直節正論，橫為蔡京、蔡卞等擠陷，因下詔追復官職，祿其子孫。然其間卻有偶得罪于元符紹聖間，非家子孫因緣欺罔，朝廷既無實稽考驗，吏部止據平江府黨人碑石，貪緣假借，例蒙推恩，如朱師復之流是也。紹聖初，起知廣州，內外臣寮，未有因改元通賀表者，師復獨云：建元易號，蓋率由乎舊章；奮聚錫名，示通追于來孝。又云：龍去鼎湖，驥悲弓國，遺弓未絕，爽騰猶新，鬼瑣乘時，雖異伯高之復惡，則邪害政，殆如伏氏之亂言，法度典章，廢格幾盡，朝野內外，譸謠交興，蠹蟲理出于人心，未之或改，而非業指之天下，焉可厚誣？其謝章表云：主辱臣死，古有是言，義重生輕，今無此士，恭惟神考，登用大儒，發揮聖經，于世道交喪之餘，新美百度于凝信相欺之際，豈特絕聞一世，固將冠冕百王。惜鬼瑣之弗殲，致典章之不泯，宮車晚駕，陵土未乾，旁招北闕之奇，早副西臺之策，非為議祇，殆不忍聞，誰能劾起聖之忠，行其所易，豈復苞包苴之志，誓以必行。其安置興國軍謝表云：首元祐之請，終二紀于發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貪緣軾、轍之虔，鑽初一承顏，前後安李之當途，未嘗通聞，奉聖旨：追復寶文閣待制，更不施行。

打破筒潑了菜

童貫自崇寧二年，始以入內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奉旨差往江南等路，計置景靈宮材料，續差往杭州製造御前生活，又差委鑄造修蓋集禧觀、齋殿、本命殿、火德眞君觀，緣此進用，被寵擢，西邊用兵，又以功進。于是縉紳無恥者皆出其門，而士論始沸騰矣。至以蔡京為比，當時天下謠曰：打破筒，潑了菜，便是人間好世界。而朝廷曾不悟也。二人卒亂天下。

笑面夜叉

建中靖國元年，侍御史陳次升言章：以蔡元度為笑面夜叉，其略云：卞與章子厚在前朝，更迭唱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結成冤獄，肴詳新理，編類章疏，中傷士人，或輕或重，皆出其意，若行雖在于章，卞實啓之。時人目為笑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

目米元章以顛

崇寧四年，米元章為禮部員外郎，言章云：傾邪險怪，詭詐不情，敢為奇言異行以欺惑愚衆，怪誕之事，天下傳以為笑，人皆目之以顛。儀曹春官之屬，士人觀望則效之地，今芾出身冗濁，冒玷茲選，無以訓示四方。有旨罷。差知淮陽軍，其曰出身冗濁者，以其親故也。

修御殿為濟德觀

太祖太宗在民間時嘗寓澶淵其所憩之地在城中爲邸舍以甌瓦覆之號爲御殿崇甯四年徽宗以爲非便下本府將御殿建道觀以濟德名之

許風聞言事

大觀四年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大小行人之職耳目之任旁許風聞應幾邊防勝息州郡不法得以上達近有陳請不實重行黜陟之文例皆偸安苟簡避罪緘默甚失設官之意可仍舊許風聞言事

補張渹太學助教

大觀二年鄆州南陽東衙村有張三婆忠雙眼疼痛皆昏不視光明其子張渹用左手提出眼睛將銅針穿過用小刀子割下眼睛與母喫了自後所患眼目不曾再發疼痛朝廷有旨特補大學助教不理選限

以太祖陳橋傳舍爲顯烈觀

崇甯四年徽宗以太祖啓運踐阼之初實自陳橋其地今有傳舍往來踐履非所以稱朕顯揚祖烈之意遂以其地建立道觀以顯烈爲額

陳暘行外制落職

政和元年六月陳暘行外制臣寮上章云或甚失體制或不應事實或違背經典夫朕者帝王之稱以詔告臣民而暘行徐處仁誥知蘄州告詞乃于具官姓名下用之此所謂甚失體制者也差注之失謂應差近遠之類王黼以稽留敕命降秩而暘乃謂致差注之失此所謂不應事實者也周官以八法治官府其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謂事之故常暘行李孝稱復官告辭乃云復爾官常此所謂違悖經典者也比者奉宸失金盤官降秩而暘謂致盜竊之敢行夫宮禁之中或容小竊若盜竊之敢行則安有是理此尤疏謬之甚者也奉聖旨暘落職知和州

能改齋漫錄卷十三

記事

郎中知制誥

宋景文公帥真定時漕使周諾郎中已罷李維少卿方到宋公往見叅狀稱運使郎中李怒曰我非郎中辭不受典賓以情懇宋曰治舞前官之誤願賜矜貸公題一詩于狀後以遺李末句曰者向西清遇榮顯少卿只合作郎中李詰其故宋曰國朝故事無少卿知制誥者若當制即少卿改授前行郎中李愧謝之

與有方奏神宗宜檢視政事

熙甯七年旱神宗遣御藥與有方詣集禧觀設醮且論以久旱齋心致禱庶有感應汝宜前期檢視醮科有方奏曰臣固當檢視醮科陛下亦宜檢視政事帝不悅翌日帝笑曰吾昨夜三復汝言甚當足見汝之用心吾已修政事答天戒汝更宜爲吾嚴設有方再拜往佐事焉

朝廷曰退宴遊曰歸

陸農師嘗言禮記朝廷曰退宴遊曰歸蓋在朝廷當以退爲心在宴遊當以歸爲心然公之立朝終以此爲恨

子衿在鄭詩之末

神宗御邇英閣.問近臣子衿之詩.何以在鄭詩之末.皆莫能對.帝曰.此無他.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衆再拜.呼萬歲.

楊戩急逐鶴去

徽宗在藩邸.楊戩給侍左右.最爲周愼.嘗有雙鶴降于中庭.左右皆賀.戩急逐去.曰.是鵲非鶴.又一日.芝生于寢閣.左右復稱慶.戩急刈除.曰.是菌非芝.由此倍任屬篤.

大相國寺額

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絕之一.政和中.改爲宮.御書賜額.舊榜遂爲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爲寺.御書仍賜今額.

同時位太師

蔡元長語元度曰.弟骨相固佳.但背差薄.腰差細爾.元度笑曰.太師豈可有兩人.其後同時位太師者.公與童貫.鄭存道.凡三人.

眞宗親爲教授

張侍中耆與楊太尉崇勳、夏太尉守贇.俱緣藩邸致位使相.嘗因侍立.眞宗謂曰.知汝等好學文筆.甚善.吾嘗親爲教授.張耆等拜于庭下曰.實臣等之幸也.乃命張耆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楊崇勳、夏守贇爲學糾.安守中團練而下爲學生.帝授以孝經論語.又教以虞世南字法.時以爲榮.

司戶受節度使節制

文潞公以使侍中留守西洛.時薛适以汾州司戶爲京西漕司帳官.往修謁.典賓請致參.薛怒謂曰.适是漕屬.有何統攝.典賓以告.移時.公出據坐.命典賓揖薛庭參.曰.京西帳幹與西京留守卽無統攝.然侍中是河東節度使.汾州司戶合受節制.遂贊謁六拜而退.

賜服帶

元豐官制.寄祿官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緋.皆准式佩魚.未至而賜服.于銜內帶賜.今人爲文.尙仍舊制.云賜三品服.賜五品服.非也.又著令.侍郎直學士以上服御仙花金帶.人或誤指爲荔枝.近年賜帶者多.近者務爲新巧.遂以御仙花枝葉稍繁.改鈒荔枝而葉極省.非故事.然莫有以爲非者.

王子純免屠城而寀生

樞密王公子純攻洮州.坐于城下.議欲屠城.忽猝見.有二戎卒操刀嚮公.遂執而戮之.屠城之謀遂決.將及半.有小兒伏乳于亡母之側.公惻然傷悼.禁戢其事.僅免屠焉.是年寀生.

姚雄召故寨主子畢親禮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呼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官守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子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向記姚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

他族.日望壻來.豈以父之存沒爲間邪.嫗泣下.氣咽不語者久之.因留嫗.并呼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克寬畏僕郭福

宗室克寬.素不蓄財.惟喜緝索.人呼爲索子太尉.雖暑月裸袒.常腋挾二氈毯.身纏數鐵繩.稍醉.則以鐵繩傷人.家僕郭福眇小無勢.然克寬常畏之.每在外被酒擲弄鐵繩.郭福必訶叱使歸.克寬遂拱手還舍.莫測其故也.叔呂與克寬同宅.言之甚詳.必不誣也.

文正公願爲良醫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位相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爲良醫.亦不許.既而嘆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他日.有人謂公曰.大丈夫之志于相.理則當然.良醫之技.君何願焉.無乃失于卑邪.公曰.嗟乎.豈爲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丈夫之于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爲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爲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林積毀張嗣宗妖術印

南劍尤溪林積.仁宗時爲吉州安福令.時有張嗣宗者.挾妖術作符籙.自稱漢師君三十三代孫.率其徒自龍虎山至.謂能卻禍邀福.百姓翕然以從.積視其印文曰.嘻.乃賊物耳.昔張道陵再傳至魯.魯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遂據漢川.垂三十年.方敗于曹操.而歸陽平關.此印所以有陽平治都公之文.今有道之世.豈容妖賊苗裔公肆詐罔以害吾治邪.于是收治之.聞于朝.毀印.而江左妖學遂息.

罷舍法卒如黃裳言

黃冕仲尙書當徽宗之初.蔡元長議欲推行太學舍法于天下.裳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若遵祖宗舊章.以科舉取士.其後公私繁費.人不以爲便.罷之.卒如公言.

賜藏書閣名稽古

大觀三年九月乙丑.御筆.比聞諸路州學有閣藏書.皆以經史爲名.方崇八行以迪多士.尊六經以黜百家.史何足言.應已置閣處.可賜名稽古.

詔所在置教授

大觀四年八月.詔所在學生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其不及八十人者不置.以本州見任有出身官兼領.

復曾布蔣之奇資政學士

大觀四年十月聖旨.曾布蔣之奇初雖異論.中間曾開陳紹述.可特追復資政殿學士.

乞編皇宋政典

大觀四年十一月，尚書右僕射張商英奏乞編集熙寧元豐政事，號曰皇宋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奉聖旨依。

詔禁外製衣裝

大觀四年十二月，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製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繫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

禁淫哇聲

政和三年六月，尙書省言，今來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御賜酒名淸醑

政和三年六月，鄭紳奏以皇后弟許造酒，元名坤儀，欲乞別賜酒名。奉御筆賜名淸醑。

御筆宮觀寺院不得稱主

政和三年六月，御筆天下道士不得稱宮主觀主，並改作知宮觀事，女冠准此。僧尼不得稱寺主院主庵主供養主之類，並改院主作管幹院事，副作同，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餘皆以此改定。

奏禁止冒名字

政和八年五月，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欲望凡以聖爲名字者，並行禁止。奉聖旨依。

禁名意僭竊

政和八年七月，迪功郎饒州浮梁縣丞陸元佐上書，竊見吏部左選有徐大明者，爲曹官，有陳丕顯者，爲教官。蓋大明者文王之德，丕顯者文王之謨，又況大明者有犯神明館御殿，臣故曰有取王者之實以寓其名。竊見饒州樂平縣有名孫權者，浮梁縣有名劉項者，臣故曰有取霸者之跡以寓其名云云。昔元祐間文彥博之子守河陽，作堂以迎彥博之來，蘇軾名其堂曰德威，蓋取書德威惟畏之意，言者以謂德威惟畏乃堯事，不當以此名其堂。皇祐中，御筆賜裴襄字君讜，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爲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更改。恭覩政和二年春賜貢士第，當時有吳定辟魏元勳等十餘人，名意僭竊。陛下或降或革，奉御筆陸元佐所言可行，下逐處并所屬，令改正禁止。

禁僭侮混元皇帝名

政和八年八月，御筆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名耳，并字伯陽及謚聃，見今士庶多以此爲名字，甚爲僭侮，自今並爲禁止。

詔學者治御注道德經

政和八年，詔有司使學者治御注道德經，間于其中出論題。

詔史記陞老子傳爲列傳首

政和八年，詔史記老子傳，陞于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表，敍列于上聖，其舊本並行改正。

詔學生添大小經及增置士名分入官品

政和八年，御筆，黃帝老子堯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可令天下學校諸生，于下項經添大小一經，各隨所願分治。大經黃帝內經、道德經，小經莊子、列子。自今學道之士，所習經以黃帝內經、道德經爲大經，莊子、列子爲小經外，兼通儒書，俾合爲一道。大經周易，小經孟子。其在學中選人，增添士名，分入官品：元士(正五品)、高士(從五品)、大士(正六品)、上士(從六品)、方士(正七品)、閑士(從七品)、居士(正八品)、逸士(從八品)、隱士(正九品)、志士(從九品)。

詔禁以天字稱

政和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眞，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命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字爲稱者，竊慮一槩約。依奏。

討論履制度

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約(履上飾也)、繶(縫中紃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約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奉聖旨依議定，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爲樣，制曹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綠武臣服色，並是一等，理宜有別。奉聖旨，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上減去一繶，並稱履，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並稱屨云。

封羅漢作應眞

政和八年，御筆羅漢已改爲無漏和尙，未加封號，可封作應眞。

詔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以經術

政和四年，詔令東宮講讀官罷讀史，專一導以經術，迪其初心，開其正路，庶遵王之道，而不牽于流俗焉。

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

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爲人撰書啓簡牘樂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奉聖旨依。舊朔陳瑩中初任潁昌教官，時韓持國爲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爲之，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之文。公聞之，因遂薦諸朝，不以爲忤。

唐元結名

嘗有臣寮上殿，徽宗問唐元結名之所自。奏曰，一元之氣，融而爲江河，結而爲山嶽。

契丹之法

司馬文正公言，契丹之法，有簡要可尙者，將戰則選兵爲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甲，處于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于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于前行，故未嘗敎閱而民皆習于騎射。又民爲盜者，一犯文其腕爲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則斬，不須案鞫，而罪不可掩。

河中府浮橋

河中府河有中潬，其上有舜廟及井，唐明皇始爲浮橋，鑄鐵爲牛，有鐵席，席下爲鐵柱，埋之地中，以繫橋絙。張燕公爲之贊。自是橋未嘗壞。慶曆以前，河水數西徙，浸朝邑，民苦之，屢請塞堤。蔣希魯知河中府，始

寨之.自是每歲錯修兩堤.及劉元瑜知河中府.河水大漲.不得決泄.橋遂壞.鐵牛皆拔.流數十步.沈河中.中㵲亦壞.自是不能復修.往濟阻礙.人畜數有溺死者.英宗時.有眞定僧懷丙請于水淺時以繩繫牛于水底.上以大木爲桔槔狀.繫巨艦于其後.俟水漲.以土石壓之.稍稍出水.引置于岸.每歲止于出一牛.至治平四年閏三月.新橋乃成.然中㵲亦終不能立也.賜轉運使張燾等獎諭.其僧亦賜紫衣.

樊知古薦江北令簿

齊道.江寧人.文徽之後.少貧.太宗時進士及第.在河北爲主簿.廉介.與妻採野蔬雜米爲籍粥以療饑.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他吏皆脫去.道獨荷之.自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之.道不食.杖其富民.于是餘民大懼.逋稅立辦.道不勝貧.與妻謀欲去官歸賣藥.會樊知古爲河漕.素知道節行.欲薦之.道辭以與本縣令薦齊.知古曰.令.素所不識也.道曰.公不薦令.道亦不敢當公薦也.知古不得已.兩薦之.齊改京官.兼館職.道改曹州節推.後登制科.眞宗時.爲待制八年.知虢州.卒.

劉師道解王文穆罪文穆復師道職

司馬文正公云.太宗末.民間積欠甚多.眞宗初.王文穆公請除之.上曰.先帝積年不除.而朕除之.彰先帝不愛民也.文穆曰.先帝非不知此欠當除.留之以遺陛下.使結民心耳.上悅.從之.澶淵之役.萊公欲因事誅文穆.密學劉師道力解之于上.乃得免.師道坐屬其弟于陳堯咨.以鍼刺試卷爲驗.得及第.謫官.久之.知潁州.文穆秉政.復其舊職.方且進用.會病卒.

李端愨願問卜人壽

李端愨.願問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憂.但問壽幾何.易簡曰.二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奢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者如此.無乃大不均乎.遂不與卜.

眞宗書魯宗道剛直于殿柱

魯簡肅公宗道.仁宗時參政事.京師富民陳子城毆殺磨工.初有詔立賞追捕.數日.中旨罷之.魯公爭于簾前曰.陳某家豪.不宜保庇.章獻怒曰.卿安知其家豪.魯公曰.若不家豪.安得關節至禁中.章獻默然.眞宗嘉賞魯之剛直.書魯宗道于殿柱.故章獻拔用之.

司馬光近于迂闊

神宗嘗謂呂正獻公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呂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滕宗諒興湖學

滕宗諒知湖州.興學.費民錢數千萬.役未畢而去.或言錢出入不明者.通判以下不肯簽簿.胡武平宿來繼守.而言曰.滕侯所爲非是.諸君奚不早言.候其去乃非之.豈分謗之意乎.于是衆服其言.皆愧而簽簿.卒成其業.

劉沆開遺張友直珠冠書

劉貢父云.張鄧公當國.有遺其子友直珠冠者.使者不能徑通.劉相沆謂曰.我識學士.我爲汝通之.因以歸.破其封.別錄一通.用己關防印之.留其眞本.又于珠冠之角小書己名.乃復封題如舊.以授使者.使自通之.他日以詰友直.友直大驚.劉時權三司判官.尋卽眞.俄知制誥.

金像

天聖中.爲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爲眞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爲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

英宗山陵不及嘉祐十分之一

陝西之民.供英宗山陵之役.不比嘉祐十分之一.韓子華曰.非上旨丁寧.不能如是.歐陽文忠公曰.上云.朕成先帝之志.天下必不以朕爲不孝.

熙寧月俸

唐子方謂.熙寧先年.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折洗皆嫁喪葬四季衣不在焉.今則不同矣.

陳洪進子以白金賂改父謚

陳洪進請謚于朝.胡旦揚言曰.宜謚忠矯.忠矯乃下軍之名.其子懼.賂以白金數鎰.乃改之.

劉庠言魯公之短

熙寧元年.劉司諫庠將使契丹.刑部覆官十餘人謁辭.庠于廣坐揚言曰.七十致仕.禮之正也.當自大臣爲始.又言魯公之短.且曰.俟還日當併言之.庠還未至京師.一日.加集賢殿修撰.充河東轉運使.卽無言矣.

王荆公司馬文正議省辭郊賚

熙寧元年.兩府辭郊賜.王荆公以爲兩府郊賚不多.減之未足以富國.今罪人郊賚不能減.而徒減兩府.失大體.兩府果能益國.雖增祿十倍.不足辭.苟爲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司馬文正曰.方今國用窘竭.非獨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苟裁省.不自貴近始.則在下不服.臣非謂今者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耳.且陛下謂裁省之則傷體.今大臣以河北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且陪祀無功云云.荆公曰.窘之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文正曰.善理財者.不過浚民之膏血耳.神宗令且爲不允詔.會荆公當直.遂以其意爲之.予以爲荆公之意乃唐常袞之言.

英宗書韓師說六箴

英宗在藩邸.多隱德.宗婦既寡不能自存者.密使人賙之.不令兄弟知也.嘗書韓退之師說.及吳仲卿宗英六箴以自戒.

置天下常平官

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害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小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赦官吏失入死罪

熙寧二年。敕今後官員失入死罪。一人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一人千里外編管。二人遠惡州軍。三人刺配千里外牢城。自後法寖輕。第不知自何人耳。

守正不阿爲賢用人當用君子

神宗嘗問司馬文正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爲賢。公曰。結宰相固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覘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惟守正不阿乃爲賢耳。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去。孰可用。公曰。此乃陛下威柄。所當采擇。小臣豈敢預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徑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宋主辰晉主參

劉器之語錄云。太祖初爲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故國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于商邱。主辰。今應天府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辰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以上皆劉說。予案仁宗時。韓魏公奏并州宜立軍名。立載。罷戲角。胡文恭公宿武平上言。以爲宋主辰。晉主參。參辰不兩盛。不可許。至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乃知器之之意本于胡武平。而器之未始知之也。

歐陽公多談吏事

張芸叟言。初遊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年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公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于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潘溫叟醫

潘璟字溫叟。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員外郎張咸。其妻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彝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溫叟視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于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彝孫妾墮大蛇。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湜。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溫叟察其脈。曰。明年血潰乃死。既而果死。責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溫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酒益怠。而歌謳不樂。久之。遂無所見。溫叟曰。若疾雖衰。而未愈也。倘夢男子靑巾而白衣者。則愈矣。後果夢。輒能食。其他所治若此甚衆。

下蜀輜重百里不絕

王師下蜀時。護送孟昶血屬輜重之衆。百里不絕。至京師猶然。詩人李度作平蜀詩。略曰。全家離錦水。五月下瞿塘。繡服靑蛾女。雕鞍白面郎。累累輜重遠。杳杳路岐長。

御親賜帶花

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眞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戴者。召近御座。眞宗親取頭上一朵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寇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寇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衆皆榮之。

致仕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商

仁宗時。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案籍舉行。胡武平宿以爲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任其功商。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言而全其節。朝廷至今行之。

唐宋運漕米數

唐居長安。所運米數。天寶中二百五十萬石。大中中一百四十萬七千八百八十六石。蓋唐自大中以後。諸侯跋扈。四方之米漸不至故耳。惟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以此知本朝取米于東南者爲多。然以今日計。諸路共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之一。則江西所出爲尤多。

鑄錢費多得少

予嘗爲鑄錢司屬官。凡三年。其利病尤悉。蓋費多而得少。其後入玉牒所爲檢討官。見紹興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僚上言。九路坑冶鑄錢司。稱朋虔饒兩州。自紹興元年至今。其起發過一十二萬二千餘貫。用本錢及官兵應干請給。總用二十五萬八千餘貫。即是枉費官錢蓋三之二。使有利害。亦當條具措置以聞。豈容置一司。養官吏。無益而有損哉。此提點鑄錢不職也。以此知利害尤分明。而議者以爲不可罷者。恐錢少故也。然大緊所獻于朝廷者。新錢常少。舊錢常多。紹興丙子。沈相當軸。以其弟嘗爲使者。悉其事。遂罷之。未及三年。當己卯歲。沈去國。朝廷復建司置官。不知又何耶。予案唐德宗紀。建中二年。判度支韓洄奏請于商州紅崖冶洛源監。置十鑪鑄錢。江淮七監。每鑄一千。費二千文。請皆罷。從之。予然後知鑄錢之弊。古今同之。嘗有建白于朝。依所故事罷之爲善。

蔭子法

國朝蔭子法。初遇郊恩。止得蔭子。不及他親。元祐中。山谷官應任子。特請于朝。舍子而先姪。後遂爲故事。

司馬文正除李公擇息貪吏掊克之心

興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尙書。門人問曰。公擇文士。恐于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于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斂掊克之心。

以程氏禮用尹德充

待制尹德充焞，幼事伊川先生。初業進士，應舉，策問議欲誅元祐名公卿得罪于朝者。尹嘆息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終對而出。且告于程氏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紹興五年，從臣有言尹宜用者，遂以用程氏禮，宣教郎崇政殿說書處之。且除祕書郎，時年七十七矣。未幾，除祕書少監，賜緋衣銀魚象笏，求去益堅。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又除權禮部，兼侍講，進官通直郎。而尹病不能朝，遂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致仕，進官奉議郎而卒，葬會稽。有奉詔解論語行於世。

開封地讖

向文簡公父爲冊求葬地。時開封城外有地，讖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術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向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民以向橫訴于府，府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年，向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儒冠多誤身

呂居仁云：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楡林，甚盛。嘗一日同遊西池，有士子方行觀，歎曰：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輿應聲答曰：秀才，汝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也。士子甚驚歎。

章子厚與叔安仁令書

章申公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曰：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遊士有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而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四

記文

傀儡起於王家

錢穆父試賢良對策日，東坡聽往迓其歸，置酒相勞，各舉令爲文。穆父得傀儡，除鎮海軍節度使制，首句云：具官勳勞王家，出入幕府。東坡見此兩句，大加歎賞。蓋世以傀儡起於王家也。

賦長嘯卻邊騎

范蜀公少時，與宋子京同賦長嘯卻邊騎。蜀公先成，破題云：制動以靜，善勝不爭。景文見之，於是不復出其所作，潛於袖中毀之。因謂蜀公曰：公賦甚善，更精添以二者字。蜀公從其說，故謂之制動者以靜，善勝者不爭。然景文賦雖不逮於蜀公，他人亦不能到。破題云：月滿邊塞，人登戍樓。眞奇語也。

伊康節贊王通

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

溫丞相用李泰伯語

李泰伯潛書其一曰，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貧犧牲幣，刷以王禮，食其死不食其生，師其言不師其道，得其言者爲富貴，得其道者爲餓夫，獨當世丞相有答伯庸詩云，孔子之文滿天下，孔子之道滿天下，得其文者公卿徒，得其道者爲餓夫，獨用泰伯語也。

呂與叔克己銘

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爲克己復禮銘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窒欲，昔爲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癢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鄧安惠表啓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太白語，又嘗有啓云，三山已到，輒爲風引而還，九關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

黃履至豫章先狀

樂事中高麗自明州海道入貢，偶乘風自江路至豫章，其先狀云，泛槎馭以尋河，適朝天闕，望桃源而迷路，誤入仙鄉，自驚漂泊之餘，獲奉笑談之雅。

任忠厚投時相啓

任敦夫忠厚，元祐紹聖間有聲太學，後坐上書入籍，留落不調者久之，有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翱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

蘇景謨詩啓

衣冠羣集烏衣巷，旌旆春生綠野堂，蘇景謨詩也，又有啓云，珠璧之投甚暗，詎免驚疑，塵馬之智非專，誤勞訪問。

黃公孝師右軍筆法

仁宗時，太常博士黃公孝先有詩名，尤工字學，常師右軍筆法，深得其妙，每曰，學書當先務真楷，端正勻停，而後饒得破體，破體而後饒得顛草，凡字之爲體，緩不如緊，潤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右欲重，左欲輕，致之古人蹤跡，其言不妄也。

東坡銘李伯時洗玉池

東坡有李伯時洗玉池銘，始予讀之，皆不得其旨，其後得伯時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蓋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陝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之曰，斲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爲子銘其唇，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種，虢璩三鹿盧帶鉤，琫璏璲瑑珌，水蒼佩，螳螂鉤，佩柄，珈瑱琪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

中，其子碩以時禁蘇文，因滑磨去銘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絅褥，椸以縢匣，昇致京師，置之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東坡銘劉與伯時序跋，昔有而今亡，而池亦歸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後世將有讀坡銘而不能曉者，因具於此，陝州即陳彥點字子真，自號傲散云。

武后製賜狄仁傑袍金字

新唐史狄仁傑傳載仁傑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其十二字史不著，予案家傳云，以金字環繞五色雙鸞，其文曰，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乃命錄之，新史不惟不著十二字，雖五色雙鸞亦不錄也，家傳云，喪親有白鳥連理枝繞于墓側，新史止云有白鶴馴擾之祥。

曲如鉤例封侯

崔善爲爲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新唐史止云曲如鉤例封侯而已。

舉酒行令

陶穀使越，錢王奉之甚渥，因舉酒行令曰，玉白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應聲曰，口耳王，聖朝天子要錢塘。

恩袍色動仙籍香浮

仁宗賜進士及第詩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黃冕仲謝及第啓全用以爲一聯云，恩袍色動，迷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惹春風之拂拂，東坡戲之曰，好作鬧裝燕酸文。

浯溪銘

湖南浯溪在永州北一百餘里，流入湘江，其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容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其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撫州刺史顏真卿書，結復爲浯溪石堂西峯四獻亭銘，皆刻於崖上石，本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仲來知永州，維舟於此，留詩，元公序云，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於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於溪口，銘曰，湘水一曲，淵洞倚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門如何，巉巉壁石，臨彼淵岸，夾溪絕壁，水石尤怪，石文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難遊之，銘在溪口，王仲詩云，湘州佳致有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包孝肅公家訓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何丞相賀巡幸還京表

靖康元年春，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拒避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朴，因改云，櫜鞬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

仕有五難說

龍圖梅公摯。景祐初以殿中丞謫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死。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繆乎。其後鄒道鄉志完元符中謫昭州。因其說以爲詩曰。五瘴作詩雖不染。一箴留誡豈其然。謂是也。徐師川建炎避地至昭州。感二公遺跡。作詩云。正言鄒子獨留名。法從梅公尙有亭。樂是苦言能治瘴。竹生屈曲坐看經。風前雲似秋前赤。雨後山能燒後靑。戀土懷鄉頻作惡。懷賢感舊歎飄零。竹生屈曲坐看經者。蓋道鄉昔寓居閣上。忽於佛前地生五筍。甚可愛。地主云。閣成今十年。隱蔽堅實。滿版深闊。未嘗有此。州人傳之。咸謂吉祥。以爲爲道鄉發也。道鄉因詩云。甚剏於今正十年。不容山竹暗行鞭。森然五筍自何出。盛矣一邦相與傳。

王履道詩文警策

黃季岑云。王履道詩直須耕著天公眼。便遣霜蹄下取將。是能讀倚相三墳五典之書。且盡識建章千門萬戶之制。又順斗布合宮之政分方。鬭文鼎之神。金篆浮波。河伯順流而聽命。瑰科宜錄。淸華止輦以臨壇。又鳳鞋微露繡幫相皆其警策也。

追附陳瑩中葛侍郎文

謂彥成追附陳瑩中云。汲黯何爲。坐息淮南之變。鄭公若在。必輟遼東之行。葛侍郎云。夷攷平日。素赫之節無聞。坐靡累年。白首之言猶在。吳正仲別何文縝。但云。切須念第一眞打鳳長行。

大遼使謝賜柑表

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於公鄭。方厥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惟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淸霜。甘液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楓朝切願於獻君。感德滋深。論言罔旣。

胡少汲夢書八句頌

胡少汲夜夢遊一寺。與勒和尙柄僧六七人共步長廊。少汲手持長鑱。劃靑方石。如錐畫沙。書六句頌云。我行世間。多勸少息。暫休寶坊。萬慮入寂。明日出山。八面受敵。勒和尙隨句微吟。旁皆太息。中有一僧云。萬慮入寂。何法甚勝。明日出山。是將勸邪。似覺復寐。自理前頌。增任爲主人。勸轉爲客兩語於出山句上。廣爲八句。

東坡四言

吟哦傲兀。仰哂巖月。過蠟迎崖。銀冠玉蓋。碨磊喩嘶。雁驚艋帆。卧玩我辭。鑿牙岌嶪。右江行見月四言也。江郊葱瓏。蟠水侑絢。𤕤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開宴。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游哉。玩物之變。右江郊四言也。皆東坡作。

東坡戲書

對草尙能欄浪楷。絲不解留連。此一聯東坡在黃時戲書也。又云。湖上秋風聚落苑。門前春浪散花洲。王文甫所居在黃之東湖。卽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卽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

選官改定方澤儀安等曲

宣和四年。校書郎韓廸撰方澤儀安之曲。著作佐郞吳次賓撰社稷安寧之曲。校書郎艾晟撰感生帝大安之曲。校書郎趙永裔撰帝鼐寧安之曲。正字李彌由撰充國公成安之曲。臣寮上言曰。謹案爾雅曰。芥者。蓋總草之名也。今方澤儀安之曲乃曰。藏芥之業。合併爲一。邇方來歸。茲芥是式。然則謂木爲芥。可乎。詩曰。爲絺爲綌。蓋精者爲絺。麤者爲綌。今社稷寧安之曲乃曰。求福生民。褒功社稷。曰絺以被。曰綌以綌。然古有絺冕。若以爲絺。則字爲失律矣。感生帝之詩有曰。爲赤熛怒者。帝神名也。祭之輒斥其名。何邪。帝鼐之詩有曰。祀彼顯相者。羣臣相其祀事也。謂之祀彼顯相者。又何人邪。甚者樂不用中聲久矣。而其詩猶曰。於論中聲。豈不悖乎。奉聖旨令尙書省措置。選官改定。元撰方澤儀安等曲官。除趙永裔已罷館職外。餘并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其後艾晟進狀辨正。係道經靈寶經云。南方赤靈帝君名閒浮極炎字赤熛怒。唐開元禮立夏祀赤帝祝文。敢昭告於赤帝赤熛怒等事。恭奉聖旨。前降送吏部指揮與改正。別與差遣。

胡舜陟非顏岐撰制辭

靖康元年四月。顏岐賜出身。除中書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晁說之中書舍人辭云。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今日知世掌美。成何等語邪。除孫傅侍讀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旣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褎率之。此東宮辭也。傅已罷東宮官矣。勸讀而爲此辭。豈非昏繆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安軍安國再任。乃云宣流河內。張良述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眞定。乃云增籌幄之勝。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逶麗使金。十望甚休。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日靜身安。李旦除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燿起工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頂踵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辭不典如此。奉聖旨。岐罷中書舍人。

劾張文濟謝表不欽

張文濟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以告行。臣僚上言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欽。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數數更赦勿。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

奪范純仁諡忠宣議

崇寧二年六月。臣寮上言。范純仁諡曰忠宣。其諡辭去年已追奪。并元定議覆議官各已罰銅十斤。今節錄諡議如後。攷功員外郎鄭忠臣議。有曰。每思捐身而獻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定傾。寧惜敗前而寵後。又曰。方讒言亂國而明義殖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可用之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甸公

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知草莽，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扶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脉零雨之濛。又曰，法席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本聖旨擢發遣汝州，鄧忠臣希仲幹南京鴻慶宮。

翟公巽作文艱得

葉少蘊云，翟公巽作文艱得，然得必奇也。在西掖時，以草辭遲罰銅，崇寧間，與予同在試院，過晚閒暇，作策題以充官爲問。及曉問之，云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雖止四句，然皆佳作也。

林希草陸農師佃子開被謫辭

紹聖初，陸農師佃子開俱以佃預修神宗實錄被謫。中書舍人林希子中草辭云，謂爾同爲謗訕，則于今具橐不存。謂爾有所建明，則未嘗爭論而去。人以爲得實。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樸質，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又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格言。

答劉保衡投進古器詔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遇晦冥，即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翼旦，山折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投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兹古器，既瑰奇而有異，實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刻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爵，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歐陽公投胥內翰啓

歐陽文忠少時猶未知名，以文編投內翰胥公偃，且有長牋，所謂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是也。集嘗載之，今不錄。胥公有啓謝歐陽秀才云，伏蒙眷私，以竊製文雜二編，先之長牋爲贄者，恭以某人象賢異稟，龍輔至珍，奉弈世之詒謀，克隆堂室，傾羣言之妙旨，深達淵源，服膺聖域以惟勤，蹈足俊蹤而迥異，敏學該乎變質，英識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歸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臯，飄飄之逸思無窮，籍籍之芳塵自遠，偶蚴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貺。方披群表，遽捧雄編，恣探賾以忘勞，信窺測而靡暇，幽意綿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遒麗以奮飭，雕績紛華而滿眼，實孫詩之容，而何止一章，賈沈賦之礎星，豈惟數句，固將端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貴。雖享衢自致，憑資左右之先容，而石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歐公得之，又爲長牋以謝之，不載諸集。今錄於此云，右某啓，昨皆撫晉，仰塵紬凡，載形答復，深極奬稱，繁帘無容，愧藏家而自寶，重言外獎，於尺牘以必珍，始紬繹而區開，炯然在目，旋背誦而心折，至矣。關音退揆顧蹤，陰加報與竊以昔者，稱袞垂乎一字，龍極於華章，汝月更乎生評，日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

來復，至有不敢人非常堆案而弗酬，廣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絮綴鳴玉之章，爛囊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帝謦欬之音，發墨流英，灑鴻都百金之筆，屈鼓對客，發荊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某伏蒙惟旃，檢操弗支，之沃若之軒，艷有尾兮之長醜，顧有胄而爲彈吊，默荷拔擢，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白晝發之変，剪消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慚隋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樋，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里貶於素論，族術弃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滯淹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救臨人之衍，抑鬱滯濆之楨，撰品之上下，付弗齒於銓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鯢骸以與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嗤笑，雖踞蹐短翮，殆無取於緊積，慮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瑛，所期用羅聲譽，瓶梓十年之隸，都投皮箱，賁一笑於相樂，伏蒙某官憫屯愍之無似，加品目之推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謂，猶仲尹德之非，後堂執經，僥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覩三雅之獻，執如意以指揮，務車載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盼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倖十倍而增榮，示一噓而爲美，嘗黜闡之多暇，杜成筆以爲文，綿旨星稠，璧腹雲落，布帛之言甚畯，寡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謹當納藏行橐，歸耀當閭，贊以十襲，爲天下之至寶，脫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陽而爭傳，與吳刀而共布，應恩所及，頂踵奚勝。

曾子固懷友寄荊公

王荊公初官揚州幕職，曾南豐尚未第，與公甚相好也。嘗作懷友一首寄公，公遂作同學一首別之。荊公集具有其文，其中云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躋乎中庸而後已云云。然懷友一首，南豐集逸去，豈少作删之邪。其曰介卿者，荊公少字介卿，後易介甫。予偶得其文，今載此云。聖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間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己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求以廣其道而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產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游孜孜焉孜予之失，而切劇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劇之效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懼矣。思而不釋，已而敍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稱其行，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也。爲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陳師道春秋索隱

館中有陳師道春秋索隱三卷，士大夫以爲陳無已所作，非也。師道延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呂南公所稱深於春秋，蓋與泰山孫復齊能而師道仕望並高，故不倚顯以名者也。

孫仲益謝郡官啓

靖康元年。殿中侍御史孫仲益覿以論事不合罷。出知和州。塡見闕。和州已遣接人到嶺淮。遂舍舟由陸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銑乃移文及書。說韓駒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已除召不來。今所受見闕較。蓋朝廷契勘之親實礙條制。又別無較割可以遵守。孫既見卻。遂留寓待報。省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同有文書何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諫光下燭。屈高論以借秦。輿遊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前意也。

豫章休亭賦

豫章先生休亭賦。其卒章云。蓋嘗謝伯夷之風。何能問詹生之卜。洪駒父云。晚年擬定云是謂不害而欲從。無龜而卜吉云。

張天覺送凌戩歸蜀記

張天覺丞相以趙諗謀逆伏誅。是其鄉里。故因送凌戩歸蜀。作記以自見云。凌公濟自蜀來謁。曰。戩周旋事事公三十年矣。公今致身政府。戩志願畢矣。請從此辭。耕青城山。擊壤鼓腹。爲太平民。願得片言刻石山中。傳家爲榮足矣。應之曰。君賢矣。奚以文爲。且趙諗不軌。以辱鄉邦。吾何敢懷土哉。于是青城丈人夜夢曰。吾何負公而吾弃哉。吾以天地中和之氣。生爲靈苗秀爲異草。仙人餌以不死。而養命治疾之功。偏於天下。吾從古以來。世生忠臣義士。武王伐紂。所賴而勝者。微盧彭濮人也。公孫述據蜀。迫用蜀士。仰藥不悔者。巴郡譙君黃也。漆身爲厲者。犍爲費貽也。飲毒而死者。廣漢李業也。伏劍自刎者。蜀郡王皓也。託盲避世者。任永馮信也。魏伐劉禪。而勸禪降魏者。西充譙周也。李唐二帝避賊出狩。而勤王以迎鑾輿者。蜀之父老吏民也。且李順草寇。百日而已。乃孟昶後宮之遺息也。趙諗狂生。陰自推戴。乃南平夷界之獠雜也。奚預吾事哉。神宗作新法度。而元祐之臣指爲桀紂。終身貶死。不負神宗者。雙流郭棺也。哲宗紹述先烈。而建中靖國之臣斥爲幽厲。漢東上疏慷慨論列者。公也。廢爲編氓。始終不變者。安塞二公也。吾三川之靈。何負於世。而公見弃之速邪。於是僕豁然悟。蹶然興。急呼凌君而告之曰。勉矣行焉。爲我謝青城丈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吾之避謗。既失之矣。而丈人自辨。亦未爲得也。君平生急義。氣豪而善嘯。嘗持吾說而嘯於山中。萬壑響應而震動。不亦快乎。崇寧三年三月丁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張商英記。今張集不載此文。予案趙諗本趙庭臣之子。庭臣先故渝州涸戎。與諸戎約降朝廷。庭臣乃醉諸酋殺之。揭首叛。以爲己功。又盡得其財物。故庭臣富貴筮仕。被擢用。生子諗。少年登第。幾爲殿魁。未三十歲陞朝爲國子博士。忽以謀叛伏法。庭臣自河東提刑配隸州。母妻妹分配嶺外。家貲沒官。蓋報應之速如此。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此其驗也。天覺序譙郭棺安塞爲忠。而以元祐建中靖國之臣。指上爲桀紂幽厲。亦可謂無忌憚者矣。

賦圜丘象天

內翰鄭毅夫久負魁望。而滕甫元發名亦不在其下。嘗試禮闈。鄭爲南宮第四場魁。滕爲南廟別頭魁。及

入殿試圜丘象天賦。未入殿門。已風聞此題。遂同論議。下筆皆得意。時。留後李公端夢滕作第三人。服緋牙繫鞋來謝。而鄭亦有白龍之夢。將唱名。二公相過。各舉程文。滕破題云。大禮必簡。圜丘自然。及開鄭賦禮大必簡。丘圜自然。滕即歎服曰。公在我先矣。然未忘魁望。預爲笏記云。朝廷取士。唯求一日之長。味諷望君。成務稽年之舉。及唱第。鄭果第一。滕果第三。皆如素望。鄭卻無陛謝之備。遂用滕記。

神宗御製祭狄青文

神宗自爲文祭狄青曰。惟天生賢。佑我仁祖。沈鷙有謀。重厚且武。昔居校聯。功名自許。既登等軋。孫奮忠義。惟是南荒。有儂猖獗。陵轢二廣。震驚宮闕。羣公睥睨。莫肯先語。惟卿請行。萬里蹻步。首戮騎將。大振吾旅。金節一麾。孰敢翩斷。逃賊於原。親按旗鼓。彼長排鎗。我利刀斧。馬馳於旁。擣厥背膂。竊據遺孽。如手探取。奏功來朝。遂長右府。旋升外相。均逸邦畿。如何不淑。早弃盛時。逮予纂服。弗覩音儀。因覽遺略。又觀繪事。緬懷風徽。感歎無已。遣使臨奠。用旌前勋。靈而有知。當體茲意。初青子諮奏事延和殿。神宗問青征南嘗有遺書存否。於是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神宗乃自爲是文祭之。方是時。神宗春秋正富。文已如此。

李靖兵法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佑附益之也。然予家有李靖六軍心鏡數卷。其文淺近。豈僞書邪。

劉丞相謝啓

天聖庚午歲殿試賦題藏珠於淵。翻爲八字。君子非貴難得之物。是年劉丞相沆中第二人。其謝啓云。對靈光之殿。雖含飛動之詞。賦合浦之珠。寘乖去來之意。

陳後山李氏墓銘

陳後山爲豫章先生銘母夫人李氏墓云。李四女。有婦行。長爲洪氏婦。其死不幸。校理是以賦毀璧也。陳之意蓋譏豫章所作黃夫人碑。所謂毀璧兮隕珠。此碑政爲洪氏母而作。玉父建炎間爲胡少汲編定豫章詩文。遂刪今洪州印本是已。迄今三十年。所在雕印豫章文。正以玉父所編爲定。而毀璧之篇不存。後世將有讀後山之銘不能曉者。今載之云。夫人黃氏。先大夫之長女。生而聰子。耳目如畫。玉質可念。其爲女工。皆妙絕人。幼少能自珍重。常欲鍊形仙去。先大夫棄諸孤早。太夫人爲家世壇替。持孤女託以夫人歸南康洪民師。民師之母文成縣君李氏。太夫人母弟也。治春秋。其文有權智。如士大夫。歸洪氏非先大夫意。快快逼之而後行焉。洪氏生四男子。曰朋芻炎羽。年二十五而卒。師民亦孝謹。喜讀書。登進士第。爲石州司戶參軍。尋父喪。客死。文成君聞夫人初不願行。心少之。故夫人歸則得罪。及朋與夫皆葬。夫人不得瘞骨於其域。焚而投諸江。是時。朋芻炎羽未成人也。其卒以熙寧庚戌。其葬而棄之以元豐甲子某月。夫人沒後十有四年。太夫人始知不得葬。哭之不成聲。曰使是子安歸乎。其兄弟無以自解說。念夫人。建洪氏之廟南康廬山之下。故刻石於廬山棄亭以庇之。攀躬其平生而妥之。毀璧兮隕珠。執手者兮問過。

愛惜兮萬事一軌。居物之忌兮固當以好為我。彼粗汝兮飯汝。有席兮不續汝坐。歸來兮逍遙。采芸英兮棲陵。淑善兮清明。陽赤兮玉氷。畸兮世兮天脫其纓。愛胃人兮生冥冥。棄汝陽侯兮過汝。骨不如生。未可以去兮殆而其樂。翠飛雛羽翼兮故巢傾。歸來逍遙。西江浪波兮何時平。山岑岑兮猿狖同社。漾乖天兮當躍在下。雲月為晝兮風雨為夜。得意山川兮不可繪畫。寂寂無朋兮去道如咫。彼爾坎兮可掬。歸來兮逍遙增膠兮不勝此暇。

類對

期期艾艾

世間事未有無對。周昌口吃而言稱期期。鄧艾口吃而言稱艾艾。

避羊祜孟浩然陽城名

羊祜。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初王維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榜曰孟亭。商於有陽城驛。元稹以為名與陽道州同。當避其諱。改為避賢郵。乃知賢者為人愛慕如此。

夫子鼓瑟蔡邕聽琴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某鼓瑟。有鼠出遊。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為其音。參以某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蔡邕聽之曰。以酒召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夫以孔子鼓瑟而知貍之捕鼠。蔡邕聽琴而知螳螂之捕蟬。由此以論之。雖國之存亡。可知也。

白龍見青蛇降

李嗣業為疏勒鎮使。白龍見而城不壞。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青蛇降而水從出。豈不異哉。

枯松生枯柳榮

唐明皇雜錄。肅宗中興而枯松復生。呂渭傳。德宗遷梁而枯柳復榮。非偶然也。

射石飲羽

劉向新序。記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之。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開。況人心乎。予乃知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史記作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其事有不足怪者。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文選鮑照擬古詩。石梁有餘勁。注。宋景公造弓。射石梁。飲羽。

舌柔齒剛

子思子載老萊子告子思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足以相靡。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

能事君。說苑載常樅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邪。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邪。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乃知老子之言蓋有所本也。淮南子乃云。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注曰。商容。神人也。吐舌示老子。此又以常樅為商容。何也。又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乃知常樅取此。

有機事必有機心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一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於此。日浸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非不為。劉向說苑曰。衛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為機。事後輕前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為也。乃知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今李廣仲舒何如昔

梁李廣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廣何如昔李廣。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齊魚復侯子響。齊武第四子也。為荊州刺史。府別將軍董蠻有氣力。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醒藉。乃改名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夫取悅於一時而忘譏於千載。可乎。

倒用印

朱泚僞迎天子。段秀實倒用司農印以追其兵。劉皇后遣人殺郭崇韜。李嶷倒用都統印以定人心。事所以貴乎權也。

婁王之器過狄寇

狄仁傑之為宰相。以婁師德之薦。而狄不知也。非武后告之。則幾於失人。寇萊公之為使相。以王文正之薦。而寇不知也。非真宗告之。則幾為深慎。由是言之。婁王之器。過乎狄寇矣。萊公事見王公神道碑。

楚蜀慰其軍

左傳。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僞蜀孟知祥。其軍戰勝董璋時。軍中暑熱。知祥巡行撫問。三軍欣然。如熱而濯。以楚蜀所以慰其軍。一至於此。乃知為人上者易與人為善也。

二人得古意

王綝。字方慶。為相時。子為府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鄉。臣之子庸敢相近。時以比倉唐悟文侯。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楊洪武為司戎少常伯。遷西臺侍郎。帝笑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洪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託。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之。予曰。二人託意有在。頗得古人之意。

飄棊取怒

晉王獻之年數歲，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宋謝宏、字宏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吳子曰，南風不競之說，本於左傳，而二人皆以飄於棊而取怒。

項羽神

蕭琛，齊時爲吳郡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憒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輭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於廟，李安人，齊高帝時爲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據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輭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塚，安人尋卒，吳子曰，世言邪不干正，如蕭琛是已，至李安人者，反如彼何哉。

戰死自有冥數

太平廣記載博異志云，元和十二年，憲宗平淮西，趙昌時爲吳元濟裨將，與張伯良於靑陵城，與李愬九月二十七日戰，項後中刀，墮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將夜點閱兵姓名，聲呼某乙，即聞唱喏應聲，如是可點千餘人，趙生專聽之，將謂點名姓，及點畢，竟不聞呼之，俄而天明，趙生漸醒，乃強起，視左右死者，皆是夜來聞呼名字者也，乃知冥中點閱耳，趙生方知身不死，行歸月餘，瘡愈，方知戰死者亦有宿命耳，本朝彭乘撰茅亭客話，載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年爲賊李順所驅，於郡署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譟聲，及衙門火起，乃天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濃葉閒，見天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案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叛伐逆，居戮之數，奉天行誅，固無僥矣。

源乾曜舒元輿葬

太平廣記載戎幕閒談云，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闕門道左有地甚善，公試請假三兩日，有百寮至者，衍道於驛開視其相，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爲禍，及監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之，方便授以此地，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闕門，先人尙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佳，源辭以家貧不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闕門，見其地已爲源氏墓矣，泓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葬處本高，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角闕之所，皆作者，問其價，乃賤買耳，問其卜葬，村夫耳，問其術，乃瑟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爲侍中僅二十年，又案前成定錄載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葬，太尉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以家貧不辦，別覓，遂歸改葬，他日，僧又經過，復謁太尉曰，前時地已有人用之矣，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自刑部侍郎平章事。

肉食者謀

春秋左傳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劉向說苑，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尙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家之計乎。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武王已平商，封師尙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者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十夜而至，鸞何與之爭封。

景公反轂齊王易牛

說苑，齊景公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曰，我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必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此與孟子所載齊宣王以羊易牛之事同，蓋孟子以宣王是心足以王者矣，其說本於晏子也。

娶盲女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成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其長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爲之矣。

勞薪飯

晉荀勖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皆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北史王邵傳載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軸。

訴失蔬圃

國初，范質玉堂閒話云，廣州番禺縣常有部民牒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認得在於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有北客駭其說，因詰之，民云，海之淺水中有藻荇之屬，被風吹，沙與藻荇相雜，其根旣浮，其沙或厚三五尺處，可以耕墾，或灌爲圃故也，夜則被盜者盜至百餘里外，若桴筏之乘流也，以是植蔬者海上往

往有之。揚文公談苑云。兩浙有葑田。蓋湖上有茭葑。所相纏結。積久厚至尺餘。潤沃可殖蔬種稻。或割而賣與人。有任浙中官。方視事。民訴失蔬圃。謂其狀甚駭。乃葑圃爲人所竊。以小舟撑引而去。余乃知葑之爲田。爲圃。廣浙皆有之矣。

別水味

陸鴻漸善別水味。嘗命操舟者於揚子江取南零水。俄水至。羽以勺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既傾至半。又以勺揚之曰。此南零者矣。其人大駭曰。某昨取水至岸。傾覆其半。懼其少。挹岸水增之。以上出水記。予案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乃知能別水味。不特鴻漸。其事正相類。

太宗用李勣蓋高歡策

唐太宗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歡將死。謂其世子澄曰。少堪敵侯景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乃知太宗之用李勣。蓋高歡策耳。

蠅漏赦

異苑。晉明帝欲賜皆。秘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又須臾出。帝竊異焉。令人尋蠅之所集。集所輒傳有赦。喟然已徧。晉書載記苻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從何泄。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乃知青蠅漏赦。明帝時已如此。然歐陽詹暗室箴云。昔有苻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所用正苻堅事。

度啓公棱等登

南史。焦度爲人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欲就齊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爲辭。親人授之百餘言。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唐王起會昌三年知舉。放盧肇丁棱姚鵠及第。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辭語。一出榜元者。俯仰疾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棱也。棱口吃。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俛而致辭。意本言棱等登科。而棱赧顏發汗。鞠躬移時。乃曰。棱等登。棱等登。竟莫能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翊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棱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棱等登。豈非箏之聲乎。予故以度啓公、度啓公、棱等登、棱等登、政堪作對。

沈元用策對易數有素備

沈晦元用。宣和間以代筆獲罪。既脫籍。遂中首選。時主司問易數。元用素留意。遂中第一人。有啓謝主文孫仲益。孫答云。偶一時因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勤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非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一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謂此也。劉方明昉謂予云。宣和辛丑歲。嘗廷試。是時已備易數爲問。偶方臘爲亂。議者謂當求直言。徽宗因封秘問題以待後舉。梁師成得之以授沈。故沈有素備。

袞衣赤舄

晁氏客語云。富鄭公在廷。潞公請純夫作致語云。袞衣繡裳。迎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近時王岐公自宮祠起知紹興府。有以啓賀之者云。赤舄几几。方還周旦之居東。綠竹猗猗。行竚武公之入相。

四六用故事配今事

李丞相綱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罷。而京師父老與太學士子伏闕下撾鼓乞用。欽宗遣內侍宣諭已用綱。尙未退。復召綱入。仍令綱面諭遣之。方退。汪彥章有啓賀之云。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冑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嘗舉以謂予。作四六要當如此。

作文忌切題

秦益公子伯陽以狀元登第。李漢老啓賀云。一經教子。益欽丞相之賢。累月啓兒。更起鄰翁之羨。秦喜論其子。汪彥章啓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乃東閣郎君之未有。或以爲有刺譏。用是得謗。然汪意未必然也。作文忌切題。切題則有嫌。

忘檝遺弓之句

宋莒公殿試德車結旌賦。第二韻當押結字。偶忘之。考試官奏過。得旨因得在數。以魁天下。其後謝主文啓云。掀天波浪之中。舟人忘檝。動地鼓鼙之下。戰士遺弓。蓋敍此也。故今三元衡鑑賦載此賦無結字。

用事錯誤

紹興八年省試。天子以德爲車賦。試舉。知舉張致遠句稱如淵上殿。上論第二名賦云。有夏昏墜也。見誚於湯誥。商王顛覆也。貽誚於周書。朕記得顛覆厥德是允征篇。允征。夏書非周書也。不知可以如此用否。劉大中奏曰。昏墜顛覆之語。只是形容事字語意雖工。要是用事錯誤。若論禮部攷校式。止合作一抹耳。

汪彥章撫州謝表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時當大曆。來自吳興。雖實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遭際之相似。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高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

汪彥章敬慕韓子蒼

汪彥章硯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川。汪來守郡。通啓曰。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斯文一代之統盟。別紙云。僕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滋老矣。願持筆硯以從公遊。蓋前輩相敬慕如此。

柳公權謝惠筆帖

向見柳公權一帖。謝人惠筆云。近蒙寄筆。深荷遠情。雖毫管甚佳。而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磔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頃年曾得舒州青練筆。指揮教示。頗有性靈。後有管小鋒長者。望惠一二管。即爲妙矣。

吳元中孫覿草詔制辭

建炎初。有詔諭河北云。桑麻千里。盡祖宗涵養之恩。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素。蓋吳元中辭也。而昌本使未還。加官制云。風寒易水。嗟一往以難還。日遠長安。望重來而不見。中書舍人孫覿辭也。

吳子經言似莊子

吳子經名孝宗。臨川人。荆公之舅。歐陽文忠集所載五言古詩送吳生者。即子經也。嘗著法言數卷。其論孟爭荀卿揚雄論性不同。曰。釋子夜啼。拊背以安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出垣後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一日問予。君非子經族邪。予答以非是。公因誦此云。似此等語言絕似莊子。

張文定不敢比諸葛孔明

東坡文集載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與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似之。然不若是之疏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死捍漢室。豈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疏哉。已上皆東坡說。予嘗見張文定答子瞻書。僅千言。末後云。孔文舉、諸葛孔明。曠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何敢望回。惟有一節。自束髮至於終身。不爲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疏去而遠之耳。所示序引。幸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當。乖以一日之知。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故正其分。而文今復納上。然東坡竟不之改。又以見文定之謙也。

滕元發賀呂正獻啓

滕元發賀呂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渭。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忭。盡還仁祖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頌之。

劉斯立謝諸公啓

劉斯立跂。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元亮謝蔡薿啓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薿同學舍。薿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薿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元亮謝以啓狀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死夫。今無是事。

能改齋漫錄卷十五

方物

黃銀

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如晦家。予案唐愼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在。又案唐日華寶藏論云。銀有十六件。眞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丹陽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鍮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五件是眞。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帶者。以黃銀爲帶耳。時如晦已死矣。而丹砂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神畏之也。攷唐顯慶中監門衞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北史辛公義傳云。公義遷幷州刺史。山東出黃銀。獲之以獻。

盧橘

唐庚子西李氏山園記云。枇杷。盧橘。一也。而上林賦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則一物爲二物矣。然予觀張勃吳錄曰。建安郡中有橘。冬月於樹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尤絕美。上

林賦云。盧橘夏熟。盧黑也。蓋近是乎。以上皆張說。然則未可以相如爲失。兼應劭亦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靑烏之所有盧橘夏熟。

橘渡江爲枳

韓詩外傳。晏子曰。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爲枳。何則。土地使然耳。故博物志亦言。橘渡江化爲枳。江北之橘。未嘗化也。本草有枳殼。乃江左所謂臭橘耳。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南稱甘。渡北則橙。橙非枳也。無乃誤乎。

子魚通印蠔破山

山谷送曾子方赴閩漕詩。子魚通印蠔破山。不但蕉黃荔子丹。子魚出於興化軍通應廟前。語譌以應爲印。或曰子魚以容印者爲佳。故王荊公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則此說容可信也。東坡詩亦云。通印子魚猶帶骨。然山谷以蠔而云破山。則理不可曉。案番禺記云。蠔之殼。卽藥中之牡蠣也。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崖岸然。故呼爲山。今山谷謂之蠔破山。豈取蠔肉之謂邪。然韓退之亦云。蠔相黏如山。

仙茅

洪州西山有諶母觀。諶母乃許旌陽授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劣耳。少年飮之。至於口鼻出血。蓋性極熱也。然抱朴子云。堯時有草。夾堦而生。隨月開落。名蓂莢。又曰歷莢。又名仙茅。不知其種是此否。案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靑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陀傳。

綿州綠茶

茶之貴白。東坡能言之。獨綿州彰明縣茶色綠。白樂天詩云。渴嘗一盞綠昌明。彰明卽唐昌明縣。盧仝詩云。天子初嘗陽羨茶。當時建茶未有名也。

貢茶貴早

貢茶以早爲貴。李郢茶山貢焙歌云。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劉禹錫試茶歌云。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袁高茶山作云。陰嶺茅未吐。使者牒已頻。三詩皆及赤印與牒也。

栗如拳

越州圖經載如拳之栗。如鵝之桑。政和中詔本州貢焉。栗固大於他州。然如拳者終不可得。杜子美夔府詩云。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

車螯

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東坡所傳江瑤柱是也。時曾子開成而賦詩。略云。巖巖九門深。日畢費十萬。忽於泥滓中。得列方丈案。腥鹹置齒牙。光彩生顧眄。從此辟廬名。歲先包橘獻。微生知幾何。得與孰異饌。玉食有云補。刳腸非所患。瑤當作珧。郭璞江賦。玉珧海月。土肉石華。

綿州八子

綿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樣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縑造一扇。謂之綿扇。亦輕而可愛。

橄欖有五種

橄欖。嶺外有五種。一曰丁香橄欖。此以其形。二曰故橄欖。三曰鑽橄欖。此以其所出呼之。四曰新婦橄欖。以其短矮而小。五曰絲橄欖。此以其子緊小。唯出桂府陽朔縣。土人食之。必去兩頭。云有大熱。

艾納香

東坡和陽公濟梅花詩。假使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靑苔。古樂府。氍毹㲪㲪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又廣志。艾納香出西國。

苦筍甜鹹齏淡

廬山簡寂觀。乃陸靜修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甜。歸宗寺造鹹齏。而味反淡。蓋山中佳物也。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甜苦筍。歸宗寺裏淡鹹齏。蓋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假松拂霜煎茶石。苦筍挼開飣斗檀。歸宗寺詩云。淡齏苦筍千人供。靑嶭華香一谷傳。亦所以紀事也。

素馨花

嶺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叢脞幺麼。似不足貴。唯花潔白。南人極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婦人多以竹籤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養。又取乾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海外耶悉茗油。時於舶上得之。番人多以塗身。今之龍涎香。悉以耶悉茗油爲主也。

楮子

京師中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徽宗車駕臨觀之。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乖。著子金多欲壓枝。自得君王一留顧。故應雨露亦饒滋。其二云。五月霏霏雨不開。若耶溪畔摘楊梅。朱丸忽向雲窗見。疑是靈根越嶺來。其三云。誰將蜜漬借微酸。小摘曾開飣玉盤。爭以江南風致在。瓶紅初向綠陰看。越州楊梅最佳。土人謂之楞梅。又北人以梅汁漬楮實。益以蜜。作假楊梅。故正仲後二篇皆及之。

慈竹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數十韻。首云。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爲名。一叢闊數步。森森數十莖。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云云。予案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乃知慈竹不特蜀中有也。

朝日蓮

宋景文公筆記。謂蜀中有蓮。大如雀殼。葉舒如錢。幹亦有絲。其葩開則向日。朝則指東。亭午則遡南。夕則西指。隨日所至。蜀人名曰朝日蓮。予案鄭熊番禺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其花東西向日。至暮而謝。一呼夜合。然則景文所記朝日蓮。不特蜀中有也。

櫻筍廚

韓致光湖南食含桃詩云，苦筍恐難同象匕，酪漿無復瑩蠙珠。自注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乃知李綽秦中歲時記，所謂四月十五日，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非妄也。陳無已春懷詩云，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

豐城劍石函

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劍。案本傳。劍隨亦化去。此固荒忽，未容於考信。然以石爲函，及今而尚存。石函所在郡古劍池，又前二十四步，四屏廣五六尺，淪沒其半，土人祇爲石門云。

王子敬黃甘帖

東坡嘗記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甘三百顆之語。此帖在劉季孫景文家。景文死，不知今入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故東坡集中有劉景文藏王子敬帖詩，略云，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然山谷及陳無已之說，乃右軍帖。其語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非子敬帖也。東坡以爲子敬，何也。子敬乃獻之字。

金鯽魚

杭之西湖有金鯽魚，投餅餌則出，然不妄食也。蘇子美詩云，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遊西湖詩云，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皆記其實。

肉芝

東坡肉芝詩序曰，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嬰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如生。予聞之隱者曰，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予案仙傳拾遺載進士蕭靜之掘地得物，類人手，肥潤色微紅，烹食之，後遇異人曰，嘗食仙藥，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壽。何東坡忘此邪。

瑞香花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訥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彌名佳客，以瑞爲睡焉。其詩曰，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窗午夢人。

鶻有數種

鶻大如鵝，蒼黑色，尾稍短，善擊兔雁，中必捉之而飛。遇幽隱處則下食。鶻有數種，俊而大者，俗謂之木鶻，可以捕烏鵲。其養雛也，一巢數隻，各有等差。最下者羽毛纖重，鼻根黃如蠟色，俗呼之曰蠟鼻，更無他能，反爲衆鳥所侮。故江湖間呼不肖子爲蠟鼻。

吉了禽

唐萬年縣尉段公路撰北戶錄，紀廣州民獲赤白吉了者。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笑，甚效人。禽之珍者也。予海鄭熊所作番禺記云，秦吉了出藤州，身紺翼丹，兩眼旁有眉，如鷹胭抹，帶環垂下，秀媚可愛，深類鴝鵒。（任昉云南中亦呼吉了）頭上微有冠，如雞然，舌辨而語清。所食惟魚肉。凡賓客奴僕，一過而皆知其名位。苟飼之或不如所欲，家有弊事，亦以告人。熊以爲秦吉了，段以爲吉了，而更分以赤白兩種，何邪。白樂天亦有秦吉了詩，了齊料。

猓然獸

國初樂史子正作慈竹詩，中云，又聞猓然獸，死不相棄遺。案國史補云，得一猓然，則數十猓然可得。蓋不忍傷其類，雖殺之不去。此獸狀而人心也。子正用此，可謂精緻。番禺雜記亦云，獸出欽愛州，能言獸也。亦猩猩之類，形似猿而有五色，每色各異。彼人取之以皮鞾鞍韉，最重純黃色者。云不畏金錢猿。更貍或射之以弩，或設之以蹄。是獸既爲人所得，但自言猓然，無復他道，故因以得名。熊所記與國史補微有不同。

青田鶴

晉永嘉郡記曰，有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餘父母一雙在耳。清白可愛，多云神所養。故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云，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眞。夔府詠懷詩云，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

羌俗不食魚

隴洮枹罕之地，自天寶末陷于羌虜，更數百年，其俗無復華夏之風。熙寧初，王韶畫策，因唃廝囉之衰，即壓而取之，遂復七州。建昌軍呂南公育臨川黃敷嘗往遊焉，云羌俗不食魚，魚大如椽杜臂股，河中甚多，人涉波間，魚馴馴不驚避。然則古人謂智力出於網罟，而後鳥亂於上，魚驚於下，豈不信乎。韶在熙河，始命爲網，捕以供膳。其民相與嗟愕曰，孰謂此堪食邪。

美色不生中華

自古美色未必生于中華也。故西施生苧蘿山，昭君生秭歸縣，綠珠生白州。故今白州雙角山前猶存綠珠井。綠珠本梁氏子，今有綠珠水，相傳水旁閭產美麗。

金線泉

澠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石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徹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灑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濟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辨泉之所以有金線也。余讀曾南豐集，有金線泉詩云，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縷，月照寒漪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綃一片天。蓋南豐元豐間嘗守齊州所作者。此澠水燕談所未見也。兼倦遊雜錄云，范諷自給事中歸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氏園亭，泉有金線異珠之目，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聰也，嘗邀范宴飲于亭，題二韻詩于壁，園林再到身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時青。

石首魚

兩浙有魚名石首。云自明州來。問人以石首之名。皆不能言。予偶讀張勃吳錄地理志。載吳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言頭中有石。又太平廣記云。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冠鳧頭中有石也。又嶺表錄異云。石頭魚狀如鱸魚。隨其大小。腦中有一石子。如蕎麥。瑩如白玉。

昌蒲昌陽

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溼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而聖濟總錄乃曰。昌蒲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蓋取歧伯所謂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然昌蒲昌陽。豈同本也哉。以今觀之。昌陽侍泥土而生。昌蒲一有泥滓則死矣。其理甚明。蓋其失旹自韓退之進學解訾醫師以昌陽引年。則退之亦以昌陽為昌蒲矣。東坡石昌蒲贊序。亦有昌蒲昌陽之辨。

周宣王石鼓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為有可疑者三。唯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贊。予謂不特二公。若杜甫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又已訛。況蘇勖載紀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為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二公。

胡麻餅

釋名云。餅、并也。溲麪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著之也。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劉禹錫嘉話云。劉晏入朝。見賣蒸胡餅之處。買啗之。此胡餅皆胡麻之餅也。緗素雜記謂張公所論市井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為爐餅。論此為誤。誠然。

蜂子

東萊先生呂居仁作蜜蜂賦。略云。早出暮歸。聚房以居。生理甚微。擒花菊英。反為身害。雖云甚甘。終以是敗。既狼之食。又腊其雛。以佐醑酒。以為爾娛。醉而咀嚼。鼓舌自如。人之不仁。一如是乎云云。蓋東萊不察。凡今宣州所出蜂子。非蜜蜂也。乃山間火蜂。其色紅黑。其長徑寸。其大如之。人之被螫。則徧身腫痛。有至死者。其為窠多在地穴中。取之者先以火塞穴口。熏死其類。然後取其子之未翼者乾之。以致遠方。故元豐中中書舍人張諤謝濟溪蜂兒詩略云。溪上濟山山百尺。山人斫木燒山脊。燒脊延火入蜂穴。蜂子淋白如銜牙云。蜂子今所在山野有之。但不如宣州多耳。

駱駝

李昉言建隆初。王師下湖南。澧朗之民。素不識駱駝。隨軍負荷。頗有此畜。郡落婦女見而驚異。競來觀之。有拜而祝者曰。山王靈聖。願賜福祐。及見屈膝而起。人走避之曰。卑下小人。不勞山王還拜。軍士見者。無不大噱。又拾其所遺之糞。以線穿聯。載於男女項頸之下。用禳兵疫之氣。南中相傳以為笑。

辨苹

唐盧氏雜記云。文宗問宰臣。毛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相李珏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

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予以疏為非。周官萍氏掌水禁。鄭氏云。以不沉溺取名。月令季春曰。萍始生。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聚根。及日暴則死矣。萍之無根。以水為地也。

龜蔡

王觀國學林新編辨名龜為蔡。曰。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杜預曰。大蔡、大龜也。前漢食貨志曰。元龜為蔡。如淳注曰。蔡國出大龜。顏師古曰。蔡國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臣瓚注曰。蔡是大龜之名。若龜出蔡。亦名龜為蔡邪。觀國案。蔡本出龜。故名龜為蔡。而謂大龜為大蔡。亦猶冀多良馬。而天下謂良馬為冀。盧水黑。而天下謂黑為盧。臣瓚未之思耳。以上皆王說。予以臣瓚謂蔡是龜名。而非因地以得者。蓋本家語說苑所載漆雕憑所對孔子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及左氏襄公二十三年事耳。惟臣瓚不記其詳。此所以致觀國之說。予嘗辨之。蓋龜出於蔡。而臧氏因以名之而已。豈謂龜出楚而不可名楚邪。且左氏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杜預注云。僂句。龜所出地名。然則此又以僂句名龜矣。故予引證於此。僂音呂。句音據。郭璞曰。上有陰叢著。下有千歲蔡。然則郭亦狗前失以蔡為龜名矣。

辨蜮

陸農師埤雅云。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言無形而蜮性陰害。射人之影。則莫可究矣。五行傳曰。南越淫女惑亂之氣生蜮。蜮之猶言惑也。字說曰。蜮、不可得也。故惑之。予以為不然。詩之所謂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者。以言雖欲為鬼蜮。且不可得耳。所以甚其惡也。夫蜮雖以水弩射人之影。然畏鵝。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是已。以此言之。豈有不可得之理邪。案陸璣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服虔曰。偏身濩濩或或。故為災。予以服虔為當。五行傳以為淫惑之氣所生。果爾。則中原豈無淫女。而其所以不生者。此物以下溼地所致耳。豈謂淫女惑亂之氣邪。

辨鴆鳥

遯齋閒覽云。蘄州黃梅山有鴆。巢於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草。然予以晉制考之。鴆不得度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將。得鴆以與王愷養之。大如鵝。喙長尺餘。純食蛇虺。司隸傅祗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晉書不見此事。但見孔穎達左氏疏。以此考之。晉世江北無鴆。非無鴆也。不若江南多耳。蘄州屬江北。案說文曰。鴆、毒鳥也。一名運日。廣雅曰。雄曰運日。雌曰陰諧。又曰形似鷹。大如鴞。毛黑。喙長七八寸。黃赤如金。食蛇及橡實。背居高山巔。食蝮。以羽翮櫟酒中。飲之則殺人。所以酖字或從酉。僖公三十年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注云。使醫因治病而加酖毒。莊公三十二年左傳。成季使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即此物也。晉語。驪姬置酖于酒。寘堇於肉。穀梁曰。以酖為酒。

蝦蟆

孫少魏東皋雜錄曰，閩有人笑吳人食蝦蟆，余考東方朔傳云，漢郡涇渭之南，水多鼃魚，師古曰，鼃似蝦蟆而小，長腳，人亦取食之。又張光傳，張山曰，丞相擯滅宗廟，蓋鼃可以此罪也，則漢用以宗廟薦獻矣。以上皆孫說。余案周禮蟈氏，鄭氏謂蟈，蝦蟆，今御所食蛙也。然則漢以來，雖至尊亦食蝦蟆矣。

辨霞鶩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通曨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墮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爲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案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傳負版

爾雅蟲部傳負版，郭璞釋云，未詳。予案柳子厚集蝜蝂傳云，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

苕帚

苕帚，本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康成云，爲有凶邪之氣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春秋左氏傳襄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襚，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杜預注云，茢，黍穰也。孔穎達曰，茢是帚，蓋桃爲棒也。毛詩傳曰，亂爲萑，萑苕謂亂穗也。杜預所謂茢黍穰者，今世所謂苕帚者，或用亂穗，或用黍穰，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辨鱟

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洪慶善辨之曰，鱟雌常負雄，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未詳。以上洪說。予案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鱟黿鼉，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鱟。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五臣注亦同。鱟音胡豆切，李善音猴。然則鱟形如惠文冠，無可疑者。退之蓋本文選，而洪氏不攷，以爲豈偶忘之邪。集韻引山海經以惠爲車，惠車字相類，豈傳寫失其眞歟。其曰骨眼相負行者，案物類相感志云，牡牝相隨，牡者無目，得牝才行，牝去牡死，故江東取一必獲偶。予又以陳無已詩話考之云，韓退之南食詩，鱟實如惠文，山海經曰，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乃知山海經亦以爲惠文，廣韻本誤耳。

端州石

端州石，唐世已知名，許渾歲暮自廣江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紫石硯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龍腦白氂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於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値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不甚佳也。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齎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又言荊渡之間，天雨白氂，如馬尾，長者尺餘，彌漫山谷，亦有齎至京師者。予謂此蓋管輅所謂天雨毛，賢人逃者也。然前漢五行志亦云，天漢三年，天雨白氂。氂犛通用。

蘄州大鼎

政和三年八月，倉部員外郎提舉荊湖南茶鹽事范之才奏，蘄州羅田縣山溪中有大鼎，數年前常見兩耳，其穴中可過七八歲小兒，民遂塞以土，今其耳稍發露，欲望就委本處官案驗其實，申取朝旨，使異物不埋沒於盛時。奉聖旨，令宋康年躬親前去措置開取，無致損動。其後康年勘究無實跡，詔即除名，編管廬州。

蘭蕙

山谷說蘭云，蘭似君子，蕙似小人，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賤蕙而貴蘭也。案離騷經注，三十畝爲畹，即是蘭二百七十畝，蕙且百畝，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

登萊州產金

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發，四方遊民，廢農桑來掘地采之，有重二十餘兩爲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榷買，歲課三千兩。

建茶

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十斤，大龍、大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蠟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爲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爲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爲此邪。

辨湯餅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煮餅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面白，魏文帝食以湯餅。又梁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荊楚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麪。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倦遊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爲湯餅，誤矣。以上皆黃說。予謂黃不見束晳賦，故爲是紛紛。束晳湯餅賦云，元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爲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遍，行人失涎于下風，童

僕妾嚃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云云。乃知煮餅之爲湯餅，無可疑者。倦遊雜錄與黃朝英皆不見此賦，惜哉。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黃朝英緗素雜記云：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史所載止此而已。或以爲千里、未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說而妄爲之論也。世說云：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蓋洛中去吳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羹自可敵羊酪，第以其地遠，未可卒致，故云但未下鹽豉耳。意謂蓴羹得鹽豉尤美也。以上皆黃說。予謂黃引世說以攻未下爲地名之論，甚當。但推尋何意未盡，何者？或人以未下爲地名，正以史削去但一字而已。使其不削但一字，或人之疑，亦無從而起矣。予以黃論未詳明，故推而明之。

姑蘇朝夕池

姑蘇之席，著名天下，不特今日，自古已然矣。齊謝朓詠席詩曰：本生朝夕池，落景照參差。漢枚乘上書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池。左思吳都賦曰：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注云：吳有朝夕池，謂池水朝盈夕虛，因以爲名焉。

磨衲衣

磨衲爲衣，古來有之。隋江總山水納袍賦曰：裁縫則萬壑叢體，針縷則千岩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云云。

牡丹譜

歐陽文忠公初官洛陽，遂譜牡丹。其後趙郡李述著慶曆花品，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

朱紅品　眞正紅　紅鞍子　端正好　櫻粟紅　艷春紅　日增紅　透枝紅　乾紅　小眞紅

滿欄紅　光葉紅　繁紅　鬱紅　麗春紅　出檀紅　茜紅　倚欄紅　早春紅　木紅　露勻紅

等二紅　濕紅　小濕紅　淡口紅　石榴紅

淡花品　紅粉淡　端正淡　富爛淡　黃白淡　白粉淡　小粉淡　爛粉淡　黃粉淡　玲瓏淡

輕粉淡　天粉淡　半紅淡　日增淡　添枝淡　煙紅冠子　柸紅淡　猩血淡

荔枝譜

蔡君謨守福唐，以閩中荔枝著譜，而鄭熊亦嘗記廣中荔枝，凡二十二種。

玉英子荔枝（如玉之英）　爐核荔枝（核小肉多）　沈香荔枝（以其香似）　丁香荔枝（以其核似）　紅羅荔枝（其殼粗而紅如羅）　透骨荔枝（其植者皮皆外白此內外骨紅）　胖獅荔枝（形似胖同獅）　僧耆頭荔枝（皮皺如如僧人首髮皆成鬢）　水母子荔枝（漿多如水母子）　蝦蟆荔枝（皮上皺紋其如蟾蜍）　大將軍荔枝，小將軍荔枝（其樹栗似大小亦熟）　大蠟荔枝，小蠟荔枝（子有大小者皆熟而黃）　松子荔枝（像其形也）　蛇皮荔枝（紋如蛇皮）　青荔枝（熟而青）　銀荔枝（熟而白）　不憶子荔枝（一食而不復思）　火山荔枝（火山在福州，假火而早，三月已可食）　野山荔枝（野山子小而酸澀，人少食）　五色荔枝（出南海）

好事者作荔枝饅頭，取荔枝榨去水，入酥酪辛辣以含之。又作簽炙，以荔枝肉并椰子花與酥酪同炒，上

人大嚼之。

芍藥譜

孔常甫初官維揚，以維揚芍藥甲天下，因盡取其名以敘云：揚州芍藥，名于天下，非特以多爲誇也。其敷腴盛大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于名品相壓，爭妍鬬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誇異，交口稱說，傳于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遂與洛陽牡丹俱貴于時。四方之人，盡皆齎攜金帛，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藥之美，益專于揚州焉。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相望，最盛于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勝記。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旬而甚盛。遊觀者相屬于路，障幕相望，笙歌相聞。又浹旬而衰矣。大抵粗者先開，佳者後發。高至尺餘，廣至盈手，其色以黃爲最貴。所闕緋黃千葉，乃其中下者，小人負擔以賣，至于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芍藥以明士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省中詩曰：紅藥當階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模寫風物自喜，如盧仝、杜牧、張祜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予官于揚，學講習之暇，常裁而定之。六氏之圃與凡佛宮道舍有佳花處，頗涉獵矣。懼其久而遺忘也，問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至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遊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于衆也。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千葉明淡其香正如鹿花比諸色黃，硃鵝凡炎冠樓者藥皆言其所似也）　青苗黃樓子（葉大小圓島千餘層頂剛之千層鵬黃，苗青故云爾餘青苗赤苗葉黃此）

尹家二色黃樓子（與黃樓子大抵不異，而開有微紅，初出于尹氏，故名云爾。花名中有氏及地名，蓋此）　絳州紫苗黃樓子（初開時淺紅，經數日乃黃，或謂之紅玉樓）

子。圓黃（千葉而圓）　陝石黃（千葉而黃）　鮑家黃（千葉而黃，大抵與紅旋心相似，亦頂黃旋心，不甚高大，又曉開）　石壕黃（一叢之間，單葉千葉往往兼有）

道士黃（千葉而黃，最先開）　壽州青苗黃樓子（與諸樓子相類，而花差小）　黃絲頭（其葉蓋黃，大葉中簇生纖葉如絲也）　白纈子（花有紅纈，而其外深）

（紅經日色變自之外皆變則白）　金線冠子（千葉淺紅，間有細葉如金線）　金繫腰（如葉有黃暈，也如金帶繫）　洒池紅（千葉肉紅）　紅纈子（千葉）

（深紅葉，淺紅也）　胡家纈（千葉肉紅，而有纈紋）　玉樓子（千葉而白，上下葉中又出細葉數層）　玉逍遙（千葉而白，葉厚而大，如仙冠然）　紅樓子（千葉粉紅）

青苗旋心（千葉深紅，花葉旋心）　赤苗旋心（千葉深肉紅）　二色紅（千葉淺紅，葉梢深紅）　楊家花（千葉粉紅）　茅山紫樓子（與諸樓子相似）

茅山冠子（千葉而淺紅，尤惡見日，[illegible]樹高以幕覆，則色不變）　柳浦冠子（千葉粉紅如柳，葉疊成冠子）　綾條冠子（千葉肉紅）　常州

冠子（此花常州有之）　紅絲頭（狀如黃絲頭，但色紅）　緋多葉　多葉鞍子（多葉粉紅其蝎如粉綠或成雙頭府之雙，類芍藥尤多開成纈子，故謂之多葉鞍子）

髻子（其色紫紅，下有大葉，其上細葉似抱，而黃葉雜出于其間，其香特異）

採橄欖

王立之詩話云：東坡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之句。范景仁謂：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紅鹽之句也。予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橄欖木，其花如樗，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范說乃爾，何邪？豈鹹辣皆可用歟？

論鹵

姚寬令威著西谿叢話。云。昔監台州杜瀆鹵場。以蓮子試滷。更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卽味差薄。若滷更薄。卽蓮墜沈於底。而煎鹵不成。以上皆姚說。予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吳春卿任臨安。召鋪戶詰驗鹵法。云煮鹵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鹵也。五蓮以下。補水濟私鹵也。私鹵色自紅。燒稻灰染其色。以傚官鹵。於是喚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驗。考此則仁宗時以五蓮爲滷。十蓮爲重。今以五蓮爲重。乃知今之鹵味。不逮仁宗時遠矣。

煮湯餅

范侍讀仲元長言。其父湣市。元祐間爲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廚。訊諸庖者。見几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凡麪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一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溲湯深煮久。

川帛宜色

少卿章岵嘗官於蜀。持吳羅湖綾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梅潤。吳湖之帛色皆渝變。唯蜀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乃云蜀之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桑灰餵之。故宜色。然世之重川紅。多以染之良。蓋不知由蠶所致也。

牡丹榮辱志

邱寺丞濬道源。自號爲迂愚叟。嘗爲牡丹著書十卷。號洛陽貴尙錄。又爲牡丹榮辱志曰。花卉蕃蕪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心荏。莖節葉粂。聳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淸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視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爲妃。無所忝冒。何哉。位旣尊矣。必授之以九嬪。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疏族親。疏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性稟乎中。根本茂矣。美歸於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理。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寵。將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姚黃爲王

名姚花以其王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爲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爲風化之始。妃嬪世婦。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卦焉。然後鵲巢。采蘋。采蘩。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爲妃。配乎王爵。視崇高富貴一人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蕊眞珠　勸爵紅　輕紅　潛谿緋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蕊

世婦

蠶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靑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衆。栽植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傅

蓂莢　指佞草　莆蓮　并蓮　瑤花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莖芝　燕胎芝　碧桃

花形史

同穎禾　兩岐麥　三脊茅　朝日蓮　連理木　薝蔔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浦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纈子　白纈子　白纈子重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中出蜀）　千葉瑞蓮

花嬖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中出蜀）　素馨　末利　荳蔻　虞美人（中出蜀）　丁香　含笑　男眞　鴛鴦

蕁（中出蜀）　女眞　七寶花　石蟬花（中出蜀）　玉蟬花（中出蜀）

花近屬

瓊花　紅蘭　桂花　娑羅花　棣棠　迎春　黃拒霜　黃雞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酴醾

山茶　千葉石榴　玉蝴蝶　黃酴醾（中出蜀）　玉屑

花疏屬

麗春　七寶花（中出蜀）　石瓜花（中出蜀）　石巖　千葉菊　紫菊　添色拒霜（中出蜀）　山丹　羞天花

金錢　金鳳　千葉郁李　吉貝　木蓮花　石竹　單葉菊　滴滴金　紅雞冠　矮雞冠　黃

蜀葵

花戚里

旌節　玉盤金盞　鵝毛玉鳳（中出蜀）　瑞聖　瑞香　御米　都勝　玉簪

花外屏

金沙　紅薔薇　黃薔薇　玫瑰　密菊　刺紅　紅薇　紫薇　朱槿　白槿　海木瓜　錦帶

杜鵑　梔子　紫荊　使君子　凌霄　木蘭百合

花宮閨

諸類桃　諸類李　諸類梨　諸類杏　紅梅　早梅　櫻桃　山櫻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花　狨花　木棉　紅蕉

花叢脞

紅蓼　牽牛　鼓子　棠花　曼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蘋　地錦　地釘　黃躑躅　野薔薇　薺菜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棠花

花君子

溫風　細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欄　甘泉　醇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妒芽　蠹　麝香　桑螵蛸

花亨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妻孥不倦排當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舞　童僕勤幹　子弟蘊藉　正開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閒僧解栽接　借園亭張筵　從貧處移入富家

花屯難

醜婦妒與憐　狠人愛與嫌　盛開值私忌　主人慳鄙　三月內霜雹　賞處著蒸鬬茶　筵上持七八　箔子遮闌　盛開值主臨門　露頭跣足對酌　動時和花服　聽唱辭傳家宴　酥煎了下麥飯　正獻賞酗酒　遭權勢人乞接頭　凋落後苕帚掃　頭戴如廁　園吏澆還糞　和園賣與屠沽　落郵僧道寺觀裏

茶品

張芸叟畫墁錄云。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未著也。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茶。其後始爲餅樣。貫其中。故謂之一串。陸羽所烹。惟是草茗爾。迨至本朝。建溪獨盛。丁晉公爲轉運使。始製爲鳳團。後又爲龍團。歲貢不過四十餅。天聖中。又爲小團。其餅迥加于大團。熙寧末。神宗有旨下建州置密雲龍。其餅又加于小團。已上皆畫墁所載。余案五代史。當後唐天成四年五月七日。中書門下奏。朝臣時有乞假覲省者。欲量賜茶藥。奉敕宜依者。各令據官品等第指揮。文班自左右常侍諫議給舍下。至侍郎宜各賜蜀茶三斤。蠟面茶二斤。草豉一百枚。肉豉一百枚。青木香二斤。以次武班官各有差。以此知建茶以蠟面爲上供。自唐末已然矣。第龍鳳之制。至本朝有加焉。

貢荔枝地

余昔記唐世進荔枝于辨誤門云。唐制以貢自南方。楊妃外傳以貢自南海。杜詩亦云南海及炎方。惟張君房以爲忠州。東坡以爲涪州。未得其實。近見涪州圖經。及詢土人云。涪州有妃子園荔枝。蓋妃嗜生荔枝。以驛騎傳遞。自涪至長安有便路。不七日可到。故杜牧之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東坡亦用之。故得其實。昔宋景文作成都方物略記。謂荔枝生嘉戎等州。此去長安差近。疑妃所取。蓋不知涪有妃子園。又自有便路也。

能改齋漫錄卷十六

樂府

黃魯直詞謂之著腔詩

晁無咎評本朝樂章。不具諸集。今載於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眞唐人語。不減高處矣。歐陽永叔浣溪紗云。隄上遊人逐畫船。拍隄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妙絕。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蘇東坡詞。人謂多不諧音律。然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晏元獻不蹈襲人語。而風調閑雅。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知此人不住三家邨也。張子野與耆卿齊名。而時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韻高。是耆卿所乏處。近世以來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遶孤邨。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聶冠卿多麗新詞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于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沙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煙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佩。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爲行雨標格。逞朱脣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

花隔，慢歸禁同，嬌鬟低軃，腰肢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鸞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漫輕擲。蔡君謨時知泉州，荅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詞，述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翡閣參差映鮮，酒令已行金琖側，樂聲初認翠裙間，清遊盛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

山谷愛賀方回青玉案詞

賀方回爲青玉案詞，山谷尤愛之，故作小詩以紀其事，及謫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峯百嶂宜州路，天黯但知人去，曉別吾家黃叔度，弟兄華髮，遠山修水，異日同歸處，長亭飲散尊罍暮，別語纏綿不成句，已斷離腸能幾許，水郵山郭，夜闌無寐，聽盡空階雨，山谷和云，煙中一線來時路，極目送幽人去，第四陽關聲不度，山胡聲轉，子規言語，正是人愁處，別恨朝朝連暮暮，憶我當年醉時句，渡水穿雲心已許，晚年光景，小軒南浦，簾捲西山雨，洪覺範亦嘗和云，綠槐煙柳長亭路，恨取次分離去，日永如年愁難度，高城回首，暮雲遮盡，目斷人何處，解鞍旅舍天將暮，暗憶丁寧千萬句，一寸柔腸情幾許，薄衾孤枕，夢回人靜，徹曉瀟瀟雨。

世推重少游醉臥古藤之句

秦少游千秋歲，世尤推稱，秦既沒藤州，晁無咎嘗和其韻以弔之云，江頭苑外，嘗記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驅雲繞扇，趨拜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灑涕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驚濤自卷珠沈海，中云醉臥藤陰蓋者，少游臨終作詞，所謂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故無咎用之，山谷守當塗日，郭功父嘗寓焉，一日過山谷論文，山谷傳少游千秋歲詞，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難押，功父連舉數海字，若孔北海之類，山谷頗厭，而未有以卻之者，次日又過山谷，問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得一海字韻，功父問其所以，山谷云，羞殺人也爺娘海，自是功父不復論文於山谷矣，蓋山谷用俚語以卻之也。

賜名魚遊春水

政和中，一中貴人使越州回，得詞于古碑陰，無名無譜，不知何人作也，錄以進御，命大晟府撰腔，因詞中語，賜名魚遊春水，云，秦樓東風裏，燕子還來尋舊壘，餘寒初退，紅日薄侵羅綺，嫩草初抽碧玉茵，媚柳輕窣黃金縷，鶯囀上林，魚遊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念歸期，未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沈孤雁，目斷清波無雙鯉，雲山萬重，寸心千里。

漢殿夜涼吹玉笙

仙女侍，董雙成，漢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官去，萬戶千門惟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軿往往在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跡，裊裊香風生珮環，李太白詞也，有得于石刻而無其腔，劉無言自倚其聲歌之，音極清雅，東皋雜錄又以爲范德孺謫均州，偶遊武當，石室極深處有題此曲崖上，未知孰是。

送春送君有無盡意

王逐客送鮑浩然遊浙東，作長短句云，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才始送春歸，又送君歸去，若到江東趕上春，千萬和春住，韓子蒼在海陵送葛亞卿詩斷章云，今日一杯愁送春，明日一杯愁送君，君應萬里隨春去，若到桃源問歸路，詩詞意同。

晁無咎嘲田氏詞

元豐己未，廖明略晁無咎同登科，明略所遊田氏者，姝麗也，一日，明略邀無咎飲過田氏，田氏避匿，對鑑理髮，且盼且語，草草妝掠以與客對，無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傳也，因爲下水船一闋，上客驪駒繫，喚銀瓶睡起，困倚妝臺，盈盈正解螺髻，鳳釵墜，綠繞金盤玉指，巫山一段雲委，半窺鏡，向我橫秋水，斜領花枝交鏡裏，淡拂鉛華，匆匆自整羅綺，斂眉翠，雖有愔愔密意，空作江邊解佩。

水光山色漁父家風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新婦磯邊月明，小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東坡云，元真語極清麗，恨其曲度不傳，加數語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擊節稱賞，且云惜乎散花與桃花字重疊，又漁舟少有使帆者，乃取張顧二詞合爲浣溪沙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東坡云，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問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替卻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山谷晚年亦悔前作之未工，因表弟李如箎言漁父詞以鷓鴣天歌之甚協律，恨語少聲多耳，因以憲宗畫像求元真子文章及元真之兄松齡勸歸之意，足前後數句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元真子，何處而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欲避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東坡笑曰，魯直乃欲平地起風波耶，師川乃作浣溪沙鷓鴣天各二闋，蓋因坡谷異同而作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才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其二云，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裏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船輕，其三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元真子，晴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其四云，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元真子，不在江邊即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

沁水公主園

今世樂府傳沁園春詞，案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然則沁水園者，公主之園也，故唐人類用之，崔湜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沁園東郭外，鸞駕一遊盤，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云，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義府長寧公主東莊詩云，平陽館外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世所傳呂洞賓沁園春詞所謂七返還丹，乃知唐之中世已有此香矣。

別易會難

顏氏家訓曰：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歧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長短句蓋用此耳，故云：別時容易見時難。又云：別易會難無可奈。然顏說又本文選陸士衡答賈謐詩云：分索則易，攜手實難。

千里傷行客

晏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詞，公怒曰：予生平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

館客棄密約之好

開封富民楊氏子，館客頗豪俊。有女未行，私竊慕之，遂有偷香之說，密約登第結姻。客既過省，乃棄所好，歷約相會者不可得。登第後，密遣人諭女曰：若遂成婚好，則先姦後婚，在法當離，必不能久耳。或落髮則我亦不娶，朝夕遊處，庶能長久。女信之，然思慕已成疾，遂懇請於父母求祝髮焉。或告客已與某氏結婚者，女聞之悶絕，良久索筆書曰：黃葉無風自落，彩雲不雨空歸。就歸字落筆，放手而絕。兩句乃舊詞也。

傷春怨

王江寧元豐間嘗得樂章兩闋于夢中，云：雨打江南樹，一夜花開無數。綠葉漸成陰，下有遊人歸路。與君相逢處，不道春將暮。把酒祝東風，且莫恁匆匆去。其二云：春又老，南陌酒香梅小。徧地落花渾不掃，夢回情意悄。紅牋寄與添煩惱，細寫相思多少。醉後幾行書，字字淚痕都搵了。

載將離恨過江南

東坡長短句云：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張文潛用其意以為詩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王平甫嘗愛而誦之，彼不知其出於東坡也。

妾意在寒松

鄭毅夫樂章有玉環妾意無瑜，問君心朝槿何如。玉環、章皋事，朝槿、王僧孺詩語也。王賦上山采蘼蕪云：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斂容才一訪，新人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笑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蘇瓊善詞

姑蘇官奴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卮芳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爭占鰲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

玉瓏璁詞

近時有士人（不欲書名）嘗於錢塘江漲橋為狹斜之遊，作樂府名玉瓏璁云：城南路，橋南樹，玉鉤簾捲香橫霧。新相識，舊相識，淺顰低笑，嫩紅輕碧，惜惜惜。劉郎去，阮郎住，為雲為雨朝還暮。心相憶，空相憶，露荷心性，柳花蹤跡，得得得。其後朝廷收復河南，士人者陷而不返。其友（不欲書名）作詩寄之，且附以龍涎香，詩云：江漲

橋邊花發時，故人曾共著征衣。請君莫唱橋南曲，花已飄零人不歸。士人在河南得詩，酬之云：認得吳家心字香，玉窗春夢紫羅囊。餘熏未歇人何許，洗破征衣更斷腸。

菊詞此花開後更無花

李和文公作望漢月詞，一時稱美，云：黃菊一叢臨砌，顆顆露珠妝綴。獨教冷落向秋天，恨東君不曾留意。雕欄新雨霽，綠蘚上亂鋪金蘂。此花開後更無花，願愛惜莫同桃李。時公鎮澶淵，寄劉子儀書云：澶淵營妓有一二擅喉轉之技者，唯以此花開後更無花為酒鄉之資耳。不是花中唯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乃元微之詩，和文述之爾。

明月逐人來詞

樂府有明月逐人來詞，李太師撰譜，李持正製詞，云：星河明淡，春來深淺，紅蓮正滿城開遍。禁街行樂，暗塵香拂面，皓月隨人近遠。天半鰲山，光動鳳樓兩觀。東風靜，珠簾不捲，玉輦將歸，雲外聞絃管。認得宮花影轉。東坡曰：好箇皓月隨人近遠。持正又作人月圓令，尤膾炙人口，云：小桃枝上春風早，初試薄羅衣。年年樂事，華燈競處，人月圓時。禁街簫鼓，寒輕夜永，纖手重攜。更闌人散，千門笑語，聲在簾幃。近時以為小王都尉作，非也。

花蘂夫人詞

偽蜀主孟昶徐匡璋納女于昶，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翾輕也。又升號慧妃，以號如其性也。王師下蜀，太祖聞其名，命別護送，途中作詞自解曰：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寵愛偏。陳無已以夫人姓費，誤也。

幼卿浪淘沙詞

宣和間，有題於陝府驛壁者云：幼卿少與表兄同硯席，雅有文字之好。未笄，兄欲締姻，父母以兄未祿，難其請，遂適武弁公。明年，兄登甲科，職教洮房，而良人統兵陝右，相與邂逅於此。兄鞭馬略不相顧，豈前憾未平邪。因作浪淘沙以寄情云：目送楚雲空，前事無蹤，漫留遺恨鎖眉峰。自是荷花開較晚，孤負東風。客館歎飄蓬，聚散匆匆，揚鞭那忍驟花驄。望斷斜陽人不見，滿袖啼紅。

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晁端禮次膺薦於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樂府體屬詞以進，名並蒂芙蓉，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詞云：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蘂，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憑闌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雙新蓮子。鬬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先生謫居黃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

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其屬意蓋爲王氏女子也。讀者不能解。張右史文潛繼貶黃州。訪潘邠老。嘗得其詳。題詩以誌之。空江月明魚龍眠。月中孤鴻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邊。葛巾藜杖眼窺天。夜冷月墮幽蟲泣。鴻影翹沙衣露溼。仙人采詩作步虛。玉皇飲之碧琳腴。

柳三變詞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理道。深斥浮豔虛薄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爲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沖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後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其詞曰。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用江上數峰青之句填詞

唐錢起湘靈鼓瑟詩。末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秦少游嘗用以塡詞云。千里瀟湘挼藍浦。蘭橈昔日曾經。月高風定露華清。微波澄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遙聞妃瑟泠泠。新聲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滕子京亦嘗在巴陵。以前兩句塡詞云。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浣溪紗點絳脣詞

黃季岑云。往年鼎州瓜陂舖有用箆刀刻清泥壁爲浣溪紗詞云。碎剪香羅浥淚痕。鷓鴣聲斷不堪聞。馬嘶人去近黃昏。整整斜斜楊柳陌。疏疏密密杏花邨。一番風月更消魂。豐城南禪寺壁間有秋社點絳脣云。燕子依依。晚來忽爲誰歸去。淡雲生處。已覺賓鴻度。淺笑深嚬。便向機中素。乘鸞女。瑣窗瓊宇。會有明年巽。

汪彥章詞

汪彥章在翰苑。屢致言者。嘗作點絳脣云。永夜厭厭。畫簷低月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橫窗瘦。好箇霜天。閑卻傳盃手。君知否。曉鴉啼後。歸夢濃如酒。或問曰。歸夢濃如酒。何以在曉鴉啼後。公曰。無奈這一隊畜生聒噪何。

樂府塵土黃詞

殿中侍御史劉公次莊。中叟元祐中。罷官。寄居臨江軍之新淦。嘗往來袁州。時有一倡。爲郡官所據。太守怒之。逐出境外。中叟感其事。而作樂府塵土黃。並譯箋。凡三章。其序曰。崔徽張玉愛愛等事。昔人歌之。非特爲二三子而作也。然遣語序情。雖爲詩曲。而參比樂府。則失古遠矣。故自唐以來。杜甫則壯麗結約。如龍驤虎伏。容止有威。李白則飄揚振激。如浮雲轉石。勢不可遏。李賀則摘裂險絕。務爲難及。曾無一點塵嬰之。張籍則平易優游。足有雅思。而氣骨差弱。世異才殊。體隨之變。亦其勢也。余比感宜春事。作塵土黃

一首。雖不足方駕漢魏。而討本探源。或庶幾焉。既又爲之譯。爲之箋。其義類雖同。至於淺深遠近。要自以意致之耳。其詞曰。翠眉連娟舞袖長。春風自對理容妝。染絲繡作雙鴛鴦。欲飛不飛在羅裳。耳中明月珠。肘後錦香囊。凭高欲有寄。所寄在遠方。追風逸君立路傍。豈不有地能相藏。菁菁一樓塵土黃。譯曰。妾本倡家子。針黹容止。名隸倡籍中。生倡卽倡死。物勢本從權。情恩亦遂遷。一朝官長怒。獨抱錦衾眠。日暮倚高樓。青絲繫白馬。豈不謝懃懃。汪汪淚襟把。萬感自有因。無容避相親。請君從金勒。妾願看飛塵。箋曰。春容女兒似紅玉。昔本當筵柘枝曲。舞成早自得擬名。更倚春風情不足。客擲黃金欲有贈。多在鄰家賂雙陸。近從新官作顏面。祇得低心隨所欲。自知久去非所安。夜半東門車轉轂。秀腳芙蓉潭畔起。每向波間得雙鯉。水流卻上大應難。惟有孤懷似潭水。一騎翩翩錦臂韝。紅羅百丈作纏頭。爲言聞得琵琶怨。當門下馬欲登樓。莫登樓。君馬驂。無限朱簾薰好香。城北城南無一瞬。

東坡送潘邠老赴省詞

別酒送君君一醉。清潤潘郎。又是何郎壻。記取釵頭新利市。莫將分付東鄰子。回首長安佳麗地。三十年前。我是風流帥。爲向青樓尋舊事。花枝缺處餘名字。右蝶戀花詞。東坡在黃時送潘邠老赴省試作也。今集不載。

杭妓琴操

杭之西湖。有一倅閑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卽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煙靄茫茫。孤邨裏。寒鴉萬點。流水遶低牆。魂傷。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青樓。薄倖名狂。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因東坡在西湖。戲琴曰。我作長老。爾試來問。琴云。何謂湖中景。東坡答云。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又云。何謂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嚲巫山一段雲。又云。何謂人中意。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慇殺鮑參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張才翁以張公庠詩爲詞

邛州張公庠遊白鶴山。有詩云。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秋官張才翁遂以此詩成雨中花云。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雕鞍馬上。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嗟壯志銷沈。正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忍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休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凭欄垂袖。聊寄登臨。

賀方回石州引詞

賀方回眷一妓。別久。妓寄詩云。獨倚危欄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賀得詩。初敍分別之景色。後用所寄詩成石州引云。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闊。長亭柳色纔黃。遠客一枝先折。烟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銷盡龍沙雪。還記出關來。恰而今時節。將發。畫樓芳酒。紅淚清歌。頓成輕別。已是經年。杳杳音塵都絕。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望斷一天涯。兩厭厭風月。

御詞

徽宗天才甚高。於詩文外尤工長短句。嘗為探春令云。簾旌微動。峭寒天氣。龍池冰泮。杏花笑吐香紅淺。又還是春將半。清歌妙舞從頭按。等芳時開宴。況去年對著東風。曾許不負鶯花願。聒龍謠云。紫闕岧嶢。紺宇邃深。望極絳河清淺。霜月流天。鎖穹隆光滿。水晶宮金鎖龍盤。玳瑁簾玉鉤雲捲。動深思。秋籟蕭蕭。比人世倍清燕。瑤階迴。玉籤鳴。漸祕省引水。轆轤聲轉。雞人唱曉。促銅壺銀箭。拂晨光宮柳煙微。蕩瑞色御爐香散。從宸遊前後爭趨。向金鑾殿。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御製臨江仙云。過水穿山前去也。吟詩約句千餘。淮波寒重雨疏疏。煙籠灘上鷺。人買就船魚。古寺幽房權且住。夜深宿在僧居。夢魂驚起轉嗟吁。愁來心上慮。和淚寫回書。

能改齋漫錄卷十七

樂府

茶詞

豫章先生少時嘗為茶詞。寄滿庭芳云。北苑龍團。江南鷹爪。萬里名動京關。碾深羅細。瓊蕊冷生煙。一種風流氣味。如甘露不染塵煩。纖纖捧。冰甆弄影。金縷鷓鴣斑。相如方病酒。銀瓶蟹眼。驚鷺濤翻。為扶起尊前。醉玉頹山。飲罷風生兩袖。醒魂到明月輪邊。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窗前。其後增損其詞。止詠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圓璧。萬里名動天關。碎身粉骨。功合在凌煙。尊俎風流戰勝。降春夢開拓愁邊。纖纖捧。香泉濺乳。金縷鷓鴣斑。相如雖病渴。一觴一詠。賓有群賢。便扶起燈前。醉玉頹山。搜攪胸中萬卷。還傾動三峽詞源。歸來晚。文君未寢。相對小妝殘。詞意益工也。後山陳無己同韻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寶韞。帝所分落人間。綺窗纖手。一縷破雙團。雲裏遊龍舞鳳。香霧靄飛入雕盤。華堂靜。松風雪竹。金鼎沸湲潺。門闌車馬動。浮黃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輪囷。肺腑生寒。喚起謫仙醉倒。翻湖海傾寫濤瀾。笙歌散。風簾月幕。禪榻鬢絲斑。

贈楊姝詩詞

豫章先生在當塗。又贈小妓楊姝彈琴送酒寄好事近云。一弄醒心絃。情在兩山斜疊。彈到古人愁處。有

真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人憎酒。負十分金葉。故集中有贈彈琴妓楊姝絕句云。千古人心指下傳。楊姝閒處更嬋娟。不知心向誰邊切。彈作南風欲斷絃。

秦少游唱和千秋歲詞

秦少游所作千秋歲詞。予嘗見諸公唱和親筆。乃知在衡陽時作也。少游云。至衡陽呈孔毅甫使君。其詞云云。今更不載。毅甫本云次韻少游見贈。其詞云。春風湖外。紅杏花初退。孤館靜。愁腸碎。淚餘痕在枕。別久香銷帶。新睡起。小園戲蝶飛成對。惆悵誰人會。隨處聊傾蓋。情暫遣。心何在。錦書消息斷。玉漏花陰改。遲日暮。仙山杳杳空雲海。其後東坡在儋耳。姪孫蘇元老因趙秀才還自京師。以少游毅甫所贈酬者寄之。東坡乃次韻錄示元老。且云。便見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詞云。島邊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淚濺。丹衷碎。聲搖蒼玉佩。色重黃金帶。一萬里。斜陽正與長安對。道遠誰云會。罪大天能蓋。君命重。臣節在。新恩猶可覬。舊學終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豫章題云。少游得謫。嘗夢中作詞云。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於藤州光華亭上。崇寧甲申。庭堅竄宜州。道過衡陽。覽其遺墨。始追和其千秋歲詞云。苑邊花外。記得同朝退。飛騎軋。鳴珂碎。齊歌雲繞扇。趙舞風回帶。嚴鼓斷。杯盤狼藉猶相對。洒淚誰能會。醉臥藤陰蓋。人已去。詞空在。兔園高宴悄。虎觀英游改。重感慨。波濤萬頃珠沉海。晁無咎集中嘗載此詞。而非是也。少游詞云。憶昔西池會。鵷鷺同飛蓋。亦為在京師與毅甫同在於朝。敍其為金明池之遊耳。今越州處州皆指西池在彼。蓋未知其本源而云也。

阮閎休善為長短句

龍舒人阮閎字閎休。能為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間。官於宜春。官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為洞仙歌贈之云。趙家姊妹。合在昭陽殿。因甚人間有飛燕。見伊底盡道獨步江南。便江北也何曾慣見。惜伊情性。不解嗔人。長帶桃花笑時臉。向尊前酒底。得見些時。似恁地好能得幾迴細看。待不眨眼兒覷著伊。將眨眼底工夫。剩看幾遍。閎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夏均父登浯臺作詞

夏倪均父。宣和庚子。自府曹左遷祁陽酒官。過浯溪。登浯臺。愛其山水奇秀。自謂非中州所有。不減淵明斜川之遊。且作長短句以減字木蘭花歌之云。江湖曉日。漾漾波光搖槳入。笑指浯溪。聲與雄文鎖翠微。休嗟不偶。歸到中州何處有。獨立風煙。湘水浯臺總接天。

王觀應制詞

王觀學士嘗應制撰清平樂詞云。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高太皇以為媟瀆神宗。翌日罷職。世遂有逐客之號。今集本乃以為擬李太白應制。非也。

黃元明詞

豫章先生弟黃元明。宰廬陵縣。赴郡會。坐上巾帶偶脫。太守喚妓令繫之。既畢。且俾元明撰詞。云。銀燭盡

1
36 R

堂明如晝。見林宗巾墊。羞逢首。針借花枝。綠除羅袖。須臾兩帶還依舊。勸君倒戴休令後。也不須更漉明酒。寶篋深藏濃香透。爲綴十指如葱手。蓋七娘子也。

王輔道詞

日月無根天不老。浮生總被銷磨了。陌上紅塵常擾擾。昏復曉。一場大夢誰先覺。雒水東流山四繞。路旁幾箇新華表。見說在時官職好。爭信道。冷烟衰雨埋荒草。王寀輔道侍郎漁家傲詞也。歌之使人有遺世之意。王在徽宗朝嘗奏天神降其家。徽宗微出幸。左右奏恐有不測。宜有以審其眞僞。旣中使往其家。無有也。因坐誣以死。世謂輔道乃曉人。不應爾。蓋輔道。韶之子。韶熙河用兵。其誅殺者多。故冤以致其禍耳。輔道又有浣溪沙兩詞。其一云。扇影輕搖一線香。斜紅勻過晚來妝。嬌多無事做淒涼。借問誰教春易老。幾時能何夜何長。舊歡新恨總思量。其二云。珠箔隨簷一桁垂。繡屏遮枕四邊移。春歸人懶日遲遲。舊事只將雲入夢。新歡重借月爲期。晚來花動隔牆枝。玉樓春兩詞。其一云。愁聞思入江南遠。簾幕低垂閒不捲。玉珂聲斷曉屏空。好夢驚回還起懶。風輕只覺香烟短。陰重不知天色晚。隔簾人語趁朝歸。旋整宿妝勻睡眼。其二云。繡屏曉夢鶯聲侶。可惜夜來歡聚取。幾聲低語記曾聞。一段新愁看忽覩。繁紅洗盡臙脂雨。春被楊花句引去。多情只有舊時香。衣上經年留得住。

詠崔念四詞

政和間。一貴人未達時。（不欲書名）嘗遊妓崔念四之館。因其行第作踏青遊詞云。識箇人人。恰正二年歡會。似賭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裏。擬問卜常占歸計。拚三八淸齋。望永同鴛被。到夢裏。驀然被人驚覺。夢也有頭無尾。都下盛傳。

王荆公詞

王荆公築草堂於半山。引入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壘石作橋。爲集句塡菩薩蠻云。數間茅屋閑臨水。窄衫短帽垂楊裏。花是去年紅。吹開一夜風。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其後豫章戲效其體云。半烟半雨谿橋畔。漁翁醉著無人喚。疏懶意何長。春風花草香。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潛解。問我去何之。君行卽自知。

顏持約詞不減唐人語

顏持約流落嶺外。丹亥五羊。作品令云。夜蕭索。側耳聽淸海樓頭吹角。停歸棹。不覺重門閉。恨只恨暮潮落。偸想紅啼綠怨。道我眞箇情薄。紗窗外。厭厭新月上。應也則睡不著。朱希眞。洛陽人。亦流落嶺外。九日作沙塞子云。萬里飄零南越。山引淚。酒添愁。不見鳳樓龍闕。又驚秋。九日江亭閑望。蠻樹遶。瘴雲浮。腸斷紅蕉花晚。水東流。不減唐人語。

五夜放燈

帝城五夜宴遊歇。殘燈外。看殘月。都人猶在醉鄉中。聽更漏初徹。行樂已成閑話說。如春夢覺時節。大家重約探春行。問甚花先發。李駙馬正月十九日所撰滴滴金詞也。京師上元。國初放燈止三夕。時錢氏納

土。進錢買兩夜。其後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故詞云五夜。

釋可正平尤工長短句

釋可正平工詩之外。其長短句尤佳。世徒稱其詩也。嘗見其有菩薩蠻兩闋。其一云。西風穎穎低紅葉。梧桐影裏銀河側。步破銀簾垂。月明烏鵲飛。新愁那較許。欲似千絲縷。雁亦不堪聞。砧聲何處村。其二云。誰能排取沙邊雨。和烟淡掃蒹葭渚。別岸鄂斜暉。採蓮人未歸。鷺鶿如解語。對浴紅衣去。去了便回頭。教儂特地愁。

李右丞送連寶文能守詞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鵬舉。能守泉南。李右丞郁漢老送之以詞。寄玉蝴蝶云。壯歲分符方面。惠風草偃。禾稼春融。報政朝天。歸去穩步龍宮。望堯冀。九重絳闕。頒渙詔。五色芝封。湛恩濃。錦衣槐里。重繼三公。雍容。臨岐祖帳。綺羅環列。冠蓋雲叢。滿城桃李。盡將芳意謝東風。柳烟輕。萬條離恨。花露重。千點啼紅。莫匆匆。且陪珠履。同醉金鍾。

豫章解印作木蘭花令

豫章守當塗。旣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郭功甫在坐。豫章爲木蘭花令一闋示之云。凌歊臺上靑靑麥。姑孰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爲諸公分皂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其後復竄易前詞云。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坐席。座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燒殘絳蠟報黃昏詞

晁以道云。杜安世詞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焉得燒殘絳燭。或云王荆公父益都官所作。嘗有人以此問之。答曰。重簾邃屋。簾幕擁密。不到夜已可然燭矣。韓魏公以此賞杜公。杜云乃王益作。荆公時在坐。掛語離席。其全章云。燒殘絳燭淚成痕。街鼓報黃昏。碧雲又阻來信。廊上月侵門。愁永夜。拂香裀。待誰溫。夢蘭憔悴。擲果淒涼。兩處銷魂。蓋新裏情也。

王君玉燕詞

歐陽文忠公愛王君玉燕詞云。烟遲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梅聖俞以爲不若李堯夫燕詩云。花前語澀春猶冷。江上飛高雨乍晴。君玉全章云。江南燕。輕颺繡簾風。二月池塘新社過。六朝宮殿舊巢空。頡頏恣西東。王謝宅。曾入綺堂中。烟逕掠花飛遠遠。曉窗驚夢語匆匆。偏占杏梁紅。

兀兀陶陶詞

豫章云。醉醒醒醉一曲。乃醉落魄也。其詞云。醉醒醒醉。憑君會取些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入愁腸。便有陽春意。須將席幕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兀兀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閒憔悴。此詞亦有佳句。而多斧鑿痕。又語高下不甚入律。或傳是東坡語。非也。與蝸角虛名解下痴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戲作二篇。示之元祥黃中行。其一云。陶陶兀兀。尊前是我華胥國。爭名爭利休休莫。雪月風花。不醉怎

歸得，邯鄲一枕誰夢樂，新詩新年因閑適，東山小妓攜絲竹，家裏樂天，郡裏謝安石，其二云：陶陶兀兀人生無累，何由得，盃中三萬六千日，悶損旁觀，我但醉落魄，扶頭不起，還禁五日，高春睡，平生是，誰門可款新熟，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其曰安樂春泉玉醴荔枝綠者，親賢宅四酒名也，其曰家裏樂天，郡裏謝安石者，蓋石曼卿白帖云：郡裏黃繙綽，家中白侍郎。

驛壁玉樓春詞

余紹興戊辰，沿檄至信州鉛山，見驛壁有題玉樓春詞，不著姓氏，今載于此云：東風楊柳門前路，畢竟雕鞍留不住，柔情勝似嶺頭雲，別淚多如花上雨，青樓斟酒無重數，聽得樓邊車馬去，若將眉黛染情深，直到丹青難畫處。

宋景文劉原父送別詞

侍讀劉原父守維揚，宋景文赴壽春，道出治下，原父為具以待宋，又為踏莎行詞以侑歡云：蠟炬高高，龍煙細細，玉樓十二門初閉，疏簾不捲水晶寒，小屏半掩琉璃翠，桃葉新聲，榴花美味，南山賓客東山妓，利名不肯放人閑，忙中偷取功夫醉，宋即席為浪淘沙近以別原父云：少年不管，流光如箭，因循不覺韶光換，至如今，始惜月滿花滿酒滿，扁舟欲解垂楊岸，尚同歡宴，日斜歌闋將分散，倚蘭橈，望水遠天遠人遠，其云南山賓客東山妓，本白樂天詩。

詠草詞

梅聖俞在歐陽公座，有以林逋草詞金谷年年，亂生青草誰為主為美者，聖俞因別為蘇幕遮一闋云：露隄平，煙墅杳，亂碧萋萋，雨後江天曉，獨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長亭，迷遠道，堪怨王孫，不記歸期早，落盡梨花春又了，滿地殘陽，翠色和煙老，歐公擊節賞之，又自為一詞云：欄杆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千里萬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謝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與離魂，那堪疏雨滴黃昏，更特地憶王孫，蓋少年遊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雖置諸唐人溫李集中，殆與之為一矣，今集本不載此篇，惜哉。

維揚好安陽好詞

韓魏公皇祐初鎮揚州，本事集載公親撰維揚好詞四章，所謂二十四橋千步柳，春風十里上珠簾者，是也，其後熙寧初，公罷相出鎮安陽，公復作安陽好詞十章，其一云：安陽好，形勢魏西州，曼衍山河環故國，升平歌吹沸高樓，和氣鎮飛浮，籠畫陌，喬木幾春秋，花外軒窗排遠岫，竹間門巷帶長流，風物更清幽，其二云：安陽好，戟戶使君宮，白晝錦衣清宴處，鐵楹丹榭畫圖中，壁記舊三公，棠訟靜，池館北園通，夏夜泉聲來枕簟，春來花氣透簾櫳，行樂興何窮，餘八章不記。

張文潛詞

右史張文潛，初官許州，喜官妓劉淑奴，張作少年游令云：含羞倚醉不成歌，纖手掩香羅，偎花映燭，偷傳深意，酒思入橫波，看朱成碧心迷亂，翻脈脈，斂雙蛾，相見時稀隔別多，又春盡，奈愁何，其後去任，又為秋

蘂香寓意云：簾幕疏疏風透，一線香飄金獸，朱欄倚徧黃昏後，廊上月華如晝，別離滋味濃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牆東柳，春色年年如舊，元祐諸公皆有樂府，惟張僅見此二詞，味其句意，不在諸公下矣。

燭影搖紅

王都尉有憶故人詞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懶，尊前誰為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沈雨散，凭闌杆，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徽宗喜其詞意，猶以不豐容宛轉為恨，遂令大晟府別撰腔，周美成增損其詞，而以首句為名，謂之燭影搖紅云：芳臉勻紅，黛眉巧畫宮妝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眼，早是縈心可慣，向尊前，頻頻顧眄，幾回相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會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爭奈雲收雨散，凭欄杆，東風淚滿，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深院。

弔二姬溫卿宜哥詩

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本蘄澤人，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沈子山為獄掾，故所鍾愛，既罷，途次南京，念之不忘，為剔銀燈二闋，其一云：一夜隋河風勁，霜溼水天如鏡，古柳隄長，寒煙不起，波上月無流影，那堪頻聽，疏星外，離鴻相應，須信道，情多是病，酒未到，愁腸還醒，數疊蘭衾，餘香未減，甚時枕鴛重並，教伊須更將盟誓，後約言定，其二云：江上秋高霜早，雲靜月華如掃，候鴈初飛，蠻聲正苦，又是黃花衰草，等閑臨照，潘郎鬢，星星易老，那堪更酒醒孤棹，望千里長安西笑，臂上妝痕，胸前淚粉，暗惹離愁多少，此情難表，除非是重相見了，其後明道中，張子野及黃子思先後相繼為掾，尤賞之，偶陳師之求古以光祿丞來掌推酤，溫卿遂託其家，僅二年而亡，才十九歲，子思以詩弔之，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為報南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先是子思有愛姬宜哥，客死舟中，遺言葬隄下，冀他日過此得一見，以慰孤魂，子思從之，作詩納柩中，其斷章云：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二人皆葬于宿州柳市之東，子野嘉祐中過而題詩云：好物難留古亦嗟，人生無物不塵沙，何時宰樹連雙冢，結作人間並蒂花。

以張志和漁父詞為浣溪紗定風波

東坡、山谷、徐師川，既以張志和漁父詞填浣溪紗、鷓鴣天，其後好事者相繼而作，嘗有五闋云：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猶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總輸閒，一副綸竿一隻船，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年，青蹄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深處作鷗眠，釣罷高歌酒一盃，醉醒休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隈，簑笠每因山雨戴，船窗多為水花開，安居流岸任相催，雨氣兼香泛茭蘅，迴舟冒雨憫披簑，夜闌風靜水無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盡從他，乃浣溪紗也，兩岸蒼雲收宿靄，遠山釣竿林下清消閑，蟬噪日斜林影轉，溪岸綠深紅淺畫屏開，對酒狂歌時撥棹，更邀同志醉前灣，待月卻尋維纜處，歸去，煙蘿一徑接柴關，乃定風波也。

馮相三願詞

南唐宰相馮延己有樂府一章，名長命樓，云：春日宴，綠酒一盃歌一徧，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其後有以其詞意改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願，第一願且

澗久遠。二願恰如雕梁雙燕。歲歲得長相見。三願薄情相顧戀。第四願永不分散。五願奴哥收因結果。做箇大宅院。味馮公之詞。典雅豐容。雖置在古樂府。可以無愧。一遭俗子竄易。不惟句意重複。而鄙惡甚矣。

韓子蒼題御排鵲扇詩

韓子蒼題御排鵲扇詩云。君王妙畫出神機。弱羽爭巢並語時。天上飛來兩鵲鵲。一雙飛上萬年枝。蓋用馮延巳樂府也。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春態淺。來雙燕。紅日初長一線。嚴妝催罷囀黃鸝。飛上萬年枝。乃鵲沖天也。

歐梅二妓詩

豫章為荊州除吏部郎中。再辭。得請守當塗。幾一年。方到官。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倩腰支柳一渦。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餘細點梨花雨。奈此當塗風月何。蓋歐梅當塗官妓也。李之儀云。人之幸不幸。歐梅偶見錄于豫章。遂為不朽之傳。與杜詩黃四娘何異。然豫章又有木蘭花令敘云。庭堅假守當塗。故人庾元鎮。窮巷讀書。不出入州縣。因作此以勸庾酒云。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卻。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還莫莫。尊前見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時二妓也。

東坡戚氏詞

玉龜山。東皇靈姥統羣仙。絳闕岧嶢。翠房深迥。倚霏煙。幽閒。志蕭然。金城千里鎖嬋娟。當時穆滿巡狩。翠華曾到海西邊。風露明霽。鯨波極目。勢浮輿蓋方圓。正迢迢麗日。元圃清寂。瓊草芊綿。爭解繡勒香韉。鸞輅駐蹕。八馬戲芝田。瑤池近。畫樓隱隱。翠鳥翩翩。肆華筵。間作簫管鳴葭。宛若帝所鈞天。稚顏皓齒。綠髮方瞳。圓極恬淡高妍。盡倒瓊壺酒。獻金鼎藥。固大椿年。縹緲飛瓊妙舞。命雙成奏曲醉留連。雲璈韻響瀉寒泉。浩歌暢飲。斜月低河漢。漸漸綺霞天際紅深淺。動歸思回首。塵寰爛漫遊。玉輦東還。杏花風數里響鳴鞭。望長安路。依稀柳色。翠點秦川。東坡戚氏詞也。東坡元祐末自禮部尚書帥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為戚氏。公方坐與客論穆天子事。頗訝其虛誕。遂資以應之。隨聲隨寫。歌竟篇就。才點定五六字。坐中隨聲擊節。終席不間它詞。亦不容別進一語。且曰。足為中山一時盛事。

瑤臺第一層

武才人以色最後庭。教坊詞名瑤臺第一層。託意於梅云。西母池宴罷。媚南枝。步玉鑾。結風和扇。冰華發秀。雪豔孤高。洗破呈纖影。問是誰。獨步江皋。便凝望。壺中佳釀。天上瓊瑤。清標。曾陪勝賞。坐忘愁。解使塵消。況雙成與乳丹點染。都付香梢。壽妝酥冷。鄂韻環瑕。霧捲雲消。樂逍遙。鳳凰臺畔。取次憶吹簫。

李久善詞

蜀人李久善長短句有翠擲垂楊一點黃金溜。識者以為新。余舊見王輿善蝶戀花詞云。粉面與花相間鬭。星眸一轉晴波溜。殆出于此。王名重元。祐川人。全首云。去歲花前曾記有。半醉嬌遊。花下攜纖手。粉面與花相間鬭。星眸一轉晴波溜。一見新花還感舊。淚眼逢春。忍更看花柳。春恨厭厭和永晝。寂寞黃昏後。

又燭影搖紅云。煙雨江城。望中綠暗花枝少。惜春長待醉東風。卻恨春歸早。縱有幽歡會。奈如今風情漸老。鳳樓何處。憑欄愁倚。天涯芳草。

頭上宮花顫詞

去年今日。從駕遊西苑。彩仗壓金波。看水戲魚龍曼衍。寶津南殿。宴坐近天顏。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六軍錦繡。萬騎穿楊箭。日暮翠華歸。擁鈞天笙歌一片。如今關外。千里未歸人。前山雨。西樓晚。望斷思君眼。此陳濟翁驀山溪詞也。舍人張孝祥知潭州。因宴客、妓有歌此。至金盃酒君王勸頭上宮花顫。其首自為之搖動者數四。坐客忍笑。指目者甚多。而張覺不悟也。

作詞以弔楊謝

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與姓楊者。情好甚篤。為媼所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有為望海潮以弔之。彩筍角黍。蘭橈畫舫。佳時競弔沈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皋仙子。連璧檀郎。暗約同歸。遠煙深處弄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倚揮玉筯。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採花碎玉。空餘怨抑淒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間縱有。不忍非常。但看芙蕖並蒂。他日一雙雙。

能改齋漫錄卷十八

神仙鬼怪

士夫微倖為仙

高尚處士劉皋謂士大夫以嗜欲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而士大夫乃微倖一日而為仙。豈理也哉。

呂洞賓唐末人

唐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此之呂翁。非洞賓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云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而或者又以為開元想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度此時未可以稱翁。案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摶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云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

呂洞賓傳神仙之法

呂洞賓嘗自傳。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金丹大藥之方。

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常遊兩浙汴京譙郡。嘗著白襴角帶。右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也。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爲人若反是。雖握手接武。終不成道。嗟乎。觀呂之所著。皆自身心始。而學者不能正心修身。徒欲爲儌倖之事。可乎。

劉妻死化爲異狀

滕待制宗諒謫官秋浦。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治裝在櫬。未及釘蓋。忽然化爲異狀。皮膚青紅。若世所畫鬼將之類。州吏恐而投之。既葬。即棄家爲道士。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

陸仙師迎漕使安公

樞密安公惇處厚。元祐末爲江東漕使。因遊廬山太虛觀。未至數里間。有道士紫衣皁巾。領徒七人迎謁。既而不知所在。問左右。皆無見者。至觀謁陸修靜仙師遺像。則宛然其人也。元符庚辰。公再到。賦詩曰。昔年遊歷訪霓旌。多謝仙師數里迎。今日重來知有意。此身應不爲公卿。

園子得道

臧論道郎中。知洪州日。有老兵爲園子。能致非時果菜。臧氏子弟稍異之。問之。則給以得于市。使他人求之。終不得也。察其所爲。則無棲息。獨臥園中草舍。往往夜定有語笑聲。及迫而近之。則又寂然。其後論道從容撫接。叢久而才略告曰。今夜三鼓漏點中半。公能獨步至園中。則老兵當有一言授公。苟少差遲。則遂成虛矣。論道其夕不寐。夜分具袍笏將出。其妻苦問之。不得已以實告。其妻不測而強制之。漏向盡。論道亟趨草舍。而老兵已死矣。使人舉而瘞之。屍如輕泡。論道歎恨彌日。

石曼卿丁度爲芙蓉城主

王子高遇仙人周瑤英。與之遊芙蓉城。世有其傳。余案歐陽文忠公詩話。記石曼卿死後。人有恍惚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騎一青騾。去如飛。又案太常博士張師正所纂括異志。記慶曆中。有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靚裝麗服。兩兩並行。丁度觀文案轡其後。朝士問後行者。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城主。俄聞丁死。故東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韓子蒼言王荊公嘗和東坡此詩。而集不載。止記其兩句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

華陽洞門開

王筌、字子眞。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于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照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峰石洞忽開。案其域。乃眞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即閉。閱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屢降。道士劉混康曰。似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由中刻

石爲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爲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爲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久之。若有所待。嘗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眞經。入靜熟坐靈鏡。神遊金闕玉京。

王迪照鏡見前身棄官學道

熙寧初。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乃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證。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部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鬢如抹漆左參軍。脫卻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秆金鼇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田夫婦總登眞。後歸姑蘇。不知所終。

周貫尸解

周貫。自言膠東人。常稱木鴈子。善屬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則詣酒家取一醉。餘皆散施不顧。西山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色如故。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人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因託宿焉。生爲具酒食而臥。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與臬卿往案之。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如浪鳴焉。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于其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公凌晨見過。今往豐城矣。衆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三篇。坐臥不離懷袖。人莫得見者。死之日。純臣得而有之。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紀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孔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盡。太極光陰不計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言其略。然亦有不同也。

談驅夜瘵夢得鄉書

傳霖。張乖崖之密友也。開寶中。嘗會于峙城。終日談話。鄰有病瘵者。爲之不作。每有書與傳。必先夢之。故其詩有云。劇談驅夜瘵。幽夢得鄉書。紀實事也。

仙家亦有靈芝殿

劉禹錫嘉話。謂唐延英殿。即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余見雲齋廣錄。載王平甫熙寧六年冬。直宿崇文院。夢有遊至海中宮殿甚盛。其中樂作。題其宮曰靈芝。平甫有詩紀之。略云。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則靈芝之號。不特世間有也。余又觀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舊有夢記以述其事。然子固之筆。竟無有語之者。

虎伏罪媼之子復蘇

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爲漳州漳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于虎者。璹哀之。于其死處施一穽。立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時又有邑媼之子戲于陳將軍廟。登其所供之果。出門而媼子仆于堦下而死。媼哭之甚哀。聽者惻然。璹因以文訟于廟。引登宗廟酒食律。罪

當黥。而將軍人臣宜處以等殺。則盜食供果。蓋不當死。且悲愍者法所宜赦。不廢公直也。文既焚。而媼子復蘇。

曾易占詩讖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撫舍僧寺。題詩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薄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曆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寫景不倫。既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柩還鄉。復過撫舍。乃臘中雪日。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耳。

楚小波詩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銜煙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然余讀張君房脞說楚小波事。其詩一同。但有二首爲異耳。別一詩云。妾貌君才兩不常。君今休更苦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

仁宗芝草之瑞

仁宗始誕之夕。榻下生芝草一本。凡四十二葉。故即位四十二年。應此之數也。

錦木有普照之形

左班殿直張樽爲父營棺。鋸解之。而杉木有潤州普照王之形。肩目衣座皆具。隱然如畫。郭功父爲文以紀其事。

蠶吐絲成段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爲新淦蔡氏婿。登第之歲。婦家蠶不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弈弈正黃。厚薄若一。如有邊幅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閨客有絲難比絕。鮫人無杼自成綃。號爲絕出。洪駒父亦有一篇云。公子青衫得意朝。閨門異事喜成謠。星河牛女支機石。泉室鮫人附織綃。閨客漫勞誇獨繭。冰蠶志怪豈同條。細看霞綺藏翠眠。詎減霓裳下九霄。

冰有稜紋

熙寧八年。陳州大霜。城內外數里間。厚冰上皆有稜紋隱起。如雕琢。勢狀成攀枝孩兒。好事者以墨漬而印之。傳視其枝葉婉妙。與吳蜀所織爭工云。郡守陳襄述古歌以上聞。或曰爲異。不許輒進。乃止。

畢漸趙諗之讖

狀元畢漸。有惡之者。于登科記碑上刻去水旁。未幾。趙諗伏誅。方悟畢斬趙諗之讖。

趙少師夢名

趙少師。應天府人。初名禮。夢神人持名簿。視其上有金書趙槩字。遂更名。字叔平。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及斂。棺中生紫芝。

擊大鼓享厚味

蔡蘊文饒與許光凝嘉謨俱爲尚書。因會茶。嘉謨歎簿書之煩。曰吾儕外望雖重。然日困刀筆。反與郡縣長官無異。思與外郡擊大鼓。享厚味。豈易得也。文饒曰。擊大鼓。享厚味。在公優爲。蘊安得而有之。嘉謨歸。擇其語讖。未幾。嘉謨出知成都。文饒落職宮祠。

泗州大聖送東坡過海

鄒志完言。在嶺外見惠州太守方君。謂其家人素奉佛。一旦夢泗州大聖來別。云將送蘇子瞻過海。遂詰之曰。幾時當去。答曰。八日去。果如所言。故參寥以詩誌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于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李似權記夢詩

李似權記夢詩云。碧玉山頭碧玉泉。琤琮聲裏數流年。不知曾與何人到。笑想丹題似昔緣。其二云。石壁蒼苔露未乾。小池射日石側側。弄泉漱玉歸何處。風捲橫雲細細看。

夢人送喜雪

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覺後唯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云。曉雲誰難拔後時。土牛方得助春嬉。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此一聯乃得于夢中。不著寒梅容觸冒。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爲公題述夢詩。

迎曙亭

仁宗晚年久不豫。漸復康平。御朝。忽一日。命宮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一小亭。榜曰迎曙。仁宗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

王丞相禱雨

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時大旱。王丞相欽若爲郡倅。至邑祈雨。夜祭祠下。王默禱。他日如至台輔。四更當雨。黃密知之。私戒鼓吏促其更籌。遽擊四鼓。而雲未應。王亦自信之。重莊嚴而待。及期果雨。竟如所望。

寇萊公強人飲

寇萊公善飲酒。人罕能敵。旣罷相。判永興。官吏賓客之能飲者。不限位貌。常令陪飲席。時處士魏野偕夢英。亦常預坐。有倅連困于酒。已疾。而公尙促之不已。其妻乃叩公庭而訟焉。遂免。後有一道人上謁。自言能劇飲。一引可盡斛瓶。索公以瓶爲對。公喜。如其請。既而道人舉瓶一引而盡。公則不能。道人強之。公笑曰。量不可加。遂止。道人因謂公曰。今後少勸人酒。公愕。自爾勸酒減矣。道人遂不復見。

張相公食料羊

張相公齊賢。洛人。布衣時嘗春遊嵩嶽廟。飲酒醉臥于巨石。夢人驅群羊于前。謂曰。張相公食料羊。後張每食數斤方厭。世無比者。

擲骰默占

1
36A

章郇公守洪州。嘗因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異日登台輔。卽成貴采。一擲得佛而浮圖。遂祕其骰。至爲相猶在。

賜鞍繡文

章郇公初入樞府。以所賜鞍繡文疏。略命市工別繡之。既就來上。視其花。乃宰相所用。不旋踵遂大拜。

秦亭之夢

余左丞端。嘗夢人告已云。官至八座。死在秦亭。常自思已然則我不過爲天水郡將耳。其後靖過江。寓泊舟秦淮亭下。得疾而亡。

灸丹田之效

豐城李仲武告命。能誑罷丹徒。嘗言丹徒令以捕寇從官。令初尉臨海。有寇魁年八十。筋力絕人。盛寒臥地飲冰。了不爲異。人皆以妖妄疑之。既就捕。令訊無他。自言年三十許時。有道人告已云。凡物經火乃能壽。土趁水卽消。爲瓦礫乃至千年。木仆地卽朽。炭之埋沒更堅緻。人之灼灸猶是也。用其語。歲灸丹田百炷。行之蓋四十餘年。其盜坐棄市。令密使人決腹視之。有白膜纏于臍。臍者芙蕖狀。披之蓋數十重。豈一歲一膜邪。

江沔能舉重物

仁宗朝。江沔。建州人。以布衣遊場屋三十年。未成名。在京師。殊無聊。忽一日支彌。虛欠伸。猶不快。偶持重物乃微快。因漸取重物持之。滋重滋快。嘗過貴侯門外。見大扁石。沔試捧之。舉甚易。又遊相國寺。與衆書生倚殿柱觀倡優。沔陰抱殿柱。柱卽與礎相離。沔以脚攢一書生衣尾入柱下。從而壓之。俄頃書生欲去而不能。沔笑曰。相戲耳。沔爲起柱而脫之。于是都下相傳沔有神力。或勸沔應武舉者。曰。他人壯勇自少得之。今君得于中年。蓋天所賛。必有大功名也。沔從之。遂中第。然官止殿直。

易葬他人陰地之報

夏侯公秉好術數陰陽山水。古說無不收。造其葬于洛中。得善地以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顯。嘗開塋域。不自督役。委之幹者。其地乃古之一侍中葬穴也。其故林碑刻具在。幹者以大事迫期。遂諱不白。而易之。取植碑于旁近埋之。既葬未幾。龍圖死。其孫挈家貲數萬改適。其次子又得罪廢。

李氏之門女多貴

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壻。參政范公仲淹。樞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爲連袂。及都官公昏卿有二女。其長子太常齋郎遜。與前岳州判官王陶樂道。布衣滕市元發相善。多會于許之長葛。一日李死。附家人語云。吾二女。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二壻足矣。然時二君一雖仕。一尙在場屋。皆非常士也。而李陰有所知。家人及二君亦樂從。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第三人登科。而王尙幕職。不日進擢。相繼爲翰林學士。已而遂爲兩府。故世多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官吏誤入無辜與殺人同

梅尙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栖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曰。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于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均。夔于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沈香者。浣衣井旁。其嫡子適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沈香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鞫治之。詐獄具。卽以才爲遂遷三掾。而殺沈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剛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諧所親曰。如沈香何。睦爲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蔣女得仙

元豐中。武陵太守蔣璨之幼女。忽夢神人以樽若虬龍狀。強使吞之。自是辟穀。閉誦大洞諸仙經。復言上帝以我補花蕊。繼夢二蕊挈玉匣與之。所占如響。上元醮罷。語及死生之際。翌日坐蛻。先是有二鶴至。女子曰。此仙人之良驥也。至是復來。父母以爲不壽。清逸居士潘興嗣延之爲作長歌。道其略云。蔣家女兒始笄齡。道與之貌天與形。自從一被虬龍驚。胸中落落明珠生。衆人任醉我獨醒。恍然忘味厭茹葷。又夢二蕊擕玉匣。置之懷袖心轉靈。又云。玉皇有詔補花蕊。爲仗東風齊著力云云。

呂先生字元圭

世所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情欲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非洞賓。乃名元圭者也。其詩元題于石照亭衡上。仍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當元豐間。喻陟爲湖北提刑。題詩其後云。黃鶴樓邊橫笛吹。石亭留上更題詩。時人世不識還歸去。江水雲山空渺彌。或曰。元圭乃先生之別字也。

安濟夫人廟

本朝開寶中。興州有漁者釣得一木。刻婦人。背刻丁氏二字。既歸。神事之。輒有靈驗。立廟江上。舟過其下者。必祠而後濟。州爲保奏。封安濟夫人。廟在長慶崇福禪院之西。

中宵牛語

沈遼叡達。嘉祐中。其兄文通自越移杭。所經諸堰。皆集牛以運舟。是時方夏深。宿官堰上。露宿以俟之。夜久人靜。陂湖以行相呼。云今吾輩有何生活。或答曰。明日沈幾兒子過來赴任杭州也。又云。沈幾早有子知杭州乎。歎息不已。使臣者審其聲甚雄重。非人聲。又深夜野次更無外人。其言氣非俗流。因熟察之。乃堰上數牛也。張皇叟聞其事而言曰。既以行呼。豈非沈之親朋者邪。又云。因果之說。凡祿厚而無功澤於民者。死卽轉生爲象牛駝馬。復以大力償衆生債。然事關幽顯。理未可知。假或可知。其中宵牛語之事。亦可知矣。

道民稱商香

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一道民怒目立于前。靈素問爾何能。道民曰。無所能。靈素曰。爾無所能。何以在此。

道民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宜問實有何能。道民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取可以佈種者得茴香一掬，命道民種于艮嶽之趾，仍遺禁衞數宿于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翌日視嶽趾，茴香已成林矣。

柴先生獲太乙眞君筆

柴文元，本綿州彰明縣弓手，沿幹山樊觀一鷹，帶絲縧胸絆於林間。柴喜其俊異，又疑豪子所畜，遂取以歸。道遇少年與索，柴卽與之。少年愧謝，傳以符術，授方筆一枝，曰，遇人疾厄，當書符以救之。柴歸，縣不容執役，遂竄迹西蜀，遊荊湘，每書符以治疾，亦時得金以助行囊。後遊太華，見陳希夷，問子何處得太乙眞君筆乎。方知所遇乃太乙洞主。柴卽求披戴，住閿鄉縣觀中。眞宗西祀回，召對，賜坐，問以無爲之要，賜茶藥束帛。時已百餘歲，善服氣，能長嘯，精彩如中年人。觀卽所軒遊宮，有明皇詩及所書道德經二碑。眞宗作詩賜之，改賜祥符觀額，邑人至今呼爲柴先生觀。

馮季周朱僕射

洪州豐城寶氣亭側居民，數夕聞呼朱僕射，而不見其人。翌日，新虔州守馮季周殿撰泊舟亭下，朱秀滑死。時建業三年八月四日也。

證因大師

婁道者，泗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父母異之，令出家依文殊院，卽院之隅壁槍開，一席當空爲棲隱地，強名曰藥師庵，其實無屋廬也。蓬首裸身，不問寒暑，雖積雨雪，宛轉泥淖間，所藉席非甚敗不輒易。隆冬則臥雪浴冰，盛夏或擁蠶附火，傍有物若虺狀，動止與俱。逮師示滅，亦不復見。庵絕人迹，無穢不治。有顏翁者日來掃除，師亦聽焉。獨庵旁十步，禁不聽治。每事已告去，師必指一磚甋曰，下有錢可取。翁發磚，輒得之，日易其處，止五十文。他日覘其多也，兩手掬之，其數自若也。師既絕物，顧見者足纔踵門，輒愕罵疏其隱諱，皆探其不聞于人者發之，無不愧退，雖不得見，恥心且格矣。有民婦賷幣求見，師厲聲曰，若事姑不謹，何見我爲，不用汝物也。可抱柱著。婦意其使之聽命也，旣及柱，則旋柱疾走，若有牽制，足不得輟，自晨達午不解。鄉人祈師，師曰，今縱汝去。鄉人曰，是嘗苦其姑推磨，殆坐此乎。久之，名聞京師。太宗召見，賜以偈，焉加禮遣還。祥符中，章聖復召館于開寶寺造塔道者院，與石頭道者同對。上用明皇欲張果故事，賜酒，師引飲無難色，侍者下咽輒仆，師摩其頂，擧以三掌，平愈如故。上益異焉。昭陵爲皇子，師撫之曰，他日爲四十二年太平天子。復命宮中同輩服飾出修敬，師閉目端坐，閱數十人，內至一人，遽起曰，願善待此人，他日爲陛下作得家主。乃章獻明肅太后也。既辭歸，上賜兩偶並金器等物，師復有一目生子掌中，不以示人，爲二聖親覽焉。淮楚多水患，而泗尤被其酷，泗鎮淮汴下流，二川擧衆水而東至泗，蓋千里而合，復道泗而入于海，納潮吐潦，泗常其咽。師之未滅與滅之後，屢顯功力以禦水災，泗人尤德之。識者謂僧伽居泗以制潦水之衝，師居泗以禦潮波之害，非偶然也。師法號證因大師。

前猿蛇之精

偶讀臧榮緒晉書，稱郭璞有人見其睡，形變，疑云是猿精也。予乃知前說張乖崖浴爲猿，蔡君謨睡爲蛇，其說不謬也。

節婦

建炎四年五月，楊勍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郵，掠一婦人，過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肯死，不受污，遂遇害，橫屍道旁。賊退，人爲收瘞之，而其屍枕藉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卽濕，宛如人影。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剷去之，隨卽復見，覆以他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卒范旺事略同，但范現迹街碑，而此現于土上。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郵去劍浦縣治二十里。

許叔微夢

眞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以偈語貽之云，藥餌陰功，樓陳間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牓中第六名，遂以大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廣德王開河爲豬形

廣德軍祠山廣德王，名渤，姓張，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于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通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荊溪，疏鑿河瀆。先時與夫人李氏密議爲期，每餉至，鳴鼓三聲而王卽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厥後因夫人遺飱于鼓，乃爲烏啄，王以爲鳴鼓而餉至。洎王詣鼓壇，乃知爲烏所誤。逡巡夫人至，鳴其鼓，王以爲前所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爲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見夫人，變形未及，從此恥之，遂不與夫人相見，河瀆之功遂息。遯于廣德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民思之，立廟于山西南隅。夫人李氏亦至縣東二里而化，時人亦立其廟。由是歷漢五代以至本朝，水旱災沴，禱之無不應。郡人以王故，呼豬而曰烏羊。

天齊仁聖帝五子

京東父老相傳，東嶽天齊仁聖帝有五子，惟第三子後唐封威雄大將軍，本朝封炳靈侯。哲宗元符二年六月，始詔四子，長爲祐靈侯，次爲惠靈侯，第四子爲靜[illegible]大師，第五子爲宣靈侯。南嶽司天昭聖帝每春首，必換幞頭，須本郡通判換之。一換而正者歲必大熟，否則歲必大歉。

葉簡善卜筮

國初，剡人葉簡善卜筮，凡有盜賊，皆知其姓名。有鄰人失牛，卜之曰，所占失牛，已被家邊截上州，欲知賊姓一斤求，欲知賊名十千頭。乃鄰人邱甲爾。又有合貯橘子令占者，簡曰，圓如珠，赤如丹，倘能擘破分喫了，爭不慙愧洞庭山。又有以巾子令占者，簡曰，近來好裹束，各自競尖新，稱無二三兩，因何號一斤。又有以兩雞子令占者，簡曰，此物不難知，一雄兼一雌，請將打破看，方明混沌時。他皆類此。

化金之木

韓待制子蒼宰許城山，一道士俾小師持鐵湯瓶出觀買酒，以待積趣，小師中道委瓶于林下，以瓶掛樹

鑪。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揩磨。所著處皆成金色。徐以木葉再揩未至處。則裴裒黃赤。既鍛以火。赴市貨之。得上金之價。自是識化金之木。因走四方。未始乏絕。年逾六十。不能去。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龍鍾爲甚。同觀道士平日固以物色疑之。其人欲傳其術。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以賈米爲業。不問歲之荒歉。一斗求息一文。意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其人曰。未必然也。明日可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同觀。道士居鄰。疑者似有所聞。穴隙視之。見二人破一釜。各以火鍛。次下藥物。少間。傾注于地。則赤金燦然。遞相把玩稱嘆。以爲世不可謂無人也。同觀道士數人駭其所爲。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之喧鬨爭奪。卒壓死二人。衆道士覺因是坐獄。蓋天地寶貨。鬼神所祕。而二人輒私用之。宜於不免也。

貢士召夢

大觀間。鄉人王耕。被貢西上。入辟雍。旬夢于二相祠。是夕。夢在一樓上顧視。賦詩曰。樓上肅懷待月時。寫景應難不賦詩。一天列宿坐中見。萬里青山雲外歸。明春。耕以上舍二十八名釋褐。再任筠州司理。以旅櫬歸。豈雲外之應邪。

生有時死有地

龔侍郎。邵武人。布衣時在京師。以祖未葬。就一道人謀之。得詩云。烏軍山畔走紛紛。余分際上點一墳。但請涂樊二師下。兒孫朱紫入朝門。暨還家。家已葬祖訖。地名余分際。近烏軍山。乃涂樊二道士爲遷穴。信乎讖曰。生有時。死有地也。

燈焰高數尺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爲袁州軍事推官。明年。被檄符權知萍鄉縣事。居數月。一夕。臥室中燈忽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俄而得疾不起。

觀音經

熙寧間。虞部郎中徐師回記其所親宦於河朔。夜見司理院獄屋高處有光駭人。明日而赦下。州人怪之。上尋光處得文字三十八。其詞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法有緣。佛法相因。行念觀世音。坐念觀世音。念念不離心。念佛從心起。有張氏子病目。念此得瘥。

銅板有天下太平字

治平四年三月。汀州軍卒解桐木爲板。心有文。成四字曰天下太平。州將遣人詣闕獻之。

竹杖化龍夢魚獲薦之祥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間。皇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勝負。夏四月。公岳門前溪漲。里人舩文遂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文遂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遂觀之已屢。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爲龍。頭角崭然駭人。文遂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爲公岳必登第。然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

未考試以前。公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大魚中一最小者。公岳寤而歎焉。是時閒歲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魚之驗也。

五臺山僧知人

元豐中。光祿卿危拱辰爲進士時。遇五臺山僧。號稱知人。拱辰以前程問之。僧以手帕裹一大錢贈之。曰。謹守終有所見。拱辰祕而俟之。其後登第。死于饒州鑄錢監。

晏元獻公楊侍郎夢

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壻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七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夫人。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薨。

夢至虎頭洲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有地名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于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權夢親朋張樂送至洲上。甚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權被鄉薦。遂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虔字。

伍生遇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於鄉相晏元獻宅前。賃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趣氣毬。伍生素亦習此。即從少年趯之。少年見伍生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西。四少年將去。曰。大哥不歸乎。其一人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生上房家樓飲之。盡四角。問生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寫帖付生曰。持此于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生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久矣。汝勿歸。且隨我至吾家宿可也。伍生從之。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溲溺亦於壁隅也。又戒曰。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然。心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闚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臥室。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生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甚怪駭。顧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郭如數與之。生自是謀運稍遂。其後家于楚州。五少年。京師人謂五通神也。

神叱陳超與宰相同牀

王冀公微時。薄遊臨川。寄食森爲政門館。天寒。冀公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方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牀邪。即舁致戶外。超甚驚愕。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蓋之。自此謹待冀公。公有所乏。超盡力助之。公後貴顯。所以存問於超者甚至。超子亦舉進士。

夢人頭符狀元之瑞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祖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

持之翼夜夢人頭在鑊中夕夕如此乃捷館書於荆襄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黃庠符取賦顆大珠之祥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驢歷見滋爲下鞍相辭將別以所乘驢與滋戲曰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捺抉驢額開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滋生子曰庠穎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一明年南省復冠羣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殂論者以爲取珠之祥

虎嘯之祥金石臺文昌堰之讖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于金谿縣疏山佛屋嘗夜聞虎嘯于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慶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詔與煜故舊常爲余誦之曰當煜在疏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自煜慶曆六年爲省魁至紹興四年汪藻復爲禮部第一然未有爲狀元者撫州讖詞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水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聚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盧多遜被譴李德裕謁之

盧相多遜南行過瓊州入萬安州界宿一山館時雨霽月色明徹盧徘徊月下久之就枕忽夢有人扣門曰知相國到此奉謁耳問何人曰唐宰相李德裕盧拒之曰彼此被罪且異代何面相見須臾聞月下長嘯聲甚悲惋其略曰萬里孤魂歸未得春風腸斷洛陽城覺而惡之盧竟終于海南

袁天綱知牛產牝牡

袁天綱本蜀郡人隋末於閬州蟠龍山前築宅居之歧陽李淳風聞其名齎金自遠事以師禮一日二人郊行見一牛迹袁語淳風曰此蹤牛迹能知其牝牡否淳風曰余安能知袁曰乃牡而有孕者又左目必傷當產一犢淳風尋問之皆然未幾產一犢淳風曰從學久矣未聞此術何也袁曰非術也牛之有孕左重牡也右重牝也吾視牛迹左足深必產牡也惟食右邊草必左目傷也淳風歎曰兄之術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孟子謂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以袁之于李孟言益可信矣

後序

家君年十有五隨伯父入上庠間關險阻復歸隱撫之崇仁牧耕嶽山之陽且十年矣嘗以所著被遇上知獲當仕版久之不得調紹興癸酉始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入玉牒所爲檢討官未幾以祠卧憂去職既免喪而自放於荷隱間顧復曰予自少至壯奔走四方從賢士大夫遊所得多矣因循不省既老且死則無以傳也俾復執筆記之凡二千餘條以類相從疏爲十八卷號能改齋漫錄用藏於家紹興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男復謹序

謹案是錄。據卷首提要稱。自元初以來。刊版久絕。此本乃明人從秘閣抄出。原闕首尾兩卷。焦竑家傳寫之本。遂以第二卷第十七卷各分爲二以足其數。實非完帙云云。舊藏錢遵王述古堂寫本殘帙。所闕乃卷二及卷十七。與提要所載小異。此本卷二共九十則。即割取卷一後半之文。至卷十七從何卷析出。惜錢本卷十已下全佚。莫可證明。守山閣叢書載有是錄。因合三本互勘。錢鈔本卷首多京鏜一序。卷六卷七事實類多二條。卷八沿襲類多一條。叢書本卷十七樂府類多二條。又據盧補筆記。采錄事始類一條。其有此本字句譌缺。而錢鈔本叢書本不缺者。此本既未便改刻。故別錄爲脫文。均依類排比。彙爲拾遺。而以京序補弁簡端。至叢書本雖祖四庫本。而較此本多二則者。以卷末錢熙祚跋尾考之。蓋曾據臨嘯書屋刻本參校。故有所增補云。光緒甲午嘉平上澣大興傅以禮節之謹識。

是錄舊刻第十一卷田承君記姚嗣宗詩條。首脫六行。劉莘老和王定國韋中絕句條。首衍六行。已據豐順丁氏所藏聚珍版原本校正改刻。此外如卷五飲羽條。墨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云云。丁本墨子作門子。考墨子既無此文。亦未見有書名門子者。守山閣本又作關子。究不知孰者爲是。卷六雞關條。玉戶金舖云云二十七字。與上文不接。當係另是一條。卷九饒州條或陵費之或。(疑是唐字)又黃金淵條有金牛出身奔壯云云。身字、現據錢鈔本改舞字。而奔壯二字。仍恐有誤。卷十二高氏出太皇以有陰德之助條。標題太皇下疑有太后字。(條內高之門出太皇天下母太皇下標題有太后二字今已據補入矣)凡此諸條。

譌脫顯然。皆以無所依據。不敢輒爲改竄。汲古閣書目載有是書抄本十六册。自注謂係從宋本抄出。原缺第二卷。焦弱侯藏本完全者。以第一卷後半僞作第二卷。當以此本爲正云云。據毛氏所言。與錢鈔本合。而此刻及守山閣本蓋皆與焦本同也。惟毛氏書目既不標明卷數。又不云尾卷亦缺。豈毛本僅佚第二卷耶。倘毛本尚在天壤間。他日有見之者。能爲補刻尾卷。并藉以校正譌脫。使成善本。庶乎大快耳。特并誌於此。以當息壤。光緒甲午嘉平會稽孫星華子宜識。

能改齋漫錄拾遺

佚文

卷一(事始)

唐明皇爲三郎凡五事

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老巫阿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爲三郎。五。通鑑。每宰相奏事。睿宗輒問與三郎議否。(堇浦筆記卷一)

卷六(事實)

牛鳴盎中雉登木

東坡聽賢師琴詩。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案管子。凡聽宮。如牛鳴窖中。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故晉書亦云。牛鳴盎中宮。雉登木中角。(錢氏鈔本載雜酒圖條下)

卷七(事實)

天洗兵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故杜子美有洗兵馬行。

錢本繫梁集卷下。

卷八(沿襲)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限。乃悟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遲成之句。(錢本載宋本山梅樹花條下。按卷七事實類有花照眼一條。載此大意略同。惟少春心二句。)

卷十七(樂府)

陳鼎中守臨川作

陳鼎中崇寧間守臨川。爲詩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蹤滅。可惜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

洪覺範長短句

洪覺範嘗爲長短句贈一女冠云。十指嫩抽新筍。纖纖玉染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曉。黃庭卷罷清幽。凡心無計奈閑愁。時撚梨花頻嗅。(以上兩條守山閣叢書本載卷十七作實以明鈔本補條下。)

脫文

卷二(事始)

俗語踏跋(聚珍板本跋作䟦)

人足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補入等觀語曰下。○案人足、聚珍版本誤足人。)

增穀價

觀察使到官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其抑價。坦曰。宜歡○(補入盧坦傳宜歡下。案盧氏鈔本不缺。)

卷四(辨誤)

閩覽

石閔殺公侯卿校萬餘人弃襄國。而史言鑑在襄國。惟(補入而鑑在襄國下。○案舊本殺字下多胡人二字。)

考古編

程大昌撰

考古編卷之一

考古編

宋　程大昌泰之撰

予賦性樸拙。棊弈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全眞委命。雅不信祈禱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閒因蒞官接物之隙。兀坐無爲。則所爲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君賢臣。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予而精言高義。略無遺蘊矣。予方奉教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備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愜。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考。久忽究竟。捉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忻然自幸。如處暗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于鞭發古義。而罔知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譏非伏鄭而誚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無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則貴乎至當不易也。又曰。溫故而知新。則又貴乎淺井得泉也。而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者哉。衆閑苟遂。益取平日所擬而審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佚。輯爲一編。以便尋繹。而敍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綴續其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於泉南安靜堂。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

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狃習傳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敍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敍諸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記國土。無今國風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箾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箾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遞相授受。於是槩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南籥當爲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爲二南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爲二南。亦不敢自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節奏爲何音何類。其贊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序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古樂。如韶夏濩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其聲歌。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爲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爲備。反覆對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著其爲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耶。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爲樂也。

詩論三

周之燕饗。自豳雅等類。兼采異代以外。其皆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為作。具言其音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聲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謂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鹵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夫關雎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皦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者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少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爾。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創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抑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目也久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創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儒贅添國風一名。參錯其間。四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文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璵璠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碔砆。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又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自相矛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威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顧首歸尊。稱之曰王。不敢少變。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稱。則夫子儕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說以為歸宿。故寧置之不議而已。此皆始於信四詩而分美惡。故雖甚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譊譊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嘗言之。而摯著篇首。則自毛氏始。載記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為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蓋皆沿習前傳。不且多辨。載嘗究求其原。則左氏荀況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蘩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

不臘矣。世未更秦。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遼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知指采蘩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魯商其上。皆春秋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概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己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肇舌所出也。況乃概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己欲已克。本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應道義。則本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戾夫子。不可信據矣。猶有可諉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忽忘以為無有。則說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乎。

考古編卷之二

詩論六

漢人贊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其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牙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齊轅固事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蚤出。然韓固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元成。嘗皆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衍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可斷。然而剏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說也。抑嘗深求其故。則亦有自。蓋札之賞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詩者若此。其盛云爾。左荀之在當時。其必聳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麗。遂並齊衛二詩。概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字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冠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郛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擠夜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齒侯國。

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予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辭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體說焉耳矣。

詩論七

周官之籥。先夫子有之。其籥章所龡。雖詩有豳雅豳頌。而無豳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大師比次詩之六義。曰賦曰比曰興曰風曰雅曰頌。列以為六。蓋嘗讀而暢之。藉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以此叢取季札衞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予得以斷漢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嘗其類。吉甫之增申伯也。自敘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者盡自歸大雅。是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說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則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劉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大遠矣。

詩論八

周禮籥章龡豳詩豳雅豳頌。則豳疑於入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入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籥章之謂豳詩豳雅豳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貍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籥章所龡。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籥章無所主指。則不可臆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豳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鴟鴞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刪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歌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奏其倫。籥章其失職矣。儻斷章而取。自應則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籥章。而籥章所龡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為三。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侯所謂國風中者。從籥章之書。而閉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籥章本文。而自出己語。獨改豳詩以為豳風。而曰此詩即籥章氏所龡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豳詩於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也。蓋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如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徵招。是韶之遺書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未敢必謂其非也。

類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悅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籥章所龡之豳詩雅頌。適與豳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亦可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論九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儒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噤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衷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己意。而藉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奏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敘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有司失傳。而聲音舛倫耳。非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旨。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析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疾威發語。蓋采詩者摘其首章要語以識篇第。本無深義。今序因其名篇以蕩。乃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與蕩蕩上帝了無附著。於召旻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不知旻天疾威。有閔無臣之意乎。凡此皆必不可通者。而其他倒易時世。舛誤本文者。猶類有之。又如緇衣之序。引高子曰。以證其下。自是援引他師解詁。以釋詩意。決非古語。世儒於其不通者。則姑歛默而附疑焉。大抵疑其傳授。或出聖門焉耳。然則不能明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喻。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而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直其所從與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衞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謂鄭玄作毛詩箋也。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衞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詩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

矣。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眎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俟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宣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概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盡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喩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覩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則謂續序之爲宏作。眞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乎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爲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商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爲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爲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敍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同也。經秦而亡南陔六詩。逸詩雖逸。而序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講求。遂盡割諸序。各寘篇首。而後衞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次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卽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旣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附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尙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尙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鄘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寘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書而參較書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添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己例則自相差戾。覩札語則有所增益。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寘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寘毛詩

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爲一類。其徒詩之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予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例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卽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毛氏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國風

今定

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　周南

召南眎此正定

毛氏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國風

今定

柏舟詁訓傳第三

毛詩　邶

自鄘以下至豳眎此正定

毛氏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毛詩　小雅

雅頌獨云某詩之什者。其同類詩多。一卷不能盡受。則析十詩以爲一卷。是之謂什。非別有義。類與前二南諸國不同也。

毛氏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毛詩　大雅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　周頌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　魯頌

鄭箋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　商頌

以上自南有嘉魚篇卷以後。並毛氏本來標題。無所更定。蓋雅頌自爲一體。不受混雜。故比之古。則亦無增損也。夫惟不經混雜。故得本其矩度。以格二南國風標卷之興。而後與季札觀魯者同歸一律。

考古編卷之三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鄭箋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讖緯之言。如樂緯詩緯尚書璇璣鈐。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適概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未能悉勝三家。要之有古序以該括章指。故訓詁所及。會一詩以歸一貫。且不至於漫然無統。河間獻王多識古書。於三家之外。特好其學。至自即其國立博士以教。與左氏傳偕行。亦爲其源流本古故耳。然終以不得立於天子學官。故盡西都之世。不能大顯。積世既久。如左氏春秋周禮六官。儒之好古者。悉知本其所自。特加尊尚。而毛傳始得自振。東都大儒。如謝曼卿衛宏鄭衆賈逵鄭玄。皆篤鄉傳習。至爲推廣其教。而萬世亦皆師承。昔之三家。乃遂不能與抗。則古序之於毛公。其助不小矣。班固之傳毛也。曰毛公之學。自謂出於子夏。則亦以古序之來。不在秦後。故以子夏名之云耳。毛亦

未必能得的傳。而莫知其出於何人也。若夫鄭玄直指古序以爲子夏。則實因仍毛語。無可疑也。子夏之在聖門。固嘗因言詩而得褒予矣。曰起予者商也。則漢世共借古序之所由出者。必以此也。然子貢亦嘗因切磋琢磨。而有會於夫子之意。其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夫子語也。而獨以序歸之子夏。其亦何所本哉。

詩論十四

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審樂以知時政。詩若樂、語言聲音耳。而可用以察休戚得失者。事情之本眞在焉故也。如使采詩典樂之官。稍有增損。則雖季札師曠。亦未以用其聰與智矣。是故詩之作也。其悲歡譏譽。勸贈答。既一一著其本語矣。至其所得之地。與夫命地之名。凡詩人之言。既已出此。史家筆舍國號以從之。無肯少易。夫其不失眞如此。所以足爲稽據也。及其裒輯既成。部居已定。聖人因焉定之以南者。既不雜雅。其名雅者。亦不參頌。其不爲南雅頌而爲徒詩者。亦各以國若地繫之。率仍其舊。聖人豈容一毫加損哉。知此說者。其於詩無遺例矣。故南一也。而有周召。以分陝命之也。頌一也。而有周商魯。以時代別之也。詩陳於夏。而類著於豳。周人因后稷先公賦詩之地也。自七月以後。多爲周公而作。察其言。往往剌朝廷之不知。豳大夫其實爲之也。在盤庚時。商已爲殷。且頌又有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晉始有詩。今其目乃皆爲唐。又其甚者。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時。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乃復分而爲三。曰邶鄘衛。凡此數者。猝而視之。若有深意。徐而考實。蓋類正從民言之傳。猶著紀之耳。本無他意也。後世事有類此者。中國有事於北狄。惟漢人爲力。故中國已不爲漢。而北虜猶指中國爲漢。唐人用事於西。故羌人至今尚以中國爲唐。從其稱謂熟者言之。古今人情不甚相遠也。王黍離諸篇。既徒詩而非樂。不可以參之南雅頌。故以詩合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不獨此也。木瓜美齊。而列於衛。猗嗟剌魯。而繫諸齊。召穆之民勞。衛武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推此類具言之。若事事爲之說。則不勝其說。而卒不能歸一也。今一言以蔽曰。本其所得之地。而參置彼此。俱無疑礙。故知其爲通而可據也。且夫子嘗自言述而不作。六經惟春秋疑於作。而夏五郭公。亦因故不改。乃至於詩。特因其舊而去取焉。其肯自己立程耶。故因其所傳之樂。而命之名。本其所作之地。而冀其列。是所謂信以傳信也。亦所謂述而不作也。

詩論十五

或曰。衛宏之言南也。曰化自北而南也。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漢汝。而無齊衛鄘晉。則其以分地南北爲言。不無據也。曰。十五國單出國名。而周召獨繫南其下。以漢人義類自相參較。則既不一律矣。而謂其時化獨南被。未能北及者。意其當文王與紂之世也。然而紂猶在上。文王僅得以身受命。而居西爲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況又大統未集。周雖有陝。陝外未盡爲周。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於何地而施其督敘也。又如甘棠之詩。正是追詠遺德。疑其尚在召公爲燕之後。於是時也。周之德化。既已統被天下。無復此疆爾界矣。騶虞麟趾。蓋其推而放諸四海。無不準者。豈復限隔何地。而曰某方某國。甫有某詩也。則

宏之郎周召分地而冀南北者。非篤論也。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亦各隨其分地而紀繫其實。宏乃因其及后妃也。而指爲王者之化。因其在侯服也。而命爲諸侯之風。然則王化所被。一何狹而不輸耶。此皆不知南之爲樂。故支離無稽耳。

詩論十六

或曰。古語曰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戒。使南而果樂也。安得純爲文王之樂也。曰。從作詩者言之。固可命以爲作。從奏樂言之。其豈不得謂之作乎。關雎文王。固已有之。爲夫晏朝者之不能憲祖也。遂取故樂奏之以申儆諷。其曰作。猶始作翕如之作。則雖人更百世。南更萬奏。猶不失爲文樂也。宏之序魚麗也。固嘗枚數常棣。列著文武內外之治。是爲文武之詩矣。至其正序常棣。乃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夫文武之時。安知管蔡失道而預作一詩以待之耶。左氏所謂蓋由厲王棄鄭。欲引狄以討除之。其於閱牆外禦之義。全與文武不類。於是召穆公糾合周族。歌文王所從燕樂兄弟者。以感動王。其於常棣言作。蓋振作之作。而非著作之作。且又弔二叔而封同姓者。明言周公爲之。而宏之於二義。皆迷失其本。遂謂閔管蔡而著此詩。此其爲誤。豈不重復可笑哉。苟疑夫關雎作於康后。而非文王之南。其以常棣之作於召穆公者例而言之。斯釋然矣。

詩論十七

或曰。子以徒詩不爲樂。則籥章之於豳詩。嘗并豳雅豳頌而比竹以歃矣。則安得執爲徒詩也。曰。此不可遽度也。古來音節節奏。必皆自有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之。其爲詩章焉。孰適而當爲雅。孰適而當爲頌也。迺其在古必有的然不可汩亂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然則列國之詩。其必自有徒詩而不堪入樂者。不可強以意測也。或曰。頌則有美無刺。可以被之管絃矣。雅之辭且具譏怨。親出其時。而可明播無忌歟。曰。此不可一概言也。若其隱辭寓意。雖陳古刺今者。詩之樂之。皆無害也。至其斥言政乖民困。不可於朝燕頌言。則或時人私自謳奏。而朝廷不知。亦不能絕也。朝廷不知而國史得之。錄以示後。以見下情壅於上聞。而因爲世戒。是或自爲一理也歟。其可悉用常情而度古事哉。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是魯雖有詩。而不得其全。豈得盡據札語而證定他詩也。曰。此其所以古而可信也。魯雖有頌。未必敢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大師以存。魯未必遂亟得之。後經夫子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或曰。詩序今與經文並置學官。如是說行。獨奈何。曰不相悖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周民其果無餘乎。崧嶽其果極天乎。而聖人存之不廢。蓋不以其辭妨實理也。詩而一語不附事實。聖人且所不删。則序之發明於詩。爲不少矣。而可廢乎。紀讖之書。萬世通知漢儒所爲。今其有理者。亦借古讖列眞學官。則於詩序乎何疑。

正朔一

三正之別。寅丑子與建是也。而或者有議焉。曰。紀月之次。首寅訖丑而十二數具者。百代之所同也。其作意更改者。如秦叛用十月以首一歲。則誠異矣。而驗其月建斗杓直亥紀數盈十者。未之有改也。然堯正

仲春。實占星鳥。后稷公劉。在虞夏間。勸相農事。其時詩亦準流火以定七月。則皆建寅也。至於春秋本周曆以紀時變。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定元年十月。書隕霜殺菽。皆紀異也。使周曆而首寅月。則斗建寅卯。冰不堅凝。月次在亥。霜能殺菽。何足異也。由是推之。謂變歲初而不移月數者。非也。班固劉歆之論曆。及兩漢諸儒之釋經。皆曰夏商周之相繼也。寅丑子相變。是謂天地人三統。終則復始。如循環也。五三遠矣。其傳蓋無幾。然猶有可攷者。莫尙於詩書。詩書斷自唐虞以下。爲世凡五。其創建丑子者。惟商周二代。自唐迄夏。皆建寅不相復也。高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然則占三從二。則帝王建寅者。居其太半。豈得謂之相復哉。

正朔二

夫子嘗取四代凡制而折衷之。於時獨欲行夏。蓋歲若始丑。則蕤賓不爲夏中。旣違天矣。而未遠也。若其始子以占。則月方建午。時已紀秋。豈不全與天背哉。故惟循夏建寅。而後四氣各襲其位也。周人亦知建子之不足以正時矣。特牽於舊傳。謂不自立一制。則無以見曆數之歸已。則自不容不改矣。而於朔易嗣歲之間。酌求其當。欲建丑耶。則不能有革於商。將建寅耶。則夏人固已先已爲之。則其勢不得不出於子也。子雖改建。而稽求天令。惟寅爲協。於是參酌三正兩占而並用焉。旣粗自紀子以爲正月。旋復標寅以爲正歲。此非徒虛存兩名也。曆象所著。自有參攷夏時之制。黙存其間。世或習矣而不察也。然則夏時得

天。不必待夫子而後論定。蓋武王周公。其已知矣。而歷攷先秦古書。不見改子用寅。起秦何世。則秦之十月。其爲亥爲酉。當究所宿。而覓因革之由。始可攷定也。班固之言曰。漢興。襲秦正朔。兒寬之論漢曆曰。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太初曆法。其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則秦漢十月。皆建亥也。月令雖經漢儒潤色。然其氣令悉本呂覽。呂覽者。不韋所著。正秦書也。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則秦之十月。建亥甚明。特其改用夏時。未見所始耳。

正朔三

秦旣襲夏首寅。則正月者。其歲首也。不此之始。更十月而歲乃盡。顧取以爲首。何也。史謂本五勝水王之月。是然矣。然周之正月。旣可易之以爲中冬。則月而建亥。何爲不可建之以爲正月也。凡此之意。秦固明知。而終以不肯者。正惟夏時得天。不敢屈天以徇己也。然則周人兼正月正歲以兩著焉。吾於此有稽也。周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曆。修祠舉事。仍按夏時。不皆自用其制也。六官職掌。凡曰孟春仲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者。皆周正也。而龜人獻龜。簭人相簭。特變常文。而命曰上春。故鄭司農以爲上春者。以夏正言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周正辰戌之月矣。柞氏因其已伐而刊剝水火焉。則特別異其時。而用冬夏二至。蓋斬者。人也。藉人事以信其曆。雖用辰戌可也。刊焉剝焉。如水火而化焉。苟非其時。人力徒施。故不容不用二至也。辰戌用而周曆信。二至用而正歲存。求之六官。不止一事也。土圭表景。以迎日推筴。圜丘方澤。以祠祀天地。適當二至者。旣皆明著其期。以應正歲氣序矣。至其天令已及。人事當舉。而會其分序。不在二至。無所表別。則又異其文而明標之曰正歲十有二月。如凌人斬冰。杜子春以爲夏

正之十二月者是也夫正歲有十二月周曆亦有十二月令凌人也越六官正月常例而冠以正歲者以明所用者建寅之十有二月而非周之十有二月也蓋至此書正歲以冠其月而周制用夏者益明白矣

考古編卷之四

正朔四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二十八星之位辨其敍事以會天位驟而觀之歲云歲云不過積月十二而周足其數疑若無分於年矣至太史之職又有所謂正歲年以敍事頒之於官府都鄙者苟其歲也年也無所殊異而兼舉兩語則周公所書其亦有時而衍文矣諸家至此俱不能究窮其別特不知夏周固有明制不可雜也爾雅敍載歲之在辰者於夏曰歲於商曰祀周曰年而唐虞曰載郭璞從而明之曰歲取星行一次年取禾更一熟今用其言質之詩書論語具知璞語非臆說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夏人以星名歲之所本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必從食稻以命一朞則是周人所爲因禾命年之則也何以卒歲曰惟改歲每歲孟春皆夏語也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在唐虞所語亦猶箕子歸周陳言而猶推本其來曰惟十有三祀不相雜也若夫周之稱年則純一無他矣泰誓伐商自稱十有三年而追數舊事亦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也武王克商之後周公輔政之久商周之享國方嶽之朝覲悉以年紀而論語之百年三年父母之年亦首末如一也是凡涉歲年者夏周之制無一語相亂也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者以當歲之一星亘乎十二次者言之也左氏所謂一星終者是也其曰十有二月則具十二朔晦者是也占星知歲稽歲數月而天時人事孰當從周孰當行夏可以參合無舛故曰以會天位

也天位可會則以夏乘周其無爽矣於是事之可以遵周者循子正以立歲事之不得不以行夏者則本正歲以若天故歲與年可以交相正而時令先後可以授之官府都鄙矣今六官歲年與文者若生齒大比則以三年至其大計羣吏誅賞則必於三歲等之爲三十六月焉其大比大計必各有常時待挾始得施其會計者故三年三歲不一其制惜不得盡聞其詳也

正朔五

漢祖入關也以十月又會五星聚見東井遂仍秦故以十月爲歲首其謂十月者固秦之十月而其正月亦仍秦建寅也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顏師古曰未正曆前歲首以十月今以建寅之月爲正月是也而世曆家知遷韶之徒謂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者誤也廸將而改用丁丑元紀歲而首建寅月者武帝也若夫始寅而數以次比十二晦朔者秦人已然不始武帝也王莽閏位當初始元年十一月遂改漢正以其年十二月朔爲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爲候則改寅用丑矣更始改元不足三年決未暇及正朔事而光武受命於更始三年遂改建武其置社稷立郊兆復爲服色皆著於史而正朔改否輒無所書固未見其改丑爲寅矣魏文之在黃初專事改漢而獨循用漢正明帝以黃龍見山茌縣有司曰魏得地統正當建丑於是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夫文帝正朔用漢而明帝改漢用丑則是東都固嘗用寅矣而范曄譔於曆志亦不紀序也明帝之正雖議改丑然不及三年而齊王芳以夏正得天乃更其建於是又改景初四年建寅之月爲正月而以景初三年建丑之月爲後十二月蓋至此而歲復首寅也

正朔六

明帝詔改丑正也其言曰景初之曆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曆數之序夫明帝之謂正歲者卽周之正歲也其謂景初曆乃明帝自制之曆也丑爲正月明帝可得而改也四氣之應夏時者明帝雖欲強出意見不容易也故凡當若天者仍用正歲爲斷而其率然建丑特虛名耳宜乎正始以爲難用而復建以寅也漢魏去古不遠正始之臣又多博雅今其改曆建丑而不敢移革正歲其必有所受之則周家正月正歲兼著於時者是其祖也獨怪夫曆家自主其術者曰立數已定推而上之近則獲麟遠則堯典又遠而開闢其天行曆算皆可覆其疏密爲說甚美而其疇人自相攻駁固皆具見失實矣至有不待考曆而知者子丑寅既有三建而月之周匝十二辰者無古今也商之代夏改正爲丑則其年當虛十二月矣周之代商用子更丑秦之十月改從古亥於其改建之闕法當虛月不以入曆也類而推之王莽代漢改丑則初始之年亦無十二月明帝自青龍而改景初其曆亦當盡十一月夫其既虛一月矣則十日十二辰之相配者其年其曆必當取一甲子有半而附之他月曆家不聞於此有所稽驗特概數歲年而夸張其算曰吾之曆卻見遠古不知憑何氣數以驗天行耶

象刑一

舜典曰。象以典刑。皐陶謨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有象刑矣。而去古旣遠。說者不一。荀況記時人之語曰。象刑墨黥慅嬰共艾畢菲對屨殺赭衣而不純也。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曰。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也。孝經緯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象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象而畫之。犯宮者屝。屝扶未反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雖不能會歸於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謂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耳。而未嘗去殺也。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是未嘗置刑不用也。戰國之時。未經秦火。凡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荀況旣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別援古典以審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辨。而曰以爲治耶。則人固不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揚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雖以肉辟始夏。則其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也。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爲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裒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刖椓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耳。則肉辟所起。豈復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與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其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也。況象刑之次。每降愈下者。方有流鞭扑贖。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臨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眞加之流鞭扑贖焉。是何其不倫也。此自可以理料也。

象刑二

孔安國之傳象刑曰。象法也。法以用刑也。以象爲法。於義旣迂。而法以用刑。似非六經語度。故世以爲疑。至荀況氏出。疑異冠服之不足以懲也。遂作意直詆以爲無有。故其言曰。象刑不生於治古。起於亂今也。象刑。虞書嘗兩出。又親紀舜語。若舍之不據。則堯舜不足祖。典謨不作經矣。然則何以曰古無全制。則當參其類而求之。類旣相比。則當推其理以究之。待其彼此交質。相說以解。則古制見矣。夫旣謂象。則必有形可繪。有狀可示也。旣其可繪可示。則凡謂爲象者。其必於形象焉求之。豈容泛言也。曆象日月星辰。雖書其軌度於曆。然璿璣玉衡。正是模寫天形星晷。以致之於書。故夏誅羲和。謂其昏迷於天象也。觀象作服。則誠以日月山龍。加采色而繪之於衣。後世宗本其制而差降之。其施下者。亦以象服爲名。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可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耳。

象刑三

周之闕名象魏。魏者。取其巍巍然也。象者。嘗有六典事物之象。畫著其上也。司寇之職。正月則垂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其爲制。正本有虞也。旣名爲象。且又可垂可斂。則不止巍然徒

闕而已。其闕之上。必有具焉。則畫刑爲象者。其是矣。周言刑象。命其形也。虞言象刑。著其成也。其實一也。六官皆有職。六職皆有其治教政禮刑工。隨其事物而圖寫之。其綴事爲刑者。則刑官取而垂之魏闕。是爲刑象。由刑象以推唐虞。則象刑云者。以有象而名。可類推也。魯哀公二年。火踰公宮。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夫指象魏之象。以爲舊章。而可取藏焉。則凡周禮在魯者。尙皆有象也。管仲對齊威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韋昭曰。設象者。設教象於象魏也。夫象設於魏。而遺魏可以自見。是象不附魏。自得名象魏。而無象則魏闕耳。象可離魏而言。設則刑之可以循象而爲職守。是殆一制也。況仲之所言。象也。度也。權也。皆形器也。則象刑之爲畫象。又何疑哉。聖人之設刑也。蓋期人之不犯。而其肯以不犯者。非有畏焉。則有恥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世之知義者。固遂有恥且格。不待致警矣。上之不入於德禮。而下之未至於無廉耻。則懸劓刵宮大辟之用。刀鋸斧鉞椎鑿之具。先事繪象。以昭示之。使其觀其生警。以不及犯。則唐虞之象刑。象魏之刑象。是皆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不患其民忠厚之至者也。

象刑四

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爲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餝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旣詳矣。猶以爲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閭者。諭刑罪於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新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經之言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象流鞭扑。皆士師致刑之具也。自流以下。不獨出五刑之外。亦皆加輕焉。故惟象之所繪。是其一代刑辟之大者也。典之爲言。與典三禮之典同。舜之致戒。蓋曰循象以掌常刑。用流以宥輕罪。鞭以警有位。扑以懲不率。金以贖其可恕。眚災而肆赦。怙終而不改。則皆隨其麗法者。加操縱焉。則舜之刑於此數者。皆相須而不可相無也。然至於制中罔教。帝以其功歸之。皐陶特曰。方施象刑惟明。而流鞭扑贖。皆不在數。則象刑者。其一代刑典之大者也。雖然。有刑而後有象。刑者。實用也。象者。假設也。從假設者以名其刑。似罪影明形。不本其本。何也。曰此所以見聖人期無刑之意也。及其未用而設警以先。則不待人提而後知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固不願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種物。怪也。聖人范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茇者。知畏而預爲之避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書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以期不犯者名其刑。而使見者不及於犯。則刀鋸斧鉞椎鑿。皆付之不用。聖人之欲也。示之以畏。而民應之以不畏。則其假設者爲實用矣。故曰方施象刑惟明也。其後成王之刑。以義斷制。則自名其刑曰義刑。穆王之訓夏明贖。則聖人本其制而命之曰贖刑。亦各實其實而已矣。

象刑五

謂異衣冠之爲象刑。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不無所本也。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大司寇凡萬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夫秋官所掌。旣有三典五刑。以

明正糾詰矣．而又有加桎梏而坐石以恥者．又有去冠飾而書板以辱者．則於其起居服用．實有意乎以別異行懲艾矣．而又古者典册希簡．傳敘不詳．戰國之時．刑辟滋衆．已有傷時慕古者．曰古能以畫衣代刑．而今獨不能．其在荀況．固已開之．至漢而傳從訛．諸儒遂附和其說．以爲誠然．鄭玄之於司圜．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授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纏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且舂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皐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概罰示辱可以當殺．固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擧秦之赭．干戚解平城之圍．遂爲迂古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干戚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彼其結繩舞干．特致其至．而非其所從致也．苟以民頑俗薄．而疑象刑之無能有懲．是特不究其所從致者耳．三后恤功．以期多賴．伯夷降典．以折未然．民日遷善遠罪．既與刑忘矣．而猶時有不肅．故畫象以示．而發其愧畏之機．是畫象者．可以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爲刑助．其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考古編卷之五

三宅三俊一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是其所爲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顯爲用人而作．雖以司寇議罰．終覺其文要其叮寧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耳．三代本末有序．凡其施置率當先德後刑．安有未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彝序．亦非立政任人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本文．而別爲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爲三宅．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爲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宅三俊．概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爲未用之才．何哉．古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此三人者．見謂爲俊．故而斷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稱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處並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玫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即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因云夏[illegible]．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雙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宜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

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書也．既居此位．既行此職．而稱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即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爲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爲三宅者然也．三宅既爲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

三宅三俊二

天下職任多矣．常伯總率百官．常任謹戒百事．準人平處刑罰．三者關繫治亂．最爲要切．故舉天下之大．而能擇人以處三職．則於君道．遂無餘事．此夏人舉要致詳之意．而商周承之以爲治本者也．湯之興也．用是人居是職．則能安其位．而無讒邪傾間之虞．名若人之有若才．則誠當其才．而無名浮實失之僞．此非成湯自立此模也．知夏制而敬承之．故於三宅之三俊．既能借用．而四方萬里．遂於夏法乎見德也．文武之造周也．以言乎夏制．則知其指而不繆．以言其時髦．則又能灼見其蘊而無失．故周之治．亦遂追夏軼商也．然則夏之此制．施諸用人．如方圓必於規矩．不可舍而他之．何也．爲其執要而致詳故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也．夫翻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至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三宅三俊三

自虞以及成周．事日益多．官日益衆．其分職任事者．不患乏人．顧成王之資．不及文武．則其操總之法．尤當得要．故夏之三宅．在武王時．尤爲用人會最也．二帝三王官稱之著於詩書者．已自不同．特不知事牧準．其在三代．各爲何官．何名．而周公之陳三宅．世更三代．名同一軌．雖其意尚或可想．而制不可強言也．且庶言庶獄．既分授職．則三宅也者．其居虞周．似在九官六卿之列．然而庶議所寄．實將審處．幾康．且有參總萬幾之系．則非法守所能拘圍矣．載考之古．禹作司空．而上兼百揆．周公爲師．而下任冢宰．則此之庶議．又未必非大臣之所兼總也．然則此三職者．以授任則甚重．以擇任則甚要．故官制世異．而委寄常同．理極其當．雖聖人復起．有不能易者．殆此制之類也．雖然．桀紂之世．三庶未嘗虛位也．而其所從宅者．非禹湯之所以宅也．故周公既枚數三代當否．以爲之鑒．又極舉文王用心．以爲之戒．其曰．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者．得夏禹宅人之指．而擇其所以宅也．言獄識罔攸兼．罔敢知者．慮其或有纖毫疑貳．則不安所宅也．當其致戒．則曰既已俾亂．則自一話一言．勿以致疑．及其申告．則曰能宅之．則必用之．能用之．而必能紬繹之．是然後可以責其安位也．故宅之爲義．如人之宅其宅也．轉徙無定．固不足以爲宅．相攸不審．與夫居之不安．亦皆不足以爲宅．故夏以擬制．因以諫德．而審所宅．商周循之．則曰歲惟不式．曰克知三有宅心．曰惟克厥宅心．其式其心．率皆準夏以言也．此又一書之要旨也．

舜論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揚雄以其意見言之．曰．襲堯之爵．有堯之

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雖之若言。殆重華協帝之義疏耳。而非舜之所以無爲也。意水功。制象服。舉十六相。去四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皆非堯故。而又時巡考制。一歲之間。車轍馬迹。率常周徧天下。安得謂爲垂拱坐視也耶。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夫惟察知事物情狀。而循理以行。不自作爲。其斯以爲無爲也歟。故由仁義行。雖曰知至至之。而實非自爲如此之仁。自爲如此之義也。易之無思無爲。箕子之無作好惡。成王之無作聰明。聖人之無常心。皆一致也。若曰心思作爲。言語好惡。悉屏除謝絕。付之無有。直偶人矣。而治道安所自出也。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野人也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方其理不當作。則忘世自適。非獨不異野人。亦將不異於木石。無爲之至矣。舉世言行。苟有一善。則果於有行。如江河沛然。莫之禦遏。則其作爲。孰勇於是。繫辭之贊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夫其既洗而寂。其密也。其不動也。人以爲木石野人也。及應感而通。與民同患。人以爲江河沛然也。而木石江河。不殊一舜。故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古之聖人。莫不皆然。而舜特其可得而見者也。世之言無爲者。不入於楊子。則入於釋氏。楊之說。雖與孔子異見。亦未失理也。釋之說。則棄人倫。蔑禮法。以空爲至。自空以上無指焉。施諸一夫。獨善者。猶不害也。若舉而措諸天下。則應感出治。以何爲原哉。關尹喜之言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揆之於易。有藏有感者之言也。若遇事當應。猶其寂然。則聚塊積塵而已耳。天下何賴焉。故夫水土稼穡。禮樂刑教。舜皆能之。而能不爲也。以其該而照其偏。禹稷契皋夔。孰可尸是。孰可宅是。當其考而授之模。不強其所不能爲。不致其所不可遂。則凡所分命。亦非舜而自爲隔處也。因事而擇人。因人而授任。理固如是也。使舜不能高出其表。而見其當然。則隔處之初。已大失當。況自親之歟。故曰。發無知何能爲。則又並與無爲之所自出而言之矣。世謂老釋一律。吾不信也。及其以此之爲而致之無爲。則孔子之謂恭己正南面而已者。其何所似哉。釋因封泉。散財發粟。列爵分土。惇信明義。紛紛更擬。而猶曰垂拱以治。其直垂拱哉。

禹論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夫無間云者。有所非間之對也。是故賞指之得以立議曰。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盡善。禹曰無間。禹入聖域而不優也。夫功非聖人之極致。而其力兼大小。常於此焉發見也。不稽其功。孰測其有禹之出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其敷命所承。與重華所協。幾幾乎莫可高下。則三聖相襲。似難作兩觀也。而指之揣切夫子本語。一猶實有等差者。何也。曰。此不可從事爲之末而究辨之也。乃若孔子必有爲言之也。湯之伐夏也。內省却顧。其於揖遜。實有慚色。仲虺作誥。以開釋其意。顧於弔伐救民者。不數數然。而特詳言其不自私己。以素信於天下者。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凡湯之慚慚其伐夏而自君也。今其所立。既以達身爲物。而爲夷夏之所信戴。

惟恐誅弔之不先。此豈私一己而富天下者。所能得此於民哉。舉茲以稱。而湯之自慚者解矣。此事理之相形。而訢言之知要者也。禹之傳啓也。德固無慊於堯舜。而迹則近於私己也。故萬章之問孟子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夫萬章既舉人言以問。則是語也由來已久。夫子亦必已耳聞矣。而不是正與之辨也。特究其非聞所起。而陰用其所不然者折之。若曰。人之樂乎爲君者。爲其聚四海之利。以供己私也。爲其天下皆爲我勞。而我無所用力也。今從其宮室衣服飲食。而卑之而惡之而菲之。則凡其自奉者。殆不豐於匹夫矣。至於黻冕鬼神。凡爲天下出度者。則致極而不敢薄。甚者胼胝手足。傷切肩理。不子其子。而極力疏濬。無遠不暨。則豈肯以天下私其不可傳之子哉。吾無間然之語。重複而可寧。蓋不析其疑。而默解其所從疑也。聖人之言。其高遠而不可淺覷。大抵如此也。且夫天下之道二。是與非而已耳。入是則無非。蹈非則無是。苟從其對而明之。則不待斥言校別。而意會了然矣。子貢未知衛輒之犂是難於夫子乎否也。則借夷齊以嘗之。夫子既許夷齊以仁。則輒蒯之不仁。在所不問也。子貢之於輒蒯設不問之間。夫子之於禹。有不辨之辨。故聖賢不辭費也。

夫子論一

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位極元。力足以管攝天下。凡所施治。勢兼侵慕。則其動也隨。固易易然也。夫子終身匹士。無所資憑。而當時推尊。萬世主信。六君子之言動政教。反依其言以行之。此其間必有無器而民趨。不令而人孚者矣。陳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溫良恭儉讓。殆從子禽所見言之耳。而夫子能使所至之國。不問何侯。不問何事。悉虛心有訪焉。所謂如有政。吾其與聞者。盛德所薰。非枚數一二。旨可究也。日之麗天。與春爲生。與夏爲育。秋之物以堅。冬之粟以燠。方其位當而勢順。未覺大異也。六君子者之事也。明已入地。轉晝爲夜。百川井泉。噓氣上蒸。若將雨而出雲。然雖枯田蔓草。根荄毛甲。悉得滋液。如麻粟。如珠璣。均被霑洽。夫何自而然也。至陽莫遏。雖隔越九地。無不透徹也。此夫子之德之盛。非陋辱在下之所能掩者也。德至是矣。則誠於此者。自形於彼。其豈有所用力也哉。夫子嘗喻志於人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語者。從常情以觀。僅能相安於無事耳。然以一身而對億萬。以無作而應有待。不施教養。而老者自爾安。不立要約。而朋友自爾信。無所拊綏。而血氣方剛者。自爾歸慕。概其[illegible]。以至右治。是爲何所肖似哉。無告之民。易以凌虐。而能使天下俱不能虐。窮困之士。難以伸達。而至公至明。自不壅伏。此其爲效。豈人人而恩之。事事而察者之所能哉。達則堯舜。窮則夫子。其致一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我不上人。所得自制也。人或我加。自非德力勝著。使其人望焉而意已消。渠肯但已。故曰。非爾所及也。此聖賢之分也。

夫子論二

期不喻而後命。命不喻而後說。說不喻而後辨。此立德者淺深之別也。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堯之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絕相遠也。彼其畫刑象示愧畏。而民用不犯。則固不免於期

矣。而命辨說三者泯於無見也。夫子嘗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蓋期至乎此也。學如子貢。聞若語而猶特以話言之常。意其無以關通彼己也。則隨獻所疑。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此其於夫子所指。不翅胡越遠矣。夫子豈傷世人無復是以喻此者。則又從而申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子貢無所復叩。非不叩也。不知所叩也。四時於其當行而自行。百物於其應生而自生。含天則無所稟令。而天豈臨事旋出此令歟。此夫子之所自期。而欲屈於無位者也。子貢之學。晚而益進。蓋亦因文章之啓聞得性天於自悟。其見蓋非往比。故其稱述夫子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即古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之所為也。使賜也而早悟此理。則無言之誨。吾知如一以貫之之唯。無所不說之愚矣。蹈居天下。其比齊楚秦晉。亦已小矣。夫子一為司寇。而出妻避境。飲羊儲價者。皆遁逃斂戢。至於墮郈毀費。三家雖肆。不敢斥其逼己。則必有不怒而威於斧鉞者矣。讓鄆龜陰之田。向也坐受侵辱。至是一兵不陳。齊人章章奉版以復。非其德力所被。大於秦楚齊魏之勢。能禦矣乎。少須暇之。其於不令有爭。殆不難矣。天其未欲平治天下。故於堯舜但能祖襲之而已。無能有所究逮也。臨河接淅。伐木削迹。至一身無所容。而議者不以參諸孚感之間。特曰此亦妄人也而已。以堯為父。而有朱。以舜為兄。而有象。以周公繼述文武。而民不靖。不起於外。而起於王宮邦君室。則他人何誅焉。天之方春。凝冰之山。窮髮之境。無不萌敷華實。至於木之無根者。石之無氣者。焦然其猶大冬。而人不曰天德。不足以徧覆也。此有以畀彼無以受。則一木之枯。一石之頑。豈足以格閔大生之德哉。

考古編卷之六

中庸論一

夫子之設教也以人。人未進是。則不躐等以告。故論語一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為道日損以上無詔焉。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苟在是。則據發所見。展竭無餘。蓋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遂逆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指於邇言之中。而中庸所書。並出卓見於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於夫子也。其所指各有以也。夫子嘗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與天道。猶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止詩禮。非有靳也。度其可受而授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性。率而循之。以為世教。自修道之教。浸而復之。至於無聲無臭。豈惟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絕難其遇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恐惟者不過一二子。苟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徒執反隅故法。則恐微言由己而絕。故專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所以異於夫子也。子思之傳。是為孟子。孟子之門猶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克之徒。相與辨疑答問。然課其所詣。尚未得與七十子班。其況有與於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中庸論二

由夫子之雅言。以達之其所不言。則為子思者。亦難為辭矣。於是酌其可言與其不容言者。而特出一意焉。諸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資物象以發妙。而使人有所發藉。是為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見其委曲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然。而取證於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乎博厚高明。則直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言行在民。莫不敬信。從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然猶有待於作為也。至於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之敬信也不以言。勸人之畏勸也。不以賞怒。君子之至於斯也。篤恭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出辭。亦且泯於不有。穆其所宿。其在堯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也。而於上天之載。則無聲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也。天命之性。於此乎復。而修道之教。遂如魚兔之筌蹄矣。蓋子思談道。其序之可致者如此。而能發難言之妙。於可以循求之域。則假物之助多也。趙岐之贊孟子曰。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自謂與人立辨。非其得已。而肯從設喻以矜己長也哉。惟其借世人之共知者。以據發其所未知。故辭不費而理已明也。此又孟子之學。源流出於子思者也。

中庸論三

凡中庸援譬。鬼神山石江河者。則專以取喻也。其本天地為言者。一以證類。一以指實也。域中有四大。天也地也道也。正相配對也。總攝覆載者。固出於道。而模高厚以為道者。則舍天地莫與明也。體是道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而總約在下。雖匹士亦聖人也。故凡語及天地。即是聖人。非止以稱證類而已也。高明博厚者。固天地也。誠之形而著久而證者。其於載物成物亦天地也。今之論道止及天地者。功用相當達者信之。未達者思焉。無有轉而之他者也。惟其發凡未竟。即援鳶魚飛躍。以為初入之證。最其參四大而明道要者也。諸儒至此。皆紛紛無宿。殆不究全書本指。而剽剝一言一句。以擊出體見焉耳。中庸之書。既以高明博厚者為道。而亦通之天地聖人矣。凡其高厚周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高厚間者。必有證焉。可稽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齊。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向。即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究知究能者。是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也。蓋鳶之飛。豈能極天之高。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然寥廓之間。飛者得以凌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自出。則謂高且厚。附不評也。此之不評。豈徒憑虛設說哉。飛躍之在高厚。求道者之於道。要功及尺寸。則證象已及尺寸。功在尋丈。則證象亦及尋丈。推仁義則仁義見證。禮樂則禮樂形。眾兹以釋天。雖蒼蒼而高。茫茫而深。其分際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由此而察也。[illegible]乎子思附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然其侈贊其大。而不能借物以明其大。則受斯言者其口噤然而心不釋。然其於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今即魚鳶以驗高厚也。則有飛躍所及。分際以明。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可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於語小莫破之初。而天地之道。察於語大莫載之後。此正匹夫匹婦之可知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思蓋以此該括初終。而示人以至道之要也。合中庸一書言之。自誠明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歸諸聖人。則歸之君子。以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宿之於道。而不傳之以人。蓋其曰戒曰懼曰擇曰遵。方勤

身以求道。而未能擬道以參身。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未能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遵云者。正在飛躍之地也。粗有精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至之者也。故子思以若言者。而著之於初也。學者徒玩其辭。而不究其序。意謂聖賢之言我而可度。則其造理也淺。則相與求諸高遠。而入之艱深。至其甚也。傚擬浮屠氏之相問答焉。大抵設隱行度。務爲不可攻詰。而子思之假物明理者、益以背矣。子思豈亦有疑於此哉。其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因取伐柯近則以喻其解。則夫人之相習爲深。相欺爲高者。其在當時容已有之。後世何啻焉。

中庸論四

孟子歷序善信美大。以及聖神。卽夫子學立知從之義。疏階等也。學而至於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喜怒哀樂之有中。視聽言動之皆禮。進乎大而幾於化矣。莊周竊見其等。而傳事以言。則曰回也進仁義矣。進禮樂矣。少焉又曰忘仁義矣。忘禮樂矣。此數語也。殆如用孔門尺度而準其所造。毫釐不差也。仁義禮樂。固未足盡道。苟不於仁義禮樂焉而求其日益日損。則亦無以爲鳶魚飛躍之候矣。飛躍之證見。而上下之察明。則樂正子之學。中乎二、下乎四。不待經孟子。而其等亦已可明矣。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所以從兄事親者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與朋。來而悅。人不知而不慍者。同其所有也。諸如此類。皆學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於學者。雖不明言其等。而於答問所及。尙可攷也。舍其細而言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周進其等矣。賜方以多學而識爲疑。則夫夫子之期賜者高。而賜之等尙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德者鮮矣。子之歎。蓋歎賜也。賜而見歎。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於百世之後。七篇之作。寄聞見於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莊子論

莊周之書。大抵以無爲至。以有爲初。其內篇之首。寓意於逍遙游者。是其特起一書類例。示化有入無宗本。而人多不察也。夫游而至於逍遙。則意欲鄉而神已達。了無形迹得爲拘閡矣。其曰游。豈眞游哉。精神之運。心術之動。念慮所及。莫非游也。其游也。與聖人過化之過同也。其不游也。與聖人存神之存同也。而可求諸足迹踐履間哉。夫游而得至於此。則旣從心不踰矩。而狷狂蹈大方矣。借欲舉以告人。亦將無地可以寄言。則夫託物以喻游。而絕迹以明無。乃其出意立則與人致覺者也。是故鳩之決起。鷃之騰躍。鵬之搏擊。列子之御風。雖大小精粗。絕不倫等。率皆於假物乎言道。非徒設諸怪以騁辨博而已也。二虫笑鵬。是未及乎培風者也。不風之積。而羽翰之恃。正如下愚自用。不從格物以求致知。雖作勢而上。槍枋檢。翶蓬蒿。稍起輒墮。無與爲力焉故也。鵬摶扶搖一上至九萬里。由北海翼南海。背負青天而風反在下。無一物能爲隔礙。則假物之效。殆極於是。是猶繼善信而致美大。超乎其爲大人亦旣洪矣。然有不能遺遙者。勢資之翼。翼資之風。其大也以物。曾不若列子謝乘行迹。御風冷然。更爲無著也。凡此三義者。每上

愈況。以至列子。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亦必有冷然者以供其御。而非能自往自復也。反覆致意。既已詳盡。然後直抉其奧而爲之言曰。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夫其以有待無待。譬曉有無淺深。而鵬與列子。皆未得爲逍遙。則其化有復無之指。豈不因事而自著矣哉。得此說而通之。凡其寓言所向。雖精密荒唐。意緒不一。而要其歸宿。瓦礫塵垢。無適而非至理也。古今多罪周之詆訾堯舜孔子。則相與引繩排根。一切斥爲異端。此爲世立教者所當然也。然而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權。尙見稱於夫子。則周之所以自處者。淸淨無欲。而其所非棄者。又皆推見禮法敗壞之自。而歸諸見素抱樸之域。其折衷輕重。別有深意。雖甚放其言。亦隱遯疾邪者之常。不足多責也。若夫語道之極。深見蘊奧。或時假設古人事爲。以發其欲言之心。肖寫世間物象。以達其難言之妙。凡魯論周易。微見其端者。至周而播敷展暢。煥乎其若有狀可觀。而有序可循。何可少也。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周之言。其當概廢乎。至於放言已極。太無町畦。周亦自傷其過也。則又取治道本末。而究言其精。如九變五木。使過堯舜君出爲陳之。其眞蕩放無檢。如槌提絕滅所云也哉。

漢丞相封侯

漢書公孫弘傳。丞相封侯自弘始。史記亦記弘以相得封。而不言始弘也。案申屠嘉傳。孝文十六年。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始安侯。史漢語皆同。漢關內侯。得爲爵不得爲侯。故無食邑。嘉之食始安也。以嘗從高祖。故孝文特加之恩。非常制也。嘉雖以恩特得食邑。故是關內侯耳。及其拜相。迺卽其始安故邑。眞封列侯。是嘉正因拜相侯也。以百官表考之。漢自置相以來。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周勃、灌嬰、張蒼。皆以故侯相。至繼蒼而相。卽嘉也。是前乎嘉者。無以未侯而相者也。嘉之後爲周亞夫、衛綰、竇嬰、田蚡。又皆故列侯也。至陶靑、劉舍、許昌、薛澤四人。雖無傳可攷。百官表明著澤以平棘侯相。則是因相得侯。正自嘉始也。固於功臣侯表。亦明言嘉從高祖食邑五百戶。因丞相侯。而其傳弘。輒遂忘之。則司馬遷不言始弘者。其當時蓋見之詳也。

考古編卷之七

唐初對御草制

明皇雜錄.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謂曰.國之瓌寶.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毖.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密.恚曰.蕭嵩庸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爲誰.知其爲中書侍郎韋抗.卽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今爲侯伯.抗曰.豈張齊丘耶.卽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竟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待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面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

婦人拜

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古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大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並與廟

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

唐試通晝夜

唐人嘗有題詩試闈者曰.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讀此知其爲夜試矣.而未知自夜以始耶.抑通晝夜也.白樂天集.長慶元年.重考試進士事宜狀.伏準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精.用書策則文字不錯.然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給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與禮部所試不同.縱有瑕病.或可矜量.其曰通宵.則知自晝達夜.前時言盡三燭.而此止得兩燭.皆可略存唐制也.

御藥院掌禮文

御藥院本以按驗祕方.合和御藥爲職.今兼受行典禮.及貢舉事.雖會要亦不言所自.按東京記.大慶殿北崇政殿.御藥院.殿東北橫門外有御書院.掌供御筆硯紙墨等物.殿西爲邇英延義二閣.講誦之所也.殿西北卽後苑.苑有太淸樓龍圖閣.所傳書籍.自此言之.自崇政殿後.多藏書講藝之地.或緣御書院與御藥院相比.併命當御內侍掌之耶.

古書傳訛

孝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後漢詔引其語.除去不字.或疑東漢近古.其語爲是.今觀鹽鐵論.文學所引孟子.乃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爲證.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鹽鐵論爲漢語.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立武后

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於世閒公義.若略無畏憚者矣.然其立詔曰.武氏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之錫.已經八載.必能訓範六宮.母儀萬姓.可立爲皇后.夫其委曲自說如此.是猶有愧心焉.韓褚諸人.旣犯必死以諫.若能用此微諷.如王珪之於廬江王妃.或有萬一耶.惜其能死而不知出此.固知期期不奉詔者.不能成事也.彼留侯之定國本也.未嘗正與高帝辨當否也.獨念四老人者.帝不能致.而爲太子致之.則帝知天下之大老旣已歸心.而太子有不必易也.故帝意所以自回.無待致諫也.然則天下事豈不以諫哉.其後武后得志.變唐爲周.勢焰又非初立時比.駱賓王馳檄天下.明指聚麀之醜.而后曾不能設一語以自解說.反數宰相失人.乃知事犯公義.不獨心不可欺.口亦不能自文也.

古詩分韻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聯句.令沈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啓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競者是已.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

其序實戲堂宴集五言曰.披鉤賦詠.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折措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爲鉤.坐客均探.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鉤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異耳.又楊街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肅答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以唱和爲次矣.

君子貴乎道者三

古人立信.蓋有殷革植德而不能爭者.其於暴慢鄙倍.亦有以力驅勢禁而不能却者.夫君子安能以容色辭氣之間.能人之所不能也.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蓋有本也.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先戰言克.先祭期福.豈取辦於臨事之後哉.此所以貴乎有道也.苟有道矣.立之斯立.動之斯和.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不如志也.

後漢傅會讖語

光武以聽讖起信之既篤.凡出政定制.拜易宰相.亦皆牽以從事.故終漢之世.人人宗尙.遂以成俗.凡事有不與之應者.亦皆牽合文致之.蔡邕獨斷引河圖曰.九世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自高帝以至光武.於世次適在十二.上不應九.下不在十一.於是漢人曲爲之說曰.兄弟不相爲後.成哀平雖三世相繼爲帝.然從長沙定王而昭穆之.光武視元帝爲父行.而成兄也.哀姪也.平孫也.皆不得以上光武.光武世次當繼元.不繼成也.於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是爲八世.而光武世實在九.此其傅會.非不巧也.然成哀平實嘗爲帝.乃云兄弟不應相後.故讖文黜成哀平而躋光武.以曲就世次當九之文.既昭昭無理矣.更以其說自攻其說.則文之繼惠.正兄弟也.若弟帝而兄不得數.如光武之於成帝.然則惠先乎文.正當黜矣.惠而當黜.則自高至光.才八世耳.今欲其減之至八.則斥成哀平使在世數之外.欲其增之至九.則惠文雖以弟繼兄.亦概數之.以當世數.豈不可笑哉.

發運司

祖宗朝.歲漕東南米六百萬石.支京師一歲之用.故自眞至泗.置倉七所.轉相灌注.由江達淮.由淮達汴.而於眞州置發運司以總之.眞雖川廣荊襄江淮閩浙水陸之衝.然初時置使之意.不專爲漕事.蓋有灤水旱制低昂之策存乎其間.若不使之該總諸路.則有無不肯相通.運動不行.故既分道各有漕臣.而又總置發運之司.是其置官本意也.於是京師歲計.止用六百萬石.而發運司所儲.常有一千二百石.別有糴米可以繼一千二百萬石.又在此七倉儲米之外.每歲之春.撥發見米上供.至九月間.不待秋苗起催.而其年歲計六百萬石.已達中都矣.此六百萬石已足給用.而見粟猶有六百萬.是副歲上供.更有指準.設有水旱災傷.蠲租折額.亦未至乏供.則又以糴米之千二百萬者.轉於他郡.糴賤而饒.積既有餘.遂可斟量諸郡豐凶.而制其取予.如其年兩浙歉.江東西豐.即糴諸江東西.以充浙額.却以江東西賤價而賣

輸於浙.浙既比本十得輸賤價.而江東西粒米狼戾.又可貿易成錢.不至甚賤傷農.所謂兩利而交濟.法之美者也.至蔡京用事.輒置直達綱.江船徑達於淮.而上泝於汴.轉般倉由此遂廢.因此向來糴米之可支兩歲者.任貸妄用.其後又取直達船供花石綱之用.餘者方以運糧.自此不獨規模盡廢.而儲蓄掃地矣.乾道戊子.六部會食.版曹陳嚴叟侍郎言之.陳晉公恕之後也.宜知本末.

緡錢省陌

憲宗時.淮蔡用兵.經費耗竭.皇甫鏄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元和十二年.民間墊所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兵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經用.每緡墊八十.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後至五代漢隱帝時.王章爲三司使.取緡錢之以八十爲陌者.每陌又減三錢.即今之官省錢所由始也.

張平叔請官糶鹽

平叔嘗議官自糶鹽.韓退之駁之.東坡曰.平叔者.不知何人.但必是小人也.按唐食貨志.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法弊.請立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詩窮乃工

白樂天題李杜詩卷.歷叙二公流落.而詩名動四夷者.末乃曰.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此歐公所謂非詩窮人.人窮而後工者也.

子沈子列子

公羊稱子沈子曰.注云.子沈子.後師也.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避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此說有理.或曰.非也.列禦寇弟子稱其師曰子列子.釋者曰.子者.男子之通稱.其門人亦得交相命之.其曰子列子.猶言汝之列子.蓋宗而親之之辭也.其味尤長.

昭武廟立像

春明退朝錄.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城內.山上有唐昭武廟.按李德裕會昌一品集.載昭武廟.乃廟堯太宗塑像.今殿內有二人.立而以冠傳付之貌.或曰二帝.塑像不在.但存侍者故也.予按唐會要.天寶元年.田同秀言.元元皇帝降.遂置廟於太寧坊及東都積善坊.命工琢石爲元元皇帝聖容.又采石爲元宗聖容.侍立於元元之右.衣以王者袞冕之服.又於像東刻石爲李林甫陳希烈之狀.由此言之.宋次道謂爲昭武廟者.必非元元皇帝廟.而立侍二人者.未必非李林甫陳希烈也.當時郡國皆有元元廟.張巡起兵睢陽.率衆哭於元元皇帝廟是也.當是東都之像.斲石爲之.而汜處搏土以塑乎.又王仁裕入洛記.華清宮溫泉有七聖堂.當堂塑元元皇帝.以太宗高中睿玄肅及竇太后兩面行列侍立.具冠劍袞冕.灑掃甚嚴.仁裕以蜀俘歸後唐.華清更涉兵亂.不知其幾.而所見尙如此.則昭武廟所塑立侍者.未必非高祖太宗像也.唐以老聃爲祖.則雖立侍而傳冠服.不以爲嫌.

武宗用道士趙歸眞言斥佛教

唐史臣贊武宗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不惑者。特志有好惡耳。按唐會要。武宗志好神仙。以道士趙歸眞爲道門兩街教授博士。歸眞承間排毀釋氏。言非中國之教。宜盡去之。帝乃澄汰天下僧尼。宣宗卽位。遂誅歸眞。竄之海外。據此而言。則武宗力排釋氏。正是主用道士偏辭。不止志偶好惡而已也。

史記稱武帝

史記周陽由傳。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由最暴酷。還不應稱武帝。殆褚先生語也。

皇甫湜未必肯師退之

退之抗顏爲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濤。千里一道。衝飇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觀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豈嘗肯就弟子之列。

漢特祭滕公

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用一壺酒。四脡骨。滕公嘗脫孝惠魯元於難。而斥少帝立文帝。其功爲要。故特祭之。不知祭於外塾。其制度何出。

後九月

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秦以十月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無問何月。率歸餘歲終爲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爲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

六奇祕計

平城之圍。史家但言用陳平祕計。以得免難。應劭曰。平畫美女。給其閼氏。言將獻之。以奪其寵。閼氏懼而與之關說。師古曰。應氏之語。出桓譚新論。譚意其當然耳。非傳紀所說也。按匈奴傳。帝使使厚遺閼氏。閼氏因言漢主有神。適得開圍一角。則雖未必約獻美女。而解圍之藉閼氏。已不容諱。其祕而不傳。蓋恥之也。六奇之策。如行金間楚。僞遊縛信。大抵不憚行詐。往往猥而可恥。至於賂遺閼氏。又特不武。故尤欲掩祕也。然天下後世。終可欺歟。當時持賂傳言。不能以一陳平獨任其事。必有往來其間。豈特四知而已。則安可盡掩也。

後山用僧句意

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陳後山詩話。鄙其語不文。曰。是分界堠子耳。及後山在錢塘。仍有句曰。語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此如李光弼用郭子儀旗幟士卒。而號令所及。精彩皆變者也。

考古編卷之八

華清宮生荔枝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說者非之。謂明皇帝以十月幸華清宮。涉春輒回。是荔枝熟時。未嘗在驪山。然咸通中有袁郊者。作甘澤謠。載許雲封所得荔枝香笛曲曰。天寶十四年六月一日。貴妃誕辰。駕幸驪山。命小部音聲奏樂長生殿。進新曲。未有名。會南海獻荔枝。因名荔枝香。開元遺事。帝與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而白樂天長恨歌。亦言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則知杜牧之詩。乃當時傳信語也。世人但見唐史所載。遂以傳聞而疑傳信。最不可也。

子司

禮部之於太常。戶部之於司農。諸曹。如此等類。今世通謂子司。蓋唐人已有其語。而制則異也。六部分二十四司。司有郎。均之爲郎。而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也。若吏部則封勳已下。皆以子司目之。非如今人指所隸寺監之謂也。故唐志所書。六部頭司郎官。則曰爲尙書侍郎之貳。其不結本曹入銜者。則否。是頭司子司之異也。

中書舍人封還詔書

給事中繳敕，卽塗歸故事也。或問予中書舍人封敕何始，獨攷無之。予按舊唐書，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順，遂無一言諫諍。若惟署敕行文書，何須擇人以相委付。自今以後，詔敕疑有不穩，必須執奏。又六典中書舍人所職曰，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改正之。六典李林甫之所領修也。以林甫之專君，而於改敕之文不敢變沒者，以有太宗詔語也。凡此皆舍人得封敕本祖。卽塗歸之制，唐雖有之，中葉已廢，故李藩塗敕而吏驚乞改，蓋久不振舉故也。歐陽文忠志胡宿墓曰，皇祐初，胡宿知制誥，封還內侍楊懷敏除副都副制。仁宗問前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自爾舍人封還詞頭者相繼。然則唐制雖許封還，而其季末遂無振職者，故仁宗發問也。

年四十而見惡焉

自童年進修，積至四十，在孔子以身立教，則爲不惑；在世人通範，則爲強仕。蓋學而至此，自當強立不反矣。於斯時也，而過惡方且見著不掩，則其人所立止此，不進矣。若猶有善行可以蓋藏其惡，未至發見，則猶有望也。

凌煙功臣

呂溫贊凌煙功臣，其序曰，至若張亮侯君集之跋扈，敢沒其名，思彰天刑。蓋君集既圖象後，方以逆誅，當其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象而已。豈當時爲帝有見象之言，遂不敢毀撤耶。故呂溫得以識行醜削也。盧元卿法書記王廙等帖，正觀十三年，褚遂良以下列名於後，其中一行有吏部尙書公五字，無姓名。元卿注，以下云侯君集初同書，犯法後揩名。則當時亦緣太宗意，雖揩名，尙不去其位者也。

名宮殿避忌

唐東都有殿名貞觀。貞字本犯諱，今故用正。在含殿北。煬帝所造。唐因之不改。世人擬定宮室年號名稱，苟衰季已嘗有之，則雖已建已行，猶亟改避。貞觀紀年，其治效亞次三代，豈亡隋殿名所得而汙。以此知禍福無不自己求，豈在區區小數間也。

外國地理書難信

五天竺，皆釋氏地。西天竺與波斯接，五竺皆在長安西南。唐史記其地去都城九千六百里，以其東行所經諸國，及中州地理併數之，尙不及萬里。唐史信世之所傳，謂爲幅員三萬里，則已夸矣。僧玄奘西域記，乃言五印度境周九萬里，一何荒誕之甚耶。又按波斯在五天竺西，波斯世通中國，其泛海而東，蓋環越五竺之境矣。且使不盡越九萬里者，而以其半爲數，則波斯之人豈有能至中國者哉。又言奘以貞觀三年往，至十九年回，其間以年計日，當得五千餘日而已。三分其日之一，以爲居止詢訪之日，則其在行者不過十年。不知十年之力，何以能周遍九萬里，而經涉他國地理，又未在數。此可見其妄甚明也。玄奘、釋子也，旣欲張大釋教，則所夸國土，略如釋語之誕，無疑也。內中十一月晦，讀玄奘記書之，以見外域地理難考者，類如此。

王書樂毅論

歷代以樂毅論爲大令正書第一。陶隱居之啓梁武，乃曰心疑近摹而不敢輕言。今時果謂爲梁世模本也。梁晉相去絕近，旣皆不以爲眞，則誠僞矣。貞觀十三年，褚遂良敍禁中大令書五卷，遂以樂論爲第一。黃庭經次之，其別敍又援太宗敕語爲證曰，此論誠眞蹟也。此恐誤也。梁經侯景之亂，所藏王書悉燼於火，何以此論獨得不毀，豈其搨迹猶好，而帝獨過賞，以比其眞耶。太平公主後從禁中取而有之，以織袋襲貫奩中，及其敗，入咸陽老嫗手，吏迹捕急，嫗欲滅迹，急投爨竈，香聞數里，此徐浩建中四年所記也。若武平一所記，則又不然，曰，太平敗，其黨薛宗胤懼罪，乃以賂岐王，遂歸岐邸，不焚棄也。二說如此，未知孰是。然開元五年，寫大王眞蹟爲百五十八卷，以黃庭經爲正書第一，無蘭亭樂毅，則開元時眞本不存明矣。今世傳本必是模搨，又未必正是當時傳本。按褚遂良武平一皆言貞觀中嘗敕馮承素等搨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人間遂有六本。其內本之經褚河南敍錄者，凡接縫及卷首卷尾，皆印貞觀二字以識。今傳本又皆無之，知是搨之又搨，不疑也。

蘭亭

蘭亭眞本傳徽之，徽之傳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辯才，辯才本貞觀中歸禁中，後入昭陵。褚遂良受敕敍次王書，在十三年，蘭亭著錄在行書第一。武平一謂貞觀搨本，是敕湯普徹等搨賜房元齡已下八人。何延之謂趙模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則蘭亭之傳世者，亦又轉模搨本者也。未知今世石本，其模搨溫韜所出者耶，抑當時轉搨本也。故今世傳本，亦自相異同，正以此耳。

黃庭經

晉書謂換鵝者道德經也，世或用爲黃庭，人輒笑之。按褚遂良武平一記，當時親見，皆是黃庭。遂良仍列正書五卷之二，且曰六十行，與山陰道士書，以此驗之，知爲黃庭不疑。大令書其最爲後世貴重者三，蘭亭、樂毅論與黃庭也。蘭亭旣入昭陵，樂毅論開元間已亡，惟黃庭非太宗所甚注意，故更太平不取，得在御府。至潼關失守，眞蹟爲張通儒持向幽州，不知何在。

王僧虔論書

南史王僧虔傳，齊高帝與僧虔賭書，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張懷瓘書斷所載小不同，而差有理，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羅池碑

退之羅池廟碑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若以常體論之，當曰秋與鶴飛，故超上一字，以取勁健，蓋騷體也。東皇太乙曰，吉日兮辰良。又曰，璆鏘鳴兮琳琅。老杜曰，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皆其比也。集古錄得碑本，其文云然，而歐公疑誤，不知公最好古，何以疑此。

民獻十夫

管蔡世家太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

因附之世家夫此十八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

廟在郡國亦名原廟

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爲原廟渭水北衣冠月出遊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原者如原蠶之原既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爲義也張舜民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舂陵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

李藩塗詔

元和五年王諤以錢千萬賂中貴求兼相位宰相李藩權德輿奏密旨曰王諤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以爲不可遂以筆塗兼相字復奏上德輿失色曰縱不宜則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且旦暮何暇別作奏德輿尋亦上疏陳事遂得止崔氏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即擬狀來自得擬狀中陳論固不假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爲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予以唐制考之藩之塗詔蓋用塗歸故事特其所用之地比本制差大耳按開元初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駁正者宜便即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述事由并牒中書省唐志凡百司奏鈔侍中旣審則給事中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考功以二十四最考內外吏凡制敕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予總此三者觀之唐制不獨許其塗詔仍且進考以賞之願立法許塗官階勳封擬狀及他詔敕有所處分者耳而藩所塗歸乃論相密旨故權德輿失色謂應別奏不應徑塗也本傳又載藩先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吏驚請聯他紙亦是墨塗敕狀久無舉行者而藩驟爲之故吏以爲驚也當憲宗之欲用王諤也其時容諫之意未替藩故爲激切以回帝意且恐旣降密旨或時不待擬狀徑命學士草麻則誤無及故曰日暮不暇別奏也崔氏以常時待進擬者疑其得於擬更以狀駁陳不知藩意也

法從

今世通稱侍從爲法從豈以其從法駕故耶按漢制大駕八十一乘即公卿奉引至法駕三十六乘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公卿不在其內則謂侍從爲法從似未當

魏徵寢

封氏見聞錄魏徵正寢蓋太宗小殿爲之開元中焚於火子孫哭三日朝士皆弔然白樂天請出內帑錢贖還此第乃云此寢太宗輟殿材所建不可不自朝廷與贖即似是正觀初所賜尚在封氏顧云開元時已燼於火兩說必有一誤未知孰是

冠者五六人

論語曾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姑以意言之非決定語也啓顏錄載北齊石動筩取二語者雜紐其數以傅會七十二子用爲優戲初時見之正付一笑耳及觀漢舊儀載漢雩祀舞人七十有二其說正以五六冠者爲三十人六七童子爲四十二人則石優戲語漢儒固已用爲實事此其傅謬與小姑嫁彭郎亦何異也丁亥十月十九夜閱漢舊儀書

天地有限

人言天地之大無所終窮然日南在中國之南開北戶以南納日影天竺在中國之西則又必開東戶以受西景（唐書天竺傳）則日之所昰中於中土而已可知古人土圭光景尺寸而占地里近遠則雖在正三侯服之內亦有差別矣

行不由徑

古井地之制道路在溝洫之上略如棊枰皆方直不頗行必遵之毋得斜冒取疾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證也晚周此禁雖存人往往棄蔑不守獨澹臺滅明不肯踰逸自便則其平日之所趨向必有截然不出禮度之外者如非公事不見邑宰亦其類也子游舉此以答聖人得士之問正亦舉末明本豈可指此謂爲末節而不足見人也哉後世形容霍光者亦曰進止皆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以見其端審之極進步無失也

考古編卷之九

周太祖葬劍甲衮冕

歐陽公五代史論郭周太祖遺命葬劍甲各一於河中大名葬衮冕各一於河東澶州以爲不知其指予讀世宗實錄具載太祖遺詔蓋嘗曰按行爽塏深坎於下各封土爲陵量立城闕旣曰各矣則不止一處意在設疑以罔盜耳盜見其封土立闕則必穿發者一處無得則他處不更覬望此太祖意而史或不察也以是知史文蓋不厭於詳也然周祖此智竟可疑人乎漢諸陵皆發惟霸陵生以德葬以儉初獨得免久亦不能全也張釋之所謂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者確論也霸陵之不免也盜意其富有天下必有可欲焉也史載溫韜概發唐陵獨乾陵不可近近之輒有風雨此不可曉然舊記唐人有一書備載乾陵之役每鑿地得土一車即載致千里外換受沙礫以回實之方中故方中不復本土而皆積沙礫之此防盜者之巧思也土受潤則相著穴之爲數尺隧道可徑入矣沙礫散燥不相黏著非盡徙而他之雖欲取徑闕隧無由而可凡盜之至於發陵者類皆乘亂承閒暫至亟去無能持久徐運以盡其積者也故雖有劇盜穿穴不竟必皆舍去人見其不竟也遂從而神之以爲有風雨驅迫其實不然也然設此巧者雖乎鋼銅漆絮費面不工矣

僧尼拜天子

唐制道士女官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忿

孟子。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徐鍇曰。說文無恝字。至心部忿字。引孟子爲釋。乃用忿字。從心從介。其義爲忽。與今孟子文不同。凡說文引六經論孟多與今文不同。不獨點畫偏旁。雖其語意皆不同也。古今傳寫魚魯相變。間失聖賢本旨。必多而不可究詰也。

舞馬起於景龍閒

世傳舞馬銜盃上壽。起於開元。非也。中宗時已有之。景龍文館記。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銜盃。臥而復起。吐蕃大驚。卽不起開元時矣。

六典

韋述集賢記注。開元十年。陸堅爲起居舍人。奉詔修六典。張燕公以委徐堅。後繼張始興李右相。開元二十六年奏草上。遂發留下有司。百僚表賀。至今在院。亦不曾行用。據述此言。卽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卽是陽城嘗援六典爲奏。得罷貢矮奴。豈是六典成而不用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遵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元祐諸公議更元豐故事。則痛詆六典。以爲未嘗頒用。殆有激而云耳。

伏生口誦

史記堯本紀。載書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尚書云。惟刑之謐哉。司馬貞索隱云。案古文作恤哉。今文是伏生口誦。恤謐相近。遂作謐也。

北景

劉胸〔按當作昫下同〕唐志。景州北景縣名。隋日南郡。晉將灌邃攻林邑。王范佛破其國。五月五日。卽其地立表。表在北而日影在表南九寸一分。故自北景以南。皆北戶以向日也。胸云。北景。後漢書皆爲比景。說者曰。日中人影與日相比。此說近。從其日景之自北射南。因以北景名之。最爲明徑也。且其郡自名日南。則景爲北景。固相應矣。

左藏火禁

唐左藏令。凡藏院之內。禁人然火。則今左藏火禁。唐有之矣。

食其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索隱項羽紀〕

戚夫人生里

水經河水部洋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得復其鄉。更名洋川縣。表夫人載誕之祥也。按史記呂后紀。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謂題其門爲戚姬門也。據此。卽戚姬必定陶人。其里門猶有題表。則非生於洋川明矣。或者姬家因亂自定陶轉徙洋川。而高祖以王漢中時得之。則有理。若謂生洋川而改縣名以表其異。則洋川自是水名。無表異之義。漢外戚傳曰。高祖爲漢王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又高五王傳。如意以高帝卽位之九年。立爲趙王。張良傳。漢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愈欲以如意易太子。蓋高帝之起爲沛公者三年。爲漢王者四年。至卽帝位後。在位十三年。欲立如意爲太子。通爲漢王時止十六年。帝不以如意爲少。恐是爲沛公之二年攻定陶時得之耶。則如意十七八矣。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黎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卽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郝靈荃

開元間。得默啜首者。唐史爲郝靈荃。白樂天新豐折臂翁詩注云。郝雲岑。雲岑者。豈其字或審官耶。

臺諫納副本

祖宗時。臺諫論劾宰執。未得命。章疏不出。無納副本例。趙抃論陳執中至數十章。執中不見也。元祐間。孫覺劉摯蘇轍王巖叟累章論蔡確韓縝。確既出。則亦待罪而縝安位如故。覺乞以前後章疏示之。至六年九月。中丞鄭雍正言虞策背論右僕射劉摯。摯已待罪。暨宜押對後自辨之。奏曰。面承聖諭。乃知臺諫曾王鞏事外。又言臣牢籠章惇邢恕。此卽因宣諭乃知所言之事。原無副本也。元符三年。正言陳瓘論左丞蔡卞。言願以臣章示卞。使卞自爲去就。後凡六章。徽宗諭近臣曰。臺諫攻卞已十餘章。嘗令卞知自爲去就。乘方白遣吳伯舉諭之。遂降瓘及龔夬章付三省。是皆無納副本事。不知示副起自何時。

中書舍人七員

故事。外制不過六員。熙寧九年。闕一員。神宗不欲獨試李大臨。命蘇頌同試。頌遂得從欽。乃特恩也。

虬髯傳

李靖在隋。嘗言高祖終不爲人臣。故高祖入京師。收靖。欲殺之。太宗救解得不死。高祖收靖。史不書所以。蓋諱之也。虬髯傳言靖得虬髯客資助。遂以家力佐太宗起事。此文士滑稽而人不察耳。又杜詩言虬髯似太宗。小說亦辨人言太宗虬鬚。鬚可以挂角弓。是虬髯乃太宗矣。而謂虬髯授靖以資使佐太宗。可見其爲戲語也。

進馬匹二十千

今退馬每匹入緡錢二十當價。按文潞公熙寧五年。請監收計馬價。匹爲緡錢十五。卽令一馬二十千。又是後來價踊時所定矣。一馬之値。僅十有五緡。而前輩負進爲臺符之所督取者甚多。不知何以富韓公堯背文潞公更爲其家所奏乞不追所負馬價錢。

1

37A

書後謹空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暨卑。但於空紙批所欲言曰及某人。如今批答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黃帝合而不死

史記律書。武帝詔曰。乃者。有司言星度未之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察也。蓋聞昔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諸家至此為說各異。至謂不死為仙。仙既無預律歷。又名察度驗。皆無人訓釋其義。予以為武帝病言歷者之於星度膠執而泥。奇用其說。輒皆推步不行。惟黃帝舊法。書總會星辰次舍部位。而其法可以展轉推求。如律呂相生。不至死泥。故曰合而不死也。其曰不死。猶今語之謂得活法。而在王通則為圓機也。史記黃帝推筴之語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周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此其謂終而復始者。正展轉相生法。故孟康謂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之意。此其說有理而可據者也。既已得其終而復始之法。則星可推。歷可起。故曰名察度驗。名察者。以星之名而考察其所次。度驗者。即其躔度以知其所行。故清濁五部氣物分數皆可稽考而歷具矣。

土風

后稷以播種啓封。其後世竟以農事王天下。周公封魯。周之禮樂在焉。夫子實出其地。惟聖與賢。固天生德。然隨其地見聞所甚著者而精之。故周之農政。魯之禮樂。遂冠萬世而造極焉。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怪哉。

裹行

唐太宗愛張昌齡翠微頌。命於通事舍人裹供奉。亦馬周御史裹行之義也。是時周為裹行久矣。通鑑一百八十九

進止

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薨。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既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頭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栖楚出。金吾伏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概謂有旨為有進止。如玉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不怨

管仲奪伯氏駢邑。能使伯氏無怨。諸葛亮貶斥李平廖立。亮死。二人飲泣。世以此高管葛。能服人固矣。然而吾有見焉。傳咸有言曰。受堯之誅。不能不稱堯之直。臣無枉。則伯氏李廖引義自分。亦賢矣。盧懷慎知其才不及姚崇。事事聽和。無所可否。人譏之為伴食。司馬光曰。古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於懷慎有取

也。鄭棨作相。有天下事可知之語。古今所共鄙笑。然亦與楊賜陳耽。每拜公卿。輒以先於陳寔為愧。意亦何異。顧棨無以自立耳。夫其心即耽賜之心也。世之無能而妬嫉者。不惟不肯自降。又從而文之以譽短他人者。皆是也。劉蕡對策。以直言不入等。其時得第者。凡二十二人。獨李郃能曰。劉蕡不第。我輩厚顏乞回所授。以旌蕡直。孟子謂齊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郃之謂矣。

考古編卷之十

祿薄不可養廉

漢宣帝詔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劉崇僭位。以其土地所入少。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二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

當時人言時事有不同者

唐志。太宗設官七百三十一員。曰吾以此待天下士亦足矣。曹確傳。乃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假之以官。與賢者同坐食也。則其設員多少不同也。賈捐之言。元狩六年。貫朽不可較。此時帝在位已二十六年。繇朔方定兩粵通巴蜀。戶口減半。無財給用。既已算及商車。安得貫朽事也。陸贄言天下府兵八百府。居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唐志正觀間。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有一。則關中當府僅居天下三十一耳。論古事者。若以為其時親見。必勝傳聞。豈不反為所誤哉。

荀卿稱子弓乃仲弓

楊倞曰。荀卿言及子弓。常與仲尼相配。漢儒林傳有馯臂子弓。江東人。受易者。馯臂傳易之外更無所聞。荀卿所稱。非馯臂也。子弓仲弓也。曰子。著其為師也。馯音寒。楊倞注荀子。元和時人。

賢書獻祖廟

今禮部進士奏名.已取其試文.自上而下十八人者.錄奏焚獻.禮官相傳承平時故事.不知起何時.案鄭田錄.焚御試卷十八以上於眞宗影殿.豈卽其始耶.然古亦有本.周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登於天府.天府者.祖廟之守藏在焉.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皆於此乎受而藏之.治中者.鄭司農以爲治職簿書之要也.夫簿書之要.尙卽廟藏之.則賢書從藏.固其宜也.漢文帝之策賢良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然則御奏書曰.用命賞于祖.齊之詩曰.大封于廟也.蘇秦說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庭.夫封拜賞告卽廟.以行示不敢專.以尊祖也.則賢書獻廟.其閒特用賢中一事耳.

秦以前已嘗刻石

始皇二十六年.刻石琅琊臺.其文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猶刻金石以自爲紀.今皇帝一海內.以爲郡縣.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夫秦旣引古帝紀刻金石者.以爲其時刻石本祖.則秦以前不專銘功鐘鼎.其必已有入石者矣.第金可久.石易磨滅.古字之在後世.有得諸鐘鼎.而無得之石刻者.其堅脆不同.理固然也.

歐陽易亡

歐陽公謂記禮者引易語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疑易亦不全.或曰.此繫辭也.古書有之.爲後人所附.如元者善之長.前乎孔子之文言矣.此說於理可通.而無據也.太史公傳引此語.裴駰曰.易無此語.易緯有之.豈史遷時已有易緯耶.抑爲緯者.反傳古語.以信其書耶.

平陽公主

衛靑傳.靑旣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可者.左右皆言大將軍.遂詔尙平陽公主.然則靑尙主時.主夫曹壽.故無恙也.武帝所爲.大率如此.

對揚

唐人以得見進對爲對揚.如太宗時.羣臣言事者.上多引古今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曰.陛下降恩旨.假慈顏.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是也.其意蓋取書對揚天子休命爲語.其實非也.傳說之謂對揚者.受天子美言.而答揚之於外.成王謂君陳.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夏侯勝出道帝語.而曰堯言布於天下.若是者.可以爲對揚.今劉洎所云.若對耳.非揚也.然其誤已久.後周王帆與賀若弼約.共白太子不克負荷.若弼違約.執言弼曰.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是其誤之起.已自後周矣.

以征伐利歸臣下利不歸人主說和

嚴安上書武帝曰.今徇南夷.朝夜郞.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唐武德五年.突厥大入.高祖遣鄭元璹往論之.璹說頡利曰.今擄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復修和親.坐受金帛.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引

兵還.蓋言中其實.利害切於其身.故能以言語回驚悍也.富韓公慶曆和議.世傳授此意爲說.虜遂就和.然韓公前後語錄.皆不載此語.不知說者本何書.予嘗辨之.

便道之官

漢蕭望之自御史大夫爲太子太傅.望之所任新舊官.俱在朝者.而曰便道之官.何也.按漢官舊儀.載御史大夫初拜策曰.惟五鳳三年正月乙巳.御史大夫之官.皇帝延登.親詔之曰云云.據此.卽是入見延登.而後之官者.是其常也.今望之自大夫爲太子太傅.許不入謝.徑往受任.故曰便道也.便道云者.猶曰卽行.不待入見也.

春夏行刑

古者春夏不行刑.曰恐與天之生長相拂也.然或罪狀已白.停刑以待秋冬.於事情殊不便.然世人習見日久.王莽地皇元年.以出軍.故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則以驟見而駭.非莽罪也.今且勿問其事.出於何人.軍師所向.呼吸成敗.若兵興逗遛.得待秋冬而誅乎.以此知天下事駭衆者.難以強也.

貴粟

漢文景勸農之詔曰.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時平歲豐.未知此語深切事情也.唐兵圍王世充洛陽城中.絹一匹.値粟三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讀史至此.始知文景生爲帝子.而自知民生要務.眞聖賢也.唐史載正觀四年.斗米三四錢.故行千里者不齎糧.明皇天寶三載.海內斗米率爲錢十三.靑齊閒斗米三錢.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勞行人.此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者也.漢武隋煬.輕農重邊.竭國力招致胡虜.圖爲美觀.而道設酒肉.以示奢足.當時已爲夷狄所笑.安得以正觀開元眞富盛者示之乎.

官俸有傔錢

今外官給曆劵.其色目有傔人.有衙官.本唐制也.唐制在官者.給防閤伏身白直親事守當等人.以供役使.已乃敕身當是役者.出錢代役.數各有差.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則始以所入防閤白直等顧錢.正供百官俸入也.今其事日遠.而給劵者.猶載其初色目多少之則.

殺一不辜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然牧野之戰.血流漂鹵.豈盡有罪者乎.荀子曰.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戕也.至於知悔來歸.則在所不殺.故曰不迓克奔也.

馮商續史記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褚先生也.

通侯

漢高紀。通侯諸將。注言功德通於王室。非也。本文爲徹侯。徹之爲言。槪五等侯爵。不分高下。皆得爲眞侯也。其後避武帝諱。始改徹爲通。則安得通於王室之義。漢又有關內侯。在二十等爵名之內。錫其不給食邑。遂不在侯數。則知得入五等侯籍。始通稱爲侯也。其後改爲列侯。卽是以其列於五等言之。

立講

舊講筵雖嘗講者亦坐。仁宗嘗於春秋。乃立侍。便於指示。遂爲故事。呂氏家塾廣記

唐李賢注令鮮水誤

段紀明傳。追東羌至令鮮水上。李賢注。令鮮、水名。在今甘州張掖縣界。一名合黎水。一名羌谷水。此說非也。在張掖者名鮮水。趙充國所謂治湟陿以西橘令可至鮮水上者是也。今此紀明所追東羌。乃在上郡。其下言追及靈武谷。可見也。

史記語爲漢書所更

史記劉敬傳。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漢曰。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史陸賈傳。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慁公爲也。漢。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

水經不純桑欽書

河水右瀆東北逕長樂郡武疆縣故城東。酈曰。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按杜佑以欽所紀。有後漢和帝時地名。疑其人出和帝以後。今此旣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間事也。議者以爲後人誤以酈注加之本文。然此所訂正信都改爲長樂。乃酈所注。則不得謂爲以酈注而入之經。

菑縣

史稱漢武帝菑縣。至章帝。惡其聲與災近。改爲考城。今按靳歙傳。擊邢說軍菑南破之。則高帝時已爲菑縣矣。豈班固追書乎。

秦繆公以人從死

古今罪秦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徇者。而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穿冢以從。是時橫已失國。豈能強之使徇乎。詩曰。如何贖兮。人百其身。者傷其自欲從徇。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繆公遺命使然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旣以願徇爲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旣非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絕之。

以絹準贓

古者金作贖刑。或百鍰。五十鍰。皆差其坐罪輕重聽贖。至漢世。又以金價計贓。故其謂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者是也。自唐至今計贓。例皆以絹。始自北齊高叡等爲武成定律。變古贖金之制。使以中絹代之。見六典。至唐世定令贖罪。雖得用銅。而計贓則遂用絹價。其制以犯罪之處中絹爲估。至開元十六年。敕定爲五百五十。則用絹贖罪。雖始於北齊。而用絹直計贓。則始於唐也。穆王訓夏贖刑。以鍰配罪。孔穎達言入黃銅二十兩爲一鍰也。漢言罰金幾兩。黃金也。則唐世用銅有本也。

稅不可合其名爲一

崔琳爲三司使。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故除其名。合以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更增之。議者不能奪。歐文琳碑

少艾

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趙岐曰。艾。美好也。世因其語。遂以少艾爲少好之女也。獨思經傳。絕無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而孟子之書。不經秦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改易其本用之字者。記在三館。汪少微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求質於汪。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乂。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刈。艾卽刈也。懲艾云者。懲絕之也。詩曰。時乃錢鎛。奄觀銍艾。亦以刈讀。是其證也。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至有妻而慕妻子。則所謂孝衰於親之時。不止於稍艾而已也。此之爲艾。亦衰減之意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考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證。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爲後人駁詰。至正朔論謂周人雖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祠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依據。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章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註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昫舊唐書作北景。以荀子所稱子弓卽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瑯琊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爲徵摭。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橫議也。

程氏攷古編十卷、久無刻本。向來藏書家多未之及。惟荊川稗編從文獻志中採取十條。想亦未見全書也。乾隆己酉春、偶從友人案頭檢得舊本。首尾完備。亟借鈔錄。其中攷證詳明。議論精確。洵攷古之一助也。爰誌數語於後。以俟好古者梓而行之。雲峰屈振鏞跋。

余前刻程文簡演繁露。考證家謂于經史有裨。茲又得攷古編十卷。觀其議論縱橫。洵別開生面矣。夫宋自半山王氏以三經新義取士。自後學者務矜創獲。如是編力闢圖風名號。殆亦風會使然。要其博洽群明處。實能正經解之乖違。訂史傳之闕誤。於繁露不啻如驂之有靳焉。善讀者第擷其精華焉可也。曾刻於函海編中。餘少傳本。如十卷對揚一條。引後周王軌賀若弼答問。乃至訛脫不成文。未敢妄補。附識於此。以示闕疑之意云。癸亥秋日若農張海鵬識。

演繁露正續

程大昌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宋程大昌撰案都典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蓋以通典所引劍之在左諸條太平御覽所引禾實於野諸條辨其為偽因謂董仲舒原書必句用一物以發己意乃自為一編擬之而名之以演繁露後樓鑰參校諸家復得繁露原本凡諸書所引者具在識大昌所見不廣誤以仲舒為小說家其論頗是然大昌所演雖非仲舒本意而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所引諸書用李匡乂資暇集引通典例多註出某書某卷備有謂殊易於尋檢亦可為援據之法其書正編不分類續編分制度文類詩事談助四門中如衛士屆駕講道等子書為鼎子一條岳珂愧郯錄引吳仁傑鹽石新論甲編謂魏典董傳有等人之稱洪邁林云等人猶侯人蓋單制如此大昌所疑未為詳允然書中似此偶疎者不過一二條其他實多精深明確足為典據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繁露初成高文虎嘗假觀之稱其博贍文虎子似孫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略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演繁露自序

宋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權吏部尚書新安程大昌著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雎騶虞苻蘋棠棣豈遽是道若未明入者之為何物入物之為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為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為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為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

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棄佚不錄此責耳聞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為器本事而論則有實者為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淺深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覺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問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諸數奇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雜節而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轄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恧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為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貿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寓吳興書

程大昌本傳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當是時帝初政鋭意事功命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眞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遷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奈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修政事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苟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從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吉贑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淸江縣舊有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裂二千頃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修撰召爲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內降給賜

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違法置田又復科徭於民奈何許之況自修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寢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爲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遷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衷甲縱火爲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還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演繁露目錄

卷之一 〇〇一
牛車　徐呂皮
陌河　服匿　斯羅 才斗
日圓 與日說通　嚮唱不入宮 腰喝
學官　漢官稱府
部鳳石歆　左符 魚書
洪澳　卞山
行李　水碧
稗厄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玉食　交戟
祏室　若干
郎閣　嚴廊
和香　畱 力救反
行馬　登遠日
先輩前進士　花信風
金鎰　花犀帶
卷之二 〇二九
牙旗牙門旗鼓　筌蹄荀
几　石蜜
護駕　盋盂
紫泥封詔　車渠
霞帔　牛衣
玉卮無當　以華陽隱居代名 花書
馬纓　坫
六帖　古每一官別鑄印
神道　券

慄棐　五馬
鵲突　絲杉
盧封　萱草
碑生金　牙盤
鎗鐺　燭
答人問九江說
卷之三　〇六一
誕馬　卜教
流離　闌出
十數改用多畫字　太行盧一
契丹於達魯河鈎魚　古用玉非純玉
蓍以七為數　鴻毛
河豚　禹冢
背子中禪　躧音屣
湘素雜記　宿州虹縣
舞馬　渾姓
怪石　莕婕妤
富貴昌宜侯王　桔槔水車
東堂桂　含章梅妝
太守黄堂　赤米
卷之四　〇九三
如五器卒乃復　飴餳
爻之補呼　詔黄
儀鸞　七牢百牢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秸服　更點
秉心塞淵馬三千　寢廟游衣冠

頌琴　折俎
黄麻白麻　魚袋
蝗
卷五　一一五
辱井　印文扁牓添之字
諱　丁鋑
有如皎日　麒麟
卿　生祠
東鄉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茵路馬有訴　厠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市馬
往省括于度則釋　什一稅
洛陽橋　注疏箋傳
卷六　一四七
博　撈蒱
投五木瓊橩玖骰　采
盧雉　五白梟犍
長短句　角
鼓吹　佛牙
大宅　烏鬼
樂營將弟子　白屋
金鋪　六纛
匈　鼗鼓
搏黍　平
李白墓　景鐘
卷七　一七九

黄銀　渾儀渾象
煙脂　行香
印書　放牛租
駢脇　兜鍪
海不波溢　方寸
方冊　端午綵索
緡　端疋
錦纏頭　唐人行卷
水土斤兩重輕　東臺西臺南臺
正色間色流黄　馬後樂
涼州梁州　絹一疋
麪一斗　大斗大尺
肩輿　進士試徹夜
竭　稜觚音孤
洪州石爲城　霓裳
馬八　章臺
周鼎　持節麾要
霸陵折柳　頒繫
蘇塗　謎
秬鬯
卷八　二二三
禍袞背子道服襦裙　月受日光
養不吠之犬　立乘車
日食加時　物産有無
州麾　羽扇
吹鞭　尺蠖
土部魚　易

龍門 榮澤
薇 朱朱盧盧
倍蓰 清河
白紗帽 勿勿
九鼎 納粟拜爵
大家 罷太守銅魚
三嗣 上宮
爵 忭
蠻囊
卷之九 二四七
廚傳 予定國無寃民
澄心堂紙 十金
白蓮花 浮石
票 鞠
小步馬 按字
酴醾 薊非
菩薩石 鑄黑
餺飥 五伯
華陽 魚符
方書 朱書御札
背嵬 竹節
半池 三宮三殿
象魏 繫馬
都盧緣 上元觀燈四日
上中下褚衣 閭閻
衣錦夜行 棨戟當斧鉞
朱衣非舊制 扁舟五湖

丈二之組 剌
天子服璽 箭貫耳
五稷 丹圖
象刑 卵翼
邃牖 宰相直筆
檣 公侯干城
玉堂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餛飩 漆雕几
嶧山 石鄉銘
恭道
卷之十 二七七
白板天子 碏
錧 白日衣繡
齊敖盆甕爲業 地圖一寸折百里
羽檄 太公丹書
白接羅 龜符
飾金吾 羲和
胡床 百丈
障扇 鱸魚
金馬碧雞祠 鳳樓梨
碧落觀 旌表門閭
鍾釜 明皇孝經
黃屋左纛 犀車
殺青 尋常
神道碑 墓石
石室 三尺
獲生人亦爲級 栖栗

錢券 八投
齊斧 銅柱
古貝 銅作兵
飛子 鎖
瓊 夷玉
球 追鋒車
酺吉蕭 箏
箋 說文敘改二字重出
先馬 屋櫓數
葉子 疊角
鐵甲 黎明
犬戎雜林 霜月皇極日
東帛叉端疋 拜稽首
宰木拱 篌
郭郭 揖
卷之十一 三〇五
左右史螭陛侍立 采恩
上林賦 萬年枝
啐酒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臚句 革甲
紫荷 山元玉水蒼玉
玉振 繡衣使所始
五王桃李 帖職
嫌 鑑
一金 茶輿鬱雷
犀毗 鼓角
夾纈 琺

璽如方印　銅葉盞
七秩　金釦器
八盤　馬乳蒲萄
墨
卷之十二　三三七
侯鵠　琵琶皮稏
罰綮　玉樹
中庫　僧衣環
晴人　登席必解韈
雨觀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六么　文史
笛曲梅花　金蓮燭
知後典　墓石誌
卷白波　玉衣
幞頭垂脚不垂脚　換鵝是黃庭經
骨朶　爵公
如律令　桃笙
漢爵級所直　白駒非日景
冠幘　俗語以毛爲氄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古者裘不必是裘
卷十三　三六三
廉察　竹林啼
鐵甕城　古服不忌白
桃葉　千里不唾井
丰俱　茅三間

蕃語　三姑廟
驢柳　平白地殹斷
沓拖　觽眄
皂衣　白銅鞮
明妃琵琶　香
雞栖老人城　毛毯
烏鬼　石鏽器
鐵塔　欸乃
百子帳
卷十四　三八九
金吾　跳盪
一唱三嘆　擊缶
彤管　馬匹
虎賁　官権賣私権贓
星使楹　洋州
浙江　酒
簪貫耳　衙
酎　漢藏書處
箭括　南墳西墳
臚傳　古爵羽觴
交床　金爲兵器
袒免
卷十五　四一七
不托　凡將
幘　鄒邾
百丈　曲逆
蒲盧　無恙

朶殿　過
相雞狗術　先馬
選案黃紙　鼻祖
葉子　嘉慶子
林養　托子
六更　腰舟
雞首　障扇
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甕冢　眾
漢三公　千金
衛霍冢
卷十六　四四三
爰契我龜　鐵券
六州歌頭　檢
木蘭　鼎子
九卿　建康新亭
六帖　度
魚袋　麒麟
天鹿辟邪　護篤

演繁露目錄終

演繁露卷之一

新安　程大昌　著
昭文　張海鵬　校

牛車

漢初馬少故曰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將相或乘牛車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横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窶無貲可具非有禁約也漢章元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王導駕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駮駮亦牛也言其色駮而行速日可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貴之也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轅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晉之制皆不得駕馬也耶予於是攷案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也又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耕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耕方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耕耶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犂也甘誓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詩曰四牡騑騑蕭蕭馬鳴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耕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韜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致也

徐呂皮

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滑可鑒問其名

則徐呂皮也問其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爲之也此說出於北傳信否殊未可知矣予案燕北雜禮所載北事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鞾及道宗卽位以爲鞾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卽鞾帶之制矣又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用以爲鞾騎而越水水不透裹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裹以硇砂須其軟柔用以爲鞾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皮者斜喝里聲之轉者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之色紅恐是野馬難得而硇砂熟韋可以常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也爲欲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爲名呼也

陷河

沈存中曰今之推五行三命者皆借事物以寓其理如驛馬貴人之類是也然貴人驛馬今世術人悉皆知而用之惟陷河一名人固不知亦復不講故沈氏之言曰西域有沙地極虛軟人馬履之塵步須洞如行幕上或値其虛處陷入其中輒不可出是爲陷河也術者旣廢此說不用亦無人能知陷河之爲何物何理也石晉天福四年嘗遣使冊命于闐以平居誨爲制置判官居誨行程記曰自沙州至樓蘭城二千餘里自樓蘭行三月過一處名陷河須束薪排連塡匝兩岸乘勢急走乃始得過駝馬比人稍重卽須御去所載獨以身行可也若適遇鋪薪不接之處不問人駝皆陷矣駝雖軀幹壯大苟其陷焉亦遂全體淪沒才能露出背峯一人遂不可救故比之陷河也者卽沈氏謂命家借之以喻沈滯者也驛馬者陰陽相交第第接續如詩所謂驛驛其達者

正其義也夫其驛馬陷河對立而命之名則陷河之爲驛馬必如長生之對七殺也三命家旣有其名而無其義則古說之傳乎今者多不具矣何可責其必驗也

服匿　刁斗　斯羅

南唐張僚使高麗記其所見曰麗多銅田家饁具皆銅爲之有温器名服席狀如中國之罐其底方其蓋圓可容七八升案齊雜記云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著六七升以示祕書丞陸澄之澄之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賜蘇武子良案其款識果如所言夫東夷之謂服席卽北狄之謂服匿者也名有訛轉其實一物也僚之回也舟至冷泉麗兵來衛中有銅器晝以供炊夜以擊警用顏注驗之卽刁斗矣東夷箕子之國也猶知董古三代俎豆至漢尚存則刁斗尚其傳習而近者也若銅斯羅其義絕不可曉案張僚記新羅國一名斯羅而其國多銅則斯者斯聲之訛者也名盆以爲斯羅其必由此也中國古固有盆矣皆瓦爲之故可叩擊以爲樂節者以其有聲也相如請秦王擊缶楊惲謂家本秦也拊缶而呼烏烏皆瓦爲之質未至用銅也若其以銅爲質固不知始於何時然其以斯羅爲名而至今仍之則斯羅也者本其所出以爲之名也後世固有改用黃白二金且鍛且鑄者矣而其易盆名以爲斯羅者則其祖本由新羅來不可掩也於是酒器之有豐也樂之有阮咸稽琴也食品中之有畢羅𩜾𩜾也皆本其自而立之名也則易盆名以爲斯羅自當本之新羅無疑也

日圍與日說通

古謂日輪規環千里特言其周廣當然者耳而無有言其如何其圓者也沈括取銀圓爲喻曰月如銀圓本自

無光日耀之乃有光其圓非圓乃月與日相望其光全耳及其鬭也亦非真鬭乃日光之所不及耳此喻最爲精審予已詳著之矣淳熙丙申三月予爲少蓬太史局言朔日巳時日食西北隅食至一分半而復已而日行加巳呼請臺官卽道山下以盆貯油對日景候之時既及巳雲忽驟起少選雲退則日輪西北角微有虧缺約其所欠殆不及一分蓋食已而復非不及一分半也其年某人忘其名使北自北而回正當食時其行適及河北自北望之則日輪虧及十分之二是太史之言固不能精亦不全謬也予因此之見益知沈括銀圜之說確與之合也臨安距河北則向南二千餘里矣日食西北人在東南故從東南見之闕處全少是以十其分而闕僅及一也至於人在河北日並東南故其食處多現而遂十分虧二以此見日輪正圓可驗也此如東京所鑄渾儀今在臨安清臺則於西北兩柱移低兩寸以順天勢其痕迹尚在可驗也南北異地於以準望天度則臨安與汴京自是不同也

騶唱不入宮 騶喝

舊尚書令僕中丞騶唱得入宮門止於馬道馬道是今人上馬處也郭祚爲僕射奏言非盡敬之宜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按騶唱者騶從之傳呼也宋仲遠爲行臺僕射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廢帝笑而許之史臣謂其任情則是僕射在朝得用騶唱而從軍則否軍國異容之義也在軍而乞從朝儀所以名爲任情也梁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七人武冠絳韝音溝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喤音橫類篇曰喧也則七人同聲唱導故曰喧也通典二十二絳韝六人所謂騶也

學官

官者管也一職皆立一官使之典管也故官舍所在皆名爲官其曰學官者學舍也五帝官天下以天下爲公而使仕者任之是爲官矣三王家天下則以天下爲己有者也然則學官之義可想矣渭口有船官餘杭有鹽官成都有錦官齊出三服有工官其爲官一也

漢官稱府

漢時廷尉治亦稱府倪寛傳御史亦稱府朱博傳

韶鳳石獸

黃圖曰文王立辟廱而知人之歸附靈臺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詠之案此類而言卽簫韶儀鳳非真有鳳來也擊石拊石非真有獸舞也若聲若舞皆寫鳳獸而入諸形容焉耳若以爲真有儀舞則祖考來格亦真有神像顯然降格也乎周禮樂合而天地神祇皆至是亦此理也大武之舞周人世世用之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豈世世真有周召來集舞佾之前也歟以此求之則夫立爲象類而真有感格蓋可驗矣詩曰於論鼓鐘論者商度其制而求以樵放之也

左符 魚書

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以留州故令以左合右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亦其制也唐世左魚之外又有敕牒將之故兼名魚書唐書曰開成二年幽州節使史元忠奏當管八州準門下牒追刺史右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頻有干戈並皆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貨三百五十五後有詔刺史已有制書爲驗左魚不給

淇澳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璣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卽蓐艸也予謂不然史記漢世河役云下淇園之竹以爲揵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揵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己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莅試者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韓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卞山

湖州卞山其形嵯峨畧如弁狀故東坡初至湖詩曰聞有卞山何處是爲君四面意求看及其至郡已久凡詩所賦而及此山則字皆爲卞不復爲弁蓋圖經云卞姓居之故其山名卞也至風土記則曰烏程縣峅山望之有黃氣紫雲大異故以墓焉御覽八其字又加山爲峅不知孰是案左氏昭九年爲弁髦杜預釋之曰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卞弁古蓋通用矣謂山形爲弁亦與卞通

行李

左氏襄八年子員請鄭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則行李當爲使人今人謂出行資裝爲行李固失之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安八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峰爲李故一字釐爲二字涪之此說亦未必可據昭十三年鄭會晉子平邱子產爭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注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是正指使人爲行理也此最明證也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若以行李爲行裝之具恐無所本也

水碧

李太白詩多言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曰碧者玉之縹青者也水經穀水源派載山海經之言曰約麻閒其中多碧玉篇玉部引山海經亦云高山下多青碧郭璞曰亦玉類也此之謂碧即王褒謂爲碧雞之碧也古大夫佩水蒼玉其殆用此乎今信州水精其品下而不瑩者多爲縹青之色

碑尾

王闢之澠水燕談云景祐初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爲塔材因援楊大年談苑敘武行德金石尼以傷之傷之誠是也然此何足怪隋文帝嘗謂世之立碑者曰若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人作鎮石耳案水經洛陽天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illegible]碑累之然則尚矣

江左度量尺比唐制

通典敘六朝賦稅而論其總曰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注云當今謂即時即時者當佑之時也唐將一尺比六朝制一尺二寸也王制曰古者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六分

玉食

王嘉傳玉食注言精好如玉周禮王齋則供玉食是其以玉參饌也玉不可炊如何可食當是參粒爲禮如今人服藥耳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三者一類也作福作威非尋常刑賞之有定別者也天子時出意見特有賜予誅治也故曰功多有厚賞予則孥戮汝皆出賞罰之外以作福作威也再以其類推而求之則玉食也者非常饌也當齋之時特設此玉如特作之威福非常法也亦如漢武以玉屑和露之類後世乃欲求服玉之法殆失本意矣

交戟

交戟之內案通典衛尉公車令曰胡廣曰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設兵以示威武交節立戟以遮呵出入也

祏室

宗廟神主皆設石函藏諸廟室之西壁故曰祏室室必用石者防火也 通典祭

若干

若干者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若箇猶言幾何枚也又說干者十幹自甲至癸也亦以數言也 漢食貨志

邸閣

爲邸爲閣貯糧也通典漕運門後魏於水運處立邸閣八所俗名爲倉也

巖廊

舜邇巖廊李氏義訓曰屋垂謂之宇宇下謂之廡步檐謂之廊 俗書檐爲簷 峻廊謂之巖漢宣帝選六郡良家子便弓馬者爲羽林郎一名巖郎言其禦侮巖除之下注曰後漢志曰言從遊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 通典廿八

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案雜馥即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用沉香古未用也 通典四十三

霤 力救反

五祀有中霤左氏三進及霤通典曰古者穴居故名室曰霤許叔重說文曰屋水流也以今人家準之則堂中有天井處也許說誠確

行馬

晉魏以後官至貴品其門得施行馬行馬者一木橫中兩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於門以爲約禁也周禮謂之陛枑 枑音互 今官府前叉子是也

筮遠日

旬之外日爲遠日

先輩前進士

唐世呼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案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補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世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者云亦放此也猶曰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 通典五十三

花信風

三月花開時風名花信風初而泛觀則似謂此風來報花之消息耳按呂氏春秋曰春之得風風不信則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風者風應花期其來有信也 徐鍇歲時記春日

金鎰

枚乘七發曰射千鎰之重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 文選三十四

花犀帶

唐會要章服大和六年敕一品二品服色許服犀玉及斑犀按斑犀者犀文之黑黃相間者也此時止云斑犀至近世其辨益詳黑質中或黃或白則爲正透外暈皆

黃而中禰黑文則名倒透透卽通也唐世槩名通天犀
若正透倒透之別出於近世也今世士夫便服而繫犀
帶惟兩府始服正透從班已下卽服倒透本無定制直
是以正透爲重耳

演繁露卷之一終

演繁露卷之二

牙旗牙門旗鼓

大將所建牙旗劉熙事始兼載兩義其一謂以象牙飾
旗其一謂以爪牙爲義然經無的據御覽三百三十九至其所
引兵書則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
曰者其辰之在五行以上尅下之日也又引尚書曰門
旗二口色紅八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前軍列又引
黃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又
引後漢書光武狥河北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注云中
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爲軍門并設鼓
戮人必於其下合此數者言之則軍門對立兩旗是爲
牙旗其已審矣特不知其飾以牙邪或止取爪牙以爲
義也眞人水鏡經曰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
夫以旌爲門卽旗門也此其說有本也後世軍中遂置
牙門將郭子儀李光弼在朔方皆嘗爲之魏博特置驍
銳可倚仗者使爲護衛名爲牙兵而與總此兵者其結
銜名爲押衙至於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爲衙宇文
化及爲秦王浩丞相於帳中端坐白事者黙然不應下
牙時方收啓狀與張愷參決之則是以朝晡兩集爲牙
也呼謂旣熟雖天子正殿兵衛受朝謁亦名正衙當是
因牙門之義展轉以爲此名也黃帝出軍曰有所征伐
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
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是凡大將行往不
以何地皆有牙旗置之不止軍門有二牙旗也魏志曰
典韋爲張邈士牙門長大衆莫能勝韋一手建之此卽
牙門大旗矣吳志陸遜討費棧以兵少乃益施牙幢分
布鼓角賊卽破散旣云益施牙幢則不止二旗矣凡
康補衮宏顧愷之陳子昂皆有祭牙禡牙文其所謂牙
卽牙旗也再詳此義恐旗有飾牙之理蓋旣不專以門
旗爲牙旗而五方之旗皆名爲牙恐欲重其體故飾之
以牙也耶詩之象齒五輅之象輅其爲用象亦已久矣

筌蹄筍

得兎者忘蹄得魚者忘筌筌與蹄世人習聞其名而不
能察其果爲何物也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
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走虎非不愛其蹯也不
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然則蹯也者其虎足之爪
或指也歟故曰環寸也言其圍一寸也唐韻曰蹯獸足
也左氏厲熊蹯不熟蹯卽熊掌也係蹄者以繩爲機罥
繫其蹄也決蹯者知其纍繫不可復解故自剔去其足
以免之謂如人遭蝮螫而自斷其腕者也以類求之則
兎蹄者亦設繩以罥兎也歟筌者魚筍也出廣韻筍者以
竹爲器設逆鬚於其口魚可入不可出也文選有寘筌
李善曰取魚之器也詩曰寡婦之笱又曰敝笱在梁又
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蓋橫絶爲梁梁旁開缺透水而
設笱以承其下魚墮梁已卽覺水淺急趨旁闕以求入
笱旣入卽陷笱中見者發笱而取之也相戒毋發我笱
者懼其發取已獲之魚也

几

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持抱故
釋名曰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執其義則閣也漢
武內傳帝受王母眞經庪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
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彤畫爲五色花則几者
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襃門吏
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

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狐蹯鶴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眞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蔗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棊謂之石蜜凉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甜於浮淨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凝輕注云甘柘似竹麤而搾之則凝如石而甚輕又魏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合此數說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石則今之糖霜是矣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卽峻崖懸貢其窠使人不可攀取也而人之用智者伺其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護駕

六典侍中護駕又左補闕掌扈從乘輿扈卽護也近說引相如賦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則失之矣師古曰扈跋扈也言其驍勇不循行列而自跋扈行乎四校之外也不專以護衛爲義也

盋盂

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謂盋盂也盋音撥今僧家名其食鉢爲鉢則中國古有此名而佛徒用之耳

紫泥封詔

漢朝中書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緹其上案此卽是紫泥渾裹其匣而泥匣之外更加綠緹也漢趙皇后傳曰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緹方底封御史中丞記其曰方底卽詔函矣紫泥所封卽方底之函矣函外又以綠緹封裹之也御史中丞記卽謂中約書者是矣約書云者約結也以繩或帶結封而書字其上也卽封緘也

車渠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輩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陳於紂庭然則車渠非大貝也特貝之大者可比車渠耳不知車渠又何物也御覽六百四十七 車者車也渠者輞也孟子謂城門之軌者是也

霞帔

唐睿宗召司馬承禎問道遂賜絳霞紅帔以還公卿賦詩送之今世之謂霞帔者殆起此耶出實賓錄二十五

牛衣

王章臥牛衣中注龍具也龍具之制不知何若案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然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蓑衣之類也

玉巵無當

韓子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玉巵無當瓦器有當君渴將何以曰以瓦器空曰爲人主漏泄羣臣之語猶玉巵無當也昭侯於是每與空話事歸輒獨臥惟恐漏言於妻妾也宋左思賦嘗引玉巵無當以譏揚雄而曰假言珍怪如玉巵無當而巵當之爲何物無有能言者今以韓子求之則當者底也當平聲以玉爲巵信美矣而其下無底則水漿迸散不若瓦器有當乃爲適於用也御覽

以華陽隱居代名花書

陶隱居以諸王侍讀解職遂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名出太平廣記國初人俏蘋往來其前起語處皆書名後結語處卽以花書代名不再出名也花書云者自書其名而走筆成妍狀如花葩也中書舍人六員凡書敕雜列其名濃淡相間故名爲六花判事花書之起其必始此矣韋陟書名如五朶雲亦其事也王介甫嘗神宗正眷注時其書石字爲〇人皆效之故時人嘲之曰表德皆聯甫花書盡帶圈蓋有以也

馬纓

建隆元年涇州都校李玉謀害節使白重贊先遣人市馬纓一郞僞造制書云重贊謀逆令夷其族詣都校陳延正曰使人致此去矣上聞大驚覈之玉棄市又李飛雄竊得馬纓遂詐稱詔斬邊帥人初亦信之卽知馬纓者使人用以爲驗也新築人請繁纓以朝卽此也今州郡惟帥臣乘馬乃始有纓建康有之它帥不製也

坫

論語反坫也者乃是積爵之器兩邦君酬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不應重以屏出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六帖

白樂天作類書名六帖通典選擧門載唐制曰開元中擧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

得五得六者爲通此六帖之名所從起也六帖云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期於必遂中選也

古每一官別鑄印

孔琳之當亘元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卽用一印無煩改作 本傳十七

神道

李廣傳孫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 西漢二十四 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長安志

弮

司馬遷言李陵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文穎曰弮弓弩弮也師古曰弮音眷與絭同弮絭音皆去權反又陵傳陵發連弩射單于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絭絭是弩弦張之則滿臂卽弩檐也空弮言上弦使滿而無矢可射承上矢盡爲文也 西漢十四

犦槊

宋景文筆記曰宣獻宋公著鹵簿記至犦槊不能得其義子後十餘年始得之其說曰江左有瓝槊爲其首大如瓝是其義也按字書瓝小瓜也蒲卓反字或爲瓟同一音也予案爾雅犦牛犎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犦牛於槊首以碧油囊籠之荊楚歲時記所說亦與爾雅同今金吾仗以犦槊爲第一隊則是犦槊云者刻犎牛於槊首也它說皆非也

五馬

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踟躕則其來已久

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然上言良馬四之下言良馬六之則或四或六元非定制也漢有騶馬車正用四馬而鄭元注詩曰周禮州長建旟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元以州長比方漢州大小相絕遠矣周之州乃反繫隸於縣比漢太守品秩殊不侔不足爲據然鄭從漢時人則太守之用五馬從漢已然矣至唐白樂天和深春二十詩曰五疋鳴珂馬雙輪畫軾車至其自杭分司有詩曰錢唐五馬留三疋還擬騎來攪擾春老杜亦曰使君五馬一馬驄則是眞有五馬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

鶻突

師友談紀云錢穆父尹開封剖決無滯東坡嘲次書爲霹靂手穆父曰敢云霹靂手且免鶻鷺蹄卽俳優以爲鶻突者也鶻突者胡塗之反也殷芸小說曰孫邕醇粹有素魏武帝初置侍中舉者不中選遂下令曰吾侍中欲得渾沌渾沌氏古之賢人也於是臣下方悟遂舉邕帝大悅此語著於釋稗釋稗訓之曰世俗之俳言也鶻者渾之入突者敦之入渾者渾之去沌者敦之去也用此言觀之則謂愚無分別名爲鶻突由來古矣釋稗不著名氏其書引王介父解義卽近世人也或作陸農師

綵杉

霍光傳師古曰爾雅毛詩傳皆云樅木則松葉柏身栝木則柏葉松身栝柏葉松身乃今俗呼爲綵杉者也

虛封

建安二十年曹操專封拜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新置皆不食租 虞松之曰今之虛封蓋始於此

萱草

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北注直以諼爲萱草詩永矢弗諼之訓爲忘故曰永誓不忘也又凡字必從其類而萱當從草今特舍草從言義皆可疑後見許氏說文萱之字从艸憲又作萱作蕿俱以況袁爲讙切乃知古詩字本作蕿自唐明皇改古文代以今字乃訛蕿爲諼耳

碑生金

晉語云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初不曉生金爲何等語案吳淑事類賦引魏志曰繁昌縣授禪碑中生金表送上臺臣盜貿王隱晉書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以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其曰瑞者晉爲金行故金生爲瑞元帝中興其應也據此而言則碑中誠生黃金矣亦異事哉

牙盤

唐少府監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上置上前亦謂之看食據此卽是以牙飾盤矣問之今世上食止是髹盤亦不飾牙

鐐爐

談苑載鐐鑪曰鐐者白金也意謂以白金飾爐也是固有本矣然恐語訛耳爾雅云烘燎煁烓也烘謂燒燎也煁今之三隅竈也然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生麻秖 音身 盆也然則鐐鑪亦不爲鐐當爲燎爐耳

燭

儀禮之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鄭元注曰燭燋也甸人掌供薪蒸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

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侯賓客之出也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剝樺皮爇之亦已精矣然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爇乃始有跋耳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

荅人問九江說

前蒙疑諭九江曲折冗久不報當不訝否某之諭禹貢也疑則傳疑初未嘗敢確主其見也進本於發語中已著此意至於九江非今江州固嘗明言之矣顧經文闕及九江者多恐是經中大節目若不姑據古傳以奠其地則凡經文中語及九江者無所指以致其辭故姑從古傳言之不謂確不可易也春秋所書尚分見聞傳聞爲三歐公亦不敢全廢漢儒之說而遂設爲之喻曰村疃有火州人數日乃始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秦以今淮南爲九江漢以今江州爲九江皆非鄰人親見之審矣然由今日泝秦漢如以州人而言縣事又不如姑仍縣人之言尚或可據也若舍之不用別擬一水以名九江是似州人强破邑傳或時邦成爲誤所不敢安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九江所奠矣劉歆遂指彭蠡以爲九江凡今名江州以爲九江郡皆始於歆然歷世不肯主信者以滙即彭蠡也滙與彭蠡既以三江名之不應添出一名謂爲九江也夫三江者南中北相參爲三是尚可應塞三數矣若九之爲九其名何自而起耶故王莽雖宗歆說以此名郡而後世不肯主信者爲其本無的據也若其指洞庭爲九江則自胡旦始而晁說之實宗師之第不肯明云其說自旦而出耳古來未嘗有爲此言者也且經之言九江也如曰九江孔殷又曰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又曰九江納錫大龜是皆因事及之猶可展轉它說矣至夫派江原委相貫自岷山以至入海具有次第著乎經文則何可移之而它也與經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是九江也者上承岷派由夔峽東注以下貫于東陵而後始會于滙滙者南江之與江漢合三爲一之地也今江州湖口縣是其所也洞庭也者課其大派則上承瀟湘而下逕岳州以合于江而瀟湘之源皆出湖南不受蜀水也則書之岷派瀟湘不得而預也今從岳州言之岷江正在州北洞庭乃在湖南其不爲一派明矣由岳州已上則兩水不相入如之何强取未嘗合流之南派而用全無古據之見劉而入之北派也今鼎沅之西固與蜀中施黔東西相距然而中隔萬山水不通流如之何而云南派可入北派也湖南固有澧水因遂置爲澧州矣李吉父元和郡縣志遂取此之澧水以爲岷蜀之澧故胡旦信之不疑而不知後世湖南之澧水非古梁州之澧水也此最致誤之因也且之說曰九水入于洞庭故名以九非也漣水營水（今爲瀟）耒水洣水漉水瀏水湞水蒸水湘水是姑可枚列爲九矣然而九水之外更有微水資水沅水澧水此四水者亦皆同入洞庭而同注於江則是洞庭所受者凡十三水矣不知以何爲限而遂擯去四水不數也若以爲上流只有九水則實之入沅時漣瀟鍾耒洣漉瀏湞之入湘也方其初來已爲九水而沅湘又爲二水以九合二則十一矣其可倒減十一使之爲九乎若專以注湖爲數則又沅湘實止二水數不及九不知何據而遂以意定之爲九也蓋古人之記水派也皆據其本名本地據實言之無有取象以爲之數者也且謂九爲陽數則於治水之義絕無所附不待他人致辨胡氏亦既設辭自疑而不敢主執矣是故江淮河濟命名既定則江的名江河的名河不似今而九水皆得名江名湖也且夫漢水之大幾與岷江相敵其已大矣而其初未及入江經但稱之爲漢不肯假以江名也洞庭雖大安得未會於江而遂被倒以目爲江乎而經亦無其語何可信也

演繁露卷

演繁露卷之三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氊蓋覆馬脊更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非意撰矣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究也蔡攸輩雖加辨釋終不協當案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伹不書爲誕也伹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袒裼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比也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鍾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伹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又王瓊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道逢太保廣平王懷遽自言馬瘦懷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案此書伹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其理相貫也又案西陽雜組一卷北齊迎南使使主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所書曰伹馬而不曰誕馬在車後而名伹知無乘具以備闕也

卜教

後世問卜于神有器名杯珓者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自有此制後後人不專用蚌殼矣或以竹或以木畧斲削使如蚌形而中分爲二有仰有俯故亦名杯珓杯者言蚌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杯也珓者本合爲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後人見其質之爲木也則書以爲校字義山雜纂曰嫌神擲校是也校亦音珓也今野廟之荒凉無資者止破厚竹根爲之俗書竹下安教者是也至唐韻效部所收則爲珓其說曰珓者杯珓也以玉爲之說文玉篇皆無珓字也案許氏說文作於後漢顧野王玉篇作於梁世孫愐加

字則在上元間而廣韻之成則在天寶十載然則自漢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於後世意撰也干祿書凡名俗字者皆此類也至其謂以玉爲之決非眞玉玉雖堅不可擲擲兼野廟之巫未必力能用玉也當是擇蚌殼瑩白者爲之而人因附玉以爲之名凡今珠璣玦瑱字雖從玉其實蚌屬也夫惟珓校敎既無明據又無理致皆所未安予故獨取宗懍之說也懍之荆楚歲時記曰秋社擬教於神以占來歲豐儉其字無所附並乃獨書爲教猶言神所告於擲擲乎見之也此說最爲明徑也又歲時記注文曰教以桐爲之形如小蛤言教教令也其擲法則以半俯半仰者爲吉也此其所以爲教也

流離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師古曰魏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虛脃不耐實非眞物案流離今書附玉旁爲琉璃字師古之記流離是矣而亦未得其詳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凡好石之器于是出天子升山取采石焉使民鑄以成器于采石山之上注云采石文采之石也則鑄石爲器古有之矣顏氏謂爲自然之物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即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者自是中國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無自然生成者若果出於生成則月氏之賈從何人而受此鑄法也兼外國奇產中國亦始無之獨不聞有所謂眞琉璃也東坡作藥玉盞詩曰鎔鉛煑白石作玉眞自欺東坡謂煑

即穆傳之所謂鑄顏氏之謂銷冶者也然中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則色甚光鮮而質則輕脃沃以熱酒隨手破裂至其來自海舶者製差樸鈍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損動是名番琉璃也番流離之異於中國流離其別蓋如此而未嘗聞有以石琢者也如階石之類古之謂珉又謂之碔砆至珷玞瑊玏皆石之似玉者使此一種石而入用自附名於玉不爲流離矣故知師古之言爲未審也

闌出

漢法闌出謂以違禁之物越出遮禁之地也無籍而冒入宮殿則爲闌入謂其人身竊入宮禁之內也闌有遮攔之義古字多通用闌闌攔皆一也攔檻之版爲闌子虛賦云宛虹拖於楯軒注云楯軒軒之闌版也張平子西都賦曰伏櫺檻而俯聽薛綜曰櫺臺上欄也爲軒檻可以限隔高下故名之爲欄是皆闌干之闌也兵器在架曰闌張衡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李善引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它兵曰蘭受弓弩曰錡蓋以轄束兵器名之曰蘭也井上四立幹四出而相交亦名爲闌言能遮限井口也聯木以邀遮禽獸爲闌上林之賦校獵也顏師古注曰校以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馬牛閑廄爲闌周官校人闌板以養馬故命之爲闌也納奴婢閑中而鬻賣之亦名爲闌賈誼傳賣僮納之閑中鬻即闌也合數者而求其義則闌出闌入之理皆昭昭矣後世財利所在官專其入則命之爲榷榷者水上獨木之橋也言獨專此水禁塞它路如一木橋然也夫以專取爲榷則犯闌禁而越出越入皆當爲闌矣

十數改用多畫字

古書一爲弌二爲弍三爲弎蓋以弋爲母而一二三畫數附合以成其字特不知單書一畫爲一單書二畫三畫爲二爲三起自何時今官府文書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於是壹貳參肆之類本皆非數直是取同聲之字借以爲用貴點畫多不可改換爲姦耳本無義理可以與之相更也若夫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則全無附並也然亦有在疑似間者易之參兩天地左傳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是皆以參爲三矣顔子不貳過士有貳宗國不堪貳爲其與正爲副則貳之爲二尚或可以傳會矣在顔師古時江充傳固已訛大臺爲太壹矣薛宣傳本曰壹笑爲樂而傳本乃作壹笑爲壺矢則是此時一已爲壹矣若元本不用壹字則一字本止一畫何緣轉易爲壺爲矢也若曰唐至明皇始盡以今文代去古文因盡歸咎明皇則師古之時漢書傳本何爲已變大臺以爲太壹壹笑以爲壺矢耶又凡漢書一字皆以壹代則一變爲壹久在明皇之前矣然而古今經史凡書千百之字無有用阡陌之阡公伯之伯者乎故疑晉本不嘗改少畫以從多畫也然不能究其起自何時

大衍虚一

正易新法之論大衍曰掛一之在四十九元不入用則雖去之無欠也其意以爲揲蓍之初此一既掛左指則自不預揲數上聲之數去聲矣及其四已定此一又歸奇扐則又不入七八九六之用故曰去之無欠也此蓋以象數言易於有爻之後而不知起象數以求易於未爻之前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之生二是虚一之能生天生地者也夫天地得此之生於太極也其象在蓍則分一爲二二是其形容已然此之分二者從何而來豈非從一握則四十九用皆藏一握之內及其分一握以爲兩握則一已生二而一遂無見聖人於是卽五十蓍中取其一蓍掛之左指者旣不以揲又不循數其意蓋示四十九用之上此之一數處總無爲而四十九者各以七八九六聽令而受數焉耳故此一雖虛而天下之實莫不由之以出則安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故知此說不能求諸未爻之前也

契丹於達魯河鉤魚

燕北雜錄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鉤魚等事於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思鄉人武珪在北十餘年以善歌隸帳下故能習北事詳悉凡其所錄皆珪辭也達魯河鉤牛魚北方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鉤也此之所記於北爲道宗淸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達魯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鉤是魚也北主與其母皆設次冰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冰帳其床前預開冰竅四名爲冰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鉤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冰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眎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北主卽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鉤擲之無不中者旣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卽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旣得遂相與出冰帳於別帳作樂上壽

古用玉非純玉

古禮用玉甚多而玉不乏或疑古玉多於後世是則然矣然而有說也說文玉部案禮天子用全純玉也上公用駹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相半也然則瓚埒云者其質半玉半石而駹者五分其質而四分爲玉一分爲石也然則古之禮玉惟天子所用通體是玉若其間雜之以石則不用也自上公以降則駹瓚埒之質雖不免雜之以石亦入用也則其禮用雖多凡半珉半玉亦入用也紹興十二三四年間或於會稽禹廟二淸殿前發地得瘞玉官寺初未之知人多分取及縣官知而徵之止餘四物其一蒼璧也色帶靑一邊有土蝕處稍變爲土黃色不知在瘞幾年矣其二蒼琮也極小畧可三五寸許正爲半圭之形此三者蓋眞玉也又有一物體圓如璧而旁出兩角角末卽是圭頭在禮所謂兩圭有邸者也色似玉帶白而體質甚輭觀者多用指爪掐試已成深穴細視正是寒長解石輩耳亦恐未可名之爲琪也其器見藏禹廟縣尉典之前後官遞相付授防換竊也吳民可帥越大興工浚鏡湖得小玉璧以獻公帑中迹此數物而考之以古則皆得諸禹廟其在土中者必爲瘞玉以祭者也得之水中者則其沈祭之玉也古用玉如此之多也

蓍以七爲數

諸家多言蓍以七爲數至其何以用七則莫有言者意謂七七四十九正蓍之用耳歷攷諸易自數總以及數變皆無以七爲祖者獨有七爲少陽固在四象之一然此之七也進之不得爲陽數之極退之不能爲陽變之祖則七在四策中特其列數之一耳安能總攝它數也顧獨於末流取四十九以配七七而謂爲數之祖何所本也

鴻毛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鴻毛非指其羽中之最大者言如鴻鵠得風而順其羽翰既大風又借便故以爲賢臣遇主之喻也

河豚

類篇魚部引博雅云鯸鮐盈之反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爲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爲魨

禹冢

漢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注云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今紹興府城東十許里有告成觀觀有禹廟相傳禹墓在廟東之小山山下又有窆石或云禹葬所用然絕無信傳又其地自在山陰縣治之東與古傳在南者方鄉不應若紹興府府治則又在今山陰縣之西而其正南大山即秦望山也秦始皇父子皆登此山以祭禹矣南史記秦碑至是尚在讀二世碑是也然則禹墓在秦望山上山陰縣南而不在告成觀甚明

背子中禪

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狀如單襦袷襖特其裾加長直垂至足焉耳其實古之中禪也禪之字或爲單皆音單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中單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兩腋有交帶橫束其上今世之慕古者兩腋各垂雙帶以準禪之帶即本此也江充傳衣紗縠禪衣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朝服中禪也漢官儀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禪衣事物紀原曰漢高帝與項羽戰汗透中單且曰中單即今汗衫非也

躧音屣

地理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跕它頰反躧游媚富貴注躧

跟爲跕掛指爲躧師古曰屣謂小履之無跟者也跕謂輕躡之也案今人夏月以生帛爲屧其三面稍隆起惟當腳跟處正低即師古所指也

湘素雜記

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辨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歸宿而時有闕疑者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而曰爲麥秋案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

宿州虹縣

虹縣今宿州屬邑也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即與今呼不同

舞馬

梁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獻赤龍駒能伏拜善舞周興嗣爲賦本傳六十二案此時已有舞馬不待開元間矣唐中宗景龍文館記已有舞馬亦非明皇始教也

渾姓

劉禹錫集二十八送渾大夫赴豐州其詩曰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然則渾姓側聲也

怪石

禹貢青州貢品有鉛松怪石說者疑怪石之爲玩物不當貢賈子曰非也其所謂怪非今世所玩如靈璧太湖之石嵌空玲瓏可爲戲玩也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以怪名也怪者異也說文稱欒音欒玗音于瓊音燮詩之貽我佩玖有蒼璁衡以至系璧之琫珌耳之琇與夫瑱之黑也珊瑚之赤也碧雞之碧也許氏以及漢儒皆嘗枚列其物而命之名曰此石之次玉者也此石之能比乎玉者也以此之石而比璠璵璿瓘瑾瑜琳球則不能齊及

然能超出常石之上得與眞玉爲比豈非石類之卓然秀異者乎則其命之爲怪非抑之也所以高之也且古之用玉比後世特多不止六器五瑞而已也刀劍衣佩日用之具皆用玉也用玉既多則所須必倍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代足用也故玖瑠琫珌固已明用美石而砆驍瑊玏之類則玉而雜石亦兼用之然則兼列怪石以期足用事之必然者也則怪石之貢以用而不以玩亦已明矣

荇 婕妤

詩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許氏曰菨餘也左右者后妃左右所謂淑女也言左右淑女如河洲之有菨餘也予於是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也字或加女則爲婕妤或加人則爲倢伃皆本詩之荇菜而增偏旁也漢世名所采其家女爲采名或亦本此矣

富貴昌宜侯王

淳熙乙巳予以大饗恩封新安郡侯時寺丞佐善小篆予問何人能刻銅當呼之使刻時因引予入一書室四壁盡是古器皆有款識其中一盆鑄篆特精而格制差淺四旁皆隱起水波中有兩魚其間不爲水紋處有篆文六字曰富貴昌宜侯王予時大病更生樂見昌宜二字意甚欣然不暇究其爲何種制度也丁未三月二十八日在建寧閱唐會要見上元間高宗即洛北營建陰殿韋洪機掘地得古銅器如盆而淺中有蟲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以較時公所藏則盆與樣制皆與之合其中字語則隨人意向故兩語不同耳然則此制唐已前既有之矣

桔槔水車

水車古無見莊子曰漢陰丈人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則直提甕汲井汲滿卽出而灌之未有機巧也子貢於是語以桔槔之制其說曰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案此意制是就有水處立木其上交午如十字一頭繫甕一頭墜人爲制其低昂故其挈水若抽數如泆湯也泆湯者湯之沸騰而湧起者也此其爲械比之抱甕則事半而功加倍矣然而自此時至漢皆未有今世挽水之車也不獨未有挽水之車也雖木礱水碓亦無之蓋故知智未及知也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此方是今之水車也矣（出魏畧 在御覽八百十四）

東堂桂

晉郄詵試東堂得第自言猶桂林一枝東堂者晉宮之正殿也山謙丹陽記曰前殿正殿也東西堂魏制也在周爲小寢也（御覽三百七十五）

含章梅妝

壽陽公主在含章殿梅花飄著其額因無做之以爲妝稜山謙之丹陽記曰皇后正殿曰顯陽東曰含章西曰徽音皆洛陽宮舊名也名起後漢（御覽三百七十五）

太守黃堂

郡國志曰雞坡之側卽春申君之子假居之地也後有守居之以數失火故塗以雌黃遂名黃堂（御覽堂門）

赤米

國語曰越大夫種謀曰今吳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注曰米之惡者也（御覽三十五）案赤米今有之俗稱紅霞米田之高卬者乃以種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然則赦時已有此米矣南史任昉傳昉解新安太守去惟載桃花米卽赤米是也

演繁露卷之三終

演繁露卷之四

如五器卒乃復

尚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冐圭者天子與諸侯爲瑞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復得以給使之歸國有過者留其圭三年（已上御覽八百六）案大傳此言必有所本舜典之謂輯五瑞者卽此之執圭而朝者也輯者斂之而上乎天子也又謂班瑞于羣后者卽此之復與其圭以歸者也第其有過留之三年者不見所出然大傳此言極有理也舜典下文東巡岱宗而覲五玉以朝者卽與在朝而輯五瑞者同理也正義曰五瑞本受之堯斂而還之謂如舜新以付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亦有理然以上下文推之則不通矣四嶽巡狩皆嘗斂玉而復授之矣至五器之斂復卽是輯班之異名矣今獨於正月在都時所班者爲舜賜則巡狩之所如所復在已受新賜之後何用再班也耶以此知大傳所言有理蓋分遏留兩端以爲賞罰也者其說有理也

飴餳

餳（徐盈反）飴（與之反）一也楚辭曰粔籹蜜餌有餦餭（餦音張 餭音皇）案餳飴餦餭皆一物也而小有異說文曰飴米蘖煎也餳和饊也釋名曰餳餅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餳形怡怡然也方言曰餳謂之餦餭注云卽乾飴也飴謂之該餳謂之餹凡飴謂之餳自關而東通語也今人名爲白糖者是也以其雜米蘖爲之也飴卽餳之融液而可以入之食飲中者也後漢明德馬后謂含飴弄孫者是也唐世所食餳粥是其類也張衡七辨曰沙飴石蜜遠國貢儲卽今沙糖也唐元奘西域記以西域石蜜來詢知其法用蔗汁蒸造太宗令人製之味色皆踰其

初卽中國有沙糖之始耶然南史已載糖蜜曰蠏之將糖蠏擾彌甚其豈以白糖淹之耶白糖文見上

父之稱呼

漢魏以前凡人子稱父則直曰父若爲文言則曰大人後世呼父不爲父而轉其音曰爺又曰爹低耶反雖宮禁稱呼亦同其音故實懷正爲國爺是其事也唐人草檄亦曰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也案唐韻爹羌人呼父也陟耶反則其讀若遮與今俗所呼不同不知以遮爲音者自何世始也案通鑑德宗正元六年回紇可汗謝其次相曰惟仰食於阿多固不敢預也史釋之曰回呼父爲阿多則是正名爲多不名爲爺也今人不以貴賤呼父皆爲耶蓋傳襲已久矣

詔黃

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郎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南史十四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南史傳十五卷曰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彥回就緒折行遐是役也皆先職授位板檄不供由已有黃紙札則宋世卽軍補官賞功又已用黃紙矣沈約宋平八年奏彈南郡丞王源曰源官品應黃紙輒奉白簡以聞則是奏彈之文嘗用黃紙矣文選四十又徐羨之召蔡廓爲吏部尚書謂黃門已下悉以相委郭闇之曰我不能爲徐羨之書紙尾其曰紙尾者黃案之尾也此時選案黃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然也則是宋世已用黃紙爲案也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署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其何者之爲白案何者之爲黃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兩色決矣南齊東昏侯遊戲無度臺閣案奏或不知所在閹人以紙包裹煎肉遺家並是三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朝凡曆爲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槩言詔用黃紙始於高宗不審也

儀鸞

顯慶四年高宗因羣臣賀桃林生李上曰隋煬帝世嘗有野雀巢于殿上嘗上校尉唱云此是鸞鳥有衛士報云田野之中大有此物乃笞衛士奏以爲瑞仍名此殿爲儀鸞殿至今嗤笑案高宗所指校尉者乃高德儒也一本云馬德儒高祖起義執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遂斬之夫高祖斬德儒以爲妄高宗以指鸞爲詐而儀鸞殿所置之儀鸞司者迄今不改樂其名美不究其由也大業雜記所指爲鸞者孔雀也

七牢百牢

傳十五年五叅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異此數而言之也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失之矣

太廟先於階下西向拜

凡行禮太廟執事行事官皆未登階先於階下望西再拜雖人主親祠亦與羣臣同拜相傳此禮名爲參神案徐鍇歲時廣記記東漢人主上陵禮曰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山陵旋升阼階引謝承書曰蔡邕爲司徒掾從公到陵問上陵之禮或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聞也光武卽是始葬乃捌是禮卽邕此記而參求之是謂西漢諸陵皆在長安光武始葬東都故明帝之上光武陵也必先望西致敬乃敢次及光武此說差有理耳然唐會要載太宗拜陵亦先向西而拜案太宗時唐家方有五陵獻懿皆葬趙州趙州自在長安東北固不應向西而拜矣其帝神堯葬于三原三原漢池陽地又在長安正北亦不應西拜也獨元帝陵在咸陽咸陽亦在長安西北固不爲正西矣且使尊此而先之凡此五陵其四在北其一在西何由獨尊其一耶然則太宗西拜其不獨向元陵亦已明矣予案漢郊祀志東方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故凡事鬼必以西爲尊也太祖之廟獨爲東向蓋據西以嚮東卽其事也向西之拜其殆卽謂神墓在西也不專爲一代之陵而設也

秸服

禹貢五百里甸服何服之賦專納秸服杜佑曰甸者爲天子治田也自百里至五百里以遠近差爲五等而輕重之則五服之凡也然則其制有可疑者焉三百里之比四百里五百里則近矣而納秸者純爲藁秸以價計之則比納粟納米反爲輕少此其爲制何宿也杜佑曰服者服藁役其說是也凡因秸而服其役則納秸雖輕而服役則重用相補除而輕重適得適平也秸之爲用多矣祭之席地人之藉寢皆以秸爲質齋牛駕馬皆以秸爲食凡其編列供收飭加飼秣皆供役者當之故甸內五百里地田王田者其賦入之物不粟不米不總不銍事以供秸爲賦爲其賈雖賤而所供之役則費反重也佑嘗參攷周制見其遠郊甸縣所賦高下相懸或有十而取二者或有二十而取五者其差或過數等殊乖十一之則遂總爲之說曰周稅輕近重遠近者多役也以輕賦而稍多役使之適平則秸輕役重正以求及乎

中也此古人深意也

更點

一夜分五更以五夜更易爲名也顔之推曰五夜謂
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第也點者則以下漏滴水爲名
每一更又分爲五點也張衡賦曰衛以嚴更之直凡史
家記事以乙夜丙夜之類次而言之自甲至戊五易其
序則以五更已顔之推家訓所識次第是矣五夜相次
擊以爲節南史謂統如打五鼓是也五夜又分二十五
點點又擊點以記唐六典具載其事以故文人作文
爲及更點皆以鐘鼓爲言也南史景陽樓有鐘專記曉
漏不爲記點之用也特不知一更又分五點起自何世
耳水經洛陽有金墉城城東有豐覽漏鐘以和鼓漏又南
齊宮城有鄣敵樓樓上施鼓持夜迭應更鳴高帝以鼓多
警眠遂改用鐵磬疑記點以鐘鼓制當始乎此 通典二十三

秉心塞淵馬三千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心何預馬而若以爲致也
是與思無邪思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爲人上而存心
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苟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
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
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蹄也蹊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
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由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
此心可以感動乎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爲太僕
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充多征吳得以濟事潘尼爲太僕
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卽其說有本矣莊
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爲
乘田而牛羊茁壯長皆一理也堯典談歷而鳥獸之孳
革毨氄應時無爽伊尹明言烈祖之德而曰鳥獸魚鼈
咸若是皆舉末明本以見無細不及也

寢廟游衣冠

古不墓祭祭必於廟廟皆有寢故也凡廟列諸寢前寢
則位乎廟後以象人君之前朝後寢也凡寢之有衣冠
几杖象生之具者卽在廟之寢也高廟衣冠月一出游
者游其廟寢之衣冠也秦人始於墓側立寢漢世因之
諸陵皆有園寢又有宮人隨鼓漏理枕具盥水陳嚴具
則又推廟寢之制以及陵寢者也陵寢亦如廟寢其衣
冠月一游之諸侯王表曰太常孔臧坐衣冠橋壞失侯
是其事也然則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日望
陵上食其來有自矣 通鑑四十九 陸機作文以譏切之但知
搜剔其過不復審諦其自也

頌琴

左氏襄二年穆姜擇美檟自爲頌琴杜預曰琴名也猶
言雅琴案周禮有頌笙頌磬子常疑之若謂此之二器
以爲頌爲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其器獨不記於
周禮也因閱杜詩乃悟頌云者乃其笙磬之名也唐李
勉所實之琴有二一名響泉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折俎

享有體薦體者牲之全體也薦進也謂舉全體以進也
宴有折俎俎者所以盛肉也折者解牲體而析之但供
其肉不供全體矣周亞夫傳獨賓大胾而無切肉又不
設箸本是以此爲戲不令得食耳若究其實卽例古之
體薦矣今列郡會客有不供食餼而準價以餉者書辭
例云折俎誤也折俎之折音舌言破碎也今之折價而
餉者其讀如浙言價與餼相當也

黃麻白麻

唐世王言之別有七其一爲冊書次爲制書又次爲勞
慰又次爲發日敕冊書惟除拜王公將相則用白麻紙
書封付閤門閤門集朝士拆封宣讀宣已付有司書諸
竹簡是爲冊已所謂擇日備禮冊命者卽以此麻入之
竹冊而涓吉臨軒以授其人者也自制書已下至發日
敕則用黃麻紙書之老杜所謂黃麻似六經者也若降
敕旨論事及敕牒則用黃藤紙其禮又降於黃麻矣 六典

魚袋

今之魚袋本唐制也六典符寶郎隨身魚符之制曰所
以明貴賤應宣召左二右一其飾有玉金銀三等其符
題云某位姓名案此之謂符者初用一本對中書其人
官位姓名書已乃析而二之右付其人所謂右一者是
也左則藏之於內或有宣召卽內出左契以與右合參
驗而同乃始得入其在古制則官得通籍禁中者至入
宮門案牒省驗其人年貌官位皆同乃入者也武后時
改魚爲龜故崔神慶曰今五品以上佩龜者爲別敕宣
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之然後應命 通鑑二百十 卽此制
也隨身魚符其用蓋如此也今世之制但襲唐舊案官
品而授之使得佩帶爲飾焉耳而合符之制不復舉用
也於是案今制以求古則魚袋之上設爲魚形者唐制
以玉金銀爲飾者也魚飾之下有黑韋渾裹方木附身
以垂者唐制謂書其官姓名於木而中分爲二者也服
章有紫朱黑三異而魚飾之下盛符之囊皆用黑韋者
明其爲用而不爲飾也唐制左符乃遂有二或其人在
外則出半符爲信召之使來也或此符已往而其人闕
命先至則尚有一符可以爲驗也此其所以右一而左
二也宣召太子則用玉契事起武后時亦崔神慶所建

也此之𢏺建玉魚劄亦本於隨身魚袋也通鑑二百十

蝗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是北地飛來也吾鄉徽州稻初成案常苦蟲害其形如蠶而其色標青旣食苗葉又能吐絲牽漫稻頂如蠶在簇然稻之花穗皆不得伸最爲農害俗呼橫虫橫音戶孟反記得紹興庚申汪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蟲名爲橫彥章謂曰日有旨令恤蟲災第言徽州蝻虫爲害不呼爲橫也案唐韻蝗一音橫去聲則俗呼爲橫不爲無本也

演繁露卷四終

演繁露卷五

辱井

陳後主入景陽井隋軍出之因號其井爲辱井曾子固記其所見曰井口石欄有銘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哉乾道壬辰予將漕江東以季月同諸司入視行宮有無修換至學士院前與鑰大璫指其中一石欄曰此古辱井欄也卽而視之其欄口之上果嘗鐫刻辱井當戒等語側邊則唐人記其遊觀月日鐫題塡滿至無見石而其石理光瑩可鑑仍有淡紅漫布其上略如朝霞建康圖經謂此之紅者乃張孔二宮人脂澤所染也予細觀而揆之以理則皆誤傳蓋史記後主與二嬖同縋而上則三人矣今其欄口畧可容一小兒則後主一身尙不可入安有三人同縋之理也建康城中鋪街之石率皆青質紅章此自其地石性天然而然安得遂云胭脂所染也予久欲辨識爲無的據不敢輕發淳熙壬寅正月十四日偶閱歐公歸田錄曰隋煬帝作景陽井銘銘文尙隱隱可讀有云前車已傾後乘將沒則歐公所見之銘此井鐫文全然不同矣予亦嘗墨得唐世鐫刻井文一本今尋不見然猶記其詳元無歐公所見傾沒等語也然則今之留眞建康行宮者非古物明白矣特不知唐人皆指此欄爲眞而歐公又何從而得傾沒等語也

印文扁旁添之字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贅遂除去之字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此之添一大字於體旣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然扁題字數奇而不耦者古今往往皆增之字則是必有古而不知所起的在何時也漢武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尙黃

數用五張晏釋之曰漢據土德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則曰丞相之印章則是於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足乎土五之數也下及諸卿及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益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嘗增字遂從而放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牓不問何事何世槩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則失本矣

諱

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它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伸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爲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爲御名若先朝帝名卽改名爲諱是爲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爲詢其詔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於世名之自見本項

丁錢

今之丁錢卽漢世筭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卽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卽

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役一年之役也唐制取民者爲租庸調三色其曰庸者一歲而用人力止於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則輸絹三尺是名爲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調調謂輸絹銀之屬也此三代漢唐賦役增損之凡也庸字雖單出不爲立人爲與廟諱義同只　租役調也

有如皦日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言我志明白如日皦然也至左氏晉文公與咎犯誓亦用此之意度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河其立語亦放乎詩矣而意度全異也故史記發明其意而改爲之言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此之要質河伯使司其約者語意却甚明白也御克使齊齊人侮之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何伯視之（出史記晉世家）則亦史遷所記之語也至祖逖擊楫爲誓則曰所不能淸中原者有如大江則其義何屬也

麒麟

春秋獲麟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此之麒麟自是瑞獸非馬也唐以騏驎名馬厩驥者馬之有德者也騏則馬之毛色也名厩之意蓋兼取祥麟德驥以重其事也字既改而從馬則失其本意矣不獨唐厩之誤如此世凡援麒麟以比者皆書爲騏驎人亦不察也

卿

後世人主之對臣下不問三公九卿之與庶列槩呼爲卿惟大朝會上公預事則典儀者臨殿陛宣答曰某處

與公等共之獨此稱公它則否前輩亦嘗辨之矣以予所見此語當出戰國戰國之世其陪臣之貴者至卿而極故其國君目其人之爲卿也是致極不可加之禮也及其呼喚已熟故秦漢以下人主亦遂循而目之是以無問官之高下槩命爲卿也趙廣漢傳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此時廣漢爲尹京兆身爲九卿不闒閥不立臣僕其屬官安得有卿耶特取時人相尊之語以爲之禮耳廣漢又嘗對劾蘇回之賊而言曰京兆趙君謝兩卿又語亭長曰京兆不忘卿厚意王尊爲太守出教告屬縣曰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意皆類也後世呼之爲卿如春秋時呼人爲君爲公也

生祠

于定國爲東海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爲立生祠生而立祠此似無謂也人已死乃須立廟而血食今也生而立廟誰當享之然而于公聽之不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號爲太宗則生祠殆例此也

東鄉

古今賓主之位賓皆在西主皆在東非尊東而下西也東卑於西故自處於卑以西方尊客也曲禮說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則是客與主人敵禮者卽居西對東以與主人匹所謂分庭抗禮者也惟其客之分卑降乎主人一等則不敢正當敵禮而隨主人之後以趨東階也然則居東之爲自卑其理明矣今人通謂主人爲東道尚亦無害指東爲尊則失之矣左氏之言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供行李之往來此蓋鄭在秦東其人主秦地而言故曰東道主非謂一

堂之上位在極東乃云東道也廟法太祖西坐而正東向以爲諸廟之冠正此理也韓信之得廣武君也東鄉坐西向而師事之是使左車之位在西而面則鄉東信位在東而面則向西也此其所以名爲師事也此又可見其處東之爲卑也田蚡爲相坐其兄蓋侯西鄉而自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私撓也王包傳樓護嘗爲王邑父客邑特尊之坐者數百獨處護於西使之東向正坐也近世相承分二相爲左右而階銜之分左右也有出身人冠左無出身人冠右則又因坐位致誤也古人得罪下遷者皆曰左遷漢法仕諸侯者名爲左官則古不尚左其來久矣

男生小運起寅女生小運起申

通典五十九卷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注曰許叔重云包字象懷妊巳在其中子未成形之象也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俱立於巳爲夫婦而懷妊於巳巳爲子也（子爲陽氣發生之始人皆於子稟生焉故男自子而左數之歷三十位而至巳是爲男娶之年所謂男三十而娶也女自子而右數之歷二十位而至巳是爲女嫁之年所謂女二十而嫁）人十月而生男起巳右行至寅女起巳左行至申故男年始寅女年始申（男從巳上向右邊數去至寅則十箇月矣女從巳上向左邊數去歷十箇月卽申也）案此所言男生年起寅者卽今三命家謂男一歲小運起寅者也女生年起申卽女生一歲小運起申者是也其說若出附會而今世命術通用其說禍福皆驗不知許氏於何得之殆漢世已有推命之法矣而許氏得之也耶或是許氏自推男女生理而曰者取以爲用也然史傳所載如舉許負馬季主其能先事命中者皆卜相耳而未聞有推命之術也至隋世楊操注八十一難經詳述此說而曰人生男女陰陽出

於自然也則明爲推命也

齒路馬有誅

曲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誅責也如孔子曰於予與何誅者是也其在國法則雖小小責罰皆可名之爲誅也漢令不下殿門罰金四兩之類是亦名爲誅責也於是見路馬之芻而蹙之以足則爲不敬不敬者有罰是之爲誅矣至於他馬與路馬同道官馬不自斂退乃遂與之齊行是之爲齒齒之爲義若三年不齒之齒齒亦有罰也凡此之罰皆得名之爲誅如五刑皆得爲刑也舊說謂齒者驗馬齒而命其年則遂加之以誅此謬也

厠

漢書衛青大將軍侍中武帝據厠見之注溷厠也此說非也武帝固以奴隸待青矣青時已爲大將軍亦不應如此之深也凡言厠者皆爲其在兩物之間漢文居霸北臨厠使愼夫人鼓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水經曰今斯原夾二水矣原者白鹿原也霸水自北原上來滻長安而合乎滻也（或謂長水會霸要之皆在兩水間其義兩通）故此原在霸滻兩間而文帝臨之是謂臨厠也卽此理推之則凡厠云者皆以兩間爲義雖溷圊之名爲厠亦一理也詩謂夾其皇澗者是也夫水在兩土之間旣可名澗則凡厠之義皆以兩間名之復何疑哉古書所著如曰豫讓變姓名爲刑人而入襄子之厠襄子如厠心動又如管寧嘗過而曰固當如厠不冠矣諸如此類則眞溷圊矣而溷圊之義蓋亦同用兩間爲義也又如郅都傳賈姬如厠有野彘如厠命都擊之則此之如厠者正爲其在兩土夾中非溷圊矣人主之見臣下不必皆在廣庭坐雖殿燕閒御坐之前必有隙地使見者得以拜伏從容進退乃爲得體今武帝之見青也臨斬絕之岸而使青蒲伏於絕岸之下仰視威顏如在天上可謂非禮矣故史因武帝之禮顯而對青以言臨厠也

鐵甲皮甲水犀鮫魚

三代秦漢以前軍旅多用皮甲其曰犀兕者是也然史傳所載已有鍛金爲甲者矣顧其用者尚少耳管子曰葛廬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受之以爲劒鎧鎧卽甲也注云言其始也言以金爲甲自蚩尤始也然則前乎三代已有金甲矣若其軍旅之所通用不勝其多則直鍛皮爲之耳許氏說文鎧甲也釬臂鎧也錏鍜頸鎧也三者字皆從金則可以知其必以金鑄矣周禮函人所典犀甲兕甲合甲凡三甲也此三甲者率皆以皮爲札札成堅之以火故函人曰凡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是也此之謂皮卽牛犀兕三獸之皮皆堅韌可用也牛卽耕牛也犀則一角者也兕則色青如牛者也三者惟牛可畜則可隨須隨有矣若犀與兕皆非可畜之獸其皮亦不可常得也孔子曰虎兕出于柙柙以畜之尚或擊裂而出則是不可豢畜也矣故國語載叔向之言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葛洪亦曰屠犀爲甲賈逵曰以兕革爲大甲也夫其平日不可使出圈柙而臨用又須屠射則其材何可常有若夫牛者旣可豢畜則臨用不患難辦矣華元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吾牛皆有皮皮皆可用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也此雖例爲夸言然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矣勾踐又有水牛之甲卽以水牛皮爲之矣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鮫魚者皮上傅砂其鋋可錯用以爲甲亦與犀兕同堅於是遂名水犀者卽是本鮫魚之爲水產而取之以名也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也夾道累磁石賊貿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卽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則是隆軍有鐵甲可擐而不擐也王隱晉書亦載其事乃曰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爲之而名以爲犀焉耳

市馬

市馬於吐蕃古記無載然已有其事鹽鐵論曰齊陶之縑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則漢世已嘗出縑帛買馬塞外矣顧其時虜未知中國縑帛眞價故得出一縑一布而得累金之物至唐世則病其酬帛之多矣

往省括于度則釋

機者弩牙也牙之所以過弦也括者矢之尾末叉而爲二可以銜弦也度者立爲分寸使可以準望以求正鵠之所在故必待其尺寸之實故力始可發也虞者度也（入聲）往者矢尚在弦未離弩臂之上也爲其目力已注乎機卽爲往也欽厥止者弩人虞度機牙之時也所止已定則率祖而行以釋矢于弦者也釋者發機激矢之時也揚子曰蒦而後發發必中矣後漢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李賢注曰寵射秘法曰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案此卽三微三小者其措矢之分寸也目之所注有分寸可準則矢之所發必無毫釐或差弓弩蓋一律也夫惟有分寸可準則虞度所施正在擬發未發之間矣三微三小分寸在弦而十發十中往必中鵠以機牙之分寸必與正鵠分寸相對也曰往乎此而擬度及彼是爲往省也

什一稅

夏商周賦助徹貢皆十取其一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則十二矣秦始皇多事征戍繁重橫加役取董仲舒曰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至班固食貨志總言其凡則又曰收泰半之賦泰半者三分取二也三分取二則又加於一半矣而亦未至三十其倍不知二者孰爲的數也高祖既定天下約法三章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則比十一之法既已加輕矣文帝因鼂錯入粟之策行之數年邊積饒衍遂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其曰賜半者此一年內當輸一斗者止輸五升是爲官賜其年半額也明年又遂除民田之租稅此之謂除則并與當輸一斗之類全免不收矣然此之除減皆是立高帝十五稅一以爲之則而爲除減之數焉耳後至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則是於高帝所立之額止減其半如高帝時應輸一斗者歲歲常減五升而所取益以輕少矣史家計定其數則曰三十而稅一也三十而稅一是從古者十一之法而三分免二若引而上之以比古法則當輸三斗者止取一斗也民間種田三十畝止收一畝而入之官也漢家賦稅之類至此乃始定爲三十取一也中更王莽額固加重然東漢奉行宣帝之法不敢增改也爲其減改太多故遇國家有事遂不免停減吏俸以資邊費所以仲長統約其中而論之曰二十稅一名之曰貉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俸以豐軍用事緣於秦漢承其業遂不改更也據仲氏此論是云取之太輕故所入不供所出而至於鐫吏俸以補用非中制也孟子之論十一曰重於十一者大桀小桀也輕於十一者大貉小貉也反覆究論則十一爲天下中正不刊之論也

洛陽橋

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中間濶兩頭銳銳故不與潮鬭濶故能勝鋪架也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記以載首末今猶歸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於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披南而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濶不能廣於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濶而力厚即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累趾也哉

注疏箋傳

後世之名注疏者先列本文於上而著其所見於下其曰注者言本文如水之源而其派流之所分注如下文所言也至其曰疏者則舉注而條列之其倫理得以疏通也若夫古之傳書者則不然矣於本文隱奧之義則立說以發明之雖不正指本語而本語意度自昭也爾雅之於詩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爲一書於是引出已名以名其著列莊亢尹之於五千言亦猶是也漢興文帝時有申公詩武帝時有孔安國尚書有淮南王離騷傳則正爲之說以解釋本文矣而亦未名爲注也左氏之傳春秋也附經立文其體與注疏矣然先時亦未嘗合二爲一也至劉歆大好其書乃始各附所傳於正經之下故班固傳之曰初左氏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然後轉相發明也則凡今附注於本文之下者殆自歆始也歆之移書亦嘗舉時論而臆折之矣曰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案此則知班固所書其得實矣周易十翼者文言亦其一也今惟乾坤兩卦附著文言於下而它卦之有文言者則聚著繫辭不附本卦也凡爲此者實王弼也此蓋古則之在而可證者也鄭康成之釋詩也別爲注文附毛公之下而自名其語曰箋崔豹古今注曰毛公嘗爲康成鄉州太守故康成不敢與之齒驥而以箋爲言箋猶牋也與牋記之牋同也此說迂也古無紙專用簡牘簡則以竹爲之牘則以木爲之康成每條自出已說別以片竹書之而列毛傳之傍故特名鄭氏箋者明此箋之語已實言之也

演繁露卷五終

演繁露卷六

博

博古固有之然而隨世更易制多不同于前本合晉宋數事而附摴蒱經立爲之說皆可傳無忤矣李賢注後漢梁冀傳所引諸書格範則與晉宋所傳不同其說曰楚辭曰昆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此卽已與劉裕擲五木者異矣賢又引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畫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案此以刻畫多少爲采名而無犢雉之象又與劉裕諸人所用不同殆是隨人各出意變無定格也

摴蒱

博者孔老皆嘗言之而摴蒱之名至晉始著不知起於何代要其流派必自博出也博用六子楚辭謂之六博而說文以爲用六箸十二棊故數繫於六也至摴蒱則所用者五子而已其初刻木爲之劉裕擲五木使之成盧則其子用木而五也摴蒱久廢不行于在泉南傳得摴蒱經不書作者姓名然而五木形制齒數具在用劉毅傳所著盧雉之語會合而言之粗亦可孜然其說多自相矛盾推說不通詳求其用則專施之打馬則是此書之作殆出於變格打馬之後耶故與史語多不合也葛洪不曉棊道不識摴蒱齒數于之拙固與洪似矣而古事之與摴蒱相關者多如盧白梟雉勝負之訣皆隱其中苟以素所不嗜而棄之不言則古事暗昧故隱見以書非明奕也明古也

投五木瓊橩玖骰

博之流爲摴蒱爲握槊（即雙陸也）爲呼博爲酒令體製雖不全同而行塞勝負取決於投則一理也蔡澤說范睢曰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投者擲也桓元曰劉毅摴蒱一擲百萬皆以投擲爲名也古惟斲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後世轉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故列子之謂投瓊律文之謂出玖凡瓊與玖皆玉名也蓋謂博者借美名以命之未必眞嘗用玉也御覽載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假息閑居操梲弄棊文局摴蒱言不及義勝負是圖注云梲器嘗反博子也梲之讀與瓊同其字仍自從木知其初制本以木爲質也唐世則鏤骨爲骰朱墨雜塗數以爲采亦有出意爲巧者取相思紅子納置骰中使其色明現而易見故溫飛卿豔詞曰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凡此二者卽今世通名骰子也本書爲投後轉呼爲頭北史周文命丞郎擲摴蒱頭則昔云投者遂轉爲頭矣頭者總晉之義（本文詳見此後采下）自鏤骨爲骰以後不惟五木舊制湮沒不傳而字直爲骰不復爲投矣若其體制又全與用木時殊異矣方其用木也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以鏤采也凡一子悉爲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爲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卽畫雉雉者野雞也凡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盧者黑也言五子皆黑也五黑皆現則五犢隨現從可知矣此在摴蒱爲最高之采挼木而擲往往叱喝使致其極故亦名呼盧也其次五子四黑而一白則是四犢一雉則其采名雉用以比盧降一等矣（見晉傳詳在後篇）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故或名爲梟卽鄧艾言云六博得梟

者勝也或名爲犍（居言切）謂五木十擲輒犍非其人不能是也（見御覽）凡此采名摴蒱經雖皆枚載然反覆推較率多駁而不通也（詳別出）至於骰子之制固知祖襲五木然而詳畧大率不同也五木止有兩面骰子則有六面故骰子著齒自一至六爲采亦益多率其大而言之則是截去五木兩頭尖銳而壓長爲方既有六面又著六數不比五木但有白黑兩面矣五木之制至晉世猶復用木然列子已言投瓊則周末已嘗改玉骨也耶或者形製仍同五木而質已用玉石也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爲摴蒱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尚存也耶

采

采本是采色之采指其文以言也如黑白之以色別雉犢之以物別皆采也投得何色其中程者勝因遂名之爲采今俗語凡事小而幸得者皆以采名之義蓋起此也此正班固所譏謂懸於投而不屬乎其人之有德者也齊書李安民與明帝摴蒱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言其投而得儁非一時幸中也此言相有福也後周王思政任同州與太祖摴蒱大出衣寶約擲盧者與之思政斂容跪誓願得成盧已果得盧又北史梁主蕭詧曾獻瑪瑙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至薛端乃執摴蒱頭而言曰非爲此鍾可貴但思露其誠耳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卽以與之用此而言則得儁而名以爲采其來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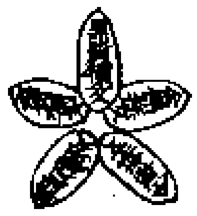
盧雉

自有骰子以後摴蒱尖長之子遂廢閣不用凡古書古

事詎及摴蒱者其名數遂不可曉雖非要事要之闕所不知終是懷慊也摴蒱經也者據其所見立爲之書有意乎追補亡矣然古摴蒱事在史而詳者惟劉毅傳爲著舉比之經語以與毅傳相較則此書所載不能與之諸合也故知其傳不古也晉書劉毅傳曰毅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劉毅次擲得雉大喜此言衆人先擲而擲已有得犢者矣而五木未至純盧也次得及毅則遂得雉雉者四黑而一白夫四黑而一白其采名爲雉也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雉次於盧盧高於雉雉亦高於它采既不得盧而得雉賽它人不能及故大爲之言曰非不能盧直不爲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皆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四子皆黑其餘一子若不得黑即必現白如又現白即是四黑一白采當爲雉矣裕若得雉即不能勝毅故一子之轉躍未定者裕遂厲聲喝之使現黑采也黑采既現即五子皆黑遂可以成其爲盧也盧現而裕自降等故毅惡裕不肯相借也哉毅意不快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也用毅傳所記以求晉世之摴蒱采名齒數亨之前說悉與之合也劉裕所得之盧是五子之半面爲黑者皆現乎上而五子之半爲白者皆藏於下俯仰合計則五子通爲十面半白半黑具足無欠而五木之齒數亦相應協無欠無餘矣自斯以往黑白兩面交致其雜亦隨齒立名而不出乎白黑兩面是皆有數可數故亦有象可畫矣今此經所繪白黑遂有不可推較者失在誤添純白純黑兩色故其說不與史合耳今先列舊圖而後別立新畫貴其易曉

摴蒱經舊畫只有四木四木者傅子四箇也不是一木簇爲四角古博子皆言五木故知舊經誤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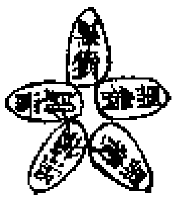
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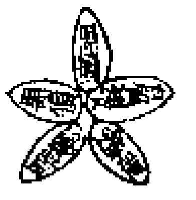
雉

今定新畫係用五木五木者木投凡五箇也

盧



雉



若本晉傳而求之則五黑者五子固皆爲黑而黑上皆畫爲犢無有純黑而不爲犢形者也五白者五子皆白白者畫雉無有純白而不爲雉形者也於是合而言之其陽能現五犢則其陰必藏五雉二五爲十而五子之十面無欠無餘推之而皆可通矣今舊圖之於五黑也以其三畫犢以其二純黑則是五子之十面者以其半爲純黑以其半爲黑犢乃可應數不知十面皆黑安得別有一白越自外來而間乎四黑之間可以命之爲雉也耶若每子皆有四面兩面有文黑上畫犢白上畫雉兩面無文純白不畫雉純黑不畫犢且以劉裕所投言之四黑已見其一白若專是白而上無畫雉之文則此之一白而間五黑何以得名爲雉也凡此皆推而不通今故別爲之圖而正摴蒱經之誤使史語明白

五白梟犍

老杜今夕行曰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觀其意脉正用劉毅事而五白非摴蒱所貴不知杜獨何據也摴蒱家謂二白三黑爲犍犍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犍不爲不能則知犍爲惡齒也

梟名甚多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此艾因牙上有梟姑

爲安衆之言耳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據此言之則梟固爲善齒而殺梟者又當得爲則梟之采品甚低非盧比也老杜梟言梟盧亦恐未詳

長短句

魏晉唐郊廟歌率多四字爲句唐曲在者如柳枝竹枝欵乃句皆七字不知當時歌唱用何爲調也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則今人以歌曲爲長短句者本張華所陳也通典樂門

角

通典樂門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

鼓吹

後魏永熙中諸州鎮各給鼓吹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其等以赤青黑色爲次中州刺史及諸鎮戍皆給之

佛牙

世之尊佛而主其異者其說曰華夷之人生理一也此之牙骨若指其長大皆能倍常且其色紅潤與枯骨異非佛不能有此也予固不嘗見佛亦不嘗見其指骨然以古書攷之長狄僑如之死也尸載於車首出軾上古今中國亦未嘗有此巨人矣而僑如兄弟自生及葬左氏皆能詳記則佛骨之比常人特爲長大自其種類如此不得資之以信其恠也若以骨指紅潤爲異則有見

矣歟惟自病而死血不蔭骨則骨遂槁乾若非自死則其久而紅潤者皆以灑血不盡也人固不可試矣試以豬羊骨驗之其遭烹之骨必且紅潤而自死者必枯槁此可驗也予之立此見也非為異也而舉世信佛雖為辨正有不容不辨也顧有事效見前者可以證予說之非妄也五代史趙鳳傳唐明宗時有西域僧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舍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此與傅奕用羚羊角擊金剛石者正同一驗也世人尊佛太甚但有一人倡言是佛俗子萬衆擎跽畏敬傾家以施焚肌以禮安有致證其謬者況敢出意自言以斧石試擊之耶故其誕得行而人識不可得解也庚戌二月十七日夜閲趙鳳傳書此

大宅

黃庭經天中篇曰靈宅既清玉帝遊粱邱子注曰面為靈宅一名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為宅大洞經云面為赤宅黃庭經者其書自敘云扶桑大帝傳授南嶽魏夫人也魏夫人者魏公舒女晉人也計其世皆在東漢以後特不知大洞經作於何世耳文選載枚乘七發說太子以遊獵之可樂而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滿於大宅也既曰陽氣自眉宇而上滿於大宅即必在眉兩間矣以李善之博而不詳大宅所出惟五臣注劉良曰大宅面也亦不言得之何書也良若嘗見大洞經亦必引以為據矣不言所本則意度之耳然則枚乘之在漢世豈嘗已見道書而知名面以為大宅耶

烏鬼

元稹集十三聽庾及之彈烏夜啼引曰四五年前作拾

遺謫官詔下吏遣驅身作拘囚妻在遠歸來相見淚如珠惟說閑宵長拜烏君來到舍是烏力粧點烏盤邀女巫當時為我賽烏人死葬咸陽原上地案稹此詩即是其妻為禱賽烏而得還家者則唐人祀賽烏鬼有自來矣

樂營將弟子

開元二年元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為弟子命伶魁為樂營將者此其始也通典二百十一

白屋

春秋莊公丹桓宮楹非禮也在禮楹天子丹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也案此即自士以上屋楹方許循等級用采色庶人則不許夫是以謂為白屋也後世諸王皆朱其邸今世凡官寺皆施朱存古也南史有隱士多遊王門或譏之答曰諸君以為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顏師古曰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宮室有度官不及數則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畫是為白屋也矣是故山楶藻梲丹楹刻桷以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猶見譏誚則庶人之家其屋安得不白也白茅覆屋古無其傳也後世諸侯王及達官所居之屋皆飾以朱故既曰朱門又曰朱邸也言朱以別於白也鹽鐵論文學譏漢俗奢僭曰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樂暮戚

金鋪

風俗通義門戶鋪首昔公輸班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

不可開遂象之立於門戶案今門上排立而突起者公輸班所飾之蠡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鏂音歐今俗謂之浮漚釘也案此漚者水上浮漚狀亦類蠡也南史人借雀以行嘲謔曰誰家屋門頭鋪首浪遊逆

六纛

御覽三百三十九曰纛六口大將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總軍衆案此即凡今詞人語建節者云樹六纛皆本此也

渹

世說劉眞長見王丞相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如乃渹劉既出人問王公何如曰未見它異惟聞吳語案玉篇曰渹者虛觥反水石聲也腹熨棊局水石之聲非所言也今鄉俗狀凉冷之狀者曰冷渹渹即其長之謂吳語也乎

臘鼓

湖州土俗歲十二月人家多設鼓而亂撾之晝夜不停至來年正月半乃止問其所本無能知者但相傳云此名打耗打耗云者言警去鬼祟也世說禰衡作漁陽摻撾而前亦是正月十五條時而言此說近之矣然其撾擊不待正月又似不相應也

搏黍

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於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人人無知者呂氏春秋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

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爲之據也特牲饋食禮曰
侑食搏黍授祝以爲之尸也爾衡在黄祖坐上黍臛至
衡先自飽食畢拂以戲弄祖怒其戲投此即搏黍也見通
御覽八百四十一　或以爲搏黍黄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
中日漠漠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鷺對鶯也但
不知搏黍之爲黄鶯何出耳

平

始予閱蜀興州有殺金平其名已古異碑刻於平上大
觀金牓故其名因此而著予嘗問人何以名平曰山之
名平者所在有之不止此處也予後至昌化縣過一山
其下甚峻至頂而平夷名走馬平乃知平之爲義蓋如
此後又讀道書太上太霄琅書有曰尸解者不棺不槨
拂山平之上掃深樹之下衾覆於地則山平之名其來
久矣

李白墓

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間有墓世傳爲李白葬所累甓圍
之其墳略可高三尺許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繪白像
布袍裹軟腳幞頭不知其傳眞否也白嘗供奉翰林終
不曾得官則所衣白袍是矣范傳正作白碑曰白之孫
女言曰嘗殯龍山之東麓墳高三尺傳正時爲宣歙觀
察使諭當塗令諸葛縱改葬于青山則在舊塋之東六
里矣其時元和十二年也然則龍山青山兩地皆著白
墳亦有實矣至謂白以捉月自投于江則傳者誤也曾
鞏曰范傳正志白墓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白之歌
詩亦自云如此或者因其豪逸又嘗草瘞江邊乃飾爲
此說耳正史及范碑皆無捉月事則可證矣

景鐘

徽宗崇寧四年鑄景鐘大晟樂書具載其制曰景鐘垂
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中大爲九斛中聲所極九數退
藏則八斛有一焉至其律度在崇寧則用徽宗君指中
節以爲三寸三三而九推展用之紹興十六年四月再
鑄景鐘有司上崇寧指法六月詔大晟樂書并金字牙
尺令參用之殷拂等契勘若要退藏數在鐘內又高九
尺則中容可二十斛不與八斛有一之數相應照得金
字牙尺用皇祐中黍尺點量到太常寺見存黄鐘律編
鐘一顆正高九寸故依此絫及九尺隨宜製造詔亦可
之予案大晟樂之用君指正爲古今尺度不同無可執
據遂援黄帝之指尺與夫大禹之身度而用徽宗皇帝
御指以爲一寸之始今拂等所定却是用太常見存九
寸之鐘與皇祐黍尺參用以爲起度之本是元不曾用
人主君指爲則也

演繁露卷六終

演繁露卷七

黄銀

唐太宗賜房元齡黄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
帝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元齡送其家夫
不賜黄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黄金無疑矣
然則先賜之帶命爲黄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鍮石者質
實爲銅而色如黄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黄銀者其
殆鍮石也矣鍮金屬也而附石爲字者爲其不皆天然
自生亦有用盧甘石煮鍊而成者故兼舉兩物而合爲
之名也說文無鍮字玉篇唐韻集韻遂皆有之豈前乎
廣者未知以石煮銅故其名不附石也耶諺言眞鍮不
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眞鍮則盧甘
石所煮者決爲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夫
不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
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州嘗大水流出黄銀
以上于朝此之黄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
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産爲最而太原即并州也
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鍮不緣盧甘石煮鍊者也
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黄銀也黄銀云者其貴重
可以比銀而色又特黄也是故兼銀黄兩名而命其美
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傳矣佩玉之音其中
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
即是太宗畏鬼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黄銀之不爲銀而
爲銅此尤可證也

渾儀渾象

堯世已有渾儀璿璣玉衡是也晉世陸績始造渾象其
略度與渾儀同而形模與渾儀反沈存中嘗譏世人混

兩爲一而未嘗明著其說故見者未能豁然也二器之爲天度皆以渾天家爲主而古人形容渾天最能明的者惟葛洪雞子之論也洪之說曰天形如雞子地形如雞子中黃是爲天包地外而地在天中也渾儀也者設爲四游儀爲日月星宿於天盤之上而包括乎厚地正如雞子之殼也是爲寫肖本形而順以求之者也至於渾象也者設爲圓毬而槪擬天度以日星傳實毬上毬固可轉而人遂俯觀則天盤反在人下是爲殊形詭制而合於理也若即其狀而詳言之則如權衡之上詳刻銖兩鈞斤而人遂可俯脅以觀者也是如翻倒天度傳之於外而人立天外以行省眎者也儀與象異者制甚如此也至陶宏景又出新意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悉與天會此則兼采儀象而兩用之矣然天中雖立厚地而元無所資於窺測又不如四游儀專橅天度而日星半隱地下者其制自具也則其制稍贅而不如渾象之切用無欠無餘也

煙脂

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煙脂故但施朱爲紅也煙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否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煙脂婦人用爲顏色今始知爲紅藍後當致其種匈奴名妻閼氏今可音煙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案習氏此言則是采藍花以爲煙支法本出自虜地其已審矣習氏所指之山即天山也虜呼天爲祁連故也史記匈奴傳霍去病出隴西過居延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天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

里有美木水草宜畜牧匈奴既失二山（二山謂祁連山燕支山也）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也燕支山正書爲燕支則必在祁連二百里內也即此推之紅藍最初根種必出此山也采造已成紅色而名曰煙脂取閼氏爲况極其國所貴重者而稱之也

行香

沈存中敘行香謂當以香末散撒乃爲行香畢仲荀元豐三年作幙府燕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江左齊梁間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予案南史王僧達好鷹犬何尚之設八關齋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其謂行香次及僧達者即釋教之謂行道燒香者也行道者主齋之人親自周行道場之中燒香者爇之於爐也東魏靜帝嘗設法會乘輦行香高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技凡云行香者步進前而周匝道場仍自炷香爲禮也靜帝人君也故以輦代步不自執爐而使高歡代執也以此可見行香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也又案唐人盧氏雜說載旌節之制曰旌用銅龍頭之率皆用紫紬袋盛油囊乘之寺觀行香袋與旌囊同案此即凡主齋行道之人必執此袋尊道衆以行而燒香自是一事非取香於袋而旋加燒然也唐會要（五十）曰天寶十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正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案下文處州之乞行香其上文承行道設齋之下知其行香者爲行道燒香也其他如畢仲荀所記謂唐高宗時李義府爲太子設齋詔五品以上行香不空三藏爲神堯巳

下忌辰行香恐亦只是行道燒香無撒香之事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圓爇已收之不爇也此之散授猶存撒香之說邪

印書

昔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智也古未有字科斗鳥迹實發制字之智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堊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于唐張參輩於九經字樣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槧經史其故何也後唐長興三年始詔用西京石經本雇匠雕印廣頒天下宰臣馮道等奏曰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則其發智之端可驗矣（詔在五代會要八）

放牛租

通鑑記周太祖放免租牛（五代會要十五）晉天福四年戸部已申放矣

駢脇

晉文公出亡至曹曹共公聞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注駢脇合幹也幹者脇肋骨也駢云者脇骨之生兩兩相並也莊子駢拇枝指拇大指也枝小指也駢拇即大拇根而兩岐也枝指是小指兩出也（左氏六）

兜鍪爲突厥

後周書曰突厥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爲茹茹鐵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

海不波溢

韓詩外傳曰越裳來獻白雉謂周公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中國殆有聖人今人用瀛海無波者皆本此（御覽四百一）

方寸

徐庶母爲人所執曰方寸亂矣古今謂方寸爲心似始乎此然而列子已嘗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方冊

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方冊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爲方聯簡爲冊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冊賦試者皆謂冊爲今之書冊不知今之書冊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端午綵索

裴元（本字諱）新言曰五月五日集五綵繒謂之辟兵不解以問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爲之四面黃居中央名曰襞方綴之於複（此字擬是襦字）以示婦人養蠶之工也傳聲者誤以爲辟兵子案此卽今人五月綵索也今索合五色線爲之此之所言乃自用繒其曰四色爲之四面卽是裁色繒爲方片各案四色位而安之於衣而黃繒居四色繒之中以此綴諸衣上以表蠶工之成故名襞方襞者積而會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綵線繫臂益文也（御覽八百十）

繒

厚帛也蔡邕女誡曰繒貴厚而色尚深爲其堅韌也案此卽厚帛乃始名繒其著色深也（同前）

端疋

左氏昭二十六年豐貢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爲一

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御覽八百十五）

錦纏頭

唐書代宗詔許大臣燕郭子儀于其第魚朝恩出錦三十疋爲纏頭之費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饗加惠借以爲詞（御覽八百十五）

唐人行卷

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爲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卷七）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爲邊準（今俗呼解行也）用十六行式（言一幅解爲墨邊十六行也）率一行不過十一字（此式至本朝不用）

水土斤兩重輕

世傳水之好者比他水升斗同而銖兩多故宣州漏水有秤爲此也杜牧罪言曰幽并二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然則不獨水有輕重土亦然也

東臺西臺南臺

趙璘因話錄曰高宗朝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文昌臺故御史呼南臺南朝亦同又曰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嘗有東臺西臺之稱也惟俗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按此言之御史爲一臺別自因事加東西南三稱爲別耳其謂俗呼在京爲西臺者唐都長安於洛陽爲西而洛陽亦有留臺故長安名西臺而洛陽爲東臺也（部卷五）

正色間色流黃

環濟要略曰正色五謂青赤黃白黑也間色五謂紺紅縹紫流黃（御覽八百十四）孟子曰惡紫恐其亂朱蓋以正色爲尚間色爲卑也流黃不知何物古詩曰中婦織流黃曾

直詩曰明於機上之流黃則流黃者織絲之色也案絲而織惟錦爲然今專言流黃恐是黃璽之絲也

馬後樂

今郡守馬後樂卽古鼓吹也古今樂錄曰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劉熙釋名曰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班超爲將兵長史故假鼓吹幢麾也（超傳）其謂假者超未爲大將止爲長史故許借大將鼓吹幢麾而用之也

涼州梁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淸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淸商署謂之淸樂至煬帝乃立淸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

絹一疋

唐食貨志曰開元八年頒租庸調于天下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

麪一斗

天寶元載敕麪今後以三斤四兩爲斗

大斗大尺

開元九年敕度以十寸爲尺尺二寸爲大尺量以十升爲斗斗三升爲大斗此謂十寸而尺十升而斗者皆秬黍爲定也鍾律冠冕湯藥皆用之此外官私悉用大者則黍尺一尺外更增二寸黍量一斗更增三升也唐志租絹長四丈二尺

肩輿

百官得於兩京乘轎自揚州始役遂不復乘馬惟從駕

則乘之祖宗時臣僚雖在外亦不許乘轎也唐會要三十卷曰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檐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檐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

進士試徹夜

五代會要二十二曰清泰二年禮部奏奉長興二年敕進士引試早入晚出今請依舊例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唐試進夜以燭三條爲限白樂天集曰試許燒木燭三條燭盡不許更續至此因禮部奏乃始達旦也

竭

柳文永州袁家竭書作渴音曷渴者竭也曷者遏也遏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竭字非古故更書爲渴而又自爲之音曰讀當爲曷案水經穀水者千金堨之制因堨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竭正爲堨字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爲雅也水經十六

棱觚 音孤

觚者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抗建章而連外闕設璧門之鳳闕上棱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爲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棱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爲鳳闕也文選一 急就章一

洪州石爲城

龍圖張存守洪州案石爲城明年大水淹及城半賴石爲捍城以堅全宋興仲歸田錄石城至今尚存

霓裳

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歌略曰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附好爭教得霓裳一曲成前後祇應三度案聞道而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部內多樂走問有霓裳舞者無元答云七州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惟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案此乃樂天守杭日自教官妓玲瓏習爲霓裳舞至樂天鎮蘇時習舞者已皆不存元微之爲越守樂天求此舞人於越而越中無之但寄得霓裳歌以爲之譜耳元白距明皇不遠此時此曲已自無傳況今日乎

馬人

退之上廣帥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倮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案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乃出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已來亦同民庶赴上日衙集耶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今蠶頭實不似馬而卿乃云爾則蠶爲馬類古有其傳矣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今術家末俚蠶塗傳馬齒馬輒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然蠶背悉有黑紫迹對出宛如馬蹄而頭實不似也

章臺

漢章臺即秦章臺也地在渭南而秦咸陽乃在渭北通鑑秦昭王六年楚懷王爲秦所詐入秦至咸陽朝章臺

如藩臣禮則秦之章臺乃在咸陽渭北也耶以予攷之葢秦之咸陽跨渭而南北焉故武庫章臺雖在長安亦統之咸陽非正在渭北之咸陽也通鑑舉要

周鼎

武王伐商遷九鼎于洛邑故洛陽南面有定鼎門及郟鄏陌此之九鼎乃夏鼎也既嘗自夏入商又遂自商入周也春秋時世與之相近所記必不誤也史記言周王入秦獻其九鼎則是鼎嘗入關矣然自漢以後不聞關中有鼎不知已入關後竟復何在也史記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得東坡曰此周人德閒鼎之禍沉之泗水以緩禍此說非也泗水屬彭城彭城非商都亦非周都何緣周鼎可沒此水也或是周別有鼎而人誤傳耶

持節 舉要

漢武天漢二年遣直指繡衣使者暴勝之等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得擅斬二千石以下案舊制凡銜帶使持節者得擅斬殺其制自漢世已有之矣

霸陵折柳

黃圖曰霸橋跨霸水爲橋也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爲別故李白樂府曰年年柳色霸橋傷別而王維亦曰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審求其地則在渭北葢漢分秦咸陽置縣名渭城也若霸陵則在渭南不在渭北矣維之所餞者其人出咸陽關而賦詩之地適在渭北仍援折柳爲詞則仍用霸陵故事也

頌繫

通典刑法門百六十二景帝詔頌禁注頌讀曰容容寬

不枉楛

蘇塗

通典東夷馬韓祭鬼神立蘇塗建大木以垂鈴鼓注蘇塗有似浮塗浮塗卽浮圖浮圖卽塔也

謎

古無謎字若其意制卽伍舉東方朔謂之爲隱者是也隱者藏匿事情不使暴露也至鮑照集則有井謎矣玉篇亦收謎字釋云隱也卽後世之謎也鮑之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飛泉仰流也者垂綆取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字爲十者四也四十卽五八也凡謎皆倣此

秬鬯

大祭祀必用鬱鬯鬱鬯也者釀秬黍以爲質而資鬱金草以爲之色故詩人形容其狀則曰黃流也黃流者用以灌地而求神最重之禮也天子自祭則以圭柄之勺酌鬯而灌書謂王入太室祼者是成王親行灌鬯之禮也方成王未自至洛而先命周公告之文武則其文曰予以秬鬯二卣周公以其禮之重也故得之而不敢更留卽禋于文王武王則用鬯之禮乃如此其重也耶禮記曰天子賜珪瓚然後爲鬯未賜則資鬯於天子文侯之命曰錫爾珪瓚秬鬯一卣此則初賜珪瓚未及自爲之鬯卽并鬯以賜使歸告之也召虎之詩亦曰錫汝珪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也

演繁露卷七終

演繁露卷八

褐裘背子道服襦裙

襦者短衫也莊子曰未解裙襦廉范傳曰昔民無襦今五袴也褐者裾垂至地張良傳有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卽如今之道服也斜領交裾與今長背子畧同其異者背子開胯裘則縫合兩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畧與裘異裘之兩裾交相掩擁而道士則兩裾直垂也師古畧舉其槩故不能詳也長背子古無之或云近出宣政間然小說載蘇文忠禪衣襯朝服卽在宣政之前矣詳今長背既與裘制大同小異而與古中單又大相似殆加減其制而爲之耳中單腋下縫合而背子則離異其裾中單兩腋各有帶穴其掖而互穿之以約定裏衣至背子則旣悉去其帶惟此爲異也至其用以襯藉公裳則意制全是中單也今世好古而存舊者縫兩帶綴背子掖下垂而不用蓋放中單之交帶也雖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太平御覽有仙公請問經其文曰太極眞人曰學道當潔淨衣服備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長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爲道服者必本諸此也又傳授經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並葛巾單裙不着褐則是直著短衫而以裙束其上不用道家法服也晉王獻之書羊欣練裙宋公叔絕交論謂西華之子冬月葛衣練裙蓋古人不徒衣袴必以裙襲之是正上衣下裳之制也

月受日光

月不能自出光景凡其有光悉日力也揚子雲曰月未

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謂月爲遡日理固該盡矣而不如沈括之語能發越其狀使圓者豁然也括之言曰月如銀圓團本無光日耀之乃有光矣用其銀圓之說而思之則其魄也是銀圓之背日而　暗者也故闇昧無覩也其明也則是其圓得日而銀彩煥溢者也月十五日兩耀相當銀圓也者通身皆受日景故全輪皆白而人以爲滿也過望則月輪轉與日遠爲之圓者但能偏側受照而光彩不全故其暗處遂名爲魄也僞者暗也究其實致則是日光所及有全有不全而月質本無圓缺也故揚子遡日之說已得其理而沈氏耀圜之說又能發揚其狀也是說也予初得之以爲括之所剏也偶讀酉陽雜俎乃知其說古嘗有之而括善加發揮焉耳雜俎之言曰太和中有人遊嵩山遇修月戸謂之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月勢如圓（原注本譌字）其有影處乃是日爍其凸也此云修月戸者必誕妄而爍凸之理卽沈氏之說所從以出也若其增一銀字而明之與魄綮然有狀括其能言也哉

養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萬言書曰畜犬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

立乘車

古者乘車皆立不坐車前橫木曰軾在車遇所敬則俯身以手案式武王式箕子閭叢如此其式也惟安車乃始坐乘杜延年賜安車駟馬顏師古曰安車坐乘車是也

日食加時

子奉詔定乾道歷歷官劉孝榮曰後世歷法太密於古今之論歷者太責備且如日蝕古來能知其食在何日則爲驗矣而未必定某時當食食當幾時幾分而復也至魏黃初始言食於何時予甚然之今按杜欽傳上封事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且說戊未當爲何應則不待黃初已嘗加時矣恐史官失書耳

物產有無

汶南無鸜鵒江南無狐粵無馬虎（前地志）廬山人見駝以爲山精潤州人見蠍以爲主簿蟲

州麾

自五君詠言顏延之一麾出守而杜牧用其語曰擬把一麾江海去人遂以建麾爲太守事張師正辨五君詠曰麾猶秉白旄以麾也一麾猶言爲人之所擠排也屢爲不嘗得官一遭擠排遽出爲守所以嘆也此說是也或謂周禮州長建麾則州麾自可遵用此又非也周之州絕小不得與漢州爲比周制絫州成縣而漢世絫縣爲郡絫郡乃始爲州也若夫崔豹古今注則又異矣其說曰麾所以指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則漢以來自人主至二千石莫不有麾也則謂太守爲把麾亦自可通也

羽扇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於渭濱乘素車著葛巾揮白羽扇指麾三軍晉書顧榮征陳敏自以羽扇揮之敏衆大潰是皆特持羽扇以自表異而令軍衆瞻求易見也晉中興徵說曰舊羽扇翮用十毛王敦始省改止用八毛其羽翮損少故飛翥不終此其兆也据此語以求其制度則是取鳥羽之白者插扇柄中全而用之不細析也今道家繪天仙象中有秉執羽扇者皆排列全翮以致其用則制可想矣

吹鞭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篴便易持李善注曰篴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篴故便易持沈括辨之曰潘岳笙賦脩篴內辟言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故曰易持也馬篴安可爲馬策也予案急就章曰吹鞭箛篍課後先唐韻曰箛竹也說文曰篍吹筩也玉篇亦曰篍吹筩也以竹爲鞭中空可吹故曰吹鞭也篴卽馬策可以策馬又可爲笛一物兩用軍旅之便故云易持也今行陳間皆有笛卽古吹鞭之制也括豈不見急就章書而遽立此難也耶

尺蠖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方言曰蟦（資）蚘（子六反）謂之尺蠖郭璞釋之曰步屈也步屈云者一步一屈也多在桑上其體質似桑色灰褐而身瘦長其腹下兩頭有足足亦如蠶每欲進步先聚屈其體前後幾相連著而脊背矯起直如笄釵兩頭環曲之處也此其所以爲屈也已屈而聚聚已而舒則遂寸寸前進是其所以爲伸也吾鄉俗呼度（音鐸）蟲度者蠖音之訛也爾雅曰尺蠖說文則曰曲信蟲韓集城南聯句曰桑蠖見虛指皆可互相發明也

土部魚

說苑二卷曰莊周貸粟於魏文侯曰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得斗升之水斯活矣鮒今俗名土部蓋聲訛也此魚質沉常附土而行不似他魚浮水遊逝也故曰土附也顧後人加魚去部則書以爲鮒焉耳說苑之謂牛蹄者牛足踐泥泥之爲窪窪中水停不通故此

魚附著亦不能去若得斗升之水則可乜適而活也詩言涔蹄之水不容吞舟之魚正舉此以爲之況也吳興人名此魚卽云鱸鯉以其質圓而長與黑鱻相似而其鱗斑駁又似鱸魚故兩喻而兼言之也埤雅指爲鯽魚失之矣

易

漢武帝棄輪臺詔曰匈奴縛馬城下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案此之謂爻在九五者言大過爲所得之卦而九五爲用事之爻也九五之繇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縛馬一事筮史主此一語以爲吉凶之決而曰匈奴困敗不久也其謂爻在九五者蓋主九五一爻爲用也然而卦得大過自初至四以及乎六皆不爲用而獨九五一爻爲用者易法以變者爲占在一卦之中何爻適當變初則此之一卦獨主此之一爻也然則何以見其獨變也曰予於易原嘗詳及之矣大過之卦其初爻爲偶此之爲偶必其揲蓍而必得八八固不變矣及其二三四爻皆爲奇則其揲蓍必得七七亦不變也更四爻揲而及五爻則其蓍爲九而不爲七矣易法九六必變而此之第五爻者在四爻不變之後獨初得九故此爻當爲變始也是爲用事之爻也若此之五爻既已得九之後九已當變則其爻爲用事之爻矣若後來第六爻便更正得六數亦止仍爲上六不爲上九故爻既遇變後來不復再變也此乃通易一書占筮凡例類皆如此故詳及之若夫九五也者既當變九爲六則其以此之變而會之六爻則大過之卦轉而爲常矣案大過☴巽下兌上常則巽下震上☳蓋大過第五爻得九而變爲六於是大過九五既變爲常之六五則正卦猶爲大過

而之卦則遂以爲常也今此漢詔獨言大過而不及常者武帝方擿占者之不驗故但卽大過九五以言而未暇談及常之六五也非有變爻而無之卦也

龍門

秦再思記異錄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揉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敕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者傍岸求死終不過富平津浮梁孟州歲以致貢柳宗元嘗爲文刻置禹廟此蓋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爲之說曰過門者爲龍而其浮死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退者也予疑此語久矣於禹貢論不敢辨正者以龍門之名其來已古而化龍之說世亦信之故付之不辨然終含糊不快也以書類求之導河自熊耳熊耳者地書以爲形似熊耳也其曰似者肖之而已豈其實嘗有熊分耳爲山也乎砥柱析城實皆如柱如城而何人建爲此柱析爲此城無有能言其自者也並類而言則夫龍門也者正以湍峻束狹意象如門而又龍者水行之物故取象以名未知真有魚嘗化龍之事也乎然而其事又有不可不究者四瀆未嘗無魚何爲此地獨有大魚暴鰓而下下又不過富平也以予所見蓋河魚趁水而上於湍急處產子及其困極故翻腹隨流不能自主富平雖爲大河而有浮梁橫亘津面魚已困浮又爲津梁所約不能潛泳以過人因得乘困而拾取之耳其爲點額而浮者蓋跳躑產子爲木石之所撞拉耳非有司其黜陟而黜額以記如世傳所云也天下事大小有異而理之所在四海一也凡魚產子必並木根草幹戛刮其腹子乃得出出則粘根著莖之上離離如珠然後泥不能淹泿不能漂其子乃得成魚也龍門予所不歷無能驗其的爲如何矣此之所云乃在吾鄉而親嘗目擊者非得之傳聞也魚之戛腹而子得出也則已奮躍勞憊不復更能潛泳則遂仰臥露白浮水而下邊岸之人白手取之不用器械也此乃吾鄉之所嘗見以類明類則龍門之魚可想矣吾鄉小溪淺澗安得試龍之地而鮮鰓亦遭損暴也此其事理可以互相發揮者故詳記之

滎澤

左傳衛與狄戰于滎澤釋者或以爲在河北蓋以衛都河北也衛爲狄滅乃始東徙渡河野處于漕豈其方渡未至而狄又攻之故戰其地耶蓋滎澤記地也不必戰于滎澤之中也戰國策記魏將之與秦攻韓也朱已之說魏王曰韓亾秦盡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亾矣案此時秦方逐穰侯則秦昭襄王之世也朱已謂滎澤可決則滎猶不枯也

薇

詩之言及采薇者甚多卽伯夷首陽之所食也說文薇似藿藿豆也豆葉本圓而末尖皮微皺澀薇葉正與之肖山中極多吾鄉俗呼苦遮（按俗語直言貴易曉）味苦以芼火肉最相諧宜其苗春則盛發至秋老硬然不萎死雖雪中亦可采也采薇之詩曰薇亦作止謂春而苗苗也又曰薇亦柔止謂及夏而夭脆也又曰薇亦剛止謂霜露摧而苗葉堅致也

朱朱盧盧

紹興中年秦檜專國獻佞者至形之文牘謂爲聖相君縣用此意遞相尊尚凡所稱呼皆非其實無名子或爲

詩曰呼雞作朱朱呼犬作盧盧文官稱學士武官稱大夫聞者莫不大笑案世人呼雞皆曰朱朱呼犬皆曰盧盧不問何地其聲皆同雖是傳習要亦有本神仙傳祝雞翁居尸鄉養雞百數皆有名字呼之輒至人號爲祝雞翁朱者祝之訛也事見酉陽雜俎第三卷又寶誌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吃呼朱朱朱蓋爾朱也則呼雞之爲朱朱其來已久犬呼盧盧則無所見是借韓盧之名與犬爲高邪盧黑也以色言也

倍蓰

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爲蓰二百鍰也

淸河

晉太和四年桓溫自姑孰伐燕引舟師自淸水入河水經有桓溫淸水據此卽晉時未有隋汴故自淸水入河

白紗帽

侯景僭立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靑袍舉要三十二宋泰始元年羣臣欲立湘東王遂引入西臺登御座著白紗帽按此卽白紗帽乃人主之服故以此爲定舉要二十五宋蒼梧王死王敬則取白紗帽加蕭道成首使卽祚曰誰敢復動道成不肯

匆匆

古旗有名匆匆者集衆則用之後人轉爲匆匆匆匆者亟遽之辭也杜牧遺興曰浮生長匆匆兒小且嗚嗚杜集四

九鼎

周顯王五年秦惠王欲伐蜀張儀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司馬錯曰周自知失九鼎則必以鼎與楚王弗能止也不如伐蜀按顯王在位五十九年方始入獻其邑上距顯王五年六十一年矣此時九鼎猶在周東坡謂周人沉鼎於泗水以緩禍者非也當時周人以它鼎沉泗耳又通鑑曰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東西不過百里裂其地不足以肥國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今子欲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按此卽九鼎傳器也樂毅入齊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孟子謂王速出令返其旄倪止其重器卽樂毅所取之器也通鑑漢文十六年新垣平言周鼎亾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可祠而出之

納粟拜爵

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卽鼂錯之所祖效非錯刱意也

大家

公主者言其嫁時上公主之也今人呼公主爲大家則於義無依當是擇婦女中之佳者以自附託耶後漢班彪女將嫁曹世叔博學善屬文和帝時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而冠其夫之姓曰曹大家後世爲其文學嘗爲皇后貴人所師故公主取之以爲稱號亦猶周女姓姬世人貴之故凡婦女不論何姓皆以姬稱之如姬戚姬之類是也

龍太守銅魚

唐制太守交事皆合銅魚爲信周世宗顯德六年以除州自有制書罷銅魚不用貿缺

三關

世宗自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瀛州以瓦橋關爲雄州以益津關爲霸州瀛州只仍舊名

上宮

孟子四十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通鑑十八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爵

秦爵凡二十級其第十九爵爲關內侯更上一級卽列侯矣此亦卽周家五等爵名之下立爲此制亦名爲爵也於是史凡言賜爵一級者謂秦二十等爵中之一等也自秦及漢初凡有爵者皆得除罪然不得爲吏也高帝二年賜民爵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是其制也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六十緡也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不知此之六十緡者官受之耶或許有爵者移賣於人也至惠帝六年始令民得賣爵前此未見豈前此元年之許其買之於官至此乃覺其非而許民自賣所以責其爵令民有所利也文帝時鼂錯說上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此則入粟授爵之槩於是惠帝所許賣爵者其入錢高下以等級爲差而鼂錯師用其意改易其制而直令民入粟買之於官非買諸得爵之民也至武帝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卽是有功而得爵

亦許其移買（秦爵二十等如五大夫樂卿之類是也武帝爵但見諸臣贊注引茂陵書止十三等當是舉械不盡也）既不與惠帝許民戶自賣者同而又更入粟以為緡錢亦不同也而有大不同者舊爵止得用以除罪而武帝即令入官故其制曰諸買武功爵官首（官爵名首也）者試補吏則遂得以買爵入官矣如卜式為郎則其尤者也故班固謂為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也

汴

通鑑景帝時七國反條侯據滎陽堅壁不出更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吳楚絕士卒果饑奔壁求戰竟以此敗按淮即今淮水也泗即今謂南清河也此時未有隋汴也吳饟道自淮入泗則轉海而至淮上又自淮遡淮而上清河故條侯既絕淮泗則南船不北上矣以道路言之可見隋汴未有也

螢囊

沈存中清夜錄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而無跋無炮不知何用其家曰聚螢囊也詳其此製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已嘗為之曰大為之囊照耀山谷也丁氏之囊蓋其具體而微者耳

演繁露卷八終

演繁露卷九

廚傳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以稱與過客按廚傳兩事也廚庖也以好飲食供過客則為飾廚也傳者驛也具車馬資行役則為飾傳也今人合廚傳為一槩謂豐餼為廚傳非也

于定國無冤民

古今稱于定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此特舉其多者言之耳宣帝之臣如蓋趙韓楊有譽有勞而皆傳致以法人之死地然四人之中楊惲專以口語怨望尤其可矜者史家特書惲獄實定國所定有深意也然則謂天下全無冤民吾恐楊惲懷憲於地下也

澄心堂紙

江南李後主造澄心堂紙前輩甚貴重之江南平後六十年其紙猶有存者歐公嘗得之以二軸贈梅聖俞梅詩鋪叙其由而謝之曰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角堆幅狹不堪作詔命聊備麤使供鸞臺用梅詩以想其制必是紙製大佳而幅度低狹不能與麻紙相及故曰幅狹不堪作詔命也然一紙已直百錢亦已珍矣

十金

薛宣曰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康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守十金以上免為庶人按漢以黃金一斤為一金十金之重者言其贓直滿十金也

白蓮花

洛陽無白蓮花白樂天自吳中帶種歸乃始有之集五

有白蓮泛舟詩曰白藕新花照水開紅窻小舫信風迴誰教一片江南興逐我殷勤萬里來又種白蓮詩曰吴中白藕洛中栽莫戀江南花懶開萬里攜歸爾知否紅蕉朱槿不將來見長慶集卷五

浮石

衢州之下十里許深潭中有石兀立水面土人命爲浮石白樂天集三卷有謝衢州張使君詩曰浮石潭邊停五馬則此水之有浮石其來久矣先是土人嘗有謠曰水打浮石圓龍遊出狀元口口相傳亦莫知其語之爲何自也石之出水也本甚嶄巖不齊紹興甲子歲兩浙大水漫滅堤岸浮石沒焉水退石仍出而嶄巖者皆去蓋爲猛浪沙石之所淙鑿乃此圓渾也又一年歲在乙丑龍遊縣人劉端明章魁廷試

嘌

凡今世歌曲比古鄭衛又爲淫靡近又卽舊聲而加泛灔者名曰嘌唱嘌之讀如瓢玉篇嘌字讀如飄引詩曰匪車嘌兮言嘌嘌無節度也元不音瓢廣韻嘌讀如杓疾吹也亦不音瓢

鞠

揚子曰捖革爲鞠亦各有法革皮也捖革爲鞠卽後世皮毬之斜作片攢而縫合之故唐人借皮爲喻而爲詩以誚皮日休曰大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長在惹踢招拳猝未休其謂砌皮包氣卽今之氣毬也矣古今物制固多不同以其類而求之於古卽霍去病傳謂爲穿域蹋鞠者其殆於氣毬也矣其文曰去病貴不省事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之以毛蹴蹋而戲也今世皮毬中不實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縫砌已周則遂吹氣滿之氣既充滿鞠遂圓實所謂火中燖了水中揉者欲其皮寬而能受氣也詳此意制當是古時實之以毛後加巧而實之以氣也呂后傳曰太后斷戚夫人手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蹹鞠之域謂窟室也今築氣毬者以脚蹙使之飛揚上騰不復拘於窟域矣而軍中打毬之戲則以杖拂毬使之馳走而用快馬逐之尚存鞠域之法故疑古今因革如予所言也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卽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曉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按字

醫有按摩法按者以手捏捺病處也摩者接搓之也字當從手則其書當爲按矣玉篇手部無按字廣韻有按字却從才別出桉字從木注曰几屬也

酴醿

今世花之品目有荼蘼而廣韻無荼字玉篇云荼苦菜也又苦荼也因引爾雅之言曰檟苦荼荼也篇韻皆無蘼字諸家字書皆有酴醿字注云酒也鏡㓨白箭部新書曰唐清明賜宰臣以下酴醿酒酴醿酒卽重釀酒也

葑菲

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玉篇葑蕪菁也菲菜名也按下體也者古者祭之用牲以上體爲貴羊首牛首肩臑心肺皆上體之物也至於胷腸臂足之類皆不用以其在下而汙穢也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之美故采葑者不棄下體也

菩薩石

楊文公談苑曰嘉州峨眉山有菩薩石人多收之色瑩白如玉如上饒水晶之類日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文公之說信矣然謂峨眉山有佛故此石能見此光則恐未然也凡雨初霽或露之未晞其餘點綴于草木枝葉之末欲墜不墜則皆聚爲圓點光瑩可喜日光入之五色具足閃爍不定是乃日之光品著色於水而非雨露有此五色也峨眉山佛能現此異則不可得而知此之五色無日則不能自見則非因峨眉有佛所致也

𩞁飪

𩞁於刀切玉篇引說文云温器也世言𩞁某肉爲書爲𩞁言從此𩞁器之中和五味以致其熟也今人見霍去病傳有鏖戰之文又注家以多殺人爲鏖遂書爲鏖非也又今人食饌有雜五味於肉中而熟之當爲米旁而皆書爲米脯尤無義理也齊民要術雜五味於米肉而熟之書爲米旁言和米而熟之於缶也玉篇音缶且云火熟也

䩞鞬

董卓傳六十二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䩞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

五伯

後漢虞詡傳四十八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已下皆二人黄緩武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閣門闌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褠卽今行鞭杖者也

華陽

後漢傳三十八贊注梁州北拒華山之陽南距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謂之華陽國志也

魚笱

唐書王君廓傳七十一君廓無行善盜嘗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蒙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而主不辨也按魚具而內有逆刺此吾鄉名為倒鬚者也

方書

通典四二十御史門曰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也周禮以方書之書於板也

朱書御札

昭宗在鳳翔李茂正白上三以朱書御札召崔胤原註本字諱胤竟不至紀事三十八五代史豆盧革傳莊宗時大水以責孔謙謙不知所為小吏段徊曰臣嘗見前朝故事國有大故天子以朱書御札問宰相莊宗乃命學士草詔手自書之按今世上自人主下至臣庶用道科儀奏事於天帝者皆青藤朱字名為青詞恐初亦此體時是做道儀也

背嵬

沈存中筆談載拱宸管樂之辭曰銀裝背嵬打回回背嵬者大將帳前驍勇人也章氏槁簡贅筆曰背嵬即圓牌也以皮為之朱漆金花煥爛炳日今將漕府都統郭綱者韓蘄王背嵬也讀嵬如崔嵬平聲也如沈存中歌則去聲也予以背嵬之義問郭郭不能言惟章氏書號為皮牌耳

竹簽

白樂天集十一入峽詩曰苒蒻竹篾簽欹危檝師趾簽即百丈也

半池

白樂天集五十三池上竹下作云穿籬透舍碧逶迤十畝閑居半是池

三宮三殿

國朝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稱三殿其後乘輿行幸奉太后偕皇后以出亦曰三殿人或非之按王嘉傳云自貢獻宗廟猶不至此顏師古注謂天子太后皇后則三殿亦可通稱也唐有三殿則一殿而三面有與也方鎮外國來朝則宴於此從銀臺門入

象魏

國語六管子對齊威公曰昔吾先王世法文武設象以為民紀韋昭曰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按此單言設象知象魏所垂真有其象也國語於此下又對文曰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權度衡尺有器之物知象魏為畫象決也

縶馬

威公城楚邱以封衛其畜散而無育公與之縶馬三百韋氏謂艮馬在閑而不放散也則知縶馬千駟弗眎言雖甚良而不取也

都盧緣

唐人以緣橦者為都盧緣按國語胥臣對晉文公曰侏儒扶盧韋氏謂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戲

上元觀燈四日

會元引唐志云先天二年用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觀樂凡四日按本朝諸書或言太祖特命正月十七日後更放燈二日或言錢王來朝進錢買燈兩夕特為展十七十八仍為燈夕予嘗於秦王進奉錄辨其事曰不起錢王買燈也然以先天事攷之則其時自上元觀燈後凡更有三日則買燈展日之法愈為無據又唐朝三元謂正月七月十月望日皆燃燈至中年方罷中下元兩節放燈也

上中下褚衣

南粤王傳陸賈往賜尉佗上中下褚衣師古曰以綿裝衣以綿多少分三品

閥閱

史記古人之功有三以德以言以功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

衣錦夜行

東觀漢記建武二年封景丹為櫟陽侯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御覽二百按前漢皆言衣繡惟此言衣錦

棨戟當斧鉞

漢雜事竇固征匈奴騎都尉秦彭擅刺軍司馬固奏劾之公府掾郭躬或為郎躬曰漢制假棨戟以當斧鉞彭得斬人

朱衣非舊制

王儉為司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言宜復舊制時不許

扁舟五湖

隗囂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注曰計然云范蠡乘扁舟於五湖

丈二之組

嚴助傳淮南王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

外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有二月御覽綬門按綬組
同朱買臣懷綬郎吏引綬即太守章則綬也者以之佩
玉佩印皆同也又猜漢書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
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御覽八百十九

剕

漢外戚傳二十七下成帝咨許皇后詔曰皇帝有所疑便不
便其條剕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剕謂
書之於剕板也剕音千賜反

天子服璽

漢元后傳高祖即位即服秦傳國璽王莽時孺子嬰未
立璽藏長樂宮按此知天子亦佩璽也故孫萬世謂昌
邑王曰而聽人解脫其璽綬乎是每朝即佩也，

箭貫耳

原陟傳茂陵守令尹公捕原陟迫窘諸豪說尹公原巨
先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庭門謝罪耶按玉
篇引說文云軍法以矢貫耳爲耺耺音恥列反又徒安
反司馬法曰小罪耺中罪刖大罪剄子玉治兵於蔿貫
三人耳

五稷

職方氏并州宜五稷鄭元曰黍稷麥稻菽后稷祉稷皆
取此以其該五種名之也

丹圖

秋官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注春
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漢高祀鐵券與功臣剖符
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

象刑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民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

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歟

卵翼

左傳哀公下曰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今人言卵
翼之恩本此

窻牖

說文穿壁以木爲交窻所以見日也向北出牖也在墻
曰牖在戶曰窻御覽百八十四

宰相直筆

舊唐書至德中宰相迭秉筆處斷每十日一易及賈耽
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避不
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時正元九年也其後
又請每日更筆其年迭以應事皆從之

櫓

許氏說文曰櫓大盾也案今城上雉堞曰櫓爲其在城
上可以蔽人如人之被盾也

公侯干城

方言曰楯自關而東謂之㕦音伐或謂之干扞也關西謂之
楯案此即詩謂公侯干城鄭氏謂爲扞城者扞者櫓也
雉堞可以蔽障城是扞城也

玉堂

漢武故事玉堂去地十二丈基堦皆用玉

孔子食昌歜追文王

文王嗜昌歜仲尼食之以取味事見呂氏春秋曰文王
好菹孔子聞之蹙頞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按此御覽
所記恐菹字上脫一昌歜字

餛飩

世言餛飩是虜中渾氏屯氏爲之案方言餅謂之飥徒昆

反或謂之餦音張或謂之餛音渾則其來久矣非出胡虜也
並御覽

漆雕几

鄴中記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皆爲五色花也按今世用
朱黃黑三色漆沓冒而雕刻令其文層見疊出名爲犀
皮與虎刺同又異苑有神人著平巾幘詣石秀之云
聞君巧倖班匠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又漢書賈禹
奏曰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魏武上
雜物疏曰御物有純銀參鏤帶漆畫案一枚鹽鐵論曰
文杯畫案所以亂治也又梁簡文帝書案銘曰刻香鏤
采纖銀卷足漆花曜紫畫製舒綠怪廣知平入雕非曲

嶧山

爾雅曰齊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又
史記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刻秦功德鄒山記
曰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
無壤土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居處其
俗謂之嶧孔太平廣記其石玲瓏如此宜孤桐清響中琴瑟
也

石槨銘

莊子八稀韋曰靈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
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
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

棊道

今棊方十九道合枰爲棊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
昭博奕論枯棊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横各十
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文選五十七

演繁露卷九終

演繁露卷十

白板天子

國璽傳注引蕭子顯齊書輿服志云晉亂國璽沒胡人號晉諸帝爲白板天子白板如今板授之官無詔敕也魏晉至梁陳授官有板長一尺二寸厚一寸濶七寸授官之辭在於板上爲鵠頭書白板天子言不得璽如無告命官也

襘

領之交會也五行志引昭公十一年叔向言衣有襘視不過結襘之中豚下言徐

鎗

御覽鐺門笑林云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鎗誤出熨斗曰異事火未至已燒失脚

白日衣繡

風俗通義江夏張遼爲兗州太守以二千石會過鄉里白日衣繡榮羨如此御覽九百五十二

齊鼓盆瓮爲樂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瓮召晏子至請去禮晏子不可乃糞洒席召衣冠以逆晏子按此則鼓盆佐樂不止秦人齊亦有之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地圖一寸折百里

正元十一年賈耽進華夷圖廣三丈率以一寸折百里太平廣記

羽檄

魏武奏事曰有急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光武紀注

太公丹書

大戴禮曰武王問有藏約可以爲子孫者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而入則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受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太平御覽五百十九

白接䍦

寶華酒譜白接䍦巾也

龜符

裴鷟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爲銀兔符以兔爲符瑞也又以鯉魚爲符瑞遂爲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元武龜也又以銅爲龜符又云上元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礪算袋仍爲魚形結帛作之取魚之衆鯉之強兆也至僞周乃絶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帛爲飾

飾金吾

揚子雲執金吾箴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則知金吾者以金飾其兩末也今管軍官入朝所執之杖皆金釦其末也漢志謂金吾爲馬非也

羲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羲和浴日於甘泉

胡床

隋高祖意在忌胡器物涉胡言者咸令改之其胡床曰交床胡麥曰香麥胡瓜曰黃瓜然江都執帝者乃令狐行達也趙毅大業略記秦得讖書言亡秦者胡乃起長城以扞胡不知亡秦者迺胡亥也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多言百丈也

障扇

諸王陪扇不得雉尾義恭傳

蝸魚

蝸魚四足長尾鱗成五色頭似龍無角南詔錄

金馬碧雞祠

二高山東有碧雞西爲金馬者云漢武使王褒祠之一神於彼其地當在西蜀在彼者恐未真也

鳳棲梨

陝州有梨樹正觀中有鳳止其上結實香脆其色赤黃號鳳棲梨洛中記異

碧落觀

絳州碧落觀龍朔中刺史李諶爲母太妃追薦所造神人所篆洛中記異

旌表門閭

册府元龜石晉天福二年閏七月壬申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準敕旌表門閭先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爲烏頭染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街十有五步槐柳成列今舉此爲例則令式不該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事不載令文又無敕命既非故事難黷大倫宜從令式只表門閭於李自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棹楔門外左右各建一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均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同籍課役一準令式

鍾釜

晏子曰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注四豆爲

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明皇孝經

元宗開元中親注孝經并製序八分書之立于國學以層樓覆之（秦再思洛中記異）

黃屋左纛

黃屋者天子車蓋以黃為裏也左纛者以氂牛尾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鬃上也繫㯝在馬膺前如索㬪即馬纓也（獨斷）

犀車

韓子國有法術賞罰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

殺青

劉向列子序皆殺青書注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尋常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神道碑

裴子野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列誌自此始

墓石

南史宋張永開冢內得銅威斗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石室

黃瓊曰陛下宜開石室按河洛外命史官條上災異注云石室藏書之府

三尺

杜周曰三尺安出哉注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獲生人亦為級

衛青傳獲二千七百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此意與車稱兩馬稱匹同

栭栗

詩皇矣其檿其椐音椐為列或為例陸德明音云舍人注爾雅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栭栗晉鄉有小栗叢生其外蓬中實皆與栗同但具體而微耳故名栭栗栭猶兒

鐵券

形似半破小木甑子曲處着肚上有四孔穿縚處其文於面鐫眉金（辛齋貝玉堂新制）

八投

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齊斧

易喪其齊斧應劭曰齊利也（莽傳）

銅柱

楚王馬希範既破羣蠻自以為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古貝

唐環王傳出古貝古貝草也緝其花為布粗曰貝精曰氎按今吉貝亦緝花為之而古吉二字不同豈訛名耶抑兩物也

銅作兵

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布以作兵器注古以銅為兵按此則漢猶以銅為兵也

飛子

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注入穀外縣而受錢於京師主藏者按此則國初入中之法漢有之矣亦唐人飛子錢之類（飛子見唐會要）

籟

莊周天地人皆言籟說文曰三孔籥也大者謂之笙中者謂之籟小者謂之箹

瓊

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琚玉佩左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箏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瓊比梅雪皆誤

夷玉

說文珣玗琪皆醫無閭玉周書所謂夷玉也

球

玉磬也

追鋒車

魏志高貴鄉公注云帝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特給追鋒車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酺 音蒲

文帝賜天下酺五日文隸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也此即周禮飲族勿佚（文紀）

箏

鼓絃竹身樂也按今箏未有以竹為之者

箋

表識書也鄭箋毛詩崔豹釋說甚多至謂毛公嘗為鄭康成郡守故不同它書直注釋之其云箋者猶上箋之

義尊之其說雖無害義而迂曲不徑如許氏所說則直以簡牘本文表識其義猶曰鄭氏簡之云耳史以冊書祝曰冊祝後人以聯簡者古書曰某人編其義一也

說文㪅改二字重出

殳類釋㪅曰㪅大剛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聲支類釋改曰改大剛卯以逐鬼鬽也音義如淮从支巳聲讀若巳剛卯皆王莽時所鑄此時改而大之以爲禳祟之物邪二物同用設有二聲非合附者一類不應兩出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路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後世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亦此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有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屋楹數

王盈孫傳僖宗避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其爲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負聯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於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逆數一柱爲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爲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列爲一楹也

葉子

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歷角

裴廷裕東觀奏記云令狐綯主裴坦知制誥裴休拒之不勝命既行諸政事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歷角而坐坦巡謝至休休曰此乃首台謬選非休力也肩輿便出不與之坐按此即歷角

故事乃是執政送上不與舍人均禮故設榻偶坐名爲歷角

鐵甲

仲長統昌言政損益篇云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强弩亦必喪師亡國也按此即後漢時甲有鐵札矣未知前漢如何

黎明

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也此說非也犂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欲曉未曉之交也猶曰昧爽也昧晦也爽明也亦明晦相雜也遲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大戎雞林

章僚回程至海州長沂縣東北百餘里船巫祭小青山神巫具餅餌先作擊鼙之聲復撒米一把彼俗云雞林之地祭先皆以米或云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即家有禍按此與大戎諱犬同

霜月皇極日

歸田錄漢韓明府修孔子廟碑云永壽二年歲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霜月極日恐是九月五日

束帛叉端疋

玉壺清話胡旦云古義束脩謂脯十脡即爲一束束帛則卷爲二端五疋表王者屈折隱淪之道

拜稽首

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二十一年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

不覺使我高蹈注言魯人皐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來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注二國齊邾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今齊邾遠至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畧爾

宰木拱

秦襲鄭百里奚與蹇叔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公羊僖三十三年對抱者以兩大指圍合之也與拱把之桐梓同也

篴

漢張敖傳篴輿注家雖得其義不詳其制之所來公羊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竹篴一名編輿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深恥魯頻故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案竹筍也編篴皆以竹篾編比而成輿也古有車車以馬繫馬而行巳而有輦輦者設杠以人肩之故皇甫謐曰桀爲無道以人駕車是步輦之始也既有輦則以竹爲輿智起於是矣淮南王安曰輿轎而入嶺始名轎也

郭郭

城之外更有遮衞其名爲郛亦爲郭郭猶梢之外又有梢也公羊文十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郭故揚子雲曰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揚子雲於名數不苟也

揖

公羊僖二年晉謀伐郭荀息進獻公揖而進之注以手通指曰揖又宣六年晉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盾北

以下闕

演繁露卷十終

演繁露卷十一

左右史螭陛侍立

本朝置左右史正倣唐制而近者二史更日入侍稟立殿上東南偏不執筆則皆不與唐合按唐志天子御正殿則郎舍人分左右立有命則俯陛以聽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李肇國史補兩省謔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首也鄭覃傳曰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揚嗣復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張次宗傳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則今立殿上東南偏非唐制也既曰郎舍人分立左右操筆則今更日入侍又不執筆皆非也唐去今雖不遠而殿螭位置史無詳制顧雜載中時有可以參攷者耳王仁裕入洛記記含元殿所見甚詳曰玉階三級第一級可高二丈許每間引出一石螭頭東西鱗次而排一一皆存猶不傾墊第二三級各高五尺許邊花石頂亦存階兩面龍尾道各上六七十步方達第一級皆花磚微有虧損賈黃中談錄含元殿前龍道自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下垂於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仁裕所見後唐時也黃中所見本朝初也合二說驗之則龍尾道夾殿階旁上而玉階正在道中階凡三大層每層又自疏爲小級其下二大層兩旁雖皆設扶欄欄柱之上但刻爲蓮花形無壓頂橫石其上一大層者每小級周皆有欄欄柱頂更有橫石通亘壓之而刻其端爲螭首溢出柱外是其殿陛所謂螭首者也然唐之大內有二太極西內也含元東內也高宗別營大明宮於故宮爲東南偏是名南內自高宗後累朝多居其地故凡唐史所載朝會多大明制也宮據龍首山趾而高自丹鳳門入第一重爲含元殿殿陛從平地直上四十餘尺方與殿平王黃所見階陛皆含元制而唐志記二史所立螭陛則非含元也含元第次甲於諸殿惟元正冬至受朝始出御之他朝會否也含元直北方得宣政宣政者正殿亦名正衙蓋朔望受朝之地宣政之左則爲東上閤右爲西上閤而宣政又北始爲紫宸自開元後每遇朔望薦獻宗廟天子謙避正殿輒虛宣政不御而退御紫宸紫宸無仗則從宣政喚仗自東西二閤而入百官隨之所謂入閤也唐志言在正殿則俯陛聽命者謂宣政也言仗在內閤而夾香案分立第二螭者謂紫宸也是唐志二史所立皆不在含元殿故王黃所記螭陛第可因之以想他殿而不可憑之以證定唐志也宣政紫宸相爲南北合大明一宮俱在龍首東麓凡殿以次退而之北則址亦以次北而加高每殿必爲峻道乃始可升則宣政紫宸每陛每級壓欄悉應有螭故有第二螭首也是二史所立下乎赤墀而高乎前庭故在宣政則俯陛乃可聽命在紫宸則正直大二螭首其地其制皆相應也和墨濡筆皆即坳處坳陛石之窪曲而可以受墨者也今人用螭坳則可謂立殿坳則誤矣唐志宣政殿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而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人主既御黼坐宰相兩省官拜訖乃始升殿則是香案也者正在殿上而對班案前者乃從殿下準望言之其曰拜已升殿即可見已及其入閤而夾侍香案亦從左右準望而言非真夾進香案也白樂天和元稹霓裳羽衣歌曰舞時寒食春風天玉欄干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推此言也則

香案似在玉欄干之下而實不然也欄出庭上則無庭者自欄下庭在案南則在庭者孰非香案之前豈其欄檻之下別設香案也耶元稹自言我是玉皇香案吏其亦準望而爲之言歟宋景文筆記曰予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設於前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鑪脩注官夾案立則此時二史已試立殿上矣然猶在御座前而分左右夾侍也王容季敘事記國朝駕坐則脩起居注立於御座後慶曆中歐陽脩以諫官脩注始立上前北面以覘上閤門用故事諭之使退脩曰起居注非殿中祗候人不當立於座後閤門疑其有故事不敢彈奏脩既罷其後脩注者乃復退立於座後歐文忠所執其殆唐制乎然猶立殿上者國朝殿陛之制不與唐同也唐殿據龍首而高故降殿而立直二螭其立者之首猶微出殿墀故俯陛而聽於事爲宜汴京大內正在平地殿級不越尋丈自上達下欄頂壓石通竟止用一螭若降殿而立使直第一螭首則立處已在殿庭不能俯陛聽事其勢不容不與唐異也徽宗朝李誡營造法式有殿陛螭首圖繪載極詳其言曰螭首施之對柱及殿四角隨階斜出其長七尺然則宋景文記洞案設兩螭間其對柱之螭歟今二史更直而皆立東南偏其並殿角隨階之螭歟以其皆有石螭壓之因遂認以爲唐螭而實非其地也螭頭所擬雖異其處而又因誤生誤故二史更侍皆立東南偏全與唐異也然慶歷間雖不立御座之前而立於其後於今又不同特不知今立東南偏復起於何時也

罘罳

前世載罘罳之制凡五出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爲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之釋曰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爲矣此其一也顏師古正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顏釋之曰罘罳謂連屏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此其二也漢人釋罘爲復釋罳爲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罘罳下而復思至王莽斷去漢陵之罘罳曰使人無復思漢也此其三也崔豹古今註依倣鄭義而不能深知其詳遂析以爲二也闕自闕罘罳自罘罳其言曰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爲闕以合板者爲屏也至其釋闕又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以昭示四方此其四也唐蘇鶚謂爲網戶其演義之言曰罘罳字象形罘浮也罳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之貌蓋宮殿窻戶之間網也此其五也凡此五者雖參差不齊而其制其義互相發明皆不可廢也罘罳云者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罘罳然故曰浮思也以此刻鏤施於廟屏則其屏爲疏屏施諸宮禁之門則爲某門罘罳而在屏則爲某屏罘罳覆諸宮寢闕閣之上則爲某闕之罘罳非其別有一物先無附著而獨名罘罳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雖施寘之地不同而其罘罳之所以爲罘罳則未始或異也鄭康成所引雲氣蟲獸刻鏤以明古之疏屏者蓋本其所見漢制而爲之言而寻於先秦有攷也宋玉之語曰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朱綴刻方連此之謂網戶者時雖未以罘罳名之而實罘罳之制也釋者曰織網於戶上以朱色綴之又刻爲橫木爲文章連於上使之方好此說也網戶朱綴刻方連者以木爲戶其上刻爲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若真謂此戶以網不以木則其下文之謂刻者施之何地而亦何義也以網戶綴刻之語而想像其制則罘罳形狀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爲罘罳其義一也世有一事絕相類者夕郎入拜之門名爲青瑣取其門扉之上刻爲交瑣以青塗之事見王后傳注故以爲名稱謂既熟後人不復門闥單言青瑣世亦知其爲禁中之門此正遺屏闕不言而獨取罘罳爲稱義例同也然鄭能指漢闕以明古屏而不能明指屏闕之上孰者之爲罘罳故崔豹不能曉解而析以爲二顏師古又不敢堅決兩著而兼存之所以起議者之疑也且豹謂合板爲之則是以刻綴而應罘罳之義矣若謂築土所成直繪物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罘罳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罘罳嘗災矣若果畫諸實土之上火安得而災之也於是乃知顏師古謂爲連屏曲閣以覆垣墉者其說可據也崔豹曰闕亦名觀謂其上可以觀覽則是顏謂闕之有閣者審而可信闕既有閣則戶牖之有罘罳其制又已明矣杜甫曰毀廟天飛雨焚宮夜徹明罘罳朝共落榆桷夜同傾正與漢闕之災罘罳者相應也蘇鶚引子虛賦罘網彌山因證罘當爲網且引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書曰罘罳晝捲閶闔夜開遂斷謂古來罘罳皆爲網此說以唐制一偏而臆度古事者也杜寶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飛鳥則真實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制之所因倣也非

古來屏闕刻鏤之制也唐雖借古罘罳語以名綱戶然罘罳二字因其借喻而形狀盍以著明也

上林賦

亡是公賦上林盍該四海言之其敘分界則曰左蒼梧右西極其舉四方則曰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至論獵之所及則曰江河為阹太山為櫓此言環四海皆天子園囿使齊楚所誇俱在包籠中彼於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土毛川珍孰非園囿中物敘而寘之何一非實後世顧以長安上林覈其有無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者也秦皇作離宮關內三百關外四百立石東海上朐界中為秦東門此即相如上林所從祖效以該括齊楚者也自班固已不能曉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由是言之後世何責焉

萬年枝

謝詩有風動萬年枝之句凡宮詞多承用之然莫知其為何種木也或云冬青木長不凋謝即萬年之謂亦無明據而世間植物如楠松檜栢皆經冬不凋何獨冬青之枝得名萬年也按西京雜記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木亦自製為美名以標奇麗其品有萬年長生樹千年長生樹各十株雖有異名亦不解何物越石氏叢書中有吳興方勺所著泊宅編者曰徽宗興畫學問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在試無能識其何木遂皆黜不取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惟此書指冬青為萬年枝又不知何所本也

啐酒

乾道丙戌內燕既酌百官酒已樂師自殿上折檻間抗聲索樂不言何曲其聲但云雕酒雕音雀素回反朝士多莫能解中燕吏相質問亦無知者予後閱李涪刊誤則知唐世已有此語暨淳熙乙未再來預燕則樂師但索曲子不復抗言雕酒當是教坊亦聞士大夫疑語而刊去不用也予按李涪刊誤之言雕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雕合作啐啐送酒聲音碎今訛以平聲李正文資暇錄所言亦與涪同予又以字書驗之雕屈破也啐音蒼憒反啐吮聲也今既呼樂侑飲則於啐喻有理於屈破無理則自唐至今皆訛啐為雕者索樂之聲貴於發揚遼聞以平聲則便非有他也況又有可驗者丙戌所見燕樂上自至尊下至宰執每酌曲皆異奏而惟侑飲百官者不問初終純奏三臺一曲其所謂三臺者衆樂未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即三臺曲度也夫其雕酒之語三臺之奏與李涪所傳皆合知啐訛為雕素回反審也後暨乙未再與內燕則樂皆異名雖三臺亦不復奏矣名賢詩話閑適門載王仁裕詩曰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每命管弦催後押胡烏夜飛催則催酒也以侑酒為義唐人熟語也又趙巍交趾事迹下鞔笙項下以鞔為笙上安十簧雅合律呂催酒遂歌極有能者巍本朝人其言催酒即國初猶用唐語也

唐宮人引駕出殿上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illegible]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鈿盍至天祐始罷

臚佁

班固敘傳於郊祀志曰大夫臚佁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按班固即臚代旅與儀禮合

革甲

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為甲未用鐵也吳子

紫荷

通典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佩水蒼玉腰紼紫荷執笏梁制也

山元玉水蒼玉

通典周制也天子白玉山元水蒼者視之支色所似也

玉振

曾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按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是為終條理

繡衣使所始

史記六十二 武帝時盜羣起遣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擊之

五王桃李

狄梁公既立中宗薦張柬之袁恕己桓彥範崔元暐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自州縣拔居顯名外以為五公為一代之盛桃李也徐浩廬陵王傳

帖職

劉禹錫集九荊門[illegible]記云禹錫方以郎位帖職于計臺

予所見帖職字此爲先然未知帖是否

嬿

韓文十三衛逆微曰我問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佗奇藥嬿爲黃金可餌以不死

鎰

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爲一鎰戰國策三

一金

公孫閈使人操十金卜於市注二十兩爲一金策八

茶與鬱壘

東海中有山名度朔上有大桃其屈枝間東北曰鬼門上有二神人一曰荼與一曰鬱壘主治害鬼故世刋此桃梗畫荼與鬱壘首正歲以置門戶蘇秦土偶桃梗語策十

犀毗

趙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注云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有黃金飾具帶一飾漢書要義曰胥紕胡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帶鈎亦名師比胥犀與師並聲相近而說各異耳策十九

鼓角

節將入界每州縣須起節樓本道亦至界首衙仗前引旌幢中行大將打珂金鉦鼓角隨後右出李商隱所撰使範在臺儀後

夾纈

元宗時柳婕妤姝適趙氏性巧慧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纈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漸出徧於天下唐語林四

珧

字書珧蜃甲可飾物則江瑤之用瑤誤矣爾雅釋弓曰弓有緣者爲弓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則江珧不當爲瑤明矣太平御覽三百四十七

鹽如方印

唐會要祥瑞門武德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而味甘狀如方印按今鹽已成鹵水者暴烈日中數日便成方印潔白可愛初小漸大或十數印纍纍相連則知廣瑞所傳非爲虛也

銅葉盞

東坡後集二從駕景靈宮詩云病貪賜茗浮銅葉按今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甓色正白但其制樣似銅葉湯甓耳銅葉色黃褐色也

七秩

樂天集三十卷元日對酒曰衆老憂添歲余衰喜入春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同日一首云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注曰余與蘇州劉郎中同壬子歲今年六十二

金釦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釦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鏤釦器百伎千工

八蠶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御覽八百十五

馬乳蒲萄

唐平高昌得馬乳蒲萄造酒京師始識此酒之味御覽八百四十四

疊

酉陽雜俎劉錄事食鱠數疊今俗書牒字誤以其可疊故名爲疊也然牒字乃疊札爲之則以疊爲牒亦有理也

演繁露卷十一終

演繁露卷十二

侯鵠

周禮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氏注侯謂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㕍準音謂之鵠著于侯是謂皮侯賈公彥循鄭氏此說謂還以熊虎等皮爲鵠於其上其說恐未然也射之設鵠以爲的也若以熊虎等皮爲侯又以熊虎等皮爲的則侯與鵠兩無別異恐古人立的以準射不應如此床床鄭氏亦自覺不安又從爲之說曰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其義近之而不敢自主何也鵠之爲物揚飛迅駛射之難中故古人言射者往往及之孟子曰一心以爲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漢高帝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雖有矰繳尙安所施又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其在皮侯則曰張在鵠則曰棲是鵠非皮類而寘爲鵠形審矣夫惟以獸皮爲侯而棲鵠其上於示遠立的便故吾恐鄭氏之說未安也

琵琶皮絃

葉少蘊石林語錄謂琵琶以放撥重爲精絲絃不禁削斷故精者以皮爲之歐公時士人杜彬能之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因言杜彬恥以技傳丐公爲改云考公集所載贈沈博士歌誠有此兩句然其下續云自從彬死世莫傳玉練纏聲入黃泉則公詠皮絃時彬已死安得有丐改事恐石林別見一詩耶陳後山亦疑無用皮者然元稹琵琶歌傾聲少得似雷吼纏絃不敢作羊皮又曰鵾絃鐵撥聲如雷房千里大唐雜錄載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爲絃聲甚淒楚合三物觀之以皮造絃不爲無證若詳求元語恐是羊皮爲質而練絲纏裹其上賁皮爲勁而其聲還出於絲故歐公亦曰玉練纏聲也

冒絮

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冒音陌顏師古曰老人以覆其頭應劭曰陌額絮也詳其所用當是以絮爲巾蒙冒老者額顱也冒之義如冒犯鋒刃之冒其讀如墨則與陌音冒義皆相近矣漢官舊儀皇后親蠶絲絮自祭服神服外皇帝得以作纊縑衣皇后得以作巾絮而已以絮爲巾即冒絮矣北方寒故老者絮蒙其頭始得溫暖地更入北則彼國貂冠狠頭帽皆其具矣

玉樹

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怪按漢武故事旣得鑠大郎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爲枝以玉碧爲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爲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葢爲是也長安記正以玉樹爲槐也當是並緣青葱之語乎

甲庫

唐吏部有甲庫龐元英文昌雜錄曰用甲乙次第其庫而此庫其首也猶如漢言令甲令丙然此誤也唐制中書門下吏部各有甲歷名凡三庫其曰甲者若干人爲一甲其在選部則名團甲其在今日則擬官奏鈔摠言此鈔某等凡幾人者是其制也唐云甲令言等一也是其所從名庫以甲也會要太和九年敕今後應六品已下凡自稱舊嘗有官告下甲庫檢勘有無又正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三庫物甲又經失墜人多冒罔乃至制敕告甲皆被改毀則甲庫也者正收藏奏鈔之地非甲乙之甲也

僧衣環

唐會要吐蕃官章飾有五等一瑟瑟二金三以金飾銀四銀五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今僧衣謂之袈裟者當胸有環環中著縱橫紐上下牙角銀銅隨力爲之其源流殆出此乎

疇人

古字不拘偏傍多借同聲用之漢志疇人疑籌人也從算歷言之比疇列之疇於義爲徑

登席必解韤

左氏哀二十五年衛侯輒與大夫飲酒靈臺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也以是知古者登席不獨脫屨又解韤也

兩觀

魯有兩觀非席也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皆譏也然魯少正卯必即兩觀以周之所以誅誅之不毀明堂之意也夫將有爲東周之心則佛肸尙可因而況周度之所寄乎

社日停針線

社日停針線取進士衣裳爲吉利

張籍吳楚歌詞云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社日停針線起向朱櫻樹下行則知社日婦人不用針線自唐已然矣又送李餘及第云歸去惟將新誥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又知新進士衣物人取之以爲吉兆唐俗亦既有之

六幺

段安節琵琶錄云正元中康崑崙善琵琶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注云綠腰卽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誤言綠腰也據此卽錄要已訛爲綠腰而白樂天集有聽綠腰詩注云卽六么也今世亦有六么然其曲已自有高平仙呂兩調又不與羽調相協抑不知是唐世遺聲否耶

文史

封氏見聞記古者十歲入小學學書計十七能誦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更郡守課試乃得補書史郎東方朔所謂三冬文史足用而以二十二萬言爲多者也文人便以文史爲史籍非也

笛曲梅花

段安節樂府雜錄笛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曲就樂府要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有雙橫吹郎胡樂也旋所列古橫吹曲有名梅花落者又許雲封說笛亦有落梅折柳二曲今其辭亡不可考矣然詞人賦梅用笛事率起此

金蓮燭

令狐綯賜金蓮燭是以金蓮花爲臺事見摭言

知後典

縣吏受郡事而下之縣者今皆曰祗候典訛也國朝會要唐藩鎮皆置邸京師謂之上都留後院大歷十二年改爲上都知進奏院又摭言載夏侯孜僕李敬者久從孜苦厄不去同類休之他適敬曰吾主人登第尚擬作西川留後官後十年孜鎮成都以敬知進奏以此言之今之祗候典云者乃借唐藩鎮留後吏目以爲名稱當曰知後典不當曰祗候典也此雖猥事而世間名稱如此其訛者多也

墓石誌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曰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則墓之有誌不起南朝王儉然西京雜記所記制度多班固書所無又其文氣嫵媚不能古勁疑卽葛洪爲之

卷白波

飲酒卷白波唐李濟翁資暇錄謂漢時嘗擒白波賊人所共快故以爲酒令晏公類要六十五卷白集詩云長驅波卷白蓮擲采成盧注曰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名

玉衣

老杜詩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皆言昭陵神靈也三輔故事高廟中御衣從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

幞頭垂腳不垂腳

幞頭起於後周一名四腳其制裁紗覆首盡韜其髮兩腳繫腦後故唐裝悉垂腳其改爲硬腳史不載所始故莫知其的自何時也孫角談苑載柳玼在東川有從子來省玼不甚顧眄其家人爲之敘說房派行第亦不領畧僕隸翟相與竊疑曰得無責敬於君之幞頭也乎姑垂腳入見以占其意可也此耶乃垂下翹翹之尾果獲撫接則知當柳玼時幞頭不皆垂腳其屈而下垂者乃其用以爲敬也國初有王易者著燕北錄載契丹受諸國聘覲皆繪畫其人物冠服惟新羅使人公服幞頭畧同唐裝其正使着窄袖短公服橫烏正與唐制同其上節亦服紫同正使惟幞頭則垂腳疑唐制以此爲等差故流傳斯羅者如此也又秦再思洛中紀異云唐太宗令馬周雅飾幞頭至昭宗乾符初教坊內教頭張口笑者以銀撚幞頭腳上簪花釵與內人褁之上悅乃曰與朕依此樣進一枚來上親櫛之復覽鏡大悅由是京師貴近效之龐元英著文昌錄乃以爲宣宗未知孰是沈存中筆談謂唐惟人主得服硬腳晚季方鎭擅命始有僭服者宣和重修鹵簿圖言唐制皆垂腳其後帝服則腳上曲五代漢後漸變平直其說與上所載畧同而皆不記所出豈皆以意揣度乎

換鵝是黃庭經

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鵝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黃庭人皆謂誤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第二卷有黃庭經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眞蹟固在既可以見其爲黃庭無疑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黃庭又徐浩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爲第一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載却誤

骨朶

宋景文公筆錄謂俗以撾爲骨朶者古無稽據國朝旣名衛士執撾扈從者爲骨朶子班遂不可改予按字書撾簻皆音竹瓜反通作簻簻又音徒果反簻之變爲骨朶正如而已爲爾之乎爲諸之類也然則謂撾爲骨朶雖不雅馴其來久也

爵公

國史許遵傳開寶五年滄密等州各奏民年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翰林學士汪藻先世有號爵公者汪謂五代間得此爵恩或便在此開寶間也

如律令

李濟翁資暇錄言今人符咒後言急急如律令者令音零律令雷鬼之最捷者謂當如律令鬼之捷也按風俗通論漢法九章因言曰夫吏者治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今道流符咒家凡行移悉倣官府制度則其符咒之云如律令者是倣官文書為之不必鑿言雷鬼也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蒲葵安可常案揚雄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梁簡文帝答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五離九析出桃枝之碧簀郭璞桃枝贊曰叢薄幽薈從風蔚猗簟以寧寢杖以持危杜子美竹杖詩桃笙蓋以桃竹為簟也

漢爵級所直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按惠帝初立賜爵級有差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謂作外郎未滿二歲者其賞不及一級裁賜萬錢耳今乃以三十級為六萬其誤無疑顏師古亦不辨

白駒非日景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顏師古釋白駒曰景也劉孝標答劉紹書曰隙駟不留李善注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猶駟之過隙二世謂趙高曰人生居世間猶如騁六驥過決隙也則豹所引者不以白駒為日景

冠帔

竹子固王可毋金華縣君曾氏誌夫人以夫恩封縣君以見曾公亮恩賜冠帔也是得封者未遂得冠帔中間朱康侯母以太母恩得初封託予問冠帔制度遍詢禮寺皆無之壬辰年在建康與客談及此秦塤侍郎適在予問其家數有特賜者必知其制秦言其姊出適時德壽使人押賜冠帔亦止是珠子鬆花特髻無有所謂冠也秦丞相夫人塑像建康墳庵乃頂金鳳于髻上又不知何據

俗語以毛為無

後漢馮衍傳說鮑永曰更始諸將虜掠饑者毛食寒者裸跣注毛草也太子賢案衍傳毛作無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用乎耗矣哀哉注以耗為毛毛無也唐黃幡綽諸語以賜緋毛魚袋借毛為無則知閭人之語亦有本

唐婦人有特勅方許乘檐朝謁

杜詩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按唐會要命婦朝謁並不得乘檐子其嶺屬年高特勅賜檐子者不在此例王珪母始得特恩歟

唐時三品得服玉帶

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已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勅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配矣本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闐玉也晉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耶抑晉公自以意獻此耶也本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創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為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古者戮不必是殺

左氏文十年楚子畋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為右孟違命文之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抶為戮又襄六年宋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曰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此以梏為戮則甘誓謂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未必殺之或者降御其家廪給之類其斯以為孥戮焉耳苟惟不然罰弗及嗣虞舜之世則未遠也啓以肖禹得傳政焉豈其罪人遽肯以族耶

演繁露卷十二終

演繁露卷十三

廉察

周禮廉能之類諸家雖訓廉爲察嘗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字本作覝其音同乃知廉之爲察本覝字也有覘𥄎之義

竹林啼

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蔡條以竹林爲禽名恐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因謂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焉耳非笑而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謂不得爲啼耶

鐵甕城

潤州城古號鐵甕人但知其取喻以堅而已然甕形深狹取以喻城似爲非類乾道辛卯予過潤蔡子平置燕於江亭亭據郡治前山絕頂而頫子城雉堞緣岡彎環西合其中州治諸廨在焉圓深之形正如卓甕予始知喻以爲甕者指子城也時適有老校在前呼問其故校曰子城面面因山門之西出而達於市者鑿隧山趾圍故門道長而厚不與常城等郡治北面出水之竇兩旁斗起峭峻如壁仍更向北行十餘丈乃趨窪地以是知因山而城故能深厚如此也予始信鐵甕者專以子城言之

古服不忌白

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隋時以白帢通爲慶弔之服國子生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䍦竇華酒譜曰接䍦巾也南齊垣崇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帢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吳競樂府要解案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紵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紵爲衣古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服如裙襦襪皆以白視朝聽訟燕見賓客皆以進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服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桃葉

桃葉歌王子敬爲其妾作辭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王性之謂渡江不用檝隱語也謂橫波急也此語極似有理而施建樂府廣題所載乃不然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檣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陳末人多歌之後隋平陳晉王營六合縣之桃葉山實應其語建既得其本辭載之則謂寄意橫波者非也

千里不唾井

李濟翁資暇錄諺云千里井不反唾疑唾無義也唾當爲莝莝草也言嘗有經驛舍反馬莝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莝所哽也按玉臺新詠載曹植代劉勳妻王氏見出而爲之詩曰人言去婦薄去婦情更重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遠望未爲遙踟躕不得共觀此意眞乃[illegible]嘗飲此井雖舍而去之千里知不復飲矣然猶以昔[illegible]乎此而不忍唾也况昔所嘗奉以爲君子者乎此足以見古人詩意猶委曲忠厚發情而止禮義其理亦甚明白易曉李太白又采用此意爲平虜將軍妻詩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姚令威著叢語太白此詩亦引李濟翁不莝井語以爲之證是皆不以曹植詩爲證也

牛魚

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其得否爲歲占好惡盖倣中國賞花釣魚而因以卜歲也近世周茂振使金酋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即金亦用遼制也王易燕北錄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鱘魚也鱏鱘同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魚別自一種非鱘也若鱘魚正如鮎鱯通身無鱗既有鱗而硬即非鱘也馮道使虜詩曰曾叨臘月牛頭賜史謂虜眞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敲冰釣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眞牛頭也

茅三間

東坡詩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南史劉義眞傳贊曰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

蕃語

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篤身毒唐有吐蕃本禿髮烏孤禿髮語轉遂爲吐蕃唃廝羅之父名錢通乃贊普也達但乃韃靼也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

漢音義無也不知其何所本然常怪番語入中國其元無本字而以華字記之而捐雋身毒固無所柰何至如龜茲既知其爲邱慈何不徑以邱慈書之迺借用龜茲以待譏字者而後音讀乃明是必有說也華戎語異雖借華字記之尚與本語不全諧協其必宛轉於兩字之間如龜近邱而不全爲邱必龜邱聲合然後相近故不得以一字正命也

三姑廟

建康淸溪有廟中塑三婦人像輿地志謂爲靑溪姑其在南朝數著見形今建康志因曰隋晉王廣營卽其地斬張麗華孔貴嬪因并靑溪姑者數以爲三俗亦呼三姑廟此說非也按吳均續齊諧志會稽趙文韶宋元嘉五年爲東宮扶侍居靑溪夜遇婦人攜二婢過之女贈金簪文韶報以銀椀琉璃比明至靑溪廟中見椀已在爲廟中女姑神像靑衣婢侍立乃夜來所見卽輿地志所謂簪兒形者然則三婦人像宋已有之安得爲張孔乎

蹛柳

壬辰三月三日在金陵預閱李顯忠馬司兵最後折柳環插毬場軍士馳馬射之其矢鏃闊於常鏃畧可寸餘中之輒斷名曰蹛柳蹛音其呼藉若乍聲樞帥洪公謂予曰何始予曰殆蹛林故事耶歸閱漢書匈奴傳秋馬肥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師古曰蹛者繞林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植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按此卽予言有證其於馳蹛之外加弓矢焉則又益文矣西北錄太祖時契丹使來朝詔使者於講武殿觀射令其從者與衛士射毬戲柳枝卽其事也

平白地腸斷

李太白越女詞曰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此東坡長短句所取以爲平白地爲伊腸斷也

沓拖

東坡頗有沓拖風味李白大鵬賦連軒沓拖揮霍翕忽

簡冊

古者大事書之於冊小事簡牘而已策者編綴衆簡而成者也文滿百乃書之不然則否故曰小事簡牘而已蔡邕獨斷云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冊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丞策免則以尺一才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傅獻簡云今批答五六字卽滿紙其體起於宋武帝縱筆大書甚有理也

皂衣

獨斷公卿尚書衣皂而朝曰朝臣故張敞曰備皂衣議論

白銅鞮

玉臺新詠載襄陽白銅鞮歌大抵主言送別且皆在襄陽沈約曰分首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息漢水向東流無名氏一首曰陌頭征人去閨中女下機含情不能言送別淚霑衣其末云龍馬紫金鞍翠毦白玉羈照耀雙闕下知是襄陽兒郭茂倩樂錄本襄陽蹋蹄梁武西下所作玉臺新詠所載兩首皆沈約和白銅鞮卽太白所謂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者也

明妃琵琶

琵琶所作爲烏孫公主所出塞也文人或通明妃用之

姚令威辨以爲誤是矣然玉臺新詠載石崇明妃詞序曰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妃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聲故書之於紙則崇之明妃詩嘗以寫諸琵琶矣郭茂倩著爲樂書遂載崇此詞入之楚調中楚調之器凡七琵琶其一也則謂明妃爲琵琶辭亦無不可

香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國中國無今沉腦等香也宗廟燔蕭灌獻尚鬱金食品貴椒皆非今香也至荀卿氏方言椒蘭漢雖已得南粵其尚臭之極者曰椒房椒風郎官以雞舌奏事而已較之沉腦其等級甚下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疑已有今香然劉向銘博山鑪亦止曰中有蘭錡青火朱煙玉臺新詠古詩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燃其中青煙颺其間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二文所賦皆焚蕙蘭而非沉腦是漢雖通南粵亦未見粵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爇嬰香等品多　異然疑後人爲之漢武奉仙窮極宮室帷張器用之麗史漢備記不遺若曾創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沉香梁武帝方施之祭神

雞栖老人城

蘇易簡著本朝使人至西番見有老人消縮如小兒在梁上雞窠中乃其見存子孫九代祖也其說甚怪丙申十月十六日夜寓直玉堂閱史見興元間韋皐得詔攻吐蕃其所攻州名有維保松及雞栖老翁城予欣然自笑曰易簡之說豈卽此二城名而增飾之以文滑稽耶

毛裘

曾城予之毛穎烏衣國之王謝皆其例也

徐常侍鉉入中原以纖毛衣制本出胡虜不肯被服寧忍寒至死信其有守然古固以狐貉麑為裘聖人服之矣若謂古人不以纖毛之衣褻朝服者則今貂蟬亦古乎若其篤古堅毅死且不易上於人多矣

烏鬼

老杜詩曰家家養烏鬼沈存中曰烏鬼者鸕鷀也元微之詩投簡陽明洞有詩曰鄉味猶珍蛤家神愛事烏乃知唐俗眞有一鬼正名烏鬼謂為鸕鷀殆臆度耶傳記不聞有呼鸕鷀為烏鬼者又國史補裴中令節度江陵嘗遣軍將譚洪受同王稹往嶺南幹集至桂林館有烏在竹林中稹偶擲石擊中其腦以死稹殊不以為意會洪受病逗留于後稹先達江陵中令疑訝忽夢洪受訴言道為王稹所殺棄其尸竹林中裴大以為異亟付獄治稹自誣伏法而洪受乃至始知是烏鬼報讐也此說甚怪然有以知唐俗謂烏能神直至於是則其祠而事之有自來矣

石鑄器

穆天子傳天子升采石之山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鑑之民鑄以成器于黑山之上郭璞注云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按此所言殆今藥玉藥流離之類古書記事簡不失實槩覩若可愕徐徐察之理甚煥然簡奇可尚也

錢塘

世說注錢塘云晉人沈姓而令其縣者將築塘患土不給用設詭曰有致土一簮者以錢一簮易之土既大集遂謗曰今不復須土矣人皆棄土而去因取此土以築塘岸故名錢塘非也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錢塘縣其已久矣地名因俗傳而訛如此者多

欸乃

柳子厚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淸湘燃楚竹江空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奧乃音靄世罔其傳欸乃為歌不知何調何辭也元次山集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正絕句詩耳其序曰大歷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州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於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蓋全是詩如竹枝柳枝之類其謂欸乃者殆舟人於歌聲之外別出一聲以互相其所歌也耶今徽嚴閒舟行猶其如此顧其詩非昔詩耳而欸乃之聲可想也柳枝竹枝尙有存者其語度與絕句無異但於句末隨加竹枝或柳枝等語遂卽其語以名其歌欸乃殆其例耶

百子帳

唐人昏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昏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特穹廬拂廬之具體而微者耳棬柳為圈以相連瑣可張可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眞有百圈也其施張既成大抵如今尖頂圓亭子而用靑氈通冒四隅上下便於移置耳白樂天有靑氈帳詩其規模可攷也其詩始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弮骨盤邊柳健色染塞藍鮮其下注文自引史記張空弮為證卽是以柳為圈而靑氈冒之也又曰北製因戎創南移逐虜遷是制出戎虜也有頂中央聳無隅四嚮圓是頂聳旁圓也旣曰影孤明月夜又曰最宜霜後地則是以之弛張移置於月於霜隨處悉可也又曰側置低歌座平鋪小舞筵則其中亦差寬矣旣曰銀囊帶火懸又曰獸炭休親近則是其閒不設爐竈但用銀囊貯火虛懸其中也又曰蕙帳徒招隱茅庵浪坐禪其所稱比但言蕙帳茅庵而不正比穹廬知其制出穹廬也樂天詩最為平易至其鋪敘物制如有韻之記則豈世之徒綴聲韻者所能希哉唐德宗時皇女下降顏眞卿為禮儀使如俗傳障車却扇花燭之禮顏皆遵用不廢獨言氈帳本北虜穹廬遺制請皆不設其言氈帳卽樂天所賦而宋之問所謂催鋪百子帳者是也丙申十一月十一日夜醉後讀白集信筆以書

演繁露卷十三終

演繁露卷十四

金吾

漢志執金吾注金吾鳥也金吾執之以禦不祥夫使金吾果禽類從古至今必不絕種何以全無其傳也按揚子雲執金吾箴曰吾臣司金敢告執璜崔豹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頭謂之金吾也按今三衙大將立殿陛下所執杖子者銀釦兩末而軍職之呼員僚者每朝不笏而杖其制畧與之同軍伍間呼其杖爲封杖豈古金吾遺制耶以揚崔之語合而證之知其爲杖不爲鳥也亦以明矣

跳盪

渾瑊年十一立跳盪功唐兵志矢石未交陷堅突衆敵因而敗曰跳盪

一唱三嘆

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疎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凡瑟之絃練而朱之則其聲濁底竅洪疏則其聲遲用絲本以取聲而特貴其遲濁者正與元酒大羹薦味而棄味者同一意度故曰遺音遺味也遺味遺音即與上文之謂非極音非致味者相發相應也鄭氏釋遺爲餘失其旨矣至於一唱三嘆則鄭謂三人從而嘆之大戴禮傳亦曰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之也漢去古未遠一唱三嘆其言如此必有所受也陳僧匠智敘古今樂錄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不以竽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歎之也於穆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据此而言其三人從旁歎之者從於穆等語申以嗟嘆至于三人也僧匠智作樂錄起漢迄梁其於存古甚多其序淸商正聲篇曰但歌四曲皆起漢世無弦節奏技最前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好之有宋容華善唱此曲自晉以來四曲並絕其曰但歌者但徒也徒歌者不以被之絲絃而專以人聲故曰無絃節也奏技者技即伎也即本卷題首之謂技曲者是也方其奏技之時無絃矣其歌者最前一人唱之三人從旁和之與鄭氏所言同知漢人共傳之古者如此樂錄於淸商類中又有可證者其注東光曰舊但絃無聲其注東門曰舊但絃無歌皆宋識造其歌與聲耳從但絃之義以推文可以例但歌之爲徒歌也其後又有楚調但曲七如廣陵散之類謂從琴箏而得者則又後人好事寫之絲絃非但歌本然也夫古人貴本遺音既不免絃木爲瑟矣又從而理其絃度使之遲濁也漢魏宗尚而推廣之又並與絲絃不用而悉以人聲爲貴此其意皆近古而可書嗬無匠智傳錄則今日不可以意推測矣

擊缶

應劭風俗通缶者瓦器所以節歌易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楊惲傳擊缶而呼嗚嗚者眞秦聲也由此言之擊缶者皆擊之以節其歌非缶而自能出聲也

彤管

詩彤管有煒箋云彤管筆赤管也鄭氏以爲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毛鄭說詩多異惟此制畧相通其必有所本按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月賜赤管大筆一雙會稽典錄盛吉爲廷尉每冬至斷囚持丹筆垂泣則皆丹形其管以別於常用之筆第不知其得賜得用制度何似耳

馬匹

馬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因讀劉勰文心雕龍其說爲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爲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甚通

虎賁

沈約宋志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通不必取孟賁爲義

官榷貴私榷賤

孫伏伽言只爲官榷貴所以私榷賤讀者不解按舊唐志虞部職掌柴炭木榷進內及供官客並於農隙納之則木榷也者虞部歲取諸民有定令也既以令取又不足用則濫額制之而給其直會其科取數多旣至而官不更買則不免賤售於外故曰若官榷賤則私榷無由賤也榷徒江反

屋幾楹

元祐初程頤議更立太學先言三舍每齋須屋七楹其後又言七間爲一齋學制所詰問頤前後所須間架不同頤曰所稱齋七楹即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不知此時何人主學制所殊可笑也楹柱也詩言旅楹即衆言衆柱耳孔子夢奠兩楹即是在兩柱之間世謂屋若干間者取兩柱夾覆之中故曰一間今文士記屋亦皆相

承以幾楹爲幾間蓋取柱之一列言之則無礙或析而言之以一間爲一楹一楹安得立屋此正所謂因文害事也唐王盈孫傳僖宗還蜀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是排立十一室無室爲屋間二其東西屋盡處別須植柱二列故十一室而二十三楹者以一列爲一楹也二十三楹而梁才居十一者從南面計跡亦以梁列數之故每室才云一梁也

洋州

洋當讀如汪洋之洋今讀如詳莫明所起說文洋水出齊臨朐雖非今洋州之洋然徐諧著音乃以似羊爲翻則當讀洋如詳古有之矣洋揚二州聲稱相雜豈其世人病之而借齊洋音讀以加梁洋使有差別乎

浙江

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水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浙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耶則淛之得名既已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耶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歙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亦無牴牾第以古語爲正則出黟者古也

浯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出琅琊靈門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則浯非結之所名也

箭貫耳

軍法以矢貫耳爲聅聅之音恥列徒安二翻也說文引司馬法曰小罰聅中罰刖大罰剄故子玉怡兵鞭七人貫三人耳者用此法也漢原涉犯罪茂陵守令尹公捕之急諸豪說尹欲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則用箭貫耳以示恐畏非以意爲之也

衙

凡官寺吏卒以晨晡兩時致禮俗呼衙府古有之而謂稱訛也漢文釋申曰吏以晡時聽事申旦政也藝文類聚載古射覆蜜蜂之辭曰蕩蕩華華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則凡官寺日再聽事吏卒因之亦兩致其恭當用衙晡二字府晡聲之訛者也天子御正殿受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酎

漢八月飲酎說者曰酎正月釀八月成許叔重曰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酎三重醇酒也二說不同然酒固有久醞者恐八易月乃成期太迂遠當以黍成可釀爲是黍既登熟三重釀之八月一月可辦也

漢藏書處

漢世藏書皆知有禁中外臺之別已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祕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祕耶或太史所藏于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耶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箭括

列子仲尼篇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箭括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

爲唐六典庫武令注箭制曰其本曰鏑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括旁曰疑恐是擬字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者矢之末分歧而銜弦者是括也

南墳西墳

國朝宗子自祔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墳西墳問諸宗子多南渡後始生無知之者建炎二年十月知汝州張扑奏劾其州官遁竄之罪有趙叔潸者結銜云保義郎添差官轄舒王已下墳圍有承節郎王世斌者其銜亦云管轄魏王已下墳圍此之舒魏二王墳南西二墳也耶

臚傳

漢書臚傳古今不曾究極其義按儀禮士冠禮主人得筮反之筮人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鄭氏注云旅衆也古人旅作臚予因讀此始悟臚傳曰旅傳也今之臚傳自殿上至殿下皆數人抗聲相接使所唱之語聯續遠聞則臚傳之爲旅傳其已審矣鴻臚寺主典賓客亦取大衆會集以爲名寺之義

古爵羽觴

楚詞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張衡西京賦促中堂之狹坐羽觴行而無筭班婕妤東宮賦曰酌羽觴兮消憂諸家釋羽觴皆不同劉德曰酒行疾如羽如淳曰以玳瑁覆翠羽於下徹上可見劉良曰杯上插羽以速飲皆非是束晳論禊曰逸詩云羽觴隨波流且以隨波之用證之若果插羽則流泛非便至謂玳瑁翠羽相須爲麗則太不經惟李善引漢書音義曰作生爵形者是也古飲器自有爵眞爲爵形劉杳謂古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者即其制也本朝李公麟得古爵陸佃繪之禮象圖其形有咮有足有尾但不爲背而盡窪盧其

中以受酒醴盞通身全是一爵也惟右偏著耳以便執持如屈卮然乃始是飲器制度蘇文忠之詩有狀胡穆銅器者曰隻耳獸齧環長脣鵞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文忠不正命其器以爲爵而徇穆之所名姑以爲鼎然味其所詠形模大小以較禮象則與李公麟古爵正同古爵雀字通紹興間奉常鑄爵正作雀形如禮象所繪知其有所本也則夫以爵爲觴而命之羽觴正指實矣孟康釋班賦亦曰羽觴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師古曰孟說是也第其制隨事取便鑄銅爲之則可堅久於祭燕爲宜若以流泛即刻木爲之可飲可浮皆通變矣

交床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據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胡瓜亦改黃瓜唐柴紹擊西戎據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金爲兵器

孫愐唐韻釋鎧曰甲也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黃金蚩尤制以爲鎧謂蚩尤鑄鎧不知管子何所本然是以知周世之鎧必已用金也漢嚴安傳曰今天下鍛甲磨劒矯箭控弦許叔重說文曰兜鍪首鎧也釬(侯旰反)臂鎧也鏂(音鴉)鍜(霞)頸鎧也自身鎧之外鍪釬鏂鍜循首以至頸臂悉皆有鎧而字又從金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鍱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弩亦必喪師亡國則甲用鍱札西都已然不待漢末也

袒免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也予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於緦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有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於緦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歷考禮經本文止言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緦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其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兄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項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弁免而敷以爲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於此雖其敘載喪制即免加絲借古冕之繞著以爲繞若用鄭矣而特自出其見於下曰繞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又曲禮冠毋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葢　喪之始未斂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於此特循正理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爲服者之所爲也斬齊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紛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爲其重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齊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爲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於重也葬而誠虞也遠葬而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爲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爲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爲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爲始死之節也喪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母括髮以麻免而布之葢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葢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免爲免(音問)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音問)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免爲冠萬世宗信鄭氏予獨不以爲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演繁露卷十四終

演繁露卷十五

不托

湯餅一名餺飥亦名不托李正文刋誤曰舊未就刀鉆時皆掌托烹之刀鉆既具乃云不托言不以掌托也俗傳餺飥字非予始讀此未審其言信否及見束晳餅賦知其有本也晳曰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籩煑麥爲麪內則諸饌不說餅然則雖云食麥而未有餅餅之作也其來久矣又曰三冬冽寒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則湯餅爲最而其形容制造之意則曰火盛湯涌猛氣蒸作攘衣服振掌握搦拊搏麪瀰離於指端手縈迴而交錯紛紛駁駁星分雹落柔如春緜白若秋練則當晉之時其謂湯餅者皆手搏而擘置湯中煑之未用刀几也又宗懍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作湯餅名辟惡餅庾闡賦之曰當用輕羽拂取飛麪剛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練則其時之謂湯餅皆齊高帝所嗜水引麪也水引今世猶或呼之俚俗又遂名爲蝴蝶麪也水引蝴蝶皆臨鼎手托爲之特精麤不同耳不知何世改用刀几而名不托耳若參束晳所賦則李正元所紀信而有證也餺飥恐古無此字殆後人因不托聲稱之而食其旁與歐公餕音俊餡音叨之類同一關捩也

凡將

漢小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元帝時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將今不可見矣藝文類聚載凡將一語曰鐘磬竽笙筑坎侯與急就記樂之言所謂竽笙箜篌琴筑箏者其語度規制全同率皆立語總事以便小學即急就也者正規模凡將也

幘

冠服古今異制而苦無明著既其制不能明了則其所施用或當或否皆不可別識矣幘者冠下覆髻之巾也史游急就章曰冠幘簪簧結髮紐顏師古釋之曰幘者韜髮之巾所以整亂髮也當在冠下或單著之揚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髻皆趙魏間通語也夫其從覆髻而言則顏師古詞爲整髮者是也冠冕有旒崔豹古今注以爲承露則承露云者從冠言之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始進幘服羣臣皆齊爲庾凱醉墮幘幘機上以頭就穿取幘道濟被收脫幘投地皆顏師古謂或單著之者也若其人應著冠則以幘藉其下賤而執事則無冠單著幘也應劭漢官儀謂幘者卑賤不冠者之所服是也董偃綠幘傅鞲拜謁武帝帝令起赴東廂就衣冠是也董仲舒止雨書亦曰執事者赤幘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知其皆賤者之服也始有幘時未以覆髻但韜裹鬢毛使著冠便髮不蒙面耳凡此言冠而及幘者其冠皆冕冕冒額故必用幘以收髮也古冠冕得通言故也若單著者既冠之冠則露髮無所事幘也蔡邕獨斷曰元帝進幘但遮覆額前壯髮尚未有巾也王莽頭禿始加巾故其俚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後漢書曰半頭幘劉俠卿爲劉盆子制半頭赤幘續漢書曰半頭幘即空頂幘其上無屋故以爲名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空頂即半頭也元帝時尚未有巾故東宮用空頂幘者本古也屋即巾也有顏有屋即異乎空頂矣梁冀改易服制作庳幘狹冠是冀自改幘制損下其屋也董巴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無幘秦以爲武將首飾爲絳幘以表

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文帝乃高顏續爲之耳且崇其屋貴賤皆服之夫耳者結巾之角也巴謂崇屋始於文帝恐不及蔡邕謂爲始弁者的也董偃服庖人服故綠幘衛宏漢舊儀曰齋綠幘耕靑幘漢官儀曰謁者著緗幘大冠皆隨事著色若東觀漢記載光武初起服赤幘賜段頻赤幘大冠一具孫堅爲董卓所圍著赤罽幘潰圍而出皆執事者單幘之證也夫止雨救日執事者皆赤幘未必主爲助陽也蓋漢以火王其在五德尚赤耳故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是專漢制也

鄒邾

趙岐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鄒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孤桐之所植邾公之所卜山下是鄒縣本是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始皇勒銘在此山上合此二說觀之鄒山記未爲審的也鄒魯相鬬魯之臣死者三十三人穆公尚以民莫採上問於孟子則改邾爲鄒豈魯力所能哉夫并邾改鄒亦大故矣而史無明載攷古者至此殆難審定也

百丈

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廉稜若用索牽即遇石輒斷不耐故劈竹爲大辮以麻索連貫其際以爲牽具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董舟師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則知有百丈矣

曲逆

陳平封曲逆侯或讀如去遇非也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得名因濡（乃官反）水至城北曲而流故曰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之讀當如本字不當借音

蒲盧

說文蝸蠃蒲盧細要土蠭也按禮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政猶蒲盧也夫從地道敏樹之後始言政猶蒲盧直是蒲與盧耳今人釋中庸以蒲盧爲螟蛉其誤當始說文

無恙

今人問安否曰無恙說者曰恙草間蟲名也故問安者以無恙言之今按說文恙憂也至它（託何反）係乃曰它從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垛殿

說文垛堂塾也（丁果反）又云塾門側堂也今垛殿取此

堨

魏劉靖魏嘉平三年立遏於瀘陽高梁河（水經十四）遏即堨也以土壅水爲遏不知何世加土爲堨故柳子厚記袁家堨猶須解釋恐人不喻也

相雞狗衛

荀子儒效篇堅白異同之分隔也不知無害爲君子曾不知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是此種雜衛古已有之

先馬

荀子正論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莊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後世東宮官有太子洗馬釋者曰洗先也此亦先馬之義也天子出則有先驅太子則洗馬言騎而爲太子儀衛之先也

遥案黃紙

中書令傅亮以蔡廓爲吏部尚書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相委蔡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遥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連名故言書紙尾也按此則宋時文書已用黃紙唐高祖時始令凡敕書皆黃紙則不獨遥案得用也葉石林言太宗時勅已用黃紙不知其何所本也

鼻祖

揚雄賦曰或鼻祖於汾隅劉德釋鼻爲始後人特信德語和附以爲始祖不知鼻之訓始何義也說文釋皇曰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則鼻之爲始漢時已然也說文於辠又曰辠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辠人蹙鼻苦辛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合皇鼻二字本釋而言之則鼻之訓始有以也

葉子

古書不以簡策縑帛皆爲卷軸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然古竹牒已用疊簡爲名顧唐始以縑紙卷軸改爲冊葉耳

嘉慶李

韋述兩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爲京城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豈稱謂既熟不加李亦可記也

林養

松陵集陸龜蒙樵子詩云生自蒼崖邊能諳白雲養注養去聲讀山家謂養柴地爲養子按刑浙東民有投牒言林養爲人所侵者書養皆作樣子疑其無所本今讀陸詩知二浙方言有自來矣

托子

古者彝有舟爵有坫即今俗稱臺琖之類也然臺琖亦

始於盞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病盞熱熨指取楪子融蠟象盞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寘盞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爲之寧喜其爲名之曰托遂行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托子又遂著足以便插取間有隔塞其中不爲通管者乃初時楪子環蠟遺制也

六更

禁中鐘鼓院在和寧門譙上其上鼓記五更已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唐王建宮詞云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遙聽帳裏君王覺上直鐘聲始得歸本朝王禹玉亦有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二宮詞詳之禁中記更鼓不究平曉者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番朝皆可夙辦若候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王建言上直鐘聲者禁中五更曉鐘也王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國朝大禮車駕宿齋青城則齋殿門內五更均促使短如宮中常節至青城門外則五夜平分須曉乃竟故奉常具行禮序次以授在事之人皆以宮漏之外別異其言曰街市幾更幾更爲此也

腰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濩落無所用何不以爲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腰舟也亦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也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瓠之苦者不可食喫則養使堅大裁以爲壺而用之濟水則雖深涉無害也

貍首

史記封禪書萇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宏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徐廣曰貍一名不來今俗語呼貍猶然然則射之所射者皆以惡物爲鵠故曰毋若爾不寧侯故抗而射汝

障扇

今人呼乘輿所用扇爲掌扇殊無義蓋障扇之訛也江夏王義恭爲宋孝武所忌奏革諸侯制度障扇不得用雉尾是也凡扇言障取遮蔽爲義以扇自障通上下無害但用雉尾飾之即乘輿制度耳蔡蘖小詞有曰扇開仙掌誤也

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白樂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趁行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瑟瑟

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宗召市人估其直或云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眞瑟瑟則今世所傳瑟瑟或皆煉石爲之耶

殿

黃霸傳鶡雀飛集丞相府張敞奏霸集計吏使能言孝弟風化者上殿則是丞相府中有殿也許叔重曰殿堂也顏師古曰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夫古今事物名稱隨世更易顏言未必無理然元后傳王根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董賢傳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重殿洞門師古於此故曰殿有前後侍天子制也則不更以殿爲高屋矣豈以殿之重複者乃爲天子禮耶不然語皆出顏而二傳異釋也鄭司農釋周禮朝士所掌外朝曰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司農所見東都制也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時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倂存即周禮外朝也干寶注曰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由鄭應干三說合之人臣府第乃有殿焉則師古謂凡高嚴之屋皆得稱殿似矣而三人同辭皆謂此殿以朝會爲名而天子又嘗臨幸則恐司徒未必敢以聽事也若霸府殿正受計其上則是相府所得專有豈西都於此稱等差未致其察也故魯雖諸侯王而靈光巋然亦不以僭制而毀削也且其得名爲殿者以嘗受朝備臨幸則他公府不皆有而朝會臨幸亦止在司徒府耶按漢宮典儀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則亦不在禁中諸家謂古外朝在路門之外其地亦與古應也則是殿也雖立於司徒府非司徒可得而有也

漢三公

董賢傳哀帝冊賢爲大司馬曰建爾于公班固曰是時賢雖爲三公嘗給事中則以大司馬爲三公也史記儒林傳倪寬至御史大夫卒史遷曰寬任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張湯爲御史大夫旣被簿責乃曰湯起刀筆陛下幸致位三公又元后傳王音爲御史大夫列於三公則知漢語亦以御史大夫爲三公也

千金

漢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十金之直可辨中人一家之產也然則其數一金不當止於一兩矣說者各隨所見而別多少皆不適中以予觀之古者一代事物各爲一制不但正朔服色而已周人之金以鎰計鎰二十兩也漢人之金以斤計斤方寸而重一斤也惠帝初即位賜視作匠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是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則漢云一金者皆爲金一斤呂刑贖法計鍰輸金諸家謂鍰六兩也金黃鐵銅也五金皆金知銅爲黃鐵也孔穎達曰釋舜典者謂贖金爲黃金其實銅也故周金雖有鍰鎰二名而黃金不以鍰計也

衛霍冢

據顏師古注二傳則衛霍二冢皆附茂陵霍冢之上琢石爲祈連山及人馬衛冢之旁有長主冢相併至唐皆無恙而茂陵晉時爲人所發矣此張釋之所謂其中無可欲者則雖無石槨抑何戚焉者也悲夫

演繁露卷十五 終

演繁露卷十六

爰契我龜

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爲開非也古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畫是爲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故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龜之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爲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契者合也人謀與龜協合也上言爰始爰謀以我合龜也曰止曰行龜之語我者可以止可以行也

鐵券

唐代宗紀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凌煙閣錢鏐家在五季世嘗得之而唐文粹有賜王武俊鐵券文今世遂無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予按唐辛齊昊玉堂新制鐵券半缺形如小木甑上有四竅可以穿絛凸而鐫字陷金以嬍之從齊昊所記以想其制是券也鐵質金字本行正圓而空虛其中鐫勒制文於外已乃用古傅別法中分其器而二之一以藏官一以授諸得券之人故今存於世者形如半甑正與契券兩別之理相應也周禮少宰聽稱責以傅別二鄭謂大書於一札中字別之兩家各得一者是其證也周之傅別主市易要約故其札以木老氏所謂如執左契者是也後世鐵券要之取錄功堅久之義故以鐵爲之其謂形如半甑者正是一札而兩分之也是命以鐵爲券無有辨其所始者按漢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冊書鐵券金櫃石室藏之宗廟其殆鐵券所始耶至功臣表所載山河帶礪等語乃鐵券丹書文也漢曰契後世曰券皆結約之謂也

六州歌頭

六州歌頭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聲爲弔古詞如秦亡草昧劉項起吞幷者是也音調悲壯又以古興亡事實之聞其歌使人慷慨良不與豔辭同科誠可喜也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幷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眞宗至自幸亳親饗太廟登歌始作聞奏嚴遂詔自今行禮罷乃奏政和七年詔六州改名崇明祀然天下仍謂之六州其稱謂已熟也今前輩集中大祀大䘏皆有此詞

檢

檢校函檢皆從木今從手非是唐韻謂撿乃斂字非檢字是也急就章曰簡札檢署槧牘家顏師古曰檢之言禁也削木施於物上所以禁閉之使不得輒開露也署謂題書其上也古制如此其字從木審也以顏言推之則檢之者以木爲函納書文其中而簽題其上自唐及今匭檢皆其物也

木蘭

樂府有木蘭迺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爲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點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爲許事其義且武在緹縈上或者疑爲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鼎子

今衛士屆駕淸道者其著籍名爲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爲鼎官顏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之衛士以力選而誰何犯蹕者當爲鼎子不應爲等子也若謂等爲差等之等而取其軀幹中尺寸則凡今軍人不以長短率中等乃得刺補何以獨於此冒名等子也歟

九卿

漢制九卿今侍從也然九卿侍從爲九史無明制獨可即當時語言以求其何者爲卿尚可追論顧又雜出甚多其數不止於九也汲黯爲主爵都尉傳言列於九卿張湯爲廷尉傳言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鄭當時至九卿爲右內史杜鄴曰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弟王溫舒尹齊更迭爲中尉義縱爲右內史王言三人以急刻爲九卿劉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尋免官復爲中郎韋元成劉更生前爲九卿馮野王爲大鴻臚有司奏王舅不宜備九卿張敞爲京兆尹亡命天子召敞敞上書言臣前得備列卿待罪京兆張禹謂子宏官至太常列於九卿尹翁歸守右扶風滿年爲直傳言其在公卿之間淸潔自守蕭望之爲光祿勳繫獄石顯使史高言之元帝下九卿大夫獄汲黯遇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湯拒諫飾非公爲九卿不早言之何上官桀反大司農楊敞不敢發其事傳謂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顏異以大農議皮幣微反脣張湯奏異當九卿見今不入言而腹非毋將隆爲執金吾哀帝制詔毋將隆位九卿無以正朝廷之不逮按此即主爵都尉廷尉右內史少府中尉宗正大鴻臚京兆尹太常右扶風光祿勳御史大夫大司農執金吾凡十四職者實皆正爲列卿矣而特人所舉獨以九卿爲言故難曉也百官公卿表第列公卿位行凡十四等自丞相以至列將軍自不與九卿交雜矣至從奉常數之以至左右內史凡十品一品中又有數更其名者摠而數之又爲二十六名則其十品二十六名者又不與九數相應愈益難解又如奉常之與太常廷尉之與大理本猶職也而名稱前後不一則猶可謂其兩出至宗正與治粟內史水衡之與右扶風同列一等則職位殊不相入只如左馮翊可與京兆內史參附而又不與右扶風相屬如此之類殆不可以意推定之也蓋嘗反而求之則班固嘗明列九卿矣百官公卿表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是固之立九卿總目也而十品二十六名者族而會之悉卿列於卿則數訖止九哉然班固雖本漢語而達之周制雜數三孤六卿以爲九卿而周制實不然也周官固嘗列孤於卿矣如曰孤卿特揖孤卿位於棘是嘗比而同之矣然此其謂爲孤卿者蓋朝廷位於棘是著所列取其降於三公一等而下與六卿同位故連文以爲之稱本無三公六卿參數以爲九卿之文也若曰三孤已行卿事而得參錄言之則三公未嘗不爲冢宰如周公爲師而位冢宰正百官是公亦爲卿何以獨孤於卿而并爲九名九哉則固語亦未愜又予嘗質之遷史而得其歸也遷之傳張湯而及趙禹曰禹爲少府比九卿夫比之爲言猶視也五嶽視三公非三公矣而品秩得與之同故曰比曰眎明非本品特比附之耳夫少府既非九卿而得比九卿則九卿本九後不啻九何足疑也固書率多因遷而務在簡文故其傳禹直曰禹爲少府九卿刊一比字而漢世非卿比卿之制遂不可推尋至其列表以志公卿亦自雜數無別也乃知夏五郭公聖人不肯加損其有深意也哉今世二府本取府第東西對立以爲稱謂後雖宰相執政參多至七八人亦止以二府目之則漢之列卿數溢於九而槩以九卿命之亦語例交熟自無他說也

建康新亭

今建康新亭在朱雀航西五里許南傍小山北枕小浦俗呼爲鵝項鵝項者蓋江山分派而下以與秦淮會于城外者也蕭衍之入建康也東昏命李居士屯新亭拒曹景宗居士旣爲景宗所敗請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據此則曹景宗自上流而下李居士出據新亭拒之新亭固當在建康之西矣然其燒諸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而新亭以北皆盡則新亭之北當大有邑屋乃與之應今之新亭北據鵝項鵝項之外去大江絕不遠縱江壖流漲古今稍有不同而大江正派未之有改鵝項之外卽皆漲沙漲沙之外卽是大江安得更有邑屋以此考審晉之新亭計當在長干寺南不當在鵝項河側矣又按晉劉氏世說新亭吳之舊基先已淪廢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夫晉時指謂今地者乃王導正色言剋復神州處此時亭址已非吳舊則今亭又異於晉其更革固不足怪也

六帖

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賦詞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摠名其書爲六帖白旣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偶閱唐制其時取士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爲應科第說則以帖爲名其取此矣白書不

止六類而帖之取數止於用六者說文小學也試小學又試之小者也取極其嚴而名其書者兼取其少也

度

古帝王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相參同蓋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也今雖國有度定俗不一制曰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者又多淮尺十二公私隨事致用元無定則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金部定度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則凡積度及百黍卽爲一尺此自其一代之法不須較古今同異也然此尺既定而尺加二寸別名大尺又因著爲之令曰鐘律冠冕之類則用秬尺內外官司悉用大尺則國立之制明爲二體其與古人同度量之義乖矣唐帛每四丈爲一匹用大尺準之蓋秬尺四十八尺也秬尺長短不知合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爲匹而官帛乃今官尺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豈今之省尺卽用唐秬尺爲定耶不然何爲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特用淮尺也

魚袋

六典符寶郎載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銀佩以爲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注云符上皆題云某位姓名其官止一員者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勅召檢校并領兵在外者不別給符契若須回改處分者勘符同然後承用按此而言卽今之魚袋雖沿唐制但存形模全無其用今之用玉金銀爲魚形附著其上者特其飾耳今用黑韋方直附身者始是唐始

世所用以貯魚符者是之謂袋袋中實有符契卽右一而與左二合者也凡有召或使令卽從中出半契合驗以防詐僞故不別給符契者憑袋中半符爲信本朝命令多用勅書罕有用契卽所給魚袋特存遺制以爲品服之別耳其飾魚者固爲以文而革韋之不復有契但以木楦滿充其中人亦不復能明其何用何象也然唐制有二種有隨身符卽以給其人者故書其人姓名及其致仕卽以納官有傳符卽不刻某官姓名但言某司符契六典注文所謂皆須遞相付十月內申禮部是也白樂天嘗暫爲拾遺佩銀魚已而不爲此官則不佩故其詩曰親朋相見問何如物色恩光盡反初無柰嬌癡三歲女遶腰啼哭覓銀魚卽六典謂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不佩者而白雖暫借尋亦歸之於官也黃幡綽服緋無魚故取獺尾垂着腰上作俳語謂明皇曰賜緋毛魚袋毛語反卽無爲也帝喻其意以言卻止之曰魚袋者五品以上入閤合符卽用之汝何可得六典非五品不佩又敕召不別給契止用魚符爲契皆典之合也又按趙上交云自武德時正員帶闕官始得佩而添置員外試判檢校官皆不得佩其後隨事許佩者益滋多垂拱中以給都督刺史則非京官亦佩神龍元年刑部王嗣玉景龍三年特進皆許佩金則散職亦佩開元九年用中書令張嘉正奏而致仕及以理去官皆許仍佩朱紫因之亦益以多

麒麟

古有麒麟非馬也其字亦不從馬魯詩有麒說文云青驪文如博棊也類篇有驎引爾雅爲說曰青麒驎驒馬之班文也是古雖有麒驎字皆以其毛色命之至淮南

子始曰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皆生於庶獸則漢世已用馬之上品配麟龍而加馬其旁矣故唐廄遂以祥麟院爲名老杜詩近聞下詔宣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是用天上石麒麟爲事正以騏驎爲麒麟矣

天鹿辟邪

烏弋有挑拔孟康曰挑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大鹿兩角者或爲辟邪西域傳

護駕

豹尾以前比省中尚書侍郎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

閣學尚書程公博極羣書古今之事無不稽考其所以辨疑解惑以示後學者無一字無來處應行庚子夏分教溫陵始得其禹貢圖論時獲請益而公方究心羣政不能奉客盡叩問與其倩丁教授叔聞游丁益同年進士也最相善公之好學不以寒暑晝夜易其志裁決之餘卽研核古事未嘗去手因力求其所得於公者久之乃出其所錄二書曰攷古編曰演繁露迺窃請以歸披讀展玩曠若發蒙始歎曰人之有疑不決者得其書豈不大有開明乎卽亟命繕寫鋟木以傳與天下之疑者爲書塾亦一快也淳熙辛丑季秋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演繁露卷十六終

演繁露跋

彭元瑞撰

借春秋繁露以自名其書固屬誤見容齋已駁之且其中或繁或遺遠近事出正經無煩記錄者高似孫演繁露詰惜其書不存宋末書博學者以王伯厚程泰之並稱是書遜困學紀聞遠甚大約其學博而寡要其議論廣而不覈于考證中時遺類書窠臼分別觀之亦賞賢者備之意耳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 宋程大昌

周密齊東野語云程文簡演繁露初成高文虎書假觀之稱其博贍文虎子似孫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原書似孫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駁尤詳今其書不傳諸家亦不著於錄考似孫所著緯略其精博未必勝於大昌或傳聞者過周密誤載之歟

嘉錫案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七載其所得影宋本緯略有嘉定乙亥似孫自序 四庫本及守山閣本均無自序 一首略云嘉定壬申春程氏準新刊尚書公演繁露成以寄先公先公得書晝夜看不休似孫從旁聞曰書何爲奇古而耽翫

演繁露續集目錄

卷之一 四八七

制度

以兵代民役　餽民強盜入穀米

三司借內藏錢　改官用職司

張亢　講讀官坐立

殿前三司軍職　殿試不落人

階級法　鄉兵保捷義勇等

穎昌府順昌軍　密院進入文字押字

外人得分同居物產　配流法

差除行辭　呂公著論臺諫

兩制　濮王

讞疑　試銜

莊獻不入景靈宮　政和官制

高麗境望　謝花在殿上廡下

忌日惟宰執不入　到官呈告敕

宰執宮觀降再任指揮

太祖右文

卷之二 五一九

制度

知州　宗子取解取應額

大赦改京官　舊已授差遣不待闕

徽州苗絹　黜責勳臣亦降召命

萬壽觀　舉子稱習進士

令甲令丙　郊役謝太乙宮

初禁拳　諫官不兼它職

諫官始得面論事　郎中上致仕與一子官

帶館職出外　粉榆
張公嗅酒李公醉　參知政事知外郡
監司　女樂隸太常
納鏹度會道　江南丁口錢
收茶征聽民自賣茶　驛券出樞密
內中　新亭
三司使　方鳩僝功
馬步殿三司　父子同省人以爲非
避親　直學士
元祐入仕數　丞郎
寄祿官階官　京朝官貲封劄子
元絳知潁州使服學士金帶如舊
泉官延平　摛文堂　吳越改元
裴延齡科草　預買
周田畝數　羨道墓誌
合鈞衙　聖節進馬
誕日設齋用樂　入兩閤門吉凶異制
差考試道卒有恩澤　簽樞
臨奠已罷執政　改劭字
納陛
四川總領財賦結總領在四川上
當講官口義　不兼經筵遇講讀即赴
知州不該舉京官職官即令通判舉
卷之三
文類
韓文用古法　古文相似
大體　月旦十五日

不忽于素　賽越王神文
主在與在　先天
古語相襲　仁者必有勇
碑碣　不遷怒
卷之四　五五五
詩事
蝶粉蜂黃　取日虞淵
斬無極　吳越分境
蒲荷綠　水落魚龍夜
山空鳥鼠秋　荊州爲南京
東坡用杜詩　張籍後不育
火齊　木難
酒浮蟻　評詩
莫射鴈　春風不度玉門關
會意　天闕象緯逼
唐史記杜甫死誤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思古刺今　沙河塘
鳳池鴉　玉魚葬地
端午飛白扇　竹批雙耳峻
筍根雉子　乞爲奴
有鞭不施安用蒲　早時金盌出人間
半夜鐘　小邾置之白玉堂
歸聞三丈　玉衣晨自舉
村　騎白鳳
橫海鱗　冰柱雪事
盧仝茶詩　使君公

帕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嚏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羅趙
萬壽白雪杯　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增葉龍
金釵十二行　婁豬艾豭
麻沒棗驄　何遜梅花詩
金斗　萬壽三元
卷之五　五九七
談助
漢馬負重　漢奏報疾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鼓樓警盜
彭祖無八百歲　夷亭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佛師老子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將毋同　桑無附枝
泉冽酒香　不颺
陛下　杜君
五嶽眞君　武后稅浮屠
史記自牴牾　小小倉
簪枕　粉盤
蠟茶　攝官奉使
信　逐鹿
浮橋　大輦
笠澤　內子
桐油　烏桕

稚子數珠　複名單書一字
壻之父爲姻　甥甥從毋
從孫甥　視
漢酒薄　稅契
駙馬　下官
卷之六　六二一
談助　社公
殿下　胛析
豆粉餈　
兵廚 設廳 設廚　土山頭
蕭寺　保長
呂滐　歐陽曄
孫明復　字以表德
竄名　漸匠
惟師曾是太平人　拜
梅　蒸餅
下馬錢　回面避家妓
庶姓作揚州　祕書有競
銜下威儀　被受
樂天知蘇州久方開宴　
李娟　下檐得替例物
礫藥市　弔服
不識草書　唐憲銜使頭使下
水精宮奏天樂　語訛
樂府雜錄　矢貫左右目
外舅　鄭元牛識字
會心處不在遠　正朝酒從小起

演繁露續集卷之一

新安　程大昌　著
昭文　張海鵬　訂

制度

以兵代民役

建隆二年以前代傳置悉用民夫至是詔募軍卒代之至三年正月詔不得以遊旅僑民充遞夫

饑民強盜人穀米

舊法歲饑強發倉窖皆死太祖真宗多因奏讞特許貸配元不明立爲法天聖三年詔陝西州軍持仗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配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仍令長吏曉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敕而饑民盜取穀食多蒙活宥按此即是矜其迫饑爲之故特貸其死然不明立之法亦不明降詔命者恐人恃此以犯也寶元二年西川饑饉詔劫廩殺非傷殺人者並刺配牢城爲首者配出川界皇祐三年信州民有劫米傷主者當死上以其迫饑故貸死至和二年楊安國讀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乃過誤之民耳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饑饉不能恤至爲盜而又殺之不亦甚乎治平四年九月詔災傷州縣持仗強盜不以財物斛斗但同火三人以上傷人及計贓罪死者捕獲已嘗爲盜至徒經斷不以赦前後今犯至死者依元條不用災傷減等則是覺恕貸之不足以戢盜而改出此令足爲至當也

三司借內藏錢

景祐元年閏六月謝絳言內藏歲受緡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度歲及九十萬緡所餘無幾

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與夫滯積大盈利害遠矣祖宗時三司常借內庫錢觀此即知當時新鑄錢亦入內庫却從而給與之耳今鑄錢數雖少於舊要之悉入外藏則難如祖宗時常借矣景祐四年內藏庫言歲收緡錢三十萬助三司天禧三年詔書切責三司毋得復借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詔戒飭之治平元年詔三司用內藏庫錢三十萬貫修奉仁宗山陵依乾興例爲其半餘聽漸還

改官用職司

景祐三年詳定內外官所舉州縣幕職官各有合舉員數其轉運使副提刑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爲舉者始聽磨勘按此時監司長吏通判皆得爲職司今則不可兼轉運使及副提刑一狀當三狀今皆不然也

張亢

仁宗時契丹聚兵幽涿間張亢丁母憂起爲北京使知安肅軍亢曰萬一契丹背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既而元昊叛慶歷元年亢爲鄜延路都鈐轄知鄜州與部（原注英宗廟諱）許懷德不相能上令戒諭若固爲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緣邊既而亢上邊事乞赴闕面陳如臣言狂率不可用乞重降黜不報本傳言令驛奏據本傳亢乃出力多非避事

講讀官坐立

皇祐三年詔邇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以前皆坐侍自皇祐以前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文義旨須詳悉諭說卿等無乃煩

倦否遂有是詔以爲永制熙寧元年侍講呂公著王安石言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詔付禮官後韓維刁約胡宗愈等言賜坐蓋出優禮祖宗或賜講臣坐者以其敷暢經藝也太宗開寶中李穆爲王昭素召對便殿賜坐講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座令李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得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臣以爲宜如天禧舊制判太常寺龔鼎臣等言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師則今講解皆先儒章句非有爲師之實安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跂案以聽之奭因遂立講論者不以爲是上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殿前三司軍職

周恭帝時李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太祖受禪命韓令坤代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正是奪其所帶軍職耳建隆二年七月凡諸將職典禁衛者例罷悉除節度使獨石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實亦帶以爲職元不典兵也至三年守信亦表解軍職許之則守信竟不自安也

殿試不落人

長編曰嘉祐二年賜進士章衡等及第出身共三百八十八人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李復圭紀聞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不落一人案實錄試進士李實等四百人而得第者三百八十八人謂之不落一人固舉大約言之耳特不知禮部奏名實爲幾

人故其留黜之數不容參攷案皇祐元年廷試取四百九十八人五年取五百二十人至嘉祐四年所取又止一百六十五人六年一百八十三人閒兩舉才共取三百四十八人耳雖緣其時初制間年一開科舉故約此意指似是禮部奏名先減其額故廷試雖不落人其得第者少是亦朝三暮四之比也又緣其時立制減去諸州解額之半禮部以半額紐數而取故奏名已少及至廷試不用汰黜也

階級法

階級法本文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世傳太祖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眞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法曰太祖申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不起眞宗時恐長編不審也

鄉兵保捷義勇等

咸平四年取陝西稅戶爲義軍家出一丁號曰保毅軍四年吳蕃點得六萬八千七百餘人官給糧皮遝則此義軍行諸陝西未及它路也其年五月集近京諸州丁壯選隸軍籍則已用陝西法行之它路矣其年名河北鄉兵爲忠烈宣勇（未見名始何時）并代司兵名爲廣銳祥符六年以雄霸所謂爲忠順指揮（名始此年）慶歷元年槩於近邊募土人爲之名護塞二年二月簡河北彊壯勁勇者刺手背爲義勇指揮（嘉祐四年大名府路安撫李昭亮言河北州軍見闕義勇乞令二年內補足其彊壯緣不係教閱欲候義勇足日亦令補復即是彊壯別是一法却於彊壯中選補義勇也）三月簡河東弓手不刺面爲義勇陝西弓手爲保捷治平元年宰臣韓琦乞於陝西路選鄉兵富戶三丁揀取一丁仍刺手背以義勇爲名差徐億等往凡刺十三萬八千

四百餘人而河北義勇之制始達于陝西司馬光陳請今但怪陝西無義勇不知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即慶歷二年所籍是也）是其實也然會要記保捷始慶歷二年而天聖五年已有臣僚言秦州十年不曾揀選保捷營令秦州分析則前乎慶歷已有保捷矣熙寧八年夔州路提刑言乞差黔州義勇往遍州界防扞不閗黔州自置義勇今之所指黔州義勇當是自陝西抽戍耶其年兵部言麗成州義勇應援熙河不足乞差保丁充數則義勇外又差保丁

穎昌府順昌軍

神宗初爲忠武軍節度淮陽郡王後封穎王案忠武軍即許州也故元豐三年陞許州爲穎昌府者以舊領節忠武也後封真王而國於穎則穎州也故元豐二年陞穎州爲順昌軍者爲王封之舊也軍後陞府即順昌府也張舜民言熙寧初陞穎州爲順昌軍久知其誤蓋陞許州爲穎昌府長編辨其誤蓋陞穎州爲順昌府在元豐二年不在熙寧而神宗之爲郡王乃淮陽郡亦非穎州也舜民兩說皆誤也

密院進入文字押字

予在館中見祕閣所藏有太祖府宰執進入文字上有御筆自加處而趙韓王輩奉行以出則皆押字不書名不書臣常疑之後因閱實錄見元豐五年五月詔三省樞密院自今後應入進文字用押字者並依三省例書臣名乃知至神宗時猶存押字例也

外人得分同居物産

元豐六年提舉河北保甲司言乞養子孫舍居壻隨母子孫接腳夫等見爲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親屬給

半詔著爲令按今令文外人曾與本家同居久者許給分數恐立法因此然深詳此法是特欲優立科條使外人育以它姓代充保甲焉耳

配流法

太宗已前因犯合配人不以遠近並押赴闕下恐是欲揀其強悍者爲兵也役數有言其在道費傳送或逃亾者乃始立地里數配隸神宗以流人遠去鄉邑又有弊如上所言遂倣古犯罪應流法加決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元豐八年八月中丞黃履有言於是降旨令配行又王巖叟深言其害本鄉及報讐事

差除行詞

舊制凡有除授格當命詞者無今時初除信劄皆即日命詞詞出便給告故唐制五禁稽緩居其一王震序曾鞏集述其詞命敏疾曰元豐官制初行日多除授詞頭至子固即爲之詞授院吏上馬去又熙寧間司馬光除樞副光適入對神宗面諭之曰告已在閤門矣用此觀之則凡有除授即命詞詞下即給告不淹日也至元祐二年五月戊辰殿中侍御史孫升罷知濟州諫議梁燾知潞州其月壬子朔則戊辰者十七日也其日右丞劉摯上疏論升燾行遣太重其文曰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爲升燾罷臺諫乞留此二人今雖已有成命命猶未下此至進告尚須一兩日據摯此言即十五日降命其進告當在十九二十日間則是時已自屬數日不給告矣不知不候授告先降劄子供職起自何時或說在南渡後

呂公著論臺諫

元祐二年監察御史張舜民言夏國封冊使劉奉世是文彥博欲有所潤故以起居舍人使蕃臣詔罷御史已而臺諫王巖叟傳堯俞等救之屢章不已右僕射呂公著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巖叟等皆宅除出臺別用賈易爲司諫易因論蘇軾曰文彥博實主之太皇欲峻責易曰不責易此亦難作（音做）公著力爭曰不先逐臣易命亦不可行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主上方富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主上者當爾之時正賴左右力諍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事也呂大防王存皆曰仁者之勇也按此章公著先乞移臺諫既嘗行之則禁中以爲當然故不一日便徑欲峻責賈易公著覺之故因易事力諍以冀他時不爾其實公著失之於前也至三年二月正言劉安世論不當罷言事官曰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若出於大臣之私意臣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以折其謀及禍胎既成聖賢不能救其害安世乃因宣仁問司馬光門下最厚人呂公著以安世對遂自正字遷正言此之所指可見前輩不爲比周■三年六月內批王覿論列不當罷諫議大夫與外任不與職名以覿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也翌日甲子呂公著論疏未行內批後又與文彥博呂大防范純仁等繼論曾肇封還詞頭純仁不敢簽書趙挺之楊康國皆乞留覿竟不許僅加直龍圖閣知潤州此又起於輕易臺諫云

兩制

蘇易簡續翰林志晉天福中從宰臣馮道奏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六月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偶自近年權停內字況司詔命必在

深嚴實復置學士院柔維翰所建也凡今合言兩制者
皆始此也此時未有權侍郎故外制爲從官之初也

濮王

太宗子魯王元份之第四子是爲濮王祖宗之法天子
之子封王元份已封魯王矣而濮王乃元份之子太宗
之孫也至仁宗慶歷四年封汝南郡王嘉祐四年薨追
封濮王謚安懿本傳英宗治平三年以王塋爲園即園立
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尋以王之子宗懿爲濮國公奉
祀後至元豐七年方有嗣王其年詔曰朕以上承仁宗
宗廟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
世襲濮國自主祭祀

議疑

明道二年集賢平章事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
學士監修國史不知併加二館職何也

試銜

明道二年懷安軍判官燕文雅乞以三任告回乞母封
詔與之仍授家便試銜知縣如此試銜亦任事受俸耶
不然何爲令就家便優養也

莊獻不入景靈宮

明道二年奉安莊獻明肅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莊太
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

政和官制

題云政和官制因其舊名耳中載元豐新制與國朝舊
制參列釐革簡淨易見至大觀二年以元豐改制有未
盡者如寄祿官不分左右則敘爵制祿等級希少人易
以及遂自朝議大夫至金紫光祿大夫增㵎新名於是
以光祿大夫代舊右銀青光祿大夫以宣奉大夫代左
光祿大夫正奉大夫代右光祿大夫通奉大夫代右正
議大夫中奉大夫代左中散大夫奉直大夫代右朝議
大夫而又別立武選郎大夫新名悉換舊某宮某使侍
禁三班之類政和三年又立選人七階換舊州縣節察
推判之類與婦爵封夫人以下革去郡縣君之號五年
又㵎置貼職五年道職㵎文臣品秩有詔

高麗境望

海外行程記者南唐章僚記其使高麗所經所見也中
引保太初徐爾使事爲證即當是後主末年也僚之使
也會女眞獻馬於麗其人僅百餘輩在市商物價不相
中輒引弓擬人人莫敢向則其兇悍有素麗不能詰何
矣麗主王建資其馬萬疋以平百濟則諸家謂女眞
犯邊初時力弱無器械者誤也予見舊史自平遼問陸
趣高麗者多直東行意麗並海與平遼等處對東而出
而明人登航商販于麗者乃皆發北並東而往耳今觀
僚所書水程乃自海來二州須得西南風乃行則麗地
之與中國對者已在山東之東矣而麗之屬郡有康州
者又在麗南五千里乃與明州相對康之鄰郡曰武州
自產橘柚又明言其氣候正似餘姚則麗之與明其斜
相對值참相爲東西而微並西北矣

謝花在殿上殿下

閤門舊儀大宴更衣降坐羣臣退及再坐羣臣先升殿
既御坐羣臣謝花拜于坐次天禧中司諫祖士衡上言
乞御再坐謝花于庭乃引上麗元英文昌錄四

忌日惟宰執不入

敕大忌日六曹諸司並不作假執政官早出官司不得
隨出前文凡有駕幸百官皆早出也文昌錄四

到官呈告敕

今人初之官賚告敕呈長官乃得厎事其來尚矣漢王
尊傳曰尊爲東平王相厎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
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謁者則是古已有
呈敕例矣

宰執宮觀降再任指揮

紹興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前宰執宮觀難以理數任
滿未有除授即合依舊宮祠自此宰執嘗得奉祠者始
不計年而長食祠祿也前乎此者如范宗尹富直柔棊
夢得之在三年韓肖胄徐俯之在六年皆再降命乃得
再任是時雖嘗位宰執亦以二年爲任滿二歲即再降
差命乃可得祿也至十二年四月依朱勝非所乞宮祠
滿日再任當是有司失引前詔耶至十七年四月前持
服人程克俊乞奉祠詔令依舊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即是因持服解官故須再乞而再降命非任滿則
命也

太祖右文

五代間凡爲節度使皆補親隨爲鎮將鎮將者如兩京
軍巡諸州馬步軍判官是也此等既是武人又皆有所
憑恃得以肆爲非法民間甚苦之太祖微時深知其弊
建隆二年二月謂近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
爲治之道近臣皆莫對史臣李沆表載此事罪當時之
臣不能將順也其年十月詔吏部流內銓鎮將皆注擬
選人又至三年每縣置尉一員盜賊鬬訟不得更委鎮
將復如舊制並以委尉蓋趙普之謀也武人多不知書
案牘法令書判行移悉仰胥吏民之受病既多而又果
於營私如親隨悉爲鎮將其類不止一事太祖於是州

置通判明詔州事取決焉而武臣之爲太守者不得專執聖見皆出乎此也

演繁露續集卷之一

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制度

知州

唐世州郡分上中下三等其結銜分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名稱雖有高下實皆守臣也於是其銜爲某州節度若觀察或防團者苟非遥領卽是真任此州太守非虛稱矣太祖之平李筠也會李繼勳上黨來朝卽命繼勳就守其郡繼勳官品適與上黨郡品兩相當匹遂以繼勳爲昭義節度旣曰節度昭義卽是昭義太守焉耳非如遥領節鎮但虛假名稱而已也及平揚州以宣徽使李處耘權知揚州宣徽者處耘之官也權知揚州者實爲揚州太守也爲其職元爲宣徽故不敢本鎮節鉞而實行州事故其結銜曰權知揚州也此時雖一時權制而太祖之規模實已素定矣乾德元年有事荆湖方會兵襄陽卽以遷光範權知襄州其銜亦爲權知也此時高繼沖尙據荆南朝命已嘗使之權判荆南矣及其納土不欲遽易他人卽就命繼沖爲荆南節度而用王仁贍爲巡檢以參總其兵則仁贍實預州事而繼沖之節度荆南者但以繁銜而已至其年六月竟用仁贍權知荆南則太祖初據可攷矣後旣盡得荆湖北乃遂分命呂餘慶鎮潭州李昉鎮衡州薛居正鎮朗州原注州之舊名犯廟諱其結銜皆曰權知而凡他臣得郡者皆放此爲制行之積久大藩鎮多授文臣乃始盡正其銜明曰知某府某州軍州事也慶歷八年塞澶州決河命步軍副都指揮使郭承祐權知澶州又以戸部判官燕度同知澶州兼修河事非一州而兩太守也同知之名卽通判也皇祐五年詔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謀議公事毋得專決監司常檢舉之案皇祐此制而參以太祖詔旨卽武臣之爲知州軍者實爲其人常有功積無以處之故令領郡以郡祿優酬之耳卽柳子厚之論封建謂聖人之不得已者也然則太祖用武臣爲守而使文臣與爲通判其意正與置文尉而換鎮將同爲一見矣

宗子取解取應額

紹興十五年十一月臣寮劄子昨來國子監申請行在宗室並赴監試如外任及宮廟並赴漕試其監試有官鎖應七人取三人無官應舉七人取四人無官祖免親取應文理通者爲合格不限人數惟赴運司試所取之數與進士一同非所以獎進宗子乞除行在宗子依見法外諸路宗子不以有官無官如願試行在應舉鎖應並依熙寧舊制許赴監試請解赴省如不願前來依見行崇寧貢舉法行案此所言是崇寧運司取人數必少於熙寧蓋崇寧非不欲優之爲親遠屬疏比熙寧不同

大赦改京官

嘗聞人說今前宰執一年許舉五員改官者初立法時一年止發一劄有此一劄便徑改京官丁未九月二十五日讀青箱雜記云解賓王爲登州黃縣令陳執中用大赦舉改京官大赦者豈非一狀遂可改官者耶又景祐三年制舊制轉運使副及提點刑獄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

舊已授差遣不待闕

祥符八年詔審官院以近地二年半以上遠地二年以上權與差替不爲永例上以京朝官俟闕既久奉朝者頗多故有是詔案此則其時京朝官有在京奉朝須有闕出乃授授已卽赴不嘗逆用未該替闕也自太祖太

宗時數下詔戒已授而路程外□月不赴者又有川峽
在任人未及三年優恩許替者　會要咸平三年二月
向敏中言選人有在任一年已注替人致不成三考今
後須見任官二周年半即得注替如未有闕牓示各令
待闕毋季一集更不使隔季員闕川廣漳泉等處見任
並許成資日注(即見不差待闕人也)天聖元年晏殊言大中祥符
三年東封赦放選時三千人銓司注擬不足始學畫隔
年豫使季闕後遂爲例今待闕人不多欲今後且用見
闕景祐三年審官院言見在院待闕官凡九十二人欲
並以到任一年半使闕候見任官滿三十月許赴此則
注官後待闕之始也

徽州苗絹

自楊炎立兩稅法農田一年歲輸官兩色夏蠶熟則輸
紬綿絹絲亦有輸麥者秋稻熟則專輸米皆及時而取
所有也唐行兩稅不久(只三四年)遂令當輸者皆折價輸錢
陸贄奏議具在可見也徽州唐歙州也有水可通浙江
而港洪狹小閩兩旬無雨則舟膠不行以此人之於秋
苗額中量州用米數許於本色外餘盡計米價準絹價
令輸以代納苗以便起發也而苗絹無定額吏得出入
爲姦乾道丁亥趙德莊爲江東漕問所委予曰徽吾桑
梓也稅額之重居田收十之六也自五代楊行密時已
如此今雖減矣而惟有司年年於法外多科此即可以
檢轄令毋溪取也趙曰予嘗知其似矣徽之苗米本州
全得用不起一粒已自優如他州矣而不知起發苗絹
即是計米輸絹也觀德莊此言已是爲吏輩先言所入
矣予但悵然因與之詳道曲折始歎程琳之爲建議也
琳爲三司時有建議者患二稅色目多欲并爲一以便

稽檢琳獨不可曰今并其入而沒其名他日姦人拈取
舊目曰昔嘗取而今漏檢者遂成添稅一重也此即徽
之苗米藏於秋苗絹之類也程公建議也哉

黜責帥臣亦降召命

凡今爲帥者不問文武雖以罪罷亦降召命未知始於
何時或言此制爲武臣握兵者設而樂以用諸文臣使
不爲兩體耳乾興元年曹偉(原註本字該避)任真定都部署(原註)
(本字該諱)責授容州觀察使知萊州丁謂疑其不受命詔河
北運使韓億馳往收其兵旣而曹得責命即日上道則
是此時大帥從加責從遂不託名爲召矣又建隆二年
孫行友鎭定州欲據山寨以叛太祖命武懷節會鎭州
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出詔示之行友褫命削官爵
禁錮之則又不以召體也

萬壽觀

端拱造上清宮慶歷三年火止存壽星殿因葺爲觀大
中祥符元年造玉清昭應宮至天聖七年災止存長生
及章獻本命殿因葺以爲萬壽觀(東宮記)

舉子稱習進士

同進士出身始太平進士出身始祥符諸州助教始熙
寧御試不黜落始嘉祐四年　舉子前此許挾書至祥
符止許帶禮部韻　景祐五年舉人見有落解經年唐
突自此遂只許解元見　閤喜宴錢熙寧始賜　蘇紳
父仲昌生紳十九年解入京始父子相識　景德二年
契丹犯河北特推舉人恩

令甲令丙

後漢蕭望之詔令丙箠長短有數注前書令有先後有令
甲令乙令丙

郊後謝太乙宮

天聖五年劉筠言南郊朝饗玉淸昭應宮景靈宮又宿
齋于太廟一日之內陟降爲勞請罷朝饗玉淸昭應宮
及郊祠畢行恭謝之禮從之(實錄)

初禁碁

天聖六年用齊宗矩言巡捉私碁如私茶鹽法(實錄)

諫官不兼他職

天禧元年始詔置諫官六員不兼他職首以魯宗道爲
之(實錄天聖七年)

諫官始得面論事

是時諫官章須由閤門進又罕得對者魯宗道請得面
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爲故事(同上)

郎中上致仕與一子官

郎中已上致仕與一子官天聖四年

帶館職出外

以館閣校勘王琪簽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故事館閣
校勘無出外者以留守晏殊所辟特許之天聖四年

枌榆

漢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長安記鄠[illegible]縣)

張公喫酒李公醉

則天時謠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易之兄弟也李
氏言李氏不盛也

參知政事知外郡

乾德中蜀平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參知政事出
權藩府自此始

監司

漢置刺史察州成帝綏和元年更刺史爲州牧光武復

爲刺史隋初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名存而實廢唐武德罷郡置州改太守爲刺史神龍分天下爲十道道置巡察使二人景雲改置按察使開元二十二年改置採訪處置使

女樂隸太常

隋大業六年以所召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

納錢度僧道

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

江南丁口錢

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徐知誥秉吳政宋齊邱說徐知誥請減丁口錢從之由是江淮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收茶征聽民自賣茶

馬殷據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殷從之紀事二十八

驛劵出樞密

舊制館劵出於戶部唐明宗天成二年卞圜以宰相判三司安重誨爲樞密使請館劵從內出圜與爭於上前宮人問上知爲宰相曰妾在長安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此者蓋輕大家耳上不悅卒從重誨言圜罷

按國初每給驛劵皆樞密院出頭子令三館中有藏太祖御書帝劄有親與決者即其來已久矣

內中

漢紀元封二年甘泉宮內中產芝注內中謂後庭之室也

新亭

丹陽記新亭吳舊立先基崩淪隆安中丹陽尹司馬恢之徙創今地案此所言乃王導正色處則凡晉宋間新亭已非吳時新亭矣

三司使

置使自後唐張延朗始原註聖祖名諱本傳

方鳩僝功

說文人部釋僝曰具也從人孨聲讀若汝南潺水虞書曰旁救僝功士戀反與今書文不同而孔安國以鳩爲聚則本文誠爲鳩不爲救矣不知許孔孰爲真也

馬步殿三司

五代康義成傳賛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云云親軍之號始於明宗其後又有殿前都指揮使之名皆不見其更置之始今天下之兵皆分屬此兩司矣豈歐公時未有三司耶

父子同省人以爲非

五代豆盧革傳革與韋悅俱爲莊宗相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人以爲非遽改他官

避親

舊唐職官志吏部下凡同司聯事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親按此即知有職掌相涖者應避

直學士

唐初定制以五品以上官爲集賢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今六閣學士直學士高下必原此爲別

元祐入仕數

今特奏名進士諸科約八九百人一郊子弟奏補得二三百人同上

丞郎

唐稱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尚書侍郎輩也今人多承丞郎之語文字間便以寺監丞郎當之承襲之誤也唐劉寬夫傳八十五寶歷中寬夫爲監察御史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乞以尚書省左右丞侍郎通攝又潘孟陽傳爲侍郎年未四十其母謂曰以爾之才而位丞郎使吾憂之馮道曰宰相之權吾初入能用人爲丞郎官耳

寄祿官階官

政和三年敕特進至承務郎爲寄祿官承直郎至迪功郎爲階官按元豐未改官制以前如朝奉將仕承務之類別名階官皆須在職遇郊始得加之自元豐制行既不以京朝官如正字三丞列曹郎官之類爲寄祿官遂取唐世承務朝議之類增廣比序以爲磨勘遷進之則因以寓祿而神廟時未改州縣掾官簿尉之類其元豐三年改定新制詔曰今推本制作參酌損益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此時未分寄祿與階官也至政和六年以神宗官制有未暇盡改者如選人有帶知安州雲夢縣事而實任河東轉運司管幹公事者淆亂莫甚今選定選人七等之制如易留守節察判官爲承直之類凡七階立制既定以特進至承務既名寄祿始以新定選人七級名爲階官以別於舊寄祿官稱今人槩謂非職掌者爲階官不詳攷也

京朝官實封劄子

三朝聖政錄太宗許京朝官實封劄子於閤門上進

元絳知潁州使服學士金帶如舊

臨安志元時從翰林侍讀參知政事出據此即應不得

服參政帶矣而學士帶亦不該服其服學士帶特恩也

舉官連坐自謝濤始

濤眞宗時爲巡撫益利兩路使同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爲多乃陳諸吏治狀而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

摛文堂

強淵明宣政間爲翰林學士承旨上爲增廣直廬書摛文堂牓以寵之（臨安志云出本傳）

吳越改元

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側書辛卯乃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太元年羅隱記修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臨安志）以此知吳越雖云稟中原正朔旣後唐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寶正寶太同歲而名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

裴延齡科草

延齡奏度支以稅草支用不免令京兆折今年和市草一千萬束每束草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公私兼濟贄奏每年稅草不過三百萬束令入城輸納只二百三十萬而已今旣加（原注仁宗廟諱）約計百里搬運已當三十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徑以每束限爲二十五文（十卷）

預買

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民乏絕時預給庫錢貨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紬絹始於此（東記九）

周田畝數

通典古雍州卷曰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卽塡）一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

羨道墓誌

南史二十三裴子野傳子野葬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于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

台鈞衙

節使未有平章事卽不合稱台階台造鈞慈鈞造不兼郡牧亦不合著某官衙　上事役早晚兩衙（右出李肖巖所撰使範）

聖節進馬

人主誕節宰臣舊例進衣一副元和七年李吉甫固愬澤州進馬二匹賜通天犀帶以答之（唐會要節日門）

誕日設齋用樂

開成五年以六月十一日爲慶陽節天下州府常設降誕齋行香京城內宰臣與百官就大寺設僧一千人齋仍許量借教坊樂官充行香

入兩閤門吉凶異制

天禧二年四月敕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閤門永爲定制

差考試道卒有恩澤

衢州西安令宋宏以使牒考試它州在道遭水禍以死其子括以父死職事推恩補太廟齋郎（蘇子容集）

簽樞

石熙載平梅山蠻入爲尚書兵部外郎充樞密直學士歲中以本官兼職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自公始也（蘇子容集）

臨奠已罷執政

熙載爲密使乞解政除右僕射太平興國九年薨太宗卽往臨其喪近世執政旣罷而卒車駕臨視自公始（同上）

改劭字

文帝生元凶劭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惡之改刀爲力

納陛

尊者不欲露而升陛鑿殿基際爲陛納之霤下不使露也（王莽傳）

四川總領財賦結總領在四川上

建炎門軍遠須財典計之臣不暇盡如常制遂倣河北陝西路法置都轉運使通領數路以侍從爲之其結銜不爲都運者則直以從官總領某路某路財賦役至紹興三四年間始以郎官總領江西或江東財賦則今總領之始矣紹興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汪勃言四川旣已休兵可罷都轉運使歸其職於宣司宣司旣典兵又總財賦則爲非是乞卽宣司置四川總領一司應辦宣司錢糧旨用其言其年十一月十八日除趙不棄爲之初降指揮以四川宣撫司總領財賦爲銜至其命詞給告則給銜曰總領四川財賦是初時使爲宣司屬官已而返來總領宣司財賦也是時鄭剛中爲宣撫使旣見不棄全銜結總領於宣司之上迺始驚疑而知其有異矣此蓋秦丞相微機或者云不弃有請而秦從之（用日歷撮攷）

當講官口義

今講日講官以所撰講義進講郎講筵內侍收掌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晉奏其父在建炎元年爲講官講孝弟仁之本合上意退批早求講義卽今進入晉仍言故事次日方進今此卽日促進非常儀也

不兼經筵遇講讀即赴

熙寧二年召中丞呂公著赴經筵公著以臺臣侍講不兼經筵職遇講讀即赴如此即侍講之與經筵異耶是年十月翰林學士范鎮兼侍讀與前爲侍讀學士及還翰林即落侍讀至是雖復侍讀而不兼學士長編據日記所載如此詳此當是以翰林侍讀學士或天章閣侍讀學士等爲經筵而以單帶侍讀講爲講讀所耶

知州不該舉京官職官即令通判舉

熙寧三年詔諸路知州軍不該舉京官職官處令通判舉長編存疑云不知州軍何故不該舉予案元立舉官格須舉主是某官已上恐是知州軍官未及品耶

演繁露續集卷之二

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文類

韓文用古法

韓愈原道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語脉本自易出易曰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也項羽傳曰鬬大王不聽不義注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也

古文相似

洪範曰于時厥庶民錫汝保極言民以其保極者報答人主建極之施也洛誥曰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言成王不能察知人情則是以多事遺我也光武謂劉盆子曰待汝以不死陳後山曰報以永不議皆一格也

大體

班固曰賈誼通達國體文帝策賢良曰明於國家大體說者不能明言其如何爲體賈誼曰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夫簿書期會體之小者也移風易俗乃其大者故曰大體也又曰國體者體如人之有體爲四支與身皆體也又作屋作文皆有大指如曰辭尚體要是也

月旦十五日

韓退之弔武侍御文曰月旦十五日出其衣珥拜之夫不言朔望而變言月旦十五日其語脉有自也　魏武帝遺令曰美人看銅雀臺上施八尺床繐帳朝晡上酒脯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曹公此語即韓公之所祖也月朝者一月之朝即朔日也而都賦正旦爲三朝日之朝月之朝歲之朝也以朔旦爲月朝而於月望則變文爲十五日其語出此乃新奇也南史孝義傳王文殊父殁於魏文殊立小屋月朝十五日未嘗不北望長悲

不愆于素

柳子厚梓人傳述其作室之楙曰不愆于素左氏哀元年楚子圍蔡里而栽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杜注曰本計爲壘九日而成

賽越王神文

李商隱樊南集賽越王神文曰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城萬歲千秋勿使魂歸莫定此即模韓文羅池碑詞也其詞曰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歲萬歲兮侯毋我違玉谿生自言其文體之所從來則已曰時人目爲韓文杜詩也

主在與在

袁盎論社稷臣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如勃等坐視非劉而王是從生主之欲不與亡者也予以爲非也與讀如預方主之存也吾固預同其存主如喪亡吾亦與同其亡終不肯獨存其身也絳侯當劉氏不絕如帶之時顧惜軀命不能救正是獨存其身而不顧社稷之危亡故雖幸有功第可名爲功臣而不得名爲社稷臣也陸贄論救姜公輔也曰位列朝廷任當宰輔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正是此理也故知如淳之說未通也唐世諸儒有學有守者吾得二人焉魏徵陸贄是也取其奏讀之其理悉與經合學能發古吾故敢云爾也

先天

易曰先天而天不違書曰自貽哲命又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莊子曰神動而天隨

皆一理也天下事孰有非天理乜自然者乎而天安可先也曰惟其處心與天相似故意舉於我事應於彼此次而言之則倡之者人也應之者天也神動而天隨語最要也

古語相襲

宋子京贊尉遲敬德曰桑蔭不徙而大功立語甚新矣然葛洪抱朴子已嘗言之曰文王之接呂望桑蔭不移已知其可師矣抱朴子之言近也戰國策馮忌之言曰堯舉舜於草茅之中桑蔭移而受天下則其語有所自來矣項羽王沛公於南鄭沛公怒蕭何諫曰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千人之上者湯武是也太公六韜嘗曰文王倚疾岐小太公曰屈一人下伸萬人上聖人自行之然則何之語又本太公也翟公追恨爵羅及其復用題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說苑已有此語矣禪家嘗譏學道而不知其方者曰長安在西東向笑桓譚新論亦已言之曰里語云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

仁者必有勇

舜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此其賞中有仁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是其罰中有仁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喜中有仁也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怒中有仁也故仁者之勇藏於無事之日而見乎不可不發之地仁主慈義主勇慈者所向皆在所愛勇者所向人不可禦他人非無勇也根也欲焉得剛貲本不仁爲欲所蔽則其剛決不能遂也若夫剛毅木訥本不爲仁其平時則質木而訥鈍遇事則剛果而猛毅惟其無欲故有不可牽制之象是爲近仁也近者言其氣象似之也然亦

不可信以爲誠仁故特曰近之而已而又謂勇者不必有仁也若夫仁以爲己任者則不然矣造次顛沛不肯與仁相舍則遇事而前必遂其欲不可阻挫也如舜之所好者生也四凶或敗吾生則明以不仁誅之雖禹方任用不能救鯀也文武之怒未嘗妄興直待天下皆怨不復可以容忍乃始應之其怒一發必使害仁者去此其所以一怒而天下遂安不待再舉也

碑碣

後漢傳二十方者爲碑圓者爲碣

不遷怒

左氏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宣十七年

演繁露續集卷之三

演繁露續集卷之四

詩事

蝶粉蜂黃

嘗有問予周美成詞曰蝶粉蜂黃都過了用何事予曰記得李義山集有之李酬崔八早梅曰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又贈子直花下曰屏緣蝶留粉窗油蜂印黃周益用李語也

取日虞淵

呂温贊狄仁傑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淮南子天文訓第三曰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至於悲谷是爲晡時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温益言仁傑復辟如取夜日而復諸晨朝也

斬無極

坡詩曰屬鏤無服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無極費無極也蓋言譖死伍胥者無極也而屬鏤之賜乃不能以及無極案昭廿七年楚令尹子常殺無極則無極終遂不免也

吳越分境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對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杭越婆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杭越二州分境亦隨世傳言之似未諦審也案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也勾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駐此江松江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人素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也耶

薄荷錄

李白詩遥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錢希白南部新書曰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萄種於苑中并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綠色長安始識其味太白命蒲萄之色以爲綠者本此也蒲萄酒西域古已有之而中國未見故漢人一斗可博涼州也

水落魚龍夜

水經汧水出小龍山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爲靈莫敢采因謂龍魚水自下亦通名龍魚川

山空鳥鼠秋 杜詩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禹貢謂導渭自鳥鼠同穴者也 水經

荆州爲南京

上元元年九月置南都於荆州以荆州爲江陵府二年九月停四宮及江陵南都之號寶應元年復爲南都老杜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

東坡用杜詩

東坡謝賜御詩叙陝西戰勝曰已覺談笑無西戎老杜觀安西兵曰 卷十 談笑無河北

張籍後不盲

韓愈贈張十八助教云喜君眸子重清澈攜手城南歷舊游則張之目疾後嘗復舊也

火齊

天竺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據此卽老杜謂火齊堆金盤誤以火齊爲珠也 太平寰宇記

木難

木難出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曹子建詩曰珊瑚閒木難

酒浮蟻

曹子建七啓注曰釋名曰酒有沈齊浮蟻在上泛泛然 文選三十四

評詩

詩思豈狹自其胸中來若思同而句韻殊者皆象其人不可强求也張祜送人游雲南固踏張大其境矣曰汇連萬里海峽入一條天至老杜則曰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又曰路經灧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以較祜語雄偉而又優裕矣

莫射雁

牧之獵詩曰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沈存中用之作拱辰樂府曰彎弓不射雲中雁歸雁而今不寄書

春風不度玉門關

唐王渙之與王昌齡高適飲于旗亭有伶人唱兩詞皆昌齡詞也昌齡夸其同游遂書壁以記曰二絕句矣渙之指雙鬟令唱曰脫是吾詩子等當拜床下鬟唱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辭也渙歔欷二子東坡詩曰固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豈采其意耶然點換精巧踰渙之矣 王渙之語出薛用弱集異記在諸家雜說中

會意

陶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只賞菊而山忽在眼故爲可喜也池塘生春草若只就句說何有何佳處惟謝公久病起見新歲發生故可樂耳柳惲 南史傳十八 詩曰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登亭皋常時遠望木常遮山今秋至木葉皆脫而又有飛雲焉其思致恢遠故可喜也王融少所許可特愛此句因云可以行遠此非謂其語工也意到也

天闕象緯逼

杜詩天闕象緯逼王介父曰闕當爲閥非也水經穀水曰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明其峻極之至也白虎通曰今闕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

唐史記杜甫死誤

本傳云杜以永泰二年卒於耒陽詩中乃云大曆二年調玉燭柴代宗永泰二年十一月改元大曆以歷求之則永泰二年歲在丙午而大曆二年歲在丁未是子美不卒於永泰二年也蘇子美集末亦嘗言之

劉禹錫蘇子瞻用孔子履事

東坡跋歐公家書曰仲尼之存人削其迹夢奠之後履藏于載劉禹錫佛衣銘曰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于祀東坡語意或因劉耶然其作問處不如東坡脈貫也

思古刺今

寗戚飯牛歌曰生不逢堯與舜禪則太斥言矣杜牧曰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一麾而出獨望昭陵此意婉矣

沙河塘

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水陸成路事見杭州龍興寺圖經胥山者今吳山也吳山有廟祠伍子胥故也又州圖經云塘在縣南五里此時河流去青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

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也昇龍沙漲之後至于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青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居民甚衆此圖經之言也及今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青山西南矣

鳳池鵝

晏丞相嘗籠生鵝餉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丞相得詩不悅其後有宣州司理者以鵝餉梅聖俞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籠之贈今日參軍餉以蒸一旦肥甘酬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興詳其意趣是先一詩去時有摘語以問者故追言興謗也 梅集四十五

玉魚葬地

杜詩曰昨日玉魚蒙葬地韋述兩京記含元殿成每夜有鬼云我是漢王戊太子葬於此死時天子斂我以玉魚一雙改葬果得玉魚

端午飛白扇

坡詩曰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毫端唐會要三十五曰正觀十八年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蟠龍等筆勢驚絕謂長孫無忌等曰五月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反是賜君白羽扇二枚庶對清風以增美德

竹批雙耳峻

杜甫詩云會要正觀二十一年骨利幹貢良馬太宗名爲十驥仍叙其奇曰耳根纖銳杉竹難方

筍根雉子

杜詩二十二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雉子雉雛也見者現也言筍根草密雉雛可以藏伏候無人時乃始出現蓋以有人無人爲出沒之候也說者乃以雉爲稚則是以人屬言之而爲稚幼也矣稚兒須人扶將何爲自藏竹根無人乃見也此全無意味也若用下句儷而求之則鳧雛侍母而安睡與雉雛畏人而不輕出其理一也又如杜之別章曰其醉終同卧竹根言傾銀注瓦銀之奢瓦之固不侔矣然而飲則於醉耳初飲時用器固有瓦銀之異及其醉也固有倚竹而眠不復知其始時銀瓦之別也或者謂以竹根爲飲器則上下文皆不貫

乞爲奴

杜詩不敢長語臨交衢但道困苦乞爲奴南史齊武子寶明帝遣殺之子岳走入床下叩頭乞爲奴賤死不許 本傳

有鞭不施安用蒲

崔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垂一蒲鞭而未嘗用東坡送彭州詩曰有鞭不施安用蒲 祖思傳

早時金盌出人間

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

半夜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或疑半夜非鳴鐘之時非也南史邱仲孚傳好讀書常以中宵鐘爲限僧孺亦云分夜

小郎置之白玉堂

後山上蘇公詩曰小郎置之白玉堂宋武帝疾戒太子曰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志必此人也小郎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出宋紀

蹄間三丈

杜詩曰蹄間三丈是徐行史記陳軫曰秦馬蹄間三尋

玉衣晨自舉

杜詩玉衣晨自舉平帝紀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床上寢令以急變聞

村

古無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製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及在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自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鄙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爲義著矣故世之鄙陋者人因以村名之東坡詩王定國曰運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

騎白鳳

東坡雪詩羇毛垂馬騣自怪騎白鳳北夢瑣言五卷曰沈詢侍郎除山北節使誦曹唐游仙詩云不知今夜游何處自怪身騎白鳳凰

橫海鱗

謝世基與謝晦謀叛被收世基爲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東坡送劉貢父詩曰安得北溟淹養此橫海鱣

冰柱雪車

劉義聞韓愈接後進步歸之吟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又自有集此二詩正爲集首冰柱者謂雪凍而有冰如柱也其詞曰簷間冰柱削出交加終篇之意皆譏成壞無常也至落句則曰我願天上回造化藏之韞櫝歌之生光華雪車詩大意曰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馬盈道載屑玉藏之以御炎酷不知車轍血點點盡是農夫哭

盧仝茶詩

盧仝謝惠茶詩歷叙一盌至六盌皆有功用蓋淺深不同耳其誇茶力至曰既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欲歸去案温庭筠採茶錄天台記丹邱出大茶服之生羽翼又茶譜記蒙山中頂茶效曰若獲四兩服其一則祛疾二則無病三則换骨四兩則為地仙有僧信其言僅獲一兩服之病差容貌若三十許人眉髮綠色然則謂茶能輕身可為飛仙唐世通有其傳非仝出意自為怪奇也

使君公

東坡離徐州詩曰父老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君即公也語似重出今見白樂天集卷十五送劉江州曰遥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坡蓋用白語云

帕頭讀道書

張津為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嘗著絳帕鼓琴燒香讀道書故東坡詩曰絳帕蒙頭讀道書

三句一韻

元祐浯溪頌每三句一更韻此秦皇會稽頌德之體也其體少有用者元好古特法之其辭亦瑰傑相稱也

嚏

氣逆而噴涕則為嚏詩願言則嚏是也

續詩事

天子呼來不上船

范傳正作李白墓碑云元宗泛白蓮池白不在宴皇歡既洽召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案此即杜詩謂天子呼來不上船者也或者謂方言以衣襟為船誤矣本集

羅趙

三輔決錄趙襲羅暉能草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出同上　東坡詩羅趙前頭敢眩書

萬壽白雲杯

李義山集中漢南書事云陛下好生千萬壽玉樓長御白雲杯

半段鎗

唐傳六十哥舒翰吐蕃犯苦拔海哥舒翰持半段鎗迎擊所向披靡東坡戲集句曰路旁拾得半段鎗

桃李喻所薦士

趙簡子謂陽虎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種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食種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以所薦士為桃李者説皆本此唐人刺裴度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荊棘滿庭君始知用此為據也

跨乘龍

桓焉兩女嫁李元禮孫儁時人謂桓氏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金釵十二行

梁劉孝綽莫愁詩莫愁十五嫁為盧家婦盧家蘭室桂為梁頭上金釵十二行人生富貴何所望愧不嫁與東家王詳此金釵十二行乃排插十二釵也唐制命婦以花樹多少為高下曰花釵若干也

婁豬艾豭

衛南子召子朝於宋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注婁豬求子豬也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太子羞之因是欲殺南子不果出奔

麻沒欒驢

種麻以夏至十日前為上時諺曰夏至後不沒狗或答曰但雨多沒欒驢每直書其學子課帳曰大雨若懸河禾深沒欒驢用此

何遜梅花詩

初學記梅門載梁何遜早梅詩其警句曰枝横却月觀花遶凌風臺

金斗

顧渚茶錄唐張文規為湖守詩寄劉璞中秀才云符醉烏程酒思斟平望羹熚雲金斗暗苔蘚石尊平

萬壽三元

宋沈約上皇太子壽酒奏分雅詩一曲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拜獻惟袞職同心協卿士北極永無窮南山安足擬藝文歌門

演繁露續集卷之四

演繁露續集卷五

談助

漢馬負重

趙充國傳辛武賢欲引萬騎出張掖充國曰一馬自他駝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案此而言若使一馬所負衣裝兵器之外別有米麥一十石四斗馬力已恐難勝雖漢斗差小然不可更容有人騎之而行也予嘗以此問軍帥帥曰馬皆牽行至交戰時卸下他負乃始騎以接戰也

漢奏報疾

趙充國在金城奏邊事以六月戊申上七月甲寅得璽書報從所奏案金城距長安一千五百里七日之間一往一返中間又須付朝臣奏擬畧計其奏一日甚行五百餘里也今赦書雖有日行五百里之文實不及數漢法之於邊事必加重於他事也哉

貢禹年七十一生子

貢禹爲光祿大夫乞骸骨曰臣犬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以年計之是年七十有一而生此子也武王之壽九十三歲當成王嗣位時十餘歲是武王八十而生成王也

鼓樓警盜

元魏李崇令鄉保各置鼓及樓每一處有盜雙槌亂擊四面傳聲皆遮路收捕盜發輒得此亦善策然漢時已有其制矣張敞守京兆尹史書其敢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後又書其去職而盜起則曰敞罷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然則此時京兆已用擊鼓爲捕逐之節矣至哀帝時鮑宣上書曰今民凡有七亾其六曰部落鼓鳴男女遮遲亦其一也師古曰言無枹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然則擊鼓追賊舊矣崇特舉而行之焉耳

彭祖無八百歲

史記楚世家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三曰彭祖彭祖氏商之時嘗爲侯伯商之末世滅彭祖氏予以年數計之若吳回自帝嚳時已生彭祖至商末之世而彭祖猶在則彭祖之壽不啻八百年矣然予詳其文旣曰彭祖氏則不專指彭祖一身并其子孫皆包舉矣或其族壽數皆長不止一人也此如談蘭桃源記謂漁父所見者猶是初來避秦之人也王介父詩曰種桃食實枝爲薪世上紛紛經幾秦則食實薪枝者避秦之子孫也

夷亭

平江嘗有讖語曰水到夷亭出狀元傳聞日久莫知所起而夷亭本是港浦水到之說亦不可曉淳熙庚子浙西大旱河港皆涸海潮因得專派捷上直過夷亭來年辛丑黃由果魁多士由平江人也人謂此讖已應矣至甲午年衛涇爲魁焉人大異之予問夷亭何以名夷雖其土人不能知也偶閱陸廣微吳地記而得其說蓋吳闔閭時名之也闔閭嘗思海魚而難於生致遂令人即此地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鯗其讀如想又玉篇說文無鯗字唐韻始收入也鯗即魚身矣而其腸胃別名逐夷爲此亭之嘗製此魚也故以夷名之吳地志仍有注釋云夷即鯗之逐夷也熙寧四年郟亶奏言平江水利所記崑山支港有夷亭即其地矣但以亭爲停當是傳訛耳

湖州東門外上塘路

梅聖俞集九送胡武平解湖州詩　始時繞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松垠詳此即今城東堤路武平始築也

佛師老子

通典天竺門云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號名有二十九譜家紀天竺一事多錄僧法明道安之徒傳記疑皆恢詭不經不復纂也

曹丕不爲侯必爲太子

御覽載魏武令有告子文曰汝等悉爲侯子亘（原注本字從木）諱獨不封而爲五官中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案魏志魏文帝丕操之長子字子亘（沙案是乇王小名也）此言兄弟皆侯而子亘不侯可以知其必爲太子也

將毋同

王戎問老莊孔子異阮瞻曰將毋同不直云同而云將毋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爲從事亮高選儲官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毋是乎將毋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爲是而未敢自主也其指孔老爲同亦此義也

桑無附枝

蠶月條桑釋者曰所取其條而擲棄以用也今浙桑則然歲生歲伐率皆翦行低榦無有高及二丈者吾徽之桑則高矣必得梯梁乃可采不翦其條也春每氣應土脈欲動木津未上則相與屨刀相其亘豐凡柯枝繁密而相翳者倒垂亂行而不上達者或叉半枯半萎不善茁業者率皆劖剟棄之不使分其正力俗語謂之剃桑

言能剪惡存好也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種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夫桑枝以無所附著爲貴則是嘗加剸翦而無有交戛相妨者矣古親蠶法有皇后采桑鉤若并條列剃之則何所用鉤也左傳晉重耳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上而重耳不知也列女傳秋胡子見婦人采桑下車願託桑下凡若此者皆是采葉不剸其枝也若并枝劙去則何緣有蔭也故剃桑之來古也

泉冽酒香

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曰酒冽而泉香及蘇文忠書其文於石乃曰泉冽而酒香若循泉酒本性求之則歐公本語恐是柔用月令以出奇健也況泉清者無穢濁也無穢濁則酒清冽殆別自一理也

不颺

昭二十八年鬷蔑惡注貌醜也叔向舉賈大夫射雉以爲之而曰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注顏貌不揚顯也漢田蚡傳蚡貌侵侵讀如寖寖即不颺也後漢正書貌侵爲貌寖裴度自贊曰爾材不長爾貌不揚蓋本此

陛下

戰國策秦語曰太子楚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注陛下孝文王也即此時已有謂人君爲陛下者矣而陛下之稱乃對他人亦可用無嫌也韓退之詩曰曷不薦賢陛下聖亦其比也

杜君

司馬遷父名談故袁盎傳曰同子驂乘同子者趙談也以其名與父同故避諱書同也郭林宗本名泰范曄之父名泰故書其名爲鄭太孔穎達疏書凡孔安國所注悉言孔君而杜佑通典杜預事言悉曰杜君

五嶽眞君

開元九年司馬承禎言今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敕五嶽各置眞君祠一所（會要四十六）

武后稅浮屠

張廷珪傳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馬坂廷珪諫曰傦尼乞丐自贍而州縣督輸星火迫切鬻賣以充非浮屠所謂隨喜者案此雖非釋度亦計人數斂矣

史記自牴牾

朱建傳曰平原君建不預黥布謀反得不誅語在黥布傳中崔駰曰案布傳無此語

小小倉

王莽末鄧曄開武關迎漢莽將九虎中三虎保守京師倉畢攻之未下曄謂京師小小倉尚未下何況長安城

警枕

吳越王錢鏐在軍中夜未嘗寢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

粉盤

錢鏐置粉盤臥內有所記則書于中北史祖珽傳以銅筯浸醋中令青有見即睡中書記之

蠟茶

建茶名蠟茶爲其乳泛湯面與鎔蠟相似故名蠟面茶也楊文公談苑曰江左方有蠟面之號是也今人多書蠟爲臘云取先春爲義失其本矣

攝官奉使

本朝遣使而適外國多越班攝官如庶官借從官之類

慮其體輕而假借使重也然亦有古文公六年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荀林父止之使以疾辭且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弗聽及晉不納雍先蔑奔秦果如林父之言夫先蔑卿也林父勸其以攝卿代行是此時嘗有位未至卿而攝卿以使者矣

信

晉人書問凡言信至或遣信者皆指信爲使人也今人以信爲書誤矣文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預曰執訊通訊問之官爲書與宣子也則訊之與書明爲二事晉人之言有本矣兵交使在其間故詩亦曰執訊獲醜也

逐鹿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以天下喻鹿語雖出於漢世然春秋有其語矣襄十四年戎子駒支曰殽之師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則其語尚矣不獨是也六韜太公謂文王曰取天下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則逐鹿之說久矣不在漢世也

浮橋

橋必有柱浮橋以舟爲柱詩云造舟爲梁是也李巡注爾雅云比其船而度也郭云併舟爲橋（六經釋文左氏昭元年）

大葷

湖州人事廣德張王者不食豬肉言張王嘗現身爲豬故并剛鬣一牲避之不敢以祭亦不敢食陸德明曰鯀爲黃熊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亦此意也

笠澤

越伐吳軍于江南注吳子禦之笠澤江松江也

內子

11
42 A

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注卿之適妻曰內子

桐油

桐子之可爲油者一名荏桐見本草衍義予在浙東漆工稱當用荏油予問荏油何種工不能知取油視之乃桐油也

烏桕

油可作燭者是衍義

槵子數珠

佛家貫患子爲數珠俗書患爲槵衍義云名無患子則當書爲患子

複名單書一字

今人有複名而單書一字者劉韶美名儀鳳守蜀郡嘗有公牘至省部單書一儀字予在禮部見之以語同舍皆笑之定三年祝鮀舉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衛武注重文公也武叔武也則複名而單書其一亦有古也

婿之父爲姻

晉荀寅之子娶范吉射之女故左氏定十三年曰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注婿父爲姻

彌甥從母

對父之舅氏自稱彌甥彌遠也哀二十三年亦仍昆之義也從母卽姨母也言於母爲從

從孫甥

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言與孫同也哀二十五年

硯

晉人最重書學然未嘗擇硯故石林曰晉之善書者不自研墨使人研之成漿乃以斗供其說不知何出北齊試士其惡濫者飲墨水一升在試而有墨水可及一升則石林之言信矣故東坡詩曰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用此事也唐以前多用瓦研今天下通用石研而猶槩言研瓦也至李肇國史補曰端溪之紫石硯天下通用則其時已用端石矣歙之龍尾硯乃江南李主剏爲唐世未之見也見王中舍研譜

漢酒薄

王莽時酒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酤賣之齊也用此數計之米麴通用三斛取酒三斛不啻也故漢世通米酒計之其米多而酒少者爲上尊也

稅契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名爲散估卽今田宅報券輸錢之數也建炎時每券之直及一千則其稅四十今爲百餘稱十一矣方滋建增也

騙馬

嘗見藥肆鬻䯄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而上馬也又見唐人武藝宗將兵遇敵而道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既已低小而又臨階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

下官

通典封爵門曰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宋孝武建中始革此制不得稱臣宜云下官而已

演繁露續集卷之五

演繁露續集卷之六

政助

殿下

蕭梁之制諸侯王之言曰今境內稱之曰殿下南朝人皆稱其國主爲殿下

社公

句龍周棄爲社稷故日食伐鼓於社責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者上公之義也杜佑駁之云公者尊稱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言社公爲上公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

豆粉餈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粉稻米黍米合蒸之爲餌今之米粉果也餅之則爲餈音咨卽今人書爲餈恐餌餈粘故粉大豆以傅之糗熬大豆也卽今人以豆粉傅餈也

脾析

牛百葉也同上醢宰爲何百葉既爲牛脾而片片分析故云脾析也

兵廚 設廳 設廚

今人謂公庫酒爲兵廚酒言公庫之酒因犒軍而醞也太守正廳爲設廳公廚爲設廚皆以此也漢有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屯兵晉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之則亦兵廚之祖也

土山頭

韋述兩京記省郎有不歷員外郎而拜省郎者謂之土山頭果毅果毅兵官也言從兵士便作兵官也唐有不歷員外而徑爲省郎者或嘲之曰誰言粉省裏却有土山頭用此語也其爲外郎者酬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

任意置惟衡員外置不應列星文

蕭寺

國史補曰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帛大書蕭字至今一字猶在李約竭産自江南買之並洛建水亭目曰蕭齋披此則蕭寺者乃因蕭字而名也劉禹錫集二十九送如智法師曰前日過蕭寺看師上法筵則是槩以僧寺爲蕭寺恐不然也今人亦多誤用

保長

韓延壽守東海置正伍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

呂溱

呂溱舉進士爲天下第一涑水記聞云歙人也汪彥章亦云然歐陽公記溱父士元墓乃曰江陵人

歐陽曄

歐陽曄文忠之叔也乃教文忠讀書者 六一文二十七

孫明復

石介爲弟子孔道輔見孫明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魯人由是始識弟子禮

字以表德

西京雜記四卷曰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少竇太后强欲冠之王謝曰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安可强勉之哉後漢傳亦以字爲表德

寘名

王莽傳哀章作銅匱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寘姓名凡十一人師古曰寘謂厠著也本無其名而私寘名其中也今人以列名歌詩文記者亦用寘名字恐不美也韓退之則曰辭列三王之右有榮耀

譌

黃匠

祕書省吏有裴潢匠廣韻引釋名云染紙也又音壯

惟師曾是太平人

唐天寶間有與上八者至杜牧之時其人年已近百歲故題其寺曰清嚴已近百年身古寺風煙又一春寰海自成戎馬地惟師曾是太平人此意最遠不言其道行獨以其年多嘗見天寶時事也元祐間東坡與外制有百歲得官者曰槩此百年之故老曾爲四世遺民與此意合而皆有味 杜外集

拜

許叔重曰拜首至地也芣楽勿翦勿拜三章皆曰勿翦翦者斷也勿拜則不止不翦且不敢屈其枝而垂之敬之至也孟子論天下易事曰爲長者折枝卽肢體之肢與木枝一義則拜者折枝之謂也

悔

東坡奏議十四卷論知定州不得上殿曰自古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景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語矣

蒸餅

釋名曰餅併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隨形而名之束皙餅賦曰起溲牢丸何曾蒸餅不拆作十字不喫蕭子顯齊書曰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起者入教麪中 俗書教爲酵 令鬆鬆然也本朝讀蒸爲炊以蒸字近仁宗御諱故也

下馬錢

令狐楚傳始汴鄭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入私藏楚獨卻不取案此卽今世郡守下馬錢也

回面避家妓

宋顏師伯豪貴王璵過之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璵以男女無親傳授每至令置床上回面避之然後取 南史十三

庶姓作揚州

王景文 或 領揚州刺史辭明帝曰庶姓作揚州徐干木輩皆處之不辭

祕書有競

王敬洪之子恢之召爲祕書郎敬洪令求爲奉朝請與書曰彼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許之 十四

鈴下威儀

晉書楊方爲郡鈴下威儀諸葛恢待以門人之禮案鈴下威儀殆今典客之吏耶 御覽四百四十三

被受

今人受朝命者或曰備受備言有司登載事目備具而吾得之也或曰備當爲被非備也此說有本南海尉任囂召趙佗被書行南海尉事杜佑曰被受也 通鑑百八十八

樂天知蘇州久方開宴

白樂天集二十一 蘇州郡宴呈同僚曰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以樂天風流詩酒而閱兩月方燕飲可謂知本末也已

李娟

李義山詩曰隨宜教李娟樂天集十二霓裳詩曰妍蚩優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教歌舞注娟態蘇妓也

下檐得替例物

介父送王介知湖州詩曰遥想郡人迎下檐下檐猶古之下車也會要九六十曰大中五年奏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天下州郡自有規制自今後應刺史下檐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

磔棄市

漢景帝罷磔曰棄市止令就死於市不磔磔者隳其尸通典刑法

弔服

温公著論士夫弔喪可服公服案孔子謂羔裘元冠不以弔則恐公服之說未穩北魏大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裴昭明往弔欲以朝服行事孝文遣成淹論執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羔裘元冠不以弔童孺共聞昭明說屈乃借衣帢以申國命則夫吉服而弔似與夫子之說異也

不識草書

唐傳七二十李元道佐王君原注御名同音元道寄書於房元齡君原注御名同音發其書不識草字疑其謀已遂反元道坐是流雋州

唐憲銜使頭使下

唐世節度觀察等使辟置官屬許理年轉入臺官至侍御史止其御史中丞須有軍功乃得轉入已上皆名憲銜所帶憲銜者得按本道州縣出李夷簡傳百二故宇文融括田多假御史以張其威出本傳其曰假者以正觀元年嘗有旨見任御史不得奏請任使故假其名以威所部也唐世既許在外爲使者兼帶憲銜故化外諸國世襲爵

封者仍不廢削爲其習見不容驟削也是以交趾加恩至今猶帶御史大夫是其例也又唐制有使下御史謂仕於使幕之下亦猶帶郎中而爲使屬如杜甫在嚴武幕爲參謀而帶檢校工部員外郎是爲使下郎官也其又仕在使幕之下者既名使下故謂之使者名爲使頭也大中五年敕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或使頭陸路卽隨從船行或使頭乘舟卽隨從登陸一道牒劵兩處支供用今以後委出使郎官御史覺察唐會要六十一

御史周官也其初但掌天子所御之書故曰御史至秦漢爲糾察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是也通典二十四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又置監御史出同上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還漕軍糧言督軍糧御史同上武帝之置侍御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而不常置隋煬帝始置監察御史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會要七十八正觀元年敕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更不得奏請任使通典七十八乾元二年敕令御史大夫充彍騎使令御史充判官唐傳一百二高元裕傳故事三司監院帶御史者號外臺得察風俗舉不法元和中李夷簡因請按察本道州縣後益不職元裕請監院御史隸本臺得專督察詔可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准大和七年敕諸道節度使下都押衙都虞候轉押衙兵馬使其序遷止於侍御史其御史中丞以上官並須因立戰功方得奏請諸道團練已下萬人已上軍所奏請不得過殿中侍御史未有戰功者不在奏限自依開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准正元二年敕諸道節度觀察團練使不得奏請見任御史

淳熙丁未高廟上僊有赴總護使司辟命者堂帖稱使下某官一日會沈德遠德遠舉似大笑之爲今世俗之語以僕使爲使下故也予曰此固行帖者欲並古以爲之稱然唐時實有此制通奏檄皆嘗用之非今刱也案唐會要六十一曰大中五年敕如聞江淮之間多有水陸兩路近日乘劵牒兩處志供此銜使頭使下之文聚著一處者也若其他言使下者甚多蓋使頭銜使之人也首也使下者爲某使所辟而隸屬其下者也取其事之顯者而言之節度使者今之安撫使也安撫之屬有御史有郎官故朝列文移明曰使下御史或曰使下郎官以別於在朝之御史郎官也既嘗命使屬以爲使下故後人因緣命使下爲僕從如今人以僕從爲僕射及軍長爲司徒之類

水精宮奏天樂

遂州蕭翰林家乳母初生遭亂父母棄之有飼以松栢露者遂活能飛後因其父母以果粟食之與俱來之兒唱曰水精宮奏天樂可聽否嬲欲飛又墮於地孿兒曰喫了俗物不能升矣遂爲乳母張君房逸史

語訛

難容州人去知無艮縣容州加南字以其在南也無艮縣饒州浮梁縣也難容無艮皆不循謹之名也

樂府雜錄

琴中有賀若乃文宗時賀若夷善琴也

矢貫左右目

王建將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

外舅

母之兄弟爲舅妻之父爲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

鄭元牛識字

白樂天詩鄭牛識字吾常歎注云諺云鄭元家牛觸牆成八字五十六

會心處不在遠

簡文謂華林園曰翳然林木便有濠濮間想

正朝酒從小起

李膺家錄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獄時歲日引杯曰正朝酒從小起膺曰死人所惡子無悉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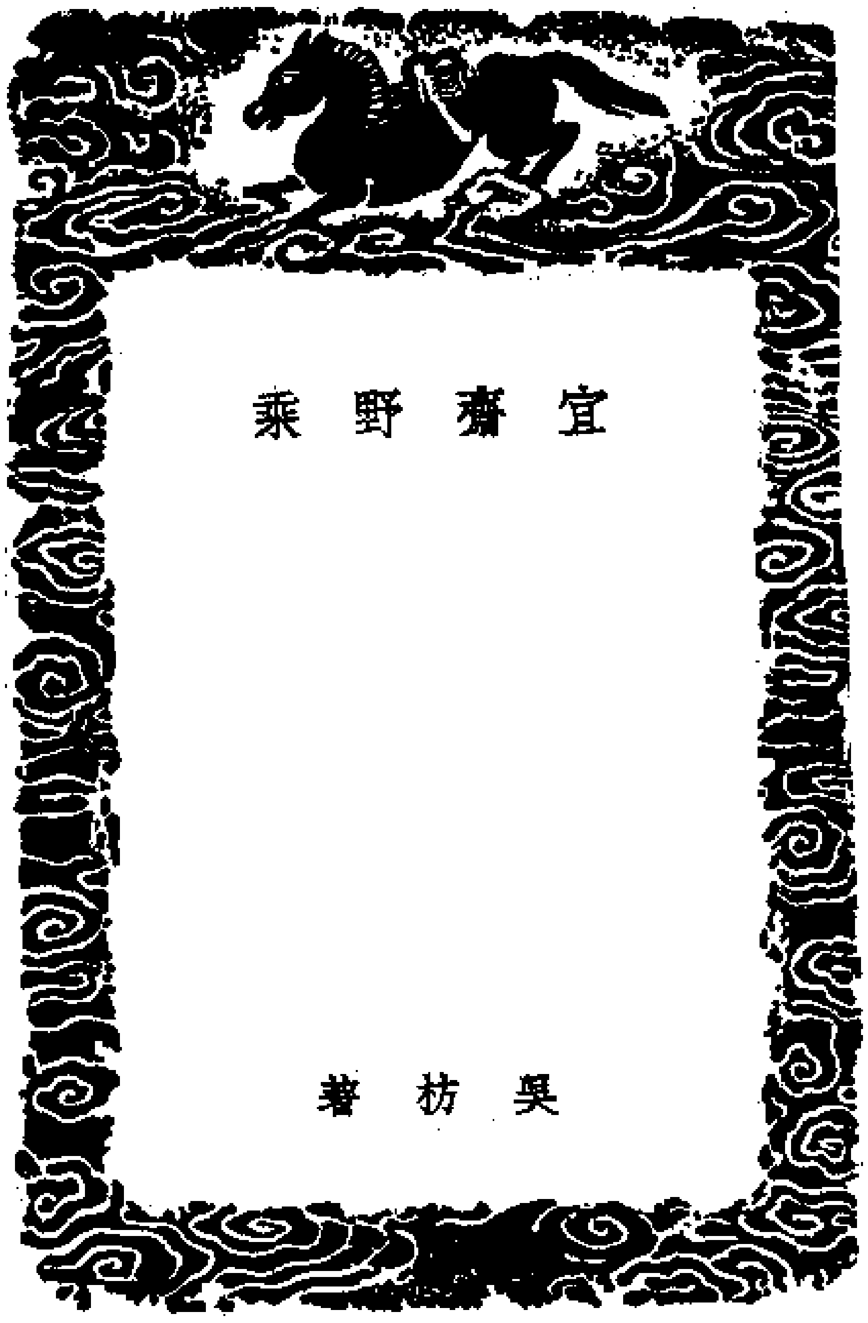
跋

先君文簡公嘗著演繁露一書泉南郡博士刊于泮宮歲久字漫覃侍伯仲氏家居遂以所藏舊本刻於家塾先君晚得閒寓里復爲續編近方鋟木覃自惟材譾識陋不能仰紹先世致知格物之學手澤滿前徒泚額流涕耳覃將指饒師敬攜是板留諸京口總所嘉定庚辰十月既望男覃敬書

又跋

右演繁露十六卷續集六卷宋族祖文簡公所著公學博洽爲時所宗雖朱子亦加敬重舊本歲久湮沒抄錄又皆訛舛多失公之本旨因校梓以廣其傳庶公格致之精不致淪泯俾後之人有所稽式焉耳岩夫著書命名之意已見于公自序矣顧愚何人敢復贅云嘉靖歲次辛亥夏六月既望族裔孫熙頓首拜書于思泉精舍

演繁露續集卷之六 終



宜齋野乘

枋自四十歲以來。嗜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于册。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都陽耋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畢方之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萬萬不及樂天。嘗疑此語似爲予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之覆醬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宜齋野乘

宋 江陰吳 枋方木著

五帝非官天下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注、史顓帝紀幷通曆。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囂。父蟜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幷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與弟。史記幷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五世姪孫。前漢律曆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溯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

故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姓姬。契以簡狄吞玄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既以罪死。而放齊嘗薦次子朱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巳。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安帝。若冲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既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冢天下不可也。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王五十一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即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先輩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按容齋續筆載貽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隻先輩各一人。分寫實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以東爲上側。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塗澠水燕談云。蘇德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溫公之言。則登鸞瀛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撏將去矣。人以爲笑。又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日必貴。又春渚紀聞載綦待韶劉仲甫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人傳今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先輩爲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婿。號曰榜婿。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彭應求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念苦池者。直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

爲狀元爲前名明矣。若以爲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摭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牛爲郎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即先輩。乃即日可爲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道士爲先輩。尤可笑也。

千字文重複

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靚王二年壬寅。惠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靚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驩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既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尚不爲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予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顏子非廿九歲死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一州是百五十三萬家。

名不可稱

唐人多有稱人名者。詩中惟甚。今人學唐詩者多倣傚之。不知其不可。記李習之答梁載言書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

也。足下當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觀習之之言。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爲非。枋聞古者君稱臣名。父兄稱子弟名。師稱子弟名。禮疏云。名者。賤之稱。仲尼於弟子外。不敢稱人名。曾子稱子夏之名。蓋因子夏稱無罪。怒而責之也。嘗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糾來聘。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閔元年。季子來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閔二年。齊與子來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與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尚父。管夷吾稱仲父。裴寂稱裴監。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況常人乎。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見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賣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又呂和叔潤海春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授簡小生。

狀元詞誤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是錯誤。分曉其詞。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黃袍乍着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五總志

吳坰 述

四庫全書提要

五總志一卷。宋吳坰撰。坰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坰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氏之道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犍爲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又崇寧乙酉謫居荊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祖廟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疎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問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嘗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甚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讎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五總志序

余雖蒙鄙固陋。少從父師之訓。於讀書業文。不敢自弃。昔嘗有意於著書立言以見于後世。而憂患餘生。顛頓百爲。方時搶攘。顧迯生之不暇。猶屢井不渫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册、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尙未可結舌閉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己語。或以古證今。亦不復列其次第。非敢爲書。覬有補于遺忘。龜生五總。靈而知事。古人譽諸老於學而不厭者。心竊慕之。因志其首曰五總。且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句敍以紀之。庶幾託斯文以增重也。建炎庚戌上巳前一日。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道山亭。江左吳坰述。

五總志

宋 江左吳坰 撰

東坡手澤載賈昌朝結溫成皇后乳媼賈婆婆諫官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薦昌朝坰先大父事仁廟朝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云陛下若以臣爲然乞上方斬馬刀斷姦臣之頭懸之兩觀以謝天下或以爲不然則斷臣之頭懸之烏府以謝姦臣上旣用其言黜二大臣復太宗鐵御史三字以賜之觀其謝言如是則以賈氏事實語臣下寔盛德事也惜乎家藏諫草及朝廷案牘悉罹於兵火矣

唐李白嶔崎磊落嘗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于沈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鞾以水濺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白沈酣中爲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謬因號爲醉聖故杜老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於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託此以玩世爾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元祐中李邦直帥眞定先子與田端彥歐陽元老爲幕府端彥春秋高故以丈事之端彥後爲官荊南與郡將不合棄去冠冕從元老游元老時方卜築猜宮爲終焉計旣聞蔡元長拜相乃欲謁之說以勿興朋黨元老以詩贈行云守節固窮匪易事黨中雖許鬭錚錚聞道新除右僕射歸留高臥老先生能令餘黨留殘息必有昌言佐聖明我欲效顰嗟老矣西風回首涕縱橫旣至京師果以禍福利害喻元長且出元老詩示之蔡若不樂然堅欲召見端彥以書抵元老元老以詩答云冀嗟駢驥老不識雲臺仗此驥天所驗未易論得喪元老有子小字鎮兒端彥書中勉其讀書元老答曰小兒飲啖數倍於壯時多晝日眠而懶讀書觀其意無他要作好官故也端彥旣與元長不合乃退處少閒今猶無恙年將九十顏如渥丹行步可逐奔馬時時多乞錢於洛陽城中得即以施貧者蓋得道辭長官之流也

黃氏爲宰相者古今二人而已今丞相潛善漢丞相霸是也霸爲潁昌守見謂精明旣登庸後寂無能名焉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伯游爲武林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明皇乃用李林甫之排擯傳遞以媚妃子鄙哉本朝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余先大父爲犍爲縣令作三戒詩以見意九重稱獎士論偉之

唐大曆十二年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徹之王黼宣和初入居宰路弊事悉舉減吏祿併冗官以積財用罷諸局澄濫賞以絕僥倖雖蔡氏之盛猶爲之斂衽使其剛正不回終始如一則何羨於楊綰乃復開邊隙賞邊塞以持祿固位由是言之向來初政特矯俗悟主邀譽以取權爾始五十四局凡有請於上所降指揮必乞不候覆奏而用度悉由中出尙恐朝廷與有司之執法也旣罷司之後非惟撫所畏憚而所須悉責辦於此加之竭天下民力營九州以弊中國豈特視綰如天淵蓋將深愧於李林甫矣悉夫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輕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爲不偶之辭誤矣

江鄰幾雜誌載唐玄宗實錄疎略特甚呂縉叔云若使獨孤及顏魯公輩作必不至是此元載蔽賢之罪也宋次道補脩武宣實錄自謂詳密於玄錄及觀陳瑩中壽議哲宗實錄姦承旨蔡京纂領謂太宗以後實錄提舉脩撰皆有正官用度命官雖多不敢憚煩惜費所以重大典而尊先朝也獨用衆官恐歸過於陛下上從之誠哉三子之論如合符契可謂知體而不阿矣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旬被獨樂園勵飄經月諸老時過之閒亦投壺負者必爲冷淘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會文潞公守洛攜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不惟老卻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卻相公也公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過鄭玄奴婢矣

國初劉鋹性絕機巧嘗結眞珠鞍勒爲戲龍之狀獻太祖太祖以示上方宦工皆悉歎服上曰若移此心以勸民政不亦善乎噫偉哉聖旨之言可以爲萬世法使臣子佩服銘篆凡事事者不忘此語則諂諛巧

官之徒何由進。

自唐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始有詔加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事。

唐溫庭筠每入試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宣帝賦詩。上句有金步搖。對。令未第進士對之。庭筠以玉條脫續。李義山偶謂之曰。近得一聯。遠比邵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詞。溫應聲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是以今事對古事也。山谷有詩云。雖無季子六國印。乞讀田郎萬卷書。蓋用此例也。而學者疑之。田鈞、荊州人。藏書甚富。山谷書萬卷堂以名其居。

有軍國政事。中舍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於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惜乎去古未遠。此例遂廢。

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劍舞。漢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曰巴俞舞。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人驍勇趫捷者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高丈餘。會北戎使至。宴於便殿。因令劍舞者科頭露體。鼓譟而入。戎使懾形於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懾不敢仰視。俶言於上曰。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者也。漢高祖、太宗相望千載。雖平秦定晉。時異事別。而皆得之談笑閒。顧非不世出之主。曷能如是哉。

唐張彖恥爲吏事。釋褐爲華陰簿。時縣令郡守俱非其人。每白事多所沮抑。乃曰。大丈夫有淩雲之志。拘於下位。若七尺之軀。立於矮屋。使人擡頭不起。遂挂冠而去。 劉凝之。字道源。奇士也。隱居九江。歐陽永叔爲賦廬山高。其子羲仲。字壯輿。讀書萬卷。能世其家。宣和初。特起爲道史官。既用非其志。未幾上疏乞骸骨。余以詩贈行云。東帶眞成屈壯圖。事思鮑死歎侏儒。便拈手版還丞相。卻覓芒鞋踏故廬。少日發心但黃妳。暮年使鬼欠靑奴。他時有客來載酒。解道欲眠卿去無。 張子、劉子。雖生居異代。其出處略相似。余老宦不立。方且強顏干祿。以爲貧得無愧乎。因將斯書屢書不一書以自警也。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入禁中。太祖曰。當以此與我。自今勿爲此飾。主笑曰。此用翠羽幾何。上曰。但恐宮闈戚里相效。小民逐利。卻傷生寖廣。實汝之由。太祖以睿特之姿。創業垂統。而好生之德。每見於色辭。與夫防微杜漸。厥有旨哉。

崇寧乙酉。先子責居荊南。張才叔還自英州。感慨道舊之餘。商諸故人。才叔曰。魯直每有書來。塞溫而已。瑩中尙多言。訊至動輒罹軸。志完依舊一腳向前。一腳向後。若龎堅則不然。雖白刃在前。一色元祐嗚呼。古所謂子立特起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斯人其誰與。

王祐嘗植三槐於庭。曰。吾身不登三事。子孫必踐其位。及子旦爲台輔。而三槐並茂。陰覆一庭。古稱于門。信而有徵。

故侍讀尙書爲之者。嘗取三多。讀多、著述多、持論多。史官謂才學識爲三長。而三長之難。謙尤居甚。清泰朝李專美爲北院。甚有舟楫之兼。時韓昭裔已登庸矣。因賜之詩曰。昭裔登庸我未登。鳳池雞樹冷如冰。

如今且作宣徽使。免被人呼粥飯僧。昔唐叔翦桐。周公以謂天子無戲言。當時未相尊奘則已。何至以讒浪語形之歌詠。殊乏君臣之體也。

唐人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白傳與賀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祓之一篇。未嘗開視。劉三復或請之。答曰。若見詞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千文題曰勅員外製。勅當作梁。蓋傳寫誤也。當時帝王命令尙未稱勅。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勅。勅之名始定於此。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之八十歲。寫眞草千文八百本。每畢。人爭取之。但作律呂調陽。皆是。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

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復乘馬徑去。公聞之歎息曰。許我所以能我者。以無所求而俯仰在我也。近有士人奴事蔡氏。每干謁。致子弟有牽來之語。凡士之處世。欲守節立己。當以我爲師承。而弃廉絕恥之流。宜視此爲覆轍。可不慎哉。

自唐歷五院者三人。李商隱、張延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中丞、大夫也。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謂之伏豹。直說者南山有赤豹。深藏不出。自愛其毛體。恐爲雨霧霜雪所傷。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豹。避雨霧以深藏。今所謂豹直者。特取不出之義。他司或寢以爲例。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蝦魚。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嘗是用此。而馬人不見于書傳。更當詳考。且留於博古者。

項斯未聞達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陳無己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傳何尹。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當。上下意混成。眞脫胎法也。

晉桓溫與殷浩友善。浩作小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愼勿犯我。犯則出爾詩以示人。勝達道師異定。朝中送詩者數十人。臨行啓之曰。某以糧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如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兔上石。此戲一時之善謔。要之非盛德事。

老杜詩云。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唐人食筍云。稚子脫錦繃。騈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惠洪初不知此。乃於冷齋夜話引贊寧雜記。謂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殊涂合也。便以爲證。陋哉。閩中多此物。予在永福屢得食之。士人所貴重。但名曰竹豚。謂性嗜竹。初不與竹色相類。故當以唐爲證。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局須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緣謝朓詩誤。太宗聞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笑人也。乃坐免。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輿隸之人。其子儇倖得館職。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答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以謂過于度支郎遠

矣。

唐崔協美風骨而少文字。人呼為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見黜于學者。然悉以眉宇稱。其得名有玉石之別。亦幸不幸也。世之恃風觀者多矣。顧將何以別之。

老杜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齊魯有二夫。賢而史失其名。楊子借之。黃四娘何物女子。乃託子美以不朽。亦一時之僥倖也。

曾文肅公昔帥長沙。既復召。殊以不得遊南嶽為恨。元符末大拜之日。退朝假寐。忽夢筆吏持紙請回先狀語。公自書云。獲遊名山。殊慊素願。崇寧初罷政。累貶衡州。道由嶽下。酬答書牘。宛如昨夢。豈前定也。故公處之怡然。不復芥蒂。

唐李德裕與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且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呪雞翁爾。老杜云。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雞翁。用字不同。當更考之。

館中會茶。自秘監至正字畢集。或以謂少陵拙於為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己默默無語。衆乃詰之。無己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窘於詩。或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衆乃服膺。

干寶司徒儀曰。祭用麴饘。晉制呼為揠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桓玄嗜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客至。不復飾手。出以示之。故多染汚。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楊子厚云。盛時一失貴與賤。桃笙葵扇安可當。桃竹出巴渝間。六朝人謂簟為笙。柴耆頗訓詁。蓋簟也。方言謂簟為之笙。其粗者為籧篨。則笙為簟明矣。

王介甫意輕五代史。一日因平甫案間有之。遂問曰。此書何如。平甫曰。以明白易曉之言。敍擾攘難盡之事。未易議也。始誠其言以為切當。

唐韓王元嘉刺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為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者刊於天尊之背。在澤者立於佛龕之西。絳之道館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荊人陳惟玉書。

不借、草履也。謂其易辦。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介甫曰。窗明兩不借。當是用此。

漢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語弟超曰。武仲以能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效也。

長安書生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犂犢兒乃能爾。故魏文帝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東坡廣玄眞子詩為浣溪沙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篛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卻玉肌花貌。自以為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嫉而輕之也。

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仙家紫雲之亞也。及云此譜請元昆製敍。刊石于甲寅之方。與世異者。有獨指泛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之類。余先友田為、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應聖羽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不伐死矣。但此曲不傳。

古語云。借書與一瓻。還書與一瓻。是以此媚藏書者。冀其樂借。而後人訛以為癡。獨東坡云。不持一鴟酒。肯借五車書。乃以為鴟夷之鴟。與古語近之。余於長安崔氏得唐張一字書。其略云。瓻、盛酒肆升器也。好事者持以借書。當以瓻為正。

劉僧慧詮賈島寒澀。乃自諷其詞曰。龍頭浪嚙掀天白。鯨目光燒半海紅。且曰。不能致思於蕭離踈澹之間。島嘗為僧。韓愈惜其才。俾反俗。嘗於宣城謁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近時僧多以詩自名者。如善權、惠洪。皆步步踏古人陳迹。獨祖可語自胷中流出。得句律妙處。雖非衲子本分事。亦可喜矣。

洪覺範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惟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為證。又四更自寶公塔還合妙齋。疲臥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為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為從重。

羅紹威與梁祖情分極至。先是本府牙軍八千人驕甚。盡誅殺之。雖豁心素。而紀綱無有。漸為梁祖陵制。忽患腳瘡。痛不可忍。肅牙軍為祟。云聚我六州四十八縣鐵。打此一箇錯不成。東坡云。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始疑其用俗語。今表見之。

職官要錄引陳留風俗傳。園公宣明為秦博士。與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避地於終南山。漢祖徵之不至。就惠太子。太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今商山四皓碑隸字。以園公為圈公。當以碑為正。

汝南傳。太守李倀還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興、盛孔叔、為六孝廉。以應歲舉。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倀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勸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肯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留封黃四人隨柩。時人以為知禮。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檣而歌。聲極淒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盡記。願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瓊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遣人問訊。即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接藍色。蘭橈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時聞飛瑟冷泠。仙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沈滯。戀此壞身。假有物為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11
43B

唐李賀卒於太常官。時年二十四。其母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且曰。上帝遷都于月圃。搆新宮。命曰白瑤。
以賀業文。召爲之記。又爲凝虛殿纂紋樂章。今爲神仙中人。樂甚。其母寤而異之。哀念方解。　又有夢得
銘文者。曰紫陽山人山玄卿撰山公之銘。今聞于世。而賀之記獨不傳。深可恨也。
唐孟銑家祭儀。士人家四仲祭當在平面氈條屛風而已。其用桌椅。卽是凡筵。乃凶祭也。今蘇丞相家獨
用此禮。
春明退朝錄載前世學士名。江南有淸輝殿學士。張公洎爲之。蜀有麗文殿學士。韓昭爲之。先子爲崔君
授墓誌。其先仁冀仕僞假爲通儒殿學士。假入朝論薦之。任衛尉卿。今表見之。以補宋公之遺。
唐玄宗射獵沙苑。道士邢和璞化爲羽鶴。孤飛其上。帝彎弓射之。中其左股。復還玉局觀。留箭以示其徒
曰。此制天子明年幸蜀。東坡歸自嶺表。復官。食玉局祿。有詩卒章云。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
蓋所謂見微而知著者。
唐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近世如晏公類要之類。雖博極冥搜。用功於
閒暇之時。將革此弊。得非欲蓋而反彰乎。
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暴水于□廣道。行李隔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
余卽取以爲糜。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曹
且食小人羹。叔黨墓木拱矣。而余方覊棘異縣。誰與共此樂者。
蜀先主欲用羅袞爲書記。袞聞之曰。寄擁馬通火。服敝布衣。無復西歸。爲魯國東家丘也。　唐鄭棨有詩
名。或問相國有新作否。答曰。吾詩思在灞陵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因得之。細懷二子。有味其言。
唐末朝中有人物號玉筍班。魯直謫涪。詩人高荷贈詩三十韻。內一聯云。點檢金閨彥。淒涼玉筍班。時人
膾炙以爲切對。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少從介甫游。介甫授以經旨。輔之曰。天生相公。輔亦讀書。天不生相公。輔亦讀書。
願自見也。一日謁公于定林不値。留詩壁間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腳斜。正是舊時王謝燕。一
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郞復以我爲尋常百姓矣。後與丹陽郡守作詩爭衡。爲守搆
撫揵之。廢弃終身。悲夫。
葡萄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余昔在太原。常飲此醞。有詩云。孟佗愛官入骨髓。爲官
鑿眉曾未開。快遣葡萄百斛酒。換取梁州刺史來。歸以示蔡天啓。天啓答云。幷州在昔葡萄酒。賦咏于今
定幾人。誰記當時味外事。要令吳子語超羣。天啓以推挽後覺爲己任。今死矣。諷咏斯文。嗟嘆無斁。
王子飛從國信之高麗。撰雞林志。天啓以詩贈行云。聞君秉筆賦雞林。海怪山奇入蹤尋。眞紀大宛多善
馬。卻令天子便甘心。非特句法之端重。而慮高識明。絕人遠甚。
米元章嘗謂蔡元長。後當爲相。愼勿忘微時交。蔡旣大拜。乃引舟入都。時吳安中守宿。欲留數日。米謝以
詩。付肉服通神四十年。侯門拖袖氣如烟。符離徑過無行李。西入皇都索相錢。至國門。乃用外方先狀抵

蔡。其略云。右芾。輒將老眼來看太平。蔡喜之。薦除書學博士。擢南宮外郞。元章旣淪落不羣。而冠服多用
古制。張大亨嘉甫贊其像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識者以爲實錄。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也。及云。人歸
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云。名下無虛士。隋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是獲罪。竟以事誅之。且
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人主與臣下爭能。致殺之。亦已甚矣。此王僧虔所以用掘筆書。孔元賓破句讀
文以自全也。
蔡元長自成都召還過洛。時陳和叔爲留守。文潞公以太師就第。餞行於白馬寺。酒酣。文語蔡曰。觀子風
骨當大貴。如老夫官職必作。子孫爵祿過之。但恐無老夫安閒之適。宜深思愼處也。靖康初元。其言果驗。
此老閱人多矣。故先見之明。若合符節。元長盛時。劉器之以語先子。
同華人氣不相下。華里中有詩嘲同曰。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又云。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
無鶯但老鵶。張芸叟出守是州。取里語以己語足成二絕云。世間多少不平事。卻被同州看華山。我到左
逢今幾月。何嘗得見華山顏。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鵶。謹料浮休癡處士。下車先看牡丹花。又
爲跋其略曰。華人嘲同。亦已甚矣。余至是適多風霾。未識仙掌面目。而庭中牡丹盛開。與詩語異矣。豈世
間事反覆顚倒。皆如是耶。遂爲廉訪捃奏之。謂語涉譏誚。尋降秩罷郡。
漢衞綰忠實無他腸。上以爲長者。直不疑不好立名。時以爲長者。張歐專以誠處官。上以爲長者。彼三子
雖施設不同。而均不失爲長者。士之涉世。當書諸紳以自誨云。
六朝人論詩。謂好詩流轉如彈丸。唐人謂張九齡談論滔滔。如下坂走丸。雖覓句置論。立法不同。要之以
瀏亮明白爲難事。釋氏以有轉身一路者爲衲僧。似爲此設也。
江南錄。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錫宴。侍臣皆有賦詠。徐鉉爲前後敍。合爲一圖。御容、徐
沖古主之。太弟侍臣、法部淸衞、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曲盡其妙。張彥遠法書名畫錄頗詳盡。
而獨不及此。當是此圖不復流傳。遂泯沒無聞焉。
登州海崖林中有鶻。能自高麗一飛度海。號曰海東靑。唐人呼爲決雲兒。本朝夏帥趙保忠得之。以獻太
祖。太祖卻之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無所事此。卻以賜卿。
遼人致守邊兵。獨在北曰強軍。蓋以佩女眞也。末主好田獵。求海東靑於女眞。且抽強軍爲從衛。後求愈
急。強兵日削。遂爲女眞窺伺。悲夫。
黃檐字濟川。山谷老人猶子也。年十九歲。會山谷自涪歸寓荊州。教以詩律。濟川曰。爲學當師古。吾叔源
流實自杜陵。卽吾師也。余時尙幼。方參老人侍立在傍。會有乞草堂詩者。山谷卽試之。濟川援筆立成曰。
徑入小庭廷。登登豈接鄰。主人緣雅趣。有客愛規模。鷗與鄰翁狎。船從稚子呼。何當迎接汝。有夢滿江湖。
山谷大奇之。旣別。以所用研并手校註釋杜詩以遺之。且銘研曰。其重也可以壓喻者之累卵。其堅也可
以當謗者之鑠金。其圓也可以消非意之橫逆。其方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夫如是、則研爲子師。亦爲子

友。婁友在前。良規在後。後三年。余與濟川別。乃舉以相贈。蓋傳衣也。嗚呼。濟川肉爛久矣。而二物悉羅於兵火。念之令人鼻酸。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吳會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墨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時人以為舊姓要錄。隋張寶作名族人物志。蓋以此為祖遇云。

古語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學士陶穀侍兒。太尉党公故姬也。陶一日以雪水分茶。謂之曰。党公解此乎。對曰。党公武人。每遇天寒雪作。時於錦帳中命歌兒度曲。飲羊羔酒爾。安知此樂。陶憮然自失。党公智識過人。故為癡絕以保身。因知大將軍未易一槩言也。

梁湘東王記錄忠臣筆有三等。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美好者以斑竹管。唐明皇初政。諫無不從。取章疏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左右。時取讀之。惜哉。使二主鑒裁趣士不斁於晚節。則心腹之患何由興。

李伯時為先子作淵明歸去來圖。且將寫賦於圖上。畫成而右臂不舉。刻無言畢其事。丹青字畫妙絕一時。張才叔跋其後曰。淵明自劉裕篡晉後。凡所著述。書甲子而不書年號。蓋自視晉室臣也。不得已退而賦歸去來。吳時常見畫淵明像者。往往但作蕭灑物外態。今觀此圖。大小凡十八人。皆鬚髯奮張。有英偉

氣。李伯時當如親見其人。靖康丙午。余被掠于京兆。辟府寓舍。畫篋蕩盡。念之惘惘。沒世不斁也。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復有獻硯于王荊公云。呵之得水。公笑而卻之曰。縱得一擔。能直幾何。二公之言。雖質類野。而清節不為物移。聞者歎服。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當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眾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切。而識者譏誚。以為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不覺形于歌詠也。

陶穀為學士。太祖晚御便殿。遽召見之。將至。辭卻者數回。上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已。方趨而出。夫君臣相遇。雖賜宴閒為厚禮。要當有體以自閑。而持重輕侮。顧自處者何如耳。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良有以也。

唐元舅鄭光作鎮河東。膝御有敕封夫人。田絢贊光以表。謝而不受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鴉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宣宗嘉之。杜佑妻梁氏早卒。既久。嬖姬李氏有敕策為夫人。崔膺勸佑讓封梁氏。且為

表其賢曰。以妻為妾。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而於榮達之後。妾享封榮。上偉之。乃併封梁氏。近者公卿姬侍悉加邑號。而尤者疏封大國。豈惟僭越無度。得毋愧于二子。而為門下士者。視之默默。顧不數于田李乎。

山谷老人自丱角能詩。送鄉人赴廷試云。青衫烏帽蘆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十一年。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始受知于東坡先生。而名遂與坡並。遂有蘇黃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于浙右。師谷者萃于江右。以余觀之。大是雲門盛於吳。林濟盛於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為得法。而於眾中求腳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林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弟、歐陽元老。皆黃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耳。彼吳人指楚人為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王荊公一日與郭功甫飯于半山宅。食已。忽有一僧名義了者自稱詩僧。投謁于公。功甫大不平之。曰。於丞相前自稱詩僧。定狂夫也。不必見之。公曰。姑見之何害。因詢以為詩。且令即席而作。僧云。願乞題并韻。公欲試以尋常題目。復疑其宿成。偶一老卒取沙入宅。公令以是為題。且以汀字為韻。功甫云。亦願得紙數十幅為百韻詩。蓋以氣壓之也。須臾筆札至。功甫摛毫如風雨。將及二十幅。僧徐取紙一幅。以指甲染墨對功甫。不敢仰視。僅書一絕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連江。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賞味之。因目功甫。功甫乃袖所作。亦復稱歎。僧始厲聲誚功甫。山僧不學。殊無思致。但未覺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為工耳。功甫殊病之。竟無以報也。

駱賓王未顯時。庸作于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晝。一老僧苦吟不已。繼以永歎。因問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冥搜如是。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遂太息也。賓王曰。我當為汝足成之。僧云。爾何人而敢言詩。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舉前句。即應曰。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雖滷跡塵埃。而胸中突兀權奇。過事輒見。殆不能隱也。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於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歎。又嘗問劉貢甫云。不撤薑食。何也。貢甫云。本草。薑多食則損智。所以不撤薑食者。是亦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之義也。公初然之。久之方悟其戲己也。

伊闕雜志載耿平子居山間。前後多天然怪石。王元恭過而問曰。卿安得此。耿紿以從他山買得之。王素癡。乃竭人力終不可致。葉少蘊既辭政路。結屋霅川山中。凡山中有石隱于土者。皆穿剔表出之。久之。一山皆玲瓏空洞。挾策其間。自號石林山人。懸知過耿平子之居矣。而見之者未免癡絕。如王元恭。乃知謝幼輿本巖壑中人。雖入世間。未害其超詣不凡也。

曾誠、字存之。與先子同官奏邸。靖康初。以少蓬召。坰獲再見于京師。一日語坰曰。余在林下二十七年。僅與世絕。但每知朋友厚善者長進。則爲之寢食有味。或聞有不長進處。何止作十日惡。常有人謂余曰。劉無言書朱沖之父碑。余歎息誚讓之曰。雖書鮮于氏碑。亦不害其爲顏魯公。久之又云。遂銘朱沖墓。余復告之曰。張曲江爲牛仙客作誌銘。便當以曲江爲不賢耶。後數年。有客來自南方云。無言之女。已嫁朱勔之子。余歛衽失色云。歷觀方册。蓋絕前聞矣。他時歸語無言道號。尚乃無悔乎。

石林燕語辨

葉夢得撰
汪應辰辨

石林燕語序

宣和五年，余既卜別館於卞山之石林谷，稍遠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時相過，周旋嶠巖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筆札，隨輒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兵火蕩析之餘，并閣渾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略相半，而余亦老矣，者罹變故，志意銷隳，平昔所見聞，日以廢忘，因令棟更裒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孔子論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吾何敢識，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此序則建炎二年八月，而第二卷記紹興六年事，似後來逐漸增益，閩中[illegible]

石林燕語辨卷之一

宋　葉夢得撰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珓，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爲聖珓，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珓，天命豈不素定矣哉，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横兆，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元憲當作元獻，

太祖英武大度，初取僭僞諸國，皆無甚難之意，將伐蜀，命建第五百間於右掖門之前，下臨汴水，曰，吾聞孟昶族屬多，無使有不足，昶既俘，即以賜之，召李煜入朝，復命作禮賢宅於州南，略與昶等，嘗親幸視役，以煜江南嘉山水，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觀，即以賜俶，二居壯麗，制度略侔宮室，是時諸國皆知在掌握之間矣，昶居後爲尚書都省，俶居至錢思公惟演，亦歸有司，以爲冀公宮錫慶院，今大學其故地也，

禮賢宅在京城南，錢俶入覲，太祖以此館之，至太宗初，俶納土，始賜焉，非俶先請觀即賜也，　錢思公與諸弟乞歸之有司，非思公獨請也，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爲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曌，遂改詔爲制，前

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卽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愈云凡王宮卽是諸王矣。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元后父名。故曰省中。不聞諸王宮皆曰禁中也。漢制度云。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於肅代以後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卽待詔之名初不改也。德宗初卽位。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後又置待詔官三十人。以此見待制待詔不同。

啓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旣建爲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失其處。眞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地有二岡隱起爲是。復卽其地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天聖中。明肅欲置眞宗神御其間。而難於遺太宗。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祖殿曰興先。太宗曰帝華。眞宗曰昭考。

昭考當作昭孝。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鄘公溥之子也。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則天時。婦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大和中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爲證。趙大賞之。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卽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以貽孫所陳啓者。則亦無及矣。然天下至今服簡肅之抗論也。

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爲跪謝。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是時明肅后謁太廟。非郊祀也。宋子京謁廟賦云。增藏旒於法冕。加縟采於褘衣。皆寘心之參定。質前代之未思。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蓋拜之輕者爾。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爲謚議。請於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欽聖憲肅皆四字云。

詔云。今以四字爲謚。大懼未足形容萬一。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謚。始當作姑。

范魯公質。王祁公溥。皆周朝舊相。太祖受禪時。質年四十四。溥年四十二。在位俱二年。質罷八年薨。溥二十年薨。雍容禪代之際。疑間不生。雖二人各有賢德。然太祖保全大臣。亦前代所未有也。質性本卞急。好面折人過。然以廉介自居。未嘗營生事。四方餽獻皆不納。太宗嘗論前宰相。以質循規矩。愼名器。持廉節爲稱。溥寬厚。喜薦導後進。罷相時。其父尙無恙。猶常執子弟之禮不廢。貽永尙太宗女。乃其子也。

范質王溥相太祖皆四年。質罷相是年薨。年五十四。溥罷十九年薨。年六十一。此所書年皆非也。史稱溥在相位。每公卿至。必首謁其父。溥朝服趨侍左右。則非止罷相後猶執子弟之禮也。

明肅太后上徽號。初欲御天安殿。卽今大慶殿也。王沂公爭之。乃改御文德殿。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旣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按子瞻草詔云。矧余凉薄。常慕謙虛。豈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處之無過之地。乃是愛君之深。內批嘗黜字以下二十六字。旨意稍涉今是。不免却有昔非之譏。可敍述太皇太后碩德實不及章獻。不敢必依章獻御文德殿故事。宜三省改此意度進入。

韓魏公爲英宗山陵使。是時兩宮嘗爲近侍姦人所間。一日侵夜。或有中使持饜帷御封至。魏公待之久不發。忽自起赴燭焚之。使者懇懇曰。有事當別論奏。安可輒焚御筆。公曰。此某事。非使人之罪也。歸但以此奏知。卒焚之。有頃。外傳有中使再至。公亟出迎。問故。曰。得旨追前使人取御封。公曰。不發。焚之矣。二使歸報。慈聖太后歎息曰。韓琦終見事遠有斷。

英宗當作仁宗。

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中。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開寶通禮修者不止三人。劉溫叟初不預也。詔鄉貢開元禮科改稱鄉貢通禮。考試於新禮出義題。非但依開元禮設科也。歐陽公判太常寺。亦弗知太常禮院也。

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曆元年。郊祀赦。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爲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爲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於是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爲平章事。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倣爲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溉等在中門之左。別爲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荀勖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陽祀錄。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爲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倣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間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唐士大夫往往有家廟。故王珪不立廟。爲有司所劾。云自唐以後不復講。此語未明。時請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制度。潞公元豐三年留守西都。始祀家廟。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

也。自屈原離騷稱朕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淸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謚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治平中，議濮安懿王稱號，學士王禹玉、中丞呂獻可、諫官范景仁、司馬君實等，皆請宜稱皇伯，此固顯然不可。歐陽永叔爲參政，尤詆之。五代史齊追尊皇伯宗儒爲宋州刺史，所以深著其說。然遂欲稱考，則不免有兩統二父之嫌，故議者紛然，久不決。慈聖光獻太后內出手詔令稱親，當時言官亦力爭而止。以諸侯入繼，古未有也。自漢宣帝以來始見之。魏相以爲宜稱皇考，此固亡乎禮之禮。而哀帝稱定陶王爲恭皇，安帝稱淸河王爲孝德皇，則甚矣。禮以王以皇以顯冠考，猶是尊親，若還謚而加皇，乃帝號，既不足辨父子，而爵父，此正禮之所禁也。曾子固嘗著議以爲父沒之通稱，施於爲人後之義爲無嫌。此蓋附永叔之意。當時羣議既不決，故仍舊但稱濮安懿王，蓋難之也。

曲禮，祭父曰皇考，此云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者，非。時呂獻可爲御史知雜，范景仁爲翰林學士，此云呂中丞范諫官，非也。

曾子固謂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如禮之皇考，則曾祖也；漢宣帝父稱尊號曰皇考，則加考以皇號也；屈原稱皇考曰伯庸之類，則父沒之通稱也。且言有可有不可者，其剖析甚詳，而以悼園稱皇立廟爲非。今三說之中專舉其父沒之通稱之一句，以爲附永叔之意，亦未盡也。若謂皇乃帝號，則或曰皇考，或與謚而加皇，尙以爲不可則一也，豈得一以爲亡乎禮之禮，一以爲甚矣乎。既以濮議稱皇伯爲顯然不可，又以稱考爲有兩統二父之嫌，然則當何稱乎。歐陽公嘗辨二父，則有之，而非兩統也。然則兩統或可以言嫌，而二父亦謂之嫌，非也。

仁宗慶曆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論近臣，以爲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爲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二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略論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爲例。

仁宗詔兩制檢閱唐書紀傳君臣事迹近於治道者，日錄一兩條上之，此云五條，非也。　元祐二年，子容以吏部尙書兼侍讀。

濮議廷臣既嘗欲止稱皇伯，歐陽文忠力詆以爲不然，因引儀禮及五服敕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是以漢宣帝光武皆尊其父稱皇考。時未有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在諫院獨疏之，云爲人後而言父母，此因服立文，捨父母則無以爲稱，非謂其得稱父母也。此殆政府欲欺罔天下之人以爲皆不識文理。若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則無嫌，故可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光武起布衣，雖名中興，與創業同，使自立七廟，猶不爲過，況但止稱皇考。今上爲仁宗子，而稱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何地乎。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謂稱皇伯不然，君實雖辨之力，然無據依，亦終不能奪文忠也。

父母服，當作報。

按兩制等議謂禮律爲父母報云者，文勢當然。不可云爲伯叔報也。趙大觀又引去婦出母爲證，則當時爭難，非獨溫公，而此云未有能難之者，惟司馬君實云云，非也。既云文忠得此，亦無以奪之，又云君實終不能奪文忠也，則二者孰是。況三公各持其論，終未嘗少屈乎。

故事，宰相食邑滿萬戶，始開國。賈文元能相，知北京，未滿萬戶，以出節佐平貝州功，特封安國公。其後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祥源觀使，留京師，請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文元始。蘇子容挽辭所謂大邦開國賈元勳，祕殿升班寵舊臣是也。

五等皆封開國，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惟夏文莊公滿萬戶，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者皆得封。今此云宰相，又云食邑滿萬戶始封開國，皆非也。賈文元判大名府，非知也。時已爲使相矣，自當封國公也。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爲祥源觀使，非武勝軍也。所謂大邦開國者，蓋以其封魏公也。安非大國。

故事，臺官皆御史中丞知雜與翰林學士互舉，其資任須中行員外郎以下，太常博士以上，曾任通判人。未歷通判，非特旨不薦，仍爲異行，此唐馬周故事也。議者頗病太拘，難於應格。熙寧初，司馬君實爲中司，已請稍變舊制，及呂晦叔繼爲中司，遂薦張戩、王子韶二人，皆京官也。既而王荆公驟用李資深，以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已而次命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旋除中允而命，猶自選人而除也。三人皆謫，卒用資深。近歲有差遣合用京官，特改官而除者，自資深始也。

司馬君實治平四年四月除中司，九月復爲翰林學士，此云熙寧初，非也。熙寧二年三月，以張戩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呂晦叔未爲中司也。呂爲中司，所薦乃程顥、王子韶。中允非除也，宋封還詞頭，次蘇李封還，又逐蘇，終不奉詔。　中允乃升朝官。　三舍人既罷，李定除命亦寢，此云卒用之，非也。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尙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荆公爲翰林學士，吳沖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爲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申公等議遂格，令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孫奭坐講，仁宗尙幼，跂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非謂坐讀不相聞，故起立也。時詔太常禮院詳定，韓持國、刁景純、龔鼎臣、蘇子容、周孟陽皆判太常寺，餘皆同知太常禮院。此云韓刁判院而蘇龔蒙上文言之，皆非也。

石林燕語辨卷之二

周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非人臣也。王乃天子。公五等諸侯。自三公而下皆卿大夫爾。古者以六卿兼三公。通謂之卿。唐制。宰相對正衙皆立而不奏事。開延英奏事。始得坐。非尊之也。蓋以其論事難於久立。本朝范魯公爲相。當禪代之際。務從謙畏。始請皆立。則今經筵官初皆得坐者。非以其師尊之。亦以講讀難久立故也。太祖開寶中召王昭素講便殿。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召學官李覺講。皆賜坐。此出一時特恩。非講官例也。

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論道經邦。則坐而論道。非謂五等諸侯也。五等諸侯。豈得云非人臣乎。周官孤卿大夫與三公位皆不同。豈得云三公而下皆卿大夫乎。三公官不必備。何必以卿兼公而通謂之卿乎。周公位冢宰。乃公兼卿也。開寶中。（開寶元年。）端拱中。（端拱元年。）

應天府。藝祖肇基之地。祥符七年。始建爲南京。詔郎衙城爲大內正殿。以歸德爲名。當時雖降圖營造。而實未嘗行。天禧中。王沂公爲守。始請減省舊制。別爲圖以進。亦但報聞。其後夏文莊韓忠憲張文定相繼爲守。有請。僅能修祥輝崇禮二門而已。元豐間。蘇子容自南京被召還朝。復以爲言。但請以沂公奏先修歸德一殿。約爲屋百間。神宗亦未暇也。至今惟正門以眞宗東封回嘗駐蹕賜赦觀酺。賜名重熙頒慶樓。猶是雙門。未嘗改作。內中唯有御製詩碑亭二。余爲守時已將傾頹。其中榛莽。殆不可入也。

崇禮當作崇禮。賜赦當作肆赦。

元豐官制行。王禹玉爲左僕射。蔡持正爲右僕射。新省成。即都堂禮上。郎中員外郎迎於門外。僕射拜廳訖。升廳。各牒祥瑞案三道。學士兩省官賀於廳上。中丞尚書以下百官班於庭下。東西向。僕射降階就褥位。直省官贊揖。卓吏引中丞出班。北向致辭賀。復位。直省吏贊拜。僕射答拜。退。即尚書省燕。侍郎給舍以上及中丞學士皆與。時有司定儀制以聞。禹玉等皆辭。神宗以官名始正。特行之。自後爲相者初正謝。即辭。例從之。故惟此一舉而已。

當云尚書省侍郎以上。內省給舍以上。御史中丞學士皆預。

元豐官制行。吳雍以左司郎中出爲河北都轉運使。是時神宗方經營北虜。有巡幸之意。密以委雍。乃除直龍圖閣。都司除職自此始。其後文及甫自吏部員外郎出知陝府。潞公在洛。便養爲請。欲以示優禮。亦除直龍圖閣。郎官除職自此始。皆非常例也。故自是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職者。至元祐間。范子奇自左司郎中除河北轉運使。范純粹自右司郎中除京東轉運使。皆除直龍圖閣。用吳雍例也。

文及甫除職在范子奇范純粹之後。而云及甫後郎官出入皆未有得職者。至元祐間范子奇范純粹云云。非也。二范除命在元豐八年四月。而云元祐間。非也。純粹本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既而入爲都司。出使河東。所除職乃舊物耳。而云用吳雍例。亦非也。

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并六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寺尚書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入新省。揭榜曰文昌府。前爲都省。令廳在中。僕丞廳分左右。凡爲屋一千五百八十間有奇。六曹列於後。東西向。爲屋四百二十間有奇。凡二千五百二十間有奇。合四千一百間有奇。時首拜王禹玉蔡持正爲相。至元祐紹聖間。二人皆貶。其後追治元祐黨人。呂申公司馬溫公呂汲公范忠宣劉莘老皆貶。免者惟蘇公一人而已。故言陰陽者。皆謂凡居室以後爲重。今僕廳不當在六曹前使然。於是都官員外郎家安國自言得唐都省圖。六曹在前。持獻。請遷。遂遷舊七寺。盡移建如唐制。既邪其地步。欲速成。將作少監李誠總其事。殺其間數。工亦滅裂。余爲祠部郎。尚及居之。識者惜其壯麗不逮前也。

東西向當云東西相向。

契丹既修兄弟之好。仁宗初。隆緒在位。於仁宗爲伯。故明肅太后臨朝。生辰正旦。虜皆遣使致書太后。本朝亦遣使報之。猶嫂婦通書於伯母。無嫌也。至和二年。宗眞卒。洪基嗣位。宗眞妻臨朝。則仁宗之弟婦也。與隆緒時異。衆議每遣使但致書洪基。使轉達禮意。其報亦如之。最爲得體。元祐初。宣仁臨朝。洪基亦英宗之弟。因用至和故事。

嫂當作弟。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喚仗入閤。百官亦隨以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候朝於正衙者。傳聞不坐即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敬宗再舉入閤禮之後。百官復有朔望兩朝。至五代又廢。故後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

起居。時李琪爲中丞，以爲非禮，請復朔望入閤之禮。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見羣臣，不可罷。朔望入閤可復。遂以五日羣臣一入見中興便殿爲起居，朔望天子一出御文明前殿爲入閤。訖本朝不改。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遂爲定制。

常參官有定員，見唐志。而云百官皆在，非也。傳聞不坐當作閤傳不坐。明宗言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今只云思見羣臣，失其意矣。

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於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後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績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藩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者不爲殿矣。

漢梁王立，自言宮殿之乘，毛毫過失，亡不暴陳。又黃霸傳，及舉孝子貞婦者爲一辈，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則雖曰宮而猶以殿爲疑也。梁武陵王紀在蜀開寢殿以通內廐，又丘遲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宏爲臨川殿下。

本朝未定六參之制，百官日候朝於前殿者便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亢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卽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後宰相退奏事日高，皆不復押班，百官以序自拜於庭下而出。韓魏公爲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爲中丞，力擊之，以爲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爲非禮。故司馬君實代樂道，請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遂以爲例。

司馬君實請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巳牌上卽放班，詔亦不盡從也。此云請以辰時二刻前朝退則押班，過則免，非也。

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設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髠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機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中，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機察當作譏察。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不爲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神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兩正學

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臺而謫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皆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

集賢院學士錢若水、陳恕、郭贄皆自前執政除，非獨吳正肅也。呂祐之、呂文仲、李維、盛度皆自翰林學士，晁迥自翰林學士承旨除，非獨劉原甫也。李行簡自龍圖閣待制除，非獨元厚之也。又有自集賢院學士除待制者，陳升之、李大臨、陳繹、曾布、鄧綰、沈括、豐稷皆是。其除龍圖閣直學士者，陳堯咨、任布、任中師、魏瓘、呂居簡、李東之、李參、孫長卿、呂溱、宋敏求皆是，亦非獨元厚之也。鄧綰自御史中丞得罪，元豐元年正月復除龍圖閣待制，言者以爲超越，乃改集賢院學士。七月復除待制，則是時集賢院學士次於待制矣。蘇子容罷知制誥，以赦除會恩知婺州亳州，入勾當三班院，加集賢院學士。此云罷知制誥而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非也。

講讀官自楊文莊等後，馮元魯宗道皆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高若訥以天章閣待制兼侍讀，皆不加翰林及學士之名。講官初無定職，但從講官入侍而已。宋宣獻夏文莊爲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爲定制。

馮元魯宗道皆兼侍講，此云侍讀，非也。

唐有翰林侍書學士，柳公權嘗爲之。太宗平蜀，王著蜀人，善書，爲趙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爲衞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篆籍韋等，後竟以爲翰林院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自著後不復除人，著後官亦不顯，有翰林學士王著者自別一人，非此人也。

宋劉係宗爲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後又爲東宮侍書，則侍書之名久矣。太祖平蜀，此云太宗，非也。翰林侍讀初亦不加學士之名，非獨侍書也。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

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

唐制，門下省有弘文館，中書省有集賢殿書院，皆以藏圖書。弘文館卽修文館也。武德初，置生徒，使習書，選京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上爲直學士，及使他官領直館。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務。中宗景龍中，置大學士。至開元初，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後改麗正修書院，又改集賢，置學士等官，略如弘文。自是宰相皆帶弘文集賢大學士，遂爲故事。

不必云京官，當云六品以下。唐書李泌傳云，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按崔圓大曆中卒，泌貞元三年始爲相，謂圓引泌爲讓，唐書誤也。自泌後，裴垍、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皆爲大學士，蓋或爲學士，或爲大學士，亦非宰相皆爲之也。

唐貞觀初，始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秩卑者以爲直館，宰相位修撰。開元中，李林甫爲監修國史，始遷於中書省，復置史館修撰，迄五代遂爲故事。本朝乾德初，首以趙韓王監修國史，修撰之外，復有編修、校勘、勘書、校勘、編修，隨時創制不一。但舊以書庫吏鈔錄報狀論次，其後遂命進奏院及諸司凡詔令等皆關送。開寶後，命中書樞密皆書時政記，以授史官。淳化中，張佖請別置起居院，爲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李宗諤爲之。凡長春崇德殿宣諭陳列事，中書以時政記記之，樞密院則本院記之。其餘百司封拜除授、沿革制置等事，皆悉記錄，月終送史館，而起居郎舍人分直崇政殿，別記言動爲起居注。元豐官制行，左右史所書如舊，各爲廳於兩後省，史館歸之著作局，國史院有故則置，假左散騎常侍廳爲之，而後始以宰相監修。

建隆元年，宰臣王溥監修國史。此云首以趙韓王監修，非也。

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因置直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爲樞密院直學士。至明宗時，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爲之，班翰林學士上，蓋樞密院職事官也。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使廳，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舊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會食樞密院，非樞密使廳也。樞密直學士舊或除此職外任，或在外除職，非官制行始爲職名也。眞宗始命杜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班樞密直學士下，亦非官制行始爲直學士之冠也。

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元祐四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今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幾倍於前也。

劉莘老謝右相表云：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裁五十二人。此云五十人，非也。

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胡武平所駁，與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孔文仲考中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黜之。此云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三等而已，非也。

元豐間，三佛齊、注輦國入貢，請以所貢金蓮花、眞珠、龍腦，依其國中法，親撒於御坐，謂之撒殿，詔特許之。御延和殿引見，使跪撒於殿柱外，前未有也。注輦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三佛齊南鄙別種，與占城國爲鄰。

明道二年，注輦國使人入貢，請用夷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座下而退，非始於神宗朝也。熙寧十年六月，注輦國入貢，此云元豐間，亦非。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

云：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大和中始罷之。

宣政殿庭東西有四松，非皆植松也。詔書乃開成元年正月，賜對官作次對。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非止爲奏事官也。藥樹有監察御史監搜位，非泛用御史一人，亦非立也。太和元年，詔今後坐朝衆僚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止，謂宰臣勿搜，非皆罷也。

高麗自端拱後，不復入貢，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舊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皆夢中所見，乃自爲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湛宮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會神宗遣海商喩旨，使來朝，遂復請修故事。余館伴時，見初朝張誠一館伴語錄所載云爾。

來朝非，熙寧二年，朝廷始命兩浙福建等路轉運司招接高麗入貢，使舟人傳旋至彼國，達朝廷之意，王徽喜甚。次年二月十五日然燈，如中國上元，旋適在彼，見徽賦感天朝招接，擬待中華然燈夜述懷詩云：宿業應深近契丹，歷年徒貢事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黯似蓮裝闕焰，月華如水浸宮寒，身幸入華胥境，甚惜今宵漏滴殘。右觀元英所紀，而燕語云王徽因夢作此詩，後本朝遣海商喩旨，又詩辭亦多不同。

石林燕語辨卷之三

樞密使拜罷，舊皆用麻。皇祐中，狄武襄嶺南成功，迴，高文莊若訥爲使，罷爲羣牧制置使，武襄自副使補其闕，止令舍人院草辭，自是遂爲故事。

春明退朝錄，漢乾祐中，除樞密使始降麻。本朝循之，石元懿罷爲僕射，亦降麻，然則罷而降麻，非常制矣。云拜罷皆用麻，豈後來遂爲例也。狄武襄除樞密使自降麻，但高文莊罷止舍人院出告。今云武襄自副使補其闕，止令舍人院草辭，自是遂爲故事，非也。蔡惇云：熙寧中呂公弼罷樞使，詔令後樞使罷不宣麻。

唐起居郎舍人，皆隨宰相入殿，預聞奏事，仗在紫宸，則立殿下，直第二螭頭，卽其坳處和墨以記事，故號螭頭，或曰螭坳。自高宗後，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於前後殿爲次，使候上殿臣寮退，面問所得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之者。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崇寧初，鄭丞相達夫爲史官，復建言併前殿皆入，並立於朶殿，雖存故事，而奏對語略不相聞，亦不敢自書，惟經筵得與講讀官並列。嘉祐間，賈直孺所請也。

唐太宗每日仗退後，宰臣議政，起居郎執簡記錄。高宗時，卽隨仗便出，會要言高宗朝會，端拱無言，非謂前殿不奏事也。國初起居郎舍人止是官名，初不預史事，亦未有記注之名，淳化五年，始命梁周翰

李宗諤分掌左右史事，更直便殿，日奉內朝。此云本朝記注初不侍立，但於前後殿爲夾，使候上殿臣寮退，面問所得言語之。然未嘗有敢告之者，非也。至和元年八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御邇英，召侍臣講讀經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從之，賜坐於御坐之西南。後修起居注石揚休言：陛下有所宣諭，而臣坐遠，不盡聞，慮記錄有遺。乃命侍立於講讀官之末。此云惟經筵得與講讀官

並列，嘉祐間賈黯所請，非也。

狨坐不知始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狨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元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狨毛暖坐，餘悉禁，遂編定制，令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

太平興國七年，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奏：商賈庶人有僭乘銀裝鞍勒狨毛暖坐等，請禁斷。從之。當時以爲僭，則非通上下用之矣。今著令諫議大夫以上及節度使曾任執政官者，許乘狨坐。此云文臣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非也。

參知政事班舊不與宰相同行，至道中，呂正惠公與寇萊公同爲參知政事，正惠先相，恐萊公意不平，乃請進與宰相同行。萊公罷，復如舊。

至道中當作至道元年。

郭進守雄州，太祖令有司造第於御街之東，欲以賜之，使盡用甌瓦。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例不應用。太祖大怒曰：進爲我捍契丹十餘年，使我不憂西山，豈不可比我兒女？卒用之。宅成，以賜進，進屢辭，乃敢受。太平興國中，始別賜進宅，或以爲因展修相國寺，併入爲寺基也。

郭進爲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以備并寇。太祖言：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於兒女。此云知雄州，又云捍契丹，皆非。

哲宗元祐初，春秋尚少，淵嘿未嘗語。一日經筵，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忽問：只此三德，爲更有德？羣臣聳然。康言：三德雖少，然推而廣之，天下事無不皆在。上曰：然。

哲宗元祐間，但寡言耳，非未嘗語也。第九卷載所答蔡持正語。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於祕閣，世傳爲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真蹟，今猶有爲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爲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筆，多凝滯，間亦有僞本，如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入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於州廨，爲潭本，雖以五代近世人書徵出絳上，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爲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字多作肥體，又每下矣。

淳化官帖，黃魯直、秦少游所記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非也。魯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

本，分遺宮僚。此云徐王府取閣本刻於木板，豈各自一事耶？續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蹟未經太宗朝摹刻者，刊於石。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內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備爲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當國，命劉燾別爲續法帖十卷，非也。

宣徽南北院使，唐末內官也。置院在樞密之北，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國初與樞密先後入敘班，蓋視二府一等也。每除樞密先爲使者，必辭，請居其下，而後從之。熙寧間，始詔定班樞密副使下。元豐官制行，猶存不廢，自王拱辰改除節度使，遂罷不除。元祐間，復置以命張安道，後亦廢。

宣徽使位樞密副使上。至道三年，周瑩請居其下，從之，遂爲例。然熙寧三年，宣徽使郭逵言：故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以先後入爲序，今請立其下。從之，則是例亦不一也。此云與樞密先後入序班，不分別使副，又不及參知政事，非也。又云每除樞密先爲使者，必辭，請居其下，而後從之，亦非。皆如此也。元豐四年十一月，詔罷宣徽院，見任宣徽使依舊，自今更不除人。元祐間，馮當世亦爲宣徽南院。張安道除，不拜。

職事官差除，皆除目先下，惟中書舍人、宰相得旨，朝退，從直省官召詣都堂，面傳旨，召試，被命者致辭，丞相謝之。直省官徑引入中書省前期待漏廳，設幕次几案，於中就坐，少頃，本省吏房主首持丞相封題目來，即就試，中書具食罷，侍郎致茶果。是日，宰相往省，候納試卷，始上馬。翌日進呈，除命方下，蓋召試之制也。有懸遲不即就者，往往過期，或爲留內門，然已不稱職矣。嘉祐間，有試而不除，故天章閣待制者。

咸平中，黃夷簡、曾致堯皆試而不除。嘉祐七年，司馬溫公既試，除知制誥，力辭，故天章閣待制。黃曾雖試而不除，非改待制也。溫公雖改待制，非試而不除也。

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彥振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學士不由科第除者，唯此二人。

韓持國未嘗賜出身。其除翰林學士乃熙寧元年。此云賜出身，又云熙寧末，皆非。

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五代趙鳳爲之，始諷宰相任圜移在官上，後遂爲定制。本朝凡衆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蓋沿習此例。

此書第四卷云：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此云唐制翰林學士本職在官下，其說前後自不同也。趙鳳乃端明殿學士，此云翰林學士，非也。此書第四卷亦云趙鳳爲端明殿學士。本朝凡衆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第四卷又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衆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云云，前後未免牴牾。

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蓋中書省出令，而門下省覆之，王命之重，莫大於此。故唐以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者，此也。尚書省但受成事而行之耳。本朝沿習唐制，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

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僕射又爲之長。則出命令之職。自己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員冗多。徒爲重複。因有併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批送中書。左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秦漢至唐。有官名雖相沿而實不同者。尚書秦官。漢武帝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故蕭望之謂中書政本。又云尚書百官之本。宜罷中書宦官也。至成帝乃罷中書宦者。置尚書。魏武帝爲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改爲中書令。此云自兩漢以來謂中書爲政本。中書省出令。而門下省覆之。又云尚書但受成事行之。蓋漢魏所謂尚書中書者。本出於一。且初未有門下省。今乃以歷代官名職制混而言之。非也。此卷內又云唐參知乃宰相。而平章乃參佐之名。

故事。職事官以告老得謝。受命即行。不入謝辭。爲其致爲臣而去也。神宗初。李少保柬之自侍讀致仕。上特召對延和殿。命坐賜茶。退御講讀官燕餞於資善堂。後數日。李侍郎受繼去。亦用柬之故事召對賜宴。二人皆英宗經筵舊臣。故禮之特厚。非常例也。當時謂之二李。柬之。文定公子。素忠謹樂易。受亦謹慎長者云。

眞宗朝。張齊賢王嗣宗偶起致仕。皆謝辭。起乃自鄆入覲。此云不入謝辭。非嘗知此也。治平四年四月。李柬之致仕。九月。李受致仕。此云後數日。非也。咸平三年。翰林學士朱昂。慶曆八年。翰林侍讀學士楊偕。皆以致仕召對賜宴。又元豐七年。文潞公既致仕。入覲。仍賜宴。則召對賜宴。非特二李也。富鄭公謝致仕恩命云。已蒙指揮。特放朝謝。兼以病發。無由瞥至闕下。一對天光。

景祐中。宋莒公爲知制誥。仁宗眷之厚。即除同知樞密院事。時王沂公爲相。以故事未有自知制誥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學士。明年。遂除參知政事。

宋次道作宋元憲集誌云。宰相俱罷。二府更易。將以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獨一執政留。乃曰。故事。知制誥未有柄任者。命遂寢。即召入翰林爲學士。今按景祐四年四月。宰相呂許公王沂公參政。宋宣獻蔡文忠皆罷。獨一執政留者。乃盛文肅也。元寶元元年三月。爲翰林學士。二年十一月參政。此云王沂公爲相。又云明年除參政。皆非。

唐參議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機務。參知政事。皆宰相之任也。參知政事。蓋劉洎爲相時名。唐初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於臨時。其後高宗欲用郭待擧爲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令於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參知非參佐也。蓋宰相非一人。羣書共知爾。而平章乃參佐之名。本朝太祖始以趙中令獨相久。

欲拜薛文惠公等爲之副。而難其名。召學士陶穀。問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所有參知政事對。遂以命之。不知此名本自高於平章事。輕重失倫。後遂沿習。莫能改云。

高宗以郭待擧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擧等。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待擧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此止云郭待擧。未盡也。

本朝以科擧取士。得人爲最盛。宰相同在第一甲者。王文正榜王文忠。宋莒公榜曾魯公。王伯庸榜韓魏公、文潞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葉祖洽榜蔡魯公、趙正夫。惟楊眞榜王禹玉、韓子華、王荊公三人。又皆連名。前世未有也。自熙寧三年余中榜至今。惟焦蹈榜徐擇之一人而已。他榜亦未有登執政者。

王文正榜進士三十八人。初不分甲。此云第一甲。何邪。又章鄒公亦同榜。淳化三年。丁謂、王欽若、張士遜。皆第一甲。但是年止兩甲爾。

元豐既新官制。四十年間。職事官未有不經除者。唯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至今未嘗除人。蓋兩官爲臺諫之長。非宰執所利。故無有啓之者。元豐末。黃安中爲中丞久。次神宗欲擢爲常侍。會寢疾不果。崇寧中。朱聖予爲中丞。嘗請除二官。竟不行。

有見朱諤奏稿者。止請除常侍。不及御史大夫也。

舊大朝會等慶賀。及春秋謝賜衣。請上聽政之類。宰相率百官奉表。皆禮部郎官之職。唐人謂之南宮舍人。元豐官制行。謂之知名表郎官。禮部別有印曰知名表印。以其從上官一人掌之。大觀以後。朝廷慶賀事多非常例。郎官不能得其意。蔡魯公乃命中書舍人雜爲之。既又不欲有所去取。於是參取首尾。或摘其一兩聯。次比成之。故辭多不倫。當時謂之集句表。禮部所撰。惟春秋兩謝賜衣表而已。

禮部知名表印舊有之。未改官制前。館閣中能文者同判禮部。使掌牋表。王禹玉嘗爲之。後遷舍人學士。仍領其任。此云元豐官制謂之知名表郎官。別有印曰知名表印。非始於元豐官制也。

唐至五代國初。京師皆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服帽。故謂之重戴。自祥符後始禁。惟親王宗室得打繖。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參政。則重戴之名有別矣。今席帽裁帽。分爲兩等。中丞至御史與六曹郎中。則於席帽前加全幅皁紗。餘圍其半爲裁帽。非臺官及自郎中而上與員外而下。則無有爲席帽。不知何義。而裁與席之名亦不可曉。

楊文公談苑云。重戴者。大裁帽也。本野夫巖叟之服。以皁爲之。後魏孝文帝自雲中遷代。以賜百寮。五代以來。惟御史服之。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臺比省官尚書兩省五品以上皆令服之。王元之謝表云。頭有重戴。謂爲翰林學士也。　衍宗室二字。

宋次道記。金帶曾經賜者。皆許繫。宰相罷免。雖散官並依舊服笏帶。因舉宣獻公爲學士。以玉清昭應宮災。落職爲中書舍人。仍繫遇仙花帶。李文定天聖中自祕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仍繫笏頭帶。以爲經賜許服。景祐中。著於詔令。近歲前執政官到闕。止繫遇仙花帶。從官非見帶學士亦不敢繫。待制自如本品。

無職則隨本官在庶官班中皆繫皂帶蓋閤門之制不知衙改始何時余建炎中召至揚州行在以杭州發運職官朝請大夫親如上制

宋次道所記雖云金帶輕賜者許繫又云近有罷參政黑帶佩魚而入者且閤門當有定制豈容其自爲異耶吳祐雖著令而元豐二年元絳罷政以本官知亳州特令服金帶如學士則非特旨雖學士所謂金帶亦不得矣大觀初門下侍郎吳君厚罷爲資政殿學士葛勝仲誌其墓云故事罷執政換御仙花帶詔示許服毬紋帶著爲令則又與元豐時不同矣既著爲令而此書所記近歲閤門之制又如此何耶

元豐以後待高麗之禮特厚所過州皆旋爲築館別爲庫以儲供帳什物始至太守皆郊迓其餞亦如之張安道知南京獨曰吾嘗班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乃使通判代將迎已受詔而後報時以爲得體大觀中蔡元度知鎮江高麗來朝遂亦用安道例

所過州當云使者所過州張安道以宣徽使判應天府奏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云云詔令通判接送如使人來見即回謁揚州依此蓋故相陳升之判揚州也此云知南京又云嘗班二府又云使通判代將迎而不言奏請與被旨皆非也大觀中蓋已有此詔旨非用安道例也高麗來朝當云使者入貢

契丹曆法與本朝素差一日熙寧中蘇子容奉使賀生辰適遇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使副欲爲慶而契丹館伴官不受子容徐曰曆家遲速不同不能無小異既不能一各以其日爲節致慶可也契丹不能奪遂從之歸奏神宗喜曰此事難處無踰於此其後奉使者或不知此遇朔日有不同至更相推鵠而不受非國體也

此云熙寧中第九卷云元豐中此云冬至本朝先契丹一日第九卷云虜曆先一日此云使副欲爲慶契丹館伴官不受第九卷云虜趣使者入賀皆先後抵牾按蘇墓誌云熙寧十年冬至本朝曆先契丹一日虜疑彼此致慶當執從公言各從本朝曆可也

給事中中書舍人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除受告日便自易服蓋品應得也惟中書舍人必俟後殿正謝面賜乃易服後殿不常坐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猶仍其舊服祖宗時知制誥皆然而亦有不賜者李憲成公諮自知制誥出守荊南尚服緋以學士召還併賜紫而後服金帶是也

乾德元年十一月賜屯田員外郎知制誥高錫緋袍銀帶又杜韡周顯德中授戶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國初遷司門郎中乃賜金紫趙昌言自知制誥出知天雄軍入爲御史中丞始賜金紫王元之賀范舍人出知永興再入西掖詩云再入承明舊直廬腰間仍得佩金魚注云舍人前在綸閣猶是朱紱元之知制誥久之加柱國謝日面賜金紫其詩云策勳何烜赫賜紫便參疑又云寇平仲謝除密直啓云南面聯朝特頒金紫他如此類尚多故學士中丞知制誥等賜金紫史皆特書之此所云李憲成事蓋出春明退朝錄然春明退朝錄乃獨舉憲成一事何耶其云憲成召爲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

加於緋衣乃併賜三品服豈非欲見金帶與紫並賜耶此云給事中中書舍人易服而謂祖宗時知制誥皆然非也又以李憲成事而云亦有不賜者然祖宗時不止李憲成也韓子蒼紀宣和六年正月二十一日除中書舍人二月四日受告供職九月賜章服十四日正謝此云正謝乃易服不同

石林燕語辨卷之四

故事百官磨勘中書止用定辭熙寧中孫巨源爲知制誥建言君恩無高下何獨磨勘爲之非所以重王命也乃詔各爲辭元豐官制行惟侍從官而上吏部檢舉奏鈔命辭他官自陳於吏部奏鈔擬還而不命辭

熙寧四年詔文臣侍制武臣閤門使以上磨勘命草制餘悉用四句定辭十年孫洙請皆令隨事撰述詔文武轉官致仕并選人改京朝官知縣並隨事撰定蓋熙寧四年前自各命辭非故事用定辭也十年詔亦非令各爲辭也侍從以上自命辭非始於官制行也君恩無高下何獨於磨勘爲之非所以重王命也孫所奏非此語

國朝兩制皆避宰相執政官親曾魯公爲起居注賈文元爲相其友壻也嘗召試乃除天章閣待制文元去位始爲知制誥劉原甫王文安之甥文安之爲參知政事乃以侍讀學士出知揚州宋子京王原叔爲翰林學士子京避莒公改龍圖閣學士原叔避文安改侍讀學士元祐間蘇子由秉政子瞻自揚州召爲承旨引原叔例請補外不從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親則不除尚書侍郎門下侍郎親則不除給事中中書侍郎親則不除舍人之類六曹尚書避親多除翰林學士蓋於三省無所隸異於舊制自子瞻以來然也

王旦以知制誥避妻父趙昌言。韓維曾肇皆以翰林學士避其兄。劉原甫謂王文安爲內兄。避嫌。以知制誥知揚州。此書第八卷亦云王伯庸、原甫內兄也。此云王文安之甥。又云以侍讀學士出。皆非。宋子京當遷知制誥。以避莒公。除天章閣待制。後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又避莒公。乃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原甫以翰林學士避文安。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時謂龍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未有也。蘇子瞻自杭州召爲翰林學士承旨。非揚州。宰相雖分左右僕射。而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云近歲惟避本省官。如宰相二丞。親則不除。尚書侍郎俱兩省官。豈非宰相官屬乎。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衞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擧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審以簿爲簿籍之簿。則旣云簿。不應更言記。

王僧孺幼貧。母攜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又蕭誕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兼列騶從。請免誕等官。此書所云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蓋謂此也。然此外如宋文帝以宜都王鎭江陵。司馬張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與諮議王華相遇。華佯若不知。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又顏延之常乘羸牛車。逢其子竣鹵簿。卽屛住道側。又沈慶之夢引鹵簿入廁中。又陳顯達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又虞悰朱衣乘車。鹵簿立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又呂僧珍爲南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中小屋。僧珍常空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又朱異到官。其鹵簿自宅至城。異自右衞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有。又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則南朝人臣而用鹵簿。非特前兩事而已。按唐制。皇太子、太子妃。親王文武職事官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幷長安縣令。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皇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具儀注。其王公以下。唯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敎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內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舊愈嚴矣。故中官麥允言及充媛董氏之喪。詔給鹵簿。而司馬溫公皆爭之。以其非常典也。史記黥布傳。常爲軍鋒。索隱云。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呂延濟曰。橫行不依部鹵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簿也。李善曰。言警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鹵簿。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在前。

慶曆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修唐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康靖、及張文定、余武襄爲史館修撰。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藁自隨。編修官置局於京師者仍舊。遇有疑議取證。則移文於局中。往來迂遠。書久不及成。是時歐陽文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謫。不得預。嘉祐初文忠還朝。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分文忠。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擧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王文安。訖奏書。亦曾魯公以參知政事領也。

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趙康靖、皆判館閣。張文定、余武襄、皆史館修撰。此云判館閣王文安等爲史館修撰。非也。至和元年八月。命歐陽公刊修。此云嘉祐初。非也。初提擧官賈昌朝罷相。丁度代之。後賈還朝。爲大觀文右僕射。又命之提擧。參政劉沆、王堯臣、曾公亮皆相繼提擧。此云文元罷乃命王文安。非也。

從駕謂之扈從。始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晉灼以扈爲大。張揖謂跋扈從橫。不案鹵簿。故顏師古因之以爲跋扈恣橫而行。果爾。從當作平聲。侍天子而言跋扈。可乎。唐封演以爲扈養以從。猶之僕御。此或近之。然不知通用此語自何時也。

南史桓謙邀王弘之同詣殷仲文。弘之曰。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則扈從之言。舊亦上下通稱。

唐自明皇以生日爲千秋節。其後肅宗爲地平天成節。至代宗。羣臣請建天興節。不報。自是歷德順憲穆敬五帝皆不爲節。文宗太和中。復置慶成節。故武宗爲慶陽節。終唐世宣宗爲壽昌節。僖宗爲嘉會節。昭宗爲乾和節。中間惟懿宗不置。則唐世此禮亦不常。各係其時君耳。千秋節詔天下咸燕樂。有司休務三日。其餘凡建節。皆以爲例。穆宗雖不建節。而紫宸殿受百官稱賀。命婦光順門賀皇太后。及有詔[illegible]沙門道士[illegible]官對論三敎之事。文宗時又曾禁屠宰。燕會惟蔬食[illegible]。

按懿宗延慶節。僖宗應天節。昭宗嘉會節。哀皇帝乾和節。此所記節名皆差誤。又云懿宗不置。非也。

熙寧初改經義取士。興建太學。訖崇寧罷科擧。秋賦每榜魁南省。皆迭爲得失。始余中榜。邵剛魁得。次徐鐸榜余幹落。時彥榜黃中魁得。次黃裳榜侯綬落。唯焦蹈榜陶直夫落。差一榜。次七榜李常寧、畢漸、李釜、蔡薿榜章縡、李朴、蔡靖、陳國林皆得。馬涓、何昌言、霍端友榜賈元量、王瞻、陳賓皆落。不差一人。亦何怪也。時謂之雄雌解元。

徐鐸當作徐鐸。何怪當作可怪。

兩京留臺皆有公宇。亦榜曰御史臺。舊爲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西京留臺。獨擧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卽爲移文詰之。堯佐皇恐。擧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爲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爲臺。用常調庶官。比宮觀給使俸差優爾。朝廷旣但以此爲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溫公居洛凡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擧崇福宮。此云溫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爲留臺者十七年。非也。

國朝侍從官。間有換武職者。蓋唐袁滋故事。例皆換觀察使。如李侍書維自承旨。李左丞衡自三司使。皆然。天聖則陳康肅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亦換寧州觀察使。加檢校司徒。知天雄軍。陳不樂行。力辭。明肅

后以隻日御朝而論之曰。天雄、朔方會府。屬人視守臣爲輕重。非文武兼材不可。陳不得已。受命。自是加留後。遂建節。慶曆中陝西用兵。韓魏公范文正龐莊敏公爲帥。皆以龍圖閣直學士換觀察使。文正懇辭不拜。蓋當權者實欲排之。而以俸優爲言。故文正不肯受。已而龐韓亦辭。遂罷。

此所引袁滋以其自華州刺史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也。然明皇謂韋湊曰。故事。諸衛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是蓋非止袁滋。亦非始於滋也。王明給事中換光州刺史。錢昱工部侍郎換郢州團練使。喬維嶽給事中換海州刺史。此云皆換觀察使。非也。陝西四帥。龐范韓及王公素。韓皆樞密直學士。既換觀察使。惟韓不辭。餘不拜。數月。韓亦復舊職。此云三帥。又云皆龍圖閣直學士。又云韓龐亦辭。遂罷。皆非也。

臣寮上殿劄子末概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於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於內廊賜食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例同一體。著爲定式。若爾。自當爲取聖旨。蓋沿習唐制不悟也。

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學士元萬頃范履冰等於北門候進止。時號謂北門學士。高宗詔軍國大務並取天后進止。又肅宗即位。明皇令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唐人章疏初云奉進止。或云某人奉宣進止。末云伏候進止。或云聽進止。又云取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決之辭。非專爲待對官設也。

唐乾元中。以戶部尚書李峘爲都統淮南江東江西節度使。始立都統之號。其後以節度使充者。建中二年李勉以汴州節度使充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是也。宰相充者。中和二年王鐸以司徒中書令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是也。

乾元中當作乾元元年。廣德二年。以宰相王縉爲侍中節都統河南淮南山東南道諸節度行營事。鐸初爲諸道行營都統。舊唐書紀傳云乾符五年。新唐書紀表云六年。而傳乾符元年至中和二年再爲都統。然兩次皆不云京城四面也。中和三年。鐸乃爲都都統。此云都統。亦非。

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稀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王事。蓋猶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王莽時。發高句麗兵伐胡。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則非自三國以來始見於史也。後唐天成四年。王建遣使來。則已非高氏矣。不得云至五代止傳一姓也。其云長興中始稱權知國事王建。又云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皆非也。王建稱權知國事。蓋請命之意。故明宗封爲高麗國王。既受封。則稱高麗國王矣。其後皆然。備見於史。不應七世而猶習用其舊稱知國王事也。

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

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始後唐莊宗明殿學士。以命鳳及馮道。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懇宰相任圜升學士於官上。蓋自示其貴重。故本朝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皆以爲例。亦世以職爲重。故獨若宰相則所貴不待職也。

此書第三卷云。本朝凡兼學士。結銜皆以職名爲冠。此云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其說自相抵牾。又不當云兼也。

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瑑之類。則在官上。瑑仍不稱知制誥。殊不可曉。不應當時官名而升降顛錯乃爾也。

唐翰林院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其說已見第二卷。

唐兩制集賢書藏於門下省。永泰後。以勳臣罷節制歸京師者無職事。欲以慰其意。乃詔與儒臣日並於集賢院待制。仍賜錢三千緡爲食本。以給其費。於是郭英乂、孫志直、臧希讓、高昇、王延昌、與裴遵慶、暢璀、崔渙、賈至、李季卿、吳令珪等十一人皆在選。待制之名。於此蓋無別於文武。余有裴士淹所作孫志直碑。待制給食入衙。此出一時權宜。後不以爲常。故唐書載之不詳。

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則待制之名。非始於永泰也。崔祐甫爲相。請文官□品以上更直待制。後著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則遂以爲常矣。而武臣不預也。 集賢待制。唐書崗與王祗傳載之稍詳。然云自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爲之。又獨孤及傳亦同。此止云十一人而不及裴冕也。南部新書亦云十三人。

向傳範。欽聖太后之叔也。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矣。神宗即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爲之。文潞公在樞府。因稱傳範在先朝已累典大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神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傳範在仁宗英宗朝。歷知相州、恩州、邢州、陝州、滄州、保州。再知滄州。神宗初。自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防禦使知鄆州。後乃知汝州。此云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非也。云徙知鄆州。亦非徙也。又云移知潞州。乃汝州也。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曾官已左僕射。乃預辭於上曰。臣官進一等則爲司空。此三公之職也。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爲誠。遂從其請。書上。曾獨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時韓忠獻進仁宗實錄。曾宣靖進英宗實錄。韓奏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三朝政要。並乞奪成更不推恩。皆蒙上俞允。云云。曾言若遷官。臣須改司空。韓琦須改太保。三公亦非賞勞之官。遂皆許之。然則其同時有韓。其異時有李呂。今止記曾預辭於上。而云獨曾不遷官人以爲得體。

非也。

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爲中丞、呂微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與龔鼎臣爲御史、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呂獻可時爲御史知雜。云中丞。非也。龔鼎臣治平二年二月出知應天府。不預濮議。

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

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

太平興國五年。見任官赴殿試者六人。惟單鍔周粹賜及第。餘皆諸州節度掌書記。此云止遷官而不賜科第。非皆如此也。

咸平中。以侍讀侍講班秩未崇。乃命楊徽之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班翰林學士下。講讀置學士自此始。其後昺以老請補外。眞宗以其久在講席。使以本職知曹州。而張文節公罷參知政事。知天雄軍。改翰林侍讀學士。於是講讀學士始爲兼職。得外任。慶曆後。凡自翰林學士出者。例皆換侍讀學士。遂爲故事。

咸平二年。命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翰林侍讀學士。此止載楊徽之。未盡也。云講讀學士始爲兼職。非兼也。

趙中令爲相。李處耘爲樞密使。處耘之女爲中令子婦。蓋居二府。不避姻家。皇祐中。文潞公爲相。程康肅爲樞密副使。熙寧中。王荊公爲相。吳正憲爲樞密副使。皆不避。

程康肅本參政。以避文潞公。改樞副。蓋樞府於中書不避也。晏元獻爲相。兼樞密使。其壻富韓公爲副使。此非常例矣。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爲科舉盛事。余紹聖初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亦就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鄧自兵部尚書除尚書左丞。

石林燕語辨卷之五

祥符中。楊文公爲翰林學士。以久疾初愈入直。乞權免十日起居。詔免半月。仍令出宿私第。文公具表謝。眞宗以詩批其末賜之。云承明近侍究儒玄。苦學勞心疾已痊。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多賢。祖宗眷禮儒臣之盛。古未有也。

文公疾在假。詔遣使挾醫視之。文公上表謝。眞宗以詩批其末賜之。其權免起居。又別是一節也。見會要。而金坡遺事云。文公被疾。既赴朝參。具狀稱謝。御筆於狀尾批七言二韻詩賜之。兩說不同。然要非因權免起居賜詩也。十日當作十數日。多賢當作名賢。

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公。次得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得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啓云。誤占久虛之等。

其說已見第三卷。

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畯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僖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或云王冀公所請也。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雍熙二年，殿試進士，內有宰相李昉子宗諤、參政呂蒙正弟蒙亨、鹽鐵使王明子扶、度支使許仲宣子待問，上曰：斯並世家，縱以藝升，天下亦謂朕有私也。並下第。景德年，進士楊偘以翰林學士億之弟，自第三等升第二。祖宗一時升黜亦不一也。天禧二年，王欽若請釋廳人不及格、坐私罪，天聖四年，詔免貢刑聽再舉，以舊制試禮部不及格贖銅，永不得應舉也。七年，詔文臣許贖兩次，武臣一次，蓋科罪者士騫公所請也。而免貢罰許兩次者，乃後來從寬，今併云騫公所請非也。

天僖當作天禧。

歐陽文忠公初薦蘇明允，便欲朝廷不次用之。時富公、韓公當國，雖韓公亦以為當，然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故止得試銜初等官。明允不甚滿意，再除方得□修因革禮。前輩慎重名器如此。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子瞻求為富公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而諾，人亦以此多子瞻也。

歐陽公欲不次用蘇明允，恐無此事，使富公有異論，蘇氏亦安得以為怨。

元祐初，文潞公為太師，呂申公為左僕射，皆以高年特賜免拜。二公力辭。蘇子瞻為翰林學士，因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此但傳命，非朝見，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小白無下拜，非不拜，謂無降階，然終下拜。今二臣既辭，宜當從其請。遇朝見間，或傳宣免拜，則可為非常之恩。仍降允詔，當時以為得體。

文潞公為太師久矣，非元祐初也。元祐初乃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乃右僕射，非左也。其免拜皆一辭即從，此云力辭亦非。

故事，臣僚告老，一章即從。仁宗時，始命一章不允，兩章而後從，所以示優禮也。熙寧末，范景仁以薦蘇子瞻、孔經甫不從，曰：臣無顏可見班列。乃乞致仕，章四上不報，最後第五章併論青苗法，於是始以本官致仕。神宗初未嘗怒也。景仁既得謝，猶居京師者三年。時王禹玉為執政，與景仁久同翰林，景仁每從容過之，道舊樂飲終日，自不以為嫌。當權者亦不之責。元祐初，熙寧、元豐所廢舊臣自司馬溫公以下皆畢集於朝，獨景仁屢召不至，世尤以為高云。

范蜀公東齋記事，兩制以上致仕須兩章乃從，非臣寮皆然也。景仁致仕居京師，元厚之知開封，往見之，景仁以詩致不能謁謝之意云：雖然稍褐容相見，東望嚴扉敢杖藜。以此推之，未必往見政府也。

大臣及近戚有疾，恩禮厚者多宣醫，及薨，例遣內侍監護葬事，謂之敕葬。國醫未必皆高手，既被旨，須求面投藥為功，病者不敢辭，偶病藥不相當，往往反為害。敕葬，喪家無所預，一聽於監護官，不復更計費，惟其所欲，至有罄家資有不能辦者。故諺云：宣醫納命，敕葬破家。近年敕葬多上章乞免，朝廷知其意，無不從者。

天聖六年，詔大臣之喪不願敕葬者聽，非近年如此也。

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錢為賽神會，往往因醵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

子美云：且留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為會，餞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月醵飲胥吏，豈如斥賣棄物；鳩聚非類，豈如賓集同僚。蓋子美乃是不欲醵錢，而奏用市故紙錢會客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士亦然。唯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制行，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玉堂之署四字，太宗飛白書，淳化中以賜蘇易簡。

元豐五年正月，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大學士以上，金毬文牙圍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以上者，仍佩魚。此云雜學士佩魚，非也。六卷亦云雜學士得服金帶而已。

樞密院既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為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為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為相者，初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龐穎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慶曆五年十月，詔宰臣罷兼樞密使。此云慶曆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云云。便與第九卷所云慶曆五年賈文元、陳恭公相罷兼樞密使，前後不同。

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神宗難之。其後遂定官制，論者終以宰相不預兵政為嫌，便如故事復兼，則非正名之意，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院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神宗更官制，王荊公能相久矣，荊公在相位亦未嘗欲更官制也。此云神宗初更官制，王荊公諸人皆欲罷樞密院，非也。

殿廬幕次，三省官為一幕，樞密院為一幕，兩省官為一幕，尚書省官為一幕，御史臺為一幕，中司則獨設倚子坐於隔門之內，惟翰林學士與知開封府同幕，蓋舊制知府常以翰林學士兼故也。始樞密院與中書門下同一幕，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其子婿之父，故特命析之，訖今不改。

倚當作椅。

唐制，惟弘文館、集賢院置學士，宰相得兼，外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如翰林學士、侍講學士、侍書學士，乃是職事之名爾。自後唐安重誨為樞密使，明宗以其不通文義，始置端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班樞密使下，食於其院。端明即正衙殿也。本朝改端明為文明，以命程羽。自後文明避真宗謚號，改紫宸。既又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則端明、文明、紫宸本一殿，觀文雖異，而創職之意則同，四名均一等職也。明道中，既別改承明殿為端明，仍置學士，中間又設資政殿大學士、學士，則職名增多，

不得遵循舊制．始眞宗爲王冀公置資政殿大學士．班樞密下．此卽文明之職也．蓋是時眞宗眷冀公方厚．故不除文明而別創此名．及丁文簡之罷參政．不除資政殿大學士．復置觀文．觀文班在資政殿大學士上．而皇祐中乃以命孫威敏．蓋用丁文簡故事．爾輕重疑亦不倫．近歲自資政殿以上皆爲二府職名．乃是本朝新制．而端明殿爲從官兼職之官．則後唐故事也．

唐弘文館集賢殿學士．有非宰相而爲之者．宰相亦非兼也．明皇以集仙殿爲集賢殿．麗正書院爲集賢院．殿與院不同．此云集賢院．非也．有大學士．有學士．有直學士．此云他官未有兼者．亦別無學士之名．非也．端明卽西京正衙殿．當有西京二字．資政大學士班文明學士下．翰林學士承旨上．此云班樞密下．又云卽文明之職．不知何所據．第六卷云．班翰林承旨上．第十卷云．班樞密副使下．前後不同．近歲有非二府而除資政者．亦有二府罷止除端明者．端明往往特拜．此云近歲自資政而下皆爲二府職名．是本朝新制．而端明爲從官兼職之官．則後唐故事．皆非也．

堯稱陶唐氏．舜稱有虞氏．禹稱有夏氏．唐虞夏氏其封國．或其所生土名．故其先皆命以爲氏．後國以爲謚．則堯舜禹者．疑其爲謚號也．然易稱堯舜氏作．則堯舜亦氏．豈復追稱之．或以謚耶．其通稱則皆謂之帝．秦本欲稱泰皇．旣去秦號．稱皇帝．固已過矣．漢以後因之．不能易．至唐武后天授中．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中宗神龍加尊號曰應天皇帝．明皇又以年冠之．稱開元皇帝．其後更相衍．多至十餘字．此乃生而爲謚．果何禮哉．本朝初廢不講．仁宗景祐初．羣臣用開元故事．請以景祐爲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加上尊號以示歸美之意．神宗卽位．諸臣累上尊號．皆辭不受．元豐三年．遂下詔罷之．帝王之盛舉也．

堯舜禹以經稱之．其非謚號明矣．不必疑其爲謚號也．秦嘗作泰字．漢哀帝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周宣帝稱天元皇帝．唐高宗稱天皇．武后垂拱四年．尊號曰聖母神皇．天授元年．加曰聖神皇帝．尊號非始於武后．而武后加尊號．亦非始於天授也．唐中宗神龍三年．加號應天神龍皇帝．則以年冠之．非始於明皇也．本朝自太祖後累授尊號．此云本朝初廢不講．非也．仁宗自景祐後惟寶元元年加上尊號．慶曆以後．每有事郊廟．必預詔不得輒加尊號．羣臣亦不敢復議．惟嘉祐四年宰臣等五請．竟不受．此云以景祐爲號．自是每遇南郊大禮畢．則百官拜表上尊號．非也．

俗稱翰林學士爲坡．蓋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院無常處．駕在大內則置於明福門．在興慶宮則置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爲稱．不常居之爾．諫議大夫亦稱坡．此乃出唐人之語．諫議大夫班本在給舍上．其遷轉則諫議歲滿方遷給事中．自給事遷舍人．故當時語云．饒道斗上坡去．亦須却下坡來．以諫議爲上坡．故因以爲稱．見李文正所記．

此所記出李宗諤先公談錄．文正當作宗諤．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卽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於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

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始矣．

國初取進士．每歲有不止三十人者．此云多不過三十人．非也．

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給俸．國初循用唐制．至眞宗乃始詔致仕官特給一半料錢．蓋以示優賢養老之意．當時詔云．始呈材而盡力．終告老以乞骸．賢哉疏款於東門．邁矣遂辭於北闕．用尊耆德．特示殊恩．故士之得請者頗衆．慶曆中．馬季良在謫籍．得致仕．言者論而奪之．蓋以此．其後有司旣爲定制．有請無不獲．人寖不以爲貴．乃有過期而不請者．於是御史臺每歲一檢舉．有年將及格者．則移牒諷之．今亦不復舉矣．

唐貞元五年．蕭昕等致仕．給半俸．遂爲例．太和元年．楊於陵致仕．特全給俸料．辭云．半給之俸．近古所行．伏自思維．已爲過幸．此云唐致仕官非有特敕．例不給俸．非也．太宗淳化元年．詔致仕官給半俸．此云眞宗．非也．咸平五年．謝泌言．致仕官近皆遷秩．令錄授朝官給半俸．須有清名及勞效．乃可聽．乃詔七年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歷任有贓犯者．聽從便．若謫籍不得致仕．後來亦然．范忠宣公是也．蘇子由詩云．餘年追懸車．奏艸屢濡筆．府中願未敢．爾後僅容乞也．明道二年．大赦．丁謂特許致仕．眞宗朝．御史盧威言．朝士有衰老不退者．請舉休致之典．時二三名卿猶有不退之譏．則過期不請．非獨後來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其公字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因話錄．侍御史衆呼爲端公．非自稱也．

監察御史裏行．監察御史之資淺者也．始唐太宗自布衣擢馬周．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名官．唐馬周傳不載．而六典書之．或曰．始龍朔中王本立．亦見唐人雜記．然不若六典爲可據也．

唐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有裏行．非獨監察御史也．馬周王本立爲監察御史裏行．皆見唐書職官志．此云見六典及唐人雜記．不若以唐書爲據也．

陳恭公初相．張安道爲學士．仁宗召至幄殿．面喻曰．善爲草麻辭．無使外人得有言．蓋恐其物望未孚也．安道載其請建儲之事．云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上覽稱善．及恭公薨．墓碑未立．時論者猶未一．上賜額曰褒忠之碑．特命安道爲之．故安道首言褒忠碑者．皇帝神筆表揚．故相岐國公執中之遺烈也．於是遂無譏之者．

納忠先帝．有德朕躬．乃陳恭公除參政制辭．此云麻辭．非也．

元祐初，哲宗將納后，得狄諮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以問宰執，或曰，勳臣門閥可成，王彥霖爲簽書樞密院，曰，在禮問名，女家答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列外氏官諱，今以狄氏爲可，將使何辭以對，宣仁默然，遂罷議。

元祐初當作元祐七年。

石林燕語辨卷之六

馬數歲者以齒，唐人多謂閑右人爲張萬歲，諱萬歲，爲太僕卿，掌馬政三十餘年，恩信行於閑右故也，亦未必然，他畜不計年，惟馬之壯老，人所欲知，而無以驗其實，必自其齒觀之，則以歲爲齒，理固宜爾也。

曲禮齒路馬，周禮馬質書其齒毛，春秋傳馬之齒長矣，則馬數歲者以齒，非自唐始也。

唐制，戶部度支，各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蓋戶部掌納，度支掌出，謂常賦常用也，又別置鹽鐵轉運使，以掌山澤之入與管漕輓之事，中世用兵，因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後改置租庸使以總之，至後唐孔謙暴歛，明宗誅謙，遂罷使額，以鹽鐵戶部度支分爲三司，而以大臣一人總判，號曰判三司，未幾，張延朗復請置三司使，乃就命延朗，班宣徽使之下，本朝因其名，故三司使權常亞宰相。

肅宗始以第五琦爲鹽鐵使，後劉晏始兼鹽鐵轉運使，晏爲相，充使如故，非其初戶部度支之外便別有此等使名也，租庸使自開元十一年有之，永泰元年並停，然鹽鐵轉運使則如故，非乾符後始改置租庸使，而租庸使亦非總戶部度支之職也，蓋自五代史張延朗傳失之，此旣承誤，又甚爾，梁始復置租庸使，則三司之職皆總之矣。

國朝既以緋紫爲章服，故官品未應得服者，雖燕服亦不得用紫，蓋自唐以來舊矣，太平興國中，李文正公昉嘗舉故事，請禁品官綠袍，舉子白紵，下不得服紫色衣，舉人聽服皁，公吏工商伎術通服皁白二色。

至道中，弛其禁，今胥吏寬衫與軍伍窄衣皆服紫，沿習之久，不知其非也。

太平興國七年，詔詳定車服之制，李昉等奏，中外官及舉人不得服綠白袍，內服紫，仍許通服皁衣白袍，非李公自爲此請也。

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得無重汙多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

當云官五品時，法官援李希輔例，請貸命杖脊，黥配海島，蘇言希輔仲宣均爲枉法，仲宣止係違命，覩希輔有間，上令免決黥之，蘇又奏不可，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嶺外，非故事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也，又先以免杖，次乃免黥。

皇祐初，丁文簡公罷參知政事，初除觀文殿學士，以易紫宸之名而已，其後加大學士，以命賈文元，始詔非嘗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大學士，遂爲宰相職名，熙寧間，韓康公自陝西宣撫使失律，以本官罷相，是歲所除恩復觀文殿學士，而不加大學士，自是宰相不以美罷，率止除觀文殿學士，而王子純以熙河功，王樂道以宮僚，雖非宰相亦除，蓋異恩也，然皆兼端明殿龍圖閣學士。

荃孫按，此條辨正有目失文，鈔本闕，擇本卷內錄宰相有詔有數辨文續入，今補錄注此。

國初天下始定，史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已爲參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於時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爲參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時寇萊公已爲相，馮魏公已爲參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爲相，而魏公尙爲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爲參知政事，乾興元年爲相，距登第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爲參知政事，後亦代魏公爲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爲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二年登科。

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或在告，則多權行辭，爲已試之矣，故不再試，遂爲故事。

梁周翰亦不試而除，許將鄧潤甫以書直舍人院皆免試，元祐元年十二月，劉攽自襄州召爲中書舍人，其謝表云，召使還歸，不待三年之計，免其課試，無拘一日之長，此云不試而除者惟三人，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非也，元豐七年，楊景略錢勰使高麗，還在道，並除中書舍人，起居舍人皆嘗云起居郎舍人左右史，雖皆權行詞，亦試乃除，蘇轍曾鞏是也，此云權行詞爲已試，故不再試，雖近例如此，然舊亦不一也。

宰相監修國史．止用敕．不降麻．世皆言自趙韓王以來失之．然韓王初相時．范魯公三相俱罷．中書無人．乃以太宗押敕．則雖相亦是敕除．未嘗降麻．蓋國初典禮猶未備也．

舊有誥又有敕．仁宗封壽春郡王．禮儀院言．皇子告敕．請令閤門進納宮中給賜．王元之代王侍郎辭官表云．伏蒙聖慈．賜臣官告一道．敕牒一道．特授參知政事．陳堯叟自樞密使罷爲右僕射．命其子齎告牒賜之．司馬溫公辭副樞云．乞收還敕告．其他證據甚多．此特舉其顯然者．近世告敕不並行．豈得謂國初宰相亦敕除未嘗降麻乎．趙韓王拜相麻制．見實錄．

故事．雜學士得服金帶．熙寧初．薛師正以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上以爲能．詔賜金帶．非學士而賜帶．自此始．

賜帶當云金帶．

自官制行．以給事中中書舍人爲兩省屬官．皆得預聞兩省之事．初．舍人既沿舊制．差除有未當．皆得直封還詞頭．而給事中有所駁正．則先使詣執政稟議．有異同．然後繳奏以聞．韓儀公爲給事中．建言兩省事體均一．不應一得直行．一須稟議．遂詔如舍人．然舍人於中書事皆得於檢後通書押．而給事中則但書錄黃而已．舒信道爲給事中．復以爲言．王文恭爲相時．以白上．神宗曰．造令與行令不同．職分宜別．給事中不當書押．遂著爲令．訖今以爲定制也．

元豐六年九月乙巳．詔給事中廳政事．並執政稟議．如有異同．即讀狀取旨．七年四月丁亥．詔門下省舉駁事依中書舍人封還詞頭例．時章惇爲門下侍郎．又奏給事中封駁宜先稟本省．從之．給事中韓忠彥奏云云．乞從丁亥詔爲正．從之．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荊公罷相居金陵．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神宗特遣內侍賜之．蓋異恩也．

使相雖在外亦賜．范蜀公內制有賜使相判河陽富弼生日禮物口宣云．爰茲震夙之旦．故有匪頒之常．王荊公熙寧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詔生日依在外使相例取賜．此云使相無外賜者．又云元豐中．又云居金陵．又云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皆非．荊公熙寧九年再罷相．除使相．判江寧．尋改集禧觀使．元豐元年正月除大觀文．三年九月官制行．改特進．

太祖初罷范魯公三相．而獨拜趙韓王．乃置參知政事二員爲之副．以薛文惠公居正呂文穆公餘慶爲之．執政官自此始．不宣制．不知印．不押班．不預奏事．但奉行制書而已．韓王獨相十年．後以權太盛．恩遇稍替．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遂爲故事．初．唐至德中．宰相分直政事筆．人知十日．貞元後改爲輪日．故參用之．

范魯公等．　國初即有樞密使副等官．非執政官．始於薛公也．開寶六年六月．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宜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至道元年三月．詔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知印押班．時宰臣呂端以寇準參政．慮其不平．因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班制悉與宰相同．願本而行之．未幾

準罷政．乃詔只令宰相押班知印．非開寶六年詔．遂爲故事也．

祖宗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訖太宗眞宗世．皆不易舊制．天聖初．馮魏公以疾辭位．始除武勝軍節度使．宰相建節自魏公始．明道末．呂申公罷．仁宗眷之厚．始優加使相．蓋自韓王以來．申公方繼之．其後王文惠陳文惠皆相繼除．遂以爲例．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景祐末．王沂公罷相．除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宰相除職自沂公始．至皇祐中．賈文元罷．除觀文殿大學士．自是遂以爲例．蓋自非降黜．皆建節或使相爲優恩．加職名爲常例．訖今不改也．

太祖至眞宗．其能相或除東宮三師．未嘗除三少也．李正丁謂皆自參政罷建節．非獨宰相也．新云趙韓王除使相．後又云宰相除使相．自申公始．亦自相牴牾也．

眞宗景德中．既置資政殿大學士．授王冀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殊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再入爲東京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訖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罷相．復除．三十年間．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眷之厚．因加此職．自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時謝希深當制．云有國極眷望之選．今纔五人．儒者彙翰林之華．爾更九職．當時頗稱之．宣獻嘗歷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再爲翰林學士．三爲侍讀學士．而後除資政殿大學士．至是併爲九也．

明道元年當作明道二年．宋宣獻景祐四年四月罷政．除資政殿學士．寶元元年三月加大學士．王冀公後．非宰相而除資政殿大學士者多矣．此云惟宋宣獻一人而已．非也．　據此所記．止是八職．豈資政殿學士乃其一乎．

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爲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荊王元儼薨．因以爲贈官．

唐太宗爲皇太子．即罷大策府．自不應更有府官也．

繼照堂．眞宗尹京日射堂也．祥符二年．因臨幸．賜名資善堂．仁宗肄學之所也．祥符八年．置．舊在元符觀南．大觀初．徙今御廚北．

祥符二年當作三年．八年當作九年．

國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無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爾．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院爲祕書監．建祕閣於中．自少監至正字．列爲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而著作仍在．獨以直祕閣爲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特以爲恩數而已．

治平四年閏三月．詔館職罷試詩賦．而試論一首策一道．又熙寧二年十二月．詔自今制科第三等進

士第一人及第者。一任回更不試館職。此云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卽試詩賦各一。皆非也。又此書第八卷云。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第九卷云。熙寧元年召試王介等。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與此卷所云試詩賦各一。皆自相抵牾。

石林燕語辨卷之七

大中祥符五年。玉淸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擧會靈觀事。宮觀置提擧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擧。因以爲優閑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擧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使。

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旻、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非呂申公獨請也。先帝當作神宗。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開寶二年。詔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分直翰林院。後又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則舊亦嘗

稱翰林院也。

太宗時張宏自樞密副使。眞宗時李惟淸自同知樞密院爲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公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爲之者。

太宗以河北用兵。樞密副使張宏但守位而已。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論邊事。詔兩易之。李惟淸傳云。旣去樞要。怏怏尤甚。呂端傳云。惟淸疑端抑己。蓋二人要皆左遷。與自前執政除者異矣。重言責者。特爲之詞耳。太宗時溫仲舒。眞宗時趙昌言馮拯。皆以前執政爲御史中丞。非獨仁宗時也。慶曆八年。張觀自同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學士御史中丞。

宰相除授。雖兼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趙韓王以門下相監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遂止降勅。至今不能改。

仁宗實錄云。唐制。宰相監修國史館殿大學士皆降制。本朝自趙普後。或止以勅除。非故事也。此云雖兼職亦用麻。泛言兼職。非也。又若拜相或加恩而監修國史。則自降制矣。故云或止以勅除。言其非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舊通用靑涼繖。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旣張繖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侍從官遇出京城門。如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假繖。然須却帽。

重戴說見第三卷。

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宋偓壻。其夫人明德皇后親妹也。當國主兵。皆不以爲嫌。

韓宗訓樞密亦宋偓壻。明德當作孝章。

故事。太皇太后繖皆用黃。太妃用紅。國朝久虛太妃宮。元祐間。宣仁臨御。上元出幸寺觀。欽聖太后欽成太妃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殿。蘇子容太妃閤春帖子云。新春游豫新民福。紅繖離輿從兩宮。

當有皇太后三字。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嘗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實錄云。詔聘后。將入宮。偶戲擲一錢。旋轉久之。遂立而不仆。蓋時已詔聘矣。

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才異等中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者論與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祕閣。始得權邠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愼。蓋如此也。

時有密言邵與張鄧公連姻者。實非也。其後邵進兵說。召試授潁川團練推官。此云權邠州觀察推官。非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識。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益深。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

1
43A

超生入玉門，非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乾德六年改元開寶，四年十二月，盧多遜爲翰林學士，此云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上初改元
乾德云云，非也，錢思公記云，太祖欲改元，謂宰相等曰，年號須古來未有者，宰相乃以乾德爲請，三年
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其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太祖見之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
宰相，皆不能對，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歎曰，作宰相須
是讀書人。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行，蜀士輕剽，易爲亂，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測爲憚，張乖崖出守
還，王元之以詩贈云，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塢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序
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自慶曆以來，天下又安，成都雄富，既甲諸
帥府，復得與家俱行，無復曩時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以待制爲帥者，故近歲自侍郎出守，或他帥自待
制移帥，皆加直學士，尤爲優除也。
至和元年，張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挈親行，竟不敢，嘉祐五年，吳長文除知成都，以親辭，改知鄆州，元
豐五年十二月，詔川陝四路不得將家屬赴任法，其除之，此云慶曆以來復得與家偕行，非也，紹聖四
年，鄭雍以大中大夫知成都，蓋前執政也，政和六年，周燾以寶文閣待制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爲
帥者，亦非也。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
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
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錢易制科中第，試六論，謝泌李仲容皆召試中書，除直史館，李宗諤試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羅處約召
試相府，除直史館，王欽若試學士院，除知制誥，此云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然亦不一也。
張知白直史館，李維直集賢院，皆試中書除。
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
以陰事擠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擠之，清
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辨恭公時，世固不以爲過，至
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范云，御史所論如有之，則執中當斬，無則御史當斬，此云乞下詔斬御史以示天下，非也。
王武恭公德用貌奇偉，色如深墨，當時謂之黑王相公，宅在都城西北隅，善撫士卒，得軍情，以其貌異，所
過閭里皆聚觀，蘇儀甫爲翰林學士，嘗密疏之，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仁宗爲留中不出，孔道輔爲
中丞，繼以爲言，遂罷樞密使，知隨州，謝賓客，雖郡官不與之接，在家亦不與家人語，如是踰年，起知曹州，
始復語人，以爲善處謗也。

王德用自同知樞密院事罷爲武寧節度使，赴鎮，尋請知隨州，此云自樞密院使知隨州，非也，止是不
接賓客，亦無不見郡官及不與家人語之理，神道碑云，舉止言色如平時。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酬飲自恣，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龐穎公爲
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必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爲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穎公
言之不已，遂置詔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
大夫，於是其風遂革。
諷得罪在景祐三年，龐初爲殿中侍御史，論諷放曠及其他姦利事，不報，後除廣東轉運使，將之官，復
奏言之，遂置詔獄，此云龐爲開封府判官奏諷，非也。
丁文簡公度爲學士，累年，以元昊叛，仁宗因問用人守資格與擢材能孰先，丁言承平無事則守資格，緩
急有大事大疑則先材能，蓋自規久次，且時方用兵，故不以爲嫌，孫甫知諫院，遂論以爲自媒，杜祁公時
爲相，孫其客也，丁意杜公爲辨直，而不甚力，及杜公罷，丁適當制，辭云，頗彰朋比之風，有爲而言之也，丁
自是亦相繼擢樞密副使。
甫言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亦力乞置對，祁公以甫方奉使契丹，寢其奏，度以此恨之，此云丁意杜
公爲辨直而不甚力，失其實矣。
國朝親王皆服金帶，元豐中官制行，上欲寵嘉岐二王，乃詔賜方團玉帶，著爲朝儀，先是乘輿玉帶皆排
方，故以方團別之，二王力辭，乞寶藏於家而不服用，不許，乃請加佩金魚，遂詔以玉魚賜之，親王玉帶佩
玉魚自此始。
熙寧八年閏四月，賜二王玉帶，此云元豐中官制行，非也。
故事，玉帶皆不許施於公服，然熙寧中收復熙河，百官班賀，神宗特解所繫帶賜王荊公，且使服以入賀，
荊公力辭，久之不從，上待服而後進班，不得已受詔，次日即釋去，大觀中收復青唐，以熙河故事復賜蔡
魯公，而用排方，時公已進太師，上以爲三師禮當異，特許施於公服，公辭，乃乞琢爲方團，既又以爲未安，
或誦韓退之詩有玉帶懸金魚之語告公，因請加佩金魚，自是何伯通、鄭達夫、王將明、蔡居安、童貫非三
師而以恩特賜者又五人云。
先是岐嘉二王已嘗請加佩金魚矣。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
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爲學士院之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
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扃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
視，最爲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
云。
既曰玉堂之署，則當以漢書李尋傳所云爲據，金坡遺事云，御飛白玉堂之署，以素繒二幅書之，明道

二年。詔學士院刻石。

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也。何以爲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

梁莊肅公以太子中舍監在京廣衍倉。景祐中進士及第。換中允。知淮陽軍。論朱全忠事云云。此云監在京倉上疏。非也。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爲學士。當制。希白於思公。從父兄也。兄草弟麻。當時以爲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子宣元符三年十月拜相。韓絳相。弟維草制。此云本朝惟此二人而已。非也。

蘇相子容爲南京察推。時杜祁公尙無恙。極器愛之。每曰。子他日名位當與老夫略同。不知以何知之也。杜公以六十八歲入相。八十薨。蘇公以七十二歲入相。八十二薨。不惟爵齒略相似。杜公在位纔百餘日。後以太子少師致仕。末乃爲太子太師。而蘇公在位甫一年。後亦以太子少師致仕。太上皇卽位。方進太子太保。初杜公告老。執政有不悅者。故特以東宮三少抑之。當時以爲非故事。而蘇公告老在紹聖初。亦坐章申公不悅。今具杜公例進呈。蘇公聞之喜曰。乃吾志也。

南京察推。當云南京留守推官。七十二歲入相。當云七十三歲入相。蘇元祐七年六月相。三月罷。蘇公告老在紹聖初。當云紹聖四年致仕。

楊文公既佯狂。逃歸陽翟。時祥符六年也。中朝士大夫自王魏公而下。書問常不輟。皆自爲文。而用其弟倚士曹名奏牘。則託之母氏。其答王魏公一書末云。介推母子。絕希綿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守西山之餓。當時服其微而婉云。

倚往見魏公。既歸以書敍感。非答其書也。

石林燕語辨卷之八

慶曆中。劉原父廷試考第一人。會王伯庸以翰林學士爲編排官。原父內兄也。以嫌自列。或言高下定於考試官。編排第受成而甲乙之。無預輿奪。伯庸猶力辭。仁宗不得已。以爲第二。而以賈直孺爲魁。舊制執政子弟多以嫌不敢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蓋時未有糊名之法也。其後法制既備。有司無得容心。故人亦不復自疑。然至和中沈文通以太廟齋郎廷試考第一。大臣猶疑有官不應爲魁。遂亦降爲第二。以馮當世爲魁。

伯庸時爲翰林學士承旨。文通乃郊社齋郎。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爲第一。

此說見范蜀公東齋記事。然景德二年乃畢文簡寇萊公爲相。王魏公參政。此云王魏公時爲相。非也。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爲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卽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爲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爲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校不及。太祖卽召開。與語大悅。遂特賜及第。

時遂士及諸科及第宋準等三十八人入謝，太祖親閱之，黜二人。又下第徐士廉等訴濫，乃召對終場下第人閱之，得一百九十五人，令與宋準等試於講武殿廷，以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國子監丞郗益等考試，通得一百二十七人，並放及第。此云盧多遜覆試，又云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皆非。

元豐五年，黃裳榜唱名，有暨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卿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暨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鄉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時暨自闕下一畫，蘇復言字下當從旦。此唐避代宗諱，流俗遂誤弗改耳。

睿宗諱旦，非代宗也。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祕書丞，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祕書丞乃今官職。

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玭家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荃孫按此辨文脫落。

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今爲當作宜爲。

寶元、康定間，元昊初叛，契丹亦以重兵壓境。時承平久，三路正兵寡弱，乃詔各籍其民，不問貧富，三丁取一為鄉弓手。已而元昊寇陝西，劉平、石元孫等敗沒，死者以萬計，正兵益少，乃盡以鄉弓手刺面為保捷，指揮正軍。河東、河北事宜稍緩，但刺其手背，號義勇。治平間，諒祚復謀入寇，議者數請為邊備，韓魏公當國，遂委陝西提刑陳述古準寶元、康定故事，復籍三丁之一為義勇，益以陝西視兩河初無義勇故也。司馬君實知諫院，力陳其不可，言甚切至，且謂陝西保捷即兩河義勇，不應已籍而再籍，章六上，訖不從。蓋魏公主之也。

提刑陳述古當作提刑陳安石。

黃河慶曆後初自橫隴稍徙趨德博，後又自商胡趨恩冀，皆西流北入海。朝廷以工夫大，不復塞。至和中，李仲昌始建議開六塔河，引注橫隴，復東流，周沆以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轉運使，詔遣中官與沆同按視。沆言今河面二百步，而六塔渠廣四十步，必不能容，苟行之，則齊與博、德、濱、棣五州之民皆為魚矣。時賈文元知北京，韓康公為中丞，皆不主仲昌議，而富韓公為相，獨力欲行之，康公至以是數韓公。然北流既塞，果決，齊、博等州民大被害，遂竄仲昌嶺南，議者以為韓公深恨。

六塔之役，文潞公亦主之，非獨富公也。韓為河北安撫使，按仲昌罪，後富公再相，韓為御史中丞，論富公初不及六塔事也。此云富公獨力欲行之，康公為中丞，以是數富公，皆非。

太宗北伐，高瓊為樓船戰棹都指揮使，部船千艘趨雄州。

荃孫按此下正文有脫，辨文亦缺。

元昊初臣，龐潁公自延州入為樞密副使，首言關中苦饋餉，請徙沿邊兵就食內地。議者爭言不可，以為虜初伏，情偽難測，未可遽弛備。獨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敗盟，卒徙二十萬人。後為樞密使，復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請汰其罷老者，時論紛然，尤以為必生變。公曰：有一人不受令，臣請以身坐之。仁宗用其言，遂汰八萬人。

尤當作龐。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為三司使。陳恕、寇準、晏殊皆以前執政為三司使。

賈文元為崇政殿說書久之，仁宗欲以為侍講，而難於驟用，乃特置天章閣侍講。天章有侍講自此始，然後亦未嘗復除人。

時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並兼天章閣侍講，非專為賈設也。後高若訥、楊安國、王洙、林瑀、趙師民、曾公亮、錢象先、盧士宗、胡瑗、呂公著、傅求、常秩、陳襄、呂惠卿等皆為天章侍講。此云後亦未嘗復除人，非也。

元豐初，詔修仁宗、英宗史，王禹玉以左僕射為監修官，始成二帝紀，其草進呈，神宗內出手詔賜禹玉等曰：兩朝大典，雖為重事，以卿等才學述作之，固已比迹班馬矣。朕之淺陋，何所加損乎？其如擬進草緒成之。蓋上尊祖宗之意，非故事也。其後史成，特詔給舍侍郎以上、學士中丞及觀察使以上曲燕於垂拱殿，亦非故事也。

當云兩省給舍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學士、御史中丞及觀察使以上。

紹聖初，彭器資自權尚書、韓持正自侍郎出知成都府，皆除寶文閣直學士，兩人皆辭行，即復以待制為州。蓋成都故事須用雜學士，而權尚書、直侍郎皆止當得待制也。

雜學士以上。

范忠宣元祐初自直龍圖閣知慶州遷天章閣待制即召爲給事中未幾遷吏部尚書辭免未報拜同知樞密院告自中出特令不過門下省公力辭臺諫亦有以爲言不聽遂自同知拜相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此

范知慶州除待制召爲給事中皆元豐八年云元祐初非也時以安燾知樞范同知而給事中封駁燾敕不下詔不送給事中書讀燾辭免從之范除命復送給事中書讀云告自中出特令不過門下省非也范元祐元年六月同知三年四月相宋琪自外郎一歲四遷至作相向敏中自外郎至同知樞幾百餘日云前輩進用之速未有如范者亦非也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鄭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爲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時呂申公判樞密院章鄭公兼樞密使言者以判名太重亦改兼使此云二公皆加判樞密院已而改兼樞密使非也

竇懷貞以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留軍國重事宜共平章元祐初以文潞公爲平章軍國重事呂申公爲平章軍國事遂入銜或以爲用懷貞故事

神龍元年六月以右僕射豆盧欽望平章軍國重事在竇懷貞之前慶曆二年呂許公平章軍國重事在文潞公之前欽望懷貞皆非美事太和四年裴度以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此可爲故事也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按秦少游記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臣觀始供史職詔遣中使賜墨硯紙筆後二日乃賜器幣近歲史臣惟遇開院有墨硯紙筆之賜續除者但賜器幣而已續除備賜自臣觀始又按曾子開有史院謝賜紙筆表文又有謝賜銀絹表其間云史賜備員最爲後至又云申敕有司特循優比此云續除不賜非矣而備賜亦非始於秦也

唐都雍洛陽在關東故以爲東都本朝都汴洛陽在西故以爲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眞宗謁太淸宮於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爲南京仁宗慶曆二年契丹會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爲北京遂爲四京

兩京當作四京

從官皺坐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禁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皺毛暖座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皺毛暖座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

其說見第三卷

故事建州歲貢大龍鳳團茶各二斤以八餅爲斤仁宗時蔡君謨知建州始別擇茶之精者爲小龍團十斤以獻斤爲十餅仁宗以非故事命勒之大臣爲請因留而免勒然自是遂爲歲額熙寧中賈淸爲福建

轉運使又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而雙袋謂之雙角團茶大小團袋皆用緋通以爲賜也密雲獨用黃蓋專以奉玉食其後又有爲瑞雲翔龍者宣和後團茶不復貴皆以爲賜亦不復如向日之精後取其精者爲銙茶歲賜者不同不可勝紀矣

君謨爲福建轉運使非知建州也始進小龍團茶凡五十餅重一斤此云斤爲十餅非也

慶曆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倚子輿至殿陛命其子公弼掖以登既見信然乃許之前無是禮也

倚當作椅

石林燕語辨卷之九

北京舊不兼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文元故文元召程文簡爲代乞只領大名一路後文元再鎭固求兼領乃復命之且詔昌朝罷則不置及熙寧初陳暘叔守北京遂以文元故事兼領

陳恭公初除四路安撫使辭之韓魏公亦兼四路歲餘乃罷陳暘叔罷除帥未行改知樞密院事

熙寧三年九月詔中書五房各置檢正官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爲之於是以呂微仲爲都檢正孫巨源吏房李邦直禮房曾子宣戶房李奉世刑房

邦直乃吏房巨源未嘗爲檢正

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眞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爲都承旨至今行之初評受命文潞公爲樞密副使以舊例見不爲之禮評訴於神宗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爲之檢不獲乃詔如閤門使見樞密之禮

熙寧三年始用李評爲樞密都承旨評乃武官五年始以曾孝寬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此止舉李評而云至今行之非也

治平初王疇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輔爲知制誥繳辭頭時英宗初即位韓魏公當國以爲始除大臣而下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爲太過司馬君實知諫院意亦以爲是

而不敢．及後論陝西義勇事．章六上．不行．乃於求罷章中始云．魏公輔一上章止樞密副使恩命於詔令未行之前．而言授散官臣六上章沮宰相大義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以為罪．是典刑不均一矣．請比公輔更責遠小處．疏入不報．蓋意指魏公也．

　景祐自翰林學士除副樞．此云自御史中丞除．非也．義當作議．

狄武襄以樞密副使出討儂智高．換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師還．復舊任．蓋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如嘉祐末韓魏公特郭逵厚．始使帶簽書樞密院．知延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為用周太祖故事命逵．蓋郭威實由是變也．魏公亦無以解．

　治平三年．郭逵以簽書樞密院為陝西四路宣撫使．兼判渭州．後以宣徽使判延州．此云嘉祐末．又云使帶簽書樞密院事知延州．皆非．王樂道論韓魏公用逵事在治平四年．此云熙寧初．亦非．

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為國子監說書．孫宣公為判監．始見因會學官各講一經．既退．謂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書路隨韋處厚傳使讀．文元了不喻．已乃見之曰．知所以示二傳乎．曰不知．宣公言．君講書有師法．他日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勉自愛．其後宣公辭講筵．請老．卽薦文元自代．時官猶未甚顯．未幾．仁宗卒為創崇政殿說書命之．崇政殿說書自文元始云．

　景祐元年．始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非專為賈文元創此官也．

晏元獻公喜推引士類．前世諸公為第一．在樞府時．范文正公始自常調薦為祕閣校勘．後為相．范公入拜參知政事．遂與同列．孔道輔微時亦嘗被薦．後元獻再為御史中丞．復入為樞府．道輔實代其任．富韓公其壻也．呂申公薦報聘虜．公時在樞府亦從而薦之．不以為嫌．蘇子容為殿議．以比胡廣與陳蕃並為三司．謝安引從子玄北伐云．

　校勘當作校理．

王武恭公自樞密使黜知隨州．孔道輔所論也．道輔死．或有告武恭．害公者死矣．武恭愀然出涕曰．可惜朝廷又喪一直臣．文潞公為唐質肅所擊．罷宰相．質肅亦坐貶嶺外．至和間．稍遷．復為轉運使．會潞公復入相．因言唐某疏臣事固多中．初貶已重．而久未得顯擢．願得復召還．仁宗猶不欲．止命遷官．除河東轉運使．

　其說見第七卷．

夏文莊韓魏公皆自樞密副使出．再召為三司使．

　其說見第八卷．

漢舉賢良．自董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為高第．武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人．公孫弘為第一．當時未有黜落法．對策者皆被選．但有高下爾．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大和間裴休等二十三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蓋自後周加試策論三道於禮部．每道以三千

字為率．本朝加試六論．或試於祕閣．合格而後御試．故得人頗難．然所選既精．士之進者無幾矣．

　賢良策見於漢書者．惟董仲舒三道．餘皆一道．此云自仲舒以來皆對策三道．不知何所據耶．百人皆當云百餘人．又仲舒及嚴助傳亦皆云百餘人．文帝十五年策晁錯等．非二年也．

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之大紀．為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曆學．元豐中使虜．適會冬至．虜曆先一日．趣使者入賀．虜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精．其實虜曆為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為泛論曆學．援據詳博．虜人莫能測．無不聳聽．卽徐曰．此亦無足深較．但積刻差一刻爾．以夜半子論之．多一刻卽為今日．少一刻卽為明日．此蓋失之多爾．虜不能遽折．遂從歸奏．神宗大喜．卽問二曆竟孰是．因以實告．太史皆坐罰．至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製作之精．皆出前古．其學略授冬官正袁惟幾．而創為規模者．吏部史張士廉．士廉有巧思．子容時為侍郎．以意語之．士廉輒能為．故特為精密．虜陷京師．毀各臺．取渾儀去．今其法蘇氏子孫亦不傳云．

　冬至虜曆先一日．其說見第三卷．吏部令史韓公廉．子容在元祐末嘗為吏部侍郎．

慶曆二年．富鄭公知諫院．呂申公章郇公當國．時西事方興．鄭公力論宰相當通知樞密院事．二公遂皆加判樞密院．已而以判為太重．改兼樞密使．五年．二公罷．賈文元陳恭公繼相．遂罷兼使．

　其說見第八卷．

太宗時．陳文忠公廷試第一．曾會第二．皆除光祿寺丞直史館．會纍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前無此比也．治平初．彭器資諒闇榜亦為進士第一．乃遵三任職官．十年而後始改太子中允．蓋器資未嘗求於當路．代還多自赴吏部銓．然卒以是知名．仕宦淹速．信不足較也．

　彭改大理寺丞．此云太子中允．非也．

元厚之少以文字自許．屢以贄歐陽文忠．卒不見錄．故在嘉祐初治平間．雖為從官．但多歷監司帥守．熙寧初．荊公當國．獨知之．始薦以為知制誥．神宗猶未以為然．會廣西儂智高後．復傳溪洞有警．選可以經略者．乃自南京遷知廣州．既至．邊事乃罷．傳其謝上表云．橫水明光之甲．得自盧傳．雲中赤白之囊．唱為危事．蓋用澤潞李文饒及邴吉傳中事．神宗覽之．大稱善．後遂自荊南召為翰林學士．

　元厚之嘉祐七年始除待制．非嘉祐初也．自河北都轉運使知廣州．非自南京遷也．

元祐初．魏王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子絕朞不妨燕．蘇子瞻為翰林學士．當撰致語．上疏援荀盈未葬．平公飲酒樂．譆宰屠蒯以為非．周穆后既葬除喪．景王以賓燕．叔向譏之．以為若絕朞可以燕樂．則平公景王何以見非．余謂天子絕朞．謂不為服也．不為服則不廢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為情有所不忍則特輟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更論絕朞．為言知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叔父豈不重於宰相之母．惜乎子瞻不知出此也．

　仁宗以宰臣張知白之喪．特罷社燕．比例尤的．子瞻所奏．正引仁宗以宰相富弼母在殯．為罷春燕事．且云魏王之親．比宰弼之母．輕重亦有間矣．此乃云子瞻不知出此．何邪．

治平間。歐陽永叔罷參知政事。知亳州。除觀文殿學士。相繼趙叔平罷。知徐州。亦除。其後非執政而除者。
王韶以邊功。王樂道以宮僚。皆特恩也。
歐陽永叔罷政在治平四年。前此如丁度、韓琦、高若訥、富弼、孫沔、田況、張觀、程戡、孫抃、胡宿。皆以前執
政或初罷政除觀文殿學士。此止舉歐趙二人。何邪。
故事。館職皆試詩賦各一篇。熙寧元年召試王介、安燾、陳侗、蒲宗孟、朱初平。始命改試策論各一道。於是
始試敕天之命惟時幾論。問古用民歲不過三日策。
熙寧元年當作熙寧二年。治平四年三月。以御史與申有辭。下兩制詳定。乃罷館職罷試詩賦。而試論
一首。策一道。
神宗既不相潞公。而相陳暘叔。乃詔暘叔班潞公下。潞公辭曰。國朝未有樞密使居宰相上者。惟曾利用
嘗先王曾。張知白臣忝文臣。不敢亂官制。力辭久之。不聽。乃班暘叔上。已而閤門言。舊制宰相壓親王。親
王壓使相。今彥博先升之。則遇大朝會。親王並入。亦當帶壓親王。潞公復辭。始許班暘叔下。
按實錄。潞公一辭而止。既而閤門奏親王位在文彥博上。今陳升之位彥博下。則當此無親王在宰相
上者。潞公於是再辭。從之。
故事。三院御史論事。皆先申中書。得劄子而後始登對。諫官則不然。熙寧初。始詔依諫官例。聽直牒閤門

請對。
御史乞上殿皆先奏。
熙寧三年制科。過閣孔文仲第一。呂陶亦在選中。既殿試。文仲陳時病。語最切直。呂陶稍直。朱敏求、蒲宗
孟初考。文仲書第三等。王禹玉、陳睦覆考。書第四等。王荊公見之。心不樂。中批出。黜文仲。令遂發赴本任。
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差遣。自是遂罷科。
文仲策初覆考皆在第三。熙寧六年八月。應制科陳彥古試六論。準試不考。七年四月。罷詔舉科。
故事。南省奏名第一。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越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春卿、歐陽文
忠皆由是得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等輩屢趣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已
服其靜退。自是廷試。嘗自陳者多慕效之。近歲科舉嘗升等人。其目不一。有司皆預編次。唱名即舉行。其
風遂絕。
第十九人當作第七十九人。
張文節公初爲龍圖閣待制。求判國子監。眞宗問王魏公。國子清閑無職事。知白豈不長於治劇。欲自便
邪。魏公對。知白博學通曉民政。但其所守素清。而廉於進取。故爾。上曰。若此。正好爲中執法。乃命以右諫
議大夫除御史中丞。上用人如此。盡德天爵閫所以名臣多也。
文節以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出知青州。還朝。知頒國子監。此云初爲龍圖閣待制。求
判國子監。非也。

司馬溫公與呂申公素相友善。在朝有所爲。率多以取則。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申公亦自外同
召。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爲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
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因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遜而臣無愧恥也。朝廷察其誠。因亦除
天章閣待制。
溫公與申公相友善。云在朝有所爲。率多以取則。非也。溫公辭修注云。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陳懇。
章七八上。然後朝廷許之。臣乃追自悔恨。嚮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堅故也。使臣之才得及安石
一二。則聞命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循省。一無可取。乃與之同被選擢。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
爲士大夫所羞哉。辭知制誥云。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公著辭讓不至。朝廷已除公
著天章閣待制。臣始自悔恨云云。辭修注則引荊公。辭知制誥則引申公。各一時之事。非有所取則也。
申公自天章侍講召試。云自外召。非也。

石林燕語辨卷之十

蘇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之未決。御史楊畏論蘇故稽詔令。蘇即上馬乞退。請致仕。呂微仲語
蘇。可見上辨之。何遽去。蘇曰。宰相一有人言。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宣仁力留之。不從。乃罷。以爲
集禧觀使。自熙寧以來。宰相未有去位而留京師者。蓋異恩也。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凡嘗爲宰執者。無不
坐貶。惟子容一人獨免。
元祐宰相韓縝。執政李清臣、許將。紹聖以前皆無他。李許仍再執政。此云紹聖初治元祐黨人。嘗爲宰
執者無不坐貶。惟子容獨免。非也。
王冀公罷參知政事。眞宗眷意猶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命之。時寇萊公欲抑之。乃定班翰林學士之下。
冀公訴以爲無罪而反降。故復命爲大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是非嘗任宰執者不除。元豐間。韓持國
陳薦非執政而除。蓋宮僚之異恩也。
班樞密副使下。其說見第五卷。王韶、孫永皆非執政。除資政學士。富鄭公、司馬溫公嘗除樞副。不受。
除資政。
眞宗幸澶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
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悉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

復僕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丁晉公知鄆州。兼鄆齊濮淄州處置撫使。非安撫使也。

王繼忠眞宗藩邸舊臣。後爲高陽關部署。咸平中。與契丹戰。沒。契丹得之不殺。喜其辨慧。稍見親用。朝廷不知其尚存也。及景德人寇。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是時於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眞宗亦錄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後改姓耶律。封王。卒於契丹。而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今京師號陷蕃王太尉家。

王繼忠爲定州路副部署。咸平六年戰沒。此云爲高陽關部署。非也。

陳密學襄。鄭祭酒穆。與陳烈、周希孟皆福州人。以鄉行稱。閩人謂之四先生。烈尤爲蔡君謨所知。嘗與歐陽文忠公共薦於朝。由是益知名。然烈行怪多僞。蔡君謨母死。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後爲妻訟其不睦。事爲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爲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既嘗爲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

溫公嘗薦烈爲學官。福建提刑奏烈無行。乞追奪恩命。溫公乞委官體量。或覆勘。此所云云。溫公章疏中嘗無之。

呂丞相徽仲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回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儼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得坤爻六二之動。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爲恨。言固不可不愼也。

直方大美之至矣。何必他疑而至終身爲恨乎。果毅當作果藝。

杜祁公罷相。居南京。無宅。假驛舍居之數年。訖公薨。不遷。亦不營生事。止食其俸而已。然閭里吉凶慶弔與親識之道。南京者相與燕勞問遺之禮。未嘗廢。公薨。夫人相里氏以絕俸不能自給。始盡出其篋中所有易房錢二千。公本遺腹子。其母後改適河陽人。公爲前母子不容。因逃河陽。因其母傭書於濟源富人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云。

韓魏公寄杜詩云。歸卜睢陽旋營第。棟宇僅足充妻孥。又祭文。公旋營廨居。處于宋京。又宋景文與杜書云。菟裘之產。甫營疎受之金。屢空。又歐陽公作杜墓誌云。寓南京驛舍久之。蓋雖嘗假館。後亦自營第。而云訖公薨不遷。非也。

章郇公高祖母練氏。其夫均爲王審知偏將。領兵守西巖。一日盜至。不能敵。遣二親校請兵於審知。後期不至。將斬之。練氏爲請不得。卽密取奩中金遺二校。縱使逃去。二校奔南唐。會王氏閩亂。李景卽遣兵攻福州。時均已卒矣。二校聞練氏在。亟遣人賫金帛招之。使出曰。吾翌日且屠此城。若不出。卽併及矣。練氏返金帛不納。曰。爲我謝將軍。誠不忘前日之意。幸退兵。使吾城降。吾與此城人可俱全。不然。願與偕屠。不忍獨生也。再三請不已。二將感其言。遂許城降。均十五子。五爲練氏出。郇公與中公皆其後也。

其夫均當云名仔均。

晁文元公大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鍊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嘗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晝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澈。以爲學道靈感之驗。今人靜極類亦有聞此聲者。豈㡬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文元、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時年三十。

米芾誕譎好奇。在眞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據米芾所記王略帖八十二字。乃是以錢十五萬得之。而謝安帖六十五字。則得於翰長蔡公也。

曹瑋帥秦州。當趙德明叛。邊庭騷動。瑋嘗與客對弈。軍吏報有叛卒投德明者。瑋奕如常。至於再三。徐顧吏曰。此吾遣使行。後勿復言。德明聞。殺投者。卒遂不復叛。

瑋知渭州。非秦州也。李繼遷叛。非趙德明也。

寓簡

附錄

沈作喆纂

寓簡序

莊周氏疾夫世士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也．則託意於荒唐謬悠之說以訴世滑稽．而其文瓌瑋連犿．諔詭可觀．蓋實無心於言也．寓焉而已爾．予屏居山中．無與晤語．有所記憶．輒寓諸簡牘．紛綸叢脞．雜該諧俚語．無所不有．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之．則欣然如見平生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曰寓簡．聊以自娛．庶幾漆園之無心．抑有如惠子者．或知其爲無用之用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寓簡卷第一

宋　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詩之作也．其寓意深遠．後之人莫能知其意之所在也．因詩序而知之耳．然則序其有功於詩矣．予謂夫詩者．亦序之力也．蓋詩本以微言諫風．託興於山川草木．而勸諫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其旨甚幽．其詞甚婉．而其譏刺甚切．使善人君子聞之．固足以戒．使夫暴虐無道者聞之．不得執以爲罪也．是故言之而勿畏．今爲之序者．曉然使人之知其爲某事而作也．又知其切中於其所忌也．故後世以詩而得罪者相屬．是則序之過也．夫石林曰．詩序．蓋當時誦者得於師傳．

周公作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于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寧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怪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爲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得無戾乎．

禮記注云．兌命三篇在尚書．今亡．又云君陳、秦誓、甫刑、高宗之書．皆亡．蓋未見全書之出也．左氏所引．亦多如此．

尙書堯典宅西曰昧谷。古作度西曰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鄭氏嘗見之。

商曰祀。周曰年。而箕子陳洪範。史載其言。乃稱惟十有三祀。蓋以見箕子不爲臣於周之意。孔子不沒其實。以表爲臣之大義也。陶靖節所爲詩。自宋世但紀甲子。不書年號。亦此意也。

君人者。居極否之世。能約己以厚下。則否傾而爲益矣。居交泰之時。或剝下以封上。則泰過而爲損矣。在易之否䷋坤下乾上取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泰䷊乾下坤上取下一爻而益其上。非損乎。雖益也。䷩震下巽上損下而益上。斯爲否矣。雖損也。䷨兌下艮上損上而益下。斯爲泰矣。蓋天下治忽之理不遠。戒在損益而已矣。

誠者。天地之心也。人生而皆有之。惑於事物。陷於迷塗。是以蔽而不自見。能復其自然之性。則昭然著矣。故易之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而次之以无妄。誠之至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陳象曰。此脫文也。當云大衍之數五十有五。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虛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虛之位。然後揲蓍而布六爻焉。如京房馬季長鄭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爲脫文。而妄爲之說。謂所賴者五十。殊無證據。又曰。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此語尤誕。且繫辭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豈不顯然哉。又乾坤之策。自始至終。無非五十五數。龜予頃見石林。欲以所見咨稟。遲疑不敢妄發。先生曰子姑言之。予曰。乘嘗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是也。其言用四十有九以爲六虛之位。則非也。數始於一。而終於五。天以藏德運化。妙其所以爲數之始終。而神其所以爲用之消長者。故虛一與五。退藏於密。祕而弗用。則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老氏所謂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當其無而有大衍之用也。此意恐是聖人千載不傳之奧旨。石林喜曰。如是如是。

文王重易六爻。八卦之爲六十四。自文王始也。而大傳言包犧氏以來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凡一十三卦之類何也。蓋聖人謂某爻像某物。某得某卦。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不然。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豈未有書契之前。已有夬卦耶。亦謂伏羲造書契得夬之義耳。且如八純卦之象。何嘗先立乾坤艮震巽兌坎離之名。而後始有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形哉。仲尼論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此三畫之象。八卦小成之體。未重之前也。至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則始有重爻之象。六位之體。既重之後也。

帝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也。高宗伐鬼方者。言人君之德尊而可宗。故能克陰慝也。此前人之說可取。

六籍脫簡闕文。先儒強爲之說。如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闕文也。而傳以爲甲戌之日死。己丑之日亡。眞可笑也。易比諸經。號爲全書。而衍文脫字。譌舛亦多矣。釋者往往因陋而臆說。如八卦之名。皆以一字。獨坎曰習坎。蓋習字上脫坎字也。坎習坎。猶曰井改邑不改井也。同人于野亨。上衍同人

曰三字。注疏謂特稱同人曰者。表惟乾之所能行。謬妄甚矣。坤之用六。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字嘗作代。音轉而然耳。蓋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艮爲指。嘗作止。亦以音同誤也。大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然則解之爻辭。嘗云公用弓矢射隼于高墉之上也。不然。何緣有弓矢者器四字哉。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作能研諸慮。衍二字也。如此類甚衆。至於說卦取象。尤多脫誤。不可不知也。

元、亨、利、貞。四者。天德也。惟乾能備是四德。以統天而行四時。故文言析而言之。若屯、隨、臨、无妄、革。五卦。亦云元亨利貞者。不得與乾比也。蓋屯以勿用有攸往。隨以无咎。臨以八月有凶。无妄以匪正有眚。革以悔亡。繼元亨利貞之下。以明其不得專是四德也。又屯之象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隨之象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臨之象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无妄象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革之象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以明各有所當。非乾四德之比也。乾止曰元亨利貞而已矣。

陳瑩中嘗以邵康節說易。講解象數。一皆屏絕。質之於劉器之。器之曰。易固經世之用。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何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糟粕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瑩器之意。予謂元城固爲學易者設耳。若至忘言之地。象數似無用也。況講解乎。

易之六爻。數用九六。先儒皆以謂九老陽也。六老陰也。君子欲抑陰而進陽。故陽用極數。而陰取其中焉耳。陰陽天道也。豈人之所能抑而退之。又豈人之所能強而進之哉。其說皆不通。蓋天地之正數。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止矣。此生數也。至於六。則各有所配。已非正數矣。作易者。用天地之生數。而不用成數。故孔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夫參天則一三五是矣。一與三與五。非九而何。兩地則二四是矣。二與四非六而何。此九六之義也。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石林爲予言如此。

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予謂知字下必有脫簡三數字。或脫一句。旣曰通乎晝夜之道。又曰而知者。不惟無義理。又非聖人立言之法。易雖全書。然簡編殘缺處。亦已多矣。先儒或能言其一二。

漢田何善易。言易者本田何。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杜田生。今之俚語謂白撰無所本者爲杜田。或曰杜園者。語轉而然也。豈當時亦譏何之易學師承無所自耶。

易者至神之數。吉凶之先兆。使人見機而作。避禍而自求福也。文王仲尼。蓋重易而繫之者也。其於易之數。知之遠矣。宜能遠禍而安其身者。然文王有拘羑之辱。仲尼有畏匡之厄何也。豈人之禍福吉凶。自有定數存於冥冥之中。雖聖與智不可得而逃耶。若曰我知其在我者無悔。而任其所謂在物者。則夫易之道。欲令人進退語默。得其時。無蹈患害。果何預哉。冥頑闒凶。目不辨六畫。而名位尤志富貴沒身者。又何哉。聖人已矣。後之志士仁人。玩占知幾。窮易之道而困厄顛躓者。多是也。又何哉。吾不知其說

也。

唐人顯象深於易。嘗言易更三聖。猶夫三辰同麗太極。自漢田丁京劉以來。百派奔湊。惟唐一行方見天機。神交造物。智斷人事。惻動也有梲。變通也無方。蠡之支流。委輸于我。其他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鑿精於揣摩。匱巧於穿鑿。猶揚氏之於纂籀辭而已。徐氏之於譏書容而已。劉禹錫書指龜策飢之象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傳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擬鉤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卦體。物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於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予觀顯生之言。蓋邃於易者。惜其無著述傳世。以盡見其所學。獨禹錫載其言於誌中。故表而出之。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於陰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太一行九宮之法。以九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八四六爲四隅。而五寔位乎中宮。經緯交絡。無不得十五者。而獨不見其所謂十者焉。蓋土寄王於四方。不獨主時。故不可以位命之也。易之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是也。黃帝曰。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水、火、木、金皆以成數。土獨以生數。而不言十者。土不獨居成數也。又曰五運之復。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又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皆不言十焉。嗚呼。可謂妙矣。易之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作易者其知之矣。九宮之數。蓋出於此。執謂黃帝之書爲出於戰國之僞。而獨爲醫家之用也哉。月令言四時之數。春曰八。夏曰七。秋曰九。冬曰六。皆舉成數。而中央獨曰其數五。揚雄爲太玄。亦以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蓋具生成之數。而五五爲土。言五五而不言十十。蓋不可名言也。其法本於自然。而發見於黃帝之書。與九宮之說。讀儒欺世。竊以爲自得之學。而學者不悟也。

易之爲書。雖不可爲典要。然聖人大概示人以陰陽柔剛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吉凶悔吝之義。彌窮萬物之變。要不失其正而已。若夫至數之要。神妙不測者。聖人蓋難言之也。後世之士。不務守經合道。而好論其幾化。渺茫不見涯涘。廣著圖象。遂徵億萬不可名言無所致詰之數。以爲自得之學。致使俗儒妄談。說爲艱深之說。不知其常而曰我知其變。不知其體而曰我知其用。既以自欺。又以欺世。爲害滋多。且如五行之在天地間。自開闢以來。其相生相克。以爲天地萬物四時之用。其功與天地日月並矣。邵堯夫非不知數。然其說以謂天地有水火土石而已。木生於土。金生於石。勿論也。夫五物者。經世之用。紀歲時。行氣運。其來久矣。不可闕一也。今加以本無之一。而去其本有之二。可乎。又石豈不生於土乎。如用邵說。則黃帝岐伯之書。與洪範九疇之大法。皆可廢也。又可乎。蓋自漢京房焦貢之學。流於駁雜。而揚雄又以四爲數。其弊久矣。要之守道篤志之士。不當務多岐以迷大道。尚奇說以叛正經。若眞積力久。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測知之神之地。固自得之於心。豈肯形之於說。況又非說之所能發明也。昔釋氏有法常者。得法於道一師。或問常何所得。常曰。吾師教我以卽心是佛。或曰一師

近日佛法又不同。乃云非心非佛。常曰。此老惑亂於人未止也。任汝非心非佛。我但卽心卽佛耳。道一聞而肯之。夫士之本無所得。又無所守。而隨世譏慾。有不愧於法常者乎。

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滅。故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爲火而中畫陰也。坎爲水而中畫陽也。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天地之至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此蓋聖人不言之妙。而揚雄言先知其幾於神。或問先知。曰不知。是眞不知也。子雲之自欺如此。

卦終於未濟。何也。天下之事無終窮也。而道亦無盡也。若以旣濟而終。則萬法斷滅。天人之道泯矣。黃帝書所謂神轉不回。回則不轉。浮屠所謂不住無爲。不斷有爲者是也。

易者。聖人所以究天人之際。樂性命之理。而忘其涉世之憂患也。

天下事有病弊。雖革。思慮未至。極力窮究。姦蠹隨生。其間忽有曉悟。得其要害。就以立法。不惟救弊於一時。而又可以通行於久遠。如賈生分封諸侯王子弟是也。事有徵而相類者。國朝三歲發解。進士率以秋季引試。初無定日。舉子姦計多占鄉近戶籍。至有三數處冒試者。冀於多試之中必有一得。以致爭訟紛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紹興中。或有建請。令天下諸州科場。並用八月一日鎖院。十五日引試。後期者勿問。不勞施爲。無所煩擾。而百年之弊。一朝盡去。更無巧僞可以破壞成法者。亦一奇也。故天下事不可與爭。爭而得。後必有變。靜聽而不爭。至於無所受過患之地。自然帖伏。

寓簡卷第二

冬日。至陽之進也。夏日。至陰之進也。故於文爲晉。晉者進也。二至之日也。今作晉。省文從便也。

萬物之成壞。無鉅細皆有數存焉。一塵之微。一瞬之頃。不差也。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辯者。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廋葬之歲月日辰。而識其墓地。殆無一字閒設。又毫釐不差也。唐劉遵古大和中節度東川。借人書千餘編。忽一旦。浩水大泛。書盡濡溼。方曝之。得易一册。題云。上元歲閱此。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大水飄溺。衡陽道士李德初云。遵古召賓客示之。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大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析大和二字也。然則萬物之不能逃於至數也久矣。雖天地日月山河。至於虛空冥冥。有不免焉。而不聞大道者。乃欲以智計力取分外之事。豈不愚哉。

物之成壞。皆寓乎數。知數者以數知之。知道者以道知之。物不能離乎數。數不能離於道。以數知之則通矣。以道知之則玄矣。聖人未嘗以是語人也。可以語人者。數而已矣。戰國時多知數者。如樗里子之徒是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面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

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賴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蓋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蓋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周之末。禮樂散亡。六國之君。獨魏文侯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蓋年一百八十餘歲矣。獻其樂書。孝文奇之。自言善鼓琴。悉能講引。故書如此。竇公亦異人也。或者竇公所獻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然則周官實周之遺書。非後世僞作。然自六國時已亡失不完矣。竇公所傳一章而已。今之存者。往往出於漢諸儒臆纂所作。非全書也。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覲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爲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顯於立夏之日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策。蓋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爲耶。

周官府史胥徒。府治藏。史治書。胥徒民給徭役者。此今之役法也。

中庸子思子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列子言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必喜。皆不中也。可謂知言。

宣王不籍千畝。子厚曰。籍千畝。禮之飾也。若曰吾猶耕云耳。不若時使節用。則不勸而勸矣。啓蟄得其耕。時雨得其種。苗之猥大得其耘。實之堅好得其穫。取之均以薄。則三推之遺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子沈子曰。先王之爲是禮也。蓋以身先天下。驅以歸諸本。不可廢也。如宗元之言。是聖王之典禮。舉爲無用也。亡之可也。男女居室足矣。何必昏禮也。加布其首足矣。何必冠禮也。仰天俯地而祭之足矣。何必南北郊也。飲食醉之足矣。何必禘祫蒸嘗也。如是則夷狄而已矣。左氏微戰于千畝。則誣矣。

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書以譏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譏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爲得春秋之遺旨。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雉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爲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爲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貫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者何。殺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借此。則京據太叔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

左氏國語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將卑。君之明兆於衰矣。柳子厚非之曰。耳之於聲。猶口之於味。苟悅新味。亦將卑乎。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人之嗜好惡與夫嗜欲之反常者。是固有卑亂死亡之理。夫何譏焉。又趙文子視日曰。朝不及夕。后子曰。趙孟將死矣。非死必有大咎。內傳亦云。人主偷必死。

子厚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耳。子沈子曰。子厚之言非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固有常業也。而墮偷弗務焉者。非其聲色嗜欲之浸淫。神明之耄昏。則其病蠱之潰攻。精爽之消亡也。其有不獲死乎。且起居動靜語言之間。雖一嚬一笑。災祥見焉。故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語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戌以禮卜。蓋精神之所寓。不可誣也。

作史者務矜於文。而違背道理者甚衆。如左氏載季孫行父之言曰。舜有大功二十。以爲天子。今行父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是行父欲積功以求舜之位也。而可以訓乎。司馬遷載張釋之爲廷尉。治渭橋犯蹕者。曰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是教人主果於殺戮。寧廢法以快一時之忿。而不使羣臣得以議論參決。據法以爭也。此皆爲文之過。如此類不可盡舉。讀書者宜詳之。

國朝六經之學。蓋自賈文元倡之。而劉原父兄弟經爲最高。王介甫之說。立於學官。舉天下之學者。惟己之從。而學者無所自發明。葉石林始復究其淵源。用心精確。而不爲異論也。其爲春秋之說。謂三傳猶獄詞。三禮猶律令。而春秋則一成而不可易者也。士師省其詞。審聽其曲直。而殺罰輕重歸之於法。吾無庸私焉。吾於春秋求爲咎陶而已。故其所著書名之曰春秋讞。則其義也。

爲春秋學者多異說。而獲麟之解尤甚。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此尤失契勘。按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是時子路未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子路死之。孔子爲之覆醢。安得預先兩年。孔子歎其死於獲麟之時乎。此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曰。惡人之徒在是矣。且石惡名惡耳。其行則未見其惡也。今公羊以其名惡而遂詆爲惡人可乎。梁武目其臣云何遜不遜。吳均不均。吾得朱异。則爲異矣。亦此類也。

孔子謂兵可去。以至於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雖死不可去也。孟子乃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必以暇日乃修之。是無暇之日亦不暇修也可乎。

語曰。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東坡解云。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古本必如此。

顏氏子不改其樂。世固莫能知之。予處窮困飢寒迫切。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則安之而已。雖欲改其樂。又奚以爲哉。將愁苦慨歎而憂之耶。憂無益於貧也。不若勿憂之爲愈也。顏氏子則既聞道矣。予非知道者。直無可奈何而已。

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是殆爲常人言之。若豪傑之士。不如此也。陋巷潛心。草廬高臥。氣未嘗屈也。豈以宮居爲哉。採薇首陽。茹芝商山。體未嘗病也。豈以食養爲哉。後世小人有身名俱泰之說者。當自愧子發之悟哉。

莊周謂死爲南面王樂。僭也。然是特爲善人而貧賤死者言耳。善人無愧於幽明。無累於神明。安乎性命。觀死生爲一致。一旦脫去形骸窮苦羈絆之憂。而超乎逍遙無人之境。其樂無疑也。若夫小人爲不善而富貴死者。一死之外。更有陰禍天誅鬼責。蠢然而稟至化。爲異物。備極慘毒。以償平生貪猥盜竊名位過分。欺君賣友。險愎害人。暴殄天物之罪。吾不知其何時而赦也。赦苦不暇。尚何樂之有哉。此理灼然無可疑者。莊子自爲己言之。或爲善人而貧賤死者言之。則可耳。莊子曰。其神經乎太山而無介。斯足以謂南面王樂矣。

莊子之辯。縱橫無窮。自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故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其詞瓌參差。而諔詭可觀。閎闊萬變。要不出於三言者。爲其連物離人。不爲世利所染。雖連犿而毋傷。故獨超然不涉乎人道之患。其滑稽自全。夫孰得而測之哉。觀葉公子高使齊一篇。蓋托仲尼而揣摩事情。則韓非說難之尤者。辨過非而不得非之禍。眞一世之奇材也哉。後之爲縱橫者。蓋祖述周而不聞大道也。是以死而已。

神巫季咸。知人之死生禍福壽夭若神。壷子示之以地文。而謂其將死。示之以天壤。而謂其更生。示之以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則茫然自失而走。西天梵僧得慧眼他心通。慧忠國師示之以西蜀天津橋。不思而對。其廓如響。至三問而莫知其所在。師曰。此野狐禪。他心通安在。二子其知道乎。惟古至人。精神之運。與天地同流。其總密與妙。變化不常。豈區區術數所能窺測哉。

莊子之學。貴清淨無競。然魏武侯欲偃兵。莊子乃曰。偃兵者。造兵之本也。佛氏之學。貴智慧慈愛。然陸亘爲宣城守。欲以智慧治民。南泉師乃曰。斯民塗炭矣。孰謂佛老之教。專尙虛無而遠於治道哉。

列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蓋國田深悟性空眞風之理。諸器世間皆爲風力所轉。我反乘之。周流亡礙。孰知風之爲我。我之爲空耶。至漆園吏尤善言風。其言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其言風之變略備矣。自昔未之有也。二子皆不爲風力所轉者。觀風之動而入於神。二子可謂妙矣。然未若瞿曇氏之奧也。佛之言曰。風性無體。動靜不常。汝審整衣入於衆中。則有微風拂於人面。此風爲復出於衣中。或從虛空生。彼人面。若出衣中。汝乃披風。其衣飛搖。應離汝體。我今垂衣。風何所至。不應衣中有藏風地。若生虛空。汝衣不動。何因無拂。空性常住。風應常生。若無風時。虛空當滅。滅風可見。滅空何狀。若有生滅。不名虛空。汝常諦觀。虛空寂然。不參流動。風自誰方。鼓動來此。風空性隔。非和非合。汝曾不知。如來藏中。性風眞空。性空眞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又云。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我常觀界安立。觀世動時。觀身動止。觀心動念。諸動無二。此擧動性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世界內。如一器中貯百蚊

蚋。啾啾亂鳴於分寸中。鼓發狂鬧。我今調審風力無依。合十方佛。傳一妙心。嗚呼。天下之至理。唯聖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辯才者。亦能言之。然相去遠矣。列禦寇莊周之視瞿曇也。夸雄曼衍。則可觀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宋玉之賦。則爲文章諷喻而已。

列禦寇壷丘子九方歅皆善相。而莊周氏傳其術。周之言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又曰。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此數語者。相法盡矣。

堯之命舜。舜之命九官。皆稱其已試之實效。其初命者。則調試之。近世之所謂誥告者。自宰相至于從官、御史、郎曹、館閣、外任使者。咸夸美過實。若諛佞之爲者。一旦逐去。詬罵又多溢惡。非王言也。

延州來季子、陶朱公、魯仲連、安期生、浮丘伯、商山四老人、張子房、梅福。皆以功名儒學。身富貴而得仙者。非山澤臞儒之比也。范蠡隱於五湖。屢更其號。最後稱海濱漁父。爲孔安國之師。安國服鉛丹。壽三百歲云。

寓簡卷第三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爲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卽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爲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盾襄爲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粟都尉。以爲軍官耳。治粟蓋誤也。（其詳見己斋。）

永叔集古錄有漢繁陽令楊君碑云。君叔父太尉秉薨。委榮輕舉。吏民守闕上書。運米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永叔云。出米乞令。前史所無。予謂兒寬爲左內史。以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者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亦運米乞留令之比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爲雅聲。雖老不廢忘。然則竇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蓋聲形兩忘矣。

漢霍光廢昌邑立公孫。唐臨淄王誅韋氏平內難。既成謀。而楊敞、鍾紹京畏怯中悔。幾敗大事。賴敞夫人司馬氏、紹京夫人許氏。敦勸誨諭以固其意。然後大謀堅定。可謂烈婦勝大丈夫矣。本朝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極嚴峻。民無貧富俱被害。時有海州懷仁縣楊六秀才之妻劉氏。寡居以廉

郡自守。二子皆幼。其家積錢數十屋。殆不可以百鉅萬計。一日劉氏謂其家老與二子曰。吾聞君子之貴於多財。謂其積而能散也。謂其能賙卹貧困也。謂其能助國家濟大事也。今國家用兵。日費千金。而供軍不辦。賦斂及下戶。無所從出。期會迫促。刑法甚慘。吾家居此數世。名錢無紀極。堆置屋中。坐視鄉黨鄉里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漫不省。於我安乎。富者怨之府。專利者禍之所歸也。爲義之勇。在今日矣。遂相與謀請於縣官。願以私錢一百萬緡獻納。以免下戶之輸。蓋空其積錢之屋十餘間。而後能充其數。一郡數縣之官吏得逭於簡書。而其編戶民得免於流亡遠死者。劉氏之德也。其知識之高。賢於王濬沖郗方回遠矣。故予爲著其事於司馬氏許氏二夫人之後云。二夫人之事。予於己意既言之矣。

楊修牋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作一書。悔其少作。予按楊震。弘農華陰人。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爲漢三公。彪實生修。而揚子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蓋子雲鄉里姓氏。爲蜀之揚。非華陰之楊也。修乃謂其家子雲。何哉。高祖曰。豐者劉也。殆類是夫。雄之揚從扌。修之楊從木。

魏文帝著典論。謂世稱火鼠毛爲布。垢則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至明帝世。外國乃有奉此布來貢獻者。遂急刊前論。人皆笑之。然此事前古已嘗有之。列禦寇書云。周穆王征西戎。戎獻錕鋙劍。火浣之布。垢則投之火。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誣理也哉。曹丕獨不知此乎。天地之間。萬物之詭怪非常。變化亡窮。何所不有。而欲以區區一己之見斷其有無者。狹陋甚矣。爾雅十龜。其一曰火龜。郭璞云。猶火鼠也。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也。信哉。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榱桷。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簿楊修曰。門中活。闊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卽少損焉。唐相賈耽鎭滑臺。鑿八角井以鎭黃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耳。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爲隱語。而楊賈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斲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晉明帝問謝鯤。君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周顗。君何如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顧劭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嵇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眞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眞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宏闊通長。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

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爲語言。以相名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

晉人雅尙玄遠。宜於世情滯薄。今觀其書尺。感歎暌離。極於淒悵。沈思纏綿。不能自已。至有自新婦母子去寂寞難言之語。所謂玄遠淡泊者。得無妄乎。大率晉人以心跡不相關爲自解免。此最是其膏肓也。

謝東山雅意在江海。王會稽願遊蜀都登汶嶺峨眉。二人終以不遂其志爲沒身之恨。此皆無競之地。非爭奪者之所垂涎也。而猶不果。況功名之會。衆所奔輳。指目怨忌而相窺陷者。禍胎危機也。而好進之士。血指汗顏。欲以奇謀襲取之。是果有得以償其願乎。駭機忽發。吾爲之懼矣。

庾亮夏月料事。王導謂正暑可小簡之。亮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爲允。陋哉斯言也。茂弘經營開國。正以簡靜寬大得人心耳。漢曹相國之遺法也。而亮區區以簿書期會望之。謬矣。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元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爲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爲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石崇殺巨商。取其財。晚以縣怨誅死。猶未足以償其罪。固無可言者。然崇方盛時。閨闈有金谷之勝。姬侍有綠珠之貞。賓客有安仁之美。而又自能爲文章。如思歸引。深得楚人意韻。天之所賦。有奇偏而不均者。崇又何幸耶。適足以殺其身而已。

桓溫入洛。周覽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紫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尙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來。尙之失色。桓溫狼褻。僧達涼德。至以畜獸比人。所謂亡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邪。

石季倫金谷詩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予讀而悲之曰。使崇而果知是理也。豈復有白首同歸之禍哉。

樂廣善淸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爲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辯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彥輔之意。爲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譏謗。可謂不善用所長。

宋王晏。既導齊明帝得位。權勢熏灼。而從弟思遠。獨勸令引決。保全門戶。晏笑曰。方食粥。未暇此事。退又歎曰。天下人有勸人死者耶。已而及禍。嗚呼。思遠可謂達識先見之士矣。唐白樂天稱皇甫鏞云。公之仲居相位。操利權。附麗者衆。公獨超然。貴介之勢不能及。及仲得罪。從而縲坐者亦衆。公獨皦然。骨肉之親不能累。所謂公之仲者。蓋鎛也。當鎛在憲宗朝用事時。鏞自請以散官。自東宮庶子至少保分務洛京者。二十有五年。嗚呼。若鏞者。亦可謂有遠見者。二子免於晏鎛之禍。宜哉。

諸葛長民云。貪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沈慶之亦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長民貪侈於危疑之中。不知防患。身死人手。慶之功名忠節。爲一代宗臣。八十之年。而卒爲狂童所戮。富者怨之府。貴者禍之門也。貧賤自足樂。何爲不可居。若富貴儻來不得而拒。亦必有道以處之。何必至於危機難守之地哉。

齊高帝置酒設尊。賭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沈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前人以此末下鹽豉。皆地名無疑也。

齊梁間山陰隱者孔祐。至行通神。嘗於四明山谷中見積錢數百斛。視之如瓦石。樵人競取入手。即成沙礫。觀此事可以知命分之所當得者。不求而自至。其所不當得。一毫不可取也。不貪夜識金銀氣者。祐之謂耶。人言造物者好戲人。非也。蓋以警世也。

魏太武太平眞君四年。詔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享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此亦光武保全功臣之意也。惜乎夷狄性忍。勳舊之不得自全者衆。此其所以不終歟。

梁徐勉表上所修五禮云。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典。事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爲文鄙拙乃至此。甚可笑也。予觀本朝自建隆以來。凡有刪修敕書進表。具載新書之前。皆典麗凝重。而宣政間文采尤勝。至於郊祀禮儀。稱慶功德。制詔赦宥之文。事關國體者。尤爲可觀。蓋文明之世也。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每饌鮮研膾。孝仁以鞮告發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侈欲故耶。

唐文皇帝未建義時。嘗飲酒醉臥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既覺。謂文靜曰。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溼也。明皇帝微時。嘗臥洛陽令崔日知宅。日知見有大蛇在藤花架上食花幾盡。既覺。謂日知曰。夢中飢甚。食藤花甚美。本朝太祖皇帝微時。遊洛中入長壽寺。枕佛殿石礎以睡。寺僧見有赤蛇。文采甚異。隨息出入帝鼻中。心異之。帝既覺。僧問帝所往。因獻錢帛騎乘等。上方貧。得以爲資。往見柴太尉於澶州。即周世宗也。自此立功業。以至受天命焉。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神龍蒼人主之象也。

史氏書事之法。爲其事關大體則書之。至於宰相讓明璽書。尤當記其大者遠者。若馬周擊鼓。特一村縣尉之職爾。何足書。

魏鄭公爲相。有二典事注官。公偃息窗下。典事不知。竊語窗外。甲曰。官職總由此公耳。乙曰。由天耳。鄭公微聞之。戲召甲。令持密封小紙與侍郎。俾即注官。甲初不知所以。出門。心痛不能行。反託乙持往。乙就便引注。既還。甲心痛自愈。而鄭公甚駭焉。裴光庭典選。合薦銓吏一人出官。令吏魏思明以次當得。而略不自言。問其故。曰。某明年方當得官。故不言也。請書其事。封泥省壁。至則驗之。久之。上幸溫泉。見白鹿昇天。即改會昌爲昭應縣。光庭特注思明昭應尉。意其不預知有此新邑。欲以破其言也。發壁視書

無差焉。夫一典事一尉至微也。而有定命存焉。不可以人力致也。況其至富極貴名器之重。而可以妄取乎。

寓簡卷第四

韓退之讀鶡冠子。稱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考。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爾旨刳劌而切覈。使其得志而爲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爲禍亦恐未讓也。而愈謂使獲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抑韓子好奇之過也。龐煖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煖爲燕將。師古音許遠切。

韓退之言萬物不得其平則鳴。若蚯蚓者。其材質亦可以自知矣。食后土而飲黃泉。於其分已過。更有何事不平。而如此終夜長鳴不肯休耶。抑自樂其過分耶。

韓退之謂高閑上人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其爲心泊乎無所起。其於世澹乎無所嗜。予謂果能爾。則是顏氏子也。而何關於佛乎。

退之力去陳言。如子孫之祥等語。倘或有之。

三川皆震。子厚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止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與我設。子沈子曰。子厚之學。謂天人爲不相知。茫乎昧乎。治亂善惡無所主。災祥爲不足畏也。是使有國者逆天而慢神。爲惡而弗知懼也。日月星辰之行悖於上。山川崩竭於下。陰厲之氣謬戾於其間。而曰吾弗預知也。彼形而然耳。彼氣而然耳。治亂非所感也。是厭夫君者

也。

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子厚曰。凡言盛德之及後嗣者。皆勿取。子沈子曰。若是則爲善者何以勸矣。夫爲善者之不幸而不昌其身也。則子孫繼有望焉。世之知是理之不誣也。故中人之可與爲善者。競於爲善矣。夫孰不願其子與孫之盛大耶。不然。則盛德百世祀與積善餘慶者。非耶。

柳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云。去年蒙恩追召。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與臣有舊。見臣暑月在道。相留就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予按于頔在鎮跋扈日久。元和三年。聞憲宗英武。懼而入朝。九月拜司空。至八年二月。頔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頔之去襄陽久矣。豈得留子厚假職名哉。且謝上表不應言及此。文理不倫。定知其僞也。又有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予按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柳州。而禹錫至文宗朝大和九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死十七年矣。安得尚爲夢得作表。其文卑弱。作僞顯然。而編摩者疎謬。不能刪去。讀其書者。亦不復發擿。可歎也。賓客集中自有同州刺史謝表甚善。子厚集中又有上大理崔卿啓尋。亦麤俗凡陋。非子厚文。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不敢信也。及還觀古法書。或眞蹟。或石刻。眞蹟寡矣。年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但追想其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動意。然典刑具在。遺法賴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筆法淵源。自其曾高至于昆仍雲來。信乎其體變隨時有漸。雖古今特異。然流派不相雜也。又以知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也哉。

李太白云。予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者十餘年。夫人之教其子。必先之以詩禮。所以防閑其邪。必使之可以言可以立。勤遵於法訓。乃可責以成人之事耳。白方幼稺。而其父首誨以靡麗放曠之詞。然則白之狂逸不羈。蓋亦過庭之所致也。

郭元振十六歲入大學。一日家送錢四十萬。出見衣衰服泣且行者。問之。親未葬也。盡以車中錢與之。裴寬罷郡守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榜之。乃張徐州也。元振、寬。固是一時英傑。其氣量偉特。視數十萬金帛。捐以與人。直微物耳。貴在所與得其人耳。建封居然受之。若所素有。略無愧謝之色。尤爲雄偉。其器度可想見也。恨不知元振所與者爲何似人。亦必不凡。惜名氏不傳耳。

因觀劉中山集。見有任同州刺史日謝表云。伏奉制書。以當州連年歉旱。特放開成元年夏青苗錢。并賜粟麥六萬石。仰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又表云。敕牒度支奏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等數內。同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按夢得以大和九年至同州。明年改元開成。此表皆開成初也。唐至開成已爲季世。然朝廷州縣猶有憂民之心。其所施惠寬貸

以予民者。一同州至緡錢粟斗以數萬計。合諸道亡慮數十百萬。猶賢於後世當民力困敝室無蓋藏之時。剝膚次骨。盡其膏血而曾不之恤者。有間矣。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是傅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簴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詔曰。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鉤太微。星緯咸若。昆崙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於此耳。世間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遠爲佳耳。

唐盧氏雜說。論當時詔敕褒貶之言。王公卿士。始褒則謂其圭璋特達。善無可加。貶責則目以斗筲下材。罪不容責。同爲一士之行。共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何以取信天下。此語甚當。近世居綸綍之任者。則又甚焉。廢格公議。觀望時情。迎合上心。取快私意。朝伯夷而夕盜跖。甚可笑也。揚庭敷號。訓飭百官。既無華國之文。又失代言之體。漢人所謂一尊之身。三朞之間。乍賢乍佞。視今豈不信然哉。

孟子曰。得志澤加於民。夫仕宦惟澤加於民。乃爲得志耳。故富貴得志爲難。位卿相。祿萬鍾。而志不得行焉。則亦何樂乎富且貴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欲得吾志。無所往而不遂者。惟隱居爲可耳。

劉向得枕中鴻寶祕書。意必得仙者。天祿閣所見黃衣老人。吹青藜。論洪範。蓋太乙之精也。仙傳所記。劉政服未央丸仙去。其必信矣。子政博極羣書。其事君忠實懇惻。恬於勢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倘有得仙之資矣。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嚴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爲之歎息也。

揚子雲作符命。顯是虧喪大節。夫復何言。而後之儒者。巧爲曲說。欲以拔拭解免其惡。是教人臣爲不忠也。時人爲之說曰。爰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蓋取其語而反之。言寂寞顧投閣。清淨顧爲符命耶。譏其反道敗德。身爲亂階。而盜寂淨之虛名耳。

八月既望。江濤洶湧。屹如雪山。傾動地軸。唯餘杭郡當其衝。實天下壯觀也。枚乘七發。言江水逆流。海水上潮。所駘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汩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卹然足駭。波涌雲亂。如三軍之騰裝。駕駿龍。從太白。踏壁衝津。橫奔似雷行。彌節伍子之山。聲如雷鼓。其狀似矣。此眞浙江之濤也。然乘乃以謂觀乎廣陵之曲江。何哉。廣陵之曲江。則今之揚子江是也。揚子乃暗潮。無潮頭也。不然。廣陵安得伍子之山哉。

自昔文章之言水者。如七發、上林、子虛等。皆談奇雄武。神變非常。其狀甚偉。獨未有言火者。韓退之乃作陸渾山詩。極於詭怪。讀之便如行火所燬。鬱攸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灰。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造化之

理,未可與語性空,眞火之妙也.

楚詞惜誓一章,超逸絕塵,氣象曠遠,眞賈生所作無疑.招隱士一章,奇險獨出,恨不知小山爲誰氏,深惜之.漢武愛離騷,而淮南作傳,抑亦小山之文也.嚴忌哀時命,乃在屈宋師弟子之間,自餘如脫故著新,勿復論.

柳子厚作楚詞,卓詭譎怪,韓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閎雄毅,子厚又不及.

柳子厚設漁者對智伯,其淵源自出,蓋本列子蒲且子之說釣也.

章聖東封,衛兵在行者,每遇雨,當給賜緡錢,爲緡錢十餘萬.上恐寡備,以問近臣,莫知所對.三司使丁謂進曰,此易爾.扈從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難於負致,宜令殿帥曹璨於行營置便領一司,喩與諸軍,每遇支賜,路中無用,各與頭子,令於住營去處家人如數請領,在縣官亡輦運之費,在軍士無將負之勞,又其家得以濟用,甚安人心.上喜,敕曹璨間諸軍,皆欣然曰,聖恩慮及此甚幸.謂雖姦貪,然智計之敏可稱也.

仁宗初卽位,章獻明肅皇后垂簾.一夕大內火,宮門晨未啓.輔臣請對,上與太后御拱宸門樓,百官拜樓下.申公獨立不肯拜,曰,昔者禁掖不戒于火,中外震動,願一見上.乃敢拜.詔爲舉簾見之.廷中聳然稱歎,皆曰,此眞宰相器也.

神宗朝,王文恪公陶爲御史中丞,論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至詆爲跋扈.韓公力請去位,王公亦出爲郡.或謂王公之語太過,予以爲尊君重朝廷,固當防微杜漸如此.使爲宰相者人人皆忠賢如魏公,雖不押常朝班,未爲過也.不幸而有懷姦藏禍之臣,廢法而逼上,則將有御史押彈之所不能正者矣.抑春秋之義,責備於賢者.如魏公名德之重,蓋可以責備矣.王公待之不輕也.予從其家得其申中書狀,尚可以想見其風采,今爲載之.狀云,朝廷之儀,本乎極辨.御史之職,主乃繩愆.況文德者,天子之正衙,宰臣者,庶寮之表帥.間緣多故,遂闕立班.近者臺司檢坐敕文,兩有申請,伏蒙相公意似開允,欲赴輒停.今又數朝,依舊空報.當久廢之時,則止是因循而有失.暨申明之後,則遂成固意以不恭.有司義在守官,君子愛人以德.朝廷新立,詎可忽諸.矧相公晏退私門,禮接賓客,將迎謙屈,未始憚勞,豈可趨奉朝儀,反有難易.尊君接下,輕重不侔.謹三請以盡誠,幸再思而服義.人言可畏,風憲難私.伏望自明日常朝,每日依敕文輪赴文德殿立班,所貴大臣有護法之名,憲府無曠官之罪.

熙寧新法行,所遣使者,皆新進,專謀功利,見事風生,州縣殆不可爲矣.邵堯夫居洛中,其故舊門人,仕於四方者,皆欲投劾去,以書求教於堯夫.堯夫曰,今日正是仁人君子所當盡心之時.新法固嚴,君於嚴密之中,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徒去何益.晁美叔爲常平使者,東坡報書亦云,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然仁人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少.向聞吾兄議此,多與時輩不合,今親其事,必有可觀者矣.嗚呼,二君子之言,皆有委曲救時弊卹斯民之心,不以去其位爲高,不以親其事爲嫌,其言若出一人也.當此時朝廷力行新政,威福在已,天下士從風

而靡,其不橈節叛而歸之者幾希矣.美叔議論不合,固賢士,其餘不忍行法害民,投劾欲去,亦豈不可嘉也哉.然所以可嘉,止於不爲新法而已,於天下未有所補也.

本朝紹聖初,黨禍起,名臣正士,一時竄逐殆盡.章子厚用林希子中爲中書舍人,行諸公責詞,極力詆毀,出於一手,殆若專門名家者.子中在元祐不得用,中外久次爲庶官,有棲遲之歎.子厚爲相,使人謂曰,欲相用爲三字,能無異議者,二府可得也.子中欣然從之.故謫官制告,皆西漢文章,蓋得意語也.自呂汲公而下,著爲一集,又敕榜朝堂,及制科策御題附載,今存,噫嚱,不可泯矣.

寓簡卷第五

國都莫如長安.自石晉西失靈武,北失幽燕,則秦地被邊.故國朝因五季都汴.滎澤衆水黃河所匯,流以入汴.汴地形最卑,本非國都.是以范文正公建議修洛陽,朝廷重遷,不能從也.

古來黃河由滑入鄆,以都汴故,欲大名等處在河之內,故穿新河.河失故道,爲害尤大.自中原失守,河渠皆已遷徙,或堙廢.國家恢復中原,而汴京亦不可復建都矣.當治秦中洛陽如東西京耳.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日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爲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汲公曰忠宣.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貞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淩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聲[illegible]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尚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變衍,故汗漫而難校.典

謳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駕典故。渾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己有之。詠輕近之物。則託輿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遒麗。析理明白。其或氣焰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即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蒙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故事朝殿。惟起居郎舍人得直前奏事。徽宗朝政和間。嘗因政府議事久。上體倦欲興。而史官直前。不得已強留聽之。所言非切務也。上不樂。居無何。京師大水。李綱爲起居舍人。袖疏欲論災異。知閤朱孝莊竊知而密奏之。宰相退。綱欲前。上忽宣諭曰。李綱與外任。奏不得上。自此直前奏事幾廢矣。予觀唐德宗朝。高宏本正牙奏事。而所論但逋欠耳。德宗怒。遂詔罷正牙奏事。議者謂正牙奏事。武德以來不敢輕改。所以講政事達羣情。宏本言謬。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毀舊法。李綱之罷。無有以宏本之事諫者。惜哉。

紹興初。宗人必先(與求)爲中執法。予既冠。游學在所。必先問予曰。御史風聞言事。風聞二字有據乎。予曰。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公明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又元魏武泰中。御史中尉奏請取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虛實。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言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豈有移一省之事。自考差殊。如此求過。誰堪其罪。事遂不行。又梁書侍御史虞嚼奏風聞豫章內史伏暅怨望事。又廷尉辨義。嚼奏曾染風聞者。悉不斷理。風聞二字。茲可據乎。恐淺學未之盡也。于時言事者。傷煩碎失體。冥搜罅隙。往往失實。故予及之。必先稍覺予意。因曰。既得風聞所據。又哉良箴。子蓋吾宗忘年友也。

國初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沂公爲相。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章聖皇帝不悅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沂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舊制按問欲舉。如鬭殺劫殺。鬭與劫爲殺因。故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故不可減。而法官許遵奏讞阿雲減死。蘇子由譏言其非是。然嘗曰。遵議雖非。而要能活人。吾儕則是。而要能殺人。予意亦難改之。嗚呼。君子重於用法。或不難於犯顏。以救議刑之失。或不嫌於屈法。以廣好生之恩。如二人者。可謂合於罪疑從輕之理者矣。子由又言遵子孫皆顯官。郎中刺史十餘人。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矣。然則深文好殺。陷人於死者。揆諸天理。可不畏哉。

國朝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爲弊。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爲姦。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盡也哉。

富鄭公爲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如干。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黃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鄭家人亦以爲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闊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多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真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爲予言之。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大臣。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脈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按脈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慚悔。自范公議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無術以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勢不可廢。非但不可廢。然自有利民處不少。古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長有生死別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強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爲官兵。絕其出沒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稅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樂輸無甚苦也。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此豈非其所願哉。予謂天下事有古今利害不同者。如魏公之言。可謂盡變通之道矣。治道無古今。致治之迹。固不可泥也。

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仇讎。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以邪說進者。意欲援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幸臣大沮。心切銜之。竟以事中公逐之。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靳侮。略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劉元城器之言。哲宗皇帝嘗因春日經筵講罷。移坐一小軒中賜茶。自起折一枝柳。程頤爲說書。遽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擲弃之。溫公聞之不樂。謂門人

曰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歎息久之然則非特東坡不與雖溫公亦不與也

東坡謂樂天草張平叔戶部侍郎度支制誥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又退之所議平叔鹽法至爲剸剝意其人必小人也予觀柳氏家訓載公綽爲御史中丞時張平叔以儌倖承寵一夕罪發鞫于憲府吏引曰張侍郎公叱曰贓吏豈可呼官命復引曰囚張平叔竊竟盜官錢四十萬緡然則平叔之爲小人有顯狀矣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衣耳君實歎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義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爲怪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況於唐乎

邵伯溫言洛陽有老人曰党翁者賣藥水南北行步甚快自言五代清泰中嘗爲兵經事柴太宗有放停公帖可驗其衣服猶唐妝也有妻無子有問以前事者皆不答元豐中不知所在按清泰至元豐一百五十年党翁在清泰時已爲兵則已不下三十歲矣計其壽當一百八十餘歲而不知其所終豈非異人也哉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亦年一百八十餘歲獻其樂書自言能鼓琴導引吾意二人皆得道長生者歟安得復見之哉

司馬溫公主差役之法雖其門下士如范忠宣亦未以爲便也東坡議如忠宣溫公不聽至與東坡幾不相樂又意在必行限止五日時姦臣蔡京知開封府迎合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嗚呼任用小人而欲法之必行如商君者王介甫之術也而溫公以道德居相位亦效尤何哉東坡以剌義勇事謂不容某一言責之當矣

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琅邪精舍悅然省記前生使人登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即佛語心品細觀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樂全蓋琅邪山僧後身也元豐中東坡謫居黃州子由亦遷高安時雲菴師居洞山嘗夢與子由偕出近郊云迓五祖戒禪師覺而異之遲明以語子由語未既而蜀僧聰禪來曰我夜夢吾三人同迎戒和尚此何祥也子由大鼓掌曰世蓋有同夢者耶與二士俱行二十餘里而東坡至然則東坡前身眞戒禪師也許詢與沙門曇彥同建浮圖未成而詢亡彥長年及見詢後身爲岳陽王鎭越州彥呼之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詧彥乃以三昧力加被王悅然寤前身逸史言袁滋微時居復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目滋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屈指亡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矣明皇雜錄載房琯爲盧氏宰與邢和璞閑步過一廢佛宇坐松竹下以杖扣地發之得婁師德與永公書數紙房沈思記永公爲前身也三事與樂全東坡相類人生豈偶然哉

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予試宏辭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唯聖時克此四六集句眞可以爲戲笑東坡表啓樂語中間有全句對皆得於自然遊戲三昧非用意巧求也崔公巽

謝對衣金帶表云謂臣有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其爲越州以擅放稅降官謝表云豈若秦人坐觀越人之瘠旣安劉氏敢虞晁氏之危氣象渾厚亦可喜也王履道作大扇對頗傷粗疎

近世爲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斯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離騷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彥罷相呂元直嘗劾汪自辨殺陳少陽事呂令熊彥詩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金人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執與守敢幸偷安而兵變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槪擧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有小官爲貴人客醉中誤塗改貴人所爲文明日皇恐以啓謝曰昨朝醉去巧兒作事拙兒嗔今日醒來大人不責小人過戚里高氏子選尙僞公主富貴鼎來僞主敗奪官不得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閒人 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嘗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鄴宮去）予曰曾見法書異錄載王羲之與蕭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是乎北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樊孝謙爲銘陸卬不知以爲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等語

寓簡卷第六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竊動至于終夕對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略無敧仄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王介甫作新法如青苗取息之類亦有所自蓋祖述新室五均六筦之餘意也雖莽尙不能必行而介甫決意行之

近歲銜命出疆三節人從賞給豐腆貪冒之士不顧廉恥至名執旗報信充厮役下陳號爲小底者亦欣然願爲之富民圖遷官恩例往往納直不貲清議不問也因讀退之韋丹墓銘載丹聘立新羅君長故事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丹獨辭之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則知前世固已如此矣大凡作法於廉未必能繼作法於貪貪夫利之久遠不可革革之未幾必旋復也如韋丹安可復得之哉

近世居長吏之任者往往好行小惠而愛人以結息長惡容姦以媚愚民而買虛譽布衣與冠帶競則布衣勝不問理之所在事之曲直也其弊至於閭巷小民淩犯士類善良受弊不得自伸此賊民之最甚者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然則非道干譽與害民從欲者其惡均耳故聖人深戒之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德不以惠至論也

張文潛言國初時。天下縣令多是貲高選人。年各已老。多曉田里閒事。又不自尊大。與民通情。利病得以上達。雖無峻整治狀。而民亦蒙利。上下相安。自范文正公始建請舉縣令以革舊弊。爲令多新進少年。所臨斬斬曉文法。然吏民畏之。情不通矣。往時雖有求於民。而民樂輸不以爲費。比之事鞭箠以急稅賦。擾田里以督期會。則大異矣。予觀近日所用守令。慨然有感也。故表而出之。

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須稿衣無帛以給。有爲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充物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詞曰。某嘗也。而肄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器敝。則埋之。祭服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爲履。禮祀之服。而可以爲軍衣乎。奉常與其屬大慚沮而止。

今之學者。謂得科名爲了當。而仕宦者。謂至從官爲結裹。嗟乎。學所以明道脩身。而仕將以行志及民也。以淺俗不根之學。鑿律對偶。傳習時文。一得科名。則已了當一生。而進德脩業。更無餘事矣。以貪鄙無能之資。巧佞卑汚。積累官簿。一得從官。則已結裹終身。而愛君憂國無餘事矣。夫如是。望其脩身及民。何時可哉。予見士大夫無賢愚。其言皆如此。心竊怪之。而不敢闢也。又干求舉狀云。得文字一紙二紙。可爲之差縮。

人臣脩身植德以俟天命。窮達得喪。付之於天。曰是有命焉。惟人主不可言命。興亡治忽。存乎一身。罔敢責命於天。而歸過於數。故人主而至於言命之地。則是人事已去矣。

人臣雖將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之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爲敵國所料矣。

天下事有可以爲恩。不能爲恩而至於反爲怨。則以其不仁根於心者厚也。今有法之所當與。人情之所可與。而理之所宜與。又衆憐其急難哀矜而欲與。於是靳而勿與。能無怨乎。雖終與也。而加留難焉。是人雖得之。則亦恨且怒其不及事矣。向使欣然而亟與之。雖其所當得。猶以爲恩也。君子非欲邀譽而行小惠也。人之危厄困窮。事有甚難。勢有至亟。不可以久遠期待者。一受沮格。則狼狽失所。可無恤哉。予有宗人官嶺外死。家貧無子。其妻奉其喪以歸。初不知有法當得券也。既至南昌大寒中。予弔而知之。爲請於州。會州闕守。而某人攝帥事。某人者小人。尤不喜爲義事。乃大書其牒曰。會廣州。廣州距洪五十餘程。使暴露烈日中以待報。此豈理也哉。嗚呼不仁甚矣。

自昔功名與節義。其事異。其道不相爲謀。成功業在器度。立名節在學識。爲功業者尚權變。非復名教所拘。故曰爲天下者不顧家。父子兄弟之愛不問也。同功一體。忌則殺之。欺敵而就吾事。此豈可以節義責也哉。爲節義者尚名教。有利重若公相之任。千乘之國。虧名教若毛髮許。亟避去若罪黷有害。至死亡在前。衆人懾畏不敢端視。苟可以立風節。激貪懦。尊名義。昭大法。吾趨向之甚於嗜欲。非功業成敗所能勸沮也。垂世教者。當貴先名節而賤後功業。所以爲天下之大閑也。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浩浩儇薄浮華自喜。雖有剞劂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用人亦不必專主人望。士固有得一世人望。而臨事乃大謬者。殷浩房琯之敗是也。謝安適遇苻堅天亡之日。僅能卻敵。其後勉強北征。終以不濟。一時虛名。固不足以得士。不然。說築傅巖之野。豈以人望爲重哉。

凡事度其在我者。此心曉然明了。則應之必易。發之必當。不復加思慮。而緩急皆中節矣。心之見未明也。物至則中撓而外變矣。凡處大事。皆當易易雖易之之。易之奈何。曰天下事不可易也。易之必難。惟無心於成敗禍福。而惟道之從。惟理之合者。能易之。不強求其必成。亦不果於邀福也。列禦寇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其知言哉。

嗜利徇名之子。見富貴之福。而不見富貴之禍。富貴之福有限。而富貴之禍無窮。有限者得其華。無窮者喪其實。孰擇焉。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盛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遏以媚主者。乃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於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可不與。禮有可受有可不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珎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彪命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辱之。是爲絕物。不仁甚矣。晉王脩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船遺之。卻去。曰。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彼以善意來。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詬之。是爲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衰。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紊。官聚斂而多費者。其積虧。兵民窮瘁而懷怨嗟。其心必離。賢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暌。政令苛虐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禍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莫之知也。忽焉其可悲。

汪彥章謫居永州。州有士人年八十餘。自言曾見范忠宣遷謫過郡時。蒙引爲門下客。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子厚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爲一笑。且以語寬之。未嘗有幾微見於色詞也。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乘急令正平持蓋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章惇所爲耶。嗚呼。有道者處患難如此。則死生禍福。與夫世之榮辱得喪。一無所動其心者矣。視子厚之區區。則亦可憐矣。

鄭顧道望之。性耿直而通脫。有英俠氣。徽宗宣政間。在館閣十年不遷。人皆歎其流落。而顧道晏然無求進之意。李邦彥初拜相。令所親通殷勤。欲相薦爲從官。於公意如何。顧道徐曰。望之世所鄙棄。相君方正位槐鼎。留意人材。而欲取望之於閑冷之中。以爲天子近臣。於義夫何可辭。雖然。相君能容望之爲

不然之變。乃敢受令耳。客曰。不然之害奈何。顧道曰。相君門下士以百數。其親疏賢不肖。予未能盡知也。相君言而曰善。行而曰是者。皆是也。使相君言而果善。行而果是。相與贊成之可也。君子猶畏其近於諛。相君言而未必善。行而未必是。不能以直道規諫。又從而稱譽從臾之。其害於政道必廣矣。今使望之爲相君客。得從容席間講明世務。當衆人稱善與是之際。獨正色抗聲而前曰。不然。相君某言逆於道。又曰。相君某事害於政。廟堂議論天下。治忽係焉。願相君思之。如是而能容之。能從之。能終之。望之沒身於門下可也。何有於從官。若以望之之言爲狂也。則請從此辭。弗敢復見。雖然。相君德量宏遠。安知其不厭於柔佞之詞。而樂於直亮之論也哉。昔王茂宏之相晉元也。每與客語。輒一坐稱歎。獨王述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茂宏弗爲忤。且歎賞之。今相君欲爲稷契周召。其肯不及茂宏者乎。予歸姑以吾言卜之。邦彥聞之雖不樂。亦聳然加敬。顧道光堯初爲吏部侍郎。未幾以議論不合致仕。居信州幾三十年。年九十餘終。

天地陰陽之氣。無不與政通。山川草木之祥。各以其類應。江海爲百谷王。人主之象也。水善升降以潤萬物。德澤之象也。王者之國。必依山川。夏將亡。伊洛竭。商之季而河絕。周室既卑。三川乃涸。皆國都也。晉永嘉初。河洛江漢皆可涉。危乎殆哉。周澤不浹。水土無所演。國家空竭。民瘠膏血枯腊。災異疊見。川原堙塞。危亡之期。近在朝夕。蓋難以類言也。

凡草木華實蓏葉。一發生之後。歸於枯朽。皆不能復生。惟其子之在核者。乃能生。顆粒至微。而天地生成之性具焉。名爲物者不可得而名也。強名之曰仁。嗚呼大哉。凡生者皆仁性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仁孰當之哉。

玉有氣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殉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真爲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繒載曰琁玉六寸。明自照是也。

陰陽建除。自是一家。見於史記。今曆亦用建除。而不詳盡。且如癸未日亥初初刻立秋。即當日亥時以前猶是六月節。合作建日。至亥初卻還作閉日。今曆便將當日爲閉日。非是。凡涓選不可用也。繆戾如此類至多。未暇概舉。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惑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辯其妄矣。孔安國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辯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徑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元水經。謬妄處十二三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鷇畜耳。甘腐鼠之食。遂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不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遠則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吾君。于天、于身、于古人者。無求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于君者則有命焉。外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斲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樂。稍得閒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回光反照。了無一事爲己者。茫茫然畢竟何爲。喪吾真以從人好。真可憫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他閑事也。予嘗謂敝衣無所愛。便於臥起而免矜持。菲食無所貴。適於飢飽而亡貪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土木。小官無所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乎華服以侈外觀。而無所順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專富獨處。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吾真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爲己者也。

一涉世俗。雖榮華富貴中。無一切如意事。比之賤貧遠憒。境界猶輕。若要事事如意。惟山林泉石間。違物離人而立於獨耳。仲尼謂隱居以求其志。聖言遠矣。

君子當知命知時。時不可爲。雖公師之位。立談可致。君子去之。謂命也。況命又不偶。其可強進耶。天下之事。成敗天也。吾人也。當與天爭勝乎。

每閑閣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睡。心與天遊。當是之時。須謝遣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一處。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群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將心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諸遊。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惟省事。聊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專神。隱忍無爲。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飢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爲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況世路方艱。惟退藏爲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閉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閒曠遠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名位。天所賦也。所謂命也。有以智巧奔競。躁進而得之者。有以謙靜安閒恬退而得之者。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躁進之多患傷義。豈若恬退之全節免禍也哉。又有以用智計而反失之者。亦有以背時枉運而終不得者。亦皆命也。既曰無非命者。則聽其自然。豈不優於血指汗顏者哉。而其禍福之輕重。則有間矣。傳曰。福莫平於無禍。又曰。擇禍莫若輕。其是之謂乎。予是以屏居深山長谷之中。而無有寂寞

之歎者也。

以飢為飽，如以退為進乎。飢非餒也，不及飽耳。已飢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寓簡卷第七

氣行於身，與日相應。日行二十八宿又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天亦一千八分。凡經脈一周，其長十六丈二尺。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大息。凡十息，氣行六尺。二百七十息，一周於身。（十六丈二尺。）漏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漏下二十刻，日行五宿又二十分。至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盡五十營，周於身，計八百一十丈，藏漏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終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則奇分盡矣。從房至畢為陽，陽主晝；自昴至心為陰，陰主夜。凡日行一舍，漏下三刻又七分刻之四。一刻，氣在太陽；二刻，氣在少陽；三刻，氣在陽明；四刻，氣在陰分。盡一舍而與陰分矣。循傳不止，氣行亦然。噫嘻！人以眇然之身，而氣之運行，上與天合，可無貴哉！有能攝心靜坐，晝一晝夜默數一萬三千五百息，息調心靜，回光反照，由澄諸念，覺識煩勸，浮塵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至虛之氣，與陽俱昇，與陰俱寂，如日行天，終古不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新不已，於長生久視乎何有。（凡一百時，計一千一百二十五息。）

有？（沈子謂息應天數，其要曰：得一則長生，氣了天府前，風流一身中，脈常通八極。）

一氣之運行，出入於身中。凡一時一千一百二十五息，一晝夜計一萬三千五百息。真人之息以踵，氣行無間，綿綿若存，寂然不動，與道同體。

觀身如雲，觀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因聞坐有所得，云：隨順塵緣，等於幻觀。

凡人為善，不當望報，且如救護生命，彼物何知，雖然得脫死就生，何從識救我者為某人。天地神明，雖云疎而不失，亦何曾事事而察之。然善人須得善報者，由心田耳。心田中下得善種，自然生出善果。故凡為善不望報者，其種不惡也。若更加之以性理之學，所謂我說法要，譬彼天澤，蓋使善根益得滋長耳。

東坡云：世無不殺之羹，斯言過矣。使愚俗之嗜殺以縱口腹之欲者，藉此而多殺，曰是終不能免於殺，殺之無傷也，豈不害於仁術哉。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寓居貧甚，久雨遂至絕糧，晨興飢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為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為也。

諸器世間，惟無形者有大力，物莫能勝也。凡有形者皆出其下。有形之中又分虛實，故山河大地不能勝水，水之力不能勝火，火之力不能勝風，風居四之下，獨為無形，而負荷地水火，終古不壞，大矣哉，以其虛而無形也。

君子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小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夫安處善，樂循理，孝弟仁信，忠厚廉儉，居身以敬，待物以誠，謹畏自重，毋過其分，此所謂常德正道，動則逢吉，居之可安者。反是，則凶險危道，動輒致災，居之不可安者。吾嘗擇焉，富貴亦於是，貧賤亦於是，至哉安乎。

心之為字，蓋發火也。心，火也。火之性炎上，養心者當抑而下之，此制字之義也。養生家取此水字篆文巛，即坎☵卦也。

世有非要而著書者，如何曾食疏，崔浩食經九篇，虞悰食珍錄，李林甫玉食章，皇甫嵩醉鄉日月，竇苹酒譜，陸羽茶經，段柯古髻鬟品，韓渥北里志，溫庭筠靚妝錄，李賀之五木經，柳宗直樗蒲志，彈棊經，南卓羯鼓錄，琵琶錄之類，其數尚多。又如房千里葉子格，趙明遠彩選，雖戲事亦可以廣見聞。劉原父以漢官儀為彩選，可以溫故，使後生識漢家憲令，有益學者。

南山一頃豆，萁於危身；東陵十畝瓜，終以避世。名利之心有盡未盡耳。

天下之患，莫大於農失業，士失職，國家失民心，此土崩之勢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功名以隱忍就事，用兵以能忍制勝，學佛者以無生法忍成道。忍固難也，然忍其可忍者耳。司馬懿所謂且止忍不可忍，此最難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言語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與司出入息，勞役頗省，然其寤寐，則耳目口之用皆暫

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於意。

內經素問。黃帝之遺書也。學者不習其書。以爲醫之一藝耳。殊不知天地人理。皆至言妙道存焉。文字踳駁錯亂。失其本經。予嘗取其論天人之奧者。離之合之正是之。手書而藏之。若其鍼石焫灸之術。非所能者。姑置之。

素問敍五運平氣與太過不及之紀。金之平氣曰審平。不及曰從革。太過曰堅成。蓋金徵不能爲政。但隨氣所勝。革化而已。至其太壯。則堅成而不受火令。皆非平和之氣也。此與洪範不同。或者素問爲是。

王冰注素問敍氣候。仲春有芍藥榮。季春有牡丹華。仲夏有木槿榮。仲秋有景天華。皆今月令所無。又以桃始華爲小桃華。王瓜生爲赤箭生。苦菜秀爲吳葵榮。戊寅元曆皆有之。

靈樞經言自然妙用。以實天眞。自然者。天之道。妙用者。性之職。二者相爲用而一也。聖人以無爲體。以有爲機。能入無爲而應有爲。能用有爲而返無爲者。至矣。聖人以無用爲基。以有用爲理。有用者。天地之濟也。無用者。精神之守也。得用者。性命之機也。故知道之爲用。非常用也。人氣清則寧。神不離其體。氣專輔其神。神氣上下常相隨也。可以長生。夫天谷者。泥丸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眞之氣爲體。天眞者。元性也。心以性爲神。神以心爲用。其動在機。機動則萬化應。應則蕩。蕩則著於欲。著於欲者爲情。情生則神亡。其眞。故神氣不可離也。人能以空入性。混於杳冥。寂然而起。則運用變化。全其妙矣。廓靜而靜。靜中有神。廓寂而寂。寂中有眞。此之謂也。觀此數十語。至理盡矣。養生之要。不外是矣。

莊子言知北遊玄水。問無爲謂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無爲謂不答也。

又問狂屈。狂屈曰。唉。予將語若而忘之矣。又問於黃帝。黃帝曰。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始得之矣。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此與少林之門人。皆言所得。而惠可獨無言。初祖以爲得吾髓。三十一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文殊。獨曰。無言說。離答問。而淨名獨默然者。蓋一道也。古今之妙理。豈有二哉。欲涉擬議。則已去道遠矣。仲尼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此無言之意。非復問答也。嗚呼。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

人能靜坐。回光反照。不生種種念慮。則本來面目。隨時自見何在。將心役心。號爲修證。而後得之。所謂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者也。

惟達者能通性命之情。微聖人孰知死生之說。

佛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何也。子沈子曰。圓覺。自性也。而性非圓覺也。圓覺性所有也。謂圓覺爲性則可。謂性爲圓覺則執一而廢百矣。性無所不在也。孟子道性善。善自性也。而性非善也。善性所有也。圓覺與善豈足以盡性哉。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爲逆境。而予與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爲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佛問文殊。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文殊言我眞文殊。無是文殊。若有二者。則二文殊。二尙不可。而迦葉乃見百千萬億文殊。無可擯者。若眞文殊。何得有幻。文殊幻者。何幻非眞。

支道林說逍遙遊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爲多。忘言可矣。奚以數千萬言爲哉。此與讀之廢書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眞長曰。道人何以遊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別。未免於自縛也。

古老尊宿。語言問答之間。未嘗覿面交談也。而說法度人。千里同音。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了無差異。非得道者能之耶。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僧往問智藏。如前。藏云。我今日頭昏。不能爲汝說。麻谷見章敬。遶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南泉。威儀如見敬。泉云不是不是。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版來。得版便打。牙云。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際如前語。際云。與我過蒲團來。接得亦打。又曰。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二三子之機。一句一字。神交理契。冥符暗合。如鑄金一範。更無餘巧。然則所謂禪者。可經也哉。

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而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旣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哉。

古之眞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玆可謂至矣。

二十七祖云。貧道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之人也。生死之所不能制。鬼神之所不能得而窺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未必妙於此矣。

古老尊宿。語意玄遠。非可以有思惟心。世間義理所能測度。然其間自有近人情語句。直指心原。學者相可曉解。或得入處。如僧教童子讀經畢。令持卷著函內。童子曰。某念者著什麼處。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求心了不可得。曰。吾與汝安心竟。道信乞解脫法門。僧璨曰。誰縛汝。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曹溪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或問實相。慧忠國師云。把將虛底來。虛底不可得。曰。問實相作麼。或問邪正。曰。心逐物爲邪。物隨心爲正。白樂天問何以修心。曰。心無損傷。云。何要修。李渤疑芥子納須彌。智常云。人言使君讀萬卷書。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或問如何不被諸境惑。藥山云。何境惑汝。雞他何礙。或問淨土。曰。誰垢汝。問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大顚問石頭。何者是心。曰。將心來。曰。無心可將來。石頭曰。元來有心。龍潭以餅餉天皇。常留一餅。反以遺之。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僧念經。雲居問念者什麼經。曰。維摩經。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嚴陽尊者問本來無一物。趙州

云放下著。曰本來無一物。放下个什麼。曰恁麼則擔取去。或問得个什麼即休歇去。答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歇去。是或可以推求妙處。然猶未免隔滓也。

佛書謂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爲兵。殺氣飛動。故有地獄。甚矣瞋恚睚眦之害於性而禍於身也。眞可畏也哉。可戒也哉。

佛弟子悟知六一亡義。自書若復因此際會。道成所得密言。還同本悟。則與未聞無有差別。潙山謂香嚴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何益。後因有悟。乃曰先師當時若爲我說。卻何有今日事也。石頭希遷曰。寧可永劫受沈淪。不從諸聖求解脫。此皆謂文字語言一切非眞。學道者貴於自得。求其自得。亦無所得。乃少近耳。

學佛者。窮諸行。空已滅。生滅隨順。圓化一切發生。求火光明。樂水清淨。愛風同流。觀塵成就。以此事塵遂心。從物墮於外道。夫是人者。非有盜淫貪嗔之過也。而亡失知見。違背圓通。如此特以其徇物役心耳。爲道而不能遠於物。難矣哉。

見聞覺知。湛不搖處。念念受熏。有何籌算。此湛非眞。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夫妄念之纏於心。如水之逝。未嘗止也。不能返流全一。此之妄想。無時得滅。況沈著於愛欲之中。而可以語學道乎。

佛滅度。有遺教傳世。而大弟子如聞思大士、文殊、普賢、皆不見所終。然是三菩薩咸有大寶坊爲大道場。示現聖像、或出眞身變化神異。如海山孤絕處。如峨眉山。如清涼。如天台等。凡依歸誠至者。皆有所見。得未曾有。而佛自滅度後。獨無所謂祥光感應。求之不得其理。

老子出關入流沙。不知其所終。蓋流沙在西域天竺。在邛西才二千里。豈古柱史所歸耶。

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所證如此。然則其所得已深矣。一笑而得法。若易然者。由此也。夫淨名曼殊解空。凡有所說。言下便遣了無留朕。如水中月。不可執捉。如空中雲。無所留礙。雖八萬四千章陀。謂之未嘗說可也。雖寂然無聲。謂之未嘗默可也。無說無默。無亦無也。有無非無。有有非有。非言所及也。

未入地菩薩。隨順覺性。猶有覺礙。過患。至於如來。照了諸相。猶如虛空。則不可議矣。若夫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眞實。吾則不知其爲何人。如此隨順覺性也。

學佛者云。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智過於師。方堪傳授。予謂士之學道者亦然。道德識見。以至於文章語言。須向古人中出一頭地。方始立得腳住。

西方聖人之書。十二部大典之外。有雪山如來梵天遺華仙人南天竺所說。書吉祥肆勒天龍天書華人非人苦活不飲酒地居天金剛未曾有諸仙苦行觀地觀虛空一切藥草因總覺西國韋陀典。其名稱見諸經。又數百品。皆未至中華。其間必有說妙法者。近世取經來南洲者。絕不聞問。恨未盡見也。

世間萬事之紛綸。萬物之叢脞。莫不有定數。佛氏發明世出世法。知其本因。隨所緣出。雖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亦知頭數。松直棘曲。鵠白烏玄。皆了元因。又自在主童子從學書算數印。以菩薩算法算無盡沙聚。悉知顆粒多少。又能算知十方世界種種差別。然則非有本因定數。佛亦何自而知之。一涉於數。無有隱顯多寡鉅細。則皆得而知之矣。蓋象數之外。不可測也。夫孰有出於象數之外者乎。

寓簡卷第八

歐陽公晚年。嘗自竄定平生所爲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當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卻怕後生笑。

歐陽永叔以讒罷政事。呂微仲時爲館職。與公書曰。巧言萋斐。徒成貝錦之文。雅行委蛇。奚玷素絲之節。其謹嚴精確如此。文忠深歎服之。

王介甫刻意於文。而不肯以文名。究心於詩。而不肯以詩名。蘇眉山雖不求名。隱然如玉三尺。明自照不可掩。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爲忠。而以揚雄劇秦美新爲美。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爲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爲輕己。彥章自此得罪。竄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遂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哉。

張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賀日有戴承表。末云。桑非后何戴。事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或承對桑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

命其承易之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大神宗現表有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予湯孫。末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巽之文。眞爲時而出也。公巽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

張衡東京賦說鬼甚衆。其言侲。音眞 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音刈 飛礫雨散。剛癉。音亶 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捎所交切·魑魅。斮獝夔聿切·狂。斬蜲自[illegible]切·蛇兒斯切·腦方良。囚耕父於淸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於計切·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音技 蜮·音域 與畢方。度朔作梗。·音更 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七刀切·索葦。目察區陬。[illegible] 司執遺鬼。京室密淸。因有不韙。此文雖多物態。然情狀無所寓。翟汝文公巽作內中大儺文。云云 乃有託諷之意。其文亦古雅。有秦漢間風力。

程子山紹興初爲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曰。爲其自作弗靖。故使諦居此邦。人以能自狀也。

有膺人面不副所期者。因答謝牋曰。金丸初落。曾見結於能言。玉柄頻揮。笑誤誇其解舞。能言鴨。陸龜蒙事。解舞。羊叔子鶴事。世說所稱羊公鶴也。

王庠應制舉時。問讀書之法於眉山。眉山以書答云。別牋所示。老病廢忘。豈堪英俊如此責望。少年應科目時。記錄名數沿革等。大略與應舉者同耳。亦有少節目文字。皆被人取去。然亦無用也。實無捷徑必得之術。但如君高才強力。積學數年。自有可得之道。而其實皆命也。但卑意欲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書之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盡取。但得其所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跡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此雖似迂鈍。而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甚非速化之術。可笑可笑。承下問。不敢不盡也。前輩教人讀書如此。此豈膚淺求速成苟簡無根柢者所能哉。此書今集中不載。學者當書紳。故表而出之。

予中進士科後。從石林於卞山。予時欲求試博學宏詞。石林勉予曰。宏詞不足爲也。宜留心制科工夫。他日學成。便爲一世名儒。得失不足論也。因授予以所編方略。又極論修習次第。曰天下之書浩博無涯。昔有人習大科十餘年。業成。因見田元均。論及論語正義中題目。元均曰。曾見博士周生烈傳中亦有一二好題。合入編次。其人駭未嘗見此書也。元均笑。因取而示之。其人慚。自以未始學也。雖然題目如海中沙。其要有十字而已。曰明、曰晦、曰疑、曰顯、曰合、曰合、音閤 曰揭、曰拆、曰包、曰脫。不出此十字也。予曰晦者何也。曰明晦皆言數也。晦如因民常而施教是也。周官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題目字中不見數。而藏五與十二於其間焉。此最難測度。若明數則如旣醉備五福。祭有十倫是也。曰疑者何也。曰堯舜湯禹所舉。如何是也。疑若唐虞夏商也。乃是魏相傳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受詔長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一貢禹。四人各職一時也。又如湯周

福祚。疑若二代也。乃是杜周傳贊云。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及也。此爲最巧。曰厤者何也。曰形勢不如德是也。意思語言。子史中相近似者。殆十餘處。獨此一句。在史贊。令人捉摸不著。雖東坡猶惑之。故論備舉諸處以該之也。是時獨十字但論其四。此處疑有脫文。既而歎曰。此學殆廢絕矣。吾子勉之。或能振舉百年之墜典也。予慨惰與世不合。無意於求知。終不能稱石林之遺意。深所歎恨。但綴緝記誦。庶不全負石林所期耳。

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豔。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尙矣。此理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弊也。

作世俗應用之文。當如快吏主斷。並緣法令。應時決遣。

甲午十月二日天欲明。夢宣尼令作鏡銘。中云。湛然淸明。灼彼羣昏。餘語皆不記。

秦會之旣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柄。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逢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人之爲善。須出於無心。若有心。則非爲善矣。有爲利而爲善。有爲名而爲善。有望報而爲善。其去爲惡無幾矣。

養生家言。凡人晨興索衣。而侍者誤反衣以進。愼勿出聲。便接取服之。必有大喜。讀此者。往往僻之。而不知其旨也。淸晨榮衞流行。法當省節語言。葆惜和氣。人多急性。方著衣欲起。而顚倒反覆。必將詬怒叱罵。則所傷多矣。若明以此告之。固當知戒。然或遇事輒發。不能小忍。及悟。則已有所損矣。或爲有喜之說以誘之。人心幸其有喜。必隱忍而息怒。非實然也。

久處窮困。百事無成。心若死灰。掃除諸妄。皆已淨盡。無所顧望矣。然猶未能忘者。尙嚮逢[illegible]訪師。得安樂法。眞氣自守。內無飢渴。和氣自衞。外無寒暑。衣食所需。不復動念。耳目聰明。思慮淸靜。步履輕健。寢寐安和。活一日、一月、一年、百年。任其自然。如此足矣。或者至誠所格。仙佛憐念。天或賜之。未可知也。但行住坐臥。專精凝想。庶其有所遇乎。

動靜當要深思得失。不須先慮。

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此攝心之至要。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晝與逃空谷者略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庚辰五月十四夜。泊舟桐廬郡津亭下。一更初。惡風暴至。山川震動。大木盡拔。急雨如傾。江水湧激。大浪高於岸旁屋。冒雨登岸。宿民家。屋搖動欲飛去。瓦聲珊珊。空中相擊墮。至天明然後已。移泊津亭上。望江外羣山。天色昏暗。濛濛有無中。不可見。不一瞬間。烟開雲霽。峯岫層出。重疊秀潤。若未嘗有雲物風雨也。因浩然歎曰。偉哉造物之功。乃能如此。今人欲以智謀強取命中所不得有之事。意將與造化爭長雄也。豈不殆哉。

幼時故老爲予言，汴京宣政間，極隆盛時，公卿輿服華煥，騎從傳呼，甚寵觀聽，莫不歆豔也。有富人居通衢，第宅園池花竹幽深，其人不願爲官，後房聲色侈麗，自奉養至厚，平時不至廛事，未嘗與士大夫相接。亦喜讌會，議論自高。一夕歲暮，雪中合樂張宴甚盛，子弟侍坐，夜久未罷，而雪勢愈盛，宰相趨朝，騶唱過門。主人笑曰：此輩良苦，於國家何所補益，堂堂如此，而其中可愧者多矣。而輩宜循分守，毋妄意功名勢位，則當終身無求，享此安樂，不然，生理一壞，雖得顯位，不免如馬上趨朝，輩忍凍矣。褰衣縮食，世俗以爲樂，吾不與易也。子沈子曰：是豈富隱者也，無羨於功名，而未免於多懼，尚不若吾貧隱云。

吾爲兒時，見蔡氏京攸父子及王黼童貫梁師成輩，皆勢傾天下，及靖康之敗，屠戮如狗彘，夫以弄權居大位，以非道擅重權，未有不亡者也。天地四時，尚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況爲非道者乎。

客謂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無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嫉惡，爲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爲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識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爲難，而況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予行信州豐城，欲訪靈巖洞，未至十里，小休於道旁民居，會其家飲客，方起，須臾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撥擿荷田具，主人憫其勞且飢，謂曰：飯未及炊也，有飯客所餘肉餅，爾姑餕之。農夫欣然餕之而出，

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喫蔬飯耳，此盛饌，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竦然爲起，歎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蓋天下之性本皆如此。有物敗之，故不能充其性耳。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人而無心，能使物亦無心，狎鳥是也，物之無心，亦能使人忘心，觀水與月，塵慮亦爲之澄靜也。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荊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嘗宴，罕儒夙興尚早，佯稱醉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忽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衡山南嶽祠宮，舊多遺跡。徽宗政和間，新作燕樂，搜訪古曲遺聲，聞宮廟有唐時樂曲，自昔秘藏，詔使上之。得黃帝鹽、荔支香二譜。黃帝鹽本交趾來獻，其聲古樸，棄不用，而荔支香音節韶美，遂入燕樂施用。此曲，蓋明皇爲太眞妃生日，樂成命梨園小部奏之長生殿，會南方進荔支，因以爲名者也。中原破後，

此聲不復存矣。又傳舊宮廟臺門，屹立中天，氣象雄傑，其西掖門常以兩鐵礎重各千鈞拄門，不得妄啓，遇國家出大兵有所征討，則遣中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鐵礎，視出兵之數，凡兵出幾萬，則啓門若干尺寸，法甚嚴，不得少差，大約不過尺餘，事畢又遣使告謝，武士舉鐵礎塞門如故，從有廟來如此，皆莫知其所謂也。自廟焚之後，礎亦莫知所在，此制亦廢矣。

寓簡卷第九

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蕭紉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柏，終當白日上昇。故人邀飲酒，倏不見。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閩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揚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者求一个不可得。張憬藏謂禹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裴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愼雖貴而貧死，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李文饒一生食萬羊，而世有終身不知肉味，偶得一肉，而夢羊踏破菜園者，命不同也。野人樵深山中，見巖間有若甕者，舉撥視之，有黃金滿中，而攲側將傾，地上遺錢五百，野人驚喜，慮其散失，取大石盡力揩甕，甚安密，記其處，因持錢以歸，買飯令子孫飽食，將勠力盡取焉，既至前處，則失甕所在，傍有老翁語之曰：此神所秘藏，以鎮此山，歲久將崩，故以錢五百償汝揩甕耳。因忽不見。夫物之不可妄取也如此，神物示見，將以戒夫世之貪求非分者，非爲戲也。雨斷滑橋路，雷轟薦福碑，信有之矣。

路允迪公弼，政和中奉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涌起波間，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

曰。此大魚出遊。兩日者其雙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鶚口占祝詞。率官屬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又予嘗迎親海上。至補陀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淘湧東下。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鬐鬣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偶閱宋史。見其所載劉貢淸圖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騎馬往來。因記憶前二事。書之。天地之間。亦何所不有哉。

唐時俗有神仙、劍客、俠士遊於世。如非非子夜半聲劍從韓斷其護項玉珠。聶隱娘稱取劉昌裔臥內獸攫金盛。王敬弘小僕夜半入長安城取櫛囊琵琶。因塞禁中玉枕。三鬟女子取潘將軍玉念珠於慈恩塔相輪上。皆受劍術。爲俠尙氣報怨者。近世不復見。亦無傳焉。

宣和間。執政鄭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理乖異。多獨處。寡笑言。寢鏡盤妝。欲半輒止。未嘗覺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蜿蜒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裏裹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貼。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媼皆莫曉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室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鄭氏畏事。極祕之。稗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不敢問。

淮北地郡靈州縣。枉河之中。隨水高下。未嘗淪沒。號曰河奇。又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其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又今吳興郡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生草樹鬱然。亦隨水高下。名曰浮玉山。見於圖經舊矣。予鄉里也。每歲不過其傍。觀之信然。雖大水泛溢。高岸皆淪溺。而洲不沒。旱歲溪流耗減。沙石俱露。而此洲不增高也。亦靈州之類歟。天地之間萬物回薄。變化相轉。其理自有不可曉者。或云潤州金山下郭景純墓亦然。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廟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釋以己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垂靈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事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廟異之。石見蔡京。爲言晚節當謫。京大惡。寄石詆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謂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謂字言貴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靈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婺州宣和間。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籠中。遂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甚。攜來京師。見中人張師成。師成歎曰。此神物變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兎。或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

廙、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濟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衞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習熟。易爲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巳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自馬公崔弘工衞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爲最著。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巳。王筠自敍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矣。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殆盡其妙。如爲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鶴游天。羣鴻戲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張芝如漢武好道。馮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爲夫人。舉止羞澀。終不似眞。蕭子雲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鋒力難當。李鎭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爽有一種風流氣力。獻之如河間少年。舉體沓拖。不可奈何。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阮研如貴遊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不稱貌。師宜官如鵬羽未息。羣翮自退。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貌未成。而骨格峭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袁崧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斯如辯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衞夫人如玉壺冰。瑤臺月。婉然芳樹。穆若淸風。逸少飛白。霧縠卷舒。烟空照灼。索靖草書絕世。名曰蠆尾銀鉤。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懷素得古釵腳。魯公得屋漏痕。竇泉謂李斯敍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惟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奇。或頗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眞書評等。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嘗用掘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帝與論書。則謝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讓。略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爲不忌嫉臣下故也。書小伎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况天下事。治亂成敗。繫冒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冀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爲師。學成矣。則當別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硏。愈薄而益堅。積膩而塵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眞奇物也。世所傳用厚者埴而燥者。皆僞物也。

韓退之書得李陽冰家所藏科斗孝經及漢衞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蓋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畫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眞。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扃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惑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也。予觀顏平原書，凜凜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橫超逸絕塵，猶不失正體，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人心之所尊睢，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眞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遙篇、孤雁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爲之也，亦想見其梗概云耳。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容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諸物，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爲然哉，爲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書戟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塡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眞。太宗驚歎學之精，鑒之明，乃至於此。作字尙爾，況於修身學道，爲國爲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息而爲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塞哉，可謂入神矣。

曾尙豐致漢武都太守李翕，郙閣西狹頌，稱翕嘗令澠池，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建寧四年也。予固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畫有存於尺帛幅紙者，皆寶之，而漢畫則未有得之者。及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也。予固之說云爾。然予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予後因從蜀人求雖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武都矣。予固蓋未之見耶。凡畫之妙，欲得其神觀耳。刻之於石，則如影耳，猶可以概見其彷彿而已。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倜儻權奇，化若鬼龍，爲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駿逸之態。若區區求之於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皐賞其神俊，而遺其牝牡元黃者，得此道也。

唐天寶中，有尙書郎張璪，性喜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璪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師問璪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予謂璪之言，豈特畫哉，蓋亦爲文之妙旨。常以神遇，以天合，不以目觀耳聽者也，豈求之筆墨形似之間哉。此二語可謂名言矣。

寓簡卷第十

草木之最香者，如沈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金顏、薔薇、素馨、末利、雞舌之屬，皆產於嶺表海南。南遷集云：雷化已南，山多荼蘼、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性味甘而臭香。其在南方，乘火之主，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以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沈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史稱林邑國產沈水木，歲久樹身朽腐，剝落殆盡，其堅實不變者，勁如金石，是爲沈水香。又唐本草注云：沈水香出天竺、單于。予觀近世以香著書者，皆不稱三國，而獨出南海瓊管黎母之地。其外則占城、眞臘、三佛齊、大食等國，而林邑、天竺、單于無聞焉。豈歲久土氣變遷，或者所產不富，抑又蕃舶之征，過於侵刻，遂不復至中華耶。凡香之至美至善者，惟眞臘，眞臘之又善者曰綠洋，香中之尤物也。

予官維揚，春暮縱觀芍藥，與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斲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烈，抵暮中邊皆燥，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表裏遊濕，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

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侔。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去取其病根螻蟻蚯蚓蠹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他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蔭蔚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尊尚奇麗。吾為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智巧。竊綱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而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盡力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豈能勝天者耶。故吾視花有慚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誚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奇險深酷。西晉崔豹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逮答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恆。可謂敏矣。

梁張率不治生事。嘗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京。既至。遂耗太半。問其故。曰雀鼠所耗也。率笑曰。壯哉雀鼠。竟不詰問。沈存中嘗遊會稽登天章寺。觀鰻井。井水之消盈。日與海潮相應。中有靈鰻。人罕得見。存中偶見之。與客語其事。且曰鰻之狀若殿柱然。客曰好蠹鰻。予謂張率載米之僮。正用著天章之鰻也。

酒客為令以詩一句影出果子名。類廋語。如云迢迢良夜惜分飛。是淸宵離者。宵消棃也。又云黃鳥避人穿竹去。是山鶯逃。山鶯逃者。山櫻桃也。又云芰荷飄雨浴鴛鴦。是水淋禽。水淋禽者。水林檎也。但恨語太俗。無飲者出令曰。迅雷風烈。烈風雷雨。報曰。絕地天通。通天地人。或人曰。吾得坤乾。乾坤得位。

汴京時有戚里子邢俊臣者。涉獵文史。誦唐律五言數千首。多俚俗語。性滑稽。喜嘲詠。嘗出入禁中。善作臨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謔。以調時人之一笑。徽皇朝置花石綱。取江淮奇卉石竹。雖遠必致。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僅能勝載。既至。上皇大喜。置之艮嶽萬歲山下。命俊臣為臨江仙詞。以高字為韻。再拜詞已成。末句云。巍峨萬丈與天高。物輕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檜。以陳字為韻。檜亦高五六丈。圍九尺餘。枝柯覆地幾百步。詞末云。遠來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聊贈一枝春。其規諷似可喜。上皇容之不怒也。內侍梁師成位兩府。甚尊顯用事。以文學自命。尤自矜為詩。因進詩。上皇稱善。顧謂俊臣曰。汝可為好詞以詠師成詩句之美。且命押詩字韻。俊臣口占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詩。吟安一个字。撚斷數莖髭。上皇大笑。師成慍見譖俊臣漏泄禁中語。責為越州鈐轄。太守王嶷聞其名。置酒待之。醉歸。燈火蕭疏。明日攜詞見帥。敍其寥落之狀。末云。捫窗摸戶入房來。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席間有妓秀美而肌白如玉雪。頗有腋氣難近。豐甫令乞詞。末云。酥胸露出白皚皚。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又有善歌舞而體肥者。詞云。只愁歌舞罷。化作彩雲飛。俊臣亦頗有才者。惜其用工止如此耳。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人以東坡為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迂僻也。

貢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掾謝某。疎儁尚氣。好直言。而士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按致之深文。先大父為辨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撚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掾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王慚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蘇頲嘲尹姓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劉原父嘲吃者云。本是昌家。又為非類。但有雄聲。唯聞艾氣。謂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病吃。此亦善謔也。蔡君謨戲謂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云。蔡襄無口便成衰。可謂名對。君謨大不樂。近乎為虐矣。構到語不覺自至。不可遏也。

有故人喜讀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隱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誕謾。動輒年數百歲耳。

高宗七夕內宴。至晚忽大風雨如傾。命教坊進詞。有應制鵲橋仙云。柳家一句最著題。道暮雨芳塵輕灑。蓋柳永詞也。天顏為一笑。

西域胡人。自言其國山川峻險。或謂曰。山高海深。宛在其貌。有官奴性慧黠。美目而頦微高。精采照人。或謂曰。爛爛如巖下電。明皇時番胡入見。令人譏其貌不能堪。相與泣訴於上前。令曰。官家勿信此等淚。枯樁打不出。有儒生膚色黑如漆。嘗著白襴出謁。無名子戲之曰。君便是白雲抱幽石也。又作賦詠其黑。有隔句云。行到階砌前。必言吾過矣。吾過矣。坐向退光閤內。則稱某在斯。某在斯。

西安諸江多名士。有江瀆、字朝宗。買奴適姓于。因命之曰于海。蓋取江漢朝宗于海也。其好戲謔如此。

常州有州學生。夜盜僧寺狗烹之。僧訴於州守。以其士類也。謂曰。汝能為盜狗賦可觀者。當貰汝罪。生曰能。守命小賦。押偷字。生應聲曰。僧實無義。狗誠可偷。罷佛宮之夜吠。充儒館之晨羞。擣飯絮之尾。索綯牽去。難回顧兔之頭。守笑釋之耳。

以文章書語為酒令。如醉鄉日月所載。亦可以見其博聞巧發應機之敏。黃魯直劉莘老丞相同在館中。每遇庖人請食次。魯直頗治珍味。劉北人。性樸厚。多云來日喫蒸餅。鄉音頗質。黃不樂其簡儉。一日聚飲行令。以三字離合成字。或云戊丁成皿盛。或云玉白珀石碧。或云里予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劉未答。黃遽云。僕當要代。以來力勅正整。如何。蓋其聲大似蒸餅之語也。坐皆笑。劉不樂。

僞齊劉豫既僭位。大饗羣臣。教坊進雜劇。有處士問星翁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今新主有天下。抑有嘉祥美瑞以應之乎。星翁曰。固有之。新主即位之前一日。有一星聚東井。眞所謂符命也。處士以杖擊之曰。五星非一也。乃云聚耳。一星又何聚焉。星翁曰。汝固不知也。新主聖德比漢高祖。只少四星兒裏。

政和中舉子皆試經義。有學生治周禮。堂試禁宵行者為題。此生答義云。宵行之為患也大矣。凡盜賊姦

淫戮飲爲過惡者。白晝不敢顯行也。必昏夜合徒類發。縱跡幽暗。雖欲捕治。不可物色。故先王命官曰司寤氏而立法以禁之。有犯無赦宜矣。不然則宰予晝寢。何以得罪於夫子。學官者甚喜其議論有理。但不曉以宰予晝寢爲證之意。因召而問之。此何理也。生員乃曰。晝非寢時也。今宰予正晝而熟寐。其意必待夜間出來胡行亂走耳。學官絶大笑而罷。

此編鈔之已二十三年矣。始借門生華水部所得宋刻本讎校一過。乙其譌舛數百字。方爲全書。藏之茶夢閣上。爲老境消閑之具。同志者見之。必羨余清事也。書巳一笑。隆慶辛未冬十月二十三日。皇山七十七翁姚咨漫志。

右宋沈寓山先生書。先生名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辰榜進士。嘗爲江西漕屬。以哀扇工詩忤洪帥魏良臣。諂以深文。奪三官以歸。故是書首著以詩獲罪之論。而於第八卷中亦微及其事焉。先生嘗從人使金。又自言曾宦維揚。及爲岳侯作謝表。其他行事無可考見。所著寓山集三十卷已逸。及南北國語各若干卷。俱佚不傳。惟哀扇工歌載周昭禮清波別志。然諱之曰寓客甲。予證以梅磵詩話。直齋書錄解題。而始曉然也。是書間有鈔傳。亦鮮善本。前明畢孟侯叔昭昆季所刊。尤多脫誤。甚或點竄原文。并分段落。繆本流傳。徒增古書一厄耳。此本爲嘉隆間無錫姚舜咨先生舊藏。曾經宋槧勘定。丹黃滿卷。手蹟如新。所謂讀書者之藏書也。郁君佩先得自小山堂趙氏。始獲並刊舉本之譌。俾予刻入叢書。以還舊觀。當亦好古者所共快云。

乾隆乙未六月十有三日。歙長塘鮑廷博以文氏識。

附錄

清波別志

紹興末。某以前二府帥於建。寓客甲以左奉議郎幹官秩滿。就須新任之次。聞賦哀扇工歌曰。某州（陳宰詩記）事作當州。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追捕。史君開府未浹旬。欲載綸巾揮白羽。新模巧製旋翻裁。百中無一中程度。犀革爲柄出蟲魚。麝煤熏紙生烟霧。峨山老姥羞賣墨。漢宮佳人掩紈素。衙內白取知何名。帳下雄拏不知數。供輸不辦箠楚頻。一朝赴水將誰訴。史君崇重了不聞。嗚呼何以慰黎庶。聞道國家實棄翁。又說江頭打魚戶。號令兩下須所無。官不與錢期限遽。歸來痛哭辭妻兒。宿昔投繯挂枯樹。一雙婉婉良家子。吏兵奪取名爲僱。弟兄號叫鄰里驚。兩家吞聲喪其嫗。死者已矣可奈何。冤魂成羣想號呼。殺人縱欲勢位尊。貪殘無道天所怒。邦人蓄憤不敢言。君其拊馬章臺路。詩既出。時方更化。深懲告訐之弊。且甲素被某知遇。一旦有睽異訛致。是某固未有以發之也。屬有訴甲前任貪墨事。乃置獄。獄具。坐法除籍。一斥不復而卒。議者謂此歌詩。實用白氏秦中吟之體。工則工矣。恃才自貽廢放。於保身何取焉。

梅磵詩話

沈作喆。字明遠。吳興人。守約丞相之姪。自號寓山。登紹興進士第。嘗爲江右漕屬。作哀扇工詩。觸怒洪帥魏道弼。摺深文劾之。坐奪三官。其後從人使金。南澗韓无咎遺之詩曰。但如王粲賦從軍。莫爲班姬詠團

篇。有旨哉。洪有士子與寓山往來。極歡洽。一日侵晨來訪。寓山猶在寢。遂徑造書室。翻篋中紙。詩稿在焉。由是遂覯之聽。陳直齋吳興氏族志云。真扇工詩。駡而非譏。非言之者罪也。其詩不傳。

雲麓漫鈔

趙彥衛著

擁爐閑話序
士於書博或荒精或餒不荒不餒而又能用其學則善
已吾友趙彥衛景安佐吳門幕一時郡守使者委以事
而立辦諮以疑而冰釋卒然當人心者皆與經史合援
今引古博不病荒精不病餒余固知其外吏而內儒學
而有用者也暇日出雜著一編凡筆古今事若干說析
誤鉤隱辨是與否有益學者予讀之驚且歎有過所得
然景安方壯嗜學未已是惟無逝予之驚且歎將不一
再而止也

序
擁爐閑紀十卷近刊於漢東學宮頗有索觀者無以應
其求承乏來此適有見版併五卷刻諸郡齋近有避暑
錄似與之爲對易曰雲麓漫鈔云開禧二年重陽日新
安郡守趙彥衛景安書于貢山堂

雲麓漫鈔卷第一
雲麓趙彥衛景安
常州宜興縣之善拳寺唐李蠙舊宅也山上有九斗壇
其下有乾水一善拳洞寺有碑其畧云準內門承奏院
刑司帖據詞訟院申有常州善拳寺僧沖偉執狀立橋
稱抑屈者右劄此立橋等人當司奉批旨就問仍取文
字遂領到沖偉責問據狀先在義興善拳寺住持寺墻
內有九斗壇自來屬寺建隆元年被縣令歐陽度奏陳
改差道流主持蒙下吏禮部太常寺刑部定奉批旨下
侍制院奉院不詳省寺元定御政付道流續次陳奏蒙
下御史臺臺司御牒送省部廳並不與沖偉理定緣此
立橋乞下按鞫院諸司行遣奏元承刑部牒奉制中外
諸司刑獄如有寃訴並大理寺推覆大理寺有寃即送
御史臺斷又未息訴即命大僚宣制院推覆此件公事
合命大僚詳覆御批此小事何勞大僚詳定但問累代
興創如何見說星辰便是道門中事且如郊祭天地星
辰山川嶽瀆不用道士行禮既久係僧主管顯因違失
所奏故致詞訴可令仍舊禁善拳或有齋醮只用僧於
擇寺祈禱見差道士互有參雜亦可差僧永爲定式如
此去更有如歐陽度小官人子亂撓公方有所陳述不
得取旨水旱災沴乃孤之不德非因道士和尚祈禱無
十三年蒙國史院於金家取索舊時儀宗朝文字實以

碑繳納史館
我淵聖皇帝居東宮日親灑宸翰書唐十八學士并書
姓名序贊以賜宮僚張公叔夜靖康初張以南道總管
自鄧領兵勤王京師拜樞密以不肯推戴異姓取過軍
前飲恨而薨長子慧甫從行慧甫闕中攜賫南來諸叔
屢取之不與有以勢力來圖者慧甫令人以廣本遺之
今豫章刻是也丞相李公伯紀爲之須序以爲圖立本
書褚亮贊而御書十八人姓名畫既不精而贊中字亦
有故與改之者李初不考也後膚人謂和慧甫來取其
室人有兌遲之先妣乃樞密公之姪而樞密夫人亦先
人諸姑先人在樞密勤王幕中經理諸孤南來慧甫之

閣留此宸翰付先君以行慶元五年余爲天台倅嘗以宸翰刻諸台倅公廨併載其事丞相京公得其本咨書云鄉里所刻爲贋本無疑矣

高宗嘗書車攻篇賜樞密沈公與求必先字甚大重字皆更一體書雲漢昭回今古罕儷聖政書作賜宰臣誤矣嘗敬觀于孫公侍郎處侍郎公諱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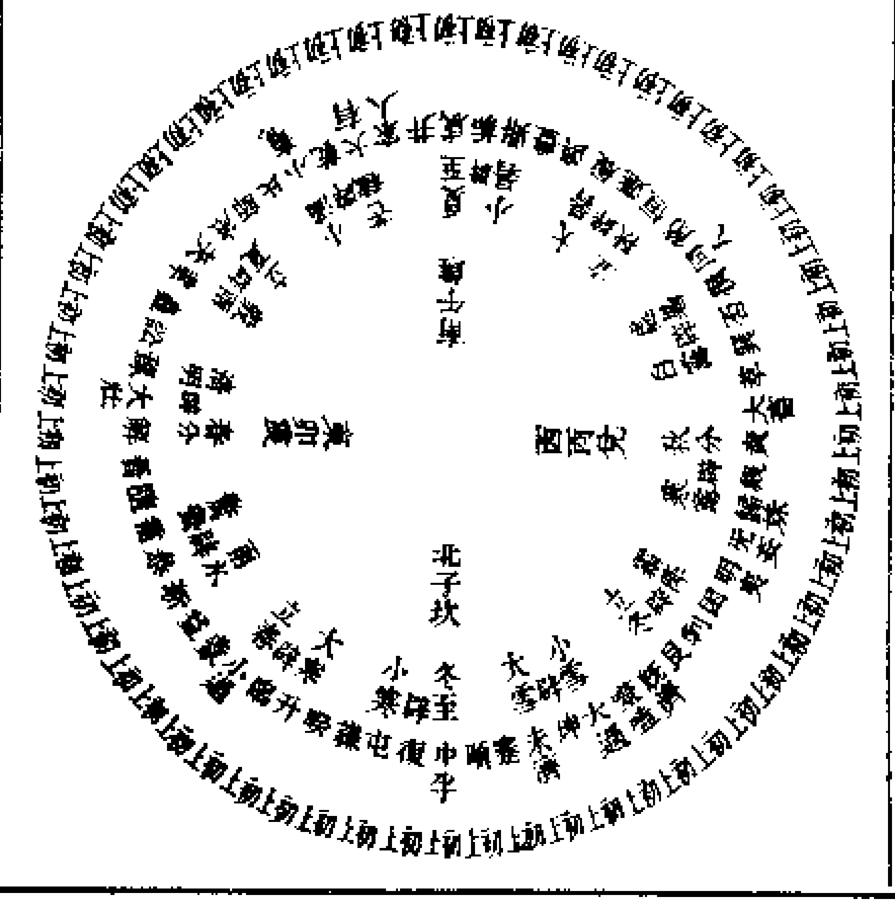
盧龍郡在北方唐書云狄人謂黑爲盧謂水爲龍書云盧弓矢千箋云盧黑弓也戰國策韓盧天下之駿犬詩亦有田盧箋云盧黑也犬之黑色者多善走而猛故田犬以盧名之若守犬則不以善走爲事矣大抵牛馬之類黑者健于黃白不獨犬耳以此觀之古人皆以盧爲黑非北狄語也

晨風詩每章皆釋之爲草木獨解六駮云是獸按崔豹古今注云山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名六駮則六駮亦木也方與上下章意協

易緯有六日七分之說巫史附會之學非聖人之意也而學者惑之其說以六十卦爲候卦坎離震兌爲四至居中分四時震主春離主夏兌主秋坎主冬六十卦分四方主五日一候卦有六爻每月分五卦主六候五卦之中三十爻故主一月之日而候則每候五日一月六候故五卦分主六爻說者以爲楊子雲之作太元本易者如此是何竊聖人之淺也子雲首爲卦氣已非夫子之意且卦氣起于中孚爲冬至又當坎之初此說已無理子雲又配之以中卦氣以屯直小寒又當坎之九二而太元配以閑卦氣以升直大寒又當坎之六三而太元配以干卦氣以小過直立春元亦配以差卦氣以漸當驚蟄而元亦配以銳其它做此皆强爲之說非理之自然使以直小寒之卦而直大寒以直大寒之卦而直立春更相移易有何不可殊不知易之爲義豈可專以卦氣求其間蓋有實可配時月雖然不可遷易者如一陽生爲復二陽爲臨三陽爲泰四陽大壯五陽爲夬六陽爲乾一陰爲姤二陰爲遯三陰爲否四陰爲觀五陰爲剝六陰爲坤以此配十二月是豈可更互移易者若

因此爲例而欲以六十四卦每一爻直一日則非大易之旨矣不可不辨也今圖於後以見卦氣之謬

六十卦準氣候并天度圖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此言夫子與弟子遊行所見聖人豈有機心哉禽方回翔亦識其顏色而後集言集則非一雉矣方春領雛而食非雌而何夫子嘆其得時子路取飲食之餘以飼之乃三嗅而飛起今解者云子路捕而共夫子子路雖好勇烏至是哉或云聖人寓意於人物亦未必如此脅鼻似東萊呂先生云此說甚通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頭圓象天足方法地五臟六腑疑莫不然今醫家言喉管之下即有肺肺屬金肺之下有心心屬火肝屬木脾屬土腎屬水獨謂心居中虛治五官心當屬土肺在上爲華蓋庇覆五臟當屬火始應天地造化不然則五行錯亂失其敘矣而前輩罕言之及

觀月令仲春盛德在木故所主皆屬木而祭先脾仲夏盛德在火所主皆屬火而祭先肺仲秋盛德在金所主皆屬金而祭先肝仲冬盛德在水所主皆屬水而祭先腎中央盛德在土所主皆屬土而祭先心正義云古文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按月令四時所祭與古文同則知先儒已有此說後人不能明之往往流入於醫家良可嘆也或恐難易豈不見天文家所用五行地理家則反其位而用之謂之大五行此吾儒所說五臟彼醫家所說不必拘也何傷乎

古者天子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故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周室中微二伯不能舉職八州之伯各以其力討服不庭以尊王室至其末也假尊王之名以力服於諸侯故王室不競而伯威伯轉而爲霸異其稱號遏斯甚矣詩既伯既禱釋文伯作禡音古者行師必先禱馬祖二伯以兵威諸侯常有禡祭禡霸聲相近恐以此訛孟子不過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荀卿凡言王必繼之以霸如曰粹而王駁而霸王任德霸任刑殊不知王天子之事霸人臣之事君臣之分烏可亂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或者致疑於此周制諸侯曰國君妻曰小君禮小君預祭臣子得見小君孔子既見衛君見其小君禮也子路不曉此意故孔子有予所否者天厭之之語天厭言天之所棄則不見衛之南子雖淫亂而居小君之位焉得不見乎

公山弗擾以費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蓋公山弗擾佛肸皆季氏之臣季氏叛魯者也二人叛季氏則必歸魯聖人喜之然亦卒不往

禮食必先祭釋者謂祭先製飲食之人釋氏亦祭謂之出生則偏鬼道儒釋之分如此

牛之爲用見於經曰牽車牛曰服牛乘馬惟用於車

周官牛人亦不云耕也自趙過爲漢搜粟都尉始教民代田有牛耕之制又云冉耕字伯牛豈周晚已用牛耕但未廣及於天下或云伯牛之字後人所記苟如此則牛之有功於農厚矣代田事通典載甚詳

禮居士錦帶釋者謂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謙巽事力者命之於其君居士即命民韋非子書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今之賜處士號是也

詩言不顯文王釋者謂不顯言甚顯也周齊侯鍾款識有不顯皇祖之語不字作丕始知爲丕字蓋移下一畫居上耳與書言丕顯哉文王謨同義蓋古字少往往借用或左右移易或省文不可以一槩論當以意求三代銘器存者甚多如祖作且仲作中伯作白空作工子孫字持戈戟者銘武功也又諸國字或不同故見於鼎彝文亦皆有異有王者則一道德以同風俗然後車同軌書同文世人但知秦以前有古篆而不知如此多品也

三江其說不同孔穎達尚書正義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入海韋昭又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今浙西之地受上流諸郡之水以入江海其大源有三一自甯國建康等處積上流衆水入溧陽爲金淵即子胥沉金之所至鎭江之金壇延陵爲長塘湖至常州宜興武進晉陵爲隔湖又自宜興蠡無錫平江之吳縣吳江湖州之烏程爲太湖又東爲松江自崑山秀州嘉興華亭入海其二自甯國徽嚴界聚上流之水下入杭州界合臨安之於潛新城昌化等縣之水東入江漲橋運河北自湖州市入太湖其三自廣德軍界積聚山北及上源之水下入宜興安吉合長興等縣水入太湖由松江以入海此尚書疏義禹貢之三江也但說得不分曉故後人指江東之水爲廣德諸山限隔焉得南下今云廣德軍山北上源之水始渙然矣或云此三水皆由太湖松江入海祇可云一江合以浙江受二浙之水爲一江揚子江爲一江理亦通蓋此三江皆

獨入海松江下又自有三江酈善長云松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谷水出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即秦之長水縣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鹽官縣故城南過武原出爲散浦以通巨海谷水既運磨故吳中多水松江東流衆爲小湖西北接白蜆馬騰埠堨四湖谷湖即谷水又南接三江今松江北逕七十里江水分流謂之三江口即吳越春秋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口入五湖是也庾仲初揚都賦注云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派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太湖發源既遠匯爲巨壑水不入海則民不奠居故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或云自岷山導江所包地里闊遠今三江萃於東南殊不知三江既入係於揚州豈可捨揚而它求哉

經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此言漾漢之水自入江循江之北而行不與江混也又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以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言江水至此盛大居中而行故曰爲中江非謂別有南江也漾漢二水不與江襍經反復言之解者因見有中北二江之文遂又添南江失經旨矣

書云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注云雲夢在江南按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於江南並後涉江入於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雲夢之名互見諸書不同鄭伯田江南之夢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支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青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皆有名焉在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武甯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皆是也

今人折竹長寸餘者三以手彈於几以占吉凶命曰五兆大意髣髴灼龜按楚詞索瓊茅以筳篿命靈氛爲余占之注瓊茅靈草也筳篿算也又云小破竹也楚人結草折竹卜曰篿靈氛古之善卜者則知今之五兆蓋始於楚之筳篿二字音廷專

虜使來賀正多值冰雪有司作浮筏前設巨碓以擣冰謂之冰簰又以小舟搖蕩於其間謂之滉舟其制始於王荊公當國熙甯中欲行冬運汴渠舊制有閉口十月則舟不行於是以小船數十前設碓以擣冰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諺語有昔有磨磨漿水今有碓擣冬凌之謡

紹興中李侍郎椿年行經界有獻其步田之法者若五尺以爲步六十步以爲角四角以爲畝使東西正北之相等則各以其數乘之一者一也二者四也三者九也四者十六也五者二十五也六者三十六也七者四十九也八者六十四也九者八十一也使東西爲一等南北爲一等則以短者爲口以長者爲弦以口之一而乘弦之十則十也以口之二而乘弦之十則二十也至於東西南北之不相等則合東於西合南於北而各取其半而乘之如上法又有圓田之法取圓之數相乘積之十二而得一也圭田之法取方之多補銳之少併二而得一也所謂覆月者半圓也取圓之徑半而除之乘圜之數再除其半其步可見也所謂勾股者半圭也以短爲勾以長爲股以尤長爲弦取勾之半乘股之數其步可見也有名腰鼓者中狹之謂也有名大股者中闊之謂也有名三廣者三不等之謂也三者皆先取正長倍加中廣四而得一也四而得一與十二而得一非少之也加虛數而究其寔也此積步之法見於田形之非方者然也既已得積步之數欲捷於計畝則一除二四二除四八三除七二四除九六五除一二六除一四四七除一六八八除一九二九除二一六蓋一畝者除二百四十也二畝者除四百八十也三畝者除七百二十也推而上之十畝除二千四百也二十畝除四千八百也

三十畝除七千二百也又推而上一百畝者除二萬四千也二百畝者除四萬八千也三百畝者除七千二萬也

在上言之爲制下承之爲詔故漢有待詔金馬門待詔公車唐武后名曌諱遂改待詔爲待制迄今不改

許翁翁亳人少嘗取隸軍籍以功補官遇異人遂棄家入襄漢山中學道山上捕麛鹿如飛乾道間來臨安已年九十餘矣雙眸炯然飲啖異常能鍼出於方伎之外史丞相苦脾氣痛在經筵時屢更醫矣無效聞許之名招而使治之一鍼而愈自是聲動京師好作詩多言神仙劍術嘗得其三詩九十餘年老古錐雖然鶴髮未雞皮曾攜竹杖穿雲頂屢躡藤鞋看海涯志在鬼神欽仰處心同天地未分時匣中於越冰三尺粲爛光輝說與誰　我疑麋鹿是前身九十餘年作隱淪飄瓦馭風難碧落盧舟隨水到紅塵無恩可報空磨劍有道欲傳難得人回首孤山無限好不如歸去任天眞　耳無風雨眼無花九十餘年鬢始華世味番知嚼素蠟人情全似恰擠茶窮通偶耳非干志進退因而熟處家不得一生忠信力御歸山去臥烟霞後過常州之宜興山間不知其終

常州宜興縣張渚鎮臨溪有山水之勝乃過廣德大路鎮有張氏名大年臨澗爲圃號桃溪嘗倅黃藏書教子一子登第一恩科岳侯嘗館于其家題其壁事之屏云近中原版蕩金賊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小大歷二百餘戰雖未及遠涉夷荒討蕩巢穴亦且快國讐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建康之城一舉而復賊擄入江倉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馬不回耳今且休兵養卒蓄銳待敵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即當深入虜庭縛賊主蹀血馬前盡屠夷種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飛書後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遺蹟隱然按小歷右僕射杜充在建康方謀討李成而虜掩至遣統制官陳淬同統制岳飛等領兵二萬與賊戰前軍統制王𤫉引軍先遁飛等敗建康失守通判楊邦義罵賊而死充下諸將潰去多行摽掠獨飛屯宜興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賴飛以全時譽翕然稱之浙江制置使張俊薦飛爲通泰鎮撫使飛獻金人之俘因上呼問得寔付軍中傑之乃此時也

紹興中秦少傅伯陽有詩送其舅王亨道知湖州曹別甘泉豹尾中隼旟仍駐水晶宮文昌地禁論思久燕寢香凝簿領空可但冀黃宜共理便應顏謝與同風飽聞回老榴皮字試問溪頭鶴髮翁說者謂呂仙嘗到湖之東林訪沈東老留詩云西鄰既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登東林寺于壁間以石榴皮自書其像人初不知之及秦詩出觀者不絕所謂鶴髮翁者乃給事劉公一止給事之祖都官善攝生東坡有詩故秦末句及之

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即汴河或惡有反文改從汴漢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浚儀即今開封也永平十二年夏四月詔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汴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裕更疏鑿而漕運焉大業二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子百萬開汴河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仍曰渠河爲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自是南北水始通世言大業鑿汴以此致之漢晉已有渠煬帝特開耳

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因憶古詩云昔爲芙蓉花今成斷腸草則古人已曾言矣

自講好關中之地中分爲界如南關大散仙人饒風武休等皆爲我有仙人關外分左右二道自城州徑天水縣出阜郊堡直抵秦州頃年吳璘大軍嘗由此以出西道地皆平衍即其地爲塹壕縱橫引水續行名曰地網以遏奔衝此仙人關左出之路也自兩當縣趨鳳州直出大散關耳關距和尚原纔咫尺彼嘗臨原下覷散關僅如蟻垤故其勢易以危亭有緩急仙人關可恃耳此仙人關右出之路也鳳州之東興元之西褒斜谷在焉谷口三山巽然對峙南曰褒北曰斜在唐爲驛路所以通巴漢旁連武休關又極東爲饒風關地斗入糧運難致異時獨恃饒風以控商虢由武休以達長安故嘗關爲蜀之咽喉向來撒離合寇饒風以迫仙人吳玠劉子羽以死守故不失西蜀則今諸關其可不嚴其備乎蜀邊關遠紹興分三都統屯要地聽命於宣撫司宣司嘗在利州後移興元去關密邇臨制爲便居則藉其威重以鎭撫有警則命一將東略商虢一將西據秦隴宣司建上將旗鼓直趨陳倉恢復之形成矣今併歸制置司深入內地往來待報爲難有警當如紹興之制可也

雲麓漫鈔卷第一終

雲麓漫鈔卷第二

五穀之名見於詩書甚
旣以青粱黃粱白粱丹
復以黍米粳米稷米甚
稷米注云稷米人不識
知是何米至引詩云黍
不能辨及所言五穀之
寒主下氣止泄利小便
不惟不能辨其穀且不
焉有性寒稻米南方
止泄而已今以詩與諸
古人用以祭祀出青龍
二物極相似惟本土者
葉有毛稷葉無毛黍
淡黃稷米深黃黍米黏
二物皆夏收而稷先熟
丹黑白三種而米色
文無稷字玉篇曰關西
祀謂之粢曲禮云稷曰
毛氏云秬黑黍也一
雅曰虋赤苗詩作穈
粟有十餘種粱蓋總名
是粟苗孔穎達曰苗生
黍稷南方曰秔稷蓋
酒南方秔諸穀之總名
之不黏者郭璞云沛國
黏者爲秫禾之黏者
屬不下十餘種而稻甘
粱白粱南人云赤須白
稼穡作甘五穀味皆甘
列青黃白與粟之別
總曰秔而下分赤須

照靈如大寶龜一　半青山無買處與君攜手話希夷元祐七年九月九日鍾離權書潁川莊綽跋云昔維揚有何仙姑者世以爲謫仙能與其壽按一日鍾離過之使治黃精乃書此詩呂公亦跋其後今侯王學士至而授之後數日王古敏仲自貳卿出守會稽至維揚訪姑自以與之王祕不以示人　宣和丙午其子誠爲西京留司御史續有中外之好得其副本後王氏家燬於兵

史記高紀云高祖嘗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班固刪去一觀字失多少意思

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長五寸許闊半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又書姓名於帖面而謂之牓帖當時稱爲金花帖子後臨軒唱名茲制遂廢吳郡於太平興國中錢氏納土士始試於京師爲端拱元年郡人龔識初登科其牓帖至今藏於龔元孫明之子昱處鄉人入之石

詩衛如瓠犀又曰八月斷壺魯語曰吾豈匏瓜也哉今人不知別或呼爲壺盧或呼爲瓢或呼爲匾蒲按古今注匏瓠也壺盧瓠之無柄者瓠有柄者曰懸瓠可爲笙曲沃者尤至秋乃可用漆其裏上古土尊瓦甒詩曰酌之用匏禮儀瓠祀天周禮朝踐用兩壺尊則知古以壺爲酒器周用銅謂之壺尊亞於尊彝有方圓之別周又有瓠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寸口徑一寸兩耳有提梁取便於用挈壺氏掌挈壺然設挈者非有提梁不可益知長者爲瓠在夏中則可食至秋堅寔乃爲器詩名物解云匏與瓠一物甘者名瓠苦者名匏匏以聲言也瓠亦名壺齊魯間長者爲瓠圓者爲胡盧今人又有匾蒲之名匾蒲即壺之反切也形長嫩而可食爲瓠經霜而堅則謂之瓠圓或匾爲胡盧其間蓋有苦者初不以此別也匏又八音之一云

永嘉人呼柑之大而可留過歲者曰海紅按古今注甘寔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周以夏四月爲正月於時卦屬乾正陽用事故也詩正月繁霜作政音呼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

邯鄲因名正自後作征音呼秦以十月爲歲首夏則建寅之月當爲四月從此遂以建寅月爲正月自後不改至本朝以與仁宗御名同音當時欲改正月作端月或曰一月有以政音爲言者正遂作政音如蒸餠則改曰炊餠凡平聲呼者悉改焉今人作征音呼非是奏對尤不可

單領有御龍骨朶子直宋景文公筆記云關中謂大腹爲孤都語訛爲骨朶非也蓋檛字古作朶嘗飾以骨故曰骨朶後世吏文略去草而只書朶又朶音相近訛而不返今人尚有撾劍之稱從可知矣

新莽大黃布刀文諸家皆云布刀細觀篆文其中一畫重即千字也此幣有布形無刀形謂之刀隸也況刀與布二物不可得兼曰千者當千用之

古印文有漢叟邑長說文叟作叜書牧誓注云西蜀叟孔穎達曰叟者蜀夷別名東漢興平元年馬騰等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叟邑漢蜀夷地名

古印文多云臣某者說者謂秦漢已前與人往復皆自稱臣不必君前東漢而下史傳中方無泛稱臣者其間又有臣某言事臣某言疏此則徹於君前無疑漢印皆方寸今觀之差殊不等豈人自爲度不必較以官尺耶

歷家用算多寡不同要皆本於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一度爲一日至於三百六十五日則有奇數四分之一以一日爲百刻一歲之中當有奇刻二十五故必計之以算世歷不知天道有復而即此算數至於不可勝計故算繁而多失若今推一歲奇二十五刻至於四歲已合成一日自可斷而復起且一歲積刻之算二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四歲而有十四萬六千一百歷算莫多於此而用算亦止於此故簡而無差且日行天度初歲起於子中次歲起於午中第四歲起於酉中至於第五歲復起於子中乃所謂天道有復起於子中者至中而復者也此歷法之本簡易如此而世歷不知故自太初以來未有不差之歷

後魏李葩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據古宜改鑄大

錢文載年號以紀其始古錢中文有太平五銖太平百錢孫亮時亦有太平號錢文所載則魏號也

瘞鶴銘在今鎮江府大江中焦山後巖下冬月水落布席仰臥乃可摹印紹興中訪舊本有使者過命工鑿取之石頑重不可取紙得十許字又以重不能攜但攜一兩字去兼其餘今通判東廳者是也

范文正在陝西言邊面闊遠屯壘雖多而人少或爲虜衝突自邊至長安無以爲固欲收兵於近裏州郡據要害爲三四大屯當時雖不得行紹興置沿江諸壘得其本意

僧楚祥有道行明州人也仁宗嘗召對留京師相國寺後乞南歸江陰人造寺以居之臨辭時仁宗賜御書十餘軸每軸兩字黃羅上飛白字大盈尺旁書云賜江陰軍華藏寺楚祥長老又賜佛牙一貝葉一今並存御書有爲前住持人竊取之者惜哉寺後賜名壽聖於乾道初改名廣福在乾明寺之旁乾明已廢予嘗言之於郡守向侯（子豐）向闢之朝併爲乾明廣福院今悉從從乾明某矣有泛海觀音像

舒州皖公山洞留題者甚衆沈樞密（夏）與嘗遊見洞上毒苔剝落處露一字曰下火知非今人名試命抉剔之乃唐李翱題字甚勁健予嘗親到名公題刻已遍山水殊勝

岳州華容縣玉眞觀有謝仙大字常州宜興縣善拳寺佛殿柱上有侯米謝字湖州項王廟覺海寺亦有侯米等字皆側書六一集跋龍書云恐是濤筏中記號

建寧府松溪縣瑞應場去郡二百四十餘里在深山中紹興間鄉民識其有銀脈取之得其利在隆興初巡轄馬遞鋪朱姓者言於府府俾措置大有所得事不可掩聞於朝賜名瑞應場置監官朱死於場中一子與人鬭亦死於場中祀爲神號七寶大王初場之左右皆大林木不二十年去場四十里皆童山場之四畔圍以大山雖盛夏亦給衣日正中方見日光乾道中人入穴鑿山忽山合夾死五十餘人血自石縫中流出取銀之法每

石壁上有黑路乃銀脈隨脈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數丈燭火自照所取銀鑛皆碎石用臼擣碎再上磨以絹羅細然後以水淘黃者即石棄去黑者乃銀用面糊團入鉛以火煆爲大片即入官庫俟三兩日再煎成碎銀每五十三兩爲一包與坑戶三七分之官收三分坑戶得七分鉛從官買又納稅錢不啻半取矣它日又鑛每五十兩爲一鋌三兩作火耗坑戶爲油燭所熏不類人形大抵六次過手坑戶謂之過池曰過水池鉛池灰池之類是也

南史凡朝廷遣大臣督諸軍於外謂之行臺自臺出師謂之臺兵或有自行臺被彈者因仍故號則自稱朝廷爲臺如言向臺及臺遣使之類是也與漢人言縣官無異甚至目京師之城爲臺城梁呼建康爲臺城至今言之

宣和書畫學之制學生習篆者畫蟲魚古今大小二篆習隸者習義獻歐虞顏柳眞行習草者習章草張芝兼習諸家者聽諸書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筆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爲上或方而有圓或圓而有方或瘦而不怯或肥而不濁若得一體者爲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倣古人得其筆畫而不得其均齊可觀者爲下　諸畫筆意簡全不模倣古人而盡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韻古爲上模倣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設色細運思巧爲中傳模圖繪不失其眞爲下其習有六一曰佛道二曰人物三曰山川四曰鳥獸五曰竹花六曰屋木各以釋名

鹽池在中條山之北處四高中下之地東西五十里南北七十里公羊傳河千里一曲唐梁肅謂河自昆侖來會濱漲九里在鹽泉谷又唐徐教謂鹽池之數有九一在幽朔二在河東所謂河東者大梁之東也一在鹽州一在解梁蓋河勢屈曲回抱而中有鹽泉水性至曲而折鹽性至折而聚洪範曰潤下作鹹積千里之潤去海既遠是以伏脈地中聚而作鹹此鹽水之所自出也解州鹽池自解縣東抵安邑之南凡五十里南北廣七十

里中虞兩邑之境分之曰解池安邑其歷於官而種鹽者曰畦戶治畦其旁盛夏引水灌畦而種之得東南風一息而成取而暴之已而乃入之廩中其外作重壖邏卒百人曰護寶都以防盜者圖經引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之語春秋傳晉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之地沃饒而近盬即此地也淮浙煮鹽布灰於地引海水灌之遇東南風一宿鹽上聚灰暴乾鑿地以水淋灰謂之鹽滷投乾蓮實以試之隨投即泛則滷有力鹽佳值雨多即滷稀不可用取滷水入盆煎成鹽牢盆之制不一有用鐵者以數片鐵合成中壘甎爲柱以承之亦有以竹爲盆者鹽戶謂之亭戶煎夫穿木履立於盆下上以大木杴抄和鹽氣酷烈薰蒸多成疾

補陀落迦山自明州定海縣招寶山泛海東南行兩潮至昌國縣自昌國縣泛海到沈家門過麋鹿獅山亦兩潮至山下正南一山曰觀月巖循山而東曰善財洞又東曰善處泉又東曰潮音洞即觀音示現之處又東曰仙人跡又東曰甘露潭東即大海南逾海曰善財礁南亦大海自觀月峯之上過一山中有平地四山包之即補陀寺寺後正北曰獅子巖左曰眞歇庵右曰佛跡石獅子巖上曰妙應峯乃最高處東曰盤陀又東曰白衣峯又東曰圓通嶺又東曰古寺基又東曰裏巖外巖又東曰桑木灣下曰木枕東即大海白衣峯下曰無畏石又下曰象巖自妙應峯西曰石觀音下即佛蹟又西曰善財峯又西曰西方巖又西曰彌陀峯西即大海自西登舟有路曰高麗道頭循東經實門嶺上有塔子峯旁曰梅岑自此又東復南入寺由普門嶺自南有路循徵月巖北至善財洞及觀音巖寺前路循東到古寺基過圓通嶺即山之北亦大海此山在海中初高麗使王舜封船至山下見一龜浮海面大如山風大作舡不能行忽夢觀音龜沒須臾中奏於朝廷得旨始建寺時乃元豐三年也華嚴經云補怛洛迦山亦云小白花山今此山皆白丁香花東南天水混合無邊際自東即入遼東渤海日本毛人高麗扶桑諸國自南即入漳泉福建路云

觀音多現於洞中或於巖上及山峯變化不一甚著靈驗

文潞公作家廟求得唐杜岐公舊址止餘一堂四室兩翼公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祊在中門之右省牲滌器在中門之左庖廚在東南外門再重西折而南　大觀四年議禮執政官以上祭四親廟手詔古無四世之文執政官視古諸侯祭五世不爲過高祖以上一祖稱五世祖一堂五室中室置五世祖東二昭西二穆夫人並祔屋九架厦兩閣飾以黝堊其七間每位籩十二豆十二簠四簋四鉶鼎一俎二壺尊二壺罍二爵坫三瓶坫一燭臺三登二共用罍一副爵洗一副神版之制文潞公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版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受詔之四方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版以行按大觀議禮神版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每室各有神幄貯以帛囊緘以漆函祭則出於位行禮用四孟月柔日今濮秀邸用仲月謂之仲享今人有用伊川主制一本判其半中書字復以所判之半入於中或誤入及迎送遷徙而脫落則爲不敬不若用版爲當則是大觀所載神版之制宜爲當世傳用也

藝祖登內南門指牌上之字問近臣用此字何義或對是助語詞藝祖云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命去之按史記武帝太初元年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注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爲印文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自後習見爲常門名云正陽之門大類一印便覺文弱如尚書省樞密院諸路軍額不用之字則知贅矣

史記武帝紀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尋陽今之江州在江南與彭蠡接樅陽則又在其東北屬江北去彭蠡遠矣不應自西而東復自東而西南入彭蠡如此迂也必是自樅陽出尋陽過彭蠡顛倒書此一字不然後人

傳寫之誤余嘗親到縱陽登魯直達觀亭細考之

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牲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左傳家語五祀月令以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昕范曄高堂隆以五祀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太宗伯五祀則用左氏家語說釋小祀之五祀用月令說釋王制五祀用祭法七祀不見於它經鄭氏謂周制五祀爲商制儀禮雖七亦禱五祀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霤人所資以居竈人所資以飲食兩漢晉魏五祀井預焉隋用月令祭法李林甫本月令祀行而不祀井五祀切於人者今人不祀而廣祀天神地祇人鬼之不當祀者皆不爲怪

唐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如元齡如晦思廉志寧世長褚亮薛收穎達文達德明元敬開元以無量行沖韋堅張說之輩爲學士見藝文志蓋唐有兩十八學士畫家不辨

周禮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大司馬之職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將軍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鼙所以令鼓也鐸所以作衆鐲所以行衆鐃所以止衆錞所以和鼓今之鑼卽古之鐃而所謂鐸鐲錞不復見金聲柰矣以意求之官府夜提鈴卽鐸以作衆舟車鳴鑼卽鐲以行衆釋氏擊小銅鉢卽錞和鼓之餘意

古碑首作垂帶屈下往往額多偏一邊後人亦倣而爲之予好收古碑蓋嘗疑此及出守漢東而郡齋有五大夫碑碑首作垂帶六四在碑面二在碑之左側後面卻連右側自上轉過爲之正觀則碑額甚偏及摹時碑面連左側背連右側方見其正且搏蓋是文多石小故爾四邊皆刻字故也今人不知此特愛其偏失古意遠矣

史記項羽紀項王卽日還國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漢書王陵以兵屬漢項籍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欲以招陵又南越傳王太后置酒漢使者皆東嚮太后南嚮王北嚮相大臣皆西嚮侍史記代王西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注如淳曰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嚮坐三讓不受群臣猶稱宜乃更同坐示變卽君位之漸使如注言西嚮遜示不欲東旣已南嚮又何遜爲則知史記以東嚮爲尊矣

雲麓漫鈔卷第二終

雲麓漫鈔卷第三

雲麓趙彥衛景安

唐制諸州有軍故刺史銜帶使持節某州諸軍事某州刺史今之廂軍是也至國朝分京師三衙之兵屯諸州秋高更戍如江陰則戍太平州福兵則戍廣之類於建炎初始罷更戍之制今之禁軍是也百姓則列五軍有前後左右中軍之別軍校有前軍後軍中軍兵馬使左右廂虞候又有都知兵馬使左右押衙教練使其目繁擇民之豪富者爲之唐建中赦許帶憲銜遇赦加恩遵爲故事有積階至司徒司空僕射太保者甚爲鄉里之榮青瑣高議云曹鈞夢龍求擾鈞如所約他日復夢致謝曰欲相酬要何實曹曰惟願子孫世世不離鄉里而榮耆叟再問何官曰都押衙後罷民兵權輕矣在國初有士夫被譴而責爲衙校者如海外數州每闕守帥司或差衙校攝州郡宴設備造則令賠補及出攝賞遂有破家之患荆公當國始罷差法斂民錢雇人爲之今之衙前是也湖州有胡夫人墓誌載其夫履歷細攷之方知爲衙前今台州凡吏人妻必自稱夫人蓋亦沿襲也初遇赦卽帶銀酒監武銀謂銀青光祿大夫酒謂檢校國子祭酒監謂監察御史武謂武騎尉也紹興三十六年六月衡州人訴其鄉人胡厚昌稱官戶索出告命乃其高祖再遷於乾德四年爲衡州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監武如式省部契勘云元豐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時衙校各帶憲銜止是吏職不合理爲官戶始立法云

幞頭之制本曰巾古亦曰折以三尺皁絹向後裹髮晉宋曰幕後周武帝遂裁出四腳名曰幞頭逐日就頭裹之又名折上巾唐馬周請以羅代絹二腳繫於上前法武也二腳垂於後法文也兩邊各爲三摺法三才又加巾子制度不一隋大業十年吏部尚書牛宏上疏曰裹頭者內宜著巾子以桐木爲內外黑漆唐武德中尚平頭小樣者證聖二年則天臨朝以絲葛爲之以賜百官呼爲武家樣又有高頭巾子亦呼爲武家諸王樣巾子

景龍四年內宴賜百
樣巾子明皇開元十
也又裴冕嘗自製巾
帝改製其垂二脚或
庶多效之然亦不妨
吹玉笛圖又鄭谷詩
笏眠其便如此唐末
團頭以紙絹為襯用
其纔急之便不暇如
成而進御五代帝王
位之主各創新樣或
之狀合抱於前僞孟
角左右長尺餘謂之
劉漢祖始仕晉為并
之不復上翹迄今不
前今兩脚加長而巾
金剛經凡有六譯姚
諦隋笈多唐元奘義
六十三字世傳因僧
文後人參入之經中
天之祖名稷故易即
從沙門德訖則瑜之
或傳入國中故也佛
迦經譯師漢人故文
一卷後每經必有呪
文使不知義理者見
凡得西域書令曉番
訖僧鑒義等刪定譯
新經藏中有宋朝新
氏自漢明帝始逼人
楊墨之道熾孔孟力
表六經故不得而滋
加以神怪民情翕然

南衙上十二行是始皇文意具如親制遣勑史刻石著作休嗣作世璽史家謂北海王壽茂苾慶府特率詔書脩東嶽子觀復備能言之

恭邑獨斷漢百戸小吏曰天家又云官今人曰之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何耶

李肇補國史唐宰相呼曹長郎中員外侍郎補人呼中官之次者曰閣呼上名日端公古今之百里之長周曰縣正春晉謂之大夫秦謂之令改唐末始有知縣之稱鎮縣公事蓋鎮則有兵朝以知縣爲高令爲次紹興末宿直中官以小枕屏一時無名號曰畫障風野亦便于圖坐人

又云出于膚中自曰話閭使者嘗求其骨則不非北人語也按崔豹古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一曰屏也鄭禮記注屏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盧圓門罘罳曰使民無復爲之輕疎浮虛象羅綱又文宗寔錄太和中甘罘罳而去又溫庭筠補

語正觀元年制自今
旨命諫官隨之有失
待開元朔望改御紫
魚元宗曰魚袋者五
諸家說則閤者殿後
廊廊後有小室三楹
乘輿自內出先坐此
後亦然故隋后得至
諫官入隨失卽諫元
小廊通處卽閤門自
過所謂入閤過此門
宮之居爲殿餘爲閤
子謂殿爲閤近世之
梁武帝崇奉釋氏置
於京西掘地瀆水旋
餘傳記乾元二年三
奉宣於天下州縣臨
詮於昇州秦淮太平
生池記天下置放生
釋氏寫經一行以十
其紙數以十七字爲
柳子厚遊山諸記法
體公羊穀梁解春秋
表黃魯直跋奚文學
依列子湯問此所謂
前代婦人以黛畫眉
不用黛而用墨按墨
中方得施粉黛則知
古人稱父曰大人又
曰參語人則曰老兒
常不怪也元人呼父
諸王書自稱耶耶韓
豈唐人又稱母爲阿

雲麓漫鈔卷第四

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
申聞施於備劄亦曰劄子
訓曰除聚而詞人上于甘
解皆無除去之義舉世其
版行東坡長短句賀新郎
蹟乃樓華屋水調歌詞版
云但得人長久以此知前
宋景文公脩唐書棄用去
傍以朱筆改之嘗見所
如泰山北斗塗之改云
斗字
刑統皆漢唐舊文法家之
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時
有奴婢賤人類同畜產之
類不可爲訓皆當刪去
三禮圖出於聶崇義如爵
器繪牛象而不知爵三足
象皆作牛象形空其背
國子監所畫與方州所
差殊
張忠文公叔夜嵇仲靖康
兵勤王以不推戴異姓
靖康丙午閏十一月內
在國子監街東陶濬圃
破以不推戴異姓取過
京北去道中不食至白溝
不復語明日薨在易州
遂火化第六子仲熊字
十八日到東京相國寺
焉眞家下戊午年十月
功德墳寺及錄到挽詩

學官四員許改官增
常參官薦舉於康定
通判薦舉於熙寧禁
熙增教官添縣丞諸
濫滯之嘆
臨安知府遷職至殿
部事減故也雖出於
由此建儲不置尹改
大兼之謂之省府學
即當面奏自庶官進
紹興既講和務與民
廊實金日增庚午辛
金民間樂之相傳云
九攜小刀假皁衫幞
府門子云秦太師令
與之通傳時知府張
禮云秦太師有指揮
紙徐步展於側邊桌
過微劃損面上又刺
一指嵩負痛刀落巾
相持遂捕送獄鞫成
違背　聖旨不放房
機廟既內禪壽幸淮
孟婆且與我做些方
語謂風為孟婆非也
曰孟姥孟公梁簡文
貞云元冥為水官死
王荊公之生也有貛
為戴花道人來訪其
以文名天下因述其
公父書於冊自後休
戒閽者有戴花道人
荊公見之述父所記

樞密也自五代以來尚
是參樞亦云兩府也而
陸羽茶經云江左日近
片或號京挺的乳及骨
之湖州出長城（今長興）顧
懸脚嶺北岸下唐重修
典郡日陸羽以爲冠於
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
嘗聞嘗茶時兩郡太守
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
須嘗陽羨茶則孟所寄
搗聲昏曉衆功何其
於李氏也貢詩又云移
嘗役盡室皆同臻捫背
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
使費臊已類今人不知
今之蠟梅按山谷詩後
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
蠟梅木身與葉乃類蒴
王立之詩話云蠟梅山
於京師詩云金蓓鎖春
味極不淺體熏山麝臍
暗香度
山谷山礬花二首序云
數尺春開極香野人采
作詩而陋其名予請
不借礬而成色故名
者以謂小白花山谷
人堅坐不去耶杜淵
梔過近世曾慥端伯
玉蘂花詩云一樹瓏
花即玉蘂花也介甫
取其白山谷又更其

一月作小一月作大也太元八十一首每首當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贊每日當二贊計七百二十九贊只當三百六十四度之半欠半度并四分度之一計欠三分將踦贏二贊足其數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据每贊當一日二贊計四分卻剩了一分老蘇自爲加分之迭將踦嬴一贊除去卻將踦嬴所加四分分作一百八分又關作四分每分當二十七除去一分外所存三分有八十一分每首加一分則與周天數合

古者於宗廟之祭蓋九獻始作樂九變以降神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鬯灌於地求神而后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灌王乃迎牲於廟門之外而大夫贊幣從牲祝則迎尸出於堂戶牖間之位后先薦籩八豆八於前而王麗牲於碑射而殺之以毛告純以血告殺然後體爲七體腥之以獻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用酌獻尊此之謂朝踐則朝事之籩是也饋食朝踐之後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將獻之時后又先薦籩八豆八以配王之薦熟尸未入室之前王與后再酌醴齊以獻謂之饋食既訖后又獻加籩八加豆八而王又酌以酳尸后亦從王酳尸此之謂加籩之實而羞籩自此進矣既酳而后又獻羞籩八羞豆八而諸臣進以酳尸焉故王與后各一獻而三獻與諸臣之職是爲九祭太祝又索祭於祊樂舞入以樂皇尸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加爵者太子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各行一加爵復有三獻若祭天則七獻漢世五供但一獻人主卽坐於東廂後世雖備三獻但責之有司而王后不預

古人多自稱下官見於傳記不一蓋漢晉諸侯之國並於其主稱臣宋孝武孝建中始有制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書是也今人猶有言者

使臣之義始於藩鎮當國初武官處以三班號祇應官有左右班供奉班是也至太宗以其資品少又創三班借職三班奉職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東西頭供奉官有司號爲小使臣內殿崇班內殿承制爲大使臣宣政改制易爲郎使臣之名不改二字害義爲多卽與漢晉諸侯王得臣其境內一同況此自是王官而稱於比肩事主之人尤礙理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射之卽斃斷其髑髏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厭辱之也故漢人目溲器爲虎子鄭司農注周禮有是言唐諱虎改爲馬今人云廁馬子者是也

漢天子筆管以錯寶爲跗毛皆以秋兔之毫今多言寶跗蓋出西京雜記

雲麓漫鈔卷第四終

雲麓漫鈔卷第五

雲麓趙彥衛景安

本朝凡前代僧寺道觀多因郊赦改賜名額或用聖節名如承天壽聖天寧乾寧之類是也隋唐舊額鮮有不改者後來創建寺多移古名州郡亦逼於人情往往曲從然豈有勅賜於彼而臣下可移於此特不思耳甚至富民功德寺皆有名額中令兩府以上得造功德寺賜名往往無力爲之反不若富民也

酈道元水經注云吳興郡吳郡會稽郡謂之三吳漢順帝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爲吳以東爲會稽

錢塘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又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卽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辨錢塘引十三州記云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塘縣南十二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澗二水東龍源橫過寺前卽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於錢湖蓋錢源之聚滀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卽見故有二名焉錢湖卽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可驗其它行次北第二門曰湧金門卽金牛出見之所也第三門曰錢塘門乃縣廨在焉蓋自前古以來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與圖經不同

北人諺語曰胡孫爲馬流交廣志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家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歷年既長人物與之俱化語言嘲哳故取譬云

魏晉河東郡郡多雜流徙民有劉墮者工釀王公庶友牽拂相招飲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返語爲桑落也桑落酒名今僧徒飲酒亦有廋語呼爲般若湯又云不啃言不揖而徑飲也

夫子之門授業身通
此見於經者也後世
非夫子之言又且名
乖楊雄謂速哉七十
弟子身通六藝者七
宗安帝幸闕里之所
尼弟子傳家語仲尼
取復不一琴張申棖
以七十子之說取琴
預大觀四年始參定
里公肩定字子仲顏
子章秦商字子丕
元禮互見之悉賜侯
者四蘧瑗林放申棖
陳亢琴牢家語之所
作古史有云史記索
又見於論語此言公
光武二十八將前史
不過九人耳如鄧禹
弁之發張步賈復之
之守信都此七事一
漢高之興羣臣來從
人以將屬以客以厩
特將以卒以左令尹
執盾隊史以中涓騎
騎將以弩將以客吏
軍匠外又有以趙將
以魏太僕以曲城戶
以趙羽林以齊將以
魏郎以越連敖以故
平江有張省幹者病
喘失音臟腑利已數
皆欲先止臓腑忽吞

兵集眾附南據江
後表爲鎮南將軍
孫堅傳初平三年
逆於樊鄧之間堅
峴山爲祖軍士所
山川之險後復先
之北有樊鄧二城
亦荊州隸也要之
天下爲州如唐之
言也是時荊州牧
南東漢而來或謂
擊撲食物法有禁
放三日或以數十
物無不然非如今
漢制自中二千石
十八班陳復爲品
代言之職西漢多
則尚書郎主作文
臺試初上臺稱守
郎魏晉以來中書
魏文孝謂高閭曰
應詔所任以其地
中書通事舍人後
呈奏之事自是詔
令啟瑯琊王爲中
能獨任自晉建國
故能王言彌綸德
林學士以文章侍
答學爲內制中書
杜詩云脫身薄尉
官不堪說未免箠
亮爲監察御史以
官吏刺史有罪五

硬弩欲張鐵柱彎
富小民舉動崛強禮
溫厚舉措端正體
漢隋神采自如骨
健而鋒刃交加錢
秀整裏書如少年
蘇舜欽書如五陵少
狂歌飲樂張友直書
別有一種情態纖
今人目錢有文處
王面幕為夫人面

文面作人乘馬錢
豈音漫史記亦云
諸侯年表天子加
王安傳尊子不害
初即位賜爵八二
州有後漢修義井
某錢若干凡六七
人五大夫秦漢爵
許遷得如諸侯王
子平當有曉之者
優人雜劇必裝官

古生嘗學縱橫捭
十餘年善詭譎二
歡心超廣漢為京
稱古掾曹又樂府
其才免罪每宴令
後為參軍按本朝
為房州參軍最為
職守恐以曠官敗
責焉人一見必指
玩戲今人多裝狀
東坡四月十一日

不同

雲麓漫鈔卷第五終

雲麓漫鈔卷第六

雲麓趙彥衛景安

古人祭器以竹木爲之傳曰大夫祭器不假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旅人爲盤周禮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爲上大夫苟有功德則又得銘其祖考之功烈故銘款多云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所謂銘施於鼎彝者是也三代鼎匜有存至今皆大夫以上得受器者之所爲宣和博古圖遂以爲崇義竹木之說爲非抑不思耳

紹興中有漁者得一石於淮狀如瓜於瓜瓣凸處有字屢鬻而不售淳熙十一年王仲行尚書守廬得之出以示予予曰乃新莽律權石字甚細篆體詛楚文因爲釋之曰律權石重四鈞黃帝初祖德□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工德受正號卽眞改正建□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當前□龍在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方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按漢書律曆志王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其權衡篇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王莽傳梓潼人哀章作銅匱逃符命莽下書曰予以不德托於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敢不欽承以戊辰直定師古注於建除之次其日直定又資治通鑑恭始初元年歲在戊辰明年改元始建國歲在己巳故其文有皇初祖黃帝始祖虞帝戊辰直定之語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衡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與此同其間有一兩字疑者闕之以俟博識之君子

辛應仲云婦翁陸少卿在襄陽修城得一碑字頗佳而父子同名曰靖出其墨本示予碑額書云大唐羅君墓誌文前復題云隋處士羅君夫人誌銘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春秋三十有一隋仁壽四年五月終則羅君隋人也繼云夫人張氏年八十四龍朔二年六月終則夫人唐人也今題羅君曰唐夫人曰隋已大謬碑乃靖之子紹嗣善誌所立而呼其父爲君所書三代目靖爲父又頗已所立碑故字有父子同名之疑因知文章工拙初無古今

淳熙四年間車駕幸太學建石經閣遂新兩學議者以舊像無福厚氣象合改塑旣畢工始悟舊像無著處欲遷於富陽縣學武成王遷於殿前司廡下富陽縣中諸生不願易殿鴟亦以不便爲詞時湯村新建東嶽行祠兩廊未有像詔將遷焉已定送祠之儀行下臨安府具鼓吹學中士人禰鄰送至門外予時爲臨安幕屬以爲駭俗其舊像經兩朝祭奠宜奉安首善閣諸公以爲然議遂定自是繪像一變與古不同矣

漢大要以軍吏立國蕭曹起郡吏而爲相自絳灌王申屠嘉皆向時椎埋狗竊之人平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之徒非郡獄吏則卒史胥佐也治效皆顯著史冊及公孫洪以儒下闕得史耶

漢高祖詔守尉長史善遇高爵惠帝令民得買爵高后文帝賜天下民爵七年賜民爵戶一級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景帝三年賜民爵一級四年五年又賜爵一級賜天下民爲父後者爵可矣賜民爵戶一級景帝三年間三遷其爵苟有犯法不知當時守尉長吏何所施其治具帝於七國反後連年賜爵與高后之戶一級同皆欲收人心殊非先王固結人心之實

金國每年賀正旦生辰遣使所過州縣日有頓盱眙鎭江平江赤岸有宴平江排辦司數

搖船當直防護鎗旗桿子火臺火把岸樑燈籠共用五千三百一十四人

防護禁軍一百三十二人鄰州者

搖船人二千六人

使副當直一百六十人

准備阻風添搖船一百五十人

旗鎗隊一百二十人

運使擡船二百九十六人
盱眙鎮江平江三押宴防護當直擡船一百五十人使船擡手六十人
押進馬至鄭州十三人
沿流五巡尉火臺火把岸槹三千一百七十六人
火臺一千八百六十二座
燈籠四百七十一碗
火把船九十八隻
接伴使副當直五十人
擡船二百四十人
遞馬船十隻
每程用帶毛角羊二千斤四程計八千斤
北果錢五百貫
御筵果卓十行行十二楪
食十三琖並雙下
頓食使副每分
羊五斤　猪五斤　麪四斤
粳米五升　雞一隻　鴨一隻
鯉四斤　油半斤　柴三十斤
炭二秤　四兩燭一對　酒一斗
果三十楪　蜜煎十楪
油鹽醬菜料物各有數
點心
栗一升　羊一斤半
猪腰子一對　麪一斤半
上中下節各有降賜若折錢使副折銀三兩三錢
都管九錢一分　上中節七錢六分
下節四錢五分半
御筵不坐折金七錢
姑蘇館批支一千五十六貫八百十五文
公使庫一千六百一十九貫四百五十八文
軍資庫八千七百六十七貫一百五十九文
凡賀正生辰來回程御筵頓食等每次用二萬貫共四萬貫他州亦不減此

唐科目至繁唐書志多不載或畧見於列傳今裒集於此

制科及第（永徽二年）　志烈秋霜（顯慶三年）　洞曉章程（四年）
材稱棟梁志標忠梗
政均卓魯字俗之化通高
安心畎畝力田之業夙彰
道德資身鄉閭共挹
養志丘園嘉遁之風載遠
材堪應辯　學綜古今
茂材異行（麟德元年）　銷聲幽藪
幽素（乾封元年）　詞贍文華
直言極諫　抱儒素（咸亨元年）
韜鈐　詞操文莊
孝弟揀直（天授二年）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長壽二年）
長材廣度沉跡下寮（證聖元年）
文藝優長（萬歲通天二年）　絕倫
經邦（聖曆三年）　疾惡（大足二年）
龔黃　拔萃
賢才（神龍元年）　才膺管樂
才高位下　賢良方正
材堪經邦　孝悌廉謹
草澤遺才　文學優長
茂才異行　藏器晦迹
抱器懷能（景龍二年）　宰臣
文可以經邦（景雲元年）　文以經國
藏名負俗　懷才抱器
明三經通大義　抱一史知其本末
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
經國治人（先天元年）　藻思清華
道侔伊呂　才堪刺史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
文章俊拔超越流輩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開元二年）
哲人奇士隱淪屠釣
良才異等　文儒異等
文史兼優　博學通議（六年）
文辭雅麗　武足安邊（十五年）
高才草澤沈淪自舉
才高未達沈迹下寮（十七年）
多才（二十一年）　宏詞超絕流輩（二十二年）
王霸（二十三年）　知謀將帥
平判入等（三十四年）　國子明經
上書中書試同進士及第
文詞秀逸（天寶元年）　風雅古調（四年）
詞藻宏麗（十三年）　樂道安貧
文辭清麗（建中元年）　經學優深
高蹈丘園　軍謀
孝悌力田聞於鄉閭
超絕（貞元元年）　識洞韜畧堪任將帥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四年）
書判拔萃（元和元年）　五經
開元禮　學究
律令　明習律令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
三禮（二年）　傳通質典達於教化
軍謀宏達材任將帥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
神童（六年）　寶黃（十二年）
處士（十五年）　山人（長慶二年）
日試百篇　道舉（三年）
日試萬言　長念九經（寶曆二年）
學究周易處士（大和二年）
草澤應制　三傳（七年）
三史　童子明經（大中元年）

明算

說者皆以嘉禮不野
被髮而祭於野者曰
諸將出征拜墓以榮
拜埽禮沿襲至今遂
墓而延親知者唐賢
合謂兩君相遇於境
周官冢人有祭墓爲
言之

唐野史云貞觀中太
昔在永和九年莫春
白雲先生降其室而
仍孫也爲浮屠氏於
才上聞之卽欲詔取
遽索後因召至長安
軍作此三百七十五
字爲法此本乃後人
亂以石函藏之本院
搜訪但得智永千文
祝於天是夜夢守殿
蕭翼持梁元帝畫山
以進翼至越舍於靜
辯才且誑以願從師
經以遺之辯才曰此
亭模本唯老僧知其
佯爲輕易且云此亦
而悄以子方之顧不
往翼潛歸寺中紿守
亭及山水心經復回
辯才出詔示之辯才
詣闕投進上焚香授
屋鏤幣有差及賜辯
書不捨晝夜旣成書

散而復聚

請盟錄載女直用兵之法戈爲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全甲刃棓自副弓矢在後非在五十步內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人攜不過百枚其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斬能同負戰沒之尸以歸者則得其家資凡將軍皆自執旗衆視所向而趨之自軍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軍行大會使人獻策主帥聽之有中者爲特伍其事師還又會問有功者隨高下與之金人以爲薄復增之

李白有贈參寥子詩云著論窮天人千春秘麟閣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巒東坡所與交遊參寥乃僧人也

戰國有四公子謂春申平原孟嘗信陵梁亦四公子大通中帝謙恭待士忽有四人來貌可七十鶉衣躡屐入丹陽郡建康里行乞經年無人知帝居同泰寺講佛經僧瑤永安僧慥通會妙旨與之談論四人同謁一僧柱口帝驚召入儀賢殿給湯沐帝問三教九流及漢朝舊事了如目前問其姓名一人曰姓蜀[illegible]名闊[illegible]一人曰姓䵷[illegible]名杰（音傑）一人曰姓㚇[illegible]名端[illegible]一人曰姓仉[illegible]名習[illegible]合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之四人喜揖昭明如舊交目爲四公子

南朝有貢計館在建康縣東二里洲子岸上諸州府秀才選舉皆憩此館

六朝自石頭東至運署總二十四度皆浮航往來建康城外有朱雀航卽今之浮橋是也今浙西臨流州縣凡載行旅之舟謂之航船義或取此

所之名見於六朝永昌一年置儀所又有錢所天監中有刻漏所

爾雅曰山南曰陽水南曰陰故華陰山陰皆在山之北淮陰濟陰江陰皆在水之南

漢明帝夢金人而摩騰竺法始以白馬陁經入中國明帝處之鴻臚寺後造白馬寺居之取鴻臚寺之義隋曰道場唐曰寺本朝則大曰寺次曰院在法寺有寺主郡有僧首總稱主首而宣和三年禁稱主字改曰管勾院門同管勾院門事供養主作知事座主作住持至建炎初避御名並改曰住持

班固才識不逮司馬遷遠甚於高祖紀見之史記第云高祖姓劉氏母媪蓋司馬漢臣不敢斥其君名班固爲漢書盡用司馬遷舊文卻云高祖諱邦字季意謂補其遺缺不知害義至於世系卻當推究反不書秖於贊略曰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太公諱合言之亦從略可見才識下於司馬遷

東坡黃州詞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蓋疑其非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合於史漢陽之說出於荊州記漢川之說蓋以赤壁草市今其近處亦有烏林唐漢陽圖經云赤壁又名烏林在汉川縣西八十里跨汉南北（汉川卽漢川）據此二說相去不遠然曹操初敗赤壁再敗烏林赤壁烏林乃二地今指一地二名已失之況曹操舟師自江陵順流而下周瑜自柴桑（今江州）泝流而上兩軍相遇於赤壁則赤壁當臨大江今臨嶂漢川皆非臨江處通典元和郡國志皆嘗辨汉川繆則臨嶂繆亦可知黃州出於齊安拾遺以赤鼻山爲赤壁（見水經）以三江下口爲夏口以武昌華容鎮爲曹操敗走華容其說尤繆蓋周瑜自柴桑至樊口會劉備與備進軍逆操而後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今赤鼻止在鼻口對岸何待進軍而後遇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則赤壁當在江南岸今赤壁乃在江北岸亦非也又曹操既敗自華容道走保南郡漢南郡今江陵華容監利石首武昌華容豈走南郡路嘉魚之說唐章懷太子注東漢劉表傳云赤壁山名也今在鄂州蒲圻縣通典引括地志赤同元和郡縣志則云赤壁山在蒲圻縣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唐蒲圻臨江今析爲嘉魚故說者據之而指今石頭口爲地然石頭口初未嘗以赤壁名而嘉魚縣圖經亦云此地無赤壁考之水經則不然水經云江水左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逕至烏林（江水東注凡水經言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鄺道元注云村居也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卽是處又云江水至今漢陽界云江水左逕百人山南鄺道元注云右逕赤壁山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處據此則赤壁烏林相去二百餘里元和志所指烏林已與此合而赤壁則不同今漢陽百人山對岸大江中有赤磯者在江夏縣境江圖謂之赤圻爲江夏之說者曰此卽道元所指也曰磯曰圻皆壁之誤耳嘗以爲烏林赤壁二戰相繼烏林之捷又自赤壁始不應兩地懸絕如此及觀江表志赤壁敗後黃蓋與操作詐降書紿操以衆寡不敵交鋒之日蓋爲前鋒當因事變化至戰日蓋始用火攻之策操敗走如此則二戰初不同日方是時操師八十萬首尾相接二百里不足訝水經之言爲然後漢紀總書烏林赤壁故後人指爲一地

雲麓漫鈔卷第六

雲麓漫鈔卷第七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

院監察御史謂之察

樂懸院神廚院皆子

院等品秩亦不甚高

士院舍人院爲兩制

鼓是爲六院皇子之

目之曰官院僧寺亦

唐人多稱使郡守一

則兼觀察以至河堤

餘使下逮州郡莫不

稱官參謀官檢討參

官判官推官下至吏

省官走卒則有散從

輦官天武官之號推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

漆或用版以鉛畫之

帛如勝廣書帛內魚

紙趙后傳所謂赫蹏

倫傳用縑帛者謂之

廣麻皮等則古之紙

曰冊子取簡冊之義

簡處州作槧版尙髣

至白絹斜封三道印

靖康元年趙子潨知

香道由其邑賜金帶

盤庚將治亳商三篇

言諸臣之先以誘之

根株盤固如爵三桓

魁士皆出寒畯觀此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

郡表爲瑞遺兼司徒

祖宗時三衙軍兵每年揀汰下諸郡養老皆優其廩諸郡亦得以守倉庫紹興中沿江大屯倣此淳熙間劉邦翰侍郎乞概汰在本軍給半糧自是諸軍始有老弱之人而親戚亦多遂有食不足之歎

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其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衆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卻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爲多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蓋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鞫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唐書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之不拜未知起自何時

儀制宰臣使相出使到闕百官城外相見贊請對拜前期差知班申如不判請不集字郎申三省及報百官元祐元年四月文潞以致仕官不敢依儀制有旨特許書判

國朝例崇政殿試舉人畢編殿考覆官臨畢後以垂殿增置內給庫屋難以藏置卷大遂移於集英殿見哲宗御集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吊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羲之書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事也啟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制自渡江後方乘轎至今不改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爲將人自爲法當時有張家軍韓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兵尤精常時於軍中角其勇健者令爲之籍每旗頭押隊闕於所籍中又角其勇力出衆者爲之將副有闕則於諸隊旗頭押隊內取之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悉於四等人內角其優者補之一入背嵬諸軍統制而下與之亢禮優賞異常勇健無比凡有堅敵遣背嵬軍無有不破者見范參政致能說燕北人呼酒瓶爲嵬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范嘗使燕見道中人有負罌者則指云此背嵬也故韓兵用以名軍嵬即罌北人語訛故云韓軍誤用字耳

朱勔之父朱沖者吳中常賣人方言以微細物博易於鄉市中自唱曰常賣一日至虎丘主僧聽其聲甚偉出觀之但見鶴於廊廡下延之設茶語以它日必貴自是主僧頗周給之其子勔有幹材蔡太師憩平江沖攜以見蔡因得出入門下被使令再入相京屬童貫以軍功補官遂取吳中水窠以進并以工巧之物輸上方就平江爲應奉局百工技藝皆役之間以金珠爲器分遺後宮宦人皆德之譽言日聞遂取太湖巧石大者尋丈皆運至闕下又令發運司津遣謂之花石綱勔與其子汝賢得以自恣每還吳中輒自稱降御香張錦帆郡縣官鼓吹以迎之勔所衣錦袍云前徽宗嘗以手撫之繡御手于袍上宣和乙巳秋降香過泗州官吏迎見汝賢傳指揮到城中相見及至亭遍名又云承宣歇息久之再通曰睡著矣是冬金人入寇勔父子以木舟東下不敢見人人亦不往見旬日間京師權貴與內侍來者頗多往往皁衣衫行於市又數日傳云上皇已在發運衙人初不信但見坐船一泊於河步緋幕張於船前閤之果然又數日軍馬方至街上皁衣人益多所聞貴侍皆在焉童貫亦坐帳中續又聞高球於南山把隘時徽宗幸發運衙城上亭觀漁又旬日始移幸浙中都人下者愈衆方至虜已逼城南京遣兵來侍衛虜退師後上皇還京師往來皆親至泗州塔下燒香施僧伽鉢盂袈裟至親著於僧伽之身初普照寺大半爲神霄宮至是經御筆畫圖以半還之寺僧皆歡喜鼓舞方上皇初至已將寺之聚寮屋退還及回所還益多道流盡拆去窗戶之屬及再遷併所拆悉取去道流喪氣矣至靖康初勔等始被行遣籍入其家云

當塗當水陸之衝素無城壁建炎三年八月中得旨刱築時先公爲邑丞相辟督其役儒林郎當塗令鍾大方朝散郎知蕪湖縣周方將朝散郎繁昌丞趙士宸主簿夫儒林郎司理參軍王儔都壕寨欲以閏八月五日興工七月二十九日賊劉麟犯城十一月十八日金人渡江遂併力興築凡役夫一萬餘人用夜叉任木等五十餘萬條城成周六里半零六十五步高三丈門樓戰城馬面敵樓悉備開壕闊十二丈深二丈四年正月且賊盧進領兵據蕪湖　二月邵青張琪踵至七月往增圍閉一十七日至紹興元年五月十六日青領軍德忠孫立魏義閻在驅衆數萬駕大小戰艦數千直入姑溪河布兵圍城刱硬寨斷河水以返堤掘斷接路地方二百里發火焚民居掠鄉民三千餘人沿江採青薪疊積道二賊首執刀秤驅逼稍緩即斬首以屍疊路一日與城平下瞰城中射火箭燒樓櫓執孚編十有二人至城下剖腹取胎以卜自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晝夜攻擊攻擊不息用雲梯三梢五梢大砲百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四面填壕志在必得先公召募長槍敢死士下城四壁劫寨乘東風發火燒賊疊橋遇風猛火盛延燒賊砲鵝車洞子雲梯賊救接不暇驅强壯無殘疾鄉人衣以錦繡巾裹擁至江口剖腹取心欲祭轉西風反燒樓櫓官軍劫中賊寨連夜接戰殺死賊兵不計其數頭項賊首往往中箭砲拼歸及相度得姑溪河水面高於賊營遂於二十六夜募軍民下城決河水勢湍急滲浸賊寨計窮遂於二十七日申時拔寨順流而去凡守禦十有二日是時先公中流矢得歸朝人麥議馬觀國萬金見剩即裹創巡城士氣鼓作卒保一城生聚

台州臨海縣章安祥符寺法堂上有高廟御坐寺僧師顏年八十餘矣能言東巡事云時年方十四事悟講主建炎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民間謠言天子航海東來

泊金鰲山下二十八日
金鰲入寺有黃頷者坐
徵乃取炊餅五枚以進
復擷園蔬芼以羹盥進
小竹輿乘之以來立語
凡留十四日始航海去
金鰲又留八日忽聞六
海由四明還紹興李正
五日車駕至四明十五
至昌國縣二十六日移
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
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
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
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
日二十九日正月二日
正奏云張浚出兵擊退
八日移丹離章安十九
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
頤言不合然今歲饑皆
甕盎一獨峯坡陁鬱茂
之間昔辨牛馬東看海
書際寺與夫祥符塔院
人題詩云牡蠣灘頭一
頁登臨約同向金鰲唱
其人不可得矣御坐一
間有詩云黃帽當年從
業風波惡好作君王坐
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
詮次得此檄云永初二
驃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
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
令馬四十四驢二百頭
未幾渠卒石簡俱亡故

記云期集謝恩了從此使者披袋隨子騾從等仍於曲江點檢從物無得有闕闕即罰錢便於亭子小宴召小科頭同（一作團）集至暮而散大郎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便差定先輩二人少俊者爲兩街探花使若他人折得花卉先開牡丹芍藥來者即各有罰

雲麓漫鈔卷第七終

雲麓漫鈔卷第八

雲麓趙彥衛景安

余外舅家收柳公權親筆啟草一紙皆小楷字僅盈分而結體遒媚意態舒遠有尋丈之勢紙長不過七寸廣亦如之及中興重與祕省賀方回之子肯以獻書得官秦太師付以搜訪遺逸外舅之兄張公觀言以所得託賀納之秦府秦進之上方張自待次虔州瑞金簿易監文思院其季復以所得投之中人引秦事爲證亦歸於天上獨外舅兩啟尚存云上翰林柳學士璪某謬玷顯榮皆承闕乏昨者肇書尉勉蘭省遷超雖上意欲壯於軍威在外臣轉深於官謗此皆學士曲垂獎會潛爲扶持豈肯容於北風爲主人於東道況兼姻媾早接清華推魏公感外家之情用何氏奉諸姨之敬念深外妹亦愛屈夫不然則安得道已隔而分更敦官轉尊而志愈下感之不忘佩以彌芳思奉冰霜遐同雲漢仰計負霄路於高闕隔人烟於禁垣嘯傲霞高從容日近閒揮綵筆時弄紫泥益彰叔則鸞鶴之姿轉映王恭神仙之狀便當乘風浩氣濯弄瑤池秉陰陽之鑪錘輔天地之橐籥異時傳賜今日先知瞻望風猷常在魂夢某再拜又侍郎頡頏重霄騰凌迥漢刻名仙館絕跡人寰潤飾洪猷承迎中旨金莖瑞露雲表先嘗玉輦靈桃窗間暗識方茲獨步誰敢爭衡況藝奮神工時推妙翰鳳鸞異態龍虎殊姿白首何人顒池謹子後生是畏前輩有言若非思與神凝韻無俗累則安能致茲道邃迢彼等夷竊纔槩之楷模入王羊之閫域往者韋相公嘗謂侍郎能以書諫者今則行執陶鈞坐登台輔終提一筆以絕百僚後命之來延頸而俟某素無數效叨濫寵榮一授潘垣兩遷官秩猶以處脉操扇粗識孤虛蹈馬彎弓未爲遲暮嘗將丹懇以奉休明所冀侍郎猥錄孤微終垂此遇使其晚節無媿平生下情云云前輩俱殿爲柳筆然非柳亦不能造此但啟中有鄙諫之語豈它人上柳啟柳自書之耶當有辨之者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其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故事趙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幾可廢前輩嘗以邵氏聞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參之皆不合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遺事後云文惠陳公之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圭公不啟封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出陛下本意也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進冊溫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合猶省始錄以示人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侍御選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三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諫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實說非事實也其它往往類此

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判官壁記云開元二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覆四按察之任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伐叛則以節度主之其間復置觀察而番爲三使兼唐書職官儀不詳故併記之

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王荊公取而刪爲唐百家詩或云荊公當刪取時用紙帖出付筆吏而吏憚於巨編易以四韻或二韻詩公不復再看余嘗取諸家詩觀之不惟大篇多不佳餘皆一時草課以爲贄皆非其得意所爲故雖富而猥弱今人不曾考究而妄譏刺前輩可不謹哉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王荊公爲新

經說文推明義理之
而中興恐有禁革以
放紹熙尚程氏曰況
景祐元年四月間上
氣乘舛此必感天之
宜推明咎徵之本因
儀列聖祖天尊在北
主宰中樞而聖祖司
之上既定位非順自
詳定禮院詳定當院
爲設於本殿供獻則

各無相妨仍別用表
位爲便從之後道士
復合之自渡江後朝
淸虛淡泊爲本五千
之皆能治國外又有
導引書符呪水史記
始好神仙方士祠祀
人不稱朕乃令咸陽
相通於此候神仙遂
丈長安作桂觀益壽
候遠求方士漢中法
處仲都故自後道士
事後魏嵩山道士寇
淡無所得自言遇老
二十卷崔浩師事之
專奉老氏配以莊子
天尊爲祖氣大有萬
乃李氏之祖取郊祀
營殿而祀之至本朝
昊上帝列於周柱史
效景祐之制少變之
則祭昊天上帝於宗

至詳州常平館六十里
館四十里至同流館五
十里至烏龍館三十里
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
長安圖元豐三年正月
事涉郡呂公大防命戸
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
城外取容不用折法
參以諸書及遺迹考
不能盡容諸殿又為
十五里十二門八街

之隸未央長樂宮在
直社門隋都城外郭
里百十五步周六十
門縱十一街橫十四
七十五步縱十一街
四十七步皇城左右
安福延喜門廣百步
治之街之西市一坊
南三十六坊各東西
廣各三百五十步外
內其七十四坊各四

南六坊縱各五百五
坊之地方各六百步
縱三里一百四十步
一百五十步縱五街
朱雀門皆有大街各
宮城廣四里縱二里
三丈五尺東一門西
大安宮　唐大明宮
縱四里九十五步東
二十七里縱三十里
四里縱二里四面各

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則是祭前焚柴升烟皆求神之義因爲祭名後世轉文不焚柴而燒香當於迎神之前用鑪炭爇之近人多崇釋氏蓋西方出香釋氏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事則焚香誦呪道家亦燒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人祀夫子祭社稷於迎神之後奠幣之前三上香禮家無之郡邑或用之

韓紃字子禮父盈冑祖路知荆南曾相公彥之紹興八年任潭州判官上書論和議之非知州李昭祖得其副本申於朝廷得上旨韓紃小官動搖國是降官編管循州告詞云守臣坐汝之罪來上及到貶所又爲將官韓京所招挐家死

雲麓漫鈔卷第八終

雲麓漫鈔卷第九

雲麓趙彥衛景安

朱雀元武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祥符間避聖祖諱始改元武爲眞武元冥爲眞冥元枵爲眞枵元戈爲眞戈後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爲眞武現繪其像爲北方之神被髮黑衣仗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益嚴加號鎭天佑聖或以爲金虜之讖

今人呼洗爲砂鑼又曰厮鑼凡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爲篩鑼今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之爲厮又小轉也書傳曰養馬者爲厮以所執之鑼爲洗曰厮鑼軍中以鑼爲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世傳遁甲書甲旣不可隱何取名爲遁及讀漢郎中鄭固碑有云逡遁退讓遁卽循字蓋古字少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秦越絕書隋經籍志云子貢作其書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傳辟內載春申君李園事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嬛之名僅見於此其策書始終皆出女嬛尤爲異也至書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

自浙江東南溪行而溪水淺澀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彈大者不過盆椀齒齒無數五色可愛行三五步一灘卽四邊或上流有擁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堰水勢噴激怒如瀑而舟人所用器特與他舟異篙用竹加鐵鑽又有肩篙拐篙皆用木加拐如到書某字於其上每遇灘磧卽舟師足踏橋竿手執篙仰臥空中撐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撐謂之身擲篙舟師每呼肩篙頭篙轉身篙搶篙諸人卽齊聲和曰嗷嗷諸人皆齊力急撐所謂肩篙者覆面向水用肩撐所謂頭篙者覆面向水用頭撐轉篙者自身左移舟右轉轉身篙者或仰面卽覆面覆面卽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每譎篙出木卽一人急用一大木挺搶船尾蓋恐舟復

下也一舟復數人自水中挽水深處亦不過臍自處之青田至溫州行石中水旣湍急必欲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則碎溺爲害故士人有紙船鐵梢工之語言寄命於舟師也厥惟艱哉

近世官中行遣多用勸勉二字考之經其說有二謂之勸則不出於自然而已樂爲之謂之勉則出於不得已而人强勉之故詩言勸以義則勸非出於自然詩言勉其夫以正則勉非出於得已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爲儺俚語謂之打野胡按論語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野雲戲今人又訛耳

永安諸陵皆東南地穹西北地垂東南有山西北無山角音所利如此七陵皆在嵩少之北洛水之南雖有岡阜不甚高互爲形勢自永安縣西坡上觀安昌熙三陵在平川栢林如織萬安山來朝遙揖嵩少三陵栢林相接地平如掌計一百一十三頃方二十里云今紹興欑宮朝向正與永安諸陵相似蓋取其協於音利有上皇山新婦尖䃜祐欑宮正在其下

崑崙一作崐崘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天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邱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折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曰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十洲記云崑陵卽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墉

城面方千里城上安
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
側下有回屋仙人九府
崑崙在九海中爲天
崑崙虛赤水出東南隅
北陬弱水出其西南隅
渡西海至大秦大
西海之濱有小崑崙
上應天河山海經崑崙
墟其白水出東北陬
崑崙虛色白其凡千
大曲淮南子河出崑崙
云崑崙三仞下曰樊
上層城一名天庭淮
闆之中東漢明帝永
固駙馬都尉耿秉騎
水爲於蒲類海上唐
囊在今肅州酒泉縣西
王見西王母於此山
遊初不出中國云凡
古之聖王諱世皆不
今諱而不改者如昭
紹城避朱梁諱改曰
本作茂譚亦以李唐
改劉爲金果有石榴
蜜爲蜂糖太一十神
至今不改本草有薯
諱又改爲山藥則與
虛子職或寫作密子
宀下必俱爲孔子弟
宓或宓加山子賤碑
之與伏古來通用謬
說文羿帝嚳時射官

生知樂爲文皆法坡遂爲第一速揭榜方知子厚子
青箱雜記載南唐徐鉉至義興讀漢太尉許馘碑其陰有八字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莫曉其指鉉以黃絹幼婦語意求之云此謂許碑重立也義興字犯本朝熙陵嫌名改宜興予家先塋在焉屢訪許碑不可得邑人張駒千里云今縣治之南有數叢家形製特大圖經以爲許氏墓上有一碑字似漢張平子墓銘篆體首云司農夫人劉氏山陰人自後爲蘚語漫滅不可讀所謂太尉碑則不復可見矣紹興丙子冬過頤山訪故人邵子門有殘碑云舟行許氏墓側見有此石居民以爲浣垢之具意謂人所棄而不有者戲取以歸索水洗而讀之雖首尾不足知其爲馘碑也其文云歷司農衛尉太僕遂登太尉所謂司農夫人者其馘之配乎碑敘官爵若永樂少府悉漢代所有字古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不忍確去舊文以今文刻於漫處所謂許碑重立也因模取墨本跋其後以遺邵子使之知寶此石無使後復有如子者負之而趨云

彭祭酒學校馳聲善破經義每有難題人多請破之無不曲當後在兩省同寮戲之請破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彭停思久之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下者有悲歡之異人益嘆伏此兩句乃吳中舟師之歌每於更闌月夜操舟蕩槳抑遏其詞而歌之聲甚悽婉唐人有詩云徙倚仙居凭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一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盛行於時具載輦下歲時記云是章孝標製與此意同

公孫賀爲丞相其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覺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上許之且索一豪民亭長之責至煩丞相親捕主守盜賊至於千九百萬以捕一匹夫使得贖漢網可謂闊疏矣至武帝以後則不然也

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又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又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又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其制若不同又且煩碎學者多不考蓋比閭之法所以保養斯民相生相養使隣里各有恩義秦漢間但令有罪相糾而風俗壞矣欲行三代之政則比閭之法不可不講卒伍之法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此卽後世保伍之法逐捕盜賊是也均土地稽人民此言民數大約四家計口二十有四人其堪任使者十人凡一井八家爲堪任使者二十人可見周家役民不窮其力井田之制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邱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百里者孟子曰方里而井計之則邑方二里邱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名爲甸之意以其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匠人云成方十里此言四邱爲甸甸與成其實一也鄭解成爲甸表裏之意其出兵車一乘故謂之甸甸乘也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當甸任其中旁一里以治洫故注云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不稅論語注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據成方十里出車一乘也成元年左傳服注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戎械備且謂之乘馬是據甸方八里出車一乘也二者事得相通故各據一焉若然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耳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成方十里九百夫之田也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上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其出兵夫家不盡行故一車士卒惟七十五人少康言衆一旅蓋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司馬法乃言興賦之數據前項民數一井八家可任使者二十人今六十四井爲五百十有二家其堪役通一千二百八十人而籍於司馬之徒者纔七十有五人蓋四百七十家有餘只賦兵二十五人耳司馬法又有炊家子廄養衣裝樵汲二十五人當出外又法畝百爲夫至徒二千人此言徵調之數據前項兵籍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今云十井爲通促零就整以十起數耳田制八家爲井起算兵制十人爲什起算各從其宜非有損益也比閭亦以整數四邱爲甸凡六十四井其籍七十有五今十通爲成加前一邱三十六井之地爲百井八百家是謂一百八十八家其兵亦當添一甲有零只調二十人蓋四分常兵之數而徵發其一故八百家止言三百家番休者常五百家也積數凡百井八百家得爲丁四千八百人堪任使者二千人二十分二千之一有奇爲一百人有奇又四分百人之一强止發二十人耳百里千里皆然車馬亦然自邱備一乘乘四馬但賦一馬積四邱爲甸凡四甸方賦一乘故促十六井爲一通出一馬從加百井爲一成出一車亦無增減句言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成言七十人徒二十人蓋調特差擇宜爲士者居多也

雲麓漫鈔卷第九終

雲麓漫鈔卷第十

雲麓趙彥衛景安

能改齋漫錄記問亦博矣第一卷書佛法乃引列子商太宰嚭問之語曰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謂佛法原夭地之始夫列禦寇之書與莊子皆宗老氏多寓言列子多非舊文前賢固言矣老氏之徒所云西方謂西王母之類故周穆王西遊非佛之西方也佛之法入中國明注之史豈有爲儒而信非聖之書反誣先哲耶今佛之書見在觀其入山修道蘆茅穿肘降魔驅鬼屬意空寂有所謂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與堯舜民無能名者乎借使其法果與天地並原則人類滅已久矣只此一事便見所學又言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基有無窮問第一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令然前輩類多有之如荆公東坡皆有會魯公張文定生日詩又載曾郎中獻秦十絕褒度只今稱聖相之句解云李義山韓碑詩帝得聖相相曰度蓋取晏子春秋仲尼魯之聖相也意以禁生日詩爲非聖相爲可稱其它諛譽前賢爲不少又如詩人得句偶有相犯即以爲蹈襲及恃記博妄有穿鑿不暇一一論與考其人姓吳名曾字虎臣撫州臨川人秦益公當軸時上所業得官紹興癸酉自敕局改右承奉郎主奉常簿爲玉牒檢討官秦薨不敢出其第十九卷自稱不樂京局且不能委曲時好恐以罪去以此惑後人蓋癸酉歲正是秦興大獄追治賢士大夫時則必有以取媚致身清要宜乎取聖相而以禁生日爲非釋氏之教與天地並原也

今三衙有殿帥馬帥步帥馬帥俗呼馬軍杜詩洗盞開嘗對馬軍唐已有此語

陶穀使越錢王因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王聖明天子要錢塘宣政間林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爲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云奉

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即無口耳王林詞窘屬之幾辱命彼之大臣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備牒奏上朝廷一時爲之降黜後以馬虜進用至中書侍郎

杜少陵故武衛將軍挽詞有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脩可注云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師曰古詩云桃花亂落如紅雨赤雨言落葉也此章言將軍善舞劍及彎弧故曰舞劍過人絕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失蹻騰赤羽千夫膳黃河十月冰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則赤羽謂箭言矢不虛發發必得獸可以供千軍之膳苟如所注則不與下句對而意殊遠矣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喻麋墨大小二枚蕭子良荅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不知喻麋石墨果何物爲之近世貴松烟取烟之遠者爲妙故江南李氏時有墨務官李廷珪等墨見存東坡時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遺坡謝以詩有云書窗拾輕煤佛帳埽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蓋是埽燈烟爲之邇來墨工以水槽盛水中列麗椀然以桐油上復覆以一椀專人埽煤和以牛膠揉成之其法甚快便謂之油烟或訝其太堅少以松節或漆油同取煤甚佳

唐房千里竹室記有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爲柱楣撑者爲榱桷王元之竹樓記蓋其餘意予嘗至江上見竹屋截大竹長丈餘平破開去其節編之又以破開竹覆其縫脊簷則橫竹夾定下施窗戶與瓦屋無異西人又有板屋詩云在其板屋各從其土俗云

近日優人作雜班似雜劇而簡略金虜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故流傳及此

陸羽別天下水味各立名品有石刻行於世列子云孔子言淄澠之合易牙能辨之易牙齊威公大夫淄澠二水易牙知其味威公不信數試皆驗陸羽豈得其遺意乎

古之祭墓與後世不同隨州有隨侯冢山形如飛鳳冢在其背於對山下築臺號爲祭墓臺至今人呼爲隨侯祭墓臺

汝陰王明清字仲言有揮塵錄云塵史亦其從祖王彥輔所撰則二書皆出一家彥輔多國史中事揮塵錄載張耆既貴嘗欲置酒邀禁從上詩之既書集羅幃翠幙稠疊繞圍繼以燭列屋蛾眉豪侈不可狀每數杯各少偈如是者三數暨至徹席出戶則云已再晝夜矣恐未必然蓋侍從官有朝殿每一次入局治事況人一夕不寢必困倦豈有兩晝夜而不覺朝廷爲之廢務殆幾於爛柯之說矣所以孟子有盡信書之嘆

今之民間所納夏秋二稅蓋唐大中間取一年諸色科斂最重者定爲二稅則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勑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伍文足陌一任造麴酒貨賣則是再增酒麴錢矣又置坊戶以三年爲界界滿必增錢實封投狀百日限滿拆封給價高人上戶增價攘奪洎其久也課高難辦又創萬戶酒之說將一坊酒額盡均苗頭上舊坊戶既有醞具其上戶亦有力造酒酤賣五等下戶白令出錢數且零細家至戶到貽害良農目今浙東湖北皆有斯弊悉緣違官慕愛民之虛名忘久遠之利病爲無窮之害予向在漢東偶有爲此舉力爭得免故書以告來者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宮漢武阿嬌金屋晉尤甚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爲阿武婆婦人無名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蓋是承襲之舊云

王迥字子高族弟子立爲蘇黃門壻故兄弟皆從二蘇遊子高後受學於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微之爲作傳或用其傳作六么東坡復作芙蓉城詩以實其事迥後改名蘧字子開宅在江陰子襄居江陰常見其行狀書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真東坡兄弟往來簡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賓以毋宗女歷得右職常爲

鎮江都統司機宜開其所得帖於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袞雲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㒟取去爲壽光堯今在天上矣

洞庭有山水之分吳中太湖內乃洞庭山產柑橘香味勝絕韋蘇州吳融王維蘇子美詩序皆指山爲言楚之洞庭乃湖連亘數州邊湖亦產柑橘襄陽記李叔平敕子曰龍陽洲有千頭木奴龍陽洲在洞庭側旁張華云橘在湘水側劉璉云寄生於南楚謝惠連甘賦傾三節兮湖之匯皆言湖邊初不指湖爲言今湖南多云鼎甘亦此義洞庭名同其別如此

秦太師十客施全刺客郭知運逐客吳益嬌客朱希眞上客曹詠食客曹冠門客康伯可狎客又有莊客以及詞客湯鵬舉惡客施全乃殿前司軍校不憤和議以斬馬刀鷩於街旁俟秦輿過害之賴宣傘兵執住伏誅郭臨安人登科以少俊選爲孫壻秦每夕必留二杯郭多出久至中夜或它宿留門以俟秦嘗以佩刀分遺子壻一日宴集皆佩之而郭已遺人矣秦大怒適會其夜出合門者無納遂罷親吳常之宜興人門蔭爲人純謹遂令繼郭改秩爲臨安倅驟得次對秦薨以無實歷不得親民蔭補不行後得一子官晚還其致仕遺表恩朱希眞洛人以遺逸召既致仕復出多記中原事秦喜之秦薨復歸嘉禾曹詠戚里與其子熹爲姻家頗有才用事爲戶部侍郎後安置新州曹蒄之東陽人登甲科爲秦門客不一歲躐進奉常簿中書檢正秦既敗追其科甲復還上舍後再登第雖於人差遣有爲之地者得僉幕荊門軍康伯可捷於歌詩及應用文爲教坊應制秦每宴集必使爲樂語詞曲湯金壇人本亦出秦門既薨攻之不遺餘力餘二人則忘之矣

翟公巽祭儀謂或祭於昏或祭於旦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其意出於洞微志返魂香事是捨三代聖人之說取不根之言可乎

書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今觀史記載釐降二

女於媯汭嬪於虞帝曰欽哉卽接愼徽五典此乃伏生本文蓋二典堯舜事相連虞朝方成書故曰虞書則知今舜典孔安國所分無疑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皆依倣堯典文爲之詳味其文與堯典不類安國雖分爲二典卒不行於世隋始得於航頭遂與堯典並行史記多載尙書語不爲無補也經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古文簡奧學者當於聖人分上體貼方見得舜蓋舜有頑嚚之父母傲慢之弟而能盡孝曲意承順內則得其歡心外則使無犯於鄉曲盛德日書堯聞之妻以二女卽後世尙主之意堯非不能召舜而留於帝室以舜有父母故又以二女嬪之家齊身正舉而加之上位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此語得之豈復有浚井捐廩就時受杖等事此皆是將小夫賤隸事體貼聖人孟子又復書之何耶使其嫂果治棲所謂百官堯遣以隨主者主爲强暴攘畧百官烏得不以上聞而堯亦豈能但已也可發一笑史記多改尙書本文人疑之蓋時未有訓詁曉者少故易從漢言耳自安國變隸古後人不復見古文時於史記見之

李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說者以爲工在壓字上殊不知乃吳人方言耳至今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

青甆器皆云出自李王號秘色又曰出錢王今處之龍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唐陸龜蒙有進越器詩云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鬬傳杯則知始於江南與錢王皆非也近臨安亦自燒之殊勝二處

醫書論人脈有寸關尺三部手掌後高骨下爲寸寸下爲關關下爲尺自高骨下至切寸脈指盡處得寸爲寸則是切尺脈指盡處上至中指尖豈非尺乎古人以身爲度故寓於脈以言之今醫家但屈中指以兩紋盡處爲寸或側手論夫長短雖不相遠至問尺寸何以名脈

則不能害

楚世爲强國以齊威公之霸與之爲敵謂之齊楚晉文公之霸亦與之爲敵謂之晉楚秦雄曰秦楚吳强曰吳楚自三代以來有國歷年可謂久矣其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在唐汝之間則是鄧唐汝皆其北境鍾居巢爲東界及滅越至以徐沂爲東疆地亦可謂廣矣初熊繹都丹陽卽今枝江康爲勾亶王今江陵紅爲鄂王今武昌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文王熊貲始都郢今之郢州古號鄢郢昭王畏吳去郢北徙鄀東西蓋屢遷矣

孟子曰惡紫之奪朱也蓋朱與紫相亂久矣仁宗晚年京師染紫變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靑徐以紫草加染謂之油紫後人指爲英宗紹統之讖已見王氏書自後只以重色爲紫色愈重人愈珍之與朱大不相類淳熙中北方染紫極鮮明中國亦效之目爲北紫蓋不先染靑而以緋爲腳用紫草極少其實復古之紫色而誠可奪朱按周禮義疏以朱湛丹秫三月末乃熾之卽以炊下湯淋所炊丹秫取其汁又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竀三染謂之纁士冠有朱紘之文鄭云朱則四入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論語君子不以紺緅飾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緅是五入爲緅也若更以此緅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爲玄也更以此玄入黑汁則七入爲緇矣則知古之朱亦汁染之紫與朱寔相去不多今之淺紫其近之矣

文士輕薄不顧理道有甚害義者孔平仲雜說載陳偁陳汝義同在禮院爲博士職掌宗室輀祭每一次得絹五十匹見一老宗室在朝路指覩曰此輀材也我當得之二人相爭它日見有聯騎造朝者則又曰此皆輀材也我當得之豈有活人遽欲得財而願其死仁人固如是乎宗籍凡袒免以上賜名受官有親兒弟名士揭士芑士邕士緩者乃寓不典之言於其間又有矢之殺之亦此義也其他令誅令縣等不可槩舉後又取怪僻字但欲爲戲笑致於撰字行尤當致思使與國姓無妨如

不字運國姓固不
然不亦訓甚詩曰
字若字必字亦非
裒得乎高宗行實
書闈曰敷文取帝
苗格以寓譏誚其
林高閩人擢第終
入儒學傳終於京
出姑蘇時蔣公侍
年十二三贄文上
屋後號孺學坊爲

林讀希字子言後
字頴叔亦爲樞密
爲姑蘇人

本朝自收諸鎭之
察之而兵寖無總
大觀二年又帶馬
撫使雖帶此職而
應者紹興以後其
總管至與師臣爭
宗朝降制罷之今
都督府尤見不知

本朝有糧料院譌
每月合支糧食之
馬料誤矣

名年始於漢武往
時思繼先烈曰貞
興取建隆紹興之
熙詩曰時純熙矣
淳化雍熙紹熙則
則取開寶天禧矣

溧陽縣有東漢潘
略漢書永平十年

紹興初陝西五路惟熙
安撫使王公庶忽承申
熱自將數十人到鄜延
人年少氣銳與衆言曰
執不可譚自以二千騎
前王甚怒譚語其故曰
聞之亦不追王公歸而
收下獄以火遍殺之
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
淡而白中有二人一青
上下甚速至日中光彩
餘不見是年十二月逆
云
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
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
聞矣
嘗編周孔訓子事爲圖
使其子伯禽代受封於
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
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一人　子獨立鯉趨而
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
乎曰未也不學禮無以
今人多言故實史記馮
祖御筆用南人爲相殺
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
此語其後王荆公首變
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
夫不復言僅見於邵氏
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可以小智測度也

第一指(過四益四并挂一爲九)
第二指(過一益二并挂一爲四)
第三指(與第二指同)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指少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
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
第二指(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遇少謂一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爲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爲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爲少陰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兌上)唯二爻不動餘五盡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震下坎上)六位盡不遇九六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爲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二爲占則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爲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言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爲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一陽爻九六言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者舉老陽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謂一陰爻六言二十四策六爻當百四十四者舉老陰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八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爲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爲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於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爲震初九)再動於壯而生坎象之七(謂二索而得男也)三動於究而生艮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於太陽而生巽象之八(謂少陰之八爲巽初六)再動於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於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爲八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曰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矣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也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白樂天與董生言易
易解(十八變而成卦八變而小成)
四營而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爲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爲老陽得六爲老陰得七爲少陽得八爲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爲老七八爲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爲老其次爲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

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稱于子午而壯于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四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右東坡說
左傳筮卦
莊廿二年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又有互體聖人因其變而論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閔元年　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震下坎上)之比䷇

三三坤下坎上比三三初九變而爲比辛
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
之筮坤宮六體不易初六
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
閔二年　成季之將生
男也其名曰友在公右
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
變而爲乾曰同復於父
遂以命之
僖十五年　秦伯伐晉
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內周易利涉大川往言蓋卜筮書雜辭以
象未閒
蠱之貞風也其
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有木
爲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
僖公四年　晉獻公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
之渝攘公之羭一薰
僖公十五年　初晉
兌下震上歸妹之睽三三離下兌上
其繇曰士刲羊亦無

也衁血也貺賜也刲所象不變故下封无
女震爲長男故稱日士女西鄰責
震之離亦離之震兌氣
晉姓震爲雷離爲火女嫁反害其家之象
其旗不利行師敗於
惡故車說輹在離則也坐敗旗焚故不利
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
有弓矢之晉不吉之象姪其從
之姑謂子圍實秦六年其逋
高梁之虛晉惠公死之地在平之
其象可推非此而往或取于時日旺相以

遇明夷䷣之謙䷎(離下坤上明夷，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日，夷傷也)日之數十(甲至癸)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融朗也，離在坤下日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艮為山，離為火)於人為言敗言為讒(艮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純離為牛，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不足飛不翔，不遠翔，故知不遠去)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位亞卿，不得位以盡其子之道)

昭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坤下坤上坤)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昭廿九年　史墨引周易言龍言見龍

昭三十二年　史墨言季氏出其君曰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哀九年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之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子水位，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它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坎上，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六五陰爻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故)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漢律歷志云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故目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又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五故用五十京房謂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也馬季長云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運轉而用也且一十百千萬百居一十千萬之中分而取五十用之中之又中所以用五十也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五六天地之中數五五而二十五是天數二十五也五六三十是地數三十也又所謂一三五七九而備天數二十五也二四六八十而備地數三十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而大衍之數五十虛其五是為五十也五十之數其用四十有九者虛其一也虛其一者以況太極五猶人君端拱無為百官効職焉

分而為二以象兩

合同未分則用五十既虛其一則以四十九莖蓍分之於左右手也分之於左右以象兩儀兩儀者動儀靜儀天地是也一陰一陽之謂也

掛一以象三

先於天之左手分掛其一以象天地人之三才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以四數之以象四時也四數數之以包十十數莊子曰數者一二三四是也故天下之數不過十而甲子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十日象焉

歸奇於扐以象閏

歸天手之奇於扐以象三年之一閏也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每歲餘六日也月之小盡又餘六日共成十二日故三年而一閏也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又於地手逐四數之歸其餘數於扐以象五年之再閏也一年而剩六日又月之小盡六日共十二也三年一閏外剩六日所以五年再閏而後掛者分掛之於一虛也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

今參之古今得簡易法

周蓍四十九莖

第一揲不五則九　第二揲不四則八

第三揲與第二揲同

三者俱少為老陽爻重

謂初得五　次四　又四　餘三十六

兩少一多為少陰爻折

謂初得五　次八　又四　餘三十二

三者俱多為老陰爻交

謂初得九　次八　又八　餘二十四

兩多一少為少陽爻單

謂初得九　次八　又四　餘二十八

納甲例說并圖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

甲者五行之首六甲也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十干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謂之十二支干以十言之支以十二言之每支配干得五納者干支相配而納歸之為五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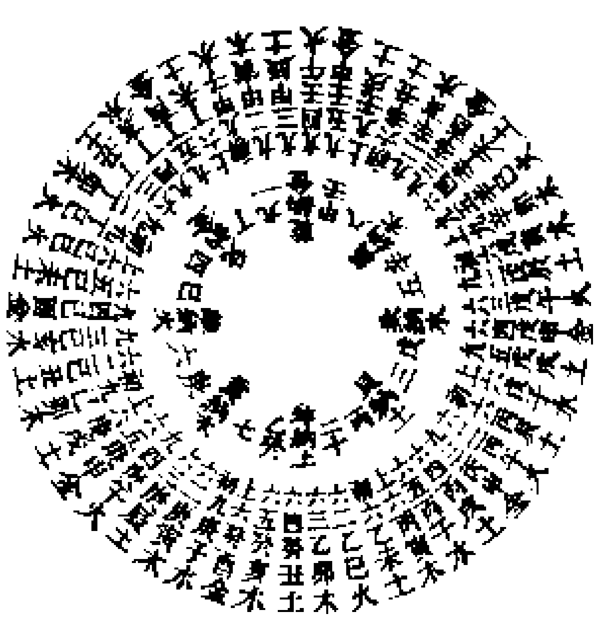
八卦乾坤震坎艮巽離兌

乾坤納兩頭乾納甲與壬坤納乙與癸上下包之也

配合而歸五行也其源出於八卦乾坤爲父母包括始終故乾甲坤乙乾壬坤癸包十干而無爲震庚干而支子午蓋有長子代乾之義巽辛干而支丑未蓋有長女代坤之義坎戊干而支寅申離己干而支卯酉寅申卯酉者日月出入之門戶艮丙干而支辰戌故艮爲土之陽兌丁干而支巳亥故兌爲金之柔

納甲之法可以究天地生育之理乾納甲壬坤納乙癸上下包之也震巽坎離艮兌納庚辛戊己丙丁者六子生於乾坤之包中如物之處胎甲者左三剛爻交乾之氣也右三柔爻交坤之氣也乾之初爻交於坤生震故震之初爻納子午（以乾之初爻納子午也）中爻交於坤生坎故坎初爻納寅申（震納子午順傳寅申也）上爻交於坤生艮故艮初爻納辰戌（亦順傳也）坤之初爻交於乾生巽故巽初爻納丑未（以坤初爻納丑未也）中爻交於乾生離故離初爻納卯酉（巽納丑未逆傳卯酉也）上爻交於乾生兌故兌初爻納巳亥（亦逆傳也）乾坤始於甲乙其次納丙丁終宜納庚辛今乃反此者卦必自下生所以先初爻次中爻終乃至上爻此易之敘亦胎育之理也物之處胎中莫不倒生自下而生者自然之理也又曰甲乙者十日之始也壬癸者十日之終也乾坤者易之門亦終始之理具焉故始於甲乙終於壬癸甲娶乙而生庚乙娶戊而生辛庚辛長男長女也故以配震巽焉壬娶丁而生戊癸娶丙而生己戊己中男中女也故以配坎離庚娶乙而生丙辛娶甲而生丁丙丁少男少女也故以配艮兌焉由乾坤而有震巽由甲乙而壬癸而有庚辛此其敘也

納甲圖



術家納甲歌

乾金甲子首　坎水戊寅頭
艮土丙辰位　震木庚子求
巽木辛丑起　離火己卯遊
坤土乙未轉　兌金丁巳流

凡得卦本之以納甲參之以世應又有飛伏若大六壬五行相克則術家自有訣

雲麓漫鈔卷第十一終

雲麓漫鈔卷第十二

雲麓趙彥衛景安

十二律圖（呂不韋春秋）

黃鍾律（宮）　林鍾呂（宮下生林鍾爲徵）
太簇（上生太簇爲商）　南呂（下生南呂爲羽）
姑洗（上生姑洗爲角）　應鍾（林鍾爲第二宮太簇爲第三宮與五聲同第一宮法）
蕤賓　大呂
夷則　夾鍾
無射　仲呂

六律名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此六者爲陽月之管謂之律律者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又律者述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所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此六者爲陰月之管謂之呂呂者助也言陰氣沉

六呂名

伏各有助也泠州鳩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濤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肅純恪中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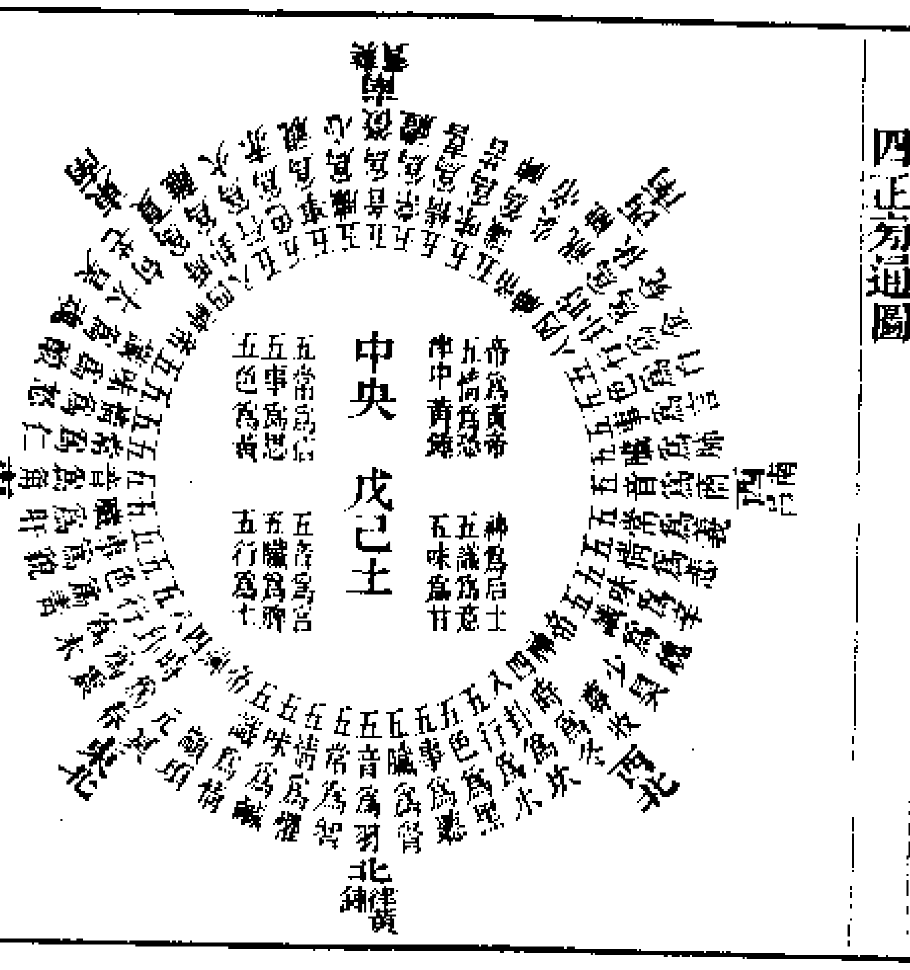
黃鍾中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尙宮五聲莫大焉故陽氣施種於黃宮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於子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姑潔之也位於辰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物也助蕤賓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十月十二月還相爲宮

伏羲氏作易紀陰陽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五聲之正也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爲宮而商徵以類從事

十二月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而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太簇爲第三宮其餘爲宮與推五聲

同第一宮法

四正方位圖



古十二律京房衍爲六十律以律所生者爲夫婦以呂所生者爲母子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取妻呂生子律左旋呂右轉黃鍾爲天統者黃鍾十一月陽始生故黃鍾爲宮以祀天林鍾爲地統者林鍾六月坤始生故林鍾爲宮以祀地夾鍾爲人統者夾鍾二月卯日之所自出夾鍾爲宮以祀先祖皆以類求之先作律準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蔡邕巳曰今無能爲者魏列和制十二笛以求律故有笛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聲濁者用三尺二笛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此二尺九調與濟郎劉秀鄧昊等以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它十一律笛皆類此於制爲雅是因笛以求律也宣和間作樂求徵聲不得嘗創爲燕樂曰黃河清曲其聲雜故當時有落韻詩之誚周禮疏濁者是角音清者徵音今人卻以單中所吹角爲角聲則角聲不可考矣按八音惟笛可以推尋晉書志黃鍾笛南呂爲羽第三孔也林鍾爲徵第四孔也又曰宮有三一曰政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宮有七聲錯綜用之凡二十有一變伏四孔一曰正角出於角上二曰倍角近笛下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或倍或半或四分一皆不足孔而取其度以近進退上下之法卽今笛家於其孔按以指之或半或上或下取聲者是也謂之折搭晉書又謂準之用絃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則知笛誠可以求律今人忽而不知求雖范蜀公司馬文正公亦皆泥於上黨之黍宜乎律法日燬嘗欲求善笛而問之末暇當有因余言而探賾者律庶乎復顯矣觀律準則又知今之瑟乃漢時律準非古瑟也古瑟蓋五十絃云

國朝州郡役人之制

衙前入役曰鄉戶曰押錄曰長名職次曰客司曰通引官優者曰衙職建隆以來並召募惟鄉戶押錄主持管押官物必以有物力者其產業估可二百緡許收繫重重難日久有勞至都知兵馬使試驗其才遣赴闕與補官如衙前闕卽抽差年滿押錄里正押錄三年里正二年替限內各管重難一次諸州各有額熙寧四年行募法令民出免役錢元祐初罷募法改招稅戶投充鄉戶衙前別立法優之如公使庫等上京綱運之類並別差使臣將校其高強戶許出役錢免得重難分數紹聖初復熙寧法建炎元年減三分之一仍召募下諸邑公人皆用此雇與差保正不同今人不知云旣差作保正又令出雇錢

吏人建隆四年使院人吏員闕並募有田產語公事人

充不足則據數均於屬
諸州主戶三萬以上者
司二十八熙寧中吏額
如舊紹聖復差法建炎
貼司建隆初諸州惟有
司景德二年量私名書
定姓名祗應人吏有闕
司貼試書寫又人吏不足聽
司每案不得過五人二
貼司
造帳司建隆以來以使
平二年以縣所差人牽
募能造帳人充轉主造
給以免役錢支仍立定
於吏人內抽差三年無
祗候典初請縣各遣人
縣熙寧四年始令募人
散從官初諸州有承符
有人力當直並差稅戶
編勑三萬戶以上節院
每八年百人外置雜職
從官
院虞候建隆以來並依
級白轉充三年替歸農
充遂於四等戶差一作
雇錢政和獄子給重祿
季替宣和罷重祿雜職
替指年限滿未願歸農
為額熙寧在散從官外
指教
斗子國初斗揞並選下
給錢紹興召保產五十
欄頭委轉運副使揀選

猶善虛二張封將軍土人相與即水落處建伽藍至本朝尤盛建炎紹興初陷於賊而山中能自保有帶甲僧千數事定皆命以官汪彥章集有補大洪山監寺承信郎告自後多說神怪以熒黠者四出號端公誑取施利每及萬緡死則塑作將軍立於殿寺循山而上壁立在雲霄中地窄依巖爲層樓雲霧所蒸屋易壞且無水皆四簷屋溜於池以飲石林云居高山常患無水京口甘露吳靈巖霅川之道場此亦其一也

自熙寧元豐後議禮者紛然大節目有三一曰郊祀按周禮歲有九南北郊上辛祈穀孟夏雩五方帝在本朝皆行之以上公攝事三歲則又合祭天地於南郊備六引鹵簿雞竿肆眚列八寶撰樂象引鑾賞諸軍皆後世之制二者不同明矣若用周禮則當於每歲九祀中省儀衛如享太廟景靈宮致齋於前殿至日出郊親行事至三歲自不妨用後世之縟儀周禮疏義引爾雅曰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祭法禘黃帝而郊嚳四代亦然皆祭天於圜丘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亦豈止王莽用之而鄭其同乎邪每年既用周禮行九祀又於三年大禘天地合祭於郊有何不可迺欲以後世三年之祭與周禮每年之祀並行而爲南北之辨幾同聚訟益無有以禘爲言者二曰宗廟在禮廟有堂有室堂則南面室則西面東向故祖廟在室常東向昭穆分左右置祏室以藏主如出而祭於堂上則南向以西爲上東都廟制亦然張方平嘗有東向之請矣熙寧大臣非之以謂安昌二陵如周之文武唐之太高輩有相因不當遷徹後宋貫王普相繼言之諫臣趙霈沮而不行曾三復不是考又申前說遂徹安陵而止有八廟雖號爲正東向之位而臨安廟制有堂無室卒無東向之位可正

熙寧間議諸王襲封司馬溫公以謂今定於百年之後宜推當來某王薨某爲嫡子某爲嫡孫則襲封之人見矣王荊公以謂如此則是舍親而爵疏當以今之服近者爲之侯遍父行方及子行故今襲爵不問嫡但舉父行然後及子行如令字襲畢始及子字之類襲者皆老人不一二年又須推擇有司不豫定其次每求襲安定郡王者則行下諸郡而郡中至有揭榜以求之亦有白身而遽加王爵者

明肅皇后既臨朝名所居殿曰會慶皇陵聖節亦曰會慶西京太宗神御殿曰帝華壽皇宮曰重華龔養正云欽宗神御殿曰端慶後有所礙易增加其點畫皆有司失考也

高宗幸杭有日者姓楊忘其名召問之楊奏曰自今可賀矣杭字於文離合之有兀朮字且杭者降也兀朮其降乎

古印文作白字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米印及印倉敖印近之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爲白字者或不知其義

今人呼路岐樂人爲散樂按周禮掌教散樂釋云散樂野人爲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散樂

古之禮樂於野人尚有可髣髴者今之鐵即編鐘今之舞蠻牌即古武舞舞三臺與調笑即古文舞蓋古舞皆有行綴自胡舞入中國大曲柘枝之類是也古舞亡矣今反以三臺爲儱倓古以鐘鼓爲樂凡樂先擊鐘繼之鼓孟子曰百姓聞王鐘鼓之聲今但用鼓是以杖鼓易編鐘矣鐘聲和緩鼓聲急遍磬則人皆不識蓋釋氏擊銅鉢號曰磬嘗見碑本宣尼十哲有持鉢者是誤認爲磬也

從駕多云扈從前賢解之者多矣至有用跋扈者左氏傳少皥氏以鳥名官有九扈注云行扈唶唶則扈從之語其本於此乎若夫跋扈即潛悉魏時回切語即溜切就字跋扈切固字周禮負固不服則侵之

雲麓漫鈔卷第十二終

雲麓漫鈔卷第十二

雲麓趙彥衛景安

韓退之作李虛中墓誌曰以人之始生年月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旺斟酌推人之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奥義闘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求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之較得失古惟有卜相與夫陰陽星數而已未有以人之生月日時支干配合著論者今取世俗所謂命書觀之往往皆近時語推尊珞琭子尤非古文蓋知始於李常容明甚業其術者託名於鬼谷子王子晉可謂忘本矣自後其書益繁今撮其吉凶神名倣太史公年表例爲之圖具於左方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支吉神

合　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

鳳凰支 [illegible]　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

朝元祿 [illegible]　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

天地合 [illegible]　甲乙 [illegible] 庚辛 壬

馬 [illegible]　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

庫 [illegible]　辰丑戌未辰丑戌未辰丑戌未

三合 [illegible]

生成馬 [illegible]

四孟生氣全 [illegible]

四仲旺氣全 [illegible]

四季墓氣全 [illegible]

五行正印 [illegible]

引從全 [illegible]

進神　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

包承格 [illegible]

連珠 [illegible]

自生馬 [illegible]

自旺馬 [illegible]

三合帶本家 [illegible]

天德 [illegible]　巽庚丁坤壬辛乾甲癸艮丙乙

月德合　丁乙辛己丁乙辛己丁乙辛己

月空　丙甲壬庚丙甲壬庚丙甲壬庚

將星 [illegible]　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

攀鞍馬 [illegible]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支凶神

劫殺 [illegible]　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

鬼門關 [illegible]　酉 未申 丑 巳辰

六害 [illegible]　未 辰 寅 酉申

四衝全 [illegible]

無禮刑 [illegible]　卯 子

恃勢刑 [illegible]

無恩刑 [illegible]

自刑 [illegible]

衝 [illegible]　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

破官符 [illegible]　亥申巳寅亥申巳寅亥申巳寅

逆神　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咸池殺 [illegible]　酉午卯子酉午卯子酉午卯子

自病馬 [illegible]

自絕馬 [illegible]

自死馬 [illegible]

陽差 [illegible]　未 酉 亥 卯

陰錯 [illegible]　午 戌

白虎殺 [illegible]　午 酉 子 卯

陽命勾 [illegible]　卯月巳月未月酉月亥月丑月

陽命殺 [illegible]　酉月亥月丑月卯月巳月未月

陰命勾 [illegible]　戌月子月寅月辰月午月申月

陰命殺 [illegible]　辰月午月申月戌月子月寅月

金神七殺 [illegible]　巳丑酉巳丑酉巳丑酉巳丑酉

孤神　寅寅巳巳巳申申申亥亥亥寅

寡宿　戌戌丑丑丑辰辰辰未未未戌

大耗殺 [illegible]　未午酉 亥戌 卯

干吉神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合 [illegible]　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

官 [illegible]　辛庚癸壬乙甲丁丙己戊

財 [illegible]　戊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

祿 [illegible]　寅卯巳午巳午申酉亥子

鳳凰干 [illegible]

夾貴 [illegible]

福星　寅丑寅亥申未午巳辰丑

暗祿 [illegible]　亥戌申未申未巳辰寅丑

食神 [illegible]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

名位祿 [illegible]　寅卯 [illegible]

金輿祿 [illegible]　午巳申酉申酉亥戌寅卯

生成祿 [illegible]

文星貴人 [illegible]　午巳申酉申酉亥戌寅卯

順連合 [illegible]

逆連合 [illegible]

外財 [illegible]

夾祿 [illegible]

陰官貴人　酉申子亥卯寅午巳午巳

三奇　戊庚丙丁乙丙乙丁甲庚甲戊

偏官 [illegible]　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己

干神一字 [illegible]

生成財 [illegible]

自生財 [illegible]

自旺財 [illegible]

生成官 [illegible]

天一貴人 [illegible]

天一貴人全

神藏殺沒全 [illegible]

干頭連珠

進神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

帶庫生成官 [illegible]

自旺官　水土金　水土　火土

冠帶官　辛未上　壬戌上　甲戌上　丙辰上　戊戌上

官學堂　辛巳　壬申乙亥　丙寅　戊申

食神學堂　丙寅　戊申　辛巳壬申　乙亥

文學學堂　乙亥乙亥丙寅丙寅戊申戊申辛巳辛巳壬申壬申

祿馬同鄉　申子辰得寅　寅午戌得申

干凶神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羊刃　卯辰午未午未酉戌子丑

倒食　壬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退神　癸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空亡　午午申申巳巳寅寅丑丑

生成鬼　庚子上　癸卯上　甲午上　丁酉上　己卯上　庚寅上　癸巳上　甲申上　丁亥上　己巳上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長生	亥	寅	申	巳	申
沐浴	子	卯	酉	午	酉
冠帶	丑	辰	戌	未	戌
臨官	寅	巳	亥	申	亥
帝旺	卯	午	子	酉	子
衰	辰	未	丑	戌	丑
病	巳	申	寅	亥	寅
死	午	酉	卯	子	卯
墓庫	未	戌	辰	丑	辰
絕	申	亥	巳	寅	巳
胎	酉	子	午	卯	午
養	戌	丑	未	辰	未
合	亥卯未	寅午戌	巳酉丑	申子辰	
支屬	寅卯	巳午	辰戌丑未	申酉	亥子
干屬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化氣	丁壬	戊癸	甲己	乙庚	丙辛
休	水	木	火	土	金
囚	金	水	木	火	土

旺	木	火	土	金	水
相	火	土	金	水	木
死	土	金	水	木	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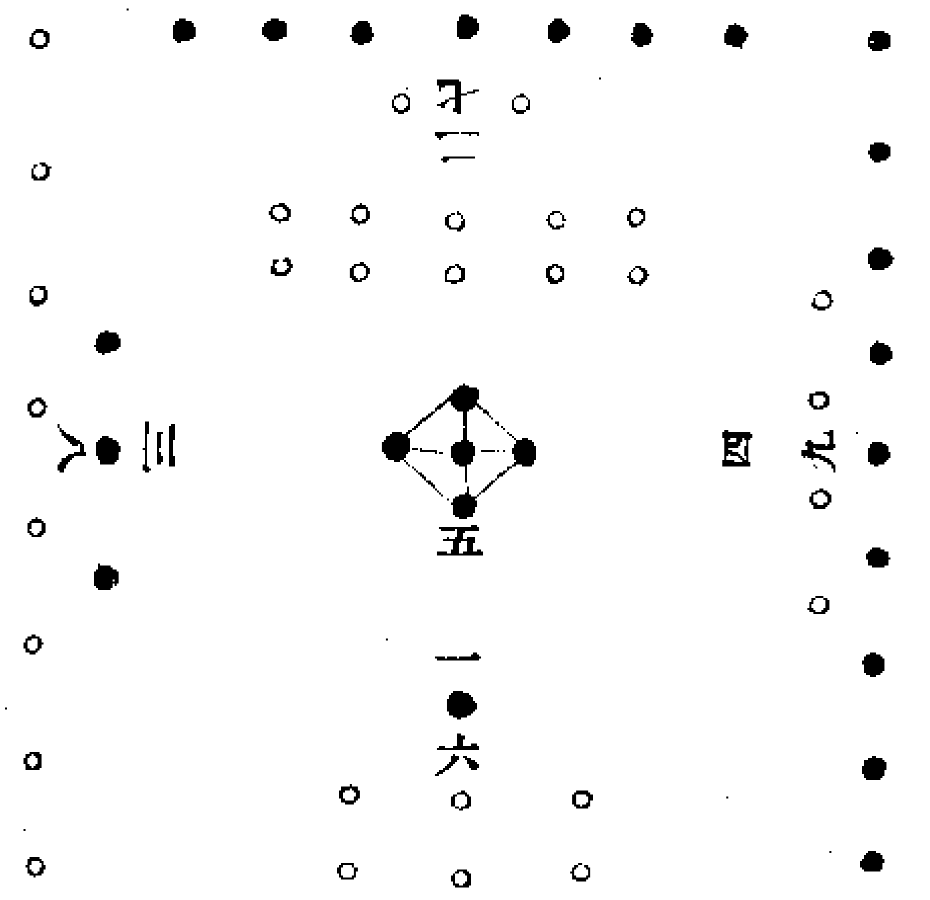
雲麓漫鈔卷第十三終

雲麓漫鈔卷第十四

雲麓趙彥衛景安

洪範一書，學者惑於傳注，說愈多而愈不通，其失有四：一曰惑於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以謂禹親受之於洛而不究大易河出圖洛出書之義；二曰惑於汨陳其五行，以謂洪範主於五行，取其五之可合者類之，其不可合如三德八政等，則棄而不言；三曰惑於一五行至九五福為洛書本文，以為天神言語陳列字數，而不究天何言哉；四曰惑於禹次之數，自初一至九為五十五數，而棄五行五事至五福不言。夫河圖洛書俱出於羲皇之前，行其數而無其義，天生聖禹能究其旨，敘而演之，安假天神言語文字始見其五？以謂非五行不足以體之，故以五行為初一，次取其五曰敬用五事，二取其八曰農用八政，四取其五曰五紀，五取其極曰皇極，六取其三曰三德，七取其七曰稽疑，八取其五曰庶徵，九取其五六曰五福六極，始也龜文祇有五五八五五三七五五六之數，分布於龜背，皇極則中虛，總而數之，凡五十，若加以中虛之數，則為五十五。禹觀洛書，次其數，猶伏羲睹河圖而畫八卦，箕子陳洪範，猶文王重易而繫卦辭。自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以下，皆箕子釋禹次之文，他皆類此。禹次之八政亦必有釋，今亡矣。五紀曆數下，前輩云當繼以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乃箕子釋五紀之辭；七稽疑者，因其有雨霽蒙驛克貞悔凡七，故就著而為稽疑；庶徵曰雨暘燠寒風凡五，各以其時，故曰五者來備。目曰庶徵，若夫皇極則中虛，而五居其中，大禹以謂五福六極人事之成，故併於九，而大法備矣。以此觀洪範，與易更三聖世歷三紀何異？則洪範一書血脈通貫，初無五行之拘，又不為三德八政之棄，已別有解，新舊具於左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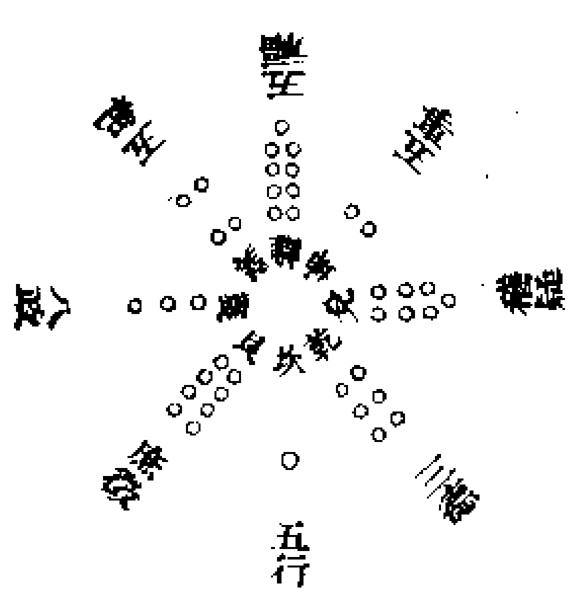
九類洛書



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動而左與八爲友四處於右而與九同道五處於中與十相守

洪範九疇圖

洛書



範氏

皇極之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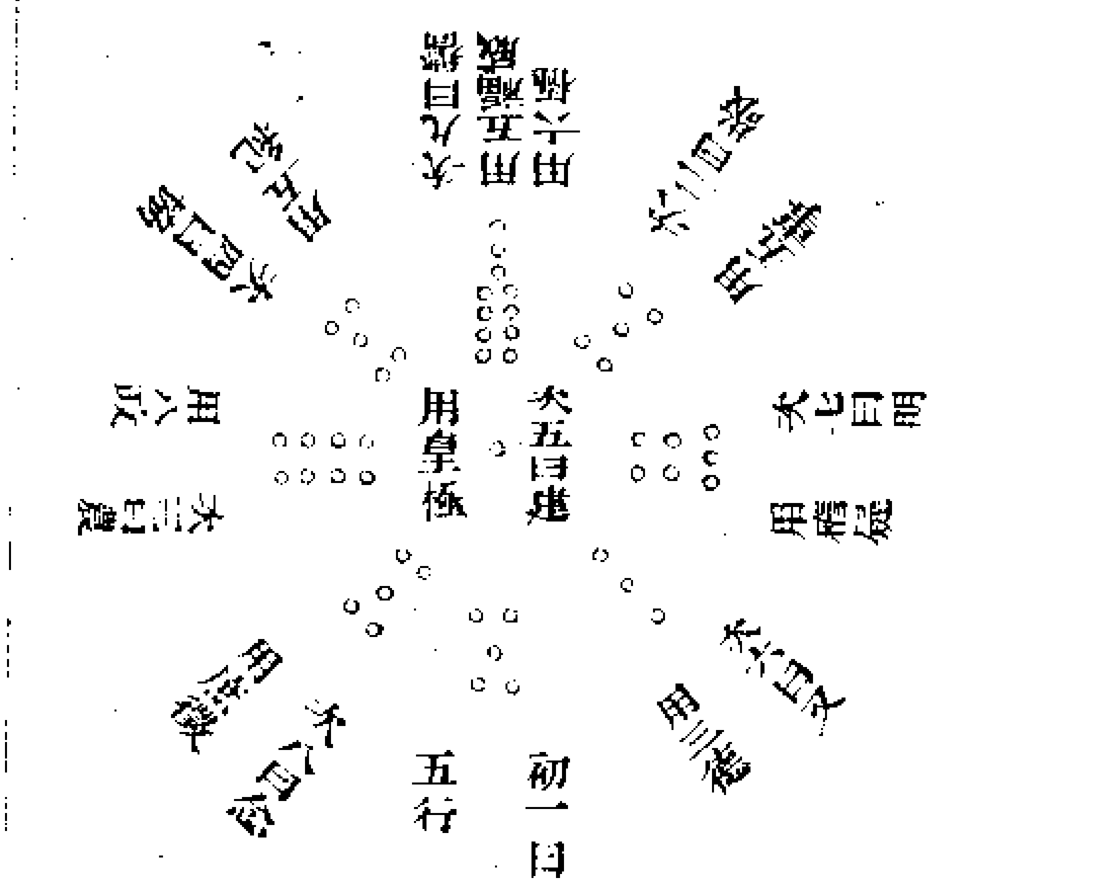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範圖

皇極不建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恒雨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恒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恒燠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恒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恒風

今定洛書本數禹所次圖



呂居仁作江西詩
泰古書存者爲學
篇離騷爭烈可也
雜諸人自出機杼
唐末極矣然樂府
物大備穆伯長尹
於豫章始大出而
之秘亡餘蘊矣錄
章也宗派之祖曰
謝逸無逸洪朋龜父
俯師川林修子仁
子蒼李彭商老晁
邁幼槃夏倪均父
仲高荷子勉凡二十
已爲詩高古使其
嘗不平曰吾乃居
又以在下爲恥不知
姓名而紛紛如此
又不知諸公之詩
紹興初盛傳蘇武
音杳羈使空馳征
除恩黃閣未成圖
救民方召調鼎爲
十萬橫行沙漠奉
樞密胡公松年紹
猶火也弗戢將自
射小窗孤館岑寂
無數晚秋雲物蒼
眉間黃色役役馬
蘇城外錢塘江北
摘歸路且加鞭趁
有離別書船送我
塞北江南而今眞

古人文字但取其聲
其始書之也倉卒無
於近之而已受之者
同字異言轉生議論
均者韻也漢晉言均
北分列入尚詞章淸
異意劉臻與陸法言
唐韻五卷詳究古人
的有所歸而不可以
聲者以側聲紐平聲
別如章字有章掌障
頁爲章又以平聲紐
爲灼蓋頁署是雙聲
豈不簡易而切當哉
母以歸之益繁碎而
生與兵明平歸作一
壘北惡字北人呼作
人近於俗南人近於
切而南人於四聲中
唐朝定六經釋具載
一音者乾道間議論
豈可拘於一家其間
有五方音不同字門
董仲舒劉向於五行
以著驗二子漢之大
畏惟畏天畏祖宗故
未可遽少之也
易曰天數二十有五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
五烏覩所謂二十有
然之數及降而在物
火天三生木地四生
勝不能以獨成生於

子傳士韓愈題此石刻出并得三詩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得同字洛陽令竇牟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遊應駐景相顧且吟風藥畹瓊林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得尋字都官員外郎韓愈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鳬騎來訪馭風襟院閑青霞入松高野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得師字河南令韋執中早尙逍遙境嘗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失我師不知爛柯者何處看圍棊

杜貢云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脩春秋以義而制異文貢之言得之未有無是事而書之有是事而去之者且如卽位事觀成王顧命與康王卽位之儀則古之人君卽位當皆有儀制以見羣臣以朝祖廟惟近時王氏說最簡要云不書卽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卽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祚禮之不舉故不得而書也蓋隱以不出王命不舉此禮莊閔僖不得其始亦不敢舉此禮威宣定無所受命輒舉此禮皆據實書之褒貶自見何用多說乎

政和六年以通眞善演脩文輔教說經談論書符咒水脩眞養命詩書琴樂煆煉金石七科銓擇道士許直以所學自陳道錄院考試一科合格卽保明解禮部審試得實給牒補充本科出身以備差遣其按儀齋醮法事聲讚兩科不在置科銓擇之限八年置道官視品六字四字二字先生六字法師太虛淸虛紫虛碧虛沖虛大夫視朝監四字二字法師太素元素正素大夫視正郎太虛淸虛紫虛郎視員郎碧虛沖虛太素郎視陞朝元素正素翠微碧落郎視京官左華右極瓊臺南昌南華丹林金壇郎視選人沖和葆光燕頤藥珠凝神殿侍晨視待制葆光燕頤藥珠凝神殿校籍視殿撰燕頤藥珠凝神殿授經視修撰又有校儀名品宣和元年佛寺改爲宮僧寺爲觀諸陵佛寺改爲陵名明眞宮臣庶墳等改兩字合掌和南不審改作擎拳稽首佛賜天尊服改剃菩薩羅漢作道服冠簪佛號大覺金仙文殊封安慧文靜大士普賢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傅大士封應化大士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同慧大士三祖善明大士四祖靈應大士五祖靜心大士六祖慧明大士永嘉宿覺封金德大士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修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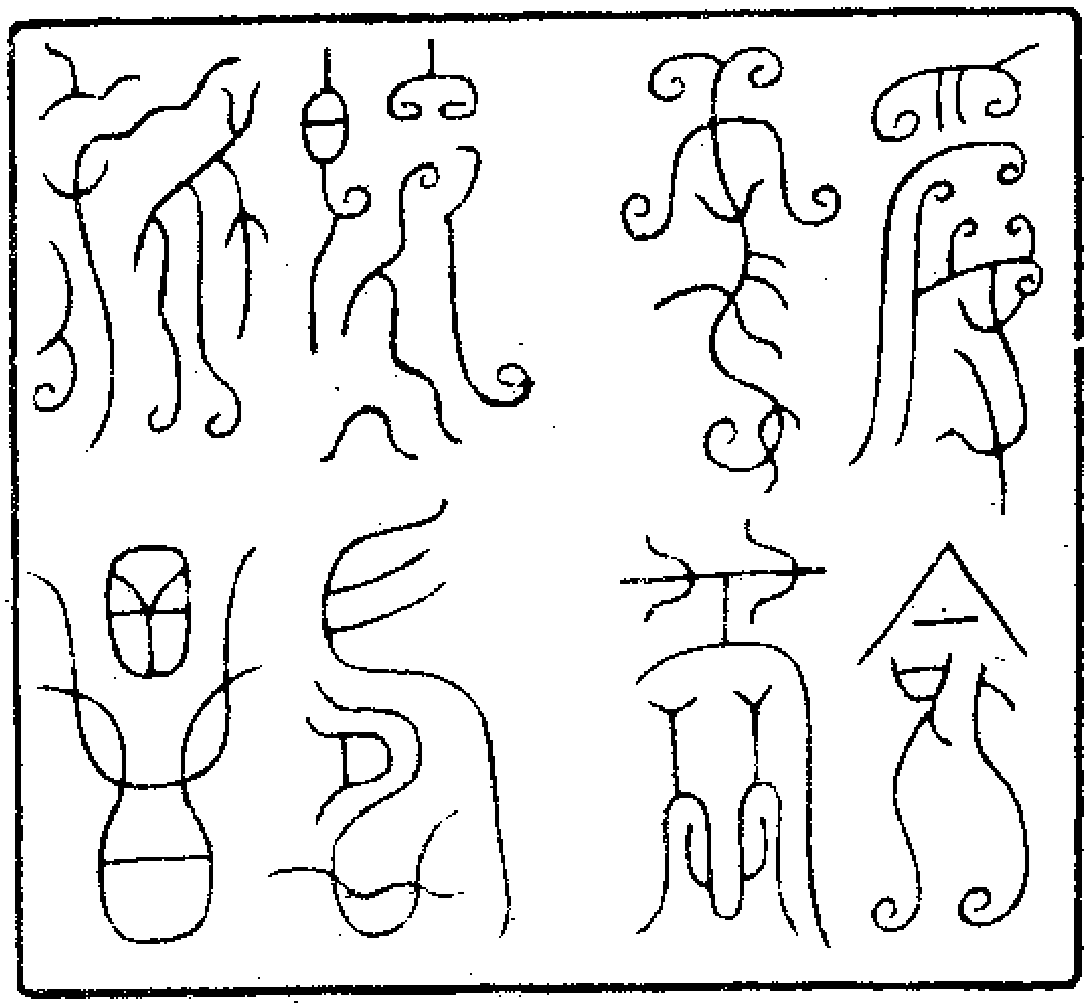
雲麓漫鈔卷第十四終

雲麓漫鈔卷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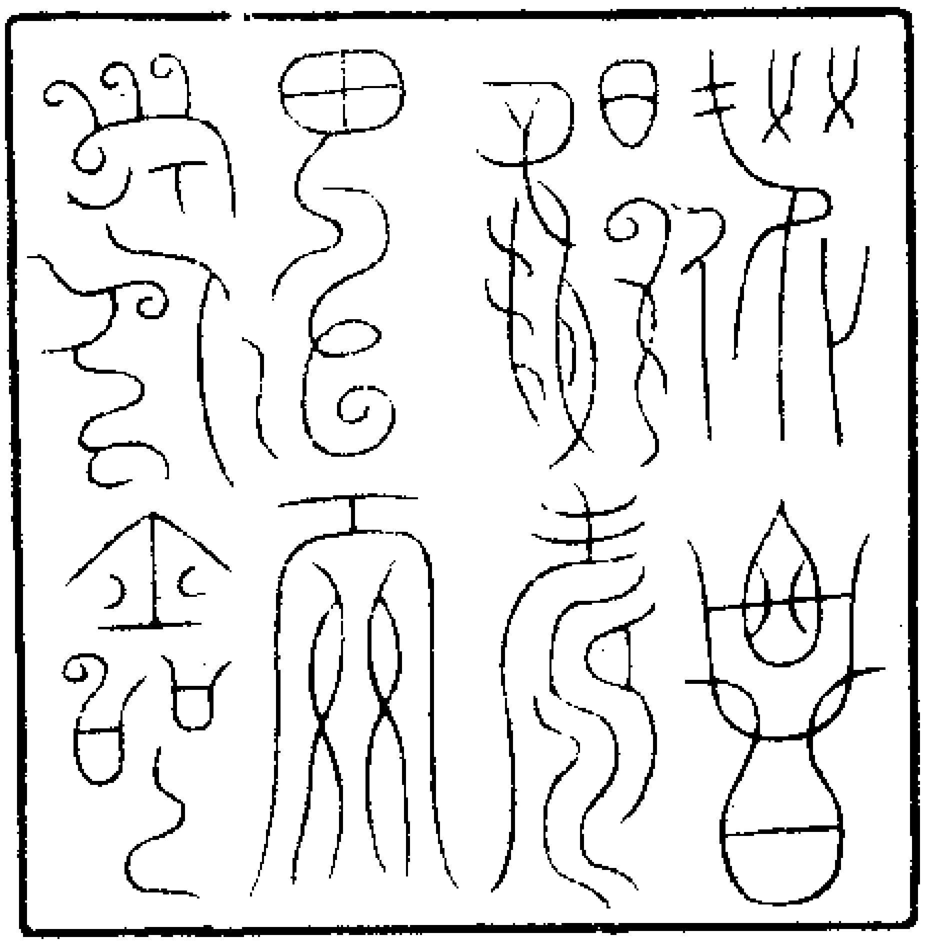
雲麓趙彦衛景安

博陵崔逢傳國璽譜內所載璽

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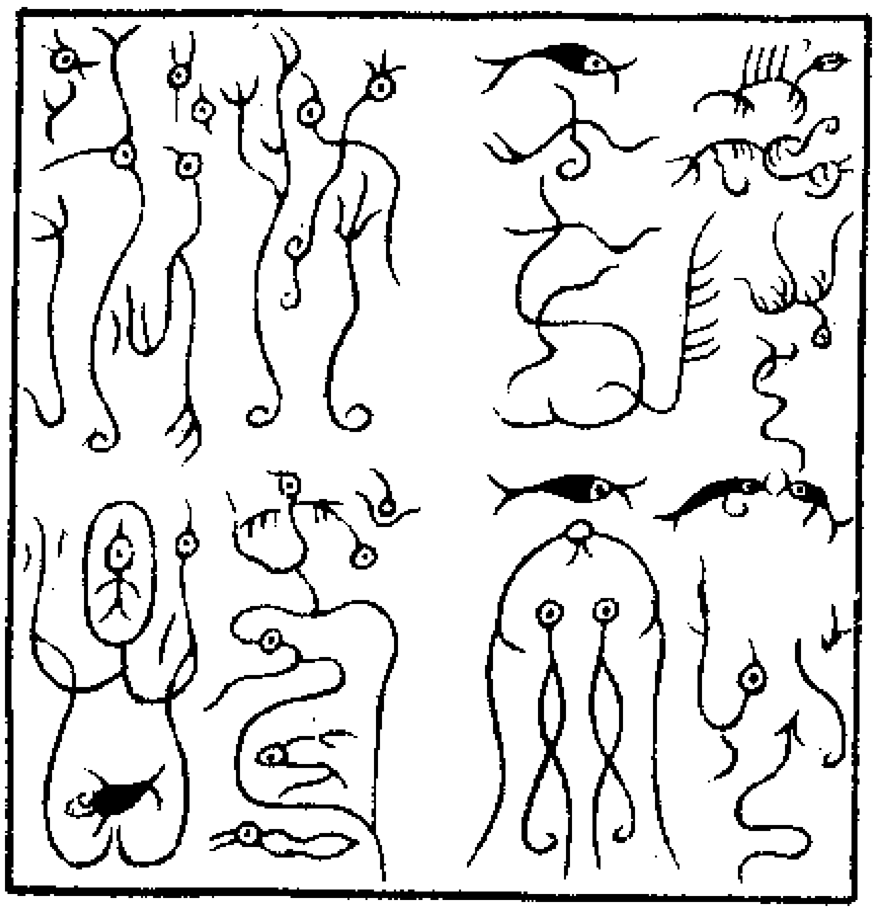


受命于天 既壽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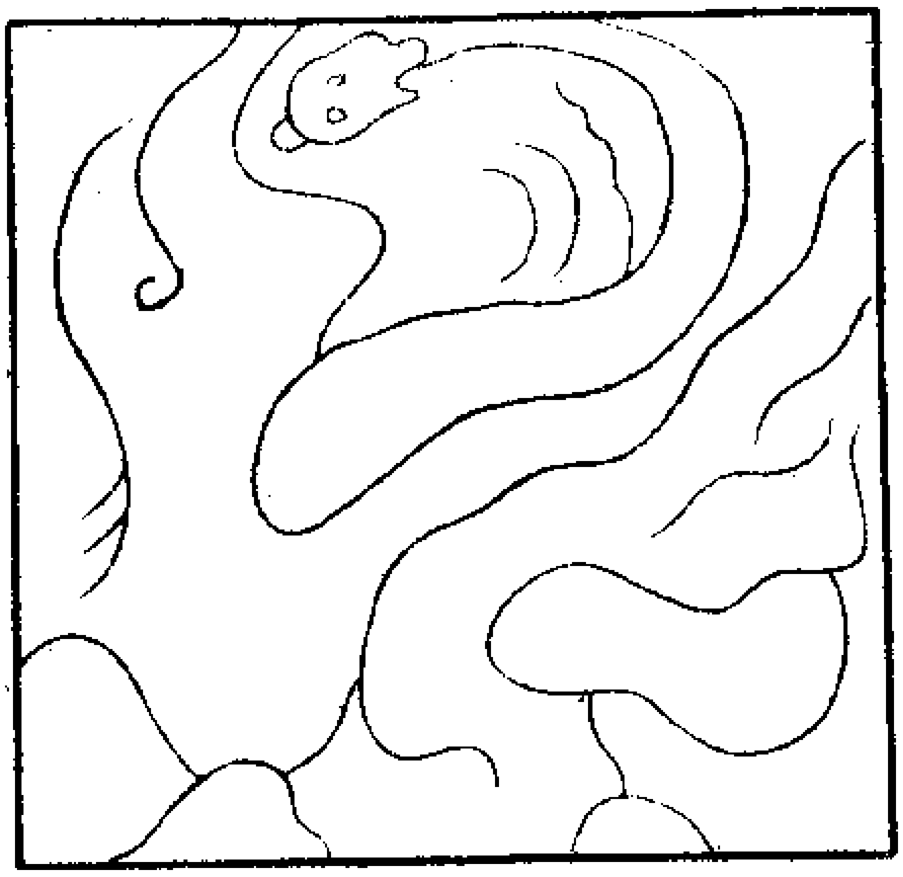
元符所得璽

受命
于天
既壽
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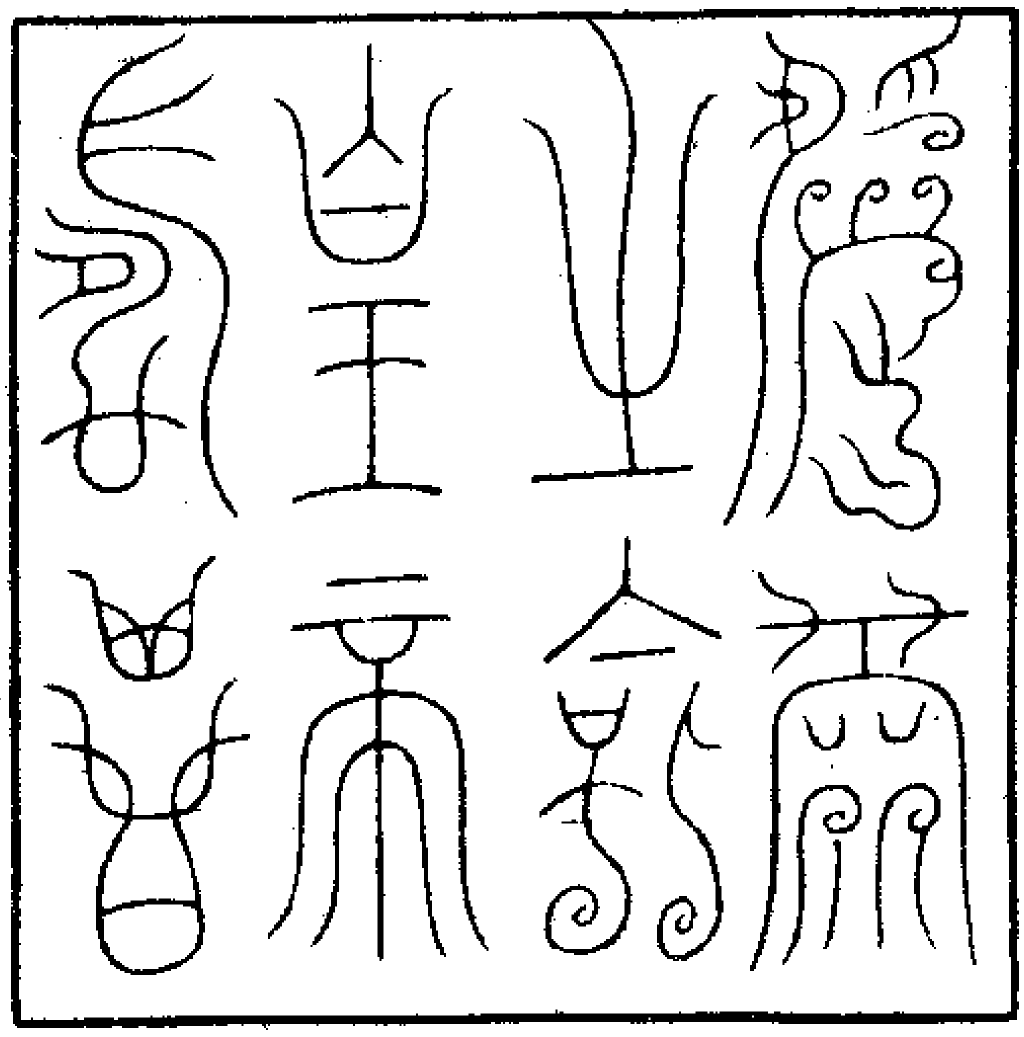
鈕

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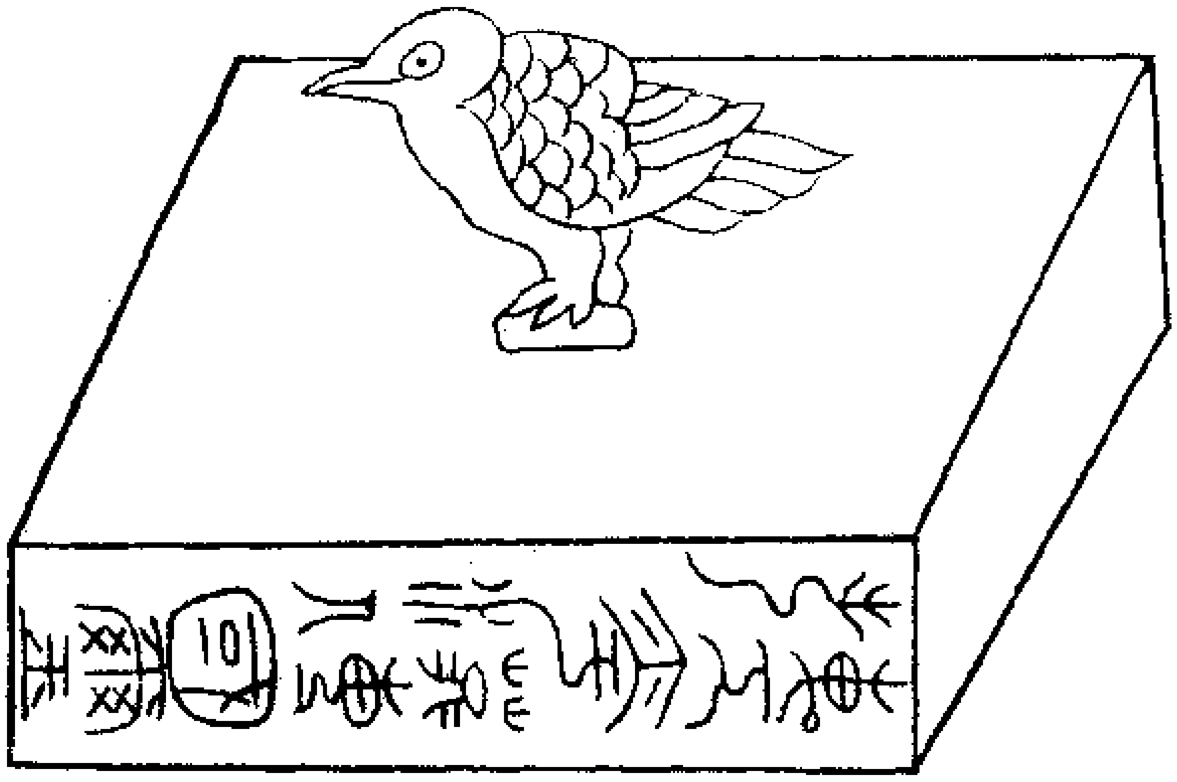


魏璽

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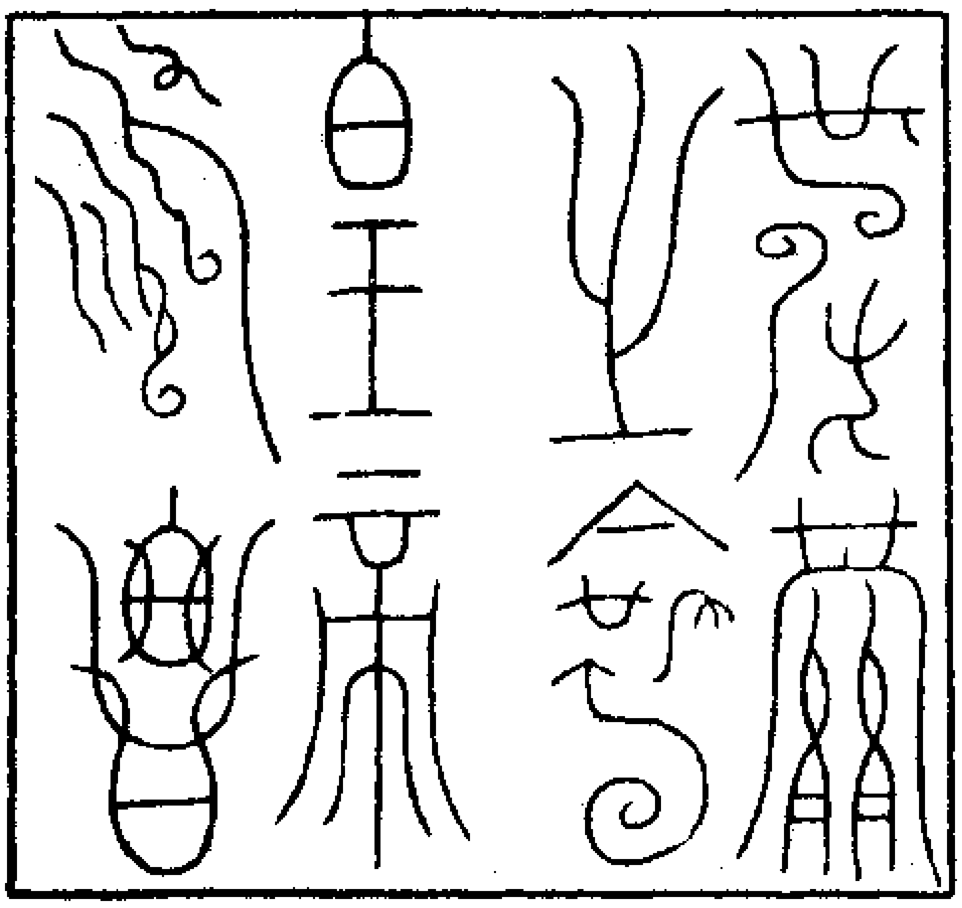


崔逵譜云魏太祖又於側命皇象小篆七字云魏所受漢傳國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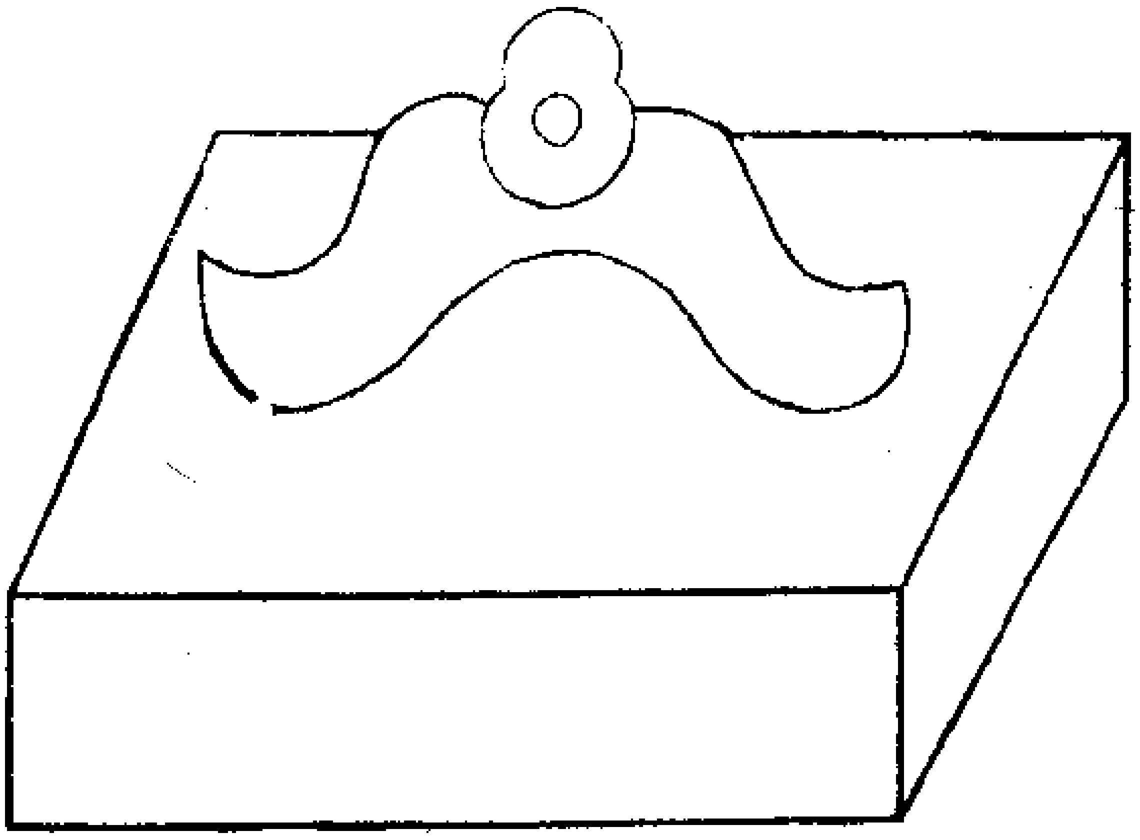


碑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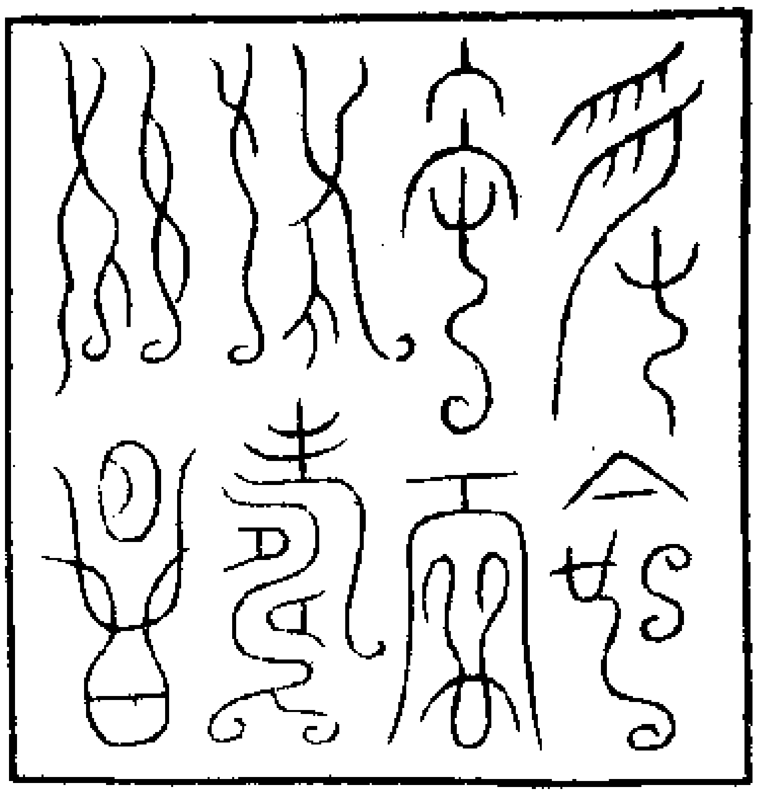
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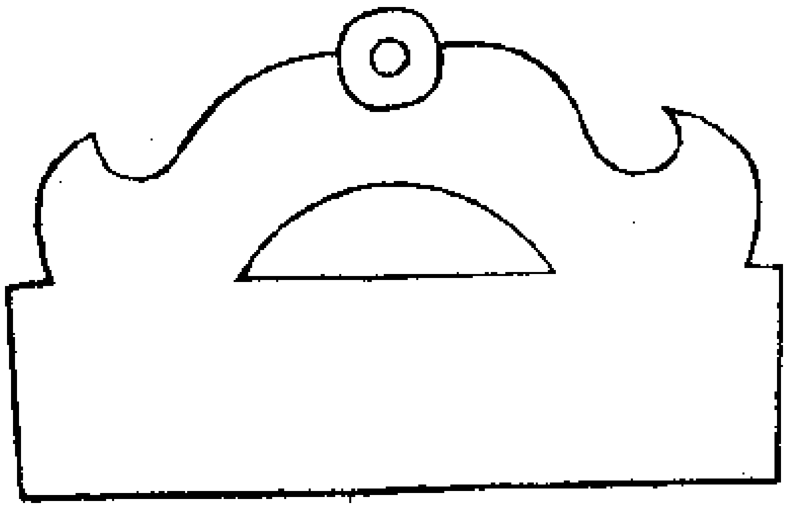
鈕



受命
于天
既壽
永昌



鈕



左傳襄公在楚武
夫稱璽也秦長信
此天子稱璽也注
其所好云秦得卞
孫壽用藍田玉作
嬰獻之高祖傳至
莽遣取之后怒投
至東漢獻帝出奔
子之語故皆云得
拘堅夫人吳氏取
之許昌魏太祖於
晉受魏禪不聞得
七年夏四月毀鄴
文曰受命于天既
國璽則知此璽乃
漢丞相至子丕方
寶刻云魏所受漢
有國之符而又璽
焚燒宮室帝出奔
得璽太宗正觀十
天景命有德者昌
二年改玉璽為寶
五代之亂清泰之
入汴求璽少帝云
所造偽璽亦皆亡
何據文如前周廣
寶皇帝神寶太祖
命之寶用玉篆文
龍紐係以暈錦大
四分厚四分玉斗
環以紅錦加紅羅
床暈錦褥飾以穗
盝二重皆裝以金

081·18
0022

1445929

21101000161750

三代初未閱槩藉於無情之金石也偶得元符鐘又并石刻諸鐘文模於前以證諸家之謬祛後來之惑以貽博識者云

雲麓漫鈔卷第十五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１１　总类、考据
作者＝
页数＝７５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